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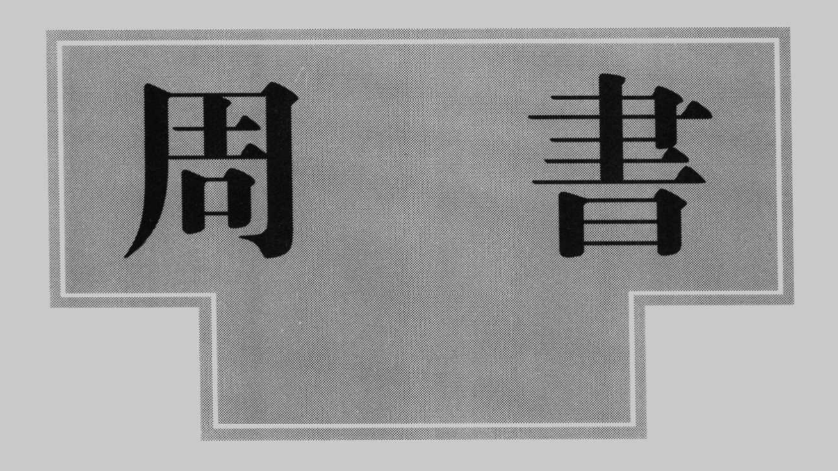
周書

全一册

漢語大詞典出版社

90114041

二十四史全譯



周書

主　　編　許嘉璐
副 主 編　安平秋
分史主編　孫雍長



90114041

漢語大詞典出版社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周書/孫雍長分史主編 .—上海:漢語大詞典出版社,2004.1
(二十四史全譯/許嘉璐主編、安平秋副主編)
ISBN 7-5432-0883-0

I.周… II.孫… III.①中國-古代史-北周(557~581)-紀傳體②周書-譯文 IV.K239.250.42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03)第 052609 號

二十四史全譯

周 書

(全一册)

策　劃 北京古今出版策劃有限公司
主　編 許嘉璐　**副主編** 安平秋
分史主編 孫雍長

出版發行 世紀出版集團・漢語大詞典出版社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號 www.ewen.cc)
經　銷 各地新華書店

印　刷 商務印書館上海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規　格 開本 787×1092 毫米 1/16 印張 42.5 字數 1,061 千字
版　次 2004 年 1 月第 1 版 200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書　號 ISBN 7-5432-0883-0/K・86
定　價 全套 88 册 12 000 圓
《周書》1 册 135 圓

如有印裝錯誤,請與承印廠聯係。 T:56628900×813

二十四史全譯

書名題簽　江澤民

本書列入

國家“十五”出版規劃重點圖書

全國古籍整理出版規劃小組重點項目

全國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員會規劃重點項目

《二十四史全譯》編譯人員名録

顧　問　周　林　鄧廣銘　何兹全　陰法魯

主　編　許嘉璐

副主編　安平秋

分史主編

《史記》　安平秋

《漢書》　安平秋　張傳璽

《後漢書》、《三國志》、《晉書》、《北齊書》　許嘉璐

《宋書》、《南齊書》、《梁書》、《陳書》、《南史》　楊　忠

《魏書》、《北史》　周國林

《周書》、《隋書》　孫雍長

《舊唐書》、《新唐書》　黄永年

《舊五代史》、《新五代史》、《遼史》、《金史》　曾棗莊

《宋史》　倪其心

《元史》　李修生

《明史》　章培恒　喻遂生

譯　審（按姓氏筆畫排列）

江曉原　安平秋　李　勇　李夢生　孟繁華　周國林　孫雍長
翁俊雄　倪其心　章培恒　許嘉璐　郭樹羣　陳美東　曾棗莊
黄永年　喻遂生　楊　忠　趙慎修　顧全芳

譯　者（按姓氏筆畫排列）

刁忠民　于正安　于振波　于　潔　文師華　尹　波
王永强　王玉德　王延武　王志平　王建明　王建莉
王武子　王其褘　王洪涌　王清淮　王淑珍　王雪玲
王　嵐　王義謀　王德保　王曉波　王學晉　王麗萍
牛致功　毛遠明　毛雙民　兰　瑞　甘　露　石世華
田　農　史建橋　安平秋　匡鵬飛　呂玉蘭　曲安京
朱小健　朱元寅　朱邦薇　朱　玫　朱習文　朱瑞平
任　明　沈　重　汪少華　汪聖鐸　辛德永　冷鵬飛
杜華雲　李文澤　李　宇　李成甲　李仲祥　李　更
李長庚　李　林　李明曉　李季箴　李　軍　李海霞

李真瑜　李晉卿　李培芬　李國祥　李夢生　李　鳴
李曉明　吴大逵　吴洪澤　吴　鷗　余光煜　余和祥
余讓堯　邱居里　何本方　何宗旺　武建宇　屈超立
孟美菊　尚俊生　易　敏　虎維鐸　卓連營　周少川
周信炎　周國林　周　勤　周曉薇　祝尚書　胡迎建
胡和平　胡　茜　段塔麗　姚偉鈞　紀志剛　紀德君
海毓瑊　凌左義　高華平　唐光榮　唐建金　唐　瑛
秦　良　馬辛民　馬秀娟　馬美信　馬雪芹　馬啓俊
袁明望　袁　敏　孫力平　孫湘雲　孫雍長　孫曉梅
倪其心　徐奇堂　徐　勇　許紅霞　郭士模　郭立傑
郭松柏　郭盛熾　郭　齊　郭鳳花　郭劍英　郭樹羣
郭聲波　張文澍　張立生　張和生　張怡青　張　羿
張海青　張　耕　張國艷　張　猛　張　萍　張傳璽
張賢蓉　張艷雲　曹亦冰　曹道衡　曹霜霜　陸三强
陳小盟　陳小監　陳正宏　陳　可　陳芳嵐　陳秉才
陳東有　陳　捷　陳蔚松　陳曉華　陳曉强　陳曉蘭
陳鴻彝　梅俊道　崔文印　崔玉生　崔　湜　崔曙庭
馮建民　曾棗莊　曾貽芬　曾　濤　閔慶定　超茶英
彭久安　黄永年　黄壽成　黄鳳顯　黄　毅　黄曉琴
葉樹發　喻遂生　鈕衛星　舒雅麗　焦　傑　賀嗣真
雷巧玲　賈二强　賈國偉　賈燕子　董　明　董恩林
董艷艷　楊世文　楊玉芬　楊洪林　楊　昶　楊海崢
楊麗嬌　解　冰　漆永祥　寧德衛　廖振佑　廖　强
鄭文瀾　鄭利華　趙二冬　趙立偉　趙伯陶　趙清永
趙望秦　趙　隄　趙慎修　趙澤光　趙　燕　熊　焰
鄧　飛　鄧瑞全　樊善國　歐昌俊　樂秀拔　劉小文
劉友林　劉玉才　劉延捷　劉建梅　劉　虹　劉敏芝
劉　瑛　劉　琳　劉　寧　劉漢東　劉韶軍　劉曙光
龍德壽　賴玉勤　閻萬鈞　韓結根　盧仙文　盧華巖
盧　偉　錢兵山　鮑道蘇　謝紀鋒　戴訓超　薛平栓
魏達純　譚漢生　嚴學軍　羅　超　羅會同　羅維明
蘇文英　蘇保榮　顧永新　顧全芳　顧志華　龔汝富
龔祖培

《二十四史全譯》文字整理説明

《二十四史》所涉及的文字包羅萬象，浩如烟海。作爲古籍整理和文白對照版本，如將工作本原文字完全照搬，則具有許多不合理性和不可行性。因此，對原文文字的整理是必然的。在這方面，我們主要作了如下工作：

（一）字體

我們這部書是繁體版，按編委會的要求，全書通篇采用文化部和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 1955 年聯合發布的《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和其後有關規定中認定的規範字。并以此爲依據，規範用字，以避免大量的古字，造成讀者閱讀困難。對原文中的通假字及人名、地名等專有名詞中的異體字予以保留。這是本書關於用字的基本原則。

在此基礎上，對原文中大量存在的異體字，我們采取了具體分析、區别對待的方法，力求落實國家對語言文字的有關規定，同時亦兼顧到古籍的特殊性。爲此，我們首先根據《漢語大詞典》、《漢語大字典》、《辭源》等工具書對《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中規定的 1027 個異體字逐字進行了辨析，并將其分爲兩類：

第一類爲：如果原文中的某個異體字所具的詞義範圍等于或小于與之相應的規範字的詞義範圍，則將此類異體字一律改爲規範字。例如：

①“幚”、“幇”均爲異體字，都改爲規範字“幫”。

②“氷”爲異體字，改爲規範字“冰”。

③“畒”、“畮”、“畆”、“畂”、“畞”均爲異體字，都改爲規範字“畝”。

此類異體字共 784 個，約占《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中全部異體字的 76%。一般情况下，均可將其改爲相應的規範字。

第二類爲：如原文中某個異體字所包含的詞義範圍大于與之相應的規範字的詞義範圍，則須先對該異體字進行辨析，以確定其在具體語境中的含義，然後再决定取舍。如該異體字在原文中具體的詞義與相應的規範字的詞義相同，則可將前者改爲後者；如前者的具體的詞義是後者所不具備的，則不可將其改爲相應的規範字，而須保留該異體字，以免造成混亂，影響文意。現以如下幾組字爲例，舉證説明：

菴（異體字）

庵（規範字）

①“編草結菴不違凉暑”《南齊書·竟陵文宣王子良傳》

此句中的“菴”指草屋，與“庵”的詞義相同，可將其改爲規範字“庵”。

②“太后嘗以體不安服菴藺子”(《北史·后妃傳·魏文成文明皇后》)

此句中的“菴”指植物名,即青蒿,而“庵”不具有此義,故不改“菴”爲“庵”,而保留原字。

③“本支菴藹四海蔭焉”(《晋書·后妃傳》)

此句中的“菴”讀 yǎn,“菴藹”指茂盛的樣子,爲固定詞組,故不改“菴”爲“庵”,而保留原字。同樣,“菴蔚”一詞中的“菴”也不改爲“庵”,而保留原字。

齎(異體字)

賫(規範字)

①“乃令入海者齎捕巨魚具”(《史記·秦始皇本紀》)

此處的“齎”指携帶,與“賫”詞義相同,改爲規範字“賫”。

②“傷誠善之無辜兮齎此恨而入冥”(《後漢書·馮衍傳》)

此處的“齎”指懷、抱,與“賫”詞義相同,改爲規範字“賫”。

③“平既娶張氏女齎用益饒”(《史記·陳丞相世家》)

此處的“齎”通“資”,與“賫”詞義不同,不可改爲“賫”,須保留原字。

④“齎以薑棗”《史記·滑稽列傳》

此處的“齎”通“齊”(劑),指調配,與“賫”詞義不同,不改爲“賫”,須保留原字。

釐(異體字)

厘(規範字)

①“失之豪釐差以千里”(《史記·太史公自序》)

此句中的“釐”指長度,與“厘”詞義相同,改爲規範字“厘”。

②“乃詔有司釐定”(《新唐書·禮樂志十一》)

此句中的“釐”指整理,與“厘”詞義相同,改爲規範字“厘”。

③“今吾聞祠官祝釐皆歸福朕躬”(《史記·孝文本紀》)

此句中的“釐”讀 xī,指福,與“厘”詞義不同,不改爲“厘”而保留原字。

④“孝文帝方受釐坐宣室”(《史記·屈原賈生列傳》)

此句中的“釐”讀 xī,指祭祀用的肉,與“厘”詞義不同,故不改爲“厘”,須保留原字。

⑤“魯人更立釐公”(《史記·齊太公世家》)

此句中的“釐”通“僖”,與“厘”詞義不同,不可改爲“厘”,須保留原字。

⑥“釐辫麥也始自天降”(《漢書·劉向傳》)

此句中的“釐”通“來”,指小麥,與“厘”詞義不同,不可改爲“厘”,須保留原字。

⑦“父没則妻後母兄亡則納釐嫂”(《後漢書·西羌傳》)

此句中的“釐”通“嫠”,指寡婦,與“厘”詞義不同,故不改爲“厘”而保留原

字。

拏挐(異體字)

拿(規範字)

①“不得拏訪追贜(《明史·劉澤清傳》)

此處的“拏”指捉拿,與“拿”同義,改爲規範字“拿”。

②“不聞拏音而後敢乘”

此句中的“拏”指船槳,與“拿”詞義不同,故不改爲“拿”而保留原字。

③“禍挐而不解兵休而復起”(《漢書·嚴安傳》)

此句中的“挐”指連綿、連續,與“拿”詞義不同,故不改爲“拿”而保留原字。

炤(異體字)

照(規範字)

①“挈火夕炤”

②“九司炤序”

③“分炤星晢”

④“循規烈炤”

以上四句均摘自《南齊書》卷十一。如按《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的規定,其中的“炤”只能都改爲“照”,于此顯然不妥。因爲“炤”另外亦是“昭”的異體字。此處“炤”的詞義不易辨析,爲避免歧義,一律保留原文用字。

啑(異體字)

喋(規範字)

①“今已誅諸吕新啑血京師”(《史記·孝文本紀》)

此句中的“啑”讀 dié,“啑血”指踐血而行,謂殺人流血遍地,與“喋血”詞義相同,按《漢書·文帝紀》作“喋”。故將此處的“啑”改爲規範字“喋”。

②“始與高帝啑血盟”(《史記·吕太后本紀》)

此句中的“啑”讀 shà,通“歃”。《史記·平原君虞卿列傳》中有曰:“王當歃血而定從。”其中“歃血”一詞正與例句中的“啑血”同義而不同字。因此雖異體字表中并未將“啑”收爲“歃”的異體,但爲保持本書同一詞匯用字的一致性及規範性,且區别于上例中的“啑 dié 血”一詞以避免混亂,故將此處的“啑”改爲“歃”字。原文中這類字的改動另見下例:

敺(異體字)

驅(規範字)

①“老弱奔走敺畜産遠遁逃”(《漢書·匈奴傳上》)

此句中的“敺”指驅趕,與“驅”同義,故改爲規範字“驅”。

②“至相敺擊”(《南齊書》卷十六)

此句中的“敺”通“毆”,不能根據《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將其改爲“驅”,故

將此處的"敺"改爲"毆"。

以上幾組例證中的語言文字現象較爲復雜,不能將其中的異體字一概而論地改爲《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中相應的規範字。此類異體字共243個,約占《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中全部異體字的24%。

除了《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中規定的異體字之外,對于原文中出現的,而該表未收入的異體字,我們也按上述原則進行了處理。凡有其規範字的,經辨析後能用則用,不能用的則保留原字。下表中括號内的異體字均摘自原文,它們大致相當於前面所講的第一類異體字,在一般情況下,我們都將其改爲規範字。此種情況甚多,不能一一盡列。現將改動的出現次數較多的字例示如下:

髀(髀髀)　缶(缻)　黎(䔉)　襌(襢)
辯(辯辯辯)　蓋(葢)　務(務敄)　善(譱)
飆(飈飇)　剛(㓻)　料(㪷)　鶻(䳽)
餅(餠)　詬(訽)　躪(蹸)　舐(舓)
豺(犲)　觳(觳)　櫨(樐)　疏(踈疏)
躔(躔)　鑵(罐)　騮(駵駠)　搜(捜)
諂(讇)　駭(駴)　孿(㜻)　髓(䯝)
嘲(謿)　侯(矦)　裸(臝)　鎖(鏁)
齔(齓)　齏(虀)　美(媺)　踏(蹹蹋)
弛(㢮)　羈(羇)　滅(烕)　柝(㯓欜櫗)
欸(欵)　悸(痵)　秣(䬴)　蜿(𧊢)
垂(𠂹埀)　奸(姧)　粹(䊩)　腕(掔)
齪(踀)　殲(殱)　腦(䐉)　尪(尩尫)
瓷(甆)　驥(驥)　旆(斾)　誤(悞)
蹙(蹴)　剿(剿)　篷(篷)　舄(舃)
啖(噉)　秸(稭)　睥(睤)　隙(𨼆隟)
島(隝)　截(𢧵)　媲(㜳)　溆(漵)
登(豋)　贐(賮賮)　撇(撆)　璇(琁)
鐙(鞥)　鯨(鱷)　愆(僁僁僁)　燕(鷰)
貂(鼦)　鞠(鞫)　鍥(㓞)　腰(䙅)
斗(㪷)　絕(㡭)　煢(㷀)　燁(爗)
陡(陡)　誑(誆)　蛆(胆)　曄(曅)
扼(搤)　框(匡)　麯(麴)　彝(彞)
愕(㦍)　髡(髠)　紝(絍)　癰(癕)
鋒(鏠鋒)　攬(擥擥)　孺(穤)　禹(禹)
蜂(蠭)　雷(靁)　潸(潸)　輿(轝)

籲(籲)	燥(燥)	煮(鬻)	棕(椶)
鳶(鳶)	潴(瀦)	裝(裝)	菹(葅)

另外“秏”爲“耗”的異體字(《漢語大詞典》P4739),但在《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中并未收入,對此類字要具體辨析:

“秏”作消耗、消費解時可改爲“耗”,如“士卒多秏,無尺寸之功”(《史記·李斯列傳》)中的“秏”可改爲“耗”。

“秏”通“眊”指昏亂時不改爲“耗”。如“天下秏亂萬民不安”(《漢書·董仲舒傳》)。

“秏”讀 mào,指無的時候不改爲“耗”,如“市中星衆者實其虚則秏”(《史記·天官書》)。

對原文中人名、地名等專名中出現的異體字,我們在基本不動的原則下也有辨析,目的也是爲了讀者閱讀時不產生歧意。如:“聃”、“耼”統一爲“聃”,“毌丘”、“母丘”統一爲“毌丘”。“晁錯”、“鼂錯”統一爲“晁錯”。地名中的“涼”、“況”、“峯”、“兗”等字,則均改爲“凉”、“况”、“峰”、“兖”等。如果專有名詞雖有異同,但讀者辨析無困難的,也在史自統一的原則下保持原文。如《舊唐書》爲“長孫无忌”,《新唐書》爲“長孫無忌”。專有名詞詞意爲歷史沿革的,亦不予統一,如:太山、泰山,雒、洛,勃海、渤海。

對原文中某些字,也本着從衆從俗的原則作了特殊規定。如“異”、“棄”、“災”、“傑”、“淚”等字,不一律依規定改爲“异”、“弃”、“灾”、“杰”、“泪”等,而保留原字。

對原文中某些訛字則參校殿本及中華本一律徑改。如:

“卧病床第”(《元史》卷一百四十九),查無“床第”一詞,據文意“第”當爲“笫”之訛,故校改爲“笫”。

“設俎豆習禮讓”(《元史》卷一百九十五),查無“俎”字,據文意當爲“俎”之訛,故校改爲“俎”。

(二)字形

本書所用字形一律采用文化部和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1964年聯合發布的《印刷通用漢字字形表》規定的新字形。

對原文中不規範的字形,如“杞”“妃”等字的右邊印成“已”或“巳”的一律改爲規範字形。對史書中爲避“正諱”、“家諱”等而造成的缺筆現象,凡不能查實的衹好一仍其舊,留待專家討論。

《二十四史全譯》版式説明

我們把《二十四史》譯爲白話文的宗旨是使更多的人讀懂《二十四史》，因此譯文力求準確傳述原文信息。但因爲存在着古、今文兩個系統之間事物、概念、詞語的差別，二者並不是一一對應的，翻譯中某種程度的“增”與“減”的替代幾乎是不可避免的。爲了盡可能減少由此造成的信息傳達的不準確，故附排原文，使讀譯文時有所參照。又根據現代人的閱讀習慣，把版式改爲横排，用兩欄相隔，原、譯文對排，段自取齊，便於讀者對讀對核。這樣大的版面變動，必然牽扯到史文原本的標題、目録之安排的合理性問題。爲此，我們以百衲本爲底本，參校了殿本、中華書局校點本的目録、標題、版面等有關形式，作了一些調整，謹説明如下：

（一）關於紀志表傳

《二十四史》作爲紀傳體史書，其體例創成於司馬遷的《史記》，爲歷代編纂者所遵循。内容一般分爲紀、志、表、傳四部份，但又各有不同。其中《三國志》、《梁書》、《陳書》、《北齊書》、《周書》、《南史》、《北史》無志；《後漢書》、《三國志》、《梁書》、《宋書》、《南齊書》、《陳書》、《魏書》、《北齊書》、《周書》、《北史》、《晉書》、《南史》、《隋書》、《舊唐書》、《舊五代史》十五史無表。其順序基本如紀一、志二、表三、傳四排列，也有兩種不同情況。一是《後漢》、《魏書》志在傳後。二是作爲斷代合史的幾部史書，其中《三國志》和《舊五代史》，是分别各國排列紀、傳部份；《南史》、《北史》無志無表，紀傳部份不分國别按紀一傳二排列；《新五代史》是考（即志）在傳後，在世家之前，十國年譜（即表）在世家之後。如上兩種情況中，我們對《後漢書》及《三國志》作了改動。《後漢書》紀傳部份是六朝時宋人范曄所作，而《後漢書》的三十卷志是梁朝劉昭從晉朝司馬彪的《續漢書》中補出，所以百衲本及中華本都是紀傳與志分編，志書卷目單列序號，而殿本在整理刊刻時已將志改在紀後，統一排卷目。我們認爲，從叢書的角度説，殿本的排列更適於統一的原則，故《全譯》參用了殿本《後漢書》的排序形式。我們也查閲了有關資料，對《三國志》作了分析。文獻記載，《三國志》在西晉初年成書時爲三書：《魏書》三十卷、《蜀書》十五卷、《吴書》二十卷。中華書局點校本《三國志》出版説明有言：“《三國志》最早的刻本——北宋咸平六年（公元 1003 年）國子監刻本，《吴志》分爲上下兩帙，前有刻《吴志》的牒文。後來紹熙的重刻本裏，也保留着一頁咸平國子監刻《蜀志》牒文。可知咸平刻書時雖已合併爲《三國志》，但還是三書分别發刻的。”《三國志》成書七百餘年後傳至北宋時期時，當時

雕版印刷技術成熟,使正史的合刊整理成書有了可能,並成爲當時流行的出版形式,於是出現了從宋淳化年間刊刻的《三史》到嘉祐年間刊刻的《十七史》。應新體式的需要,記魏文帝黄初元年至晉武帝太康元年六十年間史事而分刊的《魏書》、《蜀書》、《吴書》至此合三而一,並且命名爲《三國志》。我們現在見到的二十四史叢刊有三種:一爲武英殿本,一爲商務印書館的百衲本,一爲中華書局的點校本。三本中除百衲本《三國志》是影印宋紹熙重刻本一仍其舊外,另外兩種版本的卷目排列都是從一至六十五卷統一排目,衹是文前標題内容各本有所不同。殿本爲:魏志卷一(頂格),武帝操(另行,前空二);中華本爲:三國志卷一(頂格),魏書一(行末),武帝紀第一(另行,前空二)。我們認爲中華書局所選版本的《三國志》標題形式最適於横排本的編輯。衹是它稱"紀",而且"紀"的序號與"傳"的序號銜接排列,例如:三少帝紀第四、后妃傳第五。這與其他各史紀與傳各自排序號的做法不同。然而殿本《三國志》目録考中第一條已説明:"……惟《三國志》既無本紀之稱,並無列傳之目……,今考證悉遵壽原書例,不書紀傳等字……"依此爲證,我們按殿本去掉《魏志》中的"紀",這樣編排標題,全書就統一了。關於《魏書》、《舊五代史》版本形式歷來無二,因無書證支持,雖然是例外,也衹好保存原貌。《新五代史》是二十四史中自唐開官修史先河後的唯一一部私修史,體例與他史不同,自有歐氏的主張,且歷代版本都如此,我們也不便改動。

(二) 標題序號

由於二十四部史書成書、翻刻的年代不同,各版本類級標題的設置、形式甚至同一標題在各本中的具體内容或有異同。暫就各史中各卷的文前標題而言(它有似現代出版物中的章節標題),我們所見到的情形大致是:一卷爲單一内容的,如紀傳部份傳主占單卷、志書部份每卷衹有單一内容,一般都在卷首出現卷目内容標題;紀傳部份一卷多傳主、志書卷題下有分級内容的,卷目標題在各本中出現的形式很不一致。多數史卷把這級標題標在文前,有些史在文内;還有文前、文内皆無這級標題的(如《舊五代史》列傳)。我們就武英殿本、百衲本、中華書局點校本所輯各史粗略統計了一下,全書列傳部份把傳主之名設在文内的:百衲本有《三國志》(宋紹熙刊本)、《金史》(元至正刊本)、《新五代史》(宋慶元刊本)、《遼史》(元至正刊本);殿本有《晉書》、《舊唐書》、《元史》、《後漢書》、《隋書》;中華本有《元史》、《新五代史》、《晉書》、《隋書》。志書的情況又有例外:殿本的《舊五代史》、《宋史》、《漢書》、《新五代史》、《遼史》諸史中某些志書出現文内標題,中華本的《新唐書》、《魏書》、《南齊書》、《舊五代史》、《宋史》、《舊唐書》、《明史》這七史志書文内亦有標題出現。百衲本各史志書中各卷文内標題時有時無很不統一。此外,還有各種體例不一的情況。史書作爲歷史遺存,不是一世一時一人之作,出現這些現象都可以理解。但是從叢書整理的

角度對體例統一作適度裁奪,在所難免。在編輯過程中,經反復研討,我們决定處理文前標題的原則是:(1)統一將大標題在後的形式,改爲大標題在前、小標題在後。古本形式有大標題在後、小標題在前的,在版式的演變中逐漸也改爲大標題在前、小標題在後了。以《新唐書》文前標題爲例。百衲本所據宋嘉祐本爲"薛李二劉高列傳第十一、唐書八十六",殿本改爲"唐書卷八十六(另行)列傳第十一(另行)薛李二劉高徐";中華本又改爲"唐書卷八十六(另行)列傳第十一(另行)薛舉(附仁杲)李軌、劉武周、高開道、劉黑闥(附徐圓朗)"。從上可見大、小標題的次序在歷史上曾有所改變。我們在全譯本中,統一改爲大標題在前、小標題在後。如,原題爲"魏其武安侯列傳第四十七",改爲"列傳第四十七(另行)魏其武安侯列傳"(《史記》)。(2)各史中紀、志、表、傳序號拆出,統一排列序號。比如某些史,類傳不加序號,與傳序相混,像《新五代史》中有雜傳十九卷,原文標題爲:"新五代史卷三十九,雜傳第二十七……新五代史卷五十七,雜傳第四十五",我們改爲:"新五代史卷三十九,列傳第二十七,雜傳一……新五代史卷五十七,列傳第四十五,雜傳第十九"。列傳下的合傳如"宗室"、"后妃",類傳如"列女"、"良吏"及志下的分級内容標題爲四級標題,紀傳中無論專傳或以類相隨的合傳,傳主之名都標注爲五級標題,附傳人物又用小號字附後,可視爲六級。

(三) 標題的文字内容

在三本參校中,我們發現各本的標題都有一部份與内容是不一致的。我們的原則是,以傳文爲準改正文字,格式上的不同,則依三本中多出者改。如上述所談《新唐書》的文前標題,我們依從殿本的形式。統一各史卷的原則是:多數有則補,多數無則删,三本俱無,又没有資料可依的,則付之闕如,把這類卷題衹看作是原本的樣式,以便讀者核對原書查找。像現代出版物一樣,負責詳盡指示卷内分段内容的是段落標題。有這樣的標識,文意更加清晰,也更符合現代人的閲讀習慣。所以,凡有文獻根據的,我們都據之補齊了段落標題,以便讀者檢索。

總之,自宋代首創正史合刊這一出版形式以來,歷代雖云"翻刻",但至少在版式上不是一成不變的。這也説明像《三國志》之類斷代史隨着納入正史系列叢書的系統整理,它在形式上愈發磨滅了當初"别創一格"的特質,而與叢書體例逐漸趨同,從而反映了形式上的整齊劃一確是出版系列叢書的審美需要。爲此,我們在編輯過程中,嘗試着做了一些版式上的調整,至於能否有助今人閲讀,又不悖於纂者的旨意,敬請廣大讀者指正。

《周書》全譯出版説明

公元534年,北魏孝武帝受高歡脅迫,逃往關中投靠北魏舊將宇文泰。535年,宇文泰毒死孝武帝,另立元寶炬爲魏文帝,定都長安(今陝西西安市),史稱西魏。557年,西魏大將宇文泰之子宇文覺奪取西魏政權稱帝,國號周,建都長安,史稱北周,也稱宇文周。581年,被隋所取代,共歷五帝,二十五年。《周書》五十卷,包括紀八卷,列傳四十二卷,無表志,唐令狐德棻等撰。書雖以"周"題名,但實際上記録了北魏永熙三年(534)東西魏分襲至隋朝開皇元年(581)隋代北周四十八年間的史事。

唐朝開國之初就注重史書編撰,以總結前朝得失,作爲本朝治國的借鑒。而編纂《周書》又有另一層意義。唐初名臣令狐德棻所上修史奏議中說:"陛下既受禪於隋,復承周氏曆數,國家二祖功業并在周時,今不論次,各爲一史,則先烈世庸不明,後無傳焉。"意謂唐朝李氏祖先的功業都是在北周時建立,如果現在不馬上編纂北周歷史,李氏祖先的功業就不能昭顯,難以久傳。唐高祖採納了令狐德棻的建議,次年下《命蕭瑀等修六代史詔》。由蕭瑀等人修魏史,陳叔達、令狐德棻等人修周史,封德彝等人修隋史,崔善爲等人修梁史,裴矩、魏徵等人修齊史,竇璡、姚思廉等人修陳史。但這次修史没有取得什麼成果。貞觀三年(629)唐太宗重提修史之事,下詔由房玄齡和魏徵任總監修,由諸大臣分别撰寫梁、陳、齊、周、隋五代史,其中周史的修撰由令狐德棻和岑文本負責,令狐德棻還負責對各史編纂作總的協調。《周書》主要成之於令狐德棻一人之手,岑文本寫了全書的史論,另有一助手崔仁師作了些輔助工作。貞觀十年(637),《周書》與其他各史全部完成。

令狐德棻(583—667),唐代著名史學家,宜州華原人(即今陝西銅川市耀縣)。隋文帝開皇三年(583)出生於名聲顯赫的士族之家。青年時代便以博學多才而知名當世。李淵攻克長安作隋大丞相,請他作丞相府記室。武德元年(618),李淵即帝位,是爲唐高祖,任命令狐德棻爲起居舍人,再遷秘書丞,與侍中陳叔達等共同參與編寫《藝文類聚》。637年他修成《周史》,同年又寫成《大唐新禮》(即《貞觀禮》),接着又撰寫《氏族志》。後轉任太子右庶子,受廢太子李承乾謀反案的牽連,被免職。貞觀十八年(644)被召回參加修《晉書》工作。重修《晉書》,除制定體例外,曾撰有《序例》(今佚)和多人的紀傳,接着他又修國史(即唐代歷史)與《五代史志》(即《隋書》的十篇史志)。曾主編《太宗實録》和《高宗實録》。他還熱情支持史學家李延壽撰寫《南史》、《北史》。他一生獻身史學,勤奮著書,唐初所修八部"正史",都跟令狐德棻有密切關係。

《周書》記事以西魏、北周爲主,還兼述東魏、北齊及梁、陳,史事紛繁,而記載頗有條理,

許多重要事件在《周書》中得以記載。如北周武帝在位時,招募漢族農民充當府兵,改軍士爲侍官;禁斷佛道二教,强令僧尼道士還俗;多次下詔放免奴婢雜户,制定懲治貪污條例,並統一權衡度量等。《周書》和《魏書》、《北齊書》在民族史和民族關係史上的價值值得重視。北魏、東魏、西魏是鮮卑拓跋部建立的政權,北周是鮮卑宇文部建立的政權,北齊則是鮮卑化的漢人建立的政權。這三部史書比較集中地記載了這五個皇朝的興衰史。如果把這三部書中記述的鮮卑族在政治、經濟、文化、習俗等方面的種種變化,與《三國志》、《後漢書》裏所記鮮卑族歷史加以比較,就可以看到在二三百年中,匈奴、鮮卑、羯、氐、羌等少數民族的進步,以及他們同漢族不斷融合的一個歷史縮影。

《周書》雖然是紀傳表志體史書,但本身並没有《志》和《表》。唐初編纂梁、陳、北齊、北周、隋各代史書時(唐太宗貞觀三年至十年,629—636),最初也是衹有紀、傳,並未修成史志,至貞觀十五年(641),唐太宗又命史臣集中編纂這五個朝代的史志,參與編纂的大臣有于志寧、李淳風、韋安仁、李延壽等。開始由令狐德棻監修,唐高宗永徽三年(652),改由長孫无忌監修,至高宗顯慶元年(656)成書。全書共十篇史志,包括《禮儀志》七卷、《音樂志》三卷、《律曆志》三卷、《天文志》三卷、《五行志》二卷、《食貨志》一卷、《刑法志》一卷、《百官志》三卷、《地理志》三卷、《經籍志》四卷,共三十卷。這部史志記述了梁、陳、北齊、北周、隋五個朝代的典章制度,所以閲讀《周書》,瞭解東魏、北齊時代的歷史,尤其是制度史,就必須參考《隋書》十志。另外需要注意的是,《北齊書》没有立《異域傳》,其用意在於,北周滅掉了北齊,原來向東魏、北齊朝貢的部族都改向北周朝貢,於是就將周邊部族的歷史全部放在《周書·異域傳》裏集中敘述,而《北齊書》就不再立《異域傳》,以節省篇幅,避免重復。

《周書》的缺陷是作者的門閥觀念較深,在講到所謂"八柱國"、"十二大將軍"的榮盛時,津津樂道。另一個問題就是,爲唐初不少功臣、顯貴的先人都立了佳傳。令狐德棻還在書中對自己的先人大加頌揚。這類問題在唐修五代史中普遍存在,《周書》尤爲明顯。

宋朝初年,《周書》已經散失了一些篇章,有人截取《北史》和其他史書來配補,又多所竄改。宋景德二年(1005)編輯類書《册府元龜》,引用《周書》缺卷各條,已經是後人配補的本子,宋代學者在本屬殘缺各卷後面附有校勘記,説明哪些卷不是《周書》的原文,清代學者錢大昕也曾加以考證。當今學者總結説,今本《周書》卷十八、二十四、二十六、三十一、三十二等卷,不是原作,是後人從别書移植的。還有卷三十六可能全缺,可能殘缺一半,卷二十一缺大半。此外還有宋代初年尚全,但後來逐漸散失的,如卷六《武帝紀》、卷三十九《杜杲傳》都殘缺幾百字,而《册府元龜》的引文却是完整的。

《周書》修成之後,藏於秘閣之中。舊本宋人安燾、王安國、林希等人的《周書·目録序》云:"(宋)仁宗時出太清樓本,合史館秘閣本,又募取夏竦、李巽家本,下館閣是正其文字,即今所傳本是也。"中華書局依據此序及晁公武《郡齋讀書志》和李燾《續資治通鑒長編》的記録,遂定《周書》初刻大致是在北宋熙寧元年(1068)至七年(1074)之間。由於這個初刻本當時流傳不廣,故南宋紹興十四年(1144)曾與其他六史重刻,當時刷印的版本稱蜀大字本,又與其他六史合稱"眉山七史本"。此書的版片存於杭州,明初移至南京國子監,歷宋、元、明三代,各朝都曾隨時修補、抽换一些版片用於刷印,這就是所謂"三朝遞修本"。南宋刻印的版本今亦失傳。明代中葉以後,這套版片越來越模糊,補版也越來越多。到清代中葉已經模糊一片,所印版本被稱爲"邋遢本"。以後流行的各種《周書》版本都是直接或間接地在"三朝本"的基礎上校訂而成。1935年,商務印書館影印的所謂"宋蜀大字本",其實也是這種

"三朝本"。現在仍然能够見到的《周書》版本,主要有明萬曆二十五年(1597)南京國子監本,明萬曆間北京國子監本,明代末年汲古閣本,清代乾隆四年(1739)武英殿二十四史本,清同治十一年(1872)金陵書局本,清光緒二十八年(1902)武林竹簡齋本,光緒二十九年(1903)五洲同文書局石印本,光緒三十三年(1907)上海集成圖書公司鉛印本,以及商務印書館百衲本二十四史本等。解放後,中華書局組織專家參校諸本,擇善而從,於 1974 年出版了最新的校點本《周書》,是目前最便閱讀、最有學術價值的版本。

《周書》譯文以百衲本原文爲底本,在整理過程中重點參校了中華書局本《周書》。文前標題整理、文字的統一除參校中華書局本外,還參考了武英殿本。

《周書》全譯主編:孫雍長。譯者:徐奇堂、鄭文瀾、紀德君、羅會同、劉漢東、孫雍長。

周書目録

周書卷一

帝紀第一

文帝(上)

太祖文皇帝姓宇文氏，諱泰，字黑獺，代武川人也。其先出自炎帝神農氏，爲黄帝所滅，子孫遁居朔野。有葛烏菟者，雄武多算略，鮮卑慕之，奉以爲主，遂總十二部落，世爲大人。其後曰普回，因狩得玉璽三紐，有文曰“皇帝璽”，普回心異之，以爲天授。其俗謂天曰宇，謂君曰文，因號宇文國，并以爲氏焉。

太祖文皇帝姓宇文氏，名諱泰，字黑獺，是代地武川人。他的祖先源自炎帝神農氏，被黄帝滅掉，子孫逃到北邊曠野之地居住下來。後代有個叫葛烏菟的人，雄武多謀略，鮮卑人敬慕他，擁戴他爲主子，就此總統十二部落，世代爲大人。他的後代中有個叫普回的，在打獵時撿到三枚玉璽，印文有“皇帝璽”三個字，普回很驚異，認爲是上天授予的。他們的習俗稱天爲宇，稱君爲文，因此自號爲宇文國，并以宇文爲姓氏。

普回子莫那，自陰山南徙，始居遼西，是曰獻侯，爲魏舅生之國。九世至侯豆歸，爲慕容晃所滅。其子陵仕燕，拜駙馬都尉，封玄菟公。魏道武將攻中山，陵從慕容寶禦之。寶敗，陵率甲騎五百歸魏，拜都牧主，賜爵安定侯。天興初，徙豪傑於代都，陵隨例遷武川焉。陵生系，系生韜，并以武略稱。韜生肱。

普回的兒子莫那，從陰山向南遷徙，開始居住在遼西，他被稱作獻侯，爲北魏的異姓諸侯國。傳了九代到侯豆歸時，被慕容晃滅掉。侯豆歸的兒子宇文陵在燕做官，官授駙馬都尉，被封爲玄菟公。北魏道武帝將要進攻中山，宇文陵跟隨慕容寶抵禦。慕容寶戰敗，宇文陵率領五百披甲戰騎歸順了北魏，官拜都牧主，賜爵安定侯。天興初年，北魏把豪傑遷到代都，宇文陵按規定遷到了武川。宇文陵生子宇文系，宇文系生子宇文韜，他們都以軍事謀略見稱。宇文韜生子宇文肱。

肱任俠有氣幹。正光末，沃野鎮人破六汗拔陵作亂，遠近多應之。其僞署王衛可孤徒黨最盛，肱乃糾合鄉里斬可孤，其衆乃散。後避地中山，遂陷於鮮于修禮。修禮令肱還統其部衆。後爲定州軍所破，殁於陣。武成初，追尊曰德皇帝。

宇文肱爲人仗義有才幹。正光末年，沃野鎮人破六汗拔陵作亂，遠近的人大多響應他。他所僞署的王衛可孤徒衆最多，宇文肱就糾合鄉里的人斬殺了衛可孤，衛可孤的部衆纔解散。之後宇文肱避禍遷居到中山，於是失陷在鮮于修禮軍中，鮮于修禮命宇文肱仍然統率原來的部衆。後來宇文肱被定州官兵打敗，死於陣中。到北周

武成初年，宇文肱被追尊爲德皇帝。

太祖，德皇帝之少子也。母曰王氏，孕五月，夜夢抱子升天，纔不至而止。寤而告德皇帝，德皇帝喜曰："雖不至天，貴亦極矣。"生而有黑氣如蓋，下覆其身。及長，身長八尺，方顙廣額，美鬚髯，髮長委地，垂手過膝，背有黑子，宛轉若龍盤之形，面有紫光，人望而敬畏之。少有大度，不事家人生業，輕財好施，以交結賢士大夫。

太祖，是德皇帝的小兒子。母親叫王氏，王氏懷孕五個月時，夜裏夢到抱着兒子升天，剛要到達天上時便停止了。王氏醒後告訴德皇帝，德皇帝高興地說："雖然沒有到達天上，尊貴也到極點了。"太祖出生時，有像蓋子一樣的一團黑氣，向下覆蓋住他的身體。等到他長大時，身長八尺，額頭方正寬廣，俊美的鬍鬚，長髮拖地，垂手超過膝蓋，背上有黑痣，宛轉像龍盤曲的形狀，面有紫光，人們見到後就敬畏他。太祖年少時就有遠大的度量，不從事家事産業，輕視錢財而慷慨好施，以此結交賢士大夫。

少隨德皇帝在鮮于修禮軍。及葛榮殺修禮，太祖時年十八，榮遂任以將帥。太祖知其無成，與諸兄謀欲逃避，計未行，會爾朱榮擒葛榮，定河北，太祖隨例遷晋陽。榮以太祖兄弟雄傑，懼或異己，遂托以他罪，誅太祖第三兄洛生，復欲害太祖。太祖自理家冤，辭旨慷慨，榮感而免之，益加敬待。

太祖年少時跟隨德皇帝在鮮于修禮軍中。葛榮殺掉鮮于修禮時，太祖當時十八歲，葛榮就任命太祖爲將帥。太祖知道葛榮成不了大事，與兄長們商量準備逃走，計謀還沒有實行，適逢爾朱榮擒獲葛榮，平定了河北，太祖按規定遷到晋陽。爾朱榮認爲太祖兄弟是英雄豪傑，怕他們有可能背叛自己，就藉其他罪名，誅殺了太祖的三哥宇文洛生，還想殺害太祖。太祖親自申辯宇文家的冤屈，言辭慷慨，爾朱榮感動後赦免了他，反而更加尊敬地對待他。

孝昌二年，燕州亂，太祖始以統軍從榮征之。先是，北海王顥奔梁，梁人立爲魏主，令率兵入洛。魏孝莊帝出居河内以避之。榮遣賀拔岳討顥，仍迎孝莊帝。太祖與岳有舊，乃以别將從岳。及孝莊帝反正，以功封寧都子，邑三百户，遷鎮遠將軍、步兵校尉。

孝昌二年，燕州發生叛亂，太祖開始以統軍的身份跟隨爾朱榮征討。此前，北海王元顥出逃到梁，梁人立他爲魏主，叫他率兵進入洛陽。北魏孝莊帝退居到河内躲避。爾朱榮派賀拔岳討伐元顥，接着迎回孝莊帝。太祖與賀拔岳有舊交，就以别將的身份跟隨賀拔岳。到孝莊帝回京重做皇帝時，太祖因功被封爲寧都子，食邑三百户，升任鎮遠將軍、步兵校尉。

万俟醜奴作亂關右，孝莊帝遣爾朱天光及岳等討之，太祖遂從岳入關，先鋒破僞行臺尉遲菩薩等。及平醜奴，定隴右，太祖功居多，遷征西將軍、金紫光禄大夫，增邑三百户，加直閣將軍，行原州事。時關隴寇亂，百姓凋殘，太祖撫以恩信，民皆悦服。咸喜曰："早值宇文使君，吾等豈從逆亂。"太祖嘗從數騎於野，

万俟醜奴在潼關以西地區起兵造反，孝莊帝派爾朱天光和賀拔岳等去討伐他，太祖於是跟隨賀拔岳進入潼關，充當先鋒打敗了僞行臺尉遲菩薩等人。打敗万俟醜奴，平定隴西後，太祖因功勞居多，升任爲征西將軍、金紫光禄大夫，增加食邑三百户，加授直閣將軍，行原州刺史事。當時關、隴地區經寇盜破壞，百姓凋敝，太祖施以恩德信義來安撫，百姓都心悦誠服。都高興地說："要是早點遇上宇文使君，我們怎會跟着去

忽聞簫鼓之音，以問從人，皆云莫之聞也。

叛亂呢。”太祖曾與幾名騎兵在野外，忽然聽到簫鼓吹打的聲音，太祖詢問跟隨的人，都説没有聽到。

普泰二年，爾朱天光東拒齊神武，留弟顯壽鎮長安。秦州刺史侯莫陳悦爲天光所召，將軍衆東下。岳知天光必敗，欲留悦共圖顯壽，而計無所出。太祖謂岳曰：“今天光尚邇，悦未有二心，若以此事告之，恐其驚懼。然悦雖爲主將，不能制物，若先説其衆，必人有留心。進失爾朱之期，退恐人情變動，乘此説悦，事無不遂。”岳大喜，即令太祖入悦軍説之，悦遂不行。乃相率襲長安，令太祖輕騎爲前鋒。太祖策顯壽怯懦，聞諸軍將至，必當東走，恐其遠遁，乃倍道兼行。顯壽果已東走，追至華山，擒之。

普泰二年，爾朱天光東出抵抗齊神武，留下他的弟弟爾朱顯壽鎮守長安。秦州刺史侯莫陳悦被爾朱天光徵召，帶領兵衆東下。賀拔岳知道爾朱天光必定失敗，想留下侯莫陳悦一起收拾爾朱顯壽，但是想不出好辦法。太祖對賀拔岳説：“如今爾朱天光還走得不遠，侯莫陳悦没有異心，如果將這件事情告訴他，恐怕他會驚慌恐懼。但侯莫陳悦雖名爲主將，却不能控制部衆，如果先説動其部衆，肯定會人人都想留下。侯莫陳悦東進就會誤了爾朱天光指定的限期，後退又怕人心變動，乘這個機會去勸説侯莫陳悦，事情没有不成功的。”賀拔岳非常高興，立刻命令太祖到侯莫陳悦軍中去勸説，侯莫陳悦就不再前進。於是賀拔岳就同侯莫陳悦一同襲擊長安，派太祖率輕騎爲先鋒。太祖估計爾朱顯壽膽小，聽到各路軍隊將要到來，必定會向東逃走，太祖怕他逃遠，於是兼程而行。爾朱顯壽果然已經向東逃走，太祖追到華山，將他擒獲。

太昌元年，岳爲關西大行臺，以太祖爲左丞，領岳府司馬，加散騎常侍。事無巨細，皆委决焉。

太昌元年，賀拔岳任關西大行臺，任命太祖爲左丞，兼任賀拔岳府的司馬，加授散騎常侍。事無大小，都委托他裁決。

齊神武既破爾朱，遂專朝政。太祖請往觀之。既至并州，齊神武問岳軍事，太祖口對雄辯，齊神武以爲非常人，欲留之。太祖詭陳忠款，乃得反命，遂星言就道。齊神武果遣追之，至關，不及。太祖還謂岳曰：“高歡非人臣也。逆謀所以未發者，憚公兄弟耳。然凡欲立大功，匡社稷，未有不因地勢，總英雄，而能克成者也。侯莫陳悦本實庸材，遭逢際會，遂叨任委，既無憂國之心，亦不爲高歡所忌。但爲之備，圖之不難。今費也頭控弦之騎不下一萬，夏州刺史斛拔彌俄突勝兵之士三千餘人，及靈州刺史曹泥，并恃其僻遠，常懷異

齊神武既已打敗了爾朱家族，就專擅北魏的朝政。太祖請求前去觀察齊神武的爲人。太祖到并州後，齊神武向他詢問賀拔岳的軍事情況，太祖對答雄辯，齊神武認爲他不是一般的人，打算留下他。太祖假意陳述自己的忠誠，纔得以返回覆命，於是星夜趕路。齊神武果然派人追趕，追到函谷關，也没追上。太祖回來後對賀拔岳説：“高歡不是願意做人臣的人。他之所以還没有發動叛亂，是害怕您們兄弟啊。但凡要建立大功，匡扶社稷，没有不是憑藉地勢，招集英雄，而能成功的。侯莫陳悦本是個庸才，遇上機會，纔接受了委任，此人既無憂國之心，也不爲高歡忌憚。衹要您作好準備，收拾他并不難。如今費也頭部族的騎兵不下一萬，夏州刺史斛拔彌俄突有精兵三千餘人，還有靈州刺史曹泥，都憑着地處

望。河西流民紇豆陵伊利等，户口富實，未奉朝風。今若移軍近隴，扼其要害，示之以威，服之以德，即可收其士馬，以實吾軍。西輯氐羌，北撫沙塞，還軍長安，匡輔魏室，此桓文舉也。"岳大悦，復遣太祖詣闕請事，密陳其狀。魏帝深納之。加太祖武衛將軍，還令報岳。

僻遠，常心懷異志。河西流民紇豆陵伊利等，户口殷實，而没有接受朝廷的教化。現在如果您調動軍隊逼近隴右，控扼住要害之地，用威力震懾他們，用恩德感化他們，就可以收編他們的兵馬，來充實我軍。在西面和睦氐、羌，在北面安撫沙漠邊塞，回師長安，匡輔魏室，這就是齊桓公、晉文公的功業了。"賀拔岳大爲高興，又派太祖進京請示政事，秘密陳述有關情況。北魏孝武帝深爲贊同，加封太祖爲武衛將軍，讓他回去向賀拔岳報告。

岳遂引軍西次平涼，謀於其衆曰："夏州鄰接寇賊，須加綏撫，安得良刺史以鎮之?"衆皆曰："宇文左丞即其人也。"岳曰："左丞吾之左右手也，如何可廢。"沈吟累日，乃從衆議。於是表太祖爲使持節、武衛將軍、夏州刺史。太祖至州，伊利望風款附，而曹泥猶通使於齊神武。

賀拔岳於是帶兵西進屯駐平涼，和部衆商量説："夏州鄰近賊寇，必須加以撫綏，從哪裏找個好刺史來鎮守夏州呢?"部衆都説："宇文左丞就是合適的人選。"賀拔岳説："左丞是我的左右手，怎可離去。"猶豫了幾天，纔聽從了衆人的建議。於是表奏太祖爲使持節、武衛將軍、夏州刺史。太祖到了夏州，紇豆陵伊利見勢歸附，而曹泥仍然派使者和齊神武來往。

魏永熙三年春正月，岳欲討曹泥，遣都督趙貴至夏州與太祖計事。太祖曰："曹泥孤城阻遠，未足爲憂。侯莫陳悦怙衆密邇，貪而無信，必將爲患，願早圖之。"岳不聽，遂與悦俱討泥。二月，至於河曲，岳果爲悦所害。其士衆散還平涼，唯大都督趙貴率部曲收岳尸還營。於是三軍未有所屬，諸將以都督寇洛年最長，相與推洛以總兵事。洛素無雄略，威令不行，乃謂諸將曰："洛智能本闕，不宜統御，近者迫於群議，推相攝領，今請避位，更擇賢材。"於是趙貴言於衆曰："元帥忠公盡節，暴於朝野，勛業未就，奄罹凶酷。豈唯國喪良宰，固亦衆無所依。必欲糾合同盟，復仇雪耻，須擇賢者，總統諸軍。舉非其人，則大事難集，雖欲立忠建義，其可得乎。竊觀宇文夏州，英姿不世，雄謨冠時，遠邇歸心，士卒用命。加以法令齊肅，賞罰嚴明，真足

北魏永熙三年春季正月，賀拔岳打算討伐曹泥，派都督趙貴到夏州和太祖商量。太祖説："曹泥衹有一座孤城，距離遥遠，不值得憂慮。侯莫陳悦憑恃人多而且離我們很近，貪婪而又不講信義，必定成爲大患，希望儘早謀取。"賀拔岳不聽，就和侯莫陳悦一起討伐曹泥。二月，進軍到河曲，賀拔岳果真被侯莫陳悦殺害。賀拔岳的兵衆逃散回平涼，衹有大都督趙貴率領部曲收得賀拔岳的尸體回營。於是三軍没有歸屬，將領們因都督寇洛年紀最長，共同推舉寇洛總領軍隊事務。寇洛一向没有雄才大略，威令不能執行，於是對將領們説："我寇洛本來缺乏才能，不適合統率軍隊，最近迫於衆人提議，推舉我代理總領，現在請准許我讓位，另選賢才。"於是趙貴對衆人説："元帥忠心國事而竭盡臣節，已爲朝野所共知，但勛業尚未成就，却遭遇凶殺，豈止國家喪失良宰，也使大家無所依靠。若真要集合同盟，報仇雪耻，就必須推選賢能的人，總領各軍。如果推選的人不當，就大事難成，雖想建立忠義，怎能達到目的。我私下觀察宇文夏州，英姿絶世，雄略無雙，遠近的人心都歸向他，士兵

恃也。今若告喪，必來赴難，因而奉之，則大事集矣。”諸將皆稱善。乃命赫連達馳至夏州，告太祖曰：“侯莫陳悦不顧盟誓，棄恩背德，賊害忠良，群情憤惋，控告無所。公昔居管轄，恩信著聞，今無小無大，咸願推奉。衆之思公，引日成歲，願勿稽留，以慰衆望也。”太祖將赴之，夏州吏民咸泣請曰：“聞悦今在水洛，去平涼不遠。若已有賀拔公之衆，則圖之實難。願且停留，以觀其變。”太祖曰：“悦既害元帥，自應乘勢直據平涼，而反趑趄，屯兵水洛，吾知其無能爲也。且難得易失者時也，不俟終日者幾也，今不早赴，將恐衆心自離。”都督彌姐元進規欲應悦，密圖太祖。事發，斬之。

太祖乃率帳下輕騎，馳赴平涼。時齊神武遣長史侯景招引岳衆，太祖至安定，遇之，謂景曰：“賀拔公雖死，宇文泰尚存，卿何爲也?”景失色，對曰：“我猶箭耳，隨人所射，安能自裁。”景於此即還。太祖至平涼，哭岳甚慟。將士且悲且喜曰：“宇文公至，無所憂矣。”

於時，魏孝武帝將圖齊神武，聞岳被害，遣武衛將軍元毗宣旨慰勞，追岳軍還洛陽。毗到平涼，會諸將已推太祖。侯莫陳悦亦被敕追還，悦既附齊神武，不肯應召。太祖謂諸將曰：“侯莫陳悦枉害忠良，復不應詔命，此國之大賊，豈可容之!”乃命諸軍戒嚴，將以討悦。

及元毗還，太祖表於魏帝曰：“臣前以故關西大都督臣岳，竭誠奉國，横罹非命，三軍喪氣，朝野痛惜。都督寇洛等，銜冤茹戚，志雪仇

們都願爲他效命。加之法令整肅，賞罰嚴明，確實可以依靠。現今如果向他報喪，他一定會來赴難，乘機推舉他，那麽大事就成了。”衆將都説好。於是派赫連達快馬到夏州，報告太祖説：“侯莫陳悦不顧同盟誓言，棄恩背德，殺害忠良，群情憤恨，無處控告。您從前位居管轄，恩信聞名，如今無論大小將士，都願推舉您。大家思念您，度日如年，請不要滯留，以滿足大家的要求。”太祖準備奔赴平涼，夏州的官吏百姓都哭泣着請求説：“聽説侯莫陳悦如今在水洛城，離平涼不遠。如果他已經擁有了賀拔岳的兵馬，那麽謀取他就確實困難了。希望您暫且停留下來，以觀察時局的變化。”太祖説：“侯莫陳悦既已殺害了元帥，自然應當趁勢直接占據平涼，他却反而猶豫觀望，屯兵水洛，我知道他没有作爲。況且難以得到而又容易失去的是時機，不可終日等待的是機會，如今我不早去，恐怕大家的心自將離散。”都督彌姐元進謀劃響應侯莫陳悦，秘密謀害太祖。事情暴露，太祖斬殺了他。

太祖就率領帳下輕騎，趕赴平涼。此時齊神武派長史侯景來招引賀拔岳的部衆，太祖到達安定，遇到侯景，對侯景説：“賀拔公雖死，宇文泰還活着，你想幹什麽?”侯景大驚失色，回答説：“我好比是一枝箭而已，隨人家射向哪裏，哪能自己裁决。”侯景於是就回去了。太祖到達平涼，十分悲痛地哭悼賀拔岳。將士們又悲又喜地説：“宇文公到來，不用憂愁了。”

這時，北魏孝武帝準備圖謀齊神武，聽説賀拔岳被害，派武衛將軍元毗傳達旨意慰勞，召賀拔岳的軍隊撤回洛陽。元毗到了平涼，正逢將領們已推舉了太祖。侯莫陳悦也被詔敕追回，侯莫陳悦既已歸附齊神武，不肯應召。太祖對將領們説：“侯莫陳悦枉害忠良，又不肯接受詔命，這是國家的大賊，怎能容忍!”於是命令各路兵馬戒嚴，準備討伐侯莫陳悦。

等到元毗返回洛陽，太祖表奏魏孝武帝説：“臣以前與原關西大都督臣賀拔岳，竭誠爲國，他意外死於非命，三軍喪失鬥志，朝野痛惜。都督寇洛等人，含冤忍悲，立志報仇雪耻。因臣從

恥。以臣昔同幕府，苦賜要結。臣便以今月十四日，輕來赴軍，當發之時，已有別表，既爲衆情所逼，權掌兵事。詔召岳軍入京，此乃爲國良策。但高歡之衆，已至河東，侯莫陳悦猶在水洛。況此軍士多是關西之人，皆戀鄉邑，不願東下。今逼以上命，悉令赴闕，悦躡其後，歡邀其前，首尾受敵，其勢危矣。臣殞身王事，誠所甘心，恐敗國殄人，所損更大。乞少停緩，更思後圖，徐事誘導，漸就東引。”太祖志在討悦，而未測朝旨，且兵衆未集，假此爲詞。因與元毗及諸將刑牲盟誓，同奬王室。

初，賀拔岳營於河曲，有軍吏獨行，忽見一老翁，鬚眉皓素，謂之曰：“賀拔岳雖復據有此衆，然終無所成。當有一宇文家從東北來，後必大盛。”言訖不見。此吏恒與所親言之，至是方驗。

魏帝詔太祖曰：“賀拔岳既殞，士衆未有所歸，卿可爲大都督，即相統領。知欲漸就東下，良不可言。今亦徵侯莫陳悦士馬入京。若其不來，朕當親自致罰。宜體此意，不過淹留。”太祖又表曰：“侯莫陳悦違天逆理，酷害良臣，自以專戮罪重，不恭詔命，阻兵水洛，强梁秦隴。臣以大宥既班，忍抑私憾，頻問悦及都督可朱渾元等歸闕早晚，而悦并維縶使人，不聽反報。觀其指趣，勢必異圖。臣正爲此，未敢自拔。兼順衆情，乞少停緩。”太祖乃與悦書責之曰：

頃者正光之末，天下沸騰，塵飛河朔，霧塞荆沔。故將軍賀拔公攘袂勃起，志寧宇縣。

前和他們同在賀拔岳府共事，苦苦要求交結。臣就在本月十四日輕車奔赴軍中，在出發時，已有表奏，既然爲大家盛情所迫，暫且掌管軍事。您命令徵召賀拔岳的軍隊入京，這是爲國的良策。衹是高歡的部衆，已經到了河東，侯莫陳悦還在水洛。況且這裏的兵士大多是關西的人，都留戀家鄉，不願東下。現在如果逼迫他們聽從皇上的命令，命他們全部趕赴京城，侯莫陳悦在後面追擊，高歡在前面阻截，前後受敵，形勢就危險了。臣獻身王事，本是心甘情願，衹擔心會使國家遭敗百姓被殺，受到的損失更嚴重。請您允許我們停緩一下，再作打算，讓我慢慢地進行誘導，逐步將他們向東引進。”太祖志在討伐侯莫陳悦，未能猜度朝廷的旨意，而且軍隊尚未聚集，便以此作爲托辭。趁此與元毗及將領們殺牲盟誓，共同扶佐王室。

當初，賀拔岳駐扎在河曲，有一個軍官獨自行走，忽然見到一位老翁，鬚眉雪白，他對軍官説：“賀拔岳雖重新擁有這些兵衆，但最終無所成就。應當有一位姓宇文的人從東北方向到來，以後必定十分興盛。”説完就消失了。這個軍官曾經對自己所親近的人講了，到這時方纔應驗。

魏孝武帝下詔太祖説：“賀拔岳已死，兵衆没有歸屬，卿可擔任大都督，即刻統領。得知您想逐步率軍東下，再好不過。現在我也徵召侯莫陳悦的兵馬入京。如果他不來，我當親自讓他受到懲罰。你應當體會這個意思，不要過於遲延。”太祖又上表説：“侯莫陳悦違背天理，殘害良臣，自認爲任意殺戮，罪惡深重，不接受詔命，陳兵水洛，强横秦隴。臣因爲朝廷的赦免既已頒布，便强忍抑制自己的憤恨，多次詢問侯莫陳悦及都督可朱渾元等人何時入京，而侯莫陳悦囚禁我的使者，不讓他們返回覆命。觀察他的意圖，一定心懷異志。臣正因爲這樣，所以不敢解脱。加上順從兵衆的人情，請求稍作停緩。”太祖就寫信給侯莫陳悦責備他説：

以前在正光末年，天下紛擾，河朔混戰，荆沔迷亂。故將軍賀拔公捋袖勃然奮起，立志平定天下。揮師南進，拯救已經

授戈南指，拯皇靈於已墜；擁旄西邁，濟百姓於淪胥。西顧無憂，緊公是賴。勛茂賞隆，遂征關右。此乃行路所知，不籍一二談也。

墜落的皇權；擁旗西進，救助處於苦難中的百姓。西部没有憂患，完全依賴於賀拔公。建立大功獲得厚賞後，就征討關右。這些都是路人皆知的，用不着一一列舉。

君實名微行薄，本無遠量。故將軍降遷高之志，篤彙征之理，乃申啓朝廷，薦君爲隴右行臺。朝議以君功名闕然，未之許也。遂頻煩請謁，至於再三。天子難違上將，便相聽許。是亦遐邇共知，不復煩之翰墨。縱使木石爲心，猶當知感；況在生靈，安能無愧。加以王室多故，高氏專權，主上虚心，寄隆晋鄭。君復與故將軍同受密旨，屢結盟約，期於畢力，共匡時難。而貌恭心狠，妒勝嫉賢，口血未乾，匕首已發。協黨國賊，共危本朝，孤恩負誓，有靦面目。豈不上畏於天，下慚於地！

你本來聲名很小品行低下，没有遠大的器量。故將軍追求高遠的志向，奉行進能用賢的道理，於是申報朝廷，薦舉你爲隴右行臺。朝廷議論你功名不足，没有同意。賀拔公就頻頻請示，再三請求。天子難以違背上將的意願，就同意了。這也是遠近皆知的，不必再多費筆墨。即使是木石心腸，也應知道感恩；何況是有生命的人，怎麽能没有羞愧之心。加上因爲王室多有變故，高氏獨攬大權，皇上心無成見，寄居晋鄭。你還與故將軍一同接受了密旨，屢次締結盟約，約定竭盡全力，共同匡救時難。而你外表裝作恭敬而内心却非常狠毒，嫉勝妒賢，與賀拔公締約時抹在嘴上的牲血還没乾，手中的匕首却已刺出。你阿附國賊，共同危害朝廷，少恩負約，有愧臉面。難道不在上敬畏於天，在下愧對於地！

吾以弱才，猥當藩牧，蒙朝廷拔擢之恩，荷故將軍國士之遇。聞問之日，魂守驚馳。便陳啓天朝，暫來奔赴，衆情所推，遂當戎重。比有敕旨，召吾還闕，亦有别詔，令君入朝。雖操行無聞，而年齒已宿。今日進退，唯君是視。君若督率所部，自山隴東邁，吾亦總勒師徒，北道還闕。共追廉、藺之迹，同慕寇、賈之風。如其首鼠兩端，不時奉詔，專戮違旨，國有常刑，枕戈坐甲，指日相見。幸圖利害，無貽噬臍。

我以微弱的才能，勉强充當一方的主帥，承蒙朝廷提拔的恩惠，領受故將軍以國士相待的知遇之恩。得知賀拔公噩耗的時候，神魂受驚而躁動不安。於是啓奏朝廷，暫且奔赴軍中，在衆人盛情推舉下，就擔當了軍事重任。近來收到皇上的命令，召我回京，也收到另外的詔書，令你入朝。雖然我的操行默默無聞，但年齡已長。現在是進是退，全看你的行動。如果你率領部衆，從山隴向東進發，我也總領軍隊，從北道回京。我們一起追效廉頗、藺相如的事迹，共同仰慕寇恂、賈復的遺風。如果你首鼠兩端，不準時遵奉詔命，任意殺戮而違背聖旨，國家有一定的刑法，我們卧時枕戈坐時披甲，不久將相見。希望你考慮好利害關係，不要致使後悔不及。

悦既懼太祖謀己，詐爲詔書與秦州刺史万俟普撥，令與悦爲黨援。普撥疑之，封詔以呈太祖。太祖表之曰："臣自奉詔總平凉之師，責重憂深，不遑啓處。訓兵秣馬，唯思竭力。前以人戀本土，侯莫陳悦窺𨵦進退，量度且宜住此。今若召悦授以内官，臣列旆東轅，匪朝伊夕。朝廷若以悦堪爲邊捍，乞處以瓜、凉一藩。不然，則終致猜虞，於事無益。"

侯莫陳悦既已害怕太祖圖謀自己，就僞造詔書給秦州刺史万俟普撥，命他與侯莫陳悦互爲朋黨應援。万俟普撥認爲可疑，封好詔書呈給太祖。太祖表奏朝廷説："臣自接受詔命總領平凉的軍隊以來，感到責任重大憂慮深重，没有片刻安息閑暇的時候。訓練軍隊喂養戰馬，祇想竭盡全力爲國。先前因爲兵士眷戀故土，侯莫陳悦伺隙而動，我思量應當暫時留居此地。現在如果徵召侯莫陳悦，授予他朝廷官職，臣整軍東進，就在朝夕之間。朝廷如果認爲侯莫陳悦可以作爲邊疆的防禦力量，就請將瓜、凉二州中的一個州分封給他。不然的話，終究會招致他的懷疑和憂慮，對於國事没有好處。"

初，原州刺史史歸爲岳所親任，河曲之變，反爲悦守。悦遣其黨王伯和、成次安將兵二千人助歸鎮原州。太祖遣都督侯莫陳崇率輕騎一千襲歸，擒之，并獲次安、伯和等，送於平凉。太祖表崇行原州事。万俟普撥又遣其將叱干保洛領二千騎來從軍。

當初，原州刺史史歸爲賀拔岳所親近信任，在河曲事變中，反而爲侯莫陳悦效力。侯莫陳悦派他的黨羽王伯和、成次安帶兵二千人幫助史歸鎮守原州。太祖派都督侯莫陳崇率一千輕裝騎兵襲擊史歸，捉住了他，并抓獲了成次安、王伯和等人，將他們送到平凉。太祖上表讓侯莫陳崇代理原州事務。万俟普撥又派他的部將叱干保洛帶領二千騎兵前來投奔太祖軍中。

三月，太祖進軍至原州。衆軍悉集，諭以討悦之意，士卒莫不懷憤。太祖乃表曰："臣聞誓死酬恩，覆宗報主，人倫所急，赴蹈如歸。自大都督臣岳殁後，臣頻奉詔還闕，秣馬戒途，志不俟旦。直以督將已下，咸稱賀拔公視我如子，今仇耻未報，亦何面目以處世間，若得一雪冤酷，萬死無恨。且悦外附强臣，内違朝旨。臣今上思逐惡之志，下遂節士之心，冀仗天威，爲國除害。小違大順，實在兹辰。克定之後，伏待斧鉞。"

三月，太祖進軍到達原州。各路軍隊全部集結在那裏，太祖曉諭要討伐侯莫陳悦的道理，士卒無不胸懷義憤。太祖於是上表説："臣聽説誓死酬報恩惠，毁敗宗族報效君主，這是人倫中最緊迫的事情，爲此而應赴湯蹈火視死如歸。自從大都督賀拔岳死後，臣多次接到詔書讓我回京，我也喂飽戰馬準備登程，不打算停留片刻。但是自督將以下的軍士，都説賀拔公待我如親生兒子一樣，如今仇耻還没有報復，又有什麽面目存在世間，如果能一舉洗除冤耻，我雖死一萬次也不會遺憾。况且侯莫陳悦在外依附强臣，在内違逆朝廷旨意。臣現在在上想完成驅逐邪惡的志願，在下順從節士的心願，希望仰仗天威，爲國除害。在小的方面有所違背，在大的方面却順從聖意，實在是時機就在此時。等平定侯莫陳悦之後，我再敬候皇上的懲處。"

夏四月，引兵上隴，留兄子導爲都督，鎮原州。太祖軍令嚴肅，秋毫

夏季四月，太祖率軍向隴地進發，留下哥哥的兒子宇文導爲都督，鎮守原州。太祖軍令嚴明

無犯，百姓大悦。識者知其有成。軍出木峽關，大雨雪，平地二尺。太祖知悦怯而多猜，乃倍道兼行，出其不意。悦果疑其左右有異志者，左右亦不安，衆遂離貳。聞大軍且至，退保略陽，留一萬餘人據守水洛。太祖至水洛，命圍之，城降。太祖即率輕騎數百趣略陽，以臨悦軍。悦大懼，乃召其部將議之。皆曰"此鋒不可當"，勸悦退保上邽以避之。時南秦州刺史李弼亦在悦軍，乃間道遣使，請爲内應。其夜，悦出軍，軍中自驚潰，將卒或相率來降。太祖縱兵奮擊，大破之。虜獲萬餘人，馬八千匹。悦與其子弟及麾下數十騎遁走。太祖曰："悦本與曹泥應接，不過走向靈州。"乃令原州都督導邀其前，都督賀拔潁等追其後。導至牽屯山追及悦，斬之。太祖入上邽，收悦府庫，財物山積，皆以賞士卒，毫厘無所取。左右竊一銀鏤瓮以歸，太祖知而罪之，即剖賜將士，衆大悦。

而有法度，一路上秋毫無犯，百姓都非常高興。有見識的人都知道他會成功。大軍走出木峽關後，天下大雪，平地雪厚二尺。太祖知道侯莫陳悦膽小而多疑，就兼程而行，使侯莫陳悦出其不意。侯莫陳悦果然懷疑他的左右有心懷異心的人，他的左右也不自安，部衆因此離心。侯莫陳悦聽到太祖大軍將到，退守略陽，留下一萬多人據守水洛。太祖到達水洛，命令圍城，水洛城守軍投降。太祖就率幾百輕裝騎兵直撲略陽，直逼侯莫陳悦的軍隊。侯莫陳悦大爲恐懼，就召集部將商議。部將們都説"這次來勢鋒鋭不可抵擋"，勸侯莫陳悦退守上邽以躲避太祖。當時南秦州刺史李弼也在侯莫陳悦軍中，就從小路派遣使者去太祖那裏，請求做内應。當天夜裏，侯莫陳悦出兵應戰，軍中自相驚恐潰亂，將領士卒有的相繼來到太祖軍中投降。太祖指揮軍隊奮勇出擊，大敗侯莫陳悦，俘獲一萬多人，戰馬八千匹。侯莫陳悦和他的子弟及麾下數十騎逃走。太祖説："侯莫陳悦本來和曹泥互爲應援，他不過逃往靈州罷了。"於是命令原州都督宇文導在前面攔截，派都督賀拔潁等在後面追擊。宇文導到達牽屯山後追上了侯莫陳悦，殺死了他。太祖進入上邽，收繳了侯莫陳悦的府庫，財物堆積如山，都用來賞賜給士卒，自己一絲一毫也不拿取。身邊的人竊取了一個銀鏤的瓮回家，太祖知道後處罰了他，隨即將銀瓮剖開分賜給將士，衆人非常高興。

時涼州刺史李叔仁爲其民所執，舉州騷擾。宕昌羌梁仚定引吐谷渾寇金城。渭州及南秦州氐、羌連結，所在蜂起。南岐至于瓜、鄯，跨州據郡者，不可勝數。太祖乃令李弼鎮原州，夏州刺史拔也惡蚝鎮南秦州，渭州刺史可朱渾元還鎮渭州，衛將軍趙貴行秦州事。徵豳、涇、東秦、岐四州粟以給軍。

當時涼州刺史李叔仁被他的百姓捉住，整個涼州騷亂不堪。宕昌羌梁仚定引導吐谷渾侵犯金城。渭州及南秦州的氐、羌相互連結，在各自聚居地區紛紛叛亂。從南岐一直到瓜、鄯地區，跨州據郡的不可勝數。太祖就命令李弼鎮守原州，夏州刺史拔也惡蚝鎮守南秦州，渭州刺史可朱渾元仍舊鎮守渭州，衛將軍趙貴代理秦州事務。徵收豳、涇、東秦、岐四州的糧食來供給軍隊。

齊神武聞秦隴克捷，乃遣使於太祖，甘言厚禮，深相倚結。太祖拒而不納。時齊神武已有異志，故魏帝

齊神武聽説太祖在秦隴打了勝仗，就派使者到太祖那裏，用動聽的言語和豐厚的禮物來結交太祖。太祖拒絶不予接受。此時齊神武已有叛

深仗太祖。乃徵二千騎鎮東雍州，助爲聲援，仍令太祖稍引軍而東。太祖乃遣大都督梁禦率步騎五千鎮河、渭合口，爲圖河東之計。太祖之討悅也，悅遣使請援於齊神武，神武使其都督韓軌將兵一萬據蒲坂，而雍州刺史賈顯送船與軌，請軌兵入關。太祖因梁禦之東，乃逼召顯赴軍。禦遂入雍州。

逆的念頭，所以魏孝武帝十分依仗太祖，就向太祖徵調二千騎兵來鎮守東雍州，作爲京師的聲援，并叫太祖率領大軍稍稍向東移動。太祖就派大都督梁禦率步兵騎兵五千鎮守黄河、渭河的匯合處，作爲進取河東的打算。太祖在討伐侯莫陳悅的時候，侯莫陳悅曾派使者向齊神武求援，齊神武派他的都督韓軌率兵一萬據守蒲坂，而雍州刺史賈顯送船給韓軌，請求韓軌入關。太祖藉梁禦東進的機會，就逼召賈顯前來軍中。梁禦於是進入了雍州。

魏帝遣著作郎姚幼瑜持節勞軍，進太祖侍中、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關西大都督、略陽縣公，承制封拜，使持節如故。於是以寇洛爲涇州刺史，李弼爲秦州刺史，前略陽郡守張獻爲南岐州刺史。盧待伯拒代，遣輕騎襲擒之，待伯自殺。

北魏孝武帝派著作郎姚幼瑜持節慰勞太祖軍隊，提升太祖爲侍中、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關西大都督、略陽縣公，可以按照皇帝授權封官拜爵，使持節照舊。於是太祖任命寇洛爲涇州刺史，李弼爲秦州刺史，前略陽郡守張獻爲南岐州刺史。盧待伯拒絶接受張獻替代他的職務，太祖派輕裝騎兵突襲并活捉了他，盧待伯自殺。

時魏帝方圖齊神武，又遣徵兵。太祖乃令前秦州刺史駱超爲大都督，率輕騎一千赴洛。進授太祖兼尚書僕射、關西大行臺，餘官封如故。太祖乃傳檄方鎮曰：

當時魏孝武帝正想圖謀齊神武，又派使者向太祖徵調兵馬。太祖就命前秦州刺史駱超爲大都督，率領一千輕騎前往洛陽。魏孝武帝進授太祖兼尚書僕射、關西大行臺，其餘官職封爵照舊。太祖於是向各地軍事長官發布檄文説：

> 蓋聞陰陽遞用，盛衰相襲，苟當百六，無間三五。皇家創歷，陶鑄蒼生，保安四海，仁育萬物。運距孝昌，屯沴屢起，隴、冀騷動，燕、河狼顧。雖靈命重啓，蕩定有期，而乘釁之徒，因生羽翼。

> 聽説陰陽交替發揮作用，盛衰相互承襲，如果正值陽九厄運，朝代就會發生變化。皇家創立魏政權，養育百姓，保護四海安寧，培育萬物。國運行到孝昌年間，災難屢屢發生，隴、冀騷亂，燕、河人人疑懼。雖然魏政權的靈命重開，不久就會平定禍亂，但那些乘機作亂的人，却趁此豐滿了自己的羽翼。

> 賊臣高歡，器識庸下，出自輿皂，罕聞禮義，直以一介鷹犬，效力戎行，靦冒恩私，遂階榮寵。不能竭誠盡節，專挾奸回，乃勸爾朱榮行兹篡逆。及榮以專政伏誅，世隆以凶黨外叛，歡苦相敦勉，令取京師。又勸吐萬兒復爲弑虐，暫立建明，以令天下，假推普泰，欲

> 賊臣高歡，度量和才識低下，出身低微，不知禮義，衹不過是以一個爪牙的身份，效力軍中，慚愧冒昧地承受聖恩，於是攀上榮寵的高位。他不能竭盡忠貞保全操節，一味地心懷邪惡，於是勸説爾朱榮進行篡逆活動。到爾朱榮因專擅朝政而被誅殺後，爾朱世隆因是爾朱榮的叛黨而在外反叛，高歡苦苦慰勉他，讓他奪取京師。高歡又勸説吐萬兒殺害孝莊帝，暫立長廣

竊威權。并歸廢斥，俱見酷害。於是稱兵河北，假討爾朱，亟通表奏，云取讒賊。既行廢黜，遂將篡弑。以人望未改，恐鼎鑊交及，乃求宗室，權允人心。天方與魏，必將有主，翊戴聖明，誠非歡力。而歡阻兵安忍，自以爲功。廣布腹心，跨州連郡，端揆禁闥，莫非親黨。皆行貪虐，窫窳生人。而舊將名臣，正人直士，横生瘡痏，動挂網羅。故武衛將軍伊琳，清貞剛毅，禁旅攸屬；直閣將軍鮮于康仁，忠亮驍傑，爪牙斯在：歡收而戮之，曾无聞奏。司空高乾，是其黨與，每相影響，謀危社稷。但以奸志未從，恐先泄漏，乃密白朝廷，使殺高乾，方哭對其弟，稱天子横戮。孫騰、任祥，歡之心膂，并使入居樞近，伺國間隙，知歡逆謀將發，相繼逃歸，歡益加撫待，亦無陳白。

王爲帝，以號令天下，假藉推舉節閔帝，想竊取王權。長廣王和節閔帝均被廢斥，都遭毒害。於是高歡在河北起兵，假藉討伐爾朱氏，多次向朝廷上表奏，聲稱要清除讒賊。高歡既已廢黜了節閔帝，就準備篡奪帝位殺害節閔帝。因爲人心没有改變，害怕遭受懲罰，就尋找皇家宗室的人繼位，權且搪塞人心。上天正要將政權賦予魏，必定會有君主。擁戴聖明的君主，確實不是高歡的力量。但高歡依恃重兵一貫殘忍，自認爲是他的功勞。他到處安置自己的心腹，跨州連郡，朝中宫内，無處不是他的親信黨羽。他們貪婪暴虐，殘害人民。而舊將名臣，正人直士，横遭禍害，動輒遭受冤獄。故武衛將軍伊琳，爲人清貞剛毅，爲禁軍官兵所仰戴；直閣將軍鮮于康仁，是忠直驍勇的豪傑，朝廷的爪牙：高歡却將他們收捕殺戮，也没有向聖上稟奏。司空高乾，是高歡的黨羽，他們常常相互策應，圖謀危害社稷。但因爲高歡邪惡的心意還没有順遂，擔心高乾事先泄漏出去，就暗中報告朝廷，讓孝武帝殺掉高乾，這纔哭着對高乾的弟弟説，是天子横加殺戮了高乾。孫騰、任祥是高歡的心腹臂膀，高歡讓他們都進入皇上身邊，窺測國家可乘之機，他們知道高歡的逆謀即將暴露，相繼逃回，高歡更加撫慰地對待他們，也没有向皇上陳述。

然歡入洛之始，本有奸謀。令親人蔡儁作牧河、濟，厚相恩贍，以爲東道主人。故關西大都督、清水公賀拔岳，勛德隆重，興亡攸寄，歡好亂樂禍，深相忌毒，乃與侯莫陳悦陰圖陷害。幕府以受律專征，便即討戮。歡知逆狀已露，稍懷旅距，遂遣蔡儁拒代，令竇泰佐之。又遣侯景等云向白馬，輔世珍等徑趣石濟，高隆之、疋

然而高歡從進入洛陽開始，本來就有邪惡的陰謀。他讓親信蔡儁擔任河、濟二州刺史，厚加恩遇，將他作爲東道主人。故關西大都督、清水公賀拔岳，功高德重，是國家興亡的寄托，高歡好亂樂禍，對賀拔岳非常忌恨，就與侯莫陳悦一起陰謀陷害他。本帥因受命負責征伐，馬上就將討伐高歡。高歡知道他的逆謀已經敗露，決心聚衆抗拒，於是讓蔡儁拒絶朝廷派人替代他的職務，命竇泰輔佐他。又派侯景等人向白馬運動，輔世珍等直奔石濟，高隆

婁昭等屯據壺關，韓軌之徒擁衆蒲坂。於是上書天子，數論得失，訾毁乘輿，威侮朝廷。藉此微庸，冀兹大寶。谿壑可盈，禍心不測。或言徑赴荆楚，開疆於外；或言分詣伊洛，取彼讒人；或言欲來入關，與幕府决戰。今聖明御運，天下清夷，百寮師師，四隩來暨。人盡忠良，誰爲君側？而歡威福自己，生是亂階，緝構南箕，指鹿爲馬，包藏凶逆，伺我神器。是而可忍，孰不可容！

幕府折衝宇宙，親當受脤，鋭師百萬，彀騎千群，裹糧坐甲，唯敵是俟，義之所在，糜軀匪吝。况頻有詔書，班告天下，稱歡逆亂，徵兵致伐。今便分命將帥，應機進討。或趣其要害，或襲其窟宅，電繞蛇擊，霧合星羅。而歡違負天地，毒被人鬼，乘此掃蕩，易同俯拾。歡若渡河，稍逼宗廟，則分命諸將，直取并州，幕府躬自東轅，電赴伊洛；若固其巢穴，未敢發動，亦命群帥，百道俱前，轘裂賊臣，以謝天下。

其州鎮郡縣，率土人黎，或州鄉冠冕，或勳庸世濟，并宜捨逆歸順，立效軍門。封賞之科，已有别格。凡百君子，可不勉歟。

太祖謂諸將曰："高歡雖智不足而詐有餘，今聲言欲西，其意在入洛。吾欲令寇洛率馬步萬餘，自涇州東引；王羆率甲士一萬，先據華州。歡若西來，王羆足得抗拒；如其入洛，寇洛即襲汾晋。吾便速駕，直

之、疋婁昭等屯據壺關，韓軌之徒聚兵蒲坂。高歡於是上書天子，數説皇上過失，詆毁天子，恃勢侮辱朝廷。憑藉他低微的才德，希望篡奪帝位。溝壑還可以填滿，禍心却不可推測。有人建議直奔荆楚，在外開拓疆土；有人建議分兵到伊洛，捉拿高歡那個讒佞之人；有人建議準備入關，與我一道共同作戰。如今聖明的君主掌握着國運，天下清平安定，百官端立整齊，四方前來會集。人人竭盡忠良，誰是君主身邊的小人？而高歡恃勢弄權，招致禍亂，聚合讒佞，指鹿爲馬，包藏凶逆，窺測帝位。是可忍，孰不可忍！

本帥禦敵於天下，當親自統率大軍，精兵百萬，持弓弩的騎兵千群，携帶糧草披甲而坐，專等敵人到來，爲追求大義，雖糜爛身軀也不吝惜。况且天子頻頻下達詔書，頒布天下，聲言高歡謀逆叛亂，徵調軍隊討伐。現在就命令各位將帥，應合戰機進軍討伐。或直奔他的要害之地，或突襲他的巢穴，急速追擊，緊緊圍困。高歡違背天地的意願，毒害施及人鬼，乘此時機掃除他，就像俯身撿東西一樣容易。高歡如果渡過黄河，逐漸威逼王室，就命令各位將領，直取并州，本帥也親自揮師東進，疾速奔赴伊洛；如果他固守其巢穴，不敢發兵行動，也命令各位將帥，各路一起進軍，車裂賊臣，以此答謝天下。

全國各州鎮郡縣的人民，或者是州鄉的官吏名人，或者是功臣世族，都應當捨棄叛逆歸順朝廷，效力於軍營。封賞的等級，已經制定好了條例。所有的君子，難道可以不努力嗎。

太祖對將領們説："高歡雖然才智不足但狡詐有餘，現在他揚言要西進，但他的本意在於進入洛陽。我打算命寇洛率領一萬多騎兵和步兵，從涇州東進；王羆率領一萬精鋭士卒，先占據華州。高歡如果西進，王羆完全可以抗拒；如果他進入洛陽，寇洛就去突襲汾晋。我就快速前進，

赴京邑。使其進有内顧之憂，退有被躡之勢。一舉大定，此爲上策。”衆咸稱善。

秋七月，太祖帥衆發自高平，前軍至於弘農，而齊神武稍逼京邑。魏帝親總六軍，屯於河橋，令左衛元斌之、領軍斛斯椿鎮武牢，遣使告太祖。太祖謂左右曰：“高歡數日行八九百里，曉兵者所忌，正須乘便擊之。而主上以萬乘之重，不能决戰，方緣津據守。且長河萬里，捍禦爲難，若一處得度，大事去矣。”即以大都督趙貴爲别道行臺，自蒲坂濟，趣并州。遣大都督李賢將精騎一千赴洛陽。會斌之與斛斯椿爭權不協，斌之遂棄椿還，紿帝云：“高歡兵至。”

七月丁未，帝遂從洛陽率輕騎入關，太祖備儀衛奉迎，謁見東陽驛。太祖免冠泣涕謝曰：“臣不能式遏寇虐，遂使乘輿遷幸。請拘司敗，以正刑書。”帝曰：“公之忠節，曝於朝野。朕以不德，負乘致寇。今日相見，深用厚顔。責在朕躬，無勞謝也。”乃奉帝都長安。披草萊，立朝廷，軍國之政，咸取太祖决焉。仍加授大將軍、雍州刺史，兼尚書令，進封略陽郡公，别置二尚書，隨機處分，解尚書僕射，餘如故。太祖固讓，詔敦諭，乃受。初，魏帝在洛陽，許以馮翊長公主配太祖，未及結納，而帝西遷。至是，詔太祖尚之，拜駙馬都尉。

八月，齊神武襲陷潼關，侵華陰。太祖率諸軍屯霸上以待之。齊神武留其將薛瑾守關而退。太祖乃進軍討瑾，虜其卒七千，還長安，進位丞相。

冬十月，齊神武推魏清河王亶

徑直奔赴京師。使得他向前進時有内顧之憂，向後退時有被追趕之勢。一舉成功，這是上策。”大家都説好。

秋季七月，太祖率領兵衆從高平出發，前軍到達弘農，而齊神武已逐漸逼近京師。魏孝武帝親自統率六軍，屯駐在河橋，命左衛元斌之、領軍斛斯椿鎮守武牢，派使者通報太祖。太祖對左右説：“高歡幾天時間行軍八九百里，這是懂得軍事者所忌諱的，正應當趁此機會襲擊高歡。而主上以萬乘之重，不能决戰，正在沿渡口據守。况且長河萬里，很難防禦，如果一處被高歡渡過，大事就完了。”於是任命大都督趙貴爲别道行臺，從蒲坂渡河，直撲并州。派大都督李賢率領精鋭騎兵一千前往洛陽。正好遇上元斌之和斛斯椿爲爭奪權力不和，元斌之就丢開斛斯椿跑回來，欺騙孝武帝説：“高歡的兵馬已經到了。”

七月丁未，魏孝武帝就從洛陽率領輕騎入關，太祖備好儀仗和衛隊迎接，在東陽驛參拜孝武帝。太祖摘下官帽流着淚謝罪説：“我没有能够遏制敵寇的殘害，致使皇上顛沛流離。請求將我拘捕獄中，依法治罪。”孝武帝説：“你的忠誠和操節，朝野盡知。朕因爲缺乏德行，身居尊位而招致賊寇横行。今天與你相見，實在太慚愧了。責任在我身上，不必謝罪。”太祖就擁奉孝武帝定都長安。清除草莽，建立朝廷，軍國大政都由太祖决定。仍加授太祖大將軍、雍州刺史，兼尚書令，進封略陽郡公，另外設置兩名尚書，隨時處理機要事務，解除太祖尚書僕射官職，其餘照舊不動。太祖堅决推讓，孝武帝下詔敦促曉諭，太祖這纔接受。當初，魏孝武帝在洛陽，答應要把馮翊長公主許配給太祖，没來得及納彩行聘，而孝武帝就西遷了。到這時，下詔太祖娶這位長公主，拜太祖爲駙馬都尉。

八月，齊神武突襲攻陷了潼關，入侵華陰。太祖率領各軍屯駐在霸上待敵。齊神武留下他的部將薛瑾守潼關，自己退回。太祖於是進軍討伐薛瑾，俘虜了七千士卒，返回長安，被提升爲丞相。

冬季十月，齊神武擁立北魏清河王元亶的

子善見爲主，徙都於鄴，是爲東魏。

十一月，遣儀同李虎與李弼、趙貴等討曹泥於靈州，虎引河灌之。明年，泥降，遷其豪帥于咸陽。

閏十二月，魏孝武帝崩。太祖與群公定策，尊立魏南陽王寶炬爲嗣，是爲文皇帝。

兒子元善見爲皇帝，遷都到鄴，這就是東魏。

十一月，太祖派儀同李虎與李弼、趙貴等在靈州討伐曹泥，李虎引黄河水灌靈州城。第二年，曹泥投降，太祖把當地的豪帥遷到咸陽。

閏十二月，北魏孝武帝去世。太祖和公卿們定策，尊立北魏南陽王寶炬繼位爲皇帝，這就是西魏的文皇帝。

周書卷二

帝紀第二

文帝(下)

魏大統元年春正月己酉，進太祖督中外諸軍事、録尚書事、大行臺，改封安定郡王。太祖固讓王及録尚書事，魏帝許之，乃改封安定郡公。東魏遣其將司馬子如寇潼關，太祖軍霸上，子如乃回軍自蒲津寇華州，刺史王羆擊走之。

三月，太祖以戎役屢興，民吏勞弊，乃命所司斟酌今古，參考變通，可以益國利民便時適治者，爲二十四條新制，奏魏帝行之。

二年春三月，東魏襲陷夏州，留其將張瓊、許和守之。

夏五月，秦州刺史、建中王万俟普撥率所部叛入東魏。太祖勒輕騎追之，至河北千餘里，不及而還。

三年春正月，東魏寇龍門，屯軍蒲坂，造三道浮橋度河。又遣其將竇泰趣潼關，高敖曹圍洛州。太祖出軍廣陽，召諸將曰："賊今掎吾三面，又造橋於河，示欲必渡，是欲綴吾軍，使竇泰得西入耳。久與相持，其計得行，非良策也。且歡起兵以來，泰每爲先驅，其下多鋭卒，屢勝而驕。今出其不意，襲之必克。克泰則歡不戰而自走矣。"諸將咸曰："賊在近，捨而遠襲，事若蹉跌，悔無及也。"太祖曰："歡前再襲潼關，吾軍

西魏大統元年春季正月己酉日，晋升太祖爲督中外諸軍事、録尚書事、大行臺，改封爲安定郡王。太祖堅持推讓王爵和録尚書事，西魏文帝同意了，就改封他爲安定郡公。東魏派將領司馬子如進攻潼關，太祖屯軍霸上，司馬子如就回師從蒲津進攻華州，刺史王羆擊敗并趕走了東魏軍隊。

三月，太祖因爲戰爭屢屢興起，百姓官吏辛勞疲敝，就命有關官員斟酌古今事例，加以參考變通，從中選出可以益國利民便時適治的，編爲二十四條新的規章，奏請魏帝施行。

大統二年春季三月，東魏突襲攻取了夏州，留下大將張瓊、許和鎮守夏州。

夏季五月，秦州刺史、建中王万俟普撥率所部叛逃到東魏。太祖率輕騎追趕，追至黄河北面一千多里，没有追上衹好返回。

西魏大統三年春季正月，東魏入侵龍門，屯軍在蒲坂，建造了三道浮橋準備渡黄河。又派將領竇泰奔向潼關，高敖曹圍攻洛州。太祖出兵廣陽，召集將領們説："賊兵現在從三面牽制我們，又在黄河上建造浮橋，表示一定要渡過黄河，這是想拖住我軍，使竇泰得以從西進入啊。長時間地和他們相持，他們的計劃就得以實現，這不是好的辦法。而且自從高歡起兵以來，竇泰每次都是充當先鋒，他手下有很多精鋭的士兵，因屢次打勝仗而變得驕傲起來。現在我們出其不意，襲擊他一定可以取得勝利。打敗了竇泰，高歡就會不戰而自退了。"各位將領都説："賊兵就

不過霸上。今者大來，兵未出郊。賊顧謂吾但自守耳，無遠鬥意。又狃於得志，有輕我之心。乘此擊之，何往不克。賊雖造橋，不能徑渡。此五日中，吾取竇泰必矣。公等勿疑。”庚戌，太祖率騎六千還長安，聲言欲保隴右。辛亥，謁帝而潛出軍。癸丑旦，至小關。竇泰卒聞軍至，惶懼，依山爲陣，未及成列，太祖縱兵擊破之，盡俘其衆萬餘人。斬泰，傳首長安。高敖曹適陷洛州，執刺史泉企，聞泰之歿，焚輜重棄城走。齊神武亦撤橋而退。企子元禮尋復洛州，斬東魏刺史杜密。太祖還軍長安。

在近處，却丢開他們去遠襲竇泰，事情如果有閃失，那就後悔莫及了。”太祖說：“高歡以前在第二次侵襲潼關時，我軍出擊没有越過霸上。如今他們大舉前來，我軍還未開到郊外。賊軍以爲我們衹能自守，没有遠出戰鬥的意思。他們又打慣了勝仗，有輕視我軍之心。乘這個機會襲擊他們，又有什麽不能取勝的。賊兵雖然搭起了浮橋，但不能徑直渡河。在這五天之内，我必定能捉住竇泰。你們不必懷疑。”庚戌日，太祖率六千騎兵返回長安，聲稱要保衛隴右。辛亥日，拜見了西魏文帝而暗地出兵。癸丑日清晨，到達小關。竇泰突然聽到大軍來到，十分恐懼，靠山布陣，還没有布好軍陣，太祖就出兵打敗了他，一萬多兵衆統統被俘虜過來。斬殺了竇泰，將他的首級傳送到長安。高敖曹正攻陷了洛州，擒獲了刺史泉企，聽到竇泰的死訊，焚燒了軍用物資棄城逃走。齊神武也撤掉浮橋退走。泉企的兒子泉元禮不久收復洛州，斬殺了東魏刺史杜密。太祖回師長安。

六月，遣儀同于謹取楊氏壁。太祖請罷行臺，帝復申前命，太祖受録尚書事，餘固讓，乃止。

六月，派儀同于謹奪取楊氏壁。太祖請求撤銷行臺，西魏文帝重申以前的命令，太祖接受了録尚書事，其餘的官爵堅決辭讓，西魏文帝這纔作罷。

秋七月，徵兵會咸陽。

秋季七月，太祖徵調大軍會集咸陽。

八月丁丑，太祖率李弼、獨孤信、梁禦、趙貴、于謹、若干惠、怡峰、劉亮、王悳、侯莫陳崇、李遠、達奚武等十二將東伐。至潼關，太祖乃誓於師曰：“與爾有衆，奉天威，誅暴亂。惟爾士，整爾甲兵，戒爾戎事，無貪財以輕敵，無暴民以作威。用命則有賞，不用命則有戮。爾衆士其勉之。”遣于謹居軍前，徇地至槃豆。東魏將高叔禮守柵不下，謹急攻之，乃降。獲其戍卒一千，送叔禮於長安。戊子，至弘農。東魏將高干、陝州刺史李徽伯拒守。於時連雨，太祖乃命諸軍冒雨攻之。庚寅，城潰，斬徽伯，虜其戰士八千。高干走度

八月丁丑日，太祖率領李弼、獨孤信、梁禦、趙貴、于謹、若干惠、怡峰、劉亮、王悳、侯莫陳崇、李遠、達奚武等十二將東伐。到達潼關，太祖就誓師說：“與你們衆人一道，敬奉天威，誅討暴亂。希望你們各位兵士，整頓好你們的甲兵，準備好戰鬥，不要貪財輕敵，不要暴虐百姓作威作福。服從命令就有獎賞，不服從命令就會被殺。你們各位將士要努力啊。”派于謹在大軍前面攻占土地直到槃豆。東魏將領高叔禮堅守城柵不投降，于謹猛攻，這纔投降。俘獲戍守的士卒一千人，把高叔禮送到長安。戊子日，大軍到達弘農。東魏將領高干、陝州刺史李徽伯拒守弘農。當時連日大雨，太祖於是命令各軍冒雨進攻。庚寅日，弘農城被攻破，斬殺了李徽伯，俘虜他的戰士八千。高干逃走準備渡黄河，太祖

河，令賀拔勝追擒之，并送長安。於是宜陽、邵郡皆來歸附。先是河南豪傑多聚兵應東魏，至是各率所部來降。

派賀拔勝追上擒獲了他，并將他送往長安。於是宜陽、邵郡都來歸附西魏。在此之前，黃河以南的豪傑大多聚兵響應東魏，到這時都各自率領他們的部衆前來投降。

齊神武懼，率衆十萬出壺口，趨蒲坂，將自后土濟。又遣其將高敖曹以三萬人出河南。是歲，關中饑。太祖既平弘農，因館穀五十餘日。時戰士不滿萬人，聞齊神武將度，乃引軍入關。齊神武遂度河，逼華州。刺史王羆嚴守。知不可攻，乃涉洛，軍於許原西。太祖據渭南，徵諸州兵皆未會。乃召諸將謂之曰："高歡越山度河，遠來至此，天亡之時也。吾欲擊之何如?"諸將咸以衆寡不敵，請待歡更西，以觀其勢。太祖曰："歡若得至咸陽，人情轉騷擾。今及其新至，便可擊之。"即造浮橋於渭，令軍人齎三日糧，輕騎度渭，輜重自渭南夾渭而西。

齊神武害怕了，率領十萬兵衆出壺口，直奔蒲坂，準備從后土渡過黃河。又派將領高敖曹帶三萬人進入黃河以南。這年，關中發生饑荒。太祖平定弘農後，就在那裏吃住了五十多天。當時太祖帶領的戰士不足一萬人，太祖聽説齊神武即將渡過黃河，就帶領軍隊開進關中。齊神武於是渡過黃河，進逼到華州。華州刺史王羆嚴密防守。齊神武知道不能攻克，就渡過洛水，把部隊駐扎在許原的西邊。太祖據守在渭河以南，徵調的各州兵馬都没有到來，就召集將領們對他們說："高歡越山渡河，從遠處來到這裏，這是上天要他滅亡的時候了。我準備出擊他怎麽樣?"將領們都認爲寡不敵衆，建議等高歡再向西進時，看看情况再説。太祖説："高歡如果能到咸陽，人心反會變得騷動。現在趁他剛來，就可以打擊他。"隨即派人在渭河建造浮橋，又叫將士們帶上三天口糧，輕騎渡過渭河，運送軍用物資的車子從渭河南岸沿着渭河向西前進。

冬十月壬辰，至沙苑，距齊神武軍六十餘里。齊神武聞太祖至，引軍來會。癸巳旦，候騎告齊神武軍且至。太祖召諸將謀之。李弼曰："彼衆我寡，不可平地置陣。此東十里有渭曲，可先據以待之。"遂進軍至渭曲，背水東西爲陣。李弼爲右拒，趙貴爲左拒。命將士皆偃戈於葭蘆中，聞鼓聲而起。申時，齊神武至，望太祖軍少，競馳而進，不爲行列，總萃於左軍。兵將交，太祖鳴鼓，士皆奮起。于謹等六軍與之合戰，李弼等率鐵騎横擊之，絶其軍爲二隊，大破之，斬六千餘級，臨陣降者二萬餘人。齊神武夜遁，追至河上，復大克獲。前後虜其卒七萬。留其甲士二萬，餘悉縱歸。收其輜重兵甲，獻俘

冬季十月壬辰日，太祖的軍隊到達沙苑，距離齊神武的軍隊有六十多里。齊神武得知太祖到了，就率領軍隊前來會戰。癸巳日清晨，太祖的偵察騎兵報告齊神武的軍隊將到。太祖召集將領們商量。李弼説："敵衆我寡，不能在平地布置戰陣。這裏以東十里有個地方叫渭曲，可以先前往據守以等待敵人。"於是太祖進軍到渭曲，背靠着渭河東西布置戰陣，由李弼指揮右陣，趙貴指揮左陣。命令將士都放倒兵器埋伏在蘆葦叢中，約定聽到鼓聲後再出動。申時，齊神武來到，望見太祖兵少，争着跑馬前進，隊列混亂，都去攻打太祖的左軍。等到兩軍將要交鋒時，太祖親自擊鼓，將士們都奮勇出擊。于謹等六軍與敵軍正面交戰，李弼等率領鐵騎從側面截擊，將齊神武軍截斷爲兩部分，將東魏軍殺得大敗，斬首六千多，臨陣投降的有二萬多人。齊神武連夜逃走，太祖軍追到黃河邊上，又大勝，俘獲大量

長安。還軍渭南，於是所徵諸州兵始至。乃於戰所，准當時兵士，人種樹一株，以旌武功。進太祖柱國大將軍，增邑并前五千户。李弼等十二將亦進爵增邑。并其下將士，賞各有差。

敵兵。前後總共俘虜東魏士卒七萬，留下甲士二萬人，其餘的都放回去了。收了對方的糧草兵器鎧甲，將俘虜進獻到長安。太祖回師到渭河南邊，這時所徵調的各州兵馬纔剛剛到達。太祖就在作戰的地方，按照當時兵士的數目，每人種樹一棵，來顯示武功。西魏文帝加封太祖爲柱國大將軍，增加食邑和原先的一共五千户。李弼等十二位將領也進升官爵增加食邑。連同其部下的將士，都按等級賞賜。

遣左僕射、馮翊王元季海爲行臺，與開府獨孤信率步騎二萬向洛陽；洛州刺史李顯趨荆州；賀拔勝、李弼渡河圍蒲坂。牙門將高子信開門納勝軍，東魏將薛崇禮棄城走，勝等追獲之。太祖進軍蒲坂，略定汾、絳。於是許和殺張瓊以夏州降。初，太祖自弘農入關後，東魏將高敖曹圍弘農，聞其軍敗，退守洛陽。獨孤信至新安，敖曹復走度河，信遂入洛陽。東魏潁川長史賀若統與密縣人張儉執刺史田迅舉城降。滎陽鄭榮業、鄭偉等攻梁州，擒其刺史鹿永吉；清河人崔彦穆、檀琛攻滎陽，擒其郡守蘇定：皆來附。自梁、陳已西，將吏降者相屬。

太祖派左僕射、馮翊王元季海爲行臺，與開府獨孤信率領步兵騎兵二萬人進軍洛陽；洛州刺史李顯直撲荆州；賀拔勝、李弼渡黄河圍攻蒲坂。東魏牙門將高子信打開蒲坂城門迎進賀拔勝的軍隊，東魏將領薛崇禮棄城逃走，賀拔勝等追趕上抓獲了他。太祖進軍到蒲坂，攻占平定了汾、絳兩地。於是許和殺掉張瓊以夏州投降西魏。當初，太祖從弘農入關後，東魏將領高敖曹圍攻弘農，得知東魏大軍戰敗，便退守洛陽。獨孤信到達新安，高敖曹再退走渡過黄河，獨孤信就進入洛陽。東魏潁川長史賀若統和密縣人張儉抓住刺史田迅率全城軍民投降西魏。滎陽人鄭榮業、鄭偉等進攻梁州，擒獲了梁州刺史鹿永吉；清河人崔彦穆、檀琛進攻滎陽，擒獲滎陽郡守蘇定：他們都歸附了西魏。自梁、陳以西的地方，東魏將領官吏投降西魏的接連不斷。

於是東魏將堯雄、趙育、是云寶出潁川，欲復降地。太祖遣儀同宇文貴、梁遷等逆擊，大破之。趙育來降。東魏復遣將任祥率河南兵與雄合，儀同怡峰與貴、遷等復擊破之。又遣都督韋孝寬取豫州。是云寶殺其東揚州刺史那椿，以州來附。

於是東魏將領堯雄、趙育、是云寶出兵潁川，準備收復降地。太祖派儀同宇文貴、梁遷等迎擊，大敗東魏軍隊。趙育前來投降。東魏又派將領任祥率黄河以南的軍隊與堯雄會合，西魏儀同怡峰與宇文貴、梁遷等又擊敗他們。太祖又派都督韋孝寬攻取豫州。是云寶殺死東揚州刺史那椿，率全州軍民歸附西魏。

四年春三月，太祖率諸將入朝。禮畢，還華州。

西魏大統四年春季三月，太祖率將領們入朝。行完朝禮後，回到華州。

七月，東魏遣其將侯景、厙狄干、高敖曹、韓軌、可朱渾元、莫多婁貸文等圍獨孤信於洛陽。齊神武繼其後。先是，魏帝將幸洛陽拜園陵，會信被圍，詔太祖率軍救信，魏帝亦

七月，東魏派將領侯景、厙狄干、高敖曹、韓軌、可朱渾元、莫多婁貸文等把獨孤信圍困在洛陽。齊神武隨後來到。在這以前，西魏文帝正要前往洛陽拜謁園陵，恰逢洛陽被圍，下詔命太祖率軍救援獨孤信，西魏文帝也東進。

東。

八月庚寅，太祖至穀城，莫多婁貸文、可朱渾元來逆，臨陣斬貸文，元單騎遁免，悉虜其衆送弘農。遂進軍瀍東。是夕，魏帝幸太祖營，於是景等夜解圍去。及旦，太祖率輕騎追之，至於河上。景等北據河橋，南屬邙山爲陣，與諸軍合戰。太祖馬中流矢，驚逸，遂失所之，因此軍中擾亂。都督李穆下馬授太祖，軍以復振。於是大捷，斬高敖曹及其儀同李猛、西兗州刺史宋顯等，虜其甲士一萬五千，赴河死者以萬數。

八月庚寅日，太祖到達穀城，莫多婁貸文、可朱渾元前來迎戰，臨陣斬殺了莫多婁貸文，可朱渾元單騎逃脱，他帶領的人都被俘虜送到弘農。太祖於是進軍到瀍東。當天晚上，西魏文帝到達太祖營中，於是侯景等連夜解圍退走。到清晨，太祖率輕騎追趕侯景，趕到了黄河邊上。侯景等北據河橋，南連邙山結陣，與太祖各軍交戰。太祖的戰馬被流矢射中，受驚亂跑，於是不知下落，因此軍中混亂。都督李穆下馬將馬交給太祖，部隊纔重新振作。於是大勝，斬殺了高敖曹及其儀同李猛、西兗州刺史宋顯等，俘虜甲士一萬五千人，東魏士卒跳到河裏被淹死的數以萬計。

是日置陣既大，首尾懸遠，從旦至未，戰數十合，氛霧四塞，莫能相知。獨孤信、李遠居右，趙貴、怡峰居左，戰并不利，又未知魏帝及太祖所在，皆棄其卒先歸。開府李虎、念賢等爲後軍，遇信等退，即與俱還。由是乃班師，洛陽亦失守。大軍至弘農，守將皆已棄城西走。所虜降卒在弘農者，因相與閉門拒守。進攻拔之，誅其魁首數百人。

這天雙方的軍陣布置得非常龐大，首尾相距很遠，從早晨到晚上，雙方交戰幾十個回合，戰場上烟霧瀰漫，相互不知道戰況。獨孤信、李遠在右邊，趙貴、怡峰在左邊，都打得不順手，又不知道文帝與太祖在哪裏，都丢下部衆先跑回來了。開府李虎、念賢等爲後軍，遇上獨孤信等後退，也就和他們一起退回。太祖因此就班師，洛陽也失守。大軍到達弘農時，西魏守將都已棄城西逃。城裏原來被俘的東魏士卒，在弘農城中閉城拒守。太祖進兵攻下了該城，殺掉了爲首的幾百人。

大軍之東伐也，關中留守兵少，而前後所虜東魏士卒，皆散在民間，乃謀爲亂。及李虎等至長安，計無所出，乃與公卿輔魏太子出次渭北。關中大震恐，百姓相剽劫。於是沙苑所俘軍人趙青雀、雍州民于伏德等遂反。青雀據長安子城，伏德保咸陽，與太守慕容思慶各收降卒，以拒還師。長安大城民皆相率拒青雀，每日接戰。魏帝留止閿鄉，遣太祖討之。長安父老見太祖至，悲且喜曰："不意今日復得見公!"士女咸相賀。華州刺史導率軍襲咸陽，斬思慶，擒伏德，南度渭與太祖會攻青雀，破之。

西魏大軍東出討伐時，關中留守的軍隊很少，而先後俘虜來的東魏士卒，都分散在民間，他們就圖謀作亂。到李虎等回到長安時，想不出好的對策，就和公卿們輔佐西魏太子出城屯駐在渭水北邊。關中大爲震驚，百姓相互搶劫。於是在沙苑之戰中所俘虜的軍人趙青雀、雍州百姓于伏德等就趁機造反。趙青雀占據長安的子城，于伏德據守咸陽，和咸陽太守慕容思慶各自招收降卒，以抗拒返回的西魏軍隊。長安大城的百姓都相繼抗拒趙青雀，每天同他交戰。西魏文帝留在了閿鄉，派太祖去征討。長安父老看到太祖回來，悲喜交集地説："想不到今天還能見到公!"士女們都相互慶賀。華州刺史宇文導率軍襲擊咸陽，斬殺了慕容思慶，擒獲了于伏德，向南渡過

太傅梁景睿先以疾留長安，遂與青雀通謀，至是亦伏誅。關中於是乃定。魏帝還長安，太祖復屯華州。

渭河與太祖會合攻打趙青雀，大敗趙青雀。太傅梁景睿在這以前因病留在長安，就與趙青雀一同謀劃叛亂，到這時也被誅殺。關中於是安定下來。西魏文帝回到長安，太祖重新屯軍華州。

冬十一月，東魏將侯景攻陷廣州。

冬季十一月，東魏將領侯景攻陷廣州。

十二月，是云寶襲洛陽，東魏將王元軌棄城走。都督趙剛襲廣州，拔之。自襄、廣以西城鎮復內屬。

十二月，是云寶襲擊洛陽，東魏將領王元軌棄城逃走。都督趙剛襲擊廣州，攻占了該城。從此襄州、廣州以西的城鎮重新歸附西魏。

五年冬，大閱於華陰。

西魏大統五年冬季，太祖在華陰大規模檢閱軍隊。

六年春，東魏將侯景出三鵶，將侵荆州，太祖遣開府李弼、獨孤信各率騎五千出武關，景乃退還。

西魏大統六年春季，東魏將領侯景出兵三鵶，準備入侵荆州，太祖派開府李弼、獨孤信各自率領五千騎兵從武關出擊，侯景於是撤兵退回。

夏，茹茹度河至夏州，太祖召諸軍屯沙苑以備之。

夏季，茹茹軍隊渡過黄河到達夏州，太祖召集各路軍隊屯駐沙苑防備。

七年春三月，稽胡帥、夏州刺史劉平伏據上郡叛，遣開府于謹討平之。

西魏大統七年春季三月，稽胡帥、夏州刺史劉平伏占據上郡反叛，太祖派開府于謹討伐并平定了劉平伏。

冬十一月，太祖奏行十二條制，恐百官不勉於職事，又下令申明之。

冬季十一月，太祖呈奏施行十二條規章，擔心百官不努力從事自己的職事，又下令予以申明。

八年夏四月，大會諸軍於馬牧。

西魏大統八年夏季四月，太祖在馬牧大規模會集各軍。

冬十月，齊神武侵汾、絳，圍玉壁。太祖出軍蒲坂，將擊之。軍至皂莢，齊神武退。太祖度汾追之，遂遁去。

冬季十月，齊神武進犯汾、絳，圍攻玉壁。太祖出兵到蒲坂，準備迎擊齊神武。大軍到達皂莢，齊神武退走。太祖渡過汾河追趕，於是齊神武逃走。

十二月，魏帝狩於華陰，大饗將士。太祖率諸將朝於行在所。

十二月，西魏文帝巡狩到華陰，大張筵宴款待將士。太祖率領將領們到文帝行在所朝見文帝。

九年春，東魏北豫州刺史高仲密舉州來附，太祖帥師迎之，令開府李遠爲前軍。至洛陽，遣開府于謹攻栢谷塢，拔之。

西魏大統九年春季，東魏北豫州刺史高仲密率全州軍民前來歸附西魏，太祖率軍迎接，讓開府李遠擔任先鋒。到達洛陽後，派開府于謹攻打栢谷塢，奪取了該城。

三月，齊神武至河北。太祖還軍瀍上以引之。齊神武果度河，據邙山爲陣，不進者數日。太祖留輜重於瀍

三月，齊神武來到黄河北岸。太祖回軍瀍水邊來吸引對方。齊神武果真渡過黄河，靠着邙山布置軍陣，一連幾天没有前進。太祖把軍用物資

曲，士皆銜枚，夜登邙山。未明，擊之，齊神武單騎爲賀拔勝所逐，僅而獲免。太祖率右軍若干惠等大破齊神武軍，悉虜其步卒。趙貴等五將軍居左，戰不利。齊神武軍復合，太祖又不利，夜乃引還。既入關，屯渭上。齊神武進至陝，開府達奚武等率軍禦之，乃退。太祖以邙山之戰，諸將失律，上表請自貶。魏帝報曰："公膺期作宰，義高匡合，仗鉞專征，舉無遺算。朕所以垂拱九載，實資元輔之力，俾九服寧謐，誠賴翊贊之功。今大寇未殄，而以諸將失律，便欲自貶，深虧體國之誠。宜抑此謙光，恤予一人。"於是廣募關隴豪右，以增軍旅。

留在瀍曲，叫士卒都銜枚，乘夜登上邙山。天還没亮，就攻擊齊神武軍。齊神武單騎被賀拔勝追趕，幸而獲免。太祖率領右軍若干惠等大敗齊神武的軍隊，將他的步卒全部俘虜。趙貴等五位將軍在左邊，作戰不利。齊神武的軍隊又重新聚合，太祖又作戰失利，到夜間就退軍。入潼關後，屯駐在渭河邊。齊神武進軍到陝州，開府達奚武等率軍抵禦，齊神武就退回。太祖因爲邙山之戰，將領們作戰失利，上表請求自己貶職。西魏文帝回答説："公應運擔任宰輔，德義崇高，聚合力量，匡正天下，統率軍隊負責征討，一舉一動没有失算。朕之所以能無爲而治九年，實在是藉助了元輔的力量，使全國平安寧静，確實是依賴了你輔佐贊助的功勞。現在大寇未滅，而因爲將領作戰失利，就要求自己貶職，深深虧負了治理國家的誠心。希望你抑制自己不要再謙讓，體恤寡人。"於是太祖廣泛招募關、隴地區的豪門大族，以此擴充軍隊。

冬十月，大閱於櫟陽，還屯華州。

冬季十月，太祖在櫟陽大規模地檢閱部隊，之後返回屯駐華州。

十年夏五月，太祖入朝。

西魏大統十年夏季五月，太祖入朝。

秋七月，魏帝以太祖前後所上二十四條及十二條新制，方爲中興永式，乃命尚書蘇綽更損益之，總爲五卷，班於天下。於是搜簡賢才，以爲牧守令長，皆依新制而遣焉。數年之間，百姓便之。

秋季七月，西魏文帝因爲太祖先後上奏的二十四條及十二條新規章，都可以作爲中興長久的法則，就命令尚書蘇綽重新增減，彙集成五卷，向全國頒布。於是搜求賢才，任命爲各地州牧郡守縣令，都按新制予以派遣。幾年間，百姓都深感便利。

冬十月，大閱於白水。

冬季十月，太祖在白水大規模檢閱軍隊。

十一年春三月，令曰：

西魏大統十一年春季三月，太祖下令説：

古之帝王所以外建諸侯内立百官者，非欲富貴其身而尊榮之，蓋以天下至廣，非一人所能獨治，是以博訪賢才，助己爲治。若其知賢也，則以禮命之。其人聞命之日，則慘然曰："凡受人之事，任人之勞，何捨己而從人。"又自勉曰："天生俊士，所以利時。彼人主者，欲與我爲治，安可苟辭。"於是降心而受

古代的帝王之所以在外分封諸侯在内設立百官，并不是想使他們富貴而尊榮，而是因爲天下太大，并不是一人所能够單獨統治的，所以廣泛地搜訪賢才，幫助自己治理國家。如果知道誰是賢人，就用禮來任命他。這個人聽到任命的時候，就會悲傷地説："凡是接受他人委托的事情，就要負擔他人的勞苦，何必捨棄自己去屈從他人。"又自我勉勵説："上天降生俊傑之士，是爲了有利於時世。作爲人主，想同我一起治理國

命。及居官也，則晝不甘食，夜不甘寢，思所以上匡人主，下安百姓；不遑恤其私而憂其家，故妻子或有饑寒之弊而不顧也。於是人主賜之以俸禄，尊之以軒冕，而不以爲惠也。賢臣受之，亦不以爲德也。位不虚加，禄不妄賜。爲人君者，誠能以此道授官，爲人臣者，誠能以此情受位，則天下之大，可不言而治矣。昔堯、舜之爲君，稷、契之爲臣，用此道也。及後世衰微，此道遂廢，乃以官職爲私恩，爵禄爲榮惠。人君之命官也，親則授之，愛則任之。人臣之受位也，可以尊身而潤屋者，則迂道而求之；損身而利物者，則巧言而辭之。於是至公之道没，而奸詐之萌生。天下不治，正爲此矣。

家，豈可隨便推辭。"於是抑制心志而接受任命。等到擔任官職後，就白天吃不好飯，夜間睡不好覺，考慮對上如何匡扶人主，對下怎樣安撫百姓；無暇顧惜自己的利益而憂念家庭，所以妻子兒女有時有飢寒之苦也不顧。於是人主賜給他俸禄，賞給他官職爵位，而不認爲是恩惠。賢臣接受了官爵俸禄，也不認爲是恩德。官位不憑空授予，俸禄不隨便賞賜。做人君的，如果能按這種原則授官，做人臣的，如果能按這種情理受位，那麽儘管天下很大，也可以不用多説話而治理好了。從前堯、舜做君主，稷、契做臣子，就是用的這種法則。到後世衰微，這種法則就廢除了，就以官職作爲私人的恩澤，以爵禄作爲自己的榮惠。人君任命官職，親近的人就授予，喜愛的人就任用。人臣接受官位，可以使自己尊貴而又可以使家室富有的，就以不正當的手段去追求；損害自己但對他人有好處的，就用花言巧語推辭掉。於是最公正的道理没滅了，而奸邪狡詐萌生出來。天下得不到治理，正是這個原因。

今聖主中興，思去澆僞。諸在朝之士，當念職事之艱難，負闕之招累，夙夜兢兢，如臨深履薄。才堪者，則審己而當之；不堪者，則收短而避之。使天官不妄加，王爵不虚受，則淳素之風，庶幾可反。

如今聖主中興，想摒棄澆薄僞詐的風氣。各位在朝任職的人，應當想到職事的艱難，肩負朝廷重任的辛勞，日夜小心戒慎，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才能可以勝任的，就審視自己的能力而承擔相應的職事；才能不能勝任的，就收斂自己的缺點迴避相應的職事。使百官不隨便授予，王爵不憑空接受，那麽淳厚樸素的風氣，或許就可以恢復了。

冬十月，大閲於白水，遂西狩岐陽。

冬季十月，太祖在白水大規模檢閲軍隊，之後就向西巡狩岐陽。

十二年春，凉州刺史宇文仲和據州反。瓜州民張保害刺史成慶，以州應仲和。太祖遣開府獨孤信討之。東魏遣其將侯景侵襄州，太祖遣開府若干惠率輕騎擊之。至穰，景遁去。

西魏大統十二年春季，凉州刺史宇文仲和占據凉州反叛。瓜州百姓張保殺害了刺史成慶，以全州響應宇文仲和。太祖派開府獨孤信討伐他們。東魏派將領侯景侵犯襄州，太祖派開府若干惠率輕騎迎擊。若干惠的軍隊到達穰地，侯景逃走。

夏五月，獨孤信平凉州，擒仲

夏季五月，獨孤信平定凉州，擒獲宇文仲

和，還其民六千餘家於長安。瓜州都督令狐延起義誅張保，瓜州平。

七月，太祖大會諸軍於咸陽。

九月，齊神武圍玉壁，大都督韋孝寬力戰拒守，齊神武攻圍六旬不能下，其士卒死者什二三。會齊神武有疾，燒營而退。

十三年春正月，茹茹寇高平，至于方城。是月，齊神武薨。其子澄嗣，是爲文襄帝。與其河南大行臺侯景有隙，景不自安，遣使請舉河南六州來附。齊文襄遣其將韓軌、厙狄干等圍景於潁川。

三月，太祖遣開府李弼率軍援之，軌等遁去。景請留收輯河南，遂徙鎮豫州。於是遣開府王思政據潁川，弼引軍還。

秋七月，侯景密圖附梁。太祖知其謀，悉追還前後所配景將士。景懼，遂叛。

冬，太祖奉魏帝西狩於岐陽。

十四年春，魏帝詔封太祖長子毓爲寧都郡公，食邑三千户。初，太祖以平元顥、納孝莊帝之功，封寧都縣子，至是改縣爲郡，而以封毓，用彰勤王之始也。

夏五月，進授太祖太師。太祖奉魏太子巡撫西境，自新平出安定，登隴，刻石紀事。下安陽，至原州，歷北長城，大狩。將東趣五原，至蒲川，聞魏帝不豫，遂還。既至，帝疾已愈，於是還華州。

是歲，東魏遣其將高岳、慕容紹宗、劉豐生等，率衆十餘萬圍王思政於潁川。

十五年春，太祖遣大將軍趙貴帥軍至穰，兼督東南諸州兵以援思政。高岳起堰，引洧水以灌城，自潁川以北皆爲陂澤，救兵不得至。

和，將涼州六千多家百姓遷到長安。瓜州都督令狐延仗義起兵誅殺了張保，瓜州平定。

七月，太祖在咸陽大規模會集各路軍隊。

九月，齊神武圍攻玉壁，大都督韋孝寬力戰拒守，齊神武圍攻了六十天也攻不下，士卒死去十分之二三。適逢齊神武有病，於是燒掉營寨退走。

西魏大統十三年春季正月，茹茹進犯高平，到達方城。這月，齊神武去世。他的兒子高澄繼位，這就是文襄帝。高澄與河南大行臺侯景有矛盾，侯景不能自安，派使者請求率河南六州來歸附。齊文襄派他的將領韓軌、厙狄干等將侯景圍困在潁川。

三月，太祖派開府李弼帶兵救援侯景，韓軌等退走。侯景請求留下收拾安輯河南，就遷徙到豫州鎮守。於是太祖派開府王思政據守潁川，李弼率軍返回。

秋季七月，侯景秘密圖謀歸附梁朝。太祖知道了他的打算，把先後配備給侯景的將士統統追回。侯景恐懼，於是反叛。

冬季，太祖奉陪西魏文帝往西到岐陽巡狩。

西魏大統十四年春季，西魏文帝下詔封太祖的長子宇文毓爲寧都郡公，食邑三千户。當初，太祖因爲平定元顥、迎奉孝莊帝的功績，被封爲寧都縣子，到此時改縣爲郡，并將其封賜給宇文毓，用以表彰他開始爲朝廷效力。

夏季五月，西魏文帝進授太祖爲太師。太祖奉陪魏太子巡狩安撫西部邊境，從新平出安定，登上隴山，刻石記事。南下安陽，到達原州，越過北長城，大規模狩獵。準備東行去五原，到達蒲川時，得知文帝有病，於是返回。回到京師後，文帝的病已痊愈，於是回到華州。

這年，東魏派將領高岳、慕容紹宗、劉豐生等，率領兵衆十多萬人將王思政圍困在潁川。

西魏大統十五年春季，太祖派大將軍趙貴率領兵衆到達穰，同時監督東南各州兵馬救援王思政。高岳築起了堤堰，引洧水來灌潁川郡城，自潁川以北的地方都成爲了沼澤，救兵無法來

到。

夏六月，潁川陷。初，侯景自豫州附梁，後遂度江，圍建業。梁司州刺史柳仲禮以本朝有難，帥兵援之。梁竟陵郡守孫暠舉郡來附，太祖使大都督符貴往鎮之。及景克建業，仲禮還司州，率衆來寇，暠以郡叛。太祖大怒。

夏季六月，潁川被攻陷。當初，侯景從豫州歸附梁朝，後來就渡過長江，圍攻建業。梁司州刺史柳仲禮因爲本朝發生兵難，率軍救援。梁竟陵郡守孫暠率全郡軍民前來歸附西魏，太祖派大都督符貴前往鎮守。等到侯景攻克建業，柳仲禮返回司州，率領兵衆前來進犯，孫暠率全郡反叛。太祖大怒。

冬十一月，遣開府楊忠率兵與行臺僕射長孫儉討之，攻克隨郡。忠進圍仲禮長史馬岫於安陸。

冬季十一月，太祖派開府楊忠率兵與行臺僕射長孫儉討伐孫暠，攻克了隨郡。楊忠進軍把柳仲禮的長史馬岫圍困在安陸。

是歲，盜殺齊文襄於鄴，其弟洋討賊，擒之，仍嗣其事，是爲文宣帝。

這年，强盜在鄴城把齊文襄殺死，他的弟弟高洋討賊，將盜賊擒獲，接着繼承主持政事，這就是文宣帝。

十六年春正月，柳仲禮率衆來援安陸，楊忠逆擊於漴頭，大破之，擒仲禮，悉虜其衆。馬岫以城降。

西魏大統十六年春季正月，柳仲禮率領兵衆前來救援安陸，楊忠在漴頭迎擊，大敗東魏軍，擒獲柳仲禮，將他的兵衆全部俘虜。馬岫率領全城軍民投降。

三月，魏帝封太祖第二子震爲武邑公，邑二千户。先是，梁雍州刺史、岳陽王詧與其叔父荆州刺史、湘東王繹不睦，乃稱蕃來附，遣其世子嶚爲質。及楊忠擒仲禮，繹懼，復遣其子方平來朝。

三月，西魏文帝封太祖的第二個兒子宇文震爲武邑公，食邑二千户。在這以前，梁的雍州刺史、岳陽王蕭詧和他的叔父荆州刺史、湘東王蕭繹不和，就向西魏稱藩前來歸附，派他的長子蕭嶚作爲人質。到楊忠擒獲柳仲禮，蕭繹害怕了，又派他的兒子蕭方平前來朝見。

夏五月，齊文宣廢其主元善見而自立。

夏季五月，齊文宣廢掉東魏皇帝元善見而自立爲帝。

秋七月，太祖率諸軍東伐，拜章武公導爲大將軍，總督留守諸軍事，屯涇北以鎮關中。

秋季七月，太祖率領各軍東出討伐，拜章武公宇文導爲大將軍，總督留守諸軍事，屯駐在涇河以北鎮守關中。

九月丁巳，軍出長安。時連雨，自秋及冬，諸軍馬驢多死。遂於弘農北造橋濟河，自蒲坂還。於是河南自洛陽，河北自平陽以東，遂入於齊矣。

九月丁巳日，大軍離開長安。當時連連下雨，從秋天到冬天，各路兵馬的馬驢大多死去。就從弘農的北面造橋渡過黄河，從蒲坂返回。於是黄河以南自洛陽，黄河以北自平陽以東，就都歸入北齊了。

十七年春三月，魏文帝崩，皇太子嗣位，太祖以冢宰總百揆。梁邵陵王蕭綸侵安陸，大將軍楊忠討擒之。

西魏大統十七年春季三月，西魏文帝去世，皇太子繼位，太祖以冢宰的身份總領百官。梁的邵陵王蕭綸侵犯安陸，大將軍楊忠討伐并擒獲了蕭綸。

冬十月，太祖遣大將軍王雄出子

冬季十月，太祖派大將軍王雄從子午出兵，

午，伐上津、魏興；大將軍達奚武出散關，伐南鄭。

魏廢帝元年春，王雄平上津、魏興，以其地置東梁州。

夏四月，達奚武圍南鄭，月餘，梁州刺史、宜豐侯蕭循以州降。武執循還長安。

秋八月，東梁州民叛，率衆圍州城，太祖復遣王雄討之。

侯景之克建業也，還奉梁武帝為主。居數旬，梁武以憤恚薨。景又立其子綱，尋而廢綱自立。歲餘，綱弟繹討景，擒之，遣其舍人魏彥來告，仍嗣位於江陵，是為元帝。

二年春，魏帝詔太祖去丞相大行臺，為都督中外諸軍事。

二月，東梁州平，遷其豪帥於雍州。

三月，太祖遣大將軍、魏安公尉遲迥率衆伐梁武陵王蕭紀於蜀。

夏四月，太祖勒銳騎三萬西逾隴，度金城河，至姑臧。吐谷渾震懼，遣使獻其方物。

五月，蕭紀潼州刺史楊乾運以州降，引迥軍向成都。

秋七月，太祖自姑臧至於長安。

八月，克成都，劍南平。

冬十一月，尚書元烈謀作亂，事發，伏誅。

三年春正月，始作九命之典，以叙內外官爵。以第一品為九命，第九品為一命。改流外品為九秩，亦以九為上。又改置州郡及縣：改東雍為華州，北雍為宜州，南雍為蔡州，華州為同州，北華為鄜州，東秦為隴州，南秦為成州，北秦為交州，東荊為淮州，南荊為昌州，東夏為延州，南夏

進攻上津、魏興；大將軍達奚武從散關出兵，進攻南鄭。

西魏廢帝元年春季，王雄平定上津、魏興，將這些地區設置爲東梁州。

夏季四月，達奚武圍攻南鄭，一個多月後，梁州刺史、宜豐侯蕭循率全州投降。達奚武拘捕蕭循返回長安。

秋季八月，東梁州州民反叛，率衆圍攻州城，太祖又派王雄討伐。

侯景攻克建業後，仍尊奉梁武帝爲主。過了幾十天，梁武帝因怨恨而去世。侯景又立梁武帝的兒子蕭綱爲帝，不久又廢掉蕭綱自立爲帝。過了一年多，蕭綱的弟弟蕭繹討伐侯景，將侯景擒獲，派他的舍人魏彥來報告西魏，接着在江陵繼位，這就是梁元帝。

西魏廢帝二年春天，廢帝下詔太祖免去丞相大行臺，任都督中外諸軍事。

二月，東梁州平定，將當地豪帥遷到雍州。

三月，太祖派大將軍、魏安公尉遲迥率領兵衆在蜀州討伐梁武陵王蕭紀。

夏季四月，太祖率領三萬精鋭騎兵向西越過隴山，渡過金城河，到達姑臧。吐谷渾大爲震驚，派使者進獻當地土産。

五月，梁武陵王蕭紀屬下的潼州刺史楊乾運獻出潼州投降西魏，引導尉遲迥的部隊開往成都。

秋季七月，太祖從姑臧到達長安。

八月，攻克成都，劍南平定。

冬季十一月，西魏尚書元烈圖謀作亂，事情敗露，被誅殺。

西魏廢帝三年春季正月，開始制定九命的典制，以確定内外官爵的等級。以第一品爲九命，第九品爲一命。改流外品爲九秩，也以九爲高。又改變設置州郡和縣：改東雍爲華州，北雍爲宜州，南雍爲蔡州，華州爲同州，北華爲鄜州，東秦爲隴州，南秦爲成州，北秦爲交州，東荆爲淮州，南荆爲昌州，東夏爲延州，南夏爲長州，東梁爲金州，南梁爲隆州，北梁爲静州，陽都爲汾

爲長州，東梁爲金州，南梁爲隆州，北梁爲静州，陽都爲汾州，南汾爲勳州，汾州爲丹州，南豳爲寧州，南岐爲鳳州，南洛爲上州，南廣爲淯州，南襄爲湖州，西凉爲甘州，西郢爲鴻州，西益爲利州，東巴爲集州，北應爲輔州，恒州爲均州，沙州爲深州，寧州爲麓州，義州爲巖州，新州爲温州，江州爲沔州，西安爲鹽州，安州爲始州，并州爲隨州，肆州爲塘州，冀州爲順州，淮州爲純州，揚州爲潁州，司州爲憲州，南平爲昇州，南郢爲歸州，青州爲眉州。凡改州四十六，置州一，改郡一百六，改縣二百三十。

州，南汾爲勳州，汾州爲丹州，南豳爲寧州，南岐爲鳳州，南洛爲上州，南廣爲淯州，南襄爲湖州，西凉爲甘州，西郢爲鴻州，西益爲利州，東巴爲集州，北應爲輔州，恒州爲均州，沙州爲深州，寧州爲麓州，義州爲巖州，新州爲温州，江州爲沔州，西安爲鹽州，安州爲始州，并州爲隨州，肆州爲塘州，冀州爲順州，淮州爲純州，揚州爲潁州，司州爲憲州，南平爲昇州，南郢爲歸州，青州爲眉州。共計改州四十六個，設置州一個，改郡一百零六個，改縣二百三十個。

自元烈誅，魏帝有怨言。魏淮安王育、廣平王贊等垂泣諫之，帝不聽。於是太祖與公卿定議，廢帝，尊立齊王廓，是爲恭帝。

自從元烈被誅殺後，魏帝有怨言。西魏淮安王元育、廣平王元贊等流淚勸諫他，魏帝不聽。於是太祖與公卿議定廢立，廢掉魏帝，尊立齊王元廓爲帝，這就是恭帝。

魏恭帝元年夏四月，帝大饗群臣。魏史柳虬執簡書於朝曰："廢帝，文皇帝之嗣子。年七歲，文皇帝托於安定公曰：'是子才，由于公，不才，亦由于公，宜勉之。'公既受兹重寄，居元輔之任，又納女爲皇后，遂不能訓誨有成，致令廢黜，負文皇帝付屬之意，此咎非安定公而誰？"太祖乃令太常盧辯作誥諭公卿曰："嗚呼！我群后曁衆士，維文皇帝以襁褓之嗣托於予，訓之誨之，庶厥有成。而予罔能革變厥心，庸曁乎廢，墜我文皇帝之志。嗚呼！兹咎予其焉避。予實知之，矧爾衆人之心哉。惟予之顔，豈惟今厚，將恐來世以予爲口實。"乙亥，詔封太祖子邕爲輔城公，憲爲安城公，邑各二千户。

西魏恭帝元年夏季四月，恭帝大設宴席犒勞群臣。西魏史臣柳虬拿着簡書在朝堂上説："廢帝，是文皇帝的嫡長子。他七歲時，文皇帝將他托付給安定公説：'此子有才德，取决於公，没有才德，也取决於公，希望你盡力訓導他。'公既然接受了這個重托，身居元輔之任，他又娶了你的女兒爲皇后，最後不能訓誨成功，致使他被廢黜，辜負了文皇帝托付的厚意，這個罪過不在於安定公又在於誰？"太祖就命太常盧辯寫了一篇誥文告諭公卿説："嗚呼！我等王公及百官，文皇帝將年幼的嗣子托付給我，讓我訓誨他，希望有所成效。而我却不能改變他的心志，於是最終被廢，喪失了我文皇帝的志願。嗚呼！這個罪過我怎麽躲避得了。我本來也知道，更何况你們衆人之心呢。我的顔面，豈衹是現在感到羞愧，恐怕後世將會以我作爲談笑的資料。"乙亥日，恭帝下詔封太祖的兒子宇文邕爲輔城公，宇文憲爲安城公，食邑各二千户。

茹茹乙旃達官寇廣武。五月，遣柱國趙貴追擊之，斬首數千級，收

茹茹族的乙旃達官進犯廣武。五月，太祖派柱國趙貴追擊，斬殺幾千人，收繳了他們的軍用

其輜重而還。

物資而返回。

秋七月，太祖西狩至於原州。

秋季七月，太祖西行巡狩到達原州。

梁元帝遣使請據舊圖以定疆界，又連結於齊，言辭悖慢。太祖曰："古人有言'天之所棄，誰能興之'，其蕭繹之謂乎。"

梁元帝派使者請求依據舊地圖來劃定兩國的疆界，又和北齊串通，言辭荒謬傲慢。太祖説："古人有句話'天之所棄，誰能興之'，就是講蕭繹這種人吧。"

冬十月壬戌，遣柱國于謹、中山公護、大將軍楊忠、韋孝寬等步騎五萬討之。

冬季十月壬戌日，派柱國于謹、中山公宇文護、大將軍楊忠、韋孝寬等率步兵騎兵五萬人討伐梁。

十一月癸未，師濟於漢。中山公護與楊忠率鋭騎先屯其城下，據江津以備其逸。丙申，謹至江陵，列營圍守。辛亥，進攻城，其日克之。擒梁元帝，殺之，并虜其百官及士民以歸。没爲奴婢者十餘萬，其免者二百餘家。立蕭詧爲梁主，居江陵，爲魏附庸。梁將王僧辯、陳霸先於丹陽立梁元帝第九子方智爲主。

十一月癸未日，大軍渡過漢水。中山公宇文護與楊忠率領精鋭騎兵先屯集到江陵城下，占據長江渡口防備對方逃走。丙申日，于謹到達江陵，排好營寨圍守江陵城。辛亥日，進攻江陵城，當天攻克。擒獲了梁元帝，將他殺死，并把百官和士人百姓俘虜回去。淪没爲奴婢的十多萬，幸免的僅二百多家。立蕭詧爲梁主，住在江陵，作爲西魏的附庸。梁朝將領王僧辯、陳霸先在丹陽立梁元帝的第九個兒子蕭方智爲主。

魏氏之初，統國三十六，大姓九十九，後多絶滅。至是，以諸將功高者爲三十六國後，次功者爲九十九姓後，所統軍人，亦改從其姓。

北魏初年，統轄有三十六個封國，大姓九十九個，後來大多滅絶了。到這時，將各位將領中功勞大的分爲三十六國的後嗣，功勞低一些的定爲九十九姓的後嗣，他們統屬的將士，也都改從主將的姓氏。

二年，梁廣州刺史王琳寇邊。冬十一月，遣大將軍豆盧寧帥師討之。

西魏恭帝二年，梁廣州刺史王琳侵犯西魏邊境。冬季十一月，派大將軍豆盧寧率軍討伐梁軍。

三年春正月丁丑，初行《周禮》，建六官。以太祖爲太師、大冢宰，柱國李弼爲太傅、大司徒，趙貴爲太保、大宗伯，獨孤信爲大司馬，于謹爲大司寇，侯莫陳崇爲大司空。初，太祖以漢、魏官繁，思革前弊。大統中，乃命蘇綽、盧辯依周制改創其事，尋亦置六卿官，然爲撰次未成，衆務猶歸臺閣。至是始畢，乃命行之。

西魏恭帝三年春季正月丁丑日，西魏開始仿效《周禮》，設立天、地、春、夏、秋、冬六官。任命太祖爲太師、大冢宰，柱國李弼爲太傅、大司徒，趙貴爲太保、大宗伯，獨孤信爲大司馬，于謹爲大司寇，侯莫陳崇爲大司空。當初，太祖鑒於漢、魏官制繁雜，想革除前世弊端。大統年間，就叫蘇綽、盧辯依照周制改革創造，不久也設置了六卿官，但因次序没有定下來，各項事務仍是交給尚書省處理。到這時纔完成，就下令施行。

夏四月，太祖北巡狩。

夏季四月，太祖北上巡狩。

秋七月，度北河。王琳遣使來附，以琳爲大將軍、長沙郡公。魏帝

秋季七月，太祖渡過北河。王琳派使者前來歸附，任命王琳爲大將軍、長沙郡公。西魏恭帝

封太祖子直爲秦郡公，招爲正平公，邑各一千户。

封太祖的兒子宇文直爲秦郡公，宇文招爲正平公，食邑各一千户。

九月，太祖有疾，還至雲陽，命中山公護受遺輔嗣子。

九月，太祖生病，回到雲陽，命中山公宇文護接受遺囑輔佐嗣子。

冬十月乙亥，崩於雲陽宫，還長安發喪。時年五十二。甲申，葬於成陵，謚曰文公。孝閔帝受禪，追尊爲文王，廟曰太祖。武成元年，追尊爲文皇帝。

冬季十月乙亥日，太祖在雲陽宫去世，回到長安發喪。當時五十二歲。甲申日，葬在成陵，謚號爲文公。北周孝閔帝受禪後，追尊他爲文王，廟號太祖。武成元年，被追尊爲文皇帝。

太祖知人善任使，從諫如流，崇尚儒術，明達政事，恩信被物，能駕馭英豪，一見之者，咸思用命。沙苑所獲囚俘，釋而用之，河橋之役，率以擊戰，皆得其死力。諸將出征，授以方略，無不制勝。性好朴素，不尚虚飾，恒以反風俗，復古始爲心。

太祖知人善任，從諫如流，崇尚儒術，通曉政事，恩德和信義施及萬物，能够駕馭英雄豪傑，初次與他相見的人，都想爲他效命。在沙苑之戰中所擒獲的俘虜，他釋放後予以任用，到河橋之戰時，這些人都參加戰鬥，全部都竭盡全力。將領們出征，太祖授給他們策略，没有不取勝的。他生性喜歡樸素，不崇尚虚假的粉飾，一向以扭轉風俗，將風氣復歸到上古作爲自己的心願。

史臣曰：水曆將終，群凶放命，或威權震主，或釁逆滔天。咸謂大寶可以力征，神物可以求得，莫不窺闟九鼎，睥睨兩宫，而誅夷繼及，亡不旋踵。是知巨君篡盗，終成建武之資；仲穎凶殘，實啓當塗之業。天命有底，庸可滔乎。

史臣曰：西魏將要滅亡，群凶放縱，有的以威勢和權力震懾君主，有的叛逆滔天。都認爲帝位可以用武力征伐，政權可以求得，没有不窺窬王位，睥睨皇宫的，但都相繼被誅滅，没有不是很快就滅亡的。所以王莽篡奪西漢政權，最終却成爲了劉秀建立東漢的資本；董卓凶殘，其實是開啓了曹魏的大業。天命有數，豈可懷疑。

太祖田無一成，衆無一旅，驅馳戎馬之際，躡足行伍之間。屬與能之時，應啓聖之運，鳩集義勇，糾合同盟，一舉而殄仇讎，再駕而匡帝室。於是内詢帷幄，外仗材雄，推至誠以待人，弘大順以訓物。高氏籍甲兵之衆，恃戎馬之强，屢入近畿，志圖吞噬。及英謀電發，神旆風馳，弘農建城濮之勛，沙苑有昆陽之捷。取威定霸，以弱爲强。紹元宗之衰緒，創隆周之景命。南清江漢，西舉巴蜀，北控沙漠，東據伊瀍。乃擯落魏晋，憲章古昔，修六官之廢典，成一代之

當初太祖没有一成田地，没有一旅兵衆，馳騁於戎馬之時，奔走在行伍之間。適逢施展才能的時機，順應開啓聖功的氣數，聚集忠義勇敢之士，糾合同心結盟的人，一舉就誅滅了仇敵，再度出征就匡正帝室。於是在内請教帷幄之中，在外依仗雄才之力，以至誠之心對待他人，弘揚禮法以訓誨萬民。高歡憑藉甲兵衆多，倚恃軍隊强大，多次侵入國都附近，圖謀吞噬西魏。等到太祖英明的計謀如閃電發光，神勇的軍隊風馳而進，在弘農建立了像城濮之戰那樣的功績，在沙苑有昆陽之戰那樣的大捷。取得威信確定霸業，將弱小的力量變得强大。承繼元氏宗室已經衰落的功業，開創了盛周的大命。在南平定江漢，

鴻規。德刑并用，勛賢兼叙，遠安邇悦，俗阜民和。億兆之望有歸，揖讓之期允集。功業若此，人臣以終。盛矣哉！非夫雄略冠時，英姿不世，天與神授，緯武經文者，孰能與於此乎。昔者，漢獻蒙塵，曹公成夾輔之業；晋安播蕩，宋武建匡合之勛。校德論功，綽有餘裕。

在西攻克巴蜀，在北控制沙漠，在東占據伊瀍。於是擯斥魏晋，效法古昔，重新編定已經廢棄了的六官典制，成爲了一代的大法。恩德和刑罰并用，有功勛和賢能的人同時選任，遠方安定近處和悦，民風淳厚百姓和睦。萬民的期望有了歸附，揖讓帝位的時期已經到來。功勛業績如此，最後仍以人臣而終。盛大啊！如果不是雄略冠絶一時，英姿非凡，天與神授，文武兼備的人，誰能達到這種地步啊。從前，漢獻帝遭受垢辱，曹操成就了他輔佐漢室的事業；晋安帝流離失所，宋武帝建立了匡合晋室的功勛。太祖同他們比較仁德功業，綽綽有餘。

至於渚宫制勝，闔城孥戮；茹茹歸命，盡種誅夷：雖事出於權道，而用乖於德教。周祚之不永，或此之由乎。

至於在江陵取勝後，太祖下令將全城軍民殺戮；茹茹族歸附西魏後，太祖將其全族誅滅乾净：這些事雖然出於權變謀略，但施行起來却違背了以德教化的準則。北周政權不能長久，或許是因爲這個原因吧。

周書卷三

帝紀第三

孝閔帝

孝閔皇帝諱覺，字陁羅尼，太祖第三子也。母曰元皇后。大統八年，生於同州官舍。九歲，封略陽郡公。時有善相者史元華見帝，退謂所親曰："此公子有至貴之相，但恨其壽不足以稱之耳。"魏恭帝三年三月，命爲安定公世子。四月，拜大將軍。十月乙亥，太祖崩，丙子，嗣位太師、大冢宰。十二月丁亥，魏帝詔以岐陽之地封帝爲周公。庚子，禪位於帝。詔曰："予聞皇天之命不於常，惟歸於德。故堯授舜，舜授禹，時其宜也。天厭我魏邦，垂變以告，惟爾罔弗知。予雖不明，敢弗龔天命，格有德哉。今踵唐虞舊典，禪位於周，庸布告遐邇焉。"使大宗伯趙貴持節奉册書曰："咨爾周公，帝王之位弗有常，有德者受命，時乃天道。予式時庸，荒求於唐虞之彝踵。曰我魏德之終舊矣，我邦小大罔弗知，今其可久怫於天道而不歸有德歟。時用詢謀，僉曰公昭考文公，格勛德於天地，丕濟生民。洎公躬，又宣重光。故玄象徵見於上，謳訟奔走於下，天之歷數，用實在焉。予安敢弗若。是以欽祗聖典，遜位於公。公其享兹大命，保有萬國，可不慎歟。"魏帝臨朝，遣民部中大夫、濟北公元迪致皇

孝閔皇帝名諱覺，字陁羅尼，是太祖的第三個兒子。母親是元皇后。西魏大統八年，生於同州官舍。九歲時，被封爲略陽郡公。當時有位善於看相的人史元華見到孝閔帝，回家後對自己的親屬説："這個公子有極爲尊貴的面相，但遺憾的是他的壽命不足以同他的面相相稱。"魏恭帝三年三月，被任命爲安定公的世子。四月，拜爲大將軍。十月乙亥日，太祖去世，丙子日，孝閔帝繼任太師、大冢宰。十二月丁亥日，西魏恭帝下詔將岐陽的地域封給孝閔帝并封他爲周公。庚子日，魏恭帝禪位於孝閔帝。魏恭帝下詔説："我聽説皇天之命不是固定的，衹是歸於有德的人。所以堯將帝位授與舜，舜將帝位授與禹，在當時是適宜的。上天厭棄我魏邦，降下災異予以告示，這是你們都知道的。我雖然不明哲，但也不敢不恭敬天命，阻拒有德的人啊。現在我繼承堯舜舊時的典制，禪位於周，布告於遠近四方。"派大宗伯趙貴手持符節獻上册書説："周公啊，帝王之位是没有固定的，有德的人接受天命，這是上天的法則。我才德平庸，幼稚地求助於堯舜留下的舊制。我們魏德已經窮盡了，這是我國君臣百姓都已知道的，現在還可以長久地違背天道而不把政權交給有德的人嗎。此時求謀於衆人，都説你的父親文公，窮究天地間的大德，廣濟生民。到了你這裏，又彰明輝光相承的累世的功德。所以天象顯現在上天，謳歌頌揚的人奔走在地下，上天的曆數，確實感應在這裏。我怎敢不這樣做。所以恭敬地舉行聖典，遜位於公。公將

帝璽紱。固辭。公卿百辟勸進，太史陳祥瑞，乃從之。是日，魏帝遜于大司馬府。

享此天命，擁有萬國，能不謹慎嗎。”西魏恭帝上朝，派民部中大夫、濟北公元迪將皇帝玉璽和綬帶獻上。孝閔帝堅決推辭，公卿百官再三勸進，太史陳述祥瑞，這纔接受。當日，魏帝在大司馬府遜位。

元年春正月辛丑，即天王位。柴燎告天，朝百官於路門。追尊皇考文公爲文王，皇妣爲文后。大赦天下。封魏帝爲宋公。是日，槐里獻赤雀四。百官奏議云：“帝王之興，罔弗更正朔，明受之於天，革民視聽也。逮於尼父，稽諸陰陽，云行夏之時，後王所不易。今魏曆告終，周室受命，以木承水，實當行錄，正用夏時，式遵聖道。惟文王誕玄氣之祥，有黑水之讖，服色宜烏。”制曰可。以大司徒、趙郡公李弼爲太師，大宗伯、南陽公趙貴爲太傅、大冢宰，大司馬、河内公獨孤信爲太保、大宗伯，柱國、中山公護爲大司馬。以大將軍寧都公毓、高陽公達奚武、武陽公豆盧寧、小司寇陽平公李遠、小司馬博陵公賀蘭祥、小宗伯魏安公尉遲迥等并柱國。

孝閔帝元年春季正月辛丑日，宇文覺登上天王位。焚燒柴草祭告上天，在路門接受百官的朝拜。追尊父親文公爲文王，母親爲文后。大赦天下。封魏恭帝爲宋公。這天，槐里獻上了四隻朱雀。百官奏議説：“帝王興起，没有不更改正朔的，表明受之於天，改變百姓的視聽。到了孔子時，他考察陰陽變化，説正值實行夏曆的時候，爲後世君王所不改變。現在魏曆宣告結束，周室接受天命，以木德繼承水德，確實正應五行循環次序，正好使用夏朝曆法，遵循聖人的法則。衹是文王誕生時有玄氣的祥瑞，有黑水的讖記，服裝的顔色宜用黑色。”孝閔帝説可以。任命大司徒、趙郡公李弼爲太師，大宗伯、南陽公趙貴爲太傅、大冢宰，大司馬、河内公獨孤信爲太保、大宗伯，柱國、中山公宇文護爲大司馬。任命大將軍寧都公宇文毓、高陽公達奚武、武陽公豆盧寧、小司寇陽平公李遠、小司馬博陵公賀蘭祥、小宗伯魏安公尉遲迥等人一同爲柱國。

壬寅，祠圓丘。詔曰：“予本自神農，其於二丘，宜作厥主。始祖獻侯，啓土遼海，肇有國基，配南北郊。文考德符五運，受天明命，祖于明堂，以配上帝，廟爲太祖。”癸卯，祠方丘。甲辰，祠太社。初除市門税。乙巳，祠太廟。丁未，會百官於乾安殿，班賞各有差。

壬寅日，在圓丘祭祀天神。孝閔帝下詔説：“我本源自神農氏，在圓壇和方壇二丘，都應設立神農氏的神主。始祖獻侯，在遼海開拓疆土，開始建立國家基業，配享南北郊祀。先父文帝的品德符合五行的氣運，接受上天的明命，祖祭於明堂，以配享上帝，廟號爲太祖。”癸卯日，在方丘祭祀地祇。甲辰，在太社祭祀。開始免除市門税。乙巳日，在太廟祭祀。丁未日，在乾安殿會見百官，按不同的等級頒賞。

戊申，詔曰：“上天有命，革魏於周，致予一人，受兹大號。予惟古先聖王，罔弗先于省視風俗，以求民瘼，然後克治。矧予眇眇，又當草昧，若弗尚于達四聰、明四目之訓者，其有聞知哉。有司宜分命方别之

戊申日，孝閔帝下詔説：“上天有命，將魏更改爲周，將政權交給寡人，使我接受這個大號。我認爲古代的聖王，没有不是先視察風俗，以探求百姓的疾苦，然後纔完成大治的。況且我個人微小，又當初創，如果不崇尚廣納四方聽聞的訓誨，難道能知道民情嗎。有關部門應當分别

使，所在巡撫。五教何者不宣，時政有何不便；得無修身潔己，才堪佐世之人，而不爲上所知；冤枉受罰，幽辱于下之徒，而不爲上所理；孝義貞節，不爲有司所申；鰥寡孤窮，不爲有司所恤；暨黎庶衣食豐約，賦役繁省，災厲所興，水旱之處，并宜具聞。若有年八十已上，所在就加禮餼。"辛亥，祠南郊。壬子，立王后元氏。

任命不同的專使，在所轄區域巡撫。五教有什麽不能得到宣揚，時政有什麽不便利；有没有修身潔己，才可佐世的人不爲朝廷所瞭解；冤枉受罰，在下面幽禁受辱的人，不爲朝廷所申理；孝義忠節的人，没有受有關部門的宣揚；鰥寡孤窮的人，没有得到有關部門的撫恤；以及百姓衣食是否豐富短缺，賦税徭役是否繁雜省簡，病疫的發生，水災旱災在哪裏，都應當詳細上報。如果有年已八十以上的人，當地官吏就應加以禮遇和贈送食物。"辛亥日，在南郊祭祀。壬子日，立元氏爲王后。

乙卯，詔曰："惟天地草昧，建邦以寧。今可大啓諸國，爲周藩屏。"於是封太師李弼爲趙國公，太傅趙貴爲楚國公，太保獨孤信爲衛國公，大司寇于謹爲燕國公，大司空侯莫陳崇爲梁國公，大司馬、中山公護爲晋國公，邑各萬户。辛酉，祠太廟。癸亥，親耕籍田。丙寅，於劍南陵井置陵州，武康郡置資州，遂寧郡置遂州。

乙卯日，孝閔帝下詔説："天下混亂，應建立國家以使其安寧。現在可以大規模設立諸國，作爲周的藩屏。"於是封太師李弼爲趙國公，太傅趙貴爲楚國公，太保獨孤信爲衛國公，大司寇于謹爲燕國公，大司空侯莫陳崇爲梁國公，大司馬、中山公宇文護爲晋國公，食邑各一萬户。辛酉日，在太廟祭祀。癸亥日，孝閔帝親自耕種籍田。丙寅日，在劍南陵井設置陵州，在武康郡設置資州，在遂寧郡設置遂州。

二月癸酉，朝日於東郊。乙亥，改封永昌郡公廣爲天水郡公。戊寅，祠太社。

二月癸酉日，在長安東郊朝拜太陽。乙亥日，改封永昌郡公宇文廣爲天水郡公。戊寅日，在太社祭祀。

丁亥，楚國公趙貴謀反，伏誅。詔曰：

> 朕文考昔與群公洎列將衆官，同心戮力，共治天下。自始及終，二十三載，迭相匡弼，上下無怨。是以群公等用升余於大位。朕雖不德，豈不識此。是以朕於群公，同姓者如弟兄，異姓者如甥舅。冀此一心，平定宇内，各令子孫，享祀百世。而朕不明，不能輯睦，致使楚公貴不悦于朕，與万俟幾通、叱奴興、王龍仁、長孫僧衍等陰相假署，圖危社稷。事不克行，爲開府宇文盛等所告。及其推究，咸伏厥

丁亥日，楚國公趙貴謀反，被誅殺。孝閔帝下詔説：

> 朕的父親文帝從前與群公及列將衆官，同心合力，共同治理天下。從頭到尾，共計二十三年，相互扶持輔弼，上下没有怨心。所以群公共同將我推上帝位。我雖然没有才德，但豈能不知道這些。所以朕與群公，同姓的猶如弟兄，異姓的好像甥舅。希望大家齊心同德，平定海内，讓各自的子孫，享祠百世。但朕不明哲，不能使大家和睦，致使楚國公趙貴對朕不滿，與万俟幾通、叱奴興、王龍仁、長孫僧衍等人在暗中相互擅自設置官職，圖謀危害社稷。事情尚未實行，被開府宇文盛等告發。等到推究審問後，都認罪伏誅。我講到這些，心中憂傷不已。但

辜。興言及此，心焉如痗。但法者天下之法，朕既爲天下守法，安敢以私情廢之。《書》曰"善善及後世，惡惡止其身"，其貴、通、興、龍仁罪止一家，僧衍止一房，餘皆不問。惟爾文武，咸知時事。

太保獨孤信有罪免。

甲午，以大司空、梁國公侯莫陳崇爲太保，大司馬、晉國公護爲大冢宰，柱國、博陵公賀蘭祥爲大司馬，高陽公達奚武爲大司寇，大將軍、化政公宇文貴爲柱國。己亥，秦州、涇州各獻木連理。歲星守少微，經六十日。

三月庚子，會文武百官，班賜各有差。己酉，柱國、衛國公獨孤信賜死。壬子，詔曰："淅州去歲不登，厥民饑饉，朕用愍焉。其當州租輸未畢者，悉宜免之。兼遣使巡檢，有窮餒者，并加賑給。"癸亥，省六府士員，三分減一。

夏四月己巳，以少師、平原公侯莫陳順爲柱國。壬申，詔死罪以下，各降一等。壬午，謁成陵。乙酉，還宮。丁亥，祠太廟。

五月癸卯，歲星犯太微上將，太白犯軒轅。己酉，槐里獻白燕。帝欲觀漁於昆明池，博士姜須諫，乃止。

秋七月壬寅，帝聽訟於右寢，多所哀宥。甲辰，月掩心後星。辛亥，祠太廟。熒惑犯東井北端第二星。

八月戊辰，祠太社。辛未，詔曰："朕甫臨大位，政教未孚，使我民農，多陷刑網。今秋律已應，將行大戮，言念群生，責在於朕。宜從肆眚，與其更新。其犯死者宜降從流，流以下各降一等。不在赦限者，不從

法是天下的法，我既然爲天下守法，怎敢因爲私情而廢置法律。《尚書》說"揚善施及後世，懲惡止於一身"，趙貴、万俟幾通、叱奴興、王龍仁的罪止於一家，長孫僧衍的罪止於一室，其餘的人都不追究。希望你們文武官員，都知道此時的事。

太保獨孤信有罪被免除官職。

甲午日，任命大司空、梁國公侯莫陳崇爲太保，大司馬、晉國公宇文護爲大冢宰，柱國、博陵公賀蘭祥爲大司馬，高陽公達奚武爲大司寇，大將軍、化政公宇文貴爲柱國。己亥日，秦州、涇州各自獻上枝幹連生的樹。歲星進入少微星天區，前後六十天。

三月庚子日，孝閔帝會見文武百官，按不同等級予以頒布賞賜。己酉日，柱國、衛國公獨孤信被賜死。壬子日，孝閔帝下詔說："淅州去年莊稼歉收，當地百姓饑饉，朕心中憂憫。本州没有繳納完的租税，全部應當免除。另派使者巡察檢閱，有窮困飢餓的人，都加以救濟。"癸亥日，各省六府官員，裁減三分之一。

夏季四月己巳日，任命少師、平原公侯莫陳順爲柱國。壬申日，孝閔帝下詔死罪以下的，各降罪一等。壬午日，晋謁成陵。乙酉日，回宫。丁亥日，祭祀太廟。

五月癸卯日，歲星侵犯太微上將，太白星侵犯軒轅星。己酉日，槐里晋獻白燕。孝閔帝準備到昆明池觀看捕魚，博士姜須勸諫，這纔作罷。

秋季七月壬寅日，孝閔帝在右寢聽理訴訟，許多當事人因孝閔帝的哀憐而受到寬赦。甲辰日，月亮遮掩住心宿的後星。辛亥日，祭祀太廟。火星侵犯東井北端的第二星。

八月戊辰日，祭祀太社。辛未日，孝閔帝下詔説："朕剛剛登臨帝位，政治教化尚未能使人信服，致使我國百姓農夫，很多都遭受刑獄。現在秋天已到，將要實行大戮，考慮到衆生，責任在我身上。應當寬赦有罪的人，讓他們改過自新。犯有死罪的當降爲流放，流放以下的各降罪

此降。”甲午，詔曰：“帝王之治天下，罔弗博求衆才，以乂厥民。今二十四軍宜舉賢良堪治民者，軍列九人。被舉之人，於後不稱厥任者，所舉官司，皆治其罪。”

一等。不在寬赦範圍的，不按此例降罪。”甲午日，下詔説：“帝王治理天下，没有不廣泛搜求衆才，以治理百姓的。現在二十四軍都應當推舉賢良可以治理百姓的人，每軍推舉九人。被推舉的人，以後不稱職的，推舉他的官吏，都予以治罪。”

九月庚申，詔曰：“朕聞君臨天下者，非由一人，時乃上下同心所致。今文武之官及諸軍人不沾爵封者，宜各授兩大階。”改太守爲郡守。

九月庚申日，孝閔帝下詔説：“朕聽説君臨天下的人，并不是因爲他一人，而是上下同心所致。現在文武官員及每個隸屬軍籍服兵役的人没有被授爵受封的，應各授兩大階。”改太守爲郡守。

帝性剛果，見晋公護執政，深忌之。司會李植、軍司馬孫恒以先朝佐命，入侍左右，亦疾護之專，乃與宫伯乙弗鳳、賀拔提等潛謀，請帝誅護。帝然之。又引宫伯張光洛同謀。光洛密白護，護乃出植爲梁州刺史，恒爲潼州刺史。鳳等遂不自安，更奏帝，將召群公入，因此誅護。光洛又白之。時小司馬尉遲綱總統宿衛兵，護乃召綱共謀廢立。令綱入殿中，詐呼鳳等論事。既至，以次執送護第，并誅之。綱仍罷散禁兵，帝方悟，無左右，獨在内殿，令宫人持兵自守。護又遣大司馬賀蘭祥逼帝遜位。遂幽於舊邸，月餘日，以弑崩，時年十六。植、恒等亦遇害。

孝閔帝性情剛毅果敢，見晋公宇文護把持朝政，非常忌恨。司會李植、軍司馬孫恒因在太祖時就輔佐朝政，所以入宫侍奉左右，也痛恨宇文護專權，就與宫伯乙弗鳳、賀拔提等密謀，請求孝閔帝誅殺宇文護。孝閔帝認爲很對。李植等人又引進宫伯張光洛參與謀劃。張光洛將此事偷偷報告給宇文護，宇文護就外放李植爲梁州刺史，孫恒爲潼州刺史。乙弗鳳等也不自安，再次上奏孝閔帝，準備召集各位王公入朝，趁此誅殺宇文護。張光洛又報告給宇文護。當時小司馬尉遲綱統領宿衛兵，宇文護就召尉遲綱共同商議廢除孝閔帝擁立新帝。派尉遲綱進入宫殿中，假傳乙弗鳳等人商討國事。等他們來到後，依次逮捕押送到宇文護的宅第，一起殺掉。尉遲綱就立即解散禁兵，孝閔帝這纔醒悟，身邊無一人，獨自坐在内殿，命宫女宦官手持兵器自衛。宇文護又派大司馬賀蘭祥逼迫孝閔帝退位。於是將孝閔帝囚禁在略陽公舊宅，一個多月後，因被誅殺去世，當時十六歲。李植、孫恒等也被殺害。

及武帝誅護後，乃詔曰：“慎始敬終，有國彝典；事亡如存，哲王通制。義崇追遠，禮貴尊親。故略陽公至德純粹，天姿秀傑。屬魏祚告終，寶命將改，謳歌允集，歷數攸歸，上協蒼靈之慶，下昭后祇之錫。而禍生肘腋，釁起蕭墻，白獸噬驂，蒼鷹集殿，幽辱神器，弑酷乘輿，冤結生民，毒流宇縣。今河海澄清，氛沴消

周武帝誅殺宇文護後，就下詔説：“慎始敬終，國有常典。把過去的事情看作現在仍存在的一樣，這是明哲的君王通行的法則。義崇尚追效遠古，禮以尊敬親人爲貴。原略陽公高尚的道德純美無瑕，天賦的品質俊秀超群。在魏王朝結束後，天命將要更换，頌揚之聲齊集，天道歸向略陽公，上應蒼靈的慶賞，下顯后土的恩賜。但災禍産生於肘腋，争端興起於蕭墻，白獸吞噬驂騑，蒼鷹聚集殿堂，幽禁羞辱君主，殘酷弑殺帝

蕩，追尊之禮，宜崇徽號。”遣太師、蜀國公迥於南郊上謚曰孝閔皇帝，陵曰静陵。

王，冤仇繫結於人民，毒害流布於天下。現在海内清平，災氣蕩除，按追加尊號的禮法，應當爲略陽公加上美好的謚號。”派太師、蜀國公尉遲迥在南郊爲略陽公追加謚號爲孝閔皇帝，他的陵墓爲静陵。

史臣曰：孝閔承既安之業，應樂推之運，柴天竺物，正位君臨，邇無異言，遠無異望。雖黄初代德，太始受終，不之尚也。然政由寧氏，主懷芒刺之疑；祭則寡人，臣無復子之請。以之速禍，宜哉。

史臣曰：孝閔帝繼承已經安定的事業，適應被人擁戴的氣運，燒柴祭天，登位君臨天下，近無不同的言論，遠無不同的意願。即使是曹丕替代漢德、晋武帝承受帝位，也没有超過這樣。然而朝政把持在寧氏手中，主上有心懷芒刺的疑懼；祭祀則缺少相助之人，臣下没有還政的奏請。以此加速災禍，也是必然的啊。

周書卷四

帝紀第四

明帝

世宗明皇帝諱毓，小名統萬突，太祖長子也。母曰姚夫人，永熙三年，太祖臨夏州，生帝於統萬城，因以名焉。大統十四年，封寧都郡公。十六年，行華州事。尋拜開府儀同三司、宜州諸軍事、宜州刺史。魏恭帝三年，授大將軍，鎮隴右。孝閔帝踐阼，進位柱國，轉岐州諸軍事、岐州刺史。治有美政，黎民懷之。及孝閔帝廢，晉公護遣使迎帝於岐州。秋九月癸亥，至京師，止於舊邸。甲子，群臣上表勸進，備法駕奉迎。帝固讓，群臣固請，是日，即天王位，大赦天下。乙丑，朝群臣於延壽殿。

冬十月癸酉，太師、趙國公李弼薨。己卯，以大將軍、昌平公尉遲綱爲柱國。乙酉，祠圓丘。丙戌，祠方丘。甲午，祠太社。柱國、陽平公李遠賜死。是月，梁相陳霸先廢其主蕭方智而自立，是爲陳武帝。

十一月庚子，祠太廟。丁未，祠圓丘。丁巳，詔曰："帝王之道，以寬仁爲大。魏政諸有輕犯未至重罪、及諸村民一家有犯乃及數家而被遠配者，并宜放還。"

十二月庚午，謁成陵。癸酉，還宫。庚辰，以大將軍、輔城公邕爲柱國。戊子，赦長安見囚。甲午，詔

世宗明皇帝名毓，小名統萬突，是太祖的長子。母親是姚夫人，北魏永熙三年，太祖到夏州，在統萬城生下明帝，因此以這個地方作爲他的名字。北魏大統十四年，被封爲寧都郡公。大統十六年，代理華州事務。不久官拜開府儀同三司、宜州諸軍事、宜州刺史。魏恭帝三年，被授爲大將軍，鎮守隴西。孝閔帝即位後，進位柱國，改任岐州諸軍事、岐州刺史。治理地方有良好的政績，百姓都懷念他。孝閔帝被廢黜後，晉公宇文護派使者到岐州迎接明帝。秋季九月癸亥日，抵達京師，住在寧都郡公舊宅。甲子日，群臣上表勸進，準備好皇帝車駕奉迎明帝。明帝堅決辭讓，群臣堅決請求，當天，即天王位，大赦天下。乙丑日，在延壽殿朝見群臣。

冬季十月癸酉，太師、趙國公李弼逝世。己卯日，任命大將軍、昌平公尉遲綱爲柱國。乙酉日，祭祀圓丘。丙戌日，祭祀方丘。甲午日，祭祀太社。柱國、陽平公李遠被賜死。這月，梁的丞相陳霸先廢黜梁主蕭方智而自立爲帝，這就是陳武帝。

十一月庚子日，祭祀太廟。丁未日，祭祀圓丘。丁巳日，明帝下詔說："帝王之道，以寬厚仁愛爲大。在魏朝時那些輕犯而没有到重罪、以及那些因一家犯罪而牽連到幾家流放遠方的村民，都應釋放返回。"

十二月庚午日，明帝拜謁成陵。癸酉日，回宫。庚辰日，任命大將軍、輔城公宇文邕爲柱國。戊子日，赦免囚禁在長安的犯人。甲午日，

曰："善人之後，猶累世獲宥，況魏氏以德讓代終，豈容不加隱恤。元氏子女自坐趙貴等事以來，所有没入爲官口者，悉宜放免。"

二年春正月乙未，以大冢宰、晉公護爲太師。辛亥，親耕籍田。癸丑，立王后獨孤氏。丁巳，雍州置十二郡。又於河東置蒲州，河北置虞州，弘農置陝州，正平置絳州，宜陽置熊州，邵郡置邵州。

二月癸未，詔曰："王者之宰民也，莫不同四海，一遠近，爲父母而子之。一物失所，若納于隍。賊之境土，本同大化，往因時難，致阻東西。遂使疆埸之間，互相抄掠。興言及此，良可哀傷。自元年以來，有被掠入賊者，悉可放免。"自冬不雨，至於是月方大雪。

三月甲午，齊北豫州刺史司馬消難舉州來附，遣柱國、高陽公達奚武與大將軍楊忠率衆迎之。改雍州刺史爲雍州牧，京兆郡守爲京兆尹。以廣業、脩城二郡置康州，葭蘆郡置文州。戊申，長安獻白雀。庚申，詔曰："三十六國，九十九姓，自魏氏南徙，皆稱河南之民。今周室既都關中，宜改稱京兆人。"

夏四月己巳，以太師、晉公護爲雍州牧。庚午，熒惑入軒轅。辛未，降死罪一等，五歲刑已下皆原之。甲戌，王后獨孤氏崩。甲申，葬敬后。

五月乙未，以大司空、梁國公侯莫陳崇爲大宗伯。

六月癸亥，嚈噠遣使獻方物。己巳，板授高年刺史、守、令，恤鰥寡孤獨各有差。分長安爲萬年縣，并治京城。辛未，幸昆明池。壬申，長安

明帝下詔說："有德之人的後代，還可以歷代獲得寬赦，何況魏氏以德禪讓帝位，豈可不加以憐恤。元氏子女自從因趙貴等謀反的事而獲罪以來，所有没收入官籍的人，全部應當予以釋放赦免。"

明帝二年春季正月乙未日，任命大冢宰、晉公宇文護爲太師。辛亥日，明帝親自耕種籍田。癸丑日，立獨孤氏爲皇后。丁巳日，在雍州設置十二郡。又在河東設置蒲州，在河北設置虞州，在弘農設置陝州，在正平設置絳州，在宜陽設置熊州，在邵郡設置邵州。

二月癸未日，明帝下詔說："君王治理百姓，没有不是使四海同心，使遠近歸一，像父母對待兒子一樣的。一人失去處所，就像自己掉入壕溝一樣。賊人的境土，本來同樣受到廣遠深入的教化，以前因爲當時的災難，致使東西阻隔。於是使得在疆界之間，互相劫掠。説到這裏，我非常哀傷。自從即位以來，有被掠入賊境的，可全部釋放赦免。"自入冬以來没有下雨，到這個月纔下大雪。

三月甲午日，齊的北豫州刺史司馬消難率全州軍民前來歸附，明帝派柱國、高陽公達奚武與大將軍楊忠率衆迎接。改雍州刺史爲雍州牧，改京兆郡守爲京兆尹。將廣業、脩城二郡改置爲康州，將葭蘆郡設置爲文州。戊申日，長安進獻白雀。庚申日，下詔說："三十六國，九十九姓，自從魏氏南遷後，都被稱爲河南之民。現在周室已經定都關中，應當改稱爲京兆人。"

夏季四月己巳日，任命太師、晉公宇文護爲雍州牧。庚午日，火星侵入軒轅星。辛未日，降死罪一等，五年徒刑以下的都恕免其罪。甲戌日，王后獨孤氏駕崩。甲申日，下葬敬后。

五月乙未日，任命大司空、梁國公侯莫陳崇爲大宗伯。

六月癸亥日，嚈噠國派使者進獻當地土産。己巳日，給年事已高的人授榮譽職銜刺史、郡守、縣令，按不同的等級撫恤鰥寡孤獨的人。在長安分設萬年縣，與京兆尹一同將治所設在京

獻白烏。遣使分行州郡，理囚徒，察風俗，掩骼埋胔。

秋七月甲午，遣柱國、寧蜀公尉遲迥率衆於河南築安樂城。丙申，順陽獻三足烏。

八月甲子，群臣上表稱慶。詔曰："夫天不愛寶，地稱表瑞，莫不威鳳巢閣，圖龍躍沼，豈直日月珠連，風雨玉燭。是以《鈎命决》曰'王者至孝則出'，《元命苞》曰'人君至治所有'。虞舜烝烝，來兹異趾；周文翼翼，翔此靈禽。文考至德下覃，遺仁爰被，遠符千載，降斯三足。將使三方歸本，九州翕定。惟此大禮，景福在民。予安敢讓宗廟之善，弗宣大惠。可大赦天下，文武官普進二級。"

九月辛卯，以大將軍楊忠、大將軍王雄并爲柱國。甲辰，封少師元羅爲韓國公，以紹魏後。丁未，幸同州。過故宅，賦詩曰："玉燭調秋氣，金輿歷舊宫。還如過白水，更似入新豐。霜潭漬晚菊，寒井落疏桐。舉杯延故老，令聞歌《大風》。"

冬十月辛酉，還宫。乙丑，遣柱國尉遲迥鎮隴右。長安獻白兔。

十二月辛酉，突厥遣使獻方物。癸亥，太廟成。辛巳，以功臣琅邪貞獻公賀拔勝等十三人配享太祖廟庭。壬午，大赦天下。

武成元年春正月己酉，太師、晋公護上表歸政，帝始親覽萬機。軍旅之事，護猶總焉。初改都督諸州軍事爲總管。丙辰，封大將軍、章武孝公導子亮爲永昌公，翼爲西陽公。

三月癸巳，陳六軍，帝親擐甲

城。辛未日，明帝前往昆明池。壬申日，長安進獻白色烏鴉。派使者分别巡視各州郡，審理囚徒，視察風俗，掩埋死尸。

秋季七月甲午日，派柱國、寧蜀公尉遲迥率領兵衆在黄河南岸修築安樂城。丙申日，順陽進獻三足烏鴉。

八月甲子日，群臣上表慶賀。明帝下詔説："上天不喜愛珍寶，地上顯現祥瑞的徵兆，無不是威儀的鳳鳥巢居在樓閣，帶有圖案的神龍在沼池中騰躍，豈祇是日月連珠，風雨和順四時氣暢。所以《鈎命决》説'君王至孝則瑞兆出現'，《元命苞》説'君王至治就會有瑞兆'。虞舜興盛，招來奇異的神物；周文繁盛，飛來神異的珍禽。我的父親文帝以至德廣施萬民，遺留的仁愛被及衆生，他的仁德遠應千載，因此降下這隻三足烏鴉。將會使得三方歸附，九州平定。願此大禮，給人民帶來大福。我怎敢謙讓先人的美德，不宣示大的恩惠呢。可以大赦天下，文武官員都進官二級。"

九月辛卯日，任命大將軍楊忠、大將軍王雄一起爲柱國。甲辰日，封少師元羅爲韓國公，以繼魏嗣。丁未日，明帝前往同州。經過故宅，賦詩説："玉燭調秋氣，金輿歷舊宫。還如過白水，更似入新豐。霜潭漬晚菊，寒井落疏桐。舉杯延故老，令聞歌《大風》。"

冬季十月辛酉日，回宫。乙丑日，派柱國尉遲迥鎮守隴西。長安進獻白兔。

十二月辛酉日，突厥派使者進獻當地土産。癸亥日，太廟建成。辛巳日，以功臣琅邪貞獻公賀拔勝等十三人配享太祖廟庭。壬午日，大赦天下。

北周武成元年春季正月己酉日，太師、晋公宇文護上表交還朝政，明帝開始親自處理國家事務。軍事方面的事務，宇文護仍然掌握。北周開始將都督諸州軍事改稱爲總管。丙辰日，封大將軍、章武孝公宇文導的兒子宇文亮爲永昌公，宇文翼爲西陽公。

三月癸巳日，陳列六軍，明帝親自穿着甲

胄，迎太白於東方。秦郡公直鎮蒲州。吐谷渾寇邊，庚戌，遣大司馬、博陵公賀蘭祥率衆討之。

四月戊午，武當郡獻赤烏。甲戌，雲。秦州獻白馬朱鬣。

五月戊子，詔曰："皇王之迹不一，因革之道已殊，莫不播八政以成物，兆三元而爲紀。是以容成創定於軒轅，羲和欽若於唐世，《鴻範》九疇，大弘五法。《易》曰：'澤中有火，革，君子以治歷明時。'故歷之爲義大矣。但忽微成象，象極則差；分積命時，時積斯舛。開闢至於獲麟，二百七十六萬歲，晷度推移，餘分盈縮，南正無聞，疇人靡記。暑往寒來，理乖攸序，敬授民時，何其積謬。昔漢世巴郡洛下閎善治歷，云後八百歲，當有聖人定之。自火行至今，木德應其運矣，朕何讓焉。可命有司，傍稽六曆，仰觀七曜，博推古今，造我周曆，量定以聞。"己亥，聽訟於正武殿。辛亥，以大宗伯、梁國公侯莫陳崇爲大司徒，大司寇、高陽公達奚武爲大宗伯，武陽公豆盧寧爲大司寇，柱國、輔城公邕爲大司空。乙卯，詔曰："比屢有糾發官司赦前事。此雖意在疾惡，但先王制肆眚之道，令天下自新。若又推問，自新何由哉。如此之徒，有司勿爲推究。惟庫廄倉廩與海内所共，漢帝有云'朕爲天下守財耳'。若有侵盗公家財畜錢粟者，魏朝之事，年月既遠，一不須問。自周有天下以來，雖經赦宥，而事迹可知者，有司宜即推窮。得實之日，但免其罪，徵備如法。"賀蘭祥攻拔洮陽、洪和二城，吐谷渾遁走。

胄，在東方迎候太白星。秦郡公宇文直鎮守蒲州。吐谷渾侵犯北周邊境，庚戌日，派大司馬、博陵公賀蘭祥率軍討伐吐谷渾。

四月戊午日，武當郡進獻赤烏。甲戌日，天上布滿烏雲。秦州進獻紅鬃白馬。

五月戊子日，明帝下詔說："雖然帝王的業迹不一樣，因襲創新的途徑也不相同，但没有不是施行八政以成就事業，確定三元而訂立曆數的。所以在黄帝時容成創立了曆法，在唐堯時羲和敬順天象，《鴻範》九疇，極力弘揚五行的法則。《周易》説：'澤中有火，是變革之象，所以君子制定曆法以闡明天時的變化。'所以曆法的意義是偉大的。但是細微的事物形成象數，象數到了極至就出現差錯；極短的時間積累起來確定時節，時節積累久了就産生舛錯。從天地初開到孔子獲麟，共二百七十六萬年的時間，隨着時光的推移，其間時節的盈餘損虧，掌管天文的南正没有聽説過，推算曆法的疇人没有記載過。暑去寒來，時節的次序産生差錯，將這種時令鄭重地頒授給人民，是多麽的錯誤。以前漢代巴郡人洛下閎善於推算曆法，他説在八百年後，當會有聖人制定曆法。自火德運行到現在，木德正好應其氣運，朕還謙讓什麽。可讓有關官員，參稽六曆，仰觀七曜，廣泛地推演古今時節，制定出我周朝的曆法，裁定後上報。"己亥日，明帝在正武殿聽理訴訟。辛亥日，任命大宗伯、梁國公侯莫陳崇爲大司徒，大司寇、高陽公達奚武爲大宗伯，武陽公豆盧寧爲大司寇，柱國、輔城公宇文邕爲大司空。乙卯日，明帝下詔説："近來多有舉發官員們在大赦以前的過失。雖然這樣做的用意在於痛恨邪惡，但也是因爲先王制定了寬赦罪人的原則，使天下的罪人改過自新。如果又重新追問，讓他們又如何自新呢。對於這一類人，有關部門不要追究。衹是倉庫的糧食是天下人所共有，漢家天子説過'朕不過是替天下保守財産罷了'。如果有侵吞盗取公家財畜錢粟的，發生在魏朝的事，年月已久，一概不予追問。自周有天下以來，雖然經過寬赦，但事情可以知道的，有關部門應當追查清楚。核實的時候，衹免

除他們的罪行，但要依法罰其賠償。”賀蘭祥攻克洮陽、洪和二城，吐谷渾軍逃走。

閏月庚申，高昌遣使獻方物。

閏五月庚申日，高昌派使者進獻土產。

六月戊子，大雨霖。詔曰：“昔唐咨四嶽，殷告六眚，睹災興懼，咸寘時雍。朕撫運應圖，作民父母，弗敢怠荒，以求民瘼。而霖雨作沴，害麥傷苗，隤屋漂垣，洎于昏墊。諒朕不德，蒼生何咎。刑政所失，罔識厥由。公卿大夫士爰及牧守黎庶等，今宜各上封事，讜言極諫，罔有所諱。朕將覽察，以答天譴。其遭水者，有司可時巡檢，條列以聞。”庚子，詔曰：“潁川從我，是曰元勳；無忘父城，實起王業。文考屬天地草昧，造化權輿，拯彼橫流，匡茲頹運。賴英賢盡力，文武同心，翼贊大功，克隆帝業。而被堅執銳，櫛風沐雨，永言疇昔，良用憮然。至若功成名遂，建國剖符，予惟休也。其有致死王事，妻子無歸者，朕甚傷之。凡是從先王向夏州，發夏州從來，見在及薨亡者，并量賜錢帛，稱朕意焉。”是月，陳武帝薨，兄子蒨立，是謂文帝。

六月戊子日，大雨連綿。明帝下詔說：“從前唐堯咨詢四嶽，商湯請教六眚，看到災難便戒懼，使百姓都繁衍和睦。朕應驗圖讖繼承天運，作爲百姓的父母，不敢懶惰放蕩，以訪求百姓疾苦。而連綿的大雨製造災害，損壞麥糧傷害禾苗，坍塌房屋冲毀城垣，以致百姓陷溺。諒必是朕没有德行，百姓有何過錯。刑罰與政令有失誤，但不知錯在哪裏。公卿大夫士人以及牧守百姓等，現在都應各自呈遞密封章奏，直言盡情勸諫，不要有所忌諱。朕將親自覽閱考察，以報答上天的譴責。對於遭受水災的，有關官員要即時巡視查檢，分條列舉上報。”庚子日，明帝下詔說：“在潁川跟隨我的，可稱爲元勛；不要忘記父城，在那裏其實已開創了帝王的事業。先父文帝恰逢天下混亂的時候，開始創立帝王基業，挽救動蕩的局勢，匡正墜落了的魏運。依仗英雄賢士們的竭力支持，文臣武將齊心協力，輔佐偉大的功業，最後成就了帝王大業。而披堅執銳、櫛風沐雨，時常提及往昔，我内心實在感到茫然自失。至於功成名就、建國封賞，我衹是承受了前人的庇蔭。對於那些獻身王事，妻子兒女無依無靠的人，朕深感悲傷。凡是跟從先王到夏州，以及從夏州起事以來，現在及已經死亡的人，全都酌情賞賜錢帛，以表達朕的心意。”當月，陳武帝去世，他的兄子陳蒨繼位，這就是陳文帝。

秋八月己亥，改天王稱皇帝，追尊文王爲帝，大赦改元。壬子，以大將軍、安城公憲爲益州總管。癸丑，增御正四人，位上大夫。

秋季八月己亥日，改稱天王爲皇帝，追尊文王爲皇帝，大赦天下更改年號。壬子日，任命大將軍、安城公宇文憲爲益州總管。癸丑日，增設御正四人，位列上大夫。

九月乙卯，以大將軍、天水公廣爲梁州總管。辛未，進封輔城公邕爲魯國公，安城公憲爲齊國公，秦郡公直爲衛國公，正平公招爲趙國公。封皇弟儉爲譙國公，純爲陳國公，盛爲越國公，達爲代國公，通爲冀國公，逌爲滕國公。進封天水公廣爲蔡國

九月乙卯日，任命大將軍、天水公宇文廣爲梁州總管。辛未日，進封輔城公宇文邕爲魯國公，安城公宇文憲爲齊國公，秦郡公宇文直爲衛國公，正平公宇文招爲趙國公。封皇弟宇文儉爲譙國公，宇文純爲陳國公，宇文盛爲越國公，宇文達爲代國公，宇文通爲冀國公，宇文逌爲滕國公。進封天水公宇文廣爲蔡國公，高陽公達奚武

公，高陽公達奚武爲鄭國公，武陽公豆盧寧爲楚國公，博陵公賀蘭祥爲凉國公，寧蜀公尉遲迥爲蜀國公，化政公宇文貴爲許國公，陳留公楊忠爲隨國公，昌平公尉遲綱爲吴國公，武威公王雄爲庸國公。邑各萬户。

爲鄭國公，武陽公豆盧寧爲楚國公，博陵公賀蘭祥爲凉國公，寧蜀公尉遲迥爲蜀國公，化政公宇文貴爲許國公，陳留公楊忠爲隨國公，昌平公尉遲綱爲吴國公，武威公王雄爲庸國公。食邑各一萬户。

冬十月甲午，以柱國、吴國公尉遲綱爲涇州總管。是月，齊文宣帝薨，子殷嗣立。以柱國、蜀國公尉遲迥爲秦州總管。

冬季十月甲午日，任命柱國、吴國公尉遲綱爲涇州總管。在這月，齊文宣帝去世，他的兒子高殷繼位。任命柱國、蜀國公尉遲迥爲秦州總管。

二年春正月癸丑朔，大會群臣於紫極殿，始用百戲焉。

北周武成二年春季正月癸丑初一，明帝在紫極殿大規模會見群臣，開始表演百戲。

三月辛酉，重陽閣成，會群公列將卿大夫及突厥使者於芳林園，賜錢帛各有差。

三月辛酉日，重陽閣建成，明帝在芳林園會見群公列將卿大夫及突厥使者，每人都賞賜錢帛多少不等。

夏四月，帝因食遇毒。庚子，大漸。詔曰：

夏季四月，明帝因食物中毒。庚子日，病情加劇。下詔説：

> 人生天地之間，禀五常之氣，天地有窮已，五常有推移，人安得長在。是以生而有死者，物理之必然。處必然之理，修短之間，何足多恨。朕雖不德，性好典墳，披覽聖賢餘論，未嘗不以此自曉。今乃命也，夫復何言。諸公及在朝卿大夫士，軍中大小督將、軍人等，并立勳效，積有年載，輔翼太祖，成我周家。今朕纘承大業，處萬乘之上，此乃上不負太祖，下不負朕躬，朕得啓手啓足，從先帝於地下，實無恨於心矣。所可恨者，朕享大位，可謂四年矣，不能使政化循理，黎庶豐足，九州未一，二方猶梗，顧此懷恨，目用不瞑。唯冀仁兄冢宰，洎朕先正、先父、公卿大臣等，協和爲心，勉力相勸，勿忘太祖遺志，提挈後人，朕雖没九泉，形體不朽。

> 人生於天地之間，禀受五常之氣，天地有窮盡，五常有變易，人怎麽能長在。所以有生就有死，這是事物的必然常理。身處必然的常理，長短之間，有什麽值得多有遺憾的。我雖然没有多少德行，但天性喜歡典籍，閲覽聖賢遺留下來的言論，没有不是以聖賢的言論來自我勉勵的。現在是命中注定的，又有什麽可説的。諸公及在朝中的卿大夫士人，軍中大小督將、軍人等，都建立功勛，已有多年，輔佐太祖，成就了我周朝王室。現在朕繼承大業，位居皇帝之位，這也就在上没有辜負太祖，在下没有辜負朕自己，朕能够善終，在地下跟隨先帝，心中確實没有什麽可遺憾的了。我所遺憾的，衹是我作爲皇帝，已經四年了，不能使政治教化遵循常理，百姓富裕充足，九州没有統一，東西仍然阻塞，想到這些遺憾，不能瞑目。衹是希望仁兄冢宰，及朕的先正、先父、公卿大臣等，同心同意，相互努力勸勉，不要忘記太祖的遺志，提挈後人，朕雖在九泉之下，形體也會永不磨滅。

今大位虛曠，社稷無主。朕兒幼稚，未堪當國。魯國公邕，朕之介弟，寬仁大度，海內共聞，能弘我周家，必此子也。夫人貴有始終，公等事太祖，輔朕躬，可謂有始矣，若克念世道艱難，輔邕以主天下者，可謂有終矣。哀死事生，人臣大節，公等思念此言，令萬代稱嘆。

朕稟生儉素，非能力行菲薄，每寢大布之被，服大帛之衣，凡是器用，皆無雕刻。身終之日，豈容違棄此好。喪事所須，務從儉約，斂以時服，勿使有金玉之飾。若以禮不可闕，皆令用瓦。小斂訖，七日哭。文武百官各權辟衰麻，且以素服從事。葬日，選擇不毛之地，因地勢爲墳，勿封勿樹。且厚葬傷生，聖人所誡，朕既服膺聖人之教，安敢違之。凡百官司，勿異朕此意。四方州鎮使到，各令三日哭，哭訖，悉權辟凶服，還以素服從事，待大例除。非有呼召，各按部自守，不得輒奔赴闕庭。禮有通塞隨時之義，葬訖，內外悉除服從吉。三年之內，勿禁婚娶，飲食一令如平常也。

時事殷猥，病困心亂，止能及此。如其事有不盡，准此以類爲斷。死而近思，古人有之。朕今忍死，書此懷抱。

其詔即帝口授也。辛丑，崩於延壽殿，時年二十七，謚曰明皇帝，廟稱世宗。五月辛未，葬於昭陵。

現在帝位空虛，社稷無主。我的兒子年紀很小，不能負擔國家重任。魯國公宇文邕，是我的弟弟，寬厚仁愛豁達大度，全國人民都是知道的，能使我周朝王室弘大的人，必定是他。人貴在有始有終，你們事奉太祖，輔弼我，可以説是有始了，如果能够念及世道艱難，輔助宇文邕統治天下，就可以説是有終了。哀悼死者事奉生者，這是人臣的大節，你們要思念這句話，讓萬代人稱頌。

朕稟性節儉樸素，不能力行菲薄，經常睡粗布被子，穿粗帛衣服，所有器皿用具，都没有雕飾。到死的時候，豈能違背放棄這種嗜好。喪事所需物品，一定要按簡單節約原則辦理，殮尸時用平常的衣服，不要使用有金玉裝飾的衣物。如果因爲禮制而不能缺少，就都用瓦。小殮完後，哭喪七天。文武百官暫時避免穿戴衰麻，穿素服服喪。下葬的那天，選擇一塊不毛之地，因地勢起墳，不要在墳上封土植樹。况且厚葬會損傷活着的人，這是聖人的警告，朕既然衷心信服聖人的教誨，怎敢違背。所有文武百官，都不要違背朕的心意。四方州鎮使者到後，都讓他們哭喪三天，哭喪完後，全部暫且除掉凶服，仍穿素服服喪，直到服喪期滿。若没有朝廷的徵召，都要留在各自的部門恪守職責，不得立即奔赴朝廷。禮有隨時通變的意義，下葬完畢，朝廷內外都除去喪服按照吉日辦事。三年之內，不要禁止結婚嫁娶，飲食一概像平常一樣。

世事繁雜，病困心亂，衹能到此爲止。如果還有事情没有講完，都以此類推來決斷。臨死多考慮當前的事情，古人就有這樣的。朕現在臨死掙扎，寫下我的這些心意。

這個詔書是明帝口授的。辛丑日，明帝在延壽殿去世，當時二十七歲，謚號稱爲明皇帝，廟號稱作世宗。五月辛未日，葬在昭陵。

帝寬明仁厚，敦睦九族，有君人之量。幼而好學，博覽群書，善屬文，詞彩温麗。及即位，集公卿已下有文學者八十餘人於麟趾殿，刊校經史。又捃采衆書，自羲、農以來，訖於魏末，敘爲《世譜》，凡五百卷云。所著文章十卷。

明帝寬厚仁愛，親厚和睦九族，有皇帝的度量。年幼時就喜歡學習，博覽群書，善於寫文章，詞采温和華麗。等他即位後，在麟趾殿召集公卿以下有文才博學的八十多人，刊校經史典籍。又拾采衆書，從伏羲、神農以來，直至魏朝末年，寫成《世譜》一書，共五百卷。所著文章有十卷。

史臣曰：世宗寬仁遠度，睿哲博聞。處代邸之尊，實文昭之長。豹姿已變，龍德猶潜，而百辟傾心，萬方注意。及乎迎宣黜賀，入纂大宗，而禮貌功臣，敦睦九族，率由恭儉，崇尚文儒，亹亹焉其有君人之德者矣。始則權臣專制，政出私門；終乃鴆毒潜加，享年不永。惜哉！

史臣曰：世宗寬厚仁愛大度，聰睿明哲博聞。在他身居王侯尊位時，就已是文帝第二代中的佼佼者。在他地位已變，還没登上帝位時，就已受到了百官的傾慕，萬方的關注。等到孝閔帝被廢，明帝即皇帝位後，對功臣恭敬有禮，對親族親厚和睦，遵循恭敬節儉之道，崇尚文儒，勤勉不倦有帝王的品德。但在他開始即帝位時則有權臣專擅朝政，政治由權豪把持；最後又被施毒加害，享年不能長久。可惜啊！

周書卷五

帝紀第五

武帝(上)

高祖武皇帝諱邕，字禰羅突，太祖第四子也。母曰叱奴太后。大統九年，生於同州，有神光照室。幼而孝敬，聰敏有器質。太祖異之，曰："成吾志者，必此兒也。"年十二，封輔城郡公。孝閔帝踐阼，拜大將軍，出鎮同州。世宗即位，遷柱國，授蒲州諸軍事、蒲州刺史。武成元年，入爲大司空、治御正，進封魯國公，領宗師。甚爲世宗所親愛，朝廷大事，多共參議。性沉深有遠識，非因顧問，終不輒言。世宗每嘆曰："夫人不言，言必有中。"

高祖武皇帝名邕，字禰羅突，是太祖的第四個兒子。母親是叱奴太后。西魏大統九年，出生於同州，出生時有神光照亮房間。年幼時孝敬長輩，聰穎明敏有器度資質。太祖認爲他很不一般，説："能够完成我的志向的，一定是這個孩子。"十二歲時，被封爲輔城郡公。孝閔帝即位後，他被拜爲大將軍，出鎮同州。世宗即位，升爲柱國，授蒲州諸軍事、蒲州刺史。武成元年，入朝擔任大司空、治御正，晋封爲魯國公，領宗師。他很受世宗的寵愛，朝廷大事，多與他一起商議。武帝性情沉静穩重有眼光見識，除非有人徵求他的意見，他從不開口多言。世宗經常贊嘆説："這個人平常不多説話，一説話就説到點子上。"

武成二年夏四月，世宗崩，遺詔傳帝位於高祖。高祖固讓，百官勸進，乃從之。壬寅，即皇帝位，大赦天下。冬十二月，改作露門、應門。

武成二年夏季四月，世宗去世，死前下詔將帝位傳給高祖。高祖堅决辭讓，百官勸進，這纔聽從。壬寅日，即皇帝位，大赦天下。冬季十二月，改建露門、應門。

是歲，齊常山王高演廢其主殷而自立，是爲孝昭帝。

這年，北齊的常山王高演廢黜皇帝高殷而自立爲皇帝，這就是孝昭帝。

保定元年春正月戊申，詔曰："寒暑亟周，奄及徂歲，改元命始，國之典章。朕祗承寶圖，宜遵故實。可改武成三年爲保定元年。嘉號既新，惠澤宜布，文武百官，各增四級。"以大冢宰、晋國公護爲都督中外諸軍事，令五府總於天官。庚戌，祠圓丘。壬子，祠方丘。甲寅，祠感

保定元年春季正月戊申日，武帝下詔説："寒暑急速循環，歲月很快就過去了，更改年號確定始元，這是國家的法令制度。朕恭敬地繼承皇位，應當遵循舊制。可將武成三年改爲保定元年。嘉號既已更新，就應當布施恩澤，文武百官，每人都提升四級。"任命大冢宰、晋國公宇文護爲都督中外諸軍事，命五府都受天官總管。庚戌日，祭祀圓丘。壬子日，祭祀方丘。甲寅

生帝於南郊。乙卯，祠太社。辛酉，突厥遣使獻其方物。戊辰，詔曰："履端開物，實資元后；代終成務，諒惟宰棟。故周文公以上聖之智，翼彼姬周，爰作六典，用光七百。自茲厥後，代失其緒，俾巍巍之化，歷千祀而莫傳；郁郁之風，終百王而永墜。我太祖文皇帝稟純和之氣，挺天縱之英，德配乾元，功侔造化，故能捨末世之弊風，蹈隆周之睿典，誕述百官，厥用允集。所謂乾坤改而重構，豈帝王洪範而已哉。朕入嗣大寶，思揚休烈。今可班斯禮於太祖廟庭。"己巳，祠太廟，班太祖所述六官焉。癸酉，吐谷渾、高昌并遣使獻方物。甲戌，詔先經兵戎官年六十已上，及民七十已上，節級板授官。乙亥，親耕籍田。丙子，大射於正武殿，賜百官各有差。

日，在長安南郊祭祀感生帝。乙卯日，祭祀太社。辛酉日，突厥派使者進獻土産。戊辰日，武帝下詔説："開創事業，要依賴君王，而最終完成事務，一定要依靠宰臣。所以周文公以卓越的才智，輔助姬周，制定六典，施行了七百年。從此以後，歷代都拋棄了周公的業績，使得巍巍的教化，歷經千年以後而失傳；濃郁的世風，經過百王以後而永遠墜落。我太祖文皇帝禀受純和之氣，顯示出上天賦予的傑出才能，道德可以與皇天相匹配，功績可以同化育萬物的自然相等齊，所以能够摒棄末世敗壞的世風，因襲盛周時的聖典，大叙百官，使百官的作用得以會集。這就是所謂的天地改變而重新構造，難道僅僅是帝王的大法而已嗎？朕承繼皇位，念及弘揚美好的功業。如今應將此禮頒布於太祖廟庭。"己巳日，祭祀太廟，頒布了太祖所創制的六官之職。癸酉日，吐谷渾、高昌一同派使者貢獻當地土特産。甲戌日，武帝下詔凡是在從前經歷過戰事的六十歲以上的官員，以及七十歲以上的百姓，都按次第臨時授予官職。乙亥日，武帝親自耕種籍田。丙子日，在正武殿舉行大規模的射禮，按不同等次賞賜百官。

二月己卯，遣大使巡察天下。於洮陽置洮州。甲午，朝日於東郊。乙未，突厥、宕昌并遣使獻方物。丙午，省輿輦，去百戲。弘農上言九尾狐見。

二月己卯日，派使節巡視天下。在洮陽設置洮州。甲午日，在東郊朝拜太陽。乙未日，突厥、宕昌一同派使者貢獻當地土特産。丙午日，減省車輦，去掉百戲。弘農上書稱有九尾狐出現。

三月丙寅，改八丁兵爲十二丁兵，率歲一月役。

三月丙寅日，將八丁兵改爲十二丁兵，全都是每年服一月的兵役。

夏四月丙子朔，日有食之。庚寅，以少傅、吴公尉遲綱爲大司空。丁酉，白蘭遣使獻犀甲、鐵鎧。

夏季四月丙子初一，太陽有虧蝕。庚寅日，任命少傅、吴公尉遲綱爲大司空。丁酉日，白蘭派使者貢獻犀甲、鐵鎧。

五月丙午，封孝閔皇帝子康爲紀國公，皇子贇爲魯國公。晋公護獲玉斗以獻。戊辰，突厥、龜兹并遣使獻方物。

五月丙午日，封孝閔皇帝的兒子宇文康爲紀國公，皇子宇文贇爲魯國公。晋公宇文護得到一柄玉斗將它進獻給武帝。戊辰日，突厥、龜兹一同派使者貢獻當地土特産。

六月乙酉，遣治御正殷不害等使於陳。

六月乙酉日，派治御正殷不害等人出使陳國。

秋七月戊申，詔曰："亢旱歷時，

秋季七月戊申日，武帝下詔説："大旱長久，

嘉苗殄悴。豈獄犴失理，刑罰乖衷歟？其所在見囚：死以下，一歲刑以上，各降本罪一等；百鞭以下，悉原免之。”更鑄錢，文曰“布泉”，以一當五，與五銖并行。己酉，追封皇伯父顥爲邵國公，以晋公子江陵公會爲後；次伯父連爲杞國公，以章武孝公子永昌公亮爲後；第三伯父洛生爲莒國公，以晋公子崇業公至爲後；又追封武邑公震爲宋國公，以世宗子實爲後：并襲封。己巳，熒惑入輿鬼，犯積尸。

九月甲辰，南寧州遣使獻滇馬及蜀鎧。乙巳，客星見於翼。

冬十月甲戌，日有蝕之。戊寅，熒惑犯太微上將，合焉。

十一月乙巳，以大將軍、衛國公直爲雍州牧。陳遣使來聘。進封柱國、廣武公竇熾爲鄧國公。丁巳，狩於岐陽。是月，齊孝昭帝薨，弟長廣王湛代立，是爲武成帝。

十二月壬午，至自岐陽。

是歲，追封皇族祖仲爲虞國公。

二年春正月壬寅，初於蒲州開河渠，同州開龍首渠，以廣灌溉。丁未，以陳主弟頊爲柱國，送還江南。

閏月己丑，詔柱國以下，帥都督以上，母妻授太夫人、夫人、郡君、縣君各有差。癸巳，太白入昴。己亥，柱國、大司馬、凉國公賀蘭祥薨。洛州民周共妖言惑衆，假署將相，事發伏誅。

二月壬寅，熒惑犯太微上相。癸丑，以久不雨，降宥罪人，京城三十里内禁酒。梁主蕭詧薨。以大將軍、蔡國公廣爲秦州總管。

禾苗枯萎。難道是牢獄失去常理，刑罰違背了中正嗎？凡是現在被囚禁的犯人：死刑以下，一年刑罰以上的，各降原罪一級；罰一百鞭以下的，全部將其原罪赦免。”重新鑄造銅錢，錢文叫“布泉”，以一枚當值五錢，與五銖錢一起流通。己酉日，追封皇伯父宇文顥爲邵國公，以晋公的兒子江陵公宇文會作爲他的後嗣；次伯父宇文連爲杞國公，以章武孝公的兒子永昌公宇文亮作爲他的後嗣；第三伯父宇文洛生爲莒國公，以晋公的兒子崇業公宇文至作爲他的後嗣；又追封武邑公宇文震爲宋國公，以世宗的兒子宇文實爲他的後嗣：都承襲他們的封號。己巳日，火星侵入輿鬼宿，侵犯積尸星。

九月甲辰日，南寧州派使者進獻滇馬和蜀鎧。乙巳日，有忽隱忽現的星出現在翼宿。

冬季十月甲戌日，太陽有虧蝕。戊寅日，火星侵犯太微星垣上將星，在那裏重合。

十一月乙巳日，任命大將軍、衛國公宇文直爲雍州州牧。陳國派使者前來通問修好。進封柱國、廣武公竇熾爲鄧國公。丁巳日，武帝在岐陽冬獵。這個月，齊孝昭帝逝世，他的弟弟長廣王高湛代立爲皇帝，這就是齊武成帝。

十二月壬午日，武帝從岐陽回到都城。

在這一年，武帝追封皇族祖父宇文仲爲虞國公。

保定二年春季正月壬寅日，開始在蒲州開鑿黄河渠道，在同州開鑿龍首渠，用來擴充灌溉。丁未日，任命陳主的弟弟陳頊爲柱國，將他送還長江南面。

閏正月己丑日，武帝下詔命柱國以下，帥都督以上的官員，其母親、妻子分别按等級授予太夫人、夫人、郡君、縣君等稱號。癸巳日，太白星侵入昴宿。己亥日，柱國、大司馬、凉國公賀蘭祥逝世。洛州平民周共以妖言蠱惑百姓，僞任將相，事情揭發後，被處死刑。

二月壬寅日，火星侵犯太微星垣的上相星。癸丑日，因爲長時間不下雨，減免罪人的罪行，在京城三十里以内禁止飲酒。梁主蕭詧逝世。任命大將軍、蔡國公宇文廣爲秦州總管。

三月壬午，熒惑犯左執法。

夏四月甲辰，禁屠宰，旱故也。丁巳，南陽獻三足烏。湖州上言見二白鹿從三角獸而行。己未，於伏流城置和州。癸亥，詔曰："比以寇難猶梗，九州未一，文武之官立功效者，雖錫以茅土，而未給租賦。諸柱國等勳德隆重，宜有優崇，各准別制，邑户聽寄食他縣。"

五月庚午，以山南衆瑞并集，大赦天下，百官及軍人，普泛二級。南陽宛縣三足烏所集，免今年役及租賦之半。壬辰，以柱國隨國公楊忠爲大司空，吴國公尉遲綱爲陝州總管。

六月己亥，以柱國蜀國公尉遲迥爲大司馬，邵國公會爲蒲州總管。分山南荆州、安州、襄州、江陵爲四州總管。

秋七月己巳，封開府賀拔緯爲霍國公。乙亥，太白犯輿鬼。

九月戊辰朔，日有蝕之。陳遣使來聘。

冬十月戊戌，詔曰："樹之元首，君臨海内，本乎宣明教化，亭毒黔黎；豈唯尊貴其身，侈富其位。是以唐堯疏葛之衣，粗糲之食，尚臨汾陽而永嘆，登姑射而興想。況無聖人之德而嗜欲過之，何以克厭衆心，處于尊位，朕甚恧焉。今巨寇未平，軍戎費廣，百姓空虚，與誰爲足。凡是供朕衣服飲食，四時所須，爰及宫内調度，朕今手自减削。縱不得頓行古人之道，豈曰全無庶幾。凡爾百司，安得不思省約，勖朕不逮者哉?"辛亥，帝御大武殿大射，公卿列將皆會。戊午，講武於少陵原。分南寧州置恭州。

三月壬午日，火星侵犯左執法星。

夏季四月甲辰日，禁止屠宰，這是因爲天旱的緣故。丁巳日，南陽進獻三足烏。湖州上書説看見二隻白鹿跟着三角獸行走。己未日，在伏流城設置和州。癸亥日，武帝下詔説："近來因爲寇難而東西仍有阻塞，全國没有統一，文武官員建立了功績的，雖然賜封了他們王侯，但没有給他們供應租賦。各位柱國等人功德厚重，應當有所優待尊崇，各自按照特别的例制，准許他們的邑户依附他縣生活。"

五月庚午日，因爲山南各種祥瑞一同匯集，大赦天下，百官以及軍人，普遍提升二級。南陽宛縣是三足烏會集的地方，免除當地本年的勞役和半數的租賦。壬辰日，任命柱國隨國公楊忠爲大司空，吴國公尉遲綱爲陝州總管。

六月己亥日，任命柱國蜀國公尉遲迥爲大司馬，邵國公宇文會爲蒲州總管。將山南分爲荆州、安州、襄州、江陵四州總管。

秋季七月己巳日，封開府賀拔緯爲霍國公。乙亥日，太白星侵犯輿鬼星宿。

九月戊辰初一，太陽有虧蝕。陳國派使者前來通問修好。

冬季十月戊戌日，武帝下詔説："樹立君主，統治天下，本是爲了宣明教化，養育百姓；豈祇是爲了尊貴他的身體，侈富他的地位。所以即便是唐堯身穿粗布的衣服，吃的是粗糙的糧食，尚且來到汾陽而長嘆，登上姑射山而聯想。何況那些没有聖人的德行而在嗜欲方面又超過了聖人的人，用什麽來使衆人心服呢，朕處在君主之位，心中爲此非常慚愧。現在巨寇没有平定，軍事費用很多，百姓空虚，有誰能够富足。凡是供應朕的衣服飲食，四季所需的用品，以及宫中的費用安排，朕現在親手削减。縱然不能即時施行古人的做法，難道説完全没有希望。你們所有的官員，怎麽能不考慮節約，勉勵朕所没做到的事呢?"辛亥日，武帝親臨大武殿舉行射禮，公卿列將都會集在那裏。戊午日，在少陵原講習軍事。從南寧州中分設恭州。

十一月丁卯，以大將軍衛國公直、大將軍趙國公招并爲柱國。又以招爲益州總管。壬午，熒惑犯歲星於危南。

十一月丁卯日，任命大將軍衛國公宇文直、大將軍趙國公宇文招同爲柱國。又任命宇文招爲益州總管。壬午日，火星在危宿南部侵犯歲星。

十二月，益州獻赤烏。

十二月，益州進獻赤色烏。

三年春正月辛未，改光遷國爲遷州。乙酉，太保、梁國公侯莫陳崇賜死。壬辰，於乞銀城置銀州。

保定三年春季正月辛未日，將光遷國改爲遷州。乙酉日，太保、梁國公侯莫陳崇被賜死。壬辰日，在乞銀城設置銀州。

二月庚子，初頒新律。辛丑，詔魏大統九年以前，都督以上身亡而子孫未齒叙者，節級授官。渭州獻三足烏。辛酉，詔曰："二儀創闢，玄象著明；三才已備，曆數昭列。故《書》稱欽若敬授，《易》序治曆明時。此先代一定之典，百王不易之務。伏惟太祖文皇帝，敬順昊天，憂勞庶政，曆序六家，以陰陽爲首。洎予小子，弗克遵行，惟斯不安，夕惕若厲。自頃朝廷權輿，事多倉卒，乖和爽序，違失先志。致風雨愆時，疾厲屢起，嘉生不遂，萬物不昌，朕甚傷之。自今舉大事、行大政，非軍機急速，皆宜依月令，以順天心。"

二月庚子日，開始頒布新律法。辛丑日，下詔凡魏大統九年以前，身亡了的都督以上官員的沒有叙用的子孫，按次第授予官職。渭州進獻三足烏。辛酉日，下詔説："天地開闢，天象顯明；天地人三才已經齊備，曆數明顯排列。所以《尚書》稱敬順上天制定曆法，《周易》叙述制定曆法確定時令節氣。這是先朝各代固定的典制，是歷代帝王不變的事務。想到太祖文皇帝，恭敬地遵循上天的旨意，憂慮辛勞各種政務，逐一排列陰陽、儒、墨、名、法、道德六家學派，以陰陽作爲首位。到了我繼位後，不能遵照實行，心中爲此不安，就像身處險境而終日戒慎恐懼。自從我即位開始，多有禍難之事發生，背離和順錯失時序，違背了先人的意志。致使風雨失調，禍害屢屢興起，穀物的生長不順人意，萬物不能昌盛，朕非常傷心。從今以後决定重大的事情、施行重大的政務，如果不是急迫的軍政要事，都應依照時令行事，以順從上天的意志。"

三月乙丑朔，日有蝕之。丙子，宕昌遣使獻生猛獸二，詔放之南山。乙酉，益州獻三足烏。

三月乙丑初一，太陽出現虧蝕。丙子日，宕昌派使者進獻兩頭活着的猛獸，武帝下詔命令將猛獸放歸南山。乙酉日，益州進獻三足烏。

夏四月乙未，以柱國、鄭國公達奚武爲太保，大將軍韓果爲柱國。己亥，帝御正武殿録囚徒。癸卯，大雩。癸丑，有牛足生於背。戊午，幸太學，以太傅、燕國公于謹爲三老而問道焉。初禁天下報仇，犯者以殺人論。壬戌，詔百官及民庶上封事，極言得失。

夏季四月乙未日，任命柱國、鄭國公達奚武爲太保，大將軍韓果爲柱國。己亥日，武帝親臨正武殿審察囚犯。癸卯日，舉行盛大的祈雨祭禮。癸丑日，有一頭牛的脚生在背上。戊午日，武帝親臨太學，任命太傅、燕國公于謹爲三老并向他請教治國之道。開始禁止天下的人報仇，違犯者以殺人罪論處。壬戌日，詔令百官及平民百姓上書密奏政事，盡情陳述政事的得失。

五月甲子朔，避正寢不受朝，旱故也。甲戌，雨。

五月甲子初一，武帝避開正殿不接受朝拜，這是天旱的緣故。甲戌日，降雨。

秋七月戊辰，行幸原州。庚午，陳遣使來聘。丁丑，幸津門，問百年，賜以錢帛，又賜高年板職各有差，降死罪一等。

八月丁未，改作露寢。

九月甲子，自原州登隴山。熒惑犯太微上將。丙戌，幸同州。戊子，詔柱國楊忠率騎一萬與突厥伐齊。己丑，蒲州獻嘉禾，異畝同穎。初令世襲州郡縣者改爲五等爵，州封伯，郡封子，縣封男。

冬十月壬辰，熒惑犯左執法。乙巳，以開府、杞國公亮爲梁州總管。庚戌，陳遣使來聘。

十有二月辛卯，至自同州。遣太保、鄭國公達奚武率騎三萬出平陽以應楊忠。是月，有人生子男，而陰在背後如尾，兩足指如獸爪。有犬生子，腰以後分爲二身，兩尾六足。

四年春正月庚申，楊忠破齊長城，至晉陽而還。

二月庚寅朔，日有蝕之。甲午，熒惑犯房右驂。

三月己未，熒惑又犯房右驂。庚辰，初令百官執笏。

夏四月癸卯，以柱國、鄧公竇熾爲大宗伯。

五月壬戌，封世宗長子賢爲畢國公。丁卯，突厥遣使獻方物。癸酉，以大將軍、安武公李穆爲柱國。丁亥，改禮部爲司宗，大司禮爲禮部，大司樂爲樂部。

六月庚寅，改御伯爲納言。

秋七月戊午，粟特遣使獻方物。戊寅，焉耆遣使獻名馬。

八月丁亥朔，日有蝕之。詔柱國楊忠率師與突厥東伐，至北河而還。

秋季七月戊辰日，武帝前往原州。庚午日，陳國派使者前來通問修好。丁丑日，武帝前往津門，詢訪百歲老人，賞賜給他們錢帛，又賜給老人臨時官職大小不等，降死罪一級。

八月丁未日，改建露寢。

九月甲子日，武帝從原州登上隴山。火星侵犯太微星垣上將星。丙戌日，前往同州。戊子日，詔令柱國楊忠率領一萬騎兵同突厥討伐北齊。己丑日，蒲州進獻生長茁壯的禾稻，在不同的田畝却長出同樣好的穀穗。開始下令將世襲的州郡縣改爲五等爵位，州封伯爵，郡封子爵，縣封男爵。

冬季十月壬辰日，火星侵犯左執法星。乙巳日，任命開府、杞國公宇文亮爲梁州總管。庚戌日，陳國派使者前來通問修好。

十二月辛卯日，武帝從同州返回都城長安。派太保、鄭國公達奚武率領三萬騎兵出平陽以策應楊忠。在這個月，有人生了個男孩，但小孩的陰莖像尾巴一樣長在背後，兩脚脚趾像獸爪。有一條狗生小狗，小狗腰部以後分爲兩個身子，兩條尾巴六隻脚。

保定四年春季正月庚申日，楊忠攻破北齊長城，到晉陽後返回。

二月庚寅初一，太陽出現虧蝕。甲午日，火星侵犯房宿右驂星。

三月己未日，火星又侵犯房宿右驂星。庚辰日，開始命令百官朝見時手執笏板。

夏季四月癸卯日，任命柱國、鄧公竇熾爲大宗伯。

五月壬戌日，封世宗的長子宇文賢爲畢國公。丁卯日，突厥派使者前來貢獻當地土特産。癸酉日，任命大將軍、安武公李穆爲柱國。丁亥日，改禮部爲司宗，大司禮爲禮部，大司樂爲樂部。

六月庚寅日，改御伯中大夫爲納言。

秋季七月戊午日，粟特派使者進獻土産。戊寅日，焉耆派使者進獻名馬。

八月丁亥初一，太陽有虧蝕。武帝下詔命令柱國楊忠率領軍隊與突厥一起向東討伐，到北河

戊子，以柱國齊公憲爲雍州牧，許國公宇文貴爲大司徒。

九月丁巳，以柱國、衛國公直爲大司空，封開府李昞爲唐國公，若干鳳爲徐國公。陳遣使來聘。是月，以皇世母閻氏自齊至，大赦天下。

閏月己亥，以大將軍韋孝寬、大將軍長孫儉并爲柱國。

冬十月癸亥，以大將軍陸通、大將軍宇文盛、蔡國公廣并爲柱國。甲子，詔大將軍、大冢宰、晉國公護率軍伐齊，帝於太廟庭授以斧鉞。於是護總大軍出潼關，大將軍權景宣率山南諸軍出豫州，少師楊摽出軹關。丁卯，幸沙苑勞師。癸酉，還宫。

十一月甲午，柱國、蜀國公尉遲迥率師圍洛陽，柱國、齊國公憲營於邙山，晉公護次於陝州。

十二月，權景宣攻齊豫州，刺史王士良以州降。壬戌，齊師渡河，晨至洛陽，諸軍驚散。尉遲迥率麾下數十騎捍敵，得却，至夜引還。柱國、庸國公王雄力戰，死之。遂班師。楊摽於軹關戰没。權景宣亦棄豫州而還。

五年春正月甲申朔，廢朝，以庸國公王雄死王事故也。辛卯，白虹貫日。庚子，令荆州、安州、江陵等總管并隸襄州總管府，以柱國、大司空、衛國公直爲襄州總管。甲辰，太白、熒惑、歲星合於婁。乙巳，吐谷渾遣使獻方物。以庸國公王雄世子開府謙爲柱國。

二月辛酉，詔陳國公純、柱國許國公宇文貴、神武公竇毅、南安公楊荐等，如突厥逆女。甲子，郢州獲緑毛龜。丙寅，以柱國安武公李穆爲大司空，綏德公陸通爲大司寇。壬申，行幸岐州。

後返回。戊子日，任命柱國齊公宇文憲爲雍州牧，許國公宇文貴爲大司徒。

九月丁巳日，任命柱國、衛國公宇文直爲大司空，封開府李昞爲唐國公，若干鳳爲徐國公。陳國派使者前來通問修好。在這個月，因爲皇世母閻氏從北齊來到長安，大赦天下。

閏九月己亥日，任命大將軍韋孝寬、大將軍長孫儉同爲柱國。

冬季十月癸亥日，任命大將軍陸通、大將軍宇文盛、蔡國公宇文廣同爲柱國。甲子日，詔令大將軍、大冢宰、晉國公宇文護率軍討伐北齊，武帝在太廟大庭授其斧鉞。於是宇文護統領大軍出潼關，大將軍權景宣率山南各軍出豫州，少師楊摽出軹關。丁卯日，武帝前往沙苑慰勞軍隊。癸酉日，返回宮中。

十一月甲午日，柱國、蜀國公尉遲迥率軍包圍洛陽，柱國、齊國公宇文憲駐守邙山，晉公宇文護駐在陝州。

十二月，權景宣進攻北齊豫州，豫州刺史王士良率全州投降。壬戌日，北齊軍隊渡過黄河，在清晨抵達洛陽，北周各軍驚恐潰散。尉遲迥率領部下幾十個騎兵抵禦敵軍，得以退却，到夜晚返回。柱國、庸國公王雄竭力迎戰，戰死。於是周軍班師。楊摽在軹關覆没。權景宣也放棄豫州退回。

保定五年春季正月甲申初一，停止朝會，這是因爲庸國公王雄因公而死的緣故。辛卯日，太陽周圍出現光環。庚子日，下令荆州、安州、江陵等州總管共同隸屬於襄州總管府，任命柱國、大司空、衛國公宇文直爲襄州總管。甲辰日，太白星、火星、歲星相會於婁宿。乙巳日，吐谷渾派使者前來貢獻土産。任命庸國公王雄的嫡長子開府王謙爲柱國。

二月辛酉日，詔令陳國公宇文純、柱國許國公宇文貴、神武公竇毅、南安公楊荐等人，前往突厥迎接突厥公主。甲子日，郢州捕獲一隻緑毛龜。丙寅日，任命柱國安武公李穆爲大司空，綏德公陸通爲大司寇。壬申日，武帝前往岐州。

三月戊子，柱國、楚國公豆盧寧薨。

夏四月，齊武成禪位於其太子緯，自稱太上皇帝。

五月丙戌，以皇族父興爲大將軍，襲虞國公封。己亥，詔左右武伯各置中大夫一人。

六月庚申，彗星出三台，入文昌，犯上將，後經紫宮西垣入危，漸長一丈餘，指室、壁。後百餘日，稍短，長二尺五寸，在虛、危滅。辛未，詔曰："江陵人年六十五以上爲官奴婢者，已令放免。其公私奴婢有年至七十以外者，所在官司，宜贖爲庶人。"

秋七月辛巳朔，日有蝕之。庚寅，行幸秦州。降死罪以下。辛丑，遣大使巡察天下。

八月丙子，至自秦州。

九月乙巳，益州獻三足烏。

冬十月辛亥，改函谷關城爲通洛防。

十一月庚辰，岐州上言一角獸見。甲午，吐谷渾遣使獻方物。丁未，陳遣使來聘。

天和元年春正月己卯，日有蝕之。辛巳，露寢成，幸之。令群臣賦古詩，京邑耆老并預會焉，頒賜各有差。癸未，大赦改元，百官普加四級。己亥，親耕籍田。丁未，於宕昌置宕州。以柱國、昌寧公長孫儉爲陝州總管。遣小載師杜杲使於陳。

二月戊申，以開府、中山公訓爲蒲州總管。戊辰，詔三公已下各舉所知。庚午，日鬥，光遂微，日裏烏見。

三月丙午，祠南郊。

夏四月己酉，益州獻三足烏。辛亥，雩。甲子，日有交暈，白虹貫

三月戊子日，柱國、楚國公豆盧寧去世。

夏季四月，齊武成帝高湛禪位給太子高緯，自稱太上皇帝。

五月丙戌日，任命皇族父宇文興爲大將軍，承襲虞國公的封號。己亥日，詔令左右武伯各自設置中大夫一人。

六月庚申日，有彗星在三台星出現，流入文昌星，侵犯上將星，後來經過紫宮西垣進入危宿，逐漸增長至一丈多長，指向室宿、壁宿。後來一百多天，逐漸減短，長二尺五寸，在虛宿、危宿消失。辛未日，武帝下詔說："江陵人年齡在六十五歲以上爲官家奴婢的，已經下令釋放。公私奴婢有年齡到了七十歲以上的，其所在的官府，應當將他們贖身爲平民。"

秋季七月辛巳初一，太陽有虧蝕。庚寅日，武帝前往秦州。死罪以下的犯人降罪。辛丑日，派大使巡察全國。

八月丙子日，武帝從秦州回到長安。

九月乙巳日，益州進獻三足烏。

冬季十月辛亥日，將函谷關城改爲通洛防。

十一月庚辰日，岐州上書稱有一隻角的野獸出現。甲午日，吐谷渾派使者來貢獻土產。丁未日，陳國派使者前來通問修好。

天和元年春季正月己卯日，太陽有虧蝕。辛巳日，露寢建成，武帝前往那裏。下令群臣作古詩，京城老人都參加聚會，武帝給他們頒發的賞賜多少不等。癸未日，大赦天下更改年號，百官普遍晉升四級。己亥日，武帝親自耕種籍田。丁未日，在宕昌設置宕州。任命柱國、昌寧公長孫儉爲陝州總管。派小載師杜杲出使陳國。

二月戊申日，任命開府、中山公宇文訓爲蒲州總管。戊辰日，詔令三公以下的官員各自推舉自己瞭解的人。庚午日，太陽被撞擊，光芒逐漸微弱，太陽裏出現黑色。

三月丙午日，武帝到南郊祭天。

夏季四月己酉日，益州進獻三足烏。辛亥日，舉行祈雨祭典。甲子日，太陽出現交錯的光

之。是月，陳文帝薨，子伯宗嗣立。

暈，在太陽周圍出現光環。在這個月，陳文帝逝世，他的兒子陳伯宗繼位。

五月庚辰，帝御正武殿，集群臣親講《禮記》。吐谷渾龍涸王莫昌率户内附，以其地爲扶州。甲午，詔曰："道德交喪，禮義嗣興。褒四始於一言，美三千於爲敬。是以在上不驕，處滿不溢，富貴所以長守，邦國於焉乂安。故能承天静地，和民敬鬼，明并日月，道錯四時。朕雖庸昧，有志前古。甲子乙卯，禮云不樂。萇弘表昆吾之稔，杜蕢有揚觶之文。自世道喪亂，禮儀紊毁，此典茫然，已墜於地。昔周王受命，請聞顓頊。廟有戒盈之器，室爲復禮之銘。矧伊未學，而能忘此。宜依是日，省事停樂。庶知爲君之難，爲臣不易。貽之後昆，殷鑒斯在。"

五月庚辰日，武帝前往正武殿，招集大臣們親自宣講《禮記》。吐谷渾龍涸王慕容莫昌率領他的部落歸附北周，武帝把他的地區改爲扶州。甲午日，武帝下詔説："道德交替淪喪，禮義連續興起。對《詩經》四始的褒揚概括爲一句話，對三千詩篇的贊美集中爲恭敬處事。所以身居高位而不驕逸，在充盈時而不外流，富貴就會長久，國家就能安定。因而就能承奉天道安寧大地，和順百姓敬事鬼神，與日月一樣光明，道德與四季相隨。朕雖然平庸昏昧，但也有效法先古的志向。在甲子、乙卯兩天，按禮的講法是不能奏樂的。萇弘表彰昆吾的豐稔，晉平公接受杜蕢諫諍而停樂。自從世道喪亂，禮儀紊毁，這種典制模糊不清，已經在世上衰落。從前周王接受天命，請教顓頊時的禮儀。在廟裏有警戒盈溢的器皿，在室中刻有恢復禮制的銘文。何況我學識淺薄，怎麽能够忘記這呢。應當在這兩天，精簡事務停止奏樂。使大家知道做君主的艱難，爲臣子的不易。將它傳給後人，記住殷商滅亡的教訓。"

六月丙午，以大將軍、枹罕公辛威爲柱國。

六月丙午日，任命大將軍、枹罕公辛威爲柱國。

秋七月戊寅，築武功、郿、斜谷、武都、留谷、津坑諸城，以置軍人。壬午，詔："諸胄子入學，但束脩於師，不勞釋奠。釋奠者，學成之祭，自今即爲恒式。"

秋季七月戊寅日，修築武功、郿、斜谷、武都、留谷、津坑等城，用來安置軍人。壬午日，下詔："各位王子入學，衹是送給教師十條乾肉作爲酬禮，不必舉行置爵祭奠先師的禮儀。置爵祭奠先師，是學業完成後的祭禮，從今以後就作爲固定的制度。"

八月己未，詔："諸有三年之喪，或負土成墳，或寢苫骨立，一志一行，可稱揚者，仰本部官司，隨事言上。當加吊勉，以厲薄俗。"

八月己未日，下詔説："那些有爲父母守喪三年，有的背土堆成墳丘，有的睡卧在草席上形體消瘦，一志一行，值得贊揚的，希望本部官員，將其事迹奏報上來。應當加以慰問勉勵，以此振奮輕薄的風俗。"

九月乙亥，信州蠻冉令賢、向五子王反，詔開府陸騰討平之。

九月乙亥日，信州蠻冉令賢、向五子王造反，武帝下詔命開府陸騰討伐平定了他們。

冬十月乙卯，太白晝見，經天。甲子，初造《山雲舞》，以備六代之樂。

冬季十月乙卯日，太白星在白天出現，横越天空。甲子日，開始編造《山雲舞》，以完備夏商周秦漢魏六代的舞樂。

十一月丙戌，行幸武功等新城。十二月庚申，還宫。

二年春正月癸酉朔，日有蝕之。己亥，親耕籍田。

三月癸酉，改武遊園爲道會苑。丁亥，初立郊丘壇壝制度。

夏四月乙巳，省東南諸州：以潁州、歸州、湞州、均州入唐州，油州入純州，鴻州入淮州，洞州入湖州，睢州入襄州，憲州入昌州。以大將軍、陳國公純爲柱國。

五月壬申，突厥、吐谷渾、安息并遣使獻方物。丁丑，進封柱國、安武公李穆爲申國公。己丑，歲星與熒惑合於井。

六月辛亥，尊所生叱奴氏爲皇太后。甲子，月入畢。

閏月庚午，地震。戊寅，陳湘州刺史華皎率衆來附，遣襄州總管衛國公直率柱國綏德公陸通、大將軍田弘、權景宣、元定等，將兵援之，因而南伐。壬辰，以大將軍、譙國公儉爲柱國。丁酉，歲星、太白合於柳。戊戌，襄州上言慶雲見。

秋七月辛丑，梁州上言鳳凰集於楓樹，群鳥列侍以萬數。甲辰，立露門學，置生七十二人。庚戌，太白犯軒轅。壬子，以太傅、燕國公于謹爲雍州牧。

九月，衛國公直等與陳將淳于量、吴明徹戰於沌口，王師失利。元定以步騎數千先度，遂没江南。

冬十月辛卯，日出入時，有黑氣一，大如杯，在日中。甲午，又加一焉。經六日乃滅。

十一月戊戌朔，日有蝕之。癸丑，太保、許國公宇文貴薨。

三年春正月辛丑，祠南郊。

二月丁卯，幸武功。丁亥，還

十一月丙戌日，武帝前往武功等新城。十二月庚申日，返回宫中。

天和二年春季正月癸酉初一，出現日食。己亥日，武帝親自耕種籍田。

三月癸酉日，將武遊園改名爲道會苑。丁亥日，開始建立郊丘壇壝制度。

夏季四月乙巳日，武帝視察東南各州：將潁州、歸州、湞州、均州并入唐州，油州并入純州，鴻州并入淮州，洞州并入湖州，睢州并入襄州，憲州并入昌州。任命大將軍、陳國公宇文純爲柱國。

五月壬申日，突厥、吐谷渾、安息都派使者前來進獻當地土産。丁丑日，進封柱國、安武公李穆爲申國公。己丑日，歲星和火星在井宿相聚。

六月辛亥日，武帝尊奉生母叱奴氏爲皇太后。甲子日，月亮侵入畢宿。

閏六月庚午日，發生地震。戊寅日，陳國湘州刺史華皎率衆前來歸附，武帝派襄州總管衛國公宇文直率柱國綏德公陸通、大將軍田弘、權景宣、元定等人，帶兵支援他，趁機南伐。壬辰日，任命大將軍、譙國公宇文儉爲柱國。丁酉日，歲星、太白星在柳宿相聚。戊戌日，襄州上奏稱有祥雲出現。

秋季七月辛丑日，梁州上奏稱有鳳凰聚集在楓樹上，數以萬計的鳥在周圍侍立。甲辰日，設立露門學，安置學生七十二人。庚戌日，太白星侵犯軒轅星。壬子日，任命太傅、燕國公于謹爲雍州牧。

九月，衛國公宇文直等人和陳國將領淳于量、吴明徹在沌口作戰，王師失利。元定率幾千步兵騎兵率先渡過長江，於是失陷在江南。

冬季十月辛卯日，在太陽升起和落山時，有一團黑氣，大如杯，處在太陽正中。甲午日，又增加了一團黑氣。經過六天纔消失。

十一月戊戌初一，發生日食。癸丑日，太保、許國公宇文貴去世。

天和三年春季正月辛丑日，祭祀南郊。

二月丁卯日，武帝前往武功。丁亥日，返回

宫。

三月癸卯，皇后阿史那氏至自突厥。甲辰，大赦天下，亡官失爵，并聽復舊。丁未，大會百寮及四方賓客於路寢，賜衣馬錢帛各有差。甲寅，以柱國陳國公純爲秦州總管，蔡國公廣爲陝州總管。戊午，太傅、柱國、燕國公于謹薨。己未，太白犯井北軒第一星。

夏四月辛巳，以太保、鄭國公達奚武爲太傅，大司馬、蜀國公尉遲迥爲太保，柱國、齊國公憲爲大司馬。太白入輿鬼，犯積尸。

五月庚戌，祠太廟。庚申，行幸醴泉宫。

六月甲戌，有星孛於東井，北行一月，至輿鬼，乃滅。

秋七月壬寅，柱國、隨國公楊忠薨。戊午，至自醴泉宫。己未，客星見房，漸東行入天市，犯營室，至奎，四十餘日乃滅。

八月乙丑，韓國公元羅薨。齊請和親，遣使來聘，詔軍司馬陸逞、兵部尹公正報聘焉。癸酉，帝御大德殿，集百僚及沙門、道士等親講《禮記》。

九月庚戌，太白與鎮星合於角。

冬十月癸亥，祠太廟。丙戌，太白入氐。丁亥，上親率六軍講武於城南，京邑觀者，輿馬彌漫數十里，諸蕃使咸在焉。

十一月壬辰朔，日有蝕之。甲辰，行幸岐陽。壬子，遣開府崔彦穆、小賓部元暉使於齊。甲寅，陳安成王頊廢其主伯宗而自立，是爲宣帝。

十二月丁丑，至自岐陽。是月，齊武成帝薨。

四年春正月辛卯朔，廢朝，以齊

宫中。

三月癸卯日，皇后阿史那氏從突厥抵達京師。甲辰日，大赦天下，丢失官爵的人，都恢復原職。丁未日，在路寢大規模地會見百官和四方的賓客，賞賜衣服馬匹錢財布帛各有不等。甲寅日，任命柱國陳國公宇文純爲秦州總管，蔡國公宇文廣爲陝州總管。戊午日，太傅、柱國、燕國公于謹去世。己未日，太白星侵犯井宿北軒的第一顆星。

夏季四月辛巳日，任命太保、鄭國公達奚武爲太傅，大司馬、蜀國公尉遲迥爲太保，柱國、齊國公宇文憲爲大司馬。太白星進入輿鬼宿，侵犯積尸星。

五月庚戌日，祭祀太廟。庚申日，武帝前往醴泉宫。

六月甲戌日，有彗星在東井宿出現，向北運行了一個月，到達輿鬼宿，纔消失。

秋季七月壬寅日，柱國、隨國公楊忠去世。戊午日，武帝從醴泉宫返回。己未日，客星出現在房宿，慢慢向東運行到天市，侵犯營室，抵達奎宿，四十多天纔消失。

八月乙丑日，韓國公元羅去世。北齊請求和親，派使者前來聘問修好，武帝下詔派軍司馬陸逞、兵部尹公正答聘。癸酉日，武帝前往大德殿，招集百官和僧人、道士等親自宣講《禮記》。

九月庚戌日，太白星和鎮星在角宿會合。

冬季十月癸亥日，祭祀太廟。丙戌日，太白星侵入氐宿。丁亥日，皇上親自率領六軍在城南舉行軍事演習，京城觀看的人，車馬連綿幾十里，各藩國的使者也都在那裏。

十一月壬辰初一，發生日食。甲辰日，武帝前往岐陽。壬子日，派開府崔彦穆、小賓部元暉出使北齊。甲寅日，陳國安成王陳頊廢黜君主伯宗而自立爲帝，這就是陳宣帝。

十二月丁丑日，武帝從岐陽回宫。當月，齊武成帝去世。

天和四年春季正月辛卯初一，停止上朝，這

武成薨故也。遣司會、河陽公李綸等會葬於齊，仍吊賻焉。

是因爲齊武成帝去世的緣故。派司會、河陽公李綸等人到北齊參加葬禮，接着又吊唁并贈送財物助喪。

二月癸亥，以柱國、昌寧公長孫儉爲夏州總管。戊辰，帝御大德殿，集百僚、道士、沙門等討論釋老義。歲星逆行，掩太微上將。庚午，有流星大如斗，出左攝提，流至天津，滅後，有聲如雷。

二月癸亥日，任命柱國、昌寧公長孫儉爲夏州總管。戊辰日，武帝前往大德殿，招集百官、道士、僧人等討論佛教、道家教義。歲星逆着運行，遮掩住太微星垣的上將星。庚午日，有像斗一樣大的流星，在左攝提出現，流到天津，消失後，發出雷鳴般的聲音。

夏四月己巳，齊遣使來聘。

夏季四月己巳日，北齊派使者前來聘問。

五月己丑，帝制《象經》成，集百僚講説。封魏廣平公子元謙爲韓國公，以紹魏後。庚戌，行幸醴泉宫。丁巳，柱國、吴國公尉遲綱薨。

五月己丑日，武帝制定的《象經》完成，招集百官宣講討論。封魏廣平公的兒子元謙爲韓國公，以繼承魏的後嗣。庚戌日，武帝前往醴泉宫。丁巳日，柱國、吴國公尉遲綱去世。

六月，築原州及涇州東城。

六月，修築原州和涇州東城。

秋七月辛亥，至自醴泉宫。丁巳，突厥遣使獻馬。

秋季七月辛亥日，武帝從醴泉宫返回。丁巳日，突厥派使者進獻馬匹。

八月庚辰，盗殺孔城防主，以其地入齊。

八月庚辰日，盗賊殺死了孔城防主，將其地獻給北齊。

九月辛卯，遣柱國、齊國公憲率衆於宜陽築崇德等城。

九月辛卯日，派柱國、齊國公宇文憲率衆在宜陽修築崇德等城。

冬十一月辛亥，柱國、昌寧公長孫儉薨。

冬季十一月辛亥日，柱國、昌寧公長孫儉去世。

十二月壬午，罷隴州。

十二月壬午日，廢除隴州。

五年春二月己巳，邵惠公顥孫胄自齊來歸。改邵國公會爲譚國公，封胄爲邵國公。

天和五年春季二月己巳日，邵惠公宇文顥的孫子宇文胄從北齊歸來。改封邵國公宇文會爲譚國公，封宇文胄爲邵國公。

三月辛卯，進封柱國韋孝寬爲鄖國公。甲辰，初令宿衛官住關外者，將家累入京，不樂者，解宿衛。

三月辛卯日，進封柱國韋孝寬爲鄖國公。甲辰日，開始下令住在關外的宿衛官，帶領家人入京，不樂意的，解除宿衛官職。

夏四月甲寅，以柱國宇文盛爲大宗伯。行幸醴泉宫。省帥都督官。丙寅，遣大使巡天下。以陳國公純爲陜州總管。

夏季四月甲寅日，任命柱國宇文盛爲大宗伯。武帝前往醴泉宫。裁减了帥都督官。丙寅日，派大使巡視天下。任命陳國公宇文純爲陜州總管。

六月壬辰，封開府梁睿爲蔣國公。庚子，降宥罪人，并免逋租懸調等，以皇女生故也。

六月壬辰日，封開府梁睿爲蔣國公。庚子日，下詔寬赦罪人，并免除拖欠的租調，這是因爲皇女降生的緣故。

七月，鹽州獻白兔。乙卯，至自醴泉宫。辛巳，以柱國、譙國公儉爲

七月，鹽州進獻白兔。乙卯日，武帝從醴泉宫返回。辛巳日，任命柱國、譙國公宇文儉爲益

益州總管。

九月己卯，太白、歲星合於亢。

冬十月辛巳朔，日有蝕之。丙戌，太白、鎮星合於氐。丁酉，太傅、鄭國公達奚武薨。

十一月乙丑，追封章武孝公導爲豳國公，以蔡國并於豳。丁卯，柱國、豳國公廣薨。

十二月癸巳，大將軍鄭恪率師平越巂，置西寧州。

是冬，齊將斛律明月寇邊，於汾北築城，自華谷至於龍門。

六年春正月己酉朔，廢朝，以露門未成故也。詔柱國、齊國公憲率師禦斛律明月。丁卯，以大將軍張掖公王傑、譚國公會、雁門公田弘、魏國公李暉等并爲柱國。

二月己丑夜，有蒼雲廣三尺許經天，自戌加辰。

三月己酉，齊國公憲自龍門度河，斛律明月退保華谷，憲攻拔其新築五城。

夏四月戊寅朔，日有蝕之。己卯，熒惑犯輿鬼。辛卯，信州蠻渠冉祖喜、冉龍驤舉兵反，遣大將軍趙誾率師討平之。甲午，以柱國、燕國公于寔爲涼州總管，大將軍、杞國公亮爲秦州總管。庚子，以大將軍、滎陽公司馬消難爲柱國。陳國公純、雁門公田弘率師取齊宜陽等九城。以大將軍武安公侯莫陳瓊、太安公閻慶、神武公竇毅、南陽公叱羅協、平高公侯伏侯龍恩并爲柱國。封開府斛斯徵爲岐國公，右宮伯長孫覽爲薛國公。

五月癸卯，遣納言鄭詡使於陳。丙寅，以大將軍唐國公李昞、中山公訓、杞國公亮、上庸公陸騰、安義公宇文丘、北平公寇紹、許國公宇文善、犍爲公高琳、鄭國公達奚震、隴

州總管。

九月己卯日，太白星、歲星會聚在亢宿。

冬季十月辛巳初一，發生日食。丙戌日，太白星、鎮星會聚在氐宿。丁酉日，太傅、鄭國公達奚武去世。

十一月乙丑日，追封章武孝公宇文導爲豳國公，將蔡國并入豳。丁卯日，柱國、豳國公宇文廣去世。

十二月癸巳日，大將軍鄭恪率軍平定了越巂，設置西寧州。

這一年冬天，北齊將領斛律明月侵犯邊境，在汾水北岸築城，從華谷一直到龍門。

天和六年春季正月己酉初一，停止上朝，這是因爲露門没有建成的緣故。武帝下詔命柱國、齊國公宇文憲率軍抗擊斛律明月。丁卯日，任命大將軍張掖公王傑、譚國公宇文會、雁門公田弘、魏國公李暉等人一同爲柱國。

二月己丑夜，有三尺多寬的蒼雲横越天空，自戌時直至辰時。

三月己酉日，齊國公宇文憲從龍門渡過黄河，斛律明月退守華谷，宇文憲攻下了斛律明月新修的五個城。

夏季四月戊寅初一，出現日食。己卯日，火星侵犯輿鬼。辛卯日，信州蠻首領冉祖喜、冉龍驤起兵造反，武帝派大將軍趙誾率兵討伐平定了他們。甲午日，任命柱國、燕國公于寔爲涼州總管，大將軍、杞國公宇文亮爲秦州總管。庚子日，任命大將軍、滎陽公司馬消難爲柱國。陳國公宇文純、雁門公田弘率軍攻下了北齊宜陽等九個城。任命大將軍武安公侯莫陳瓊、太安公閻慶、神武公竇毅、南陽公叱羅協、平高公侯伏侯龍恩一同爲柱國。封開府斛斯徵爲岐國公，右宮伯長孫覽爲薛國公。

五月癸卯日，派納言鄭詡出使陳國。丙寅日，任命大將軍唐國公李昞、中山公宇文訓、杞國公宇文亮、上庸公陸騰、安義公宇文丘、北平公寇紹、許國公宇文善、犍爲公高琳、鄭國公達奚震、隴東公楊纂、常山公于翼同爲柱國。

東公楊纂、常山公于翼并爲柱國。

六月乙未，以大將軍、太原公王柬爲柱國。是月，齊將段孝先攻陷汾州。

六月乙未日，任命大將軍、太原公王柬爲柱國。當月，北齊將領段孝先攻陷了汾州。

秋七月乙丑，以大將軍、越國公盛爲柱國。

秋季七月乙丑日，任命大將軍、越國公宇文盛爲柱國。

八月癸未，鎮星、歲星、太白合於氐。

八月癸未日，鎮星、歲星、太白星相聚在氐宿。

九月庚申，月在婁，蝕之既，光不復。癸酉，省掖庭四夷樂、後宫羅綺工人五百餘人。

九月庚申日，月亮在婁宿，全食之後，月光没有恢復。癸酉日，裁減掖庭四夷樂、後宫羅綺工人五百餘人。

冬十月壬午，冀國公通薨。乙未，遣右武伯谷會琨、御正蔡斌使於齊。壬寅，上親率六軍講武於城南。

冬季十月壬午日，冀國公宇文通去世。乙未日，派右武伯谷會琨、御正蔡斌出使北齊。壬寅日，皇上親自率領六軍在城南進行軍事演習。

十一月壬子，以大將軍梁國公侯莫陳芮、大將軍李意并爲柱國。丙辰，齊遣使來聘。丁巳，行幸散關。十二月己丑，還宫。

十一月壬子日，任命大將軍梁國公侯莫陳芮、大將軍李意同爲柱國。丙辰日，北齊派使者前來通問修好。丁巳日，武帝前往散關。十二月己丑日，回宫。

是冬，牛大疫，死者十六七。

在這年冬天，發生了大規模的牛瘟，十分之六七的牛死去。

建德元年春正月戊午，帝幸玄都觀，親御法座講説，公卿道俗論難，事畢還宫。降死罪及流罪一等，其五歲刑已下，并宥之。

建德元年春季正月戊午日，武帝前往玄都觀，親自坐在法座上宣講，公卿道俗辯論詰難，事情完後回宫。將死罪和流放罪降罪一等，五年徒刑以下的，全都赦免。

二月癸酉，遣大將軍、昌城公深使於突厥，司宗李際、小賓部賀遂禮使於齊。乙酉，柱國、安義公宇文丘薨。

二月癸酉日，派大將軍、昌城公宇文深出使突厥，司宗李際、小賓部賀遂禮出使北齊。乙酉日，柱國、安義公宇文丘去世。

三月癸卯朔，日有蝕之。齊遣使來聘。丙辰，誅大冢宰晋國公護、護子柱國譚國公會、會弟大將軍莒國公至、崇業公静，并柱國侯伏侯龍恩、龍恩弟大將軍萬壽、大將軍劉勇等。大赦，改元。罷中外府。癸亥，以太傅、蜀國公尉遲迥爲太師，柱國鄧國公竇熾爲太傅，大司空、申國公李穆爲太保，齊國公憲爲大冢宰，衛國公直爲大司徒，趙國公招爲大司空，柱國枹罕公辛威爲大司寇，綏德公陸通

三月癸卯初一，發生日食。北齊派使者前來通問修好。丙辰日，誅殺大冢宰晋國公宇文護、宇文護的兒子譚國公宇文會、宇文會的弟弟大將軍莒國公宇文至、崇業公宇文静，以及柱國侯伏侯龍恩、侯伏侯龍恩的弟弟大將軍侯伏侯萬壽、大將軍劉勇等。大赦，更改年號。廢除中外府。癸亥日，任命太傅、蜀國公尉遲迥爲太師，柱國鄧國公竇熾爲太傅，大司空、申國公李穆爲太保，齊國公宇文憲爲大冢宰，衛國公宇文直爲大司徒，趙國公宇文招爲大司空，柱國枹罕公辛威爲大司寇，綏德公陸通爲大司馬。下詔説："百

爲大司馬。詔曰："民亦勞止，則星動於天；作事不時，則石言於國。故知爲政欲静，静在寧民；爲治欲安，安在息役。頃興造無度，徵發不已，加以頻歲師旅，農畝廢業。去秋災蝗，年穀不登，民有散亡，家空杼軸。朕每旦恭己，夕惕兢懷。自今正調以外，無妄徵發。庶時殷俗阜，稱朕意焉。"

夏四月甲戌，以代國公達、滕國公逌并爲柱國。詔荆州、安州、江陵等總管停隸襄州。己卯，以柱國張掖公王傑爲涇州總管，魏國公李暉爲梁州總管。詔公卿以下各舉所知。遣工部代公達、小禮部辛彦之使於齊。丙戌，詔百官軍民上封事，極言得失。丁亥，詔斷四方非常貢獻。庚寅，追尊略陽公爲孝閔皇帝。癸巳，立魯國公贇爲皇太子。大赦天下，百官各加封級。

五月，封衛國公直長子賓爲莒國公，紹莒莊公洛生後。壬戌，帝以大旱，集百官於庭，詔之曰："盛農之節，亢陽不雨，氣序愆度，蓋不徒然。豈朕德薄，刑賞乖中歟？將公卿大臣或非其人歟？宜盡直言，無得有隱。"公卿各引咎自責。其夜澍雨。

六月庚子，改置宿衛官員。

秋七月辛丑，陳遣使來聘。丙午，辰星、太白合於東井。己酉，月犯心中星。

九月庚子朔，日有蝕之。庚申，扶風掘地得玉杯以獻。

冬十月庚午，詔江陵所獲俘虜充官口者，悉免爲民。辛未，遣小匠師楊緦、齊馭唐則使於陳。柱國、大司馬、綏德公陸通薨。

十一月丙午，上親率六軍講武城

姓太辛勞，則星星在天上流動；做事不合時令，則石頭也會在國中説話。所以知道處理政務要清静，清静在於安寧百姓；治理國家要平安，平安在於停止勞役。近來興建修造没有節制，徵調不止，加上連年戰争，使得農田荒廢。去年秋天的蝗災，使穀物歉收，百姓流離失所，家中停止紡織。朕經常白天恭謹以律己，晚上猶擔心恐懼。從現在起除正調以外，不能隨意徵調。希望時世殷厚風俗樸實，符合我的心意。"

夏季四月甲戌日，任命代國公宇文達、滕國公宇文逌同爲柱國。下詔命荆州、安州、江陵等總管不再隸屬於襄州。己卯日，任命柱國、張掖公王傑爲涇州總管，魏國公李暉爲梁州總管。下詔公卿以下的官員各自薦舉自己瞭解的人。派工部代國公宇文達、小禮部辛彦之出使北齊。丙戌日，下詔命百官軍民上書言事，盡情指出政治上的得失。丁亥日，下詔斷絶各地不是常規的貢獻。庚寅日，追尊略陽公爲孝閔皇帝。癸巳日，立魯國公宇文贇爲皇太子。大赦天下，百官各自都加封晋級。

五月，封衛國公宇文直的長子宇文賓爲莒國公，繼承莒莊公宇文洛生的後嗣。壬戌日，武帝因爲大旱，在朝廷招集百官，對他們下詔説："農忙時節，大旱無雨，時序失調，大概不是没有原因的。難道是我的德行淺薄，刑罰獎賞不當？任用的公卿大臣或許有不對的？你們應當盡情直言，不得有所隱瞞。"公卿們都各自承認過失責備自己。當天夜裏天降時雨。

六月庚子日，改設宿衛官員。

秋季七月辛丑日，陳國派使者前來通問修好。丙午日，辰星、太白星相聚在東井宿。己酉日，月亮侵犯心宿的中星。

九月庚子初一，發生日食。庚申日，扶風將出土的玉杯獻上。

冬季十月庚午日，詔命江陵將没入官府爲奴隸的俘虜，全部釋放爲平民。辛未日，派小匠師楊緦、齊馭唐則出使陳國。柱國、大司馬、綏德公陸通去世。

十一月丙午日，皇上親自率領六軍在城南進

南。庚戌，行幸羌橋，集京城以東諸軍都督以上，頒賜有差。乙卯，還宫。壬戌，以大司空、趙國公招爲大司馬。乙未，月犯心中星。

十二月壬申，行幸斜谷，集京城以西諸軍都督已上，頒賜有差。丙戌，還宫。己丑，帝御正武殿，親録囚徒，至夜而罷。庚寅，幸道會苑，以上善殿壯麗，遂焚之。

二年春正月辛丑，祠南郊。乙巳，以柱國、雁門公田弘爲大司空，大將軍、徐國公若干鳳爲柱國。庚戌，復置帥都督官。乙卯，祠太廟。

閏月己巳，陳遣使來聘。

二月辛亥，白虹貫日。甲寅，詔皇太子贇撫巡西土。壬戌，遣司會侯莫陳凱、太子宫尹鄭譯使於齊。熒惑犯輿鬼，入積尸。省雍州内八郡，并入京兆、馮翊、扶風、咸陽等郡。

三月己卯，皇太子於岐州獲二白鹿以獻。詔答曰："在德不在瑞。"癸巳，省六府諸司中大夫以下官，府置四司，以下大夫爲之官長，上士貳之。

夏四月己亥，祠太廟。丙辰，增改東宫官員。

五月丁卯，熒惑犯右執法。丁丑，以柱國周昌公侯莫陳瓊爲大宗伯，滎陽公司馬消難爲大司寇，上庸公陸騰爲大司空。

六月庚子，省六府員外諸官，皆爲丞。甲辰，月犯心中星。壬子，皇孫衍生，文武官普加一階。大選諸軍將帥。丙辰，帝御露寢，集諸軍將，勖以戎事。庚申，詔諸軍旌旗皆畫以猛獸、鷙鳥之象。

秋七月己巳，祠太廟。自春末不雨，至於是月。壬申，集百寮於大德

行軍事演習。庚戌日，武帝前往羌橋，招集京城以東各軍都督以上的官員，賞賜各有不等。乙卯日，回宫。壬戌日，任命大司空、趙國公宇文招爲大司馬。乙未日，月亮侵犯心宿的中星。

十二月壬申日，武帝前往斜谷，招集京城以西各軍都督以上的官員，賞賜各有不等。丙戌日，回宫。己丑日，武帝前往正武殿，親自審察囚犯，到夜晚纔停止。庚寅日，武帝前往道會苑，認爲上善殿太壯麗，就放火燒掉了它。

建德二年春季正月辛丑日，祭祀南郊。乙巳日，任命柱國、雁門公田弘爲大司空，大將軍、徐國公若干鳳爲柱國。庚戌日，重新設置帥都督官。乙卯日，祭祀太廟。

閏正月己巳日，陳國派使者前來通問修好。

二月辛亥日，太陽周圍出現光環。甲寅日，武帝下詔命皇太子宇文贇巡視西土。壬戌日，派司會侯莫陳凱、太子宫尹鄭譯出使北齊。火星侵犯輿鬼，侵入積尸。裁減雍州内的八個郡，將其并入京兆、馮翊、扶風、咸陽等郡。

三月己卯日，皇太子將他在岐州得到的二隻白鹿獻上。武帝下詔答覆説："在於德行而不在於祥瑞。"癸巳日，減省六府諸司中大夫以下的官員，在府中設置四司，任命下大夫爲司中長官，上士作爲副手。

夏季四月己亥日，祭祀太廟。丙辰日，增加和改設東宫的官員。

五月丁卯日，火星侵犯右執法。丁丑日，任命柱國周昌公侯莫陳瓊爲大宗伯，滎陽公司馬消難爲大司寇，上庸公陸騰爲大司空。

六月庚子日，裁減六府員外諸官，都改爲丞。甲辰日，月亮侵犯心宿的中星。壬子日，皇孫宇文衍出生，文武官員全部晋升一級。大規模地挑選各軍將帥。丙辰日，武帝前往露寢，召集各軍將領，勉勵他們努力從事征戰。庚申日，武帝下詔命各軍的旌旗上都畫上猛獸、鷙鳥的形象。

秋季七月己巳日，祭祀太廟。從春末以來没有下雨，直到這一個月。壬申日，武帝在大德殿

殿，帝責躬罪己，問以治政得失。戊子，雨。

八月丙午，改三夫人爲三妃。關內大蝗。

九月乙丑，陳遣使來聘。癸酉，太白犯右執法。戊寅，以柱國、鄭國公達奚震爲金州總管。詔曰："政在節財，禮唯寧儉。而頃者婚嫁競爲奢靡，牢羞之費，罄竭資財，甚乖典訓之理。有司宜加宣勸，使咸遵禮制。"壬午，納皇太子妃楊氏。

冬十月癸卯，齊遣使來聘。甲辰，六代樂成，帝御崇信殿，集百官以觀之。

十一月辛巳，帝親率六軍講武於城東。癸未，集諸軍都督以上五十人於道會苑大射，帝親臨射宮，大備軍容。

十二月癸巳，集群臣及沙門、道士等，帝升高座，辨釋三教先後，以儒教爲先，道教爲次，佛教爲後。以大將軍、樂川公赫連達爲柱國。詔曰："尊年尚齒，列代弘規，序舊酬勞，哲王明範。朕嗣承弘業，君臨萬邦，驅此兆庶，寘諸仁壽。軍民之間，年多耆耋，眷言衰暮，宜有優崇。可頒授老職，使榮沾邑里。"戊午，聽訟於正武殿，自旦及夜，繼之以燭。

三年春正月壬戌，朝群臣於露門。册柱國齊國公憲、衛國公直、趙國公招、譙國公儉、陳國公純、越國公盛、代國公達、滕國公逌并進爵爲王。己巳，祠太廟。庚午，突厥遣使獻馬。癸酉，詔："自今已後，男年十五，女年十三已上，爰及鰥寡，所在軍民，以時嫁娶，務從節儉，勿爲財幣稽留。"乙亥，親耕籍田。丙子，

召集百官，自責認罪，并詢問政治上的得失。戊子日，下雨。

八月丙午日，改三夫人爲三妃。關內發生大蝗災。

九月乙丑日，陳國派使者前來通問修好。癸酉日，太白星侵犯右執法。戊寅日，任命柱國、鄭國公達奚震爲金州總管。下詔說："爲政關鍵在於節約錢財，禮儀衹講求寧静節儉。而近來婚嫁競相奢侈浪費，牛羊祭品的費用，用盡所有的財物，嚴重違背了典訓的道理。有關官員應當宣傳制止，使人們都遵循禮制。"壬午日，爲皇太子娶妃楊氏。

冬季十月癸卯日，北齊派使者前來通問修好。甲辰日，六代樂舞編成，武帝前往崇信殿，召集百官觀賞。

十一月辛巳日，武帝親率六軍在城東舉行軍事演習。癸未日，召集各軍都督以上官員五十人在道會苑舉行大射禮，武帝親臨射宮，大備軍容。

十二月癸巳日，召集群臣及僧人、道士等，武帝登上高座，辨别三教的先後次序，以儒教爲先，道教爲其次，佛教爲最後。任命大將軍、樂川公赫連達爲柱國。武帝下詔說："尊敬老人，是歷代的大制，排定舊齒次序酬謝功勞，是明哲君王留下的典範。我繼承大業，統治萬國，驅使萬民，使他們仁壽。在軍民中，多有年老的人，顧念他們衰老，應當對他們特别優待尊崇。可以頒授老職，使得恩榮潤澤邑里。"戊午日，武帝在正武殿決斷訴訟，從早上到夜晚，直至深夜。

建德三年春季正月壬戌日，武帝在露門接見群臣。册封柱國齊國公宇文憲、衛國公宇文直、趙國公宇文招、譙國公宇文儉、陳國公宇文純、越國公宇文盛、代國公宇文達、滕國公宇文逌一同晋爵爲王。己巳日，祭祀太廟。庚午日，突厥派使者進獻馬匹。癸酉日，武帝下詔說："從今以後，男子十五歲，女子十三歲以上，以及鰥夫寡婦，當地軍民，按時嫁娶，一定要節儉辦事，不要因爲錢財而延誤。"乙亥日，武帝親自耕種

初服短衣，享二十四軍督將以下，試以軍旅之法，縱酒盡歡。詔以往歲年穀不登，民多乏絶，令公私道俗，凡有貯積粟麥者，皆准口聽留，以外盡糶。

籍田。丙子日，開始穿短衣，賜宴二十四軍督將以下的官員，使用軍中法令，盡情飲酒。下詔因爲去年穀物歉收，百姓大多缺乏糧食，命公家私人僧道俗人，凡是有貯積粟麥的，都允許按人口存留，其餘的粟麥全部賣出。

二月壬辰朔，日有食之。丁酉，紀國公康、畢國公賢、酆國公貞、宋國公實、漢國公贊、秦國公贄、曹國公允并進爵爲王。丙午，令六府各舉賢良清正之人。癸丑，柱國、許國公宇文善有罪免。乙卯，行幸雲陽宫。丙辰，詔曰："民生而静，純懿之性本均；感物而遷，嗜欲之情斯起。雖復雲鳥殊世，文質異時，莫不限以隄防，示之禁令。朕君臨萬宇，覆養黎元，思振頹綱，納之軌式。比因人有犯，與衆棄之，所在群官有愆過者，咸聽首露，莫不輕重畢陳，纖毫無隱。斯則風行草偃，從化無違，導德齊禮，庶幾可致。但上失其道，有自來矣，凌夷之弊，反本無由，宜加蕩滌，與民更始。可大赦天下。"庚申，皇太后不豫。

二月壬辰初一，發生日食。丁酉日，紀國公宇文康、畢國公宇文賢、酆國公宇文貞、宋國公宇文實、漢國公宇文贊、秦國公宇文贄、曹國公宇文允一同晋爵爲王。丙午日，命六府各自薦舉賢良清正的人。癸丑日，柱國、許國公宇文善有罪被免爵。乙卯日，武帝前往雲陽宫。丙辰日，武帝下詔説："人剛出生時都是潔静的，純樸美好的性情本來相等；受到環境的感染而發生變化，嗜好欲望之情就産生了。即使朝代不同，世風的文華與質樸不同，也無不設法防範，用禁令加以限制的。我統治萬方，養育百姓，想振興頹廢了的綱紀，將其納入正常的軌道。近來因爲有人犯法，與衆人一起抛棄了他，當地官吏有罪過的，都允許自首，無論輕重都要陳述，絲毫不要隱瞞。這樣以德教化育人民，遵從教化而不違背，用道德引導人民使他們遵循禮義，也許就可以達到。但在上的人違背此道，自來已久，由盛至衰的弊端，無法恢復到本源，應當加以蕩除，和百姓一起重新從開始做起。可以大赦天下。"庚申日，皇太后生病。

三月辛酉，至自雲陽宫。癸酉，皇太后叱奴氏崩。帝居倚廬，朝夕共一溢米。群臣表請，累旬乃止。詔皇太子贇總厘庶政。

三月辛酉日，武帝從雲陽宫返回。癸酉日，皇太后叱奴氏去世。武帝居住在中門外用木搭建的草廬中，從早到晚一共纔吃一溢米。群臣上表請求，幾十天後纔停止。武帝下詔命皇太子宇文贇總理政務。

夏四月乙卯，齊遣使吊贈會葬。丁巳，有星孛於東北紫宫垣，長七尺。

夏季四月乙卯日，北齊派使者前來吊喪會葬。丁巳日，在東北紫宫垣有彗星出現，長七尺。

五月庚申，葬文宣皇后於永固陵，帝袒跣至陵所。辛酉，詔曰："齊斬之情，經籍彝訓，近代沿革，遂亡斯禮。伏奉遺令，既葬便除，攀慕几筵，情實未忍。三年之喪，達於天子，古今無易之道，王者之所常

五月庚申日，將文宣皇后下葬在永固陵，武帝袒衣赤足到文宣皇后陵地。辛酉日，武帝下詔説："齊衰斬衰之情，是經籍上記載的典訓，近代沿革，就喪失了這種禮儀。敬奉遺命，下葬後就除了喪服，攀慕筵席，實在是不忍心。三年的守喪期，上至於天子也要遵守，這是古今不變的

行。但時有未諧，不得全制。軍國務重，庶自聽朝。縗麻之節，苫廬之禮，率遵前典，以申罔極。百寮以下，宜依遺令。”公卿上表，固請俯就權制，過葬即吉。帝不許，引古禮答之，群臣乃止。於是遂申三年之制，五服之内，亦令依禮。初置太子諫議員四人，文學十人；皇弟、皇子友員各二人，學士六人。丁卯，荆州獻白烏。戊辰，詔故晋國公護及諸子，并追復先封，改葬加謚。丙子，初斷佛、道二教，經像悉毁，罷沙門、道士，并令還民。并禁諸淫祀，禮典所不載者，盡除之。

法則，是帝王經常實行的。但有時没有這樣做，使這種制度没有完全執行。軍國要務，必須聽政。身穿縗麻，居住草廬的禮節，要遵循從前的典制，以表達對父母的無限哀思。百官以下，都應依照先人的遺命。”公卿上表，堅决請求武帝實行臨時權宜的法制，下葬之後即行吉禮。武帝不答應，引用古時的禮制來答覆他們，群臣這纔停止。於是就重申守喪三年的制度，在五服之内，也下令遵照這種禮儀；開始設置太子諫議員四人，文學十人；皇弟、皇子友員各二人，學士六人。丁卯日，荆州進獻白烏。戊辰日，武帝下詔命原晋國公宇文護以及他的各位兒子，都追封恢復從前的封爵，改葬加謚號。丙子日，開始禁止佛、道二教，二教的經書塑像全部毁掉，廢除僧人、道士，都命令他們還俗爲民。并禁止各種不合禮制的祭祀，禮儀典籍中没有記載的，全部廢除。

六月丁未，集諸軍將，教以戰陣之法。壬子，更鑄五行大布錢，以一當十，與布泉錢并行。戊午，詔曰：“至道弘深，混成無際，體包空有，理極幽玄。但岐路既分，派源逾遠，淳離朴散，形氣斯乖。遂使三墨八儒，朱紫交競；九流七略，異説相騰。道隱小成，其來舊矣。不有會歸，争驅靡息。今可立通道觀，聖哲微言，先賢典訓，金科玉篆，秘迹玄文，所以濟養黎元，扶成教義者，并宜弘闡，一以貫之。俾夫玩培塿者，識嵩岱之崇崛；守磧礫者，悟渤澥之泓澄，不亦可乎。”

六月丁未日，召集各軍將領，教給他們布置軍陣的方法。壬子日，重新鑄造五行大布錢，一枚五行大布錢值十枚布泉錢，和布泉錢一起流通。戊午日，武帝下詔説：“大道高深，混成萬物没有邊際，它的形式包容了一切，它的義理窮極了幽深玄奥的道理。但是既已出現了錯誤的方向，支流和本源就越來越疏遠，它厚重樸實的義理離析分散，它的形體和神氣也發生了背離。於是使得三墨八儒，是非優劣交相争逐；九流七略，各種學説紛紛涌現。大道不明，由來已久了。如果没有共同遵奉的準則，各派之争就不會止息。現在可以設立通道觀，凡是聖人的微言，先賢的典訓，完美重要的法令，罕見的典籍，衹要是可以救助養育百姓，幫助完成教義的，都應當弘揚光大，用一種大道將它們貫穿起來。使那些喜好卑小土丘的人，認識到嵩山、岱山的崇高；使那些固守河灘上細石的人，領悟到渤海的泓深清澈，不也是可以的嗎。”

秋七月庚申，行幸雲陽宫。乙酉，衛王直在京師舉兵反，欲突入肅章門。司武尉遲運等拒守。直敗，率百餘騎遁走。京師連雨三旬，是日

秋季七月庚申日，武帝前往雲陽宫。乙酉日，衛王宇文直在京師起兵造反，想衝入肅章門。司武尉遲運等人抵禦防守。宇文直戰敗，率領一百多名騎兵逃走。京師連着下了三十天的

霽。戊子，至自雲陽宫。

雨，這一天停止了。戊子日，武帝從雲陽宫返回。

八月辛卯，擒直於荆州，免爲庶人。乙未，詔自建德元年八月以前犯罪，未被推糾，於後事發失官爵者，并聽復舊。丙申，行幸雲陽宫。

八月辛卯日，在荆州擒獲了宇文直，將他免爲庶人。乙未日，武帝下詔在建德元年八月以前犯罪，没有被審問查究，後來事情暴露而失去官職爵位的，都准允恢復原來官爵。丙申日，武帝前往雲陽宫。

九月庚申，幸同州。戊辰，以柱國、大宗伯、周昌公侯莫陳瓊爲秦州總管。

九月庚申日，武帝前往同州。戊辰日，任命柱國、大宗伯、周昌公侯莫陳瓊爲秦州總管。

冬十月丙申，御正楊尚希、禮部盧愷使於陳。戊戌，雍州獻蒼烏。庚子，詔蒲州民遭饑乏絶者，令向鄜城以西，及荆州管内就食。甲寅，行幸蒲州。乙卯，曲赦蒲州見囚大辟以下。丙辰，行幸同州。始州民王鞅擁衆反，大將軍鄭恪討平之。

冬季十月丙申日，御正楊尚希、禮部盧愷出使陳國。戊戌日，雍州進獻蒼烏。庚子日，武帝下詔蒲州受飢餓困乏的百姓，命他們到鄜城以西，以及荆州管轄區内去謀生。甲寅日，武帝前往蒲州。乙卯日，特赦蒲州被囚禁的死刑以下的罪犯。丙辰日，武帝前往同州。始州平民王鞅聚衆造反，大將軍鄭恪討伐平定了他們。

十一月戊午，以柱國、大司空、上庸公陸騰爲涇州總管。于闐遣使獻名馬。己巳，大閲於城東。甲戌，至自同州。

十一月戊午日，任命柱國、大司空、上庸公陸騰爲涇州總管。于闐派使者前來進獻名馬。己巳日，在城東大規模檢閲軍隊。甲戌日，武帝從同州返回。

十二月戊子，大會衛官及軍人以上，賜錢帛各有差。辛卯，月掩太白。詔荆、襄、安、延、夏五州總管内，有能率其從軍者，授官各有差。其貧下户，給復三年。丙申，改諸軍軍士并爲侍官。丁酉，利州上言騶虞見。癸卯，集諸軍講武於臨臯澤。凉州比年地震，壞城郭，地裂，涌泉出。

十二月戊子日，武帝大規模會見衛官及軍人以上的官員，賞賜的錢帛多少不等。辛卯日，月亮遮住了太白星。武帝下詔在荆、襄、安、延、夏五州總管内，有能够率其從軍的，授予官職大小不等。貧困下户人家，免除賦税三年。丙申日，將各軍軍士全部改爲侍官。丁酉日，利州上書稱有騶虞出現。癸卯日，在臨臯澤召集各軍進行軍事演習。凉州連年地震，城郭毁壞，大地崩裂，泉水涌出地面。

周書卷六

帝紀第六

武帝(下)

建德四年春正月戊辰，以柱國枹罕公辛威爲寧州總管，太原公王康爲襄州總管。初置營軍器監。壬申，詔曰："今陽和布氣，品物資始，敬授民時，義兼敦勸。《詩》不云乎：'弗躬弗親，庶民弗信。'刺史守令，宜親勸農，百司分番，躬自率導。事非機要，并停至秋。鰥寡孤獨不能自存者，所在量加賑恤。逋租懸調，兵役殘功，并宜蠲免。"癸酉，行幸同州。

二月丙戌朔，日有蝕之。辛卯，改置宿衛官員。己酉，柱國、廣德公李意有罪免。

三月丙辰，遣小司寇淮南公元偉、納言伊婁謙使於齊。郡縣各省主簿一人。丙寅，至自同州。甲戌，以柱國、趙王招爲雍州牧。

夏四月甲午，柱國、燕國公于寔有罪免。丁酉，初令上書者并爲表，於皇太子以下稱啓。

六月，詔東南道四總管内，自去年以來新附之户，給復三年。

秋七月丙辰，行幸雲陽宫。己未，禁五行大布錢不得出入關，布泉錢聽入而不聽出。丁卯，至自雲陽宫。甲戌，陳遣使來聘。

建德四年春季正月戊辰日，任命柱國枹罕公辛威爲寧州總管，太原公王康爲襄州總管。開始設置營軍器監。壬申日，武帝下詔説："現在春日散播暖氣，萬物因此開始生長，慎重地教導百姓依照時令從事生産，并加以諄諄勸導。《詩經》不是説麽：'如果不親自去做，百姓就不信從。'各地刺史郡守縣令，應當親自勉勵農耕，百官輪流參加農耕，親自以身作則引導人民。如果不是至關重要的事情，都暫停到秋天。對於無法生存的鰥夫寡婦孤兒老人，當地要酌情加以賑濟撫恤。拖欠預支的租調，兵役及未完的工程，都應當免除。"癸酉日，武帝前往同州。

二月丙戌初一，發生日食。辛卯日，改設宿衛官員。己酉日，柱國、廣德公李意有罪被免除了官爵。

三月丙辰日，派小司寇淮南公元偉、納言伊婁謙出使北齊。郡縣各裁減主簿一人。丙寅日，武帝從同州返回。甲戌日，任命柱國、趙王宇文招爲雍州牧。

夏季四月甲午日，柱國、燕國公于寔有罪被免除官爵。丁酉日，開始下令上書的都稱爲表，在皇太子以下的稱爲啓。

六月，下令東南道四總管轄區，從去年以後新遷來的人家，免除賦税三年。

秋季七月丙辰日，武帝前往雲陽宫。己未日，禁止五行大布錢出入潼關，布泉錢允許流入而不准流出。丁卯日，武帝從雲陽宫返回。甲戌日，陳國派使者前來通問修好。

丙子，召大將軍以上於大德殿，帝曰："太祖神武膺運，創造王基。兵威所臨，有征無戰。唯彼僞齊，猶懷跋扈。雖復戎車屢駕，而大勛未集。朕以寡昧，纂承鴻緒，往以政出權宰，無所措懷。自親覽萬機，便圖東討。惡衣菲食，繕甲治兵，數年已來，戰備稍足。而僞主昏虐，恣行無道，伐暴除亂，斯實其時。今欲數道出兵，水陸兼進，北拒太行之路，東扼黎陽之險。若攻拔河陰，兖、豫則馳檄可定。然後養鋭享士，以待其至。但得一戰，則破之必矣。王公以爲何如?"群臣咸稱善。丁丑，詔曰：

高氏因時放命，據有汾、漳，擅假名器，歷年永久。朕以亭毒爲心，遵養時晦，遂敦聘好，務息黎元。而彼懷惡不悛，尋事侵軼，背言負信，竊邑藏奸。往者軍下宜陽，釁由彼始；兵興汾曲，事非我先。此獲俘囚，禮送相繼；彼所拘執，曾無一反。加以淫刑妄逞，毒賦繁興，齊、魯軫殄悴之哀，幽、并啓來蘇之望。既禍盈惡稔，衆叛親離，不有一戎，何以大定。

今白藏在辰，凉風戒節，厲兵詰暴，時事惟宜。朕當親御六師，龔行天罰。庶憑祖宗之靈，潜資將士之力，風馳九有，電掃八紘。可分命衆軍，指期進發。

以柱國陳王純爲前一軍總管，滎陽公司馬消難爲前二軍總管，鄭國公

丙子日，在大德殿召集大將軍以上的官員，武帝説："太祖神明威武順應天運，開創建立了帝王的基業。兵威到達的地方，都不經過戰鬥就平定了。衹有僞齊，仍然驕横强暴。雖然我們多次征討，但大功并没有建立。我以寡德昏昧之身，繼承大業，從前因爲權臣執政，無法留意施行。自從我親自總理朝政後，我就考慮東出討伐。穿粗衣吃薄食，修理鎧甲整治兵器，幾年來，軍備逐漸充足。而僞齊的君主昏庸暴虐，恣意横行無道，討伐殘暴鏟除禍亂，正在此時。現在我打算從幾路出兵，水陸同時推進，在北面阻住太行的道路，在東面扼守住黎陽的險要。如果攻下了河陰，那麽兖州、豫州衹需發出一道檄文就可以平定。然後養精蓄鋭，等待齊軍的到來。衹需要一次戰鬥，就一定會打敗齊軍。各位王公認爲怎樣?"群臣都説好。丁丑日，武帝下詔説：

高氏藉助時世混亂違背天命，占據了汾、漳一帶，擅自假藉禮器，已有多年。我以化育爲懷，退隱忍讓以等待時機，於是謹守通問修好，致力於安寧百姓。但是他却心懷邪惡不加悔改，尋找事端發動侵犯，背棄諾言違背信義，篡奪國家政權包藏奸心。先前他出兵攻下宜陽，禍亂由此開始；在汾曲興兵作戰，此事不是我們先引起的。我們捕獲到他們的俘虜，不斷地以禮相送；他們捉住了我們的人，没有一個送回來的。加上他濫用刑罰，徵收繁雜的賦税，齊、魯之地充滿了痛苦的哀傷，幽州、并州的人民期望在疾苦中重生。高氏已經是禍惡滿盈，衆叛親離，如果不經過一次戰鬥，又怎能徹底平定。

現在已是秋天，凉風告誡秋季來臨，磨利兵器討伐殘暴，在時間上最爲適宜。我當親自統率六軍，恭敬地替天討伐。仰仗祖宗的神靈，憑藉將士們的力量，風馳九州，電掃八極。可以分别命令各路兵馬，立即進發。

任命柱國陳王宇文純爲前一軍總管，滎陽公司馬消難爲前二軍總管，鄭國公達奚震爲前三軍

達奚震爲前三軍總管，越王盛爲後一軍總管，周昌公侯莫陳瓊爲後二軍總管，趙王招爲後三軍總管，齊王憲率衆二萬趣黎陽，隨國公楊堅、廣寧侯薛迴舟師三萬自渭入河，柱國梁國公侯莫陳芮率衆一萬守太行道，申國公李穆帥衆三萬守河陽道，常山公于翼帥衆二萬出陳、汝。壬午，上親率六軍，衆六萬，直指河陰。

八月癸卯，入于齊境。禁伐樹踐苗稼，犯者以軍法從事。丁未，上親率諸軍攻河陰大城，拔之。進攻子城，未克。上有疾。

九月辛酉夜，班師。水軍焚舟而退。齊王憲及于翼、李穆等所在克捷，降拔三十餘城，皆棄而不守。唯以王藥城要害，令儀同三司韓正守之。正尋以城降齊。戊寅，至自東伐。己卯，以華州刺史、畢王賢爲荆州總管。

冬十月戊子，初置上柱國、上大將軍官，改開府儀同三司爲開府儀同大將軍，儀同三司爲儀同大將軍，又置上開府、上儀同官。甲午，行幸同州。

閏月，齊將尉相貴寇大寧，延州總管王慶擊走之。以柱國齊王憲、蜀國公尉遲迥爲上柱國，柱國代王達爲益州總管，大司寇滎陽公司馬消難爲梁州總管。詔諸畿郡各舉賢良。

十一月己亥，改置司內官員。

十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庚午，至自同州。丙子，陳遣使來聘。

是歲，岐、寧二州民饑，開倉賑給。

五年春正月癸未，行幸同州。辛卯，行幸河東涑川，集關中、河東諸軍校獵。甲午，還同州。丁酉，詔

總管，越王宇文盛爲後一軍總管，周昌公侯莫陳瓊爲後二軍總管，趙王宇文招爲後三軍總管，齊王宇文憲率軍二萬向黎陽進發，隨國公楊堅、廣寧侯薛迴率水軍三萬由渭水進入黃河，柱國梁國公侯莫陳芮率軍一萬據守太行道，申國公李穆率軍三萬據守河陽道，常山公于翼率軍二萬出兵陳州、汝州。壬午日，武帝親自率領六軍，軍隊六萬人，徑直向河陰進發。

八月癸卯日，進入北齊境內。禁止砍伐樹木、踐踏禾苗莊稼，違反的人按軍法處置。丁未日，武帝親自率領各軍進攻河陰大城，攻克了它。接着進攻子城，沒有攻下來。武帝生病。

九月辛酉日夜晚，周軍班師。水軍燒掉戰船撤退。齊王宇文憲以及于翼、李穆等那裏取得勝利，降伏攻陷了三十多座城，都放棄掉不據守。衹是因爲王藥城地勢重要，命儀同三司韓正據守那裏。韓正不久獻城投降了北齊。戊寅日，從東伐返回。己卯日，任命華州刺史、畢王宇文賢爲荆州總管。

冬季十月戊子日，開始設置上柱國、上大將軍官，將開府儀同三司改爲開府儀同大將軍，儀同三司改爲儀同大將軍，又設置上開府、上儀同官。甲午日，武帝前往同州。

閏十月，北齊將領尉相貴侵犯大寧，延州總管王慶擊退了他。任命柱國齊王宇文憲、蜀國公尉遲迥爲上柱國，柱國代王宇文達爲益州總管，大司寇滎陽公司馬消難爲梁州總管。下詔命各畿郡各自薦舉賢良。

十一月己亥日，改設司內官員。

十二月辛亥初一，發生日食。庚午日，武帝從同州返回。丙子日，陳國派使者前來通問修好。

這一年，岐、寧二州百姓饑荒，開倉賑給災民。

建德五年春季正月癸未日，武帝前往同州。辛卯日，前往河東涑川，召集關中、河東各軍校獵。甲午日，返回同州。丁酉日，武帝下詔說：

曰："朕克己思治，而風化未弘。永言前古，載懷夕惕。可分遣大使，周省四方，察訟聽謡，問民恤隱。其獄犴無章，侵漁黎庶，隨事究驗，條録以聞。若政績有施，治綱克舉；及行宣圭蓽，道著丘園，并須撿審，依名騰奏。其鰥寡孤獨，實可哀矜，亦宜賑給，務使周贍。"廢布泉錢。戊申，初令鑄錢者絞，其從者遠配爲民。

"朕約束自己想使國家治理好，但教化沒有得到弘揚。歌頌先古，心懷戒慎恐懼。可以分别派遣大使，巡視四方，察看訟獄，傾聽民謡，訪問百姓撫恤窮困。對於牢獄没有章法，欺凌百姓的事情，根據事實加以推究驗證，逐條記録上報。如果政績得到施行，政治綱要能够抓住；以及行爲美好，品德卓著的，都要加以考察審核，按照名聲大小驛遞上奏。那些鰥寡孤獨的人，確實值得憐憫的，也應當賑給，一定要使他們充足。"廢除布泉錢。戊申日，開始下令私自鑄錢的處以絞刑，協從的流配到遠方爲平民。

二月辛酉，遣皇太子贇巡撫西土，仍討吐谷渾，戎事節度，并宜隨機專决。

二月辛酉日，派皇太子宇文贇巡視西部疆土，順便討伐吐谷渾，軍事調度，都應由他根據情况獨自决斷。

三月庚子，月犯東井第一星。壬寅，至自同州。文宣皇后服再期，戊申，祥。

三月庚子日，月亮侵犯東井第一星。壬寅日，武帝從同州返回。開始爲文宣皇后服第二個喪期，戊申日，祥祭。

夏四月乙卯，行幸同州。開府、清河公宇文神舉攻拔齊陸渾等五城。

夏季四月乙卯日，武帝前往同州。開府、清河公宇文神舉攻陷北齊陸渾等五座城市。

五月壬辰，至自同州。

五月壬辰日，武帝從同州返回長安。

六月戊申朔，日有食之。辛亥，祠太廟。丙辰，利州總管、紀王康有罪，賜死。丁巳，行幸雲陽宫。月掩心後星。庚午，熒惑入輿鬼。

六月戊申初一，發生日食。辛亥日，祭祀太廟。丙辰日，利州總管、紀王宇文康犯罪，被賜死。丁巳日，武帝前往雲陽宫。月亮遮住心宿後星。庚午日，火星侵入輿鬼。

秋七月乙未，京師旱。

秋季七月乙未日，京師天旱。

八月戊申，皇太子伐吐谷渾，至伏俟城而還。乙卯，至自雲陽宫。乙丑，陳遣使來聘。

八月戊申日，皇太子討伐吐谷渾，抵達伏俟城後返回。乙卯日，武帝從雲陽宫返回。乙丑日，陳國派使者前來通問修好。

九月丁丑，大醮於正武殿，以祈東伐。

九月丁丑日，在正武殿舉行大規模祭祀，以祈禱東伐。

冬十月，帝謂群臣曰："朕去歲屬有疹疾，遂不得克平逋寇。前入賊境，備見敵情，觀彼行師，殆同兒戲。又聞其朝政昏亂，政由群小，百姓嗷然，朝不謀夕。天與不取，恐貽後悔。若復同往年，出軍河外，直爲撫背，未扼其喉。然晋州本高歡所起之地，鎮攝要重，今往攻之，彼必來援，吾嚴軍以待，擊之必克。然後乘

冬季十月，武帝對群臣説："去年東伐我正巧生病，因此没有能够平定賊寇。上次進入賊寇境内，詳細地看到了敵人的内情，看到他們的軍事行動，簡直是如同兒童游戲。又得知他們的朝政昏庸無道，政令由一群卑劣的小人把持，百姓嗷嗷哀號，早上不知道是否能活到晚上。上天的賜與而不接受，恐怕將來會後悔。如果還是和去年一樣，出兵到河外，衹不過是攻擊敵人的背後，没有扼住敵人的咽喉。然而晋州本是高歡興

破竹之勢，鼓行而東，足以窮其窟穴，混同文軌。”諸將多不願行。帝曰：“幾者事之微，不可失矣。若有沮吾軍者，朕當以軍法裁之。”

起的地方，是他們的軍事重鎮，這次如果我們前去進攻晉州，他們必定會來增援，我們嚴陣以待，攻擊他們就定會取勝。然後乘破竹之勢，搖起戰鼓向東進軍，完全可以一直追到他們的巢穴，統一天下。”將領們大多不願出發。武帝說：“時機是事情成敗的精微，不可以喪失。如果有人阻撓我的軍事計劃，我會以軍法懲處他。”

己酉，帝總戎東伐。以越王盛爲右一軍總管，杞國公亮爲右二軍總管，隨國公楊堅爲右三軍總管，譙王儉爲左一軍總管，大將軍竇恭爲左二軍總管，廣化公丘崇爲左三軍總管，齊王憲、陳王純爲前軍。庚戌，熒惑犯太微上將。戊午，歲星犯太陵。癸亥，帝至晉州，遣齊王憲率精騎二萬守雀鼠谷，陳王純步騎二萬守千里徑，鄭國公達奚震步騎一萬守統軍川，大將軍韓明步騎五千守齊子嶺，烏氏公尹昇步騎五千守鼓鍾鎮，凉城公辛韶步騎五千守蒲津關，柱國、趙王招步騎一萬自華谷攻齊汾州諸城，柱國宇文盛步騎一萬守汾水關。遣内史王誼監六軍，攻晉州城。帝屯於汾曲。齊王憲攻洪洞、永安二城，并拔之。是夜，虹見於晉州城上，首向南，尾入紫微宫，長十餘丈。帝每日自汾曲赴城下，親督戰，城中惶窘。庚午，齊行臺左丞侯子欽出降。壬申，齊晉州刺史崔景嵩守城北面，夜密遣使送款，上開府王軌率衆應之。未明，登城鼓噪，齊衆潰，遂克晉州，擒其城主特進、開府、海昌王尉相貴，俘甲士八千人，送關中。甲戌，以上開府梁士彦爲晉州刺史，加授大將軍，留精兵一萬以鎮之。又遣諸軍徇齊諸城鎮，并相次降款。

己酉日，武帝統領軍隊東伐北齊。任命越王宇文盛爲右一軍總管，杞國公宇文亮爲右二軍總管，隨國公楊堅爲右三軍總管，譙王宇文儉爲左一軍總管，大將軍竇恭爲左二軍總管，廣化公丘崇爲左三軍總管，齊王宇文憲、陳王宇文純爲前鋒。庚戌日，火星侵犯太微垣上將星。戊午日，歲星侵犯太陵。癸亥日，武帝抵達晉州，派齊王宇文憲率精鋭騎兵二萬據守雀鼠谷，陳王宇文純率二萬步兵騎兵據守千里徑，鄭國公達奚震率步騎兵一萬據守統軍川，大將軍韓明率步騎兵五千據守齊子嶺，烏氏公尹昇率步騎五千據守鼓鍾鎮，凉城公辛韶率步騎兵五千據守蒲津關，柱國、趙王宇文招率步騎兵一萬從華谷北上進攻北齊汾州各城，柱國宇文盛率步騎兵一萬據守汾水關。派内史王誼監督六軍，進攻晉州城。武帝屯駐在汾曲。齊王宇文憲攻打洪洞、永安二城，都攻下來了。當天夜裏，在晉州城上出現彩虹，頭部向南，尾部進入了紫微宫，長十多丈。武帝每天從汾曲來到晉州城下，親自督戰，城中守軍惶恐窘困。庚午日，北齊行臺左丞侯子欽出城投降。壬申日，北齊晉州刺史崔景嵩鎮守城的北面，在夜裏秘密派使者前來投降，上開府王軌率軍接應。天還没有亮，周軍登上城墻搖鼓吶喊，北齊軍崩潰，於是攻克了晉州，擒獲了晉州城主特進、開府、海昌王尉相貴，俘虜披甲士卒八千人，將他們送到關中。甲戌日，任命上開府梁士彦爲晉州刺史，加授大將軍，留下一萬精兵鎮守晉州。又派各軍攻掠北齊的各城鎮，都相繼投降。

十一月己卯，齊主自并州率衆來援。帝以其兵新集，且避之，乃詔諸軍班師，遣齊王憲爲後拒。是日，齊

十一月己卯日，齊主從并州率軍前來支援。武帝因爲北齊兵力新近集結，暫且避開齊軍，就下詔命令各軍撤退，派齊王宇文憲作爲後衛。當

主至晉州，憲不與戰，引軍度汾。齊主遂圍晉州，晝夜攻之。齊王憲屯諸軍於涑水，爲晉州聲援。河東地震。癸巳，至自東伐。獻俘於太廟。甲午，詔曰："僞齊違信背約，惡稔禍盈，是以親總六師，問罪汾、晉。兵威所及，莫不摧殄，賊衆危惶，烏栖自固。暨元戎反旆，方來聚結，游魂境首，尚敢趑趄。朕今更率諸軍，應機除剪。"丙申，放齊諸城鎮降人還。丁酉，帝發京師。壬寅，度河，與諸軍合。

天，齊主抵達晉州，宇文憲不和他交戰，率軍渡過汾水。齊主就圍攻晉州，日夜攻打。齊王宇文憲將各軍屯駐在涑水，作爲晉州的聲援。河東發生地震。癸巳日，武帝從東伐之地返回長安。在太廟舉行獻俘儀式。甲午日，武帝下詔說："僞齊違背信義和約，禍亂邪惡滿盈，所以我親自率領六軍，到汾、晉問罪。兵威所到之處，没有不被摧滅的，賊軍惶恐，像烏鴉栖息在巢穴中那樣自守。等到我大軍凱旋後，齊軍這纔聚結起來，在邊境游蕩，徘徊不前。我現在再率各軍，隨機剪除他們。"丙申日，將北齊各城鎮投降的人釋放回國。丁酉日，武帝從長安出發。壬寅日，渡過黄河，和各軍會合。

十二月戊申，次於晉州。初，齊攻晉州，恐王師卒至，於城南穿塹，自喬山屬於汾水。庚戌，帝帥諸軍八萬人，置陣東西二十餘里。帝乘常御馬，從數人巡陣處分，所至輒呼主帥姓名以慰勉之。將士感見知之恩，各思自厲。將戰，有司請换馬。帝曰："朕獨乘良馬何所之？"齊主亦於塹北列陣。申後，齊人填塹南引。帝大喜，勒諸軍擊之，齊人便退。齊主與其麾下數十騎走還并州。齊衆大潰，軍資甲仗，數百里間，委棄山積。

十二月戊申日，武帝停駐在晉州。當初，北齊軍攻打晉州，恐怕北周軍隊突然抵達，就在城南挖深溝，從喬山連接到汾水。庚戌日，武帝率領各軍八萬人，從東到西布置了二十多里長的戰陣。武帝騎着一匹他平常騎的馬，帶着幾個隨從到陣地巡視指揮，所到之處就馬上叫出主帥的名字加以安慰勉勵。將士們感激被知遇的恩情，人人都想奮勇效命。將要交戰時，主管官員請求武帝换馬。武帝說："我一個人騎着良馬跑到哪裏去？"齊主也在深溝的北面陳列軍陣。申時過後，齊軍填平壕溝南下。武帝大喜，指揮各軍進攻，齊軍便後退。齊主和他的部下幾十名騎兵逃回并州。北齊軍隊徹底崩潰，丢棄的軍資武器，在數百里之間，堆積如山。

辛亥，帝幸晉州，仍率諸軍追齊主。諸將固請還師，帝曰："縱敵患生。卿等若疑，朕將獨往。"諸將不敢言。甲寅，齊主遣其丞相高阿那肱守高壁。帝麾軍直進，那肱望風退散。丙辰，師次介休，齊將韓建業舉城降，以爲上柱國，封郇國公。丁巳，大軍次并州，齊主留其從兄安德王延宗守并州，自將輕騎走鄴。是日，詔齊王公以下曰：

辛亥日，武帝前往晉州，隨後又率各軍追趕齊主。將領們一再請求回師，武帝說："放縱敵人會産生後患。你們如果有所懷疑，我將單獨一人前往。"將領們纔不敢反對。甲寅日，齊主派丞相高阿那肱據守高壁。武帝指揮軍隊直逼高壁，高阿那肱望風而逃。丙辰日，北周軍停駐介休，北齊守將韓建業獻城投降，武帝任命他爲上柱國，封他爲郇國公。丁巳日，大軍停駐并州，齊主留下他的堂兄安德王高延宗據守并州，他自己率輕裝騎兵逃往鄴。當天，武帝下詔給北齊王公以下的官員說：

夫樹之以君，司牧黔首，蓋

樹立君主，統治百姓，大概是爲了鏟除

以除其苛慝，恤其患害。朕君臨萬國，志清四海，思濟一世之人，寘之仁壽之域。嗟彼齊趙，獨爲匪民，乃眷東顧，載深長想。僞主凉德早聞，醜聲夙著，酒色是耽，盤游是悦。閹豎居阿衡之任，胡人寄喉唇之重。棟梁骨鯁，翦爲仇讎；狐、趙緒餘，降成皂隸。民不見德，唯虐是聞。朕懷兹漏網，置之度外，正欲各静封疆，共紓民瘼故也。

暴虐邪惡，撫恤禍患災害。朕統治萬國，立志平定四海，想救濟一世的人民，將他們安置在仁壽的地方。可嘆齊趙的百姓，却不被當作人看待，於是我眷顧東伐，深深長思。僞齊君主的薄德早就聽説，醜惡的名聲一向聞名，他耽湎酒色，喜好游樂。太監把持朝政，胡人掌握要職。對於正直的棟梁之臣，像仇敵一樣加以剪除；狐、趙的後裔，被降貶爲奴僕。人民看不見仁德，聽到的祇是暴虐。我之所以寬大法網，將他們置之度外，是因爲我正想使疆界平静，共同解除百姓痛苦的緣故。

爾之主相，曾不是思，欲構厲階，反貽其梗。我之率土，咸求俾刃，帷幄獻兼弱之謀，爪牙奮干戈之勇，贏糧坐甲，若赴私仇。是以一鼓而定晉州，再舉而摧逋醜。僞丞相高阿那肱驅逼餘燼，竊據高壁；僞定南王韓建業作守介休，規相抗擬。聊示兵威，應時崩潰，那肱則單馬宵遁，建業則面縛軍和，爾之逃卒，所知見也。

僞齊的君主丞相，没有想到這些，想製造禍端，反而留下禍患。我們全國的人，都請求誅滅他們，謀臣進獻兼并弱國的計策，武士鼓起戰鬥的勇氣，擔負糧草披甲待敵，就好像是去報自己的私仇一樣。所以一次戰鬥就平定了晉州，再戰就摧毁了逃寇。僞齊丞相高阿那肱驅使殘餘的賊寇，占據高壁；僞齊的定南王韓建業據守介休，企圖抗拒。我軍祇不過稍稍顯示了一下兵威，他們馬上就崩潰了，高阿那肱單騎連夜逃走，韓建業則反綁自己投降，你們逃亡的士卒，對這些都是知道并看見的。

若其懷遠以德，則爾難以德綏；處鄰以義，則爾難以義服。且天與不取，道家所忌，攻昧侮亡，兵之上術。朕今親馭群雄，長驅宇内，六軍舒旆，萬隊啓行。勢與雷電争威，氣逐風雲齊舉。王師所次，已達近郊，望歲之民，室家相慶，來蘇之后，思副厥誠。僞主若妙盡人謀，深達天命，牽羊道左，銜璧轅門，當惠以焚櫬之恩，待以列侯之禮。僞將相王公已下，衣冠士民之族，如有深識事宜，建功立效，官榮爵賞，各有加隆。若下愚不移，守迷莫改，則委之執憲，以

如果我以德安撫遠方的人，則你們就難以用德來安撫；如果我們以義來對待鄰近的人，則你們又難以用義來降服。况且上天賜與了而不接受，這是道家所忌諱的，進攻昏昧的國家欺凌即將滅亡的政權，這是兵家的上策。我現在親自統率群雄，馳騁天下，六軍舒展旌旗、萬隊開始出發。聲勢與雷電争威，氣概與風雲并舉。王師停駐的地方，已經抵達了你們的近郊，盼望豐收的百姓，家家户户相互慶賀，拯民於水火的君主，旨在滿足百姓的心願。僞主如果能窮盡人間神妙的計謀，通曉天命，在路邊肉袒牽羊，在轅門口含玉璧，我當施予他不殺之恩，以列侯的禮節對待他。僞齊將相王公以下的官員，官紳士民世家，如果有深知時務，建立功績

正刑書。嗟爾庶士，胡寧自棄。或我之將卒，逃彼逆朝，無問貴賤，皆從蕩滌。善求多福，無貽後悔。璽書所至，咸使聞知。

的，無論官職爵位，都會提升。如果愚劣不改，執迷不悟，就將他們交給執法的人，以正刑法。奉勸你們這些士民，不要自棄。如果有我方的將士，逃到北齊，無論貴賤，一律既往不咎。好好地祈求福祉，不要留下悔恨。詔書所到之處，都要使大家知道。

自是齊之將帥，降者相繼。封其特進、開府賀拔伏恩爲郜國公，其餘官爵各有差。

自此北齊的將帥，相繼投降。封北齊特進、開府賀拔伏恩爲郜國公，其餘的官爵大小不等。

戊午，高延宗僭即僞位，改年德昌。己未，軍次并州。庚申，延宗擁兵四萬出城抗拒，帝率諸軍合戰，齊人退，帝乘勝逐北，率千餘騎入東門，詔諸軍繞城置陣。至夜，延宗率其衆排陣而前，城中軍却，人相蹂踐，大爲延宗所敗，死傷略盡。齊人欲閉門，以閫下積尸，扉不得闔。帝從數騎，崎嶇危險，僅得出門。至明，率諸軍更戰，大破之，擒延宗，并州平。壬戌，詔曰：

戊午日，高延宗妄自稱帝，改年號爲德昌。己未日，北周軍停駐并州。庚申日，高延宗率兵四萬出城抗拒，武帝率各軍合力作戰，齊兵後退，武帝乘勝追擊，率一千多名騎兵攻入東門，下令各軍環繞城墻布置軍陣。到夜裏，高延宗率軍列陣前進，進入城中的周軍退却，相互踐踏，被高延宗打得大敗，死傷殆盡。齊人想關閉城門，因爲門下堆滿了尸體，城門無法關上。武帝率領幾名騎兵，沿着曲折危險的街巷，纔得以逃出城門。到天明時，武帝率各軍再戰，大敗齊軍，擒獲了高延宗，并州平定。壬戌日，武帝下詔說：

昔天厭水運，龍戰于野，兩京圮隔，四紀于兹。朕垂拱岩廊，君臨宇縣，相邠民於海内，混楚弓於天下，一物失所，有若推溝。方欲德綏未服，義征不譓。僞主高緯，放命燕齊，怠慢典刑，俶擾天紀，加以背惠怒鄰，棄信忘義。朕應天從物，伐罪吊民，一鼓而蕩平陽，再舉而摧勍敵。僞署王公，相繼道左。高緯智窮數屈，逃竄草間。僞安德王高延宗擾攘之間，遂竊名號，與僞齊昌王莫多婁敬顯等，收合餘燼，背城抗敵。王威既振，魚潰鳥離，破竹非難，建瓴更易，延宗衆散，解甲軍門。根本既傾，枝葉自實，幽青海岱，折簡而來，冀北河南，傳檄可

從前上天厭棄北魏，群雄混戰，東西兩京阻隔，至今已四十多年了。我在朝堂無爲而治，君臨天下，在海内視察邠民，使普天下對得失都能泰然處之，一種事物失當，就好像是自己被推入深淵。我正想以仁德來安撫沒有順服的人，以道義來征討敢於違逆的人。僞主高緯，在燕齊違背天命，怠慢典刑，開始擾亂天道綱紀，加上他背叛恩惠激怒鄰邦，拋棄信用忘記仁義。我順應天命依從人心，征伐有罪撫慰百姓，一戰而蕩平平陽，再戰而摧毀勁敵。僞齊任命的王公，相繼投降。高緯無計可施，逃竄到草野。僞安德王高延宗趁混亂之際，竊取了名號，和僞齊昌王莫多婁敬顯等人，收拾殘兵，負隅抵抗。王威振作後，他們像魚鳥一樣崩潰離析，勢如破竹不難，高屋建瓴更加容易，高延宗軍隊潰散，解甲投降。北齊的根本既然已經傾覆，它的枝葉自當墜落，因此幽青海

定。八紘共貫，六合同風，方當偃伯靈臺，休牛桃塞，無疆之慶，非獨在余。

岱等地，都送來降書，冀北河南一帶，衹需傳去檄文就可以平定。八極統一，六方同俗，現在正是止戈靈臺，休戰桃塞的時候，無限的歡慶，并不衹是我一人。

漢皇約法，除其苛政，姬王輕典，刑彼新邦。思覃惠澤，被之率土，新舊臣民，皆從蕩滌。可大赦天下。高緯及王公以下，若釋然歸順，咸許自新。諸亡入僞朝，亦從寬宥。官榮次序，依例無失。其齊僞制令，即宜削除。鄒魯縉紳，幽并騎士，一介可稱，并宜銓録。百年去殺，雖或難希，期月有成，庶幾可勉。

漢高祖約法三章，廢除了苛刻的政令，周文王使用輕法，治理新建的邦國。我想廣施恩澤，遍及全國，無論新舊臣民，都予以寬免。可大赦天下。高緯及王公以下的人，如果消除疑慮前來歸順，都允許他們改過自新。那些從我朝逃入北齊的人，也都加以寬赦。官爵次序，全部照舊。北齊的制度法令，應當立即削除。鄒魯的官紳、幽并的騎士，衹要有絲毫可以稱道的地方，都應當録用。要使百年擯棄殺伐，雖然有些很難做到，但在短期有所成就，也許是可以努力實現的。

丙寅，出齊宫中金銀寶器珠翠麗服及宫女二千人，班賜將士。以柱國趙王招、陳王純、越王盛、杞國公亮、梁國公侯莫陳芮、庸國公王謙、北平公寇紹、鄭國公達奚震并爲上柱國。封齊王憲子安城郡公質爲河間王，大將軍廣化公丘崇爲潞國公，神水公姬願爲原國公，廣業公尉遲運爲盧國公。諸有功者，封授各有差。癸酉，帝率六軍趣鄴。以上柱國、陳王純爲并州總管。

丙寅日，拿出北齊宫中的金銀寶器珍珠翡翠和華麗的服裝以及二千名宫女，賞賜給將士們。任命柱國趙王宇文招、陳王宇文純、越王宇文盛、杞國公宇文亮、梁國公侯莫陳芮、庸國公王謙、北平公寇紹、鄭國公達奚震一同爲上柱國。封齊王宇文憲的兒子安城郡公宇文質爲河間王，大將軍廣化公丘崇爲潞國公，神水公姬願爲原國公，廣業公尉遲運爲盧國公。各位有功的人，封官授爵各有不等。癸酉日，武帝率領六軍向鄴進發。任命上柱國、陳王宇文純爲并州總管。

六年春正月乙亥，齊主傳位於其太子恒，改年承光，自號爲太上皇。壬辰，帝至鄴。齊主先於城外掘塹竪栅。癸巳，帝率諸軍圍之，齊人拒守，諸軍奮擊，大破之，遂平鄴。齊主先送其母并妻子於青州，及城陷，乃率數十騎走青州。遣大將軍尉遲勤率二千騎追之。是戰也，於陣獲其齊昌王莫多婁敬顯。帝責之曰："汝有死罪者三：前從并走鄴，携妾棄母，是不孝；外爲僞主戮力，内實通啓於朕，是不忠；送款之後，猶持兩端，

建德六年春季正月乙亥日，齊主高緯傳位給他的太子高恒，改年號爲承光，自號爲太上皇。壬辰日，武帝抵達鄴。齊主先在城外挖壕溝竪立栅欄。癸巳日，武帝率各軍包圍了鄴城，齊人拒守，各軍奮勇出擊，大敗齊軍，於是平定了鄴。齊主先已將他的母親和妻子兒女送到了青州，等到城池失陷後，他就率領幾十名騎兵逃往青州。武帝派大將軍尉遲勤率二千名騎兵追趕他。在鄴城之戰中，周軍在陣前抓獲了北齊的齊昌王莫多婁敬顯。武帝斥責他說："你有三項死罪：先前你從并州逃亡鄴時，帶着小妾却抛下了母親，這是不孝；你表面上爲齊主效力，却暗中給我通

是不信。如此用懷，不死何待。”遂斬之。是日，西方有聲如雷者一。

信，這是不忠；投降之後，仍懷二心，這是不講信用。如此心腸，不死還等什麽。”於是斬殺了他。當天，在西方有一聲像雷鳴一樣的巨響。

甲午，帝入鄴城。齊任城王湝先在冀州，齊主至河，遣其侍中斛律孝卿送傳國璽禪位於湝。孝卿未達，被執送鄴。詔去年大赦班宣未及之處，皆從赦例。封齊開府、洛州刺史獨孤永業爲應國公。丙申，以上柱國、越王盛爲相州總管。己亥，詔曰：“自晋州大陣至于平鄴，身殞戰場者，其子即授父本官。”尉遲勤擒齊主及其太子恒於青州。

甲午日，武帝進入鄴城。北齊任城王高湝事先在冀州，齊主抵達黄河，派侍中斛律孝卿送去傳國的玉璽禪位給高湝。斛律孝卿没有到達，被抓住送到了鄴城。武帝下詔令在去年大赦没有頒布到的地方，也依照大赦令實行。封北齊開府、洛州刺史獨孤永業爲應國公。丙申日，任命上柱國、越王宇文盛爲相州總管。己亥日，武帝下詔説：“從晋州大戰到平定鄴城，在戰場上身亡的，他們的兒子要授予父親原來的官職。”尉遲勤在青州擒獲了齊主高緯及其太子高恒。

庚子，詔曰：“僞齊之末，奸佞擅權，濫罰淫刑，動挂羅網，僞右丞相、咸陽王故斛律明月，僞侍中、特進、開府故崔季舒等七人，或功高獲罪，或直言見誅。朕兵以義動，翦除凶暴，表閭封墓，事切下車。宜追贈謚，并窆措。其見存子孫，各隨蔭敘録。家口田宅没官者，并還之。”

庚子日，武帝下詔説：“僞齊末年，奸佞的人獨攬政權，濫用刑罰，動不動就施用法網，僞右丞相、故咸陽王斛律明月，僞侍中、特進、故開府崔季舒等七人，有的是因爲功高而獲罪，有的是因爲直言而被殺。我出動義兵，剪除凶暴，表彰他們的閭里，在他們的墓上增添封土，爲他們製作喪車。應當給他們追贈謚號，并另行安葬。他們仍活着的子孫，各按照門蔭分派官職。他們被没入官府的家人和田宅，一律發還。”

辛丑，詔曰：“僞齊叛涣，竊有漳濱，世縱淫風，事窮雕飾。或穿池運石，爲山學海；或層臺累構，概日凌雲。以暴亂之心，極奢侈之事，有一於此，未或弗亡。朕菲食薄衣，以弘風教，追念生民之費，尚想力役之勞。方當易兹弊俗，率歸節儉。其東山、南園及三臺可并毁撤。瓦木諸物，凡入用者，盡賜下民。山園之田，各還本主。”

辛丑日，武帝下詔説：“僞齊驕横跋扈竊據漳水之濱，放縱淫蕩的世風，窮盡奢華之事。或挖池運石，建山造海；或修築層層樓臺，高聳入雲。以暴亂之心，極盡奢侈之事，凡是像這樣做的，没有不滅亡的。我穿薄衣吃粗食，以弘揚教化，挂念人民的耗費，牽懷力役的辛勞。應當改變北齊的這種弊俗，使人們歸向節儉。北齊的東山、南園以及三臺全部拆除。磚瓦木材等物，凡是仍可以使用的，全都賞賜給百姓。山川園林，都各自歸還舊主。”

二月丙午，論定諸軍功勳，置酒於齊太極殿，會軍士以上，班賜有差。丁未，齊主至，帝降自阼階，以賓主之禮相見。高湝在冀州擁兵未下，遣上柱國、齊王憲與柱國、隨公楊堅率軍討平之。齊定州刺史、范陽王高紹義叛入突厥。齊諸行臺州鎮悉

二月丙午日，議論評定各軍的功勳，武帝在北齊皇宫太極殿安排酒宴，會集軍士以上將士，頒發的賞賜多少不等。丁未日，齊主高緯被押送到鄴城，武帝從臺階上親自走下來，以賓主的禮節和他相見。高湝在冀州擁兵不降，武帝派上柱國、齊王宇文憲和柱國、隨公楊堅率軍討伐平定了他。北齊定州刺史、范陽王高紹義叛逃到突

降，關東平。合州五十五，郡一百六十二，縣三百八十五，户三百三十萬二千五百二十八，口二千萬六千八百八十六。乃於河陽、幽、青、南兖、豫、徐、北朔、定并置總管府，相、并二總管各置宫及六府官。

癸丑，詔曰："無侮煢獨，事顯前書；哀彼矜人，惠流往訓。僞齊末政，昏虐實繁，災甚滔天，毒流比屋。無罪無辜，係虜三軍之手；不飲不食，僵仆九逵之門。朕爲民父母，職養黎人，念甚泣辜，誠深罪己。除其苛政，事屬改張，宜加寬宥，兼行賑恤。自僞武平三年以來，河南諸州之民，僞齊被掠爲奴婢者，不問官私，并宜放免。其住在淮南者，亦即聽還，願住淮北者，可隨便安置。其有癃殘孤老，饑餒絶食，不能自存者，仰刺史守令及親民長司，躬自檢校。無親屬者，所在給其衣食，務使存濟。"

乙卯，帝自鄴還京。丙辰，以柱國、隨公楊堅爲定州總管。

三月壬午，詔山東諸州，各舉明經幹治者二人。若奇才異術，卓爾不群者，弗拘多少。

夏四月乙巳，至自東伐。列齊主於前，其王公等并從，車輿旗幟及器物以次陳於其後。大駕布六軍，備凱樂，獻俘於太廟。京邑觀者皆稱萬歲。戊申，封齊主爲温國公。庚戌，大會群臣及諸蕃客於露寢。乙卯，廢蒲、陝、涇、寧四州總管。己巳，祠太廟。詔曰："東夏既平，王道初被，齊氏弊政，餘風未殄。朕劬勞萬機，念存康濟。恐清净之志，未形四海，下民疾苦，不能上達，寢興軫慮，用切於懷。宜分遣使人，巡方撫慰，觀

厥。北齊的各行臺州鎮全部投降，關東平定。共計有五十五個州，一百六十二個郡，三百八十五個縣，三百三十萬二千五百二十八户，二千萬六千八百八十六人。於是在河陽、幽州、青州、南兖州、豫州、徐州、北朔、定州都設置總管府，在相、并二總管各設置宫和六府官。

癸丑日，武帝下詔説："不欺侮孤獨的人，這在以前的史書中記載得很清楚；哀憐貧病的人，這是過去典訓流傳下來的恩惠。僞齊末期，昏昧暴虐繁多，災禍滿天，流毒遍地。無罪無辜的人，被三軍擄掠；没吃没喝的人，僵卧在大道上。我作爲百姓的父母，職責就是養育人民，十分哀憐這些無辜的人，深深地引咎自責。廢除北齊苛刻的政令，事當改革，應該加以寬赦，并實行賑濟。自僞齊武平三年以來，河南各州的百姓，被僞齊擄掠爲奴婢的，不論是官府和私家，都應當予以釋放。住在淮南的，也允許他們返回，願意留住在淮北的，可以隨宜安置。有老弱病殘孤獨無靠，忍飢挨餓糧食斷絶，不能自己生存的，希望刺史守令以及親民長司，親自查檢核實。没有親屬的，有關官員要供給他們衣服糧食，務必讓他們能存活。"

乙卯日，武帝從鄴城返回京師。丙辰日，任命柱國、隨公楊堅爲定州總管。

三月壬午日，下令山東各州，都要推薦明經幹治的人各兩名。如果是有奇才異術，行爲卓越不同常人的，不限多少。

夏季四月乙巳日，武帝從東征之地回到長安。將齊主高緯放在隊伍前面，北齊的王公等都緊隨其後，接着是依次排列的車輛旗幟以及器物。武帝的大駕排列六軍，高奏凱歌，在太廟呈獻俘虜。京師觀看的人都高呼萬歲。戊申日，封齊主高緯爲温國公。庚戌日，在露寢大會群臣和各位番客。乙卯日，撤銷蒲、陝、涇、寧四州總管。己巳日，祭祀太廟。下詔説："東方已經平定，王道剛剛覆蓋到那裏，齊氏的弊政，殘留的影響尚未清除。我勤勞地處理各種要務，心中想着安民濟衆。恐怕安定百姓的心願，未能表現於天下，下民的疾苦，無法傳達上來，我日夜憂

風省俗，宣揚治道。有司明立條科，務在弘益。”

慮，心中切切挂念。應當分派使者，到各地巡視撫慰，觀察風俗，宣揚致治之道。主管官員要明確地制定條文，一定要廣泛宣傳。”

五月丁丑，以柱國、譙王儉爲大冢宰。庚辰，以上柱國杞國公亮爲大司徒，鄭國公達奚震爲大宗伯，梁國公侯莫陳芮爲大司馬，柱國應國公獨孤永業爲大司寇，鄖國公韋孝寬爲大司空。辛巳，大醮於正武殿，以報功也。己丑，祠方丘。詔曰：“朕欽承丕緒，寢興寅畏，惡衣菲食，貴昭儉約。上棟下宇，土階茅屋，猶恐居之者逸，作之者勞，詎可廣厦高堂，肆其嗜欲。往者，冢臣專任，制度有違，正殿别寢，事窮壯麗。非直雕墻峻宇，深戒前王，而締構弘敞，有逾清廟。不軌不物，何以示後。兼東夏初平，民未見德，率先海内，宜自朕始。其露寢、會義、崇信、含仁、雲和、思齊諸殿等，農隙之時，悉可毁撤。雕斫之物，并賜貧民。繕造之宜，務從卑朴。”癸巳，行幸雲陽宫。戊戌，詔曰：“京師宫殿，已從撤毁。并、鄴二所，華侈過度，誠復作之非我，豈容因而弗革。諸堂殿壯麗，并宜除蕩，甍宇雜物，分賜窮民。三農之隙，别漸營構，止蔽風雨，務在卑狹。”庚子，陳遣使來聘。是月，青城門無故自崩。

五月丁丑日，任命柱國，譙王宇文儉爲大冢宰。庚辰日，任命上柱國杞國公宇文亮爲大司徒，鄭國公達奚震爲大宗伯，梁國公侯莫陳芮爲大司馬，柱國應國公獨孤永業爲大司寇，鄖國公韋孝寬爲大司空。辛巳日，在正武殿舉行大規模祭祀，以酬報有功的人。己丑日，祭祀方丘。下詔説：“我恭敬地繼承大業，日夜小心謹慎，粗衣薄食，重視顯揚儉樸節約。上棟下宇，都是土階茅屋，仍恐怕居住在裏面的人放縱，修建它的人辛勞，怎能住大厦高堂，放縱自己的嗜好欲望。從前，冢宰專權，違背制度，正殿别寢，窮盡雄壯華麗。不僅僅是雕飾的墻壁高大的房屋，爲先王所戒除，而且興建的宫殿弘大寬敞，超過了用於祭祀的廟宇。超越常軌不合法度，用什麽來告示後人。并且東部剛剛平定，人民還没有見到仁德，作天下的表率，應當先從我開始。露寢、會義、崇信、含仁、雲和、思齊等殿，在農閑的時候，全部都可以拆除，拆下來的雕飾物品，都賞賜給貧苦的百姓。以後建造修繕，一定要樸實簡單。”癸巳日，武帝前往雲陽宫。戊戌日，武帝下詔説：“京師的宫殿，已經拆除了。并州、鄴城二地的宫殿，華麗奢侈過度，雖然確實不是我修建的，但怎能容忍因循而不加改革。各座雄壯華麗的堂殿，都應當拆除。殿舍雜物，分賜給窮苦的百姓。在農閑的時候，再另外慢慢地營建，衹要能遮蔽風雨就可以，一定要狹小簡單。”庚子日，陳國派使者前來通問修好。在這個月，青城門無故自己倒塌。

六月丁未，至自雲陽宫。辛亥，御正武殿録囚徒。癸亥，於河州鷄鳴防置旭州，甘松防置芳州，廣川防置弘州。甲子，帝東巡。丁卯，詔曰：“同姓百世，婚姻不通，蓋惟重别，周道然也。而娶妻買妾，有納母氏之族，雖曰異宗，猶爲混雜。自今以後，悉不得娶母同姓，以爲妻妾。

六月丁未日，武帝從雲陽宫返回。辛亥日，武帝親自到正武殿省察囚徒。癸亥日，在河州鷄鳴防設置旭州，在甘松防設置芳州，在廣川防設置弘州。甲子日，武帝到東方巡視。丁卯日，武帝下詔説：“同姓百代，不通婚姻，大概是爲了區别婚姻，周朝的制度是這樣的。而娶妻買妾，有聘納母親家族的，雖然説是不同宗，但仍然混雜。從今以後，一律不准娶和母親同姓的人

其已定未成者，即令改聘。”

作爲妻妾。那些已經訂了婚而没有納娶的，立即下令改聘。”

秋七月己卯，封齊王憲第四子廣都公負爲莒國公，紹莒莊公洛生後。癸未，應州獻芝草。丙戌，行幸洛州。己丑，詔山東諸州舉有才者，上縣六人，中縣五人，下縣四人，赴行在所，共論治政得失。戊戌，以上柱國、庸公王謙爲益州總管。

秋季七月己卯日，封齊王宇文憲的第四個兒子廣都公宇文負爲莒國公，作爲承繼莒莊公宇文洛生的後嗣。癸未日，應州進獻靈芝草。丙戌日，武帝前往洛州。己丑日，下令山東各州推薦有才幹的人，上縣推舉六人，中縣推舉五人，下縣推舉四人，前往武帝所在之地，共同討論政治上的得失。戊戌日，任命上柱國，庸公王謙爲益州總管。

八月壬寅，議定權衡度量，頒於天下。其不依新式者，悉追停。詔曰："以刑止刑，世輕世重。罪不及嗣，皆有定科。雜役之徒，獨異常憲，一從罪配，百世不免。罰既無窮，刑何以措。道有沿革，宜從寬典。凡諸雜户，悉放爲民。配雜之科，因之永削。"甲子，鄭州獻九尾狐，皮肉銷盡，骨體猶具。帝曰："瑞應之來，必昭有德。若使五品時叙，四海和平，家識孝慈，人知禮讓，乃能致此。今無其時，恐非實録。"乃命焚之。

八月壬寅日，商定度量權衡制度，頒布於全國。那些不符合新制度的，一律追繳停止使用。武帝下詔説："用刑法來制止刑罰，刑典時輕時重。處罰罪人不涉及到他們的後代，自古就有明文規定。奴隸出身的民衆，惟獨不同於常典，他們一旦犯罪受到處罰，子孫百代都不能寬免。刑罰既然没有止境，法律就難以公平地施行。法制有因循沿革，應當使用寬大的刑典。凡是奴僕雜役，一律釋放爲平民。處罰奴僕的條文法令，也因此而永遠削除。"甲子日，鄭州進獻九尾狐，九尾狐的皮肉已經全部没有了，衹是骨骼仍在。武帝説："祥瑞降臨，必定是昭示有德。如果使人倫關係有序，天下和睦平安，各家各户都懂得孝順慈愛，人人都知道禮讓，纔能招來祥瑞。現在還不是這個時候，恐怕不是真正的祥瑞。"於是下令將它焚毁。

九月壬申，以柱國鄧國公竇熾、申國公李穆并爲上柱國。戊寅，初令民庶已上，唯聽衣綢、綿綢、絲布、圓綾、紗、絹、綃、葛、布等九種，餘悉停斷。朝祭之服，不拘此例。甲申，絳州獻白雀。壬辰，詔東土諸州儒生，明一經已上，并舉送，州郡以禮發遣。癸卯，封上大將軍、上黄公王軌爲郯國公。吐谷渾遣使獻方物。

九月壬申日，任命柱國鄧國公竇熾、申國公李穆同爲上柱國。戊寅日，開始下令平民以上的人，衹准他們穿綢、綿綢、絲布、圓綾、紗、絹、綃、葛、布等九種材料製成的衣服，其他材料的衣服，一律禁止。朝會和祭祀時穿的衣服，不限於此例。甲申日，絳州進獻白雀。壬辰日，詔令東部各州的儒生，通曉一經以上的，全部推舉送到朝廷，各州郡要以禮送遣。癸卯日，封上大將軍、上黄公王軌爲郯國公。吐谷渾派使者前來貢獻土特産。

冬十月戊申，行幸鄴宫，戊午，改葬德皇帝於冀州。帝服緦，哭於太極殿，百官素服哭。是月，誅温國公

冬季十月戊申日，武帝前往鄴宫，戊午日，將德皇帝改葬在冀州。武帝身穿粗麻喪服，在太極殿哭祭，百官身穿素色喪服哭祭。在這個月

高緯。

十一月庚午，百濟遣使獻方物。壬申，封皇子充爲道王，兑爲蔡王。癸酉，陳將吴明徹侵吕梁，徐州總管梁士彦出軍與戰，不利，退守徐州。遣上大將軍、郯國公王軌率師討之。是月，稽胡反，遣齊王憲率軍討平之。

詔自永熙三年七月已來，去年十月已前，東土之民被抄略在化内爲奴婢者，及平江陵之後良人没爲奴婢者，并宜放免。所在附籍，一同民伍。若舊主人猶須共居，聽留爲部曲及客女。

詔曰："正位於中，有聖通典。質文相革，損益不同。五帝則四星之象，三王制六宫之數。劉、曹已降，等列彌繁，選擇遍於生民，命秩方於庶職。椒房丹地，有衆如雲。本由嗜欲之情，非關風化之義。朕運當澆季，思復古始，無容廣集子女，屯聚宫掖。弘贊後庭，事從約簡。可置妃二人，世婦三人，御妻三人，自兹以外，悉宜減省。"

己亥晦，日有蝕之。

初行《刑書要制》。持杖群强盗一匹以上，不持杖群强盗五匹以上，監臨主掌自盗二十匹以上，小盗及詐僞請官物三十匹以上，正長隱五户及十丁以上、隱地三頃以上者，至死。《刑書》所不載者，自依律科。

十二月戊午，吐谷渾遣使獻方物。己未，東壽陽土人反，率衆五千襲并州城，刺史東平公宇文神舉破平之。庚申，行幸并州宫。移并州軍人四萬户於關中。丙寅，以柱國、滕王逌爲河陽總管。丁卯，以柱國、隨國公楊堅爲南兖州總管，上柱國、申國

裏，誅殺了温國公高緯。

十一月庚午日，百濟派使者前來貢獻土特産。壬申日，封皇子宇文充爲道王，宇文兑爲蔡王。癸酉日，陳國將領吴明徹侵犯吕梁，徐州總管梁士彦出兵同他作戰，失利，退守徐州。武帝派上大將軍、郯國公王軌率軍討伐。在這個月，稽胡反叛，武帝派齊王宇文憲討伐平定了稽胡。

武帝下詔命令從永熙三年七月以來，到去年十月以前，東部的平民被擄掠在原周地充當奴婢的人，以及在平定江陵之後被没收爲奴婢的平民，應當一律釋放。讓他們在當地附籍，全部同平民一樣。如果原來的主人仍需要他們一起居住的，允許將他們留下來作爲部曲和客女。

武帝下詔説："在宫中端正嬪妃的名位，是聖明君主通行的法典。内容和形式不斷變革，增減改動也不相同。五帝效法四星之象，三王制訂六宫之數。漢、魏以來，嬪妃的等級越來越繁多，選擇嬪妃遍及於人民，嬪妃的職位品級和宫外的官職一樣多。后妃的宫殿，多如雲烟。這本來是出自於人的嗜好欲望，并不涉及風俗教化。我身處世風浮薄的末世，想恢復遠古時的風氣，不能容忍廣泛地采集女子，屯聚在宫中。大力引導後宫，簡約從事。在後宫衹設置妃二人，世婦三人，御妻三人，除此以外，一律裁減。"

己亥月末，發生日食。

開始施行《刑書要制》。手持武器結夥搶劫一匹布以上，不拿武器結夥搶劫五匹布以上，監守自盗二十匹布以上，小盗及詐騙公物三十匹布以上，各級行政官員隱瞞五户及十個丁男以上，隱瞞土地三頃以上的，處以死刑。《刑書要制》上没有記載的，依照相關法令條文處置。

十二月戊午日，吐谷渾派使者前來貢獻土特産。己未日，東壽陽的土人造反，率衆五千人襲擊并州城，并州刺史東平公宇文神舉打敗并平定了他們。庚申日，武帝前往并州宫。將并州四萬户軍民遷移到關中。丙寅日，任命柱國、滕王宇文逌爲河陽總管。丁卯日，任命柱國、隨國公楊堅爲南兖州總管，上柱國、申國公李穆爲并州總

公李穆爲并州總管。戊辰，廢并州宫及六府。是月，北營州刺史高寶寧據州反。

管。戊辰日，撤銷并州宫以及那裏的六府。當月，北營州刺史高寶寧占據州城反叛。

宣政元年春正月癸酉，吐谷渾僞趙王他婁屯來降。壬午，行幸鄴宫。分相州廣平郡置洺州，清河郡置貝州，黎陽郡置黎州，汲郡置衛州；分定州常山郡置恒州；分并州上黨郡置潞州。辛卯，行幸懷州。癸巳，幸洛州。詔於懷州置宫。

宣政元年春季正月癸酉日，吐谷渾僞趙王他婁屯前來投降。壬午日，武帝前往鄴宫。從相州劃分出廣平郡設置洺州，劃分出清河郡設置貝州，劃分出黎陽郡設置黎州，劃分出汲郡設置衛州；從定州劃分出常山郡設置恒州；從并州劃分出上黨郡設置潞州。辛卯日，武帝前往懷州。癸巳日，前往洛州。下令在懷州設置宫殿。

二月甲辰，柱國、大冢宰譙王儉薨。丁巳，帝至自東巡。乙丑，以上柱國越王盛爲大冢宰，陳王純爲雍州牧。

二月甲辰日，柱國、大冢宰譙王宇文儉去世。丁巳日，武帝從東巡返回長安。乙丑日，任命上柱國越王宇文盛爲大冢宰，陳王宇文純爲雍州牧。

三月戊辰，於蒲州置宫。廢同州及長春二宫。壬申，突厥遣使獻方物。甲戌，初服常冠。以皂紗爲之，加簪而不施纓導，其制若今之折角巾也。上大將軍、郯國公王軌破陳師於吕梁，擒其將吴明徹等，俘斬三萬餘人。丁亥，詔："柱國故豆盧寧征江南武陵、南平等郡，所有民庶爲人奴婢者，悉依江陵放免。"壬辰，改元。

三月戊辰日，在蒲州設置行宫。撤除同州及長春兩處行宫。壬申日，突厥派使者前來進獻土特産。甲戌日，武帝開始戴新款休閑帽。用黑紗做成，帽上加簪扎住頭髮而不用纓帶，它的式様就像現在的折角巾。上大將軍、郯國公王軌在吕梁打敗了陳國軍隊，擒獲了陳國將領吴明徹等人，俘虜斬殺三萬多人。丁亥日，武帝下詔説："柱國故豆盧寧征討江南的武陵、南平等郡，所俘獲的平民成爲奴婢的，一律依照江陵加以釋放。"壬辰日，更改年號。

夏四月壬子，初令遭父母喪者，聽終制。庚申，突厥入寇幽州，殺掠吏民。議將討之。

夏季四月壬子日，開始下令父母逝世的，允許爲父母服滿三年的喪期。庚申日，突厥侵犯幽州，斬殺擄掠官吏平民。朝議將要討伐突厥。

五月己丑，帝總戎北伐。遣柱國原公姬願、東平公宇文神舉等率軍五道俱入。發關中公私驢馬，悉從軍。癸巳，帝不豫，止于雲陽宫。丙申，詔停諸軍事。

五月己丑日，武帝統率大軍北伐。派柱國原公姬願、東平公宇文神舉等人率軍分成五路同時攻入突厥。徵調關中公家私人的驢馬，全部從軍。癸巳日，武帝身體不適，停留在雲陽宫。丙申日，下令停止一切軍事。

六月丁酉，帝疾甚，還京。其夜，崩於乘輿。時年三十六。遺詔曰：

六月丁酉日，武帝病重，返回京師。當天夜晚，武帝死於車駕上。當時他三十六歲。他的遺詔説：

> 人肖形天地，禀質五常，修短之期，莫非命也。朕君臨宇縣，十有九年，未能使百姓安樂，刑措罔用，所以昧旦求衣，

> 人生長在天地之間，禀受五行的資質，壽命的長短，沒有不是命中注定的。我君臨天下，有十九年，不能使百姓安樂，刑法不用，所以我日夜辛勞，廢寢忘食。從

分宵忘寢。昔魏室將季，海内分崩，太祖扶危翼傾，肇開王業。燕趙榛蕪，久竊名號。朕上述先志，下順民心，遂與王公將帥，共平東夏。雖復妖氛蕩定，而民勞未康。每一念此，如臨冰谷。將欲包舉六合，混同文軌。今遘疾大漸，氣力稍微，有志不申，以此嘆息。

前北魏將要滅亡，天下分崩離析，太祖扶持將要傾覆的政權，開創了帝王大業。燕趙之地的污穢之人，長久地竊取了帝王名號。我在上表達先人的志願，在下順應民心，於是和王公將帥們一起，共同平定了東夏。雖然掃平禍亂，但百姓并未安康。我每當想到這些，就好像自己身處在冰川山谷之中。我正想囊括天下，統一國家，但現在病情加劇，氣力逐漸衰微，志向無法伸張，因此嘆息。

天下事重，萬機不易。王公以下，爰及庶僚，宜輔導太子，副朕遺意。令上不負太祖，下無失爲臣。朕雖瞑目九泉，無所復恨。

天下的事情繁重，紛雜的政務不容易處理。王公以下，以及百官，應當輔佐引導太子，以幫助完成我的遺願。使上不辜負太祖，下不喪失爲臣之道。我雖瞑目在九泉之下，也再沒有什麽遺憾的。

朕平生居處，每存菲薄，非直以訓子孫，亦乃本心所好。喪事資用，須使儉而合禮，墓而不墳，自古通典。隨吉即葬，葬訖公除。四方士庶，各三日哭。妃嬪以下無子者，悉放還家。

我平生居住生活，常常很節儉，并不祇是爲了以此來訓誡子孫，這也是我心中本來的喜好。喪事用度，一定要節儉而符合禮制，造墓而不起墳，是自古以來通行的典制。遇上吉日就馬上下葬，下葬完就因公除服。四方的士民，各哭喪三天。嬪妃以下没有子女的，都散放回家。

謚曰武皇帝，廟稱高祖。己未，葬於孝陵。

謚號爲武皇帝，廟號稱高祖。己未日，安葬在孝陵。

帝沉毅有智謀。初以晋公護專權，常自晦迹，人莫測其深淺。及誅護之後，始親萬機。克己勵精，聽覽不怠。用法嚴整，多所罪殺。號令懇惻，唯屬意於政。群下畏服，莫不肅然。性既明察，少於恩惠。凡布懷立行，皆欲逾越古人。身衣布袍，寢布被，無金寶之飾，諸宫殿華綺者，皆撤毁之，改爲土階數尺，不施櫨栱。其雕文刻鏤，錦綉纂組，一皆禁斷。後宫嬪御，不過十餘人。勞謙接下，自强不息。以海内未康，鋭情教習。至於校兵閲武，步行山谷，履涉勤苦，皆人所不堪。平齊之役，見軍士有跣行者，帝親脱靴以賜之。每宴會

武帝深沉剛毅有智謀。當初晋公宇文護獨攬朝政，他常隱藏自己的心思，别人無法猜測到他的深淺。到誅殺了宇文護之後，他纔開始親自處理政務。約束自己勉勵心志，治理朝政從不懈怠。用法嚴峻，有很多人因犯罪而被誅殺。號令誠懇痛切，祇是將心思用在政治上。大臣們敬畏順服，没有誰不恭敬的。他明察事理，缺少恩惠。所作所爲，都想超越古人。他身穿布袍，蓋的是布被，没有金銀珠寶的裝飾，凡是華麗的宫殿，都拆毁掉，改爲幾尺高的土階，不加斗拱。雕刻的紋飾，彩色的錦綉精美的織物，一律禁止。後宫的嬪妃，不超過十餘人。勤謹謙虚地對待臣下，自强不息。因爲天下没有康寧，所以專心一意地教習。至於檢閲軍隊，行走山谷，辛勤跋涉，都是一般的人所不能忍受的。在平定北齊

將士，必自執杯勸酒，或手付賜物。至於征伐之處，躬在行陣。性又果决，能斷大事。故能得士卒死力，以弱制强。破齊之後，遂欲窮兵極武，平突厥，定江南，一二年間，必使天下一統，此其志也。

之戰中，武帝見到有赤足行走的軍士，他就親自脱下自己的靴子賞賜給他們。每次召集將士宴飲時，他一定會親自拿着杯子勸酒，或者親手賞賜財物。至於出兵征伐時，他也親自行走在隊伍中。他的性情又果斷堅决，能决斷大事。所以能使士卒爲其效命，以弱制强。打敗北齊後，他又準備大動干戈，打敗突厥，平定江南，在一二年的時間裏，一定要統一天下，這就是他的志向。

史臣曰：自東西否隔，二國争强，戎馬生郊，干戈日用，兵連禍結，力敵勢均，疆埸之事，一彼一此。高祖纘業，未親萬機，慮遠謀深，以蒙養正。及英威電發，朝政惟新，内難既除，外略方始。乃苦心焦思，克己勵精，勞役爲士卒之先，居處同匹夫之儉。修富民之政，務强兵之術，乘仇人之有釁，順大道而推亡。五年之間，大勛斯集。攄祖宗之宿憤，拯東夏之阽危，盛矣哉，其有成功者也。若使翌日之瘳無爽，經營之志獲申，黷武窮兵，雖見譏於良史，雄圖遠略，足方駕於前王者歟。

史臣曰：自從東西阻隔後，周齊二國争鬥，戰馬長期生長在郊外，兵器每天都要使用，戰禍接連不斷，雙方勢均力敵，邊境戰事，此起彼伏。高祖繼承帝業，没有親理政事時，深謀遠慮，蒙昧隱默自養正道。等到他威武的氣概像閃電一樣發出後，朝廷的政治焕然一新，内憂既已解除，他就開始平定外患。他苦心焦慮，約束自己勉勵心志，辛勤勞作在士卒的前面，衣食居行和百姓一樣儉樸。實施富民的政治，致力於强兵之術，利用敵人的可乘之機，順應大道而將其滅亡。在五年的時間裏，大功全部完成。抒發祖宗的宿願，拯救東夏的危亡，他所成就的功業，是多麽盛大啊。如果使他後來身體痊愈，經營天下的志向得以伸展，窮兵黷武，雖然受到良史的非議，但他非凡的志向和謀略，是完全可以和先王相比擬的啊。



周書卷七

帝紀第七

宣帝

宣皇帝諱贇，字乾伯，高祖長子也。母曰李太后。武成元年，生於同州。保定元年五月丙午，封魯國公。建德元年四月癸巳，高祖親告廟，冠於阼階，立爲皇太子。詔皇太子巡撫西土。文宣皇后崩，高祖諒闇，詔太子總朝政，五旬而罷。高祖每巡幸四方，太子常留監國。五年二月，又詔皇太子巡西土，因討吐谷渾。

宣政元年六月丁酉，高祖崩。戊戌，皇太子即皇帝位，尊皇后爲皇太后。癸丑，歲星、熒惑、太白合於東井。甲子，誅上柱國、齊王憲。封開府于智爲齊國公。

閏月乙亥，詔山東流民新復業者，及突厥侵掠家口破亡不能存濟者，并給復一年。立妃楊氏爲皇后。辛巳，以上柱國趙王招爲太師，陳王純爲太傅，柱國代王達、滕王逌、盧國公尉遲運、薛國公長孫覽并爲上柱國。進封柱國、平陽郡公王誼爲揚國公。是月，幽州人盧昌期據范陽反，詔柱國、東平公宇文神舉帥衆討平之。

秋七月辛丑，月犯心前星。乙巳，祠太廟。丙午，祠圓丘。戊申，祠方丘。庚戌，以小宗伯、岐國公斛斯徵爲大宗伯。丙辰，熒惑、太白合

宣皇帝名贇，字乾伯，是高祖的長子。母親是李太后。武成元年，在同州出生。保定元年五月丙午日，被封爲魯國公。建德元年四月癸巳日，高祖親自在太廟祭告，在東階爲他加冠，立爲皇太子。高祖詔命皇太子巡視西方。文宣皇后去世後，高祖爲她居喪，詔命太子總理朝政，五十天後結束。高祖每次巡視各地，太子經常留在朝中代行處理國政。建德五年二月，高祖又詔命太子巡視西方，趁機討伐吐谷渾。

宣政元年六月丁酉日，高祖去世。戊戌日，皇太子即皇帝位，尊皇后爲皇太后。癸丑日，歲星、火星、太白星相聚在東井。甲子日，誅殺上柱國、齊王宇文憲。封開府于智爲齊國公。

閏六月乙亥日，宣帝下詔命剛剛恢復常業的山東流民，及被突厥侵掠致使家破人亡而不能安置家業的人，全部免除賦税勞役一年。立王妃楊氏爲皇后。辛巳日，任命上柱國趙王宇文招爲太師，陳王宇文純爲太傅，柱國代王宇文達、滕王宇文逌、盧國公尉遲運、薛國公長孫覽一起爲上柱國。進封柱國、平陽郡公王誼爲揚國公。在這個月，幽州人盧昌期占據范陽起兵造反，宣帝下詔命柱國、東平公宇文神舉率軍征討并平定了盧昌期的反叛。

秋季七月辛丑日，月亮侵犯心宿前星。乙巳日，祭祀太廟。丙午日，祭祀圓丘。戊申日，祭祀方丘。庚戌日，任命小宗伯、岐國公斛斯徵爲大宗伯。丙辰日，火星、太白星在七星會聚。己

於七星。己未，太白犯軒轅大星。壬戌，以柱國、南兗州總管、隨公楊堅爲上柱國、大司馬。癸亥，尊所生李氏爲帝太后。

八月丙寅，夕月於西郊。長安、萬年二縣民居在京城者，給復三年。壬申，行幸同州。遣大使巡察諸州。詔制九條，宣下州郡：一曰，决獄科罪，皆准律文；二曰，母族絶服外者，聽婚；三曰，以杖决罰，悉令依法；四曰，郡縣當境賊盜不擒獲者，并仰録奏；五曰，孝子順孫義夫節婦，表其門閭，才堪任用者，即宜申薦；六曰，或昔經驅使，名位未達，或沉淪蓬蓽，文武可施，宜并采訪，具以名奏；七曰，僞齊七品以上，已敕收用，八品以下，爰及流外，若欲入仕，皆聽預選，降二等授官；八曰，州舉高才博學者爲秀才，郡舉經明行修者爲孝廉，上州、上郡歲一人，下州、下郡三歲一人；九曰，年七十以上，依式授官，鰥寡困乏不能自存者，并加稟恤。以大司徒、杞國公亮爲安州總管，上柱國、薛國公長孫覽爲大司徒，柱國、揚國公王誼爲大司空。庚辰，太白入太微。丙戌，以柱國、永昌公椿爲大司寇。

九月丁酉，熒惑入太微。以柱國宇文盛、張掖公王傑、枹罕公辛威、鄖國公韋孝寬并爲上柱國。庚戌，封皇弟元爲荆王。詔諸應拜者，皆以三拜成禮。汾州稽胡帥劉受邏千舉兵反，詔上柱國、越王盛爲行軍元帥，率衆討平之。庚申，熒惑犯左執法。

冬十月癸酉，至自同州。以大司空、揚國公王誼爲襄州總管。戊子，

末日，太白星侵犯軒轅大星。壬戌日，任命柱國、南兗州總管、隨公楊堅爲上柱國、大司馬。癸亥日，尊奉生母李氏爲帝太后。

八月丙寅日，在長安西郊祭月。長安、萬年二縣居住在京城的百姓，免除徭役三年。壬申日，宣帝前往同州。派大使巡察各州。下詔頒布九條條例，下達到各州郡：一是：判决獄訟確定罪行，一律依照法律條文；二是：在五服以外的母方親族，任從婚嫁；三是：以杖擊處罰罪犯，全都要依據法令；四是：盜賊在本郡縣境内而没有擒獲的，都要記録上奏；五是：孝子賢孫義夫節婦，要表彰其家庭，有才能可以任用的，應馬上推薦；六是：那些在公門幹過事情，名聲和地位没有顯貴，或者淪落貧寒，有文武才能的人，都應加以查訪，記録他們的姓名上奏朝廷；七是：在僞齊政權中曾任七品以上官職，已經下令收留任用，或八品以下，以及没有入流的官吏，如果他們想出來做官，都准許他們作爲預選官吏，降二級授予官職；八是：在州一級薦舉才能高學識廣博的人爲秀才，在郡一級薦舉通曉經義品行好的人爲孝廉，上州、上郡每年薦舉一人，下州、下郡每三年薦舉一人；九是：年齡在七十歲以上的人，按規定授予官職，鰥夫寡婦貧困不能自己生存的，都予以撫恤。任命大司徒、杞國公宇文亮爲安州總管，上柱國、薛國公長孫覽爲大司徒，柱國、揚國公王誼爲大司空。庚辰日，太白星侵入太微星垣。丙戌日，任命柱國、永昌公宇文椿爲大司寇。

九月丁酉日，火星侵入太微星垣。任命柱國宇文盛、張掖公王傑、枹罕公辛威、鄖國公韋孝寬同爲上柱國。庚戌日，封皇弟宇文元爲荆王。宣帝下詔凡是應當下拜的禮節，都以三次下拜作爲一個完整禮儀。汾州稽胡帥劉受邏千起兵反叛，宣帝下詔命上柱國、越王宇文盛爲行軍元帥，率兵討伐并平定了反叛。庚申日，火星侵犯左執法星。

冬季十月癸酉日，宣帝從同州返回長安。任命大司空、揚國公王誼爲襄州總管。戊子日，百

百濟遣使獻方物。

十一月己亥，講武於道會苑，帝親擐甲胄。是月，突厥寇邊，圍酒泉，殺掠吏民。

十二月甲子，以柱國、畢王賢爲大司空。癸未，熒惑入氐，仍留經一月。己丑，以上柱國、河陽總管滕王逌爲行軍元帥，率衆伐陳。免京師見徒，并令從軍。

大象元年春正月癸巳，受朝於露門，帝服通天冠、絳紗袍，群臣皆服漢魏衣冠。大赦，改元大成。初置四輔官，以上柱國大冢宰越王盛爲大前疑，相州總管蜀國公尉遲迥爲大右弼，申國公李穆爲大左輔，大司馬隨國公楊堅爲大後丞。癸卯，封皇子衍爲魯王。甲辰，東巡狩。丙午，日有背。以柱國、常山公于翼爲大司徒。辛亥，以柱國、許國公宇文善爲大宗伯。癸丑，日又背。戊午，行幸洛陽。立魯王衍爲皇太子。

二月癸亥，詔曰：

河洛之地，世稱朝市。上則於天，陰陽所會；下紀於地，職貢路均。聖人以萬物阜安，乃建王國。時經五代，世歷千祀，規模弘遠，邑居壯麗。自魏氏失馭，城闕爲墟，君子有戀舊之風，小人深懷土之思。

我太祖受命酆鎬，胥宇崤函，蕩定四方，有懷光宅。高祖神功聖略，混一區宇，往巡東夏，省方觀俗，布政此宫，遂移氣序。朕以眇身，祗承寶祚，庶幾聿修之志，敢忘燕翼之心。一昨駐蹕金墉，備嘗游覽，百王制度，基趾尚存，今若因修，爲功

濟派使者進獻土産。

十一月己亥日，在道會苑講習武事，宣帝親自穿上甲胄。這月，突厥攻擊北周邊境，包圍酒泉，屠殺擄掠官吏平民。

十二月甲子日，任命柱國、畢王宇文賢爲大司空。癸未日，火星侵入氐宿，停留了一個月。己丑日，任命上柱國、河陽總管滕王宇文逌爲行軍元帥，率兵討伐陳。釋放京師在押刑徒，令他們全部參軍。

北周大象元年春季正月癸巳日，宣帝在露門接受文武百官朝拜，宣帝頭戴通天冠、身穿絳紗袍，群臣都穿東漢和曹魏時代的官服。大赦天下，改年號爲大成。開始設置四輔官，任命上柱國大冢宰越王宇文盛爲大前疑，相州總管蜀國公尉遲迥爲大右弼，申國公李穆爲大左輔，大司馬隨國公楊堅爲大後丞。癸卯日，封皇子宇文衍爲魯王。甲辰日，到東方巡狩。丙午日，太陽有半環向外的暈。任命柱國、常山公于翼爲大司徒。辛亥日，任命柱國、許國公宇文善爲大宗伯。癸丑日，太陽又有半環向外的暈。戊午日，宣帝前往洛陽。立魯王宇文衍爲皇太子。

二月癸亥日，宣帝下詔説：

黄河洛水一帶的地方，歷代都被稱作天下的朝廷和市肆。這裏上效法於天，是陰陽之氣聚會之地；下仿效於地，是四方貢物匯集之所。聖人因爲此地萬物殷盛安康，所以就在這裏建立了王國。時光過去了五代，時世歷經了千年，此地規模弘大，邑居壯麗。自從魏氏喪失統治能力後，這裏的城市却變爲了廢墟，因此君子有眷戀往昔的風氣，平民有深深懷念故土的情思。

我太祖在酆鎬接受天命，據守崤山函谷關，平定四方，有感於廣有天下。高祖有神奇的功績和超凡的謀略，統一疆域，巡視東部，視察四方觀看民俗，在洛陽這裏施行政教，已有一段時間了。朕以微小的身軀，繼承帝位，但願能發揚光大先人的德業，不敢忘記爲子孫的前程謀慮。前些日子暫住金墉，四處游覽了一遍，見那裏百王製作的規

易立。宜命邦事，修復舊都。奢儉取文質之間，功役依子來之義。北瞻河內，咫尺非遥，前詔經營，今宜停罷。

劃，基趾還存在，現在如果在此基礎上重修，比較容易建成。應當命令負責政務的官員，修復舊都。奢儉介於文采與質樸之間，工程勞役按照百姓自願的原則。北望河內，衹有咫尺之遥，以前下令在那裏營造的工程，現在應當停止。

於是發山東諸州兵，增一月功爲四十五日役，起洛陽宫。常役四萬人，以迄于晏駕。并移相州六府於洛陽，稱東京六府。殺柱國、徐州總管、郯國公王軌。停南討諸軍。以趙王招女爲千金公主，嫁於突厥。戊辰，以上柱國、鄖國公韋孝寬爲徐州總管。乙亥，行幸鄴。丙子，初令授總管刺史及行兵者，加持節，餘悉罷之。辛巳，詔曰：

於是徵調山東各州軍士，將原來一個月的勞役增加爲四十五天，營建洛陽宫。經常在這裏服勞役的有四萬人，直到宣帝去世。并將相州六府全都遷到洛陽，稱爲東京六府。誅殺柱國、徐州總管、郯國公王軌。停止南討諸軍的行動。封趙王宇文招的女兒爲千金公主，嫁給突厥可汗。戊辰日，任命上柱國、鄖國公韋孝寬爲徐州總管。乙亥日，宣帝前往鄴城。丙子日，開始命令授予總管刺史及行兵官職的人，加授持節，其餘的全部撤銷。辛巳日，宣帝下詔說：

有聖大寶，實惟重器，玄天表命，人事與能，幽顯同謀，確乎不易。域中之大，實懸定於杳冥；天下爲公，蓋不避於內舉。我大周感蒼昊之精，受河洛之錫，武功文德，光格區宇，創業垂統，永光無窮。朕以寡薄，祇承鴻緒，上賴先朝得一之迹，下藉群后不貳之心。職貢與雲雨俱通，憲章共光華并亘。圓首方足，咸登仁壽，思隆國本，用弘天曆。

神聖的帝位，實際象徵着國家社稷，上天降下大命，將人世上的各種事務交給賢能的人，大小事情都要謀劃，確實不容易。天下之大，其實早就爲奥秘莫測的神力所決定；天下是衆人的天下，所以不應該迴避薦舉親友。我大周感應蒼天的精華，接受河圖洛書的賜予，武功文德，光照天下，開創基業傳給後世，永遠光大没有窮盡。我以寡德薄才，繼承帝王大業，在上依賴先朝純正的業迹，在下藉助群臣專一的忠心。四方貢納像行雲落雨般通達，典章制度如光輝照耀似的普施。所有人類，都能長壽，深思尊立太子，是國家的根本，以弘揚天運。

皇太子衍，地居上嗣，正統所歸。遠憑積德之休，允叶無疆之祚。帝王之量，未肅而成；天禄之期，不謀已至。朕今傳位於衍。乃眷四海，深合謳歌之望；俾予一人，高蹈風塵之表。萬方兆庶，知朕意焉。可大赦天下，改大成元年爲大象元年。

皇太子宇文衍，位居嫡長子，是皇位必然繼承人。他依靠遠代祖先積累的恩德的蔭庇，順承没有止境的皇位。他的帝王度量，不加引導就形成了；天賜福禄的時期，不經過商議就已經到了。我現在將帝位傳給宇文衍。眷顧四海，深深切合謳歌的心願；使我自己脱離到世俗擾攘的外面。萬方的百姓，都知道我的心意。可大赦天下，改大成元年爲大象元年。

帝於是自稱天元皇帝，所居稱天

宣帝於是自稱天元皇帝，他所居住的宫殿稱

臺，冕有二十四旒，車服旗鼓，皆以二十四爲節。內史、御正皆置上大夫。皇帝衍稱正陽宮，置納言、御正、諸衛等官，皆准天臺。尊皇太后爲天元皇太后。封內史上大夫鄭譯爲沛國公。癸未，日初出及將入時，其中并有烏色，大如鷄卵，經四日滅。戊子，以上柱國大前疑越王盛爲太保，大右弼蜀公尉遲迥爲大前疑，代王達爲大右弼。辛卯，詔徙鄴城石經於洛陽。又詔曰："洛陽舊都，今既修復，凡是元遷之户，并聽還洛州。此外諸民欲往者，亦任其意。河陽、幽、相、豫、亳、青、徐七總管，受東京六府處分。"

三月壬寅，以上柱國、薛國公長孫覽爲涇州總管。庚申，至自東巡，大陳軍伍，帝親擐甲胄，入自青門。皇帝衍備法駕從入。百官迎於青門外。其時驟雨，儀衛失容。辛酉，封趙王招第二子貫爲永康縣王。

夏四月壬戌朔，有司奏言日蝕，不視事。過時不食，乃臨軒。立妃朱氏爲天元帝后。癸亥，以柱國、畢王賢爲上柱國。己巳，祠太廟。壬午，大醮於正武殿。戊子，太白、歲星、辰星合於東井。

五月辛亥，以洺州襄國郡爲趙國，以齊州濟南郡爲陳國，以豐州武當、安富二郡爲越國，以潞州上黨郡爲代國，以荆州新野郡爲滕國，邑各一萬户。令趙王招、陳王純、越王盛、代王達、滕王逌并之國。癸丑，有流星大如斗，出太微，落落如遺火。是月，遣使簡視京兆及諸州士民之女，充選後宮。突厥寇并州。

爲天臺，皇冠上有二十四條珠穗，車輛、服裝、旗幟、銅鼓的數量都以二十四作爲法度。內史、御正都設置上大夫。皇帝宇文衍所居的宮殿稱正陽宮，在正陽宮設置納言、御正、諸衛等官，都依照天臺配置。尊皇太后爲天元皇太后。封內史上大夫鄭譯爲沛國公。癸未日，太陽在剛剛出來和將要落下時，中間都有黑色，像鷄蛋一樣大，歷經四天後消失。戊子日，任命上柱國大前疑越王宇文盛爲太保，大右弼蜀公尉遲迥爲大前疑，代王宇文達爲大右弼。辛卯日，宣帝下詔將鄴城的石經遷到洛陽。又下詔説："洛陽舊都，現已修復，凡是原籍在洛州而被遷徙到其他地方的人家，都允許他們遷回洛州。其他的人想遷往洛州的，也隨他們的意願。河陽、幽州、相州、豫州、亳州、青州、徐州七總管，都歸東京六府管轄指揮。"

三月壬寅日，任命上柱國、薛國公長孫覽爲涇州總管。庚申日，結束東巡回到長安，大規模陳列軍隊，宣帝親自身穿甲胄，從青門進入長安城。皇帝宇文衍乘坐法駕跟隨入城。百官在青門外迎接。當時突然下起大雨，儀仗侍衛無所防備儀容不整。辛酉日，封趙王宇文招的第二個兒子宇文貫爲永康縣王。

夏季四月壬戌初一，有關官員上奏説出現日食，宣帝不處理政事。過了時間没有日食，於是離開正殿來到殿前。立王妃朱氏爲天元帝后。癸亥日，任命柱國、畢王宇文賢爲上柱國。己巳日，祭祀太廟。壬午日，在正武殿大設祭壇祭祀道教神祇。戊子日，太白星、歲星、辰星相會在東井。

五月辛亥日，指定洺州襄國郡作爲趙國采邑，齊州濟南郡爲陳國采邑，豐州武當、安富二郡爲越國采邑，潞州上黨郡爲代國采邑，荆州新野郡爲滕國采邑，食邑各一萬户。命趙王宇文招、陳王宇文純、越王宇文盛、代王宇文達、滕王宇文逌分别前往各自的封國。癸丑日，有像斗一樣大的流星，從太微星垣出現，像火光一樣稀稀疏疏落下。在這個月，派使者視察京兆及各州官吏百姓的女子，充選到後宮。突厥侵犯并州。

六月丁卯，有流星大如鷄子，出氐，西北流，長一丈，入月中。己巳，月犯房北頭第二星。乙酉，有流星大如斗，出營室，流入東壁。是月，咸陽有池水變爲血。發山東諸州民，修長城。

秋七月庚寅，以大司空、畢王賢爲雍州牧，大後丞、隨國公楊堅爲大前疑，柱國、滎陽公司馬消難爲大後丞。壬辰，熒惑掩房北頭第一星。丙申，納大後丞司馬消難女爲正陽宫皇后。尊天元帝太后李氏爲天皇太后。壬子，改天元帝后朱氏爲天皇后。立妃元氏爲天右皇后，妃陳氏爲天左皇后。

八月庚申，行幸同州。壬申，還宫。甲戌，以天左皇后父大將軍陳山提、天右皇后父開府元晟并爲上柱國。山提封鄅國公，晟封翼國公。開府楊雄爲邗國公，乙弗寔戴國公。初，高祖作《刑書要制》，用法嚴重。及帝即位，以海内初平，恐物情未附，乃除之。至是大醮於正武殿，告天而行焉。辛巳，熒惑犯南斗第五星。壬午，以上柱國、雍州牧、畢王賢爲太師，上柱國、郇國公韓建業爲大左輔。是月，所在有蟻群鬥，各方四五尺，死者什八九。

九月己酉，太白入南斗。乙卯，以酆王貞爲大冢宰。上柱國、鄖國公韋孝寬爲行軍元帥，率行軍總管杞國公亮、郕國公梁士彦以伐陳。遣御正杜杲、禮部薛舒使於陳。

冬十月壬戌，歲星犯軒轅大星。是日，帝幸道會苑大醮，以高祖武皇帝配。醮訖，論議於行殿。是歲，初復佛像及天尊像。至是，帝與二像俱南面而坐，大陳雜戲，令京城士民縱觀。乙酉，熒惑、鎮星合於虚。是

六月丁卯日，有像鷄蛋一樣大的流星，從氐宿出現，向西北飛去，長一丈，進入月亮裏面。己巳日，月亮侵犯房宿北端的第二星。乙酉日，有像斗一樣大的流星，在營室出現，飛入東壁。這月，在咸陽有池中的水變爲血。徵調山東各州平民，修築長城。

秋季七月庚寅日，任命大司空、畢王宇文賢爲雍州牧，大後丞、隨國公楊堅爲大前疑，柱國、滎陽公司馬消難爲大後丞。壬辰日，火星遮住房心北端的第一星。丙申日，皇帝宇文衍娶大後丞司馬消難的女兒爲正陽宫皇后。尊天元帝太后李氏爲天皇太后。壬子日，將天元帝后朱氏改稱爲天皇后。立帝妃元氏爲天右皇后，帝妃陳氏爲天左皇后。

八月庚申日，宣帝前往同州。壬申日，返回長安皇宫。甲戌日，任命天左皇后的父親大將軍陳山提、天右皇后的父親開府元晟同爲上柱國。陳山提封爲鄅國公，元晟封爲翼國公。封開府楊雄爲邗國公，乙弗寔爲戴國公。當初，高祖制定《刑書要制》，刑法嚴厲。到宣帝即位時，認爲天下剛剛平定，擔心人心還没有歸附，於是廢除了《刑書要制》。到此時，宣帝在正武殿設壇祈禱，禀告上天施行此法。辛巳日，火星侵犯南斗的第五星。壬午日，任命上柱國、雍州牧、畢王宇文賢爲太師，上柱國、郇國公韓建業爲大左輔。在這個月裏，在宣帝居住的地方，有成群的螞蟻打鬥，每方排成四五尺長，死去的有十分之八九。

九月己酉日，太白星侵入南斗。乙卯日，任命酆王宇文貞爲大冢宰。任命上柱國、鄖國公韋孝寬爲行軍元帥，率行軍總管杞國公宇文亮、郕國公梁士彦討伐陳國。派御正杜杲、禮部薛舒出使陳國。

冬季十月壬戌日，歲星侵犯軒轅大星。這天，宣帝前往道會苑設壇祭祀，以高祖武皇帝配享。祭祀完後，在行殿講談教義。在這年，開始恢復塑造佛像及天尊神像。到這時，宣帝與佛天尊兩座神像一起面向南方并肩而坐，大規模上演雜耍戲劇，讓京城的官吏百姓隨意觀看。乙酉

月，相州人段德舉謀反，伏誅。

日，火星、鎮星相會於虛宿。這月，相州人段德舉圖謀起兵造反，被誅殺。

十一月乙未，幸温湯。戊戌，行幸同州。壬寅，還宫。己酉，有星大如斗，出張，東南流，光明燭地。丁巳，初鑄永通萬國錢，以一當十，與五行大布并行。是月，韋孝寬拔壽陽，杞國公亮拔黄城，梁士彦拔廣陵。陳人退走。於是江北盡平。

十一月乙未日，宣帝前往温湯。戊戌日，前往同州。壬寅日，返回長安皇宫。己酉日，有像斗一樣大的星，出現在張宿，向東南飛掠，星光照亮了大地。丁巳日，開始鑄造永通萬國錢，新錢一錢值舊錢十錢，與五行大布錢同時流通。在這個月，韋孝寬攻克壽陽，杞國公宇文亮攻克黄城，梁士彦攻克廣陵。陳國軍隊退走。於是長江以北地區全部平定。

十二月戊午，以災異屢見，帝御路寢，見百官。詔曰：

穹昊在上，聰明自下，吉凶由人，妖不自作。朕以寡德，君臨區宇，大道未行，小信非福。始於秋季，及此玄冬，幽顯殷勤，屢貽深戒。至有金入南斗，木犯軒轅，熒惑干房，又與土合，流星照夜，東南而下。然則南斗主於爵禄，軒轅爲於後宫，房曰明堂，布政所也，火土則憂孽之兆，流星乃兵凶之驗。豈其官人失序，女謁尚行，政事乖方，憂患將至？何其昭著，若斯之甚。上瞻俯察，朕實懼焉。將避正寢，齋居克念，惡衣减膳，去飾撤懸，披不諱之誠，開直言之路。欲使刑不濫及，賞弗逾等，選舉以才，宫闈修德。宜宣諸内外，庶盡弼諧，允叶民心，用消天譴。

十二月戊午日，因爲災禍不斷出現，宣帝來到路寢，會見文武百官，下詔説：

蒼天在上，明察下情，吉凶取决於人，妖孽不會自行産生。我以寡德之身，君臨天下，大的正道没有施行，小的恩信不會降福。從秋季開始，直到現在的隆冬，陰間陽間注目，多次給予警告。以至於有金星侵入南斗，木星侵犯軒轅，火星干犯房宿，又與土星相聚，流星照亮黑夜，向東南落下。然而南斗掌管爵禄，軒轅象徵後宫，房宿爲明堂，是宣明政教的地方，火星土星則是憂患和妖孽的徵兆，流星是戰禍的應驗。難道是任用官吏不當，婦人干政盛行，政治事務失誤，憂患將會降臨？如此嚴重的徵兆，是多麽的顯明。仰望天文俯看地理，我確實感到恐懼。我準備搬出正式寢宫，清潔身心克制欲念，身穿粗衣節减膳食，除去裝飾撤掉懸樂，竭盡不用隱諱的真誠，廣開直言上諫的道路，想使刑罰不過度使用，賞賜不超越法度，按才能選拔官吏，使后妃修養品德。應當在朝廷内外宣傳，使百姓盡心輔臣和諧，使民心和睦調順，以此消除上天的譴責。

於是舍仗衛，往天興宫。百官上表勸復寢膳，許之。甲子，還宫。御正武殿，集百官及宫人内外命婦，大列妓樂，又縱胡人乞寒，用水澆沃爲戲樂。乙丑，行幸洛陽。帝親御驛馬，日行三百里。四皇后及文武侍衛數百人，并乘驛以從。仍令四后方駕

於是宣帝不帶衛士儀仗，到天興宫住下。文武百官紛紛上奏勸請宣帝恢復正常的睡眠和飲食，宣帝答應了。甲子日，宣帝返回宫中。到正武殿，召集百官宫女以及朝廷内外有封號的婦女，讓歌妓樂人結隊表演，又讓胡人表演乞寒戲，用水潑灑在胡人身上戲耍取樂。乙丑日，宣帝前往洛陽，在途中宣帝親自駕馭驛馬車，每天

齊驅，或有先後，便加譴責，人馬頓仆相屬。己卯，還宮。

奔馳三百里。四位皇后及文武侍從數百人，都坐驛馬車隨從。宣帝命令四位皇后并駕齊驅，偶爾有前有後，宣帝就立刻加以斥責，於是人馬栽倒在地的接連不斷。己卯日，宣帝返回長安皇宮。

二年春正月丁亥，帝受朝于道會苑。癸巳，祀太廟。乙巳，造二扆，畫日月之象，以置左右。戊申，雨雪。雪止，又雨細黄土，移時乃息。乙卯，詔江左諸州新附民，給復二十年。初税入市者，人一錢。

北周大象二年春季正月丁亥日，宣帝在道會苑接受文武百官的朝拜。癸巳日，祭祀太廟。乙巳日，製造兩個屏風，在上面分别畫上太陽和月亮，放置在御座左右的兩側。戊申日，天降大雪。雪停止後，又降下細細的黄土，過了一段時間纔停止。乙卯日，下詔長江下游以東各州剛剛歸附的百姓，免除賦税徭役二十年。開始向入市者徵收税款，每人一錢。

二月丁巳，帝幸露門學，行釋奠之禮。戊午，突厥遣使獻方物，且逆千金公主。乙丑，改制詔爲天制詔，敕爲天敕。壬午，尊天元皇太后爲天元上皇太后，天皇太后李氏曰天元聖皇太后。癸未，立天元皇后楊氏爲天元大皇后，天皇后朱氏爲天大皇后，天右皇后元氏爲天右大皇后，天左皇后陳氏爲天左大皇后。正陽宫皇后直稱皇后。是日，洛陽有秃鶖鳥集於新營太極殿前。滎州有黑龍見，與赤龍鬥於汴水之側，黑龍死。

二月丁巳日，宣帝前往露門學，在古聖人牌位前舉行祭祀先師的釋奠禮儀。戊午日，突厥派使者進獻土産，并迎接千金公主。乙丑日，將制詔改爲天制詔，敕改爲天敕。壬午日，尊稱天元皇太后爲天元上皇太后，天皇太后李氏爲天元聖皇太后。癸未日，立天元皇后楊氏爲天元大皇后，天皇后朱氏爲天大皇后，天右皇后元氏爲天右大皇后，天左皇后陳氏爲天左大皇后。正陽宫皇后稱爲皇后。這天，在洛陽新建的太極殿前有秃鶖鳥聚集。滎州有黑龍出現，與赤龍在汴水岸邊相鬥，黑龍死去。

三月丁亥，賜百官及民大酺。詔曰："盛德之後，是稱不絶，功施於民，義昭祀典。孔子德惟藏往，道實生知，以大聖之才，屬千古之運，載弘儒業，式叙彝倫。至如幽贊天人之理，裁成禮樂之務，故以作範百王，垂風萬葉。朕欽承寶曆，服膺教義，眷言洙、泗，懷道滋深。且褒成啓號，雖彰故實，旌崇聖績，猶有闕如。可追封爲鄒國公，邑數准舊。并立後承襲。别於京師置廟，以時祭享。"戊子，行軍總管、杞國公亮舉兵反，襲行軍元帥、鄖國公韋孝寬於豫州。亮不勝，孝寬獲而殺之。辛卯，以永昌公椿爲杞國公，紹簡公連

三月丁亥日，宣帝賞賜百官及百姓舉行狂歡狂飲的大聚會。下詔説："大德之後，稱譽不斷，功德施及人民，恩義顯明於祀典。孔子的德行包含往古，他的理論是生而知之，他以至聖的才能，承接千古的氣運，弘揚儒家學術，規範天地常倫的次序。至如大力推廣天人之間的常理，制定成禮樂制度，所以能規範歷代帝王，留傳萬世。我繼承帝位，衷心信服孔子的理論，眷念孔子及儒家，胸懷治道愈加深切。況且給孔子追謚的褒成宣尼公爵號，雖然表彰了他以往的事迹，但對於彰顯他偉大的業績來説，還有不足。可以追封孔子爲鄒國公，食邑數目照舊。并且爲他確立後嗣繼承他的封號。另外在京師爲他建立廟宇，定時陳列供品祭祀。"戊子日，行軍總管、杞國公宇文亮起兵反叛，在豫州襲擊行軍元帥、

後。行幸同州。增候正，前驅戒道，爲三百六十重，自應門至於赤岸澤，數十里間，幡旗相蔽，鼓樂俱作。又令武賁持鈒馬上，稱警蹕，以至於同州。乙未，改同州宫爲天成宫。庚子，至自同州。詔天臺侍衛之官，皆著五色及紅紫緑衣，以雜色爲緣，名曰品色衣。有大事，與公服間服之。壬寅，詔内外命婦皆執笏，其拜宗廟及天臺，皆俯伏。甲辰，初置天中大皇后。立天左大皇后陳氏爲天中大皇后，立妃尉遲氏爲天左大皇后。

夏四月乙丑，有星大如斗，出天厨，流入紫宫，抵鉤陳乃滅。己巳，祀太廟。己卯，詔曰："朕以寡薄，昧於治方，不能使天地休和，陰陽調序。自春涉夏，甘澤未豐，既軫西郊之嘆，將虧南畝之業。興言夕惕，無忘鑒昧。良由德化未敷，政刑多舛，萬方有罪，責在朕躬。思覃寬惠，被之率土。見囚死罪并降從流，流罪從徒，五歲刑已下悉皆原宥。其反叛惡逆不道，及常赦所不免者，不在降例。"壬午，幸仲山祈雨。至咸陽宫，雨降。甲申，還宫。令京城士女於衢巷作音樂以迎候。

五月己丑，以上柱國、大前疑、隨國公楊堅爲揚州總管。甲午夜，帝備法駕幸天興宫。乙未，帝不豫，還宫。詔隨國公堅入侍疾。甲辰，有星大如三斗，出太微端門，流入翼，聲若風鼓幡旗。丁未，追趙、陳、越、代、滕五王入朝。己酉，大漸。御正下大夫劉昉，與内史上大夫鄭譯矯

鄖國公韋孝寬。宇文亮失敗，韋孝寬將他擒獲殺死。辛卯日，任命永昌公宇文椿爲杞國公，作爲簡公宇文連的繼子。宣帝前往同州。增加候正，派前驅沿途戒備，警衛多達三百六十重，從應門直到赤岸澤，幾十里地帶，旌旗蔽天，鼓樂齊鳴。又命虎賁武士騎馬執戟，沿路戒嚴，一直到達同州。乙未日，將同州宫改稱爲天成宫。庚子日，從同州返回長安。下詔命令天臺的侍衛官，都穿上五彩及紅色、紫色、綠色的服裝，以其他顏色作爲衣邊，稱爲品色衣。遇到朝廷有重要活動時，可以和官服輪流换穿。壬寅日，下詔命令朝廷内外的誥命夫人都手執笏板，并且在宗廟祭祀或到天臺朝聖時，都要和男子一樣俯身跪拜。甲辰日，開始設立天中大皇后。立天左大皇后陳氏爲天中大皇后，立貴妃尉遲氏爲天左大皇后。

夏季四月乙丑日，有像斗一樣大的星，在天厨星座出現，飛到紫宫星座，到達鈎陳星時纔消失。己巳日，祭祀太廟。己卯日，宣帝下詔説："我德寡才淺，不懂得治理國家，不能使天地安逸和平，陰陽調順。從春季到夏季，没有下雨，已有西郊荒蕪的哀嘆，農事也將會有虧損。我心懷恐懼，不敢忘記警戒自己。實在是因爲没有以恩德感化人民，政治刑法多有失誤，所有的罪過，責任都在我身上。深思應當寬厚待人，將恩惠施與全國的人民。所有在押的死罪犯全部降罪爲流放，流放的罪犯都降罪爲服勞役，五年以下徒刑的全部免除罪罰。那些犯有反叛，十惡不赦之罪的人，以及在以往大赦中没有免罪的人，不在降罪之列。"壬午日，宣帝前往仲山求雨，到咸陽宫時，天上下雨。甲申日，返回宫中。下令京城的男女百姓到大街小巷歌舞奏樂迎候聖駕。

五月己丑日，任命上柱國、大前疑、隨國公楊堅爲揚州總管。甲午日夜晚，宣帝坐上法駕前往天興宫。乙未日，宣帝身體不適，返回宫中。下詔命令隨國公楊堅進宫照看疾病。甲辰日，有像三個斗那樣大的星，在太微星垣的端門出現，飛流到翼宿，聲音就像大風吹動旗幡一樣。丁未日，徵召趙王、陳王、越王、代王、滕王五王回到朝廷。己酉日，宣帝病危。御正下大夫劉昉，

制，以隨國公堅受遺輔政。是日，帝崩於天德殿。時年二十二，謚曰宣皇帝。

和內史上大夫鄭譯假傳皇帝詔命，命隨國公楊堅接受遺詔輔佐朝政。這天，宣帝在天德殿駕崩。當時二十二歲，謚號爲宣皇帝。

七月丙申，葬定陵。

七月丙申日，宣帝下葬定陵。

帝之在東宮也，高祖慮其不堪承嗣，遇之甚嚴。朝見進止，與諸臣無異，雖隆寒盛暑，亦不得休息。性既嗜酒，高祖遂禁醪醴不許至東宮。帝每有過，輒加捶扑。嘗謂之曰："古來太子被廢者幾人，餘兒豈不堪立耶。"於是遣東宮官屬録帝言語動作，每月奏聞。帝憚高祖威嚴，矯情修飾，以是過惡遂不外聞。

在宣帝還是皇太子的時候，高祖擔心他不能勝任繼承皇位，對待他非常嚴格。每次朝見時，他的進退行動和群臣沒有兩樣，雖是嚴寒酷暑，也不能休息。宣帝酷愛飲酒，高祖就嚴禁把酒送到東宮。宣帝每次犯了過錯，高祖就用拳頭或棍棒加以責打。高祖曾經對宣帝說："自古以來太子被廢黜的有多少人，其他的兒子就不能立爲太子嗎。"於是下令讓東宮所屬的官員把宣帝的言行舉動都記録下來，每月奏報一次。宣帝畏懼高祖的威嚴，常對自己的天生本性加以掩飾，因此宣帝的過失和惡行都沒有讓外人知道。

嗣位之初，方逞其欲。大行在殯，曾無戚容，即閱視先帝宮人，逼爲淫亂。纔及逾年，便恣聲樂，采擇天下子女，以充後宮。好自矜夸，飾非拒諫。禪位之後，彌復驕奢，耽酗於後宮，或旬日不出。公卿近臣請事者，皆附奄官奏之。所居宮殿，帷帳皆飾以金玉珠寶，光華炫耀，極麗窮奢。及營洛陽宮，雖未成畢，其規模壯麗，逾於漢魏遠矣。

宣帝剛剛繼承皇位，就放縱自己的奢欲。高祖死後沒出殯安葬，他一點也沒有哀傷的樣子，馬上挑選武帝後宮中的嬪妃，强迫與她們淫亂。宣帝居喪剛滿一年，就縱情於音樂歌舞，挑選天下美女，充實後宮。他喜歡自我逞能誇耀，掩飾自己的過錯拒絕他人的規勸。宣帝禪讓皇位之後，更加驕横奢侈，沉溺於後宮，有時一連十來天也不出來。公卿大臣奏報事情，都要通過宦官轉奏。他所居住的宮殿，帷帳上都用金玉珠寶來裝飾，光芒閃耀，極爲華麗奢侈。等到營建洛陽宮時，雖然還沒有完成，但是它的規模和壯麗程度，大大超過了漢魏時期。

唯自尊崇，無所顧憚。國典朝儀，率情變改。後宮位號，莫能詳録。每對臣下，自稱爲天。以五色土塗所御天德殿，各隨方色。又於後宮與皇后等列坐，用宗廟禮器樽彝珪瓚之屬以飲食焉。又令群臣朝天臺者，皆致齋三日，清身一日。車旗章服，倍於前王之數。既自比上帝，不欲令人同己。嘗自帶綬及冠通天冠，加金附蟬，顧見侍臣武弁上有金蟬，及王公有綬者，并令去之。又不聽人有高大之稱，諸姓高者改爲姜，九族稱高

宣帝妄自尊大，毫無顧慮忌憚。對國家的典制和朝廷的禮儀，隨心所欲地加以更改。後宮的名位稱號，多得無法詳細記録。每次面對臣下說話，都自稱爲天。用五色土塗在他所居住的天德殿殿墻上，每面墻都根據它所在的方位塗上不同的顏色。又在後宮同皇后并列而坐，用宗廟中用作祭祀的樽、彝、珪、瓚等禮器飲食。又下令群臣在前往天臺朝拜他之前，都要先齋戒三天，潔身一天。他所用的車馬旌旗和繪有圖紋的禮服，其數目比以前的帝王要多出一倍。他既然自比爲上帝，就不喜歡別人與自己有相同的地方。他常常身繫綬帶以及頭戴通天冠，上面加飾金花蟬

祖者爲長祖，曾祖爲次長祖，官名凡稱上及大者改爲長，有天者亦改之。又令天下車皆以渾成木爲輪，禁天下婦人皆不得施粉黛之飾，唯宫人得乘有輻車，加粉黛焉。西陽公温，杞國公亮之子，即帝之從祖兄子也。其妻尉遲氏有容色，因入朝，帝遂飲之以酒，逼而淫之。亮聞之，懼誅，乃反。纔誅温，即追尉遲氏入宫，初爲妃，尋立爲皇后。

尾，看到侍臣武官的帽上有金花蟬尾，以及王公衣服上束有綬帶，一律令他們摘除。又不准其他人有高或大的稱呼，把姓高的改爲姜姓，九族中稱高祖的改稱爲長祖，曾祖改稱爲次長祖，官名中所有稱上和大的都改爲長，有天字的也改掉。又命令全國的車輛都用完整的木材製成車輪，下令全國的婦女都不准塗脂抹粉，衹有後宫的嬪妃可以乘坐有輻條的馬車，和塗脂擦粉。西陽公宇文温，是杞國公宇文亮的兒子，也就是宣帝同曾祖堂兄的兒子。宇文温的妻子尉遲氏很有姿色，因故入宫朝拜，宣帝就讓她飲酒，强迫着奸淫了她。宇文亮知道後，害怕被誅殺，就起兵反叛。宣帝剛剛殺掉了宇文温，馬上就召尉遲氏入宫，剛開始時立她爲貴妃，不久就立她爲皇后。

每召侍臣論議，唯欲興造變革，未嘗言及治政。其後游戲無恒，出入不節，羽儀仗衛，晨出夜還。或幸天興宫，或游道會苑，陪侍之官，皆不堪命。散樂雜戲魚龍爛漫之伎，常在目前。好令京城少年爲婦人服飾，入殿歌舞，與後宫觀之，以爲喜樂。

宣帝每次召集侍臣議論事情，衹是想興建和改造宫室，從不涉及朝廷政事。後來他隨意游玩戲鬧，出入毫無節制，帶上儀仗衛隊，早出晚歸。或者前往天興宫，或者游玩道會苑，在他身邊陪伴侍奉的官員，都難以忍受。散樂雜戲魚龍雜亂繁多的樂舞，經常演出。喜歡讓京城的少年男子穿上婦女的服飾，到宫殿上歌舞，宣帝同後宫的嬪妃一起觀看，以此爲樂。

擯斥近臣，多所猜忌。又吝於財，略無賜與。恐群臣規諫，不得行己之志，常遣左右密伺察之，動止所爲，莫不鈔録，小有乖違，輒加其罪。自公卿已下，皆被楚撻，其間誅戮黜免者，不可勝言。每笞捶人，皆以百二十爲度，名曰天杖。宫人内職亦如之。后妃嬪御，雖被寵嬖，亦多被杖背。於是内外恐懼，人不自安，皆求苟免，莫有固志，重足累息，以逮於終。

宣帝排斥身邊的大臣，對他們多有猜忌。他又吝惜錢財，很少賞賜他人。宣帝擔心群臣勸誡自己，不能使自己隨心所欲，經常派左右在暗中監視朝中百官，他們的舉止行爲，全都被記録下來，一旦發現他們有小小的過失，就對他們治罪。自公卿以下的官員，都受到了拷打。在此期間被誅殺罷免的官員，多得無法統計。每次拷打，都以一百二十棍爲標準，稱爲天杖。宫人和宦官也同樣對待。皇后嬪妃和御女，雖然受到宣帝的寵愛，也有很多受到了杖脊。於是宫廷内外的人都很恐懼，人人擔心，都衹求暫時免受刑罰，没有誰能堅持自己的意見，嚇得不敢出聲走動，這樣直到宣帝死去。

史臣曰：高祖識嗣子之非才，顧宗祏之至重，滯愛同於晋武，則哲異於宋宣。但欲威之以檟楚，期之於懲

史臣曰：高祖知道自己的長子没有什麽才德，但考慮到宗室的大法，對宣帝的溺愛就像晋武帝對待他的兒子一樣，但他又没有宋宣公那樣

肅，義方之教，豈若是乎。卒使昏虐君臨，姧回肆毒，善無小而必棄，惡無大而弗爲。窮南山之簡，未足書其過；盡東觀之筆，不能記其罪。然猶獲全首領，及子而亡，幸哉。

明哲。高祖想通過鞭撻的手段來震懾宣帝，希望對他有所懲戒，但是教他做人的正確方法，難道會是像這樣的嗎。最後終於使得昏庸殘暴的君主統治天下，使奸佞邪惡的人恣行毒禍，好的東西不論多小都一定要拋棄，壞的事情不管多大没有不去做的。那怕就是窮盡了南山的竹簡，也不足以寫完他的過錯；即使是用盡了東觀的筆墨，也不能記録完他的罪行。然而仍能保全自己的性命，直到他的兒子在位時國家纔滅亡，真是幸運啊。

周書卷八

帝紀第八

静帝

静皇帝諱衍，後改爲闡，宣帝長子也。母曰朱皇后。建德二年六月，生於東宫。大象元年正月癸卯，封魯王。戊午，立爲皇太子。二月辛巳，宣帝於鄴宫傳位授帝，居正陽宫。

二年夏五月乙未，宣帝寢疾，詔帝入宿於露門學。己酉，宣帝崩，帝入居天臺，廢正陽宫。大赦天下，停洛陽宫作。庚戌，上天元上皇太后尊號爲太皇太后。天元聖皇太后李氏爲太帝太后，天元大皇后楊氏爲皇太后，天大皇后朱氏爲帝太后。其天中大皇后陳氏、天右大皇后元氏、天左大皇后尉遲氏并出俗爲尼。柱國、漢王贊爲上柱國、右大丞相，上柱國、揚州總管、隨國公楊堅爲假黄鉞、左大丞相，柱國、秦王贄爲上柱國。帝居諒闇，百官總己以聽於左大丞相。壬子，以上柱國、鄖國公韋孝寬爲相州總管。罷入市税錢。

六月戊午，以柱國許國公宇文善、神武公竇毅、修武公侯莫陳瓊、大安公閻慶并爲上柱國。趙王招、陳王純、越王盛、代王達、滕王逌來朝。庚申，復行佛、道二教，舊沙門、道士精誠自守者，簡令入道。辛酉，以柱國杞國公椿、燕國公于寔、郜國公賀拔伏恩并爲上柱國。甲子，

静皇帝名衍，後來改名爲闡，是宣帝的長子。母親是朱皇后。北周建德二年六月，出生在東宫。大象元年正月癸卯日，被封爲魯王。戊午日，被立爲皇太子。二月辛巳日，宣帝在鄴宫將皇位傳授給他，居住在正陽宫。

大象二年夏季五月乙未日，宣帝病重，下詔命令静帝入居在露門學。己酉日，宣帝去世，静帝入居天臺，撤銷正陽宫。大赦天下，下令停止修建洛陽宫。庚戌日，爲天元上皇太后上尊號爲太皇太后。尊天元聖皇太后李氏爲太帝太后，天元大皇后楊氏爲皇太后，天大皇后朱氏爲帝太后。天中大皇后陳氏、天右大皇后元氏、天左大皇后尉遲氏都出家爲尼。任命柱國、漢王宇文贊爲上柱國、右大丞相，上柱國、揚州總管、隨國公楊堅爲假黄鉞、左大丞相，柱國、秦王宇文贄爲上柱國。在静帝居喪期間，文武百官都聽從左大丞相的命令。壬子日，任命上柱國、鄖國公韋孝寬爲相州總管。廢除入市税錢。

六月戊午日，任命柱國許國公宇文善、神武公竇毅、修武公侯莫陳瓊、大安公閻慶同爲上柱國。趙王宇文招、陳王宇文純、越王宇文盛、代王宇文達、滕王宇文逌到長安朝見。庚申日，恢復推行佛教、道教，舊日的和尚、道士在禁教期間仍堅守信仰的，調查後將他們送入寺廟道觀。辛酉日，任命柱國杞國公宇文椿、燕國公于寔、郜國公賀拔伏恩同爲上柱國。甲子

相州總管尉遲迥舉兵不受代。詔發關中兵，即以孝寬爲行軍元帥，率軍討之。上柱國、畢王賢以謀執政，被誅。以上柱國秦王贄爲大冢宰，杞國公椿爲大司徒。己巳，詔南定、北光、衡、巴四州民爲宇文亮抑爲奴婢者，并免爲民，復其本業。甲戌，有赤氣起西方，漸東行，遍天。庚辰，罷諸魚池及山澤公禁者，與百姓共之。以柱國、蔣國公梁睿爲益州總管。

日，相州總管尉遲迥起兵不接受朝廷派人接替他的職位。静帝下詔徵調關中軍隊，命韋孝寬爲行軍元帥，率軍討伐。上柱國、畢王宇文賢因謀殺執政的人，被誅殺。任命上柱國秦王宇文贄爲大冢宰，杞國公宇文椿爲大司徒。己巳日，下詔命令南定、北光、衡州、巴州四州被宇文亮逼爲奴婢的百姓，全部免爲平民，恢復他們原來的職業。甲戌日，有赤氣在西方升起，逐漸向東飄行，布滿天空。庚辰日，撤銷對各魚池及山澤的禁令，與百姓共同占用。任命柱國、蔣國公梁睿爲益州總管。

秋七月甲申，突厥送齊范陽王高紹義。庚寅，申州刺史李慧起兵。辛卯，月掩氐東南星。甲午，月掩南斗第六星。庚子，詔趙、陳、越、代、滕五王入朝不趨，劍履上殿。滎州刺史、邵國公宇文冑舉兵，遣大將軍、清河公楊素討之。青州總管尉遲勤舉兵。丁未，隨公楊堅爲都督内外諸軍事。己酉，邛州總管司馬消難舉兵，以柱國、楊國公王誼爲行軍元帥，率軍討之。壬子，歲星與太白合於張，有流星大如斗，出五車，東北流，光明燭地。趙王招、越王盛以謀執政被誅。癸丑，封皇弟術爲鄴王，衎爲郢王。是月，豫州、荆州、襄州三總管内諸蠻，各率種落反，焚燒村驛，攻亂郡縣。

秋季七月甲申日，突厥將北齊的范陽王高紹義押送到長安。庚寅日，申州刺史李慧起兵反叛。辛卯日，月亮遮掩住氐宿的東南星。甲午日，月亮遮掩住南斗的第六星。庚子日，下詔命令趙王、陳王、越王、代王、滕王五位藩王在入朝時不用小步疾走，可以穿履佩劍上殿。滎州刺史、邵國公宇文冑起兵反叛，静帝派大將軍、清河公楊素討伐。青州總管尉遲勤起兵反叛。丁未日，隨公楊堅擔任都督内外諸軍事。己酉日，邛州總管司馬消難起兵反叛，静帝任命柱國、楊國公王誼爲行軍元帥，率軍討伐。壬子日，歲星與太白星在張宿相聚，有像斗一樣大的流星在五車星出現，向東北方向流逝，光芒照亮大地。趙王宇文招、越王宇文盛因爲圖謀殺害執掌朝政的楊堅而被誅殺。癸丑日，静帝封皇弟宇文術爲鄴王，宇文衎爲郢王。在這個月，豫州、荆州、襄州三總管所轄區域内的各蠻族首領，率領各自的部落反叛，他們焚燒村莊驛站，攻陷郡城縣城。

八月庚申，益州總管王謙舉兵不受代，即以梁睿爲行軍元帥，率軍討之。丁卯，封上柱國、枹罕公辛威爲宿國公，開府怡昂爲鄀國公。庚午，韋孝寬破尉遲迥於鄴城，迥自殺，相州平。移相州於安陽，其鄴城及邑居皆毀廢之。分相州陽平郡置毛州，昌黎郡置魏州。丙子，以漢王贊爲太師，上柱國并州總管申國公

八月庚申日，益州總管王謙起兵拒絶接受朝廷派人接替他的職位，静帝任命梁睿爲行軍元帥，率軍討伐。丁卯日，封上柱國、枹罕公辛威爲宿國公，開府怡昂爲鄀國公。庚午日，韋孝寬在鄴城擊敗尉遲迥，尉遲迥自殺，相州平定。將相州州府遷到安陽，鄴城城墻和所有房舍全部拆毁。從相州劃分出陽平郡設立毛州，劃分出昌黎郡設置魏州。丙子日，任命漢王宇文贊爲太師，上柱國并州總管申國公李穆爲太傅，宋王宇文

李穆爲太傅，宋王實爲大前疑，秦王贇爲大右弼，燕國公于寔爲大左輔。己卯，詔曰：

朕祗承洪業，二載於兹。藉祖考之休，憑宰輔之力，經天緯地，四海晏如。逆賊尉遲迥，才質凡庸，志懷奸慝，因緣戚屬，位冠朝倫。屬上天降禍，先皇晏駕，萬國深鼎湖之痛，四海窮遏密之悲。獨幸天災，欣然放命，稱兵擁衆，便懷問鼎。乃詔六師，肅兹九伐，而凶徒孔熾，充原蔽野。諸將肆雷霆之威，壯士縱貔貅之勢，芟夷縈拂，所在如莽，直指漳濱，擒斬元惡，群醜喪魄，咸集鼓下。順高秋之氣，就上天之誅，兩河妖孽，一朝清蕩。自朝及野，喜抃相趨。昔上皇之時，不言爲治，聖人宰物，有教而已。未戢干戈，實深慚德。思弘寬簡之政，用副億兆之心，可大赦天下。其共迥元謀，執迷不悟，及迥子侄，逆人司馬消難、王謙等，不在赦例。

實爲大前疑，秦王宇文贇爲大右弼，燕國公于寔爲大左輔。己卯日，静帝下詔説：

我繼承大業，至今已有兩年。仰仗祖先的蔭庇，憑藉大臣們的力量，經營天下，使四海平安。逆賊尉遲迥，才德平庸，心懷邪惡，靠着他是皇室的親屬，纔身居朝中高位。在上天降下災禍，先皇駕崩之後，萬國都有像鼎湖那樣深的傷痛，四海充滿了絶禁八音的悲哀。衹有他慶幸天災，愉快地恣意妄爲，聚衆起兵，胸懷篡奪王位之心。於是我詔令六軍，除掉了這個犯上的逆賊，但是凶惡之徒氣焰囂張，他們充滿原野。各位將領要發出雷霆般的威力，壯士們要顯示出貔貅般的氣勢，所到之處，要將像叢草般的禍亂全部剪除掉，大軍徑直指向漳河兩岸，擒獲斬殺元凶，使群邪喪命，將他們全部斬殺在軍鼓的下面。趁着深秋的肅殺之氣，藉助上天的誅伐，使兩河的妖孽，一下子清除乾净。朝野内外，都會歡樂無比。以前上皇在位的時候，不能稱得上是治理得很好，聖人治理人民，衹是對百姓施以教化而已。我没有能够止息戰争，深感内疚。想弘揚寬惠簡闊的政治，以符合萬民的心願，可大赦天下。那些與尉遲迥共同謀劃的元凶，執迷不悟的人，以及尉遲迥的子侄，叛逆之人司馬消難、王謙等，不在赦免的行列。

庚辰，司馬消難擁其衆以魯山、甑山二鎮奔陳，遣大將軍、宋安公元景山率衆追擊，俘斬五百餘人，邳州平。沙州氐帥、開府楊永安聚衆應王謙，遣大將軍、樂寧公達奚儒討之。楊素破宇文胄於滎州，斬胄於石濟。以上柱國、神武公竇毅爲大司馬，齊國公于智爲大司空。廢相、青、荆、金、晋、梁六州總管。

庚辰日，司馬消難聚集他的兵衆獻出魯山、甑山二鎮投奔陳，静帝派大將軍、宋安公元景山率軍追擊，俘虜斬殺五百多人，邳州平定。沙州氐族部帥、開府楊永安聚衆響應王謙，静帝派大將軍、樂寧公達奚儒討伐楊永安。楊素在滎州擊敗宇文胄，在石濟將宇文胄斬殺。任命上柱國、神武公竇毅爲大司馬，齊國公于智爲大司空。廢除相州、青州、荆州、金州、晋州、梁州六州總管。

九月甲申，熒惑與歲星合於翼。丙戌，廢河陽總管爲鎮，隸洛州。以小宗伯、竟陵公楊慧爲大宗伯。壬

九月甲申日，火星與歲星在翼宿相聚。丙戌日，將河陽總管撤銷爲鎮，歸洛州管轄。任命小宗伯、竟陵公楊慧爲大宗伯。壬辰日，廢黜皇

辰，廢皇后司馬氏爲庶人。甲午，熒惑入太微。戊戌，以柱國、楊國公王誼爲上柱國。辛丑，分潼州管内新遂普合及瀘州管内瀘戎六州并隸信州總管府。己酉，熒惑犯左執法。庚戌，以柱國常山公于翼、化政公宇文忻并爲上柱國。進封翼爲任國公，忻爲英國公。壬子，丞相去左右之號，隨公楊堅爲大丞相。

冬十月甲寅，日有蝕之。乙卯，有流星大如五斗，出張，南流，光明燭地。壬戌，陳王純以怨執政，被誅。大丞相、隨國公楊堅加大冢宰，五府總於天官。戊寅，梁睿破王謙於劍南，追斬之，傳首京師。益州平。

十一月甲辰，達奚儒破楊永安於沙州。沙州平。乙巳，歲星守太微。丁未，上柱國、鄖國公韋孝寬薨。

十二月壬子，以柱國、蔣國公梁睿爲上柱國。癸丑，熒惑入氐。丁巳，以柱國邗國公楊雄、普安公賀蘭謩、郕國公梁士彥、上大將軍新寧公叱列長叉、武鄉公崔弘度、大將軍中山公宇文恩、濮陽公宇文述、渭原公和干子、任城公王景、漁陽公楊鋭、上開府廣宗公李崇、隴西公李詢并爲上柱國。庚申，以柱國、楚國公豆盧勣爲上柱國。癸亥，詔曰："《詩》稱'不如同姓'，《傳》曰'異姓爲後'。蓋明辯親疏，皎然不雜。太祖受命，龍德猶潛。籙表革代之文，星垂除舊之象，三分天下，志扶魏室，多所改作，冀允上玄。文武群官，賜姓者衆，本殊國邑，實乖胙土。不歆非類，異骨肉而共烝嘗；不愛其親，在行路而叙昭穆。且神徵革姓，本爲曆數有歸；天命在人，推讓終而弗獲。故君臨區宇，累世於兹。

后司馬氏貶爲庶人。甲午日，火星侵入太微垣。戊戌日，任命柱國、楊國公王誼爲上柱國。辛丑日，將潼州管轄區内的新州、遂州、普州、合州以及瀘州管轄區内的瀘州、戎州六州劃分出來交給信州總管府管轄。己酉日，火星逼近左執法星。庚戌日，任命柱國常山公于翼、化政公宇文忻同爲上柱國。加封于翼爲任國公，宇文忻爲英國公。壬子日，取消左右丞相的稱號，隨公楊堅擔任大丞相。

冬季十月甲寅日，有日食發生。乙卯日，有像五個斗那樣大的流星，出現在張宿，向南流逝，光芒照亮大地。壬戌日，陳王宇文純因爲怨恨執政的楊堅，被誅殺。大丞相、隨國公楊堅加任大冢宰，太傅等五府由天官總管。戊寅日，梁睿在劍山以南擊敗王謙，追擊并斬殺了王謙，將他的首級送到京師長安。益州平定。

十一月甲辰日，達奚儒在沙州擊敗楊永安。沙州平定。乙巳日，歲星停留在太微星垣。丁未日，上柱國、鄖國公韋孝寬去世。

十二月壬子日，任命柱國、蔣國公梁睿爲上柱國。癸丑日，火星侵入氐宿。丁巳日，任命柱國邗國公楊雄、普安公賀蘭謩、郕國公梁士彥、上大將軍新寧公叱列長叉、武鄉公崔弘度、大將軍中山公宇文恩、濮陽公宇文述、渭原公和干子、任城公王景、漁陽公楊鋭、上開府廣宗公李崇、隴西公李詢同爲上柱國。庚申日，任命柱國、楚國公豆盧勣爲上柱國。癸亥日，靜帝下詔説："《詩經》講'不如同姓'，《傳》説'異姓爲後'。大概是説要明確地辨别親疏關係，保持皎潔純正。太祖接受天命，但他仍没有即皇帝位。符籙上記載着改朝换代的文字，天上顯示出革除舊朝的徵兆，天下已分裂成三部分，太祖仍立志扶佐魏室，對原有的制度多有改革，希望以此取信於上天。文武百官，當時被賜姓的很多，這與封國賜邑的本意不相符合，其實是違背了封疆賜土的原則。這樣會導致人們不能識别不同族類的人，不是自己的親人而與别人一起去祭祀他；不親愛自己的親人，而在路上與他人叙論家族的輩分。况且上天徵兆更改姓氏，本來是爲

不可仍遵謙挹之旨，久行權宜之制。諸改姓者，悉宜復舊。”甲子，大丞相、隨國公楊堅進爵爲王，以十郡爲國。辛未，代王達、滕王逌并以謀執政被誅。壬申，以大將軍、長寧公楊勇爲上柱國、大司馬，小冢宰、始平公元孝矩爲大司寇。

了使天道有所歸附；天命降臨在他身上，推讓結束了也不就位。所以周室統治天下，到現在已經有幾代了。不能依然遵循謙遜推讓的宗旨，長時間地實行暫時變通的制度。所有改姓的人，一律恢復原姓。”甲子日，大丞相、隨國公楊堅進封爲王爵，以十個郡作爲隨國的采邑。辛未日，代王宇文達、滕王宇文逌都因爲圖謀執掌朝政的楊堅而被誅殺。壬申日，任命大將軍、長寧公楊勇爲上柱國、大司馬，小冢宰、始平公元孝矩爲大司寇。

大定元年春正月壬午，詔曰：“朕以不天，夙遭極罰。光陰遄速，遽及此辰。窮慕纏綿，言增號絶。踰祀革號，憲章前典，可改大象三年爲大定元年。”乙酉，歲星逆行，守右執法；熒惑掩房北第一星。丙戌，詔曰：“帝王設官，惟才是務，人臣報國，薦賢爲重。去歲已來，屢有妖寇，宰臣英算，咸得清蕩。逆亂之後，兵車始碣，遐邇勞役，生民未康。居官之徒，致治者寡。斯故上失其道，以至於兹，亦由下有幽人，未展其力。今四海寧一，八表無塵，元輔執鈞，垂風揚化。若使天下英傑，盡升於朝，銓衡陟降，量才而處，垂拱無爲，庶幾可至。”於是遣戎秩上開府以上，職事下大夫以上，外官刺史以上，各舉清平勤幹者三人。被舉之人，居官三年有功過者，所舉之人，隨加賞罰。以大司馬、長寧公楊勇爲洛州總管。

大定元年春季正月壬午日，静帝下詔說：“我因爲不被上天保佑，早年就受到了嚴重的懲罰。時光飛逝，很快就到了先帝一年的喪期。我十分懷念先帝的深情厚意，常常悲痛欲絶。君主繼位第二年就要更改年號，效法從前的典制，可以將大象三年改爲大定元年。”乙酉日，歲星逆行，停留在右執法的位置；火星遮住房宿北部第一星。丙戌日，静帝下詔說：“帝王任命官吏，衹要有才能就任用，臣子報效國家，薦舉賢能是最關鍵的。去年以來，多次出現妖寇，依靠重臣的英明運籌，都被清除掃蕩。叛亂之後，戰事剛剛平息，遠近的人辛勤勞作，百姓没有安定。擔任官職的人，能够好好治理的較少。這是因爲在上的人無道，導致這樣的結果，也是由於在下面有隱士，没有施展他們的能力。如今四海安寧，八方平定，元輔執掌大權，弘揚教化。如果能使天下英才俊士，全都提升到朝廷，選用和升降官吏，按他們的才能來確定，無爲而治，大概是可以做到的。”於是派開府以上秩位的武將，下大夫以上的内官，刺史以上的外官，各自薦舉三個清廉能幹的人。被薦舉的人，在任三年内若有功績或過失，薦舉的人，也一同受到獎賞或者懲罰。任命大司馬、長寧公楊勇爲洛州總管。

二月庚申，大丞相、隨王楊堅爲相國，總百揆，更封十郡，通前二十郡，劍履上殿，入朝不趨，贊拜不名，備九錫之禮，加璽、鉞、遠游冠，相國印緑綟綬，位在諸王上。又加冕十有二旒，建天子旌旗，出警入

二月庚申日，大丞相、隨王楊堅任相國，總領百官，加封十個郡，加上以前的封邑共二十個郡，允許穿履佩劍上殿，入朝不必小步疾走，朝拜天子時不必唱名，備設九錫的禮儀，加賞玉璽、斧鉞、遠游冠，相國印上用青緑色綬帶，位居在各位親王之上。又加賜官帽上佩挂十二個旒

蹕，乘金根車，駕六馬，備五時副車，置旄頭雲罕，樂舞八佾，設鍾簴宫懸。王后、王子爵命之號，并依魏晋故事。甲子，隨王楊堅稱尊號，帝遜于别宫。

穗，設置天子旌旗，出入戒嚴，乘坐黄金裝飾的馬車，駕六匹馬，配置五種顔色的五輛副車，設置天子出巡時用的前導旌旗，八佾舞蹈，用簴懸挂編鐘。王后、王子的爵號，都依照魏晋時的先例。甲子日，隨王楊堅稱帝，静帝移居其他宫殿。

隋氏奉帝爲介國公，邑萬户，車服禮樂一如周制，上書不爲表，答表不稱詔。有其文，事竟不行。開皇元年五月壬申，崩，時年九歲，隋志也。謚曰静皇帝，葬恭陵。

隋朝贈封静帝爲介國公，食邑一萬户，車服用度和禮樂完全和周制一樣，上書不叫做表，皇帝答表給他不稱詔。雖有這樣的條文規定，但最終没有按此施行。開皇元年五月壬申日，静帝去世，當時爲九歲，這是隋所希望的。謚號静皇帝，葬在恭陵。

史臣曰：静帝越自幼冲，紹兹衰緒。内相挾孫、劉之詐，戚藩無齊、代之强。隋氏因之，遂遷龜鼎。雖復岷峨投袂，翻成陵奪之威；漳滏勤王，無救宗周之殞。嗚呼，以太祖之克隆景業，未逾二紀，不祀忽諸。斯蓋宣帝之餘殃，非孺子之罪戾也。

史臣曰：静帝幼年即位，繼承北周衰世的事業。朝中輔相有像孫權、劉備那樣的險詐，皇戚藩王没有齊王、代王那樣强大。隋氏乘這種狀况，於是篡奪了政權。即使重新使岷山、峨山奮起，翻轉成侵凌劫奪的威勢；使漳河、滏水來援救君王，也不能挽救北周滅亡。嗚呼，憑藉太祖開創的昌盛大業，没有超過二十四年，就突然滅亡了。這大概是宣帝留下的禍害，并不是幼小的静帝的罪過。

周書卷九

列傳第一

皇后

文帝元皇后　文宣叱奴皇后　孝閔帝元皇后　明帝獨孤皇后
武帝阿史那皇后　武帝李皇后　宣帝楊皇后　宣帝朱皇后
宣帝陳皇后　宣帝元皇后　宣帝尉遲皇后　静帝司馬皇后

《書》紀有虞之德，載“釐降二女”；《詩》述文王之美，稱“刑于寡妻”。是知婚姻之道，男女之别，實有國有家者之所慎也。自三代迄于魏晋，興衰之數，得失之迹，備乎傳記，故其詳可得聞焉。若娉納以德，防閑以禮，大義正於宫闈，王化行於邦國，則坤儀式固，而鼎命惟永矣。至於邪僻既進，法度莫修，冶容迷其主心，私謁蠹其朝政，則風化凌替，而宗社不守矣。夫然者，豈非皇王之龜鑒與。

《尚書》記述虞舜的品德，載有“釐降二女”；《詩經》叙述周文王的美德，稱“刑於寡妻”。由此可知，婚姻法則，男女區别，確實是國君和家長要慎重的。從三代到魏晋，興衰的氣數，成敗的事迹，完備地記載在傳記中，所以能够瞭解到它們的詳細情况。如果用德訂婚娶嫁，以禮防禁混亂，在宫闈内端正大義，在國家内施行君王的德化，就會使婦道穩固，而政權長久了。至於邪僻的人受到任用，法令制度得不到治理，妖艷的妝扮迷惑了君主的心性，私事私念腐蝕了朝廷的政治，那麽風俗教化就會敗壞，而國家也就不能守住了。如此，難道不是帝王的借鑒嗎。

周氏率由姬制，内職有序。太祖創基，修衽席以儉約；高祖嗣曆，節情欲於矯枉。宫闈有貫魚之美，戚里無私溺之尤，可謂得人君體也。宣皇外行其志，内逞其欲，溪壑難滿，采擇無厭。恩之所加，莫限厮皂；榮之所及，無隔險詖。於是升蘭殿而正位，踐椒庭而齊體者，非一人焉；階房帷而拖青紫，承恩倖而擁玉帛者，非一族焉。雖辛、癸之荒淫，趙、李之傾惑，曾未足比其仿佛也。民厭苛

周氏遵循姬姓的制度，宫中職務有秩序。太祖開創基業，生活檢點節儉省約；高祖繼承皇位，矯正枉曲節制情欲。宫闈中次序井然，外戚中没有親近寵愛的人，可以説是符合君主的行爲。宣帝在外隨心所欲，在内盡情縱欲，欲望的溝壑難以填滿，對後宫的采集没有滿足。施加恩寵，不限厮役；給與榮寵，不避邪諂。於是升到後宫而成爲后妃，來到宫廷而成爲皇后的，并不衹是一人；通過宫闈而披上官衣，承藉皇上的恩寵而擁有玉帛的，并不限於一族。即使是商紂、夏桀的荒淫，趙飛燕、李夫人的竭力迷惑，也絲

政，弊事實多，太祖之祚忽諸，特由於此，故叙其事以爲《皇后傳》云。

毫不能同他相提并論。百姓痛恨殘酷的政令，弊害的事情確實很多，太祖的國統忽然斷絶，就是由於這個原因。所以叙述這件事寫成《皇后傳》。

文帝元皇后

文帝元皇后，魏孝武帝之妹。初封平原公主，適開府張歡。歡性貪殘，遇后無禮，又嘗殺后侍婢。后怒，訴之於帝，帝乃執歡殺之。改封后爲馮翊公主，以配太祖，生孝閔帝。大統七年，薨。魏恭帝三年十二月，合葬成陵。孝閔帝踐祚，追尊爲王后。武成初，又追尊爲皇后。

文帝元皇后，是魏孝武帝的妹妹。開始被封爲平原公主，嫁給開府張歡。張歡性情貪婪殘忍，對待元皇后很無禮，又曾殺死過元皇后的侍女。元皇后惱怒，將這些事告訴孝武帝，魏孝武帝就拘捕張歡殺死了他。改封元皇后爲馮翊公主，嫁給太祖，生下孝閔帝。大統七年，元皇后去世。魏恭帝三年十二月，與太祖合葬在成陵。孝閔帝繼位後，被追尊爲王后。武成初年，又被追尊爲皇后。

文宣叱奴皇后

文宣叱奴皇后，代人也。太祖爲丞相，納后爲姬，生高祖。天和二年六月，尊爲皇太后。建德三年三月癸酉，崩。四月丁巳，葬永固陵。

文宣叱奴皇后，是代地人。太祖當丞相時，被納爲妾，生下高祖。天和二年六月，被尊爲皇太后。建德三年三月癸酉日，逝世。四月丁巳日，葬在永固陵。

孝閔帝元皇后

孝閔帝元皇后名胡摩，魏文帝第五女。初封晋安公主。帝之爲略陽公也，尚焉。及踐祚，立爲王后。帝被廢，后出俗爲尼。建德初，高祖誅晋國公護，上帝尊號爲孝閔帝，以后爲孝閔皇后，居崇義宫。隋氏革命，后出居里第。大業十二年，殂。

孝閔帝元皇后名叫胡摩，是魏文帝的第五個女兒。開始被封爲晋安公主。孝閔帝在任略陽公時，娶了她。等到孝閔帝繼位後，被立爲王后。孝閔帝被廢後，元皇后出家做了尼姑。建德初年，高祖殺掉晋國公宇文護，給閔帝上尊號爲孝閔帝，以元皇后爲孝閔皇后，居住在崇義宫。隋朝改朝换代後，元皇后居住到私舍。大業十二年，死去。

明帝獨孤皇后

明帝獨孤皇后，太保、衛國公信之長女。帝之在藩也，納爲夫人。二年正月，立爲王后。四月，崩，葬昭陵。武成初，追崇爲皇后。世宗崩，與后合葬。

明帝獨孤皇后，是太保、衛國公獨孤信的大女兒。明帝在藩國時，將她納爲夫人。明帝二年正月，被立爲王后。四月，去世，葬在昭陵。武成初年，被追尊爲皇后。世宗去世後，與獨孤皇后合葬。

武帝阿史那皇后

武帝阿史那皇后，突厥木扞可汗俟斤之女。突厥滅茹茹之後，盡有塞表之地，控弦數十萬，志陵中夏。太祖方與齊人争衡，結以爲援。俟斤初欲以女配帝，既而悔之。高祖

武帝阿史那皇后，是突厥木扞可汗俟斤的女兒。突厥滅掉茹茹之後，完全控制了塞外，軍隊有幾十萬，志在侵犯中原。太祖正在與北齊争鬥抗衡，就同突厥結交作爲應援。俟斤開始想將女兒嫁給武帝，不久又後悔。高祖即位後，先後

即位，前後累遣使要結，乃許歸后於我。保定五年二月，詔陳國公純、許國公宇文貴、神武公竇毅、南安公楊荐等，奉備皇后文物及行殿，并六宮以下百二十人，至俟斤牙帳所，迎后。俟斤又許齊人以婚，將有異志。純等在彼累載，不得反命。雖諭之以信義，俟斤不從。會大雷風起，飄壞其穹廬等，旬日不止。俟斤大懼，以爲天譴，乃備禮送后。純等設行殿，列羽儀，奉之以歸。天和三年三月，后至，高祖行親迎之禮。后有姿貌，善容止，高祖深敬焉。

多次派使者去邀約，這纔答應將皇后送還北周。保定五年二月，武帝命陳國公宇文純、許國公宇文貴、神武公竇毅、南安公楊荐等人，帶上準備好的皇后禮儀行宮，及六宮以下宮女一百二十人，到俟斤王庭御帳，迎接皇后。俟斤又答應與北齊訂立婚約，懷有異心。宇文純等人在那裏待了數年，不能返回覆命。雖然以仁信禮義相勸說，俟斤也不聽從。正巧遇上雷風大作，吹毀了突厥的篷帳，十多天都不停止。俟斤大爲恐懼，認爲是上天降下的懲罰，這纔準備好禮儀送皇后。宇文純等人設立行宮，排列儀仗，護送皇后回歸。天和三年三月，皇后抵達長安，高祖親自出宮迎接。皇后很有姿色，舉止很好，高祖非常敬重她。

宣帝即位，尊爲皇太后。大象元年二月，改爲天元皇太后。二年二月，又尊爲天元上皇太后。册曰："天元皇帝臣贇，奉璽綬册，謹上天元皇太后尊號曰天元上皇太后。伏惟窮神盡智，含弘載物，道洽萬邦，儀刑四海。聖慈訓誘，恩深明德，雖册徽號，未極尊嚴。是用增奉鴻名，光縟常禮。俾誠敬有展，歡慰在兹，福祉無疆，億兆斯賴。"宣帝崩，静帝尊爲太皇太后。隋開皇二年殂，年三十二。隋文帝詔有司備禮册，祔葬於孝陵。

宣帝即位後，被尊爲皇太后。大象元年二月，改爲天元皇太后。二年二月，又被尊爲天元上皇太后。册詔説："天元皇帝臣宇文贇，手捧玉璽綬册，恭敬地爲天元皇太后獻上尊號叫做天元上皇太后。想到窮盡神智，包容萬物，道德周遍萬國，禮儀規範四海。聖母的訓導教誨，恩情深似明德，雖然册封了美好的封號，但仍没有表達出至高的尊嚴。因此增奉崇高的名號，來顯明正常的禮儀。使得誠心敬意有所表達，歡心寬慰在此，幸福没有止境，使萬民仰賴於此福。"宣帝逝世後，静帝尊她爲太皇太后。隋開皇二年死去，時年三十二歲。隋文帝命有關官吏安置禮儀，將她與高祖合葬在孝陵。

武帝李皇后

武帝李皇后名娥姿，楚人也。于謹平江陵，后家被籍没。至長安，太祖以后賜高祖，後稍得親幸。大象元年二月，改爲天元帝太后。七月，又尊爲天皇太后。二年，尊爲天元聖皇太后。册曰："天元皇帝臣贇，奉璽綬册，謹上天皇太后尊號曰天元聖皇太后。伏惟月精效祉，坤靈表貺，瑞肇丹陵，慶流華渚。雖率由令典，夙奉徽號，而因心盡敬，未極尊名。是用思弘稱首，上昭聖德，敢竭誠

武帝李皇后名叫娥姿，是楚地人。于謹平定江陵，李皇后的家被没收入官。到長安後，太祖將李皇后賜給高祖，後來漸漸受到高祖的親幸。大象元年二月，改爲天元帝太后。七月，又被尊爲天皇太后。二年，被尊爲天元聖皇太后。册詔説："天元皇帝臣宇文贇，敬捧玉璽綬册，恭敬地爲天皇太后獻上尊號爲天元聖皇太后。念及月的精華顯示福祉，大地神靈賜加恩惠，祥瑞開啓於丹陵，吉慶流布在華渚。雖然遵循典制，恭敬地獻上美好的封號，但是從内心竭盡敬意，仍没有表達出名號的至高尊貴。這衹是爲了想要

敬，永綏福履。顯揚慈訓，貽厥孫謀。”宣帝崩，静帝尊爲太帝太后。隋開皇元年三月，出俗爲尼，改名常悲。八年殂，年五十三，以尼禮葬于京城南。

弘揚第一之意，向上天昭示聖慈的仁德，冒昧地竭盡誠心敬意，敬祝福禄永安。顯揚聖慈的訓誨，爲子孫的未來作好安排。”宣帝去世後，静帝尊她爲太帝太后。隋開皇元年三月，李皇后出家爲尼姑，改名爲常悲。開皇八年死去，終年五十三歲，以尼姑的禮儀葬在京城的南面。

宣帝楊皇后

宣帝楊皇后名麗華，隋文帝長女。帝在東宫，高祖爲帝納后爲皇太子妃。宣政元年閏六月，立爲皇后。帝後自稱天元皇帝，號后爲天元皇后。尋又立天皇后及左右皇后，與后爲四皇后焉。二年，詔曰：“帝降二女，后德所以儷君；天列四星，妃象於焉垂耀。朕取法上玄，稽諸令典，爰命四后，内正六宫，庶弘贊柔德，廣修粢盛。比殊禮雖降，稱謂曷宜，其因天之象，增錫嘉名。”於是后與三皇后并加大焉。帝遣使持節册后爲天元大皇后曰：“咨爾含章載德，體順居貞，肅恭享祀，儀刑邦國，是用嘉兹顯號，式暢徽音。爾其敬踐厥猷，寅答靈命，對揚休烈，可不慎歟。”尋又立天中大皇后，與后爲五皇后。

宣帝楊皇后名叫楊麗華，是隋文帝的大女兒。宣帝作太子時，高祖爲宣帝娶楊皇后作爲皇太子妃。宣政元年閏六月，被立爲皇后。宣帝後來自稱天元皇帝，給楊皇后賜號爲天元皇后。不久又立天皇后及左右皇后，與楊皇后一起爲四個皇后。宣政二年，宣帝下詔說：“帝堯下嫁兩個女兒給虞舜，使皇后的懿德與君主相匹配；上天排列四星，使后妃的形象在此垂耀。朕效法上天，稽察典制，任命四位皇后，在内統領六宫，弘揚柔順的品德，大量置辦祭品。近來這種特别的禮儀雖已下達，但皇后的稱謂不相稱，將按照上天的景象，增加美名。”於是楊皇后與其他三位皇后在封號中都加上“大”字。宣帝派使者持節册封楊皇后爲天元大皇后説：“你内含美德，柔順貞正，恭敬祭祀，是國家的楷模，因此加封你高貴的封號，宣揚你美好的聲譽。你應當恭敬地遵循天道，恭謹地對待天命，發揚盛美的事業，能不謹慎嗎。”不久，宣帝又册立天中大皇后，與楊皇后等一起爲五個皇后。

后性柔婉，不妒忌，四皇后及嬪御等咸愛而仰之。帝後昏暴滋甚，喜怒乖度。嘗譴后，欲加之罪，后進止詳閑，辭色不撓。帝大怒，遂賜后死，逼令引訣。后母獨孤氏聞之，詣閤陳謝，叩頭流血，然後得免。帝崩，静帝尊后爲皇太后，居弘聖宫。

楊皇后性情柔順和婉，不忌妒，四位皇后和嬪妃御女等都喜愛而敬重她。宣帝後來昏庸殘暴更加嚴重，喜怒失常。宣帝曾經責備她，打算給她施加罪刑，楊皇后舉止安詳，言語神態不亂。宣帝大怒，於是賜她死罪，逼着讓她自殺。楊皇后的母親獨孤氏知道後，到宫中致謝，叩頭直到流血，然後纔得以免除。宣帝去世後，静帝尊封楊皇后爲皇太后，居住在弘聖宫。

初，宣帝不豫，詔后父入禁中侍疾。及大漸，劉昉、鄭譯等因矯詔以后父受遺輔政。后初雖不預謀，然以嗣主幼冲，恐權在他族，不利於己，聞昉、譯已行此詔，心甚悦之。後知

當初，宣帝生病，命令楊皇后的父親到宫中侍候陪伴。等到宣帝病危，劉昉、鄭譯等人乘機假傳旨意任命楊皇后的父親輔佐朝政。楊皇后開始雖然没有參與此事，但因爲繼位的君主年幼，擔心大權落入其他家族，對自己不利，得知劉

其父有異圖，意頗不平，形於言色。及行禪代，憤惋逾甚。隋文帝既不能譴責，内甚愧之。開皇六年，封后爲樂平公主。後又議奪其志，后誓不許，乃止。大業五年，從煬帝幸張掖，殂於河西，年四十九。煬帝還京，詔有司備禮，祔葬后於定陵。

昉、鄭譯等人已經傳達了這個詔令，心中十分高興。後來瞭解到她的父親有異心，心中很不滿，在言辭神態中表現出來。到了隋接受禪讓取代周後，更加憤恨。隋文帝雖不能責備，但心中對她很愧恨。開皇六年，封楊皇后爲樂平公主。後來又商量將她改嫁，楊皇后堅決不答應，於是纔没有這樣做。大業五年，楊皇后跟隨隋煬帝前往張掖，死在黄河西，終年四十九歲。隋煬帝回到長安後，下令有關官員置辦禮儀，將楊皇后與宣帝合葬在定陵。

宣帝朱皇后

宣帝朱皇后名滿月，吴人也。其家坐事，没入東宫。帝之爲太子，后被選掌帝衣服。帝年少，召而幸之，遂生静帝。大象元年，立爲天元帝后，尋改爲天皇后。二年，又改爲天大皇后。册曰："咨爾彌宣四德，訓範六宫，軒庭列序，堯門表慶，嘉稱既降，盛典宜膺。爾其飾性履道，無愆禮正，永固休祉，可不慎歟。"后本非良家子，又年長於帝十餘歲，疏賤無寵。以静帝故，特尊崇之，班亞楊皇后焉。宣帝崩，静帝尊爲帝太后。隋開皇元年，出俗爲尼，名法净。六年殂，年四十，以尼禮葬京城。

宣帝朱皇后名叫滿月，是吴地人。她的家因事犯罪，她被没收入東宫。宣帝作太子時，朱皇后被挑選去掌管宣帝的衣服。宣帝年輕，召幸了她，於是生下了静帝。大象元年，被立爲天元帝后，不久又改爲天皇后。大象二年，又改爲天大皇后。册詔説："你顯揚婦行四德，爲六宫作出榜樣。軒轅宫中排列有序，唐堯室内顯露吉慶，美好的封號已經下達，盛大的典儀應當敬待。你要修養情性遵循天道，不要喪失禮節法度，長守嘉福，能不謹慎嗎。"朱皇后原本不是良家女子，又比宣帝年長十幾歲，被宣帝疏遠失寵。因爲静帝的緣故，這纔特地尊崇她，地位次於楊皇后。宣帝去世後，静帝尊她爲帝太后。隋開皇元年，出家爲尼姑，名爲法净。開皇六年死去，終年四十歲，按照尼姑的禮儀埋葬在京城。

宣帝陳皇后

宣帝陳皇后名月儀，自云潁川人，大將軍山提第八女也。大象元年六月，以選入宫，拜爲德妃。月餘，立爲天左皇后。二年二月，改天左大皇后。册曰："咨爾儀範柔閑，操履凝潔，淑問彰於遠近，令則冠於宫闈。是用申彼寵章，加兹徽號。爾其復禮問詩，披圖顧史，永隆嘉命，可不慎歟。"三月，又詔曰："正内之重，風化之基，嘉耦之制，代多殊典。軒、嚳繼軌，次妃并四；虞舜受命，厥娶猶三。禮非相襲，隨時不

宣帝陳皇后名叫月儀，自稱是潁川人，是大將軍山提的第八個女兒。大象元年六月，被選入宫中，拜爲德妃。一個多月後，被立爲天左皇后。大象二年二月，改爲天左大皇后。册詔説："你儀容柔順，操行莊重高潔，美好的名聲遠近彰顯，善美而合於禮法規範的品德在宫中居於首位。因此弘揚隆重的典章，加封你這個美好的稱號。你要遵循禮法學習詩文，翻閲圖書觀看史册，永遠崇敬地對待天命，能不謹慎嗎。"三月，宣帝又下詔説："端正内宫的關鍵，推行教化的根基，和睦夫婦的法度，歷代大多有不同的典制。軒轅、帝嚳承繼先業，后妃都有四個；虞舜

無。朕祗承寶圖，載弘徽號，自我改作，超革先古。曰天元居極，五帝所以仰崇；王者稱尊，列后於焉上儷。且坤儀比德，土數惟五，既緝恒典，宜取斯儀。四大皇后外，可增置天中大皇后一人。天中大皇后爰主粢盛，徽音日躋，肇建嘉名，宜膺顯册。”於是以后爲天中大皇后。帝崩，后出家爲尼，改名華光。

接受天命，娶的妻子也有三個。禮儀不相互因襲，隨着時間而改變。朕繼承帝位，弘揚美好的稱號，從我開始加以改變，超越古人。聽説天元最爲尊貴，爲五帝所仰慕崇敬；帝王登上尊位，各位皇后纔能與他匹配。況且皇后與君王的品德相等齊，地數有五個，既然已有這樣多的常典，就應采用這樣的禮儀。除四位大皇后外，可以再增設天中大皇后一人。天中大皇后主管祭品，美好的聲譽一天天升起，開始建立美好的名號，應當接受崇高的册封。”於是封陳皇后爲天中大皇后。宣帝死後，陳皇后出家爲尼姑，改名爲華光。

后父山提本高氏之隸。仕齊，官至特進、開府、東兖州刺史、謝陽王。高祖平齊，拜大將軍，封淅陽郡公。大象元年，以后父超授上柱國，進封鄖國公，除大宗伯。

陳皇后的父親山提本是高氏的下臣，在北齊做官，官職一直升到特進、開府、東兖州刺史、謝陽王。高祖平定北齊後，拜任爲大將軍，封爲淅陽郡公。大象元年，以皇后父親的身份而越級任命爲上柱國，升封爲鄖國公，任大宗伯。

宣帝元皇后

宣帝元皇后名樂尚，河南洛陽人也。開府晟之第二女。年十五，被選入宫，拜爲貴妃。大象元年七月，立爲天右皇后。二年二月，改爲天右大皇后。册曰：“咨爾資靈姜水，載德塗山，懿淑内融，徽音潛暢。是用加兹寵數，式光踐禮。爾其聿修儀範，肅膺顯册，祗承休命，可不慎歟。”帝崩，后出俗爲尼，改名華勝。初，后與陳后同時被選入宫，俱拜爲妃，及升后位，又同日受册，帝寵遇二后，禮數均等，年齒復同，特相親愛。及爲尼後，李、朱及尉遲后等并相繼殞没，而二后于今尚存。后父晟，少以元氏宗室，拜開府。大象元年七月，以后父進位上柱國，封翼國公。

宣帝元皇后名叫樂尚，河南洛陽人，是開府元晟的第二個女兒。十五歲時，被選到宫中，拜爲貴妃。大象元年七月，被立爲天右皇后。大象二年二月，改爲天右大皇后。册詔説：“你有姜氏那樣的資性，有塗山氏那樣的品德，心懷美善，潛隱德音。因此用如此隆重的禮數，遵循禮儀規制。你要修養風範，莊重地接受崇高的册封，敬奉美好的天命，能不謹慎嗎。”宣帝死後，元皇后出家爲尼姑，改名爲華勝。當初，元皇后與陳皇后同時被選入宫中，都被拜爲妃子，等到封爲皇后，又在同一天接受册封，宣帝寵幸兩位皇后，禮數相等，她們年齡又相同，因此相互特别親愛。等到做了尼姑後，李皇后、朱皇后及尉遲皇后等人相繼去世，而她們兩位皇后至今還活着。元皇后的父親元晟，年少時因是元氏宗室，被任爲開府。大象元年七月，以皇后父親的身份提升爲上柱國，封爲翼國公。

宣帝尉遲皇后

宣帝尉遲皇后名熾繁，蜀國公迥之孫女。有美色。初適杞國公亮子西陽公温，以宗婦例入朝，帝逼

宣帝尉遲皇后名叫熾繁，是蜀國公尉遲迥的孫女。長得很漂亮。開始嫁給杞國公宇文亮的兒子西陽公宇文温，以皇族婦人的身份按例

而幸之。及亮謀逆，帝誅温，進后入宫，拜爲長貴妃。大象二年三月，立爲天左大皇后。册曰："咨爾門膺積善，躬表靈貺，徽音茂德，朕實嘉之。是用弘兹盛典，申彼寵章。爾其克慎厥猷，寅荅景命，永承休烈，可不慎歟。"帝崩，后出俗爲尼，改名華首。隋開皇十五年，殂，年三十。

入朝，宣帝强逼着奸污了她。等到宇文亮反叛後，宣帝誅殺了宇文温，將她召進宫中，拜爲長貴妃。大象二年三月，立爲天左大皇后。册詔説："你的家族積善，你的儀表柔順賢惠，品德美好隆厚，朕確實很贊美。因此用這樣宏大的盛典，來弘揚如此隆重的典章。你要慎重恪守婦道，恭敬地對待天命，永遠承奉盛美的事業，能不謹慎嗎。"宣帝死後，尉遲皇后出家爲尼姑，改名爲華首。隋開皇十五年，死去，終年三十歲。

静帝司馬皇后

静帝司馬皇后名令姬，柱國、滎陽公消難之女。大象元年二月，宣帝傳位於帝，七月，爲帝納爲皇后。册曰："坤道成形，厚德於焉載物；陰精迭運，重光所以麗天。在昔皇王，膺乾御曆，内政爲助，昭被圖篆。惟爾門積慶靈，家韜休烈，徽音令範，無背一時。是用命爾，作儷皇極。爾其克勵婉心，肅膺盛典，追皇、英之逸軌，庶任、姒之芳塵，褘翟有光，粢盛無怠，雖休勿休，以隆嘉祚。"二年九月，隋文帝以后父擁衆奔陳，廢后爲庶人。後嫁爲隋司隸刺史李丹妻，于今尚存。

静帝司馬皇后名叫令姬，是柱國、滎陽公司馬消難的女兒。大象元年二月，宣帝傳位給静帝，七月，被静帝娶作皇后。册詔説："大地形成，它的厚德纔能承載萬物；日月交替運行，它們的重光纔能照耀天下。從前的帝王，承受天命，有宫内政務相助，纔能光照史册。希望你家積存善德，家中包藴美好的事業，保持美好的品德，時時也不要違背。現在命令你，作爲皇上的配偶。你要鍛煉柔順的心性，莊嚴地接受大典，追效娥皇、女英的事迹，希求太任、太姒的美名，使褘衣增加光輝，祭祀没有荒怠，雖然善美也不要停止，以加深安福。"大象二年九月，隋文帝因爲司馬皇后的父親率衆投奔陳國，將司馬皇后廢爲平民，後來嫁給隋司隸刺史李丹爲妻，到現在還活着。

史臣曰：孔子稱"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是以周納狄后，富辰謂之禍階；晋升戎女，卜人以爲不吉。斯固非謬焉。自周氏受命，逮乎高祖，年逾三紀，世歷四君。業非草昧之辰，事殊權宜之日，乃弃同即異，以夷亂華。捐婚姻之彝序，求豺狼之外利。既而報者倦矣，施者無厭，向之所謂和親，未幾已成仇敵。奇正之道，有異於斯。于時高祖雖受制於人，未親庶政，而謀士韜奇，直臣鉗口。過矣哉！

史臣曰：孔子講"夷狄雖然有君主，還不如中原各朝没有君主哩"。所以周娶了狄后，富辰稱之爲發生禍害的由來；晋國提升戎女爲妃，卜官認爲不吉利。這本來就不錯。自從北周建立，直至高祖時，已超過了三十幾年，經歷了四位君主。并不是混亂的時世，也不同於需要變通的時候，但却棄同就異，用外族制度禍亂華夏。抛棄了婚姻正常的秩序，貪求豺狼般的外利。不久報怨的人已經厭倦了，而施怨的人仍然没有滿足，以前還説是和睦親善，不久就已經成爲了仇敵。用兵奇正之道，也與此不相同。當時高祖雖然受到他人的控制，没有親理各種政務，然而智謀之

士隱藏奇謀，正直的大臣閉口不言。太過分了呀！

歷觀前載，以外戚而居宰輔者多矣。申、呂則曠代無聞，呂、霍則與時俱盛。傾漢室者王族，喪周祚者楊氏。何滅亡之禍，合若符契焉。斯魏文所以發一概之詔也已。

遍觀歷史，以外戚的身份而身居宰輔之位的人很多了。像申胥、呂尚那樣的良臣在北周一代没有聽説過，而像呂産、霍光之類的人却都隨着時勢而昌盛。傾覆漢朝的是王氏家族，滅亡北周的是楊氏。爲什麽滅亡國家的災禍，就像符契那樣相符合呢。這就是魏文帝爲什麽頒布外戚與他人一律平等的詔令的原因。

周書卷十

列傳第二

邵惠公顥（子）什肥 導（什肥子）冑（導子）廣 亮 翼 椿 衆
杞簡公連　莒莊公洛生（子）菩提　虞國公仲（子）興（興子）洛

邵惠公宇文顥

邵惠公顥，太祖之長兄也。德皇帝娶樂浪王氏，是爲德皇后。生顥，次杞簡公連，次莒莊公洛生，次太祖。顥性至孝，德皇后崩，哀毁過禮，鄉黨咸敬異焉。德皇帝與衛可孤戰於武川南河，臨陣墜馬，顥與數騎奔救，擊殺數十人，賊衆披靡，德皇帝乃得上馬引去。俄而賊追騎大至，顥遂戰歿。保定初，追贈太師、柱國大將軍、大冢宰、大都督、恒朔等十州諸軍事、恒州刺史。封邵國公，邑萬户。謚曰惠。顥三子什肥、導、護。護别有傳。

邵惠公宇文顥，是太祖的長兄。德皇帝娶了樂浪人王氏，這就是德皇后。德皇后生下宇文顥，其次是杞簡公宇文連，再次是莒莊公宇文洛生，又次是太祖。宇文顥極爲孝順，德皇后去世後，他哀痛異常傷損身體超越了禮制，鄉里的人都驚異敬重他。德皇帝與衛可孤在武川南河交戰，戰鬥中落馬，宇文顥和幾名騎兵奔去救援，殺死了幾十個人，賊兵逃走，德皇帝纔得以上馬退去。不久敵軍追趕的騎兵蜂擁而至，宇文顥於是戰死。保定初年，他被追贈爲太師、柱國大將軍、大冢宰、大都督、恒朔等十州諸軍事、恒州刺史。封爲邵國公，食邑一萬户。謚號爲惠。宇文顥有宇文什肥、宇文導、宇文護三個兒子。宇文護另有傳記。

宇文什肥

什肥年十五而惠公歿，自傷早孤，事母以孝聞。永安中，太祖入關，什肥不能離母，遂留晋陽。及太祖定秦、隴，什肥爲齊神武所害。保定初，追贈大將軍、小冢宰、大都督、冀定等州諸軍事、冀州刺史。襲爵邵國公。謚曰景。子冑嗣。

宇文什肥在十五歲時父親邵惠公就死去，自己爲早年失去父親而悲傷，事奉母親以孝順而聞名。永安年間，太祖進入關中，宇文什肥不能離開母親，於是留在晋陽。太祖平定了秦、隴一帶後，宇文什肥被齊神武殺害。保定初年，他被追贈爲大將軍、小冢宰、大都督、冀州、定州等州諸軍事、冀州刺史。承襲邵國公的爵位。謚號爲景。他的兒子宇文冑繼承他的爵位。

宇文冑

冑少而孤貧，頗有幹略。景公之見害也，以年幼下蠶室。保定初，詔

宇文冑年幼時就喪父貧困，很有才能謀略。景公被害後，宇文冑以年幼之軀被施予宫刑。保

以晋公護子會紹景公封。天和中，與齊通好，胄始歸關中。授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襲爵郘公。尋除宗師中大夫，進位大將軍，出爲原州刺史，轉滎州刺史。大象末，隋文帝輔政，胄舉州兵應尉遲迥，與清河公楊素戰，敗，遂走，追獲於石濟，遂斬之。國除。

定初年，太祖下詔以晋公宇文護的兒子宇文會繼承景公的封號。天和年間，北周與北齊通好，宇文胄纔回到關中。被任爲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承襲郘公的爵號。不久又任宗師中大夫，升任大將軍，外任爲原州刺史，又改任滎州刺史。大象末年，隋文帝輔佐朝政，宇文胄起兵響應尉遲迥，與清河公楊素作戰，戰敗，於是逃走，在石濟被追上捉住，於是被殺死。封國被撤銷。

宇文會

會字乾仁，幼好學，聰惠。魏恭帝二年，以護平江陵之功，賜爵江陵縣公。保定初，紹景公後，拜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二年，除蒲州潼關六防諸軍事、蒲州刺史。胄至自齊，改封譚國公。尋進位柱國。建德初，與護同伏誅。三年五月，追贈，復封舊爵。

宇文會字乾仁，年幼時喜歡學習，聰明智慧。魏恭帝二年，因爲宇文護平定江陵的功勞，被賜爵號爲江陵縣公。保定初年，被定爲景公的後嗣，拜任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保定二年，任蒲州潼關六防諸軍事、蒲州刺史。宇文胄從齊回來後，改封爲譚國公。不久提升爲柱國。建德初年，他與宇文護一起被誅殺。建德三年五月，追贈封號，再次被封爲原來的爵號。

宇文導

導字菩薩。少雄豪，有仁惠，太祖愛之。初與諸父在葛榮軍中，榮敗，遷晋陽。及太祖隨賀拔岳入關，導從而西，常從征伐。太祖討侯莫陳悦，以導爲都督，鎮原州。及悦敗，北走出故塞，導率騎追之，至牽屯山及悦，斬之，傳首京師。以功封饒陽縣侯，邑五百户，拜冠軍將軍，加通直散騎常侍。魏文帝即位，以定策功，進爵爲公，增邑五百户，拜使持節、散騎常侍、車騎大將軍、左光禄大夫。三年，太祖東征，導入宿衛，拜領軍將軍、大都督。齊神武渡河侵馮翊，太祖自弘農引軍入關，導督左右禁旅會於沙苑，與齊神武戰，大破之。進位儀同三司。明年，魏文帝東征，留導爲華州刺史。及趙青雀、于伏德、慕容思慶等作亂，導自華州率所部兵擊之，擒伏德，斬思慶。進屯渭橋，會太祖軍。事平，進爵章武郡公，增邑并前二千户。尋加侍中、開

宇文導字菩薩。年少時英武豪邁，仁愛善良，太祖很喜愛他。當初和各位叔父在葛榮的軍隊中，葛榮失敗後，遷居晋陽。到太祖跟隨賀拔岳進入關中時，宇文導隨着西行，經常隨軍出征作戰。太祖討伐侯莫陳悦，任命宇文導爲都督，鎮守原州。侯莫陳悦戰敗，向北逃出故塞，宇文導率領騎兵追擊，到牽屯山追上了侯莫陳悦，將他殺死，把他的首級傳送到京城。宇文導因爲戰功被封爲饒陽縣侯，食邑五百户，被任爲冠軍將軍，加授通直散騎常侍。魏文帝即位後，因謀立皇帝之功，宇文導升爲公爵，增加采邑五百户，被任爲使持節、散騎常侍、車騎大將軍、左光禄大夫。魏文帝三年，太祖東征，宇文導入宫宿衛，任領軍將軍、大都督。齊神武渡過黄河侵犯馮翊，太祖從弘農率軍入關，宇文導率左右禁軍與太祖在沙苑會合，同齊神武交戰，大敗敵軍。被提升爲儀同三司。第二年，魏文帝東征，留下宇文導任華州刺史。到趙青雀、于伏德、慕容思慶等人叛亂時，宇文導從華州率領所屬軍隊攻擊他們，擒獲了于伏德，殺死了慕容思慶。進兵駐守渭橋，同太祖的軍隊會合。戰亂平定後，被加

府、驃騎大將軍、太子少保。高仲密以北豫降，太祖率諸將輔魏皇太子東征，復以導爲大都督、華東雍二州諸軍事，行華州刺史。導治兵訓卒，得守捍之方。及大軍不利，東魏軍追至稠桑，知關中有備，乃退。會侯景舉河南來附，遣使請援，朝議將應之，乃徵爲隴右大都督、秦南等十五州諸軍事、秦州刺史。及齊氏稱帝，太祖發關中兵討之，魏文帝遣齊王廓鎮隴右，徵導還朝。拜大將軍、大都督、三雍二華等二十三州諸軍事，屯咸陽。大軍還，乃旋舊鎮。

封章武郡公的爵位，增加的采邑同以前的采邑共二千户。不久加授侍中、開府、驃騎大將軍、太子少保。高仲密率北豫外降，太祖率領各位將領輔佐魏皇太子東征，再次任命宇文導爲大都督、華州東雍州二州諸軍事，代任華州刺史。宇文導訓練士卒，精通防禦之道。等到大軍失利，東魏的軍隊追到稠桑，得知關中已有防備，就退走了。正好遇上侯景以黄河以南之地前來歸附，派使者來請求援助，朝廷商議準備接應他，於是宇文導被徵入任隴右大都督、秦南等十五州諸軍事、秦州刺史。到齊神武稱帝時，太祖調發關中的軍隊討伐他，魏文帝派齊王元廓鎮守隴右，徵召宇文導回朝。拜任大將軍、大都督、三雍二華等二十三州諸軍事，駐守咸陽。大軍回後，宇文導就回到原來鎮守的地方。

導性寬明，善於撫御，凡所引接，人皆盡誠。臨事敬慎，常若弗及。太祖每出征討，導恒居守，深爲吏民所附，朝廷亦以此重之。魏恭帝元年十二月，薨於上邽，年四十四。魏帝遣侍中、漁陽王繩監護喪事。贈本官，加尚書令、秦州刺史，謚曰孝。朝議以導撫和西戎，威恩顯著，欲令世鎮隴右，以彰厥德，乃葬於上邽城西無疆原。華戎會葬有萬餘人，奠祭於路，悲號滿野，皆曰“我君捨我乎”。大小相率，負土成墳，高五十餘尺，周迴八十餘步。爲官司所止，然後泣辭而去。其遺愛見思如此。天和五年，重贈太師、柱國、豳國公。導五子，廣、亮、翼、椿、衆。亮、椿并出後於杞。

宇文導性情寬厚賢明，很會安撫控御部下，凡是他推薦提拔的人，都能竭盡忠誠。他處事恭敬謹慎，常常好像惟恐來不及。太祖每次出征討伐，宇文導總是留守關中，深得官吏百姓仰附，朝廷也因此看重他。魏恭帝元年十二月，死於上邽，終年四十四歲。魏恭帝派侍中、漁陽王元繩監理他的喪事。贈給他原來的官職，加授尚書令、秦州刺史，謚號爲孝。朝廷商議認爲他安撫和輯西戎，威望恩德顯著，想讓他永遠鎮守隴右，以彰顯他的仁德，於是就將他葬在上邽城西的無疆原。中外參加他葬禮的人有一萬多，在路上祭奠他，到處都是悲傷痛哭聲，都説：“我們的君公丢下我們了呀。”衆人前後相隨，背着土堆成墳丘，高五十多尺，周圍八十多步。被官吏制止，衆人纔哭着離去。他留下的仁愛受到人們這樣地思念。天和五年，被重新追贈爲太師、柱國、豳國公。宇文導有五個兒子，他們是宇文廣、宇文亮、宇文翼、宇文椿、宇文衆。宇文亮、宇文椿都被過繼給杞國公爲後。

宇文廣

廣字乾歸。少方嚴，好文學。初封永昌郡公。孝閔帝踐阼，改封天水郡公。世宗即位，授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出爲秦州刺史。武成

宇文廣字乾歸。年少時方正嚴肅，喜愛文學。開始被封爲永昌郡公。孝閔帝即位後，改封爲天水郡公。世宗即位，宇文廣任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出任秦州刺史。武成初年，晋升

初，進位大將軍，還梁州總管，進封蔡國公，增邑萬户。保定初，入爲小司寇。尋以本官鎮蒲州，兼知潼關等六防諸軍事。二年，除秦州總管、十三州諸軍事、秦州刺史。廣性明察，善綏撫，民庶畏而悦之。時晋公護諸子及廣弟杞國公亮等，服玩侈靡，逾越制度，廣獨率由禮則，又折節待士，朝野以是稱焉。曾侍食於高祖，所食瓜美，持以奉進，高祖悦之。四年，進位柱國。廣以晋公護久擅威權，勸令挹損，護不能納。天和三年，除陝州總管，以病免。及孝公追封豳國公，詔廣襲爵。

大將軍，升任梁州總管，晋封蔡國公，增加采邑一萬户。保定初年，召入任小司寇。不久，以原來的官職鎮守蒲州，兼任潼關等六防諸軍事。保定二年，任秦州總管、十三州諸軍事、秦州刺史。宇文廣能明辨事理，善於撫慰人心，百姓對他既敬畏又喜愛。當時晋公宇文護的各位兒子和宇文廣的弟弟杞國公宇文亮等人，服用與玩賞的物品侈奢華麗，超越了制度，宇文廣獨自遵循禮制，又屈己對待士人，朝廷内外因此都稱贊他。他曾經爲高祖侍奉飲食，他吃的瓜很甜美，就拿着瓜進奉給高祖，高祖很高興。保定四年，晋升爲柱國。宇文廣因爲晋公宇文護長時間獨攬大權，就勸他減少權勢，宇文護没有采納。天和三年，授任陝州總管，因病被免除。到孝公被追封爲豳國公後，高祖命宇文廣承襲豳國公爵位。

初，廣母李氏以廣患彌年，憂而成疾，因此致没。廣既居喪，更加綿篤，乃以毁薨。世稱母爲廣病，廣爲母亡，慈孝之道，極於一門。高祖素服親臨，百僚畢集。其故吏儀同李充信等上表曰：

當初，宇文廣的母親李氏因爲宇文廣生病整整一年，積憂成疾，因此而去世。宇文廣在母親喪期中，更加病危，因傷損過度而逝世。世人説他的母親是因爲宇文廣而生病，宇文廣是因爲他的母親而去世，慈愛和孝順的道義，盛極於一家。高祖身穿素服親自前往他家，百官也全部到齊。宇文廣從前的屬吏儀同李充信等人上表説：

臣聞資孝成忠，生民高義；旌德樹善，有國常規。竊惟故豳國公臣廣，懿親令望，具瞻攸在，道冠群后，功懋維城。受脤建旆，威行秦、隴；班條驅傳，化溢崤、函。比腠理舛和，奉詔還闕，藥石所及，沉痾漸愈。而災釁仍集，丁此窮憂，至性過人，遂增舊疾，因兹毁頓，以至薨殂。尋繹貫切，不能自已。

臣下們聽説積累孝行就會養成忠義，這是生民的大義；表彰仁德樹立良善，這是國家的常規。我們私下以爲原豳國公臣宇文廣，是名聲美好的皇室宗親，至今仍爲衆人所瞻望，其仁德居各郡守、將領之首，在皇室宗親中功績最大。宇文廣受命領兵，威震秦、隴之地；推行教令，遍及崤山、函谷關一帶。等到他染病在身，奉詔回到京師，經醫治，病情逐漸痊愈。可是禍端一起降臨，遭遇母親去世的大憂，他純厚的孝心超過常人，於是原有的病情更加嚴重，因此卧病不起，直至死去。我們尋味此情，心中悲傷不已。

臣等接事，每承餘論。仰之平昔，約己立身，位極上公，賦兼千乘，所獲禄秩，周贍無餘，

我們與他共事，經常蒙受他的教誨。仰觀他平時的言行，總是約束自己修養自身，他身居王公高位，收取的賦税極多，他所獲

器用服玩，取給而已。每言及終始，尤存簡素。非秦政而褒吴禮，譏石椁而美厚薪。今卜兆有期，先遠方及，誠恐一從朝露，此志莫伸。伏惟陛下弘不世之慈，垂霈然之澤，留情既往，降愍幽魂，爰敕有司，申其宿志，窀穸之禮，庶存儉約。

得的俸禄，全部都周濟了他人，至於器皿用具服飾玩物，僅够需用而已。他每次談到身後的喪事，都特别强調要簡約樸素。指責秦朝的暴政而贊揚吴國的禮制，譏諷用石棺厚葬而贊美推崇以厚薪薄葬。如今卜地選墓的時間已經臨近，出殯埋葬的日期已經到來，我們擔心他人生短暫，而他的這種心願不能伸張。念及陛下弘揚罕見的慈愛，施與莫大的恩澤，以前給他傾注的恩情已隨他遠去，那麽就將哀憐他的感情賜給他的幽魂，下令給有關官吏，伸張他的宿願，埋葬的禮節，應當保持節儉。

詔曰："省充信等表，但增哀悼。豳國公廣藩屏令望，宗室表儀，言著身文，行成士則。方憑懿戚，用匡朝政，奄丁荼蓼，便致毁滅。啓手歸全，無忘雅操。言念既往，震于厥心。昔河間才藻，追叙於中尉；東海謙約，見稱於身後。可斟酌前典，率由舊章。使易簀之言，得申遺志；黜殯之請，無虧令終。"於是贈本官，加太保。葬於隴西。所司一遵詔旨，并存儉約。子洽嗣。大定中，隋文輔政，以宗室被害，國除。

高祖下詔説："看了李充信等人的奏表，更增加了我的哀悼之情。豳國公宇文廣是藩王的楷模，宗室的表率，他的言論爲自己增添了光彩，他的行爲成爲了士人的準則。正當他憑藉皇親的身份，匡扶朝廷政治的時候，突然遭受喪母的痛苦，以至於逝世。他盡孝善終，不要忘記他高雅的情操。追思往昔，心中震痛。從前河間王才思華美，被追任爲中尉；東海王謙遜簡約，死後被人稱頌。可以參照從前的典制，遵循原來的規章。使宇文廣臨終的話和生前的志願得以伸張；節儉殯葬的請求，不會虧損他至死保持着的美好的名聲。"於是追贈宇文廣原來的官職，加封太保。葬於隴西。有關官員也完全按照詔書中的旨意，一切都節儉從事。宇文廣的兒子宇文洽承襲了他的爵位。大定年間，隋文帝輔佐朝政，宇文洽因爲是北周的宗室而被殺害，封國被撤銷。

宇文亮

亮字乾德。武成初，封永昌郡公。後襲烈公爵，除開府儀同三司、梁州總管。天和末，拜宗師中大夫，進位大將軍。豳國公薨，以亮爲秦州總管，廣之所部，悉以配焉。亮在州甚無政績。尋進位柱國。晋公護誅後，亮心不自安，唯縱酒而已。高祖手敕讓之。建德中，高祖東伐，以亮爲右第二軍總管。并州平，進位上柱

宇文亮字乾德。武成初年，被封爲永昌郡公。後來承襲烈公的爵位，任開府儀同三司、梁州總管。天和末年，拜任宗師中大夫，晋升大將軍。豳國公死後，任命宇文亮爲秦州總管，宇文廣的部屬，全部分配給他。宇文亮在秦州没有絲毫的政績。不久晋升爲柱國。晋公宇文護被誅殺後，宇文亮心中不安，衹有縱情飲酒而已。高祖親自寫詔書指責他。建德年間，高祖東征，任命宇文亮爲右第二軍總管。并州平定後，他被晋

國。仍從平鄴，遷大司徒。宣帝即位，出爲安州總管。大象初，詔以亮爲行軍總管，與元帥、鄖國公韋孝寬等伐陳。亮自安陸道攻拔黄城，輒破江側民村，掠其生口，以賜士卒。軍還至豫州，亮密謂長史杜士峻曰："主上淫縱滋甚，社稷將危。吾既忝宗枝，不忍坐見傾覆。今若襲取鄖國公而并其衆，推諸父爲主，鼓行而前，誰敢不從。"遂夜將數百騎襲孝寬營。會亮國官茹寬知其謀，先以馳告，孝寬乃設備。亮不克，遁走，孝寬追斬之。子明坐亮誅。詔以亮弟椿爲烈公後。

升爲上柱國。仍然跟隨高祖平定鄴城，提升爲大司徒。宣帝即位後，出任安州總管。大象初年，宣帝任命宇文亮爲行軍總管，同元帥、鄖國公韋孝寬等人一起討伐陳國。宇文亮從安陸出發攻陷黄城，又立刻攻破長江邊百姓的村莊，搶掠那裏的人口，賞賜給士卒。部隊回師到豫州，宇文亮偷偷地對長史杜士峻説："皇上更加荒淫縱欲，國家將會危亡。我既然忝爲宗室，不忍心袖手旁觀國家滅亡。現在如果偷襲鄖國公而吞并他的軍隊，推舉各位叔伯父爲君主，大張旗鼓地前進，有誰敢不聽從。"於是在夜晚率領幾百名騎兵偷襲韋孝寬的大營。正好宇文亮封國的屬官茹寬得知他的陰謀，事先迅速報告了韋孝寬，韋孝寬於是作好了防備。宇文亮失敗，逃走，韋孝寬追上殺死了他。他的兒子宇文明因宇文亮而獲罪被誅殺。宣帝下詔任命宇文亮的弟弟宇文椿作爲烈公的後嗣。

宇文翼

翼字乾宜。武成初，封西陽郡公。早薨，謚曰昭。無子，以杞國公亮子温爲嗣。後坐亮反誅，國除。

宇文翼字乾宜。武成初年，被封爲西陽郡公。早年去世，謚號爲昭。他没有兒子，以杞國公宇文亮的兒子宇文温作爲後嗣。後來宇文温因爲宇文亮謀反而獲罪被誅殺，封國被撤銷。

宇文椿

椿字乾壽。初封永昌郡公。保定中，授開府儀同三司、宗師中大夫。建德初，加大將軍。尋除岐州刺史。四年，關中民饑，椿表陳其狀，璽書勞慰。因令所在開倉賑恤。四年，高祖東伐，椿與齊王憲攻拔武濟等五城。五年，高祖出晋州，椿率衆屯棲雞原。宣帝即位，拜大司寇。亮誅後，詔令紹烈公封。尋進位上柱國，轉大司徒。大定初，爲隋文帝所害，并其五子西陽公道宗、本、仁鄰、武子、禮獻。

宇文椿字乾壽。開始被封爲永昌郡公。保定年間，任開府儀同三司、宗師中大夫。建德初年，加授大將軍。不久任岐州刺史。建德四年，關中百姓饑荒，宇文椿上表陳述那裏的狀况，高祖用玉璽封記詔書慰勞他。因而下令當地官府開倉賑恤災民。建德四年，高祖東征，宇文椿與齊王宇文憲攻陷武濟等五座城。建德五年，高祖從晋州出兵，宇文椿率兵駐守棲雞原。宣帝即位後，拜任大司寇。宇文亮被誅殺後，宣帝下詔命他繼承烈公的封號。不久升任上柱國，又改任大司徒。大定初年，被隋文帝殺害，一同被害的還有他的五個兒子西陽公宇文道宗、宇文本、宇文仁鄰、宇文武子、宇文禮獻。

宇文衆

衆字乾道。保定初，封天水郡公。少而不惠，語默不常，人莫能

宇文衆字乾道。保定初年，被封爲天水郡公。他年少時較愚笨，閉口不語不同於常人，别

測。隋文帝踐極，初欲封爲介公，後復誅之，并二子仲和、孰倫。

人都不能揣度到他的心思。隋文帝即位後，開始準備封他爲介公，後來又殺死了他，一同被殺的還有他的兩個兒子宇文仲和、宇文孰倫。

杞簡公宇文連

杞簡公連，幼而謹厚，臨敵果毅。隨德皇帝逼定州，軍於唐河，遂俱歿。保定初，追贈使持節、太傅、柱國大將軍、大司徒、大都督、定冀等十州諸軍事、定州刺史；封杞國公，邑五千户；謚曰簡。子元寶爲齊神武所害。保定初，追贈大將軍、小司徒、大都督、幽燕等六州諸軍事、幽州刺史。襲爵杞國公，謚曰烈。以章武公導子亮嗣。

杞簡公宇文連，年幼時恭謹敦厚，臨陣果敢剛毅。他跟隨德皇帝進逼定州，屯兵在唐河，於是同德皇帝一起陣亡。保定初年，他被追贈爲使持節、太傅、柱國大將軍、大司徒、大都督、定州冀州等十州諸軍事、定州刺史；封杞國公，食邑五千户；謚號爲簡。他的兒子宇文元寶被齊神武殺害。保定初年，被追贈爲大將軍、小司徒、大都督、幽州燕州等六州諸軍事、幽州刺史。承襲杞國公爵位，謚號爲烈。以章武公宇文導的兒子宇文亮作爲他的後嗣。

莒莊公宇文洛生　宇文菩提

莒莊公洛生，少任俠，尚武藝，及壯，有大度，好施愛士。北州賢俊，皆與之游，而才能多出其下。及葛榮破鮮于修禮，乃以洛生爲漁陽王，仍領德皇帝餘衆。時人皆呼爲洛生王。洛生善將士，帳下多驍勇。至於攻戰，莫有當其鋒者，是以克獲常冠諸軍。爾朱榮定山東，收諸豪傑，遷於晋陽，洛生時在虜中。榮雅聞其名，心憚之。尋爲榮所害。保定初，追贈使持節、太保、柱國大將軍、大冢宰、大宗伯、大都督、并肆等十州諸軍事、并州刺史；封莒國公，邑五千户；謚曰莊。

莒莊公宇文洛生，年少時爲人仗義，喜愛武藝，到壯年時，有闊達的度量，喜歡施財敬愛文士。北州的賢人俊士，都同他交往，但才能大多比不上他。到葛榮擊敗鮮于修禮後，就任命宇文洛生爲漁陽王，仍然統領德皇帝餘留的軍隊。當時的人都稱他爲洛生王。宇文洛生善於統御將士，他的屬下大多是驍勇的人。到了作戰時，没有能抵擋住他鋒芒的人，所以他攻克和獲取的地方經常居於各軍的首位。爾朱榮平定山東後，收捕各路豪傑，將他們遷到晋陽，宇文洛生當時也在俘虜之中。爾朱榮平時就聽説他的大名，心中對他很忌憚。不久宇文洛生就被爾朱榮殺害。保定初年，他被追贈爲使持節、太保、柱國大將軍、大冢宰、大宗伯、大都督、并州肆州等十州諸軍事、并州刺史；封爲莒國公，食邑五千户；謚號爲莊。

子菩提，爲齊神武所害。保定初，追贈大將軍、小宗伯、大都督、肆恒等六州諸軍事、肆州刺史，襲爵莒國公，謚曰穆。以晋公護子至爲嗣。

宇文洛生的兒子宇文菩提，被齊神武殺害。保定初年，被追贈爲大將軍、小宗伯、大都督、肆州恒州等六州諸軍事、肆州刺史，承襲莒國公的爵號，謚號爲穆。以晋公宇文護的兒子宇文至作爲他的後嗣。

至字乾附。初封崇業公，後襲穆公爵。建德初，坐父護誅，詔以衛王直子賓爲穆公後。三年，追復至爵。

宇文至字乾附。開始被封爲崇業公，後來承襲穆公爵號。建德初年，因爲他的父親宇文護而獲罪被誅殺，高祖命以衛王宇文直的兒子宇文

賨作爲穆公的後嗣。建德三年，又追封恢復宇文至的爵號。

賨字乾瑞。尋坐直誅。建德六年，更以齊王憲子廣都公貢襲爵。

宇文賨字乾瑞。他承襲穆公爵位不久因宇文直而獲罪被誅殺。建德六年，改爲齊王宇文憲的兒子廣都公宇文貢承襲爵位。

貢字乾禎。宣帝初，被誅，國除。

宇文貢字乾禎。宣帝初年，被誅殺，封國被撤銷。

虞國公宇文仲

虞國公仲，德皇帝從父兄也。卒于代。保定初，追贈使持節、太傅、柱國大將軍、大司徒、大都督、燕平等十州諸軍事、燕州刺史；封虞國公，邑三千户。子興嗣。

虞國公宇文仲，是德皇帝的堂兄。死在代地。保定初年，被追贈爲使持節、太傅、柱國大將軍、大司徒、大都督、燕州平州等十州諸軍事、燕州刺史；封爲虞國公，食邑三千户。他的兒子宇文興承襲了他的爵位。

宇文興

興生，兵亂，與仲相失，年又冲幼，莫知其戚屬遠近。與太祖兄弟，初不相識。齊神武寇沙苑，興預在行間，軍敗被虜，隨例散配諸軍。興性弘厚，有志度，雖流離世故，而風範可觀。魏恭帝二年，舉賢良，除本郡丞，徙長隰縣令。保定二年，詔仲子興始附屬籍。高祖以興宗戚近屬，尊禮之甚厚，拜使持節、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都督，封大寧郡公。尋除宗師中大夫。四年，出爲涇州刺史。五年，又徵拜宗師，加大將軍，襲爵虞國公。天和二年薨，高祖親臨，慟焉。詔大司空、申國公李穆監護喪事。贈使持節、柱國大將軍、大都督、恒幽等六州諸軍事、恒州刺史，謚曰靖。子洛嗣。

宇文興出生時，正逢戰亂，與宇文仲失散，他又年幼，不知道親戚的親疏遠近。和太祖兄弟們，開始互不認識。齊神武侵犯沙苑時，宇文興混在隊伍中，隊伍失敗後被俘，按例分配在各軍。宇文興性情寬厚，有志向和器量，雖然流落在人世，但他很有風度。魏恭帝二年，被推舉爲賢良，任本郡郡丞，升任長隰縣令。保定二年，高祖下詔命宇文仲的兒子宇文興開始歸附家族的名册。高祖認爲宇文興是同宗親戚，以非常尊厚的禮節對待他，拜任他爲使持節、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都督，封大寧郡公。不久又任宗師中大夫。保定四年，出任涇州刺史。保定五年，又徵入任宗師，加授大將軍，承襲虞國公的爵位。天和二年去世，高祖親臨吊喪，極爲悲痛。下詔命大司空、申國公李穆監理他的喪事。追贈他爲使持節、柱國大將軍、大都督、恒州幽州等六州諸軍事、恒州刺史，謚號爲靖。他的兒子宇文洛承襲他的爵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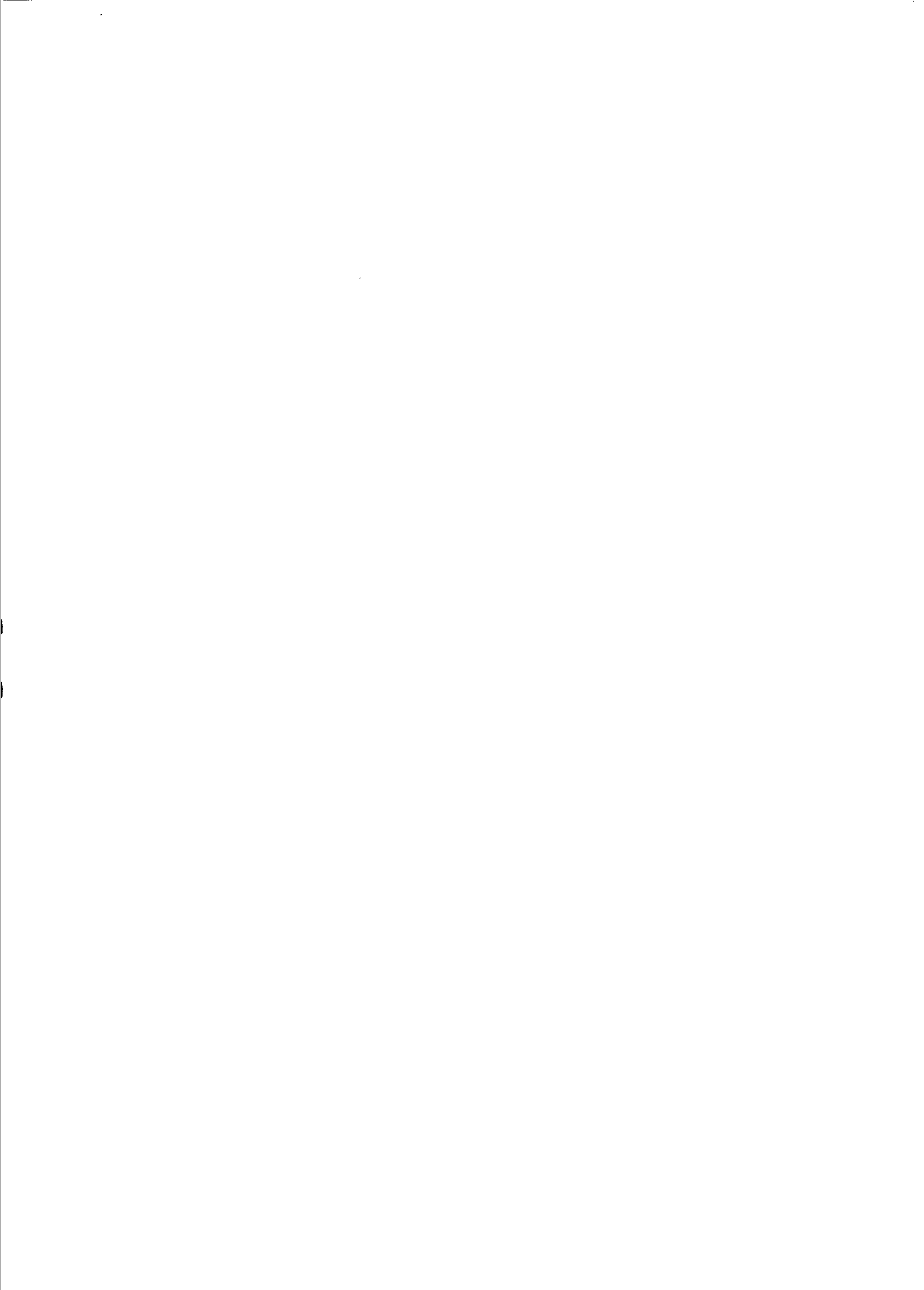
宇文洛

洛字永洛。九歲，命爲虞國公世子。天和四年，詔襲興爵。建德初，拜使持節、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及静帝崩，隋文帝以洛爲介國公，爲隋室賓云。

宇文洛字永洛。九歲時，被命爲虞國公的嫡長子。天和四年，奉詔承襲宇文興的爵位。建德初年，被拜任爲使持節、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到静帝死後，隋文帝任命宇文洛爲介國公，作爲隋室的賓王。

史臣曰：自古受命之君及守文之主，非獨異姓之輔也，亦有骨肉之助焉。其茂親有魯、衛、梁、楚，其疏屬有凡、蔣、荆、燕，咸能飛聲騰實，不泯於百代之後。至若豳孝公之勛烈，而加之以善政；蔡文公之純孝，而飾之以儉約：峨峨焉，足以轥轢於前載矣。當隋氏之起，乘天威而服海内，將相王侯，莫不瀝肝膽以效款，援符命以頌德。胄以葭莩之親，據一州而叶義舉，可謂忠而能勇。功業不遂，悲夫！亮實庸才，圖非常於巨逆。古人稱不度德、不量力者，其斯之謂歟。

史臣曰：自古以來創業的帝王和守成的君主，并不是衹有異姓的人來輔佐，也有骨肉至親的幫助。周王室的近親有魯、衛、梁、楚等國，遠親有凡、蔣、荆、燕等國，他們都能名實俱優，在百代之後都不會泯滅。至如豳孝公的功業，再加上妥善的法則政令；蔡文公的至孝，再加上儉樸節約：盛美啊，完全可以超越前人。當隋氏興起時，憑藉天威威服海内，王侯將相，没有不披肝瀝膽向隋氏效忠的，都引證符命爲隋氏歌功頌德。宇文胄以北周王室遠親的身份，占據一州而協助正義的舉動，可以稱得上是忠勇雙全。他的功業没有完成，可惜呀！宇文亮本是平庸之才，却大逆不道圖謀發動突如其來的事變。古人講不測度自己的品德、不估量自己的能力，就是説的他這樣的人啊。



周書卷十一

列傳第三

晉蕩公護 叱羅協 馮遷

晉蕩公宇文護

晉蕩公護字薩保，太祖之兄邵惠公顥之少子也。幼方正有志度，特爲德皇帝所愛，異於諸兄。年十一，惠公薨，隨諸父在葛榮軍中。榮敗，遷晉陽。太祖之入關也，護以年小不從。普泰初，自晉陽至平涼，時年十七。太祖諸子并幼，遂委護以家務，内外不嚴而肅。太祖嘗嘆曰："此兒志度類我。"

晉蕩公宇文護字薩保，是太祖的哥哥邵惠公宇文顥的小兒子。他年幼時正直有氣度，特别受到德皇帝的喜愛，不同於各位兄長。十一歲時邵惠公去世，他隨各位叔伯父在葛榮的軍隊中。葛榮戰敗後，他遷到晉陽。太祖進入關中時，宇文護因爲年幼没有跟隨。普泰初年，他從晉陽來到平涼，當時十七歲。太祖的幾位兒子都年幼，於是就將家中的事務交給宇文護管理，全家上下不需嚴格整治就莊敬和睦。太祖曾感嘆説："這個孩子的志量像我。"

及出臨夏州，留護事賀拔岳。岳之被害，太祖至平涼，以護爲都督。從征侯莫陳悦，破之。後以迎魏帝功，封水池縣伯，邑五百户。大統初，加通直散騎常侍、征虜將軍。以預定樂勛，進爵爲公，增邑通前一千户。從太祖擒竇泰，復弘農，破沙苑，戰河橋，并有功。遷鎮東將軍、大都督。八年，進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邙山之役，護率衆先鋒，爲敵人所圍，都督侯伏侯龍恩挺身捍禦，方得免。是時，趙貴等軍亦退，太祖遂班師。護坐免官，尋復本位。十二年，加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進封中山公，增邑四百户。十五年，出鎮河東，遷大將軍。與于謹征江陵，護率輕騎爲先鋒，晝夜兼行，乃

到太祖出征夏州時，留下宇文護效力於賀拔岳。賀拔岳被害後，太祖到平涼，任命宇文護爲都督。跟隨太祖征討侯莫陳悦，擊敗了他。後來因爲迎奉魏帝的功勞，被封爲水池縣伯，食邑五百户。大統初年，加授通直散騎常侍、征虜將軍。因從前立下的功勛，升爵位爲公，增加的食邑加上原先的食邑共一千户。他跟隨太祖擒獲竇泰，收復弘農，攻破沙苑，作戰河橋，都立下了戰功。升任鎮東將軍、大都督。大統八年，升爲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在邙山戰役中，宇文護率領軍隊作爲先鋒，被敵軍圍困，都督侯伏侯龍恩挺身抵禦，這纔得以逃脱。當時趙貴等人的軍隊也後退，太祖於是撤回大軍。宇文護因罪免除官職，不久又恢復了原來的官位。大統十二年，加授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進拜爲中山公，增加采邑四百户。大統十五年，外出鎮守河東，升任大將軍。同于謹一起出征江陵，宇文護

遣裨將攻梁臨邊城鎮，并拔之。并擒其候騎，進兵徑至江陵城下。城中不意兵至，惶窘失圖。護又遣騎二千斷江津，收舟艦以待。大軍之至，圍而克之。以功封子會爲江陵公。初，襄陽蠻帥向天保等萬有餘落，恃險作梗。及師還，護率軍討平之。初行六官，拜小司空。

率領輕裝騎兵爲先鋒，晝夜不停地前進，派裨將進攻梁周邊城鎮，全都攻下。并擒獲了江陵派出的偵察騎兵，進軍直達江陵城下。江陵城中没有料到大軍已到，驚慌失措。宇文護又派二千騎兵切斷長江渡口，收繳舟船等待大軍。大軍到達後，包圍并攻克了江陵城。因爲宇文護的功勞他的兒子宇文會被封爲江陵公。當初，襄陽蠻族首領向天保等人有一萬多個部落，他們憑藉險要的地勢干擾大軍。等到大軍回師時，宇文護率領軍隊討伐平定了他們。朝廷開始實行六卿官制，宇文護被任爲小司空。

太祖西巡至牽屯山，遇疾，馳驛召護。護至涇州見太祖，而太祖疾已綿篤。謂護曰："吾形容若此，必是不濟。諸子幼小，寇賊未寧，天下之事，屬之於汝，宜勉力以成吾志。"護涕泣奉命。行至雲陽而太祖崩。護秘之，至長安乃發喪。時嗣子冲弱，强寇在近，人情不安。護綱紀内外，撫循文武，於是衆心乃定。先是，太祖常云"我得胡力"。當時莫曉其旨，至是，人以護字當之。尋拜柱國。太祖山陵畢，護以天命有歸，遣人諷魏帝，遂行禪代之事。

太祖西巡到牽屯山，生了疾病，通過驛站急召宇文護。宇文護到涇州會見太祖時，太祖的病情已經危急。太祖對宇文護説："我的身體已到這種地步，肯定是不行了。我的兒子們年紀幼小，寇賊没有被平息，天下的大事，托付給你，你要努力完成我的志願。"宇文護哭泣着接受了太祖的遺命。走到雲陽時太祖去世。宇文護隱瞞了太祖去世的消息，到達長安後纔發布太祖的死訊。當時太祖的嫡長子年幼，强敵就在附近，人心不安。宇文護執領内外大政，撫慰文武官吏，於是人心纔安定下來。此前，太祖經常説"我有胡人相助"。當時没有人能明白這句話的意思，到這時，人們以宇文護的字來解釋它。不久宇文護被任爲柱國。太祖下葬後，宇文護認爲天命有了歸依，派人諷諭魏帝，於是發生了禪讓的事情。

孝閔帝踐阼，拜大司馬，封晉國公，邑一萬户。趙貴、獨孤信等謀襲護，護因貴入朝，遂執之，黨與皆伏誅。拜大冢宰。

孝閔帝即位後，宇文護拜任爲大司馬，封晉國公，食邑一萬户。趙貴、獨孤信等人謀劃襲擊宇文護，宇文護趁趙貴入朝時，逮捕了趙貴，他的黨羽也都被誅殺。宇文護被拜任爲大冢宰。

時司會李植、軍司馬孫恒等，在太祖之朝，久居權要。見護執政，恐不見容。乃密要宫伯乙弗鳳、張光洛、賀拔提、元進等爲腹心，説帝曰："護誅趙貴以來，威權日盛，謀臣宿將，争往附之，大小政事，皆决於護。以臣觀之，將不守臣節，恐其滋蔓，願早圖之。"帝然其言。鳳等

當時司會李植、軍司馬孫恒等人，在太祖時，就長久地位居要職。他們見宇文護執掌朝政，擔心宇文護容不下他們。就在暗中結交宫伯乙弗鳳、張光洛、賀拔提、元進等人作爲心腹，他們勸孝閔帝説："宇文護自從殺掉趙貴以來，威望和權力日益盛大，出謀劃策的文官和久經沙場的武將，都争先恐後地依附他，大大小小的政事，都由宇文護來决定。根據我們的觀察，他遲

又曰：“以先王之聖明，猶委植、恒以朝政，今若左提右挈，何向不成。且晋公常云我今夾輔陛下，欲行周公之事。臣聞周公攝政七年，然後復子明辟，陛下今日，豈能七年若此乎。深願不疑。”帝愈信之。數將武士於後園講習，爲執縛之勢。

早不會遵守作爲臣下應有的節操，恐怕這種情况還會滋長蔓延，希望早點想辦法對付他。”孝閔帝認爲他們的話很對。乙弗鳳等人又説：“憑先帝的聖明，尚且把朝政委交給李植、孫恒，如今若是提挈他們二人，有什麽事辦不成。而且晋公還經常説我現在輔佐陛下，想效仿周公行事。我們聽説周公代理政事七年，然後纔將朝政交還給成王，陛下現在怎麽能在七年内像這樣呢。殷切地希望你不要猶豫。”孝閔帝更加信任他們。多次帶着武士在皇宫後花園中練兵習武，操練捉人捆人的動作。

護微知之，乃出植爲梁州刺史，恒爲潼州刺史，欲遏其謀。後帝思植等，每欲召之。護諫曰：“天下至親，不過兄弟。若兄弟自構嫌隙，他人何易可親。太祖以陛下富於春秋，顧命托臣以後事。臣既情兼家國，實願竭其股肱。若使陛下親覽萬機，威加四海，臣死之日，猶生之年。但恐除臣之後，奸回得逞其欲，非唯不利陛下，亦恐社稷危亡。臣所以勤勤懇懇，干觸天威者，但不負太祖之顧托，保安國家之鼎祚耳。不意陛下不照愚臣款誠，忽生疑阻。且臣既爲天子兄，復爲國家宰輔，知更何求而懷冀望。伏願陛下有以明臣，無惑讒人之口。”因泣涕，久之乃止。帝猶猜之。

宇文護在暗中察覺到了這件事，於是讓李植離開京城擔任梁州刺史，孫恒去擔任潼州刺史，想以此阻止他們的陰謀。後來孝閔帝思念李植等人，經常想召見他們。宇文護規勸説：“天下最親的人，不會超過兄弟。如果兄弟之間還互相猜疑，其他的人又怎麽能容易輕信呢。太祖因爲陛下年幼，遺命把後事托付給我。我對你既然同時具備有私家的親情和國家的深情，實在願意竭盡全力輔佐你。如果能使陛下親自主持繁多的軍國大事，威望施加於海内，我即使死了，也還好像活着。衹擔心把我除掉以後，奸詐的小人可以逞行他們的私欲，不僅對陛下没有好處，而且國家恐怕也會危亡。我之所以要勤勤懇懇，冒犯陛下的天威，衹是爲了不辜負太祖的重托，保全國家的政權而已。没想到陛下不明白我的一片誠心，突然産生了懷疑隔閡。况且我既然是天子的哥哥，又是國家的宰相，還有什麽貪求和奢望呢。我深切希望陛下瞭解我，不要被讒臣的話所迷惑。”説完流着眼淚哭泣，很長時間纔停止。孝閔帝仍然懷疑他。

鳳等益懼，密謀滋甚。遂克日將召群公入宴，執護誅之。光洛具以其前後謀告護，護乃召柱國賀蘭祥、小司馬尉遲綱等，以鳳謀告之。祥等并勸護廢帝。時綱總領禁兵，護乃遣綱入宫，召鳳等議事，及出，以次執送護第。因罷散宿衛兵，遣祥逼帝，幽於舊邸。於是召諸公卿畢集，護流涕

乙弗鳳等人更加害怕，他們的密謀也加緊進行。終於約定時間打算召集各位大臣入宫飲宴，趁機逮捕殺掉宇文護。張光洛將他們前後的密謀告訴了宇文護，宇文護於是召集柱國賀蘭祥、小司馬尉遲綱等人，將乙弗鳳等人的密謀告訴他們。賀蘭祥等人都勸宇文護廢掉孝閔帝。當時尉遲綱統領着禁軍，宇文護就派尉遲綱進入宫中，召集乙弗鳳等商議國事，等他們出宫時，依次將

謂曰："先王起自布衣，躬親行陣，勤勞王業，三十餘年。寇賊未平，奄棄萬國。寡人地則猶子，親受顧命。以略陽公既居正嫡，與公等立而奉之，革魏興周，爲四海主。自即位以來，荒淫無度，昵近群小，疏忌骨肉，大臣重將，咸欲誅夷。若此謀遂行，社稷必致傾覆。寡人若死，將何面目以見先王。今日寧負略陽，不負社稷爾。寧都公年德兼茂，仁孝聖慈，四海歸心，萬方注意。今欲廢昏立明，公等以爲如何？"群臣咸曰："此公之家事，敢不惟命是聽。"於是斬鳳等於門外，并誅植、恒等。尋亦弑帝。迎世宗於岐州而立之。

他們抓送到宇文護的府第。還趁機遣散了宫中值宿的衛兵，派賀蘭祥逼迫孝閔帝退位，將他幽禁在即位前居住的府第中。於是宇文護把各位王公全部召集起來，流着淚對他們説："先帝從布衣起家，親自率軍征戰，爲帝王的大業勤勞，前後三十多年。寇賊没有平定，就忽然去世。寡人的身份是太祖的親侄子，親自領受他的臨終遺命。因爲略陽公身居嫡長子之位，我與你們一起奉立他，革除西魏建立北周，成爲四海的君主。自從他即位以來，荒淫無度，親近小人，疏遠忌恨骨肉至親，對大臣重將，都想殺掉。如果他這個圖謀最終實現，國家必定會導致滅亡。寡人如果死去，將有什麽面目去見先帝。今天寧可對不住略陽公，也不能對不起國家了。寧都公年輕德盛，仁孝聖慈，天下的百姓對他心悦誠服，萬方的人民對他傾心向往。現在我想廢黜昏君奉立明主，你們認爲如何？"公卿大臣們都説："這是您的家事，怎敢不聽從您的命令。"於是將乙弗鳳等人斬殺在宫門外，并誅殺了李植、孫恒等人。不久也殺死了孝閔帝。從岐州迎來世宗立他爲皇帝。

二年，拜太師，賜輅車冕服。封子至爲崇業郡公。初改雍州刺史爲牧，以護爲之，并賜金石之樂。武成元年，護上表歸政，帝許之。軍國大事尚委於護。帝性聰睿，有識量，護深憚之。有李安者，本以鼎俎得寵於護，稍被升擢，位至膳部下大夫。至是，護乃密令安因進食於帝，加以毒藥。帝遂寢疾而崩。護立高祖，百官總己以聽於護。

明帝二年，北周任命宇文護爲太師，賜給他輅車冕服。封他的兒子宇文至爲崇業郡公。開始將雍州刺史改爲雍州牧，任命宇文護擔任雍州牧，并賜給他鐘磬類的樂器。武成元年，宇文護上表歸還政權，明帝答應了他。但軍國大事仍然交給宇文護統管。明帝聰明機敏，有見識度量，宇文護很怕他。有位叫李安的人，原本因烹調受到宇文護的寵幸，逐漸被提升，擔任了膳部下大夫的官職。到此時，宇文護就在暗中命令李安趁送食給明帝的機會，在裏面加入毒藥。明帝於是病倒去世。宇文護立高祖爲皇帝，百官各統己職聽命於宇文護。

自太祖爲丞相，立左右十二軍，總屬相府。太祖崩後，皆受護處分，凡所徵發，非護書不行。護第屯兵禁衛，盛於宫闕。事無巨細，皆先斷後聞。保定元年，以護爲都督中外諸軍事，令五府總於天官。或有希護旨，云周公德重，魯立文王之廟，以護功

從太祖擔任丞相開始，就設立了左右十二軍，全部隸屬於相府。太祖死後，十二軍都受宇文護統領，凡是徵集調遣，不是宇文護的手令就不能施行。宇文護府第駐守的禁衛部隊，多過了宫中。事情不論大小，都由宇文護先決定後再奏聞皇上。保定元年，任命宇文護爲都督中外諸軍事，命令五府全都隸屬於天官府。有人迎合宇文

比周公，宜用此禮。於是詔於同州晉國第，立德皇帝別廟，使護祭焉。三年，詔曰："大冢宰晉國公，智周萬物，道濟天下，所以克成我帝業，安養我蒼生。况親則懿昆，任當元輔，而可同班群品，齊位衆臣！自今詔誥及百司文書，并不得稱公名，以彰殊禮。"護抗表固讓。

護的旨意，説周公德高望重，在魯國建立文王的祭廟，認爲宇文護的功績與周公相等齊，也應該采用這種禮儀。於是武帝下令在同州晉國的府第，設立德皇帝的別廟，讓宇文護在那裏祭祀。保定三年，武帝下詔説："大冢宰晉國公，智謀周遍萬物，道德接濟天下，所以能完成我大周的帝王之業，安定撫養我大周的蒼生。况且從親屬關係上講他是我的哥哥，從職位上講他是朝廷的重臣，怎麽可以與各位官員的品級相同，同衆位大臣的地位相等！從今以後凡是詔令誥書及所有官署的文書中，都不能直呼晉國公的名字，以此顯示對他特殊的禮節。"宇文護上抗表堅决推辭。

初，太祖創業，即與突厥和親，謀爲犄角，共圖高氏。是年，乃遣柱國楊忠與突厥東伐。破齊長城，至并州而還。期後年更舉，南北相應。齊主大懼。先是，護母閻姬與皇第四姑及諸戚屬，并没在齊，皆被幽縶。護居宰相之後，每遣間使尋求，莫知音息。至是，并許還朝，且請和好。四年，皇姑先至。齊主以護既當權重，乃留其母，以爲後圖。仍令人爲閻作書報護曰：

天地隔塞，子母異所，三十餘年，存亡斷絶，肝腸之痛，不能自勝。想汝悲思之懷，復何可處。吾自念十九入汝家，今已八十矣。既逢喪亂，備嘗艱阻。恒冀汝等長成，得見一日安樂。何期罪釁深重，存没分離。吾凡生汝輩三男三女，今日目下，不睹一人。興言及此，悲纏肌骨。賴皇齊恩恤，差安衰暮。又得汝楊氏姑及汝叔母紇干、汝嫂劉新婦等同居，頗亦自適。但爲微有耳疾，大語方聞。行動飲食，幸無多恙。今大齊聖德遠被，特降鴻慈，既許歸吾於汝，又聽先致音

當初，太祖開創基業，就與突厥和睦親善，打算同突厥互爲支援，共同對付高氏。在這一年，派柱國楊忠與突厥一同東伐。攻破了齊國的長城，到并州後返回。同突厥約定在第二年再度舉兵，南北相互呼應。齊主大爲恐懼。在此前，宇文護的母親閻姬與皇第四姑及親屬，都淪落在北齊，全部被幽禁着。宇文護當上宰相後，常常派密使尋找，但探聽不到他們的音訊。到這個時候，齊國答應將他們全都送回，并請求雙方和睦友好。保定四年，皇姑先行回到京城。齊主因爲宇文護既是執政的權臣，就留住他的母親，以便爲以後作打算。并派人替閻姬寫信給宇文護説：

天地阻塞，我們母子身處在不同的地方，已有三十多年，存亡的消息相互斷絶，心中萬分痛苦，無法忍受。想象你悲痛思念的心情，又怎麽能够安定。我自思十九歲時進入你家，現在已經八十歲了。正好遇上動亂的年代，嘗盡艱難險阻，一直希望你們長大成人，能够看到一天的安樂。怎能料到因爲罪惡深重，我們生死分離。我一共生下你們三男三女，現在在我眼前，却看不到一人。我講到此處，悲痛切膚入髓。仰仗齊主的憫惜，稍稍可以安度晚年。又得以同你的楊氏姑母及你的叔母紇干、你的嫂嫂劉兒媳一起居住，也還感到比較安適。但是耳朵稍微有些毛病，要大聲説話纔能聽得到。行動飲食方面，幸好没有

耗。積稔長悲，豁然獲展。此乃仁侔造化，將何報德！

太多的不方便。如今大齊的恩德施及遠方，特地降下大大的慈悲，既同意了將我送回到你那裏，又允許先給你通報訊息。長期積累的悲痛，得以豁然舒展。這種仁德與天地化育萬物的功德相等齊，我們將怎樣來報答這種大德啊！

汝與吾别之時，年尚幼小，以前家事，或不委曲。昔在武川鎮生汝兄弟，大者屬鼠，次者屬兔，汝身屬蛇。鮮于修禮起日，吾之闔家大小，先在博陵郡住。相將欲向左人城，行至唐河之北，被定州官軍打敗。汝祖及二叔，時俱戰亡。汝叔母賀拔及兒元寶，汝叔母紇干及兒菩提，并吾與汝六人，同被擒捉入定州城。未幾間，將吾及汝送與元寶掌。賀拔、紇干，各别分散。寶掌見汝云："我識其祖翁，形狀相似。"時寶掌營在唐城内。經停三日，寶掌所掠得男夫、婦女，可六七十人，悉送向京。吾時與汝同被送限。至定州城南，夜宿同鄉人姬庫根家。茹茹奴望見鮮于修禮營火，語吾云："我今走向本軍。"既至營，遂告吾輩在此。明旦日出，汝叔將兵邀截，吾及汝等，還得向營。汝時年十二，共吾并乘馬隨軍，可不記此事緣由也？於後，吾共汝在受陽住。時元寶、菩提及汝姑兒賀蘭盛洛，并汝身四人同學。博士姓成，爲人嚴惡，汝等四人謀欲加害。吾共汝叔母等聞之，各捉其兒打之。唯盛洛無母，獨不被打。其後爾朱天柱亡歲，賀拔阿斗泥在關西，遣人迎家累。時汝叔亦遣

你同我分别的時候，年齡還很幼小，以前的家事，有的還不是很瞭解底細。從前在武川鎮生下你們兄弟，老大屬鼠，老二屬兔，你屬蛇。鮮于修禮興起的時候，我們全家大小，先在博陵郡居住。相隨大軍準備去左人城，走到唐河北面時，被定州的官軍打敗。你的祖父及兩個叔父，當時都陣亡了。你的叔母賀拔及她兒子元寶、你叔母紇干及她兒子菩提，加上我和你共六人被捉入定州城中。不久，將我和你送給元寶掌。賀拔、紇干等，也各自分散。元寶掌見到你説："我認識你的祖父，你們倆人的相貌很相像。"當時元寶掌的軍營在唐城内。過了三天，元寶掌所抓獲到的男人、婦女，大約有六七十人，全部送往京城。我當時和你一起被遣送。到定州城南，夜裏住在同鄉人姬庫根家中。茹茹奴看到鮮于修禮軍營中的燈火，對我説："我現在逃往我們的軍中。"他到達鮮于修禮的軍營後，就報告了我們在這裏。第二天早晨，你的叔父率兵阻截，我和你們纔得以回到營中。你當時是十二歲，和我同乘一匹馬跟隨着大軍，你能不記得這件事情的由來嗎？之後，我與你同在受陽居住。當時元寶、菩提及你姑母的兒子賀蘭盛洛，加上你共四個人一起讀書。教你們的博士姓成，他爲人嚴厲苛刻，你們四人計劃想加害他，我和你的叔母等知道後，各自抓住兒子毆打。衹有賀蘭盛洛没有母親，惟獨他没有被毆打。後來在爾朱天柱死去的那一年，賀拔阿斗泥在關西，派人來迎接家眷。當時你的叔父也派下人來富來迎接你和賀蘭盛洛等人。你當時穿戴的是紅色絲袍、銀裝帶，賀蘭盛洛穿的是紫花色的絲織通身袍、

奴來富迎汝及盛洛等。汝時著緋綾袍、銀裝帶，盛洛著紫織成纈通身袍、黃綾裹，并乘騾同去。盛洛小於汝，汝等三人并呼吾作“阿摩敦”。如此之事，當分明記之耳。今又寄汝小時所著錦袍表一領，至宜檢看，知吾含悲戚多歷年祀。

黄色絲織内衣，共乘騾車一起離開的。賀蘭盛洛比你小，你們三人都稱呼我爲“阿摩敦”。這些事情，你應當是很清楚地記得的。現在我又寄給你小時候所穿的錦袍外衣一件，你當好好地察看，知道我多年來悲戚的心情。

屬千載之運，逢大齊之德，矜老開恩，許得相見。一聞此言，死猶不朽，况如今者，勢必聚集。禽獸草木，母子相依，吾有何罪，與汝分離，今復何福，還望見汝。言此悲喜，死而更蘇。世間所有，求皆可得，母子異國，何處可求。假汝貴極王公，富過山海；有一老母，八十之年，飄然千里，死亡旦夕，不得一朝暫見，不得一日同處，寒不得汝衣，饑不得汝食，汝雖窮榮極盛，光耀世間，汝何用爲？於吾何益？吾今日之前，汝既不得申其供養，事往何論。今日以後，吾之殘命，唯繫於汝，爾戴天履地，中有鬼神，勿云冥昧而可欺負。

現在正值千年難逢的良機，又遇上大齊的仁德，憐憫我年老施予恩惠，同意我們相見。當聽到這句話時，就是死了也像是永生，何况現在，我們定能相聚。即使是禽獸草木，母子還能相依，我有什麽罪過，竟和你分離，現在又有什麽福分，還能够見到你。講起這種悲傷和喜悦，就好像是死去了又重新復蘇。人世間所有的東西，都能求得到，母子處在不同的國家，又到哪裏去尋找。即使你有王公的尊貴，比高山大海還要富有；但是你的母親，八十歲了，還漂泊在千里之外，死亡在旦夕之間，却不能有一刻的相見，不能有一天的共處，寒冷時得不到你的衣服，飢餓時得不到你的飯食，你雖然極爲榮華富足，光彩榮耀於人世，你又有什麽用處？對於我又有什麽好處？我在今天之前，你既然不能供養，過去了的事情没有什麽好説的。但在今後，我的餘生，祇有寄望於你，你頭頂上天脚踏大地，中間有鬼神，不要以爲它們暗昧無知就可以欺負。

汝楊氏姑，今雖炎暑，猶能先發。關河阻遠，隔絶多年，書依常體，慮汝致惑，是以每存款質，兼亦載吾姓名。當識此理，不以爲怪。

你的楊氏姑母，現在雖然炎熱，仍能先行出發。由於我們受到關山河流阻塞，相距很遠，隔絶多年，因此書信按照普通的體例，擔心你會産生疑惑，所以都保留有款識證物，加上也記載有我的姓名。你應當明白這個道理，不要因此而感到奇怪。

護性至孝，得書，悲不自勝，左右莫能仰視。報書曰：

宇文護極爲孝順，收到書信後，悲痛不已，身邊的人都不敢仰視他。宇文護回信説：

區宇分崩，遭遇災禍，違離膝下，三十五年。受形稟氣，皆知母子，誰同薩保，如此不孝！

天下分崩離析，遭遇到天災人禍，我離開母親大人膝下，已有三十五年。凡是稟受天地之氣的有形之物，都知道母子之情，誰

宿殃積戾，唯應賜鍾，豈悟網羅，上嬰慈母。但立身立行，不負一物，明神有識，宜見哀憐。而子爲公侯，母爲俘隸，熱不見母熱，寒不見母寒，衣不知有無，食不知饑飽，泯如天地之外，無由暫聞。晝夜悲號，繼之以血，分懷冤酷，終此一生，死若有知，冀奉見於泉下爾。不謂齊朝解網，惠以德音，摩敦、四姑，并許矜放。初聞此旨，魂爽飛越，號天叩地，不能自勝。四姑即蒙禮送，平安入境，以今月十八日於河東拜見。遥奉顔色，崩動肝腸。但離絶多年，存亡阻隔，相見之始，口未忍言，唯叙齊朝寬弘，每存大德。云與摩敦雖處宫禁，常蒙優禮，今者來鄴，恩遇彌隆。矜哀聽許摩敦垂敕，曲盡悲酷，備述家事。伏讀未周，五情屠割。書中所道，無事敢忘。摩敦年尊，又加憂苦，常謂寢膳貶損，或多遺漏；伏奉論述，次第分明。一則以悲，一則以喜。當鄉里破敗之日，薩保年已十餘歲，鄰曲舊事，猶自記憶；况家門禍難，親戚流離，奉辭時節，先後慈訓，刻肌刻骨，常纏心腑。

像我薩保，這樣不孝！往日的災難和積久的罪過，衹是回報給我高位厚爵，怎能想到牢獄之禍却連累到了慈母的身上。但我樹立己身及所作所爲，没有虧負一人，聖明的神靈若是有知，也應當爲我感到哀憐。兒子貴爲公侯，母親却是俘虜家奴，天熱時不知道母親的炎熱，天寒時不知道母親的寒冷，衣服不知道有没有，飯食不知道能不能吃飽，好像是消失在天地之外，無法聽到任何消息。我日夜痛哭，都流出了血淚，我心懷怨恨酷痛，度過一生，死後若是有知，希望在九泉下奉養母親。没有想到齊朝解除禁網，賜與佳音，將母親、四姑都同意予以憐憫釋放。我剛剛聽到這個消息時，魂魄飛越，喊天謝地，無法控制。四姑已經受到禮遇送回，平安地進入境内，我已於這個月的十八日在河東拜見到她。遠遠地奉望母親的容貌，我肝腸俱斷。但是由於離别多年，生死相隔，在剛剛相見時，無法多叙，衹是講述齊朝的寬容，常常施予大德。四姑講到母親雖然受到幽禁，但經常受到優厚的禮遇，現在來到鄴城，恩惠知遇更加隆厚。憐憫地允許母親垂示告誡，曲訴悲痛，細説家事。我還没有讀完，就心如刀割。您信中所説的，没有一件事情我敢忘記。母親年老，又加上憂傷痛苦，常説寢食減少了，有的事情多有遺漏；我拜讀您的論述，見到叙述的次序很清楚。心中一方面悲傷，一方面又高興。當家鄉破敗的時候，薩保已經有十多歲，鄰里的往事，還能記得住；何况家中遭受禍難，親戚們流亡離散，與您在一起和同您分離的時候，您前後的教誨，我都刻骨銘心，時常縈繞在心中。

天長喪亂，四海横流。太祖乘時，齊朝撫運，兩河、三輔，各值神機。原其事迹，非相負背。太祖升遐，未定天保，薩保屬當猶子之長，親受顧命。雖身居重任，職當憂責，至於歲時稱

天下長期喪亂，四海動蕩不安。太祖藉助天時，齊朝順應氣運，在兩河、三輔各自施展神妙的計謀。推究事迹的根源，二者并不相互違背。太祖去世時，還没有確立國運，薩保是侄輩中年齡最大的，親自接受了他的遺命。雖然我身肩重任，擔負着憂念國

慶，子孫在庭，顧視悲摧，心情斷絶，胡顔履戴，負愧神明。霈然之恩，既以沾洽，愛敬之至，施及傍人。草木有心，禽魚感澤，况在人倫，而不銘戴。有家有國，信義爲本，伏度來期，已應有日。一得奉見慈顔，永畢生願。生死肉骨，豈過今恩，負山戴岳，未足勝荷。二國分隔，理無書信，主上以彼朝不絶子母之恩，亦賜許奉答。不期今日，得通家問，伏紙嗚咽，言不宣心。蒙寄薩保別時所留錦袍表，年歲雖久，宛然猶識，抱此悲泣。至于拜見，事歸忍死，知復何心！

事的職責，到了除歲慶賀時，子孫都在家中，我顧念哀傷，悲痛欲絶，有何面目活在人世，愧對神靈。齊國深厚的恩澤，既然已像春雨一樣降下，愛敬之心到了極點，就會施及旁人。即使是草木都有感情，禽獸魚類都會感恩，何況我身爲人類，哪能不銘記母親的恩情。家長國君，都應以信義作爲根本，我暗中計算母親的歸期，已當確定時日。衹求早日見到母親的尊容，便永遠完成了我此生的心願。即使是使死者復生使白骨長肉，又怎麼能超過這次的大恩，我即使有負山背岳的力量，也難以承受齊國賜給的大德。周、齊兩國阻隔，按常理是没有書信往來的，但皇上因爲齊朝不隔絶母子的恩情，也同意我寫書信回答。没有預料到在今天，還能通家書問候，我手撫信紙哭泣，言語未能表達我的内心。承蒙你寄來薩保在分别時所留下的錦袍外衣，時間雖然久遠，但仍然能依稀認識，我抱着這件錦袍悲痛地哭泣。至於拜見您的事，我殷切地期待着，到那時又怎知我是如何激動的心情！

齊朝不即發遣，更令與護書，要護重報，往返再三，而母竟不至。朝議以其失信，令有司移齊曰：

齊朝没有立即送遣，再次讓宇文護的母親給宇文護寫信，要宇文護重重地報答，雙方書信來回多次，而宇文護的母親仍然没有送來。朝廷議論齊朝喪失了信用，命令有關官吏移送文書給齊朝説：

夫有義則存，無信不立，山岳猶輕，兵食非重。故言誓弗違，重耳所以享國；祝史無愧，隨會所以爲盟。未有司牧生民，君臨有國，可以忘義而多食言者也。自數屬屯夷，時鍾圮隔，皇家親戚，淪陷三紀。仁姑、世母，望絶生還。彼朝以去夏之初，德音爰發，已送仁姑，許歸世母。乃稱煩暑，指剋來秋。謂其信必由衷，嘉言無爽。今落木戒候，冰霜行及，方爲世母虚設詭詞，未議言歸，更徵酬答。子

有仁義就能存在，没有信用就無法立身，高山大岳比信義還要輕，軍隊糧食都比不上信義重要。所以不違背自己的誓言，因此重耳就能在位爲君；祝史没有慚愧之心，隨會纔會結盟。從來没有管理人民，統治天下的人，可以忘掉信義而經常背棄諾言的。自從時運艱難，天下阻塞，皇家的親戚，淪陷了三十多年。朕的仁姑、伯母，斷絶了活着回來的希望。你們國家在去年初夏時，就發出了美好的音訊，并已將朕的仁姑送來，也答應了將朕的伯母送回。但又稱天氣悶熱，指望要到秋天來後纔送來。朕以爲信用必須發自内心，美好

女玉帛，既非所須，保境寧民，又云匪報。詳觀此意，全乖本圖。愛人以禮，豈爲姑息。要子責誠，質親求報，實傷和氣，有悖天經。我之周室，太祖之天下也，焉可捐國顧家，殉名虧實！不害所養，斯曰仁人。卧鼓潛鋒，孰非深計。若令迭争尺寸，兩競錐刀，瓦震長平，則趙分爲二；兵出函谷，則韓裂爲三。安得猶全，謂無損益。

的言辭不能失約。現在草木零落告知節候，冰霜已經到來，還在爲朕的伯母假造詭辯的話，没有提到將她送回，反而要求酬謝報答。美女和玉帛，不是你們所需要的，保衛邊境安寧百姓，又説不是報答。仔細地審察你們的意思，全都違背了本來的意圖。以禮愛人，怎麽能算得上是無原則的寬容。要挾兒子來索取誠心，扣押親人來要求回報，實在是傷害了和睦的氣氛，違背了天理常道。我們周室，是太祖的天下，怎麽能够拋棄國家而顧念家庭，追求名聲而虧損實利！不傷害他人的父母，這纔稱得上是仁愛的人。偃息戰鼓潛藏兵鋒，誰能説不是深遠的良計。如果是不斷地争奪尺土寸地，雙方刀槍相争，激戰長平，則趙國分裂爲兩部分；大軍開出函谷關，則韓國分裂爲三部分。怎麽能够保全自己，説是没有損失。

大冢宰位隆將相，情兼家國，銜悲茹血，分畢冤魂，豈意噬指可尋，倚門應至。徒聞善始，卒無令終，百辟震驚，三軍憤惋。不爲孝子，當作忠臣。去歲北軍深入，數俘城下。雖曰班師，餘功未遂。今兹馬首南向，更期重入。晋人角之，我之職矣。聞諸道路，早已戒嚴，非直北拒，又將南略。儻欲自送，此之願也。如或嬰城，未能求敵，詰朝請見，與君周旋。爲惠不終，衹增深怨。愛親無慢，垂訓尼父；矜恤窮老，貽則周文。環玦之義，事不由此，自應内省，豈宜有間。

大冢宰身居將相的高位，兼有家庭和國家的感情，飽含悲傷痛苦，冤魂離散，哪能想到母子之情可以重温，他倚門迎接母親的到來。但是僅僅聽到了好的開頭，最後却没有好的結果，這使得百官震驚，三軍憤慨。不能成爲孝子，就應當做個忠臣。去年我軍南下深入，多次攻到你們的城下。雖説是撤回了大軍，但剩餘的功業還没有完成。現在我軍作好了南下的準備，再次等待着深入南下。像晋人抓住鹿角那樣同突厥一起攻擊你們，是我們的職責。聽説你們的各條道路，早就已經戒嚴了，這并不僅僅是爲了抵禦北方，也是爲了將要向南侵略。倘若你們想自投羅網，這正是我們所希望的。如果你們要是環城固守，使我們無法求戰，就請馬上相見，與你們决戰。善事不做到底，衹會加深怨恨。敬愛親人不要怠慢，這是孔子留給後人的訓誡；憫恤老人，這是周文王傳給後人的榜樣。取捨去就，不按這樣的道理來决定，你們應當在内心好好地省察自己，難道還有什麽疑問。

移書未送而母至。舉朝慶悦，大赦天下。護與母睽隔多年，一旦聚集，凡所資奉，窮極華盛。每四時伏臘，高祖率諸親戚，行家人之禮，稱觴上壽。榮貴之極，振古未聞。

文書還没有送走而宇文護的母親就送回來了。朝廷内外無不歡慶喜悦，高祖也因此大赦天下。宇文護和母親分隔多年，一旦相聚，對母親所有的供給侍候，都極爲豪華豐盛。每逢四季的伏祭和臘祭，高祖都要率領皇親國戚，向宇文護的母親行家人的禮節，敬酒祝壽。榮華尊貴之極，自古以來都没有聽説過。

是年也，突厥復率衆赴期。護以齊氏初送國親，未欲即事征討，復慮失信蕃夷，更生邊患。不得已，遂請東征。九月，詔曰："神若軒皇，尚云三戰；聖如姬武，且曰一戎。弧矢之威，干戈之用，帝王大器，誰能去兵。太祖丕受天明，造我周室，日月所照，罔不率從。高氏乘釁跋扈，竊有并、冀，世濟其惡，腥穢彰聞。皇天震怒，假手突厥，驅略汾晋，掃地無遺。季孟勢窮，伯珪日蹙，坐待滅亡，鑒之愚智。故突厥班師，仍屯彼境，更集諸部，傾國齊至，星流電擊，數道俱進，期在仲冬，同會并、鄴。大冢宰晋公，朕之懿昆，任隆伊、吕，平一宇宙，惟公是屬。朕當親執斧鉞，廟庭祗受。有司宜勒衆軍，量程赴集。進止遲速，委公處分。"於是徵二十四軍及左右廂散隸、及秦隴巴蜀之兵、諸蕃國之衆二十萬人。十月，帝於廟庭授護斧鉞。出軍至潼關，乃遣柱國尉遲迥率精兵十萬爲前鋒，大將軍權景宣率山南之兵出豫州，少師楊摽出軹關。護連營漸進，屯軍弘農。迥攻圍洛陽。柱國齊公憲、鄭國公達奚武等營於邙山。

在這一年，突厥又率領軍隊前來赴約。宇文護因爲齊氏剛剛送回母親，并不打算馬上對齊國進行征討，可是又擔心失信於突厥，重新産生邊患。迫不得已，就請求東征。九月，高祖下詔説："即使像黄帝那樣的神聖，尚且要經過多次戰鬥纔打敗了炎帝；就是像周武王那樣的聖明，還要全力一戰，纔能滅掉殷商。弓矢的威力，干戈的作用，是帝王的寶器，有誰能够除去戰爭。太祖接受天命，締造我周室，凡是日月所照到的地方，没有不遵從的。高氏趁混亂之機驕横强暴，非法占據了并州、冀州，亂世助長了他的邪惡，他污穢的行爲天下俱知。皇天震怒，藉突厥之手，驅兵攻掠汾晋，要將高氏徹底掃除乾净。就像季孟那樣困窘，像伯珪一樣艱難，高氏已是坐以待斃，這種形勢無論是愚人智者都很清楚。原先突厥軍隊雖已撤退，但仍駐扎在齊國境内，重新聚集各部落兵馬，調動了全國的兵力一齊來到，飛速行軍，從幾路一同推進，相約在仲冬，會師於并州、鄴城。大冢宰晋國公，是朕的親兄，身居伊尹、吕尚般的高位，統一天下，非他莫屬。朕當親自手執斧鉞，在宗廟的大庭敬授給他。有關官員要下令各軍，迅速趕來集結。進退快慢，交給晋公部署調遣。"於是宇文護徵調二十四軍及左右兩厢禁衛軍、秦隴巴蜀的軍隊、各蕃國的部隊共二十萬人。十月，高祖在宗廟大庭授予宇文護斧鉞。宇文護出兵抵達潼關，派柱國尉遲迥率十萬精兵爲前鋒，大將軍權景宣率山南的部隊出兵豫州，少師楊摽出兵軹關。宇文護沿途築營慢慢推進，將軍隊屯駐弘農。尉遲迥圍攻洛陽。柱國齊公宇文憲、鄭國公達奚武等駐守邙山。

護性無戎略，且此行也，又非其

宇文護本來就没有軍事才能，而且這次東

本心。故師出雖久，無所克獲。護本令壍斷河陽之路，遏其救兵，然後同攻洛陽，使其内外隔絶。諸將以爲齊兵必不敢出，唯斥候而已。值連日陰霧，齊騎直前，圍洛之軍，一時潰散。唯尉遲迥率數十騎捍敵，齊公憲又督邙山諸將拒之，乃得全軍而返。權景宣攻克豫州，尋以洛陽圍解，亦引軍退。楊檦於軹關戰没。護於是班師。以無功，與諸將稽首請罪，帝弗之責也。

征，又不是他的本意。所以出兵雖然很長時間，但没有取得什麽戰績。宇文護本來命令切斷河陽通往洛陽的道路，阻止北齊的救兵，然後合力攻打洛陽，使得洛陽内外隔絶。各位將領認爲北齊軍隊一定不敢出戰，所以衹是派出斥候偵察而已。當時正好遇上連日大霧，北齊騎兵徑直前來，圍攻洛陽的軍隊霎時間紛紛逃散。衹有尉遲迥率幾十名騎兵抵禦敵軍，齊公宇文憲又督率各位邙山將領抵抗，這纔得以保全大軍撤回。權景宣攻克了豫州，不久因爲洛陽的包圍解除，也率軍撤退。楊檦在軹關戰死。宇文護於是班師。因爲没有功績，宇文護和各位將領向高祖叩頭請罪，高祖没有降罪給他。

天和二年，護母薨，尋有詔起令視事。四年，護巡歷北邊城鎮，至靈州而還。五年，又詔曰："光宅曲阜，魯用郊天之樂；地處參墟，晋有大蒐之禮。所以言時計功，昭德紀行。使持節、太師、都督中外諸軍事、柱國大將軍、大冢宰晋國公，體道居貞，含和誕德，地居戚右，才表棟隆。國步艱難，寄深夷險，皇綱締構，事均休戚。故以迹冥殆庶，理契如仁。今文軌尚隔，方隅猶阻，典策未備，聲名多闕，宜賜軒懸之樂，六佾之舞。"

天和二年，宇文護的母親去世，不久高祖下詔命宇文護重新處理政事。天和四年，宇文護巡視北方邊境城鎮，到靈州後返回。天和五年，高祖又下詔説："建都曲阜，魯國就使用在郊外祭天的音樂；地處參宿的分野，晋國就有五年一次的軍隊大檢閲的禮儀。因此議論時享計算功績，是爲了彰顯仁德記述行事。使持節、太師、都督中外諸軍事、柱國大將軍、大冢宰晋國公，躬行正道，胸懷大德，身居皇戚的尊位，才能高大。國家時運艱難，天下的平治險惡都深深依賴他，國家綱紀的構造，都與他息息相關。所以他的業迹近似聖人，修養品性符合仁愛之心。如今文教流通的渠道仍被隔絶，邊境四隘依然阻塞，典章制度没有齊備，聲威名望多有欠缺。應當賜給他軒懸的樂器，和六佾的樂舞。"

護性甚寬和，然暗於大體。自恃建立之功，久當權軸。凡所委任，皆非其人。兼諸子貪殘，僚屬縱逸，恃護威勢，莫不蠹政害民。上下相蒙，曾無疑慮。高祖以其暴慢，密與衛王直圖之。

宇文護性情非常寬厚温和，但不明大體。他自恃有建國立邦的功勛，長期擔任宰相的職位。凡是他委派任用的人，都不稱職。加上他的兒子們貪婪殘暴，部屬驕縱横逸，仗恃宇文護的威力權勢，没有誰不是敗壞政治殘害百姓的。上下相互欺蒙，毫無疑慮。高祖因爲宇文護極爲凶暴傲慢，就在暗中和衛王宇文直策劃除掉他。

七年三月十八日，護自同州還。帝御文安殿，見護訖，引護入含仁殿朝皇太后。先是帝於禁中見護，常行家人之禮。護謁太后，太后必賜之

天和七年三月十八日，宇文護從同州返回京師。高祖親臨文安殿，接見宇文護完畢，高祖引導宇文護到含仁殿朝見皇太后。此前高祖在皇宫接見宇文護時，常常使用家庭的禮節。宇文護拜

坐，帝立侍焉。至是護將入，帝謂之曰："太后春秋既尊，頗好飲酒。不親朝謁，或廢引進。喜怒之間，時有乖爽。比雖犯顔屢諫，未蒙垂納。兄今既朝拜，願更啓請。"因出懷中《酒誥》以授護曰："以此諫太后。"護既入，如帝所戒，讀示太后。未訖，帝以玉珽自後擊之，護踣於地。又令宦者何泉以御刀斫之。泉惶懼，斫不能傷。時衛王直先匿於户内，乃出斬之。

初，帝欲圖護，王軌、宇文神舉、宇文孝伯頗豫其謀。是日，軌等并在外，更無知者。殺護訖，乃召宫伯長孫覽等告之，即令收護子柱國譚國公會、大將軍莒國公至、崇業公静、正平公乾嘉，及乾基、乾光、乾蔚、乾祖、乾威等，并柱國侯伏侯龍恩、龍恩弟大將軍萬壽、大將軍劉勇、中外府司録尹公正、袁傑、膳部下大夫李安等，於殿中殺之。齊王憲白帝曰："李安出自皂隸，所典唯庖厨而已。既不預時政，未足加戮。"高祖曰："公不知耳，世宗之崩，安所爲也。"十九日，詔曰：

> 君親無將，將而必誅。太師、大冢宰、晉公護，地實宗親，義兼家國。爰初草創，同濟艱難，遂任總朝權，寄深國命。不能竭其誠效，罄以心力，盡事君之節，申送往之情。朕兄故略陽公，英風秀遠，神機穎悟，地居聖胤，禮歸當璧。遺訓在耳，忍害先加。永尋摧割，貫切骨髓。世宗明皇帝聰明神武，惟幾藏智。護内懷凶

見太后，太后一定會命宇文護落座，高祖則站在旁邊侍候。此時宇文護將要入宫，高祖對他說："太后年紀大了，却很喜歡飲酒。她不親自接受朝拜，有時還不讓别人入宫晋見。喜怒哀樂，常有違背常理的地方。近來我雖多次規勸，但都没有被采納。兄長今天既然去參拜，希望你再勸勸她。"説着從懷中拿出《酒誥》交給宇文護説："用這去規勸太后。"宇文護進入含仁殿後，按高祖的告誡，向太后宣讀《酒誥》。還没讀完，高祖從宇文護的背後用玉珽打他，宇文護跌倒在地。高祖又命宦官何泉用御刀砍他。何泉因惶恐畏懼，没有砍傷他。當時衛王宇文直事先已藏在室内，就跳出來斬殺了宇文護。

當初，高祖想策劃除掉宇文護，王軌、宇文神舉、宇文孝伯常參預謀劃。這一天，王軌等人都在宫外，再没有其他的人知道。殺掉宇文護後，高祖就召見了宫伯長孫覽等人將此事告訴了他們，馬上命令逮捕宇文護的兒子柱國譚國公宇文會、大將軍莒國公宇文至、崇業公宇文静、正平公宇文乾嘉，以及宇文乾基、宇文乾光、宇文乾蔚、宇文乾祖、宇文乾威等人，和柱國侯伏侯龍恩、侯伏侯龍恩的弟弟大將軍侯伏侯萬壽、大將軍劉勇、中外府司録尹公正、袁傑、膳部下大夫李安等人，在殿中把他們殺死。齊王宇文憲對高祖説："李安出身奴隸，他所掌管的衹是庖厨而已。既然没有參預時政，不足以殺死他。"高祖説："你有所不知，世宗的去世，就是李安幹的。"十九日，高祖下詔説：

> 皇親不得逆亂，逆亂就一定要誅殺掉。太師、大冢宰、晉國公宇文護，身爲皇家同宗親屬，在道義上兼有家族國家雙重責任。在國家草創的初期，他能共度艱難，於是身任總理朝廷大權的職務，國家的命運深深寄托在他身上。但是他不能竭盡誠效，盡心盡力，竭力保全奉事君主的操節，伸張送往之情。朕兄原略陽公，英俊的風姿清秀挺拔，神奇的心智聰慧超人，他身居皇嗣之位，按禮繼位爲國君。太祖的遺訓還留在耳中，宇文護却殘忍地先將他殺

悖，外托尊崇。凡厥臣民，誰亡怨憤。

害。永懷悲哀，刻骨痛心。世宗明皇帝聰明神武，胸藏大智。宇文護内懷凶惡叛逆之心，外托尊貴崇高的地位。所有的臣民，有誰没有怨恨。

朕纂承洪基，十有三載，委政師輔，責成宰司。護志在無君，義違臣節。懷兹蠆毒，逞彼狼心，任情誅暴，肆行威福，朋黨相扇，賄貨公行，所好加羽毛，所惡生瘡痏。朕約己菲躬，情存庶政。每思施寬惠下，輒抑而不行。遂使户口凋殘，征賦勞劇，家無日給，民不聊生。且三方未定，邊隅尚阻，疆埸待戎旗之備，武夫資捍城之力。侯伏侯龍恩、萬壽、劉勇等，未效庸勛，先居上將，高門峻宇，甲第雕墻，實繁有徒，同惡相濟。民不見德，唯利是視。百姓嗷嗷，道路以目；含生業業，相顧鉗口。常恐七百之基，忽焉顛墜，億兆之命，一旦阽危，上累祖宗之靈，下負蒼生之責。

朕繼承大業，已有十三年，將政事委交給太師，督責宰輔處理。宇文護心中没有君主，違背作爲臣子的操節。胸懷毒惡，放縱他的豺狼之心，任情地誅殺暴虐，肆意地作威作福，廣結朋黨，公開地賄賂財物，爲他喜愛的人增加榮耀，對他憎恨的予以迫害。朕自身節儉省約，專心政務。每當朕想要施予恩惠給臣民，但立即就被壓制住不能施行。於是使得國内人口凋零，勞役賦税繁重，家中没有一日的供給，百姓無法生存。而且三方尚未平定，邊境四隘，依然阻塞，疆界上戰旗等待備用，武士儲積守城的力量。侯伏侯龍恩、侯伏侯萬壽、劉勇等人，没有建立功勛，却先居上將之位，高大的房屋，雕飾的宅第，像這樣的人很多，他們狼狽爲奸。人民看不到仁德，衹看到追求利益。百姓愁怨的聲音嗷嗷不絶，在道路上以目示意；人們惶恐畏懼，相互之間不敢開口説話。朕常常擔心七百年的基業，會忽然倒毁，億萬百姓的生命，會突然面臨危險，在上有損於祖宗的神靈，在下辜負了蒼生的重托。

今肅正典刑，護已即罪，其餘凶黨，咸亦伏誅。氛霧既清，遐邇同慶。朝政惟新，兆民更始。可大赦天下，改天和七年爲建德元年。

現在嚴正刑法，宇文護已經服罪，其餘凶惡的黨羽，也都被誅殺。凶氣已經澄清，遠近共同歡慶。朝廷的政治焕然更新，百姓重新開始生活。可以大赦天下，將天和七年改爲建德元年。

護世子訓爲蒲州刺史。其夜，遣柱國、越國公盛乘傳往蒲州，徵訓赴京師，至同州賜死。護長史代郡叱羅協、司録弘農馮遷及所親任者，皆除名。護子昌城公深使突厥，遣開府宇文德齎璽書就殺之。三年，詔復護及諸子先封，謚護曰蕩，并改葬之。

宇文護的世子宇文訓是蒲州刺史。當天夜晚，高祖派柱國、越國公宇文盛乘坐驛車前往蒲州，徵召宇文訓前來京師，走到同州時被賜死。宇文護的長史代郡人叱羅協、司録弘農人馮遷以及宇文護所親信的人，都被免職。宇文護的兒子昌城公宇文深正在出使突厥，高祖派開府宇文德携帶皇帝加有璽印的文書前往突厥就地殺死了他。建德三年，高祖下詔恢復宇文護以及他

的各位兒子原先的封號，賜給宇文護謚號爲蕩，并將他改葬。

叱羅協

叱羅協本名與高祖諱同，後改焉。少寒微，嘗爲州小吏，以恭謹見知。恒州刺史楊鈞擢爲從事。及魏末，六鎮擾攘，客於冀州。冀州爲葛榮所圍，刺史以協爲統軍，委以守禦。俄而城陷，協没於榮。榮敗，事汾州刺史爾朱兆，頗被親遇，補録事參軍。兆爲天柱大將軍，轉司馬。兆與齊神武初戰不利，還上黨，令協在建州督軍糧。後使協至洛陽，與其諸叔計事，謀討齊神武。兆等軍敗，還并州，令協治肆州刺史。兆死，遂事竇泰，泰甚禮之。泰爲御史中尉，以協爲治書侍御史。泰向潼關，協爲監軍。泰死，協亦見獲。太祖以其在關歲久，授大丞相府東閤祭酒、撫軍將軍、銀青光禄大夫，轉録事參軍，遷主簿，加通直散騎常侍，攝大行臺郎中，累遷相府屬從事中郎。

叱羅協的原名和高祖的名諱相同，後來更改了名字。他年少貧困低微，曾經當過州中小吏，以恭敬謹慎著稱。恒州刺史楊鈞提升他爲從事。到北魏末年，六鎮騷亂，他客住在冀州。冀州被葛榮圍困時，刺史任命叱羅協爲統軍，委派他守衛冀州城。不久冀州城被攻陷，叱羅協被葛榮俘獲。葛榮失敗後，叱羅協在汾州刺史爾朱兆手下效力，深受爾朱兆的信任厚待，補任録事參軍。爾朱兆任天柱大將軍，叱羅協又改任司馬。爾朱兆同齊神武初戰失利，回到上黨，命叱羅協在建州督管軍糧。後來派叱羅協到洛陽，與爾朱兆的各位叔叔謀劃，商議討伐齊神武。爾朱兆等人戰敗，回到并州，命叱羅協任肆州刺史。爾朱兆死後，他又奉事竇泰，竇泰非常禮遇他。竇泰任御史中尉後，任命叱羅協爲治書侍御史。竇泰出兵潼關，叱羅協任監軍。竇泰死後，叱羅協也被俘獲。太祖因爲他在潼關的時間很長，任命他爲大丞相府東閤祭酒、撫軍將軍、銀青光禄大夫，後改任録事參軍，升任主簿，加授通直散騎常侍，代理大行臺郎中，多次升任爲相府屬從事中郎。

協歷仕二京，詳練故事，又深自克勵，太祖頗委任之。然猶以其家屬在東，疑其有戀本之望。及河橋戰不利，協隨軍而還。太祖知協不貳，封冠軍縣男，邑二百户。尋加車騎將軍、左光禄大夫。九年，除直閤將軍、恒州大中正，加都督，進爵爲伯，增邑八百户。尋遷大都督、儀同三司。

叱羅協分别在二京任職多年，熟悉從前的典章制度，又非常約束自己努力奉公，太祖十分重用他。但仍因他的家屬在東面的齊國，懷疑他有眷戀故土的心願。到河橋之戰失利後，叱羅協跟隨軍隊返回。太祖知道叱羅協并没有二心，封他爲冠軍縣男，食邑二百户。不久又加授車騎將軍、左光禄大夫。九年，授任直閤將軍、恒州大中正，加授都督，進爵爲伯爵，增加食邑八百户。不久又升任大都督、儀同三司。

初，太祖欲經略漢中，令協行南岐州刺史，并節度東益州戎馬事。魏廢帝元年，即授南岐州刺史。時東益州刺史楊辟邪據州反。二年，協率所部兵討之，軍次涪水。會有氐賊一千人斷道破橋。協遣儀同仇買等行前擊之，賊開路，協乃領所部漸進。又有

當初，太祖打算經營漢中，命叱羅協兼任南岐州刺史，和節度東益州戎馬事。魏廢帝元年，就任南岐州刺史。當時東益州刺史楊辟邪占據州城反叛。二年，叱羅協率領他所屬軍隊征討楊辟邪，他的軍隊停駐在涪水。遇上一千氐族盜賊切斷道路毁壞橋梁。叱羅協派儀同仇買等人前往攻擊，盜賊讓開了道路，叱羅協就率軍逐漸推進。

氐賊一千人邀協，協乃將兵四百人守硤道，與賊短兵接戰，賊乃退避。辟邪棄城走，協追斬之，群氐皆伏。以功授開府。仍爲大將軍尉遲迥長史，率兵伐蜀。既入劒閣，迥令協行潼州事。

又有一千氐族盜賊阻擊叱羅協，叱羅協就率四百兵士守住峽道，與盜賊短兵交戰，賊兵退避。楊辟邪棄城逃走，叱羅協追上斬殺了他，氐人也都降伏。叱羅協因功授任開府。仍擔任大將軍尉遲迥的長史，率兵討伐蜀。進入劒閣後，尉遲迥命叱羅協代理潼州事務。

時有五城郡氐酋趙雄傑等扇動新、潼、始三州民反叛，聚結二萬餘人，在州南三里，隔涪水，據槐林山，置栅拒守。梓潼郡民鄧朏、王令公等招誘鄉邑萬餘人，復在州東十里，涪水北，置栅以應之。同逼州城。城中糧少，軍人乏食。協撫安內外，咸無異心。遣儀同伊婁訓、大都督司馬裔等將步騎千餘人，夜渡涪水擊雄傑，一戰破之。令公以雄傑敗，亦棄栅走還本郡。復與鄧朏等更率萬餘人，於郡東南隔水置栅，斷絕驛路。協遣儀同楊長樂，與司馬裔等率師討之；復遣大都督裴孟嘗領百姓繼進，爲其聲勢。孟嘗既至梓潼，值水漲不得即渡。而王令公、鄧朏見孟嘗騎少，乃將三千餘人圍之數重。孟嘗以衆寡不敵，各棄馬短兵接戰。從辰至午，於陣斬令公及朏等。賊徒既失渠帥，遂即散走。其徒黨仍據舊栅。而孟嘗方得渡水與長樂合。即勒兵攻栅，經三日，賊乃請降。此後數有反叛，協輒遣兵討平之。

當時有五城郡氐族首領趙雄傑等人煽動新、潼、始三州百姓反叛，聚結了兩萬多人，在州城南面三里遠的地方，隔着涪水，占據槐林山，設置營栅拒守。梓潼郡的百姓鄧朏、王令公等誘招鄉里一萬多人，也在州城東面十里遠，涪水北岸，設置木栅與氐人呼應。一起進逼州城。城中糧食少，軍人百姓缺少吃的。叱羅協安撫內外，城裏的人都沒有異心。叱羅協派儀同伊婁訓、大都督司馬裔等人率步騎一千多人，在夜裏渡過涪水襲擊趙雄傑，一舉擊敗了他。王令公因爲趙雄傑戰敗，也丢下栅寨逃回本郡。又與鄧朏等人再次率領一萬多人，在郡城東南面隔水設置栅欄，斷絕驛道。叱羅協派儀同楊長樂，和司馬裔等人一起率兵討伐；又派大都督裴孟嘗帶領百姓跟隨前進，爲他們擴張聲勢。裴孟嘗到達梓潼，遇到河水上漲不能渡過。而王令公、鄧朏見裴孟嘗的騎兵很少，就率領三千多人將他們重重圍住。裴孟嘗因爲寡不敵衆，就各自下馬同敵人短兵交戰。從辰時一直激戰到午時，在陣中斬殺了王令公和鄧朏等人。賊衆失去了首領，就立即潰散逃走。王令公、鄧朏的徒衆仍然占據原先的栅營。而裴孟嘗這纔得以渡過涪水和楊長樂會合。馬上率軍進攻栅營，經過三天，賊兵纔請求投降。此後有多次反叛，叱羅協都立即派兵征討平定。

魏恭帝三年，太祖徵協入朝，論蜀中事，乃賜姓宇文氏，增邑通前一千五百户。晉公護既殺孫恒、李植等，欲委腹心於司會柳慶、司憲令狐整等。慶、整并辭不堪，俱薦協。語在慶、整傳。護遂徵協入朝。既至，護引與同宿，深寄托之。協欣然承奉，誓以軀命自效。護大悦，以爲得協之晚。即授軍司馬，委以兵事。尋

魏恭帝三年，太祖徵召叱羅協入朝，商討蜀中事務，於是賜姓宇文氏，增加的食邑加上原有的共一千五百户。晉公宇文護殺掉孫恒、李植等人後，想將司會柳慶、司憲令狐整等人委任爲心腹。柳慶、令狐整等人都推辭説無力勝任，都推薦叱羅協。此事記載在柳慶、令狐整傳中。宇文護於是徵召叱羅協入朝。叱羅協到後，宇文護讓他同自己睡在一起，深深地委托他。叱羅協高興地接受了宇文護的委托，發誓要以死效命。宇

轉治御正，又授護府長史，進爵爲公，增邑一千户。常在護側，陳説時事，多被納用。世宗知其材識庸淺，每折之。數謂之曰："汝何知也！"猶以護所親任，難即屏黜，每含容之。及世宗崩，便授協司會中大夫、中外府長史。協形貌瘦小，舉措褊急。既以得志，每自矜高。朝士有來請事者，輒云"汝不解，吾今教汝"，及其所言，多乖事衷。當時莫不笑之。

文護十分高興，認爲得到叱羅協太晚了。當即就任命他爲軍司馬，將軍事交給他掌管。不久改任治御正，又任命他爲宇文護相府長史，進封公爵，增加食邑一千户。叱羅協經常在宇文護身邊，向他陳説時事，大多被采納使用。世宗知道他的才識平庸短淺，常常挫辱他。多次對他説："你懂什麽！"但仍因爲他受到宇文護的親近信用，難以立即將他罷黜，常常容忍他。到世宗去世後，便任命叱羅協爲司會中大夫、中外府長史。叱羅協體形瘦小，行爲褊急。得志之後，常常高傲自大。有朝中的官員前來請示時，他常説"你不明白，我來教你"，等他説出後，大多違背事理。當時人没有不笑他的。

保定二年，追論平蜀功，别封一子縣侯。又於蜀中食邑一千户，入其租賦之半。晋公護以協竭忠於己，每提奬之，頻考上中，賞以粟帛。遷少保，轉少傅，進位大將軍，爵南陽郡公，兼營作副監。宫室既成，以功賜爵洛邑縣公，回授一子。協既受護重委，冀得婚連帝室，乃求復舊姓叱羅氏。護爲奏請，高祖許之。又進位柱國。護以協年老，許其致仕，而協貪榮，未肯告退。護誅，協除名。

保定二年，追叙他平定蜀地的功勞，另封他的一個兒子爲縣侯。又在蜀中食邑一千户，交納一半的租賦。晋公宇文護因爲叱羅協對自己竭盡忠誠，常常提升奬勵他，多次考核爲上中等，賞賜給他粟米布帛。升任少保，後又改任少傅，升任大將軍，封爵爲南陽郡公，兼任營作副監。宫室建成後，因功賜爵爲洛邑縣公，轉授給他的一個兒子。叱羅協既已受到宇文護的重任，希望能同皇室聯姻，就請求恢復他原來的姓叱羅氏。宇文護爲他上奏請求，高祖答應了他。又升任柱國。宇文護因爲叱羅協年老，同意他辭官回家，而叱羅協貪戀榮華，不肯告退。宇文護被誅殺後，叱羅協被除去名籍，取消原有身份。

建德三年，高祖以協宿齒，授儀同三司，賜爵南陽郡公，時與論説舊事。是歲卒，年七十六。子金嗣。

建德三年，高祖因爲叱羅協是朝廷老臣，任命他爲儀同三司，賜爵位爲南陽郡公，經常同他一起談論往事。叱羅協在這一年死去，終年七十六歲。他的兒子叱羅金承襲了他的爵位。

馮遷

馮遷字羽化。父漳，州從事。及遷官達，追贈儀同三司、陝州刺史。遷少修謹，有幹能，州辟從事。魏神龜中，刺史楊鈞引爲中兵參軍事，轉定襄令，尋爲并州水曹參軍。所歷之職，咸以勤恪著稱。

馮遷字羽化。父親馮漳曾任州從事。到馮遷官職顯赫後，馮漳被追贈爲儀同三司、陝州刺史。馮遷年少時爲人很謹慎，有才幹，州府徵辟他爲從事。魏神龜年間，刺史楊鈞推薦他爲中兵參軍事，後改任爲定襄縣令，不久又任并州水曹參軍。在他所任官職期間，都以勤懇恭謹著稱。

及魏孝武西遷，乃棄官，與直閤

到魏孝武帝西遷時，馮遷辭掉官職，與直閤

將軍馮靈豫入關。即從魏孝武復潼關，定回洛，除給事中。後從太祖擒竇泰，復弘農，戰沙苑，皆有功。授都督、龍驤將軍、羽林監，封獨顯縣伯，邑六百户。及洛陽之戰，遷先登陷陣，遂中重瘡，僅得不死。以功加輔國將軍、軍師都督，進爵爲侯。久之，出爲廣漢郡守。時蜀土初平，人情擾動，遷政存簡恕，夷俗頗安之。魏恭帝二年，就加車騎將軍、大都督、通直散騎常侍，鎮樊城。尋拜漢東郡守。

將軍馮靈豫進入關中。跟隨魏孝武帝收復潼關，平定回洛，任給事中。後來跟隨太祖擒獲竇泰，收復弘農，征戰沙苑，都有功績。授任都督、龍驤將軍、羽林監，封爲獨顯縣伯，食邑六百户。在洛陽之戰時，馮遷率先衝入陣中，身受重傷，僅僅是没有死去。因功加授輔國將軍、軍師都督，升爵位爲侯。很長時間後，出任廣漢郡郡守。當時蜀地剛剛平定，人心騷動，馮遷爲政簡約寬恕，夷人很安定。魏恭帝二年，就任車騎將軍、大都督、通直散騎常侍，鎮守樊城。不久拜任漢東郡郡守。

孝閔帝踐阼，入爲晋公護府掾，加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進爵臨高縣公。尋遷護府司録，進授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遷性質直，小心畏慎，雖居樞要，不以勢位加人。兼明練時事，善於斷决。每校閲文簿，孜孜不倦，從辰逮夕，未嘗休止。以此甚爲護所委任。後以其朝之舊齒，欲以衣錦榮之，乃授陜州刺史，進爵隆山郡公，增邑并前二千户。遷本寒微，不爲時輩所重，一旦刺舉本州，唯以謙恭接待鄉邑，人無怨者。復入爲司録，轉工部中大夫，歷軍司馬，遷小司空。自天和已後，遷以年老，委任稍衰。及護誅，猶除名。建德末，卒於家，時年七十八。子恕，位至儀同三司、伏夷鎮將、平寇縣伯。

孝閔帝即位後，馮遷被召入任晋公宇文護相府府掾，加授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升爵爲臨高縣公。不久升任宇文護府司録，進授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馮遷性情正直，小心謹慎，雖然身居要職，但不以權勢地位欺凌他人。加上他熟悉時事，善於判斷是非。常常查閲文書，孜孜不倦，從早到晚，從不停止。因此很受宇文護的信任重用。後來因爲他是朝中的老臣，想使他富貴榮顯，就授任他爲陜州刺史，升爵爲隆山郡公，增加食邑加上從前的共二千户。馮遷本來出身寒微，不被當時的人所看重，當他擔任了本州刺史後，衹是以謙遜恭謹的態度接待鄉里，没有人怨恨他。他又重新被召入任司録，改任工部中大夫，歷任軍司馬，升任小司空。從天和年間以後，馮遷因爲年老，受到的重用稍稍減退。宇文護被誅殺時他被除去名籍，取消原有身份。建德末年，死在家中，當時他七十八歲。他的兒子馮恕，官至儀同三司、伏夷鎮將、平寇縣伯。

護所委信者，又有朔方邊平，位至大將軍、軍司馬、護府司馬。護敗，亦除名。

宇文護所信任重用的人，還有朔方人邊平，官至大將軍、軍司馬、宇文護府司馬。宇文護敗亡後，也被除名。

史臣曰：仲尼有言：“可與適道，未可與權。”夫道者，率禮之謂也；權者，反經之謂也。率禮由乎正理，易以成佐世之功；反經繫乎非常，難

史臣曰：孔子説過：“可以同他一起按照正道取得成就的人，未必可以同他一起權宜通變。”所謂正道，就是遵循禮制；權變，就是違反常道。遵循禮制就是遵循正理，容易成就輔佐帝王

以定匡時之業。故得其人則治，伊尹放太甲，周旦相孺子是也；不得其人則亂，新都遷漢鼎，晋氏傾魏族是也。是以先王明上下之序，聖人重君臣之分。委質同於股肱，受爵均其休戚。當其親受顧托，位居宰衡，雖復承利劍，臨沸鼎，不足以讋其慮；據帝圖，君海內，不足以回其心。若斯人者，固以功與山岳爭其高，名與穹壤齊其久矣。

的功績；違反常道就是不合常規，難以建立匡扶時世的大業。所以得到了賢能的人天下就能安定，伊尹流放太甲，周公輔佐幼君就是這樣；不能得到賢能的人天下就會混亂，王莽篡奪漢政權，司馬氏傾覆魏室就是這樣。所以先王明確上下的秩序，聖人重視君臣的名分。奉事君主要和輔臣一樣，接受爵位是爲了與君主分享哀樂。當親自接受了先王的遺托，身居宰輔之位後，即使是頭懸利劍，面對沸鼎，也不能使他畏懼；擁有帝業，君臨天下，不足以改變他的心意。像這樣的人，本來就可以使功業與山岳爭高低，名譽同天地一樣長久。

有周受命之始，宇文護實預艱難。及太祖崩殂，諸子冲幼，群公懷等夷之志，天下有去就之心。卒能變魏爲周，俾危獲乂者，護之力也。向使加之以禮讓，繼之以忠貞，桐宫有悔過之期，未央終天年之數，則前史所載，焉足以道哉。然護寡於學術，昵近群小，威福在己，征伐自出。有人臣無君之心，爲人主不堪之事。忠孝大節也，違之而不疑；廢弑至逆也，行之而無悔。終於身首横分，妻孥爲戮，不亦宜乎。

在北周剛剛接受天命的時候，宇文護實在是經歷了艱難。到太祖去世時，他的兒子們年幼，王公們懷有取代的志向，天下的人有背離的心意。最終能够將魏變爲周，使危難轉化爲平安，這是宇文護的功勞。假如他能再加上以禮謙讓，同時保持對君主的忠誠堅貞，太甲有悔過的時候，西漢也能保全自然的壽數，那麽從前史書上所記載的，又有什麽值得稱道的呢。然而宇文護缺少學問，親近小人，作威作福，專權獨斷。有作爲人臣而目無君主的心，做出君主無法忍受的事情。忠孝是最高尚的操節，他却毫不猶豫地違背它；廢弑君主是最大的叛逆，他却毫不後悔地去做。最終自己身首異處，妻子兒女被殺，不也是應該的嗎。



周書卷十二

列傳第四

齊煬王憲 (子)貴 質

齊煬王宇文憲

齊煬王憲字毗賀突，太祖第五子也。性通敏，有度量，雖在童齔，而神彩嶷然。初封涪城縣公。少與高祖俱受《詩》、《傳》，咸綜機要，得其指歸。太祖嘗賜諸子良馬，惟其所擇。憲獨取駁馬。太祖問之，對曰："此馬色類既殊，或多駿逸。若從軍征伐，牧圉易分。"太祖喜曰："此兒智識不凡，當成重器。"後從獵隴上，經官馬牧，太祖每見駁馬，輒曰："此我兒馬也。"命左右取以賜之。魏恭帝元年，進封安城郡公。孝閔帝踐阼，拜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齊煬王宇文憲字毗賀突，是太祖的第五個兒子。他性情通達聰慧，有器量，雖然年幼，但是神采端莊。開始被封爲涪城縣公。少年時和高祖一起學習《詩經》、《左傳》，都能融會書中的精要，理解書中的意旨。太祖曾經賜良馬給各位兒子，任憑他們選擇。宇文憲祇是挑選了一匹毛色不純的馬。太祖問他，他回答說："這匹馬的顏色不純，或許有很多出衆的地方。如果跟隨軍隊征戰，馬夫容易辨别。"太祖高興地說："這個孩子的才智見識不一般，當會成爲難得的人才。"後來他跟着太祖在隴上狩獵，經過皇家馬苑，太祖每次見到毛色不純的馬，就會說："這是我兒子的馬。"命身邊的人捉來馬賜給他。魏恭帝元年，進封爲安城郡公。孝閔帝即位後，拜任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世宗即位，授大將軍。武成初，除益州總管、益寧巴瀘等二十四州諸軍事、益州刺史，進封齊國公，邑萬户。初，平蜀之後，太祖以其形勝之地，不欲使宿將居之。諸子之中，欲有推擇。遍問高祖已下，誰能此行。并未及對，而憲先請。太祖曰："刺史當撫衆治民，非爾所及。以年授者，當歸爾兄。"憲曰："才用有殊，不關大小。試而無效，甘受面欺。"太祖大悦，以憲年尚幼，未之遣也。世宗追遵先旨，故有此授。憲

世宗即位後，宇文憲任大將軍。武成初年，任益州總管、益寧巴瀘等二十四州諸軍事、益州刺史，進封爲齊國公，食邑一萬户。當初，在平定蜀地之後，太祖因爲那裏是位置優越地勢險要的地方，不想派老將駐守那裏，想在自己的兒子中，挑選一人。逐一詢問高祖以下的兒子，誰能去蜀地。都還没有回答，宇文憲就先請求前往。太祖說："作爲刺史應當安撫衆人治理百姓，不是你能做到的。按照年齡來任命，應該屬於你的哥哥。"宇文憲說："才能有不同，與年齡大小没有關係。如果試用了而没有成效，甘願接受當面欺君之罪。"太祖大喜，但因爲宇文憲年齡還

時年十六，善於撫綏，留心政術，辭訟輻湊，聽受不疲。蜀人懷之，共立碑頌德。尋進位柱國。

小，没有派他去。世宗遵照太祖從前的意思，所以有這樣的任命。宇文憲當時十六歲，很會安撫人心，他注意爲政的方法，衆多的訴訟聚集到他那裏，他都毫無疲倦地審理。蜀地的百姓懷念他，共同立碑頌揚他的仁德。不久他被升爲柱國。

保定中，徵還京，拜雍州牧。及晉公護東伐，以尉遲迥爲先鋒，圍洛陽。憲與達奚武、王雄等軍於邙山。自餘諸軍，各分守險要。齊兵數萬，奄出軍後，諸軍恇駭，并各退散。唯憲與王雄、達奚武率衆拒之。而雄爲齊人所斃，三軍震懼。憲親自督勵，衆心乃安。時晉公護執政，雅相親委，賞罰之際，皆得預焉。

保定年間，他被召回京師，任雍州州牧。到晉公宇文護出兵東伐時，以尉遲迥作爲先鋒，圍攻洛陽。宇文憲和達奚武、王雄等人駐扎在邙山。其餘各軍，各自分别把守險要的地方。齊軍幾萬人，突然出現在大軍背後，各路軍隊驚慌失措，都各自退散，衹有宇文憲和王雄、達奚武率軍抵抗。而王雄被齊軍殺死，三軍震驚。宇文憲親自督戰鼓勵，衆人纔安定下來。當時晉公宇文護執掌政事，對他極爲寵愛信任，在確定對各位將領賞罰的時候，他都參與了决定。

天和三年，以憲爲大司馬，治小冢宰，雍州牧如故。四年，齊將獨孤永業來寇，盜殺孔城防主能奔達，以城應之。詔憲與柱國李穆將兵出宜陽，築崇德等五城，絶其糧道。齊將斛律明月率衆四萬，築壘洛南。五年，憲涉洛邀之，明月遁走。憲追之，及于安業，屢戰而還。是歲，明月又率大衆於汾北築城，西至龍門。晉公護謂憲曰："寇賊充斥，戎馬交馳，遂使疆埸之間，生民委弊。豈得坐觀屠滅，而不思救之。汝謂計將安出？"曰："如憲所見，兄宜暫出同州，以爲威勢，憲請以精兵居前，隨機攻取。非惟邊境清寧，亦當别有克獲。"護然之。

天和三年，任命宇文憲爲大司馬，兼任小冢宰，仍然擔任雍州州牧。天和四年，齊國將領獨孤永業前來侵犯，盜寇殺死了孔城防主帥能奔達，獻出城池響應齊軍。高祖命宇文憲與柱國李穆率兵從宜陽出動，修築崇德等五座城，斷絶齊軍的運糧通道。齊軍將領斛律明月率兵四萬，在洛水南岸修築營壘。天和五年，宇文憲渡過洛水截擊齊軍，斛律明月逃走。宇文憲追擊，到了安業，經過多次戰鬥後退回。這年，斛律明月又率大軍在汾水北岸修築城壘，向西直至龍門。晉公宇文護對宇文憲説："到處充滿寇賊，戰馬來往馳騁，使得戰場之間，百姓凋敝。怎麽能够聽任他們屠殺百姓，而不想法拯救他們。你説該怎麽辦呢？"宇文憲説："按照我的意思，兄長應該暫且出兵同州，作爲威懾，我請求率領精兵在前面，抓住機會攻取。不僅能使邊境安寧，而且也應當另有收獲。"宇文護很贊同。

六年，乃遣憲率衆二萬，出自龍門。齊將新蔡王王康德以憲兵至，潛軍宵遁。憲乃西歸。仍掘移汾水，水南堡壁，復入於齊。齊人謂略不及遠，遂弛邊備。憲乃渡河，攻其伏龍等四城，二日盡拔。又進攻張壁，克

天和六年，宇文護派宇文憲率兵兩萬，從龍門出發。齊軍將領新蔡王王康德因爲宇文憲的軍隊到來，在夜裏偷偷撤走。宇文憲就向西歸去。隨後將汾水挖開改道，向南淹没堡壘，再流入齊國境内。齊軍認爲攻略不會到很遠的地方，於是放鬆了邊境的戒備。宇文憲就渡過黄河，進

之，獲其軍實，夷其城壘。斛律明月時在華谷，弗能救也，北攻姚襄城，陷之。時汾州又見圍日久，糧援路絶。憲遣柱國宇文盛運粟以饋之。憲自入兩乳谷，襲克齊柏社城，進軍姚襄。齊人嬰城固守。憲使柱國、譚公會築石殿城，以爲汾州之援。齊平原王段孝先、蘭陵王高長恭引兵大至，憲命將士陣而待之。大將軍韓歡爲齊人所乘，遂以奔退，憲身自督戰，齊衆稍却。會日暮，乃各收軍。

攻齊國的伏龍等四座城，兩天内全部攻克。又進兵攻擊張壁，攻克了張壁，繳獲了城中的軍用物資，夷平城池營壘。斛律明月當時在華谷，無法援救，向北攻打姚襄城，攻陷了該城。當時汾州又被圍困了好久，救援糧草的道路斷絶。宇文憲派柱國宇文盛運去粟米救濟。宇文憲自己進入兩乳谷，襲擊攻下了齊國的柏社城，進兵姚襄。齊軍環城固守。宇文憲派柱國、譚公宇文會修築石殿城，作爲汾州的應援。齊國平原王段孝先、蘭陵王高長恭率大軍前來，宇文憲命令將士布陣迎敵。大將軍韓歡被齊軍偷襲，於是奔走撤退，宇文憲親自督戰，齊軍稍稍後退。正好遇上太陽落山，於是各自收兵。

及晋公護誅，高祖召憲入，憲免冠拜謝。帝謂之曰："天下者，太祖之天下，吾嗣守鴻基，常恐失墜。冢宰無君凌上，將圖不軌，吾所以誅之，以安社稷。汝親則同氣，休戚共之，事不相涉，何煩致謝。"乃詔憲往護第，收兵符及諸簿書等。

到晋公宇文護被誅殺後，高祖徵召宇文憲入朝，宇文憲摘下帽子跪拜謝罪。高祖對他説："天下是太祖的天下，我繼承大業，常常擔心國家敗亡。大冢宰目無君王欺凌主上，將要圖謀不軌，我之所以誅殺他，是爲了安定社稷。你是我的同胞兄弟，和我休戚與共，這件事與你没有關係，何須謝罪。"於是命宇文憲前往宇文護家中，收繳兵符和各種文書。

尋以憲爲大冢宰。時高祖既誅宰臣，親覽朝政，方欲導之以政，齊之以刑，爰及親親，亦爲刻薄。憲既爲護所委任，自天和之後，威勢漸隆。護欲有所陳，多令憲聞奏。其間或有可不，憲慮主相嫌隙，每曲而暢之。高祖亦悉其心，故得無患。然猶以威名過重，終不能平，雖遥授冢宰，實奪其權也。

不久任命宇文憲爲大冢宰。當時高祖誅殺了輔臣，親自總攬朝政，正想以政事爲先導，以刑法來整治朝政，涉及到自己的親屬，也很冷酷。宇文憲既然爲宇文護所信任，所以自從天和年間之後，威望和權勢逐漸隆厚。宇文護想要向皇上陳述事情，大都讓宇文憲代爲陳奏。其中有些事不妥，宇文憲恐怕受到皇上猜忌，常常婉轉地表達。高祖也完全瞭解他的心意，所以他纔能没有禍患。但是仍然因爲他的威名太大，最終不能平安，雖然遥任冢宰，其實是剥奪了他的權力。

開府裴文舉，憲之侍讀，高祖常御内殿，引見之。謂曰："晋公不臣之迹，朝野所知，朕所以泣而誅者，安國家，利百姓耳。昔魏末不綱，太祖匡輔元氏；有周受命，晋公復執威權。積習生常，便謂法應須爾。豈有三十歲天子而可爲人所制乎。且近代以來，又有一弊，暫經隸屬，便即禮

開府裴文舉，是宇文憲的侍讀，高祖經常到内殿，接見他。對他説："晋公反叛的迹象，朝野上下都知道，朕之所以含淚誅殺他，是爲了安定國家，有利於百姓而已。過去在西魏末年失去綱紀，太祖纔輔佐元氏；北周建立後，晋公又執掌大權。長期形成的習慣竟成爲常規，人們還以爲法度就該如此。哪有三十歲的天子而被他人控制的。而且從近代以來，還有一個弊端，一旦有

若君臣。此乃亂代之權宜，非經國之治術。《詩》云：‘夙夜匪解，以事一人。’一人者，止據天子耳。雖陪侍齊公，不得即同臣主。且太祖十兒，寧可悉爲天子。卿宜規以正道，勸以義方，輯睦我君臣，協和我骨肉。無令兄弟，自致嫌疑。”文舉拜謝而出，歸以白憲。憲指心撫几曰：“吾之夙心，公寧不悉，但當盡忠竭節耳，知復何言。”

過隸屬關係，雙方就以君臣的禮節相待。這是亂世通變的措施，并不是經略國家的治理方法。《詩經》說：‘從早到晚都不要懈怠，以奉事一人。’一人，就是衹依托天子而已。你雖然陪侍齊公，但不能像君臣那樣。况且太祖有十個兒子，怎麼能够都成爲天子。你應當用正道來規諫他，以應該遵循的規範和道理勸誡他，使我們君臣親睦，使我們骨肉和洽。不要讓我們兄弟間産生嫌疑。”裴文舉拜首致謝出殿，回來後告訴了宇文憲。宇文憲指着胸口撫着案几説：“我平素的志願，你還不瞭解嗎，我衹是竭盡忠節而已，你知道了還有什麽可説的。”

建德三年，進爵爲王。憲友劉休徵獻《王箴》一首，憲美之。休徵後又以此箴上高祖。高祖方剪削諸弟，甚悦其文。憲常以兵書繁廣，難求指要，乃自刊定爲《要略》五篇，至是表陳之。高祖覽而稱善。

建德三年，升爵位爲王爵。宇文憲的朋友劉休徵獻給他《王箴》一首，宇文憲很欣賞。劉休徵後來又將這首《王箴》獻給高祖。高祖正在削弱各位皇弟的權勢，非常喜歡這首箴文。宇文憲經常認爲兵書繁多，很難找到要旨，就親自裁定爲《要略》五篇，到這時上表陳奏給皇上。高祖看後説好。

其秋，高祖幸雲陽宫，遂寢疾。衛王直於京師舉兵反。高祖召憲謂曰：“衛王構逆，汝知之乎?”憲曰：“臣初不知，今始奉詔。直若逆天犯順，此則自取滅亡。”高祖曰：“汝即爲前軍，吾亦續發。”直尋敗走。高祖至京師，憲與趙王招俱入拜謝。高祖曰：“管蔡爲戮，周公作輔，人心不同，有如其面。但愧兄弟親尋干戈，於我爲不足耳。”初，直内深忌憲，憲隱而容之。且以帝之母弟，每加友敬。晋公護之誅也，直固請及憲。高祖曰：“齊公心迹，吾自悉之，不得更有所疑也。”及文宣皇后崩，直又密啓云：“憲飲酒食肉，與平日不異。”高祖曰：“吾與齊王異生，俱非正嫡，特爲吾意，今袒括是同。汝當愧之，何論得失。汝親太后之子，偏荷慈愛。今但須自勖，無假説人。”直乃止。

這年秋天，高祖前往雲陽宫，就病倒了。衛王宇文直在京師起兵反叛。高祖召入宇文憲對他説：“衛王叛逆，你知道嗎?”宇文憲説：“我開始不知道，現在纔接到詔命。宇文直如果犯上作亂，這就是自取滅亡。”高祖説：“你即刻作爲前鋒，我也隨後出發。”宇文直不久敗逃。高祖抵達京師，宇文憲和趙王宇文招都入朝拜謝。高祖説：“管叔、蔡叔被殺，周公爲宰輔，人心不同，就如同他們的外表。感到慚愧的衹是兄弟親自動干戈，對於我有些不滿足而已。”當初，宇文直心中非常忌恨宇文憲，宇文憲克制住容忍了他。而且因爲他是高祖的同母弟弟，常常對他更加友愛尊敬。晋公宇文護被誅殺時，宇文直再三請求殺掉宇文憲。高祖説：“齊公的心意，我自己很瞭解，不要再有什麽猜疑。”到文宣皇后去世時，宇文直又密奏説：“宇文憲飲酒吃肉，和平時没有兩樣。”高祖説：“我和齊王不是一母所生，都不是嫡子，他衹是爲我着想，現在也同樣露臂束髮。你應該感到慚愧纔對，怎麽可以談論他的是非。你是太后的親生兒子，受到了她特

别的慈愛。你衹應當勉勵自己，不要評論别人。”宇文直這纔不再説什麽。

四年，高祖將欲東討，獨與内史王誼謀之，餘人莫得知也。後以諸弟才略，無出於憲右，遂告之。憲即贊成其事。及大軍將出，憲表上私財以助軍費曰：“臣聞撫機適運，理藉時來，兼弱攻昧，事資權道。伏惟陛下繼明作聖，闡業弘風，思順天心，用恢武略。方使長蛇外翦，宇宙大同，軍民内向，車書混一。竊以龍旗雷動，天網雲布，芻粟糧餼，或須周給。昔邊隅未静，卜式願上家財；江海不澄，衛兹請獻私粟。臣雖不敏，敢忘景行。謹上金寶等一十六件，少助軍資。”詔不納，而以憲表示公卿曰：“人臣當如此，朕貴其心耳，寧須物乎。”乃詔憲率衆二萬爲前軍，趣黎陽。高祖親圍河陰，未克。憲攻拔武濟，進圍洛口，收其東西二城。以高祖疾，班師。是歲，初置上柱國官，以憲爲之。

建德四年，高祖打算東伐齊國，單獨和内史王誼謀劃，其他的人都不知道。後來因爲各位皇弟的才略，没有超過宇文憲的，就告訴了他。宇文憲當即贊同此事。到大軍將要出發時，宇文憲上表獻出自己的財産以贊助軍費説：“我聽説把握機會適應氣運，理應藉助時機的到來，兼并弱小攻擊愚昧，要憑藉隨機應變的謀略。希望陛下保持和振興聖明，開創大業弘揚教化，順從天意，恢弘武略。纔能使凶惡被剪除，天下大同，軍民人心歸附，車軌文字統一。我私下以爲龍旗飄動，天網密布，糧草物資，也許需要供給。從前邊境没有平静，卜式自願獻出家中財産；天下混亂，衛兹請求獻出自己的粟米。我雖然愚笨，但怎敢忘記效仿他們。恭敬地獻上金銀財寶等十六件，稍稍資助軍需。”高祖下詔不接受，而將宇文憲的奏表展示給公卿説：“作爲人臣就應該這樣，朕衹不過是認爲他的心意可貴，難道需要他的財物嗎。”於是命宇文憲率軍兩萬人爲前鋒，前往黎陽。高祖親自圍攻河陰，没有攻克。宇文憲攻陷武濟，進兵圍攻洛口，攻下了洛口的東西二城。因爲高祖生病，撤軍返回。在這一年，開始設置上柱國官職，命宇文憲擔任這一職位。

五年，大舉東討，憲率精騎二萬，復爲前鋒，守雀鼠谷。高祖親圍晉州。憲進兵克洪同、永安二城，更圖進取。齊人焚橋守險，軍不得進，遂屯於永安。齊主聞晉州見圍，乃將兵十萬，自來援之。時柱國、陳王純頓軍千里徑，大將軍、永昌公椿屯雞棲原，大將軍宇文盛守汾水關，并受憲節度。憲密謂椿曰：“兵者詭道，去留不定，見機而作，不得遵常。汝今爲營，不須張幕，可伐柏爲庵，示有形勢。令兵去之後，賊猶致疑也。”時齊主分軍萬人向千里徑，又令其衆出汾水關，自率大兵與椿對陣。宇文盛馳騎告急，憲自以千騎救

建德五年，北周大規模地向東討伐齊國，宇文憲率精鋭騎兵兩萬，再次作爲前鋒，駐守雀鼠谷。高祖親自圍攻晉州。宇文憲進兵攻克洪同、永安二城，打算進一步進攻。齊軍燒毁橋梁扼守險要，北周軍隊無法前進，於是屯兵在永安。齊國皇帝得知晉州被圍，就率兵十萬，親自前來救援。當時柱國、陳王宇文純駐軍在千里徑，大將軍、永昌公宇文椿屯兵雞棲原，大將軍宇文盛駐守汾水關，都受宇文憲的指揮。宇文憲暗中對宇文椿説：“戰争，是詭詐之道，去留没有一定，要見機行事，不能遵循常規。你現在建立軍營，不要搭建營幕，可以砍伐柏樹建成圓形的篷帳，表示有營幕的樣子。使得軍隊撤走後，賊兵仍懷疑我軍在那裏。”當時齊國皇帝分撥一萬人前往千里徑，又命軍隊出兵汾水關，自己親率大

之。齊人望谷中塵起，相率遽退。盛與柱國侯莫陳芮涉汾逐之，多有斬獲。俄而椿告齊衆稍逼，憲又回軍赴之。會椿被敕追還，率兵夜返。齊人果謂柏庵爲帳幕也，不疑軍退，翌日始悟。

軍和宇文椿對陣。宇文盛派人飛奔大營求救，宇文憲親自率領一千騎兵援救。齊軍望見山谷中塵土飛揚，都各自急忙後退。宇文盛和柱國侯莫陳芮渡過汾水追擊，斬殺俘獲齊軍很多。不久宇文椿報告齊軍已逐漸逼近，宇文憲又回師赴援。正好遇上宇文椿被高祖詔命追回，於是率軍連夜返回。齊軍果然以爲柏樹圓形篷帳是周軍營帳，没有懷疑周軍已經撤退，到第二天纔發覺。

時高祖已去晋州，留憲爲後拒。齊主自率衆來追，至於高梁橋。憲以精騎二千，阻水爲陣。齊領軍段暢直進至橋。憲隔水招暢與語，語畢，憲問暢曰："若何姓名？"暢曰："領軍段暢也。公復爲誰？"憲曰："我虞候大都督耳。"暢曰："觀公言語，不是凡人，今日相見，何用隱其名位？"陳王純、梁公侯莫陳芮、内史王誼等并在憲側。暢固問不已。憲乃曰："我天子太弟齊王也。"指陳王以下，并以名位告之。暢鞭馬而去，憲即命旋軍，而齊人遽追之，戈甲甚鋭。憲與開府宇文忻各統精卒百騎爲殿以拒之，斬其驍將賀蘭豹子、山褥瓌等百餘人，齊衆乃退。憲渡汾而及高祖於玉壁。

當時高祖已經離開晋州，留下宇文憲在後面抵禦齊軍。齊主親自率軍前來追擊，抵達高梁橋。宇文憲派兩千精鋭騎兵，隔水結陣。齊領軍段暢徑直前進到橋邊。宇文憲在汾水對岸招唤段暢和他對話，談完話，宇文憲問段暢説："你的姓名是什麽？"段暢説："是領軍段暢。你又是誰？"宇文憲説："我衹不過是虞候大都督罷了。"段暢説："看你的言談，不是一般的人，今天相見，爲何要隱瞞姓名官位？"陳王宇文純、梁公侯莫陳芮、内史王誼等都在宇文憲的身旁。段暢一再不停地詢問。宇文憲纔説："我是天子的太弟齊王。"指着陳王以下的人，都將他們的姓名官位告訴他。段暢策馬離去，宇文憲就馬上下令撤軍，而齊軍疾速追趕，裝備非常精鋭。宇文憲和開府宇文忻各率一百名精鋭騎兵作爲後衛抵禦，斬殺北齊勇將賀蘭豹子、山褥瓌等一百多人，齊軍纔退。宇文憲渡過汾水在玉壁追上高祖。

高祖又令憲率兵六萬，還援晋州。憲遂進軍，營于涑水。齊主攻圍晋州，晝夜不息。間諜還者，或云已陷。憲乃遣柱國越王盛、大將軍尉遲迥、開府宇文神舉等輕騎一萬夜至晋州。憲進軍據蒙坑，爲其後援，知城未陷，乃歸涑川。尋而高祖東轅，次于高顯，憲率所部，先向晋州。明日，諸軍總集，稍逼城下。齊人亦大出兵，陣於營南。高祖召憲馳往觀之。憲返命曰："是易與耳，請破之而後食。"帝悦曰："如汝所言，吾無憂矣。"憲退，内史柳虯私謂憲曰：

高祖又命宇文憲率兵六萬，回師援救晋州。宇文憲於是進兵，駐扎在涑水。齊主圍攻晋州，日夜不停。派出去偵察的人回來，有的説晋州已經失陷。宇文憲就派柱國越王宇文盛、大將軍尉遲迥、開府宇文神舉等人率輕裝騎兵一萬在夜裏抵達晋州。宇文憲進兵占據蒙坑，作爲他們的後援，得知晋州城没有失陷，就回到涑川。不久高祖東征，停駐在高顯，宇文憲率領他的部隊，先向晋州推進。第二天，各軍會集，逐漸進逼到晋州城下。齊軍也大舉出動，在營南結陣。高祖命宇文憲飛奔前往偵察。宇文憲回來報告説："這很容易對付，請等我擊敗他們後再進餐。"高祖高興地説："果真像你所説的那樣，我就没有

"賊亦不少，王安得輕之?"憲曰："憲受委前鋒，情兼家國，掃此逋寇，事等摧枯。商周之事，公所知也，賊兵雖衆，其如我何。"既而諸軍俱進，應時大潰。其夜，齊主遁走，憲輕騎追之。既及永安，高祖續至。齊人收其餘衆，復據高壁及洛女寨。高祖命憲攻洛女，破之。明日，與大軍會於介休。

憂慮了。"宇文憲退回營中，内史柳虯私下對宇文憲說："賊兵也不少，你怎麽可以輕視他們?"宇文憲說："我受任爲前鋒，兼有家族國家雙重責任，掃除這些流寇，就如同摧折一根枯木。商周的事，你是知道的，賊兵雖多，又能把我怎麽樣。"不久北周各軍一齊推進，齊軍立刻大敗。當晚，齊主逃走，宇文憲率精鋭騎兵追擊。到達永安時，高祖跟着抵達。齊軍收集殘兵，又占據了高壁和洛女寨。高祖命宇文憲攻打洛女寨，攻克。第二天，和大軍在介休會師。

時齊主已走鄴，留其從兄安德王延宗據并州。延宗因僭僞號，出兵拒戰。高祖進圍其城，憲攻其西面，克之。延宗遁走，追而獲之。以功進封第二子安城公質爲河間王，拜第三子賨爲大將軍。仍詔憲先驅趣鄴。明年，進克鄴城。

當時齊主高緯已經逃到鄴城，留下他的堂兄安德王高延宗據守并州。高延宗趁機自立爲帝，出兵迎戰。高祖進兵圍攻并州城，宇文憲攻擊并州城西面，攻下了并州城。高延宗逃走，宇文憲追擊并抓獲了他。宇文憲因功進封第二個兒子安城公宇文質爲河間王，拜任第三個兒子宇文賨爲大將軍。高祖仍命宇文憲作爲前鋒進兵鄴城。第二年，進兵攻克鄴城。

齊任城王湝、廣寧王孝珩等據守信都，有衆數萬。高祖復詔憲討之。仍令齊主手書與湝曰："朝廷遇緯甚厚，諸王無恙。叔若釋甲，則無不優待。"湝不納，乃大開賞募，多出金帛，沙門求爲戰士者，亦數千人。憲軍過趙州，湝令間諜二人覘窺形勢，候騎執以白憲。憲乃集齊之舊將，遍示之。又謂之曰："吾所争者大，不在汝等。今放汝還，可即充我使。"乃與湝書曰：

齊任城王高湝、廣寧王高孝珩等據守信都，有軍隊幾萬人。高祖又命宇文憲征討他們。并命齊主親手寫詔書給高湝說："朝廷待我很優厚，各位王公也很好。叔叔如果放下武器，則没有不優待的。"高湝不接受，於是大規模地進行懸賞招募兵士，拿出大量金銀布帛，僧人請求當戰士的，也有幾千人。宇文憲的軍隊經過趙州，高湝派兩名間諜刺探軍情，北周斥候抓住二人報告宇文憲。宇文憲就集合北齊投降的將領，一一指示給二人觀看。又對他們說："我要争奪的目標很大，不是你們二人。現在放你們回去，可以充任我的使節。"於是寫信給高湝說：

> 山川有間，每深勞佇，仲春戒節，納履惟宜。承始届兩河，仍圖三魏，二者交戰，想無虧德。昔魏曆云季，海内横流，我太祖撫運乘時，大庇黔首。皇上嗣膺下武，式隆景業，興稽山之會，總盟津之師。雷駭唐郊，則野無横陣；雲騰晋水，則地靡嚴城。襲僞之酋，既奔竄於草澤；

> 山川阻隔，常常爲此深深憂勞，仲春當令，實應納履求教。剛剛到達兩河，就圖取三魏，兩軍交戰，想必并不虧損德行。從前在西魏末年，天下大亂，我太祖順應時運乘藉時勢，庇護百姓。皇上以聖德繼承先王功業，弘揚大業，興稽山之會，集盟津之師。軍威震駭唐的郊野，則原野没有横列的軍陣；硝烟密布晋水兩岸，則大地没有嚴固的城池。篡奪皇位的首領，已經奔竄在草澤之

竊號之長，亦委命於旌門。德義振於無垠，威風被於有截。彼朝宿將舊臣，良家戚里，俱升榮寵，皆縻好爵。是使臨漳之下，效死爭驅；瞥丘之前，奮身畢命。此豈唯人事，抑亦天時。宜訪之道路，無俟傍說。

中；竊取帝位的元凶，也在旌門投降。道德仁義震蕩在無垠的大地，威嚴的聲勢覆蓋天下。你們朝中的宿將舊臣，世家外戚，都受到了恩榮寵幸，也都得到了高官厚禄。使得臨漳城下，人人誓死争先；瞥丘前面，個個奮勇效命。這難道僅僅是人爲的事情嗎，這也是天命呀。你應當去隨便詢問一下路人，不需要等待多方探求。

吾以不武，任總元戎，受命安邊，路指幽、冀。列邑名藩，莫不屈膝，宣風導禮，皆荷來蘇。足下高氏令王，英風夙著，古今成敗，備諸懷抱，豈不知一木不維大厦，三諫可以逃身哉！且殷微去商，侯服周代；項伯背楚，賜姓漢朝。去此弗圖，苟徇亡轍，家破身殞，爲天下笑。又足下諜者爲候騎所拘，軍中情實，具諸執事。知以弱卒瑣甲，欲抗堂堂之師；縈帶捍城，冀保區區之命。戰非上計，無待卜疑；守乃下策，或未相許。已勒諸軍，分道并進，相望非遠，憑軾有期。兵交命使，古今通典，不俟終日，所望知幾也。

我以不足以示人威武的能力，擔任三軍統帥，受命安定邊境，進兵幽州、冀州。沿途的城邑藩邦，没有不降服的，宣揚教化開導禮義，都蒙受恩德於困苦中獲得休養生息。足下是高氏的藩王，英俊的風姿早就聞名，古今成敗之事，都很清楚，難道不知道獨木不能維持大厦，多次勸諫不采納後就可以逃命嗎！况且微子離開殷商，在周代被封爲王；項伯背棄楚，在漢朝被賜劉姓。不按照這樣去做，却不審慎地沿着覆亡的道路走下去，就會家破身亡，被天下人譏笑。又足下的間諜被我的斥候拘捕，我們軍中的實際情况，兩位間諜當會全部告訴你。你也會知道你是在以殘弱的士卒和細小的兵甲，抗拒强大的軍隊；憑藉垣環水抱，形勢險要來護衛城池，希望保全小小的性命。戰鬥并不是最好的計策，這用不着卜問；據守更是低下的策略，因爲我們不答應。我已下令各軍，分道并進，相見的時間并不遥遠，駕車出征指日可待。在交戰前派出使者，這是從古至今通行的典制，不必等到落日，希望你能預知事情的幾微。

憲至信都，湝陣於城南，憲登張耳冢以望之。俄而湝所署領軍尉相願僞出略陣，遂以衆降。相願，湝心腹也，衆甚駭懼。湝大怒，殺其妻子。明日復戰，遂破之，俘斬三萬人，擒湝及孝珩等。憲謂湝曰："任城王何苦至此?"湝曰："下官神武帝子，兄弟十五人，幸而獨存。逢宗社顛覆，今日得死，無愧墳陵。"憲壯之，命

宇文憲抵達信都，高湝在城南列陣，宇文憲登上張耳的墳丘觀望。不久高湝所任命的領軍尉相願假裝外出視察陣地，於是率衆投降。尉相願，是高湝的心腹，衆人十分震恐。高湝大怒，殺死了尉相願的妻子兒女。第二天再戰，宇文憲大敗齊軍，俘虜斬殺三萬人，擒獲了高湝和高孝珩等人。宇文憲對高湝説："任城王何苦落到這種地步?"高湝説："下官是神武帝的兒子，兄弟十五人，僥幸地祇剩下我還在人世。偏偏遇到國

歸其妻子，厚加資給。又問孝珩。孝珩布陳國難，辭淚俱下，俯仰有節，憲亦爲之改容。

家傾覆，今天死去，不會愧對祖先的墳陵。"宇文憲敬佩他的壯志，下令歸還他的妻子兒女，給予豐厚的資用。宇文憲又問高孝珩。高孝珩陳述國難，邊說邊流淚，一舉一動都有節度，宇文憲也因此感動。

憲素善謀，多算略，尤長於撫御，達於任使，摧鋒陷陣，爲士卒先，群下感悦，咸爲之用。齊人夙聞威聲，無不憚其勇略。及并州之捷，長驅敵境，蒭牧不擾，軍無私焉。

宇文憲一向善謀，富於算略，尤其擅長撫慰統御部衆，善於用人，衝鋒陷陣，身先士卒，部下對他心悦誠服，都願爲他效力。齊軍早就聽説他的威名，没有人不畏懼他的勇猛和才略。到并州大捷時，宇文憲的軍隊長驅直入齊國境内，連樵夫牧童都不驚擾，軍隊從不私自奪取百姓的財物。

先是，稽胡劉没鐸自稱皇帝，又詔憲督趙王招等討平之。語在《稽胡傳》。

此前，稽胡人劉没鐸自稱皇帝，高祖又命宇文憲督率趙王宇文招等人討伐平定了他。這件事叙述在《稽胡傳》中。

憲自以威名日重，潛思屏退。及高祖欲親征北蕃，乃辭以疾。高祖變色曰："汝若憚行，誰爲吾使?"憲懼曰："臣陪奉鑾輿，誠爲本願，但身嬰疹疾，不堪領兵。"帝許之。

宇文憲自認爲自己的威望名聲一天天加大，暗中打算隱退。到高祖想要親自征討北方異族時，就藉口生病推辭。高祖不高興地説："你如果害怕去，有誰爲我出征?"宇文憲恐懼地説："我奉陪皇上出征，實在是我本來的心願，但是我身患疾病，不能勝任帶兵作戰。"高祖答應了他。

尋而高祖崩，宣帝嗣位，以憲屬尊望重，深忌憚之。時高祖未葬，諸王在内治服。司衛長孫覽總兵輔政，而諸王有異志，奏令開府于智察其動静。及高祖山陵還，諸王歸第。帝又命智就宅候憲，因是告憲有謀。帝乃遣小冢宰宇文孝伯謂憲曰："三公之位，宜屬親賢，今欲以叔爲太師，九叔爲太傅，十一叔爲太保，叔以爲何如?"憲曰："臣才輕位重，滿盈是懼。三師之任，非所敢當。且太祖勛臣，宜膺此舉。若專用臣兄弟，恐乖物議。"孝伯反命，尋而復來曰："詔王晚共諸王俱至殿門。"憲獨被引進，帝先伏壯士於别室，至即執之。憲辭色不撓，固自陳説。帝使于智對憲。憲目光如炬，與智相質。或謂憲曰：

不久高祖去世，宣帝繼位，宣帝因爲宇文憲輩分高聲望重，心中十分忌畏他。當時高祖還没有下葬，各位親王都在宫中守喪，司衛長孫覽統領軍事輔佐朝政，親王們懷有異心，長孫覽上奏讓開府于智觀察親王們的動静。到高祖下葬後，親王們各自回到家中。宣帝又命于智到宇文憲家中問候，利用這次會面指控宇文憲準備造反。宣帝就派小冢宰宇文孝伯對宇文憲説："三公的職位，應當交給親屬中的賢人，我想任命叔叔爲太師，九叔爲太傅，十一叔爲太保，叔叔認爲怎樣?"宇文憲説："我才能淺薄地位崇高，我對過於崇高的地位感到恐懼。三師的職位，我不敢擔任。而且太祖的功臣，適合擔當此任。如果衹是任用我們兄弟，恐怕會招致衆人的議論。"宇文孝伯回去報告宣帝，不久又前來説："命你晚上和其他親王一起進宫。"宇文憲被單獨引進宫中，宣帝預先在其他房間埋伏勇士，宇文憲到後立即

“以王今日事勢，何用多言?”憲曰：“我位重屬尊，一旦至此，死生有命，寧復圖存。但以老母在堂，恐留兹恨耳。”因擲笏於地。乃縊之。時年三十五。以于智爲柱國，封齊國公。又殺上大將軍安邑公王興、上開府獨孤熊、開府豆盧紹等，皆以昵於憲也。帝既誅憲，無以爲辭，故托興等與憲結謀，遂加其戮。時人知其冤酷，咸云伴憲死也。

被捕。宇文憲面不改色，一再申辯。宣帝命于智面對宇文憲。宇文憲目光如同火炬，與于智對質。有人對宇文憲説：“以大王今天的情勢來看，多説有什麽用!”宇文憲説：“我位高輩尊，一旦到這種地步，生死都是命運的安排，豈是爲了存活。祇因爲老母親還在，恐怕留下遺憾而已。”説完將笏板丢到地上。於是被絞死。當時三十五歲。宣帝任命于智爲柱國，封齊國公。宣帝又殺死上大將軍安邑公王興、上開府獨孤熊、開府豆盧紹等人，都是因爲他們親近宇文憲的緣故。宣帝既已誅殺了宇文憲，而没有什麽藉口，所以宣稱王興等人和宇文憲共同策劃謀逆，於是處死他們。當時的人知道他們受到冤屈，都説他們是陪伴宇文憲而死的。

憲所生母達步干氏，茹茹人也。建德三年，册爲齊國太妃。憲有至性，事母以孝聞。太妃舊患風熱，屢經發動，憲衣不解帶，扶侍左右。憲或東西從役，每心驚，其母必有疾，乃馳使參問，果如所慮。憲六子，貴、質、賨、貢、乾禧、乾洽。

宇文憲的生母達步干氏，是茹茹族人。建德三年，被册封爲齊國太妃。宇文憲有純厚的性情，事奉母親以孝順聞名。太妃早年患有風熱病，多次發作，宇文憲衣不解帶，在她身邊侍奉。宇文憲有時在外地辦事，每當心中驚慌的時候，他的母親必定生病，就急忙派使者問候，果真像他擔心的那樣。宇文憲有六個兒子，他們是宇文貴、宇文質、宇文賨、宇文貢、宇文乾禧、宇文乾洽。

宇文貴

貴字乾福，少聰敏，涉獵經史，尤便騎射。始讀《孝經》，便謂人曰：“讀此一經，足爲立身之本。”天和四年，始十歲，封安定郡公，邑一千五百户。太祖之初爲丞相也，始封此郡，未嘗假人，至是封貴焉。年十一，從憲獵於鹽州，一圍之中，手射野馬及鹿十有五頭。建德二年，册拜齊國世子。四年，授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尋出爲豳州刺史。貴雖出自深宫，而留心庶政。性聰敏，過目輒記。嘗道逢二人，謂其左右曰：“此人是縣黨，何因輒行?”左右不識，貴便説其姓名，莫不嗟伏。白獸烽經爲商人所燒，烽帥納貨，不言其罪。

宇文貴字乾福，年少時聰慧敏捷，廣泛閲讀了經史書籍，尤其擅長騎馬射箭。他開始讀《孝經》，就對人説：“讀了這一種經書，就完全可以作爲立身的根本。”天和四年，祇有十歲，就被封爲安定郡公，食邑一千五百户。太祖剛擔任丞相時，開始封立這個郡，但從未賜給别人，到這時纔封給宇文貴。十一歲時，他跟隨宇文憲在鹽州狩獵，在一次圍獵中，他親手射死了十五頭野馬和鹿。建德二年，册拜爲齊國世子。建德四年，任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不久出任豳州刺史。宇文貴雖然在深宫長大，但注意政事。他天性聰慧靈敏，看過的東西他很快就能記住。曾經有一次在路上遇到兩個人，他對身邊的人説：“他們是老鄉，爲什麽走得這樣匆忙?”身邊的人不認識他們，宇文貴就説出了他們的姓名，在場

他日，此帥隨例來參，貴乃問云："商人燒烽，何因私放？"烽帥愕然，遂即首服。其明察如此。五年四月卒，年十七。高祖甚痛惜之。

的人没有不嘆服的。白獸烽被商人燒毁，烽帥接受了賄賂，没有對他們治罪。有一天，這個烽帥按例前來參見，宇文貴就問他説："商人燒掉了烽火臺，你爲什麽私自將他們釋放？"烽帥很驚訝，於是當即認罪。他就是這樣明察。建德五年四月去世，當時他十七歲。高祖十分痛惜。

宇文質

質字乾祐，初封安城公。後以憲勛，進封河間郡王。賨字乾禮，大將軍、中壩公。貢出後莒莊公。乾禧，安城公。乾洽，龍涸公。并與憲俱被誅。

宇文質字乾祐，開始時被封爲安城公。後來因爲宇文憲的功勛，進封爲河間郡王。宇文賨字乾禮，任大將軍、中壩公。宇文貢過繼爲莒莊公後嗣。宇文乾禧，任安城公。宇文乾洽，任龍涸公。他們和宇文憲一起都被誅殺。

史臣曰：自兩漢逮乎魏、晋，其帝弟帝子衆矣，唯楚元、河間、東平、陳思之徒以文儒播美，任城、琅邪以武功馳譽。何則？體自尊極，長於宫闈，佚樂侈其心，驕貴蕩其志，故使奇才高行，終鮮於天下之士焉。齊王奇姿傑出，獨牢籠於前載。以介弟之地，居上將之重，智勇冠世，攻戰如神，敵國繫以存亡，鼎命由其輕重。比之異姓，則方、召、韓、白，何以加兹。挾震主之威，屬道消之日，斯人而嬰斯戮，君子是以知周祚之不永也。昔張耳、陳餘賓客厮役，所居皆取卿相。而齊之文武僚吏，其後亦多至台牧。異世同符，可謂賢矣。

史臣曰：從兩漢到魏、晋，皇弟皇子很多，衹有楚元王劉交、河間王劉德、東平王劉蒼、陳思王曹植等人以文藻儒雅留傳美名，任城王曹彰、琅邪王司馬睿以戰功名聲遠揚。這是爲什麽呢？因爲他們身處極爲尊貴的地位，生長在深宫之中，安逸享樂放縱了他們的心性，驕侈尊貴蕩佚了他們的意志，所以使得在他們中有奇特才能和高尚操行的人，最終少於天下的仁人志士。齊王宇文憲奇特的才能不同凡俗，受到前世君王的特殊籠絡。他以皇弟的身份，身居上將的高位，智勇蓋世，攻戰如神，敵國的存亡維係在他身上，國家的命運由他决定。同異姓相比，則方叔、召虎、韓信、白起等人，又怎麽能超過他。擁有使君主畏忌的威勢，處在道德淪喪的時期，這樣的人却遭受到如此的殺戮，君子因此知道周政權不會長久。從前張耳、陳餘出身賓客奴僕，所到之處都拜他們爲卿相。而齊國的文武官吏，後來也大多官至三公宰相。不同時代事情相合，可以稱得上是賢能了。



周書卷十三

列傳第五

文閔明武宣諸子

文帝諸子

文帝十三子：姚夫人生世宗，後宫生宋獻公震，文元皇后生孝閔皇帝，文宣皇后叱奴氏生高祖、衛剌王直，達步干妃生齊王憲，王姬生趙僭王招，後宫生譙孝王儉、陳惑王純、越野王盛、代奰王達、冀康公通、滕聞王逌。齊煬王别有傳。

文帝有十三個兒子：姚夫人生的世宗，嬪妃生的宋獻公宇文震，文元皇后生的孝閔皇帝，文宣皇后叱奴氏生的高祖、衛剌王宇文直，達步干妃生的齊王宇文憲，王姬生的趙僭王宇文招，嬪妃生的譙孝王宇文儉、陳惑王宇文純、越野王宇文盛、代奰王宇文達、冀康公宇文通、滕聞王宇文逌。齊煬王另外有傳。

宋獻公宇文震

宋獻公震，字彌俄突。幼而敏達，年十歲，誦《孝經》、《論語》、《毛詩》。後與世宗俱受《禮記》、《尚書》於盧誕。大統十六年，封武邑公，二千户。尚魏文帝女，其年薨。保定元年，追贈使持節、柱國大將軍、少師、大司馬、大都督、青徐等十州諸軍事、青州刺史；進封宋國公，增邑并前一萬户。無子，以世宗第三子寔爲嗣。寔字乾辯，建德三年，進爵爲王。大象中，爲大前疑。尋爲隋文帝所害，國除。

宋獻公宇文震，字彌俄突。年幼時聰敏通達，十歲時，誦讀《孝經》、《論語》、《毛詩》。後來和世宗一起隨從盧誕學習《禮記》、《尚書》。大統十六年，被封爲武邑公，食邑二千户。娶魏文帝的女兒爲妻，當年去世。保定元年，被追贈爲使持節、柱國大將軍、少師、大司馬、大都督、青徐等十州諸軍事、青州刺史；進封爲宋國公，增加食邑連同以前的共一萬户。他没有兒子，以世宗的第三個兒子宇文寔作爲他的繼嗣。宇文寔字乾辯，建德三年，進封爲王爵。大象年間，任大前疑。不久被隋文帝殺害，封國被撤銷。

衛剌王宇文直

衛剌王直，字豆羅突。魏恭帝三年，封秦郡公，邑一千户。武成初，出鎮蒲州，拜大將軍，進衛國公，邑萬户。保定初，爲雍州牧，尋進位柱國，轉大司空，出爲襄州總管。天和中，陳湘州刺史華皎舉州來附，詔直

衛剌王宇文直，字豆羅突。魏恭帝三年，被封爲秦郡公，食邑一千户。武成初年，外出鎮守蒲州，拜任大將軍，升爲衛國公，食邑一萬户。保定初年，任雍州州牧，不久升任柱國，又改任大司空，外任襄州總管。天和年間，陳湘州刺史華皎率全州前來歸附，高祖命宇文直督領綏德公

督綏德公陸通、大將軍田弘、權景宣、元定等兵赴援，與陳將淳于量、吴明徹等戰於沌口。直軍不利，元定遂没江南。直坐免官。

陸通、大將軍田弘、權景宣、元定等人率兵前去支援，與陳國將領淳于量、吴明徹等人在沌口交戰。宇文直的軍隊失利，元定於是在江南被捕。宇文直獲罪免除了官職。

直高祖母弟，性浮詭，貪狠無賴。以晋公護執政，遂貳於帝而昵護。及沌口還，慍於免黜，又請帝除之，冀得其位。帝夙有誅護之意，遂與直謀之。及護誅，帝乃以齊王憲爲大冢宰。直既乖本望，又請爲大司馬，意欲總知戎馬，得擅威權。帝揣知其意，謂之曰："汝兄弟長幼有序，寧可反居下列也？"乃以直爲大司徒。

宇文直是高祖的同母弟弟，性情虚浮狡詐，貪狠刁蠻。因爲晋公宇文護執掌朝政，就對高祖懷有二心而親近宇文護。到他從沌口回來後，對他被免除官職感到惱怒，又請求高祖除掉宇文護，希望得到宇文護的職位。高祖早就有誅殺宇文護的心意，於是和宇文直謀劃此事。到宇文護被誅殺後，高祖就任命齊王宇文憲爲大冢宰。宇文直既已違背了自己本來的願望，又請求擔任大司馬，想總領軍事，得以獨攬大權。高祖揣測到了他的心意，對他説："你們兄弟長幼有一定的順序，你怎麽可以反過來排在後面呢？"就任命宇文直爲大司徒。

建德三年，進爵爲王。初，高祖以直第爲東宫，更使直自擇所居。直歷觀府署，無稱意者，至廢陟屺佛寺，欲居之。齊王憲謂直曰："弟兒女成長，理須寬博，此寺褊小，詎是所宜。"直曰："一身尚不自容，何論兒女！"憲怪而疑之。直嘗從帝校獵而亂行，帝怒，對衆撻之。自是憤怨滋甚。及帝幸雲陽宫，直在京師，舉兵反，攻肅章門。司武尉遲運閉門拒守，直不得入。語在《運傳》。直遂遁走，追至荆州，獲之，免爲庶人，囚於别宫。尋而更有異志，遂誅之，及其子賀、賓、塞、響、賈、祕、津、乾理、乾璪、乾悰等十人，國除。

建德三年，升爵位爲王爵。當初，高祖將宇文直的府第作爲東宫，重新讓他自行選擇住所。宇文直觀看了所有的公府官署，没有一個滿意的，他到廢棄了的陟屺佛寺，想住在那裏。齊王宇文憲對宇文直説："你的兒女已經長大了，按理住宅必須寬敞些，這個寺院狹小，這怎麽能够適用。"宇文直説："一個人都容不下，還談什麽兒女！"宇文憲感到既奇怪又疑惑。宇文直曾經跟隨高祖圍獵却走亂行列，高祖大怒，當着衆人的面鞭打他。從此後他更加憤恨不平。到高祖前去雲陽宫時，宇文直留在京師，起兵反叛，攻打肅章門。司武尉遲運關閉城門拒守，宇文直無法進去。這件事記載在《尉遲運傳》中。宇文直於是逃走，朝廷軍隊追到荆州，將他捕獲，貶爲平民，囚禁在别處宫殿。不久宇文直又有異心，於是誅殺了他，以及他的兒子宇文賀、宇文賓、宇文塞、宇文響、宇文賈、宇文祕、宇文津、宇文乾理、宇文乾璪、宇文乾悰等十人，封國被撤銷。

趙僭王宇文招

趙僭王招，字豆盧突。幼聰穎，博涉群書，好屬文。學庾信體，詞多輕艷。魏恭帝三年，封正平郡公，邑

趙僭王宇文招，字豆盧突。他年幼時聰慧機靈，博覽群書，喜歡作文章。學習庾信的風格，詞句大多輕放艷麗。魏恭帝三年，被封爲正平郡

一千户。武成初，進封趙國公，邑萬户。保定中，拜爲柱國，出爲益州總管。建德元年，授大司空，轉大司馬。三年，進爵爲王，四年除雍州牧。大軍東討，招爲後三軍總管。五年，又從高祖東伐，率步騎一萬出華谷，攻齊汾州。及并州平，進位上柱國。東夏底定，又爲行軍總管，與齊王討稽胡。招擒賊帥劉没鐸，斬之，胡寇平。宣政中，拜太師。大象元年五月，詔以洺州襄國郡邑萬户爲趙。招出就國。二年，宣帝不豫，徵招及陳、越、代、滕五王赴闕。比招等至而帝已崩。

公，食邑一千户。武成初年，進封爲趙國公，食邑一萬户。保定年間，被拜任爲柱國，出任益州總管。建德元年，任大司空，又改任大司馬。建德三年，升爵位爲王爵，建德四年，任雍州州牧。北周大軍向東討伐北齊，宇文招任後三軍總管。建德五年，又跟隨高祖東征，率領一萬步兵騎兵出兵華谷，進攻齊國的汾州。到并州平定後，升任爲上柱國。東部平定後，又任行軍總管，和齊王一起討伐稽胡。宇文招擒獲賊兵主帥劉没鐸，斬殺了他，胡寇平定。宣政年間，拜任太師。大象元年五月，朝廷下詔指定將洺州襄國郡一萬人家作爲趙國采邑。宇文招離京前往封國。大象二年，宣帝生病，徵召宇文招和陳王、越王、代王、滕王等五位親王入宫。等宇文招等到達時宣帝已經去世。

隋文帝輔政，加招等殊禮，入朝不趨，劍履上殿。隋文帝將遷周鼎，招密欲圖之，以匡社稷。乃邀隋文帝至第，飲於寢室。招子員、貫及妃弟魯封、所親人史胄，皆先在左右，佩刀而立。又藏兵刃於帷席之間，後院亦伏壯士。隋文帝從者多在閤外，唯楊弘、元胄、胄弟威及陶徹坐於户側。招屢以佩刀割瓜啖隋文帝，隋文帝未之疑也。元胄覺變，扣刀而入。招乃以大觴親飲胄酒，又命胄向厨中取漿。胄不爲之動。滕王逌後至，隋文帝降階迎之，元胄因得耳語曰："形勢大異，公宜速出。"隋文帝共逌等就坐，須臾辭出。後事覺，陷以謀反。其年秋，誅招及其子德廣公員、永康公貫、越攜公乾銑、弟乾鈐、乾鏗等，國除。招所著文集十卷，行於世。

隋文帝輔佐朝政時，對宇文招等人特别禮遇，上朝時不用小步疾走，可以穿履佩劍上殿。隋文帝將要篡奪周政權時，宇文招在暗地裏策劃殺掉他，以匡扶社稷。就邀請隋文帝到自己家中，在寢室飲宴。宇文招的兒子宇文員、宇文貫及王妃的弟弟魯封、親信史胄，都事先在身邊，佩刀站在左右。又在帷帳坐席中暗藏兵器，在後院也埋伏了勇士。隋文帝的隨從都在室外，衹有楊弘、元胄、元胄的弟弟元威和陶徹坐在門邊。宇文招多次用佩刀切瓜送給隋文帝吃，隋文帝并没有懷疑。元胄發現情況有變，用手握住刀把進來。宇文招就用大酒杯親自給元胄勸酒，又命元胄到厨房去取飲料。元胄不理。滕王宇文逌稍後來到，隋文帝走下臺階迎接他，元胄纔得以趁機附耳密語説："情勢不對，您應當趕快離開。"隋文帝和宇文逌等人一起入座，不一會兒就告辭走了。後來事情被發覺，隋文帝誣陷宇文招謀反。當年秋天，隋文帝誅殺了宇文招和他的兒子德廣公宇文員、永康公宇文貫、越攜公宇文乾銑、宇文乾銑的弟弟宇文乾鈐、宇文乾鏗等人，封國被撤銷。宇文招所著的文集十卷，流傳在世上。

譙孝王宇文儉

譙孝王儉，字侯幼突。武成初，封譙國公，邑萬户。天和中，拜大將

譙孝王宇文儉，字侯幼突。武成初年，被封爲譙國公，食邑一萬户。天和年間，任大將軍，

軍，尋還柱國，出爲益州總管。建德三年，進爵爲王。五年，東伐，以本官爲左一軍總管，攻永固城，拔之。進平并、鄴，拜大冢宰。是歲，稽胡反，詔儉爲行軍總管，與齊王憲討之。有胡帥自號天柱者，據守河東，儉攻破之，斬首三千級。宣政元年二月，薨。子乾惲嗣。大定中，爲隋文帝所害，國除。

不久升任柱國，出任益州總管。建德三年，升爵位爲王爵。建德五年，向東討伐齊國，他以原職的身份擔任左一軍總管，進攻永固城，攻下了該城。進兵平定并州、鄴城，拜任大冢宰。這一年，稽胡反叛，高祖下詔命宇文儉任行軍總管，和齊王宇文憲一起征討。有位自稱天柱的胡帥，據守河東，宇文儉擊敗了他，斬殺了三千人。宣政元年二月，去世。他的兒子宇文乾惲繼承了他的爵位。大定年間，宇文乾惲被隋文帝殺害，封國被撤銷。

陳惑王宇文純

陳惑王純，字堙智突。武成初，封陳國公，邑萬户。保定中，除岐州刺史，加開府儀同三司。使於突厥迎皇后，拜大將軍。尋進位柱國，出爲秦州總管，轉陜州總管，督雁門公田弘拔齊宜陽等九城。建德三年，進爵爲王。四年，大軍東伐，純爲前一軍總管。以帝寢疾，班師。五年，大軍復東討，詔純爲前一軍，率步軍二萬守千里徑。并州平，進位上柱國，即拜并州總管。宣政中，除雍州牧，遷太傅。大象元年五月，以濟南郡邑萬户爲陳。純出就國。二年，朝京師。時隋文帝專政，翦落宗枝，遂害純，并世子謙及弟扈公讓、讓弟議等，國除。

陳惑王宇文純，字堙智突。武成初年，被封爲陳國公，食邑一萬户。保定年間，任岐州刺史，加授開府儀同三司。出使到突厥迎接皇后，拜任大將軍。不久升任柱國，出任秦州總管，又改任陜州總管，督率雁門公田弘攻下齊國的宜陽等九座城池。建德三年，升爵位爲王爵。建德四年，北周大軍向東討伐北齊，宇文純任前一軍總管。因爲高祖病倒，班師。建德五年，大軍再次向東討伐北齊，高祖下詔命宇文純爲前一軍，率步兵二萬人據守千里徑。并州平定後，升任上柱國，就任并州總管。宣政年間，任雍州州牧，升爲太傅。大象元年五月，指定濟南郡一萬户人家作爲陳國采邑。宇文純離京前往封國。大象二年，到京師朝拜。當時隋文帝獨攬朝政，剪除皇室子弟，於是殺害了宇文純，和他的世子宇文謙及宇文謙的弟弟扈公宇文讓、宇文讓的弟弟宇文議等，封國被撤銷。

越野王宇文盛

越野王盛，字立久突。武成初，封越國公，邑萬户。天和中，進爵爲王。四年，大軍伐齊，盛爲後一軍總管。五年，大軍又東討，盛率所領，拔齊高顯等數城。并州平，進位上柱國。從平鄴，拜相州總管。宣政元年，入爲大冢宰。汾州稽胡帥劉受邏干反，詔盛率諸軍討平之。大象元年，遷大前疑，轉太保。其年，詔以豐州武當、安富二郡邑萬户爲越。盛

越野王宇文盛，字立久突。武成初年，被封爲越國公，食邑一萬户。天和年間，升爵位爲王爵。建德四年，北周大軍討伐齊國，宇文盛任後一軍總管。建德五年，大軍又向東討伐齊國，宇文盛率領他的部衆，攻下了齊國的高顯等幾座城池。并州平定後，升任上柱國。他跟隨高祖平定鄴城，任相州總管。宣政元年，召入任大冢宰。汾州稽胡首領劉受邏干反叛，朝廷下詔命宇文盛率領各軍討伐平定了他。大象元年，升任大前疑，又改任太保。當年，朝廷下詔指定豐州武

出就國。二年，朝京師。其秋，爲隋文帝所害，并其子忱、悰、恢、愤、忻等五人，國除。

當、安富二郡一萬户人家作爲越國采邑。宇文盛離京前往封國。大象二年，到京師朝拜。當年秋天，被隋文帝殺害，他的兒子宇文忱、宇文悰、宇文恢、宇文憒、宇文忻等五人和他同時被害，封國被撤銷。

代奰王宇文達

代奰王達，字度斤突。性果决，善騎射。武成初，封代國公，邑萬户。天和元年，拜大將軍、右宫伯，拜左宗衛。建德初，進位柱國，出爲荆淮等十四州十防諸軍事、荆州刺史。在州有政績，高祖手敕褒美之。所管灃州刺史蔡澤黷貨被訟，贓狀分明。以其世著勳庸，不可加戮；若曲法貸之，又非奉上之體。乃令所司，精加按劾，密表奏之。事竟得釋，終亦不言。其處事周慎如此。

代奰王宇文達，字度斤突。他性情果斷，善於騎馬射箭。武成初年，被封爲代國公，食邑一萬户。天和元年，任大將軍、右宫伯，又任左宗衛。建德初年，升任柱國，出任荆、淮等十四州十防諸軍事、荆州刺史。在州中有政績，高祖親書敕令褒揚他。他所管轄的灃州刺史蔡澤因貪污受賄而被起訴，受賄的罪狀很清楚。因爲他的先人建立有功勛，不能施加刑戮；如果不能執法而寬免他，又不是奉侍君上的體統。於是他命令有關官員，詳細地加以審查詢訊，用密表上奏此事。這件事最後得以寬釋，最終也没有提及。他處理事情就是像這樣周密謹慎。

達雅好節儉，食無兼膳，侍姬不過數人，皆衣綈衣。又不營資産，國無儲積。左右嘗以爲言，達從容應之曰："君子憂道不憂貧，何煩於此。"三年，進爵爲王。出爲益州總管。高祖東伐，以爲右一軍總管。齊淑妃馮氏，尤爲齊後主所幸，齊平見獲，帝以達不邇聲色，特以馮氏賜之。宣帝即位，進位上柱國。大象元年，拜大右弼。其年，詔以潞州上黨郡邑萬户爲代。達出就國。二年，朝京。其年冬，爲隋文帝所害，及其世子執、弟蕃國公轉等，國除。

宇文達一向崇尚節儉，吃飯時没有兩種以上的飯菜，侍姬不超過幾人，都穿着粗厚的衣服。又不經營財物産業，封國裏也没有儲積的財物。身邊的人曾因此事請問他，宇文達從容地回答他們説："君子憂慮道義而不憂慮貧困，何必爲此操心。"建德三年，升爵位爲王爵。出任益州總管。高祖向東面討伐齊國，任命他爲右一軍總管。齊國淑妃馮氏，特别受到齊後主的寵愛，齊國平定後被擒獲，高祖因爲宇文達不親近聲色，特地將馮氏賞賜給他。宣帝即位，他升任爲上柱國。大象元年，任大右弼。當年，朝廷下詔指定潞州上黨郡一萬户人家作爲代國的采邑。宇文達離京前往封國。大象二年，到京師朝拜。當年冬天，被隋文帝殺害，他的世子宇文執、宇文執的弟弟蕃國公宇文轉等人一同被害，封國被撤銷。

冀康公宇文通

冀康公通，字屈率突。武成初，封冀國公，邑萬户。天和六年十月，薨。子絢嗣。建德三年，進爵爲王。大象中，爲隋文帝所害，國除。

冀康公宇文通，字屈率突。武成初年，被封爲冀國公，食邑一萬户。天和六年十月，去世。他的兒子宇文絢繼承他的爵位。建德三年，宇文絢升爵位爲王爵。大象年間，宇文絢被隋文帝殺害，封國被撤銷。

滕聞王宇文逌

滕聞王逌，字爾固突。少好經史，解屬文。武成初，封滕國公，邑萬户。天和末，拜大將軍。建德初，進位柱國。三年，進爵爲王。六年，爲行軍總管，與齊王憲征稽胡。逌破其渠帥穆友等，斬首八千級。還，除河陽總管。宣政元年，進位上柱國。其年，伐陳，詔逌爲元帥，節度諸軍事。大象元年五月，詔以荆州新野郡邑萬户爲滕。逌出就國。二年，朝京。其年冬，爲隋文帝所害，并子懷德公祐、祐弟箕國公裕、弟禮禧等，國除。逌所著文章，頗行於世。

滕聞王宇文逌，字爾固突。年少時喜愛經史書籍，通曉作文章。武成初年，被封爲滕國公，食邑一萬户。天和末年，任大將軍。建德初年，升任柱國。建德三年，升爵位爲王爵。建德六年，任行軍總管，和齊王宇文憲一起征討稽胡。宇文逌擊敗稽胡渠帥穆友等人，斬殺八千人。回來後，任河陽總管。宣政元年，升任上柱國。當年，北周討伐陳國，朝廷下詔命宇文逌任元帥，節度諸軍事。大象元年五月，朝廷下詔指定荆州新野郡一萬户人家作爲滕國采邑。宇文逌離京前往封國。大象二年，到京師朝拜。當年冬天，被隋文帝殺害，他的兒子懷德公宇文祐、宇文祐的弟弟箕國公宇文裕、宇文裕的弟弟宇文禮、宇文禧等人一同被害，封國被撤銷。宇文逌所寫的文章，在世上流傳很廣。

孝閔帝子

孝閔帝一男。陸夫人生紀厲王康。

孝閔帝有一個兒子。就是陸夫人生的紀厲王宇文康。

紀厲王宇文康

紀厲王康，字乾定。保定初，封紀國公，邑萬户。建德三年，進爵爲王。仍出爲總管利始等五州、大小劒二防諸軍事、利州刺史。康驕矜無軌度，信任僚佐盧奕等，遂繕修戎器，陰有異謀。司録裴融諫止之，康不聽，乃殺融。五年，詔賜康死。子湜嗣。大定中，爲隋文帝所害，國除。

紀厲王宇文康，字乾定。保定初年，被封爲紀國公，食邑一萬户。建德三年，升爵位爲王爵。接着出任總管利始等五州、大小劒二防諸軍事、利州刺史。宇文康傲慢自負不遵循法度，親信任用屬僚盧奕等人，於是修繕武器，在暗中策謀反叛。司録裴融勸諫制止他，宇文康不采納，就殺掉了裴融。保定五年，高祖下令將宇文康賜死。他的兒子宇文湜繼承他的爵位。大定年間，宇文湜被隋文帝殺害，封國被撤銷。

明帝諸子

明帝三男。徐妃生畢剌王賢，後宫生酆王貞、宋王寔。

明帝有三個兒子。他們是徐妃生的畢剌王宇文賢，嬪妃生的酆王宇文貞、宋王宇文寔。

畢剌王宇文賢

畢剌王賢，字乾陽。保定四年，封畢國公。建德三年，進爵爲王。出爲華州刺史，遷荆州總管，進位柱

畢剌王宇文賢，字乾陽。保定四年，被封爲畢國公。建德三年，升爵位爲王爵。出任華州刺史，又升任荆州總管，升任柱國。宣政年間，入

國。宣政中，入爲大司空。大象初，進位上柱國、雍州牧、太師。明年，宣帝崩。賢性强濟，有威略。慮隋文帝傾覆宗社，言頗泄漏，尋爲所害，并其子弘義、恭道、樹孃等，國除。

任大司空。大象初年，升任上柱國、雍州州牧、太師。第二年，宣帝去世。宇文賢性情精强幹練，有莊重的舉止和謀略。他擔心隋文帝會顛覆宗廟社稷，言辭多有泄露，不久被殺害，和他一起被害的有他的兒子宇文弘義、宇文恭道、宇文樹孃等人，封國被撤銷。

酆王宇文貞

酆王貞，字乾雅。初封酆國公。建德三年，進爵爲王。大象初，爲大冢宰。後爲隋文帝所害，并子濟陰郡公德文，國除。

酆王宇文貞，字乾雅。開始被封爲酆國公。建德三年，升爵位爲王爵。大象初年，任大冢宰。後來被隋文帝殺害，他的兒子濟陰郡公宇文德文和他一起被害，封國被撤銷。

武帝諸子

武帝七男。李皇后生宣帝、漢王贊，庫汗姬生秦王贄、曹王允，馮姬生道王充，薛世婦生蔡王兑，鄭姬生荆王元。

武帝有七個兒子。他們是李皇后生的宣帝、漢王宇文贊，庫汗姬生的秦王宇文贄、曹王宇文允，馮姬生的道王宇文充，薛世婦生的蔡王宇文兑，鄭姬生的荆王宇文元。

漢王宇文贊

漢王贊，字乾依。初封漢國公。建德三年，進爵爲王，仍柱國。大象末，隋文帝輔政，欲順物情，乃進上柱國、右大丞相。外示尊崇，實無綜理。及諸方略定，又轉太師。尋爲隋文帝所害，并其子淮陽公道德、弟道智、道義等，國除。

漢王宇文贊，字乾依。開始被封爲漢國公。建德三年，升爵位爲王爵，接着任柱國。大象末年，隋文帝輔佐朝政，想順應人心，就提升他爲上柱國、右大丞相。在表面上對他很尊崇，實際上没有讓他總理什麽政事。等到各個方面稍稍平定後，又改任太師。不久被隋文帝殺害，他的兒子淮陽公宇文道德、宇文道德的弟弟宇文道智、宇文道義等人一同被害，封國被撤銷。

秦王宇文贄

秦王贄，字乾信。初封秦國公。建德三年，進爵爲王。大象二年上柱國、大冢宰、大右弼。尋爲隋文帝所害，并其子忠誠公靖智、弟靖仁等，國除。

秦王宇文贄，字乾信。開始被封爲秦國公。建德三年，升爵位爲王爵。大象二年，任上柱國、大冢宰、大右弼。不久被隋文帝殺害，他的兒子忠誠公宇文靖智、宇文靖智的弟弟宇文靖仁等一同被害，封國被撤銷。

曹王宇文允

曹王允，字乾仕。初封曹國公。建德三年，進爵爲王。

曹王宇文允，字乾仕。開始被封爲曹國公。建德三年，升爵位爲王爵。

道王宇文充

道王充，字乾仁。建德六年，封王。

道王宇文充，字乾仁。建德六年，被封爲王。

蔡王宇文兑

蔡王兑，字乾俊。建德六年，封王。

蔡王宇文兑，字乾俊。建德六年，被封爲王。

荆王宇文元

荆王元，字乾儀。宣政元年，封王。元及兑、充、允等并爲隋文帝所害，國除。

荆王宇文元，字乾儀。宣政元年，被封爲王。宇文元和宇文兑、宇文充、宇文允等都被隋文帝殺害，封國被撤銷。

宣帝諸子

宣帝三子。朱皇后生静皇帝，王姬生酆王衎，皇甫姬生郢王術。

宣帝有三個兒子。他們是朱皇后生的静皇帝，王姬生的酆王宇文衎，皇甫姬生的郢王宇文術。

酆王宇文衎

酆王衎，大象二年，封王。

酆王宇文衎，大象二年，被封爲王。

郢王宇文術

郢王術，大象二年，封王。與衎并爲隋文帝所害，國除。

郢王宇文術，大象二年，被封爲王。和宇文衎一起都被隋文帝殺害，封國被撤銷。

史臣曰：昔賢之議者，咸云以周建五等，歷載八百；秦立郡縣，二世而亡。雖得失之迹可尋，是非之理互起，而因循莫變，復古未聞。良由著論者溺於貴達，司契者難於易業，詳求適變之道，未窮於至當也。嘗試論之：

史臣曰：從前賢能的人議論，都説因爲姬周建立五個等級的爵位，歷經了八百年；秦朝設立郡縣，僅傳了二世就滅亡了。雖然得失成敗的事迹可以探尋，是非對錯的道理相互啓發，但是因循舊制不加改變，却從古以來都没有聽説過。實在是因爲著書立説的人陷於尊貴顯達，主管寫作的人難以改變事業，雖詳細地尋求適宜的變通方法，却没有能够探究到最恰當的辦法。我嘗試着評論此事：

夫皇王迭興，爲國之道匪一；賢聖間出，立德之指殊塗。斯豈故爲相反哉，亦云治而已矣。何則？五等之制，行於商周之前；郡縣之設，始於秦漢之後。論時則澆淳理隔，易地則用捨或殊。譬猶干戈日用，難以成垓下之業；稷嗣所述，不可施成周之朝。是知因時制宜者，爲政之上務也；觀民立教者，經國之長策也。且夫列封疆，建侯伯，擇賢能，置牧

帝王更迭興起，治理國家的方法不一樣；聖賢交替出現，樹立聖德旨向的道路不同。這難道是故意要相互違背嗎，他們也是爲了要治理好天下而已呀。爲什麽這樣説呢？五等爵位的制度，在商、周之前就實行了；郡縣的設立，開始於秦、漢之後。議論的時候則認爲二者的厚薄相差很遠，不同的地方則在使用或捨棄方面有些不同。譬如兵器經常使用，難以成就像漢高祖在垓下擊敗楚建立漢那樣的大業；稷嗣君叔孫通所講的禮法，不可以在成周這一朝施行。由此可知根

守，循名雖曰異軌，責實抑亦同歸。盛則與之共安，衰則與之共患。共安繫乎善惡，非禮義無以敦風；共患寄以存亡，非甲兵不能靖亂。是以齊、晉帥禮，鼎業傾而復振；温、陶釋位，王綱弛而更張。然則周之列國，非一姓也，晉之群臣，非一族也，豈齊、晉强於列國，温、陶賢於群臣者哉，蓋勢重者易以立功，權輕者難以盡節故也。由此言之，建侯置守，乃古今之異術；兵權勢位，蓋安危之所階乎。

據不同的時候制定適宜的政策，是處理政務的最大事務；觀察民風教化百姓，是治理國家的長遠策略。而且分封疆土，建立諸侯，選擇賢能，設置地方長官，就其名稱雖然説是不同的建制，考察實際情況也許達到了相同的目的。興盛的時候則和施行的政策共同安定，衰落的時候則與當時的政策共患難。共平安維係於善惡，不遵循禮義就無法敦厚世風；共患難寄托於存亡，不使用甲兵就不能平定禍亂。所以齊國、晉國遵循禮義，他們的政權傾覆後又重新振興；温嶠、陶侃推讓職位，王法鬆弛後又重新伸張。然而周朝的各個諸侯國，并不是一姓，晉朝的各位大臣，也不是一族，難道是齊國、晉國比其他諸侯國强大，温嶠、陶侃比其他大臣們賢能嗎？大概是權勢重的人容易建立功勛，權勢輕的人難以竭盡操節的緣故。由此看來，建立諸侯設置牧守，是古今的不同策略；軍隊權力勢力官位，大概是平安或危難的緣由呀。

太祖之定關右，日不暇給，既以人臣禮終，未遑藩屏之事。晉蕩輔政，爰樹其黨，宗室長幼，并據勢位，握兵權，雖海内謝隆平之風，而國家有盤石之固矣。高祖克翦芒刺，思弘政術，懲專朝之爲患，忘維城之遠圖，外崇寵位，内結猜阻。自是配天之基，潛有朽壤之墟矣。宣皇嗣位，凶暴是聞，芟刈先其本枝，削黜遍於公族。雖復地惟叔父，親則同生，文能附衆，武能威敵，莫不謝卿士於當年，從侯服於下國。號爲千乘，勢侔匹夫。是以權臣乘其機，謀士因其隙，遷龜鼎速於俯拾，殲王侯烈於燎原。悠悠邃古，未聞斯酷。豈非摧枯振朽，易爲力乎。

太祖在平定關右的時候，每天事務繁多時間不足，既然以人臣的禮節直到最後，就來不及建立作爲王室屏障的藩國。晉蕩公宇文護輔佐朝政時，樹立自己的黨羽，宗室大大小小的人，都占據了高官厚位，把握兵權，雖然天下有拒絶粉飾太平的風氣，而國家却像磐石那樣的堅固。高祖剪除身邊的威脅，想弘揚爲政的方法，懲治專斷朝政的禍患，忘記了連城衛國的長遠策略，對外人尊崇寵位，對宗室因猜忌而産生隔閡。從這時開始以德配於天的基業，就埋藏下了腐爛的土壤。宣帝繼位後，凶惡殘暴，最先剪除的是自己的同宗枝葉，被削減廢黜的人遍及貴族。即使是自己的叔父，同胞的兄弟，衹要文能招附衆人之心，武能威懾敵人，没有不是在當時被辭去執政的官位，按照小國封侯的。雖然號稱千乘之國，但勢力却與平民相等同。所以掌權專横的大臣趁此機會，謀士藉此空隙，政權的改變就像彎腰拾東西一樣快，誅滅王侯就像烈火燎原一樣猛烈。悠悠遠古，也没有聽説過有這樣的殘酷。這難道不是像摧枯拉朽那樣，非常容易做到的嗎。

向使宣皇采姬、劉之制，覽聖哲

假如宣帝采用姬周、劉漢的制度，實行聖明

之術，分命賢戚，布於内外，料其輕重，間以親疏，首尾相持，遠近爲用。使其勢位也足以扶危，其權力也不能爲亂。事業既定，僥倖自息。雖使卧赤子，朝委裘，社稷固以久安，億兆可以無患矣。何后族之地，而勢能窺其神器哉。

帝王的統治策略，分别任命賢能的皇戚，將他們分布在朝廷内外，估料他們的輕重，權衡他們的親疏，使他們首尾扶持，遠近都爲自己使用。使他們的勢力地位足以扶持危亡的局面，使他們的權勢力量也無法製造禍亂。事業既然已經安定下來了，僥幸之心就會自然平息。這樣，即使是像嬰兒那樣安睡着，每天垂衣而治，社稷也本來會長久地安定，億萬百姓也可以没有禍患了。那些皇后家族的人，又怎麽能够窺視國家政權呢。

周書卷十四

列傳第六

賀拔勝（弟）岳（兄）允　念賢

賀拔勝　賀拔度拔

賀拔勝字破胡，神武尖山人也。其先與魏氏同出陰山。有如回者，魏初爲大莫弗。祖爾頭，驍勇絶倫，以良家子鎮武川，因家焉。獻文時，茹茹數爲寇，北邊患之。爾頭將游騎深入覘候，前後以八十數，悉知虜之倚伏。後雖有寇至，不能爲害。以功賜爵龍城侯。父度拔，性果毅，爲武川軍主。

賀拔勝字破胡，是神武尖山人。他的先祖和魏氏同出於陰山。他的先祖中有位叫賀拔如回的，在北魏初年任大莫弗。他的祖父賀拔爾頭，勇猛無比，以良家子弟的身份鎮守武川，因此安家在那裏。北魏獻文帝的時候，茹茹族多次侵略，北方邊境因此而憂患。賀拔爾頭率領流動突襲的騎兵深入偵察，前後達八十次，對敵情的變化瞭如指掌。後來雖然有賊寇到來，也不能製造禍害。賀拔爾頭因爲戰功而被賜爵爲龍城侯。賀拔勝的父親賀拔度拔，性情果敢剛毅，任武川軍主。

魏正光末，沃野鎮人破六汗拔陵反，南侵城邑。懷朔鎮將楊鈞聞度拔名，召補統軍，配以一旅。其賊僞署王衛可孤徒黨尤盛，既圍武川，又攻懷朔。勝少有志操，善騎射，北邊莫不推其膽略。時亦爲軍主，從度拔鎮守。既圍經年，而外援不至，勝乃慷慨白楊鈞曰："城圍蹙迫，事等倒懸，請告急於大軍，乞師爲援。"鈞許之。乃募勇敢少年十餘騎，夜伺隙潰圍而出。賊追及之。勝曰："我賀拔破胡也。"賊不敢逼。至朔州，白臨淮王元彧曰："懷朔被圍，旦夕淪陷，士女延首，企望官軍。大王帝室藩維，與國休戚，受任征討，理宜唯敵是求，今乃頓兵不進，猶豫不决。懷朔

北魏正光末年，沃野鎮人破六汗拔陵造反，向南侵略城邑。懷朔守將楊鈞聽到賀拔度拔的聲名，將他召入補任爲統軍，配給他一支軍隊。破六汗拔陵非法任命的親王衛可孤的兵衆特别昌盛，既已圍困了武川，又進攻懷朔。賀拔勝年少時有志向操守，善於騎馬射箭，北部邊境的人没有不推崇他的膽略的。當時他也擔任軍主，跟隨賀拔度拔鎮守。懷朔被圍困已有一年，而外面的援兵没有到來，賀拔勝就慷慨地對楊鈞説："懷朔城被圍困得很緊迫，就像人被倒挂一樣危急，我請求前去向大軍告急，乞求軍隊援助。"楊鈞答應了他。於是賀拔勝招募了十多個勇敢的少年騎兵，在夜裏伺機突圍出城。賊兵追上他們。賀拔勝説："我是賀拔破胡。"賊兵不敢逼近。賀拔勝抵達朔州，對臨淮王元彧説："懷朔被圍困，很快就會淪陷，百姓們伸頸遠望，盼望官軍。大

若陷，則武川隨亦危矣。逆賊因玆，銳氣百倍，雖有韓、白之勇，良、平之謀，亦不能爲大王用也。"彧以勝辭義懇至，許以出師，還令報命。勝復突圍而入，賊追之，射殺數人。至城下，大呼曰："賀拔破胡與官軍至矣。"城中乃開門納之。鈞復遣勝出覘武川，而武川已陷，勝乃馳還。懷朔亦潰，勝父子遂爲賊所虜。後隨度拔與德皇帝合謀，率州里豪傑輿珍、念賢、乙弗庫根、尉遲真檀等，招集義勇，襲殺可孤。朝廷嘉之，未及封賞，會度拔與鐵勒戰沒。孝昌中，追贈安遠將軍、肆州刺史。

王是皇室的重臣，與國家的命運休戚相關，你受命征討，理應全力尋找敵人，如今却停兵不向前進，猶豫不決。懷朔如果淪陷，則武川也隨着會危急。反賊因爲這樣，銳氣也會增長百倍，即使有韓信、白起那樣的勇猛，有張良、陳平那樣的智謀，也不能爲大王所使用。"元彧因爲賀拔勝的言辭極爲懇切，答應出兵，讓賀拔勝回去覆命。賀拔勝再次突圍入城，賊兵追趕他，被他射死數人。賀拔勝到達懷朔城下，大喊説："賀拔破胡和官軍到了。"城中於是打開城門迎進他。楊鈞又派賀拔勝出城偵察武川，而武川已經陷落，賀拔勝就飛奔回來。懷朔城也被攻破，賀拔勝父子就被賊兵俘獲。後來他跟着賀拔度拔同德皇帝商議，率領州中的豪傑輿珍、念賢、乙弗庫根、尉遲真檀等人，招集義勇，偷襲殺死了可孤。朝廷嘉獎他們，還沒來得及封賞，正好遇上賀拔度拔同鐵勒作戰身亡。孝昌年間，賀拔度拔被贈爲安遠將軍、肆州刺史。

初，度拔殺可孤之後，令勝馳告朔州，未反而度拔已卒。刺史費穆奇勝才略，厚禮留之，遂委其事，常爲游騎。于時廣陽王元深在五原，爲破六汗賊所圍，晝夜攻戰。召勝爲軍主。勝乃率募二百人，開東城門出戰，斬首百餘級。賊遂退軍數十里。廣陽以賊稍却，因拔軍向朔州，勝常爲殿。以功拜統軍，加伏波將軍。又隸僕射元纂鎮恒州。時有鮮于阿胡擁朔州流民，南下爲寇。恒州城中人乃潛與謀，以城應之。勝與兄允弟岳相失，南投肆州。允、岳投爾朱榮。榮與肆州刺史尉慶賓構隙，引兵攻肆州。肆州陷，榮得勝，大悦曰："吾得卿兄弟，天下不足平也。"

當初，賀拔度拔殺死可孤之後，命賀拔勝疾行報告朔州，没有返回而賀拔度拔已經死了。刺史費穆很賞識賀拔勝的才略，以厚禮挽留他，就將兵事委托給他，常常作爲游騎。當時廣陽王元深在五原，被破六汗拔陵所圍困，日夜戰鬥。召賀拔勝爲軍主。賀拔勝就招募二百人，打開東城門出戰，斬殺一百多人。賊兵於是退兵幾十里。廣陽王因爲賊兵稍稍後退，就趁機出動軍隊前往朔州，賀拔勝常常作爲殿後。賀拔勝因功拜任統軍，加授伏波將軍。又隸屬僕射元纂鎮守恒州。當時有位叫鮮于阿胡的人裹挾朔州流民，南下侵犯劫掠。恒州城内的人就在暗中同他謀劃，獻出城池響應他。賀拔勝和哥哥賀拔允弟弟賀拔岳離散，向南投奔肆州。賀拔允、賀拔岳投奔了爾朱榮。爾朱榮和肆州刺史尉慶賓結怨，率兵攻打肆州。肆州失陷，爾朱榮得到了賀拔勝，十分高興，説："我得到你們兄弟，天下就不難平定了。"

勝委質事榮。時杜洛周阻兵幽、定，葛榮據有冀、瀛。榮謂勝曰："井陘險要，我之東門。意欲屈君鎮

賀拔勝歸順侍奉爾朱榮。當時杜洛周擁兵幽州、定州，葛榮占據了冀州、瀛州。爾朱榮對賀拔勝説："井陘很險要，是我們的東門。我想委

之，未知君意如何？”勝曰：“少逢兵亂，險阻備嘗，每思效力，以報己知。今蒙驅使，實所願也。”榮乃表勝爲鎮遠將軍、别將，領步騎五千鎮井陘。孝昌末，從榮入洛，以定策立孝莊帝功，封易陽縣伯，邑四百户。累遷直閤將軍、通直散騎常侍、平南將軍、光禄大夫、撫軍將軍。從太宰元穆北征葛榮，爲前鋒大都督。戰於滏口，大破之，虜獲數千人。時洛周餘燼韓婁在薊城結聚，爲遠近之害。復以勝爲大都督，鎮中山。婁素聞勝威名，竟不敢南寇。元顥入洛陽，孝莊帝出居河内。榮徵勝爲前軍大都督，領千騎與爾朱兆自硤石度，大破顥軍，擒其子領軍將軍冠受，及梁將陳思保等，遂前驅入洛。拜武衛將軍、金紫光禄大夫，增邑六百户，進爵真定縣公，遷武衛將軍，加散騎常侍。

屈你去鎮守那裏，不知你的意思怎樣？”賀拔勝説：“我年少時就遇上戰亂，嘗盡了艱難險阻，常想效力，以報答知己。現在承蒙你的調遣，確實是我所希望的。”爾朱榮於是上表推薦賀拔勝擔任鎮遠將軍、别將，率領五千步兵騎兵鎮守井陘。孝昌末年，賀拔勝跟隨爾朱榮進入洛陽，因爲擁立孝莊帝的功勞，被封爲易陽縣伯，食邑四百户。屢經升遷爲直閤將軍、通直散騎常侍、平南將軍、光禄大夫、撫軍將軍。他跟隨太宰元穆北征葛榮，任前鋒大都督。在滏口作戰，大敗葛榮，俘虜了幾千人。當時洛周的餘黨韓婁在薊城聚結兵衆，成爲遠近的禍害。又任命賀拔勝爲大都督，鎮守中山。韓婁一向聽説過賀拔勝的威名，始終不敢向南侵犯。元顥進入洛陽，孝莊帝離京居住到河内。爾朱榮徵召賀拔勝任前軍大都督，率領一千騎兵和爾朱兆從硤石渡河，大敗元顥的軍隊，擒獲了他的兒子領軍將軍元冠受，以及梁國將領陳思保等人，於是向前進軍進入洛陽。任武衛將軍、金紫光禄大夫，增加食邑六百户，提升爵位爲真定縣公，升任武衛將軍，加授散騎常侍。

及榮被誅，事起倉卒，勝復隨世隆至于河橋。勝以爲臣無仇君之義，遂勒所部還都謁帝。大悦，以本官假驃騎大將軍、東征都督，率騎一千，會鄭先護討爾朱仲遠，爲先護所疑，置之營外，人馬未得休息。俄而仲遠兵至，與戰不利，乃降之。復與爾朱氏同謀，立節閔帝。以功拜右衛將軍，進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左光禄大夫。

到爾朱榮被殺時，事情很突然，賀拔勝又跟隨爾朱世隆到達河橋。賀拔勝認爲臣子没有仇恨君主的道理，於是率領他的部衆回到都城謁見孝莊帝。孝莊帝十分高興，任命他以原來的官職代理驃騎大將軍、東征都督，率一千騎兵，正好遇上鄭先護討伐爾朱仲遠，賀拔勝受到鄭先護的猜疑，被安置在軍營外，人馬没有得到休息。很快爾朱仲遠的軍隊到來，賀拔勝同他交戰失利，於是投降了他。又與爾朱氏合謀，立節閔帝。賀拔勝因功拜爲右衛將軍，升任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左光禄大夫。

齊神武懷貳，爾朱氏將討之。度律自洛陽引兵，兆起并州，仲遠從滑臺，三帥會於鄴東。時勝從度律。度律與兆不平。勝以臨敵構嫌，取敗之道，乃與斛斯椿詣兆營和解之，反爲兆所執。度律大懼，遂引軍還。兆將斬勝，數之曰：“爾殺可孤，罪一也；

齊神武懷有叛逆之心，爾朱氏打算討伐他。爾朱度律從洛陽進兵，爾朱兆從并州起兵，爾朱仲遠從滑臺出兵，三位統帥相會在鄴城東面。當時賀拔勝跟隨着爾朱度律。爾朱度律與爾朱兆不和。賀拔勝認爲敵軍當前而産生嫌疑，是失敗之道，就與斛斯椿到爾朱兆營中調解他們，反而被爾朱兆扣押。爾朱度律大爲恐懼，就率軍退走。

天柱薨後，復不與世隆等俱來，而東征仲遠，罪二也。我欲殺爾久矣，今復何言?”勝曰：“可孤作逆，爲國巨患，勝父子誅之，其功不小，反以爲罪，天下未聞。天柱被戮，以君誅臣，勝寧負朝廷? 今日之事，生死在王。但去賊密邇，骨肉構隙，自古迄今，未有不破亡者。勝不憚死，恐王失策。”兆乃捨之。勝既得免，行百餘里，方追及度律軍。齊神武既克相州，兵威漸盛。於是爾朱兆及天光、仲遠、度律等衆十餘萬，陣於韓陵。兆率鐵騎陷陣，出齊神武之後，將乘其背而擊之。度律惡兆之驕悍，懼其陵己，勒兵不肯進。勝以其携貳，遂率麾下降于齊神武。度律軍以此先退，遂大敗。

爾朱兆將要斬殺賀拔勝，責備他說：“你殺死可孤，這是第一條罪；天柱大將軍死後，你又不與爾朱世隆等人一同前來，而去東征爾朱仲遠，這是第二條罪狀。我早就想殺你，現在你還有什麽話説?”賀拔勝説：“衛可孤叛逆，是國家的大患，我們父子殺掉他，功勞不小，你反而認爲這是罪狀，天下都没聽説過。天柱大將軍被殺，是君殺臣，我賀拔勝怎能辜負朝廷? 今日的事，是活是死在於大王。但是大敵當前，而兄弟骨肉間却産生嫌疑，從古到今，没有不滅亡的。我賀拔勝不怕死，衹恐怕大王失策。”爾朱兆就放了他。賀拔勝被釋放後，行走了一百多里地，纔追上了爾朱度律的軍隊。齊神武攻克相州後，軍威漸漸旺盛。於是爾朱兆和爾朱天光、爾朱仲遠、爾朱度律等十多萬軍隊，在韓陵結陣。爾朱兆率領鐵甲騎兵衝入軍陣中，在齊神武的後面出現，打算在背後攻擊他。爾朱度律痛恨爾朱兆的驕横，害怕他欺壓自己，率領軍隊不肯前進。賀拔勝因爲他們胸懷二心，就率領部下投降了齊神武。爾朱度律的軍隊因此首先退却，於是大敗。

太昌初，以勝爲領軍將軍，尋除侍中。孝武帝將圖齊神武，以勝弟岳擁衆關西，欲廣其勢援，乃拜勝爲都督三荆、二郢、南襄、南雍七州諸軍事，進位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荆州刺史，加授南道大行臺尚書左僕射。勝攻梁下溠戍，擒其戍主尹道珍等。又使人誘動蠻王文道期，率其種落歸款。梁雍州刺史蕭續擊道期不利，漢南大駭。勝遣大都督獨孤信、軍司史寧攻歐陽酇城。南雍州刺史長孫亮、南荆州刺史李魔憐、大都督王元軌取久山、白洎，都督拔略昶、史仵龍取義城、均口，擒梁將莊思延，獲甲卒數千人。攻馮翊、安定、沔陽，并平之。勝軍於樊、鄧之間。梁武敕續曰：“賀拔勝北間驍將，爾宜慎之。”續遂城守不敢出。尋進位中書令，增邑二千户，進爵琅邪郡

太昌初年，朝廷任命賀拔勝爲領軍將軍，不久授任侍中。孝武帝打算謀取齊神武，命賀拔勝的弟弟賀拔岳率軍到關西，以擴張他的聲勢，就任命賀拔勝爲都督三荆、二郢、南襄、南雍七州諸軍事，升任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荆州刺史，加授南道大行臺尚書左僕射。賀拔勝攻打梁國的下溠戍，擒獲了防守那裏的主帥尹道珍等人。又派人勸動了蠻王文道期，使他率領他的部落前來歸附。梁國雍州刺史蕭續攻擊文道期失利，漢南大爲恐懼。賀拔勝派大都督獨孤信、軍司史寧攻下歐陽酇城。派南雍州刺史長孫亮、南荆州刺史李魔憐、大都督王元軌攻取久山、白洎，都督拔略昶、史仵龍攻下義城、均口，擒獲梁國將領莊思延及甲兵幾千人。賀拔勝進攻馮翊、安定、沔陽，都被平定。賀拔勝駐軍在樊城、鄧州之間。梁武帝敕令蕭續説：“賀拔勝是北方的勇將，你要謹慎。”蕭續於是守住城池不敢出兵。不久賀拔勝升任中書令，增加食邑二千户，提升爵位爲琅邪郡公。蕭續派柳仲禮據守穀

公。續遣柳仲禮守穀城，勝攻之未拔。屬齊神武與帝有隙，詔勝引兵赴洛，至廣州，猶豫未進，而帝已西遷。勝還軍南陽，遣右丞陽休之奉表入關，又令府長史元穎行州事。勝自率所部，將西赴關中，進至淅陽，詔封勝太保、録尚書事。時齊神武已陷潼關，屯軍華陰。勝乃還荆州。州民鄧誕執元穎，北引侯景。勝至，景逆擊之，勝軍不利，率麾下數百騎，南奔梁。

在江表三年，梁武帝遇之甚厚。勝常乞師北討齊神武，既不果，乃求還。梁武帝許之，親餞於南苑。勝自是之後，每行執弓矢，見鳥獸南向者皆不射之，以申懷德之志也。既至長安，詣闕謝罪。朝廷嘉其還，乃授太師。

後從太祖擒竇泰於小關，加授中軍大都督。又從太祖攻弘農。勝自陝津先渡河，東魏將高干遁，勝追獲，囚之。下河北，擒郡守孫晏。崔乂。從破東魏軍於沙苑，追奔至河上。仍與李弼别攻河東，略定汾、絳。增邑并前五千户。河橋之役，勝大破東魏軍。太祖命勝收其降卒而還。及齊神武悉衆攻玉壁，勝以前軍大都督從太祖追之於汾北。又從戰邙山。時太祖見齊神武旗鼓，識之，乃募敢勇三千人，配勝以犯其軍。勝適與齊神武相遇，因告之曰："賀六渾，賀拔破胡必殺汝也。"時募士皆用短兵接戰，勝持稍追齊神武數里，刃垂及之。會勝馬爲流矢所中，死，比副騎至，齊神武已逸去。勝嘆曰："今日之事，吾不執弓矢者，天也！"

是歲，勝諸子在東者，皆爲齊神

城，賀拔勝没有能够攻下。當時正好齊神武同孝武帝有怨，詔命賀拔勝率兵前往洛陽，抵達廣州，猶豫不前進，而孝武帝已經往西遷徙。賀拔勝回師南陽，派右丞陽休之帶着表奏入關，又令府長史元穎代理州中政務。賀拔勝親自率領所部，準備往西奔赴關中，進軍到淅陽，朝廷下詔封賀拔勝爲太保、録尚書事。當時齊神武已攻陷了潼關，將軍隊駐扎在華陰。賀拔勝就退回荆州。州中百姓鄧誕抓住元穎，向北迎接侯景。賀拔勝到後，侯景迎面攻擊他，賀拔勝的軍隊失利，率領部下幾百騎兵，往南投奔梁國。

賀拔勝在江南三年時間裏，梁武帝待他很優厚。賀拔勝常請求出兵向北討伐齊神武，没有結果後，就請求返回。梁武帝同意了他的要求，親自在南苑爲他餞行。賀拔勝從此以後每當在路上手持弓箭，見到南行的鳥獸都不射它們，以表達懷念恩德的心願。抵達長安後，他到宫中謝罪。朝廷贊美他的返回，就任命他爲太師。

後來他隨太祖在小關擒獲竇泰，加授爲中軍大都督。又隨太祖攻打弘農。賀拔勝從陝津率先渡過黄河，東魏將領高干逃走，賀拔勝追趕抓獲了他，將他囚禁。攻下河北，擒獲郡守孫晏。(疑有闕文) 崔乂。隨軍在沙苑擊敗東魏軍隊，追趕到了黄河邊上。又同李弼配合攻打河東，平定了汾州、絳州。食邑增至五千户。在河橋戰役中，賀拔勝大敗東魏軍隊。太祖命賀拔勝收集東魏投降的兵士返回。到齊神武出動所有軍隊攻打玉壁時，賀拔勝以前軍大都督的身份隨太祖追擊東魏軍隊到達汾北。又隨太祖在邙山作戰。當時太祖看到齊神武的軍旗戰鼓，認出了他，就招募了三千勇敢士卒，配備給賀拔勝去衝擊齊神武的軍隊。賀拔勝正好和齊神武相遇，就告訴他說："賀六渾，我賀拔破胡一定要殺死你。"當時招募的勇士都用短兵器與敵人交戰，賀拔勝手持長矛追趕齊神武幾里路，矛頭已够着了齊神武。正好賀拔勝的坐騎被流矢擊中，戰馬死去，等他的副騎到時，齊神武已經逃走。賀拔勝嘆息說："今天的事情，我没有拿弓箭，是天意啊！"

這一年，賀拔勝在東邊的各個兒子，都被齊

武所害。勝憤恨，因動氣疾。大統十年，薨于位。臨終，手書與太祖曰："勝萬里杖策，歸身闕庭，冀望與公掃除逋寇。不幸殞斃，微志不申。願公內先協和，順時而動。若死而有知，猶望魂飛賊庭，以報恩遇耳。"太祖覽書，流涕久之。

神武殺害。賀拔勝憤怒怨恨，因此觸動心氣而生病。大統十年，在任上死去。臨死時，他親手寫信給太祖說："我萬里從征，歸附朝廷，希望和您一起掃除逃寇。不幸死去，我微小的心願不能伸張。希望您首先協調和睦內部，順應時機而行動。如果我死後有知，仍希望我的魂魄飛到賊敵那裏，以此報答朝廷對我的恩遇。"太祖看完書信，長時間地流淚。

勝長於喪亂之中，尤工武藝，走馬射飛鳥，十中其五六。太祖每云："諸將對敵，神色皆動，唯賀拔公臨陣如平常，真大勇也。"自居重位，始愛墳籍。乃招引文儒，討論義理。性又通率，重義輕財，身死之日，唯有隨身兵仗及書千餘卷而已。

賀拔勝生長在動亂年代，特別擅長武藝，騎馬射飛鳥，十次中有五六次射中。太祖常說："各位將領們面對敵人，神色都有變化，衹有賀拔公在臨陣時和平常一樣，是真正的大勇。"自從他身居高位後，開始喜愛書籍。於是招集文人，討論經義名理。性情又通達直率，看重義氣輕視錢財，他死的時候，衹有隨身兵器和一千多卷書籍而已。

初，勝至關中，自以年位素重，見太祖不拜，尋而自悔，太祖亦有望焉。後從太祖宴于昆明池，時有雙鳧游於池上，太祖乃授弓矢於勝曰："不見公射久矣，請以為歡。"勝射之，一發俱中。因拜太祖曰："使勝得奉神武，以討不庭，皆如此也。"太祖大悅。自是恩禮日重，勝亦盡誠推奉焉。贈定冀等十州諸軍事、定州刺史、太宰、録尚書事，謚曰貞獻。明帝二年，以勝配享太祖廟庭。

當初，賀拔勝抵達關中，自認為資歷地位向來很高，見太祖時不下拜，不久自己又後悔，太祖也有怨恨。後來跟太祖在昆明池宴飲，當時有一對野鴨在水池中游，太祖就將弓箭交給賀拔勝說："很長時間沒有見到你射箭，請你射野鴨以助興。"賀拔勝射箭，一箭將兩隻野鴨射中。接着對太祖下拜說："如果讓我侍奉您神武大將軍，去征討叛逆，都像這樣。"太祖大為高興。從此太祖對他恩待禮遇一天天厚重，賀拔勝也竭盡誠心推崇侍奉太祖。賀拔勝被追贈為定冀等十州諸軍事、定州刺史、太宰、録尚書事，謚號為貞獻。明帝二年，以賀拔勝祔祭於太祖祭廟。

賀拔仲華

勝無子，以弟岳子仲華嗣。大統三年，賜爵樊城公。魏廢帝時，為通直郎、散騎常侍，遷黃門郎，加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六官建，拜守廟下大夫。孝閔帝踐阼，襲爵琅邪公，除利州刺史。大象末，位至江陵總管。

賀拔勝沒有兒子，以他弟弟賀拔岳的兒子賀拔仲華作為他的繼嗣。大統三年，賜爵位為樊城公。魏廢帝時，賀拔仲華任通直郎、散騎常侍，升任黃門郎，加授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又升任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六官制度建立時，任守廟下大夫。孝閔帝即位，他承襲爵位為琅邪公，任利州刺史。大象末年，官職做到江陵總管。

賀拔允

勝兄弟三人，并以豪俠知名。兄

賀拔勝兄弟三人，都以豪爽俠義聞名。他的

允字阿泥，魏孝武時，位至太尉，封燕郡王，爲神武所害。

兄長賀拔允字阿泥，在魏孝武帝時，官至太尉，被封爲燕郡王，被齊神武殺害。

賀拔岳

岳字阿斗泥。少有大志，愛施好士。初爲太學生，及長，能左右馳射，驍果絶人。不讀兵書而暗與之合，識者咸異之。

賀拔岳字阿斗泥。年少時有遠大志向，喜愛施捨錢財結交士人。開始爲太學生，長大後，能騎馬左右射箭，驍勇超人。對於兵法不學自通，認識他的人都對他很驚異。

與父兄誅衛可孤之後，廣陽王元深以岳爲帳内軍主。又表爲强弩將軍。後與兄勝俱鎮恒州。州陷，投爾朱榮。榮待之甚厚，以爲别將，尋爲都督。每居帳下，與計事，多與榮意合，益重之。榮士馬既衆，遂與元天穆謀入匡朝廷。謂岳曰："今女主臨朝，政歸近習。盗賊蜂起，海内沸騰，王師屢出，覆亡相繼。吾累世受恩，義同休戚。今欲親率士馬，電赴京師，内除君側，外清逆亂。取勝之道，計將安出?"岳對曰："夫立非常之事，必俟非常之人。將軍士馬精强，位任隆重。若首舉義旗，伐叛匡主，何往而不剋，何向而不摧。古人云'朝謀不及夕，言發不俟駕'，此之謂矣。"榮與天穆相顧良久，曰："卿此言，真丈夫之志也。"

他和父親兄長殺死衛可孤後，廣陽王元深任命他爲帳内軍主。又表奏他爲强弩將軍。後來和哥哥賀拔勝一起鎮守恒州。恒州失陷後，投奔了爾朱榮。爾朱榮對待他很優厚，任命他爲别將，不久任都督。常住在帳中，和他商議事情，大多同爾朱榮的意思相符合，爾朱榮更加看重他。爾朱榮的兵馬强大後，就與元天穆商量入京匡扶朝廷。爾朱榮對賀拔岳説："現在女主執掌朝政，政權歸於親幸。盗賊蜂擁而起，天下大亂，帝王的軍隊屢屢出動，不斷覆没。我家歷代接受皇恩，與皇室休戚與共。現在想親自率領兵馬，飛速奔赴京師，在内除掉君王身邊的小人，在外清除叛逆的亂賊。取勝的方法，將用什麽計策?"賀拔岳回答説："要想建立不同尋常的事業，必須等待不同尋常的人。將軍兵强馬壯，位高任重。如果首先舉起義旗，討伐叛逆匡扶君主，有什麽地方不能攻克的，有什麽東西不能摧毁的。古人説'早晨不考慮晚上，話一説出，來不及等待駕車套馬'，就是説的這。"爾朱榮和元天穆對視很久，説："你這番話，是真正大丈夫的志向。"

未幾而魏孝明帝暴崩，榮疑有故，乃舉兵赴洛。配岳甲卒二千爲先驅，至河陰。榮既殺害朝士，時齊神武爲榮軍都督，勸榮稱帝，左右多欲同之，榮疑未决。岳乃從容進而言曰："將軍首舉義兵，共除奸逆，功勤未立，逆有此謀，可謂速禍，未見其福。"榮尋亦自悟，乃尊立孝莊。岳又勸榮誅齊神武以謝天下。左右咸言："高歡雖復庸疏，言不思難，今四方尚梗，事藉武臣，請捨之，收其

不久魏孝明帝突然去世，爾朱榮懷疑其中有緣故，就起兵奔赴洛陽。配備給賀拔岳二千披甲士卒作爲先鋒，抵達河陰。爾朱榮殺害了朝中官員，當時齊神武任爾朱榮軍中的都督，勸爾朱榮稱帝，身邊的人都有相同的想法，爾朱榮猶豫不决。賀拔岳就從容地向爾朱榮進言説："將軍首先發動義兵，共同鏟除邪惡的逆賊，功勛尚未建立，就違背了這個計劃，可以説是加速禍患的到來，看不出會有什麽好處。"爾朱榮不久也自己醒悟過來，就尊立了孝莊帝。賀拔岳又勸爾朱榮殺掉齊神武以謝天下。身邊的人都説："高歡雖

後效。”榮乃止。以定策功，授前將軍、太中大夫，賜爵樊城鄉男。復爲榮前軍都督，破葛榮於滏口。遷平東將軍、金紫光禄大夫。坐事免。詔尋復之。從平元顥，轉左光禄大夫、武衛將軍。

然平庸，提的建議没有考慮禍難，但現在四方仍然阻塞，做事要依賴武臣，請放過他，以觀察他以後的表現。”爾朱榮這纔作罷。賀拔岳因爲擁立孝莊帝的功勞，被任命爲前將軍、太中大夫，賜爵位爲樊城鄉男。又再次任爾朱榮的前軍都督，在滏口大敗葛榮。升任平東將軍、金紫光禄大夫。因犯罪被免官。不久朝廷下詔恢復了他的職位。隨軍平定元顥，又改任左光禄大夫、武衛將軍。

時万俟醜奴僭稱大號，關中騷動，朝廷深以爲憂。榮將遣岳討之。岳私謂其兄勝曰：“醜奴擁秦、隴之兵，足爲勍敵。若岳往而無功，罪責立至；假令剋定，恐讒訴生焉。”勝曰：“汝欲何計自安？”岳曰：“請爾朱氏一人爲元帥，岳副貳之，則可矣。”勝然之，乃請於榮。榮大悦，乃以天光爲使持節、都二雍二岐諸軍事、驃騎大將軍、雍州刺史，以岳爲持節、假衛將軍、左大都督，又以征西將軍代郡侯莫陳悦爲右大都督，并爲天光之副以討之。時赤水蜀賊，阻兵斷路。天光之衆，不滿二千。及軍次潼關，天光有難色。岳曰：“蜀賊草竊而已，公尚遲疑，若遇大敵，將何以戰。”天光曰：“今日之事，一以相委，公宜爲吾制之。”於是進軍，賊拒戰於渭北，破之，獲馬二千匹，軍威大振。

當時万俟醜奴僭越名位稱帝，關中騷亂，朝廷爲此深深憂慮。爾朱榮將要派賀拔岳前去討伐。賀拔岳私下對他的哥哥賀拔勝説：“万俟醜奴擁有秦、隴的軍隊，足以成爲强勁的敵人。如果我去討伐而没有功績，罪責馬上就會降臨；假如能够平定，恐怕就會出現讒言誹謗。”賀拔勝説：“你想用什麽辦法使自己平安？”賀拔岳説：“請讓爾朱氏一人擔任元帥，我作爲他的副手輔佐他，就可以了。”賀拔勝同意，就向爾朱榮請求。爾朱榮十分高興，就任命爾朱天光爲使持節、督二雍二岐諸軍事、驃騎大將軍、雍州刺史，任命賀拔岳爲持節、假衛將軍、左大都督，又任命征西將軍代郡人侯莫陳悦爲右大都督，同爲爾朱天光的副手以討伐万俟醜奴。當時赤水蜀地賊寇，仗恃軍隊切斷道路。爾朱天光的軍隊，不滿二千人。到軍隊停駐潼關時，爾朱天光臉上有爲難的神色。賀拔岳説：“蜀地賊寇祇不過是草野盜賊而已，您尚且遲疑，如果遇上大敵，將怎麽作戰。”爾朱天光説：“現在的事，全部托付給你，你當爲我處理此事。”於是向前出兵，賊寇在渭水北面抵抗，大敗賊寇，繳獲戰馬二千匹，軍威大振。

天光與岳進至雍州，榮又續遣兵至。時醜奴自率大衆圍岐州，遣其大行臺尉遲菩薩、僕射万俟仵同向武功，南渡渭水，攻圍趨栅。天光使岳率千騎赴援。菩薩攻栅已剋，還岐州。岳以輕騎八百北渡渭，擒其縣令二人，獲甲首四百，殺掠其民以挑。菩薩率步騎二萬至渭北。岳以輕騎數

爾朱天光和賀拔岳前進到達雍州，爾朱榮又接着派兵來到。當時万俟醜奴親自率領大軍圍攻岐州，派他的大行臺尉遲菩薩、僕射万俟仵一同前往武功，向南渡過渭水，圍攻魏軍栅營。爾朱天光派賀拔岳率一千騎兵前去救援。尉遲菩薩已攻下了栅營，返回到岐州。賀拔岳率八百輕裝騎兵向北渡過渭水，擒獲了万俟醜奴的縣令二人，斬獲甲士的首級四百顆，殺掠万俟醜奴的百姓來

十與菩薩隔水交言。岳稱揚國威，菩薩自言强盛，往復數反。菩薩乃自驕踞，令省事傳語岳。岳怒曰：“我與菩薩言，卿是何人，與我對語?”省事恃隔水，應答不遜。岳舉弓射之，應弦而倒。時已逼暮，於是各還。岳密於渭南傍水，分精騎數十爲一處，隨地形便置之。明日，自將百餘騎，隔水與賊相見。岳漸前進，先所置騎隨岳而進，騎既漸增，賊不復測其多少。行二十里許，至水淺可濟之處，岳便馳馬東出，以示奔遁。賊謂岳走，乃棄步兵，南渡渭水，輕騎追岳。岳東行十餘里，依横岡設伏兵以待之。賊以路險不得齊進，前後繼至，半度岡東，岳乃回與賊戰，身先士卒，急擊之，賊便退走。岳號令所部，賊下馬者，皆不聽殺。賊顧見之，便悉投馬。俄而虜獲三千人，馬亦無遺，遂擒菩薩。仍渡渭北，降步卒萬餘，并收其輜重。

向他挑釁。尉遲菩薩率二萬步兵和騎兵到達渭水北邊。賀拔岳率幾十位輕裝騎兵同尉遲菩薩隔水對話。賀拔岳稱頌張揚魏朝的國威，尉遲菩薩自稱强大，反復辯詰多次。尉遲菩薩就自大驕慢，命令傳話的使者向賀拔岳傳話。賀拔岳憤怒地説：“我和尉遲菩薩對話，你是什麽人，和我對話?”傳話的使者仗恃隔着河水，回答時出言不遜。賀拔岳舉弓便射，傳話的使者應弦倒地。當時已近黄昏，於是各自退回。賀拔岳暗中在渭水南岸，分派幾十名精鋭騎兵爲一處，根據地形布置好。第二天，賀拔岳親自率領一百多名騎兵，隔着渭水和賊軍相見。賀拔岳逐漸前進，事先布置好的騎兵隨着賀拔岳前進，騎兵逐漸增加，賊軍再也猜測不到有多少人。走了二十里地左右，到了可以涉水而過的淺水處，賀拔岳就騎馬快速向東跑去，裝作奔逃的樣子。賊軍以爲賀拔岳逃走，便抛下步兵，向南渡過渭水，以輕裝騎兵追擊賀拔岳。賀拔岳向東走了十多里地，沿着一條横崗設下伏兵等待賊軍。賊軍因爲道路險要，無法一齊前進，前後相隨，等一半賊軍過了横崗的東面，賀拔岳便回頭和賊兵交戰，他身先士卒，猛攻賊軍，賊軍立即退却逃走。賀拔岳命令部衆，賊軍下馬的，都不准殺害。賊軍回頭看到這種情況，就都下馬。一會兒的功夫就俘獲了三千人，馬匹也全都捕獲，於是抓住了尉遲菩薩。接着又北渡渭水，收降賊軍一萬多步兵，并收繳了他們所有的武器裝備。

醜奴尋棄岐州，北走安定，置栅於平亭。天光方自雍至岐，與岳合勢。軍至汧、渭之間，宣言遠近曰：“今氣候漸熱，非征討之時，待秋凉更圖進取。”醜奴聞之，遂以爲實，分遣諸軍散營農於岐州之北百里細川，使其太尉侯元進領兵五千，據險立栅。其千人以下爲栅者有數處，且戰且守。岳知其勢分，乃密與天光嚴備。晡時，潛遣輕騎先行路，於後諸軍盡發。昧旦，攻圍元進栅，拔之，即擒元進。諸所俘執皆放之，自餘諸

万俟醜奴不久放棄了岐州，向北逃到安定，在平亭安下栅寨。爾朱天光纔從雍州來到岐州，和賀拔岳會合。爾朱天光的軍隊到達汧水、渭水之間，向遠近宣稱説：“現在天氣逐漸變熱，不是征討的時候，等秋天凉快時再考慮作戰。”万俟醜奴聽説後，就信以爲真，分散軍隊在岐州北面的百里細川耕作，派他手下的太尉侯元進率五千兵士占據險地建立栅寨。千人以下的栅寨有幾處，一邊作戰一邊守衛。賀拔岳瞭解到他的兵力分散，就在暗中和爾朱天光嚴密防備。傍晚時分，秘密派輕裝騎兵先出發，之後各路軍隊全部出發。黎明時圍攻侯元進的栅寨，攻下了栅寨，

柵悉降。岳星言徑趣涇州，其刺史侯幾長貴以城降。醜奴乃棄平亭而走，欲向高平。岳輕騎急追，明日，及醜奴於平涼之長坑，一戰擒之。高平城中又執蕭寶寅以降。

立即擒獲侯元進。所俘獲的俘虜全都釋放，其餘各柵寨的賊軍全都投降。賀拔岳晝夜兼行直奔涇州，涇州刺史侯幾長貴獻城投降。万俟醜奴放棄平亭城出逃，打算前往高平。賀拔岳率輕裝騎兵猛追，第二天，在平涼的長坑追上万俟醜奴，一次交戰就擒獲了他。高平城中的人又抓住蕭寶寅前來投降。

賊行臺万俟道洛率衆六千，退保牽屯山。岳攻之。道洛敗，率千騎而走，追之不及，遂得入隴，投略陽賊帥王慶雲。慶雲以道洛驍果絕倫，得之甚喜，以爲大將軍。天光又與岳度隴至慶雲所居水洛城。慶雲、道洛頻出城拒戰，并擒之。餘衆皆降，悉坑之，死者萬七千人。三秦、河、渭、瓜、凉、鄯州咸來歸款。賊帥夏州人宿勤明達降於平涼，後復叛，岳又討擒之。天光雖爲元帥，而岳功效居多。加車騎將軍，進爵爲伯，邑二千户。尋授都督涇北豳二夏四州諸軍事、涇州刺史，進爵爲公。

賊軍行臺万俟道洛率六千人馬，退守牽屯山。賀拔岳攻擊他。万俟道洛戰敗，率一千騎兵逃走，賀拔岳没有追上他，他就進入隴地，投靠略陽賊軍首領王慶雲。王慶雲認爲万俟道洛驍勇無比，得到他後十分高興，任命他爲大將軍。爾朱天光又和賀拔岳進入隴地抵達王慶雲所居住的水洛城。王慶雲、万俟道洛接連出城迎戰，都被擒獲。其餘的人都投降，爾朱天光將他們全部活埋，死去的有一萬七千人。三秦、河、渭、瓜、凉、鄯州都前來歸降。賊軍首領夏州人宿勤明達在平涼投降，後來又反叛，賀拔岳又征討擒獲了他。爾朱天光雖然爲元帥，而賀拔岳的功勞居多。被加授爲車騎將軍，升爵位爲伯爵，食邑二千户。不久任都督涇北豳二夏四州諸軍事、涇州刺史，晋升爲公爵。

天光入洛，使岳行雍州刺史。建明中，拜驃騎大將軍，增邑五百户。普泰初，除都督二岐東秦三州諸軍事、儀同三司、岐州刺史，進封清水郡公，增邑通前三千户。尋加侍中，給後部鼓吹，進位開府儀同三司，兼尚書左僕射、隴右行臺，仍停高平。二年，加都督三雍三秦二岐二華諸軍事、雍州刺史。天光將率衆拒齊神武，遣問計於岳。岳報曰："王家跨據三方，士馬殷盛，高歡烏合之衆，豈能爲敵。然師克在和，但願同心戮力耳。若骨肉離隔，自相猜貳，則圖存不暇，安能制人。如下官所見，莫若且鎮關中，以固根本；分遣鋭師，與衆軍合勢。進可以克敵，退可以克全。"天光不從，果敗。岳率軍下隴

爾朱天光進入洛陽，派賀拔岳兼任雍州刺史。建明年間，任驃騎大將軍，增加食邑五百户。普泰初年，任都督二岐東秦三州諸軍事、儀同三司、岐州刺史，晋封爲清水郡公，食邑增至三千户。不久加授侍中，給後部鼓吹，升任開府儀同三司，兼任尚書左僕射、隴右行臺，仍然停駐在高平。普泰二年，加授都督三雍三秦二岐二華諸軍事、雍州刺史。爾朱天光將要率軍抵禦齊神武，派人向賀拔岳詢問計策。賀拔岳答覆説："大王家占據三方，兵馬强盛，高歡是烏合之衆，怎麽能够抵擋。然而軍隊克敵在於和睦，祇是希望同心合力而已。如果兄弟骨肉離心離德，自相猜忌，則連考慮生存都來不及，又怎麽能够制服他人。按下官的意見，不如暫且鎮守關中，以鞏固根本；分派精鋭軍隊，和各路軍隊會合。前進可以打敗敵人，後退可以保全自己。"爾朱天光不聽從，果然失敗。賀拔岳率軍南下隴地奔赴雍

赴雍，擒天光弟顯壽以應齊神武。

州，擒獲了爾朱天光的弟弟爾朱顯壽以響應齊神武。

魏孝武即位，加關中大行臺，增邑千户。永熙二年，孝武密令岳圖齊神武，遂刺心血，持以寄岳，詔岳都督二雍二華二岐豳四梁三益巴二夏蔚寧涇二十州諸軍事、大都督。齊神武既忌岳兄弟功名，岳懼，乃與太祖協契。語在《太祖本紀》。岳自詣北境，安置邊防。率衆趣平凉西界，布營數十里，托以牧馬於原州，爲自安之計。先是，費也頭万俟受洛干、鐵勒斛律沙門、斛拔彌俄突、紇豆陵伊利等，并擁衆自守，至是皆款附。秦、南秦、河、渭四州刺史又會平凉，受岳節度。唯靈州刺史曹泥不應召，乃通使於齊神武。三年，岳召侯莫陳悦於高平，將討之，令悦爲前驅。而悦受齊神武密旨圖岳，岳弗之知也，而先又輕悦。悦乃誘岳入營，共論兵事，令其婿元洪景斬岳於幕中。朝野莫不痛惜之。贈侍中、太傅、録尚書、都督關中三十州諸軍事、大將軍、雍州刺史，謚曰武壯，葬以王禮。

魏孝武帝即位，加授賀拔岳爲關中大行臺，增加食邑一千户。永熙二年，孝武帝暗中命令賀拔岳對付齊神武，就在胸口刺出鮮血，將血寄給賀拔岳，命賀拔岳任都督二雍二華二岐豳四梁三益巴二夏蔚寧涇二十州諸軍事、大都督。齊神武既已嫉妒賀拔岳兄弟的功名，賀拔岳感到恐懼，就和太祖合作。這事記載在《太祖本紀》中。賀拔岳親自到北部邊境，安排布置邊境的防務。他率軍前往平凉西部邊界，設營幾十里，以牧馬的名義停駐在原州，爲自己的安全作打算。此前，費也頭万俟受洛干、鐵勒斛律沙門、斛拔彌俄突、紇豆陵伊利等人，都擁軍自守，到這時都依附賀拔岳。秦、南秦、河、渭四州刺史又一同會集在平凉，受賀拔岳指揮。衹有靈州刺史曹泥不響應徵召，就和齊神武往來修好。永熙三年，賀拔岳在高平召侯莫陳悦，準備討伐曹泥，命侯莫陳悦作爲前鋒。而侯莫陳悦接受了齊神武的密旨圖謀賀拔岳，賀拔岳不知道，而事先又輕視侯莫陳悦。侯莫陳悦就誘騙賀拔岳到他的軍營，共同商討軍事，命他的女婿元洪景在營帳中斬殺了賀拔岳。朝廷内外的人没有不痛恨惋惜的。賀拔岳被追贈爲侍中、太傅、録尚書、都督關中三十州諸軍事、大將軍、雍州刺史，謚號爲武壯，以親王的禮儀埋葬。

子緯嗣，拜開府儀同三司。保定中，録岳舊德，進緯爵霍國公，尚太祖女。

賀拔岳的兒子賀拔緯承襲他的爵位，拜開府儀同三司。保定年間，記録賀拔岳原先的功德，升賀拔緯的爵位爲霍國公，娶太祖的女兒爲妻。

侯莫陳悦

侯莫陳悦，少隨父爲駝牛都尉。長於西，好田獵，便騎射。會牧子作亂，遂歸爾朱榮。榮引爲府長流參軍，稍遷大都督。魏孝莊帝初，除征西將軍、金紫光禄大夫，封柏人縣侯，邑五百户。爾朱天光西討，榮以悦爲天光右都督，本官如故。西伐克獲，功亞於賀拔岳。以本將軍除鄯州刺史。建明中，拜車騎大將軍、渭州

侯莫陳悦，年少時隨父親任駝牛都尉。生長在河西，喜歡打獵，擅長騎馬射箭。正好遇上牧民作亂，就歸附了爾朱榮。爾朱榮推薦他任府長流參軍，逐漸升爲大都督。魏孝莊帝初年，任征西將軍、金紫光禄大夫，封爲柏人縣侯，食邑五百户。爾朱天光西征，爾朱榮任命侯莫陳悦爲爾朱天光的右都督，原職照舊。西征克敵取地，功勞僅次於賀拔岳。以原將軍的身份任鄯州刺史。建明年間，任車騎大將軍、渭州刺史，晋爵爲白

刺史，進爵白水郡公，增邑五百户。普泰中，除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秦州刺史。及天光赴洛，悦與岳俱下隴趣雍州，擒天光弟顯壽。魏孝武初，加開府儀同三司、都督隴右諸軍事，仍加秦州刺史。及悦殺岳，岳衆莫不服從。悦猶豫，不即撫納，乃遷隴右。太祖勒衆討之，悦遂亡敗。語在《太祖本紀》。悦子弟及同謀殺岳者八九人，并伏誅。唯中兵參軍豆盧光走至靈州，後奔晋陽。悦自殺岳後，神情恍忽，不復如常。恒言“我纔睡即夢見岳云：‘兄欲何處去!’隨逐我不相置”。因此彌不自安，而致破滅。

水郡公，增加食邑五百户。普泰年間，任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秦州刺史。到爾朱天光前去洛陽時，侯莫陳悦和賀拔岳一起南下隴地前往雍州，擒獲爾朱天光的弟弟爾朱顯壽。魏孝武初年，加授開府儀同三司、都督隴右諸軍事，仍加授秦州刺史。到侯莫陳悦殺死了賀拔岳，賀拔岳的部衆没有不服從的。侯莫陳悦生性猜疑，没有立即撫慰收服，就遷移到隴右。太祖率軍討伐他，侯莫陳悦於是戰敗死亡。這事記載在《太祖本紀》中。侯莫陳悦的子弟和一同謀殺賀拔岳的八九個人，都被誅殺。衹有中兵參軍豆盧光逃到靈州，後來投奔晋陽。侯莫陳悦自從殺死賀拔岳後，神情恍惚，不再和平常一樣。常説“我剛剛睡着就夢見賀拔岳説：‘兄想到哪裏去!’跟着我追逐不放”。因此心中更加不安，而導致失敗滅亡。

念賢

念賢字蓋盧。美容質，頗涉書史。爲兒童時，在學中讀書，有善相者過學，諸生競詣之，賢獨不往。笑謂諸生曰：“男兒死生富貴在天也，何遽相乎。”少遭父憂，居喪有孝稱。後以破衛可孤功，除别將。尋招慰雲州高車、鮮卑等，皆降下之。除假節、平東將軍，封屯留縣伯，邑五百户。建義初，爲大都督，鎮井陘，加撫軍將軍、黎陽郡守。爾朱榮入洛，拜車騎將軍、右光禄大夫、太僕卿，兼尚書右僕射、東道行臺，進爵平恩縣公，增邑五百户。普泰初，除使持節、瀛州諸軍事、驃騎將軍、瀛州刺史。永熙中，拜第一領民酋長，加散騎常侍，行南兖州事。尋進號驃騎大將軍，入爲殿中尚書，加儀同三司。魏孝武欲討齊神武，以賢爲中軍北面大都督，進爵安定郡公，增邑一千户，加侍中、開府儀同三司。大統初，拜太尉，出爲秦州刺史，加太傅，給後部鼓吹。三年，轉太師、都

念賢字蓋盧。容貌姿質俊美，廣泛涉獵經書史籍。在兒童時，他在學堂中讀書，有位善於看相的人經過學堂，學生們都争着前去，衹有念賢不去。他笑着對同學們説：“男兒的生死富貴在於上天，何必争着去看相呢。”年少時遭受父親去世，在爲父親服喪時以孝著稱。後來因爲擊敗衛可孤的功勞，任别將。不久他招撫雲州的高車、鮮卑等族，使他們都降服。任假節、平東將軍，封爲屯留縣伯，食邑五百户。建義初年，任大都督，鎮守井陘，加授撫軍將軍、黎陽郡郡守。爾朱榮進入洛陽，拜爲車騎將軍、右光禄大夫、太僕卿，兼尚書右僕射、東道行臺，晋爵爲平恩縣公，增加食邑五百户。普泰初年，任使持節、瀛州諸軍事、驃騎將軍、瀛州刺史。永熙年間，任第一領民酋長，加授散騎常侍，行南兖州事。不久加號爲驃騎大將軍，入朝爲殿中尚書，加授儀同三司。魏孝武帝打算討伐齊神武，任命念賢爲中軍北面大都督，晋爵爲安定郡公，增加食邑一千户，加授侍中、開府儀同三司。大統初年，拜爲太尉，出任秦州刺史，加授太傅，給後部鼓吹。大統三年，改任太師、都督河涼瓜鄯渭洮沙七州諸軍事、大將軍、河州刺史。很久後回

督河涼瓜鄯渭洮沙七州諸軍事、大將軍、河州刺史。久之還朝，兼録尚書事。河橋之役，賢不力戰，乃先還，自是名譽頗減。五年，除都督秦渭原涇四州諸軍事、秦州刺史。薨於州。謚曰昭定。

朝，兼任録尚書事。在河橋戰役中，念賢没有全力作戰，就先退回，從此名聲大爲減損。大統五年，任都督秦渭原涇四州諸軍事、秦州刺史。死在州中。謚號爲昭定。

賢於諸公皆爲父黨，自太祖以下，咸拜敬之。子華，性和厚，有長者風。官至開府儀同三司、合州刺史。

念賢對於所有的王公來説他是父輩，自太祖以下的人，都拜見尊敬他。他的兒子念華，性情温和敦厚，有長者風範。官至開府儀同三司、合州刺史。

史臣曰：勝、岳昆季，以勇略之姿，當馳競之際，并邀時投隙，展效立功。始則委質爾朱，中乃結款高氏，太昌之後，即帝圖高，察其所由，固非守節之士。及勝垂翅江左，憂魏室之危亡，奮翼關西，感梁朝之顧遇，有長者之風矣。終能保其榮寵，良有以焉。岳以二千之羸兵，抗三秦之勍敵，奮其智勇，克翦凶渠，雜種畏威，遐方慕義，斯亦一時之盛也。卒以勛高速禍，無備嬰戮。惜哉！陳涉首事不終，有漢因而創業；賀拔元功夙殞，太祖藉以開基。“不有所廢，君何以興”，信乎其然矣。

史臣曰：賀拔勝、賀拔岳兄弟，以勇猛有謀的姿質，處於奔競的時代，他們都尋求時機，施展才能建立功績。開始則依附爾朱氏，中間又結交高氏，太昌之後，投靠皇帝對付高氏，考察他們這樣做的緣由，本來就不是恪守節操的人。到賀拔勝在江東失勢受挫時，憂慮魏室的危亡，在關西振作有爲時，感激梁朝的知遇之恩，有長者的風範。他最終能保全自己的官位和恩寵，確實是有原因的。賀拔岳以二千人的弱兵，抗拒三秦的勁敵，鼓起他的智謀和勇氣，剪除元凶，雜亂的異族懼怕他的威勢，遠方的人仰慕他的正道，這也是一時的盛事。最後因爲功高而加速了災禍的到來，没有防備被人殺戮。可惜啊！陳涉首先起事没有結果，漢朝因此而創立了帝業；賀拔氏的首功早早殞落，太祖藉此開創了基業。“没有衰敗的，君主怎麽能興起”，確實是這樣的啊。



周書卷十五

列傳第七

寇洛　李弼（弟）檦　于謹（子）寔

寇洛

寇洛，上谷昌平人也。累世爲將吏。父延壽，和平中，以良家子鎮武川，因家焉。

寇洛，是上谷昌平人。他家世代爲軍官。他的父親寇延壽，在和平年間，以良家子弟身份鎮守武川，因此在那裏安家。

洛性明辨，不拘小節。正光末，以北邊賊起，遂率鄉親避地於并、肆，因從爾朱榮征討。及賀拔岳西征，洛與之鄉里，乃募從入關。破赤水蜀，以功拜中堅將軍、屯騎校尉、別將，封臨邑縣男，邑二百户。又從岳獲賊帥尉遲菩薩於渭水，破侯伏侯元進於百里細川，擒万俟醜奴於長坑。洛每力戰，并有功。加龍驤將軍、都督，進爵安鄉縣子，累遷征北將軍、衛將軍。於平涼，以洛爲右都督。

寇洛生性明辨事理，不拘小節。正光末年，因爲北部邊境盜賊興起，於是率領鄉親在并州、肆州躲避，因此跟從爾朱榮征討。到賀拔岳西征時，寇洛與鄉親們一起，應募跟隨他進入關中。攻破赤水蜀地，因功勞拜爲中堅將軍、屯騎校尉、別將，封爲臨邑縣男，食邑二百户。又跟從賀拔岳在渭水擒獲賊軍首領尉遲菩薩，在百里細川擊敗侯伏侯元進，在長坑擒獲万俟醜奴。寇洛每次都全力作戰，都立有功勞。加授龍驤將軍、都督，晋爵爲安鄉縣子，屢經升遷爲征北將軍、衛將軍。在平涼，賀拔岳任命寇洛爲右都督。

侯莫陳悦既害岳，欲并其衆。時初喪元帥，軍中惶擾，洛於諸將之中，最爲舊齒，素爲衆所信，乃收集將士，志在復仇，共相糾合，遂全衆而反。既至原州，衆咸推洛爲盟主，統岳之衆。洛復自以非才，乃固辭，與趙貴等議迎太祖。魏帝以洛有全師之功，除武衛將軍。太祖至平涼，以洛爲右大都督。從討侯莫陳悦，平之，拜涇州刺史。魏孝武西遷，進爵臨邑縣伯，邑五百户。尋進位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進爵爲公，增邑五

侯莫陳悦殺害賀拔岳後，想吞并他的部衆。當時剛剛喪失了元帥，軍中惶恐騷動，寇洛在各位將領中，年齡最大，一向受到衆人的信任，於是他就招集將士，立志爲賀拔岳報仇，將士們相互集合，於是保全了軍隊而返回。抵達原州後，衆人都推舉寇洛爲盟主，統領賀拔岳的部衆。寇洛又自認爲没有這個才能，就堅決推辭，和趙貴等人商議迎接太祖。魏帝因爲寇洛有保全軍隊的功勞，任命他爲武衛將軍。太祖到達平涼，任命寇洛爲右大都督。寇洛跟隨太祖討伐侯莫陳悦，平定了他，被拜爲涇州刺史。魏孝武帝西遷時，寇洛被晋爵爲臨邑縣伯，食邑五百户。不久升任

百户。

大統初，魏文帝詔曰："往者侯莫陳悦遠同逆賊，潛害故清水公岳，志在兼并。當時造次，物情驚駭。使持節、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前涇州刺史、大都督、臨邑縣開國公寇洛，忠款自心，勛誠早立，遂能糾合義軍，以待大丞相。見危授命，推賢而奉，此而不賞，何以勸勵將來。可加開府，進爵京兆郡公。"封洛母宋氏爲襄城郡君。又轉領軍將軍。三年，出爲華州刺史，加侍中。與獨孤信復洛陽，移鎮弘農。四年，從太祖與東魏戰於河橋。軍還，洛率所部鎮東雍。五年，卒於鎮，時年五十三。贈使持節、侍中、都督雍華豳涇原三秦二岐十州諸軍事、太尉、尚書令、驃騎大將軍、雍州刺史，謚曰武。

子和嗣。世宗二年，録勛舊，以洛配享太祖廟庭，賜和姓若口引氏，改封松陽郡公。後至開府儀同三司、賓部中大夫。

洛弟紹，位至上柱國、北平郡公。

李弼

李弼字景和，遼東襄平人也。六世祖根，慕容垂黄門侍郎。祖貴醜，平州刺史。父永，太中大夫，贈凉州刺史。

弼少有大志，膂力過人。屬魏室喪亂，語所親曰："丈夫生世，會須履鋒刃，平寇難，安社稷以取功名；安能碌碌依階資以求榮位乎？"魏永安元年，爾朱天光辟爲別將，從天光西討，破赤水蜀。以功拜征虜將軍，封石門縣伯，邑五百户。又與賀拔岳討万俟醜奴、万俟道洛、王慶雲，皆

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晋爲公爵，增加食邑五百户。

大統初年，魏文帝下詔説："以前侯莫陳悦遠結逆賊，暗中殺害了原清水公賀拔岳，一心想兼并他的部衆。當時事情很倉促，人心惶惶。使持節、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原涇州刺史、大都督、臨邑縣開國公寇洛，從内心裏發出忠誠，早就建立了勛功和誠意，於是能够集合義軍，等待大丞相。臨危授命，推舉賢能而侍奉他，對這樣的人不予獎賞，怎麽能够激勵後來的人。可加授他開府，晋爵爲京兆郡公。"封寇洛的母親宋氏爲襄城郡君。寇洛又改任領軍將軍。大統三年，他出任華州刺史，加授侍中。和獨孤信收復洛陽，移師鎮守弘農。大統四年，他跟隨太祖與東魏在河橋作戰。軍隊返回後，洛寇率領他的部衆鎮守東雍。大統五年，死在鎮守任上，時年五十三歲。他被追贈爲使持節、侍中、都督雍華豳涇原三秦二岐十州諸軍事、太尉、尚書令、驃騎大將軍、雍州刺史，謚號爲武。

他的兒子寇和繼承他的爵位。世宗二年，記録舊功，將寇洛配祭在太祖宗廟，賜寇和姓若口引氏，改封爲松陽郡公。後來寇和官至開府儀同三司、賓部中大夫。

寇洛的弟弟寇紹，官至上柱國、北平郡公。

李弼字景和，是遼東襄平人。他的六世祖李根，是慕容垂的黄門侍郎。他的祖父李貴醜，任平州刺史。他的父親李永，任太中大夫，被追贈爲凉州刺史。

李弼年少時有遠大的志向，膂力過人。當時正處於魏室衰亡禍亂的時期，他曾對他所親近的人説："大丈夫活在世上，應當不畏艱險，平定寇難，安定社稷以獲取功名；怎麽能碌碌無爲靠着門第等級來求得美名尊位呢？"魏永安元年，爾朱天光徵用他爲別將，跟隨爾朱天光西征，攻破赤水蜀。因功被拜爲征虜將軍，封爲石門縣伯，食邑五百户。又和賀拔岳討伐万俟醜奴、万

破之。弼恒先鋒陷陣，所向披靡，賊咸畏之，曰“莫當李將軍前也”。

侯道洛、王慶雲，都擊敗了他們。李弼常常衝鋒陷陣，所向披靡，賊軍都畏懼他，說：“不要擋在李將軍的前面。”

天光赴洛，弼因隸侯莫陳悦，爲大都督，加通直散騎常侍。太昌初，授清水郡守，恒州大中正。尋除南秦州刺史。隨悦征討，屢有剋捷。及悦害賀拔岳，軍停隴上。太祖自平凉進軍討悦。弼諫悦曰：“岳既無罪而公害之，又不能撫納其衆，使無所歸。宇文夏州收而用之，得其死力，咸云爲主將報仇，其意固不小也。今宜解兵謝之，不然，恐必受禍。”悦惶惑，計無所出。弼知悦必敗，乃謂所親曰：“宇文夏州才略冠世，德義可宗。侯莫陳公智小謀大，豈能自保。吾等若不爲計，恐與之同至族滅。”會太祖軍至，悦乃棄秦州南出，據險以自固。翌日，弼密通使太祖，許背悦來降。夜，弼乃勒所部云：“侯莫陳公欲還秦州，汝等何不束裝？”弼妻，悦之姨也，特爲悦所親委，衆咸信之。人情驚擾，不可復定，皆散走，爭趣秦州。弼乃先馳據城門以慰輯之，遂擁衆以歸太祖。悦由此遂敗。太祖謂弼曰：“公與吾同心，天下不足平也。”破悦，得金寶奴婢，悉以好者賜之。仍令弼以本官鎮原州。尋拜秦州刺史。

爾朱天光前往洛陽，李弼因此隸屬於侯莫陳悦，任大都督，加授通直散騎常侍。太昌初年，授清水郡守，恒州大中正。不久任南秦州刺史。跟隨侯莫陳悦征討，多次取得勝利。到侯莫陳悦殺害賀拔岳後，軍隊停駐在隴上。太祖從平凉進兵討伐侯莫陳悦。李弼勸諫侯莫陳悦說：“賀拔岳没有罪而您却殺害了他，又不能够撫慰收服他的部衆，使他們没有歸宿。宇文夏州收服并任用他們，得到了他們的誓死效力，都宣稱替主將報仇，他的用意本來就不小。現在應當停戰謝罪，不這樣的話，恐怕必定會遭受災禍。”侯莫陳悦惶恐疑惑，想不出什麽辦法。李弼知道侯莫陳悦一定會失敗，就對他的親信說：“宇文夏州的才能和謀略無人能比，他的品德仁義令人崇仰。侯莫陳公才智很小却計謀很大，怎麽能够保全自己。我們如果不作打算，恐怕會和他一起遭受滅族的災禍。”正好遇上太祖的軍隊抵達，侯莫陳悦就放棄秦州向南出城，占據險要以自守。第二天，李弼秘密地派使者到太祖那裏，答應背叛侯莫陳悦前來投降。夜裏，李弼召集他的部衆說：“侯莫陳公想回秦州，你們爲什麽不整理行裝？”李弼的妻子，是侯莫陳悦的妻妹，特别受到侯莫陳悦的親信任用，衆人都相信了他。人心驚慌騷亂，無法重新安定，都分散逃走，爭着前往秦州。李弼就馳馬守住城門安撫衆人，於是率衆歸附了太祖。侯莫陳悦因此失敗。太祖對李弼說：“你和我同心，天下就不難平定。”打敗了侯莫陳悦，獲得的金銀財寶和奴婢，全部將好的賜給他。仍令李弼以原來的官職鎮守原州。不久李弼被拜爲秦州刺史。

太祖率兵東下，徵弼爲大都督，領右軍，攻潼關及迴洛城，剋之。大統初，進位儀同三司、雍州刺史。尋又進位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從平竇泰，先鋒陷敵，斬獲居多。太祖以所乘騅馬及竇泰所著牟甲賜弼。

太祖率兵東下，徵召李弼任大都督，率領右軍，進攻潼關和迴洛城，攻克。大統初年，升任儀同三司、雍州刺史。不久又升任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跟隨太祖平定竇泰，衝鋒陷陣，他斬殺俘獲的敵人很多。太祖將自己騎的騅馬和竇泰穿的牟甲賜給李弼。又跟隨太祖平定弘農。

又從平弘農。與齊神武戰於沙苑，弼率軍居右，而左軍爲敵所乘。弼呼其麾下六十騎，身先士卒，横截之，賊遂爲二，因大破。以功拜特進，爵趙郡公，增邑一千户。又與賀拔勝攻剋河東，略定汾、絳。四年，從太祖東討洛陽，弼爲前驅。東魏將莫多婁貸文率衆數千，奄至穀城。弼倍道而前，遣軍士鼓噪，曳柴揚塵。貸文以爲大軍至，遂循走。弼追躡之，虜其衆，斬貸文，傳首大軍所。翌日，又從太祖與齊神武戰於河橋，每入深陷陣，身被七創，遂爲所獲，圍守數重。弼佯若創重，殞絶於地。守者稍懈，弼睨其旁有馬，因躍上西馳，得免。五年，遷司空。六年，侯景據荆州，弼與獨孤信禦之，景乃退走。九年，從戰邙山，轉太尉。十三年，侯景率河南六州來附，東魏遣其將韓軌圍景於潁川。太祖遣弼率軍援景，諸將咸受弼節度。弼至，軌退。王思政又進據潁川，弼乃引還。十四年，北稽胡反，弼討平之。遷太保，加柱國大將軍。魏廢帝元年，賜姓徒河氏。太祖西巡，令弼居守，後事皆諮稟焉。六官建，拜太傅、大司徒。屬茹茹爲突厥所逼，舉國請降，弼率前軍迎之。給前後部羽葆鼓吹，賜雜綵六千段。及晉公護執政，朝之大事，皆與于謹及弼等參議。孝閔帝踐阼，除太師，進封趙國公，邑萬户。前後賞賜累巨萬。

和齊神武在沙苑作戰時，李弼率軍在右路，而左路軍被敵軍擊敗。李弼召集他部下的六十名騎兵，身先士卒，横着截擊敵軍，賊兵於是被分割成兩部分，因此大敗。李弼因功被拜爲特進，賜爵趙郡公，增加食邑一千户。又和賀拔勝攻克了河東，平定汾州、絳州。大統四年，跟隨太祖向東討伐洛陽，李弼爲先鋒。東魏將領莫多婁貸文率幾千兵衆，突然到達穀城。李弼兼程前進，派兵士擊鼓吶喊，拖着木柴揚起塵土。莫多婁貸文以爲是大軍抵達，於是逃走。李弼跟着追趕，俘虜了他的軍隊，斬殺了莫多婁貸文，將他的首級送到大軍那裏。第二天，又跟隨太祖與齊神武在河橋作戰，他多次深入敵陣，身上七處受傷，於是被敵人抓獲，看守他的人圍了幾層。李弼假裝受了重傷，昏倒在地。看守的人逐漸鬆懈，李弼側眼看到身旁有馬，就躍上馬背向西奔馳，得以逃脱。大統五年，升爲司空。大統六年，侯景占據荆州，李弼和獨孤信抵禦他，侯景於是退走。大統九年，跟隨太祖征戰邙山，改任太尉。大統十三年，侯景率河南六州前來歸附，東魏派將領韓軌在潁川圍攻侯景。太祖派李弼率軍支援侯景，各位將領都受李弼的指揮。李弼抵達後，韓軌退走。王思政又進兵占據潁川，李弼於是退回。大統十四年，北稽胡反叛，李弼討伐平定了他們。升爲太保，加授柱國大將軍。魏廢帝元年，賜姓爲徒河氏。太祖到西方巡狩，命李弼留守，後方的事務都要請示稟告他。六官制度建立時，他任太傅、大司徒。正值茹茹族受到突厥的逼迫，全國請求歸降，李弼率領前軍迎接他們。賜給前後部羽葆鼓吹，受賜彩色絲綢六千段。到晉公宇文護執掌朝政時，朝廷的大事，都要和于謹及李弼等人商議。孝閔帝即位，他任太師，晋封趙國公，食邑一萬户。前後受賞賜的財物不計其數。

弼每率兵征討，朝受令，夕便引路，不問私事，亦未嘗宿於家。其憂國忘身，類皆如此。兼復性沉雄，有深識，故能以功名終。元年十月，薨於位，年六十四。世宗即日舉哀，比

李弼每次率兵征討，早上接受命令，傍晚便出發，不過問家事，也從來没有在家中住宿。他憂國忘身，都類似這樣。加上他生性沉毅雄健，有很深的見識，所以能够將功名保持到最後。孝閔帝元年十月，死於任上，終年六十四歲。世宗

葬，三臨其喪。發卒穿冢，給大輅、龍旂，陳軍至于墓所。謚曰武。尋追封魏國公，配食太祖廟庭。

當天舉行哀悼，到下葬時，三次親臨吊喪。調集士卒爲他挖墳，配給大輅、龍旗，在墓地陳列軍隊。謚號爲武。不久又追封他爲魏國公，將他配祭在太祖祭廟。

子耀。次子輝，尚太祖女義安長公主，遂以爲嗣。

李弼的長子爲李耀。次子李輝，娶太祖的女兒義安長公主爲妻，於是以他作爲李弼的繼嗣。

李輝

輝大統中，起家員外散騎侍郎，賜爵義城郡公，歷撫軍將軍、大都督、鎮南將軍、散騎常侍。輝常卧疾期年，太祖憂之，日賜錢一千，供其藥石之費。及魏廢帝有異謀，太祖乃授輝武衛將軍，總宿衛事。尋而帝廢，除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魏恭帝二年，加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出爲岐州刺史。從太祖西巡，率公卿子弟，别爲一軍。孝閔帝踐阼，除荆州刺史。尋襲爵趙國公，改魏國公。保定中年，加將軍。天和六年，進位柱國。建德元年，出爲總管梁洋等十州諸軍事、梁州刺史。時渠、蓬二州生獠，積年侵暴，輝至州綏撫，并來歸附。璽書勞之。

李輝在大統年間，出任員外散騎侍郎，賜爵義城郡公，歷任撫軍將軍、大都督、鎮南將軍、散騎常侍。李輝常常整年卧病不起，太祖爲他擔憂，每天賜給他一千錢，供給他醫藥費用。到魏廢帝産生異心時，太祖就任命李輝爲武衛將軍，總領宫廷的宿衛事務。不久魏廢帝被廢黜，李輝任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魏恭帝二年，加授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出任岐州刺史。他跟隨太祖西巡，率公卿子弟，另外組成一軍。孝閔帝即位，他任荆州刺史。不久承襲趙國公爵位，又改爲魏國公。保定年間，加授將軍。天和六年，升爲柱國。建德元年，出任總管梁洋等十州諸軍事、梁州刺史。當時渠、蓬二州發生僚人騷亂，當地多年受到侵凌暴虐，李輝到州中安撫，僚人都前來歸附。武帝下詔書慰勞他。

耀既不得爲嗣，朝廷以弼功重，乃封耀邢國公，位至開府。子寬，大象末，上大將軍蒲山郡公。輝弟衍，大象末，大將軍、真鄉郡公。衍弟綸，最知名，有文武才用。以功臣子，少居顯職，歷吏部、内史下大夫，并獲當官之譽。位至司會中大夫、開府儀同三司，封河陽郡公。爲聘齊使主。早卒。子長雅嗣。綸弟晏，建德中，開府儀同三司、大將軍、趙郡公。從高祖平齊，殁於并州。子璟以晏死王事，即襲其爵。弼弟檦。

李耀既然没有被立爲李弼的繼嗣，朝廷因爲李弼的功勞很大，就封李耀爲邢國公，位至開府。他的兒子李寬，在大象末年，任上大將軍蒲山郡公。李輝的弟弟李衍，在大象末年，任大將軍、真鄉郡公。李衍的弟弟李綸，最爲人所知，有文武才能。因爲是功臣之子，年少時就身居顯要的職位，歷任吏部、内史下大夫，都獲得了與官職相稱的聲譽。位至司會中大夫、開府儀同三司，被封爲河陽郡公。任聘齊使主。早年去世。他的兒子李長雅承襲他的爵位。李綸的弟弟李晏，在建德年間，任開府儀同三司、大將軍、趙郡公。他隨高祖平定齊國，死在并州。他的兒子李璟因爲李晏爲朝廷大事而死，就承襲了他的爵位。李弼的弟弟李檦。

李檦

檦字靈傑。長不盈五尺，性果

李檦字靈傑。他身高不滿五尺，性情果敢决

决，有膽氣。少事爾朱榮。魏永安元年，以兼別將從榮破元顥，拜討逆將軍。及榮被害，檊從爾朱世隆奉榮妻奔河北。又隨爾朱兆入洛。賜爵淝城郡男，遷都督。普泰元年，元樹自梁入據譙城，檊從行臺樊子鵠擊破之，遷右將軍。

斷，有膽識氣度。年少時事奉爾朱榮。魏永安元年，以兼別將的身份跟隨爾朱榮打敗元顥，拜爲討逆將軍。到爾朱榮被殺後，李檊跟隨爾朱世隆侍奉爾朱榮的妻子投奔河北。又跟隨爾朱兆進入洛陽。賜爵位爲淝城郡男，升爲都督。普泰元年，元樹從梁國入據譙城，李檊跟隨行臺樊子鵠擊敗了他，升爲右將軍。

魏孝武西遷，檊從大都督元斌之與齊神武戰於成皋。兵敗，遂與斌之奔梁。梁主待以賓禮，後得逃歸。大統元年，授撫軍將軍，進封晋陽縣子，邑四百户。尋爲太祖帳内都督。從復弘農，破沙苑。檊跨馬運矛，衝鋒陷陣，隱身鞍甲之中。敵人見之，皆曰“避此小兒”。不知檊之形貌，正自如是。太祖初亦聞檊驍悍，未見其能，至是方嗟嘆之。謂檊曰：“但使膽决如此，何必須要八尺之軀也。”以功進爵爲公，增邑四百户。尋從宇文貴與東魏將任祥、堯雄等戰於潁川，皆破之。徵爲太子中庶子。九年，從戰邙山，遷持節、大都督。十三年，拜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又從弼討稽胡，檊功居多，除幽州刺史，增邑三百户。十五年，拜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魏廢帝初，從趙貴征茹茹，論功爲最，改封封山縣公，增邑并前二千一百户。孝閔帝踐阼，進位大將軍。武成初，又從豆盧寧征稽胡，大獲而還。進爵汝南郡公。出爲總管延綏丹三州諸軍事、延州刺史。四年，卒於鎮。贈恒朔等五州刺史。

魏武帝向西遷徙時，李檊跟隨大都督元斌之同齊神武在成皋作戰。作戰失敗，就和元斌之投奔梁國。梁主以賓客的禮節對待他們，後來得以逃回。大統元年，授任撫軍將軍，晋封爲晋陽縣子，食邑四百户。不久任太祖帳内都督。跟隨太祖收復弘農，攻克沙苑。李檊騎馬揮矛，衝鋒陷陣，藏身在鞍甲中。敵人看到他，都説“避開這個小孩子”。不知道李檊的形狀相貌，本來就是如此。太祖開始也聽説李檊勇猛强悍，但没有見到他的能力，到這時纔贊嘆他。太祖對李檊説：“祇要是像這樣勇敢果斷，何必需要八尺的身軀。”因功勞升爲公爵，增加食邑四百户。不久他跟隨宇文貴和東魏將領任祥、堯雄等人在潁川作戰，都擊敗了他們。被徵入任太子中庶子。大統九年，他跟隨太祖在邙山作戰，升爲持節、大都督。大統十三年，拜爲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又跟隨李弼討伐稽胡，李檊立功很多，任幽州刺史，增加食邑三百户。大統十五年，拜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魏廢帝初年，跟隨趙貴征討茹茹，評定功勞爲最大，改封爲封山縣公，食邑增至二千一百户。孝閔帝即位，提升爲大將軍。武成初年，又隨豆盧寧征討稽胡，俘獲大量敵人返回。晋爵爲汝南郡公。出任總管延綏丹三州諸軍事、延州刺史。四年，死在鎮守任上。他被追贈爲恒朔等五州刺史。

檊無子，以弼子椿嗣。先以檊勛功，封魏平縣子。大象末，開府儀同三司、大將軍、右宫伯，改封河東郡公。

李檊没有兒子，以李弼的兒子李椿作爲他的繼嗣。李椿先是因爲李檊的功勛，被封爲魏平縣子。大象末年，任開府儀同三司、大將軍、右宫伯，改封爲河東郡公。

于謹

于謹字思敬，河南洛陽人也。

于謹字思敬，是河南洛陽人。小名叫巨彌。

小名巨彌。曾祖婆，魏懷荒鎮將。祖安定，平涼郡守、高平郡將。父提，隴西郡守，荏平縣伯。保定二年，以謹著勛，追贈使持節、柱國大將軍、太保、建平郡公。

謹性沉深，有識量，略窺經史，尤好《孫子兵書》。屏居閭里，未有仕進之志。或有勸之者，謹曰："州郡之職，昔人所鄙，台鼎之位，須待時來。吾所以優游郡邑，聊以卒歲耳。"太宰元穆見之，嘆曰："王佐材也。"

及破六汗拔陵首亂北境，引茹茹爲援，大行臺僕射元纂率衆討之。宿聞謹名，辟爲鎧曹參軍事，從軍北伐。茹茹聞大軍之逼，遂逃出塞。纂令謹率二千騎追之，至郁對原，前後十七戰，盡降其衆。後率輕騎出塞覘賊，屬鐵勒數千騎奄至，謹以衆寡不敵，退必不免，乃散其衆騎，使匿叢薄之間，又遣人升山指麾，若分部軍衆者。賊望見，雖疑有伏兵，既恃其衆，不以爲慮，乃進軍逼謹。謹以常乘駿馬一紫一騧，賊先所識，乃使二人各乘一馬，突陣而出。賊以爲謹也，皆争逐之。謹乃率餘軍擊之，其追騎遂奔走，因得入塞。

正光四年，行臺廣陽王元深治兵北伐，引謹爲長流參軍，特相禮接。所有謀議，皆與謹參之。乃使其子佛陁拜焉，其見待如此。遂與廣陽王破賊主斛律野穀禄等。時魏末亂，群盜蜂起，謹乃從容謂廣陽王曰："自正光以後，海内沸騰，郡國荒殘，農商廢業。今殿下奉義行誅，遠臨關塞，然醜類蟻聚，其徒實繁，若極武窮兵，恐非計之上者。謹願稟大王之

曾祖名叫于婆，是北魏懷荒鎮將。祖父名叫于安定，是平涼郡守、高平郡將。父親名叫于提，是隴西郡守，封荏平縣伯。保定二年，因爲于謹有大的功勛，于提被追贈爲使持節、柱國大將軍、太保、建平郡公。

于謹性情深沉，有見識度量，讀過一點經史書籍，尤其愛好《孫子兵書》。他隱居在鄉里，没有做官的志向。有人勉勵他，于謹説："州郡級别的官職，是前人所鄙視的，三公的職位，必須等待時機的到來。我之所以在郡邑悠閑自得，是暫且打發時光而已。"太宰元穆看到他，贊嘆説："他是輔佐帝王的人才。"

到破六汗拔陵帶頭在北部邊境造反，勾引茹茹作爲應援，大行臺僕射元纂率軍討伐他。元纂一向聽説過于謹的名聲，就徵召他任鎧曹參軍事，讓他從軍北伐。茹茹聽説大軍逼近，就逃出邊塞。元纂命于謹率二千騎兵追趕，追到郁對原，前後交戰十七次，把茹茹的兵衆全都招降過來。後來他率輕裝騎兵出塞窺視敵賊，碰上鐵勒的幾千騎兵突然來到，于謹認爲寡不敵衆，要退走必然走不脱，就分散他的騎兵，讓他們躲藏在草木叢生的地方，又派人登山指揮，好像布置兵馬的模樣。賊兵看見了，雖疑心有伏兵，但仗恃着人多，并不擔心，就進兵逼近于謹。于謹因爲常常騎一匹紫色和一匹黑嘴黄色的駿馬，賊兵先前都認識，他就派兩個人各騎一匹，衝出敵陣而去。賊兵以爲是于謹，都争着追趕他們。于謹於是率領其餘的人馬殺過去，追趕的騎兵就逃走了，于謹因此得以進入邊塞。

正光四年，行臺廣陽王元深出兵北伐，引用于謹爲長流參軍，對他特别禮遇。所有的謀議，都和于謹商量。還叫他的兒子佛陁拜見于謹，如此親近地對待他。于謹就和廣陽王打敗了賊兵首領斛律野穀禄等人。這時已是北魏末年動亂時候，群盜蜂擁而起，于謹就從容地對廣陽王説："自從正光以後，海内紛擾，郡國殘破，農商廢業。如今殿下奉行大義征討，從遠方來到邊關塞地，然而醜惡的人像螞蟻一樣聚集，他們的徒衆實在很多，如果窮兵黷武，恐怕不是上策。

威略，馳往喻之，必不勞兵甲，可致清蕩。”廣陽王然之。謹兼解諸國語，乃單騎入賊，示以恩信。於是西部鐵勒酋長乜列河等，領三萬餘户并款附，相率南遷。廣陽王欲與謹至折敷嶺迎接之。謹曰：“破六汗拔陵兵衆不少，聞乜列河等歸附，必來要擊。彼若先據險要，則難與争鋒。今以乜列河等餌之，當競來抄掠，然後設伏以待，必指掌破之。”廣陽然其計。拔陵果來要擊，破乜列河於嶺上，部衆皆没。謹伏兵發，賊遂大敗，悉收得乜列河之衆。魏帝嘉之，除積射將軍。

我于謹願憑藉大王的威略，快馬前去曉諭他們，一定可以不用兵甲，就達到平定他們的目的。”廣陽王認爲很對。于謹同時懂得幾國語言，就單騎進入賊兵當中，向他們宣示恩信。於是西部鐵勒的酋長乜列河等人，率領三萬多户人家一起歸附，相隨着往南遷徙。廣陽王準備和于謹去折敷嶺迎接他們。于謹説：“破六汗拔陵的兵衆不少，他得知乜列河等人前來歸附，一定會來攔擊。他如果先占據了險要，就難和他争勝。如今用乜列河等人來引誘他，他必然會來搶掠，然後我們埋下伏兵等待着，一定很容易打敗他。”廣陽王同意這個計策。破六汗拔陵果然前來攔擊，在嶺上把乜列河打敗，乜列河的部衆都被他掠走。于謹的伏兵衝出來，賊兵就此大敗，全部將乜列河的部衆收降過來。魏帝嘉賞于謹，任命他爲積射將軍。

孝昌元年，又隨廣陽王征鮮于脩禮。軍次白牛邏，會章武王爲脩禮所害，遂停軍中山。侍中元晏宣言於靈太后曰：“廣陽王以宗室之重，受律專征，今乃盤桓不進，坐圖非望。又有于謹者，智略過人，爲其謀主。風塵之際，恐非陛下之純臣矣。”靈太后深納之。詔於尚書省門外立榜，募能獲謹者，許重賞。謹聞之，乃謂廣陽曰：“今女主臨朝，取信讒佞，脱不明白殿下素心，便恐禍至無日。謹請束身詣闕，歸罪有司，披露腹心，自免殃禍。”廣陽許之。謹遂到榜下曰：“吾知此人。”衆人共詰之。謹曰：“我即是也。”有司以聞。靈太后引見之，大怒。謹備論廣陽忠款，兼陳停軍之狀。靈后意稍解，遂捨之。尋加别將。

孝昌元年，于謹又隨廣陽王征討鮮于脩禮。大軍停駐在白牛邏，正逢章武王元融被鮮于脩禮殺害，於是將軍隊停駐在中山。侍中元晏告訴靈太后説：“廣陽王以宗室的重要身份，受命負責征伐，現在却徘徊不前，坐觀待變圖謀不軌。又有個叫于謹的，智略超人，是他的主要謀劃者。在戰亂之際，他恐怕不是陛下的忠臣。”靈太后完全采納了他的話。下詔命在尚書省門外張貼告示，招募能抓獲于謹的人，答應予以重賞。于謹聽説後，就對廣陽王説：“現在女主臨朝執政，信任讒佞的小人，如果不能表白殿下的真心，便恐怕災禍很快就會降臨。我于謹請求親自到朝廷投案，向有關部門自首，表白真心，自會免除災禍。”廣陽王答應了他。于謹就來到布告下説：“我知道這個人。”衆人都問他。于謹説：“我就是。”有關官吏得知後上報。靈太后引見于謹，十分惱怒。于謹詳細地訴説了廣陽王的忠誠，并陳述了停駐軍隊的情况。靈太后的怒意逐漸緩解，於是放了他。不久他被加授爲别將。

二年，梁將曹義宗據守穰城，數爲邊患。乃令謹與行臺尚書辛纂率兵討之。相持累年，經數十戰。進拜都督、宣威將軍、冗從僕射。孝莊帝即

孝昌二年，梁國將領曹義宗據守穰城，多次在邊境侵擾。魏帝就命于謹和行臺尚書辛纂率兵去征討。相持了幾年，經歷了幾十次戰鬥。于謹升任爲都督、宣威將軍、冗從僕射。孝莊帝即

位，除鎮遠將軍，尋轉直寢。又隨太宰元天穆討葛榮，平邢杲，拜征虜將軍。從爾朱天光破万俟醜奴，封石城縣伯，邑五百户。普泰元年，除征北大將軍、金紫光禄大夫、散騎常侍。又隨天光平宿勤明達，别討夏州賊賀遂有伐等，平之，授大都督。從天光與齊神武戰於韓陵山，天光既敗，謹遂入關。賀拔岳表謹留鎮，除衛將軍、咸陽郡守。

太祖臨夏州，以謹爲防城大都督，兼夏州長史。及岳被害，太祖赴平涼。謹乃言於太祖曰："魏祚陵遲，權臣擅命，群盗蜂起，黔首嗷然。明公仗超世之姿，懷濟時之略，四方遠近，咸所歸心。願早建良圖，以副衆望。"太祖曰："何以言之?"謹對曰："關右，秦漢舊都，古稱天府，將士驍勇，厥壤膏腴，西有巴蜀之饒，北有羊馬之利。今若據其要害，招集英雄，養卒勸農，足觀時變。且天子在洛，逼迫群凶，若陳明公之懇誠，算時事之利害，請都關右，帝必嘉而西遷。然後挾天子而令諸侯，奉王命以討暴亂，桓、文之業，千載一時也。"太祖大悦。會有敕追謹爲閤内大都督，謹因進都關中之策，魏帝納之。

尋而齊神武逼洛陽，謹從魏帝西遷。仍從太祖征潼關，破迴洛城，授使持節、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北雍州刺史，進爵藍田縣公，邑一千户。大統元年，拜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其年，夏陽人王遊浪聚據楊氏壁謀逆，謹討擒之。是歲，大軍東伐，謹爲前鋒。至盤豆，東魏將高叔禮守險不下，攻破之，拔虜其卒一千。因此拔弘農，擒東魏陕州刺史李徽伯。齊神武至沙苑，謹從太祖與

位，任命于謹爲鎮遠將軍，不久改任直寢。又跟隨太宰元天穆征討葛榮，平定邢杲，拜爲征虜將軍。跟隨爾朱天光打敗万俟醜奴，被封爲石城縣伯，食邑五百户。普泰元年，任征北大將軍、金紫光禄大夫、散騎常侍。又跟隨爾朱天光平定宿勤明達，另外再討伐夏州賊寇賀遂有伐等人，將他們平定，授任大都督。他跟隨爾朱天光同齊神武在韓陵山作戰，爾朱天光戰敗後，于謹就進入潼關。賀拔岳上表將于謹留下鎮守，任命他爲衛將軍、咸陽郡郡守。

太祖到了夏州，任命于謹爲防城大都督，兼任夏州的長史。到賀拔岳被害，太祖前往平涼。于謹就對太祖説："魏朝國運衰微，權臣專權，成群的盗賊蜂擁而起，百姓嗷然。明公仗着世間少有的英姿，胸懷濟世的才略，四方遠近的人，都已歸心。希望您早作打算，不要辜負衆人的期望。"太祖説："怎麽講呢?"于謹回答説："關西，是秦漢的舊都，古人稱之爲天府，將士驍勇，土地肥沃，西邊有巴蜀的富饒，北邊有羊馬的好處。現在如果占據要害，招集英雄，養兵勸農，足以坐觀時局的變化。况且天子在洛陽，爲群凶所逼迫，如果陳説明公的誠意，計算時事的利害，請求建都在關西，天子必定嘉許而西遷。然後您挾天子以令諸侯，奉王命以伐暴亂，這是齊桓公、晋文公那樣的事業，千載一時的機會。"太祖大爲高興。正好魏帝敕令將于謹調回任閤内大都督，于謹趁機獻上遷都關中的計策，魏帝采納了他的意見。

不久齊神武進逼洛陽，于謹隨魏帝西遷。接着他又跟隨太祖出征潼關，攻下迴洛城，被任命爲使持節、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北雍州刺史，晋爵爲藍田縣公，食邑一千户。大統元年，授任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這一年，夏陽人王遊浪聚衆占據楊氏壁叛亂，于謹出兵討伐擒獲了他。當年，大軍東出征伐，于謹充當前鋒。進軍到盤豆，東魏將領高叔禮據守險要不投降，于謹進攻擊敗了他，俘虜兵衆一千人。趁此又攻下弘農，擒獲東魏陕州刺史李徽伯。齊神武抵達沙苑，于謹隨太祖和將領們奮力作戰，打敗了

諸將力戰，破之，進爵常山郡公，增邑一千户。又從戰河橋，拜大丞相府長史，兼大行臺尚書。稽胡帥夏州刺史劉平叛，謹率衆討平之。除大都督、恒并燕肆雲五州諸軍事、大將軍、恒州刺史。入爲太子太師。九年，復從太祖東征，别攻柏谷塢，拔之。邙山之戰，大軍不利，謹率其麾下僞降，立於路左。齊神武軍乘勝逐北，不以爲虞。追騎過盡，謹乃自後擊之，敵人大駭。獨孤信又集兵士於後奮擊，齊神武軍遂亂，以此大軍得全。十二年，拜尚書左僕射，領司農卿。及侯景款附，請兵爲援，太祖命李弼率兵應之。謹諫曰："侯景少習兵權，情實難測。且宜厚其禮秩，以觀其變。即欲遣兵，良用未可。"太祖不聽。尋復兼大行臺尚書、丞相府長史，率兵鎮潼關，加授華州刺史，贈秬鬯一卣，圭瓚副焉。俄拜司空，增邑四百户。十五年，進位柱國大將軍。齊氏稱帝，太祖征之，以謹爲後軍大都督。别封一子鹽亭縣侯，邑一千户。魏恭帝元年，除雍州刺史。

初，梁元帝平侯景之後，於江陵嗣位，密與齊氏通使，將謀侵軼。其兄子岳陽王詧時爲雍州刺史，以梁元帝殺其兄譽，遂結仇隙。據襄陽來附，仍請王師。乃令謹率衆出討。太祖餞於青泥谷。長孫儉問謹曰："爲蕭繹之計，將欲如何?"謹曰："耀兵漢、沔，席卷渡江，直據丹陽，是其上策；移郭内居民，退保子城，峻其陴堞，以待援至，是其中策；若難於移動，據守羅郭，是其下策。"儉曰："揣繹定出何策?"謹曰："必用下策。"儉曰："彼棄上而用下，何也?"對曰："蕭氏保據江南，綿歷數紀。屬中原多故，未遑外略。又以我有齊

他，晋爵爲常山郡公，增加食邑一千户。又隨太祖在河橋作戰，任大丞相府長史，兼任大行臺尚書。稽胡帥夏州刺史劉平叛亂，于謹率兵討伐平定了他。任大都督、恒并燕肆雲五州諸軍事、大將軍、恒州刺史。入任太子太師。大統九年，又跟太祖東出征討，另外進攻柏谷塢，攻了下來。邙山之戰，大軍失利，于謹率領他手下的兵馬假裝投降，站在路旁。齊神武的軍隊乘勝追擊逃兵，不曾戒備。等追擊的騎兵過完了，于謹就從後面攻擊他們，敵人大爲驚恐。獨孤信又聚集兵士在後奮力衝殺，齊神武的軍隊就亂了起來，因此大軍得以保全。大統十二年，他任尚書左僕射，領司農卿。到侯景歸附北周時，請求派兵作爲支援，太祖命李弼帶兵接應他。于謹勸諫説："侯景年輕時就通曉軍事謀略，真情很難窺測。應當先給他厚禮高官，看他有什麽變化。現在馬上派兵，大爲不可。"太祖没有聽從。不久又讓于謹兼任大行臺尚書、丞相府長史，帶兵鎮守潼關，加授華州刺史，贈給他秬鬯酒一卣，附帶上圭瓚。不久任司空，增加食邑四百户。大統十五年，升爲柱國大將軍。齊氏稱帝，太祖出兵征討，任命于謹爲後軍大都督。另封他的一個兒子爲鹽亭縣侯，食邑一千户。魏恭帝元年，任雍州刺史。

當初梁元帝平定侯景之後，在江陵繼位，秘密與齊氏通使，打算前來侵犯。梁元帝哥哥的兒子岳陽王蕭詧當時任雍州刺史，因爲梁元帝殺死了他的哥哥元譽，就結了仇。他占據着襄陽前來歸附，并請派王師。於是朝廷就命于謹率兵出征。太祖在青泥谷爲他餞行。長孫儉問于謹説："替蕭繹打算一下，他該怎麽辦?"于謹説："在漢、沔炫耀兵威，把軍民財物統統帶上渡過長江，祇據守丹陽，這是他的上策；遷徙外城内居民，退守子城，加高女墻，等待外援，這是他的中策；如果難於遷徙，據守外城，這是他的下策。"長孫儉説："估計蕭繹會用什麽計策?"于謹説："一定會用下策。"長孫儉説："他放棄上策而用下策，爲什麽?"于謹回答説："蕭氏據守江南，經歷了好幾十年。正逢中原多事，没有顧

氏之患，必謂力不能分。且繹懦而無謀，多疑少斷。愚民難與慮始，皆戀邑居，既惡遷移，當保羅郭。所以用下策也。"謹乃令中山公護及大將軍楊忠等，率精騎先據江津，斷其走路。梁人豎木柵於外城，廣輪六十里。尋而謹至，悉衆圍之。梁主屢遣兵於城南出戰，輒爲謹所破。旬有六日，外城遂陷。梁主退保子城。翌日，率其太子以下，面縛出降，尋殺之。虜其男女十餘萬人，收其府庫珍寶。得宋渾天儀、梁日晷銅表、魏相風烏、銅蟠螭趺、大玉徑四尺圍七尺、及諸輿輦法物以獻，軍無私焉。立蕭詧爲梁主，振旅而旋。太祖親至其第，宴語極歡。賞謹奴婢一千口，及梁之寶物，并金石絲竹樂一部，別封新野郡公，邑二千户。謹固辭，太祖不許。又令司樂作《常山公平梁歌》十首，使工人歌之。

得上向外經略。又認爲我們有齊氏爲患，一定分不出兵力。而且蕭繹怯懦無謀，多疑慮而少決斷。愚民難以與之謀劃事情的開始，都留戀城裏原來的住宅，既然不願意遷移，就得據守外城。所以説他會用下策。"于謹於是派中山公宇文護和大將軍楊忠等人，率領精鋭騎兵先占據長江渡口，切斷梁人出逃的道路。梁人在外城豎立木柵，周圍六十里。不久于謹就到了，將軍隊全部調來把城圍起來。梁主多次派兵在城南出戰，立即就被于謹打敗。圍了十六天，外城陷落。梁主退守子城。第二天，梁元帝率領太子以下的臣民，反綁着手出城投降，不久殺死了他。于謹俘虜了梁國男女十多萬人，收繳了府庫中的珍寶。得到宋的渾天儀、梁的日晷銅表、魏的相風烏、銅蟠螭趺、直徑四尺周圍七尺的大玉和那些輿輦法物都帶回獻上，軍隊没有私占財物。立蕭詧爲梁主，整頓部隊凱旋而歸。太祖親自到他的第宅，和于謹飲宴笑談極爲歡洽。賞賜于謹奴婢一千口，還有梁的寶物，以及金石絲竹樂一部，另外加封新野郡公，食邑二千户。于謹堅決推辭，太祖不准許。又命樂官作了十首《常山公平梁歌》，叫樂工歌唱。

謹自以久當權勢，位望隆重，功名既立，願保優閑。乃上先所乘駿馬及所著鎧甲等。太祖識其意，乃曰："今巨猾未平，公豈得便爾獨善。"遂不受。六官建，拜大司徒。

于謹自認爲長期掌握權勢，地位聲望隆重，功名既已建立，情願保住悠閑的生活，就把他所乘的駿馬和所穿的鎧甲等獻上。太祖明白他的意思就説："如今巨猾還没有平定，你豈能就獨善其身。"就没有接受。六官制度建立時，于謹任大司徒。

及太祖崩，孝閔帝尚幼，中山公護雖受顧命，而名位素下，群公各圖執政，莫相率服。護深憂之，密訪於謹。謹曰："夙蒙丞相殊眷，情深骨肉。今日之事，必以死争之。若對衆定策，公必不得辭讓。"明日，群公會議。謹曰："昔帝室傾危，人圖問鼎。丞相志在匡救，投袂荷戈，故得國祚中興，群生遂性。今上天降禍，奄棄庶寮。嗣子雖幼，而中山公親則猶子，兼受顧托，軍國之事，理須歸

到太祖去世時，孝閔帝還幼小，中山公宇文護雖然接受了太祖的臨終遺托，但名望地位向來低下，各位王公大臣們都圖謀執掌朝政，没有誰肯順服他。宇文護很是擔憂，私下找于謹請教。于謹説："我早就蒙受丞相的特别關懷，這恩情和骨肉至親一樣深。今天的事情，我一定會以死相争。如果面對衆人確定國策，那您一定不要辭讓。"第二天，各位王公聚集在一起商議。于謹説："過去帝室傾覆危敗時，人人企圖問鼎。丞相立志匡扶拯救帝室，揮袖操戈，纔使國家的命運得以中興，百姓得以安生。如今上天降禍，

之。”辭色抗厲，衆皆悚動。護曰：“此是家事，素雖庸昧，何敢有辭。”謹既太祖等夷，護每申禮敬。至是，謹乃趨而言曰：“公若統理軍國，謹等便有所依。”遂再拜。群公迫於謹，亦再拜，因是衆議始定。

丞相突然離棄百官。嗣位的世子雖然幼小，中山公則像他的兒子那樣親，加上他親自接受了太祖臨終的委托，軍國大事，理所當然應該歸他掌理。”說的時候言語神色嚴厲，衆人都被震驚了。宇文護説：“這是我們的家事，我平時雖然平庸愚昧，但怎敢推辭。”于謹既和太祖的資歷地位相等，宇文護常對他表示禮貌尊敬。到這時，于謹就走上前説：“您如果統理軍國大事，那我們這些人就有依靠了。”於是向宇文護跪拜了兩次。王公大臣們受到于謹的逼迫，也跟着跪拜了兩次，因此大家的意見纔確定下來。

孝閔帝踐阼，進封燕國公，邑萬户。遷太傅、大宗伯，與李弼、侯莫陳崇等參議朝政。及賀蘭祥討吐谷渾也，謹遥統其軍，授以方略。

孝閔帝即位，于謹被進封爲燕國公，食邑一萬户。升任太傅、大宗伯，和李弼、侯莫陳崇等人參議朝政。到賀蘭祥討伐吐谷渾時，于謹遥領軍隊，教授策略。

保定二年，謹以年老，上表乞骸骨。詔報曰：“昔師尚父年逾九十，召公奭幾將百歲，皆勤王家，自强不息。今元惡未除，九州不一，將以公爲舟楫，弘濟於艱難，豈容忘二公之雅操，而有斯請。朕用恧焉。公若更執謙冲，有司宜斷啓。”

保定二年，于謹因年老，上表請求辭去官職。武帝下詔答覆説：“過去姜尚年過九十，召公奭幾乎接近一百歲，都爲王室效勞，自强不息。如今元凶尚未鏟除，九州還没有統一，正打算以您作爲舟楫，廣泛救助解脱艱難，豈能讓您忘記姜尚召公二公的美好情操，而有這樣的請求。我爲此感到慚愧。您如果再堅持謙遜，有關官員應當拒絶啓奏。”

三年四月，詔曰：“樹以元首，主乎教化，率民孝悌，置之仁壽。是以古先明后，咸若斯典，立三老五更，躬自袒割。朕以眇身，處兹南面，何敢遺此黄髮，不加尊敬。太傅、燕國公謹，執德淳固，爲國元老，饋以乞言，朝野所屬。可爲三老，有司具禮，擇日以聞。”謹上表固辭，詔答不許。又賜延年杖。高祖幸太學以食之。三老入門，皇帝迎拜門屏之間，三老答拜。有司設三老席於中楹，南向。太師、晋國公護升階，設几於席。三老升席，南面憑几而坐，以師道自居。大司寇、楚國公寧升階，正舄。皇帝升階，立於斧扆之前，西面。有司進饌，皇帝跪設醬

保定三年四月，武帝下詔説：“樹立元首，主持教化，讓百姓遵奉孝悌，使仁者長壽。所以古代賢明的帝王，都按這種典制，設立三老五更，親袒右膊切割牲肉舉行敬老的禮儀。我以渺小之身，居於帝王之位，怎敢遺棄老人，不加以尊敬。太傅、燕國公于謹，品德淳樸，是國家的元老，給他舉行饋食乞言的禮儀，讓朝廷内外都矚目。可任命他爲三老，有關官員應備好禮儀，選擇好日子上報。”于謹上表堅決推辭，武帝下詔答覆不准。又賜給他延年杖。高祖前往太學爲他饋食。三老入門，皇帝在大門和屏風之間迎拜，三老回拜。有關官員在中楹設置三老的席位，面向南方。太師、晋國公宇文護登上臺階，在席前設置几案。三老入席，向南緊靠几案坐下，以老師的身份自居。大司寇、楚國公豆盧寧登上臺階，把于謹的木屐放正。皇帝登上臺

豆，親自袒割。三老食訖，皇帝又親跪授爵以酳。有司撤訖。皇帝北面立而訪道。三老乃起立於席後。皇帝曰："猥當天下重任，自惟不才，不知政治之要，公其誨之。"三老答曰："木受繩則正，后從諫則聖。自古明王聖主，皆虛心納諫，以知得失，天下乃安。唯陛下念之。"又曰："爲國之本，在乎忠信。是以古人云去食去兵，信不可失。國家興廢，莫不由之。願陛下守而勿失。"又曰："治國之道，必須有法。法者，國之綱紀。綱紀不可不正，所正在於賞罰。若有功必賞，有罪必罰，則有善者日益，爲惡者日止。若有功不賞，有罪不罰，則天下善惡不分，下民無所措其手足矣。"又曰："言行者立身之基，言出行隨，誠宜相顧。願陛下三思而言，九慮而行。若不思不慮，必有過失。天子之過，事無大小，如日月之蝕，莫不知者。願陛下慎之。"三老言畢，皇帝再拜受之，三老答拜焉。禮成而出。

階，站在畫着斧頭的屏風之前，面向西方。有關官員遞上菜飯，皇帝跪着擺設醬碟，親自捲袖露臂切肉。三老進食完後，皇帝又親自跪着遞送漱口的酒。有關官員撤掉了筵席。皇帝面向北面站立着向于謹請教治國之道。三老也起身站在席位的後面。皇帝說："我辱當天下的重任，自認爲没有什麽才能，不知道治理國家的關鍵所在，請您指教。"三老回答說："木材經過墨繩的測量纔能削直，君王接受正直的勸告纔能聖明。自古以來聖明的君主，都虛心采納正直的規勸，以知道自己是對是錯，天下纔能安定。希望陛下記住這點。"又說："治理國家的根本，在於忠信。所以古人說可以没有糧食和軍隊，但不可以失去信用。國家的興廢，没有不是因爲忠信的。希望陛下遵守忠信不要喪失。"又說："治國之道，必須要有法。法，是國家的綱紀。綱紀不可以不正，端正綱紀在於賞罰。如果有功就要獎賞，有罪就要懲罰，那麽行善的人就會一天天多起來，作惡的人就會逐漸停止。如果有功不獎賞，有罪不懲罰，則天下的人就會善惡不分，百姓也就不知道該怎樣去做。"又說："言行是做人的基礎，言論發出後行動就要相隨，二者確實應當相互呼應。希望陛下三思而後纔發言，多次考慮後再行動。如果不經過思考，就一定會有過失。天子的過失，不論事情大小，都像日食月食那樣，人們没有不知道的。希望陛下慎重對待。"三老說完，皇帝再次參拜接受，三老也回禮跪拜。儀式完成後高祖纔離開太學。

及晉公護東伐，謹時老病，護以其宿將舊臣，猶請與同行，詢訪戎略。軍還，賜鐘磬一部。天和二年，又賜安車一乘。尋授雍州牧。三年，薨于位，年七十六。高祖親臨，詔譙王儉監護喪事，賜繒綵千段，粟麥五千斛，贈本官，加使持節、太師、雍恒等二十州諸軍事、雍州刺史，謚曰文。及葬，王公已下，咸送出郊外。配享於太祖廟庭。

到晉公宇文護出兵東伐，于謹當時已經因年老病倒，宇文護因爲他是宿將舊臣，仍請求他一同前往，在軍事戰略上請教他。大軍回來，賜給他鐘磬一部。天和二年，又賜給他安車一乘。不久授任雍州牧。天和三年，于謹死在任上，終年七十六歲。高祖親自前往吊唁，下詔令譙王宇文儉監護喪事，賜給繒綵一千段，粟麥五千斛，追贈他原有的官職，加授使持節、太師、雍恒等二十州諸軍事、雍州刺史，謚號爲文。到下葬時，王公以下的官員，都送葬到郊外。將他配祭在太祖的廟庭。

謹有智謀，善於事上。名位雖重，愈存謙挹。每朝參往來，不過從兩三騎而已。朝廷凡有軍國之務，多與謹决之。謹亦竭其智能，弼諧帝室。故功臣之中，特見委信，始終若一，人無間言。每教訓諸子，務存靜退。加以年齒遐長，禮遇隆重，子孫繁衍，皆至顯達，當時莫與爲比焉。子寔嗣。

于謹有智謀，善於爲主上效力。他的名望地位雖然很高，但他更加謙讓。每次上朝參拜來回時，衹有兩三個侍騎跟隨而已。朝廷凡是有軍國大事，大多由于謹决斷。于謹也竭盡自己的才智能力，輔佐調和帝室。所以在功臣當中，特别受到委用信任，始終如一，人們也没有説閑話的。他常教訓兒子們，一定要恬静謙退。加上他年壽很長，受到的禮遇隆重，他的子孫綿延，都官位顯達，當時没有人能够和他相比。他的兒子于寔承繼了他的爵位。

于寔

寔字賓實，少和厚。年未弱冠，入太祖幕府，從征潼關及迴洛城。大統三年，又從復弘農，戰沙苑。以前後功，封萬年縣子，邑五百户，授主衣都統。河橋之役，先鋒陷陣。軍還，寔又爲内殿，除通直散騎常侍，轉太子右衛率，加都督。又從太祖戰於邙山。十一年，詔寔侍講東宫。侯景來附，遣寔與諸軍援之，平九曲城。進大都督，遷儀同三司，加散騎常侍。十四年，除尚書。是歲，太祖與魏太子西巡，寔時從。太祖刻石於隴山之上，録功臣位，以次鎸勒，預以寔爲開府儀同三司。至十五年，方授之。尋除渭州刺史，特給鼓吹一部，進爵爲公，增邑二百户。魏恭帝二年，羌東念姐率部落反，結連吐谷渾，每爲邊患。遣大將軍豆盧寧討之，逾時不剋。又令寔往，遂破之。太祖手書勞問，賜奴婢一百口，馬一百匹。孝閔帝踐祚，授民部中大夫，進爵延壽郡公，邑二千户。又進位大將軍，除勳州刺史，入爲小司寇。天和二年，延州蒲川賊郝三郎等反，攻逼丹州。遣寔率衆討平之，斬三郎首，獲雜畜萬餘頭。乃除延州刺史。五年，襲爵燕國公，進位柱國，以罪免。尋復本官，除凉州總管。大象二

于寔字賓實，年少時温和樸實。還没有到二十歲，就進入太祖幕府，跟隨太祖出征潼關和迴洛城。大統三年，又隨太祖收復弘農，征戰沙苑。因爲前後的功勞，被封爲萬年縣子，食邑五百户，任主衣都統。在河橋之戰中，他衝鋒陷陣。大軍回來後，于寔又爲内殿，任通直散騎常侍，改任太子右衛率，加授都督。又跟隨太祖在邙山作戰。大統十一年，詔命于寔侍講東宫。侯景來歸附時，朝廷派于寔和各軍去支援他，平定了九曲城。升爲大都督，升任儀同三司，加授散騎常侍。大統十四年，任尚書。這一年，太祖和魏太子西行巡視，于寔當時隨從。太祖在隴山上面刻立石碑，記録功臣的名位，按次序篆刻，預先任命于寔爲開府儀同三司。到大統十五年，纔授任給他。不久任渭州刺史，特地給他鼓吹一部，升爵位爲公爵，增加食邑二百户。魏恭帝二年，羌人東念姐率領他的部落反叛，勾結吐谷渾，常常侵擾邊境。朝廷派大將軍豆盧寧征討，超過了規定期限也没有攻克。又派于寔前往，於是擊敗了他們。太祖親手寫信慰勞，賜給他奴婢一百人，馬一百匹。孝閔帝即位，授任他爲民部中大夫，晋爵爲延壽郡公，食邑二千户。又升任大將軍，授勳州刺史，入朝爲小司寇。天和二年，延州蒲川賊寇郝三郎等人造反，逼攻丹州。朝廷派于寔率兵征討平定了他們，斬殺了郝三郎，繳獲各類牲畜一萬多頭。於是任延州刺史。天和五年，承襲燕國公爵位，升任柱國，因罪被罷免。不久又恢復原職，任凉州總管。大象二

年，加上柱國，拜大左輔。隋開皇元年，薨。贈司空，謚曰安。

子顗，大象末，上開府、吴州總管、新野郡公。顗弟仲文，大將軍、延壽郡公。仲文弟象賢，儀同三司，尚高祖女。

寔弟翼，自有傳。翼弟義，上柱國、潼州總管、建平郡公。義弟禮，上大將軍、趙州刺史、安平郡公。禮弟智，初爲開府，以受宣帝旨，告齊王憲反，遂封齊國公。尋拜柱國、凉州總管、大司空。智弟紹，上開府、綏州刺史、華陽郡公。紹弟弼，上儀同、平恩縣公。弼弟蘭，上儀同、襄陽縣公。蘭弟曠，上儀同，贈恒州刺史。

年，加授上柱國，拜任大左輔。隋開皇元年，去世。被追贈爲司空，謚號爲安。

于寔的兒子于顗，在大象末年，任上開府、吴州總管、新野郡公。于顗的弟弟于仲文，任大將軍、延壽郡公。于仲文的弟弟于象賢，任儀同三司，娶了高祖的女兒爲妻。

于寔的弟弟于翼，自己有傳。于翼的弟弟于義，任上柱國、潼州總管、建平郡公。于義的弟弟于禮，任上大將軍、趙州刺史、安平郡公。于禮的弟弟于智，開始時任開府，因爲接受宣帝的旨意，誣告齊王宇文憲謀反，於是被封爲齊國公。不久任柱國、凉州總管、大司空。于智的弟弟于紹，任上開府、綏州刺史、華陽郡公。于紹的弟弟于弼，任上儀同、平恩縣公。于弼的弟弟于蘭，任上儀同、襄陽縣公。于蘭的弟弟于曠，任上儀同，被追贈恒州刺史。

史臣曰：賀拔岳變起倉卒，侯莫陳悦意在兼并，于時將有離心，士無固志。洛撫緝散亂，抗禦仇讎。全師而還，敵人絶覬覦之望；度德而處，霸王建匡合之謀。此功故不細也。李弼、于謹懷佐時之略，逢啓聖之運，綢繆顧遇，締構艱難，帷幄盡其謨猷，方面宣其庸績，擬巨川之舟楫，爲大厦之棟梁。非惟攀附成名，抑亦材謀自取。及謹以耆年碩德，譽重望高，禮備上庠，功歌司樂，常以滿盈爲戒，覆折是憂。不有君子，何以能國。

史臣曰：賀拔岳被害的事變發生得突然，侯莫陳悦志在兼并他的部衆，當時將領有不同的心思，士卒没有堅定的意志。寇洛安撫招集散亂的將士，抗禦仇敵。他保全大軍返回，使敵人斷絶了覬覦之心；他估量自己的德操來確定自己的位置，使霸王建立了匡合諸侯一統天下的謀略，這個功績不小。李弼、于謹胸懷輔佐時世的謀略，正逢開啓聖明的時運，對顧遇自己的人報以殷勤的情意，在艱難中營建功業，在軍帳中竭盡他們的謀劃，在四處宣示他們的功績，就好像是大川中的舟楫，是大厦的棟梁。這并不僅僅是因爲他們依附了賢能的人而成名，大概也是依靠他們自己的才略而取得的。到于謹因年老有大德，聲譽高威望重，在上庠享受崇高的禮遇，司樂爲他歌頌功德時，他常常以滿盈爲戒，爲覆折而憂慮。没有君子，怎能立國。

周書卷十六

列傳第八

趙貴　獨孤信　侯莫陳崇（弟）瓊　凱

趙貴

趙貴字元貴，天水南安人也。曾祖達，魏庫部尚書、臨晋子。祖仁，以良家子鎮武川，因家焉。

趙貴字元貴，是天水南安人。他的曾祖叫趙達，是北魏的庫部尚書、臨晋子。他的祖父叫趙仁，以良家子弟的身份去鎮守武川，就此在那裏安家。

貴少穎悟，有節概。魏孝昌中，天下兵起，貴率鄉里避難南遷。屬葛榮陷中山，遂被拘逼。榮敗，爾朱榮以貴爲别將，從討元顥有功，賜爵燕樂縣子，授伏波將軍、武賁中郎將。從賀拔岳平關中，賜爵魏平縣伯，邑五百户。累遷鎮北將軍、光禄大夫、都督。

趙貴從小聰穎有悟性，有操節氣概。北魏孝昌年間，天下兵禍興起，趙貴率領同鄉的人向南遷徙逃避戰難。碰上葛榮攻陷中山，趙貴被拘留在葛榮軍中。葛榮失敗後，爾朱榮任命趙貴爲别將，跟隨討伐元顥有功，被賜爵爲燕樂縣子，授任伏波將軍、武賁中郎將。他隨賀拔岳平定關中，被賜爵爲魏平縣伯，食邑五百户。幾次升遷爲鎮北將軍、光禄大夫、都督。

及岳爲侯莫陳悦所害，將吏奔散，莫有守者。貴謂其黨曰："吾聞仁義豈有常哉，行之則爲君子，違之則爲小人。朱伯厚、王叔治感意氣微恩，尚能蹈履名節；况吾等荷賀拔公國士之遇，寧可自同衆人乎？"涕泣歔欷。於是從之者五十人。乃詐悦詐降，悦信之。因請收葬岳，言辭慷慨，悦壯而許之。貴乃收岳尸還，與寇洛等糾合其衆，奔平凉，共圖拒悦。貴首議迎太祖，語在《太祖紀》。太祖至，以貴爲大都督，領府司馬。悦平，以本將軍、持節，行秦州事、當州大都督。爲政清静，民吏懷之。

到賀拔岳被侯莫陳悦殺害時，他手下的將領官吏奔散，没有留守的人。趙貴對他的黨羽説："我聽説仁義哪有一定的，施行了仁義就是君子，違背了仁義就是小人。朱伯厚、王叔治爲了感激恩義，尚且能信守名節；何况我們承蒙賀拔公以國士相待，怎能像一般的人那樣？"説着哭泣抽咽。於是有五十個人跟從他。趙貴就到侯莫陳悦那裏假裝投降，侯莫陳悦相信了他。趙貴趁機請求收葬賀拔岳，言辭慷慨，侯莫陳悦看他是個好漢就同意了。趙貴於是收了賀拔岳的尸體回來，和寇洛等人集合部衆，跑到平凉，共同設法抵抗侯莫陳悦。趙貴首先提議迎立太祖，此事記在《太祖紀》中。太祖抵達後，任命趙貴爲大都督，領府司馬。侯莫陳悦被平定後，趙貴以本將軍、持節的身份，行秦州事、當州大都督。他爲政清

齊神武舉兵向洛，使其都督韓軌，進據蒲坂。太祖以貴爲行臺，與梁禦等討之。未濟河而魏孝武已西入關。拜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兼右衛將軍。時曹泥據靈州拒守，以貴爲大都督，與李弼等率衆討之。進爵爲侯，增邑五百户。又以預立魏文帝勳，進爵爲公，增邑通前一千五百户。尋授岐州刺史。時以軍國多務，藉貴力用，遂不之部。仍領大丞相府左長史，加散騎常侍。梁仚定稱亂河右，以貴爲隴西行臺，率衆討破之。從太祖復弘農，戰沙苑，拜侍中、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進爵中山郡公，除雍州刺史。從戰河橋，貴與怡峰爲左軍，戰不利，先還。又從援玉壁，齊神武遁去。高仲密以北豫州降，太祖率師迎之，與東魏人戰於邙山。貴爲左軍，失律，諸軍因此并潰。坐免官，以驃騎、大都督領本軍。尋復官爵，拜御史中尉，加大將軍。東魏將高岳、慕容紹宗等圍王思政於潁川，貴率軍援之，東南諸州兵亦受貴節度。東魏人遏洧水灌城，軍不得至，思政遂没。貴乃班師。尋拜柱國大將軍，賜姓乙弗氏。茹茹寇廣武，貴擊破之，斬首數千級，收其輜重，振旅而還。六官建，以貴爲太保、大宗伯，改封南陽郡公。孝閔帝踐阼，遷太傅、大冢宰，進封楚國公，邑萬户。

初，貴與獨孤信等皆與太祖等夷。及孝閔帝即位，晉公護攝政，貴自以元勛佐命，每懷快快，有不平之色，乃與信謀殺護。及期，貴欲發，信止之。尋爲開府宇文盛所告，被誅。

静，百姓和官吏都人心歸附。

齊神武起兵進逼洛陽，派他的都督韓軌進據蒲坂。太祖任命趙貴爲行臺，和梁禦等人去討伐他。還没有渡過黄河而魏孝武帝已西遷入關。趙貴被拜爲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兼任右衛將軍。當時曹泥占據靈州拒守，朝廷任命趙貴爲大都督，和李弼等人率衆討伐他。晋爵爲侯，增加食邑五百户。又因爲他參與擁立魏文帝的功勞，晋爵爲公，食邑增至一千五百户。不久任岐州刺史。當時因爲軍國大事多，要藉助趙貴的力量，就不叫他去州部。并讓他領大丞相府左長史，加授散騎常侍。梁仚定在河西作亂，朝廷任命趙貴爲隴西行臺，率兵把他打敗。趙貴跟隨太祖收復弘農，征戰沙苑，任侍中、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晋爵爲中山郡公，授雍州刺史。跟隨太祖征戰河橋，趙貴和怡峰爲左軍，作戰失利，首先退回。又跟隨太祖去支援玉壁，齊神武逃走。高仲密獻出北豫州投降，太祖率軍去迎接他，和東魏的軍隊在邙山作戰。趙貴爲左軍，失利，各軍因此一齊潰敗。趙貴因此事獲罪免官，以驃騎、大都督的身份統領本軍。不久恢復了官職爵位，任御史中尉，加授大將軍。東魏將領高岳、慕容紹宗等在潁川圍困王思政，趙貴率軍支援他，東南各州的軍隊也受趙貴指揮。東魏人堵住洧水來灌潁川城，趙貴的軍隊無法到達，王思政於是被東魏俘虜。趙貴也就班師。不久任柱國大將軍，賜姓爲乙弗氏。茹茹人入侵廣武，趙貴擊敗了他們，斬殺了幾千人，收繳了他們的軍事裝備，整頓部隊返回。六官制度建立時，任命趙貴爲太保、大宗伯，改封爲南陽郡公。孝閔帝即位，他升爲太傅、大冢宰，晋封楚國公，食邑一萬户。

當初，趙貴與獨孤信等人和太祖的地位資歷相等。到孝閔帝即位，晋公宇文護代理國政，趙貴自以爲是元勛佐命，常常心中不服，有不平的神色，就同獨孤信策劃殺死宇文護。到了約定的時間，趙貴準備動手，獨孤信制止了他。不久被開府宇文盛告發，他被誅殺。

獨孤信

獨孤信，雲中人也，本名如願。魏氏之初，有三十六部，其先伏留屯者，爲部落大人，與魏俱起。祖俟尼，和平中，以良家子自雲中鎮武川，因家焉。父庫者，爲領民酋長，少雄豪有節義，北州咸敬服之。

獨孤信，是雲中人，原來的名字叫如願。魏氏在開始時，有三十六個部落，獨孤信的先祖中有個叫伏留屯的，任部落大人，和魏氏一同興起。他的祖父俟尼，在和平年間，以良家子弟的身份從雲中去鎮守武川，就此在那裏安家。他的父親庫者，爲領民酋長，從小雄武豪邁有操節義氣，北州的人都敬重佩服他。

信美容儀，善騎射。正光末，與賀拔度等同斬衛可孤，由是知名。以北邊喪亂，避地中山，爲葛榮所獲。信既少年，好自修飾，服章有殊於衆，軍中號爲獨孤郎。

獨孤信容貌儀表俊美，善於騎馬射箭。正光末年，他和賀拔度等人一起斬殺了衛可孤，因此而知名。因爲北部邊境喪亂，他逃避到中山，被葛榮獲得。獨孤信年少，喜歡修飾自己，服飾的色彩和衆人不同，軍中稱他爲獨孤郎。

及爾朱氏破葛榮，以信爲别將。從征韓婁，信匹馬挑戰，擒賊漁陽王袁肆周，以功拜員外散騎侍郎。尋轉驍騎將軍，因鎮滏口。元顥入洛，榮以信爲前驅，與顥黨戰於河北，破之。拜安南將軍，賜爵爰德縣侯。

到爾朱氏擊敗葛榮後，任命獨孤信爲别將。跟隨征討韓婁，獨孤信單騎挑戰，擒獲賊寇漁陽王袁肆周，因功任員外散騎侍郎。不久改任驍騎將軍，接着鎮守滏口。元顥進入洛陽，爾朱榮任命獨孤信爲前鋒，和元顥的黨羽在黄河北面作戰，打敗了他們。任安南將軍，被賜爵爲爰德縣侯。

建明初，出爲荆州新野鎮將，帶新野郡守。尋遷荆州防城大都督，帶南鄉守。頻典二部，皆有聲績。賀拔勝出鎮荆州，乃表信爲大都督。從勝攻梁下溠戍，破之，遷武衛將軍。及勝弟岳爲侯莫陳悦所害，勝乃令信入關，撫岳餘衆。屬太祖已統岳兵，信與太祖鄉里，少相友善，相見甚歡。因令信入洛請事，至雍州，大使元毗又遣信還荆州。尋徵信入朝，魏孝武雅相委任。

建明初年，他出任荆州新野鎮將，兼領新野郡守。不久升任荆州防城大都督，兼任南鄉郡守。他連續治理二郡，都有聲望政績。賀拔勝離京鎮守荆州，就表奏獨孤信任大都督。他跟隨賀拔勝進攻梁國的下溠戍，攻克，升任武衛將軍。到賀拔勝的弟弟賀拔岳被侯莫陳悦殺害，賀拔勝就命獨孤信進入潼關，安撫賀拔岳留下的兵衆。正好太祖已經統領了賀拔岳的軍隊，獨孤信和太祖是同鄉，小時倆人相互很友好，見面後非常高興。太祖趁機命獨孤信到洛陽請示，抵達雍州，大使元毗又派獨孤信返回荆州。不久朝廷徵召獨孤信入朝，魏孝武帝對他十分信任。

及孝武西遷，事起倉卒，信單騎及之於瀍澗。孝武嘆曰："武衛遂能辭父母，捐妻子，遠來從我。世亂識貞良，豈虚言哉。"即賜信御馬一匹，進爵浮陽郡公，邑一千户。

到孝武帝西行遷徙時，事情發生得很突然，獨孤信單騎在瀍澗追上了他。孝武帝贊嘆説："武衛將軍竟然能够辭别父母，捐棄妻子兒女，從遠方前來跟隨我。時世混亂就能看出忠良，這豈能是假話呀。"當即賜給獨孤信御馬一匹，晋爵爲浮陽郡公，食邑一千户。

時荆州雖陷東魏，民心猶戀本

當時荆州雖然落入東魏，在當地百姓的心中

朝。乃以信爲衛大將軍、都督三荆州諸軍事，兼尚書右僕射、東南道行臺、大都督、荆州刺史以招懷之。信至武陶，東魏遣其弘農郡守田八能率蠻左之衆，拒信於淅陽；又遣其都督張齊民，以步騎三千出信之後。信謂其衆曰："今我士卒不滿千人，而首尾受敵。若却擊齊民，則敵人謂爲退走，必來要截。未若先破八能。"遂奮擊，八能敗而齊民亦潰。信乘勝襲荆州。東魏刺史辛纂勒兵出戰。士庶既懷信遺惠，信臨陣喻之，莫不解體。因而縱兵擊之，纂大敗，奔城趨門，未及闔，信都督楊忠等前驅斬纂。語在《忠傳》。於是三荆遂定。就拜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

仍眷戀本朝。朝廷於是任命獨孤信爲衛大將軍、都督三荆州諸軍事，兼任尚書右僕射、東南道行臺、大都督、荆州刺史去招撫他們。獨孤信抵達武陶，東魏派弘農郡守田八能率領蠻左的兵衆，在淅陽抵禦獨孤信；又派都督張齊民，率三千名步兵騎兵出擊到獨孤信的後面。獨孤信對他的部衆説："現在我們的兵士不滿一千人，而且首尾受敵。如果我們後退去攻擊張齊民，則敵人會以爲我們要退走，一定會來攔截。不如先去打敗田八能。"於是奮力攻擊，田八能戰敗後張齊民也潰逃。獨孤信乘勝襲擊荆州。東魏刺史辛纂率兵出戰。士民既已懷念獨孤信遺留下的恩惠，獨孤信在陣前曉諭他們，他們没有不人心離散的。獨孤信趁機出兵攻擊，辛纂大敗，向城内跑去進入城門，還没有來得及關閉城門，獨孤信的都督楊忠等人驅馬上前斬殺了辛纂。此事記載在《楊忠傳》中。於是三荆就被平定了。當時就被拜爲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

東魏又遣其將高敖曹、侯景等率衆奄至。信以衆寡不敵，遂率麾下奔梁。居三載，梁武帝方始許信還北。信父母既在山東，梁武帝問信所往，信答以事君無二。梁武帝深義之，禮送甚厚。

東魏又派將領高敖曹、侯景等人率兵突然來到。獨孤信因爲寡不敵衆，就率領部下投奔了梁國。住了三年，梁武帝纔開始允許獨孤信回到北方。獨孤信的父母既在山東，梁武帝問獨孤信到哪裏去，獨孤信回答説没有侍奉兩個君主的道理。梁武帝認爲他很講義氣，就以非常隆厚的禮節送走他。

大統三年秋，至長安。自以虧損國威，上書謝罪。魏文帝付尚書議之，七兵尚書、陳郡王玄等議，以爲"邊將董戎，龔行天罰，喪師敗績，國刑無捨。荆州刺史獨孤如願，任當推轂，遠襲襄、宛，斬賊帥辛纂，傳首京師，論功語效，實合嘉賞。但庸績不終，旋致淪没，責成之義，朝寄有違。然孤軍數千，後援未接，賊衆我寡，難以自固。既經恩降，理絶刑書。昔秦宥孟明，漢捨廣利，卒能改過立功，垂芳竹帛。以今方古，抑有成規。臣等參議，請赦罪，復其舊職"。魏文帝詔曰："如願

大統三年秋季，獨孤信抵達長安。他自認爲對國威有所虧損，上書謝罪。魏文帝交給尚書討論，七兵尚書、陳郡王元玄等人議論，認爲"邊將督察兵事，恭敬地執行上天的懲罰，喪失軍隊作戰失敗，國家的刑罰無法捨棄。荆州刺史獨孤如願，肩負輔佐王室的重任，到遠處去襲擊襄、宛，斬殺了賊軍主帥辛纂，將他的首級傳送到京師，議論功效，實在應當給予嘉獎。但是他的功績没有保持到最後，很快就導致軍隊淪没，朝廷派他督察完成任務，他辜負了朝廷的寄托。然而他衹有幾千人的孤軍，後面的應援又没有跟上，賊衆我寡，很難自我保全。既然有皇恩降臨，按理就不應施加刑罰。過去秦國寬赦孟明，漢朝赦免李廣利，他們最終都能改正過錯建立功

荆、襄之役，實展功效。既屬强寇，力屈道窮，歸賊不可，還朝路絶，適事求宜，未足稱過。違難勾吴，誠貫夷險，義全終始，良可嘉嘆。復情存謙退，款心謝責。寧容議及恩降，止云免咎，斯則事失權宜，理乖通變。可轉驃騎大將軍，加侍中、開府，其使持節、儀同三司、浮陽郡公悉如故。”

助，在史書上留下美名。現在仿效古人，大概也有前人已經制定了的規制。我們商議，請求赦免他的罪過，恢復他的原職”。魏文帝下詔説：“獨孤如願在荆、襄戰役中，確實建立了功績。既然遇上强大的敵寇，竭盡了力量用盡了辦法，不能投降賊寇，回朝的道路又斷絶了，爲了適應當時的事態而尋求權宜的辦法，稱不上是過錯。像勾吴那樣避難，無論是平安或危險都保持忠誠，從始至終保全節義，實在是值得贊嘆。加上他心存謙退，誠心謝罪。怎能提到降恩，衹説赦免罪過，這樣就是喪失了因事制宜的原則，違背了隨機通變的道理。可以改任他爲驃騎大將軍，加授侍中、開府，其使持節、儀同三司、浮陽郡公的職務和爵位照舊。”

尋拜領軍。仍從太祖復弘農，破沙苑。改封河内郡公，增邑二千户。時俘虜中有信親屬，始得父凶問，乃發喪行服。尋起爲大都督，率衆與馮翊王元季海入洛陽。潁、豫、襄、廣、陳留之地，并相繼款附。四年，東魏將侯景等率衆圍洛陽。信據金墉城，隨方拒守，旬有餘日。及太祖至瀍東，景等退走。信與李遠爲右軍，戰不利，東魏遂有洛陽。六年，侯景寇荆州，太祖令信與李弼出武關。景退，以信爲大使，慰撫三荆。

不久拜任領軍。接着又跟隨太祖收復了弘農，攻下沙苑。改封爲河内郡公，增加食邑二千户。當時在俘虜中有獨孤信的親屬，這纔得知父親的死訊，於是爲父親服喪守孝。不久起任爲大都督，率兵和馮翊王元季海進入洛陽。潁、豫、襄、廣、陳留這些地方，都相繼歸附。大統四年，東魏將領侯景等人率兵圍困洛陽。獨孤信占據金墉城，根據地勢拒守，有十多天。到太祖抵達瀍東，侯景等退走。獨孤信和李遠爲右軍，作戰失利，東魏就占領了洛陽。大統六年，侯景侵犯荆州，太祖命獨孤信和李弼出武關。侯景退走，任命獨孤信爲大使，撫慰三荆。

尋除隴右十州大都督、秦州刺史。先是，守宰暗弱，政令乖方，民有冤訟，歷年不能斷决。及信在州，事無壅滯。示以禮教，勸以耕桑，數年之中，公私富實。流民願附者數萬家。太祖以其信著遐邇，故賜名爲信。七年，岷州刺史、赤水蕃王梁仚定舉兵反，詔信討之。仚定尋爲其部下所殺。而仚定子弟，仍收其餘衆。信乃勒兵向萬年，頓三交口。賊并力拒守，信因詭道趣稠松嶺。賊不虞信兵之至，望風奔潰。乘勝逐北，徑至城下，賊并出降。加授太子太

不久獨孤信任隴右十州大都督、秦州刺史。此前，秦州的長官昏庸懦弱，政令荒謬違背常理，百姓有冤情訴訟，長年不能决斷。到獨孤信抵達州中後，事情很順暢。他宣傳禮義教化，鼓勵耕種植桑，在幾年時間裏，公家私人都富足起來，願意歸附的流民有幾萬户。太祖因爲他的威信遠近聞名，所以賜給他的名爲信。大統七年，岷州刺史、赤水蕃王梁仚定起兵反叛，朝廷下詔命獨孤信討伐他。不久梁仚定被他的部下殺死。而梁仚定的子弟，仍然招集他殘餘的部衆。獨孤信就率兵前往萬年，停駐在三交口。賊兵合力拒守，獨孤信就通過隱秘的小路快速抵達稠松嶺。賊兵没有料到獨孤信的軍隊來到，望風逃

保。邙山之戰，大軍不利。信與于謹收散卒自後擊之，齊神武追騎驚擾，諸軍因此得全。十二年，凉州刺史宇文仲和據州不受代，太祖令信率開府怡峰討之。仲和嬰城固守，信夜令諸將以衝梯攻其東北，信親帥壯士襲其西南，值明剋之。擒仲和，虜其民六千户，送于長安。拜大司馬。十三年，大軍東討。時以茹茹爲寇，令信移鎮河陽。十四年，進位柱國大將軍。録剋下溠、守洛陽、破岷州、平凉州等功，增封，聽回授諸子。於是第二子善封魏寧縣公，第三子穆文侯縣侯，第四子藏義寧縣侯，邑各一千户；第五子順項城縣伯，第六子陁建忠縣伯，邑各五百户。信在隴右歲久，啓求還朝，太祖不許。或有自東魏來者，又告其母凶問，信發喪行服。屬魏太子與太祖巡北邊，因至河陽吊信。信陳哀苦，請終禮制，又不許。於是追贈信父庫者司空公，追封信母費連氏常山郡君。十六年，大軍東討，信率隴右數萬人從軍，至崤坂而還。遷尚書令。六官建，拜大司馬。孝閔帝踐阼，遷太保、大宗伯，進封衛國公，邑萬户。

散。獨孤信乘勝追擊，徑直抵達城下，賊兵全都出城投降。加授太子太保。在邙山之戰中，大軍失利。獨孤信和于謹招集分散的士卒從後面出擊，齊神武追擊的軍隊驚恐慌亂，各軍因此得以保全。大統十二年，凉州刺史宇文仲和據守州城不接受代任他職務的人，太祖命令獨孤信率領開府怡峰討伐他。宇文仲和繞城固守，獨孤信在夜裏命將領們用戰梯進攻城的東北面，獨孤信親自率領壯士襲擊城的西南面，到天亮時攻克下來。擒獲了宇文仲和，俘虜了城中百姓六千户，送到長安。拜爲大司馬。大統十三年，大軍東出討伐。當時因爲茹茹人侵犯，就命獨孤信移師鎮守河陽。大統十四年，升任柱國大將軍。記録他攻克下溠、守衛洛陽、攻取岷州、平定凉州等功勞，增加封爵，允許他回授給他的兒子們。於是他的第二個兒子獨孤善被封爲魏寧縣公，第三個兒子獨孤穆被封爲文侯縣侯，第四個兒子獨孤藏被封爲義寧縣侯，食邑各一千户；第五個兒子獨孤順被封爲項城縣伯，第六個兒子獨孤陁被封爲建忠縣伯，食邑各五百户。獨孤信在隴右的時間很長，請求回朝，太祖没有同意。有從東魏來的人，又告訴他母親的死訊，獨孤信爲母親服喪守孝。正好魏太子和太祖巡視北方邊境，順便到河陽吊唁獨孤信。獨孤信陳説自己的哀傷，請求遵循送終的禮制，太祖又不同意。於是追贈獨孤信的父親獨孤庫者爲司空公，追封獨孤信的母親費連氏爲常山郡君。大統十六年，大軍東出討伐，獨孤信率隴右幾萬人跟隨大軍，到崤坂後返回。升任尚書令。六官制度建立時，任大司馬。孝閔帝即位，他升任太保、大宗伯，晋封衛國公，食邑一萬户。

趙貴誅後，信以同謀坐免。居無幾，晋公護又欲殺之，以其名望素重，不欲顯其罪，逼令自盡於家。時年五十五。

趙貴被誅殺後，獨孤信因爲同謀而獲罪被免官。過了没多久，晋公宇文護又想殺死他，因爲他的名望向來很高，不想張揚他的罪過，逼着讓他在家中自盡。當時他五十五歲。

信風度弘雅，有奇謀大略。太祖初啓霸業，唯有關中之地，以隴右形勝，故委信鎮之。既爲百姓所懷，聲振鄰國。東魏將侯景之南奔梁也，魏

獨孤信風度弘雅，有奇謀大略。太祖剛開創基業時，衹有關中一帶的地方，因爲隴右地勢險要，所以派獨孤信去鎮守那裏。他受到了百姓的敬慕，聲威震動鄰國。東魏將領侯景向南投奔梁

收爲檄梁文，矯稱信據隴右不從宇文氏，仍云無關西之憂，欲以威梁人也。又信在秦州，嘗因獵日暮，馳馬入城，其帽微側。詰旦，而吏民有戴帽者，咸慕信而側帽焉。其爲鄰境及士庶所重如此。

子羅，先在東魏，乃以次子善爲嗣。及齊平，羅至。善卒，又以羅爲嗣。羅字羅仁。大象元年，除楚安郡守，授儀同大將軍。

國時，魏收作討伐梁國的檄文，詐稱獨孤信據守隴右不服從宇文氏，又說没有關西方面的憂患，想以此威懾梁人。又獨孤信在秦州，曾因爲打獵到了傍晚，騎馬疾奔進城，他的帽子稍稍傾斜。到了第二天早晨，戴帽子的官吏百姓，都仰慕獨孤信而將帽子斜戴着。他就是像這樣受到了鄰國和士民的敬重。

獨孤信的長子獨孤羅，先前在東魏，就以第二個兒子獨孤善作爲繼嗣。到北齊被平定，獨孤羅抵達北周。獨孤善去世後，又以獨孤羅爲繼嗣。獨孤羅字羅仁。大象元年，任楚安郡守，授任儀同大將軍。

獨孤善

善字伏陁，幼聰慧，善騎射，以父勛，封魏寧縣公。魏廢帝元年，又以父勛，授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加侍中，進爵長安郡公。孝閔帝踐阼，除河州刺史。以父負釁，久廢於家。保定三年，乃授龍州刺史。天和六年，襲爵河内郡公，邑二千户。從高祖東討，以功授上開府。尋除兖州刺史，政存簡惠，百姓安之。卒於位，年三十八。贈使持節、柱國、定趙恒滄瀛五州諸軍事、定州刺史。

信長女，周明敬后；第四女，元貞皇后；第七女，隋文獻后。周隋及皇家，三代皆爲外戚，自古以來，未之有也。

隋文帝踐極，乃下詔曰："褒德累行，往代通規；追遠慎終，前王盛典。故使持節、柱國、河内郡開國公信，風宇高曠，獨秀生人，睿哲居宗，清猷映世。宏謨長策，道著於弼諧；緯義經仁，事深於拯濟。方當宣風廊廟，亮采台階，而世屬艱危，功高弗賞。眷言令範，事切于心。今景運初開，椒闈肅建。載懷塗山之義，無忘褒紀之典。可贈太師、上柱國、冀定相滄瀛趙恒洺貝十州諸軍事、

獨孤善字伏陁，年幼時聰明穎慧，善於騎馬射箭，因爲父親的功勛，被封爲魏寧縣公。魏廢帝元年，又因爲父親的功勛，授任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加授侍中，晋爵爲長安郡公。孝閔帝即位，他任河州刺史。因爲父親的牽連，長期罷官在家。保定三年，纔授任龍州刺史。天和六年，承襲河内郡公爵位，食邑二千户。跟隨高祖東出討伐，因功授任上開府。不久任兖州刺史，他爲政簡闊寬惠，百姓安定。在任上去世，終年三十八歲。被追贈爲使持節、柱國、定趙恒滄瀛五州諸軍事、定州刺史。

獨孤信的長女，是北周的明敬后；第四個女兒，是元貞皇后；第七個女兒，是隋朝的文獻后。在周隋兩朝都進入皇室，三代都爲外戚，從古以來，都没有過。

隋文帝即位，就下詔説："褒揚美德，崇尚善行，是前代通行的規制；追祭遠代祖先謹慎對待父母的喪事，是先王的大典。原使持節、柱國、河内郡開國公獨孤信，風度氣宇高曠，在生民中超特出衆，睿智明哲居於首位，清廉高尚照耀人世。遠大的謀略，致力於輔弼協和；經緯仁義，從事於拯救時世。正當他在朝廷弘揚教化，在三公的位置上輔佐朝政，但遇上時世艱難，功勞高而没有受到獎賞。回顧他美好的風範，在心中深切地懷念他。現在美好的王業剛剛開創，温香的内宫莊重建立。追懷塗山之道義，不忘褒紀

冀州刺史，封趙國公，邑一萬户。謚曰景。”追贈信父庫者使持節、太尉、上柱國、定恒滄瀛平燕六州諸軍事、定州刺史，封趙國公，邑一萬户。謚曰恭。信母費連氏，贈太尉恭公夫人。

之典規。可以追贈獨孤信爲太師、上柱國、冀定相滄瀛趙恒洺貝十州諸軍事、冀州刺史，封爲趙國公，食邑一萬户。謚號爲景。”追贈獨孤信的父親庫者爲使持節、太尉、上柱國、定恒滄瀛平燕六州諸軍事、定州刺史，封爲趙國公，食邑一萬户。謚號爲恭。獨孤信的母親費連氏，被追贈爲太尉恭公夫人。

侯莫陳崇

侯莫陳崇字尚樂，代郡武川人。其先，魏之别部，居庫斛真水。五世祖曰太骨都侯。其後，世爲渠帥。祖允，以良家子鎮武川，因家焉。父興，殿中將軍、羽林監。

侯莫陳崇字尚樂，是代郡武川人。他的先祖，是北魏的别部，居住在庫斛真水。他的五世祖叫太骨都侯。太骨都侯的後人，世代爲渠帥。侯莫陳崇的祖父侯莫陳允，以良家子弟的身份去鎮守武川，就此在那裏安家。他的父親侯莫陳興，任殿中將軍、羽林監。

崇少驍勇，善馳射，謹愨少言。年十五，隨賀拔岳與爾朱榮征葛榮。又從元天穆討邢杲，平之。以功除建威將軍。别從岳破元顥於洛陽。遷直寢。

侯莫陳崇從小驍勇，善於騎馬射箭，謹慎少言。十五歲時，他跟隨賀拔岳和爾朱榮征討葛榮。又跟隨元天穆討伐邢杲，平定了他。因功任建威將軍。另外跟隨賀拔岳在洛陽擊敗元顥。升任直寢。

後從岳入關，破赤水蜀。時万俟醜奴圍岐州，遣其將李。尉遲菩薩將兵向武功。崇從岳力戰破之，乘勝逐北，解岐州圍。又赴百里細川，破賊帥侯伏侯元進柵。醜奴率其餘衆奔高平，崇與輕騎逐北，至涇州長坑及之。賊未成列，崇單騎入賊中，於馬上生擒醜奴。於是大呼，衆悉披靡，莫敢當之。後騎益集，賊徒因悉逃散，遂大破之。岳以醜奴所乘馬及寶劍金帶賞崇。除安北將軍、太中大夫、都督，封臨涇縣侯，邑八百户。

後來他跟隨賀拔岳進入潼關，打敗了赤水蜀。當時万俟醜奴派部將李圍攻岐州。尉遲菩薩率兵進逼武功。侯莫陳崇跟隨賀拔岳竭力作戰打敗了他，乘勝追擊，解除了岐州的包圍。又奔赴百里細川，攻下了賊帥侯伏侯元進的柵寨。万俟醜奴率領餘部逃向高平，侯莫陳崇和輕鋭騎兵追擊，到涇州長坑追上了他。賊兵還没有擺好軍陣，侯莫陳崇單騎衝入賊軍中，在馬上生擒了万俟醜奴。於是大聲高呼，賊兵全都驚慌潰敗，没有人敢阻擋他。後面的騎兵越來越多，賊兵因此全部逃散，於是大敗賊軍。賀拔岳將万俟醜奴所騎的馬和他的寶劍金帶賞給侯莫陳崇。授安北將軍、太中大夫、都督，被封爲臨涇縣侯，食邑八百户。

及岳爲侯莫陳悦所害，崇與諸將同謀迎太祖。太祖至軍，原州刺史史歸猶爲悦守。太祖遣崇襲歸。崇潛軍夜往，輕將七騎，直到城下，餘衆皆伏於近路。歸見騎少，遂不設備。崇即入據城門。時李遠兄弟在城内，先知崇來，於是中外鼓噪，伏兵悉起，

到賀拔岳被侯莫陳悦殺害時，侯莫陳崇同各位將領們共同商議迎立太祖。太祖抵達軍中，原州刺史史歸仍爲侯莫陳悦據守。太祖派侯莫陳崇襲擊史歸。侯莫陳崇在夜裏秘密出軍前往，率七名輕騎，徑直來到城下，其餘的兵衆埋伏在附近路上。史歸見騎兵很少，就没有防備。侯莫陳崇立即入據城門。當時李遠兄弟在城中，事先得知

遂擒歸，斬之。以崇行原州事。仍從平悦，轉征西將軍。又遣崇慰撫秦州，别封廣武縣伯，邑七百户。

大統元年，除涇州刺史，加散騎常侍、大都督，進爵爲公，累遷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改封彭城郡公，邑三千户。三年，從擒竇泰，復弘農，破沙苑，增邑二千户。四年，從戰河橋，崇功居多。七年，稽胡反，崇率衆討平之。尋除雍州刺史，兼太子詹事。十五年，進位柱國大將軍，轉少傅。魏恭帝元年，出爲寧州刺史，還尚書令。六官建，拜大司空。孝閔帝踐阼，進封梁國公，邑萬户，加太保。歷大宗伯、大司徒。

保定三年，崇從高祖幸原州，高祖夜還京師，竊怪其故。崇謂所親人常昇曰："吾昔聞卜筮者言，晋公今年不利。車駕今忽夜還，不過是晋公死耳。"於是衆皆傳之。或有發其事者。高祖召諸公卿於大德殿，責崇。崇惶恐謝罪。其夜，護遣使將兵就崇宅，逼令自殺。禮葬如常儀。謚曰躁。護誅後，改謚曰莊閔。

子芮嗣。拜大將軍，進位柱國。從高祖東伐，率衆守太行道。并州平，授上柱國。仍從平鄴，拜大司馬。

侯莫陳瓊

崇弟瓊，字世樂。年八歲喪父，養母至孝，善事諸兄，内外莫不敬之。以軍功封靈丘縣男，邑三百户。從魏孝武入關，爲太祖直蕩都督。大統二年，遷尚藥典御。三年，拜太子右衛率，進爵爲侯。從獨孤信征梁企

侯莫陳崇來到，於是在内外吶喊，埋伏的兵士全都出現，於是擒獲了史歸，殺死了他。任命侯莫陳崇行原州事。接着跟隨太祖平定侯莫陳悦，改任征西將軍。又派侯莫陳崇去撫慰秦州，另封爲廣武縣伯，食邑七百户。

大統元年，任涇州刺史，加授散騎常侍、大都督，晋升爲公爵，多次升遷爲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改封爲彭城郡公，食邑三千户。大統三年，跟隨太祖擒獲竇泰，收復弘農，攻破沙苑，增加食邑二千户。大統四年，跟隨太祖征戰河橋，侯莫陳崇功勞很多。大統七年，稽胡反叛，侯莫陳崇率軍討伐平定了他們。不久任雍州刺史，兼任太子詹事。大統十五年，升任柱國大將軍，又改任少傅。魏恭帝元年，出任寧州刺史，升任尚書令。六官制度建立時，被拜爲大司空。孝閔帝即位，晋封爲梁國公，食邑一萬户，加授太保。歷任大宗伯、大司徒。

保定三年，侯莫陳崇跟隨高祖前往原州，高祖在夜裏返回京師，他心中暗自感到奇怪。侯莫陳崇對他親信的人常昇説："我過去聽卜筮的説，晋公在今年不利。皇上的車駕今天突然在夜裏回去，不過是晋公死去罷了。"於是衆人都傳説開來。有人告發了這件事。高祖在大德殿召集各位公卿，責備侯莫陳崇。侯莫陳崇惶恐謝罪。當天夜裏，宇文護派使者率兵到侯莫陳崇的住宅，逼着讓他自殺。按平常的禮儀下葬。謚號爲躁。宇文護被誅殺後，改謚號爲莊閔。

侯莫陳崇的兒子侯莫陳芮承襲他的爵位。被拜爲大將軍，升任柱國。他跟隨高祖東出討伐，率兵據守太行道。并州平定後，授任上柱國。接着跟隨高祖平定鄴，被拜爲大司馬。

侯莫陳崇的弟弟侯莫陳瓊，字世樂。他八歲時失去父親，侍養母親十分孝順，善待各位兄長，内外的人没有不敬重他的。因軍功被封爲靈丘縣男，食邑三百户。他跟隨魏孝武帝進入潼關，任太祖的直蕩都督。大統二年，升任尚藥典御。大統三年，任太子右衛率，晋爵爲侯。跟隨

定。累遷北秦州刺史。十四年，拜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孝閔帝踐阼，進爵武安縣公，增邑并前二千户。出爲郢州刺史。武成二年，遷金州總管、六州諸軍事、金州刺史。保定元年，拜大將軍。天和四年，轉荆州總管、十四州八防諸軍事、荆州刺史。尋進位柱國，進爵同昌郡公。建德二年，拜大宗伯，出爲秦州總管。四年，從高祖東伐，爲後二軍總管。尋改封武威郡公。大象二年，加上柱國。

獨孤信征討梁企定。多次升遷爲北秦州刺史。大統十四年，被拜爲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孝閔帝即位，晋爵爲武安縣公，食邑增至二千户。出任郢州刺史。武成二年，升任金州總管、六州諸軍事、金州刺史。保定元年，任大將軍。天和四年，改任荆州總管、十四州八防諸軍事、荆州刺史。不久升任柱國，晋爵爲同昌郡公。建德二年，任大宗伯，出任秦州總管。建德四年，隨高祖東出討伐，任後二軍總管。不久改封爲武威郡公。大象二年，加授上柱國。

侯莫陳凱

瓊弟凱，字敬樂。性剛正，頗好經史。隨兄崇，以軍功賜爵下蔡縣男。大統元年，爲東宫侍書。從太祖擒竇泰，破沙苑陣，以功拜寧遠將軍。累遷羽林監、東宫洗馬、太子庶子，進授都督。十四年，兄崇以平原州功，賜爵靈武縣侯，詔聽轉授凱。累遷東宫武衛率、尚書右丞，轉左丞，進位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六官建，授司門下大夫。孝閔帝踐阼，拜工部中大夫，進位開府儀同三司，轉司憲中大夫，進爵爲公，復除工部中大夫。世宗初，出爲宜州刺史。武成二年，入爲禮部中大夫。保定中，復爲陵州刺史，轉丹州刺史。所在頗有政績。天和中，入爲司會中大夫。建德二年，爲聘齊使主。

侯莫陳瓊的弟弟侯莫陳凱，字敬樂。他性情剛毅正直，很喜愛經史。跟隨兄長侯莫陳崇，因軍功賜爵爲下蔡縣男。大統元年，任東宫侍書。跟隨太祖擒獲竇泰，攻破沙苑陣，因功被拜爲寧遠將軍。幾經升遷爲羽林監、東宫洗馬、太子庶子，進授都督。大統十四年，他的兄長侯莫陳崇因爲平定原州的功績，被賜爵爲靈武縣侯，朝廷下詔讓他轉授給侯莫陳凱。幾經升遷爲東宫武衛率、尚書右丞，又改任左丞，升任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六官制度建立時，任司門下大夫。孝閔帝即位，任工部中大夫，升任開府儀同三司，又改任司憲中大夫，晋升爲公爵，再次任工部中大夫。世宗初年，出任宜州刺史。武成二年，入朝爲禮部中大夫。保定年間，再任陵州刺史，又改任丹州刺史。他在任職的地方很有政績。天和年間，入朝爲司會中大夫。建德二年，擔任聘齊使主。

史臣曰：蕭何文吏自愛，懼秦法誅戮，乃推奉漢高；李通家傳讖術，知劉氏當興，遂翊戴光武。終而白水復禹，中陽纂堯。方策以爲美談，功臣仰其徽烈。趙貴志懷忠義，首倡大謀，爰啓聖明，克復仇耻。關中全百二之險，周室定三分之業，彼此一時，足爲連類。獨孤信威申南服，化

史臣曰：蕭何作爲文吏愛惜自己，因懼怕受到秦朝法令的殺戮，就推奉漢高祖；李通家中世代相傳讖緯之術，知道劉氏當會興起，於是他就擁戴漢光武帝。最終漢高祖在白水恢復了夏禹的帝業，漢光武在中陽繼承了唐堯的王運。在典籍中以他們作爲美談，功臣們仰慕他們美好的業績。趙貴胸懷忠義，首先倡導大謀，開啓聖明，報仇雪耻。關中保全了以二當百的險固，周室確

洽西州。信著遐方，光照鄰國。侯莫陳崇以勇悍之氣，當戰爭之利，輕騎啓高平之扉，匹馬得長坑之捷。并以宏材遠略，附鳳攀龍，績著元勛，位居上衮。而識慚明悊，咸以凶終，惜哉！信雖不免其身，慶延于後。三代外戚，何其盛歟。

定了三分天下的大業，彼此一時，完全可以比擬。獨孤信威震南方，化育西州。信義傳播到遠方，光耀照亮了鄰國。侯莫陳崇以勇悍的氣概，當戰争之利，以輕騎開啓了高平的大門，以匹馬獲得了長坑的勝利。他們都以宏才遠略，攀龍附鳳，建立了巨大的功績，位居宰輔。而見識有愧於明哲，都没有得到善終，可惜啊！獨孤信雖然不能保全自身，但將榮幸延伸給後人。三代都爲外戚，是多麽的昌盛啊。

初，魏孝莊帝以爾朱榮有翊戴之功，拜榮柱國大將軍，位在丞相上。榮敗後，此官遂廢。大統三年，魏文帝復以太祖建中興之業，始命爲之。其後功參佐命，望實俱重者，亦居此職。自大統十六年以前，任者凡有八人。太祖位總百揆，督中外軍。魏廣陵王欣，元氏懿戚，從容禁闈而已。此外六人，各督二大將軍，分掌禁旅，當爪牙禦侮之寄。當時榮盛，莫與爲比。故今之稱門閥者，咸推八柱國家云。今并十二大將軍録之於左。

當初，魏孝莊帝因爲爾朱榮有擁戴的功勞，拜爾朱榮爲柱國大將軍，地位在丞相之上。爾朱榮敗亡後，這個官職就廢除了。大統三年，魏文帝又因太祖建有中興王室的業績，開始任命他爲柱國大將軍。後來凡建有輔佐王室功勞，聲望地位都很高的人，都擔任這個官職。從大統十六年以前，擔任此職的共有八個人。太祖統領百官，總督朝廷内外軍務。魏廣陵王元欣，是元氏的親族，他衹不過是管理宫中的事務而已。此外的六個人，每人督領二個大將軍，分别執掌禁軍，充當武臣負責抵禦外侮。他們在當時的榮耀和顯赫，没有人可以相比。所以現在稱爲門閥的，都推許八柱國家族。現將他們和十二大將軍記録如下。

使持節、太尉、柱國大將軍、大都督、尚書左僕射、隴右行臺、少師、隴西郡開國公李虎，

使持節、太傅、柱國大將軍、大宗伯、大司徒、廣陵王元欣，

使持節、太保、柱國大將軍、大都督、大宗伯、趙郡開國公李弼，

使持節、柱國大將軍、大都督、大司馬、河内郡開國公獨孤信，

使持節、柱國大將軍、大都督、大司寇、南陽郡開國公趙貴，

使持節、柱國大將軍、大都督、大司空、常山郡開國公于謹，

使持節、柱國大將軍、大都督、少傅、彭城郡開國公侯莫陳崇。

右與太祖爲八柱國。後并改封，

使持節、太尉、柱國大將軍、大都督、尚書左僕射、隴右行臺、少師、隴西郡開國公李虎，

使持節、太傅、柱國大將軍、大宗伯、大司徒、廣陵王元欣，

使持節、太保、柱國大將軍、大都督、大宗伯、趙郡開國公李弼，

使持節、柱國大將軍、大都督、大司馬、河内郡開國公獨孤信，

使持節、柱國大將軍、大都督、大司寇、南陽郡開國公趙貴，

使持節、柱國大將軍、大都督、大司空、常山郡開國公于謹，

使持節、柱國大將軍、大都督、少傅、彭城郡開國公侯莫陳崇。

以上這些人和太祖一起爲八柱國。後來他們

此并太祖時爵。

使持節、大將軍、大都督、少保、廣平王元贊，

使持節、大將軍、大都督、淮安王元育，

使持節、大將軍、大都督、齊王元廓，

使持節、大將軍、大都督、秦七州諸軍事、秦州刺史、章武郡開國公宇文導，

使持節、大將軍、大都督、平原郡開國公侯莫陳順，

使持節、大將軍、大都督、雍七州諸軍事、雍州刺史、高陽郡開國公達奚武，

使持節、大將軍、大都督、陽平公李遠，

使持節、大將軍、大都督、范陽郡開國公豆盧寧，

使持節、大將軍、大都督、化政郡開國公宇文貴，

使持節、大將軍、大都督、荆州諸軍事、荆州刺史、博陵郡開國公賀蘭祥，

使持節、大將軍、大都督、陳留郡開國公楊忠，

使持節、大將軍、大都督、岐州諸軍事、岐州刺史、武威郡開國公王雄。

右十二大將軍，又各統開府二人。每一開府領一軍兵，是爲二十四軍。自大統十六年以前，十二大將軍外，念賢及王思政亦作大將軍。然賢作牧隴右，思政出鎮河南，并不在領兵之限。此後功臣，位至柱國及大將軍者衆矣，咸是散秩，無所統御。六柱國、十二大將軍之後，有以位次嗣掌其事者，而德望素在諸公之下，不得預於此列。

都改封，這裏都是太祖時的爵位。

使持節、大將軍、大都督、少保、廣平王元贊，

使持節、大將軍、大都督、淮安王元育，

使持節、大將軍、大都督、齊王元廓，

使持節、大將軍、大都督、秦七州諸軍事、秦州刺史、章武郡開國公宇文導，

使持節、大將軍、大都督、平原郡開國公侯莫陳順，

使持節、大將軍、大都督、雍七州諸軍事、雍州刺史、高陽郡開國公達奚武，

使持節、大將軍、大都督、陽平公李遠，

使持節、大將軍、大都督、范陽郡開國公豆盧寧，

使持節、大將軍、大都督、化政郡開國公宇文貴，

使持節、大將軍、大都督、荆州諸軍事、荆州刺史、博陵郡開國公賀蘭祥，

使持節、大將軍、大都督、陳留郡開國公楊忠，

使持節、大將軍、大都督、岐州諸軍事、岐州刺史、武威郡開國公王雄。

以上十二大將軍，又各自統領開府二人。每一開府領一軍兵士，這就是二十四軍。從大統十六年以前，十二大將軍以外，念賢和王思政也做過大將軍。然而念賢在隴右做牧守，王思政外出鎮守河南，都不在領兵之列。以後的功臣，官至柱國及大將軍的人很多，都是散秩，没有統御軍隊。六柱國、十二大將軍之後，有以位次繼承掌管事務的，但德操和名望向來在各位王公之下，就没有記載在這個行列。

周書卷十七

列傳第九

梁禦　若干惠　怡峰　劉亮　王德

梁禦　梁睿

梁禦字善通，其先安定人也。後因官北邊，遂家於武川，改姓爲紇豆陵氏。高祖俟力提，從魏太祖征討，位至揚武將軍、定陽侯。

禦少好學，進趨詳雅。及長，更好弓馬。爾朱天光西討，知禦有志略，引爲左右，授宣威將軍、都將。共平關右，除鎮西將軍、東益州刺史、第一領民酋長，封白水縣伯，邑三百户。轉征西將軍、金紫光禄大夫。

後從賀拔岳鎮長安。及岳被害，禦與諸將同謀翊戴太祖。從征侯莫陳悦，遷武衛將軍。太祖既平秦隴，方欲引兵東下，雍州刺史賈顯持兩端，通使於齊神武。太祖微知其意，以禦爲大都督、雍州刺史，領前軍先行。既與顯相見，因説顯曰："魏室陵遲，天下鼎沸。高歡志在凶逆，梟夷非遠。宇文夏州英姿不世，算略無方，方欲扶危定傾，匡復京洛。公不於此時建立功效，乃懷猶豫，恐禍不旋踵矣。"顯即出迎太祖，禦遂入鎮雍州。授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

大統元年，轉右衛將軍，進爵信都縣公，邑一千户。尋授尚書右僕射。從太祖復弘農，破沙苑，加侍

梁禦字善通，他的祖先是安定人。後來因爲到北部邊疆當官，就在武川安家，改姓爲紇豆陵氏。他的高祖叫俟力提，跟隨魏太祖征討，官至揚武將軍、定陽侯。

梁禦年少時喜愛學習，進退舉止安詳文雅。到他長大後，又喜愛射箭騎馬。爾朱天光西進討伐，得知梁禦有志向才略，收納他爲近臣，授任宣威將軍、都將。共同平定關右，他任鎮西將軍、東益州刺史、第一領民酋長，被封爲白水縣伯，食邑三百户。又改任征西將軍、金紫光禄大夫。

後來他跟隨賀拔岳鎮守長安。到賀拔岳被害時，梁禦和各位將領一起商議擁戴太祖。他跟隨太祖征討侯莫陳悦，升任武衛將軍。太祖平定秦隴後，正準備率兵東下，雍州刺史賈顯脚踏兩隻船，和齊神武互派使者往來。太祖暗中瞭解到他的意圖，任命梁禦爲大都督、雍州刺史，率前軍先行。梁禦和賈顯見面後，就勸賈顯説："魏室衰落，天下大亂。高歡志在叛逆，不久就會被誅滅。宇文夏州英姿絶世，策略高深，正打算扶持危亡安定傾覆，匡復京洛。您不在此時建立功績，而心懷猶豫，恐怕禍患很快就會來到啊。"賈顯立即出城迎接太祖，梁禦就入城鎮守雍州。授任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

大統元年，改任右衛將軍，晋爵爲信都縣公，食邑一千户。不久任尚書右僕射。他跟隨太祖收復弘農，攻破沙苑，加授侍中、開府儀同三

中、開府儀同三司，進爵廣平郡公，增邑一千五百户。出爲東雍州刺史。爲政舉大綱而已，民庶稱焉。四年，薨於州。臨終唯以國步未康爲恨，言不及家。贈太尉、尚書令、雍州刺史，謚曰武昭。

司，晋爵爲廣平郡公，增加食邑一千五百户。出任東雍州刺史。他爲政衹是抓住重要的綱領，百姓都稱頌他。大統四年，死於州中。他在臨終時衹是以國家没有安定爲遺憾，没有提到家事。被追贈爲太尉、尚書令、雍州刺史，謚號爲武昭。

子睿襲爵。天和中，拜開府儀同三司。以禦佐命有功，進蔣國公。大象末，除益州總管，加授柱國。睿將之任，而王謙舉兵，拒不受代。仍詔睿爲行軍元帥，討謙，破之。進位上柱國。

梁禦的兒子梁睿繼承了他的爵位。天和年間，任開府儀同三司。因爲梁禦輔佐王命有功，梁睿被晋升爲蔣國公。大象末年，他任益州總管，加授柱國。梁睿將要上任，而王謙起兵，拒絶朝廷派人取代他。接着朝廷又下詔命梁睿爲行軍元帥，討伐王謙，打敗了他。梁睿升任上柱國。

若干惠

若干惠字惠保，代郡武川人也。其先與魏氏俱起，以國爲姓。父樹利周，從魏廣陽王深征葛榮，戰没，贈冀州刺史。

若干惠字惠保，是代郡武川人。他的祖先和魏氏同時興起，以國名作爲姓氏。他的父親叫樹利周，跟隨北魏廣陽王元深征討葛榮，戰死，被追贈爲冀州刺史。

惠年弱冠，從爾朱榮征伐，定河北，破元顥，以功拜中堅將軍。復以别將從賀拔岳西征，解岐州圍，擒万俟醜奴，平水洛，定隴右，每力戰有功。封北平縣男，邑二百户。累遷鎮遠將軍、都督、直寢、征西將軍、金紫光禄大夫。及岳爲侯莫陳悦所害，惠與寇洛、趙貴等同謀翊戴太祖。仍從平悦，拜直閤將軍。

若干惠二十歲時，跟隨爾朱榮征伐，平定河北，擊敗元顥，因功被拜爲中堅將軍。又以别將的身份跟隨賀拔岳西征，解除了岐州之圍，擒獲万俟醜奴，平定水洛，安定隴右，屢次全力作戰立有功勞。被封爲北平縣男，食邑二百户。多次升遷爲鎮遠將軍、都督、直寢、征西將軍、金紫光禄大夫。到賀拔岳被侯莫陳悦殺害時，若干惠和寇洛、趙貴等人一起商議擁戴太祖。接着跟隨太祖平定侯莫陳悦，任直閤將軍。

魏孝武西遷，除右衛將軍、大都督，進爵魏昌縣伯，邑五百户。出爲北華州刺史，加使持節、驃騎將軍。大統初，拜儀同三司，進爵爲公，增邑五百户。從擒竇泰，復弘農，破沙苑，惠每先登陷陣。加侍中、開府，進爵長樂郡公，增邑通前二千二百户。四年，魏文帝東巡洛陽，與齊神武戰於河橋，惠力戰破之，大收降卒。七年，遷中領軍。

魏孝武帝往西遷徙，他任右衛將軍、大都督，晋爵爲魏昌縣伯，食邑五百户。出任北華州刺史，加授使持節、驃騎將軍。大統初年，任儀同三司，升爲公爵，增加食邑五百户。跟隨太祖擒獲竇泰，收復弘農，擊破沙苑，若干惠常常率先衝鋒陷陣。加授侍中、開府，晋爵爲長樂郡公，食邑增至二千二百户。大統四年，魏文帝東出巡視洛陽，和齊神武在河橋作戰，若干惠竭力作戰打敗了齊神武，收降了大量的士卒。大統七年，他升任中領軍。

及高仲密舉北豫州來附，太祖帥師迎之。軍至洛陽，齊神武於邙山將

到高仲密獻出北豫州前來歸附時，太祖率軍迎接他。大軍抵達洛陽，齊神武在邙山準備截擊

以邀我，太祖乃徙輜重於瀍曲，夜勒兵襲之。及戰，惠爲右軍，與中軍大破之，逐北數里，虜其步卒。齊神武兵乃萃於左軍，軍將趙貴等與戰不利，諸軍因之并退。時會日暮，齊神武兵屢來攻惠，惠擊之，皆披靡。至夜中，齊神武騎復來追惠，惠徐乃下馬，顧命厨人營食。食訖，謂左右曰："長安死，此中死，異乎？"乃建旗鳴角，收諸敗軍而還。齊神武追騎憚惠，疑有伏兵，不敢逼。至弘農，見太祖，陳賊形勢，恨其垂成之功，覆於一簣，於是歔欷不能自勝。太祖壯之。

我軍，太祖就將軍事裝備轉移到瀍曲，在夜裏率兵襲擊他。交戰時，若干惠爲右軍，和中軍一起大敗齊神武，追擊了幾里地，將他的步兵俘獲。齊神武的軍隊就集中攻打左軍，左軍主將趙貴等和敵軍作戰失利，各軍因此全都退却。當時正值傍晚，齊神武的軍隊多次來攻擊若干惠，若干惠打擊他們，每次都將他們擊潰。到了半夜，齊神武的騎兵又來追擊若干惠，若干惠慢慢下馬，回頭命令做飯的人做好飯食。若干惠吃完後，對身邊的人說："在長安死，在這裏死，有不同嗎？"於是就樹起軍旗吹響號角，召集各路敗軍返回。齊神武追擊的騎兵懼怕若干惠，懷疑有伏兵，不敢逼近。若干惠抵達弘農，見到太祖，陳述賊軍的情況，遺憾其大功即將告成，却功虧一簣，於是嘆息不止。太祖認爲他很勇敢。

尋拜秦州刺史，未及之部，遷司空。惠性剛質，有勇力，容貌魁岸。善於撫御，將士莫不懷恩，人思效節。十二年，東魏將侯景侵襄州，惠率兵擊走之。明年，景請内附，朝議欲收輯河南，令惠以本官鎮魯陽，以爲聲援。遇疾，薨於軍。

不久他被拜爲秦州刺史，還没有來得及到州部就任，又升任司空。若干惠性情剛直，有勇力，容貌魁武高大。善於撫慰統御部下，將士們没有不感激他的恩情的，人人都想爲他盡忠。大統十二年，東魏將領侯景侵犯襄州，若干惠率兵擊退了他。第二年，侯景請求歸附西魏，朝中商議打算收拾河南，命令若干惠以本官的身份鎮守魯陽，作爲聲援。遇上生病，死於軍中。

惠於諸將年最少。早喪父，事母以孝聞。太祖嘗造射堂新成，與諸將宴射。惠竊嘆曰："親老矣，何時辦此乎？"太祖聞之，即日徙堂於惠宅。其見重如此。及薨，太祖爲之流涕者久之。惠喪至，又臨撫焉。贈本官，加秦州刺史，謚曰武烈。子鳳嗣。

若干惠在各位將領中年齡最小。他早年喪父，侍奉母親以孝順聞名。太祖曾剛剛建成習箭用的射堂，和將領們一起飲宴射箭。若干惠私下嘆息説："母親老了，什麼時候能置辦這些呢？"太祖得知後，當天就將射堂移到若干惠的宅第。他就是這樣受到太祖的看重。到他死時，太祖爲他流淚很久。到了爲若干惠辦喪時，太祖又親自前往吊唁。追贈他原職，加授秦州刺史，謚號爲武烈。他的兒子若干鳳繼承他的爵位。

若干鳳

鳳字達摩，少沉深，有識度。大統末，襲父爵長樂郡公，尚太祖女。魏廢帝二年，授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魏恭帝三年，除左宫伯。尋出爲洛州刺史。徵拜大馭中大夫。保定四年，追録佐命之功，封鳳徐國

若干鳳字達摩，年少深沉，有見識氣度。大統末年，承襲父親的長樂郡公爵位，娶太祖的女兒爲妻。魏廢帝二年，任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魏恭帝三年，任左宫伯。不久出任洛州刺史。召入任大馭中大夫。保定四年，追叙若干惠輔佐王命的功勞，封若干鳳爲徐國公，食邑增至

公，增邑并前五千户。建德二年，拜柱國。

五千户。建德二年，任柱國。

怡峰

怡峰字景阜，遼西人也。本姓默台，因避難改焉。高祖寬，燕遼西郡守。魏道武時，率户歸朝，拜羽真，賜爵長虵公。曾祖文，冀州刺史。

怡峰字景阜，是遼西人。他原來姓默台，因爲避亂而改姓。他的高祖叫怡寬，是燕國遼西郡郡守。魏道武時，率領民户歸附朝廷，任羽真，賜爵爲長虵公。他的曾祖叫怡文，是冀州刺史。

峰少從征役，以驍勇聞。永安中，假龍驤將軍，爲都將，從賀拔岳討万俟醜奴，以功授給事中、明威將軍，轉征虜將軍、都督，賜爵蒲陰縣男。及岳被害，峰與趙貴等同謀翊戴太祖。進爵爲伯。時原州刺史史歸猶爲侯莫陳悦守，太祖令峰與侯莫陳崇討擒之。

怡峰年少時就從軍征戰，以驍勇聞名。永安年間，他代任龍驤將軍，任都將，跟隨賀拔岳征討万俟醜奴，因功授任給事中、明威將軍，又改任征虜將軍、都督，賜爵爲蒲陰縣男。到賀拔岳被害時，怡峰和趙貴等人共同商議擁戴太祖。晋升爲伯爵。當時原州刺史史歸仍替侯莫陳悦守衛，太祖命怡峰和侯莫陳崇等討伐擒獲了他。

及齊神武與魏孝武帝構隙，帝頻敕太祖簡鋭卒入衛京邑。太祖乃令峰與都督趙貴等率輕騎赴洛陽。至潼關，值魏孝武西遷，峰即從太祖拔回洛，復潼關。拜安東將軍、華州刺史。尋轉大都督。討曹泥有功，進爵華陽縣公，邑一千户。大統三年，從太祖破竇泰於小關。還，拜散騎常侍、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又從復弘農，破沙苑，進爵樂陵郡公。仍與元季海、獨孤信復洛陽。峰率奇兵至成皋，入其郛，收其户口而還。東魏遣行臺任祥率步騎萬餘攻潁川，峰復以輕騎五百邀擊之，自是威名轉盛。加授開府儀同三司。東魏圍洛陽，峰與季海守金墉。太祖至，圍解，即與東魏戰於河橋。時峰爲左軍，不利，與李遠先還，太祖因此班師。詔原其罪。拜東西北三夏州諸軍事、夏州刺史。後與于謹討劉平伏，從解玉壁圍，平栢谷塢，并有功。凉州刺史宇文仲和反，峰與于謹討之。十五年，東魏圍潁川，峰與趙貴赴援。至南

到齊神武和魏孝武帝結怨時，魏孝武帝頻頻敕令太祖挑選精鋭士卒進入京師保衛。太祖就命怡峰和都督趙貴等人率輕裝騎兵奔赴洛陽。抵達潼關時，正好遇上魏孝武帝西遷，怡峰便跟從太祖攻下回洛，收復潼關。怡峰被拜爲安東將軍、華州刺史。不久改任大都督。討伐曹泥有功，晋爵爲華陽縣公，食邑一千户。大統三年，跟隨太祖在小關擊敗竇泰。回來後，任散騎常侍、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又跟隨太祖收復弘農，攻破沙苑，晋爵爲樂陵郡公。隨後又和元季海、獨孤信收復洛陽。怡峰率奇兵抵達成皋，進入到外城，收没那裏的人口返回。東魏派行臺任祥率步兵騎兵一萬多人進攻潁川，怡峰又以五百名輕裝騎兵截擊他，從此他的威名變大。加授開府儀同三司。東魏包圍洛陽，怡峰和元季海據守金墉。太祖到後，包圍解除，接着又和東魏在河橋作戰。當時怡峰爲左軍，失利，和李遠率先退回，太祖因此班師。朝廷下詔恕免他的罪。任東西北三夏州諸軍事、夏州刺史。後來他和于謹討伐劉平伏，跟隨太祖解除玉壁之圍，平定栢谷塢，都立有功勞。凉州刺史宇文仲和造反，怡峰和于謹討伐他。大統十五年，東魏圍攻潁川，怡峰和趙貴前往支援。到達南陽，生病死去，當時他五十

陽，遇疾卒，時年五十。

峰沉毅有膽略，得士卒心，當時號爲驍將。太祖嗟悼者久之。贈華州刺史，謚曰襄威。

子昂嗣。官至開府儀同三司。朝廷追録峰功，封昂鄭國公。昂弟光，少以峰勛，賜爵安平縣侯，起家員外散騎常侍，累遷司土中大夫、左武伯，出爲汾、涇、豳三州刺史，加開府儀同三司，進爵龍河縣公。光弟春，少知名，歷官吏部下大夫、儀同三司。

歲。

怡峰沉着剛毅有膽略，深受士卒的擁戴，當時被稱爲驍將。太祖長時間地悲嘆哀悼他。追贈他爲華州刺史，謚號爲襄威。

怡峰的兒子怡昂繼承他的爵位。官至開府儀同三司。朝廷追録怡峰的功勞，封怡昂爲鄭國公。怡昂的弟弟叫怡光，年少時因爲怡峰的功勛，被賜爵爲安平縣侯，出任員外散騎常侍，幾經升遷爲司土中大夫、左武伯，出任汾、涇、豳三州刺史，加授開府儀同三司，晋爵爲龍河縣公。怡光的弟弟怡春，年少時就有名聲，歷任吏部下大夫、儀同三司。

劉亮

劉亮中山人也，本名道德。祖祐連，魏蔚州刺史。父持真，鎮遠將軍、領民酋長。魏大統中，以亮著勛，追贈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恒州刺史。

劉亮是中山人，他原來的名字叫道德。他的祖父叫祐連，是北魏蔚州刺史。父親叫持真，是鎮遠將軍、領民酋長。魏大統年間，因爲劉亮的功勛，持真被追贈爲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恒州刺史。

亮少倜儻，有從横計略，姿貌魁傑，見者憚之。普泰初，以都督從賀拔岳西征，解岐州圍。擊侯伏侯元進、万俟道洛、万俟醜奴、宿勤明達及諸賊，亮常先鋒陷陣。以功拜大都督，封廣興縣子，邑五百户。

劉亮年少時豪邁灑脱，有縱横天下的謀略，他身材魁梧雄健，看到他的人都害怕他。普泰初年，他以都督的身份跟隨賀拔岳西征，解除了岐州之圍，攻打侯伏侯元進、万俟道洛、万俟醜奴、宿勤明達及各賊寇時，劉亮常常率先衝鋒陷陣。因功拜爲大都督，被封爲廣興縣子，食邑五百户。

侯莫陳悦害岳，亮與諸將謀迎太祖。悦平，悦之黨豳州刺史孫定兒仍據州不下，涇、秦、靈等諸州悉與定兒相應，衆至數萬，推定兒爲主，以拒義師。太祖令亮襲之。定兒以義兵猶遠，未爲之備。亮乃將二十騎，先竪纛於近城高嶺，即馳入城中。定兒方置酒高會，卒見亮至，衆皆駭愕，莫知所爲。亮乃麾兵斬定兒，縣首，號令賊黨。仍遥指城外纛，命二騎曰："出追大軍。"賊黨恼懼，一時降服。於是諸州群賊，皆即歸款。

侯莫陳悦殺害賀拔岳，劉亮和各位將領們商議迎立太祖。侯莫陳悦被平定後，侯莫陳悦的黨羽豳州刺史孫定兒仍然據守州城不降服，涇、秦、靈等各州都和孫定兒相呼應，人數達幾萬，他們推舉孫定兒爲盟主，以抗拒義師。太祖命劉亮襲擊他。孫定兒認爲義兵還相距很遠，没有防備。劉亮就率二十名騎兵，先在靠近豳州城的高山上竪起大旗，隨即奔入城中。孫定兒正好設置盛大宴會，突然看到劉亮闖進來，衆人都大爲驚愕，不知如何是好。劉亮就指揮兵士斬殺了孫定兒，將他的首級挂起來，號令賊衆。隨後指着遠處城外的大旗，命令兩名騎兵説："出城去追趕大軍。"賊衆恐懼，一下子全都降服。於是各州所有賊兵，全部很快歸順。

及太祖置十二軍，簡諸將以將之，亮領一軍。每征討，常與怡峰俱爲騎將。魏孝武西遷，以迎駕功，除使持節、右光禄大夫、左大都督、南秦州刺史。大統元年，以復潼關功，進位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改封饒陽縣伯，邑五百户。尋加侍中。從擒竇泰，復弘農及沙苑之役，亮并力戰有功。遷開府儀同三司、大都督，進爵長廣郡公，邑通前二千户。以母憂去職，居喪毁瘠。太祖嗟其至性，每愛惜之。俄起復本官。

亮以勇敢見知，爲時名將，兼屢陳謀策，多合機宜。太祖乃謂之曰："卿文武兼資，即孤之孔明也。"乃賜名亮，并賜姓侯莫陳氏。十年，出爲東雍州刺史。爲政清净，百姓安之。在職三歲，卒於州，時年四十。喪還京師，太祖親臨之，泣而謂人曰："股肱喪矣，腹心何寄！"令鴻臚卿監護喪事。追贈太尉，謚曰襄，配享太祖廟庭。

子昶，尚太祖女西河長公主。大象中，位至柱國、秦靈二州總管。以亮功，封彭國公，邑五千户。昶弟靖，天水郡守。靖弟恭，開府儀同三司、饒陽縣伯。恭弟幹，上儀同三司、褒中侯。

王德　王慶

王德字天恩，代郡武川人也。少善騎射，雖不經師訓，而以孝悌見稱。魏永安二年，從爾朱榮討元顥，攻河内，應募先登。以功除討夷將軍，進爵内官縣子。又從賀拔岳討万俟醜奴，平之。别封深澤縣男，邑二百户，加龍驤將軍、中散大夫。及侯莫陳悦害岳，德與寇洛等定議翊戴太祖。加征西將軍、金紫光禄大夫、平凉郡守。德雖不知書，至於斷决處

到太祖設置十二軍時，挑選各位將領率領各軍，劉亮統領一軍。每次征討，他常和怡峰一起作爲騎兵將領。魏孝武帝西遷時，劉亮因爲迎駕的功勞，任使持節、右光禄大夫、左大都督、南秦州刺史。大統元年，因爲收復潼關的功勞，升任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改封爲饒陽縣伯，食邑五百户。不久加授侍中。他跟隨太祖擒獲竇泰，收復弘農以及沙苑之戰，劉亮都努力作戰立下了功勞。升任開府儀同三司、大都督，晋爵爲長廣郡公，食邑增至二千户。因爲母親去世而辭職，在守喪期間因哀傷過度而消瘦。太祖感嘆他極爲孝順的性情，常常憐惜他。不久起復原職。

劉亮以勇敢聞名，是當時的名將，加上他多次陳述計策，大多和適宜時機的决策相符合。太祖就對他説："你文武兼備，是我的孔明。"於是賜名爲亮，并賜姓爲侯莫陳氏。大統十年他出任東雍州刺史。他爲政清簡，百姓安定。在任三年，死於州中，當時他四十歲。他的靈柩送回到京師，太祖親自前往，哭着對人説："股肱喪失了，心腹如何寄托！"命令鴻臚卿監護他的喪事。追贈他爲太尉，謚號爲襄，將他配祭在太祖廟庭。

劉亮的兒子劉昶，娶太祖的女兒河西長公主爲妻。大象年間，他官至柱國、秦靈二州總管。因爲劉亮的功勞，他被封爲彭國公，食邑五千户。劉昶的弟弟劉靖，是天水郡守。劉靖的弟弟劉恭，是開府儀同三司、饒陽縣伯。劉恭的弟弟劉幹，是上儀同三司、褒中侯。

王德字天恩，是代郡武川人。他年少時善於騎馬射箭，雖然没有經過老師的教導，但他因孝悌而被人稱頌。北魏永安二年，他跟隨爾朱榮討伐元顥，進攻河内，應募率先登城。因功授討夷將軍，晋爵爲内官縣子。又跟隨賀拔岳討伐万俟醜奴，平定了他。另封爲深澤縣男，食邑二百户，加授龍驤將軍、中散大夫。到侯莫陳悦殺害了賀拔岳時，王德和寇洛等人商定擁戴太祖。加授征西將軍、金紫光禄大夫、平凉郡守。王德雖然不懂詩書，但對於决斷處理事情，良吏都没

分，良吏無以過也。涇州所部五郡，而德常爲最。

及魏孝武西遷，以奉迎功，進封下博縣伯，邑五百户，行東雍州事。在州未幾，百姓懷之。賜姓烏丸氏。大統元年，拜衛將軍、右光禄大夫，進爵爲公，增邑一千户，加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北雍州刺史。其後常從太祖征伐，累有戰功。又從破齊神武於沙苑，加開府、侍中，進爵河間郡公，增邑通前二千七百户。先是河、渭間種羌屢叛，以德有威名，爲夷民所附，除河州刺史。德綏撫有方，群羌率服。十三年，授大都督、原靈顯三州五原蒲川二鎮諸軍事。十四年，除涇州刺史。卒於州。謚曰獻。

德性厚重廉慎，言行無擇。母年幾百歲，後德終。

子慶，小名公奴，性謹厚。官至開府儀同三司。初德喪父，家貧無以葬，乃賣公奴并一女以營葬事。因遭兵亂，不復相知。及德在平凉始得之，遂名曰慶。

史臣曰：梁禦等負將率之材，蘊驍鋭之氣，遭逢喪亂，馳騖干戈，艱難險阻備嘗，而功名未立。及殷憂啓聖，豫奉興王，參謀締構之初，宣力經綸之始，遂得連衡灌、酈，方駕張、徐，可謂遇其時也。并中年即世，遠志未申，惜哉！惠、德本以果毅知名，而能率由孝道，難矣！圖史所嘆，何以加焉。勇者不必有仁，斯不然矣。

辦法超過他。在涇州所統轄的五個郡中，王德常常是最好的。

到魏孝武帝西遷時，王德因爲迎奉的功勞，被晋封爲下博縣伯，食邑五百户，行東雍州事。在州中没多久，民心歸附。賜姓爲烏丸氏。大統元年，任衛將軍、右光禄大夫，晋升爲公爵，增加食邑一千户，加授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北雍州刺史。之後他常常跟隨太祖征討，多次立下戰功。又跟隨太祖在沙苑打敗了齊神武，加授開府、侍中，晋爵爲河間郡公，食邑增至二千七百户。此前黄河、渭水之間的羌族多次叛亂，因爲王德有威名，爲夷民所歸附，因此任命他爲河州刺史。王德安撫得法，各地羌人都順服。大統十三年，授大都督、原靈顯三州及五原蒲川二鎮諸軍事。大統十四年，任涇州刺史。死在州中。謚號爲獻。

王德性情樸實廉潔謹慎，言行允當。他的母親活了近一百歲，在王德之後去世。

王德的兒子王慶，小名叫公奴，性情謹慎樸實。官至開府儀同三司。當初王德的父親去世，家中貧困無力埋葬，就賣掉了公奴和一個女兒來辦理喪事。因爲遇上戰亂，他們父子再没有相互得知音訊。到王德在平凉時纔找到了他，於是取名爲慶。

史臣曰：梁禦等人有將帥的才能，身藏勇猛的氣勢，遭遇禍亂，他們奔走在戰争中，嘗盡了艱難險阻，而功名没有確立。到他們深懷憂慮開啓聖明，參與奉立振興王業，參加謀劃營建國家的初期活動，致力於開始治理天下，於是得以和灌嬰、酈商相比，同張禹、徐防并駕，可以説是遇上了時機。他們都在中年去世，遠大的志向没有伸張，可惜啊！若干惠、王德本來是以果敢剛毅而聞名，但他們能够遵循孝道，難得啊。圖史上所感嘆的，又有誰能超過他們。勇敢的人不一定有仁愛，這不對呀。

周書卷十八

列傳第十

王羆 (子)慶遠 (孫)述 王思政

王羆 王慶遠

王羆字熊羆，京兆霸城人，漢河南尹王遵之後，世爲州郡著姓。羆剛直木强，處物平當，州郡敬憚之。魏太和中，除殿中將軍。先是南岐、東益氐羌反叛，王師戰不利，乃令羆領羽林五千鎮梁州，討平諸賊。還，授右將軍、西河内史。辭不拜。時人謂之曰："西河大邦，俸禄殷厚，何爲致辭?"羆曰："京洛材木，盡出西河，朝貴營第宅者，皆有求假。如其私辦，即力所不堪，若科發民間，又違法憲。以此辭耳。"

王羆字熊羆，京兆霸城人，是漢朝河南尹王遵的後代，世代爲州郡著名大姓。王羆的性格剛强質直，處理事務公正允當，當地對他非常敬畏。魏太和年間，朝廷任他爲殿中將軍。在此之前，南岐、東益地區的氐羌人反叛，朝廷軍隊出戰失利，於是下令命王羆率領羽林軍五千人鎮守梁州，王羆討平了衆叛賊。大軍班師，朝廷授他右將軍、西河内史。王羆推辭不受。當時有人對他説："西河地區是一個大邦，俸禄非常豐厚，你爲什麽要推辭呢?"王羆説："京洛地區的木材，完全出産於西河，朝中營造私宅府第的權貴，都會來這裏索求和借取。如果他們私自去辦，那麽我的能力無法承受，如將此事科派民間由百姓承擔，則會違犯國家的法令。因爲這個原因我纔辭去這個職務。"

梁將曹義宗圍荆州，敕羆與别將裴衍率兵赴救。遂與梁人戰，大破之。于時諸方鼎沸，所在凋殘。荆州新經寇難，尤藉慰撫。以羆爲荆州刺史，進號撫軍將軍。梁復遣曹義宗衆數萬圍荆州，堰水灌城，不没者數板。時既内外多虞，未遑救援，乃遺羆鐵券，云城全當授本州刺史。城中糧盡，羆煮粥，與將士均分而食之。每出戰，嘗不擐甲胄，大呼曰："荆州城，孝文皇帝所置。天若不祐國家，使賊箭中王羆；不爾，王羆須破

梁朝將領曹義宗率軍包圍了荆州，朝廷命王羆和别將裴衍率軍前往救援。於是與梁軍激戰，大破梁軍。在這時候四方動蕩不安，到處一片凋殘破敗的景象。荆州地區剛剛經過戰亂賊寇的洗劫，特别需要慰藉撫恤。於是任王羆爲荆州刺史，晋名號撫軍將軍。梁朝再次派遣曹義宗率軍數萬圍困荆州，并築堰擋水灌城，城中衹剩下幾處高坡地未被水淹没。當時朝廷内外交困，不能够趕來救援，於是賜贈王羆鐵券，稱如果能保全城池，會授與他本州刺史。城中糧食將盡，王羆煮粥，與全體將士平均分食。每次出戰，經常不披衣甲并大聲呼喊説："荆州城是我孝文皇帝所

賊。”屢經戰陣，亦不被傷。彌歷三年，義宗方退。進封霸城縣公。尋遷車騎大將軍、涇州刺史。未及之部，屬太祖徵兵爲勤王之舉，請前驅效命，遂爲大都督，鎮華州。

建置。如果蒼天不保祐我們的國家，那麽讓賊人用箭射中我王羆；如不是這樣，我王羆必須破敵。”屢次經歷戰陣拼殺，從没有受過傷。一直經過三年，曹義宗軍纔退走。朝廷進封王羆爲霸城縣公。不久升遷爲車騎大將軍、涇州刺史。還未來得及赴任，適逢太祖爲發動勤王而徵兵，王羆力請爲前驅效命，於是任大都督，鎮守華州。

魏孝武西遷，拜驃騎大將軍，加侍中、開府。嘗修州城未畢，梯在外。齊神武遣韓軌、司馬子如從河東宵濟襲羆，羆不之覺。比曉，軌衆已乘梯入城。羆尚卧未起，聞閤外洶洶有聲，便袒身露髻徒跣，持一白挺，大呼而出。敵見之驚，逐至東門，左右稍集，合戰破之。軌衆遂投城遁走。時關中大饑，徵税民間穀食，以供軍費。或隱匿者，令遞相告，多被箠棰，以是人有逃散。唯羆信著於人，莫有隱者，得粟不少諸州，而無怨讟。

魏孝武帝向西遷移，任王羆爲驃騎大將軍，加授侍中、開府。曾經修州城而未完工，修繕城墻的梯子還在外面。齊神武帝派遣韓軌、司馬子如從黄河東側夜間渡河襲擊王羆，王羆没有發覺。等到拂曉，韓軌軍隊已登梯入城。王羆還在睡卧没有起身，聽到住房外嘈雜的聲音，便赤身散髮光脚，手裏拿着一根白棍，大聲呼叫着出來。入城的敵軍看見他這樣都非常驚怕，於是將敵軍追趕到東門，左右將士逐漸會集，合力一戰擊破敵軍。韓軌等棄城逃走。當時關中地區出現大災荒，徵繳民間糧食以作税收，用來供給軍隊費用。如果有隱藏者，下令互相告發，犯者多受到鞭杖的拷打，所以有人逃散。惟有王羆的誠信爲人稱道，没有人隱藏不繳，在地方州郡得到不少糧食，而没有招致怨恨。

沙苑之役，齊神武士馬甚盛。太祖以華州衝要，遣使勞羆，令加守備。羆語使人曰：“老羆當道卧，貆子安得過！”太祖聞而壯之。及齊神武至城下，謂羆曰：“何不早降？”羆乃大呼曰：“此城是王羆冢，生死在此，欲死者來。”齊神武遂不敢攻。

沙苑戰役中，齊神武帝的兵馬氣勢雄猛。太祖因爲華州位置重要，派遣使者慰勞王羆，令他嚴加守衛防範。王羆對使者説：“老熊羆躺在大路中間，小貆狗怎能從此經過！”太祖聽到這話稱贊他雄壯威武。等齊神武帝來到城下，對王羆説：“爲什麽不早日投降？”王羆於是大聲呼叫説：“這座城就是王羆的墓冢，是生死都在這裏，要死的就來。”齊神武帝就不敢攻城。

時茹茹渡河南寇，候騎已至豳州。朝廷慮其深入，乃徵發士馬，屯守京城，塹諸街巷，以備侵軼。左僕射周惠達召羆議之。羆不應命，謂其使曰：“若茹茹至渭北者，王羆率鄉里自破之，不煩國家兵馬。何爲天子城中，遂作如此驚動。由周家小兒恇怯致此。”羆輕侮權勢，守正不回，皆此類也。未幾，還鎮河東。

當時茹茹渡過黄河南下侵犯，偵察騎兵已經到了豳州。朝廷恐怕他們一直深入，於是徵發兵馬，駐守京城，在城中街巷挖了許多溝壕，以防備被侵襲。左僕射周惠達召王羆商議這件事。王羆不遵命，對他的使者説：“如果茹茹到了渭水北部地帶，王羆率領當地百姓自己將他們擊敗，不必動用國家的軍事力量。爲什麽要在天子居住的城中，作這樣的驚動。這都是周家小家夥怯懦所造成的。”王羆輕視侮慢權勢，嚴守正氣不屈

服，都像這一類的情況。没過多長時間，仍然回來鎮守河東。

羆性儉率，不事邊幅。嘗有臺使，羆爲其設食。使乃裂其薄餅緣。羆曰："耕種收穫，其功已深；舂爨造成，用力不少。乃爾選擇，當是未饑。"命左右撤去之。使者愕然大慚。又有客與羆食瓜，客削瓜侵膚稍厚，羆意嫌之。及瓜皮落地，乃引手就地，取而食之。客甚有愧色。性又嚴急，嘗有吏挾私陳事者，羆不暇命捶扑，乃手自取靴履，持以擊之。每至享會，親自秤量酒肉，分給將士。時人尚其均平，嗤其鄙碎。大統七年，卒於鎮，贈太尉。

王羆性情節儉直率，不在表面上虛假用心。曾經有上級公使來，王羆爲他設食招待。使者掰開薄餅的邊緣。王羆說："糧食的耕種和收穫，已經花費了相當大的功夫；其後的舂糧和做飯，又花了不少的氣力。你這樣掰餅挑揀，應當是不飢餓。"於是下令讓左右侍者將飯撤去。使者相當驚愕非常慚愧。又有一次，客人與王羆一起吃瓜，客人削瓜皮時削得很厚，王羆心裏很反感。等到瓜皮掉在地上，就伸手從地上撿起來吃掉。客人臉上露出慚愧的表情。王羆的性格嚴厲而又急躁，曾經有一個小官員挾私向他陳報事情，王羆等不及讓别人鞭打責罰，就自己脱下靴子拿起來擊打他。每當犒賞將士的宴會，他都親自稱量酒肉分配給將士。人們推崇他的平均公道，却又取笑他做法粗俗瑣碎。大統七年，王羆在鎮守地去世，死後被封贈爲太尉。

子慶遠，弱冠以功臣子拜直閤將軍。先羆卒，孫述嗣。

王羆的兒子王慶遠，二十歲就憑藉是功臣的兒子被授任直閤將軍。因爲他比王羆去世早，所以王羆的孫子王述繼嗣。

王述

述字長述，少聰敏，有識度。年八歲，太祖見而奇之，曰："王公有此孫，足爲不朽。"即以爲鎮遠將軍，拜太子舍人。以祖憂去職。述幼喪父，爲羆所鞠養。及居喪，深合禮度。于時東西交争，金革方始，群官遭喪者，卒哭之後，皆起令視事。述請終禮制，辭理懇切。太祖令中使就視，知其哀毁，乃特許之。喪畢，襲爵扶風郡公，累遷上大將軍。

王述字長述，很小就聰明機敏，有見識和氣度。年纔八歲，太祖見他就很驚奇器重，并説："王公有這樣的孫子，完全可以不朽了。"於是任他爲鎮遠將軍，授任太子舍人。因爲祖父去世而離職。王述很小時父親就去世，一直被祖父王羆收養。在他爲祖父服喪時，非常合乎禮儀的規定要求。在那個時候東西方交相對抗，戰爭已經開始，凡官員家中遭到喪事的，百日祭畢改爲朝夕一哭之後，都徵聘他們就職處理政事。王述請求按照喪禮的時間服喪，言辭懇切合乎情理。太祖令中使前去察看，瞭解到他哀痛過度損傷了身體，於是特别批准了他的請求。喪期完畢，承襲扶風郡公爵位，屢經升遷任上大將軍。

王思政

王思政字思政，太原祁人。容貌魁偉，有籌策。魏正光中，解褐員外散騎侍郎。屬万俟醜奴、宿勤明達等

王思政字思政，太原祁人。身材高大魁梧，有籌劃策略的才能。魏正光年間，出仕爲員外散騎侍郎。當時正值万俟醜奴、宿勤明達等擾亂關

擾亂關右，北海王顥率兵討之，啓思政隨軍。軍事所有謀議，并與之參詳。

西地區，北海王元顥率領軍隊討伐他們，奏請王思政隨軍。軍事上所有的謀議，都同他一起仔細商量。

時魏孝武在藩，素聞其名，顥軍還，乃引爲賓客，遇之甚厚。及登大位，委以心膂，遷安東將軍。預定策功，封祁縣侯。俄而齊神武潛有異圖，帝以思政可任大事，拜中軍大將軍、大都督，總宿衛兵。思政乃言於帝曰："高歡之心，行路所共知矣。洛陽四面受敵，非用武之地。關中有崤、函之固，一人可禦萬夫。且士馬精强，糧儲委積，進可以討除逆命，退可以保據關、河。宇文夏州糾合同盟，願立功效。若聞車駕西幸，必當奔走奉迎。藉天府之資，因已成之業，一二年間，習戰陣，勸耕桑，修舊京，何慮不克。"帝深然之。及齊神武兵至河北，帝乃西遷。進爵太原郡公。

當魏孝武帝還是藩王的時候，素常就聽到王思政的名氣。元顥大軍回師，於是請他擔任賓客，待遇非常優厚。孝武帝登上皇帝大位時，便委以輔佐重任，升任爲安東將軍。以參預謀立皇帝之功，被封爲祁縣侯。不久齊神武企圖謀反，皇帝認爲王思政可以擔當大任，授任他爲中軍大將軍、大都督，總領宿衛兵。王思政於是對皇帝說："高歡的心思，連路上的行人全都已知道。洛陽城四面受敵人的威脅，不是用武的地方。關中地區有崤、函的險要堅固，一人在此可抵擋萬人。而且軍馬勇猛强盛，糧食儲備積累很多，進攻可以征討除掉叛逆，後退可以占據關中黄河地帶。宇文夏州聯絡會合同盟，希望建立功業效命。如果聽到您的車駕向西方幸臨，一定會奔跑着去奉迎。依靠天府的資本，憑藉已經成就的基業，在一二年間，熟習作戰陣法，獎勵農耕蠶桑，整修舊京師，有什麽顧慮不能克服困難。"皇帝非常同意他的話。等到齊神武的軍隊到達河北，皇帝便向西遷移。進爵爲太原郡公。

大統之後，思政雖被任委，自以非相府之舊，每不自安。太祖曾在同州，與群公宴集，出錦罽及雜綾絹數段，命諸將樗蒲取之。物既盡，太祖又解所服金帶，令諸人遍擲，曰："先得盧者，即與之。"群公將遍，莫有得者。次至思政，乃斂容跪坐而自誓曰："王思政羈旅歸朝，蒙宰相國士之遇，方願盡心效命，上報知己。若此誠有實，令宰相賜知者，願擲即爲盧；若内懷不盡，神靈亦當明之，使不作也，便當殺身以謝所奉。"辭氣慷慨，一坐盡驚。即拔所佩刀，横於膝上，攬樗蒲，拊髀擲之。比太祖止之，已擲爲盧矣。徐乃拜而受。自此之後，太祖期寄更深。

大統年之後，王思政雖然仍被任用，但自己認爲不是相府的故舊，經常自己以爲不安定。太祖曾經在同州，與群公聚會宴飲，拿出錦織氈子和幾段雜色的綾絹，命諸位將領玩樗蒲賭輸贏來取這些東西。東西取完，太祖又解下所穿衣服上的金帶，令衆人一個個輪流投擲，說："先得到盧的人，即將金帶給他。"這些人投擲將要輪完，没有人能得到金帶。輪到思政，於是表情嚴肅跪坐在地自己發誓說："王思政一個客居異鄉的人歸附朝廷，承蒙受到宰相國士一樣的待遇，正願盡心效命，上報知己之恩。如果這份誠心真實，就使宰相賜與掌局者，但願一擲就成爲盧；如果心懷不至誠，神靈也應當表明，使他不成功，便當自殺以答謝對我的恩奉。"講話的言辭氣概非常慷慨，全體在坐的人都十分吃驚。於是馬上拔出佩刀，横放在膝上，攬過樗蒲，手拍大腿擲它。等到太祖阻止他時，已經擲爲盧了。他慢慢

地下拜而接受了金帶。從這件事之後，太祖對他寄予的期望更深了。

轉驃騎將軍。令募精兵，從獨孤信取洛陽，仍共信鎮之。及河橋之戰，思政下馬，用長矟左右橫擊，一擊踣數人。時陷陣既深，從者死盡，思政被重創悶絶。會日暮，敵將收軍。思政久經軍旅，每戰唯著破弊甲，敵人疑非將帥，故免。有帳下督雷五安於戰處哭求思政，會其已蘇，遂相得。乃割衣裹創，扶思政上馬，夜久方得還。仍鎮弘農。思政以玉壁地在險要，請築城。即自營度，移鎮之。遷并州刺史，仍鎮玉壁。八年，東魏來寇，思政守禦有備，敵人晝夜攻圍，卒不能克，乃收軍還。以全城功，受驃騎大將軍。復命思政鎮弘農。於是修城郭，起樓櫓，營田農，積芻秣，凡可以守禦者，皆具焉。弘農之有備，自思政始也。

轉任驃騎將軍。下令他招募精兵，跟從獨孤信攻取洛陽，於是和獨孤信一起鎮守這裏。在河橋之戰中，王思政下馬，用長矟左右橫擊，一擊就擊倒幾個人。當時已深入敵陣，隨從的將士都戰死了，思政也受了重傷昏死過去。等到天色已晚，敵將收兵。思政久經戰事，每次作戰衹穿着破舊的衣甲，敵人懷疑他不是將帥，因爲這個原因得以幸免。下屬的都督雷五安在戰場哭着尋找思政，恰值他已蘇醒過來，於是尋到了他。雷五安割下衣服包扎王思政的傷口，扶着他跨上戰馬，深夜纔得以歸來。仍舊鎮守弘農。思政因爲玉壁地處險要，請求建築城池。便自己量度營造，移軍鎮守這裏。升爲并州刺史，仍然鎮守玉壁。八年，東魏侵犯玉壁，思政防守早有準備，敵軍晝夜包圍攻打，最終没有攻下，就收兵返回。以保全玉壁城的功績，受任驃騎大將軍。又命思政鎮守弘農。於是修建城墻，建造樓櫓，經營土地農業，積累軍馬草料，凡是可以用來防守抵禦的，都十分具備了。弘農地區有防禦準備，是從思政開始的。

十二年，加特進、荆州刺史。州境卑濕，城塹多壞。思政方命都督藺小歡督工匠繕治之。掘得黄金三十斤，夜中密送之。至旦，思政召佐吏以金示之，曰“人臣不宜有私”，悉封金送上。太祖嘉之，賜錢二十萬。思政之去玉壁也，太祖命舉代己者，思政乃進所部都督韋孝寬。其後東魏來寇，孝寬卒能全城。時論稱其知人。

十二年，加授特進、荆州刺史。荆州境内地勢低下潮濕，城池大多損壞。思政於是命令都督藺小歡督促工匠修繕整治城池。發掘出黄金三十斤，在夜間暗暗送給思政。天明時，思政召集左右官員拿出黄金讓他們看，説：“作爲人臣不應該有私心。”把黄金全部封起來送給皇上。太祖嘉獎了他，賜給他二十萬錢。思政離開玉壁時，太祖命他推舉代替他的人，思政於是推舉了他部下都督韋孝寬。在此之後東魏來侵犯，韋孝寬最終能保全城防。當時評論王思政有知人之明。

十三年，侯景叛東魏，擁兵梁、鄭，爲東魏所攻。景乃請援乞師。當時未即應接。思政以爲若不因機進取，後悔無及。即率荆州步騎萬餘，從魯關向陽翟。思政入守潁川。景引兵向豫州，外稱略地，乃密遣送款於梁。思政分布諸軍，據景七州十二

十三年，侯景背叛東魏，在梁、鄭一帶聚集軍隊，被東魏所進攻。侯景於是請求派兵支援。當時没有馬上接應。思政認爲如果不乘此機會進取，將來會後悔莫及。馬上率領荆州步兵騎兵一萬多人，從魯關向陽翟進發。思政進入守衛潁川。侯景率軍向豫州，對外宣稱開拓土地，却秘密結好梁朝。思政分布軍隊，占據了侯景的七州

鎮。太祖乃以所授景使持節、太傅、大將軍、兼中書令、河南大行臺、河南諸軍事，回授思政。思政并讓不受。頻使敦喻，唯受河南諸軍事。

十二鎮。太祖於是把所授給侯景的使持節、太傅、大將軍、兼中書令、河南大行臺、河南諸軍事，轉授予思政。思政一并推讓不接受。頻繁派使者勸勉曉諭，思政衹接受河南諸軍事一職。

東魏太尉高嶽、行臺慕容紹宗、儀同劉豐生等，率步騎十萬來攻潁川。城内卧鼓偃旗，若無人者。嶽恃其衆，謂一戰可屠，乃四面鼓噪而上。思政選城中驍勇，開門出突。嶽衆不敢當，引軍亂退。嶽知不可卒攻，乃多修營壘。又隨地勢高處，築土山以臨城中。飛梯火車，晝夜攻之。思政亦作火穳，因迅風便投之土山。又以火箭射之，燒其攻具。仍募勇士，縋而出戰。嶽衆披靡，其守土山人亦棄山而走。齊文襄更益嶽兵，堰洧水以灌城。城中水泉涌溢，不可防止。懸釜而炊，糧力俱竭。慕容紹宗、劉豐生及其將慕容永珍共乘樓船以望城内，令善射者俯射城中。俄而大風暴起，船乃飄至城下。城上人以長鈎牽船，弓弩亂發。紹宗窮急，投水而死。豐生浮向土山，復中矢而斃。生擒永珍。思政謂之曰："僕之破亡，在於晷漏。誠知殺卿無益，然人臣之節，守之以死。"乃流涕斬之。并收紹宗等尸，以禮埋瘞。

東魏太尉高嶽、行臺慕容紹宗、儀同劉豐生等人，率領步兵騎兵十萬來攻打潁川。潁川城内停敲軍鼓，放倒軍旗，好像没有人一樣。高嶽倚仗自己兵多，認爲一次交戰就可以把全城人殺完，於是從四個方向擊鼓呼叫而上。思政挑選城中勇士，打開城門突然出擊。高嶽之衆不敢阻擋，引軍混亂敗退。高嶽知道不能倉促進攻，於是修了許多營壘。又順着地勢高的地方，修築土山居高臨下監視城中。使用飛梯火車，日夜攻打潁川城。思政也製作了火槍，乘急風之便投到土山上。又用火箭射敵，燒掉敵軍攻城的用具。并招募勇士，用繩索從城上吊下出戰。高嶽之衆混亂潰散，那些守衛土山的兵士也丢棄土山而逃走。齊文襄再次增援高嶽兵力，築堰攔蓄洧水讓河水灌城。城中大水如泉般奔涌漫溢，不能够阻止。衹能將鍋懸吊起來燒水煮飯，糧食和人力都將斷絶。慕容紹宗、劉豐生和他們的將領慕容永珍一起乘坐樓船觀望城中情景，并下令善於射箭的兵士從高至下向城中射箭。不久突然颳起一陣大風，船漂到城墻下面。城上的人用長鈎挂住船，弓弩亂發。紹宗窮途末路投水而死。豐生漂浮到土山，也中箭而死。活捉了永珍。思政對他説："我們破滅敗亡，在頃刻之間。確實知道殺掉你没有什麽益處，但是作爲人臣，一定要以死守節。"於是流着眼淚殺掉了他。一并收集了紹宗等人的尸體，按照禮制埋葬。

齊文襄聞之，乃率步騎十一萬來攻。自至堰下，督勵士卒。水壯，城北面遂崩。水便滿溢，無措足之地。思政知事不濟，率左右據土山，謂之曰："吾受國重任，本望平難立功。精誠無感，遂辱王命。今力屈道窮，計無所出。唯當效死，以謝朝恩。"因仰天大哭。左右皆號慟。思政西向再拜，便欲自刎。先是，齊文襄告城

齊文襄聽到這個情況後，於是率領步兵騎兵十一萬人來進攻。自己親臨堤堰下，督促勉勵兵士。水勢浩大，城墻北面崩塌。水四處漫流，没有立足之地。思政知道事情不能成功，率領左右兵將占據土山，對他們説："我受國家的重任，原本希望平定戰難建功立業，但精誠之心没有感應，以至於辜負了王命。現在力量用盡出路斷絶，再也想不出計策。衹有效力一死，來答謝國家的厚恩。"於是仰頭對天大哭。左右軍士都號

中人曰："有能生致王大將軍者，封侯，重賞。若大將軍身有損傷，親近左右，皆從大戮。"都督駱訓謂思政曰："公常語訓等，但將我頭降，非但得富貴，亦是活一城人。今高相既有此言，公豈不哀城中士卒也！"固共止之，不得引决。齊文襄遣其常侍趙彥深就土山執手申意。引見文襄，辭氣慷慨，無撓屈之容。文襄以其忠於所事，禮遇甚厚。

哭哀痛。思政向西方再三叩拜，便要自盡。這之前，齊文襄曾告示城中人說："有能够活着得到王大將軍的人，封以侯爵并重重獎賞。如果王大將軍身體有損傷，他的左右親近的人，都將被戮殺。"都督駱訓對思政說："您常對我們說：衹要拿我的頭去投降，不但可以得到富貴，也是救活了全城百姓。現在高相既然有這樣的話，您難道不可憐城中的兵士嗎！"共同堅决制止他，他未能自殺。齊文襄派遣常侍趙彥深到土山上拉着王思政的手表述了心意。引導思政去見文襄，言辭神氣慷慨激昂，没有一點受挫屈辱的神態。文襄因爲他忠於自己所接受的事務，禮待他非常優厚。

思政初入潁川，士卒八千人，城既無外援，亦無叛者。思政常以勤王爲務，不營資產。嘗被賜園地，思政出征後，家人種桑果。及還，見而怒曰："匈奴未滅，去病辭家，况大賊未平，何事產業！"命左右拔而棄之。故身陷之後，家無畜積。及齊受禪，以爲都官尚書。子秉。

思政初到潁川時，有士卒八千人，城既没有外援，也没有背叛的人。思政經常以盡力於國家大事爲己任，不經營私人財產。曾經被賞賜田園土地，思政從軍出征後，家裏人在這裏種植桑樹果木。等他回來，看見後非常生氣地說："匈奴未滅掉，霍去病辭家，何况現在大的賊亂没有平息，爲什麽要經營產業！"命令左右人將這些桑樹果木拔出來扔掉。所以自身淪陷之後，家内没有什麽積蓄。齊國受禪，讓他任都官尚書。他的兒子名秉。

史臣曰：王羆剛峭有餘，弘雅未足。情安儉率，志在公平。既而奮節危城，抗辭勍敵，梁人爲之退舍，高氏不敢加兵。以此見稱，信非虛。述不隕門風，亦足稱也。王思政驅馳有事之秋，慷慨功名之際。及乎策名霸府，作鎮潁川，設縈帶之險，修守禦之術，以一城之衆，抗傾國之師，率疲乏之兵，當勁勇之卒，猶能亟摧大敵，屢建奇功。忠節冠於本朝，義聲動於鄰聽。雖運窮事蹙，城陷身囚，壯志高風，亦足奮於百世矣！

史臣曰：王羆剛直冷峭有餘，但氣度文雅不够。他的性情節儉真率，志向公平無私。不久，在捍衛危城中英勇壯烈抗敵，充分表現了他的氣節，面對强敵，嚴辭不撓，梁國的軍隊爲他退却三十里，高氏不敢以武力相加。在這方面被人稱道，確實不是毫無根據的。王述不敗門風，也完全值得稱道。王思政在國家有事之秋來回奔走，在建功立業之時意氣風發。至於仕宦而獻身於王府，在潁川鎮守，設立了垣環水抱的險要形勢，制定了防守抵禦的方法，用一個城的力量，抵抗了傾國的軍隊，率領久戰疲乏的士兵抵擋勇猛强勁的士卒，仍然能够馬上摧毁强大的敵軍，屢次建立奇功。忠誠氣節冠於本朝，義氣名聲在鄰國也四處傳頌。雖然運數已盡事遭挫折，城被攻陷身被囚獲，但壯志高風，也足以激勵着百世後人啊！

周書卷十九

列傳第十一

達奚武（子）震　侯莫陳順　豆盧寧　宇文貴　楊忠　王雄

達奚武

達奚武字成興，代人也。祖眷，魏懷荒鎮將。父長，汧城鎮將。

達奚武字成興，是代郡人。祖父達奚眷，是北魏懷荒鎮的鎮將。父親達奚長，是汧城的鎮將。

武少倜儻，好馳射，爲賀拔岳所知。岳征關右，引爲别將，武遂委心事之。以戰功拜羽林監、子都督。及岳爲侯莫陳悦所害，武與趙貴收岳尸歸平凉，同翊戴太祖。從平悦，除中散大夫、都督，封須昌縣伯，邑三百户。魏孝武入關，授直寢，轉大丞相府中兵參軍。大統初，出爲東秦州刺史，加散騎常侍，進爵爲公。

達奚武年輕的時候灑脱不羈，喜歡馳馬射箭，被賀拔岳賞識。賀拔岳出征關西，舉薦他爲别將，他就傾心事奉賀拔岳。因有戰功，朝廷任命達奚武爲羽林監、子都督。直到賀拔岳被侯莫陳悦殺害，達奚武和趙貴收殮賀拔岳的尸體回到平凉，共同輔佐擁戴太祖。達奚武跟隨太祖平定侯莫陳悦，朝廷授任他爲中散大夫、都督，封爲須昌縣伯，封地三百户。魏孝武帝入關，任命他爲直寢，後改任大丞相府中兵參軍。大統初年，出任爲東秦州刺史，加授散騎常侍，提升爵位爲公。

齊神武與竇泰、高敖曹三道來侵，太祖欲并兵擊竇泰，諸將多異議，唯武及蘇綽與太祖意同，遂擒之。齊神武乃退。太祖進圖弘農，遣武從兩騎覘候動静，武與其候騎遇，即便交戰，斬六級，獲三人而反。齊神武趣沙苑，太祖復遣武覘之。武從三騎，皆衣敵人衣服。至日暮，去營百步，下馬潛聽，得其軍號。因上馬歷營，若警夜者，有不如法者，往往撻之。具知敵之情狀，以告太祖。太祖深嘉焉。遂從破之。除大都督，進爵高陽郡公，拜車騎大將軍、儀同三

齊神武帝和竇泰、高敖曹分三路前來侵襲，太祖想集中兵力攻擊竇泰，各將領多有不同意見，祇有達奚武和蘇綽跟太祖意見相同，終於生擒竇泰。齊神武帝於是退兵。太祖繼續進兵謀取弘農，派遣達奚武率兩騎兵偵察對方的動静，達奚武跟敵軍的偵察騎兵相遇，立即就交戰，斬敵首六級，俘獲三人而回。齊神武帝奔赴沙苑，太祖再派達奚武觀察動静。達奚武帶領三個騎兵，都穿着敵人衣服。到傍晚，離敵營一百步，下馬偷聽，知道他們的軍中號令。於是上馬經過各軍營，好像夜間警戒一樣，遇到有不遵守法令的士兵，總是鞭打他們。這樣，達奚武全都瞭解敵軍的情况，并禀告太祖。太祖對他大加贊賞。接着

司。

四年，太祖援洛陽，武率騎一千爲前鋒。至穀城，與李弼破莫多婁貸文。進至河橋，武又力戰，斬其司徒高敖曹。遷侍中、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出爲北雍州刺史。復戰邙山，時大軍不利，齊神武乘勝進至陝。武率兵禦之，乃退。久之，進位大將軍。

十七年，詔武率兵三萬，經略漢川。梁將楊賢以武興降，梁深以白馬降，武分兵守其城。梁梁州刺史、宜豐侯蕭循固守南鄭，武圍之數旬，循乃請服，武爲解圍。會梁武陵王蕭紀遣其將楊乾運等將兵萬餘人救循，循於是更據城不出。恐援軍之至，表裏受敵，乃簡精騎三千，逆擊乾運於白馬，大破之。乾運退走。武乃陳蜀軍俘級於城下。循知援軍被破，乃降，率所部男女三萬口入朝，自劍以北悉平。明年，武振旅還京師。朝議初欲以武爲柱國，武謂人曰："我作柱國，不應在元子孝前。"固辭不受。以大將軍出鎮玉壁。武乃量地形勝，立樂昌、胡營、新城三防。齊將高苟子以千騎攻新城，武邀擊之，悉虜其衆。

孝閔帝踐阼，拜柱國、大司寇。齊北豫州刺史司馬消難舉州來附，詔武與楊忠迎消難以歸。武成初，轉大宗伯，進封鄭國公，邑萬户。齊將斛律敦侵汾、絳，武以萬騎禦之，敦退。武築栢壁城，留開府權嚴、薛羽生守之。

保定三年，遷太保。其年，大軍

他又跟從太祖打敗了齊軍。達奚武被任命爲大都督，進封爵位爲高陽郡公，又授職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

大統四年，太祖援救洛陽，達奚武率領一千騎兵作前鋒。到了穀城，和李弼一起打敗了莫多婁貸文。進軍到河橋，達奚武又努力奮戰，斬殺敵軍司徒高敖曹。達奚武升任侍中、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出任北雍州刺史。後來又在邙山作戰，當時大軍形勢不利，齊神武帝乘勝進軍到陝地。達奚武率領軍隊抵擋，齊軍纔撤退。過了很久，達奚武升任大將軍。

大統十七年，皇上下詔命令達奚武率領軍隊三萬，籌劃謀取漢川。梁朝將領楊賢獻上武興縣歸降，梁深獻上白馬城投降，達奚武分兵把守那些城池。梁朝梁州刺史、宜豐侯蕭循固守南鄭，達奚武包圍他幾十天，蕭循纔請求降服，達奚武給他解圍。正好梁朝武陵王蕭紀派遣他的將領楊乾運等率領軍隊一萬多人救援蕭循，蕭循這時更據守城池不肯出來。達奚武恐怕敵人援軍到來，内外遭受敵方攻擊，就挑選精鋭騎兵三千，在白馬城迎擊楊乾運，大勝敵軍。乾運退兵敗逃。達奚武就把俘獲的蜀軍人員和所斬的首級排列在城下。蕭循知道援軍被打敗，纔投降，率領所統轄的男女三萬人入朝，自劍閣以北全都平定。第二年，達奚武整頓軍隊班師回京城。朝廷最初想選任達奚武爲柱國，達奚武對人説："我擔任柱國，不應該在元子孝之前。"堅決推辭不肯接受。後來以大將軍的身份外出鎮守玉壁。達奚武就衡量當地形勢險要，設立樂昌、胡營和新城三處防區。齊將高苟子率領一千騎兵進攻新城，達奚武半路迎擊，全部俘獲敵軍將士。

孝閔帝即位，任命達奚武爲柱國、大司寇。齊朝北豫州刺史司馬消難率全州前來歸附，皇上下詔命令達奚武和楊忠前去迎接司馬消難回來。武成初年，改任大宗伯，進封爵位爲鄭國公，封地萬户。齊將斛律敦入侵汾、絳兩地，達奚武率領一萬騎兵抵擋齊軍，斛律敦退兵。達奚武修築栢壁城，留下開府權嚴、薛羽生把守。

保定三年，達奚武升任太保。當年，大軍東

東伐。隨公楊忠引突厥自北道，武以三萬騎自東道，期會晉陽。武至平陽，後期不進，而忠已還，武尚未知。齊將斛律明月遺武書曰："鴻鶴已翔於寥廓，羅者猶視於沮澤也。"武覽書，乃班師。出爲同州刺史。明年，從晉公護東伐。時尉遲迥圍洛陽，爲敵所敗。武與齊王憲於邙山禦之。至夜，收軍。憲欲待明更戰，武欲還，固爭未決。武曰："洛陽軍散，人情駭動。若不因夜速還，明日欲歸不得。武在軍旅久矣，備見形勢。大王少年未經事，豈可將數營士衆，一旦棄之乎。"憲從之，遂全軍而返。天和三年，轉太傅。

征。隨公楊忠帶領突厥從北路，達奚武率領三萬騎兵從東路進軍，約定時間會合晉陽。達奚武到達平陽，超過了約定時間而不再進軍，楊忠已經回師，但達奚武還不知道。齊將斛律明月送信給達奚武説："鴻雁野鶴已經在天空飛翔，擺開羅網捕鳥的人還在看着沼澤。"達奚武看了信，就帶領軍隊回去了。後來出任同州刺史。第二年，跟從晉公宇文護東征。當時尉遲迥包圍洛陽，被敵軍打敗。達奚武和齊王宇文憲在邙山抵抗。到晚上，雙方收兵。宇文憲想等天亮再戰，達奚武想回師，兩人固執己見而争論不休，不能决定。達奚武説："洛陽軍隊涣散，人心驚駭。如果不趁着夜色趕快回去，明天再想回去也不行了。我在軍中已很久了，完全能預見事情發展的狀况。大王年輕，没有經歷過大事，哪能把幾營士兵，一下子就扔掉呢?"宇文憲聽從了他的話，於是全軍返回。天和三年，達奚武改任太傅。

武賤時，奢侈好華飾。及居重位，不持威儀，行常單馬，左右止一兩人而已。外門不施戟，恒晝掩一扉。或謂武曰："公位冠群后，功名蓋世，出入儀衛，須稱具瞻，何輕率若是?"武曰："子之言，非吾心也。吾在布衣，豈望富貴，不可頓忘疇昔。且天下未平，國恩未報，安可過事威容乎。"言者慚而退。

達奚武地位低下的時候，生活奢侈，喜歡華麗的飾物。身居高位以後，却不再講究威儀，出行時常單人匹馬，隨從也衹是一兩人罷了。外門不設置戈戟儀仗，常常在白天虚掩一門扇。有人對達奚武説："您位居衆官之首，功名蓋世，出入的儀仗衛士，必須跟宰輔重臣的地位相稱，爲何却如此輕率?"達奚武説："你所説的話，并非我的心曲。我當初還是平民的時候，哪敢奢望富貴，現在可不能立刻忘掉從前的日子。况且天下没有平定，國家的恩典没有報答，哪能過分樹立威嚴的儀容。"説話的人羞慚地退下。

武之在同州也，時屬天旱，高祖敕武祀華岳，岳廟舊在山下，常所禱祈。武謂僚屬曰："吾備位三公，不能燮理陰陽，遂使盛農之月，久絶甘雨，天子勞心，百姓惶懼。忝寄既重，憂責實深。不可同於衆人，在常祀之所，必須登峰展誠，尋其靈奥。"岳既高峻，千仞壁立，岩路險絶，人迹罕通。武年逾六十，唯將數人，攀藤援枝，然後得上。於是稽首祈請，陳百姓懇誠。晚不得還，即於岳上藉

達奚武在同州的時候，恰巧遇上天旱，高祖命令他祭祀華岳，岳廟原在山下，是人們通常祈禱的地方。達奚武對下屬官員説："我空占三公之位，不能調理陰陽，終使農事繁忙的日子，久無甘雨，天子費心，百姓惶恐。愧對朝廷寄予的厚望，深知責任重大。因此不能跟衆人一樣，在通常祭祀的地方，而必須登上峰頂，展示誠心，探尋靈妙。"山岳高大險峻，千仞高的山崖像墻壁一樣陡立，山路險要非常，人迹罕至。達奚武年過六十，衹帶幾人，攀藤拉枝，然後纔登上。於是叩頭祈禱，陳述百姓懇切的誠意。當時天色

草而宿。夢見一白衣人來，執武手曰："快辛苦，甚相嘉尚。"武遂驚覺，益用祇肅。至旦，雲霧四起，俄而澍雨，遠近沾洽。高祖聞之，璽書勞武曰："公年尊德重，弼諧朕躬。比以陰陽愆序，時雨不降，命公求祈，止言廟所。不謂公不憚危險，遂乃遠陟高峰。但神道聰明，無幽不燭，感公至誠，甘澤斯應。聞之嘉賞，無忘于懷。今賜公雜綵百匹，公其善思嘉猷，匡朕不逮。念坐而論道之義，勿復更煩筋力也。"

武性貪吝，其爲大司寇也，在庫有萬釘金帶，當時寶之，武因入庫，乃取以歸。主者白晉公護，以武勛，不彰其過，因而賜之。時論深鄙焉。五年十月，薨，年六十七。贈太傅、十五州諸軍事、同州刺史。謚曰桓。子震嗣。

達奚震

震字猛略。少驍勇，便騎射，走及奔馬，膂力過人。大統初，起家員外散騎常侍。太祖嘗於渭北校獵，時有兔過太祖前，震與諸將競射之，馬倒而墜，震足不傾躓，因步走射之，一發中兔。顧馬纔起，遂回身騰上。太祖喜曰："非此父不生此子！"賜武雜綵一百段。十六年，封昌邑縣公，一千户。累遷撫軍將軍、銀青光禄大夫、通直散騎常侍、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散騎常侍。世宗初，拜儀同、司右中大夫，加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改封普寧縣公。武成初，進爵廣平郡公，除華州刺史。震雖生自膏腴，少習武藝，然導民訓俗，頗有治方。秩滿還朝，爲百姓所戀。

已晚，不能回去，就在山上墊草而睡。達奚武夢見一個白衣人前來，握着他的手說："好辛勞，很值得嘉獎。"達奚武就驚醒了，因此更加恭敬。到天亮，雲霧四起，不久就下起及時雨，遠近土地都濕潤了。高祖聽說這件事，下璽書慰勞達奚武說："您年高德重，輔佐寡人。近因陰陽錯亂失序，時雨不降，寡人命令您祈求，衹說在岳廟便可。不料您不懼危險，竟然遠登高峰。不過神靈聰明，幽暗之處無不照亮，上天深感您的誠意，隨即降下甘雨。寡人聽説這種情況深表嘉賞，心中永志不忘。現賜您各色綢緞一百匹，望您能更好地考慮治國良謀，輔助寡人力不能及之處。念及坐而論道之義，不再勞煩您的體力了。"

達奚武品性貪婪吝嗇，他任大司寇的時候，在倉庫裏有萬釘金帶，當時人們很珍愛它，達奚武就走進倉庫，竟取回家。主管的人禀告晉公宇文護，因爲達奚武有功勞，就不揭露他的過錯，順勢把金帶賜給他。當時的輿論都很看不起他。天和五年十月，達奚武去世，終年六十七歲。朝廷追贈他爲太傅、十五州諸軍事、同州刺史。謚號叫桓。他的兒子達奚震繼承了爵位。

達奚震字猛略。年輕時十分勇猛，熟悉騎馬射箭，跑起來能追上奔馬，體力超過一般人。大統初年，從家中被徵召出來，授任員外散騎常侍。太祖曾經在渭水北岸打獵，當時有兔子從太祖面前跑過，達奚震和各將領競相射箭，突然，達奚震騎的馬仆倒，使他掉下來，但他并没有摔倒，接着就邊跑邊射，一箭射中兔子。他回頭看見馬剛起來，就回身跳上馬背。太祖高興地說："不是這樣的父親就不會生這樣的兒子！"就賜給達奚武各色綢緞一百段。大統十六年，封爵昌邑縣公，封地一千户。後來多次升遷任撫軍將軍、銀青光禄大夫、通直散騎常侍、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散騎常侍。世宗初年，授任儀同、司右中大夫，加授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後改封普寧縣公。武成初年，進封爵位爲廣平郡公，授任華州刺史。達奚震雖然生自富貴人家，年輕時練習武藝，然而能引導民衆教化百姓，很有治

國的方略。任職期滿返回朝廷，爲百姓所留戀。

保定四年，大軍東討，諸將皆奔退，震與敵交戰，軍遂獨全。天和元年，進位大將軍，率衆征稽胡，破之。六年，拜柱國。建德初，襲爵鄭國公，出爲金州總管、十一州九防諸軍事、金州刺史。四年，從高祖東伐，爲前三軍總管。五年，又從東伐，率步騎一萬守統軍川，攻克義寧、烏蘇二鎮，破并州。進位上柱國。仍從平鄴，賜妾二人、女樂一部及珍玩等，拜大宗伯。震父嘗爲此職，時論榮之。宣政中，出爲原州總管、三州二鎮諸軍事、原州刺史。尋罷歸。隋開皇初，薨於家。

保定四年，大軍東征，各將領都敗逃撤退，達奚震和敵人交戰，惟獨他的軍隊最終能保全。天和元年，升任大將軍，率領兵衆征討稽胡，打敗他們。天和六年，授任柱國。建德初年，承襲封爵爲鄭國公，出任金州總管、十一州九防諸軍事、金州刺史。建德四年，跟隨高祖東征，擔任前三軍總管。建德五年，又跟從東征，率領步兵騎兵一萬人把守統軍川，攻下義寧、烏蘇兩鎮，打敗了并州敵軍。官位提升爲上柱國。接着又平定鄴地，朝廷賜給他妾兩人、歌舞伎一班以及珍貴的玩賞物等東西，授任大宗伯。達奚震的父親曾經擔任這職務，爲當時的輿論所稱譽。宣政年間，出任原州總管、三州二鎮諸軍事、原州刺史。不久被免職回家。隋朝開皇初年，達奚震在家中去世。

震弟惎，車騎將軍、渭南縣子。大象末，爲益州刺史，與王謙據蜀起兵。尋敗，被誅。

達奚震的弟弟達奚惎，曾任車騎將軍，封爵渭南縣子。大象末年，任益州刺史，和王謙盤據蜀地起兵，不久兵敗被殺。

侯莫陳順

侯莫陳順，太保、梁國公崇之兄也。少豪俠，有志度。初事爾朱榮爲統軍，後從賀拔勝鎮井陘。武泰初，討葛榮，平邢杲，征韓婁，皆有功。拜輕車將軍、羽林監。又從破元顥，進寧朔將軍、越騎校尉。普泰元年，除持節、征西將軍，封木門縣子，邑三百户。尋加散騎常侍、千牛備身、衛將軍、閤内大都督。從魏孝武入關。順與太祖同里閈，素相友善，且其弟崇先在關中，太祖見之甚歡。乃進爵彭城郡公，邑一千户。

侯莫陳順是太保、梁國公侯莫陳崇的哥哥。年輕的時候性情豪爽有義氣，氣度不凡。最初侍奉爾朱榮任統軍，後來跟隨賀拔勝鎮守井陘。武泰初年，討伐葛榮，平定邢杲，出征韓婁，都有戰功。朝廷授任輕車將軍、羽林監。接着又打敗元顥，升任寧朔將軍、越騎校尉。普泰元年，授任持節、征西將軍，封號木門縣子，封地三百户。不久加授散騎常侍、千牛備身、衛將軍、閤内大都督。侯莫陳順跟從魏孝武帝進關。他和太祖同鄉，一向友好，而且他的弟弟侯莫陳崇先在關中，太祖看見他很高興，就提升爵位爲彭城郡公，封地一千户。

大統元年，拜衛尉卿，授儀同三司。及梁仚定圍逼河州，以順爲大都督，與趙貴討破之，即行河州事。後從太祖破沙苑，以功增邑千户。

大統元年，拜授衛尉卿，任儀同三司。到了梁仚定圍逼河州的時候，朝廷任命侯莫陳順爲大都督，和趙貴前去討伐并打敗他，即兼攝河州的職務。後來跟隨太祖攻破沙苑，因爲戰功增加封地一千户。

四年，魏文帝東討，與太尉王盟、僕射周惠達等留鎮長安。時趙青

大統四年，魏文帝東征，侯莫陳順和太尉王盟、僕射周惠達等人留守長安。當時趙青雀謀

雀反，盟及惠達奉魏太子出次渭北。順於渭橋與賊戰，頻破之，賊不敢出。魏文帝還，親執順手曰："渭橋之戰，卿有殊力。"便解所服金鏤玉梁帶賜之。

反，王盟和趙惠達扶助魏太子出走，駐扎在渭北。侯莫陳順在渭橋和賊軍作戰，多次打敗他們，賊軍不敢出戰。魏文帝回來，親自握着侯莫陳順的手說："渭橋之戰，您有突出的功勞。"文帝就解下所佩金鏤玉梁帶賜給他。

南岐州氐苻安壽自號太白王，攻破武都，州郡騷動。復以順爲大都督，往討之。而賊屯兵要險，軍不得進。順乃設反間，離其腹心；立信賞，誘其徒屬。安壽知勢窮迫，遂率部落一千家，赴軍款附。時順弟崇又封彭城郡公，封順河間郡公。明年，加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行西夏州事、安平郡公。十六年，拜大將軍，出爲荊州總管、山南道五十二州諸軍事、荊州刺史。孝閔帝踐阼，拜少師，進位柱國。其年薨。

南岐州氐人苻安壽自稱太白王，攻下武都，州郡都不安寧。朝廷再任侯莫陳順爲大都督，前往征討。賊軍駐扎在險要的地方，朝廷大軍不能前進。侯莫陳順就設下反間計，離間苻安壽的親信；立下信守諾言的賞賜，引誘他的部下。苻安壽知道形勢窘迫，就帶領部落一千家，投奔朝廷大軍誠心歸附。當時侯莫陳順的弟弟侯莫陳崇又封爲彭城郡公，於是封侯莫陳順爲河間郡公。第二年，加任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兼代西夏州的職務，封安平郡公。大統十六年，拜授大將軍，外任爲荊州總管、山南道五十二州諸軍事、荊州刺史。孝閔帝即位，拜授少師，官位進升柱國。那一年，侯莫陳順去世。

豆盧寧

豆盧寧字永安，昌黎徒何人。其先本姓慕容氏，前燕之支庶也。高祖勝，以燕。皇始初，歸魏，授長樂郡守，賜姓豆盧氏，或云避難改焉。父長，柔玄鎮將，有威重，見稱於時。武成初，以寧著勳，追贈柱國大將軍、少保、涪陵郡公。

豆盧寧字永安，昌黎徒何人。他的祖先本來姓慕容，是前燕的旁支。高祖慕容勝，在燕地。因在皇始初年歸順北魏，任長樂郡守，皇上賜姓豆盧，有人則說是因避難而改姓的。父親豆盧長，是柔玄軍鎮的鎮將，有威嚴，被時人稱頌。武成初年，因爲豆盧寧顯著的功勛，朝廷追贈豆盧長爲柱國大將軍、少保、涪陵郡公。

寧少驍果，有志氣，身長八尺，美容儀，善騎射。永安中，以別將隨爾朱天光入關，加授都督。又以破万俟醜奴功，賜爵靈壽縣男。嘗與梁仚定遇於平涼川，相與肄射。乃於百步懸莎草以射之，七發五中。定服其能，贈遺甚厚。天光敗後，侯莫陳悅反，太祖討悅，寧與李弼率衆歸太祖。

豆盧寧年輕時勇猛果敢，有志氣，身高八尺，容貌俊美，擅長騎馬射箭。永安年間，憑藉別將的身份跟隨爾朱天光入關，加任都督。又因爲打敗万俟醜奴的功勞，賜給爵位靈壽縣男。他曾經跟梁仚定在平涼川相遇，兩人一起練習射箭。豆盧寧就在百步之外懸挂莎草向它射去，一共射出七箭，中了五箭。梁仚定佩服他的才能，贈送給他豐厚的財物。爾朱天光戰敗後，侯莫陳悅謀反，太祖征討侯莫陳悅，豆盧寧和李弼率領衆人歸順太祖。

魏孝武西遷，以奉迎勳，封河陽縣伯，邑五百户。大統元年，除前將軍，進爵爲侯，增邑三百户。遷顯州

魏孝武帝西遷，以奉迎之功，封豆盧寧爲河陽縣伯，封地五百户。大統元年，授任前將軍，提升爵位爲侯，增加封地三百户。後升任顯州刺

刺史、顯州大中正。尋拜撫軍將軍、銀青光禄大夫，進爵爲公，增邑五百户。授鎮東將軍、金紫光禄大夫。從太祖擒竇泰，復弘農，破沙苑，除武衛大將軍，兼大都督。尋進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增邑八百户。拜北華州刺史，在州未幾，以廉平著稱。加散騎常侍。七年，從于謹破稽胡帥劉平伏於上郡。及梁仚定反，以寧爲軍司，監隴右諸軍事。賊平，進位侍中、使持節、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九年，從太祖迎高仲密，與東魏戰於邙山，遷左衛將軍，進爵范陽郡公，增邑四百户。十六年，拜大將軍。羌帥傍乞鐵怱及鄭五醜等反叛，寧率衆討平之。魏恭帝二年，改封武陽郡公，遷尚書右僕射。梁將王琳遣其將侯方兒、潘純陁寇江陵，寧與蔡祐、鄭永等討之，方兒等遁走。三年，武興氐及固道氐魏大王等，相應反叛，寧復討平之。孝閔帝踐阼，授柱國大將軍。武成初，出爲同州刺史。復督諸軍討稽胡郝阿保、劉桑德等，破之。軍還，遷大司寇，進封楚國公，邑萬户，别食鹽亭縣一千户，收其租賦。保定四年，授岐州刺史。屬大兵東討，寧輿疾從軍。五年，薨於同州，時年六十六。贈太保、同鄜等十州諸軍事、同州刺史。謚曰昭。

史、顯州大中正。不久授任撫軍將軍、銀青光禄大夫，提升爵位爲公，增加封地五百户。授任鎮東將軍、金紫光禄大夫。豆盧寧跟隨太祖生擒竇泰，光復弘農，攻破沙苑，朝廷又授任他爲武衛大將軍，兼任大都督。不久升任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增加封地八百户。又拜任北華州刺史，在北華州任職沒多久，就以清廉公平著稱，又加任散騎常侍。大統七年，跟從于謹在上郡打敗了稽胡統帥劉平伏。到梁仚定謀反的時候，朝廷任命豆盧寧爲軍司，監察隴右諸軍事。賊軍叛亂平定以後，他的官位提升爲侍中、使持節、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大統九年，跟從太祖往迎高仲密，跟東魏在邙山作戰，又升任左衛將軍，提升爵位爲范陽郡公，增加封地四百户。大統十六年，拜授大將軍。羌人主帥傍乞鐵怱和鄭五醜等人反叛，豆盧寧率領衆將前往討伐，平定了叛亂。魏恭帝二年，改封爲武陽郡公，升任尚書右僕射。梁朝將領王琳派遣他的部將侯方兒、潘純陁侵犯江陵，豆盧寧和蔡祐、鄭永等人征討，侯方兒等人逃跑。恭帝三年，武興的氐人和固道的氐人魏大王等人互相呼應，合謀反叛，豆盧寧再去征討，平息了叛亂。孝閔帝即位，授任豆盧寧爲柱國大將軍。武成初年，出任同州刺史。他再監督指揮各路軍馬討伐稽胡的郝阿保、劉桑德等人，打敗了他們。豆盧寧大軍回師，升任大司寇，爵位提升爲楚國公，封地一萬户，另加鹽亭縣封地一千户，收取那裏的租税。保定四年，他任岐州刺史。恰巧大軍東征，豆盧寧抱病登車跟從大軍出征。保定五年，在同州去世，終年六十六歲。朝廷追贈他爲太保、同州鄜州等十州諸軍事、同州刺史。謚號爲昭。

初寧未有子，養弟永恩子勣。及生子讚，親屬皆請讚爲嗣。寧曰："兄弟之子，猶子也，吾何擇焉。"遂以勣爲世子。世以此稱之。及寧薨，勣襲爵，少歷顯位，大象末，上柱國、利州總管。讚以寧勛，建德初，賜爵華陽縣侯。累遷開府儀同大將軍、進爵武陽郡公。

當初豆盧寧還沒有兒子，就收養弟弟豆盧永恩的兒子豆盧勣。等到生了兒子豆盧讚，親屬都來請求讓豆盧讚作爲繼承人。豆盧寧說："兄弟的兒子，就好像自己親生的兒子一樣，我還挑選什麽呢?"於是把豆盧勣當作自己的嫡長子，世人因此都稱贊他。到豆盧寧去世，豆盧勣承襲了爵位，年輕時歷任顯貴的職位，大象末年，任上柱國、利州總管。豆盧讚因爲豆盧寧的功勛，在

建德初年賜爵位華陽縣侯。後來多次升遷任開府儀同大將軍，提升爵位爲武陽郡公。

豆盧永恩

永恩少有識度，爲時輩所稱。初隨寧事侯莫陳悦，後與寧俱歸太祖，授殄寇將軍。以迎魏孝武功，封新興縣伯，邑五百户。屢逢征討，皆有功，拜龍驤將軍、中散大夫。大統八年，除直寢、右親信都督，尋轉都督，加通直散騎常侍。十六年，拜使持節、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魏廢帝元年，進位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二年，出爲成州刺史。魏恭帝元年，進爵龍支縣侯。三年，大將軍、安政公史寧隨突厥可汗入吐谷渾，令永恩率騎五千鎮河、鄯二州，以爲邊防。孝閔帝踐祚，授鄯州刺史，改封沃野縣公，增邑一千户。尋轉隴右總管府長史。武成元年，遷都督利沙文三州諸軍事、利州刺史。時文州蠻叛，永恩率兵擊破之。保定元年，入爲司會中大夫。二年，復出爲隴右總管府長史。寧以佐命元勛封楚國公，請以先封武陽郡三千户益沃野之封，詔許焉。又增邑并前四千五百户。尋卒官，年四十八。贈少保、幽冀等五州諸軍事、幽州刺史。謚曰敬。子通嗣。

豆盧永恩年輕時有見識，氣度不凡，被當時的名人稱道。起初追隨豆盧寧爲侯莫陳悦效力，後來和豆盧寧一起歸順太祖，授任殄寇將軍。因爲恭迎魏孝武帝的功勞，封爵位新興縣伯，封地五百户。多次遇到出兵征討，他都有戰功，授任龍驤將軍、中散大夫。大統八年，授任直寢、右親信都督，不久轉任都督，加任通直散騎常侍。大統十六年，授任使持節、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魏廢帝元年，官位提升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廢帝二年，出任成州刺史。魏恭帝元年，提升爵位爲龍支縣侯。恭帝三年，大將軍、安政公史寧追隨突厥可汗進入吐谷渾，朝廷命令豆盧永恩率領騎兵五千鎮守河、鄯兩州，作爲邊境防衛。孝閔帝即位，授任豆盧永恩爲鄯州刺史，改封爵位爲沃野縣公，增加封地一千户。不久轉任隴右總管府長史。武成元年，升任都督利沙文三州諸軍事、利州刺史。當時文州的蠻人反叛，永恩率領軍隊迎擊并打敗了叛軍。保定元年，召入任司會中大夫。保定二年，再出任隴右總管府長史。豆盧寧因爲輔佐皇上創業立下大功，封爵爲楚國公，永恩請求把早先所封武陽郡三千户增益沃野的封地，皇上頒下詔令答應他的請求。又增加封地合并以前所封的一共四千五百户。不久，豆盧永恩在任上去世，終年四十八歲。朝廷追贈他爲少保、幽州冀州等五州諸軍事、幽州刺史。謚號爲敬。他的兒子豆盧通繼承他的爵位。

宇文貴

宇文貴字永貴，其先昌黎大棘人也。徙居夏州。父莫豆干。保定中，以貴著勛，追贈柱國大將軍、少傅、夏州刺史、安平郡公。貴母初孕貴，夢有老人抱一兒授之曰："賜爾是子，俾壽且貴。"及生，形類所夢，故以永貴字之。

宇文貴字永貴，他的祖先是昌黎大棘人，後來遷居夏州。父親莫豆干。保定年間，由於宇文貴的顯著功勛，朝廷追贈他父親爲柱國大將軍、少傅、夏州刺史、安平郡公。宇文貴的母親剛懷孕時，夢見有一老人抱着一個嬰兒交給她説："把這孩子賜給你，讓你長壽又富貴。"到兒子出生的時候，樣子跟夢見的嬰兒相似，因此用永貴作爲他的字。

貴少從師受學，嘗輟書嘆曰："男兒當提劍汗馬以取公侯，何能如先生爲博士也！"正光末，破六汗拔陵圍夏州，刺史源子雍嬰城固守，以貴爲統軍救之。前後數十戰，軍中咸服其勇。後送子雍還，賊帥叱干麒麟、薛崇禮等處處屯聚，出兵邀截，貴每奮擊，輒破之。除武騎常侍。又從子雍討葛榮，軍敗奔鄴，爲榮所圍。賊屢來攻，貴每縋而出戰，賊莫敢當其鋒。然凶徒實繁，圍久不解。貴乃於地道潛出，北見爾朱榮，陳賊兵勢，榮深納之。因從榮擒葛榮於滏口，加別將。又從元天穆平邢杲，轉都督。元顥入洛，貴率鄉兵從爾朱榮焚河橋，力戰有功。加征虜將軍，封革融縣侯，邑一千户。除郢州刺史，入爲武衛將軍、閤内大都督。

宇文貴少年時跟從老師求學，曾經放下書本，嘆了一口氣説："男子漢應該提劍勞苦征戰來博取公侯，哪能像先生一樣當博士呢?"正光末年，破六汗拔陵包圍夏州，刺史源子雍環城固守，任命宇文貴爲統軍去救援，前後幾十戰，軍中將士都佩服他的勇猛。後來送源子雍回軍，賊軍主帥叱干麒麟、薛崇禮等人處處聚集人馬，出兵攔截，宇文貴每次都奮勇出擊，總是打敗敵軍。朝廷授任他爲武騎常侍。後來宇文貴又跟從源子雍征討葛榮，大軍戰敗逃奔鄴地，被葛榮包圍。賊兵多次前來攻打，宇文貴每次都用繩子拴住吊下城去出戰，賊兵没有誰敢抵擋他的鋭氣。然而凶惡的暴徒實在太多了，圍困了很久都不能解圍。宇文貴就從地道偷偷地走出，往北求見爾朱榮，陳述賊軍兵力的情勢，爾朱榮充分采納了他的建議。於是宇文貴跟從爾朱榮在滏口生擒葛榮，朝廷加任宇文貴爲别將。後來他又跟從元天穆平定了邢杲的叛亂，改任都督。元顥進入洛陽，宇文貴率領地方武裝跟隨爾朱榮焚燒河橋，奮力作戰立下戰功，朝廷加任他爲征虜將軍，封爵革融縣侯，封地一千户。後來授任郢州刺史，召入任武衛將軍、閤内大都督。

從魏孝武西遷，進爵化政郡公。大統初，遷右衛將軍。貴善騎射，有將率才。太祖又以宗室，甚親委之。三年，進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與獨孤信入洛陽。

宇文貴跟從魏孝武帝西遷，進爵爲化政郡公。大統初年，升任右衛將軍。宇文貴善於騎馬射箭，有將帥才能。太祖又因爲宇文貴是帝王的宗族，很親近器重他。大統三年，他升任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後來和獨孤信進入洛陽。

東魏潁州長史賀若統據潁川來降，東魏遣其將堯雄、趙育、是云寶率衆二萬攻潁。貴自洛陽率步騎二千救之，軍次陽翟。雄等已度馬橋，去潁川三十里，東魏行臺任祥又率衆四萬餘，與雄合。諸將咸以彼衆我寡，不可争鋒。貴曰："兵機倚伏，固不可以常理論。古人能以寡制衆者，皆由預睹成敗，决必然之策耳。吾雖暗於成事，然謂進與賀若合勢，爲計之上者。請爲諸軍説之。堯雄等必以爲潁川孤危，勢非其敵，又謂吾寡弱獨

東魏潁州長史賀若統占據潁川前來投降，東魏派遣它的將領堯雄、趙育和是云寶率領士兵二萬攻打潁川。宇文貴從洛陽率領步兵騎兵二千前往援救，軍隊駐扎在陽翟。堯雄等人已經越過馬橋，離潁川三十里，東魏行臺任祥又率領士兵四萬多，跟堯雄會合。各將領都認爲敵衆我寡，不能跟他們争勝。宇文貴説："用兵的機謀，禍福相因，互相依存，互相轉化，本來就不能用通常的道理來分析。古人能够以少量的兵力制服强大的敵人，都是由於能預見成敗，從而决定必然的策略。我雖然愚昧，不懂得成就大事，但認爲進軍與賀若統會合，是上策。請讓我爲各位説明一

進，若悉力以攻潁，必指掌可破。既陷潁川，便與任祥軍合，同惡相濟，爲害更甚。吾今屯兵陽翟，便是入其數内。若賀若一陷，吾輩坐此何爲。進據潁川，有城可守。雄見吾入城，出其不意，進則狐疑，退則不可。然後與諸軍盡力擊之，何往不克。願勿疑也。"遂入潁川。雄等稍前，貴率千人背城爲陳，與雄合戰，貴馬中流矢，乃短兵步鬥。士衆用命。雄大敗輕走，趙育於陳降，獲其輜重，俘萬餘人，盡放令還。任祥聞雄敗，遂不敢進。尋而儀同怡峰率騎五百赴貴，貴乘勝逼祥。祥退保宛陵，追及之。會日暝，結陳相持。明旦合戰，俘斬甚多。祥軍既敗，是云寶亦降。

下。堯雄等人一定以爲潁川孤立無援，危急萬分，以其情勢一定不是他們的對手，又認爲我們兵少勢弱單獨冒進，如果全力攻打潁川，一定指日可破。攻陷潁川之後，就跟任祥軍隊會合，一起作惡互相接濟，造成的危害就更厲害。我們現在駐軍在陽翟，就是落入他們預料之中。如果賀若統一被攻陷，我們一班人坐在這裏還幹什麽。進軍占據潁川，有城可守。堯雄看見我們進城，出乎他們意料之外，這樣他們進軍則猶豫不决，退兵則不行。然後我們和各路軍馬盡力攻擊他們，何往而不勝。希望大家不要再疑慮了。"於是宇文貴帶領兵馬進入潁川。堯雄等人逐漸前進，宇文貴率領一千人背對城墻擺開陣勢，跟堯雄交戰，宇文貴的戰馬被亂箭射中，就拿着短兵器徒步格鬥。衆將士奮勇效命。堯雄大敗，迅速逃跑，趙育在陣中投降，宇文貴繳獲敵軍的兵器糧草等物品，俘虜一萬多人，全部釋放讓他們回去。任祥聽説堯雄戰敗，終於不敢前進。不久，儀同三司怡峰率領騎兵五百趕赴宇文貴，宇文貴乘勝進逼任祥。任祥退兵力保宛陵，宇文貴追上他們。正好天黑了，雙方擺開陣勢互相對峙。第二天早上兩軍交戰，宇文貴俘獲和殺死敵軍很多。任祥軍隊已經大敗，是云寶也投降了。

師還。魏文帝在天遊園，以金卮置侯上，命公卿射中者，即以賜之。貴一發而中。帝笑曰："由基之妙，正當爾耳。"進侍中、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歷夏岐二州刺史。十六年，遷中外府左長史，進位大將軍。

宇文貴大軍回師。魏文帝在天遊園，把金酒杯放在箭靶上，發布命令説，各位官員如能射中的，就把金杯賜給他。宇文貴一箭就射中。文帝笑着説："養由基射術的神妙，僅和你相當罷了。"進升宇文貴爲侍中、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宇文貴歷任夏、岐二州刺史。大統十六年，升任中外府左長史，又提升官位爲大將軍。

宕昌王梁彌定爲宗人獠甘所逐，來奔。又有羌酋傍乞鐵忽因梁仚定反後，據有渠株川，擁種類數千家，與渭州民鄭五醜扇惑諸羌同反，憑險置柵者十餘所。太祖令貴與豆盧寧、史寧討之。貴等擒斬鐵忽及五醜。史寧又別擊獠甘，破之，乃納彌定。并於渠株川置岷州。朝廷美其功，遂於粟坂立碑，以紀其績。

宕昌王梁彌定被同族人獠甘趕走，前來投奔西魏。又有羌族首領傍乞鐵忽在梁仚定反叛後，趁機占據渠株川，擁有部族幾千家，跟渭州人鄭五醜一起煽動誘惑各羌族部落共同謀反，依靠險要的地勢設置栅欄十多處。太祖命令宇文貴和豆盧寧、史寧征討他們。宇文貴等人生擒并斬殺傍乞鐵忽及鄭五醜。史寧又另外出擊獠甘，并且打敗他，這纔收容了梁彌定。又在渠株川設置岷州。朝廷贊美宇文貴的戰功，就在粟坂立碑，來

記載他的功績。

魏廢帝初，出爲岐州刺史。二年，授大都督、興西蓋等六州諸軍事、興州刺史。先是興州氐反，自貴至州，人情稍定。貴表請於梁州置屯田，數州豐足。三年，詔貴代尉遲迥鎮蜀。時隆州人開府李光賜反於鹽亭，與其黨帛玉成、寇食堂、譙淹、蒲皓、馬術等攻圍隆州。州人李祏亦聚衆反，開府張遁舉兵應之。貴乃命開府叱奴興救隆州，又令開府成亞擊祏及遁。勢蹙遂降，執送京師。除都督益潼等八州諸軍事、益州刺史，就加小司徒。先是蜀人多劫盜，貴乃召任俠杰健者，署爲游軍二十四部，令其督捕，由是頗息。

魏廢帝初年，宇文貴出任岐州刺史。廢帝二年，授任大都督、興西蓋等六州諸軍事、興州刺史。在此之前興州氐人曾經謀反，自從宇文貴來到興州，人們的心情纔逐漸安定。宇文貴呈上奏章請求在梁州讓士兵墾荒種地，結果幾個州糧食都十分充足。廢帝三年，皇上下詔令宇文貴代替尉遲迥鎮守蜀地。當時隆州人開府李光賜在鹽亭反叛，跟他的黨羽帛玉成、寇食堂、譙淹、蒲皓、馬術等人圍攻隆州。隆州人李祏也聚衆謀反，開府張遁起兵呼應。宇文貴就命令開府叱奴興援救隆州，又命令開府成亞攻打李祏和張遁。叛軍形勢窘迫於是投降，宇文貴拘捕李祏、張遁押送京師。朝廷授任宇文貴都督益州潼州等八州諸軍事、益州刺史，加授小司徒。在此以前蜀人有很多强盜，宇文貴就召集能見義勇爲、才能出衆、身强力壯的人，布置爲游軍二十四部，命令他們督促緝捕，從此以後大爲安定。

孝閔帝踐阼，進位柱國，拜御正中大夫。武成初，與賀蘭祥討吐谷渾。軍還，進封許國公，邑萬户。舊爵迴封一子。遷大司空，治小冢宰，歷大司徒，遷太保。

孝閔帝即位，提升宇文貴的官位爲柱國，拜授御正中大夫。武成初年，宇文貴和賀蘭祥討伐吐谷渾。大軍回師以後，提升爵位爲許國公，封地一萬户。原來的爵位改封給他的一個兒子。後來又升任大司空，主管小冢宰，歷任大司徒，又升任太保。

貴好音樂，耽弈棋，留連不倦。然好施愛士，時人頗以此稱之。保定之末，使突厥迎皇后。天和二年，還至張掖，薨。贈太傅，謚曰穆。

宇文貴喜歡音樂，沉迷於下棋，留連忘返不知疲倦。然而樂善好施，愛惜士人，因此當時人們都很稱頌他。保定末年，出使突厥迎皇后。天和二年，回到張掖，在那裏去世。朝廷追贈他爲太傅，謚號是穆。

子善嗣。歷位開府儀同三司、大將軍、柱國、洛州刺史。以罪免，尋復本官，除大宗伯。大象末，進位上柱國。善弟忻，少以父軍功賜爵化政郡公。驍勇絶倫，有將帥才略。大象末，位至上柱國，進封英國公。忻弟愷，少好學，頗解屬文，雜藝多通，尤精巧思。亦以父軍功賜爵雙泉縣伯。尋襲祖爵安平郡公。起家右侍上士，稍遷御正中大夫。保定中，位至

宇文貴的兒子宇文善繼承了他的爵位。歷任開府儀同三司、大將軍、柱國、洛州刺史。後來因有罪被免官，不久又恢復本職，授任大宗伯。大象末年，提升官位爲上柱國。宇文善的弟弟宇文忻，年輕時因爲父親的軍功被朝廷封賜爵位化政郡公。他勇猛無比，有將帥的才能智謀。大象末年，官至上柱國，進爵位爲英國公。宇文忻的弟弟宇文愷，年少好學，很擅長寫文章，各種技藝大都通曉，特别精通巧妙的設計。他也由於父親的軍功被朝廷賜予爵位雙泉縣伯。不久又承襲

上開府。

祖父的爵位爲安平郡公。後來朝廷把他從家中徵召出來授任爲右侍上士，逐漸升任御正中大夫。保定年間，官至上開府。

是云寶、趙育既至，初并拜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寶後累遷至大將軍、都督涼甘瓜州諸軍、涼州刺史，賜爵洞城郡公。世宗時，吐谷渾侵逼涼州，寶與戰不利，遂殁於陣。

是云寶和趙育歸順西魏以後，起初一同被朝廷授任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是云寶後來多次升遷任大將軍、都督涼州甘州瓜州諸軍、涼州刺史，賜予爵位洞城郡公。世宗在位時，吐谷渾侵犯并逼近涼州，是云寶跟他們交戰而失利，最終戰死在陣中。

楊忠 楊禎

楊忠，弘農華陰人也。小名奴奴。高祖元壽，魏初，爲武川鎮司馬，因家於神武樹頹焉。祖烈，龍驤將軍、太原郡守。父禎，以軍功除建遠將軍。屬魏末喪亂，避地中山，結義徒以討鮮于脩禮，遂死之。保定中，以忠勛，追贈柱國大將軍、少保、興城郡公。

楊忠是弘農華陰人，小名奴奴。高祖楊元壽在北魏初期任武川鎮司馬，於是在神武郡樹頹縣安家。祖父楊烈，曾任龍驤將軍、太原郡守。父親楊禎，因有軍功被朝廷授任建遠將軍。適逢魏末政局動亂，爲躲避災禍遷居中山，聚合義兵，以討伐鮮于脩禮，最終戰死。保定年間，因爲楊忠的功勛，被朝廷追贈柱國大將軍、少保、興城郡公。

忠美髭髯，身長七尺八寸，狀貌瑰偉，武藝絶倫，識量沉深，有將帥之略。年十八，客游泰山。會梁兵攻郡，陷之，遂被執至江左。在梁五年，從北海王顥入洛，除直閤將軍。顥敗，爾朱度律召爲帳下統軍。及爾朱兆以輕騎自并州入洛陽，忠時預焉。賜爵昌縣伯，拜都督，又別封小黄縣伯。從獨孤信破梁下溠戍，平南陽，并有功。

楊忠鬍子長得很好看，身高七尺八寸，容貌俊美，身材魁梧，武藝無人可以相比，見識精深，度量極大，有將帥的才略。十八歲時，出外游覽泰山，恰逢梁朝軍隊進攻州郡，攻下城池，楊忠就被捉拿到江東。在梁朝五年，楊忠跟從北海王元顥進入洛陽，被授任直閤將軍。元顥兵敗，爾朱度律召唤楊忠任帳下統軍。到了爾朱兆率領輕騎從并州進入洛陽，楊忠當時也參預了此事。後來朝廷賜予爵位昌縣伯，授任都督，又另封小黄縣伯。楊忠又跟從獨孤信攻破梁朝的下溠戍，平定了南陽，都立了戰功。

及齊神武舉兵内侮，忠時隨信在洛，遂從魏孝武西遷，進爵爲侯。仍從平潼關，破回洛城。除安西將軍、銀青光禄大夫。東魏荆州刺史辛纂據穰城，忠從獨孤信討之，纂戰敗退走。信令忠與都督康洛兒、元長生爲前驅，馳至其城，叱門者曰："今大軍已至，城中有應，爾等求活，何不避走！"門者盡散。忠與洛兒、長生乘城而入，彎弓大呼，纂兵衛百餘人

到齊神武帝起兵侵犯的時候，楊忠追隨獨孤信在洛陽，於是跟從魏孝武帝往西遷移，被進封爲侯爵。跟着又平定潼關，攻克回洛城。朝廷任命楊忠爲安西將軍、銀青光禄大夫。東魏荆州刺史辛纂占據穰城，楊忠跟從獨孤信前往征討，辛纂戰敗逃跑。獨孤信命令楊忠和都督康洛兒、元長生作爲前驅，驅馬直奔穰城，大聲呵斥守門的人説："現在朝廷大軍已到，城中也有内應，你們如果還要活命，爲什麽不趕快躲避逃跑！"守門的士兵全都四散奔逃。楊忠和康洛兒、元長生

莫之敢禦，斬纂以徇，城中懾服。居半歲，以東魏之逼，與信奔梁。梁武帝深奇之，以爲文德主帥、關外侯。

登城而進，拉弓大叫，辛纂的衛兵一百多人，没有誰敢抵擋，結果殺死辛纂示衆，城裏上下人等全都畏懼降服。過了半年，由於東魏軍隊逼近，和獨孤信一起投奔梁朝。梁武帝很賞識他，任命他爲文德主帥、關外侯。

大統三年，與信俱歸闕。太祖召居帳下。嘗從太祖狩於龍門，忠獨當一猛獸，左挾其腰，右拔其舌。太祖壯之。北臺謂猛獸爲“揜于”，因以字之。從擒竇泰，破沙苑。遷征西將軍、金紫光禄大夫，進爵襄城縣公。河橋之役，忠與壯士五人力戰守橋，敵人遂不敢進。以功除左光禄大夫、雲州刺史，兼大都督。又與李遠破黑水稽胡，并與怡峰解玉壁圍，轉洛州刺史。邙山之戰，先登陷陳。除大都督，進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散騎常侍。追封母蓋氏爲北海郡君。尋除都督朔燕顯蔚四州諸軍事、朔州刺史，加侍中、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及東魏圍潁川，蠻帥田杜清據險爲亂，忠率兵討平之。

大統三年，楊忠和獨孤信一起回到朝廷。太祖召見他們，讓他們留在帳下。楊忠曾經跟從太祖到龍門打獵，獨自面對一頭猛獸，左手夾住它的腰，右手拔它的舌頭。太祖贊賞他的勇猛。北朝把猛獸叫做“揜于”，於是把“揜于”作爲楊忠的表字。隨從太祖作戰，生擒竇泰，攻破沙苑。朝廷升任他爲征西將軍、金紫光禄大夫，提升爵位爲襄城縣公。河橋一戰，楊忠和五位壯士奮力作戰守住橋梁，敵人最終不敢前進。因爲立了戰功，朝廷授任他爲左光禄大夫、雲州刺史，兼任大都督。又和李遠打敗了黑水一帶的稽胡，并且和怡峰一起解除玉壁之圍，朝廷改任他爲洛州刺史。邙山一戰，楊忠最先衝入敵陣。因此被授任大都督，又升任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散騎常侍。朝廷又追封楊忠的母親蓋氏爲北海郡君。不久授任楊忠都督朔燕顯蔚四州諸軍事、朔州刺史，加授侍中、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東魏包圍潁川時，蠻夷主帥田杜清憑藉險要發動叛亂，楊忠率領軍隊前往征討并平息了叛亂。

時侯景渡江，梁武喪敗，其西義陽郡守馬伯符以下溠城降。朝廷因之，將經略漢、沔，乃授忠都督三荆二襄二廣南雍平信隨江二郢淅十五州諸軍事，鎮穰城。以伯符爲鄉導，攻梁齊興郡及昌州，皆克之。梁雍州刺史、岳陽王蕭詧雖稱藩附，而尚有貳心。忠自樊城觀兵於漢濱，易旗遞進，實騎二千，詧登樓望之，以爲三萬也，懼而服焉。

當時侯景渡江，梁武帝兵敗受到重創，梁朝西義陽郡郡守馬伯符獻上下溠城歸降。朝廷趁此機會，將要籌劃謀取漢水、沔水一帶，於是授任楊忠都督三荆二襄二廣、南雍、平、信、隨、江、二郢和淅十五州諸軍事，鎮守穰城。又用馬伯符作嚮導，攻打梁朝齊興郡和昌州，都攻下來了。梁朝雍州刺史、岳陽王蕭詧雖聲稱作爲藩屬歸附，但還懷有二心。楊忠從樊城到漢水邊上炫耀兵力，行進時讓隊伍改變旗號依次前進，實際上衹有騎兵兩千，但蕭詧登上城樓眺望，以爲有三萬，心中畏懼而願意降服。

梁司州刺史柳仲禮留其長史馬岫守安陸，自率兵騎一萬寇襄陽。初，梁竟陵郡守孫暠以其郡來附，太祖命

梁朝司州刺史柳仲禮留下他的長史馬岫把守安陸，自己率領步兵騎兵一萬侵犯襄陽。起初，梁朝竟陵郡太守孫暠獻上他在任的郡城前來歸

大都督符貴往鎮之。及仲禮至，暠乃執貴以降。仲禮又進遣其將王叔孫與暠同守。太祖怒，乃令忠帥衆南伐。攻梁隨郡，克之，獲其守將桓和。所過城戍，望風請服。忠乃進圍安陸。仲禮聞隨郡陷，恐安陸不守，遂馳歸赴援。諸將恐仲禮至則安陸難下，請急攻之。忠曰："攻守勢殊，未可卒拔。若引日勞師，表裏受敵，非計也。南人多習水軍，不閑野戰。仲禮回師在近路，吾出其不意，以奇兵襲之，彼怠我奮，一舉必克，則安陸不攻自拔，諸城可傳檄而定也。"於是選騎二千，銜枚夜進，遇仲禮於淙頭。忠親自陷陳，擒仲禮，悉俘其衆。馬岫以安陸降，王叔孫斬孫暠，以竟陵降，皆如忠所策。梁元帝遣使送子方略爲質，并送載書，請魏以石城爲限，梁以安陸爲界。乃旋師。進爵陳留郡公。

附，太祖命令大都督符貴前往鎮守該城。等柳仲禮來到，孫暠就捉住符貴投降梁朝。柳仲禮又推薦派遣他的部將王叔孫跟孫暠一同把守。太祖很生氣，於是命令楊忠率領軍隊南征。大軍攻打梁朝隨郡，把它攻下來，俘獲守將桓和。楊忠軍隊所經過城堡的梁朝將士，看見對方的氣勢都請求歸降。楊忠於是進軍包圍安陸。柳仲禮聽説隨郡被攻占，恐怕安陸不能守住，就急速趕回去援救。各將領擔心柳仲禮來到則安陸難以攻下，向楊忠請求加緊攻打。楊忠説："攻和守的情勢完全不同，不能一下子就能攻取。如果拖延時日使軍隊疲勞，内外受敵，并非好的計策。南方人大都是熟習水戰的軍隊，不擅長野戰。柳仲禮在近路回師，我出其不意，用奇兵偷襲他們，敵軍疲怠，我軍奮勇，一次行動就必定能取勝，那麽安陸不用强攻自然就能拿下來，各座城池也能傳布一道檄文就平定了。"於是楊忠挑選騎兵兩千，銜枚連夜進發，在淙頭跟柳仲禮相遇。楊忠親自衝入敵陣，生擒柳仲禮，全數俘獲敵軍士兵。馬岫獻上安陸投降，王叔孫殺死孫暠，獻上竟陵投降，戰事的進展都和楊忠所謀劃的一樣。梁元帝派遣使者送兒子方略作爲人質，并送上盟書，請求西魏以石城作爲界限，梁朝以安陸作爲邊界。楊忠於是回師，被進封爵位爲陳留郡公。

十七年，梁元帝逼其兄邵陵王綸。綸北度，與其前西陵郡守羊思達要隨、陸土豪段珍寶、夏侯珍洽，合謀送質於齊，欲來寇掠。汝南城主李素，綸故吏也，開門納焉。梁元帝密報太祖，太祖乃遣忠督衆討之。詰旦陵城，日昃而剋。擒蕭綸，數其罪而殺之；并獲其安樂侯昉，亦殺之。初，忠之擒柳仲禮，遇之甚厚。仲禮至京師，乃譖忠於太祖，言其在軍大取金寶珍玩等。太祖欲覆按之，惜其功高，乃出忠。忠忿恚，悔不殺仲禮。故至此獲綸等，并加戮焉。忠間歲再舉，盡定漢東之地。寬以御衆，甚得新附之心。

大統十七年，梁元帝逼迫他的哥哥邵陵王蕭綸。蕭綸往北渡江，跟前西陵郡太守羊思達邀約隨郡、安陸兩地有錢有勢的段珍寶、夏侯珍洽，共同策劃以送人質到齊爲名，想來侵犯搶掠。汝南城主李素是蕭綸原來的下屬官員，當時就打開城門讓他們進城。梁元帝秘密地報告太祖，太祖就派遣楊忠統領軍馬前往征討。第二天早上登上城頭，到太陽西斜的時候就攻下城池。他們生擒蕭綸，歷數他的罪過，然後把他殺掉；又俘獲安樂侯蕭昉，也把他殺掉。起初，楊忠活捉柳仲禮的時候，待他很好。柳仲禮到了京師，却在太祖面前誣陷楊忠，説他在軍中大肆掠奪金銀財寶珍貴古玩。太祖想審查核實此事，但又因爲他的功勞大而愛惜他，於是釋放了他。楊忠很憤怒，後悔當初没有殺掉柳仲禮。因此到這次俘獲蕭綸等

人，都一起把他們處死。隔了一年楊忠再次起兵，全部平定漢東一帶的地方。他用寬緩的措施治理百姓，很合剛歸附者的心意。

魏恭帝初，賜姓普六如氏，行同州事。及于謹伐江陵，忠爲前軍，屯江津，遏其走路。梁人束刃於象鼻以戰，忠射之，二象反走。及江陵平，朝廷立蕭詧爲梁主，令忠鎮穰城以爲掎角之勢。別討沔曲諸蠻，皆克之。

魏恭帝初年，皇上賞賜楊忠姓普六如氏，讓他兼攝同州的官職。到了于謹討伐江陵的時候，楊忠作前軍，駐守在長江渡口，阻攔敵軍逃跑的去路。梁朝人馬把刀劍捆在象鼻上來跟魏軍交戰。楊忠用箭射他們，有兩頭象回頭就跑。到江陵平定，朝廷把蕭詧立爲梁主，又命令楊忠鎮守穰城作爲分兵牽制互爲支援的形勢。後來楊忠又另外帶兵討伐沔曲一帶各部蠻夷，都戰勝了他們。

孝閔帝踐阼，入爲小宗伯。齊人寇東境，忠出鎮蒲坂。及司馬消難請降，忠與柱國達奚武援之。於是共率騎士五千，人兼馬一匹，從間道馳入齊境五百里。前後遣三使報消難而皆不反命。去北豫州三十里，武疑有變，欲還。忠曰："有進死，無退生。"獨以千騎夜趨城下，四面峭絶，徒聞擊柝之聲。武親來，麾數百騎以西。忠勒餘騎不動，候門開而入，乃馳遣召武。時齊鎮城伏敬遠勒甲士二千人據東陴，舉烽嚴警。武憚之，不欲保城，乃多取財帛，以消難及其屬先歸。忠以三千騎爲殿，到洛南，皆解鞍而卧。齊衆來追，至於洛北。忠謂將士曰："但飽食，今在死地，賊必不敢渡水當吾鋒。"齊兵陽若渡水，忠馳將擊之，齊兵不敢逼，遂徐引而還。武嘆曰："達奚武自是天下健兒，今日服矣！"進位柱國大將軍。武成元年，進封隨國公，邑萬户，別食竟陵縣一千户，收其租賦。尋治御正中大夫。

孝閔帝即位，楊忠被召入任小宗伯。齊朝軍隊侵犯北周東部邊境，楊忠出兵鎮守蒲坂。司馬消難請求投降，楊忠和柱國達奚武前去援救他。於是他們一共率領騎士五千，每人兼有一匹副馬，從偏僻的小路長驅直入齊朝境内五百里。楊忠前後一共派遣三個使者告知司馬消難但都不覆命。離北豫州還有三十里，達奚武懷疑有變，想回師。楊忠説："衹有前進死，没有後退生。"他獨自率領一千騎兵連夜急赴城下，城墻很高很陡，衹聽到打更的聲音。達奚武親自來到，指揮幾百騎兵向西進兵。楊忠統率其餘人馬不動，等候城門打開纔進去，接着就派人騎馬召唤達奚武。當時齊朝守將伏敬遠統率甲士兩千人據守東面的城墻，點起烽火嚴密警戒。達奚武害怕，不想保城，就拿了很多錢財綢緞，率領着司馬消難和他的部屬先回去。楊忠率領三千騎兵作爲殿後，到了洛水南岸，都解下馬鞍睡覺。齊軍追趕，到了洛水北岸。楊忠對將士説："衹管吃飽飯，現在處於死地，賊軍必定不敢渡河阻擋我們的先頭部隊。"齊軍假裝要渡河，楊忠趕馬準備迎擊，齊軍不敢進逼，北周軍隊於是慢慢退兵回去。達奚武嘆了一口氣説："我達奚武自認爲是天下的勇士，今天纔敬服了！"後來朝廷提升楊忠的官位爲柱國大將軍。武成元年，進封爵位爲隨國公，封地一萬户，另有竟陵縣封地一千户，收取那裏的租税。不久就任御正中大夫。

保定二年，遷大司空。時朝議將

保定二年，楊忠升任大司空。當時朝廷商議

與突厥伐齊，公卿咸曰："齊氏地半天下，國富兵强。若從漠北入并州，極爲險阻，且大將斛律明月未易可當。今欲探其巢窟，非十萬不可。"忠獨曰："師克在和不在衆，萬騎足矣。明月竪子，亦何能爲。"三年，乃以忠爲元帥，大將軍楊纂、李穆、王傑、爾朱敏及開府元壽、田弘、慕容延等十餘人皆隸焉。又令達奚武帥步騎三萬，自南道而進，期會晉陽。忠乃留敏據什賁，游兵河上。忠出武川，過故宅，祭先人，饗將士，席卷二十餘鎮。齊人守陘嶺之隘，忠縱奇兵奮擊，大破之。又留楊纂屯靈丘爲後拒。突厥木汗可汗控地頭可汗、步離可汗等，以十萬騎來會。四年正月朔，攻晉陽。是時大雪數旬，風寒慘烈，齊人乃悉其精鋭，鼓噪而出。突厥震駭，引上西山不肯戰。衆皆失色。忠令其衆曰："事勢在天，無以衆寡爲意。"乃率七百人步戰，死者十四五。以武後期不至，乃班師。齊人亦不敢逼。突厥於是縱兵大掠，自晉陽至平城七百餘里，人畜無孑遺，俘斬甚衆。高祖遣使迎勞忠於夏州。及至京師，厚加宴賜。高祖將以忠爲太傅，晉公護以其不附己，難之，乃拜總管涇豳靈雲鹽顯六州諸軍事、涇州刺史。

準備跟突厥一起討伐齊朝。公卿都説："齊朝土地占了天下一半，國家富有軍隊强大。如果從漠北進入并州，十分險阻，况且大將斛律明月并不容易抵擋。現在想探取他們的巢穴，非十萬兵不可。"楊忠却説："軍隊能取勝在於和諧同心而不在於人多，一萬騎兵足够了。斛律明月這小子，又有什麽能耐。"保定三年，朝廷任命楊忠爲元帥，大將軍楊纂、李穆、王傑、爾朱敏和開府元壽、田弘、慕容延等十幾人都隸屬於楊忠。又命令達奚武率領步兵騎兵三萬，從南路進發，約定日期在晉陽會合。楊忠就留下爾朱敏據守什賁，在黄河邊布置流動出擊的軍隊。楊忠從武川出發，經過舊居，拜祭了祖先，用酒食款待將士，然後經過一番奮戰，席捲二十多鎮。齊朝軍隊把守着陘嶺的要隘，楊忠出奇兵奮勇攻打，大敗敵軍。他又留下楊纂駐守靈丘，在後面抗擊敵軍。突厥木汗可汗前往告知地頭可汗、步離可汗等人，率領十萬騎兵前來會合。保定四年正月初一，大軍進攻晉陽。這時大雪下了幾十天，寒風猛烈，齊軍於是盡其所有精鋭部隊，擂鼓吶喊衝出來。突厥軍隊十分震驚，退上西山不肯交戰。衆將都大驚失色。楊忠命令他的部下説："事情成敗的情勢全在於天意，不要把人數多少放在心上。"於是楊忠率領七百人步戰，戰死的有十分之四五。因爲達奚武過了約定的期限還没到，於是班師。齊軍也不敢追逼。突厥於是放任士兵大肆搶掠，從晉陽到平城七百多里，人畜都没有留下來的，俘獲和殺死的都很多。高祖派遣使者到夏州迎接并慰勞楊忠。到了京師，又隆重地宴請大加賞賜。高祖打算任命楊忠爲太傅，晉公宇文護認爲楊忠不依附自己，反對此事，高祖於是授任楊忠總管涇豳靈雲鹽顯六州諸軍事、涇州刺史。

是歲，大軍又東伐，晉公護出洛陽，令忠出沃野以應接突厥。時軍糧既少，諸將憂之，而計無所出。忠曰："當權以濟事耳。"乃招誘稽胡諸首領，咸令在坐。使王傑盛軍容，鳴鼓而至。忠陽怪而問之。傑曰："大

這年，大軍又東征，晉公宇文護出洛陽，命令楊忠出沃野以便接應突厥。當時軍糧已經很少，各將領都很擔心，但又想不出好計策。楊忠説："應當隨機應變來成就大事。"於是招集誘導稽胡各首領，讓他們全部在座。然後使王傑整肅軍容，擂鼓來到。楊忠假裝感到奇怪就問他。王

冢宰已平洛陽，天子聞銀、夏之間生胡擾動，故使傑就公討之。”又令突厥使者馳至而告曰：“可汗更入并州，留兵馬十餘萬在長城下，故遣問公，若有稽胡不服，欲來共公破之。”坐者皆懼，忠慰喻而遣之。於是諸胡相率歸命，饋輸填積。屬晉公護先退，忠亦罷兵還鎮。又以政績可稱，詔賜錢三十萬、布五百匹、穀二千斛。

傑説：“大冢宰已經平定了洛陽，天子聽説銀、夏之間生胡擾亂，因此讓我前來您這裏征討。”楊忠又命令突厥使者飛馬來到稟告説：“可汗再入并州，留下兵馬十多萬在長城下面，因此派我來問您，如果有稽胡不服，想來和您一起打敗他們。”在座的人都很害怕，楊忠安慰曉諭他們，然後送他們回去。於是各稽胡首領相繼歸順，運送給朝廷的糧食堆積如山。適逢晉公宇文護先退兵，楊忠也就停戰回師鎮守。又因爲他的政績值得稱頌，所以皇上下詔書賞賜錢幣三十萬、衣料五百匹、糧食兩千斛。

天和三年，以疾還京。高祖及晉公護屢臨視焉。尋薨，年六十二，贈太保、同朔等十三州諸軍事、同州刺史，本官如故。謚曰桓。子堅嗣。

天和三年，楊忠因爲生病回到京師。高祖和晉公宇文護多次親臨看望。不久病逝，終年六十二歲，朝廷追贈他爲太保、同朔等十三州諸軍事、同州刺史，原任官職也照舊保留。謚號是桓。楊忠的兒子楊堅繼承他的爵位。

弟整，建德中，開府、陳留郡公，從高祖平齊，歿於并州。以整死王事，詔其子智積襲其官爵。整弟慧，大象末，大宗伯、竟陵縣公。慧弟嵩，以忠勛，賜爵興城郡公，早卒。嵩弟達，亦以忠勛，爵周郡公。

楊忠的弟弟楊整，建德年間任開府，封爵陳留郡公，他跟從高祖平定齊軍，死在并州。由於楊整爲朝廷國事而死，皇上下詔令他的兒子楊智積承襲他的官爵。楊整的弟弟楊慧，大象末年任大宗伯，封爵竟陵縣公。楊慧的弟弟楊嵩，因爲楊忠的功勛，朝廷賜爵興城郡公，他早年就去世了。楊嵩的弟弟楊達，也由於楊忠的功勛，封爵周郡公。

王雄

王雄字胡布頭，太原人也。父崙以雄著勛，追贈柱國大將軍、少傅、安康郡公。

王雄字胡布頭，是太原人。父親王崙因爲王雄的顯著功勛，被朝廷追贈爲柱國大將軍、少傅、安康郡公。

雄儀貌魁梧，少有謀略。永安末，從賀拔岳入關，除征西將軍、金紫光禄大夫。魏孝武西遷，授都督，封臨貞縣伯，邑五百户。大統初，進爵爲公，增邑二百户。拜武衛將軍，加驃騎將軍，增邑八百户，進大都督。尋拜儀同三司，增邑三百户。還開府儀同三司，加侍中，出爲岐州刺史。進爵武威郡公，進位大將軍，行同州事。十七年，雄率軍出子午谷，圍梁上津、魏興。明年，克之，以其

王雄身材魁梧，年輕時就有謀略。永安末年，他跟從賀拔岳進關，被朝廷授任爲征西將軍、金紫光禄大夫。魏孝武帝西遷，授任王雄爲都督，封爵臨貞縣伯，封地五百户。大統初年，進升爵位爲公，增加封地二百户。又授任爲武衛將軍，加任驃騎將軍，增加封地八百户，升任爲大都督。不久又授任儀同三司，增加封邑三百户。升任開府儀同三司，加任侍中，出任岐州刺史。進升爵位爲武威郡公，官位提升爲大將軍，兼攝同州的官職。大統十七年，王雄率領軍隊出子午谷，包圍梁朝上津和魏興。第二年攻克這兩

地爲東梁州。尋而復叛，又令雄討之。魏恭帝元年，賜姓可頻氏。孝閔帝踐阼，授少傅，增邑二千户，進位柱國大將軍。武成初，進封庸國公，邑萬户。尋出爲涇州總管諸軍事、涇州刺史。

保定四年，從晋公護東征。雄在塗遇病，乃自力而進。至邙山，與齊將斛律明月接戰。雄馳馬衝之，殺三人，明月退走，雄追之。明月左右皆散，矢又盡，惟餘一奴一矢在焉。雄按矟不及明月者丈餘，曰："惜爾不殺得，但任爾見天子。"明月乃射雄，中額，抱馬退走，至營而薨。時年五十八。贈使持節、太保、同華等二十州諸軍事、同州刺史，謚曰忠。子謙嗣，自有傳。

處，把那裏的土地劃爲東梁州。不久兩地又反叛，朝廷又命令王雄前去征討。魏恭帝元年，賜王雄姓可頻氏。孝閔帝即位，授任王雄爲少傅，增加封地二千户，官位提升爲柱國大將軍。武成初年，進升爵位爲庸國公，封地一萬户。不久王雄出任涇州總管諸軍事、涇州刺史。

保定四年，王雄跟從晋公宇文護東征。王雄在半路得病，仍盡自己的力量前進。到了邙山，王雄跟齊將斛律明月交戰。王雄馳馬衝擊，殺死三人，斛律明月後退敗逃，王雄追他。斛律明月的侍從都四散而逃，箭又快射完，衹剩下一個奴僕和一支箭在身旁。王雄手撫長矛準備刺殺，但還差一丈多刺不到斛律明月，王雄説："可惜不能殺掉你，不過還是要活捉你去見天子。"斛律明月就用最後一支箭射向王雄，剛好射中他的前額，王雄抱馬往回跑，到了軍營不久就死了。當時王雄五十八歲。朝廷追贈他爲使持節、太保、同華等二十州諸軍事、同州刺史，謚號爲忠。王雄的兒子王謙繼承了父親的爵位，自己另外有傳。

史臣曰：太祖接喪亂之際，乘戰争之餘，發迹平凉，撫征關右。于時外虞孔熾，内難方殷，羽檄交馳，戎軒屢駕。終能蕩清逋孽，克固鴻基。雖稟筭於廟謨，實責成於將帥。達奚武等并兼資勇略，咸會風雲。或效績中權，或立功方面，均分休戚，同濟艱難。可謂國之爪牙，朝之禦侮者也。而武協規太祖，得儁小關，周瑜赤壁之謀，賈詡烏巢之策，何能以尚。一言興邦，斯近之矣。

史臣曰：太祖處在時局動亂的時期，利用戰争的餘波，在平凉起家立功揚名，安撫征伐潼關以西一帶地方。在當時外患很猖獗，内難正盛，軍事文書交相飛馳，兵車屢屢出動。他最終能够清除流竄的妖孽，鞏固偉大的王業。雖然有賴於廟堂的運籌謀劃，實際上督責成功在於將帥。達奚武等兼具勇敢和謀略，熟習布陣。有的在朝廷中樞效勞，有的任一方軍政要職而立功，大家均等分擔歡樂憂愁，在艱難時日同心救助朝廷。他們真可以稱得上是國家的勇猛衛士，朝廷抵禦外侮的猛將。而達奚武協助太祖，在小關斬獲敵軍猛將，即使是周瑜在赤壁之戰的計謀，賈詡在烏巢一役的良策，哪能超過他呢。一句話就可以使國家興盛，這些人的事迹與這説法已很接近了。

周書卷二十

列傳第十二

王盟　賀蘭祥　尉遲綱　叱列伏龜　閻慶

王盟　王勵

王盟字子件，明德皇后之兄也。其先樂浪人。六世祖波，前燕太宰。祖珍，魏黄門侍郎，贈并州刺史、樂浪公。父羆，伏波將軍，以良家子鎮武川，因家焉。

王盟字子件，是明德皇后的哥哥。他的祖先是樂浪人。六世祖王波，任前燕太宰。祖父王珍，在北魏任黄門侍郎，死後追贈并州刺史、樂浪公。父親王羆，任伏波將軍，憑着清白人家子弟的身份鎮守武川，於是在那裏安家。

魏正光中，破六汗拔陵攻陷諸鎮，盟亦爲其所擁。拔陵破後，流寓中山。孝昌初，除積射將軍，從蕭寶夤西征。寶夤僭逆，盟遂逃匿民間，以觀其變。及爾朱天光入關，盟出從之。隨賀拔岳爲前鋒，擒万俟醜奴，平秦隴，常先登力戰。拜征西將軍、平秦郡守。太祖將討侯莫陳悦，徵盟赴原州，以爲留後大都督，鎮高平。悦平，除原州刺史。

北魏正光年間，破六汗拔陵攻陷各軍鎮，王盟也被他控制。拔陵被打敗後，王盟流落到中山居住。孝昌初年，朝廷授任王盟爲積射將軍，跟從蕭寶夤西征。後來蕭寶夤犯上作亂，王盟就逃到民間躲藏起來，以觀其變。到了爾朱天光進關的時候，王盟就出來投靠他。然後又追隨賀拔岳作前鋒，生擒万俟醜奴，平定秦隴，經常率先登城奮勇作戰。朝廷授任他爲征西將軍、平秦郡守。太祖將要征討侯莫陳悦時，就徵召王盟趕赴原州，任他爲留後大都督，鎮守高平。討平了侯莫陳悦以後，朝廷授任王盟爲原州刺史。

魏孝武至長安，封魏昌縣公，邑一千户。大統初，復加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三年，徵拜司空，尋轉司徒。迎魏文帝悼后於茹茹。加侍中，遷太尉。魏文帝東征，以留後大都督行雍州事，節度關中諸軍。趙青雀之亂，盟與開府李虎輔魏太子出頓渭北。事平，進爵長樂郡公，增邑并前二千户，賜姓拓王氏。東魏侵汾川，圍玉壁，盟以左軍大都督守蒲坂。軍還，遷太保。九年，進位太傅，加開

魏孝武帝到了長安，封王盟爲魏昌縣公，封地一千户。大統初年，再加任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大統三年，朝廷又徵召王盟授爲司空，不久又改任司徒。後來王盟到茹茹族迎接魏文帝的悼后。朝廷加任他爲侍中，又升任太尉。魏文帝東征，王盟憑着留後大都督的身份兼攝雍州的官職，調度關中各軍。趙青雀叛亂的時候，王盟和開府李虎輔佐魏太子出外停宿在渭水北岸。動亂平息以後，提升王盟爵位爲長樂郡公，增加封地合并原來的一共兩千户。朝廷又賜王盟姓拓王氏。東魏侵犯汾川，包圍玉壁，王盟以左軍大都

府儀同三司。

督的身份鎮守蒲坂。大軍回師以後，王盟升任太保。大統九年，官位提升爲太傅，加任開府儀同三司。

盟姿度弘雅，仁而泛愛。雖位居師傅，禮冠群后，而謙恭自處，未嘗以勢位驕人。魏文帝甚尊重之。及有疾，數幸其第，親問所欲。其見禮如此。大統十一年，薨，贈本官，謚曰孝定。

王盟氣度高雅，仁厚博愛。雖然官居太傅，禮遇在群王之首，但他謙虚有禮，善於控制自己，從來没有依仗權勢地位看不起别人。魏文帝對他十分尊重。王盟得病，文帝多次親臨王盟的府第，親自詢問他的要求。王盟所受的禮遇到了這樣的程度。大統十一年，王盟去世，朝廷追贈他原任官職，謚號孝定。

子勵，字醜興，性忠果，有才幹。年十七，從太祖入關，及太祖平秦隴，定關中，勵常侍從。太祖嘗謂之曰："爲將，坐見成敗者上也，被堅執鋭者次也。"勵曰："意欲兼之。"太祖大笑。尋拜平東將軍、散騎常侍，賜爵梁甫縣公。大統初，爲千牛備身直長、領左右，出入卧内，小心謹肅。魏文帝嘗曰："王勵可謂不二心之臣也。"沙苑之役，勵以都督領禁兵從太祖。勵居左翼，與帳下數十人用短兵接戰，當其前者，死傷甚衆。勵亦被傷重，遂卒於行間，時年二十六。太祖深悼焉。贈使持節、太尉、領尚書令、十州諸軍事、雍州刺史，追封咸陽郡公，謚曰忠武。子弼襲爵。尚魏安樂公主，官至撫軍將軍、大都督、通直散騎常侍。

王盟的兒子王勵，字醜興，品性忠誠果敢，有才幹。十七歲時跟從太祖進關，到太祖平定了秦隴和關中的時候，王勵經常在旁邊侍候護衛。太祖曾經對他説："作爲一員將領，能坐見成敗是最好的，要穿上堅固的鎧甲拿着鋒利的兵器親赴戰場就差一些了。"王勵説："我想兩者兼有。"太祖聽後大笑。不久授任王勵爲平東將軍、散騎常侍，賜爵梁甫縣公。大統初年，任千牛備身直長、領左右，進出文帝卧室，小心謹慎，恭敬有禮。魏文帝曾説："王勵可以稱得上是不懷二心的忠臣。"沙苑一戰，王勵以都督的身份統領禁兵跟從太祖。王勵在左翼，和部下幾十人一起用刀劍作戰，阻擋他們前進的敵軍死傷很多。王勵也受了重傷，最終在軍中去世，當時王勵二十六歲。太祖深切悼念他。朝廷追贈王勵使持節、太尉、兼任尚書令、十州諸軍事、雍州刺史，又追封爵位爲咸陽郡公，謚號忠武。兒子王弼承襲了爵位。他娶魏安樂公主爲妻，官至撫軍將軍、大都督、通直散騎常侍。

王懋

勵弟懋，字小興。盟之西征，以懋尚幼，留在山東。永安中，始入關，與盟相見，遂從征伐。大統初，賜爵安平縣子，授揚烈將軍。從盟迎魏悼后還，拜城門校尉。魏文帝東征，以撫軍將軍兼太子左率，留守。俄轉右率。歷尚食典御、領左右、武衛將軍。録前後功，進爵爲公，增邑千户，還右衛將軍。于時疆埸交兵，

王勵的弟弟王懋，字小興。王盟西征的時候，因爲王懋還年幼，就留在山東。永安年間，王懋纔進關，跟王盟見面，於是跟從父親征討。大統初年，朝廷賜給王懋爵位安平縣子，任他爲揚烈將軍。後來王懋跟從王盟往迎魏悼后回來，授爲城門校尉。魏文帝東征，王懋以撫軍將軍的身份兼任太子左率，留守京師。不久改任太子右率。後來王懋歷任尚食典御、領左右、武衛將軍。根據前後功勞的登記，朝廷又提升王懋的爵

未申喪紀，服齊斬者，并墨縗從事。及盟薨，懋上表辭位，乞終喪制。魏文帝不許。累遷大都督、散騎常侍、使持節、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侍中、左衛將軍、領軍將軍。

位爲公，增加封地一千户，升任右衛將軍。當時在戰場上交戰，未能施行服喪的制度，要替父母服齊斬喪的，都穿黑色喪服參加戰事。王盟去世的時候，王懋呈上奏章辭官，請求爲父親服滿三年喪期。魏文帝不答應。後來王懋多次升遷任大都督、散騎常侍、使持節、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侍中、左衛將軍、領軍將軍。

懋性温和，小心敬慎。宿衛宫禁，十有餘年，勤恪當官，未嘗有過。魏文帝甚嘉之。廢帝二年，除南岐州刺史，進爵安寧郡公，增邑并前二千户。魏恭帝二年，遷大將軍、大都督。後拜小司寇。卒于官。子悦嗣。官至大將軍、同州刺史，改封濟南郡公。

王懋性情温和，小心謹慎。他在皇宫中值宿警衛十多年，努力恭謹，十分稱職，從無過錯。魏文帝對他十分贊賞。廢帝二年，朝廷授任王懋爲南岐州刺史，提升爵位爲安寧郡公，增加封地連原來的一共兩千户。魏恭帝二年，王懋升任大將軍、大都督。後來又授任小司寇。在任職期間去世。他的兒子王悦繼承了爵位。官職做到大將軍、同州刺史，爵位改封濟南郡公。

王顥

盟兄子顥，幼而敏悟，沉静少言。初爲太祖帳内都督，累遷奉車都尉、寧朔將軍、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燕朔顯蔚四州諸軍事、燕州刺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光禄卿、鳳州刺史，賜爵洛邑縣公，進位大將軍，卒。子誼嗣。

王盟哥哥的兒子王顥，小時候就很聰明，性格沉静，很少説話。起初任太祖帳内都督，後來多次升遷任奉車都尉、寧朔將軍、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燕朔顯蔚四州諸軍事、燕州刺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光禄卿、鳳州刺史，賞賜爵位洛邑縣公，官位提升爲大將軍。王顥去世後，兒子王誼繼承了爵位。

王誼

誼倜儻有大志，深爲高祖所親委。少歷顯職，見重於時。位至柱國、平陽郡公。宣帝即位，進封揚國公，拜大司空。大象末，襄州總管、上柱國。

王誼灑脱不羈，有遠大志向，高祖對他十分親信器重。王誼年輕時歷任顯要的官職，被時人看重。官至柱國、平陽郡公。宣帝即位，提升爵位封爲揚國公，拜授大司空。大象末年，任襄州總管、上柱國。

賀蘭祥

賀蘭祥字盛樂。其先與魏俱起，有紇伏者，爲賀蘭莫何弗，因以爲氏。其後有以良家子鎮武川者，遂家焉。父初真，少知名，爲鄉閭所重。尚太祖姊建安長公主。保定二年，追贈太傅、柱國、常山郡公。

賀蘭祥字盛樂。他的祖先跟北魏一同興起，其中有一位名叫紇伏的，是賀蘭部落的首領，於是用賀蘭作爲姓氏。他的後代有憑清白人家子弟的身份鎮守武川的，最終就在那裏安家。賀蘭祥的父親賀蘭初真，年輕時就已有名氣，被鄉里看重。後來他娶太祖的姐姐建安長公主爲妻。保定二年，朝廷追贈他爲太傅、柱國、常山郡公。

祥年十一而孤，居喪合禮。長於

賀蘭祥十一歲就死了父親，在服喪的日子裏

舅氏，特爲太祖所愛。雖在戎旅，常博延儒士，教以書傳。太祖初入關，祥與晉公護俱在晉陽，後乃遣使迎致之，語在《護傳》。年十七，解褐奉朝請，加威烈將軍。祥少有膽氣，志在立功。尋擢補都督，恒在帳下。從平侯莫陳悅，又迎魏孝武。以前後功，封撫夷縣伯，邑五百户。仍從擊潼關，獲東魏將薛長孺。又攻回洛城，拔之。還，拜左右直長，進爵爲公，增邑并前一千三百户。大統三年，從儀同于謹攻楊氏壁，祥先登，克之。還右衛將軍，加持節、征虜將軍。沙苑之役，詔祥留衛京師。後以留守功，增邑八百户。尋除鎮西將軍。四年，魏文帝東伐，祥領軍從戰河橋，以功加使持節、大都督。八年，遷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散騎常侍。九年，從太祖與東魏戰於邙山，進位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加侍中。

舉止都符合禮儀。他在舅舅的家裏長大，特别被太祖疼愛。後來賀蘭祥雖然常在軍隊中，但經常聘請儒士，教自己讀詩書經傳。太祖剛進關的時候，賀蘭祥和晉公宇文護都在晉陽，後來纔派遣使臣迎請他們，記載這一事情的具體語句在《宇文護傳》中。賀蘭祥十七歲時，出仕擔任奉朝請一職，加任威烈將軍。賀蘭祥年輕時就有膽量有勇氣，志在立功。不久因補充官職空缺而提升他爲都督，常在軍中。他曾參與平定侯莫陳悅，又曾迎請魏孝武帝。根據前後功勞，朝廷封他爲撫夷縣伯，封地五百户。隨後賀蘭祥隨軍攻打潼關，俘獲東魏將領薛長孺。又進攻回洛城，把它攻下來。回師以後，朝廷授他爲左右直長，提升爵位爲公，增加封地連原來的一共一千三百户。大統三年，跟從儀同于謹攻打楊氏壁，賀蘭祥先登上去，終於把它攻克下來。他就升任右衛將軍，加任持節、征虜將軍。沙苑一戰，皇上下詔書命令賀蘭祥留守保衛京師。後來因爲留守有功，增加封地八百户。不久授任他爲鎮西將軍。大統四年，魏文帝東征，賀蘭祥統領軍隊參加河橋之戰，因爲立功加任使持節、大都督。大統八年，他升任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散騎常侍。大統九年，賀蘭祥跟從太祖與東魏在邙山交戰，官位提升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加任侍中。

十四年，除都督三荆南襄南雍平信江隨二郢淅十二州諸軍事、荆州刺史，進爵博陵郡公。先是，祥嘗行荆州事，雖未期月，頗有惠政，至是重往，百姓安之。由是漢南流民，襁負而至者日有千數。遠近蠻夷，莫不款附。祥隨機撫納，咸得其歡心。時盛夏亢陽，祥乃親巡境内，觀政得失。見有發掘古冢，暴露骸骨者，乃謂守令曰："此豈仁者之爲政耶。"於是命所在收葬之，即日澍雨。是歲，大有年。州境先多古墓，其俗好行發掘，至是遂息。

大統十四年，朝廷授任賀蘭祥都督三荆南襄南雍平信江隨二郢淅十二州諸軍事、荆州刺史，提升爵位爲博陵郡公。在此之前，賀蘭祥曾兼攝荆州職務，雖然不够一個月，但很有德政，到這次再去任職，百姓都很安心。因此漢水南岸流亡外地的百姓背着嬰兒前來安居的每天有幾千人。遠近蠻夷，没有誰不誠心歸附。賀蘭祥順應時機安撫招納，全都得到他們的歡心。當時正值盛夏發生旱災，賀蘭祥就親自在境内巡視，檢查政事的得失。他看見有人挖掘古墓，暴露尸骨，就對守令説："這難道是仁德之人治理國家的效果嗎。"於是命令當地官員收殮尸骨重新埋葬，結果當天就下了及時雨。這一年大豐收。州郡境内原來有很多古墓，當地百姓喜歡自行挖掘的習

慣，到這時終於停止了。

祥雖太祖密戚，性甚清素。州境南接襄陽，西通岷蜀，物產所出，多諸珍異。時既與梁通好，行李往來，公私贈遺，一無所受。梁雍州刺史、岳陽王蕭詧，欽其節儉，乃以竹屏風、絺綌之屬及以經史贈之。祥難違其意，取而付諸所司。太祖後聞之，并以賜祥。尋被徵還。

賀蘭祥雖然是太祖的親戚，但他的品性十分清廉。荆州南接襄陽，西通岷蜀，出產的物品，很多是珍貴奇異的東西。當時已經跟梁朝友好交往，使者往來的時候，公私贈送的禮品，賀蘭祥一概都不接受。梁朝雍州刺史、岳陽王蕭詧對賀蘭祥的節儉很欽佩，就用竹屏風、葛布之類以及經史典籍贈送給他。賀蘭祥難以違背對方的好意，就收下來交付給主管的官員。太祖後來聽説了這件事情，就把這些東西全都賜給賀蘭祥。過了不久賀蘭祥被徵召回京師。

十六年，拜大將軍。太祖以涇渭溉灌之處，渠堰廢毁，乃命祥修造富平堰，開渠引水，東注於洛。功用既畢，民獲其利。魏廢帝二年，行華州事。後改華州爲同州，仍以祥爲刺史。尋拜尚書左僕射。六官建，授小司馬。孝閔帝踐祚，進位柱國，遷大司馬。時晋公護執政，祥與護中表，少相親愛，軍國之事，護皆與祥參謀。及誅趙貴，廢孝閔帝，祥有力焉。

大統十六年，朝廷授任賀蘭祥大將軍。太祖因爲涇河渭河灌溉的地方渠堰廢棄損毁，於是命令賀蘭祥修建富平堰，開渠引水，往東流入洛水。工程完成以後，百姓都得到好處。魏廢帝二年，賀蘭祥兼攝華州的職務。後來把華州改爲同州，仍任命賀蘭祥爲刺史。不久又授任尚書左僕射。設立六官以後，他任小司馬。孝閔帝即位，賀蘭祥官位提升爲柱國，又升任大司馬。當時晋公宇文護執政，賀蘭祥和宇文護是中表親戚，小時候關係很密切，統軍治國的大事，宇文護都和賀蘭祥一起參與出謀策劃。誅殺趙貴，廢黜孝閔帝，賀蘭祥都有功勞。

武成初，吐谷渾侵涼州，詔祥與宇文貴總兵討之。祥乃遣其軍司檄吐谷渾曰：

武成初年，吐谷渾侵犯涼州，皇上下詔書命令賀蘭祥和宇文貴統領兵馬前去征討。賀蘭祥於是派遣他的軍司遞交一道檄文給吐谷渾。檄文説：

> 夫二氣既分，三才定位，樹之以君，本爲黔首，豈使悖義違道，肆於民上？昔魏氏不綱，群方幅裂，豺狼橫噬，龜玉已毁，喁喁黔黎，咸墜塗炭。我先皇神武應期，一匡天下，東戡南剪，無思不服。天鑒有周，世篤英聖，遂廓洪基，奄荒萬宇。固則神皋西岳，險則百二猶在。卿士師師，群后率職。故知三靈之所眷集，四隩之所來蘇也。

> 陰陽二氣已分，天地人三才位置確定，在天地間設立君主，本來就是爲了百姓，哪能違背道義，高居百姓之上肆意爲虐？當初西魏朝廷失去綱紀，各地分裂，豺狼橫行咬噬，國運已毁，終日期待的百姓全都陷入塗炭之中。我朝先皇神聖勇武順應機遇，匡扶天下，東征南伐，所到之處無不歸附。皇天明察有周，世代忠誠聖明，於是開拓大業，統一天下。堅固的地方有神明聚居的西岳，險要的地方能以二敵百的還在。官員衆多，各郡守、將領盡職。因此大家都知道這裏是天地人三靈眷戀聚

集、四方邊遠百姓前來休養生息的地方。

彼國世在西垂，作藩於魏。值中原政亂，遂阻皇風，首鼠兩端，伺我邊隙。先皇含垢藏疾，仍存聘享，欲睦之以鄰好，申之以婚姻。彼國苞藏禍心，屢違盟約，外結仇讎，自貽近患，是故往年致突厥之師也。自爾迄今，蜂蠆彌毒，入我姑臧，俘我河縣，芟夷我菽麥，虔劉我蒼生。我皇武以止戈，文以懷遠，德覃四海，化溢八荒。以彼惡稔禍盈，故命龔行九伐。武臣猛將，天張雷動，皆六郡良家，三秦精鋭，揮戈擐甲，同萃龍沙。柱國、博陵公祥，貴戚重望，乃文乃武，受脤廟堂，元戎啓路；太傅、燕國公謹，英猷不世，應變無窮，仗旍指麾，爲其謀主；柱國、化政公貴，早播威聲，奇正兼設，直取龍涸，濟自南河。突厥與國睦親，同耻反道，驅引弓之民，總穹廬之衆，解鞍成山，雲蒸霧合。

那敵國世代處於西方邊遠之地，給西魏充當藩屬。正值中原政局動亂，於是阻礙本朝皇帝的教化，又猶疑不決，窺伺我朝邊防薄弱之處。我朝先皇寬容大度，仍派使節前去探訪，想增進兩國友好的睦鄰關係，并再三申明可互通婚姻之好。但敵國却包藏禍心，多次違背盟約，外結仇敵，給自己帶來近憂，因此以往的年頭總是招致突厥的軍隊。從那時到現在，敵人越來越狠毒，進入我姑臧，掠奪我河縣，割取我莊稼，殺害我百姓。我朝皇上以武制止干戈，以文安撫遠方百姓，美德延伸四海，教化充溢八方。因爲敵國惡貫滿盈，因此奉上天之命進行討伐。我朝武臣猛將，已張天網，聲威宏大，都是六郡世家，三秦精鋭，揮戈披甲，會集龍沙。柱國、博陵公賀蘭祥，是帝王的親族，德高望重，能文能武，受朝廷之命統軍，爲大軍開路；太傅、燕國公宇文謹，良謀世上罕有，應變能力無窮，拿着大旗指揮，是出謀劃策的主要人物；柱國、化政公宇文貴，早年就聲威遠播，無論對陣交鋒，還是設伏掩襲，都善於謀劃安排，曾統軍直取龍涸，渡過南河。突厥與本國和睦親近，對違反正道的行爲同感可耻，於是他們統領手持弓箭、以帳篷爲家的民衆，聲勢浩大有如雲霧蒸騰匯集，解下的馬鞍簡直堆積成山。

往歲王師西伐，成都不守；桴鼓南臨，江陵底定。鑿空萬里，闢地千都，荒服畏威，膜拜厥角。成敗之機，較然可見。若能轉禍爲福，深識事宜，君臣相率，輿櫬稽顙，則爵等顯除，永蕃西服；如其徘徊危邦，覬延時漏，覆宇湮祀，良助寒心。幸思嘉謀，以圖去就。

往年朝廷大軍西征，成都不能把守；戰鼓響到南方，江陵得以平定。鑿通萬里道路，開闢千都土地，邊遠地區敬畏朝廷聲威，無不以額觸地膜拜行禮。成敗的時機明顯可見。如果敵國能轉禍爲福，深刻認識事理，君臣相率載棺以隨跪拜請罪，那麽可以授封顯貴的爵位，作爲臣服的屬地而永遠興旺；如果徘徊於不安寧的國度，企圖拖延時日，那麽衹會覆滅宗族，斷絶祭祀，確實令人增添寒心。希望考慮清楚良謀，以決定取捨。

遂與吐渾廣定王、鍾留王等戰，破之。因拔其洮陽、洪和二城，以其地爲洮州。撫安西土，振旅而還。進封涼國公，邑萬户。保定二年薨，年四十八。贈使持節、太師、同岐等十二州諸軍事、同州刺史。謚曰景。

於是與吐渾廣定王、鍾留王等交戰，大敗敵軍。又乘勝攻取他們的洮陽、洪和兩城，把那些地方作爲洮州。安撫西邊國土的百姓以後，朝廷大軍整頓隊伍班師回朝。朝廷進封賀蘭祥爲涼國公，封地一萬户。保定二年賀蘭祥去世，終年四十八歲。朝廷追贈他爲使持節、太師、同岐等十二州諸軍事、同州刺史。謚號是景。

有七子，敬、讓、璨、師、寬知名。敬少歷顯職，封化隆縣侯。後襲爵涼國公，位至柱國大將軍、華州刺史。讓，大將軍、鄜州刺史、河東郡公。璨，開府儀同三司、宜陽縣公。建德五年，從高祖於并州，戰殁，贈上大將軍，追封清都郡公。師，尚世宗女，位至上儀同大將軍、幽州刺史、博陵郡公。寬，開府儀同大將軍、武始郡公。祥弟隆，大將軍、襄樂縣公。

賀蘭祥有七個兒子，其中出名的有賀蘭敬、賀蘭讓、賀蘭璨、賀蘭師和賀蘭寬。賀蘭敬年輕時就歷任顯要職位，封爵化隆縣侯。後來承襲父親爵位爲涼國公，官至柱國大將軍、華州刺史。賀蘭讓，任大將軍、鄜州刺史、封爵河東郡公。賀蘭璨任開府儀同三司、封宜陽縣公。建德五年，跟隨高祖到并州，戰死，朝廷追贈他爲上大將軍，追封清都郡公。賀蘭師，娶世宗女兒爲妻，官至上儀同大將軍、幽州刺史，封爵博陵郡公。賀蘭寬，任開府儀同大將軍，封爵武始郡公。賀蘭祥的弟弟賀蘭隆，任大將軍，封爵襄樂縣公。

隋文帝與祥有舊，開皇初，追贈上柱國。

隋文帝與賀蘭祥有舊交情，開皇初年，追贈他爲上柱國。

尉遲綱

尉遲綱字婆羅，蜀國公迥之弟也。少孤，與兄迥依托舅氏。太祖西討關隴，迥、綱與母昌樂大長公主留于晋陽，後方入關。從太祖征伐，常陪侍帷幄，出入卧内。後以迎魏孝武功，拜殿中將軍。大統元年，授帳内都督，從儀同李虎討曹泥，破之。又從破竇泰。以功封廣宗縣伯，邑五百户。仍從復弘農，克河北郡，戰沙苑，皆有功。

尉遲綱字婆羅，是蜀國公尉遲迥的弟弟。小時候死了父親，與哥哥尉遲迥寄托在舅舅家。太祖西征關隴，尉遲迥、尉遲綱與母親昌樂大長公主留在晋陽，後來纔進關。尉遲綱跟隨太祖征討，經常陪侍在營帳中，出入卧室。後來因爲迎接魏孝武帝的功勞，授爲殿中將軍。大統元年，尉遲綱任帳内都督，跟隨儀同李虎征討曹泥，大敗敵軍。接着又跟隨李虎打敗了竇泰。因爲有戰功封爵廣宗縣伯，封地五百户。尉遲綱又參與光復弘農，攻克河北郡，出戰沙苑，都有戰功。

綱驍果有膂力，善騎射。太祖甚寵之，委以心膂。河橋之戰，太祖馬中流矢，因而驚奔。綱與李穆等左右力戰，衆皆披靡，太祖方得乘馬。以前後功，增邑八百户，進爵爲公，仍拜平遠將軍、步兵校尉。八年，加通直散騎常侍、太子武衛率、前將軍，

尉遲綱驍勇果敢，有力氣，善於騎馬射箭。太祖很寵愛他，把他作爲親信。河橋之戰，太祖坐騎被亂箭射中，於是驚慌狂奔。尉遲綱與李穆等人左右力戰，敵軍潰敗，太祖纔能再騎馬。因爲前後的功勞，朝廷給他增加封地八百户，升爵爲公，并授任平遠將軍、步兵校尉。大統八年，加授通直散騎常侍、太子武衛率、前將軍，後轉

轉帥都督。東魏圍玉壁，綱從太祖救之。九年春，太祖復與東魏戰於邙山，大軍不利，人心離解。綱勵將士，盡心翊衛。遷大都督。十四年，拜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加散騎常侍，增邑三百户。俄遷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加侍中，進爵昌平郡公。十七年，出爲華州刺史。魏廢帝二年，拜大將軍，兼領軍將軍。及帝有異謀，言頗漏泄。太祖以綱職典禁旅，使密爲之備。俄而帝廢，立齊王，仍以綱爲中領軍，總宿衛。

任帥都督。東魏包圍玉壁的時候，尉遲綱跟從太祖前去救援。大統九年春天，太祖再與東魏在邙山交戰，大軍失利，人心離散。尉遲綱鼓勵將士，盡心盡力輔佐護衛。後來他升任大都督。大統十四年，尉遲綱受任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加任散騎常侍，增加封地三百户。不久又升任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加任侍中，提升爵位爲昌平郡公。大統十七年，他出任華州刺史。魏廢帝二年，尉遲綱受任大將軍，兼任領軍將軍。到廢帝有異常的圖謀時，言語之間頗有泄露。太祖任命尉遲綱爲職典禁旅，讓他秘密爲自己防備。不久皇帝被廢黜，立齊王爲帝，仍任命尉遲綱爲中領軍，統領宫禁中值宿的警衛。

綱兄迥率衆伐蜀，綱從太祖送之於城西，見一走兔，太祖命綱射之。誓曰："若獲此兔，必當破蜀。"俄而綱獲兔而反。太祖喜曰："事平之日，當賞汝佳口。"及克蜀，賜綱侍婢二人。又常從太祖北狩雲陽，值五鹿俱起，綱獲其三。每從游宴，太祖以珍異之物令諸功臣射而取之，綱所獲輒多。

尉遲綱的哥哥尉遲迥率領軍隊討伐蜀地，尉遲綱跟從太祖到城西送他，看見一隻飛跑的兔子，太祖命令尉遲綱射它。尉遲綱發誓説："如果抓到這隻兔子，必定能够打敗蜀軍。"不久尉遲綱射得兔子回來。太祖高興地説："事情成功之日，該把美女賞賜給你。"攻克蜀地以後，太祖就把侍婢兩人賞賜給尉遲綱。他又曾經跟隨太祖往北到雲陽狩獵，正好遇上五頭鹿一同躍起，尉遲綱抓到其中三頭。每次跟隨太祖游樂飲宴，太祖把珍奇的物品讓各功臣射箭以勝負獲取，尉遲綱所得的總是最多。

孝閔帝踐阼，綱以親戚掌禁兵，除小司馬。又與晋公護廢帝，語在《護傳》。世宗即位，進位柱國大將軍。武成元年，進封吴國公，邑萬户，除涇州總管、五州十一防諸軍事、涇州刺史。是歲，大長公主薨于京師，綱去職。尋起復本官。保定元年，拜少傅。俄而授大司空。二年，出爲陝州總管、七州十三防諸軍事、陝州刺史。四年，晋公護東討，乃配綱甲士，留鎮京師。綱以天子在宫，必無内慮，乃請出外，頓於咸陽。大軍還，綱復歸鎮。天和二年，以綱政績可稱，賜帛千段、穀六千斛、錢二十萬，增邑四百户。陳公純等以皇后

孝閔帝即位，尉遲綱憑親戚的身份掌管禁軍，任小司馬。又與晋公宇文護廢黜孝閔帝，具體内容在《宇文護傳》。世宗即位，官位提升爲柱國大將軍。武成元年，進封爲吴國公，封地一萬户，任涇州總管、五州十一防諸軍事、涇州刺史。這年，大長公主在京師去世，尉遲綱離職。不久再起用擔任原職。保定元年，他被授爲少傅。不久任大司空。保定二年，尉遲綱出任陝州總管、七州十三防諸軍事、陝州刺史。保定四年，晋公宇文護東征，於是給尉遲綱配置甲士，留下鎮守京師。尉遲綱認爲天子在宫中，必定没有内患，就請求出外，停宿在咸陽。朝廷大軍回師後，尉遲綱再回去鎮守。天和二年，朝廷認爲尉遲綱政績值得稱道，賞賜帛一千段、穀六千斛、錢二十萬，增加封地四百户。陳公宇文純等

阿史那氏自突厥將入塞，詔徵綱與大將軍王傑率衆迎衛於境首。三年，追論河橋之功，封一子縣公，邑一千户。四年五月，薨于京師，時年五十三。贈太保、十二州諸軍事、同州刺史。謚曰武。

人因爲皇后阿史那氏從突厥將要入塞，下詔徵召尉遲綱與大將軍王傑率領衆人到邊境迎接護衛。天和三年，朝廷追論尉遲綱河橋的戰功，封賞他的一個兒子爲縣公，封地一千户。天和四年五月，尉遲綱在京師去世，終年五十三歲。朝廷追贈他爲太保、十二州諸軍事、同州刺史。謚號武。

第三子安，以嫡嗣。大象末，位至柱國。安兄運，别有傳。運弟勤，少歷顯位。大象末，青州總管。起兵應伯父迥，事在《迥傳》。安弟敬，尚世宗女河南公主，位至儀同三司。

尉遲綱第三個兒子尉遲安，以嫡子的身份繼承了爵位。大象末年，官至柱國。尉遲安的哥哥尉遲運，另外有傳。尉遲運的弟弟尉遲勤，年輕時就歷任顯要職位。大象末年，他任青州總管。後來起兵響應伯父尉遲迥，具體事迹在《尉遲迥傳》。尉遲安的弟弟尉遲敬，娶世宗的女兒河南公主爲妻，官至儀同三司。

叱列伏龜

叱列伏龜字摩頭陁，代郡西部人也。世爲部落大人。魏初入附，遂世爲第一領民酋長。至龜，容貌瑰偉，腰帶十圍，進止詳雅，兼有武藝。嗣父業，復爲領民酋長。

叱列伏龜字摩頭陁，是代郡西部人。祖輩世代是部落首領。北魏初期入朝歸附，於是幾代都成爲第一領民酋長。叱列伏龜容貌美好，身材魁偉，腰帶十圍，舉止安詳文雅，兼有武藝。他繼承父親的事業，再任領民酋長。

魏正光五年，廣陽王深北征，請龜爲寧朔將軍，委以帳内兵事。尋除善無郡守。孝昌三年，又除别將，從長孫稚西征。以戰功，累遷征西將軍、金紫光禄大夫。後還洛，授都督，遂爲齊神武所寵任，加授大都督。沙苑之敗，隨例來降。太祖以其豪門，解縛禮之。仍以邵惠公女妻之。大統四年，封長樂縣公，邑一千户。自此常從太祖征討，亟有戰功。八年，出爲北雍州刺史，加大都督。尋進位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散騎常侍。十四年，徵拜侍中，加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除恒州刺史，增邑通前一千四百户。十七年，卒。子椿嗣。

北魏正光五年，廣陽王拓跋深北征，請叱列伏龜任寧朔將軍，把軍帳中軍務委任給他。不久叱列伏龜任善無郡守。孝昌三年，他又任别將，跟隨長孫稚西征。因有戰功，多次升遷任征西將軍、金紫光禄大夫。後來叱列伏龜回到洛陽，被授任都督，於是被齊神武寵信，加任大都督。沙苑戰敗，按照慣例前來歸降。太祖因爲他是豪門大族，給他解開捆綁的繩索以禮相待。太祖又把邵惠公的女兒嫁給他。大統四年，朝廷封叱列伏龜爲長樂縣公，封地一千户。自此以後他經常跟隨太祖征討，屢立戰功。大統八年，叱列伏龜出任北雍州刺史，加任大都督。不久他又升任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散騎常侍。大統十四年，叱列伏龜被徵入授任侍中，加任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又授任恒州刺史，增加封地連原來的一共一千四百户。大統十七年，叱列伏龜去世。他的兒子叱列伏椿繼承爵位。

叱列伏椿

椿字千年。世宗時，拜車騎大將

叱列伏椿字千年。世宗時，他被授爲車騎大

軍、儀同三司。尋遷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改封永世縣公，邑一千二百户。保定二年，授幽州刺史。天和初，除左宫伯，進位大將軍。

將軍、儀同三司。不久他升任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改封永世縣公，封地一千二百户。保定二年，叱列伏椿任幽州刺史。天和初年，他被授任左宫伯，又升任大將軍。

閻慶 閻進

閻慶字仁慶，河南河陰人也。曾祖善，仕魏，歷龍驤將軍、雲州鎮將，因家于雲州之盛樂郡。祖提，使持節、車騎大將軍、燉煌鎮都大將。父進，有謀略，勇冠當時。正光中，拜龍驤將軍。屬衛可孤作亂，攻圍盛樂。進率衆拒守，綿歷三載，晝夜交戰，未嘗休息，以少擊衆，城竟獲全。以功拜盛樂郡守。

閻慶字仁慶，是河南河陰人。曾祖閻善，在北魏做官，歷任龍驤將軍、雲州鎮將，於是在雲州的盛樂郡安家。祖父閻提，任使持節、車騎大將軍、燉煌鎮都大將。父親閻進，有謀略，英勇善戰，當世無雙。正光年間，授任龍驤將軍。適逢衛可孤作亂，圍攻盛樂。閻進率領衆人拒守，一共延續了三年，晝夜交戰，從來没有停止，他們以少擊衆，城池最終得以保全。閻進因戰功受任盛樂郡太守。

慶幼聰敏，重然諾，風儀端肅，望之儼然。及衛可孤侵逼盛樂，慶隨父固守，頗有力焉。拜别將，稍遷輕車將軍，加給事中。後以軍功，拜步兵校尉、中堅將軍。

閻慶自小就聰明機敏，重信用，風度儀容端正嚴肅，一副莊重的樣子。到衛可孤侵逼盛樂的時候，閻慶跟從父親固守城池，十分得力。朝廷授任他爲别將，逐漸升任輕車將軍，加任給事中。後來因爲軍功，又授爲步兵校尉、中堅將軍。

既而齊神武舉兵入洛，魏孝武西遷，慶謂所親曰："高歡跋扈，將有篡逆之謀，豈可苟安目前，受其控制也！"遂以大統三年，自宜陽歸闕。太祖謂慶曰："高歡逆亂，宇内分崩，群盗競興，人皆徇己。卿遂能盡忠貞之節，重君臣之義，背逆歸順，捨危就安，雖古人所稱，何以加也。"即拜中堅將軍、奉車都尉。河橋之役，以功拜前將軍、太中大夫，遷後將軍，封安次縣子，邑四百户。及邙山之戰，先登陷陣。拜撫軍將軍、大都督，進爵爲伯，增邑五百户。

不久齊神武起兵進洛陽，魏孝武帝西遷，閻慶對親近的人説："高歡飛揚跋扈，將有篡逆的圖謀，我們哪能衹顧眼前苟且偷安，受他控制呢！"於是在大統三年，從宜陽回到朝廷。太祖對閻慶説："高歡反叛作亂，天下分崩離析，群盗争起，人人都衹顧爲自己謀私利。你最終能盡忠貞的氣節，重君臣的名分，背棄逆賊，歸順朝廷，捨危赴安，即使古人所稱道的行爲，又怎麽能超過呢。"太祖當即授任閻慶爲中堅將軍、奉車都尉。河橋之戰，因戰功授閻慶爲前將軍、太中大夫，又改任後將軍，封爵安次縣子，封地四百户。邙山之戰，率先登城衝入敵陣。後授撫軍將軍、大都督，提升爵位爲伯，增加封地五百户。

慶善於綏撫，士卒未休，未嘗先舍，故能盡其死力，屢展勛勞。累遷使持節、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散騎常侍、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雲州大中正，加侍中，賜姓大野

閻慶善於安撫部下，士卒還没有休息，他自己也從不先歇息，所以部下都能盡力死戰，屢建功勛。閻慶後來多次升遷任使持節、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散騎常侍、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雲州大中正，又加任侍中，被賜姓大野

氏。

孝閔帝踐祚，出爲河州刺史，進爵石保縣公，增邑千户。州居河外，地接戎夷。慶留心撫納，頗稱簡惠。就拜大將軍，進爵大安郡公，邑户如舊。入爲小司空，除雲州刺史，轉寧州刺史。慶性寬和，不苛察，百性悦之。天和六年，進位柱國。

晋公護母，慶之姑也。護雖擅朝，而慶未嘗阿附。及護誅，高祖以此重之。乃詔慶第十二子毗尚帝女清都公主。慶雖位望隆重，婚連帝室，常以謙慎自守，時人以此稱之。建德二年，抗表致仕，優詔許焉。慶既衰老，恒嬰沉痼。宣帝以其先朝耆舊，特異常倫，乃詔静帝至第問疾。賜布帛千段。醫藥所須，令有司供給。大象二年，拜上柱國。隋文帝踐極，又令皇太子就第問疾，仍供醫藥之費。開皇二年薨，時年七十七。贈司空、荆譙淅湖灃廣蒙七州諸軍事、荆州刺史。謚曰成。

長子常，先慶卒。次子毗嗣。大象末，位至大將軍。

史臣曰：中陽御曆，沛邑多封侯；白水配天，南陽皆貴戚。是知階緣近屬，以取寵榮，其來尚矣。王盟等始以親黨升朝，終以才能進達，勤宣運始，位列周行。實參迹於功臣，蓋弗由於恩澤也。

氏。

孝閔帝即位，閻慶出任河州刺史，提升爵位爲石保縣公，增加封地一千户。河州地處黄河北岸，土地跟戎夷接壤。閻慶留意安撫招納，施政寬大仁惠，頗受百姓稱道。不久又授任大將軍，提升爵位爲大安郡公，封地户數如前。後來又被召入任小司空，授任雲州刺史，又轉任寧州刺史。閻慶性格寬容和善，不把苛刻煩瑣當作明察，百姓都喜歡他。天和六年，職位升爲柱國。

晋公宇文護的母親是閻慶的姑姑。宇文護雖獨攬朝政，但閻慶從來没有迎合依附。到宇文護被殺後，高祖因此敬重他，於是下詔讓閻慶第十二個兒子閻毗娶皇帝女兒清都公主爲妻。閻慶雖然官高望重，與皇室聯姻，仍經常把謙虚謹慎作爲自己的操守，當時人們都因此稱頌他。建德二年，閻慶給皇帝呈上奏章請求辭去官職，皇上頒下贊美嘉獎的詔書同意他的請求。閻慶已經衰老，常有頑疾纏身。宣帝因爲閻慶是前朝年高望重的老臣，跟通常的君臣關係特别不同，就下詔命静帝親自前去閻慶府第探病。又賜給他布帛千段。醫藥所需，命令有關主管官員供給。大象二年，閻慶被授爲上柱國。隋文帝即位，又命令皇太子到閻慶府第問候病情，并供給他醫藥所需的費用。開皇二年閻慶去世，終年七十七歲。朝廷追贈他爲司空、荆譙淅湖灃廣蒙七州諸軍事、荆州刺史。謚號是成。

閻慶的長子閻常，先於閻慶去世。次子閻毗繼承爵位。大象末年，他官至大將軍。

史臣曰：在中陽即位，沛邑人多被封侯；在白水受命爲天子，南陽人都是帝王親族。這樣可知攀附皇上的近親，來博取寵信榮耀，那樣的做法由來已久了。王盟等人開始憑藉親信黨羽登上朝堂，最終依靠才能進升顯達，勤業彰顯於國運之初，職位高居於朝官之列。實際上是步功臣的後塵，而并非由於皇上給予的恩惠。

周書卷二十一

列傳第十三

尉遲迥　王謙　司馬消難

尉遲迥

尉遲迥字薄居羅，代人也。其先，魏之别種，號尉遲部，因而姓焉。父俟兜，性弘裕，有鑒識，尚太祖姊昌樂大長公主，生迥及綱。俟兜病且卒，呼二子，撫其首曰："汝等并有貴相，但恨吾不見爾，各宜勉之。"

尉遲迥字薄居羅，是代郡人。他的祖先是北魏這一種族的分支，號尉遲部，於是用它作爲姓。尉遲迥的父親尉遲俟兜，性格寬宏，有審察辨識事物的能力，娶太祖的姐姐昌樂大長公主爲妻，生了尉遲迥和尉遲綱。尉遲俟兜病重快要去世的時候，把兩個兒子叫到跟前，摸着他們的頭説："你們兩人都有貴人相貌，遺憾的衹是我再也見不到你們了，你們各自可要努力啊！"

迥少聰敏，美容儀。及長，有大志，好施愛士。稍遷大丞相帳内都督。尚魏文帝女金明公主，拜駙馬都尉。從太祖復弘農，破沙苑，皆有功。累遷尚書左僕射，兼領軍將軍。迥通敏有幹能，雖任兼文武，頗允時望。太祖以此深委仗焉。後拜大將軍。

尉遲迥小時候聰明靈敏，儀容俊美。長大以後，有遠大志向，樂善好施，喜歡結交士人。後來逐漸升任大丞相帳内都督。他娶魏文帝的女兒金明公主爲妻，授任駙馬都尉。後來又跟從太祖收復弘農，攻破沙苑，都有戰功。他多次升遷任尚書左僕射，兼領軍將軍。尉遲迥通達事理，聰敏有才幹，兼任文武官職，當時有聲望的人都很敬重他。太祖因此也很倚仗他。後來尉遲迥任大將軍。

侯景之渡江，梁元帝時鎮江陵，既以内難方殷，請修鄰好。其弟武陵王紀，在蜀稱帝，率衆東下，將攻之。梁元帝大懼，乃移書請救，又請伐蜀。太祖曰："蜀可圖矣。取蜀制梁，在兹一舉。"乃與群公會議，諸將多有異同。唯迥以爲紀既盡鋭東下，蜀必空虚，王師臨之，必有征無戰。太祖深以爲然，謂迥曰："伐蜀之事，一以委汝，計將安出？"迥曰：

侯景渡江的時候，梁元帝鎮守江陵，不久因爲内難深重，就請求加强鄰國的友好關係。梁元帝的弟弟武陵王蕭紀在蜀地稱帝，率領軍隊向東進發，打算攻打梁朝。梁元帝十分恐慌，就向西魏傳遞文書請求援救，又請西魏攻打蜀軍。西魏太祖説："可以謀取蜀地了。拿下蜀地，控制梁朝，在此一舉。"於是和群臣聚集商議，衆將領多有不同意見。衹有尉遲迥認爲蕭紀已經調集全部精鋭軍隊向東進發，蜀地必然空虚，朝廷大軍前去征討，一定不須惡戰就能取勝。太祖覺得

“蜀與中國隔絶百有餘年，恃其山川險阻，不虞我師之至。宜以精甲鋭騎，星夜襲之。平路則倍道兼行，險途則緩兵漸進，出其不意，衝其腹心。蜀人既駭官軍之臨速，必望風不守矣。”於是乃令迥督開府元珍、乙弗亞、俟吕陵始、叱奴興、綦連雄、宇文昇等六軍，甲士一萬二千，騎萬匹，伐蜀。以魏廢帝二年春，自散關由固道出白馬，趣晋壽，開平林舊道。前軍臨劍閣，紀安州刺史樂廣，以州先降。紀梁州刺史楊乾運時鎮潼州，又降。六月，迥至潼州，大饗將士，引之而西。紀益州刺史蕭撝不敢戰，遂嬰城自守。進軍圍之。初，紀至巴郡，聞迥來侵，遣譙淹回師，爲撝外援。迥分遣元珍、乙弗亞等以輕騎破之，遂降。撝前後戰數十合，皆爲迥所破。撝與紀子宜都王肅，及其文武官屬，詣軍門請見，迥以禮接之。其吏人等，各令復業。唯收僮隸及儲積以賞將士。號令嚴肅，軍無私焉。詔迥爲大都督、益潼等十八州諸軍事、益州刺史。以平蜀功，封一子爲公。自劍閣以南，得承制封拜及黜陟。迥乃明賞罰，布恩威，綏緝新邦，經略未附，夷夏懷而歸之。

他説得很對，就對他説：“討伐蜀地一事，全都委托你了，你有什麼妙計嗎?”尉遲迥説：“蜀地跟中原地區隔絶已有一百多年，依仗那裏山河險阻，絶不會預料我軍到來。我們應該用精鋭的甲士騎兵，星夜奔襲。如果是平路就用加倍的速度一天趕兩天的路程，險路就讓軍隊放慢速度逐步前進，出其不意，衝擊他們的重要地區。蜀軍既然害怕朝廷大軍到來之神速，必定望風披靡城池也守不住了。”太祖於是命令尉遲迥統率開府元珍、乙弗亞、俟吕陵始、叱奴興、綦連雄、宇文昇等六軍，甲士一萬二千人，戰馬一萬匹，攻打蜀地。在魏廢帝二年春天，大軍從散關經固道出白馬，奔赴晋壽，打通平林舊路。前軍來到劍閣，蕭紀安州刺史樂廣獻上州城率先投降。蕭紀的梁州刺史楊乾運當時鎮守潼州，也投降了。六月，尉遲迥到潼州，大宴將士，然後帶領大軍向西進發。蕭紀的益州刺史蕭撝不敢交戰，於是環城固守。尉遲迥進軍包圍城池。起初，蕭紀到巴郡，聽説尉遲迥前來侵犯，就派遣譙淹回師，作爲蕭撝的外援。尉遲迥分别派遣元珍、乙弗亞等人率領輕騎打敗他們，他們最終也投降了。蕭撝前後交戰幾十回合，都被尉遲迥打敗。蕭撝和蕭紀的兒子宜都王蕭肅，以及他的文武官員，親自前往尉遲迥的軍門請求相見，尉遲迥按禮節接見了他們。他們的官員人等，都讓他們恢復各自原來的職業。衹是收下僮僕和儲存的財物用來賞賜將士。尉遲迥號令嚴肅，軍隊不爲自己謀私利。皇上下詔書任命尉遲迥爲大都督、益潼等十八州諸軍事、益州刺史。因爲平定蜀地的戰功，朝廷給尉遲迥的一個兒子封爵位爲公。從劍閣以南的範圍，尉遲迥可以秉承皇上的旨意賜爵授官和提升罷免官員。尉遲迥於是賞罰嚴明，恩威并施，安撫新的封國，對未歸附者則積極謀劃使其歸順。因此外族和中原地區的百姓都人心歸向而依附他。

迥性至孝，色養不怠。身雖在外，所得四時甘脆，必先薦奉，然後敢嘗。大長公主年高多病，迥往在京師，每退朝參候起居，憂悴形於容

尉遲迥極爲孝順，一直和顔悦色地奉養母親毫不懈怠。自己雖然處身在外，但得到的四季美味食品，必定首先進獻給母親，然後自己纔敢品嘗。大長公主年老多病，尉遲迥過去在京師，每

色。大長公主每爲之和顔進食，以寧迥心。太祖知其至性，徵迥入朝，以慰其母意。遣大鴻臚郊勞，仍賜迥衮冕之服。蜀人思之，立碑頌德。孝閔踐阼，進位柱國大將軍。又以迥有平蜀之功，同霍去病冠軍之義，封寧蜀公。進蜀公，爵邑萬户。

次退朝都前往問候起居，臉上流露出憂傷的神色。大長公主每每因此帶着和藹的神情吃東西，以便安定尉遲迥的心情。太祖熟知尉遲迥的卓絶品性，徵召他入朝，來安慰他的母親。太祖又派遣大鴻臚到郊外慰勞，又把衮服和冠冕賞賜給他。蜀地百姓十分想念尉遲迥，樹立石碑贊頌他的恩德。孝閔帝即位，尉遲迥官位提升爲柱國大將軍。又因爲他有平定蜀地的功勞，準同霍去病征討匈奴立下軍功封爲冠軍侯的先例，朝廷封他爲寧蜀公。後來又提升爲蜀公，爵位封地一萬户。

宣帝即位，以迥爲大前疑，出爲相州總管。宣帝崩，隋文帝輔政，以迥望位夙重，懼爲異圖，乃令迥子魏安公惇齎詔書以會葬徵迥。尋以鄖公韋孝寬代迥爲總管。迥以隋文帝當權，將圖篡奪，遂謀舉兵，留惇而不受代。隋文帝又使候正破六汗裒詣迥喻旨，密與總管府長史晋昶等書，令爲之備。迥聞之，殺長史及裒。乃集文武士庶，登城北樓而令之曰："楊堅以凡庸之才，藉后父之勢，挾幼主而令天下，威福自己，賞罰無章，不臣之迹，暴於行路。吾居將相，與國舅甥，同休共戚，義由一體。先帝處吾於此，本欲寄以安危。今欲與卿等糾合義勇，匡國庇人，進可以享榮名，退可以終臣節。卿等以爲何如？"於是衆咸從命，莫不感激。乃自稱大總管，承制署置官司。于時趙王招已入朝，留少子在國，迥又奉以號令。迥弟子勤，時爲青州總管，亦從迥。迥所管相、衛、黎、毛、洺、貝、趙、冀、瀛、滄，勤所統青、膠、光、莒諸州，皆從之。衆數十萬。滎州刺史邵公宇文胄、申州刺史李惠、東楚州刺史費也利進、東潼州刺史曹孝達，各據州以應迥。迥又北結高寳寧以通突厥；南連陳

宣帝即位，任命尉遲迥爲大前疑，又出任爲相州總管。宣帝去世，隋文帝輔佐朝政，因爲尉遲迥聲望地位素來很高，害怕他産生謀反的意圖，於是命令尉遲迥的兒子魏安公尉遲惇帶着詔書以參加宣帝的葬禮爲名徵召尉遲迥。不久隋文帝用鄖公韋孝寬取代尉遲迥擔任總管。尉遲迥因爲隋文帝掌握大權，準備圖謀篡位，於是謀劃起兵，留住尉遲惇而不接受被人替代的詔令。隋文帝又派候正破六汗裒前往尉遲迥處向他説明聖旨的内容，暗中把密信給總管府長史晋昶等人，命令他們做好準備。尉遲迥得知此事，把長史和破六汗裒殺掉。於是召集文武官員士人百姓，然後登上城門北樓發布命令説："楊堅才能平庸，却憑藉皇后父親的權勢，挾制幼小的君主而向天下發號施令，作威作福，賞罰没有章法，不守臣道的形迹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我位居將相，與國君是舅甥關係，休戚與共，名分上如同一個整體。先帝把我安排在這裏，本想把這裏的安全寄托在我身上。現在我打算跟你們各位一起聯合正義勇武之士，扶助國家，庇護百姓，這樣進可以享有榮耀的名聲，退可以盡臣子的節操。諸位認爲怎樣？"這時衆人都願聽從尉遲迥的命令，没有誰不感動激奮。於是尉遲迥自稱大總管，秉承皇上的旨意部署設置各官職。在這時趙王宇文招已入朝，留下小兒子在封地，尉遲迥又發布命令尊奉他。尉遲迥弟弟的兒子尉遲勤，當時任青州總管，也跟從尉遲迥。尉遲迥所管轄的相、衛、黎、毛、洺、貝、趙、冀、瀛、滄等

人，許割江、淮之地。

地，尉遲勤所統領的青、膠、光、莒各州，都聽從他們的指揮，這樣聚衆一共幾十萬。滎州刺史邵公宇文胄、申州刺史李惠、東楚州刺史費也利進、東潼州刺史曹孝達，都各自占據本州來響應尉遲迥。尉遲迥又北結高寶寧來連通突厥；南面聯合陳朝，答應割讓江、淮的部分土地。

隋文帝於是徵兵討迥，即以韋孝寬爲元帥。惇率衆十萬入武德，軍於沁東。孝寬等諸軍隔水相持不進。隋文帝又遣高熲馳驛督戰。惇布兵二十里，麾軍小却，欲待孝寬軍半度擊之。孝寬因其小却，鳴鼓齊進，惇大敗。孝寬乘勝進至鄴。迥與子惇、祐等又悉其卒十三萬，陳於城南。迥別統萬人，皆綠巾錦襖，號曰黃龍兵。勤率衆五萬，自青州赴迥，以三千騎先到。迥舊習軍旅，雖老猶被甲臨陣。其麾下千兵，皆關中人，爲之力戰。孝寬等軍失利而却。鄴中士女，觀者如堵。高熲與李詢整陣，先犯觀者，因其擾而乘之。迥大敗，遂入鄴。迥走保北城，孝寬縱兵圍之。李詢、賀樓子幹以其屬先登。迥上樓，射殺數人，乃自殺。勤、惇等東走，并追獲之。餘衆，月餘皆斬之。

隋文帝於是徵召軍隊討伐尉遲迥，隨即任命韋孝寬做元帥。尉遲惇率領士兵十萬進入武德，駐軍在沁水東岸。韋孝寬等各路軍馬隔河相持不進兵。隋文帝又派遣高熲乘着驛馬飛馳前往督戰。尉遲惇把軍隊擺開二十里布好陣勢，然後指揮軍隊稍微後退，想等韋孝寬軍隊渡河到河中的時候攻打他們。韋孝寬趁對方稍微後撤的時候擂起戰鼓一齊進兵，結果尉遲惇的軍隊大敗。韋孝寬乘勝進軍到鄴城。尉遲迥和兒子尉遲惇、尉遲祐等人又盡遣兵士十三萬，在城南擺開陣勢。尉遲迥另外統率士兵一萬人，都頭戴綠巾身穿錦襖，稱爲黃龍兵。尉遲勤率領將士五萬人，從青州趕赴尉遲迥，自己帶領三千騎兵率先趕到。尉遲迥原來已熟習行軍作戰，雖然年老還親自披甲上陣。他的部下一千士兵，都是關中人，也替他奮力作戰。韋孝寬等人戰敗退兵。鄴城百姓觀者如堵。高熲和李詢重新整頓陣勢，首先進犯觀戰的百姓，趁他們混亂的時候掩殺過來。尉遲迥大敗，敵軍終於進入鄴城。尉遲迥逃到北城死守，韋孝寬發兵包圍他們。李詢、賀樓子幹率領自己的部下首先登上城樓。尉遲迥衝上城樓，射死幾個敵兵，纔自殺。尉遲勤、尉遲惇等人往東敗逃，也被敵軍一并追上俘獲。剩下的將士，過了一個多月都被斬盡殺絶。

迥末年衰耄，惑於後妻王氏，而諸子多不睦。以開府、小御正崔達拏爲長史，餘委任亦多用齊人。達拏文士，無籌略，舉措多失綱紀，不能有所匡救。迥自起兵至敗，六十八日。

尉遲迥晚年衰老糊塗，被後妻王氏迷惑，各個兒子大都不和。朝廷任命開府、小御正崔達拏爲長史，其餘官員的委任也大都任用齊朝人。崔達拏是文人，没有謀略，舉動多不合法度，不能有所匡助援救。尉遲迥從起兵到戰敗，前後共六十八天。

武德中，迥從孫庫部員外郎耆福上表，請改葬。朝議以迥忠於周室，有詔許之。

武德年間，尉遲迥的堂孫庫部員外郎尉遲耆福呈上奏章，請求改葬尉遲迥。朝廷意見認爲尉遲迥忠於北周王朝，因此皇上頒下詔書允許改葬

尉遲迥。

王謙

王謙字勑萬，太保雄之子也。性恭謹，無他才能。以父功，累遷驃騎大將軍、開府。孝閔踐祚，治右小武伯。雄從晉公護東討，爲齊人所斃。朝議以謙父殞身行陣，特加殊寵，乃授謙柱國大將軍。以情禮未終，固辭不拜。高祖手詔奪情，襲爵庸公，邑萬户。從皇太子討吐谷渾，力戰有功。是時高祖東征，謙又力戰，進上柱國、益州總管。

王謙字勑萬，是太保王雄的兒子。他對人恭敬有禮，做事小心謹慎，没有其他突出的才能。因爲父親的功勞，王謙多次升遷任驃騎大將軍、開府。孝閔帝即位，王謙主管右小武伯一職。王雄跟從晉公宇文護東征，被齊朝軍隊殺死。朝廷商議認爲王謙的父親在軍中陣亡，應特别給予恩寵，於是任命王謙爲柱國大將軍。王謙因爲喪父的悲痛心情和服喪的禮儀還没有結束，堅決推辭不肯就任。高祖親手寫下詔書，説服王謙減輕居喪期間的哀痛之情，讓他承襲爵位爲庸公，封地一萬户。王謙跟從皇太子討伐吐谷渾，奮力作戰立下功勞。這時高祖東征，王謙又努力作戰，升任爲上柱國、益州總管。

時隋文帝秉政，謙令司録賀若昂奉表詣闕。昂還，具陳京師事勢。謙以世受國恩，將圖匡復，遂舉兵，署官司。所管益、潼、新、始、龍、邛、青、瀘、戎、寧、汶、陵、遂、合、楚、資、眉、普十八州及嘉、渝、臨、渠、蓬、隆、通、興、武、庸十州之人多從之。總管長史乙弗虔、益州刺史達奚惎勸謙據險觀變。隆州刺史高阿那瓌爲謙畫三策曰："公親率精鋭，直指散關，蜀人知公有勤王之節，必當各思效命，此上策也；出兵梁、漢，以顧天下，此中策也；坐守劍南，發兵自衛，此下策也。"謙參用其中下之策。

當時隋文帝掌握朝政，王謙命令司録賀若昂前往朝廷進獻奏章。賀若昂回來以後，向王謙一一陳述京師的事態。王謙因爲世代承受國家的恩典，就打算設法挽救和復興國家，於是發動軍隊，部署各官員。他所管轄的益、潼、新、始、龍、邛、青、瀘、戎、寧、汶、陵、遂、合、楚、資、眉、普十八州以及嘉、渝、臨、渠、蓬、隆、通、興、武、庸十州的人民大多聽從他的命令。總管長史乙弗虔、益州刺史達奚惎勸王謙憑藉險要静觀其變。隆州刺史高阿那瓌替王謙籌劃了三條計策："您親自率領精鋭部隊，直指散關，蜀地人民知道您有起兵救援王朝的氣節，必定都想奮不顧身爲您效力，這是上策；如果出兵梁、漢，以照應天下，這是中策；坐守劍閣以南，起兵自衛，這是下策。"王謙兼用中下兩策。

梁睿未至大劍，謙遣兵鎮始州。隋文即以睿爲行軍元帥，便發利、鳳、文、秦、成諸州兵討之。達奚惎、乙弗虔等衆十萬攻利州。聞睿至，衆潰。睿乘其弊，縱兵深入。惎、虔密使詣睿，請爲内應以贖罪。謙不知之，并令守成都。謙先無籌略，承藉父勛，遂居重任。初謀舉兵，咸以地有江山之險，進可以立

梁睿還没到大劍，王謙派兵鎮守始州。隋文帝當即任命梁睿爲行軍元帥，就發動利、鳳、文、秦、成各州兵馬前去征討。達奚惎、乙弗虔等十萬兵馬攻打利州。他們聽説梁睿大軍來到，就潰不成軍。梁睿趁他們疲乏，縱兵深入。達奚惎、乙弗虔秘密派遣使者前往求見梁睿，請求作爲内應來贖罪。王謙不知此事，命令他們兩人一起把守成都。王謙原來就没有謀略，衹是憑藉父親的功勛，纔身居重任。起初他圖謀起兵的時

功，退可以自守。且任用多非其才。及聞睿兵奄至，惶懼，乃自率衆迎戰。又以惎、虔之子爲左右軍。行數十里，軍皆叛。謙以二十騎奔新都，縣令王寶斬之，傳首京師。惎、虔以成都降，隋文以其首謀，斬之。高阿那瓌亦誅。

候，都衹是以爲憑着險要的江山，就進可以立功，退可以自衛。而且委任的官員大多不是能勝任之才。及至得知梁睿大軍突然來到，王謙十分惶恐，於是親自率領衆將士迎戰。他又任命達奚惎、乙弗虔的兒子爲左右軍。行進了幾十里，軍隊的將士都反叛了。王謙帶着二十個騎兵逃奔新都，縣令王寶把王謙殺死，然後把他的首級傳送到京師。達奚惎、乙弗虔獻上成都歸降，隋文帝認爲他們是主犯，把他們殺掉。高阿那瓌也被殺。

司馬消難

司馬消難字道融，河内温人。父子如，爲齊神武佐命，位至尚書令。消難幼聰惠，微涉經史，好自矯飾，以求名譽。起家著作郎。子如既當朝貴，消難亦愛賓客。邢子才、王元景、魏收、陸卬、崔贍等皆游其門。尋拜駙馬都尉、光禄卿，出爲北豫州刺史。

司馬消難字道融，河内温縣人。父親司馬子如，是輔佐齊神武帝創業的大臣，官至尚書令。司馬消難小時候很聰明，他稍微涉獵經史，喜歡自我造作誇飾，以追求名譽。司馬消難被從家中徵召出任著作郎。父親司馬子如成爲朝廷權貴以後，司馬消難也很喜歡賓客。邢子才、王元景、魏收、陸卬、崔贍等人都跟他的家庭有交往。不久司馬消難被授爲駙馬都尉、光禄卿，又出任爲北豫州刺史。

齊文宣末年，昏虐滋甚。消難既懼禍及，常有自全之謀，曲意撫納，頗爲百姓所附。屬文宣在并，驛召其弟上黨王渙，渙懼於屠害，遂斬使者東奔。數日間搜捕鄴中，鄴中大擾。後竟獲於濟州。渙之初走，朝士私相謂曰："今上黨亡叛，似赴成皋。若與司馬北豫州連謀，必爲國患。"此言遂達於文宣，文宣頗疑之。消難懼，密令所親裴藻間行入關，請舉州來附。晉公護遣達奚武、楊忠迎之，消難遂與武俱入朝。授大將軍、滎陽公。從高祖東伐，遷大後丞。納女爲静帝后。尋出爲邛州總管。

北齊文宣帝晚年，昏庸暴虐越來越厲害。司馬消難害怕災禍落到自己頭上，時常有保全自己的打算，因此曲意安撫招納士人，很爲百姓所依附。適逢文宣帝在并州，派驛馬召見他的弟弟上黨王高渙，高渙害怕被殺害，就殺死文宣帝派來的使者然後往東逃跑。文宣帝派人幾天内在鄴中搜捕，鄴中大受困擾。後來終於在濟州把高渙抓獲。高渙當初剛出逃的時候，朝中人士私下互相談論説："現在上黨王逃亡在外背叛朝廷，好像要趕赴成皋。如果跟司馬北豫州合謀，必定成爲國家的禍患。"這話最終傳到文宣帝耳中，他對司馬消難很有疑心。司馬消難心中害怕，秘密命令親信裴藻從小路入關，請求獻出全州前來歸附。晉公宇文護派遣達奚武、楊忠迎接他們，司馬消難就跟達奚武一同入朝。朝廷任命司馬消難爲大將軍、滎陽公。後來他跟從高祖東征，升任大後丞。司馬消難又獻上女兒作静帝的皇后。不久他出任邛州總管。

隋文帝輔政，消難既聞蜀公迥

隋文帝輔佐朝政的時候，司馬消難已經聽説

不受代，遂欲與迥合勢，亦舉兵應之。以開府田廣等爲腹心，殺總管長史侯莫陳杲、邵州刺史蔡澤等四十餘人。所管邵、隨、温、應、土、順、沔、環、岳九州，魯山、甑山、沌陽、應城、平靖、武陽、上明、湞水八鎮，并從之。使其子泳質於陳以求援。隋文帝命襄州總管王誼爲元帥，發荆襄兵以討之。八月，消難聞誼軍將至，夜率其麾下，歸於陳。陳宣帝以爲都督安隨九州八鎮、車騎將軍、司空、隨公。

蜀公尉遲迥不肯接受由别人代替官職，於是想跟尉遲迥會合，也就起兵跟他呼應。司馬消難把開府田廣等人作爲親信，殺死總管長史侯莫陳杲、邵州刺史蔡澤等四十多人。他所管轄的邵、隨、温、應、土、順、沔、環、岳九州，魯山、甑山、沌陽、應城、平靖、武陽、上明、湞水八鎮，都願意跟從他。司馬消難讓他的兒子司馬泳到陳朝當人質來請求援助。隋文帝命令襄州總管王誼爲元帥，出動荆州、襄州軍隊來征討。八月，司馬消難聽説王誼軍隊將到，連夜率領他的部下，歸順陳朝。陳宣帝任命他爲都督安隨九州八鎮、車騎將軍、司空、隨公。

初，楊忠之迎消難，結爲兄弟，情好甚篤。隋文每以叔禮事之。及陳平，消難至京，特免死，配爲樂户。經二旬放免。猶被舊恩，特蒙引見。尋卒于家。性貪淫，輕於去就。故世之言反覆者，皆引消難云。其妻高氏，齊神武之女。在鄴，敬重之。後入關，便相弃薄。消難之赴邵州，留高及三子在京。高言於隋文曰："滎陽公性多變詐，今以新寵自隨，必不顧妻子，願防慮之。"消難入陳，而高母子因此獲免。

當初，楊忠前去迎接司馬消難的時候，兩人結爲兄弟，交情深厚，隋文帝每每按照對待叔父的禮節事奉司馬消難。及至陳朝被平定，司馬消難到了京師，隋文帝特地赦免他的死罪，發配爲樂户。過了二十天又赦免了他。司馬消難仍然能蒙受舊日的恩情，特地受到隋文帝的接見。不久他在家中去世。司馬消難品性貪財好色，輕易地依附或背叛。因此世人説到反覆無常的人，都拿司馬消難作爲例子。他的妻子高氏，是齊神武帝的女兒。在鄴郡的時候，司馬消難很敬重她。後來入關，就厭棄她。司馬消難趕赴邵州的時候，留下高氏和三個兒子在京師。高氏對隋文帝説："滎陽公性格十分詭詐多變，現在帶着新得寵的人跟隨自己，必定不顧妻子兒女，希望對他要有所顧慮提防。"司馬消難到陳朝的時候，高氏母子因此而得到赦免。

史臣曰：尉遲迥地則舅甥，職惟台衮，沐恩累葉，荷眷一時，居形勝之地，受藩維之托，顛而不扶，憂責斯在。及主威云謝，鼎業將遷，九服移心，三靈改卜，遂能志存赴蹈，投袂稱兵。忠君之勤未宣，違天之禍便及。校其心，翟義、葛誕之儔歟。

史臣曰：尉遲迥的地位與國君是舅甥關係，職務高至三公宰輔，接連幾代沐浴皇恩，承受恩寵於一個時期，身居險要之地，接受保衛邊防要塞的重托，國家將要傾覆而不去扶助，便是責任所在。及至君主的聲威衰敗消失，帝王的大業將要變遷，天下各地離心離德，三靈另行選擇清平之君，他最終仍能心懷赴湯蹈火爲國效命的志向，揮袖起兵。忠君的殷切心情還没有完全抒發，跟天意相違的災禍就落到頭上。考察他的心迹，應是翟義、葛誕這一類的人吧。



周書卷二十二

列傳第十四

周惠達　馮景　楊寬（兄）穆 儉
柳慶（子）機 弘（兄）鷟（鷟子）帶韋

周惠達

周惠達字懷文，章武文安人也。父信，少仕州郡，歷樂鄉、平舒、平成三縣令，皆以廉能稱。

惠達幼有志操，好讀書，美容貌，進退可觀，見者莫不重之。魏齊王蕭寶夤爲瀛州刺史，召惠達及河間馮景同在閤中，甚禮之。及寶夤還朝，惠達隨入洛陽。領軍元乂勢傾海内，惠達嘗因寶夤與乂言論，乂嘆重之，於座遺惠達衣物。孝昌初，魏臨淮王彧北討，以惠達爲府長流參軍。及万俟醜奴等構亂，蕭寶夤西征，惠達復隨入關。寶夤後與賊戰不利，退還，仍除雍州刺史，令惠達使洛陽。未還，而寶夤反謀聞於京師。有司以惠達是其行人，將執之。乃私馳還，至潼關，遇大使楊侃。侃謂惠達曰："蕭氏逆謀已成，何爲故入獸口?"惠達曰："蕭王爲左右所誤，今往，庶其改圖。"及至，寶夤反形已露，不可彌縫，遂用惠達爲光禄勛、中書舍人。寶夤既敗，人悉逃散，唯惠達等數人從之。寶夤語惠達曰："人生富貴，左右咸言盡節，及遭厄難，乃知歲寒也。"

周惠達字懷文，是章武文安人。父親周信，年輕時在州郡做官，歷任樂鄉、平舒、平成三縣的縣令，都因爲廉潔有才幹而爲人稱道。

周惠達小時候就有志向有節操，喜歡讀書，容貌俊美，進退舉止適宜，見到他的人没有誰不看重他的。魏齊王蕭寶夤任瀛州刺史，召見周惠達和河間人馮景一同到官署中，十分恭敬地招待他們。蕭寶夤回到朝廷，周惠達跟隨他進洛陽。領軍元乂權傾天下，周惠達曾經通過蕭寶夤跟元乂談論，元乂贊嘆不已，很器重他，在座上送給他衣物。孝昌初年，北魏臨淮王拓跋彧北伐，任命周惠達爲府長流參軍。万俟醜奴等人作亂，蕭寶夤西征，周惠達再跟隨他進關。蕭寶夤後來跟賊軍交戰失利，退兵回去，又任雍州刺史，命令周惠達出使洛陽。還没回來，蕭寶夤謀反的消息已傳到京師。主管官員認爲周惠達是蕭寶夤的使者，準備捉拿他。周惠達於是私自騎馬飛馳回去，到了潼關，遇見大使楊侃。楊侃對周惠達説："蕭寶夤反叛的陰謀已成事實，你爲什麼還要故意進入虎口呢?"周惠達説："蕭王是被左右的人所誤，現在我去找他，希望他能改變主意。"到了雍州，蕭寶夤謀反的形迹已完全暴露，不能補救了，蕭寶夤就任用周惠達爲光禄勛、中書舍人。蕭寶夤失敗以後，其他人全都逃散，衹有周惠達等幾個人跟隨他。蕭寶夤對周惠達説："人生於富貴之時，左右的人全都會説要盡心竭

力，保全節操，到了遭遇危難的時候，纔知道歲寒松柏後凋的意義。”

賀拔岳獲寶夤送洛，留惠達爲府祭酒，給其衣馬，即與參議。岳爲關中大行臺，以惠達爲從事中郎。嘗使至洛，魏孝武與惠達語及世難。惠達陳天下事勢，述岳有誠節，唯以憂國定亂爲事。言辭激切，帝甚嘉之。及還，具以白岳。岳曰：“人生於天，受命於君，豈有利人榮禄，而不憂其禍難？卿之所奏，實獲吾心。”自是更被親禮。岳每征討，恒命惠達居守。又轉岳府屬。

賀拔岳抓獲蕭寶夤送到洛陽，留下周惠達任府祭酒，供給他衣服馬匹，當即跟他參與謀議。賀拔岳任關中大行臺，任命周惠達爲從事中郎。周惠達曾經出使到洛陽，魏孝武帝與周惠達談及當時的禍亂。周惠達陳述了天下的形勢，説明賀拔岳有忠誠的氣節，衹把憂國憂民平定叛亂作爲自己的大事。他言辭激昂懇切，孝武帝很贊賞他。他回去後，把情况全都告訴賀拔岳。賀拔岳説：“人生於天，又受命於君王，哪有得了人家功名利禄的好處，却不替他擔憂禍難的呢？您向皇上啓奏的話，很得我心。”從此之後周惠達更加受到賀拔岳的親近和禮遇。賀拔岳每次征討，常常命令周惠達留下防守。後來又轉任賀拔岳的府屬。

岳爲侯莫陳悦所害，悦得惠達，欲官之。惠達辭以疾，不見許，乃遁入漢陽之麥積崖。悦平，惠達歸於太祖，即用秦州司馬，安輯隴右。及太祖爲大都督總管兵起雍，復以惠達爲府司馬，便委任焉。魏孝武詔太祖尚馮翊長公主，以惠達爲長史，赴洛陽奉迎。至潼關，遇孝武已西，即令惠達先。太祖謂惠達曰：“昔周之東遷，晉鄭是依。今乘輿播越，降臨關右，吾雖猥當其任，而才愧昔人。卿宜戮力，共成功業，以取富貴也。”對曰：“惠達宦游有年，屬明公一匡之運，富貴之事，非所敢望。但願明公威德加於天下，惠達得效其尺寸，則志願畢矣。”

賀拔岳被侯莫陳悦殺害，侯莫陳悦得到周惠達，打算讓他做官。周惠達藉口有病而推辭，侯莫陳悦不答應，周惠達就逃進漢陽的麥積崖。侯莫陳悦被平定以後，周惠達歸順太祖，太祖當即任命他爲秦州司馬，安定隴西。太祖任大都督總管興兵於雍州，再任命周惠達爲府司馬，在那裏就委任他。魏孝武帝下詔書讓太祖娶馮翊長公主爲妻，任周惠達爲長史，往洛陽迎接。到了潼關，碰上孝武帝已往西去，當即命令周惠達先走。太祖對周惠達説：“當初周王朝東遷，依賴晉國、鄭國。現在皇上逃亡，來到關西，我雖然充數擔當這個重任，但自愧才力不比古人。您應當同心合力，共成功業，來博取富貴。”周惠達回答説：“我爲求做官已在外奔走多年，恰逢明公一匡天下的運氣，至於富貴之事，并非我敢奢望的。衹希望明公聲威德行加於天下，我能獻出微力，心願已足了。”

太祖爲大將軍、大行臺，以惠達爲行臺尚書、大將軍府司馬，封文安縣子，邑三百户。太祖出鎮華州，留惠達知後事。于時既承喪亂，庶事多闕。惠達營造戎仗，儲積食糧，簡閲士馬，以濟軍國之務，時甚賴焉。爲

太祖任大將軍、大行臺，任命周惠達爲行臺尚書、大將軍府司馬，封爵文安縣子，封地三百户。太祖外出鎮守華州，留下周惠達主持後方事務。這時正是社會動亂之後，各項工作大多一片空白。周惠達籌劃製造兵器，儲備糧食，檢閲軍隊，來助理統軍治國的工作，當時一切事務全有

安東將軍，拜太子少傅，進爵爲伯，增邑三百户。尋除中書令，進爵爲公，增邑通前九百户，加衛大將軍、左光禄大夫。

賴於他。後來周惠達任安東將軍，又授任他爲太子少傅，進封爵位爲伯，增加封地三百户。不久朝廷又授任他爲中書令，進封爵位爲公，增加封地連原來的一共九百户，加授衛大將軍、左光禄大夫。

四年，兼尚書右僕射。其年，太祖與魏文帝東征，惠達輔魏太子居守，總留臺事。惠達前後辭讓，帝手詔答曰："西顧無憂，唯公是屬。蕭、寇之重，深所寄懷。"及邙山失律，人情駭動。趙青雀率東人據長安子城反，惠達奉太子出渭橋北以禦之。軍還，青雀等伏誅。拜吏部尚書。久之，復爲右僕射。

大統四年，周惠達兼任尚書右僕射。當年，太祖和魏文帝東征，周惠達輔佐魏太子留守，統領留守的工作。周惠達再三推讓，皇帝親手寫詔書回答説："我們東征要想没有後顧之憂，衹有委托於您了。蕭何、寇恂的重任，是我深所寄懷的。"後來邙山一戰失利，人心驚動。趙青雀率領陝東之人占據長安中的小城謀反，周惠達奉事太子出渭橋北面抵抗叛軍。朝廷大軍回師，趙青雀等人被處死。朝廷授任周惠達爲吏部尚書。過了很久，又任右僕射。

自關右草創，禮樂缺然。惠達與禮官損益舊章，至是儀軌稍備。魏文帝因朝奏樂，顧謂惠達曰："此卿之功也。"尋拜儀同三司。

自從關西創業以來，禮樂制度空缺。周惠達和禮官根據原有的典章進行增減，至此禮法規矩逐漸完備。魏文帝趁朝廷奏樂的時候看着周惠達説："這是您的功勞。"不久授任周惠達爲儀同三司。

惠達雖居顯職，性謙退，善下人，盡心勤公，進拔良士。以此人皆敬而附之。十年，薨。子題嗣。隋開皇初，以惠達著績前代，追封蕭國公。

周惠達雖然身居顯要職位，但品性謙讓，善居人之後，爲公事盡心盡力，推薦選拔優秀人才。因此人人都敬重他依附他。大統十年，周惠達去世。他的兒子周題繼承爵位。隋朝開皇初年，因爲周惠達在前朝的顯著功績，朝廷追封他爲蕭國公。

馮景

馮景字長明，少與惠達同志相友。延昌中，梁人寇抄徐、揚，景謂蕭寶夤曰："今梁寇憑凌，朝廷思靖邊之將。王若能先驅效命，非唯雪家國之恥，亦是保身之長策也。"寶夤深然之。及寶夤爲大都督，以景爲功曹參軍。後爲右僕射，引景入省，領尚書都令史。正光中，寶夤爲關西大行臺，又假景陵江將軍，領大行臺都令史，從寶夤征討。寶夤將舉兵反，景固諫，不從。

馮景字長明，年輕時和周惠達志向相同互相友好。延昌年間，梁朝人劫掠徐、揚二州，馮景對蕭寶夤説："現在梁朝賊寇横行，朝廷思念能平定邊境的將領。大王如果能率先爲國效命，不僅能洗刷家國的耻辱，也是保全自身的長遠策略。"蕭寶夤很同意他的話。蕭寶夤任大都督，任命馮景爲功曹參軍。後來又任右僕射，引薦馮景入尚書省，兼任尚書都令史。正光年間，蕭寶夤任關西大行臺，又任馮景代理陵江將軍，兼任大行臺都令史，跟從蕭寶夤征討。蕭寶夤將要起兵謀反，馮景堅決勸諫，但蕭寶夤不聽。

寶夤敗後，景還洛。朝廷先聞景

蕭寶夤戰敗後，馮景回到洛陽。朝廷事先已

有諫言，故免之。除奉車都尉。汝陽王元叔昭爲隴右大行臺，啓景爲行臺郎中。賀拔岳爲大都督，又以景爲從事中郎。太祖平侯莫陳悦，除景洛陽郡守，尋兼行臺左丞，留守原州。魏孝武西遷，封高陽縣伯，邑三百户。遷散騎常侍、行臺尚書，加瀛州刺史。大統初，行涇州事。後以疾卒。

得知馮景曾經進諫，所以赦免了他。任命他爲奉車都尉。汝陽王元叔昭任隴右大行臺，任用馮景爲行臺郎中。賀拔岳任大都督，又任命馮景爲從事中郎。太祖平定侯莫陳悦，授任馮景爲洛陽郡守，不久兼任行臺左丞，留守原州。魏孝武帝西遷的時候，封馮景爲高陽縣伯，封地三百户。後來又升任散騎常侍、行臺尚書，加任瀛州刺史。大統初年，兼攝涇州的官職。後來馮景因病去世。

楊寬　楊鈞

楊寬字景仁，弘農華陰人也。祖恩，魏鎮遠將軍、河間内史。父鈞，博學强識，舉秀才，拜大理平，轉廷尉正。累遷，歷洛陽令、左中郎將、華州大中正、河南尹、廷尉卿、安北將軍、七兵尚書、北道大行臺、恒州刺史、懷朔鎮將，卒於鎮。贈侍中、司空公，追封臨貞縣伯，謚曰恭。

楊寬字景仁，是弘農華陰人。祖父楊恩任北魏鎮遠將軍、河間内史。父親楊鈞，博學記憶力强，被推舉爲秀才，朝廷授任他爲大理平，又轉任廷尉正。後來他多次升遷，歷任洛陽令、左中郎將、華州大中正、河南尹、廷尉卿、安北將軍、七兵尚書、北道大行臺、恒州刺史、懷朔鎮將，馮鈞在軍鎮去世。朝廷追贈他爲侍中、司空公，又追封臨貞縣伯，謚號是恭。

寬少有大志，每與諸兒童游處，必擇高大之物而坐之，見者咸異焉。及長，頗解屬文，尤尚武藝。弱冠，除奉朝請。屬鈞出鎮恒州，請從展效，乃改授將軍、高闕戍主。時茹茹既亂，其主阿那瓌來奔，魏帝遣使納之，詔鈞率兵衛送。寬亦從，以功拜行臺郎中。時北邊賊攻圍鎮城，鈞卒，城民等推寬守禦。尋而城陷，寬乃北走茹茹。後討鎮賊，破之，寬始得還朝。

楊寬小時候有大志，每次和許多兒童一起游玩休憩，必定選擇高大的東西來坐，看見的人都很驚奇。長大以後，很懂得寫文章，特别崇尚武藝。二十歲時，楊寬被授任爲奉朝請。剛好馮鈞外出鎮守恒州，楊寬請求跟隨出力報效，於是改任楊寬爲將軍、高闕戍主。當時茹茹已經作亂，其首領阿那瓌前來投奔，魏帝派遣使者接納他，下詔給楊鈞，讓他率領軍隊護送。楊寬也同時跟隨，因爲有功被授任行臺郎中。當時北邊賊軍圍攻鎮城，楊鈞去世，城中百姓推舉楊寬率領大家守城抵抗。不久城池陷落，楊寬於是往北逃到茹茹。後來朝廷征討軍鎮叛賊，打敗了賊軍，楊寬纔得以回到朝廷。

魏廣陽王深與寬素相委昵，深犯法得罪，寬被逮捕。魏孝莊時爲侍中，與寬有舊，藏之於宅，遇赦得免。除宗正丞。北海王顥少相器重，時爲大行臺，北征葛榮，欲啓寬爲左右丞，與參謀議。寬辭以孝莊厚恩未報，義不見利而動。顥未之許。顥妹

北魏廣陽王拓跋深和楊寬向來十分親近，拓跋深違法獲罪，楊寬也遭逮捕。魏孝莊帝當時任侍中，和楊寬有老交情，把他藏在自己家中，後來被赦免。朝廷任命楊寬爲宗正丞。北海王元顥年輕時和楊寬互相器重，當時任大行臺，北征葛榮，想啓用楊寬任左右丞，與他謀劃商議。楊寬推辭了，認爲還没有報答孝莊帝的厚恩，從

婿李神軌謂顥曰："楊寬義士也，匹夫猶不可奪志，况義士乎。王今强之以行，亦恐不爲人用。"顥乃止。孝莊踐阼，拜通直散騎侍郎，領河南尹丞，行洛陽令。

道義上説，不應該見利而動。但是元顥不答應。元顥的妹夫李神軌對元顥説："楊寬真是個義士，普通人尚且不能迫使他改變志向，何况義士呢。大王現在如果强迫他這樣做，恐怕也不爲人所用。"元顥纔罷休。孝莊帝即位，授任楊寬爲通直散騎侍郎，兼任河南尹丞，兼攝洛陽令。

邢杲反，寬以都督從太宰、上黨王元天穆討平之。就拜通直散騎常侍。師未還，屬元顥自梁入洛，孝莊出居河内。天穆懼，計無所出，集諸將謀之。寬曰："吴人輕跳，非王之敵。况懸軍深入，師老兵疲，强弩之末，何能爲也。願徑取成臯，會兵伊洛，戮帶定襄，於是乎在。此事易同摧朽，王何疑焉。"天穆然之，乃引軍趣成臯，令寬與爾朱能爲後拒。尋以衆議不可，乃回赴石濟。寬夜行失道，後期。諸將咸言："寬少與北海周旋，今不來矣。"天穆答曰："楊寬非輕於去就者也，其所逗留，必有他故。吾當爲諸君保明之。"語訖，候騎白寬至。天穆撫髀而笑曰："吾固知其必來。"遽出帳迎之，握其手曰："是所望也。"即給牛三十頭、車五乘、綿絹一十五車、羊五十口。與天穆俱謁孝莊於太行，拜散騎常侍、安東將軍。仍爲都督，從平河内，進圍北中。

邢杲謀反，楊寬以都督的身份跟從太宰、上黨王元天穆征討并平定了叛軍。楊寬受任通直散騎常侍。大軍還没有回師，剛好元顥從梁朝入洛陽，孝莊帝出走住在河内。元天穆害怕，想不出好的計策，就召集各將領商量此事。楊寬説："吴人輕佻，不是大王的對手。况且孤軍深入，將士疲憊，强弩之末，還有什麽能耐呢。希望徑直攻取成臯，合兵伊洛，攻打帶方，平定襄州，正在此時。這事情如同摧枯拉朽那麽輕易，大王對此還疑慮什麽呢。"元天穆認爲他説得對，於是帶領軍隊奔赴成臯，命令楊寬和爾朱能殿後抗擊敵軍。不久因爲大家的意見認爲不可行，於是他們回師趕赴石濟。楊寬晚上行軍的時候迷了路，過了期限。各將領都説："楊寬年輕時就和北海王交往，這次一定不來了。"元天穆回答説："楊寬不是輕易離去的人，他逗留不來，必定有其他緣故。我當替各位負責向上申明情况。"話剛説完，放哨的騎兵報告説楊寬來到。元天穆拍腿大笑説："我本來就知道他必定來的。"馬上出帳迎接楊寬，握着他的手説："這是我所期望的。"元天穆當即贈給楊寬三十頭牛、五輛車、絲綿織物十五車、羊五十隻。楊寬和元天穆一起到太行謁見孝莊帝，皇上授任楊寬爲散騎常侍、安東將軍。接着他又任都督，跟從平定河内，又進兵包圍北中。

時梁將陳慶之爲顥兵守北門，天穆駐馬圍外，遣寬至城下説慶之。寬先自稱姓名，然後與語，備陳利害，勸令早降。慶之不答。久之，乃曰："賢兄撫軍在此，頗欲相見。"寬答曰："僕兄既力屈王威，迹淪逆黨，人臣之理，何煩相見。向所以先申姓名者，豈不知兄在彼乎。直以信不見

當時梁朝將領陳慶之替元顥的軍隊把守北門，元天穆在包圍圈外停駐兵馬，派遣楊寬到城下勸説陳慶之。楊寬先報上自己姓名，然後跟他談話，詳細陳述利害關係，勸他及早歸降。陳慶之不答應。過了很久，陳慶之纔説："您的兄長在這裏任撫軍將軍，很想跟他見面吧。"楊寬回答説："鄙人的兄長既已力屈於大王的聲威，身陷於叛逆的賊黨，依據人臣的道義，何必跟他相

疑，忠爲令德耳。僕之昆季，幸不待言。但當議良圖，自求多福。”天穆聞之，謂左右曰：“楊寬大異人，何至不惜形便如此。”自是彌敬重之。孝莊反正，拜中軍將軍、太府卿、華州大中正，封澄城縣伯，邑三百户。

見。剛纔我之所以先申報姓名，難道不知道兄長在那裏嗎。衹因守信就不被懷疑，忠心是美好的德行罷了。鄙人兄弟之事，請不必再説。衹應商定良策，以求自身多福。”元天穆聽説這事，對左右説：“楊寬真是個大奇人，何至於這樣不顧惜有利的時機。”從此以後更加敬重楊寬。孝莊帝復位，授任楊寬爲中軍將軍、太府卿、華州大中正，封爵澄城縣伯，封地三百户。

爾朱榮被誅，其從弟世隆等擁部曲燒城門，出據河橋，還逼京師。進寬鎮北將軍、使持節、大都督，隨機捍禦。世隆謂寬曰：“豈忘太宰相知之深也?”寬答曰：“太宰見愛以禮，人臣之交耳。今日之事，事君常節。”世隆北走，寬追至河内。俄而爾朱兆陷洛陽，囚執孝莊帝。寬還洛不可，遂自成皋奔梁。至建業，聞孝莊帝弒崩，寬發哀盡禮。梁武義之，待之甚厚。尋而禮送還朝。至下邳，爾朱仲遠啓復寬官爵，留爲大行臺吏部尚書。

爾朱榮被殺，他的堂弟爾朱世隆等人聚集部下燒毁城門，出軍占據河橋，又回師進逼京師。朝廷進升楊寬爲鎮北將軍、使持節、大都督，令其根據情況的變化抵禦。爾朱世隆對楊寬説：“你難道忘了太宰跟你交往的深厚感情嗎?”楊寬回答説：“太宰按禮節愛我，那是臣子之間的交往罷了。今天這事情，是奉事國君所應固守的節操。”爾朱世隆往北逃跑，楊寬一直追趕到河内。不久爾朱兆攻陷洛陽，捉拿孝莊帝囚禁起來。楊寬不能回洛陽，就從成皋投奔梁朝。到了建業，聽説孝莊帝遇害身亡，楊寬竭盡禮儀舉行哀悼儀式。梁武帝稱許他很講恩義，對他很好。不久按禮節送他回朝。到了下邳，爾朱仲遠啓奏皇上恢復楊寬官爵，留任爲大行臺吏部尚書。

孝武初，改授散騎常侍、驃騎將軍、給事黄門侍郎，監内典書事。時夏州戍兵數千人據兖州反，詔寬兼侍中，節度諸軍討平之。中尉綦儁與寬有宿憾，誣以他罪，劾之。孝武謂侍臣等曰：“楊寬清直，朕極知其無罪，但不能杜法官之奏耳。”事下廷尉，尋得申釋。又除黄門侍郎，兼武衛將軍。孝武與齊神武有隙，遂召募騎勇，廣增宿衛。以寬爲閤内大都督，專總禁旅。從孝武入關，兼吏部尚書。録從駕勛，進爵華山郡公，邑一千二百户。大統初，還車騎大將軍、太子太傅、儀同三司。三年，使茹茹，迎魏文悼后。還，拜侍中、都督涇州諸軍事、涇州刺史。五年，除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都督東雍

孝武初年，朝廷改任楊寬爲散騎常侍、驃騎將軍、給事黄門侍郎，主管内典書籍工作。當時夏州防守的軍隊幾千人占據兖州反叛，皇上下詔書命令楊寬兼任侍中，指揮各路軍馬征討平定叛軍。中尉綦儁與楊寬有宿怨，用其他罪狀誣陷他，揭發他。孝武帝對侍臣等人説：“楊寬清廉正直，我十分瞭解他是無罪的，衹是不能杜絶執法官員的啓奏罷了。”該案交給廷尉處理，不久楊寬得以申訴獲釋。朝廷又任命他爲黄門侍郎，兼任武衛將軍。孝武帝與齊神武帝不和，於是招募騎兵勇士，大大增加宫中值宿的警衛。他又任命楊寬爲閤内大都督，專門統領保衛宫廷的軍隊。後來楊寬跟隨孝武帝進關，兼任吏部尚書。按照跟隨皇上的功勛記録，進封楊寬爵位爲華山郡公，封地一千二百户。大統初年，楊寬升任車騎大將軍、太子太傅、儀同三司。大統三年，楊寬出使茹茹，迎接魏文悼后。回來後，楊寬被授

州諸軍事、東雍州刺史，即本州也。十年，轉河州刺史。十六年，兼大丞相府司馬。

爲侍中、都督涇州諸軍事、涇州刺史。大統五年，朝廷任命楊寬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都督東雍州諸軍事、東雍州刺史，也就是本州。大統十年，楊寬轉任河州刺史。大統十六年，楊寬兼任大丞相府司馬。

朝議欲經略漢川，而梁宜豐侯蕭循固守南鄭。十七年，寬從大將軍達奚武討之。梁武陵王蕭紀遣將楊乾運率兵萬餘人救循，武令寬督開府王傑、賀蘭願德等邀擊之。軍至白馬，與乾運合戰，破之，俘斬數千人。軍還，除南豳州刺史。魏廢帝初，入爲尚書左僕射、將作大監，坐事免。魏恭帝二年，除廷尉卿。世宗初，拜大將軍，增邑一千二百户。從賀蘭祥討吐谷渾，破之，别封宜陽縣公，邑一千户。除小冢宰，轉御正中大夫。武成二年，詔寬與麟趾學士參定經籍。

朝廷意見想謀取漢川，而梁朝宜豐侯蕭循固守南鄭。大統十七年，楊寬跟從大將軍達奚武前去征討。梁朝武陵王蕭紀派遣將領楊乾運率領軍隊一萬多人救援蕭循，達奚武命令楊寬統領開府王傑、賀蘭願德等人半路截擊敵軍。大軍到達白馬，與楊乾運交戰，大敗敵軍，俘獲和殺死敵兵幾千人。大軍回師，朝廷任命楊寬爲南豳州刺史。魏廢帝初年，楊寬被召入任尚書左僕射、將作大監，後來因犯罪而免職。魏恭帝二年，朝廷又任命楊寬爲廷尉卿。周世宗初年，楊寬被授任大將軍，增加封地一千二百户。後來楊寬跟從賀蘭祥征討吐谷渾，大敗敵軍，朝廷另封楊寬爲宜陽縣公，封地一千户。後又任小冢宰，轉任御正中大夫。武成二年，皇上下詔命令楊寬和麟趾學士一起商討校定經籍。

寬性通敏，有器識。頻牧數州，號爲清簡。歷居臺閣，有當官之譽。然與柳慶不協，欲按成其罪，時論頗以此譏之。保定元年，除總管梁興等十九州諸軍事、梁州刺史。其年，薨於州。贈華陝虞上潞五州刺史。謚曰元。子紀嗣。大象末，官至上儀同大將軍、虞部下大夫。

楊寬品性通達聰敏，有器量有見識。多次擔任幾州的長官，號稱清廉節儉。歷次任職臺閣，有稱職的贊譽。然而他與柳慶不和，想查辦他的罪過，當時輿論都因此對楊寬頗多指責。保定元年，楊寬任總管梁興等十九州諸軍事、梁州刺史。當年，在梁州去世。朝廷追贈他爲華陝虞上潞五州刺史。謚號是元。他的兒子楊紀繼承爵位。大象末年，楊紀任職至上儀同大將軍、虞部下大夫。

楊穆

寬二兄，穆、儉。穆字紹叔。魏永安中，除華州别駕。孝武末，寬請以澄城縣伯讓穆，詔許之。仍拜中軍將軍、金紫光禄大夫，除車騎將軍、都督并州諸軍事、并州刺史。卒於家。贈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華州刺史。

楊寬有兩個哥哥：楊穆、楊儉。楊穆字紹叔。北魏永安年間，楊穆任華州别駕。孝武末年，楊寬請求朝廷把澄城縣伯的爵位轉讓給楊穆，皇上下詔書同意。隨後朝廷任楊穆爲中軍將軍、金紫光禄大夫，後又任車騎將軍、都督并州諸軍事、并州刺史。最後在家中去世。朝廷追贈他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華州刺史。

楊儉

儉字景則。偉容儀，有才行。魏

楊儉字景則。儀容壯美，有才幹德行。北魏

正始中，起家侍御史，加奉朝請，遷員外散騎侍郎。孝昌中，除鎮遠將軍、頓丘太守。未及述職，元顥啓請隨軍。建義初，兼給事黄門侍郎、左將軍、太府少卿。元顥入洛，授撫軍將軍。孝莊反正，廢於家。尋拜散騎常侍、都督穎州諸軍事、穎州刺史。建明中，加征南將軍、金紫光禄大夫。孝武初，除衛將軍、北雍州刺史。政尚寬惠，夷夏安之。孝武西遷，除侍中、驃騎將軍。大統初，以本官行東秦州事，加使持節、當州大都督。從破齊神武於沙苑，封夏陽縣侯，邑八百户。七年，領大丞相府諮議參軍，出爲都督東雍華二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華州刺史。八年，卒於家。贈本官，謚曰静。

正始年間，楊儉從家中被徵召出來任侍御史，加任奉朝請，後又升任員外散騎侍郎。孝昌年間，楊儉任鎮遠將軍、頓丘太守。還没有來得及述職，元顥啓奏皇上請求讓楊儉隨軍。建義初年，楊儉兼任給事黄門侍郎、左將軍、太府少卿。元顥進入洛陽，楊儉被授任撫軍將軍。孝莊帝復位，楊儉被廢黜在家。不久他又被授任散騎常侍、都督穎州諸軍事、穎州刺史。建明年間，楊儉加任征南將軍、金紫光禄大夫。孝武初年，楊儉任衛將軍、北雍州刺史。在任期間施政寬厚仁惠，各族百姓都安定。孝武西遷，楊儉任侍中、驃騎將軍。大統初年，以本官職身份兼攝東秦州職務，加任使持節、當州大都督。接着又在沙苑打敗齊神武帝，被封爲夏陽縣侯，封地八百户。大統七年，楊儉兼任大丞相府諮議參軍，出任都督東雍華二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華州刺史。大統八年，楊儉在家中去世。朝廷追贈他原任官職，謚號是静。

柳慶

柳慶字更興，解人也。五世祖恭，仕後趙，爲河東郡守。後以秦、趙喪亂，乃率民南徙，居於汝、穎之間，故世仕江表。祖縉，宋同州别駕，宋安郡守。父僧習，齊奉朝請。魏景明中，與豫州刺史裴叔業據州歸魏。歷北地、穎川二郡守、揚州大中正。

柳慶字更興，是解縣人。他的五世祖柳恭，在後趙做官，任河東郡守。後來因爲前秦、後趙戰亂，於是帶着百姓往南遷徙，住在汝水、穎水之間，因此世代在江南做官。祖父柳縉，劉宋的同州别駕，宋安郡守。父親柳僧習，齊朝的奉朝請。北魏景明年間，與豫州刺史裴叔業占據豫州歸順北魏。柳僧習歷任北地、穎川兩郡守、揚州大中正。

慶幼聰敏，有器量。博涉群書，不治章句。好飲酒，閑於占對。年十三，因曝書，僧習謂慶曰："汝雖聰敏，吾未經特試。"乃令慶於雜賦集中取賦一篇，千有餘言，慶立讀三遍，便即誦之，無所遺漏。時僧習爲穎川郡，地接都畿，民多豪右。將選鄉官，皆依倚貴勢，競來請托。選用未定。僧習謂諸子曰："權貴請托，吾并不用。其使欲還，皆須有答。汝等各以意爲吾作書也。"慶乃具書草云："下官受委大邦，選吏之日，有

柳慶小時候就聰明機敏，有器量。他博覽群書，但并不剖章析句。喜歡喝酒，善於應答。他十三歲時有一天，父親柳僧習趁他曬書的時候對他説："你雖然聰明，我還没有專門對你測試。"於是讓柳慶從雜賦集中取出一篇賦，有一千多字，柳慶立刻讀了三遍，當即背誦，一字不漏。當時柳僧習任穎川郡守，該處與京城接壤，住在這裏的多是豪門大族。到了將要選拔鄉官的時候，他們都依仗權貴勢力，争先恐後托人打通關節。鄉官的選用還没有確定。柳僧習對自己的幾個兒子説："權貴請人托情的，我全都不任用。但他們派來的人將要返回，我也應該有個答覆。

能者進，不肖者退。此乃朝廷恒典。”僧習讀書，嘆曰：“此兒有意氣，丈夫理當如是。”即依慶所草以報。起家奉朝請。

你們各人按照自己的看法替我寫封信。”柳慶於是草擬了一封，信中説：“下官受朝廷委托，選拔官吏的時候，有能力的進薦，没有才幹的黜退。這是朝廷永恒的制度。”柳僧習讀完信後感嘆地説：“這兒子有志氣，有作爲的人應該是這樣的。”隨即按柳慶所草擬的信分報各家。後來柳慶從家中被徵召出來任奉朝請。

慶出後第四叔，及遭父憂，議者不許爲服重。慶泣而言曰：“禮者蓋緣人情，若於出後之家，更有苴斬之服，可奪此從彼。今四叔薨背已久，情事不追。豈容奪禮，乖違天性！”時論不能抑，遂以苫塊終喪。既葬，乃與諸兄負土成墳。服闋，除中堅將軍。

柳慶過繼給第四叔，到他父親去世的時候，家族中的人商議不同意柳慶服重喪。柳慶哭着説：“禮應該順着人情，如果在過繼的人家，另有更大的喪事，那可以捨棄這裏而順從那裏。現在四叔去世已久，事情已過去了。哪能改變禮制，違背天性呢！”當時人們都不能説服他，柳慶就拿草墊當席子，拿土塊作枕頭，替生父服滿喪期。父親下葬以後，柳慶就和幾個哥哥一起背土壘成墳墓。服喪期滿，柳慶被任命爲中堅將軍。

魏孝武將西遷，除慶散騎侍郎，馳傳入關。慶至高平見太祖，共論時事。太祖即請奉迎輿駕，仍命慶先還復命。時賀拔勝在荆州，帝屏左右謂慶曰：“高歡已屯河北，關中兵既未至，朕欲往荆州，卿意何如？”慶對曰：“關中金城千里，天下之强國也。宇文泰忠誠奮發，朝廷之良臣也。以陛下之聖明，仗宇文泰之力用，進可以東向而制群雄，退可以閉關而固天府。此萬全之計也。荆州地非要害，衆又寡弱，外迫梁寇，内拒歡黨，斯乃危亡是懼，寧足以固鴻基？以臣斷之，未見其可。”帝深納之。

魏孝武帝將要西遷，任命柳慶爲散騎侍郎，柳慶奉命乘驛車飛馳進關。他到達高平見到太祖，共同商議當時朝政大事。太祖立即請求恭迎皇上，又命令柳慶先回洛陽覆命。當時賀拔勝在荆州，孝武帝屏退左右的人，然後對柳慶説：“高歡已駐扎在河北，關中軍隊還没到，我想到荆州，你意見如何？”柳慶回答説：“關中城池固若金湯，縱横千里，是天下强盛的地方。宇文泰忠誠奮發，是朝廷的良臣。憑着陛下的聖明，依仗宇文泰的作用，進可以向東控制群雄，退可以閉關而鞏固天府。這是萬全之計。荆州不是險要的地方，民衆又弱少，外受梁朝强盜逼迫，内受高歡賊黨抵抗，這樣恐怕衹會危亡，哪能鞏固帝王宏大的基業呢？按照微臣的判斷，并不見得那樣做是行得通的。”皇帝完全采納了他的意見。

及帝西遷，慶以母老不從。獨孤信之鎮洛陽，乃得入關。除相府東閤祭酒，領記室，轉户曹參軍。八年，遷大行臺郎中，領北華州長史。十年，除尚書都兵，郎中如故，并領記室。

到皇帝西遷的時候，柳慶因爲母親年老而没有跟從。直到獨孤信鎮守洛陽的時候，柳慶纔得以進入關中。朝廷任命他爲相府東閤祭酒，兼任記室，後來又轉任户曹參軍。大統八年，柳慶升任大行臺郎中，兼任北華州長史。大統十年，柳慶任尚書都兵，郎中一職如故，并兼任記室。

時北雍州獻白鹿，群臣欲草表陳

當時北雍州進獻白鹿，群臣都想草擬奏表表

賀。尚書蘇綽謂慶曰："近代以來，文章華靡，逮于江左，彌復輕薄。洛陽後進，祖述不已。相公柄民軌物，君職典文房，宜製此表，以革前弊。"慶操筆立成，辭兼文質。綽讀而笑曰："枳橘猶自可移，况才子也。"尋以本官兼雍州別駕。

示祝賀。尚書蘇綽對柳慶說："近代以來，文章追求華麗，到了江東，更加輕浮。洛陽方面後來者，還在不停地效法。宇文丞相統率百姓，創立制度，你的職務是負責文書工作，應當撰寫這道賀表，來革除前代文風的弊病。"柳慶拿起筆馬上就寫好了，文辭既質樸又有文采。蘇綽讀完以後笑着說："枳和橘尚且可以改變自己的特性，何况才子呢。"不久柳慶以本官都兵郎中的身份兼任雍州別駕。

廣陵王元欣，魏之懿親。其甥孟氏，屢爲匈橫。或有告其盜牛。慶捕推得實，趣令就禁。孟氏殊無懼容，乃謂慶曰："今若加以桎梏，後復何以脱之？"欣亦遣使辨其無罪。孟氏由此益驕。慶於是大集僚吏，盛言孟氏依倚權戚，侵虐之狀。言畢，便令笞殺之。此後貴戚斂手，不敢侵暴。

廣陵王元欣是西魏皇帝的至親。他的外甥孟氏多次爲非作歹，横行霸道。有人告他偷牛。柳慶把孟氏捉拿歸案，審問清楚實情，立即下令把他關押起來。孟氏完全没有一點害怕的神情，竟然對柳慶説："現在如果給我加上脚鐐手銬，以後再怎樣把它脱下來？"元欣也派人來向柳慶申辯説孟氏無罪。孟氏因此更加驕横。柳慶於是召集所有官員，充分揭露孟氏依仗權貴親戚的關係欺壓殘害百姓的罪狀。説完以後，就下令用竹板把孟氏打死。從此以後權貴的親屬都有所收斂，不敢侵害百姓了。

有賈人持金二十斤，詣京師交易，寄人停止。每欲出行，常自執管鑰。無何，緘閉不異而失之。謂主人所竊，郡縣訊問，主人遂自誣服。慶聞而嘆之，乃召問賈人曰："卿鑰恒置何處？"對曰："恒自帶之。"慶曰："頗與人同宿乎？"曰："無。""與人同飲乎？"曰："日者曾與一沙門再度酣宴，醉而晝寢。"慶曰："主人特以痛自誣，非盜也。彼沙門乃真盜耳。"即遣吏逮捕沙門，乃懷金逃匿。後捕得，盡獲所失之金。十二年，改三十六曹爲十二部，詔以慶爲計部郎中，別駕如故。

有一個商人帶着二十斤黄金，到京城做買賣，寄居在别人家中。他每次將要外出，常常自己拿着鑰匙在身邊。没多久，房門還像平常那樣鎖着而黄金却不翼而失了。商人認爲是房東偷的，郡縣主管官員刑訊查問，房東最終被迫招認服罪。柳慶聽説這個案情後爲之嘆息，就把商人召來詢問："你的鑰匙通常放在什麽地方？"商人回答説："常常自己帶在身邊。"柳慶問："你曾經和别人一起住嗎？"商人説："没有。""和别人一起喝酒嗎？"商人説："那天曾經跟一個和尚兩次痛飲，喝醉以後大白天就睡覺了。"柳慶説："房東衹是因爲忍受不住刑訊的痛楚纔屈打成招的，并非小偷。那個和尚纔是真正的盜賊。"柳慶立即派人逮捕那個和尚，和尚竟帶着金子逃跑并躲起來。後來還是把那和尚捉拿歸案，盡數查獲商人所失的黄金。大統十二年，朝廷把三十六曹改爲十二部，皇帝下詔任柳慶爲計部郎中，仍舊擔任别駕。

有胡家被劫，郡縣按察，莫知賊

有一胡人家被劫，郡縣官員審問追查，没有

所，鄰近被囚繫者甚多。慶以賊徒既衆，似是烏合，既非舊交，必相疑阻，可以詐求之。乃作匿名書多榜官門曰："我等共劫胡家，徒侶混雜，終恐泄露。今欲首，懼不免誅。若聽先首免罪，便欲來告。"慶乃復施免罪之榜。居二日，廣陵王欣家奴面縛自告榜下。因此推窮，盡獲黨與。慶之守正明察，皆此類也。每嘆曰："昔于公斷獄無私，闢高門可以待封。儻斯言有驗，吾其庶幾乎。"十三年，封清河縣男，邑二百户，兼尚書右丞，攝計部。十四年，正右丞。

誰知道賊人的踪迹，鄰居被囚禁的很多。柳慶認爲賊人既多，好像是烏合之衆，既然不是故交，必定互相猜疑，可以騙誘他們透露真情找出罪犯。於是他寫了一些匿名信分貼在官府門上，信中説："我們合夥搶劫胡家，人員混雜，最終恐怕都要泄露出來。現在想自首，又怕不能免於殺頭。如果允許先自首的免罪，我就前來告發。"柳慶接着又再貼出一道免罪的告示。過了兩天，廣陵王元欣的一個家奴反綁雙手到告示前自首。柳慶通過他推究到底，終於把搶劫的團夥一網打盡。柳慶主持公道，明察秋毫的事迹，都如此類。他每每感嘆説："往昔于公審理案件鐵面無私，開了一道高門可以用來等待子孫封高官時使用。倘若這番話有靈驗，我大概也和他差不多吧!"大統十三年，柳慶被封爲清河縣男，食邑二百户，兼任尚書右丞，代理計部。大統十四年，任正右丞。

太祖嘗怒安定國臣王茂，將殺之，而非其罪。朝臣咸知，而莫敢諫。慶乃進曰："王茂無罪，奈何殺之?"太祖愈怒，聲色甚厲，謂慶曰："王茂當死，卿若明其無罪，亦須坐之。"乃執慶於前。慶辭氣不撓，抗聲曰："竊聞君有不達者爲不明，臣有不争者爲不忠。慶謹竭愚誠，實不敢愛死，但懼公爲不明之君耳。願深察之。"太祖乃悟而赦茂，已不及矣。太祖默然。明日，謂慶曰："吾不用卿言，遂令王茂冤死。可賜茂家錢帛，以旌吾過。"尋進爵爲子，增邑三百户。十五年，加平南將軍。十六年，太祖東討，以慶爲大行臺右丞，加撫軍將軍。還轉尚書右丞，加通直散騎常侍。魏廢帝初，除民部尚書。

太祖曾經被安定國的大臣王茂激怒，打算把他殺掉，而其實并非王茂的罪過。朝廷的大臣都很清楚，但没有誰敢勸諫。柳慶就進諫説："王茂没有罪，爲什麽要殺他呢?"太祖更加生氣，聲色俱厲，對柳慶説："王茂該判死罪，你如果要辯明他無罪，也須一同治罪。"於是把柳慶捉到面前。柳慶臉不改色，語氣不屈，高聲説："我私下聽説君王如有不通達事理的就是不明，臣子如見錯不争的就是不忠。我願竭盡愚忠，實在不敢吝惜一死，衹怕您會成爲不明智的君主罷了。希望您認真地考慮清楚。"太祖這纔醒悟過來而赦免王茂，但已來不及了。太祖默然無語。第二天，太祖對柳慶説："我不采納你的意見，最終讓王茂含冤而死。可賞賜錢財綢緞給王茂家，來表明他的冤死是由於我的過失造成的。"不久，柳慶被進封爵位爲子，增加封地三百户。大統十五年，加授平南將軍。大統十六年，太祖東征，任命柳慶爲大行臺右丞，加授撫軍將軍。大軍回師後他轉任尚書右丞，加任通直散騎常侍。魏廢帝初年，柳慶任民部尚書。

慶威儀端肅，樞機明辨。太祖每發號令，常使慶宣之。天性抗直，無

柳慶儀容舉止莊重嚴肅，言語明辨。太祖每次發號施令，常常讓柳慶宣讀。他天性剛强正

所回避。太祖亦以此深委仗焉。二年，授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魏恭帝初，進位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尚書右僕射，轉左僕射，領著作。六官建，拜司會中大夫。孝閔帝踐阼，賜姓宇文氏，進爵平齊縣公，增邑通前一千五百户。

直，什麽也不迴避。太祖也因此非常依靠他。魏廢帝二年，柳慶任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魏恭帝初年，官位提升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尚書右僕射，後轉任左僕射，兼任著作。六官建立後，授任司會中大夫。孝閔帝即位，柳慶被賜姓宇文氏，進封爵位爲平齊縣公，增加封地連原來的一共一千五百户。

晋公護初攝政，欲引爲腹心。慶辭之，頗忤旨。又與楊寬有隙，及寬參知政事，慶遂見疏忌，出爲萬州刺史。世宗尋悟，留爲雍州别駕，領京兆尹。武成二年，除宜州刺史。慶自爲郎，迄于司會，府庫倉儲，并其職也。及在宜州，寬爲小冢宰，乃囚慶故吏，求其罪失。按驗積六十餘日，吏或有死於獄者，終無所言，唯得剩錦數匹。時人服其廉慎。保定三年，又入爲司會。

晋公宇文護初攝政，想引用柳慶作爲心腹。柳慶推辭了，因此與宇文護的心意大爲抵觸。柳慶又和楊寬有矛盾，到楊寬參與主持政事的時候，柳慶就被疏遠疑忌，調出京城任萬州刺史。不久周世宗醒悟過來，又把柳慶留下任雍州别駕，兼任京兆尹。武成二年，柳慶任宜州刺史。柳慶自從任郎官，直到擔任司會，倉庫的物品儲備，都是他職務所管的範圍。等到在宜州的時候，楊寬任小冢宰，就把柳慶原來的屬吏囚禁起來，想找柳慶的罪過。一共審查了六十多天，那些官吏有的已死在獄中，但始終没有説出什麽，倉庫中衹能找到剩餘的錦緞幾匹。當時人們都佩服他的廉潔謹慎。保定三年，柳慶又被召入任司會。

先是，慶兄檜爲魏興郡守，爲賊黄寶所害。檜子三人，皆幼弱，慶撫養甚篤。後寶率衆歸朝，朝廷待以優禮。居數年，檜次子雄亮白日手刃寶於長安城中。晋公護聞而大怒，執慶及諸子侄皆囚之。讓慶曰："國家憲綱，皆君等所爲。雖有私怨，寧得擅殺人也！"對曰："慶聞父母之仇不同天，昆弟之仇不同國。明公以孝治天下，何乃責於此乎。"護愈怒，慶辭色無所屈，卒以此免。天和元年十二月薨。時年五十，贈鄜綏丹三州刺史，謚曰景。子機嗣。

先前，柳慶的哥哥柳檜任魏興郡守，被賊寇黄寶殺害。柳檜的三個兒子都年幼弱小，柳慶撫養他們，非常厚道。後來黄寶率領部下歸順朝廷，朝廷用優厚的禮節對待他。過了幾年，柳檜的次子柳雄亮在大白天親手把黄寶殺死在長安城中。晋公宇文護聽説以後勃然大怒，捉拿柳慶和他的兒子侄子，并把他們囚禁起來。宇文護責怪柳慶説："國家的法紀都是你們制定出來的。即使有私怨，難道就能够擅自殺人嗎！"柳慶回答説："我聽説父母之仇不共戴天，兄弟之仇不同處一國。您用孝道治理天下，爲什麽竟拿這件事來責怪我呢。"宇文護更加生氣，但柳慶的言辭神色仍一點也不屈服，他們最終因此獲得赦免。天和元年十二月柳慶去世，終年五十歲。朝廷追贈他爲鄜綏丹三州刺史，謚號是景。他的兒子柳機繼承了爵位。

柳機

機字匡時，少有令譽，風儀辭

柳機字匡時，年輕時就有好名聲，風度儀容

令，爲當世所推。歷小納言、開府儀同三司、司宗中大夫。大象中，御正上大夫、華州刺史。

辭令都被當時人們推崇。他歷任小納言、開府儀同三司、司宗中大夫。大象年間，柳機任御正上大夫、華州刺史。

柳弘

機弟弘，字匡道，少聰穎，亦善草隸，博涉群書，辭彩雅贍。與弘農楊素爲莫逆之交。解巾中外府記室參軍。建德初，除内史上士，歷小宫尹、御正上士。陳遣王偃民來聘，高祖令弘勞之。偃民謂弘曰："來日，至於藍田，正逢滋水暴長，所賫國信，溺而從流。今所進者，假之從吏。請勒下流人，見爲追尋此物也。"弘曰："昔淳于之獻空籠，前史稱以爲美。足下假物而進，詎是陳君之命乎。"偃民慚不能對。高祖聞而嘉之，盡以偃民所進之物賜弘，仍令報聘。占對詳敏，見稱於時。使還，拜内史都上士，遷御正下大夫。尋卒於官，時年三十一。高祖甚惜之。贈晋州刺史。楊素誄之曰："山陽王弼，風流長逝。穎川荀粲，零落無時。修竹夾池，永絶梁園之賦；長楊映沼，無復洛川之文。"其爲士友所痛惜如此。有文集行於世。

柳機的弟弟柳弘，字匡道，年輕時很聰明，也擅長草隸書法，博覽群書，文辭典雅、富麗。他和弘農楊素結爲莫逆之交。柳弘最初任中外府記室參軍。建德初年，任内史上士，後歷任小宫尹、御正上士。陳朝派遣王偃民前來聘問，高祖命令柳弘慰勞他們。王偃民對柳弘説："我來的時候，走到藍田，正遇上滋水猛漲，所帶的國家信物掉入水中隨水流走了。現在進獻的是向屬吏借來的。請布置下游的百姓，替我追尋這些東西。"柳弘説："從前淳于獻上空籠，前代史官稱之爲美。先生現在借東西來進獻，難道這是陳朝國君的命令嗎。"王偃民滿面羞慚不能回答。高祖聽説以後很贊賞柳弘，把王偃民進獻的東西全部賜給柳弘，又讓他作爲使臣回訪陳朝。柳弘在陳朝應對詳盡機敏，被人們稱道。回到北周，朝廷授柳弘爲内史都上士，又升任御正下大夫。不久在任職期間去世，終年三十一歲。高祖感到很痛惜。朝廷追贈他爲晋州刺史。楊素爲他作祭文，文中説："山陽王弼，風流人物溘然長逝。穎川荀粲，不遇時機猝然殞命。修竹夾池，梁園的辭賦長久斷絶；長楊映沼，不再有洛川的文筆。"柳弘的早逝是如此被他的士人朋友所痛惜。他有文集流傳於世。

柳鷟　柳帶韋

慶三兄，鷟、虯、檜，虯、檜并自有傳。鷟好學，善屬文。魏臨淮王記室參軍事。早卒。

柳慶有三個哥哥：柳鷟、柳虯、柳檜，其中柳虯和柳檜都另外獨自有傳。柳鷟喜歡學習，善於寫文章。任魏臨淮王記室參軍事。柳鷟早年就去世了。

子帶韋，字孝孫。深沉有度量，少好學。身長八尺三寸，美風儀，善占對。韓賢素爲洛州刺史，召爲主簿。後與諸父歸朝，太祖辟爲參軍。

柳鷟的兒子柳帶韋，字孝孫。性格深沉，有度量，從小就好學。身高八尺三寸，儀容俊美，風度翩翩，善於應對。韓賢素任洛州刺史時，把柳帶韋召來任主簿。後來跟各位叔父一起歸順朝廷，太祖徵用爲參軍。

時侯景作亂江右，太祖令帶韋使江、郢二州，與梁邵陵、南平二王

當時侯景在江西作亂，太祖命令柳帶韋出使江州、郢州，與梁朝邵陵、南平二王往來結交。

通好。行至安州，值假寶等反，帶韋乃矯爲太祖書以撫安之，并即降附。既至郢，見邵陵，具申太祖意。邵陵即使隨帶韋報命。以奉使稱旨，授轉輔國將軍、中散大夫。

柳帶韋走到安州，正值假寶等人謀反，柳帶韋就假傳太祖書信來安撫他們，他們當即投降歸附。到郢州後，柳帶韋見到邵陵王，一一申明太祖的心意。邵陵王派使者跟隨柳帶韋到朝廷覆命。因爲柳帶韋奉命出使符合皇上的心願，因此被改任輔國將軍、中散大夫。

十七年，太祖遣大將軍達奚武經略漢川，以帶韋爲治行臺左丞，從軍南討。時梁宜豐侯蕭循守南鄭，武攻之未拔。乃令帶韋入城説循曰："足下所固者險，所恃者援，所守者民。今王師深入棧道，長驅漢川，此則所憑之險不足固也；武興陷没於前，白馬破亡於後，自餘川谷酋豪，路阻而不敢進，此則所望之援不可恃也；夫顧親戚，懼誅夷，貪榮慕利，此生人常也，今大兵總至，長圍四合，戮逃亡以勸安居，賞先降以招後服，人人懷轉禍之計，家家圖安堵之謀，此則所部之民不可守也。且足下本朝喪亂，社稷無主，盡忠將何所托，死節不足成名，竊爲足下不取也。僕聞賢者相時而動，智者因變立功。當今爲足下計者，莫若肉袒軍門，歸命下吏，免生民於塗炭，全髮膚於孝道。必當紆青拖紫，裂土分珪，名重當時，業光後嗣。豈若進退無據，身名俱滅者哉。"循然之，後乃降。

大統十七年，太祖派遣大將軍達奚武謀取漢川，任柳帶韋爲治行臺左丞，跟隨軍隊南征。當時梁朝宜豐侯蕭循鎮守南鄭，達奚武不能攻取。他就讓柳帶韋進城勸説蕭循。柳帶韋見了蕭循就説："先生固守的是天險，依仗的是援兵，保衛的是百姓。現在朝廷大軍深入棧道，長驅直入漢川，這就是所憑藉的天險不足以固守；武興陷落於前，白馬破亡在後，其餘的部落首領是山野草寇，路途阻隔不敢前進，這就是所盼望的援兵不可依仗；再説顧念親人，害怕誅戮，貪慕虚榮，追求小利，這是百姓的常情。現在朝廷大軍會集前來，四面包圍，誅戮逃亡來鼓勵安居，奬賞先降來招撫後服，人人想着轉禍爲福的計策，家家考慮安居的良謀，這就是管轄的百姓不能保住的道理。況且先生所處的本朝動亂，國家無主，即使要盡忠又有何寄托，死節也不能成名，我私下認爲先生這樣做不可取。鄙人聽説賢明的人善於觀察時機行動，聰明的人順應時變而立功。當今爲先生考慮，不如到軍營門前請罪，歸順下官，以免百姓陷於塗炭，又可保全性命以盡孝道。這樣做的話，先生必定能封官賜爵，地位尊貴，名聲顯赫於當世，功業光照後代。哪能像現在這樣進退都失去依靠，身體名聲都會磨滅呢。"蕭循認爲他説得對，後來就歸降了。

魏廢帝元年，出爲解縣令。二年，加授驃騎將軍、左光禄大夫。明年，轉汾陰令。發摘奸伏，百姓畏而懷之。世宗初，入爲地官上士。武成元年，授帥都督、治御伯下大夫，遷武藏下大夫。保定三年，授大都督。四年，加儀同三司、中外府掾。天和二年，封康城縣男，邑五百户，轉職方中大夫。三年，授兵部中大夫。雖

魏廢帝元年，柳帶韋出任解縣縣令。廢帝二年，加任驃騎將軍、左光禄大夫。第二年，轉任汾陰令。任職期間他揭發隱伏的壞人壞事，百姓都敬畏他懷念他。世宗初年，柳帶韋被召入任地官上士。武成元年，授任帥都督、治御伯下大夫，後升任武藏下大夫。保定三年，授大都督。四年，加任儀同三司、中外府掾。天和二年，封爵康城縣男，封地五百户，又轉任職方中大夫。天和三年，授兵部中大夫。雖然柳帶韋頻頻調動

頻徙職，仍領武藏。尋丁母憂。起爲職方中大夫。五年，轉武藏中大夫。俄遷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凡居劇職，十有餘年，處斷無滯，官曹清肅。

時譙王儉爲益州總管，漢王贊爲益州刺史。高祖乃以帶韋爲益州總管府長史，領益州別駕，輔弼二王，總知軍民事。建德中，大軍東討，徵帶韋爲前軍總管齊王憲府長史。齊平，以功授上開府儀同大將軍，進爵爲公，增邑一千户。陳王純出并州，以帶韋爲并州司會、并州總管府長史。六年，卒於位，時年五十五。謚曰愷。子祚嗣。少有名譽。大象末，宣納上士。

史臣曰：周惠達見禮於寶夤，楊寬荷恩於晋泰。既而蕭氏獲罪，莊帝出居，遂能契闊寇戎，不以興亡革慮；崎嶇危難，不以夷險易心。斯固篤終之士。柳慶束帶立朝，懷匪躬之節；莅官從政，著清白之美。并遭逢興運，各展志能，譽重搢紳，望隆端揆，非虚云也。然慶畏避權寵，違忤宰臣，雖取詘於一時，實獲申於千載矣。

官職，仍兼任武藏。不久他的母親去世。服喪期間柳帶韋被徵召任職方中大夫。天和五年，轉任武藏中大夫。不久就升任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他身居要職十多年，處理決斷事情毫不拖延，官府各辦事部門都清正嚴明。

當時譙王宇文儉任益州總管，漢王宇文贊任益州刺史。高祖就任命柳帶韋爲益州總管府長史，兼任益州別駕，輔佐譙王、漢王，總管軍民事務。建德年間，朝廷大軍東征，徵召柳帶韋任前軍總管齊王宇文憲府長史。齊地平定以後，因功授柳帶韋任上開府儀同大將軍，進封爵位爲公，增加封地一千户。陳王宇文純出任并州，任命柳帶韋爲并州司會、并州總管府長史。天和六年，在任職期間去世，終年五十五歲。謚號是愷。柳帶韋的兒子柳祚繼承了爵位。年輕時就有名聲。大象末年，宣詔召入任上士。

史臣曰：周惠達被蕭寶夤禮遇，楊寬蒙受恩遇於晋泰。不久蕭氏獲罪，莊帝遷居，他們於是能在敵軍來犯時爲國事辛勞，而不因興亡消除顧慮；面對崎嶇危難，也不因艱險而改變心志。這些人本來就是感情專一不變的人士。柳慶束帶站在朝堂上，心懷忠心耿耿的氣節，不顧自身利益；莅臨官府處理政事，顯露清白的美德。他們都遭逢興隆的國運，各自施展自己的志向才幹，聲譽被官員敬重，威望高如相位，并非徒有虚名。然而柳慶使權貴畏懼逃避，違抗朝廷重臣，雖然受委屈於一時，實際上他的忠心却得以表露千年了。



周書卷二十三

列傳第十五

蘇綽（弟）椿

蘇綽

蘇綽字令綽，武功人，魏侍中則之九世孫也。累世二千石。父協，武功郡守。

蘇綽字令綽，武功郡人，是三國時魏國侍中蘇則的第九代孫。他的祖輩接連幾代都當郡太守。父親蘇協，任職武功郡太守。

綽少好學，博覽群書，尤善筭術。從兄讓爲汾州刺史，太祖餞於東都門外。臨別，謂讓曰："卿家子弟之中，誰可任用者?"讓因薦綽。太祖乃召爲行臺郎中。在官歲餘，太祖未深知之。然諸曹疑事，皆詢於綽而後定。所行公文，綽又爲之條式。臺中咸稱其能。後太祖與僕射周惠達論事，惠達不能對，請出外議之。乃召綽，告以其事，綽即爲量定。惠達入呈，太祖稱善，謂惠達曰："誰與卿爲此議者?"惠達以綽對，因稱其有王佐之才。太祖曰："吾亦聞之久矣。"尋除著作佐郎。

蘇綽年輕時喜歡學習，博覽群書，特別擅長計算的方法。他的堂兄蘇讓出任汾州刺史，太祖在東都門外爲他餞行。臨別的時候，太祖對蘇讓説："您家子弟之中，誰可以任用?"蘇讓於是推薦了蘇綽。太祖就召見蘇綽，任命他爲行臺郎中。在任一年多，太祖還没有很賞識他。但是各部門的官員有疑難不決的事情，都向蘇綽徵詢然後纔作決定。所發送的公文，蘇綽又爲他們擬定條款格式。行臺的官員都稱贊他的才能。後來有一次太祖跟僕射周惠達討論政事，周惠達不能回答，請求讓他出外找人商議。於是他把蘇綽召來，把討論的事情告訴他，蘇綽立即爲他加以裁定。周惠達再進去呈報太祖，太祖連聲叫好，問周惠達："誰替你想出這些意見的呢?"周惠達回答説是蘇綽，接着稱贊他有輔佐帝王的才幹。太祖説："我也聽説這個人很久了。"不久太祖就授任蘇綽爲著作佐郎。

屬太祖與公卿往昆明池觀漁，行至城西漢故倉地，顧問左右，莫有知者。或曰："蘇綽博物多通，請問之。"太祖乃召綽。具以狀對。太祖大悦，因問天地造化之始，歷代興亡之迹。綽既有口辯，應對如流。太祖益喜。乃與綽并馬徐行至池，竟不設

有一次適逢太祖和公卿一起到昆明池觀看打魚，走到城西漢代倉庫舊地的時候，回頭詢問左右侍候的人，没有誰知道。有人説："蘇綽見多識廣，請問他吧。"太祖就把蘇綽召來詢問，蘇綽就把具體的情况一五一十地告訴他。太祖十分高興，接着又問當初開天闢地的事情和歷代興亡的過程。蘇綽很有口才，全都對答如流。太祖更

網罟而還。遂留綽至夜，問以治道，太祖卧而聽之。綽於是指陳帝王之道，兼述申、韓之要。太祖乃起，整衣危坐，不覺膝之前席。語遂達曙不厭。詰朝，謂周惠達曰："蘇綽真奇士也，吾方任之以政。"即拜大行臺左丞，參典機密。自是寵遇日隆。綽始制文案程式，朱出墨入，及計帳、户籍之法。

加歡喜，於是和蘇綽一起騎着馬并排慢走到了昆明池，竟忘了打魚的事情而没有設置魚網就回去了。於是太祖把蘇綽留下一直到了晚上，繼續詢問治國的方法，自己就躺下來聽他陳述。蘇綽於是向太祖説明了帝王安邦定國的正確措施，同時又論述了法家代表人物申不害、韓非子學説的要點。太祖聽得竟然馬上起來，正襟危坐，連膝蓋在坐席上往前移了也不知道。就這樣兩人一直談論到天亮也不感到厭倦。第二天早上，太祖對周惠達説："蘇綽真是個奇才，我要把政務委任給他。"太祖當即授任蘇綽爲大行臺左丞，讓他參與處理機密的事務。從此以後太祖對蘇綽的信任和待遇一天天隆厚。蘇綽又開始制定公文案卷的格式，規定行臺發出的文件用朱筆，呈送入行臺的文件用墨筆，并且制定記賬和户籍登記的方法。

大統三年，齊神武三道入寇，諸將咸欲分兵禦之，獨綽意與太祖同。遂并力拒竇泰，擒之於潼關。四年，加衛將軍、右光禄大夫，封美陽縣子，邑三百户。加通直散騎常侍，進爵爲伯，增邑二百户。十年，授大行臺度支尚書，領著作，兼司農卿。

大統三年，齊神武帝兵分三路入侵，各將領都想分兵抵擋，衹有蘇綽的意見和太祖相同。於是他們集中兵力抵抗竇泰，在潼關把他活捉。大統四年，朝廷加授蘇綽爲衛將軍、右光禄大夫，封爵美陽縣子，封地三百户。後來又加授通直散騎常侍，提升爵位爲伯，增加封地二百户。大統十年，蘇綽被任命爲大行臺度支尚書，領著作郎，兼任司農卿。

太祖方欲革易時政，務弘强國富民之道，故綽得盡其智能，贊成其事。減官員，置二長，并置屯田以資軍國。又爲六條詔書，奏施行之。其一，先治心，曰：

當時太祖正想改革時政，致力於擴展强國富民的路子，因此蘇綽得以盡力發揮他的智慧和能力，輔佐太祖成就大事。他主張裁減官員，設置黨正、里長，并且設置屯田來資助統軍治國的費用。蘇綽又草擬了六條詔令，奏請施行。第一條，首先修養自身的思想品德：

> 凡今之方伯守令，皆受命天朝，出臨下國，論其尊貴，并古之諸侯也。是以前世帝王，每稱共治天下者，唯良宰守耳。明知百僚卿尹，雖各有所司，然其治民之本，莫若宰守之最重也。凡治民之體，先當治心。心者，一身之主，百行之本。心不清净，則思慮妄生。思慮妄生，則見理

> 凡是當今的地方長官，都是由天朝任命，派到各地統治一方，説起他們的尊貴地位，都跟古代的諸侯相當。因此前代的帝王，常稱説共同治理天下的，衹有優良的郡守縣令罷了。君主明知各部門長官雖然各有所主管的工作，但是作爲治理百姓的根本，那就没有什麼像郡守縣令那樣最爲重要的了。大凡治理百姓的法則，首先應當加强自身的思想品德修養。思想是全

不明。見理不明，則是非謬亂。是非謬亂，則一身不能自治，安能治民也！是以治民之要，在清心而已。夫所謂清心者，非不貪貨財之謂也，乃欲使心氣清和，志意端静。心和志静，則邪僻之慮，無因而作。邪僻不作，則凡所思念，無不皆得至公之理。率至公之理以臨其民，則彼下民孰不從化。是以稱治民之本，先在治心。

身的主宰，各種行爲做法的根本。思想不清净，就會胡思亂想。胡思亂想，就會不明事理。不明事理，就會是非顛倒。是非顛倒，就會一身不能自理，這樣哪裏還能治理百姓呢？因此治理百姓的關鍵，在於心地要清净。所謂心地清净，不是説不貪圖錢財，而是要讓心情清净平和，精神端正沉静。能够做到心情平和，精神沉静，那麼邪惡不正的念頭就無由産生。邪惡的念頭不産生，那麼凡是考慮的事情，没有不符合最公正無私的道理。用這最公正無私的道理來治理自己屬下的百姓，那麼百姓誰還不聽從你的教化呢。因此説治理百姓的根本首先在於修養思想品德。

其次又在治身。凡人君之身者，乃百姓之表，一國之的也。表不正，不可求直影；的不明，不可責射中。今君身不能自治，而望治百姓，是猶曲表而求直影也；君行不能自修，而欲百姓修行者，是猶無的而責射中也。故爲人君者，必心如清水，形如白玉。躬行仁義，躬行孝悌，躬行忠信，躬行禮讓，躬行廉平，躬行儉約，然後繼之以無倦，加之以明察。行此八者，以訓其民。是以其人畏而愛之，則而象之，不待家教日見而自興行矣。

其次在於陶冶身心。大凡君主的身心，都是百姓的表率，一國的目標。標記不正，不能測得筆直的日影；目標不明顯，不能要求别人射中。當今君王如果不能很好地陶冶自身，而希望治理好百姓，這就好像用彎曲的標記硬要測得筆直的日影一樣；君王如果不能注意自身德行的修養，却要百姓修養德行，這就好像没有目標却要求别人非射中不可。因此作爲君主，必須心如清水，形如白玉。親自實行仁義，孝順父母、敬愛兄長，忠誠守信，禮貌謙讓，廉潔公平，勤儉節約，然後再加上毫不倦怠，加上明察秋毫，親自做好這八個方面，用它來教導百姓。因此百姓對君主既敬畏又愛戴，既效法又模仿，美好的品德用不着每家教誨每天顯示而自然就可以培養起來了。

其二，敦教化，曰：

第二條，注重教育感化：

天地之性，唯人爲貴。明其有中和之心，仁恕之行，異於木石，不同禽獸，故貴之耳。然性無常守，隨化而遷。化於敦樸者，則質直；化於澆僞者，則浮薄。浮薄者，則衰弊之風；質直者，則淳和之俗。衰弊則禍亂交

天地萬物的特性，衹有人是寶貴的。因爲明白人有中正平和的思想，仁愛寬厚的品行，跟木石有别，與禽獸不同，所以纔覺得人是寶貴的。然而人性不會永遠不變，而是隨着教化而變化。受到敦厚樸實的教化就會質樸正直；受到刻薄虚僞的教化就會虚浮輕薄。虚浮輕薄就是一種衰落敗壞的風氣，而

興，淳和則天下自治。治亂興亡，無不皆由所化也。

質樸正直則是一種淳厚和洽的風俗。衰落敗壞，禍亂就會交替出現，淳厚和洽，天下自然就會太平。治亂興亡，無不都是由教化所決定的。

然世道凋喪，已數百年。大亂滋甚，且二十歲。民不見德，唯兵革是聞；上無教化，惟刑罰是用。而中興始爾，大難未平，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饑饉，凡百草創，率多權宜。致使禮讓弗興，風俗未改。比年稍登稔，徭賦差輕，衣食不切，則教化可修矣。凡諸牧守令長，宜洗心革意，上承朝旨，下宣教化矣。

然而社會風氣的敗壞，已經幾百年了。天下大亂日益嚴重，至今也將近二十年。百姓看不到仁德所在，耳聞目睹的衹是戰争；統治者不施行教化，祇懂得使用刑罰。國家復興剛剛開始，巨大的災難還没有平定，加上戰争頻繁，災荒連年不斷，各種規章制度剛開始草創，大都還是權宜之計。致使禮讓的風尚不能興起，舊的風俗習慣不能改正。近年收成逐漸好轉，徭役賦稅稍微減輕，人民的衣食不成問題，那麽教化就可以進行了。大凡各位地方長官，都應該除去雜念，端正思想，秉承朝廷的旨意，向百姓推行教化。

夫化者，貴能扇之以淳風，浸之以太和，被之以道德，示之以朴素。使百姓亹亹，中遷於善，邪僞之心，嗜欲之性，潜以消化，而不知其所以然，此之謂化也。然後教之以孝悌，使民慈愛；教之以仁順，使民和睦；教之以禮義，使民敬讓。慈愛則不遺其親，和睦則無怨於人，敬讓則不競於物。三者既備，則王道成矣。此之謂教也。先王之所以移風易俗，還淳反素，垂拱而治天下以至太平者，莫不由此。此之謂要道也。

所謂感化，貴在能够用淳厚的風尚去倡導，用平和的思想去浸潤，用道德的行爲去影響，用樸素的作風去示範。使百姓勤勉不倦，心中的想法日趨向善，邪惡虚僞的念頭，貪得無厭的習性都暗暗消失，而不知道出現這種情形的原因，這就叫做感化。然後用孝順父母、敬愛兄長的道理教導百姓，讓百姓慈愛；用仁厚和順教導百姓，使百姓和睦；用禮義教導百姓，使百姓恭敬謙讓。百姓慈愛就不會遺棄親人，和睦就不會怨恨他人，恭敬謙讓就不會争奪財物。這三方面都具備了，那麽以仁義治理天下的局面就形成了。這就叫做教。前代君王能够移風易俗、返璞歸真、垂肩拱手治理天下而達到太平盛世的局面，没有不是通過教化來實現的。這就是治理天下的重要方法。

其三，盡地利，曰：

第三條，充分發揮地利：

人生天地之間，以衣食爲命。食不足則饑，衣不足則寒。饑寒切體，而欲使民興行禮讓者，此猶逆坂走丸，勢不可得也。是以古之聖王，知其若此，

人生長在天地之間，把衣食看作是生命一樣重要的大事。糧食不够就會挨餓，衣服不足就會受寒。當飢寒交迫的時候，却要讓百姓實行禮讓，這就好像要彈丸往山坡上滚，勢必不可能。因此古代英明的君主懂得

故先足其衣食，然後教化隨之。夫衣食所以足者，在於地利盡。地利所以盡者，由於勸課有方。主此教者，在乎牧守令長而已。民者冥也，智不自周，必待勸教，然後盡其力。諸州郡縣，每至歲首，必戒敕部民，無問少長，但能操持農器者，皆令就田，墾發以時，勿失其所。及布種既訖，嘉苗須理，麥秋在野，蠶停於室，若此之時，皆宜少長悉力，男女并功，若援溺、救火、寇盗之將至，然後可使農夫不廢其業，蠶婦得就其功。其有游手怠惰，早歸晚出，好逸惡勞，不勤事業者，則正長牒名郡縣，守令隨事加罰，罪一勸百。此則明宰之教也。

這個道理，先讓百姓豐衣足食，然後纔跟着進行教化。衣食能够豐足的原因，在於充分利用土地有利的條件。能儘量利用土地有利條件的原因，是由於鼓勵督促方法適宜。主掌這項教育的人，就在於地方長官了。民就是冥的意思，自己考慮事情不周到，一定要靠勉勵教誨，然後纔會盡力去做。各州郡縣，每到年初一定告誡本地百姓，不論老幼，衹要能拿起農具的，就讓他們都到田間，按時耕種，不要讓田地荒蕪。等到播種完畢，茁壯的禾苗需要管理，麥子在田野成熟，蠶在屋裏結繭，在這時候，都應當老幼盡力，男女合作，好像拉起被水淹的人、救火、强盗將要來到一樣緊急行動，然後纔能使農夫不荒廢本業，蠶婦得以完成其工作。如果有游手好閑、早歸晚出、好逸惡勞、不努力耕織的人，那麽黨正、里長就要記下他們的名字上報郡縣，郡守縣令就應根據情况加以處罰，罰一人就能勉勵百人。這樣纔是賢明的官員所應采取的教育方法。

夫百畝之田，必春耕之，夏種之，秋收之，然後冬食之。此三時者，農之要也。若失其一時，則穀不可得而食。故先王之戒曰："一夫不耕，天下必有受其饑者；一婦不織，天下必有受其寒者。"若此三時不務省事，而令民廢農者，是則絶民之命，驅以就死然。單劣之户，及無牛之家，勸令有無相通，使得兼濟。三農之隙，及陰雨之暇，又當教民種桑、植果，藝其菜蔬，修其園圃，畜育鷄豚，以備生生之資，以供養老之具。

一家百畝的田地，必定是春耕、夏種、秋收，然後冬天纔有糧食。這三個季節是農業生産的重要時節。如果耽誤了一個季節，那麽穀物就不能收穫以供食用了。因此前代君王告誡説："一個農夫不耕種，天下必定有人因此挨餓；一個蠶婦不紡織，天下必定有人因此受寒。"如果這三個季節地方官員不注意審時度勢，而使百姓荒廢農業生産，這樣就等於斷絶百姓的性命，把他們趕向死路一樣。對那些缺乏勞力和没有耕牛的人家，應鼓勵他們互通有無，使他們同舟共濟。農事的間隙，以及陰雨天氣不能幹活的空閑日子，又應當教百姓種桑樹、果樹和蔬菜，修整園圃，養育牲畜，以便準備生活的費用，以便供給養老的東西。

夫爲政不欲過碎，碎則民煩；勸課亦不容太簡，簡則民怠。善爲政者，必消息時宜而適煩簡之中。故《詩》曰："不

處理政務不要過於瑣碎，過於瑣碎百姓會感到煩擾；鼓勵督促也不容許太簡單，過於簡單百姓就會懈怠。善於處理政務的官員，必須根據當時實際情况的變化而使煩簡

剛不柔，布政優優，百祿是求。"如不能爾，則必陷於刑辟矣。

其四，擢賢良，曰：

天生蒸民，不能自治，故必立君以治之。人君不能獨治，故必置臣以佐之。上至帝王，下及郡國，置臣得賢則治，失賢則亂，此乃自然之理，百王不能易也。

今刺史守令，悉有僚吏，皆佐治之人也。刺史府官則命於天朝，其州吏以下，并牧守自置。自昔以來，州郡大吏，但取門資，多不擇賢良；末曹小吏，唯試刀筆，并不問志行。夫門資者，乃先世之爵祿，無妨子孫之愚瞽；刀筆者，乃身外之末材，不廢性行之澆僞。若門資之中而得賢良，是則策騏驥而取千里也；若門資之中而得愚瞽，是則土牛木馬，形似而用非，不可以涉道也。若刀筆之中而得志行，是則金相玉質，內外俱美，實爲人寶也；若刀筆之中而得澆僞，是則飾畫朽木，悅目一時，不可以充榱椽之用也。今之選舉者，當不限資蔭，唯在得人。苟得其人，自可起厮養而爲卿相，伊尹、傅說是也，而況州郡之職乎。苟非其人，則丹朱、商均雖帝王之胤，不能守百里之封，而況於公卿之胄乎。由此而言，觀人之道可見矣。

適中。因此《詩經》中說："不剛不柔，施行政令寬和，就能求得百福。"如果不能如此去做，那麼必定會陷於施用刑律的境地。

第四條，選拔賢良人才：

天生平民百姓，自身不能臻於完美的境界，因此必須設立君主來治理。國君不能獨自一人管理天下，因此必須安排官員來輔佐。上至帝王，下到郡國，安排大臣如能得到賢人擔任，天下就太平無事；如果没有賢人，天下就會動亂，這就是自然的道理，即使一百個帝王也改變不了。

現在各級地方長官，都設置僚屬，這些都是輔佐管理政務的人。刺史州官就由朝廷任命，州官以下的僚屬，全都由刺史郡守自己任命。自古以來，州郡的高級屬員衹憑藉門第資格任命，大多没有選擇德才兼備的人才；低級小吏衹是試其文筆優劣，全不問道德品行。所謂門第資格，不過是先輩的爵位高低，俸祿的多少，不能擔保子孫後代不愚昧；所謂文筆，不過是自身之外的末技，不會改變性格品行的刻薄僞詐。如果在門第資格高貴的人士之中能找到德才兼備的人才，這就好像駕馭着駿馬而馳騁千里；如果在門第資格高貴的人中找到的是愚昧的庸才，這樣就好像泥牛木馬一樣，形狀相似但用途却完全不同，是不能登程的。如果在文筆高超的人士中找到道德品行優秀的人才，這樣就是具有黃金般的外表和玉石般的品質，裏外都美，確實是人中珍寶；如果在懂得舞文弄墨的人中找了一些刻薄僞詐的小人，這樣就好像在朽木上雕飾圖案，衹能一時好看，却不能用來充當椽木使用。現在選拔舉薦人才，應當不限資格祖蔭，衹在乎找到真正的良才。假如能找到優秀的人才，自然可以把養馬的奴僕起用爲公卿宰相，伊尹、傅說就是這樣的例子，更何況州郡的職位呢。假如不是優秀的人才，那麼即使是丹朱、商均那樣的帝王後代，也不能保住百里的封地，何況公卿的後代呢。由此說來，觀察一個人的

凡所求材藝者，爲其可以治民。若有材藝而以正直爲本者，必以其材而爲治也；若有材藝而以奸僞爲本者，將由其官而爲亂也，何治之可得乎。是故將求材藝，必先擇志行。其志行善者，則舉之；其志行不善者，則去之。

道理就顯而易見了。

大凡選拔官員要求其具備的才幹技藝，是因爲可以用來治理百姓。如果具有才幹、技藝，又以正直的品德作爲做人的根本，他必定用自己的才幹把本職工作做好；如果有才幹技藝却把邪惡僞詐作爲做人的根本，他就會依仗自己的官位做壞事，又怎麽能够治理得好呢。因此要選取有才幹技藝的人才，必定首先觀察一個人的道德品行。那些道德品質好的，就推舉他；那些道德品行不好的，就棄置不用。

而今擇人者多云“邦國無賢，莫知所舉”。此乃未之思也，非適理之論。所以然者，古人有言：明主聿興，不降佐於昊天；大人基命，不擢才於后土。常引一世之人，治一世之務。故殷、周不待稷、契之臣，魏、晋無假蕭、曹之佐。仲尼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豈有萬家之都，而云無士，但求之不勤，擇之不審，或用之不得其所，任之不盡其材，故云無耳。古人云：“千人之秀曰英，萬人之英曰雋。”今之智效一官，行聞一邦者，豈非近英雋之士也。但能勤而審察，去虚取實，各得州郡之最而用之，則民無多少，皆足治矣。孰云無賢！

如今負責選拔人才的官員大都説“自己管轄的那個地方没有賢才，不知該舉薦誰”。這種説法是從來没有認真思考，并不是合理的言論。之所以這樣批評他們，是因爲古人有這樣的見解：英明的君主能够興起，不是由於上天給他降下輔佐的大臣；德行高尚的人能够創業，不是由於地神給他選拔人才。經常是引用當世的人才，治理當世的政務。因此商、周不可能依賴稷、契時代的大臣，魏、晋無法藉助蕭何、曹參來輔佐。孔子説過：“有十家人聚居的地方，必定有像我孔丘一樣忠誠守信的人在其中。”哪裏會有萬户人家的都市，却説没有人才的道理，衹是尋找不力，選擇不精，或者使用不得其所，委任不盡其才，所以説没有罷了。古人説：“千人之中的優秀人士叫做英，萬人之中的英才叫做俊。”現在才智足以授予一個官職，德行能够聞名一方的人，難道不是接近英俊的人才嗎？衹要能盡力去審察，辭退徒有虚名的人，選取有真才實學的人，各自發現本州郡中最優秀的人才來任用，那麽無論百姓有多少，都能把地方治理好。誰説没有賢才呢！

夫良玉未剖，與瓦石相類；名驥未馳，與駑馬相雜。及其剖而瑩之，馳而試之，玉石駑驥，然後始分。彼賢士之未用也，混於凡品，竟何以異。要

良玉在没有破開之前，跟瓦片石頭相似；駿馬還没有奔馳的時候，跟劣馬相混雜也分不出來。等到把玉石剖開使它顯露晶瑩，讓駿馬飛馳來驗試它的本領，這樣美玉和石頭、駿馬和劣馬纔能分辨清楚。

任之以事業，責之以成務，方與彼庸流較然不同。昔呂望之屠釣，百里奚之飯牛，甯生之扣角，管夷吾之三敗，當此之時，悠悠之徒，豈謂其賢。及升王朝，登霸國，積數十年，功成事立，始識其奇士也。於是後世稱之，不容於口。彼瑰偉之材，不世之傑，尚不能以未遇之時，自異於凡品，況降此者哉。若必待太公而後用，是千載無太公；必待夷吾而後任，是百世無夷吾。所以然者，士必從微而至著，功必積小以至大，豈有未任而已成，不用而先達也。若識此理，則賢可求，士可擇。得賢而任之，得士而使之，則天下之治，何向而不可成也。

那些賢人在還没有任用之前，混雜在平常的人群之中，憑什麼能看出他們的不同呢。關鍵是要把事業交給他們，責求他們成就事業，纔能比較出他們跟那些庸人截然不同。古代的呂望以屠殺牲畜和釣魚爲生，百里奚替人喂牛，甯生敲打牛角求仕，管仲曾經幾次打敗仗，在那時候，衆多的庸人難道會説他們是賢人嗎。等到他們當上王朝或者稱霸的諸侯大國的輔佐，經過幾十年，大功告成，事業完成，人們纔認識到他們是奇才。於是後代的人稱贊他們的話，説也説不完。他們那樣奇特的人才，非凡的俊傑，還不能在没有受到重用的時候，把自己跟普通人區别開來，何況才幹比不上他們的人呢。如果必定要等有了姜太公然後纔任用，這樣一千年也没有太公；必定要等有了管仲然後纔委任，這樣一百代也没有管仲。所以這樣説的原因，是因爲士人必定是從卑微發展到顯貴，功勞必定從小積累到大，哪裏有還没有委任就事業已成，不任用就先顯達的道理。如果懂得這個道理，那麼賢人就能找到，士人也能够加以選擇。找到賢人然後委任他，找到賢士然後使用他，那麼天下要治理好，還有什麼不能成功的呢。

然善官人者必先省其官。官省，則善人易充，善人易充，則事無不理；官煩，則必雜不善之人，雜不善之人，則政必有得失。故語曰："官省則事省，事省則民清；官煩則事煩，事煩則民濁。"清濁之由，在於官之煩省。案今吏員，其數不少。昔民殷事廣，尚能克濟，況今户口減耗，依員而置，猶以爲少。如聞在下州郡，尚有兼假，擾亂細民，甚爲無理。諸如此輩，悉宜罷黜，無得習常。

然而善於任用官員的人必定首先要減少他的官員。官員減少了，那麼好的人才容易充實到官府之中。人才充實了，那麼事情没有處理不好的；官員煩多，那麼必定混雜不好的人，混雜了不好的人，那麼政務必定有過失。因此人們説："官員減少了，麻煩事情也會減少；麻煩事情少了，百姓就會清醒。官員繁多，瑣事也就繁多；瑣事繁多，百姓就會感到頭腦昏亂。"清醒和昏亂的由來，在於官員的繁多還是減少。考察當今官員人數并不少。當初人多事廣的時候，尚且能把政務搞好，何況現在户口減少，按照人數來設置官員，有人還認爲太少。好像聽説下邊的州郡，還有兼任或暫代官職的情況，

因此攪擾百姓，太没道理。像這一類的官吏，全都應當罷免，不能習以爲常。

非直州郡之官，宜須善人，爰至黨族閭里正長之職，皆當審擇，各得一鄉之選，以相監統。夫正長者，治民之基。基不傾者，上必安。

不僅州郡的官員應當任用優秀的人才，就是基層的閭里正長一類的職務，都應當慎重選擇，以便各自能選拔出一鄉之中最合適的人才，來管理百姓。黨正里長是治理百姓的基礎。基礎不傾斜，處於上位的必定安穩。

凡求賢之路，自非一途。然所以得之審者，必由任而試之，考而察之。起於居家，至於鄉黨，訪其所以，觀其所由，則人道明矣，賢與不肖别矣。率此以求，則庶無愆悔矣。

大凡尋求賢才的途徑，自然不止一條。然而要審慎地選拔賢人的方法，必須通過任用來測試他們的能力，通過考核來觀察他們的優劣。從家庭到鄉間，查訪他們做法的依據，觀察他們取得成績的緣由，那麽他們的爲人之道就清楚了，賢良和品行不好的人就可以區别開來了。用這樣的方法來尋求人才，那就大概没有過失了。

其五，恤獄訟，曰：

人受陰陽之氣以生，有情有性。性則爲善，情則爲惡。善惡既分，而賞罰隨焉。賞罰得中，則惡止而善勸；賞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民無所措手足，則怨叛之心生。是以先王重之，特加戒慎。夫戒慎者，欲使治獄之官，精心悉意，推究事源。先之以五聽，參之以證驗，妙睹情狀，窮鑒隱伏，使奸無所容，罪人必得。然後隨事加刑，輕重皆當，赦過矜愚，得情勿喜。又能消息情理，斟酌禮律，無不曲盡人心，遠明大教，使獲罪者如歸。此則善之上也。然宰守非一，不可人人皆有通識，推理求情，時或難盡。唯當率至公之心，去阿枉之志，務求曲直，念盡平當。聽察之理，必窮所見，然後栲訊以法，不苛不暴，有疑則從輕，未審不妄罰，隨事斷理，獄無停滯。此亦其次。若乃

第五條，慎重對待訴訟：

人類感受陰陽二氣而生，因此有感情有本性。本性使人們行善，感情控制不住就容易作惡。善惡已經區分，賞罰隨後也要得到運用。賞罰得當，那麽惡行被制止而善行得到鼓勵；賞罰不當，那麽百姓就會手足無措。百姓手足無措，怨恨反叛的念頭就會産生。因此前代的君王重視賞罰，特加戒慎。戒慎，就是要使審理案件的官員細心地盡力推究案件的根由。首先要從五個方面聽取案情，再拿其他證據作參考，巧妙審察細節，深入查明隱情，使奸詐之人無處容身，犯罪之人必定捉拿歸案。然後根據不同的情況判刑，判罰輕重適當，赦免輕微過失，原諒愚昧犯法，查明實情也不要自鳴得意。還要能够參考人情事理，斟酌禮制法律，無不曲盡人情，深明仁義禮教，使犯罪的人好像回到家中一樣。這纔是最好的做法。然而地方長官并不止一人，不可能人人都有通達的見識，推求情理，有時也很難窮盡。衹是應當本着最公正的心地，去除曲意偏袒的念頭，務求判明是非曲直，儘量使判决量刑都公平得當。聽訴和審查的方法，必須把所發現的

不仁恕而肆其殘暴，同民木石，專任捶楚。巧詐者雖事彰而獲免，辭弱者乃無罪而被罰。有如此者，斯則下矣，非共治所寄。今之宰守，當勤於中科，而慕其上善。如在下條，則刑所不赦。

情况追查得一清二楚，然後按法律用刑審訊，不苛刻不殘酷，有疑問就從輕發落，還没有審查清楚就不亂施刑罰，根據事實判决處理，案件决不拖延積壓。這樣也是較好的做法。如果不用仁厚寬恕的方式而肆意采用殘暴的手段，把百姓視同木石，專用刑具鞭打。這樣的話，巧言詭詐的人雖罪狀明顯却免於治罪，不善言辭的人却無罪而遭受刑罰。像這樣處理案件的，這就是最差的了，不是共同治理天下所可以依賴的。當今的地方長官，應當盡力按較好的做法處理，并慕求最好的做法。如果是用最差的做法，那麽刑律不會放過他們。

又當深思遠大，念存德教。先王之制曰，與殺無辜，寧赦有罪；與其害善，寧其利淫。明必不得中，寧濫捨有罪，不謬害善人也。今之從政者則不然。深文巧劾，寧致善人於法，不免有罪於刑。所以然者，皆非好殺人也，但云爲吏寧酷，可免後患。此則情存自便，不念至公，奉法如此，皆奸人也。夫人者，天地之貴物，一死不可復生。然楚毒之下，以痛自誣，不被申理，遂陷刑戮者，將恐往往而有。是以自古以來，設五聽三宥之法，著明慎庶獄之典，此皆愛民甚也。凡伐木殺草，田獵不順，尚違時令，而虧帝道；况刑罰不中，濫害善人，寧不傷天心、犯和氣也！天心傷，和氣損，而欲陰陽調適，四時順序，萬物阜安，蒼生悦樂者，不可得也。故語曰，一夫吁嗟，王道爲之傾覆，正謂此也。凡百宰守，可無慎乎。

此外又應當深刻地思考遠大的事業，心中要想到以德政教化百姓。前代先王的規定曾説到，與其濫殺無辜，寧可寬恕罪人；與其傷害好人，寧可利於奸邪。這就説明如果明知不能處理得當，那就寧可錯免罪人，也不亂傷害好人。當今執政的人却不是這樣。他們死板地固守法律條文，千方百計羅列過失，寧可使好人受刑法處罰，也不讓罪人免於刑罰。他們這樣做的原因，都不是喜歡殺人，衹是認爲當官就寧可嚴酷，這樣可以避免因漏判而帶來的後患。這樣做就是懷有利己的心理，而不考慮最公正的原則，像這樣執行法令，都是奸邪之人。人是天地萬物之中最寶貴的，死了就不能復活。然而在酷刑之下，因爲受不住刑訊的痛苦而自誣有罪，又不經申訴審理，就被判刑殺害，恐怕到處都有。因此自古以來，設置了從五個方面聽取訴訟、對三種情况從寬處理的原則，寫下了明察細審案件的法典，這些都是十分愛惜人民的做法。凡是砍樹、割草、打獵不依時節，尚且違反有關農事的政令而損害帝王的治國之道；何况刑罰不當，亂殺好人，難道不使皇天傷心，觸犯陰陽交合而化生萬物的和氣嗎！皇天傷心，和氣受損，而想陰陽協調合適，四季順理有序，萬物豐盛平安，百姓快樂高興，這是不可能的。因此有人説

過，一個人嘆息，王道就會因此傾覆，說的正是這種情況。所有的地方長官，能不審慎嗎。

若有深奸巨猾，傷化敗俗，悖亂人倫，不忠不孝，故爲背道者，殺一利百，以清王化，重刑可也。識此二途，則刑政盡矣。

如果有人老奸巨猾，傷風敗俗，違背人倫，不忠不孝，故意做出違背道德的行爲，殺掉一人而有利於衆人，以便使君王的教化清明，這樣即使用重刑也是可以的。懂得這兩方面判罰的原則，那麽刑政就完備了。

其六，均賦役，曰：

第六條，平均賦税徭役：

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明先王必以財聚人，以仁守位。國而無財，位不可守。是故三五以來，皆有征税之法。雖輕重不同，而濟用一也。今逆寇未平，軍用資廣，雖未遑減省，以恤民瘼，然令平均，使下無匱。夫平均者，不捨豪强而徵貧弱，不縱奸巧而困愚拙，此之謂均也。故聖人曰："蓋均無貧。"

聖人最寶貴的是地位。用來守住地位的是仁愛，用來凝聚百姓的是財富。這說明前代君王必定用財富凝聚百姓，用仁愛保守地位。國家如果没有財富，地位就保不住。因此從三皇五帝以來，都有徵税的做法。雖然輕重不同，但作用是一樣的。現在叛賊强盜還没有掃平，軍隊費用的開支很大，雖然還没有來得及減省，以便救濟百姓的疾苦，但要使它平均，讓百姓不缺乏生活資料。所謂平均，不是免除豪强而衹徵收貧弱人家，不縱容奸邪詭詐的人而使愚昧笨拙的人受困，這就叫做平均。因此聖人說："衹要平均就没有貧困。"

然財貨之生，其功不易。織紝紡績，起於有漸，非旬日之間，所可造次。必須勸課，使預營理。絹鄉先事織紝，麻土早修紡績。先時而備，至時而輸，故王賦獲供，下民無困。如其不預勸戒，臨時迫切，復恐稽緩，以爲己過，捶扑交至，取辦目前。富商大賈，緣兹射利，有者從之貴買，無者與之舉息。輸税之民，於是弊矣。

然而財物的生産，其工作也不容易。紡綫織布，從一絲一綫逐漸做起，不是十來天就可以隨便完成的。必須不斷鼓勵督促，使人們預先經營料理。出産絲織品的地方事先做好織作布帛之事，種麻的地方及早備辦緝麻紡綫。提前做好準備，到時就能交納，所以朝廷的賦税能够得到供給，百姓也不會困苦。如果不預先鼓勵勸誡，到徵收期限緊迫的時候，又怕拖延時間成爲自己的過失，於是鞭抽棍打，責令馬上備辦交納。那些富有的商賈趁此機會牟取暴利，有錢人家向他們高價購買，無錢的向他們付息借貸。交納賦税的百姓於是遭殃了。

租税之時，雖有大式，至於斟酌貧富，差次先後，皆事起於正長，而繫之於守令。若斟酌得所，則政和而民悦；若檢理無

徵收租税的時候，雖然有大致的規定，至於考慮貧富差别，排列先後順序，都由基層的黨正里長提出意見，再由郡守縣令决定。如果考慮周全，那麽政治和洽而百姓高

方，則吏奸而民怨。又差發徭役，多不存意。致令貧弱者或重徭而遠戍，富强者或輕使而近防。守令用懷如此，不存恤民之心，皆王政之罪人也。

興；假如審核處理不得法，那麽官吏就會作惡而百姓怨恨。此外分派徭役，官員多不用心。致使貧窮體弱的人有的服重役而到遠方防守，富有體壯的人有的派上輕差而在附近防衛。郡守縣令考慮事情如此草率，没有一點憐憫百姓的心腸，都是君王政務的罪人。

太祖甚重之，常置諸座右。又令百司習誦之。其牧守令長，非通六條及計帳者，不得居官。

太祖很重視這六條詔令，常把它放在座位右邊。他又命令各部門官員學習背誦。那些州官、郡守、縣令等官長，凡是不通曉六條詔令和記賬方法的，不能够任職。

自有晋之季，文章競爲浮華，遂成風俗。太祖欲革其弊，因魏帝祭廟，群臣畢至，乃命綽爲大誥，奏行之。其詞曰：

惟中興十有一年，仲夏，庶邦百辟，咸會於王庭。柱國泰洎群公列將，罔不來朝。時乃大稽百憲，敷于庶邦，用綏我王度。皇帝曰："昔堯命羲和，允厘百工。舜命九官，庶績咸熙。武丁命説，克號高宗。時惟休哉，朕其欽若。格爾有位，胥暨我太祖之庭，朕將丕命女以厥官。"

六月丁巳，皇帝朝格於太廟，凡厥具僚，罔不在位。

皇帝若曰："咨我元輔、群公、列將、百辟、卿士、庶尹、御事，朕惟寅敷祖宗之靈命，稽于先王之典訓，以大誥于爾在位。昔我太祖神皇，肇膺明命，以創我皇基。烈祖景宗，廓開四表，底定武功。暨乎文祖，誕敷文德，龔惟武考，不霣其舊。自時厥後，陵夷之弊，用興大難于彼東丘，則我黎人，咸墜塗炭。惟台一人，纘戎下武，夙夜祗畏，若涉大川，罔識攸濟。是用稽於帝典，揆於王廷，拯我民瘼。惟彼哲王，示我彝訓，曰天

自從晋朝末年以來，文章競相追求浮華的風格，終於成爲習慣。太祖想革除這種弊病，就趁着魏帝祭廟，群臣全都來到的機會，命令蘇綽寫了一篇大誥，奏請魏文帝推行。大誥説：

國家中興十一年，仲夏，各地百官，全都會集朝廷。上自柱國宇文泰，下至群公列將，没有誰不來朝拜。當時大力制定各種法令，施予各地，用來告知我王法度。皇帝説："當初堯任命羲和，恰當地管理百官。舜任命九官，各種事業興辦起來。武丁任命傅説，能够號稱高宗。天時美好，寡人敬重順從。你們各有職位，全都來到我太祖的王庭，寡人將把那些官職奉天意任命給你們。"

六月丁巳，皇帝到太廟朝拜，凡是官員，無不在位。

皇帝這樣説："啊！我朝宰相、群公、列將、百官、卿士、庶尹、御事，寡人恭敬地發布祖宗的靈命，查考先王的典章訓示，來告誡你們在職的諸位。當初我太祖神皇，開始接受聖明的命令，來創立我朝偉大的基業。烈祖景宗，開拓四方，以武功平定天下。到了文祖，大力施行文教德政，遵奉武考，不失舊制。自那時以後，衰頹的弊端已起，因而在那東丘興起大難，我黎民百姓，都陷於塗炭。我繼承先王帝業，早晚敬畏，好像要渡過大河一樣，不知道該從哪裏過去。因此稽查先帝典章，在朝廷上揣測，力求拯救百姓於疾苦之中。那賢明的君王，給我昭示日常的訓誡，説蒼天降生衆多百姓，

生蒸民，罔克自乂，上帝降鑒睿聖，植元后以乂之。惟時元后弗克獨乂，博求明德，命百辟群吏以佐之。肆天之命辟，辟之命官，惟以恤民，弗惟逸念。辟惟元首，庶黎惟趾，股肱惟弼。上下一體，各勤攸司，玆用克臻於皇極。故其彝訓曰：‘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政乃乂。’今台一人，膺天之嘏，既陟元后。股肱百辟又服我國家之命，罔不咸守厥職。嗟夫，后弗艱厥后，臣弗艱厥臣，於政何弗斁，嗚呼艱哉！凡爾在位，其敬聽命。”

他們却不能治理自己，天帝俯察明智通達，設置天子來治理百姓。祇是天子也不能獨自治理，要廣泛徵求才德兼備之人，任命百官群臣來輔佐他。於是上天任命君主，君主任命百官，祇是用以救助民衆，而并不是貪求安逸的想法。君主是頭，黎民是脚，股肱的作用則是輔佐。上下一個整體，各自都在自己負責的崗位上辛勞，這樣就能達到統治天下的準則要求。因此常訓說：‘君王能够付出君王的艱辛，大臣能够付出大臣的艱辛，政局就能安定。’現在我承受上天之福，已登上天子寶座。各位輔助大臣又服從我國家的命令，無不恪守職責。唉，如果君王不能付出君王的艱辛，大臣不能付出大臣的艱辛，政局怎麽會不敗壞呢。啊，確實艱辛啊！諸位凡是在職的，希望聽從寡人之命。”

皇帝若曰：“柱國，唯四海之不造，載繇二紀。天未絶我太祖列祖之命，用錫我以元輔。國家將墜，公惟棟梁。皇之弗極，公作相。百揆愆度，公惟大録。公其允文允武，克明克乂，廸七德，敷九功，龕暴除亂，下綏我蒼生，旁施於九土。若伊之在商，周之有吕，説之相丁，用保我無疆之祚。”

皇帝這樣說：“柱國，四海不幸，由開始至今已有兩代。皇天還没有斷絶我太祖列祖之運命，因而把重臣賜給我。國家將要衰敗，先生是國家的棟梁。君王考慮不到之處，先生起來輔佐。百官如有違反法度，先生可作統領。先生文武兼備，能明察是非，能治理天下，遵循武功七德，施行文事九功，平定暴亂，安撫我百姓，施恩九州土地。好比伊尹在商，周王朝有吕尚，傅説輔佐武丁，因而可保我朝無窮無盡的幸福。”

皇帝若曰：“群公、太宰、太尉、司徒、司空。惟公作朕鼎足，以弼乎朕躬。宰惟天官，克諧六職。尉惟司武，武在止戈。徒惟司衆，敬敷五教。空惟司土，利用厚生。惟時三事，若三階之在天；惟玆四輔，若四時之成歲。天工人其代諸。”

皇帝這樣說：“群公、太宰、太尉、司徒、司空。諸位作爲寡人的三公重臣，輔佐寡人。宰相是百官之首，能够協調治、教、禮、政、刑、事六種職事。太尉主管武事，武事的作用在於制止干戈。司徒掌管人民，恭敬地施行各種教化。司空負責土地，利用田地使人民生活充裕。這三公職位，好像三台星在天上；這四個輔佐天子的官職，好像四季合起來組成一年。上天的職任，我們這些人可要代替它去完成。”

皇帝若曰：“列將，汝惟鷹揚，作朕爪牙，寇賊奸宄，蠻夷猾夏，汝徂征，綏之以惠，董之

皇帝這樣說：“各位將領，你們要大展雄才，作寡人英勇善戰的勇士，賊寇違法作亂，蠻夷侵擾中原，你們前往征討，用仁惠

以威。刑期於無刑，萬邦咸寧。俾八表之內，莫違朕命，時汝功。”

安撫他們，用威嚴監督他們。施用刑罰期待達到無刑的地步，天下各地全都安寧。使八方之內，沒有誰違抗寡人的命令，這是你們的功勞。”

皇帝若曰：“庶邦列辟，汝惟守土，作民父母。民惟不勝其饑，故先王重農；不勝其寒，故先王貴女功。民之不率於孝慈，則骨肉之恩薄；弗惇於禮讓，則爭奪之萌生。惟茲六物，實爲教本。嗚呼！爲上在寬，寬則民怠。齊之以禮，不剛不柔，稽極於道。”

皇帝這樣說：“各地衆官，你們掌管所轄的區域，要作百姓的父母。百姓不能忍受飢餓，因此前代君王重視農業生産；百姓不能忍受寒冷，所以前代君王重視女功。如果百姓不遵行孝慈，那麽他們骨肉的恩情就會淡薄；不篤守禮讓，那麽他們爭奪的惡念就會産生。祇有這六件事情，纔確實是教化的根本。啊！身居上位治理百姓的官員應當寬容，但過於寬容百姓又會懈怠。祇有用禮法使他們思想行動一致，不剛不柔，纔符合中正之道的準則。”

皇帝若曰：“卿士、庶尹、凡百御事，王省惟歲，卿士惟月，庶尹惟日，御事惟時。歲月日時，罔易其度，百憲咸貞，庶績其凝。嗚呼！惟若王官，陶均萬國，若天之有斗，斟元氣，酌陰陽，弗失其和，蒼生永賴；悖其序，萬物以傷。時惟艱哉！”

皇帝這樣說：“卿士、各官首長、辦事人員，六件事情的實行，君王每年視察各地一次，卿士則應每月一次，衆官首長每天都應巡視，辦事人員則應隨時檢查。年月日時，不改變那些制度，百官都作出表率，事業也就能成功。啊！你們這些王官，治理各地，好像上天有北斗星，斟酌宇宙陰陽二氣，不使它們失掉和諧，百姓永遠有所依賴；如果違反了應有的次序，世間萬物就會因此受到損傷。這是十分艱辛的事情啊！”

皇帝若曰：“惟天地之道，一陰一陽；禮俗之變，一文一質。爰自三五，以迄於茲，匪惟相革，惟其救弊，匪惟相襲，惟其可久。惟我有魏，承乎周之末流，接秦漢遺弊，襲魏晋之華誕，五代澆風，因而未革，將以穆俗興化，庸可暨乎。嗟我公輔、庶僚、列侯，朕惟否德，其一心力，祗慎厥艱，克遵前王之丕顯休烈，弗敢怠荒。咨爾在位，亦協乎朕心，惇德允元，惟厥難是務。克捐厥華，即厥實，背厥僞，崇厥誠。勿

皇帝這樣說：“天地的規律，一陰一陽；禮俗的變化，一文一質。從三皇五帝一直到今天，不僅有所變革，正因爲它可以挽救時弊，不僅有所沿襲，正因爲它可以保持長久。我魏王朝，承襲周王朝的頹風敗俗，接續秦、漢遺留的弊病，沿襲魏、晋的虚浮，五個朝代的浮薄風氣，都相沿至今而還没有改革，如果要用它來使風俗純正，振興教化，難道能達到目的嗎。我朝宰相、百官、列侯，寡人德微，還可憑着全副心力，敬慎於事業的艱辛，能遵循前代君王英明美好的事業，不敢怠懈荒廢。啊，你們各在其職，也要跟我的想法一致重視有德行的人，信任仁厚的人，致力於這一艱辛的事業。要能够

慾勿忘，一乎三代之彝典，歸於道德仁義，用保我祖宗之丕命。荷天之休，克綏我萬方，永康我黎庶。戒之哉！戒之哉！朕言不再。”

捐棄浮華，追求真實，背離虛假，推崇誠信。不要違反不要忘却，統一夏、商、周三代的固定法典，集中到道德仁義之上，用來保全我祖宗偉大的天命。承受皇天的福禄，能够安撫天下各地，永遠使我朝百姓安寧。大家要謹慎啊！謹慎啊！我的話不説第二遍了。”

柱國泰洎庶僚百辟拜手稽首曰：“‘亶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惟三五之王，率繇此道，用臻於刑措。自時厥後，歷千載而未聞。惟帝念功，將反叔世，逖致於雍。庸錫降丕命于我群臣。博哉王言，非言之難，行之實難。罔不有初，鮮克有終。《商書》曰：‘終始惟一，德乃日新。’惟帝敬厥始，慎厥終，以躋日新之德，則我群臣，敢不夙夜對揚休哉。惟兹大誼，未光於四表，以邁種德，俾九域幽遐，咸昭奉元后之明訓，率遷於道，永膺無疆之休。”

柱國宇文泰及百官跪拜叩頭説：“‘確實聰明的人就做君主，君主做百姓的父母。’三皇五帝大都遵行這種治國之道，以使可以棄置刑法而不用。自那時以後，歷經千年就再没有聽説過。皇帝懷念三皇五帝的功績，將要改變衰亂的時代，招引遠方百姓和睦相處，於是賜降天命給我等群臣。君王這番話真是博大啊！并非説起來難，而是實行起來確實艱難。做事情無不容易有個好開頭，却很少能够有個好的結尾。《商書》説：‘始終如一不間斷，這樣德行纔會日日出新變化。’皇帝開始時畢恭畢敬，直到最後始終小心謹慎，以便達到日新的德行，那麼我們群臣，敢不早晚報答君王的美好教導嗎。這一正道，還未光大於四方，而遠行布德，使九州深幽僻遠之地，全都勤勉地奉行君王明確的訓誡，全都歸向正道，永遠承受無窮無盡的福禄。”

帝曰：“欽哉。”

自是之後，文筆皆依此體。

皇帝説：“你們可要認真謹慎啊！”

從此之後，文章的風格都依照這種體例。

綽性儉素，不治産業，家無餘財。以海内未平，常以天下爲己任。博求賢俊，共弘治道，凡所薦達，皆至大官。太祖亦推心委任，而無間言。太祖或出游，常預署空紙以授綽，若須有處分，則隨事施行，及還，啓之而已。綽嘗謂治國之道，當愛民如慈父，訓民如嚴師。每與公卿議論，自晝達夜，事無巨細，若指諸掌。積思勞倦，遂成氣疾。十二年，卒於位，時年四十九。

蘇綽品性節儉樸素，不經營私人産業，家中没有多餘的財物。因爲天下還没有平定，他常把治理天下作爲自己的責任。蘇綽廣泛尋求優秀人才，共同弘揚治國之道，凡是經他推薦的人，都做到大官。太祖也誠心誠意地委任他，從來都没有閑言。太祖有時外出巡游，經常預先在空白紙上簽署自己的名號交給蘇綽，如果有需要處理的事情，就讓他根據情况施行，到回來以後，告訴太祖一聲就行了。蘇綽曾經説治國之道，應當愛護百姓就像一位慈祥的父親，教導百姓就像一位嚴格的老師。蘇綽每次與公卿議論，從白天到晚上，事情無論大小，都好像在手掌上籌劃一樣。

由於他長期思考，過於疲勞困倦，最終患上氣血不通的疾病。大統十二年，蘇綽在任職期間去世，終年四十九歲。

太祖痛惜之，哀動左右。及將葬，乃謂公卿等曰：“蘇尚書平生謙退，敦尚儉約。吾欲全其素志，便恐悠悠之徒，有所未達；如其厚加贈謚，又乖宿昔相知之道。進退惟谷，孤有疑焉。”尚書令史麻瑤越次而進曰：“昔晏子，齊之賢大夫，一狐裘三十年。及其死也，遣車一乘。齊侯不奪其志。綽既操履清白，謙挹自居，愚謂宜從儉約，以彰其美。”太祖稱善，因薦瑤於朝廷。及綽歸葬武功，唯載以布車一乘。太祖與群公，皆步送出同州郭門外。太祖親於車後酹酒而言曰：“尚書平生爲事，妻子兄弟不知者，吾皆知之。惟爾知吾心，吾知爾意。方欲共定天下，不幸遂捨我去，奈何！”因舉聲慟哭，不覺失卮於手。至葬日，又遣使祭以太牢，太祖自爲其文。

太祖對蘇綽的去世十分痛惜，悲哀的情感使左右的人感動。到了將要下葬的時候，太祖就對公卿大臣説：“蘇尚書平生謙讓，十分注重節儉。我想成全他一貫的志向，就怕普通人對我的心意不能瞭解；如果追贈豐厚的財物和謚號給他，又違背往昔彼此相知的情義。真是左右爲難，我有疑慮，不知該如何處置。”尚書令史麻瑤由後座走上前説：“古時晏子是齊國才德兼備的大夫，一件狐皮毛衣穿了三十年。當他死的時候，衹派了一輛車子送葬。這説明齊侯不改變晏子的志向。蘇綽既然操行清白，以謙虚禮讓自居，鄙人認爲喪事應當從儉，以便使他的美德發揚光大。”太祖連聲贊好，於是把麻瑤推薦給朝廷。蘇綽歸葬武功，衹用布篷車一輛載送他的靈柩。太祖和群臣都步行送出同州城門外。太祖親自在車後把酒灑在地上祭奠，并説：“尚書平生做事，妻子兒女兄弟不知道的，我全都知道。衹有你瞭解我的心思，我瞭解你的心意。正想共同安定天下，你却不幸就捨棄我而離開人世，怎麽辦呢！”接着太祖放聲痛哭，酒杯掉在地上也没察覺。到下葬當天，太祖又派遣使者用牛羊猪三牲齊備的太牢來祭奠，并親自寫下祭文。

綽又著《佛性論》、《七經論》，并行於世。明帝二年，以綽配享太祖廟庭。子威嗣。

蘇綽又著有《佛性論》、《七經論》，都流行於世上。明帝二年，把蘇綽神位附在太祖的宗廟裏祭祀。蘇綽的兒子蘇威繼承了爵位。

威少有父風，襲爵美陽伯。娶晋公護女新興公主，拜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進爵懷道縣公。建德初，稍遷御伯下大夫。大象末，開府儀同大將軍。

蘇威年輕時就有父親的風度，承襲爵位爲美陽伯。他娶晋公宇文護的女兒新興公主爲妻，被授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進封爵位爲懷道縣公。建德初年，逐漸升任御伯下大夫。大象末年，任開府儀同大將軍。

隋開皇初，以綽著名前代，乃下詔曰：“昔漢高欽無忌之義，魏武挹子幹之風，前代名賢，後王斯重。魏故度支尚書、美陽伯蘇綽，文雅政事，遺迹可稱。展力前王，垂聲著績。宜開土宇，用旌善人。”於是追

隋朝開皇初年，因爲蘇綽在前朝很有名聲，所以皇帝頒下詔書説：“當初漢高祖欽佩無忌的義氣，魏武帝稱述子幹的遺風，前朝著名的賢人，後代的君王都十分推重。魏朝已故度支尚書、美陽伯蘇綽，文教政事各方面所留下的事迹都值得稱道。他施展才力輔佐前朝君王，聲名功

封邳國公，邑二千户。

績永垂青史。應當賜給他土地房屋，用來表彰有道德的賢人。”於是追封蘇綽爲邳國公，封地二千户。

蘇椿

綽弟椿，字令欽。性廉慎，沉勇有决斷。正光中，關右賊亂，椿應募討之，授蕩寇將軍。累功遷奉朝請、厲威將軍、中散大夫，賜爵美陽子，加都督、持節、平西將軍、太中大夫。大統初，拜鎮東將軍、金紫光禄大夫，賜姓賀蘭氏。四年，出爲武都郡守。改授西夏州長史，除帥都督，行弘農郡事。

椿當官强濟，特爲太祖所知。十四年，置當州鄉帥，自非鄉望允當衆心，不得預焉。乃令驛追椿領鄉兵。其年，破槃頭氐有功，除散騎常侍，加大都督。十六年，征隨郡，軍還，除武功郡守。既爲本邑，以清儉自居，小大之政，必盡忠恕。尋授使持節、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進爵爲侯。武成二年，進位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大都督。保定三年，卒。子植嗣。

蘇綽的弟弟蘇椿，字令欽。他品性廉潔，做事謹慎，沉着果敢，有决斷。正光年間，關西賊人作亂，蘇椿響應招募前往征討，任蕩寇將軍。多次立功升任奉朝請、厲威將軍、中散大夫，賜爵美陽子，又加任都督、持節、平西將軍、太中大夫。大統初年，蘇椿被授任鎮東將軍、金紫光禄大夫，賜姓賀蘭氏。大統四年，他出任武都郡守。後改任西夏州長史，又任帥都督，兼攝弘農郡職務。

蘇椿居官稱職，精明幹練，特别被太祖賞識。大統十四年，設置帶領本州鄉兵的帥都督一職，如果不是本鄉有名望能符合衆人心意的人，不能參預這項工作。於是讓驛車徵召蘇椿，命令他帶領鄉兵。那年，蘇椿打敗槃頭氐有功，授任散騎常侍，加任大都督。大統十六年，蘇椿出征隨郡，大軍回師，授任他爲武功郡守。已在本邑任職，蘇椿以清廉節儉自居，大小政務，必竭盡忠誠。不久授任使持節、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進封爵位爲侯。武成二年，官位升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大都督。保定三年，蘇椿去世，他的兒子蘇植繼承了爵位。

史臣曰：《書》云：“惟后非賢弗乂，惟賢非后罔食。”是以知人則哲，有國之所先；用之則行，爲下之常道。若乃庖厨、胥靡、種德、微管之臣，罕聞於世；黜魯、逐荆、抱關、執戟之士，無乏於時。斯固《典》《謨》所以昭則，《風》《雅》所以興刺也。誠能監前事之得喪，勞虚己於吐握，其知賢也必用，其授爵也勿疑，則舜禹湯武之德可連衡矣，稷契伊吕之流可比肩矣。

史臣曰：《尚書》有這樣的話：“君主非賢人不能治理好天下，賢人非君主就没有俸禄。”因此能真正理解大臣稱得上聰明智慧，這是君主治國的先决條件；被任用就推行正確的治國措施，這是作爲臣子的通常做法。至於厨師、奴隸能成爲布施恩德給百姓、功勛卓著的大臣，這樣的事情世間極少聽説；被放逐在外、以守城門執戟侍衛爲業的不得志士人在世上并不少見。這本來就是《典》《謨》要昭示用人的準則，《詩經》提倡指責昏庸君主的原因。如果確實能借鑒前事的得失，虚懷若谷地禮賢下士，知道了賢人必定任用，授予官爵不要有所疑慮，那麽這些君主就可以跟虞舜、夏禹、商湯、周武王的美德相比美，

這些大臣也會跟后稷、契、伊尹、呂尚這一類賢臣并列了。

太祖提劍而起，百度草創。施約法之制於競逐之辰，修治定之禮於鼎峙之日。終能斫凋爲朴，變奢從儉，風化既被，而下肅上尊；疆埸屢擾，而内親外附。斯蓋蘇令綽之力也。名冠當時，慶流後嗣，宜哉。

太祖提劍起家，各種制度開始創立。在群雄競相角逐的日子施行以法約束的制度，在勢成鼎足對峙的時候加强安定政治的禮教。最終能够破除凋敝的陋俗，返璞歸真，改變奢靡的惡習，遵從節儉，好的風氣已經遍布天下，地位低的人能恭敬有禮，居上位者能有尊嚴；雖然邊境屢受侵擾，但朝中團結百姓依附。這都是由於蘇令綽的功勞。他的名聲位居當時之首，恩澤傳到後代，這是很應該的。

周書卷二十四

列傳第十六

盧　辯

盧辯字景宣，范陽涿人。累世儒學。父靖，太常丞。

盧辯字景宣，是范陽涿人。數世學習儒學。父名盧靖，任太常丞。

辯少好學，博通經籍，舉秀才，爲太學博士。以《大戴禮》未有解詁，辯乃注之。其兄景裕爲當時碩儒，謂辯曰："昔侍中注《小戴》，今爾注《大戴》，庶纂前修矣。"

盧辯少時好學，廣泛通曉經典書籍，被推舉爲秀才，做太學博士。因《大戴禮》没有注解，盧辯於是爲它作注。他的兄長盧景裕是當時的大儒，對盧辯説："以前侍中注《小戴》，現在你注《大戴》，差不多可以繼承前賢了。"

及帝入關，事起倉卒，辯不及至家，單馬而從。或問辯曰："得辭家不？"辯曰："門外之治，以義斷恩，復何辭也。"孝武至長安，授給事黄門侍郎，領著作。太祖以辯有儒術，甚禮之，朝廷大議，常召顧問。趙青雀之亂，魏太子出居渭北。辯時隨從，亦不告家人。其執志敢决，皆此類也。尋除太常卿、太子少傅。魏太子及諸王等，皆行束脩之禮，受業於辯。進爵范陽公，轉少師。

等到孝武帝入關，事情發生匆促，盧辯來不及回家，衹騎了一匹馬跟隨孝武帝。有人問盧辯説："跟家裏人告辭了嗎？"盧辯説："治理國事，爲義而斷恩，又告辭什麽呢？"孝武帝到了長安，任命盧辯爲給事黄門侍郎，兼任著作郎。太祖因盧辯通曉儒家學術，很禮待他，朝廷議論大事，經常召他作顧問。趙青雀作亂時，魏太子出逃，居住在渭北。盧辯當時跟隨着太子，也没有告訴家裏人。他堅持志向，果敢决斷，都與此類似。不久，他被任命爲太常卿、太子少傅。魏太子和諸位王子等，都對他行拜師之禮，跟隨他學習。晋爵爲范陽公，改任少師。

自魏末離亂，孝武西遷，朝章禮度，湮墜咸盡。辯因時制宜，皆合軌度。性强記默契，能斷大事。凡所創制，處之不疑。累遷尚書右僕射。世宗即位，進位大將軍。帝嘗與諸公幸其第，儒者榮之。出爲宜州刺史。薨，配食太祖廟庭。子慎。

自從魏末遭逢戰亂，孝武帝西遷長安，朝廷的典章、禮儀、法度，都湮没毁壞了。盧辯根據當時情勢，采取相應措施，都合乎規範法度。他生性强於記憶，暗相契合，能够决斷大事。凡是他有所創立制定，處斷毫不懷疑。多次升官做到尚書右僕射。世宗登位後，升任大將軍。世宗曾與衆位公侯到他家裏去，儒士們都認爲這很榮耀。出任宜州刺史。死後，配祭太祖宗廟。他的兒子叫盧慎。

初，太祖欲行《周官》，命蘇綽專掌其事。未幾而綽卒，乃令辯成之。於是依《周禮》建六官，置公、卿、大夫、士，并撰次朝儀，車服器用，多依古禮，革漢、魏之法。事并施行。今録辯所述六官著之於篇。天官府管冢宰等衆職，地官府領司徒等衆職，春官府領宗伯等衆職，夏官府領司馬等衆職，秋官府領司寇等衆職，冬官府領司空等衆職。史雖具載，文多不録。

辯所述六官，太祖以魏恭帝三年始命行之。自茲厥後，世有損益。宣帝嗣位，事不師古，官員班品，隨意變革。至如初置四輔官，及六府諸司復置中大夫，并御正、内史增置上大夫等，則載於外史。餘則朝出夕改，莫能詳録。于時雖行《周禮》，其内外衆職，又兼用秦漢等官。今略舉其名號及命數，附之於左。其紀傳内更有餘官而於此不載者，亦史闕文也。

柱國大將軍，大將軍。右正九命。

驃騎、車騎等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雍州牧。右九命。

驃騎、車騎等將軍，左、右光禄大夫，户三萬以上州刺史。右正八命。

征東、征西、征南、征北、中軍、鎮軍、撫軍等將軍，左、右金紫光禄大夫，大都督，户二萬以上州刺史，京兆尹。右八命。

平東、平西、平南、平北、前、後將軍，左、右將軍，左、右銀青光禄大夫，帥都督，户一萬以上州刺史，柱國大將軍府長史、司馬、司録。右正七命。

冠軍、輔國等將軍，太中、中散等大夫，都督，户五千以上州刺史，户一萬五千以上郡守。右七命。

起初，太祖想推行《周官》，命令蘇綽專門掌管這件事。不久，蘇綽死了，太祖就命令盧辯完成它。盧辯於是依照《周禮》，建立六官，設置公、卿、大夫、士，并編定朝廷禮儀，車輛、服飾、器物、用具，多依照古代禮儀，變革漢、魏的法度。事情一并施行。現在記録盧辯所述的六官寫在本篇之中。天官府掌管冢宰等衆職，地官府統領司徒等衆職，春官府統領宗伯等衆職，夏官府統領司馬等衆職，秋官府統領司寇等衆職，冬官府統領司空等衆職。史書雖然記載完備，文章太長此處不記録。

盧辯所述的六官，太祖於魏恭帝三年開始命令施行。自此以後，世代有所減損增加。宣帝繼承皇位後，凡事不師法古制，官員的品級，隨意變革。至於起初設置四輔官，以及六府諸司又設置中大夫，并御正、内史增設上大夫等，則記載在外史中。其餘官品早晨制訂，晚上就改了過來，不能詳細記録。那時雖然實行《周禮》，但是内外衆多職位，又兼用秦、漢等朝的官制。現在粗略舉出官職名號及其品級，附録如下。紀傳史書内還有其他的官職而在這裏没有記載的，也是史書闕疑而不記録。

柱國大將軍，大將軍。右正九命。

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雍州牧。右九命。

驃騎、車騎等將軍，左、右光禄大夫，民户三萬以上州刺史。右正八命。

征東、征西、征南、征北、中軍、鎮軍、撫軍等將軍，左、右金紫光禄大夫，大都督，民户二萬以上州刺史，京兆尹。右八命。

平東、平西、平南、平北、前、後將軍，左、右將軍，左、右銀青光禄大夫，帥都督，民户一萬以上州刺史，柱國大將軍府長史、司馬、司録。右正七命。

冠軍、輔國等將軍，太中、中散等大夫，都督，民户五千以上州刺史，民户一萬五千以上郡守。右七命。

鎮遠、建忠等將軍，諫議、諮議等大夫，別將，開府長史、司馬、司録，户不滿五千以下州刺史，户一萬以上郡守，大呼藥。右正六命。

中堅、寧朔等將軍；左、右中郎將；儀同府、正八命州長史，司馬，司録；户五千以上郡守；小呼藥。右六命。

寧遠、揚烈等將軍；左、右員外常侍；統軍；驃騎車騎府、八命州長史，司馬，司録；柱國大將軍府中郎掾屬；户一千以上郡守；長安、萬年縣令。右正五命。

伏波、輕車等將軍；奉車、奉騎等都尉；四征中鎮撫軍府、正七命州長史，司馬，司録；開府府中郎掾屬；户不滿千以下郡守；户七千以上縣令；正八命州呼藥。右五命。

宣威、明威等將軍；武賁、冗從等給事；儀同府中郎掾屬；柱國大將軍府列曹參軍；四平前後左右將軍府、七命州長史，司馬，司録；正八命州別駕；户四千以上縣令；八命州呼藥。右正四命。

襄威、厲威將軍；給事中；奉朝請；軍主；開府府列曹參軍；冠軍輔國府、正六命州長史，司馬，司録；正七命州別駕；正八命州治中；七命郡丞；户二千以上縣令；正七命州呼藥。右四命。

威烈、討寇將軍，左、右員外侍郎，幢主，儀同府、正八命州列曹參軍，柱國府參軍，鎮遠建忠中堅寧朔府長史、司馬，正六命州別駕，正七命州治中，正六命郡丞，户五百以上縣令，七命州呼藥。右正三命。

蕩寇、蕩難將軍，武騎常侍、侍郎，開府府參軍，驃騎車騎府、八命州列曹參軍，寧遠揚烈伏波輕車府長

鎮遠、建忠等將軍，諫議、諮議等大夫，別將，開府長史、司馬、司録，民户不滿五千以下州刺史，民户一萬以上郡守，大呼藥。右正六命。

中堅、寧朔等將軍；左、右中郎將；儀同府、正八命州長史，司馬，司録；民户五千以上郡守；小呼藥。右六命。

寧遠、揚烈等將軍；左、右員外常侍；統軍；驃騎車騎府、八命州長史，司馬，司録；柱國大將軍府中郎掾屬；民户一千以上的郡守；長安、萬年縣令。右正五命。

伏波、輕車等將軍；奉車、奉騎等都尉；四征中鎮撫軍府、正七命州長史，司馬，司録；開府府中郎掾屬；民户不滿千以下郡守；民户七千以上縣令；正八命州呼藥。右五命。

宣威、明威等將軍；武賁、冗從等給事；儀同府中郎掾屬；柱國大將軍府列曹參軍；四平前後左右將軍府、七命州長史，司馬，司録；正八命州別駕；民户四千以上縣令；八命州呼藥。右正四命。

襄威、厲威將軍；給事中；奉朝請；軍主；開府府列曹參軍；冠軍輔國府、正六命州長史，司馬，司録；正七命州別駕；正八命州治中；七命郡丞；民户二千以上縣令；正七命州呼藥。右四命。

威烈、討寇將軍，左、右員外侍郎，幢主，儀同府、正八命州列曹參軍，柱國府參軍，鎮遠建忠中堅寧朔府長史、司馬，正六命州別駕，正七命州治中，正六命郡丞，民户五百以上縣令，七命州呼藥。右正三命。

蕩寇、蕩難將軍，武騎常侍、侍郎，開府府參軍，驃騎車騎府、八命州列曹參軍，寧遠揚烈伏波輕車府長史，正六命州治中，六命郡丞，民

史，正六命州治中，六命郡丞，户不滿五百以下縣令，戍主，正六命州呼藥。右三命。

殄寇、殄難將軍，强弩、積弩司馬，四征中鎮撫軍府、正七命州列曹參軍，正五命郡丞。右正二命。

掃寇、掃難將軍，武騎、武威司馬，四平前後左右府、七命州列曹參軍，戍副，五命郡丞。右二命。

曠野、横野將軍，殿中、員外二司馬，冠軍輔國府、正六命州列曹參軍。右正一命。

武威、武牙將軍，淮海、山林二都尉，鎮遠建忠中堅寧朔寧遠揚烈伏波輕車府列曹參軍。右一命。

周制：封郡縣五等爵者，皆加開國；授柱國大將軍、開府、儀同者，并加使持節、大都督；其開府又加驃騎大將軍、侍中；其儀同又加車騎大將軍、散騎常侍；其授總管刺史，則加使持節、諸軍事。以此爲常。大象元年，詔總管刺史及行兵者，加持節，餘悉罷之。建德四年，增置上柱國大將軍，改儀同三司爲儀同大將軍。

户不滿五百以下縣令，戍主，正六命州呼藥。右三命。

殄寇、殄難將軍，强弩、積弩司馬，四征中鎮撫軍府、正七命州列曹參軍，正五命郡丞。右正二命。

掃寇、掃難將軍，武騎、武威司馬，四平前後左右府、七命州列曹參軍，戍副，五命郡丞。右二命。

曠野、横野將軍，殿中、員外二司馬，冠軍輔國府、正六命州列曹參軍。右正一命。

武威、武牙將軍，淮海、山林二都尉，鎮遠建忠中堅寧朔寧遠揚烈伏波輕車府列曹參軍。右一命。

周制：封郡縣五等爵位的官員，都加授開國；授任柱國大將軍、開府、儀同的官員，同時加授使持節、大都督；開府又加授驃騎大將軍、侍中；儀同又加授車騎大將軍、散騎常侍；授任總管刺史，則加授使持節、諸軍事。把這作爲常規。大象元年，詔令總管刺史及行使兵權的官員，加授持節，其餘都停止了。建德四年，增設上柱國大將軍，改儀同三司爲儀同大將軍。

周書卷二十五

列傳第十七

李賢（弟）遠（遠子）基

李賢

李賢字賢和，其先隴西成紀人也。曾祖富，魏太武時以子都督討兩山屠各，歿於陣，贈寧西將軍、隴西郡守。祖斌，襲領父兵，鎮於高平，因家焉。父文保，早卒。魏大統末，以賢兄弟著勛，追贈涇原東秦三州刺史、司空。

李賢字賢和，他的祖先是隴西成紀人。曾祖李富，在魏太武帝時以子都督的身份征討兩山的屠各部落，死在戰場上，追贈寧西將軍、隴西郡太守。祖父李斌，繼承父位統領父兵，鎮守在高平，就在那裏安家。父親李文保，早死。魏大統末年，因爲李賢兄弟功勛顯著，追贈其父李文保爲涇原東秦三州刺史、司空。

賢幼有志節，不妄舉動。嘗出游，遇一老人，鬚眉皓白，謂之曰："我年八十，觀士多矣，未有如卿者。必爲台牧，卿其勉之。"九歲，從師受業，略觀大旨而已，不尋章句。或謂之曰："學不精勤，不如不學。"賢曰："夫人各有志，賢豈能强學待問，領徒授業耶？唯當粗聞教義，補己不足。至如忠孝之道，實銘之於心。"問者慚服。年十四，遭父喪，撫訓諸弟，友愛甚篤。

李賢年幼時有志向氣節，不輕舉妄動。曾經出外游玩，遇見一位老人，鬍鬚眉毛皓白，對他說："我年紀八十，見過的士人多了，没有一個人像你這樣。你日後一定會身居高位的，就好好努力吧。"李賢九歲時，跟隨老師學習，衹粗略地領會主要意思，不尋章摘句。有人對他說："學習不精細勤奮，不如不學習。"李賢說："人各有志，我怎能勉强學習等待問詢，帶領徒弟傳授學業呢？衹應當粗略地聞聽教義，彌補自身不足。至於忠孝之道，其實已銘記在心裏了。"問的人感到慚愧佩服。李賢十四歲時，遭逢父喪，他就撫養教育幾個弟弟，手足之情很深。

魏永安中，万俟醜奴據岐、涇等諸州反叛，魏孝莊遣爾朱天光率兵擊破之。其黨万俟道洛、費連少渾猶據原州，未知醜奴已敗。天光遣使造賢，令密圖道洛。天光率兵續進。會賊黨万俟阿寶戰敗逃還，私告賢曰："醜奴已敗，王師行至此。阿寶以性命相投，願能存濟。"賢因令阿寶僞

魏永安年間，万俟醜奴占據岐、涇等諸州反叛，魏孝莊帝派爾朱天光率兵擊敗了他。他的黨羽万俟道洛、費連少渾仍然占據着原州，不知道醜奴已被打敗。天光派使者造訪李賢，命令李賢秘密圖謀道洛。天光率兵繼續行進。適逢賊黨万俟阿寶戰敗逃回，私下告訴李賢說："醜奴已經敗了，朝廷的軍隊已行進到了這裏。我阿寶冒着生命危險來投奔你，希望你能救我。"李賢於是

爲醜奴使，紿道洛等曰："今已破臺軍，須與公計事，令阿寶權守原州，公宜速往。"道洛等信之，是日便發。既出而天光至，遂克原州。道洛乃將麾下六千人奔于牽屯山。天光見賢曰："道洛之出，子之力也。"賢又率鄉人出馬千匹以助軍，天光大悦。時原州亢旱，天光以乏水草，乃退舍城東五十里，牧馬息兵。令都督長孫邪利行原州事，以賢爲主簿。道洛復乘虛忽至，時賊黨千餘人在城中，密爲内應，引道洛入城，遂殺邪利。賢復率鄉人殊死拒戰，道洛乃退走。

就令阿寶假扮成醜奴的使者，欺騙道洛等人説："如今已打敗了官軍，醜奴要與你計議事務，令我阿寶權且守衛原州，你應該急速趕去。"道洛等人相信了他的話，當日便出發了。走了之後，天光就到了，於是攻克了原州。道洛就率領部下六千人奔向牽屯山。天光見到李賢説："道洛出城，靠的是你的力量啊！"李賢又率領鄉人提供一千匹戰馬援助軍隊，天光非常高興。當時原州大旱，天光因爲缺乏水草，就退軍駐扎在城東五十里的地方，放牧戰馬休養軍士。命令都督長孫邪利管理原州事務，用李賢做主簿。道洛又乘城中空虛忽然趕到，當時賊黨有一千餘人留在城裏，暗中作爲内應，引着道洛進城，就把邪利殺了。李賢又率領鄉人拼死據守作戰，道洛纔撤退逃走。

又有賊帥達符顯圍逼州城，晝夜攻戰，屢被摧衄。賢間道赴雍州，詣天光請援。天光許之，賢乃返。而賊營壘四合，無因入城。候日向夕，乃僞負薪，與賊樵采者俱得至城下。城中垂布引之，賊衆方覺，乃弓弩亂發。射之不中，遂得入城，告以大軍將至。賊聞之，便即散走。累遷威烈將軍、殿中將軍、高平令。

又有賊帥達符顯包圍逼近州城，晝夜攻戰，屢遭挫敗。李賢從小道奔赴雍州，到天光那裏請求救援。天光答應了，李賢纔返回。而賊兵的營壘四面圍合，没有辦法入城。等到太陽偏西，他纔假裝背着柴草，與賊兵中打柴的人一起來到城下。城中的人垂下布匹把他往上拉，賊兵纔發覺，於是發箭亂射，没能射中，李賢於是得以入城，説大軍隨即就到。賊兵聽了，便立即四散逃走。李賢屢經升遷做到威烈將軍、殿中將軍、高平令。

賀拔岳爲侯莫陳悦所害，太祖西征。賢與其弟遠、穆等密應侯莫陳崇。以功授都督，仍守原州。及大軍將至秦州，悦棄城走，太祖令兄子導勒兵追之，以賢爲前驅。轉戰四百餘里，至牽屯山及之，悦自剄於陣。賢亦被重瘡，馬中流矢。太祖嘉之，賞奴婢、布帛及雜畜等，授持節、撫軍大將軍、都督。

賀拔岳被侯莫陳悦殺害，太祖西征。李賢與他的弟弟李遠、李穆等暗中響應侯莫陳崇。憑藉功勞被封爲都督，仍然駐守在原州。等到大軍將要趕到秦州，侯莫陳悦棄城逃走，太祖命令長兄之子宇文導率兵追擊，用李賢作爲先鋒。轉戰四百多里，追到牽屯山趕上了侯莫陳悦，侯莫陳悦在陣中自殺而死。李賢也身受重傷，戰馬被流矢射中。太祖嘉獎他，賞賜給他奴婢、布帛及雜畜等，授予他持節、撫軍大將軍、都督職銜。

魏孝武西遷，太祖令賢率騎兵迎衛。時山東之衆，多欲逃歸。帝乃令賢以精騎三百爲殿，衆皆憚之，莫敢亡叛。封下邽縣公，邑一千户。俄授左都督、安東將軍，還鎮原州。

魏孝武帝西遷長安，太祖命令李賢率領騎兵迎接、護衛。當時山東的士衆，多半想逃回去。孝武帝於是命令李賢率領精鋭騎兵三百人殿後，士衆都害怕他，不敢叛逃。他被封爲下邽縣公，食邑一千户。不久，又被封爲左都督、安東將

軍，回軍鎮守原州。

大統二年，州民豆盧狼害都督大野樹兒等，據州城反。賢乃招集豪傑與之謀曰："賊起倉卒，便誅二將，其勢雖盛，其志已驕。然其政令莫施，唯以殘剥爲業。夫以羈旅之賊，而馭烏合之衆，勢自離解。今若從中擊之，賊必喪膽。如吾計者，指日取之。"衆皆從焉。賢乃率敢死士三百人，分爲兩道，乘夜鼓噪而出。群賊大驚，一戰而敗，狼乃斬關遁走。賢輕與三騎追斬之。遷原州長史，尋行原州事。

大統二年，州民豆盧狼殺害都督大野樹兒等人，占據州城反叛。李賢於是招集豪傑與他們謀劃説："賊人起事倉促，便殺了二將，氣勢雖然囂張，心志已經驕縱。但是他們没有施行政令，衹是把殘害剥奪作爲生業。用這種寄居城中的賊人統馭雜湊起來的衆兵，按照情勢自然要離散解體。現在如果從中攻擊他們，他們必定非常恐懼。依照我的計謀，指日便可攻取城池。"衆人都聽從他的建議。李賢於是率領敢死士兵三百人，分成兩路，乘着黑夜擂鼓吶喊向城中出擊。群賊大爲驚恐，一交戰就失敗了，豆盧狼於是奪關而逃。李賢輕裝帶領三個騎兵追上豆盧狼把他斬了。升任原州長史，不久執掌原州事務。

四年，莫折後熾連結賊黨，所在寇掠。賢率鄉兵與行涇州事史寧討之。後熾列陣以待。賢謂寧曰："賊聚結歲久，徒衆甚多，數州之人，皆爲其用。我若總一陣并力擊之，彼既同惡相濟，理必總萃於我。其勢不分，衆寡莫敵。我便救尾，無以制之。今若令諸軍分爲數隊，多設旗鼓，掎角而前，以脅諸栅。公别統精兵，直指後熾，按甲而待，莫與交鋒。後熾欲前，則憚公之鋭。諸栅欲出，則懼我疑兵。令其進不得戰，退不得走，以候其懈，擊之必破。後熾一敗，則衆栅不攻自拔矣。"寧不從，屢戰頻北。賢乃率數百騎徑掩後熾營，收其妻子、僮隸五百餘人，并輜重等。屬後熾與寧戰勝，方欲追奔，忽聞賢至，乃棄寧與賢接戰。賢手斬十餘級，生獲六人，賊遂大敗。後熾單騎遁走。師還，以功賞奴婢四十口，雜畜數百頭。

大統四年，莫折後熾勾結賊黨，到處侵擾掠奪。李賢率領鄉兵與執掌涇州事務的史寧一起討伐後熾。後熾列好陣勢等待他們。李賢對史寧説："賊人聚結在一起已很久了，黨徒很多，幾個州的人都爲他們所用。我們如果把軍隊排成一個總陣合力攻擊他們，他們既已相互勾結，按理必定會全部聚在一起衝向我們。雙方陣勢不分，我軍寡不敵衆。我們即便從後救應，也無法制住他們。現在如果命令衆軍分成幾個隊，多設置些旗鼓，呈夾擊之勢前進，來脅迫對方衆營栅。你另外統率精兵，直接指向後熾，停兵等待，不要與他交戰。後熾如果想前進，就會害怕你的鋭氣。衆營栅賊兵想出擊，就會害怕我設伏兵。令他們向前不能够交戰，後退不能够逃走，等到他們懈怠了，發動攻擊，一定會打敗他們。後熾一失敗，那麽衆栅營不用攻打自然就會拔除了。"史寧不聽從，屢次作戰屢次失敗。李賢於是率領幾百名騎兵徑直襲擊後熾的軍營，俘獲後熾妻子兒女、僮僕五百多人，以及軍用物資等。恰逢後熾與史寧作戰取勝，正要追擊史寧，忽然聽説李賢趕到，就丢下了史寧與李賢接戰。李賢親手斬了十幾個賊兵，生擒了六個，賊兵於是大敗。後熾隻身一人騎馬逃走。李賢班師回來，因功被賞賜奴婢四十人，各種牲畜數百頭。

八年，授原州刺史。賢雖少從戎

八年，授任原州刺史。李賢雖然年少就從軍

旅，而頗閑政事，撫導鄉里，甚得民和。十二年，隨獨孤信征凉州，平之。又撫慰張掖等五郡而還。俄而茹茹圍逼州城，剽掠居民，驅擁畜牧。賢欲出戰，大都督王德猶豫未决。賢固請，德乃從之。賢勒兵將出，賊密知之，乃引軍退。賢因率騎士追擊，斬二百餘級，捕虜百餘人，獲駝馬牛羊二萬頭，財物不可勝計。所掠之人，還得安堵。加授使持節、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

十六年，遷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太祖之奉魏太子西巡也，至原州，遂幸賢第，讓齒而坐，行鄉飲酒禮焉。其後，太祖又至原州，令賢乘輅，備儀服，以諸侯會遇禮相見，然後幸賢第，歡宴終日。凡是親族，頒賜有差。

魏恭帝元年，進爵河西郡公，增邑通前二千户。後以弟子植被誅，賢坐除名。俄授使持節、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時荆州群蠻反，開府潘招討之。令賢與賀若敦率騎士七千，别道邀截，擊蠻帥文子榮，大破之。遂於平州北築汶陽城以鎮之。尋治郢州刺史。時以巴、湘初附，詔賢總監諸軍，略定，乃遷江夏民二千餘户以實安州，并築甑山城而還。保定二年，詔復賢官爵，仍授瓜州刺史。

高祖及齊王憲之在襁褓也，以避忌，不利居宫中。太祖令於賢家處之，六載乃還宫。因賜賢妻吴姓宇文氏，養爲侄女，賜與甚厚。及高祖西巡，幸賢弟，詔曰："朕昔冲幼，爰寓此州。使持節、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大都督、瓜州諸軍事、瓜州刺史賢，斯土良家，勛德兼著，受委居朕，輔導積年。念其規弼，功勞

打仗了，但對行政事務也很熟悉，安撫訓導鄉里，很受民衆的信賴。十二年，他跟隨獨孤信去征討凉州，平定了那裏。又撫慰了張掖等五郡纔回來。不久，茹茹人圍逼州城，劫掠居民，驅趕聚攏牲畜。李賢想要出戰，大都督王德猶豫不决。李賢堅决請求，王德方纔聽從。李賢率兵正要出擊，賊兵暗中探知消息，這纔引軍撤退。李賢乘勢帶領騎兵追擊，斬首二百多級，俘虜一百多人，捕獲駱駝馬匹牛羊二萬頭，財物不計其數。被賊兵搶掠去的百姓，也得以回鄉安居。李賢因功加授使持節、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

十六年，升任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太祖護衛魏太子向西巡行，到達原州，於是便來到李賢家裏，按年紀長幼謙讓而坐，行鄉里飲酒的禮節。這以後，太祖又到原州，命令李賢乘着大車，備好禮服，用諸侯會面的禮節相見，然後到李賢家裏，歡暢地飲了一天酒。凡是李賢的親戚族人，都受到多少不等的賞賜。

魏恭帝元年，晋爵爲河西郡公，食邑增至二千户。後來因爲弟弟的兒子李植被誅，李賢受牽累被除去封號，不久又授使持節、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當時荆州群蠻造反，開府潘招征討蠻人。令李賢與賀若敦率領騎兵七千，從另一條道路阻截，攻擊蠻人將帥文子榮，大獲全勝。於是在平州北部構築汶陽城用來鎮守蠻地。不久設置郢州刺史。當時因爲巴、湘地區剛剛歸附，詔令李賢總管監督衆軍，略略安定了，就遷移江夏百姓二千多户來充實安州，并且構築甑山城後返回。保定二年，下詔恢復李賢官爵，仍然授任瓜州刺史。

高祖及齊王宇文憲在襁褓中的時候，因爲避忌，覺得住在宫中不利。太祖就下令將孩子放在李賢家裏撫養，六年後纔回宫。太祖因此賜李賢之妻吴氏改姓宇文氏，把她作爲自己的侄女，對她賞賜非常豐厚。等高祖向西巡行時，高祖來到李賢府上，下詔説："朕當初年幼、移居在此州。使持節、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大都督、瓜州諸軍事、瓜州刺史李賢，是當地的清白人家，功勛美德都很顯著，受委托讓朕住在這裏，

甚茂。食彼桑椹，尚懷好音，矧茲惠矣，其庸可忘？今巡撫居此，不殊代邑，舉目依然，益增舊想。雖無屬籍，朕處之若親。凡厥昆季乃至子侄等，可并豫宴賜。”於是令中侍上士尉遲愷往瓜州，降璽書勞賢，賜衣一襲及被褥，并御所服十三環金帶一要、中廄馬一匹、金裝鞍勒、雜綵五百段、銀錢一萬。賜賢弟申國公穆亦如之。子侄男女中外諸孫三十四人，各賜衣一襲。又拜賢甥厙狄樂爲儀同。賢門生昔經侍奉者，二人授大都督，四人授帥都督，六人别將。奴已免賤者，五人授軍主，未免賤者十二人酬替放之。

輔助指導朕多年。考慮到他規勸輔助朕，功勞很高。吃了他們的桑椹，尚且送給美好的聲音，何況這樣的恩惠，怎麼可以忘掉呢？今天朕巡行安撫住在這裏，與代邑没有什麽不同，舉目觀看風景依然，更增加朕對舊日的思念。雖然没有與朕同屬一籍，但是朕對待他們就像親族一樣。凡是他的兄弟乃至子侄等，都可以一起參加宴會受到賞賜。”於是命令中侍上士尉遲愷前往瓜州，降聖旨慰勞李賢，賜給他一套衣服及被褥，連同御用的十三環金帶一條、皇帝養馬舍中的馬一匹、用金裝飾的馬鞍轡、雜色彩綢五百段、銀錢一萬。賜給李賢的弟弟申國公李穆也是這樣。李賢的兒子侄子男男女女内外衆孫三十四人，每人賜給衣服一套。又封李賢的外甥厙狄樂爲儀同。李賢的門生以前曾經侍奉過高祖的，二人授任大都督，四人授任帥都督，六人授任别將。奴僕已免除卑賤身份的，有五人授任軍主，没有免除卑賤身份的有十二人受酬勞被替换釋放。

四年，王師東討，朝議以西道空虚，慮羌、渾侵擾，乃授賢使持節、河州總管、三州七防諸軍事、河州刺史。河州舊非總管，至是創置焉。賢乃大營屯田，以省運漕；多設斥候，以備寇戎。於是羌、渾斂迹，不敢向東。五年，宕昌寇邊，百姓失業，乃於洮州置總管府以鎮遏之。遂廢河州總管，改授賢洮州總管、七防諸軍事、洮州刺史。屬羌寇石門戍，撤破橋道，以絶援軍，賢率千騎禦之，前後斬獲數百人，賊乃退走。羌復引吐谷渾數千騎，將入西疆。賢密知之，又遣兵伏其隘路，復大敗之。虜遂震懾，不敢犯塞。俄廢洮州總管，還於河州置總管府，復以賢爲之。

四年，朝廷軍隊征討東部，朝中計議因西路空虚，擔心羌、渾部落侵擾，於是封李賢使持節、河州總管、三州七防諸軍事、河州刺史。河州舊時并非總管府，至此纔創立設置。李賢於是大力經營屯田，用來減省水路運糧；多多設置哨兵，以防備敵軍來犯。於是羌、渾人有所收斂，不敢向東。五年，宕昌入侵邊界，百姓失業，於是在洮州設置總管府用來防守阻遏宕昌。就廢除了河州總管，改授李賢爲洮州總管、七防諸軍事、洮州刺史。正逢羌人入侵石門戍，李賢撤除橋梁破壞道路，用以斷絶賊人的援軍，率領一千騎兵抵擋賊人，前後斬首、俘獲賊人數百名，賊人纔撤退逃走。羌人又引領吐谷渾數千騎兵，將要入侵西部疆界。李賢暗中得知，又派兵埋伏在狹隘的路段，再次大敗賊人。賊虜因此感到震驚害怕，不敢再侵犯邊塞。不久廢除了洮州總管，仍舊在河州設置總管府，再用李賢做總管。

高祖思賢舊恩，徵拜大將軍。天和四年三月，卒於京師，時年六十八。高祖親臨，哀動左右。贈使持節、柱國大將軍、大都督、涇原秦等

高祖思念李賢對自己的舊恩，徵召他入朝拜爲大將軍。天和四年三月，李賢在京師去世，時年六十八歲。高祖親臨吊唁，哀傷不已，感動了左右的人。追贈李賢使持節、柱國大將軍、大都

十州諸軍事、原州刺史。謚曰桓。子端嗣。

督、涇原秦等十州諸軍事、原州刺史。謚號爲桓。他的兒子李端繼承父禄。

端字永貴，歷位開府儀同三司、司會中大夫、中州刺史。從高祖平齊，於鄴城戰殁，贈上大將軍，追封襄陽公，謚曰果。端弟吉，儀同三司。吉弟崇，位至太府中大夫、上柱國、廣宗郡公。崇弟孝軌，開府儀同大將軍、升遷縣伯。孝軌弟詢，少歷顯位。大象末，上柱國、隴西郡公。

李端字永貴，歷任開府儀同三司、司會中大夫、中州刺史。跟隨高祖平定齊，在鄴城陣亡，追贈上大將軍，追封襄陽公，謚號爲果。李端的弟弟李吉，儀同三司。李吉的弟弟李崇，位至太府中大夫、上柱國、廣宗郡公。李崇的弟弟李孝軌，開府儀同大將軍、升遷縣伯。孝軌的弟弟李詢，年少時即歷任顯官。大象末年，授任上柱國、隴西郡公。

李遠

賢弟遠，字萬歲。幼有器局，志度恢然。嘗與群兒爲戰鬥之戲，指麾部分，便有軍陣之法。郡守見而異之，召使更戲。群兒懼而散走，遠持杖叱之，復爲向勢，意氣雄壯，殆甚於前。郡守曰："此小兒必爲將軍，非常人也。"及長，涉獵書傳，略知指趣而已。

李賢的弟弟李遠，字萬歲。年幼時有才識和度量，志向和氣度恢弘。曾經與一群兒童玩戰鬥游戲，指揮部署，便有排兵布陣的法式。郡守見到後覺得他與衆不同，唤他再做一次游戲，那群兒童因爲懼怕四散跑開，李遠手持棍棒喝叱他們，又擺出剛纔的陣勢，氣概雄壯，差不多比前一次做得更强。郡守説："這個小孩將來必定會做將軍，不是尋常之人。"等到長大，李遠廣泛涉獵典籍、著述，衹是粗略地瞭解宗旨罷了。

魏正光末，天下鼎沸，敕勤賊胡琛侵逼原州，其徒甚盛。遠昆季率勵鄉人，欲圖拒守，而衆情猜懼，頗有異同。遠乃按劍而言曰："頃年以來，皇家多難。匈黨乘機，肆其毒螫。王略未振，緩其梟夷。正是忠臣立節之秋，義士建功之日。丈夫豈可臨難苟免，當在死中求生耳。諸人并世載忠貞，沐浴教義，今若棄同即異，去順效逆，雖五尺童子，猶或非之，將復何顔以見天下之士。有異議者，請以劍斬之！"於是衆皆股栗，莫不聽命。乃相與盟歃，遂深壁自守。而外無救援，城遂陷。其徒多被殺害，唯遠兄弟并爲人所匿，得免。遠乃言於賢曰："今逆賊孔熾，屠戮忠良。遠欲間行入朝，請兵救援。兄晦迹和光，可以免禍。内伺釁隙，因變立功。若王師西指，得復表裏相應，既殉國家

魏正光末年，天下紛擾動亂，敕勤賊寇胡琮入侵逼近原州，他的徒衆盛多。李遠兄弟率領、激勵鄉人，打算據守，而衆人心内猜疑恐懼，意見很不一致。李遠於是手按利劍説："近年來，皇家多難。亂黨乘機，恣行毒害。朝廷方略不振，延緩了對他們的殺戮誅滅。這正是忠臣樹立忠節的時期，義士建立功業的日子。大丈夫怎麽可以面臨災難苟求逃免呢？應當在死中求得生存。衆人都世代具備忠貞之德，沐浴政教道義，今天如若拋棄相同的接近相異的，不順應朝廷却效法叛逆，即使是五尺高的兒童，尚且認爲不對，將又有什麽臉面來見天下的人呢？有不同意見的，請用劍斬了！"於是衆人都兩腿顫栗，没有誰不聽命令。於是大家在一起歃血爲盟，加高壁壘以自衛。但城外没有救援，城池於是失陷。守城的人多被殺害了，衹有李遠兄弟一起被人藏了起來，得以免難。李遠於是對李賢説："現在叛賊很囂張，屠殺忠良。我想從小道入朝，請兵救援。兄長掩藏踪迹不露鋒芒，可以免除災禍。

之急，且全私室之危。豈若窘迫凶威，坐見夷滅！”賢曰：“是吾心也。”遂定東行之策。遠乃崎嶇寇境，得達京師。魏朝嘉之，授武騎常侍。俄轉別將，賜帛千匹，并弓刀衣馬等。

暗中窺伺縫隙，乘着變亂立功。如果朝廷軍隊向西征伐，又能够裏應外合，既在國家急難時爲國出力，又可保全自己家免受危險。難道能像這樣身處窘困凶險之中，坐等着被消滅！”李賢說：“這正是我心中所想的。”於是定下了東行的計策。李遠就在賊寇境内冒險跋涉，來到京師。魏朝嘉獎他，授任他爲武騎常侍。不久轉任別將，賜給他布帛一千匹，以及弓箭、刀槍、衣服、馬匹等。

及爾朱天光西伐，乃配遠精兵，使爲鄉導。天光欽遠才望，特相引接，除伏波將軍、長城郡守、原州大中正。

等到爾朱天光征伐西部，於是給李遠配備精兵，使他作爲嚮導。天光欽佩李遠的才能威望，特意引薦接納他，授職伏波將軍、長城郡守、原州大中正。

後以應侯莫陳崇功，遷高平郡守。太祖見遠，與語悦之，令居麾下，甚見親遇。及魏孝武西遷，授假節、銀青光禄大夫、主衣都統，封安定縣伯，邑五百户。魏文帝嗣位之始，思享遐年，以遠字可嘉，令扶帝升殿。遷使持節、征東大將軍，進爵爲公，增邑千户，仍領左右。從征竇泰，復弘農，并有殊勋。授都督、原州刺史。太祖謂遠曰：“孤之有卿，若身體之有手臂之用，豈可暫輟於身。本州之榮，乃私事耳。卿若述職，則孤無所寄懷。”於是遂令遠兄賢代行州事。沙苑之役，遠功居最，除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進爵陽平郡公，邑三千户。尋從獨孤信東略，遂入洛陽。爲東魏將侯景等所圍。太祖至，乃解。及河橋之戰，遠與獨孤信爲右軍，不利而退。除大丞相府司馬。軍國機務，遠皆參之，畏避權勢，若不在己。時河東初復，民情未安，太祖謂遠曰：“河東國之要鎮，非卿無以撫之。”乃授河東郡守。遠敦獎風俗，勸課農桑，肅遏奸非，兼修守禦之備。曾未期月，百姓懷之。太祖嘉焉，降書勞問。徵爲侍中、驃

後來因爲與侯莫陳崇裏應外合平叛有功，升任高平郡守。太祖見到李遠，與他談話感到欣悦，就令他留在自己的部下，他很受太祖的信任厚待。等到魏孝武帝西遷時，李遠被授任假節、銀青光禄大夫、主衣都統，封安定縣伯，食邑五百户。魏文帝繼承皇位之初，想在位年數久遠，認爲遠字美好，就令李遠扶着他升殿就位。升任李遠使持節、征東大將軍，晋升爲公爵，增加食邑千户，仍然統領皇帝左右的人。李遠跟從皇帝征討竇泰，恢復弘農，都立有特殊功勛。被授任都督、原州刺史。太祖對李遠說：“我有你在身邊，就像身體有手臂可用一樣，怎麽可以片刻從身上離開呢？你榮任原州刺史，衹不過是私事罷了。你如果到任，那麽我就無法寄托懷抱了。”於是就讓李遠的兄長李賢代掌原州事務。沙苑戰役，李遠的功勞最大，被授任爲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晋爵爲陽平郡公，食邑三千户。不久，李遠隨獨孤信東進，於是進入洛陽。被東魏將領侯景等人圍困。太祖趕來，纔得以解圍。等到河橋一戰，李遠與獨孤信作爲右軍，因不順利而退回。被升任爲大丞相府司馬。軍務與國政的機要事情，李遠都參與，但畏懼避開權勢，好像事情不在於自己一樣。當時河東剛剛恢復，民心未定，太祖對李遠說：“河東是國家的重要地區，不是你没有辦法安撫那裏。”於是任命李遠爲河東郡守。李遠敦化獎勵風尚習俗，勸勉考查農業

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魏建東宮，授太子少傅，尋轉少師。

生産，肅清遏制奸邪非法之事，同時修整防禦設備。還不到一個月，民心歸附。太祖褒獎李遠，下書去慰勞。徵召他爲侍中、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魏立太子，授任他爲太子少傅，不久轉任少師。

東魏北豫州刺史高仲密請舉州來附。時齊神武屯兵河陽。太祖以仲密所據遼遠，難爲應接，諸將皆憚此行。遠曰："北豫遠在賊境，高歡又屯兵河陽，常理而論，實難救援。但兵務神速，事貴合機。古人有言：'不入虎穴，安得虎子。'若以奇兵出其不意，事或可濟。脱有利鈍，故是兵家之常。如其顧望不行，便無克定之日。"太祖喜曰："李萬歲所言，差强人意。"乃授行臺尚書，前驅東出。太祖率大軍繼進。遠乃潛師而往，拔仲密以歸。仍從太祖戰於邙山。時大軍不利，遠獨整所部爲殿。尋授都督義州弘農等二十一防諸軍事。

東魏北豫州刺史高仲密請求舉州前來歸附。當時齊神武帝屯兵在河陽。太祖認爲高仲密所占據的地方遼遠，難以接應，諸將也都懼怕此行。李遠説："北豫遠在賊人境内，高歡又屯兵在河陽，按常理來説，確實難以救援。但是用兵務必行動神速，做事貴在合乎時宜。古人説：'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倘若率領奇兵出乎敵人的意料趕去，事情或者可以成功。假如有什麼不順，本來也是兵家的常事。如果左顧右盼而不行動，便没有平定的日子了。"太祖高興地説："李萬歲所説的，還算能振奮人的意志。"於是任命李遠爲行臺尚書，作爲前驅向東出發。太祖率領大軍隨後挺進。李遠於是率軍秘密前去，救助高仲密而歸。仍舊跟隨太祖在邙山作戰。當時大軍作戰不順利，衹有李遠整頓所率軍隊走在大軍的最後。不久，授任他都督義州弘農等二十一防諸軍事。

遠善綏撫，有幹略，守戰之備，無不精鋭。每厚撫境外之人，使爲間諜，敵中動静，必先知之。至有事泄被誅戮者，亦不以爲悔。其得人心如此。嘗校獵於莎栅，見石於叢蒲中，以爲伏兔，射之而中，鏃入寸餘。就而視之，乃石也。太祖聞而異之，賜書曰："昔李將軍廣親有此事，公今復爾，可謂世載其德。雖熊渠之名，不能獨擅其美。"

李遠善於安撫，有才幹謀略，防守作戰的設備，無不精鋭。經常優厚地撫慰境外之人，使他們做間諜，敵軍中的一舉一動，必能預先瞭解到。以至於有的間諜事情泄露被誅殺了，也不因此感到後悔。他能得人心就像這樣。他曾經在莎栅打獵，看見石頭在一叢蒲葦中，以爲是藏伏的兔子，拔箭射中了它，箭頭深入一寸多。走到近前一看，竟是石頭。太祖聽到這事後感到奇異，賜書信給他説："以前李廣將軍親自做過這種事，你今天又做到了，可以説是世代承繼這種非凡的德藝啊！即使熊渠有善射之名，也不能獨自據有這一美譽。"

東魏將段孝先率步騎二萬趨宜陽，以送糧爲名，然實有窺窬之意。遠密知其計，遣兵襲破之，獲其輜重器械。孝先遁走。太祖乃賜所乘馬及金帶床帳衣被等，并雜綵二千匹，拜大將軍。

東魏將領段孝先率領步兵、騎兵二萬人趕赴宜陽，用送糧食作爲名義，然而實際上有窺探軍情的用意。李遠暗地瞭解到他的計謀，派兵偷襲擊敗了他，截獲了他的物資器械。段孝先逃遁而去。太祖於是將自己所乘戰馬及金帶床帳衣被等賜給李遠，外加各種顔色的絲織品二千匹，封李

遠爲大將軍。

頃之，除尚書左僕射。遠白太祖曰："遠，秦隴匹夫，才藝俱爾。平生念望，不過一郡守耳。遭逢際會，得奉聖明。主貴臣遷，以至於此。今位居上列，爵邁通侯，受委方面，生殺在手。非直榮寵一時，亦足光華身世。但尚書僕射，任居端揆，今以賜授，適所以重其罪責。明公若欲全之，乞寢此授。"太祖曰："公勛德兼美，朝廷欽屬，選衆而舉，何足爲辭。且孤之於公，義等骨肉，豈容於官位之間，便致退讓，深乖所望也。"遠不得已，方拜職。太祖又以第十一子達令遠子之，即代王也。其見親待如此。

不久，任命李遠爲尚書左僕射。李遠對太祖說："我李遠是秦隴地區的一名匹夫，才能武藝都很一般。平生念想指望的，不過是做一個郡守罷了。遭逢時機，得以侍奉聖明。主上尊貴，臣下升遷，以至於到此地步。現在我地位處於上等行列，官爵上升達到侯位，受任一方的軍政事務，生殺之權執掌在手。不僅一時榮耀受寵，也足以使終身光彩華貴。但是尚書僕射，任居尚書省首位，現在把這個職位賜授給我，正是用以加重我的罪責。明公如果想保全我，我乞求停止這個任命。"太祖說："你功勛品德都很美好，朝廷欽佩屬意，量衆人之才而舉官，你何必推辭？況且我對於你，情義深重如同骨肉，怎能容你在官位之間，後退推讓？深深地違背了我對你的厚望。"李遠迫不得已，方纔受職。太祖又令李遠把他的第十一個兒子宇文達當作自己的兒子，這就是代王。李遠受太祖親寵厚待到了如此程度。

時太祖嫡嗣未建，明帝居長，已有成德；孝閔處嫡，年尚幼冲。乃召群公謂之曰："孤欲立子以嫡，恐大司馬有疑。"大司馬即獨孤信，明帝敬后父也。衆皆默，未有言者。遠曰："夫立子以嫡不以長，禮經明義。略陽公爲世子，公何所疑。若以信爲嫌，請即斬信。"便拔刀而起。太祖亦起曰："何事至此！"信又自陳説，遠乃止。於是群公并從遠議。出外拜謝信曰："臨大事，不得不爾。"信亦謝遠曰："今日賴公，决此大議。"六官建，授小司寇。孝閔帝踐阼，進位柱國大將軍，邑千户。復鎮弘農。

當時太祖嫡嗣尚未確立，明帝年齡最長，已有盛德；孝閔帝爲正妻所生，年紀尚幼小。太祖於是召集衆位公侯對他們說："我想立嫡子作爲繼承人，擔心大司馬有疑心。"大司馬即是獨孤信，他是明帝妻子明敬皇后的父親。衆人都沉默起來，没有人開口。李遠說："立世子按照嫡親不按照年齡，這是《周禮》申明的義理。略陽公做世子，您還有什麽可疑的？如果認爲獨孤信嫌忌，請立即把獨孤信給斬了。"說完便拔刀起身。太祖也站了起來說："什麽事到此地步！"獨孤信又自我陳說心中之意，李遠纔停住了。於是衆位公侯都聽從了李遠的建議。李遠走出門向獨孤信拱手彎腰謝罪說："面臨大事，不得不這樣。"獨孤信也回謝說："今日依賴你，决斷這件大事。"六官建立後，李遠被任命爲小司寇。孝閔帝即位，升任李遠爲柱國大將軍，食邑千户。再次讓他去鎮守弘農。

李植

遠子植，在太祖時已爲相府司録參軍，掌朝政。及晋公護執權，恐不被任用，乃密欲誅護。語在《孝閔帝

李遠的兒子李植，在太祖時已做了相府司録參軍，掌管朝廷政務。等到晋公宇文護執掌朝中大權，李植害怕不被任用，於是暗中想誅殺宇文

紀》。謀頗漏泄，護知之，乃出植爲梁州刺史。尋而廢帝，召遠及植還朝。遠恐有變，沉吟久之，乃曰："大丈夫寧爲忠鬼，安能作叛臣乎！"遂就徵。既至京師，護以遠功名素重，猶欲全宥之。乃引與相見，謂之曰："公兒遂有異謀，非止屠戮護身，乃是傾危宗社。叛臣賊子，理宜同疾，公可早爲之所。"乃以植付遠。遠素鍾愛於植，植又口辯，乃云初無此謀。遠謂爲信然。詰朝，將植謁護，護謂植已死，乃曰："陽平公何意乃自來也?"左右云："植亦在門外。"護大怒曰："陽平公不信我矣！"乃召入，仍命遠同坐，令帝與植相質於遠前。植辭窮，謂帝曰："本爲此謀，欲安社稷，利至尊耳。今日至此，何事云云。"遠聞之，自投於床曰："若爾，誠合萬死。"於是護乃害植，并逼遠令自殺。時年五十一。植弟叔諧、叔謙、叔讓亦死。餘并以年幼得免。

護。此事記在《孝閔帝紀》中。但計謀泄露，宇文護知道了，就讓李植出朝去做梁州刺史。不久，宇文護廢棄了孝閔帝，召李遠及李植還朝。李遠擔心會有突發事故，沉吟良久，纔說："大丈夫寧肯做忠於朝廷之鬼，怎麼能作反叛之臣呢?"於是應徵召而往。到了京師，宇文護因李遠的功名向來很重，還想保全寬恕他。於是引來與他相見，對他説："你的兒子竟然有亂政的圖謀，不止是要殺害我，而是要顛覆宗廟和社稷。叛臣賊子，理應一同憎恨，你可早點爲他安排一個結局。"於是把李植交付給李遠。李遠一向鍾愛李植，李植又口頭辯解，竟説根本没有這個計謀。李遠認爲他説的話可信。第二天，帶着李植去拜見宇文護，宇文護以爲李植已經死了，就説："陽平公爲什麽竟親自來呀?"他左右的人説："李植也在門外。"宇文護大怒説："陽平公不相信我了!"於是召李遠父子進來，仍然命李遠一同入坐，令孝閔帝與李植在李遠面前對質。李植無話可説，對孝閔帝道："本來作出這個計謀，是想安定社稷，對皇上有利。今日到了這種地步，還有什麽可説的。"李遠聽了，自己撲倒在床上説："如果這樣，確實罪該萬死。"於是宇文護便殺害了李植，同時逼迫李遠令他自殺。這一年李遠五十一歲。李植的弟弟李叔諧、李叔謙、李叔讓也被殺害。其餘的都因爲年幼得以免禍。

建德元年，晋公護誅，乃詔曰："故使持節、柱國大將軍、大都督、陽平郡開國公遠，早蒙驅任，夙著勛績，内參帷幄，外屬藩維。竭誠王室，乃罹横禍。言念貞良，追增傷悼。宜加榮寵，用彰忠節。"贈本官，加陝熊等十五州諸軍事、陝州刺史。謚曰忠。隋開皇初，追贈上柱國、黎國公，邑三千户，改謚曰懷。植及諸弟，并加贈謚。

建德元年，晋公宇文護被殺，武帝於是下詔説："已故使持節、柱國大將軍、大都督、陽平郡開國公李遠，早就承蒙驅遣任用，一向功勛業績顯著，在内參與國事運籌，在外受托爲衛國的屏障。他對王室竭盡忠誠，但却慘遭横禍。念及他的忠貞賢良，不由地追想、傷悼。應增加榮寵，用來彰顯忠節。"追贈原來所任官職，加授陝熊等十五州諸軍事、陝州刺史。謚號叫忠。隋開皇初年，追贈李遠爲上柱國、黎國公，食邑三千户，改謚號叫懷。李植及衆位弟弟，一起被加贈謚號。

李基

植弟基，字仲和。幼有聲譽，美

李植弟弟李基，字仲和。年幼時就有聲譽，

容儀，善談論，涉獵群書，尤工騎射。太祖召見奇之，乃令尚義歸公主。大統十年，釋褐員外散騎常侍。後以父勛，封建安縣公，邑一千户。累遷撫軍將軍、銀青光禄大夫、通直散騎常侍，領大丞相親信。俄轉大都督、進爵清河郡公。

面容儀態美好，善於談論，廣泛閲讀大量書籍，尤其擅長騎馬射箭。太祖召見後很看重他，就令他娶義歸公主。大統十年，出仕爲員外散騎常侍。後來因爲父親的功勛，他被封爲建安縣公，食邑一千户。多次升任做到撫軍將軍、銀青光禄大夫、通直散騎常侍，統領大丞相親信。很快又改任大都督，晋爵爲清河郡公。

太祖扶危定傾，威權震主，及魏廢帝即位之後，猜隙彌深。時太祖諸子，年皆幼冲，章武公導、中山公護復東西作鎮，唯托意諸婿，以爲心膂。基與義城公李暉、常山公于翼等俱爲武衛將軍，分掌禁旅。帝深憚之，故密謀遂泄。

太祖匡扶安定危險倒覆的局勢，聲威權勢震動了皇上的地位，等到魏廢帝即位之後，君臣之間的猜忌嫌隙更深了。當時太祖的幾個兒子，年紀都還幼小，章武公宇文導、中山公宇文護又在東西方作藩鎮，太祖衹有將心意寄托在各位女婿身上，把他們當作心腹。李基與義城公李暉、常山公于翼等都擔任武衛將軍，分别掌管禁軍。皇帝非常害怕，所以密謀最終泄露了。

魏恭帝即位，遷使持節、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加散騎常侍，進爵燉煌郡公，尋加侍中、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拜陽平國世子。六官建，授御正中大夫。孝閔帝踐阼，出爲海州刺史。

魏恭帝即位，升任李基使持節、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加散騎常侍，晋爵爲燉煌郡公，不久又升任侍中、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封爲陽平國世子。六官建立，授任御正中大夫。孝閔帝登位，李基外任海州刺史。

尋以兄植被收，例合坐死。既以主貴，又爲季父穆所請，得免。武成二年，除江州刺史。既被譴謫，常憂懼不得志。保定元年，卒於位，年三十一。申公穆尤所鍾愛，每哭輒悲慟，謂其所親曰："好兒捨我去，門户豈是欲興。"宣政元年，追贈使持節、上開府儀同三司、大將軍、曹徐譙三州刺史、燉煌郡公，謚曰孝。子威嗣。

不久，李基因兄長李植而被拘捕，按例應該判處死罪。既因義歸公主尊貴，又有叔父李穆爲他求情，得以免死。武成二年，授任江州刺史。被謫降以後，他常常憂慮害怕不得志。保定元年，他死在江州刺史任上，年齡三十一歲。申公李穆尤其鍾愛李基，每次哭泣都很悲慟，對他所親昵的人説："好孩子離開我去了，門户哪裏是要興旺呀!"宣政元年，李基被追封爲使持節、上開府儀同三司、大將軍、曹徐譙三州刺史、燉煌郡公，謚號叫孝。他的兒子李威繼承爵位。

李威

威字安民，起家右侍上士，累遷至開府儀同三司，又改襲遠爵陽平郡公。從高祖平齊，以功授上開府、拜軍司馬。宣帝即位，進授大將軍，出爲熊州刺史。大象末，位至柱國。

李威字安民，起初擔任右侍上士，屢次升官做到開府儀同三司，又改襲李遠的封爵陽平郡公。跟隨高祖平定齊國，憑功勞授任上開府，拜軍司馬。宣帝即位，升任李威爲大將軍，出朝擔任熊州刺史。大象末年，位至柱國。

史臣曰：李賢和兄弟，屬亂離之

史臣曰：李賢和兄弟，生逢戰亂年代，置身

際，居戎馬之間，志略縱横，忠勇奮發，亟摧勍敵，屢涉艱危，而功未書於王府，仕不過於州郡。及逢時值主，策名委質，或使煩莫府，或契闊戎行，荷生成之恩，蒙國士之遇，俱縻好爵，各著勛庸。遂得任兼文武，聲彰内外，位高望重，光國榮家，跗萼連暉，椒聊繁衍，冠冕之盛，當時莫比焉。自周迄隋，鬱爲西京盛族，雖金、張在漢，不之尚也。

兵馬之間，志向才略奔放無拘，忠貞勇猛奮發進取，多次摧毁强敵，屢屢經歷艱險，但是功勞没能被王府記録下來，做官不超過州郡的首領。等到遭逢良機身遇明主，出任官職盡心竭力，有時在幕府中奔走效勞，有時在軍隊中出生入死，承接君王栽培的厚恩，蒙受國士一樣的禮遇，都被授任很好的官爵，各自建立顯赫的功勛。終於得兼文官武職，聲譽傳揚朝廷内外，地位很高名望很重，爲國争光爲家添榮，兄弟一同光彩照耀，子孫後代興旺衆多，出仕作官的人之多，當時没有誰能比得上。從周朝到隋朝，蓬勃發展而爲西京的豪門大族，即使金日磾、張安世在漢朝，他們的顯貴也不能超過李氏兄弟。

然而太祖初崩，嗣君冲幼。内則功臣放命，外則强寇臨邊。晋公以猶子之親，膺負圖之托，遂能撫寧家國，開翦異端，革魏興周，遠安邇悦。功勤已著，過惡未彰。李植受遇先朝，宿參機務，恐威權之已去，懼將來之不容，生此厲階，成兹貝錦，乃以小謀大，由疏間親。主無昭帝之明，臣有上官之訴。嫌隙既兆，釁故因之。啓冢宰無君之心，成閔皇廢弒之禍，植之由也。李遠既闕義方之訓，又無先見之明，以是誅夷，非爲不幸。

然而太祖剛去世時，繼位的國君還年幼。國家内部有功之臣驕横自專，國家外部又有强大的賊寇侵擾邊境。晋公宇文護因爲是太祖的親侄，肩負謀劃國家大計的重托，終於能够安定國家，剪除政敵，革替魏朝，興盛周朝，遠地安寧，近處歡悦。功勞已經顯著，過失尚未彰明。李植蒙受先朝恩寵，素常參與朝廷機密事務，擔心威重的權勢業已失去，害怕將來不被容納，就生出禍端，編造諂言，竟然用權勢小的謀取權勢大的，憑關係疏遠的離間關係親密的。皇帝没有昭帝那樣的賢明，大臣却有上官那樣的控告。嫌隙既已萌生，仇恨就隨之而來。開啓重臣目無國君之心，釀成閔帝被廢弒之禍，都是因爲李植。李遠對兒子缺乏做人要走正道的訓誨，又没有先見之明，因此被誅殺，不算是不幸。

周書卷二十六

列傳第十八

長孫儉　長孫紹遠（弟）澄（兄子）兕　斛斯徵

長孫儉

長孫儉，河南洛陽人也。本名慶明。其先，魏之枝族，姓托拔氏。孝文遷洛，改爲長孫。五世祖嵩，魏太尉、北平王。

長孫儉，是河南洛陽人。本來名叫慶明。他的祖先，是魏的宗族，姓托拔氏。孝文帝遷都洛陽時，改姓爲長孫。他的五世祖長孫嵩，任魏朝太尉、北平王。

儉少方正，有操行，狀貌魁梧，神彩嚴肅，雖在私室，終日儼然。性不妄交，非其同志，雖貴游造門，亦不與相見。孝昌中，起家員外散騎侍郎，從爾朱天光破隴右。太祖臨夏州，以儉爲録事，深器敬之。賀拔岳被害，太祖赴平涼，凡有經綸謀策，儉皆參預。從平侯莫陳悦，留儉爲秦州長史。時西夏州仍未内屬，而東魏遣許和爲刺史，儉以信義招之，和乃舉州歸附。即以儉爲西夏州刺史，總統三夏州。

長孫儉年少正直，有操守德行，相貌魁梧，神情嚴肅，即使在家裏，也是一副矜持莊重的樣子。生性不亂交往，倘若不是志同道合，即使王公貴族到門上來，長孫儉也不與他們相見。孝昌年間，從家中徵召出來，授任員外散騎侍郎，跟隨爾朱天光攻破隴右。太祖莅臨夏州，用長孫儉做録事，很賞識、敬重他。賀拔岳被害，太祖奔赴平涼，凡是籌劃商討大事，長孫儉都要參加。跟從太祖討平侯莫陳悦，太祖留長孫儉做秦州長史。當時西夏州仍然没有歸屬西魏，而東魏派遣許和來做西夏州刺史，長孫儉用信義招引許和，許和於是舉州歸附西魏。西魏就用長孫儉做西夏州刺史，總領統管三夏州。

時荆襄初附，太祖表儉功績尤美，宜委東南之任，授荆州刺史、東南道行臺僕射。所部鄭縣令泉璨爲民所訟，推治獲實。儉即大集僚屬而謂之曰："此由刺史教誨不明，信不被物，是我之愆，非泉璨之罪。"遂於廳事前，肉袒自罰，捨璨不問。於是屬城肅勵，莫敢犯法。魏文帝璽書勞之。太祖又與儉書曰："近行路傳公以部内縣令有罪，遂自杖三十，用肅

當時荆襄剛剛歸附，太祖表揚長孫儉功績顯著，應該委派他到東南任職，授任他爲荆州刺史、東南道行臺僕射。他所管轄的鄭縣縣令泉璨被百姓起訴，推究調查獲悉實情。長孫儉便將僚屬都召集在一起對他們説："這是由於刺史教誨不够明確，誠信不能覆蓋萬物，這是我的罪過，不是泉璨的罪過。"於是就在官署的大廳前面袒露身體責罰自己，放過泉璨不加責問。從此他屬下的城市官員都肅然起敬勵精圖治，没有誰敢犯法。魏文帝下詔書去慰勞他。太祖又寄書信給長

群下。吾昔聞'王臣謇謇，匪躬之故'，蓋謂憂公忘私，知無不爲而已。未有如公刻身罰己以訓群僚者也。聞之嘉嘆。"荆蠻舊俗，少不敬長。儉殷勤勸導，風俗大革。務廣耕桑，兼習武事，故得邊境無虞，民安其業。吏民表請爲儉構清德樓，樹碑刻頌，朝議許焉。在州遂歷七載。

孫儉説："近來路人傳頌你屬下的縣令有罪，你自我杖責三十下，用來使屬下肅然生畏。我以前聽説'君王的臣下很忠貞，這是盡忠而不顧自身的緣故'，這無非是説憂慮公事忘却私利，知道的無不實行罷了。還没有人像你這樣嚴於律己懲罰自身來訓導手下衆官的。我聽聞此事後不由嘉許感嘆。"荆蠻的舊風俗，年少之人不尊敬年長之輩。長孫儉對此殷勤地加以勸勉誘導，風俗大爲改觀。長孫儉致力於推廣農耕和蠶桑，同時習練武事，所以邊境能够没有憂慮，百姓安居樂業。官吏百姓們上表請求爲長孫儉建築一座清德樓，樹碑立傳，朝廷議論允許了。他在荆州共呆了七年。

徵授大行臺尚書，兼相府司馬。嘗與群公侍坐於太祖。及退，太祖謂左右曰："此公閑雅，孤每與語，嘗肅然畏敬，恐有所失。"他日，太祖謂儉曰："名實理須相稱，尚書既志安貧素，可改名儉，以彰雅操。"

朝廷徵召授任他爲大行臺尚書，兼任丞相府司馬。長孫儉曾經與衆位公侯陪侍在太祖座前。等他退下後，太祖對左右的人説："此人嫻雅，我每次與他交談，都肅然敬畏，恐怕有什麽失誤。"有一天，太祖對長孫儉説："名稱與實際按理應該相符合，尚書既然心中安於清貧素樸，可以改名爲儉，用來彰顯清雅的德操。"

又除行臺僕射、荆州刺史。時梁岳陽王蕭詧内附，初遣使入朝，至荆州。儉於廳事列軍儀，具戎服，與使人以賓主禮相見。儉容貌魁偉，音聲如鐘，大爲鮮卑語，遣人傳譯以問客。客惶恐不敢仰視。日晚，儉乃著裙襦紗帽，引客宴於别齋。因序梁國喪亂，朝廷招攜之意，發言可觀。使人大悦。出曰："吾所不能測也。"

朝廷又任命他爲行臺僕射、荆州刺史。當時梁岳陽王蕭詧投附西魏，起初派使者入朝，到達荆州。長孫儉在官署大廳中擺列軍隊儀仗，穿好軍裝，與使者以賓主之禮相見。長孫儉容貌魁梧高大，聲音響亮如鐘，大説鮮卑語，派人傳話翻譯詢問客人。客人惶恐不敢仰視。晚上，長孫儉纔穿着袍衫戴着紗帽，引着客人在别的屋舍設宴。於是同使者叙起梁國喪亂，朝廷招引扶攜之意，説話水平很高。使者非常高興。出外説："我都不能够測量。"

及梁元帝嗣位於江陵，外敦鄰睦，内懷異計。儉密啓太祖，陳攻取之謀。於是徵儉入朝，問其經略。儉對曰："今江陵既在江北，去我不遠。湘東即位，已涉三年。觀其形勢，不欲東下。骨肉相殘，民厭其毒。荆州軍資器械，儲積已久，若大軍西討，必無匱乏之慮。且兼弱攻昧，武之善經。國家既有蜀土，若更平江漢，

等到梁元帝在江陵繼承皇位，表面上與鄰國和睦友好，内心却懷有其他打算。長孫儉秘密地寫信禀告太祖，陳述攻取梁朝的計謀。於是太祖徵召長孫儉入朝，向他詢問謀略。長孫儉答道："現在江陵處於江北，離我們不遠。湘東登上皇位，已有三年。觀察湘東的形勢，他是不想東下。皇親骨肉相互殘害，百姓飽嘗其荼毒。荆州的軍用物資器械，儲藏蓄積已經很久了，如果大軍向西征討，一定不會有匱乏的憂慮。況且兼并

撫而安之，收其貢賦，以供軍國，天下不足定也。”太祖深然之，乃謂儉曰：“如公之言，吾取之晚矣。”令儉還州，密爲之備。尋令柱國、燕公于謹總戎衆伐江陵。平，以儉元謀，賞奴婢三百口。太祖與儉書曰：“本圖江陵，由公畫計，今果如所言。智者見未萌，何其妙也。但吴民離散，事藉招懷，南服重鎮，非公莫可。”遂令儉鎮江陵。進爵昌寧公，遷大將軍，移鎮荆州，總管五十二州。

弱小，攻伐昏昧之敵，這是軍事上良好的原則。國家既然擁有了蜀土，如果再討平江漢，慰撫安定那裏，收取那裏的貢賦，來供應軍國的需求，天下就很容易平定了。”太祖認爲他說得很正確，於是對長孫儉說：“按照你所說的，我攻取江陵已算晚了。”就命令長孫儉回到荆州，秘密地做好準備。不久，太祖命令柱國、燕公于謹統率軍隊討伐江陵。平定了江陵，因爲長孫儉最先謀劃此事，賞賜給長孫儉奴婢三百人。太祖寫信給長孫儉說：“本來圖謀江陵，是由你出謀劃策的，如今果然像你所說的那樣。有智謀的人能在事情尚未萌發時就有所發現，這是多麼妙啊！但是吴民離散，這事要靠招撫慰安，使南方重鎮順服，非你不可。”於是就命令長孫儉去鎮守江陵。晋爵爲昌寧公，升任大將軍，移調鎮守荆州，總管五十二州。

儉舊嘗詣闕奏事，時值大雪，遂立於雪中待報，自旦達暮，竟無惰容。其奉公勤至，皆此類也。天和三年，以疾還京。爲夏州總管，薨，遺啓高祖，請葬於太祖陵側，并以官所賜之宅還官。詔皆從之。追封鄶公。荆民儀同趙超等七百人，感儉遺愛，詣闕請爲儉立廟樹碑，詔許之。詔曰：“昔叔敖辭沃壤之地，蕭何就窮僻之鄉，以古方今，無慚曩哲。言尋嘉尚，弗忘于懷。而有司未達大體，遽以其第即便給外。今還其妻子。”子隆。

長孫儉舊日曾去朝廷奏事，當時遇上大雪，於是站在大雪中等待報告，從早一直等到晚上，竟然没有倦怠的面容。他奉行公事勤勤懇懇，都與此相似。天和三年，因爲疾病回到京城，擔任夏州總管，死後，留下遺表給高祖，請求把自己葬在太祖陵墓的旁邊，并把官府所賜的住宅退還給官府。高祖下詔都按照長孫儉所說的辦。追封他爲鄶公。荆州人儀同趙超等七百人，感激長孫儉留下的厚愛，到朝廷請求爲長孫儉立廟樹碑，高祖下詔准許了。詔書上說：“昔日孫叔敖辭掉肥沃的地方，蕭何到那窮鄉僻壤去，用古人來比照今人，今人對古時的賢哲也没有什麽慚愧的。應時常贊美他，不要把他忘懷。而地方官吏不識大體，立即就把他的宅第給了外人。如今把他的宅第仍還給他的妻子兒女。”他的兒子名叫長孫隆。

長孫紹遠　長孫稚

長孫紹遠字師，河南洛陽人。少名仁。父稚，魏太師、録尚書、上黨王。紹遠性寬容，有大度，望之儼然，朋儕莫敢褻狎。雅好墳籍，聰慧過人。時稚作牧壽春，紹遠幼，年甫十三。稚管記王碩聞紹遠强記，心以

長孫紹遠字師，是河南洛陽人。年少時名叫長孫仁。他的父親長孫稚，是魏朝的太師、録尚書、上黨王。紹遠性情寬容，有大度，看上去矜持莊重，朋輩没有誰敢輕慢他。他很喜歡讀古代典籍，聰慧過人。當時長孫稚作壽春長官，紹遠年幼，纔十三歲。長孫稚的管記王碩聽說紹遠

爲不然。遂白稚曰："伏承世子聰慧之姿，發於天性，目所一見，誦之於口。此既歷世罕有，竊願驗之。"於是命紹遠試焉。讀《月令》數紙，纔一遍，誦之若流。自是碩乃嘆服。

善於記憶，心中不以爲然。於是對長孫稚說："承聞世子資質聰慧，出於天性，眼中所見到的，就能在口中背誦出來。這是歷代罕見的，我私下裏想驗證一下。"於是長孫稚就令紹遠接受試驗。紹遠讀了《月令》數頁，纔讀一遍，就像流水一樣背誦了出來。從此王碩爲之嘆服。

魏孝武初，累遷司徒右長史。及齊神武稱兵而帝西遷，紹遠隨稚奔赴。又累遷殿中尚書、録尚書事。太祖每謂群公曰："長孫公任使之處，令人無反顧憂。漢之蕭、寇，何足多也。然其容止堂堂，足爲當今模楷。"六官建，拜大司樂。孝閔踐阼，封上黨公。

魏孝武帝初年，紹遠多次提升擔任司徒右長史。等到齊神武帝興兵而孝武帝西遷，紹遠跟隨父親長孫稚奔赴孝武帝。又多次升任爲殿中尚書、録尚書事。太祖常常對衆位公侯説："長孫紹遠任職的地方，令人没有後顧之憂。漢朝的蕭何、寇恂，哪裏就超過了紹遠？而且紹遠容貌舉止堂堂正正，足以做當今的楷模。"六官建立後，紹遠被封爲大司樂。孝閔帝即位，紹遠被封爲上黨公。

初，紹遠爲太常，廣召工人，創造樂器，土木絲竹，各得其宜。爲黄鍾不調，紹遠每以爲意。嘗因退朝，經韓使君佛寺前過，浮圖三層之上，有鳴鐸焉。忽聞其音，雅合宫調，取而配奏，方始克諧。紹遠乃啓世宗行之。紹遠所奏樂，以八爲數。故梁黄門侍郎裴正上書，以爲昔者大舜欲聞七始，下洎周武，爰創七音。持林鐘作黄鐘，以爲正調之首。詔與紹遠詳議往復，於是遂定以八爲數焉。授小司空。高祖讀史書，見武王克殷而作七始，又欲廢八而懸七，并除黄鐘之正宫，用林鐘爲調首。紹遠奏云："天子懸八，肇自先民，百王共軌，萬世不易。下逮周武，甫修七始之音。詳諸經義，又無廢八之典。且黄鐘爲君，天子正位，今欲廢之，未見其可。"後高祖竟行七音。屬紹遠遘疾，未獲面陳，慮有司遽損樂器，乃書與樂部齊樹之闕。後疾甚，乃上遺表又陳之而卒。帝省表涕零，深痛惜之。

起初，紹遠擔任太常，廣泛召集手工藝人，製造樂器，土木絲竹之音，各音都很適宜。因爲黄鐘的聲音不諧調，紹遠經常放在心上。曾經因退朝，從韓使君佛寺前經過，寺塔三層之上，有風鈴發出響聲。紹遠忽然聽到鈴聲，非常合乎宫調，就取用這種聲音來配合演奏，方纔能使衆音和諧。紹遠於是啓奏世宗加以推行。紹遠所演奏的樂聲，用八音作爲基數。原來的梁朝黄門侍郎裴正上書，認爲古時大舜想聽七音，下至周武王，纔創設七音。可拿林鐘當作黄鐘，用它的聲音作爲正調的首音。世宗下詔與紹遠反復詳議，於是最終以八音作爲基數定了下來。授任紹遠爲小司空。高祖閲讀史書，見周武王攻克殷商而作七音，又想廢除八音而留存七音，并廢除黄鐘的正宫之音，用林鐘作爲樂調的首音。紹遠上奏説："天子確立八音，這是從先民開始的，百王共同遵守，萬世不加變易。下至周武王，纔修定七種音律。詳細考查經書，又没有廢除八音的典制。況且黄鐘作爲首音，意謂天子正其王位，現在却要廢除它，我看不出有什麽可以的。"後來，高祖竟然廢除黄鐘不用，衹推行七音。恰值紹遠患病，紹遠没有機會向高祖當面陳説，擔心有關官吏立即毁損樂器，於是寫信給樂部齊樹之闕文。後來紹遠病情很重，就寫下遺表陳説不應廢

黄鐘之音的理由，然後便病逝了。高祖看到遺表潸然淚下，對紹遠深感悲痛惋惜。

長孫澄

澄字士亮。年十歲，司徒李琰之見而奇之，遂以女妻焉。十四，從父承業征討，有策謀，勇冠諸將。及長，容貌魁岸，風儀温雅。魏孝武初，除征東將軍、渭州刺史。

長孫澄，字士亮。十歲時，司徒李琰之見到他後覺得他與衆不同，就將女兒許配給他爲妻。十四歲時，長孫澄跟從父親長孫承業征討，胸有策略計謀，勇猛冠於衆將。等到長大後，容貌魁梧高大，風度儀表温文爾雅。魏孝武帝初年，長孫澄被封爲征東將軍、渭州刺史。

魏文帝嘗與太祖及群公宴，從容言曰："《孝經》一卷，人行之本，諸公宜各引要言。"澄應聲曰："夙夜匪懈，以事一人。"座中有人次曰："匡救其惡。"既而出閤，太祖深嘆澄之合機，而譴其次答者。

魏文帝曾經與太祖及群臣飲宴，態度從容地説："《孝經》一卷，是人行爲舉止的根本，諸位應從中各引重要的言論。"長孫澄應聲説道："從早到晚不鬆懈，以便侍奉一個人。"座中有人接着説："匡救這個人的過失。"不久從閤門出來，太祖非常贊嘆長孫澄能合機宜，而責備那個接着答話的人。

後從太祖援玉壁，又從戰邙山，進位驃騎大將軍、開府。孝閔踐阼，拜大將軍，封義門公，爲玉壁總管。卒，自喪初至及葬，世宗三臨之。典祀中大夫宇文容諫曰："君臨臣喪，自有節制。今乘輿屢降，恐乖禮典。"世宗不從。

後來長孫澄跟隨太祖支援玉壁，又隨從太祖戰於邙山，升任驃騎大將軍、開府。孝閔帝繼位，任命他爲大將軍，封爲義門公，擔任玉壁總管。去世時，自剛死不久到下葬，世宗多次到場。典祀中大夫宇文容進諫説："國君參加臣子的喪禮，自應有所節制。現在國君屢次降臨，恐怕有悖禮制。"世宗不聽。

澄操履清約，家無餘財。太祖嘗謂曰："我於公間，志無所惜，公有所須，宜即具道。"澄曰："澄自頂至足，皆是明公恩造。即如今者，實無所須。"雅對賓客，接引忘疲。雖不飲酒，而好觀人酣興。常恐座客請歸，每敕中厨别進異饌，留之止。

長孫澄操行清廉儉約，家中没有多餘的錢財。太祖曾經對他説："我與你之間，没有什麽可吝惜的，你有什麽需要，應該立即説出來。"長孫澄説："我從頭到脚，都是明公恩賜。就像現在，確實没有什麽需要。"長孫澄善於對待賓客，與賓客交往時忘却疲勞。雖然不飲酒，但是喜歡觀看别人酣飲盡興。常常擔心座中客人請求歸去，每每命令主持飲食的人另外進呈風味獨特的肴饌，留住客人。

長孫兕

兕字若汗，性機辯，强記博聞，雅重賓游，尤善談論。從魏孝武西遷。天和初，累遷驃騎大將軍、開府，遷絳州刺史。

長孫兕，字若汗，生性機智善辯，博聞强記，很看重交游，尤其善於談論。跟隨魏孝武帝西遷長安。天和初年，屢經升遷做到驃騎大將軍、開府，任絳州刺史。

斛斯徵

斛斯徵字士亮，河南洛陽人。

斛斯徵，字士亮，是河南洛陽人。父親斛

父椿，太傅、尚書令。徵幼聰穎，五歲誦《孝經》、《周易》，識者異之。及長，博涉群書，尤精《三禮》，兼解音律。有至性，居父喪，朝夕共一溢米。以父勛累遷太常卿。

斯椿，官任太傅、尚書令。斛斯徵幼年聰穎，五歲誦讀《孝經》、《周易》，有識之士認爲他與衆不同。等到長大後，斛斯徵廣泛地涉獵群書，尤其精通《三禮》，兼能解曉音律。性情純厚，在父親喪期，早晚祇吃一溢米。憑藉父親的功勛，屢經升遷爲太常卿。

自魏孝武西遷，雅樂廢缺，徵博采遺逸，稽諸典故，創新改舊，方始備焉。又樂有錞于者，近代絶無此器，或有自蜀得之，皆莫之識。徵見之曰："此錞于也。"衆弗之信。徵遂依干寶《周禮注》以芒筒捋之，其聲極振，衆乃嘆服。徵乃取以合樂焉。六官建，拜司樂中大夫，進位驃騎大將軍、開府。

自魏孝武帝西遷以後，用於郊廟朝會的正樂廢失缺乏，斛斯徵廣泛地搜集遺留散佚的樂曲，查考典故，創新改舊，方始完備。又樂器中有一種叫錞于的，近代絶對没有這種樂器，有人從蜀地獲得一件，都没有人能識别它。斛斯徵見到後説："這是錞于。"衆人都不相信。斛斯徵於是依照干寶《周禮注》所説的用芒筒捋它，它的聲音非常激越，衆人纔贊嘆佩服。斛斯徵便取它用來合樂。六官建立後，他官拜司樂中大夫，晋升爲驃騎大將軍、開府。

後高祖以徵治經有師法，詔令教授皇太子。宣帝時爲魯公，與諸皇子等咸服青衿，行束脩之禮，受業於徵，仍并呼徵爲夫子。儒者榮之。

後來高祖因爲斛斯徵研治經學有所師承，就下詔命令斛斯徵教授皇太子。宣帝當時爵位爲魯公，與衆皇子等都穿着青衿，行入學之禮，相隨斛斯徵學習，跟着一起稱斛斯徵爲夫子。儒士們認爲這很榮耀。

宣帝嗣位，遷上大將軍、大宗伯。時高祖初崩，梓宫在殯，帝意欲速葬，令朝臣議之。徵與内史宇文孝伯等固請依禮七月，帝竟不許。帝之爲太子也，宫尹鄭譯坐不能以正道調護，被謫除名。而帝雅親愛譯，至是拜譯内史中大夫，甚委任之。譯乃獻新樂，十二月各一笙，每一笙用十六管。帝令與徵議之，徵駁而奏，帝頗納焉。及高祖山陵還，帝欲作樂，復令議其可不。徵曰："《孝經》云'聞樂不樂'。聞尚不樂，其况作乎。"鄭譯曰："既云聞樂，明即非無。止可不樂，何容不奏。"帝遂依譯議。譯因此銜之。

宣帝繼承皇位，斛斯徵升任上大將軍、大宗伯。當時高祖剛剛去世，棺材停放着，宣帝意欲迅速埋葬，命令朝中大臣們議論此事。斛斯徵與内史宇文孝伯等堅決請求依葬禮七月下葬，宣帝終究不答應。宣帝做太子時，宫尹鄭譯因爲不能用正道調理保護太子，被貶除名。但宣帝很親信寵愛鄭譯，這時任命鄭譯爲内史中大夫，很重用鄭譯。鄭譯於是進獻新樂，十二個月各用一笙，每一笙用十六管。宣帝命令他與斛斯徵商議，斛斯徵駁斥上奏，宣帝很贊成。等到高祖靈柩回來，宣帝想要奏樂，又下令議論是否可行。斛斯徵説："《孝經》上説'聽到哀樂感到不快樂'。聽樂尚且不感到快樂，何况是奏樂呢?"鄭譯説："既然説是聽樂，那就表明并非没有音樂。祇可以不表示快樂，怎麽容許不奏樂呢?"宣帝於是依從鄭譯的建議。鄭譯因此對斛斯徵懷恨在心。

帝後肆行非度，昏虐日甚。徵以荷高祖重恩，嘗備位師傅，若生不能

宣帝肆意胡行不合法度，昏瞶暴虐日甚一日。斛斯徵因蒙受高祖大恩，曾經身任師傅，如

諫，死何以見高祖。乃上疏極諫，指陳帝失，帝不納。譯因譖之，遂下徵獄。獄卒張元哀之，乃以佩刀穿獄墻，遂出之。元卒被拷而終無所言。徵遇赦得免。

果活着不能勸諫，死後怎麼去見高祖呢？於是他便上疏極力勸諫，指明陳述宣帝的過失，宣帝不予采納。鄭譯趁便誣陷斛斯徵，宣帝於是將斛斯徵關進監獄。獄卒張元同情斛斯徵，就用佩刀挖穿獄墻，將他放了出去。張元結果被拷打但最終什麼也没説。斛斯徵遇上赦令得以免難。

隋文踐極，例復官，除太子太傅，詔修撰樂書。開皇初，薨。子諺。徵所撰《樂典》十卷。

隋文帝登上皇位，按條例恢復斛斯徵官職，封他爲太子太傅，下詔令他修撰樂書。開皇初年，斛斯徵去世。他的兒子名叫斛斯諺。斛斯徵撰寫了《樂典》十卷。

周書卷二十七

列傳第十九

赫連達　韓果　蔡祐　常善　辛威
厙狄昌　田弘　梁椿　梁臺　宇文測（弟）深

赫連達

赫連達字朔周，盛樂人，勃勃之後也。曾祖庫多汗，因避難改姓杜氏。達性剛鯁，有膽力。少從賀拔岳征討有功，拜都將，賜爵長廣鄉男，遷都督。及岳爲侯莫陳悅所害，軍中大擾。趙貴建議迎太祖，諸將猶豫未决。達曰："宇文夏州昔爲左丞，明略過人，一時之傑。今日之事，非此公不濟。趙將軍議是也。達請輕騎告哀，仍迎之。"諸將或欲南追賀拔勝，或云東告朝廷。達又曰："此皆遠水不救近火，何足道哉。"貴於是謀遂定，令達馳往。太祖見達慟哭，問故，達以實對。太祖遂以數百騎南赴平凉，引軍向高平，令達率騎據彈箏峽。時百姓惶懼，奔散者多。有數村民，方扶老弱，驅畜牧，欲入山避難，軍士爭欲掠之。達曰："遠近民黎，多受制於賊，今若值便掠縛，何謂伐罪吊民！不如因而撫之，以示義師之德。"乃撫以恩信，民皆悅附，於是迭相曉語，咸復舊業。太祖聞而嘉之。悅平，加平東將軍。太祖謂諸將曰："當清水公遇禍之時，君等性命懸於賊手，雖欲來告，其路無從。杜朔周冒萬死之難，遠來見及，遂得

赫連達字朔周，盛樂人，是勃勃的後裔。曾祖庫多汗，因爲避難改姓杜氏。赫連達性情剛烈耿直，有膽量魄力。年少時跟隨賀拔岳征討有功，被封爲都將，賜爵爲長廣鄉男，升任都督。等到賀拔岳被侯莫陳悅殺害，軍中大爲驚擾。趙貴建議迎接太祖，衆將猶豫不决。赫連達說："宇文夏州當初做左丞，智謀高明過人，是一時的豪傑。今日的事情，非他處理不行。趙將軍的建議是正確的。我請求輕裝騎馬去報告這悲哀的消息，順便迎接他來。"衆將有的想向南追隨賀拔勝，有的說向東報告朝廷。赫連達又說："這些都是遠水不救近火，哪裏值得一說。"趙貴於是終將謀劃定了下來，命令赫連達飛馬前往。太祖見赫連達慟哭，問他是什麽緣故，赫連達以實情相告。太祖於是率領數百名騎兵向南奔赴平凉，引着軍隊趕向高平，命令赫連達率領騎兵占據彈箏峽。當時百姓驚惶恐懼，四散奔逃的人很多。有幾個村的百姓，正扶老携弱，驅趕畜牧，想進入山中避難，軍士爭着想搶掠他們。赫連達說："遠近的百姓，多受賊寇控制，現在如果趁便掠縛百姓，那麽怎能稱得上討伐有罪、撫慰百姓呢！不如趁勢安撫百姓，以表明義軍的仁德。"於是以恩德信義撫慰百姓，百姓都喜悦歸附，輪流不斷相互轉告，都恢復了舊業。太祖聽聞此事，嘉許赫連達。侯莫陳悅被討平後，朝廷加封赫連達爲平東將軍。太祖對衆將說："當清水公

共盡忠節，同雪仇耻。雖藉衆人之力，實賴杜子之功。勞而不酬，何以勸善。”乃賜馬二百匹。達固讓，太祖弗許。魏孝武入關，褒叙勛義，以達首逆元帥，匡復秦、隴，進爵魏昌縣伯，邑五百户。

遇禍的時候，你們的性命懸挂在賊寇的手中，即使想來報告，也無路可走。杜朔周冒着萬死一生的艱險，遠遠趕來見我，最終得以共盡忠節，報仇雪耻。雖然藉助衆人的力量，其實依賴杜子的功勞。有功勞而不酬報，怎麽來勸勉善行。”於是賜給赫連達馬二百匹。赫連達堅決推讓，太祖不允許。魏孝武帝入關，嘉獎評定有功勛的忠義之士，因赫連達首先迎接元帥，匡復秦、隴，晋爵爲魏昌縣伯，食邑五百户。

從儀同李虎破曹泥，除鎮南將軍、金紫光禄大夫，加通直散騎常侍，增邑并前一千户。從復弘農，戰沙苑，皆有功。又增邑八百户，除白水郡守，轉帥都督，加持節，除濟州刺史。詔復姓赫連氏。以達勛望兼隆；乃除雲州刺史，即本州也。進爵爲公，拜大都督，尋授儀同三司。

赫連達與儀同三司李虎攻破曹泥，被任命爲鎮南將軍、金紫光禄大夫，加授通直散騎常侍，食邑增至一千户。跟從太祖恢復弘農，戰於沙苑，都立有戰功。又增加食邑八百户，授任白水郡守，改任帥都督，加授持節，任濟州刺史。朝廷下詔讓他恢復姓赫連氏。因爲赫連達功勛名望都很顯著，朝廷任命他爲雲州刺史，即是本州。晋爲公爵，官拜大都督，不久授任儀同三司。

從大將軍達奚武攻漢中。梁宜豐侯蕭循拒守積時，後乃送款。武問諸將進止之宜。開府賀蘭願德等以其食盡，欲急攻取之。達曰：“不戰而獲城，策之上者。無容利其子女，貪其財帛。窮兵極武，仁者不爲。且觀其士馬猶强，城池尚固，攻之縱克，必將彼此俱損。如其困獸猶鬥，則成敗未可知。况行師之道，以全軍爲上。”武曰：“公言是也。”乃命將帥各申所見。於是開府楊寬等并同達議，武遂受循降。師還，遷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加侍中，進爵藍田縣公。

赫連達跟從大將軍達奚武攻討漢中。梁宜豐侯蕭循拒守多時，後來纔請降。達奚武問衆將是進兵還是停戰。開府賀蘭願德等以其軍糧已盡爲由，想急速攻取城池。赫連達説：“不動刀兵而獲取城池，這是上策。不能允許掠人子女，貪得財帛。好戰不止，是仁義之人所不做的。况且看起來對方的軍隊還很强大，城池尚且牢固，攻打他們縱使獲勝，必將兩敗俱傷。如果對方身處絶境還極力拼殺，那麽勝敗仍不能預料。何况用兵的原則，以保全軍隊爲上策。”達奚武説：“你説的正確。”便命令將帥各抒己見。於是開府楊寬等人都贊同赫連達的建議，達奚武終於接受了蕭循的投降。班師回朝，朝廷升任赫連達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加授侍中，晋爵爲藍田縣公。

六官初建，授左遂伯。出爲隴州刺史。保定初，遷大將軍、夏州總管、三州五防諸軍事。達雖非文吏，然性質直，遵奉法度，輕於鞭撻，而重慎死罪。性又廉儉，邊境胡民或饋達以羊者，達欲招納異類，報以繒帛。主司請用官物，達曰：“羊入我

六官初步建立，授任赫連達爲左遂伯。出任隴州刺史。保定初年，升任赫連達爲大將軍、夏州總管、三州五防諸軍事。赫連達雖然不是文官，然而性情正直，遵奉法度，對於鞭撻士民看得較輕，對於死罪重視謹慎。品性又廉明節儉，邊境的少數民族有的送羊給他，他想招納他們，就用絲綢布帛作爲回報。主司請求用官府物品，

廚，物出官庫，是欺上也。”命取私帛與之。識者嘉其仁恕焉。尋進爵樂川郡公。建德二年，進位柱國，薨。子遷嗣。大象中位至大將軍、蒲州刺史。

赫連達説：“羊進入我的厨房，物品從官庫給出，這是欺騙皇上。”命令取自家的綢帛給獻羊之人。知道此事的人都稱贊他仁愛寬容。不久，晋爵爲樂川郡公。建德二年，晋爲柱國，去世。他的兒子赫連遷繼承爵禄。大象年間官至大將軍、蒲州刺史。

韓果

韓果字阿六拔，代武川人也。少驍雄，善騎射。賀拔岳西征，引爲帳內。擊万俟醜奴及其枝黨，轉戰數十合，并破之。膂力絶倫，被甲荷戈，升陟峰嶺，猶涉平路，雖數十百日，不以爲勞。以功授宣威將軍、子都督。從太祖討平侯莫陳悦，遷都督，賜爵邯鄲縣男。魏孝武入關，進爵石城縣伯，邑五百户。大統初，進爵爲公，增邑通前一千户，加通直散騎常侍。

果性强記，兼有權略。所行之處，山川形勢，備能記憶。兼善伺敵虚實，揣知情狀，有潜匿溪谷欲爲間偵者，果登高望之，所疑處，往必有獲。太祖由是以果爲虞候都督。每從征行，常領候騎，晝夜巡察，略不眠寢。

從襲竇泰於潼關，太祖依其規畫，軍以勝返。賞真珠金帶一腰、帛二百匹，授征虜將軍。又從復弘農，攻拔河南城，獲郡守一人，論功爲最。破沙苑，戰河橋，并有功，授撫軍將軍、銀青光禄大夫，增邑九百户。遷朔州刺史，轉安州刺史，加帥都督。九年，從戰邙山，軍還，除河東郡守。又從大軍破稽胡於北山。胡地險阻，人迹罕至，果進兵窮討，散其種落。稽胡憚果勁健，號爲著翅人。太祖聞之，笑曰：“著翅之名，寧减飛將。”累遷大都督、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驃騎大將軍、開府儀

韓果字阿六拔，是代武川人。年少時驍勇威武，善於騎馬射箭。賀拔岳西征時，將他引進軍帳聽用。韓果攻擊万俟醜奴及其分支的黨羽，轉戰數十回合，把他們全部打敗了。韓果的膂力無人能比，身披鎧甲，手執戈矛，爬山登嶺，猶如行走於平地之上，即使數十日上百日，也不感到疲勞。憑藉戰功被封爲宣威將軍、子都督。韓果跟隨太祖討平侯莫陳悦，升任都督，被賜予邯鄲縣男爵號。魏孝武帝入關，晋爵爲石城縣伯，食邑五百户。大統初年，晋爲公爵，食邑增至一千户，加授通直散騎常侍。

韓果記憶力强，兼有權謀策略。所經過的地方，山川地勢，全都能記住。并且善於窺探敵軍的虚實，揣測瞭解敵軍的情狀，有偷偷隱藏在溪谷中想做間諜偵察的人，韓果登上高處一望，凡是他所懷疑的地方，去搜必定有所收獲。太祖因此讓韓果擔任虞候都督。每次隨從出征，韓果常帶領巡邏的騎兵，晝夜巡察，很少睡覺。

韓果跟隨大軍在潼關襲擊竇泰，太祖依照他的謀劃安排，大軍得以獲勝而返。太祖賞給他真珠金帶一條、布帛二百匹，授任他爲征虜將軍。又跟隨太祖收復弘農，攻克河南城，俘獲郡守一人，論功最大。攻破沙苑，戰於河橋，韓果都有功勞，被任命爲撫軍將軍、銀青光禄大夫，增加食邑九百户。升任朔州刺史，改任安州刺史，加授帥都督。九年，跟從大軍戰於邙山，軍隊返回後，他被任命爲河東郡守。又跟從大軍在北山攻破稽胡。稽胡之地險惡，人迹罕至，韓果進兵徹底征討，打散稽胡的種族部落。稽胡害怕韓果剛勁强健，號稱韓果爲插翅人。太祖聽説後，笑道：“插翅之名，難道亞於飛將軍。”屢經升遷爲大都督、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驃騎大將軍、

同三司，出爲宜州刺史。録前後功，進爵褒中郡公。魏恭帝元年，授大將軍。從賀蘭祥討吐谷渾，以功别封一子縣公。武成二年，又率軍破稽胡，大獲生口。賜奴婢一百口，除寧州刺史。保定三年，拜少師，進位柱國。四年，從尉遲迥圍洛陽。軍退，果所部獨全。天和初，授華州刺史，爲政寬簡，吏民稱之。建德初，薨。

開府儀同三司，出任宜州刺史。朝廷記録他的前後功勞，晋爵爲褒中郡公。魏恭帝元年，韓果被任命爲大將軍。跟從賀蘭祥征討吐谷渾，因爲軍功另封一子爲縣公。武成二年，韓果又率軍打敗稽胡，抓獲大量俘虜。朝廷賜給他奴婢一百人，任命他爲寧州刺史。保定三年，韓果擔任少師，晋爲柱國。四年，跟從尉遲迥包圍洛陽。大軍撤退，惟獨韓果所率的軍隊保全無損。天和初年，韓果任華州刺史，治理政事寬和簡約，官吏百姓交口稱贊。建德初年，韓果去世。

子明嗣。大象末，位至上大將軍、黎州刺史。與尉遲迥同謀，被誅。

他的兒子韓明繼承爵禄。大象末年，官至上大將軍、黎州刺史。與尉遲迥同謀反叛，被殺。

蔡祐 蔡襲

蔡祐字承先，其先陳留圉人也。曾祖紹爲夏州鎮將，徙居高平，因家焉。祖護，魏景明初，爲陳留郡守。父襲，名著西州。正光中，万俟醜奴寇亂關中，襲乃背賊，棄妻子，歸洛陽。拜齊安郡守。及魏孝武西遷，仍在關東。後始拔難西歸，賜爵平舒縣伯，除岐、夏二州刺史，卒。贈原州刺史。

蔡祐字承先，他的祖先是陳留圉人。曾祖蔡紹任夏州鎮將，遷居高平，因此在那裏安家。祖父蔡護，魏景明初年，擔任陳留郡守。父親蔡襲，名聲在西州地區很顯著。正光年間，万俟醜奴侵掠擾亂關中，蔡襲就背離賊寇，拋下妻兒，歸附洛陽。被任命爲齊安郡守。等到魏孝武帝西遷，蔡襲仍在關東。後來纔脱離危難西歸，受賜爵位平舒縣伯，任岐、夏二州刺史，去世。封贈原州刺史。

祐性聰敏，有行檢。襲之背賊東歸也，祐年十四，事母以孝聞。及長，有膂力，便騎射。太祖在原州，召爲帳下親信。太祖遷夏州，以祐爲都督。

蔡祐生性聰穎敏捷，有操行。蔡襲背離賊寇東歸時，蔡祐十四歲，侍奉母親以孝順聞名。等到長大，膂力過人，善於騎馬射箭。太祖在原州時，召蔡祐做帳下親信。太祖遷往夏州，以蔡祐做都督。

及侯莫陳悦害賀拔岳，諸將遣使迎太祖。將赴，夏州首望彌姐元進等陰有異計。太祖微知之，先與祐議執元進。祐曰："狼子野心，會當反噬，今若執縛，不如殺之。"太祖曰："汝大决也。"於是召元進等入計事。太祖曰："隴賊逆亂，與諸人戮力討之。觀諸人輩似有不同者。"太祖微以此言動之，因目祐。祐即出外，衣甲持刀直入，瞋目叱諸人曰："與人朝謀夕異，豈是人也！蔡祐今日必斬奸人

及至侯莫陳悦殺害賀拔岳，衆將派使者迎接太祖。太祖將趕赴那裏，夏州首望彌姐元進等人暗中有反叛的計謀。太祖暗中知道此事，先與蔡祐商議拘捕元進。蔡祐説："奸暴小人有險惡用心，一定會反過來噬咬，今天如若抓捕他，不如把他殺掉。"太祖説："你做事很果斷。"於是召唤元進等人進來計議事情。太祖説："隴地的賊寇叛亂，我將與衆人齊心協力去討伐賊寇。我看衆人中好像有不同想法之人。"太祖略微用此言來觸動衆人，於是目視蔡祐。蔡祐就走到外面，穿着鎧甲手持鋼刀徑直走了進來，瞪大眼睛喝叱

之頭。”因按劍臨之。舉座皆叩頭曰：“願有簡擇。”祐乃叱元進而斬之，并其黨并伏誅。一坐皆戰栗，不敢仰視。於是與諸將結盟，同心誅悦。太祖以此知重之。乃謂祐曰：“吾今以爾爲子，爾其父事我。”後從討悦，破之。

衆人道：“與人早晨謀劃晚上就變了，難道是人嗎！蔡祐今日定要斬去奸人的腦袋。”因此手按刀劍面臨衆人。舉座之人都叩頭説：“希望把奸人挑揀出來。”蔡祐於是叱駡元進，斬了他，連同他的黨羽一起誅戮。在場的人都戰戰兢兢，不敢仰視。於是太祖與衆將結下盟誓，同心誅滅侯莫陳悦。太祖由此瞭解看重蔡祐。於是對蔡祐説：“我現在把你當作兒子，你當像對父親一樣侍奉我。”此後跟隨太祖討伐侯莫陳悦，打敗了他。

又從迎魏孝武於潼關。以前後功，封萇鄉縣伯，邑五百户。大統初，加寧朔將軍、羽林監，尋持節、員外散騎常侍，進爵爲侯，增邑一千一百户。從太祖擒竇泰，復弘農，戰沙苑，皆有功，授平東將軍、太中大夫。

蔡祐又跟從軍隊到潼關迎接魏孝武帝。憑藉前後功勞，被封爲萇鄉縣伯，食邑五百户。大統初年，朝廷加授他爲寧朔將軍、羽林監，不久授任他持節、員外散騎常侍，晋爲侯爵，增加食邑一千一百户。蔡祐跟從太祖擒獲竇泰，恢復弘農，戰於沙苑，都立有戰功，被任命爲平東將軍、太中大夫。

又從太祖戰於河橋，祐乃下馬步鬥，手殺數人。左右勸乘馬以備急卒。祐怒曰：“丞相養我如子，今日豈以性命爲念！”遂率左右十餘人，齊聲大呼，殺傷甚多。敵以其無繼，遂圍之十餘重，謂祐曰：“觀君似是勇士，但弛甲來降，豈慮無富貴耶？”祐駡之曰：“死卒！吾今取汝頭，自當封公，何假賊之官號也。”乃彎弓持滿，四面拒之。東魏人弗敢逼，乃募厚甲長刀者，直進取祐。去祐可三十步，左右勸射之，祐曰：“吾曹性命，在一矢耳，豈虚發哉？”敵人漸進，可十步，祐乃射之，正中其面，應弦而倒，便以矟刺殺之。因此，戰數合，唯失一人。敵乃稍却。祐徐引退。是戰也，我軍不利。太祖已還。祐至弘農，夜中與太祖相會。太祖見祐至，字之曰：“承先，爾來，吾無憂矣。”太祖心驚，不得寢，枕祐股上，乃安。以功進爵爲公，增邑三百户，授京兆郡守。

又跟從太祖戰於河橋，蔡祐竟下馬步行作戰，親手殺死數人。左右的人勸他乘馬以防備緊急事變。蔡祐發怒説：“丞相撫養我如同自己的兒子，今日難道能把性命放在心上嗎！”於是率領左右十餘人，齊聲大呼，殺傷敵人很多。敵人因爲他没有接繼的人馬，就把他圍了十幾層，對蔡祐説：“看你像個勇士，衹要脱下鎧甲來投降，難道還擔心没有富貴嗎？”蔡祐駡他們道：“該死的士卒！我現在取下你們的頭，自然會封爲公侯，哪裏要借賊人的官號。”於是將弓拉滿，向着四面抵拒敵人。東魏人不敢逼近，就招集身穿厚甲手持長刀的士兵，徑直前進攻取蔡祐。離蔡祐大約三十步，左右的人勸蔡祐射箭，蔡祐説：“我們的性命，就在這一支箭，難道能白射嗎？”敵人逐漸逼進，大約十步，蔡祐纔將箭射出，正中其面，敵人應聲而倒，便用長矛刺死敵人。因此，戰鬥了幾個回合，衹損失了一個人。敵人稍稍退却。蔡祐徐徐地引兵撤退。這一仗，我軍不利。太祖已經還師。蔡祐趕到弘農，夜間與太祖相會。太祖見蔡祐來到，稱呼他的表字説：“承先，你來了，我就没有憂慮了。”太祖心中驚惶，不能入睡，枕在蔡祐的腿上，方纔安眠。因爲立

功，蔡祐被晋爲公爵，增加食邑三百户，授任京兆郡守。

九年，東魏北豫州刺史高仲密舉州來附。太祖率軍援之，與齊神武遇，戰於邙山。祐時著明光鐵鎧，所向無前。敵人咸曰“此是鐵猛獸也”，皆遽避之。俄授青州刺史，轉原州刺史，加帥都督，尋除大都督。十三年，遭父憂，請終喪紀。弗許。遷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加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侍中，賜姓大利稽氏，進爵懷寧郡公。

九年，東魏北豫州刺史高仲密率全州之人來歸附。太祖率領軍隊救援他，與齊神武帝相遇，戰於邙山。蔡祐當時穿着閃閃發光的鐵鎧，衝向前去無人敢擋。敵人都説“這是隻鐵老虎”，都急忙躲避他。不久，他被任命爲青州刺史，改任原州刺史，加授帥都督，很快又任大都督。十三年，遇到父親去世，請求服滿喪期。朝廷不答應。升任他爲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加授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侍中，賜姓大利稽氏，晋爵爲懷寧郡公。

魏恭帝二年，中領軍。六官建，授兵部中大夫。江陵初附，諸蠻騷動，詔祐與大將軍豆盧寧討平之。三年，拜大將軍，給後部鼓吹。以前後功，增邑并前四千户，别封一子縣伯。太祖不豫，祐與晋公護、賀蘭祥等侍疾。及太祖崩，祐悲慕不已，遂得氣疾。

魏恭帝二年，蔡祐任中領軍。六官建立，他任兵部中大夫。江陵剛剛歸附，衆蠻騷動，朝廷詔令蔡祐與大將軍豆盧寧討平衆蠻。三年，官拜大將軍，賜給他車駕出游時在後面吹打鼓鉦簫笳的權利。他因前後所立功勞，食邑增至四千户，另外封一子爲縣伯。太祖有病，蔡祐與晋公宇文護、賀蘭祥等在旁侍奉。等到太祖去世，蔡祐悲痛想念不已，就患上了氣疾。

孝閔帝踐阼，拜少保。祐與尉遲綱俱掌禁兵，遞直殿省。時帝信任司會李植等，謀害晋公護，祐每泣諫，帝不聽。尋而帝廢。

孝閔帝即位，授任蔡祐爲少保。蔡祐與尉遲綱一同掌管禁兵，交替擔任宫殿巡察工作。當時孝閔帝信任司會李植等人，謀害晋公宇文護，蔡祐時常哭泣諷諫，皇帝不聽。不久皇帝被廢。

世宗即位，拜小司馬，少保如故。帝之爲公子也，與祐特相友昵，至是禮遇彌隆。御膳每有異味，輒輟以賜祐；群臣朝宴，每被别留，或至昏夜，列炬鳴笳，送祐還宅。祐以過蒙禮遇，常辭疾避之。至於婚姻，尤不願交於勢要。尋以本官權鎮原州。頃之，授宜州刺史，未之部，因先氣疾動，卒於原州。時年五十四。

世宗即位，授任蔡祐爲小司馬，少保的職位仍舊保留。世宗做公子時，與蔡祐相互友愛親昵，到這時對蔡祐恩遇更加深重了。所用的膳食有風味獨特的，就停下筷子把它賜給蔡祐；群臣參加朝廷宴會時，蔡祐常被另外留下，有時直到夜晚，排列燈燭，吹動胡笳，護送蔡祐回宅。蔡祐因爲過分蒙受禮遇，常以有病推辭迴避。至於婚姻之事，尤其不願與權貴締結。不久以本官的身份權且鎮守原州。時間不長，被授任爲宜州刺史，未能到任所，因爲原先的氣疾發作，死於原州。當時年齡五十四歲。

祐少有大志，與鄉人李穆，布衣齊名。嘗相謂曰：“大丈夫當建立功名，以取富貴，安能久處貧賤邪！”言訖，各大笑。穆即申公也。後皆如

蔡祐年少時胸有大志，與同鄉人李穆，身爲平民同樣有名。曾經相互説道：“大丈夫應當建立功名，用以獲取富貴，怎麽能長久地處在貧賤之中呢！”説罷，各自大笑。李穆就是申公。後

其言。及從征伐，常潰圍陷陣，爲士卒先。軍還之日，諸將爭功，祐終無所競。太祖每嘆之，嘗謂諸將曰："承先口不言勛，孤當代其論叙。"其見知如此。性節儉，所得禄皆散與宗族，身死之日，家無餘財。贈使持節、柱國大將軍、大都督、五州諸軍事、原州刺史。謚曰莊。子正嗣。官至使持節、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

來都如他們所説的那樣。等到跟從大軍征伐，常常突破包圍深入敵陣，衝在士兵前面。軍隊回還之時，衆將爭奪功勞，蔡祐始終没有什麽競爭。太祖時常贊嘆他，曾經對衆將説："承先口中不説功勞，我應當代替他論叙戰績。"他被太祖瞭解達到如此地步。蔡祐生性節儉，所得的俸禄都散給了他的宗族，去世時，家中没有剩餘的財産。朝廷追贈他使持節、柱國大將軍、大都督、五州諸軍事、原州刺史。謚號叫莊。他的兒子蔡正承襲爵位。官至使持節、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

蔡澤

祐弟澤，頗好學，有幹能。起家魏廣平王參軍、丞相府兼記室，加宣威將軍、給事中。從尉遲迥平蜀，授帥都督，賜爵安彌縣男。稍遷司輅下大夫、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澧州刺史。在州受賂，總管代王達以其功臣子弟，密奏貰之。後爲邳州刺史，不從司馬消難，被害。

蔡祐弟弟蔡澤，很好學，有才幹能力，從家中徵召出來任魏廣平王參軍、兼丞相府記室，加授宣威將軍、給事中。跟從尉遲迥平定蜀，授任帥都督，賜封爵號安彌縣男。逐漸升任司輅下大夫、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澧州刺史。在澧州時收受賄賂，總管代王宇文達因爲他是功臣子弟，秘密上奏赦免了他。後來擔任邳州刺史，不服從司馬消難，被殺害。

常善 常安成

常善，高陽人也。世爲豪族。父安成，魏正光末，茹茹寇邊，以統軍從鎮將慕容勝與戰，大破之。時破六汗拔陵作亂，欲逼安成。不從，乃率所部討陵。以功授伏波將軍，給鼓節。後與拔陵連戰，卒於陣。

常善，是高陽人。世代是豪門大族。父親常安成，魏正光末年，茹茹人入侵邊界，以統軍身份跟從鎮將慕容勝與茹茹作戰，大敗茹茹。當時破六汗拔陵作亂，想逼迫安成。安成不服從，就率部下討伐破六汗拔陵。憑藉功勞，被任命爲伏波將軍，賜給表示官階的儀仗。後來與拔陵連續作戰，死於戰陣。

善，魏孝昌中，從爾朱榮入洛，授威烈將軍、都督，加龍驤將軍、中散大夫、直寢，封房城縣男，邑三百户。後從太祖平侯莫陳悦，除天水郡守。魏孝武西遷，授武衛將軍，進爵武始縣伯，增邑二百户。大統初，加平東將軍，進爵爲侯。擒竇泰，復弘農，破沙苑，累有戰功。除使持節、衛將軍，假驃騎大將軍、秦州刺史。四年，從戰河橋，加大都督，進爵爲公，除涇州刺史。屬茹茹入寇，抄掠

常善，魏孝昌年間，跟隨爾朱榮入洛，授任威烈將軍、都督，加授龍驤將軍、中散大夫、直寢，封爵房城縣男，食邑三百户。後來跟隨太祖平定侯莫陳悦，升任天水郡守。魏孝武帝西遷，授任常善武衛將軍，晉爵爲武始縣伯，增添食邑二百户。大統初年，加授常善爲平東將軍，晉升爲侯爵。擒獲竇泰，收復弘農，攻破沙苑，常善屢次立功。升任使持節、衛將軍，假驃騎大將軍、秦州刺史。四年，跟從大軍戰於河橋，加授大都督，晉爲公爵，擔任涇州刺史。碰上茹茹入侵，抄掠北部邊境，常善率領部下打敗茹茹，

北邊，善率所部破之，盡獲所掠。拜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遷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西安州刺史。轉蔚州刺史。頻莅三蕃，頗有政績。魏恭帝二年，進爵永陽郡公，增邑二千户。

孝閔帝踐阼，拜大將軍、寧州總管。保定二年，入爲小司徒。四年，突厥出師與隨公楊忠東伐，令善應接之。五年夏，卒，時年六十四。贈使持節、柱國大將軍、大都督、延夏鹽恒燕五州諸軍事、延州刺史。子昇和嗣。先以善勛，拜儀同三司。

全部截獲茹茹掠奪之物。官拜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升任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西安州刺史。轉任蔚州刺史。多次莅臨三蕃，很有政績。魏恭帝二年，晋爵爲永陽郡公，增加食邑二千户。

孝閔帝即位，升任常善爲大將軍、寧州總管。保定二年，入朝擔任小司徒。四年，突厥人出兵與隨公楊忠東伐，命令常善接應。五年夏天，常善去世，當時年齡六十四歲。朝廷追贈他使持節、柱國大將軍、大都督、延夏鹽恒燕五州諸軍事、延州刺史。他的兒子常昇和承襲爵位。先是憑藉常善的功勛，官拜儀同三司。

辛威

辛威，隴西人也。祖大汗，魏渭州刺史。父生，河州四面大都督。及威著勛，追贈大將軍、凉甘等五州刺史。

威少慷慨，有志略。初從賀拔岳征討有功，假輔國將軍、都督。及太祖統岳之衆，見威奇之，引爲帳内。尋授羽林監，封白土縣伯，邑五百户。從迎魏孝武，因攻回洛城，功居最。大統元年，拜寧遠將軍，增邑二百户。累遷通直散騎常侍，進爵爲侯，增邑三百户。從擒竇泰，復弘農，戰沙苑，并先鋒陷敵，勇冠一時。以前後功，授撫軍將軍、銀青光禄大夫。從于謹破襄城。又從獨孤信入洛陽，經河橋陣，加持節，進爵爲公，增邑八百户。五年，授揚州刺史，加大都督。十三年，遷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賜姓普屯氏，出爲鄜州刺史。威時望既重，朝廷以桑梓榮之，遷河州刺史，本州大中正。頻領二鎮，頗得民和。

閔帝踐阼，拜大將軍，進爵枹罕郡公，增邑五千户。及司馬消難來

辛威，是隴西人。祖父辛大汗，是魏渭州刺史。父親辛生，是河州四面大都督。等到辛威功勛顯著，辛生被追贈大將軍、凉甘等五州刺史。

辛威年少慷慨，有志向謀略。起初跟從賀拔岳征討有功，代理輔國將軍、都督。等到太祖統領賀拔岳的部隊，見到辛威後覺得他不同尋常，就將他留在軍帳内聽用。不久，授任辛威爲羽林監，封爲白土縣伯，食邑五百户。辛威跟隨大軍迎接魏孝武帝，因此攻打回洛城，他的功勞居於首位。大統元年，辛威被封爲寧遠將軍，增加食邑二百户。多次提升做到通直散騎常侍，晋爲侯爵，增加食邑三百户。跟隨大軍擒獲竇泰，收復弘農，戰於沙苑，并當先衝入敵陣，勇猛冠絶一時。憑藉前後所立功勞，他被授任爲撫軍將軍、銀青光禄大夫。跟從于謹攻破襄城。又跟從獨孤信進入洛陽，經歷河橋一戰，加授持節，晋爲公爵，增加食邑八百户。五年，辛威被任命爲揚州刺史，加授大都督。十三年，升任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賜姓普屯氏，出任鄜州刺史。辛威當時聲望已很高，朝廷要讓他榮歸故里，任命他爲河州刺史，本州大中正。屢次統領二鎮，很得百姓的信賴。

閔帝即位，任命辛威爲大將軍，晋爵爲枹罕郡公，增加食邑五千户。等到司馬消難前來歸

附，威與達奚武率衆援接。保定初，復率兵討丹州叛胡，破之。三年，與達奚武攻陽關，拔之。明年，從尉遲迥圍洛陽。還，拜小司馬。天和初，進位柱國。復爲行軍總管，討綏、銀等諸州叛胡，并平之。六年，從齊王憲東伐，拔伏龍等五城。建德初，拜大司寇。三年，遷少傅，出爲寧州總管。宣政元年，進位上柱國。大象二年，進封宿國公，增邑并前五千户，復爲少傅。其年冬，薨，時年六十九。

附，辛威與達奚武率衆支援接應。保定初年，辛威又率兵討伐丹州反叛的胡人，打敗了他們。三年，辛威與達奚武攻打陽關，占領了它。第二年，辛威跟隨尉遲迥包圍洛陽。班師後，他被封爲小司馬。天和初年，晋爲柱國。辛威又任行軍總管，討伐綏、銀等各州叛亂的胡人，全部平定了他們。六年，辛威跟隨齊王宇文憲東伐，攻取伏龍等五城。建德初年，辛威被任命爲大司寇。三年，任少傅，出任寧州總管。宣政元年，晋爲上柱國。大象二年，晋爲宿國公，食邑增至五千户，又任少傅。這一年冬天，辛威去世，當時六十九歲。

威性持重，有威嚴。歷官數十年，未嘗有過，故得以身名終。兼其家門友義，五世同居，世以此稱之。子永達嗣。大象末，以威勳，拜儀同大將軍。

辛威生性穩重，富有威嚴。前後做官幾十年，不曾有過失，所以能够以地位名譽善終。加上他的家族友善孝義，五代人住在一起，世人因此稱揚不已。他的兒子辛永達繼襲爵禄，大象末年，憑藉辛威的功勛，官拜儀同大將軍。

厙狄昌

厙狄昌字恃德，神武人也。少便騎射，有膂力。及長，進止閑雅，膽氣壯烈，每以將帥自許。年十八，爾朱天光引爲幢主，加討夷將軍。從天光定關中，以功拜寧遠將軍、奉車都尉、統軍。天光敗，又從賀拔岳。授征西將軍、金紫光禄大夫。及岳被害，昌與諸將議翊戴太祖。從平侯莫陳悦，賜爵陰盤縣子，加衛將軍、右光禄大夫。

厙狄昌字恃德，是神武人。年少時善於騎馬射箭，有膂力。等到長大，舉止嫻雅，膽魄氣勢雄壯激烈，常常以將帥自許。十八歲時，厙狄昌被爾朱天光引用擔任幢主，加授討夷將軍。跟從天光平定關中，憑藉戰功被任命爲寧遠將軍、奉車都尉、統軍。天光失敗，厙狄昌又跟從賀拔岳。任征西將軍、金紫光禄大夫。及至賀拔岳被害，厙狄昌與衆將計議輔佐擁戴太祖。跟從太祖平定侯莫陳悦，被賜爵陰盤縣子，加授衛將軍、右光禄大夫。

後從太祖迎魏孝武，復潼關，改封長子縣子，邑八百户。大統初，進爵爲公，增邑一千户。從破竇泰，授車騎將軍、左光禄大夫。又從復弘農，戰沙苑，昌皆先登陷陣。太祖嘉之，授帥都督。四年，從戰河橋，除冀州刺史。後與于謹破胡賊劉平伏於上郡，授馮翊郡守。久之，轉河北郡守。十三年，録前後功，授大都督、通直散騎常侍。又從隨公楊忠破蠻賊田社清，昌功爲最，增邑三百户，

後來，厙狄昌跟從太祖迎接魏孝武帝，恢復潼關，朝廷改封他爲長子縣子，食邑八百户。大統初年，晋爲公爵，增加食邑一千户。跟從大軍打敗竇泰，被任命爲車騎將軍、左光禄大夫。又跟從大軍收復弘農，戰於沙苑，厙狄昌都一馬當先衝入敵陣。太祖褒賞他，封他爲帥都督。四年，跟從大軍戰於河橋，被升任爲冀州刺史。後來與于謹在上郡打敗胡賊劉平伏，被任命爲馮翊郡守。過了很久，改任河北郡守。十三年，朝廷記録厙狄昌前後功勞，授任他爲大都督、通直散騎常侍。厙狄昌又跟隨隨公楊忠打敗蠻賊田社

拜儀同三司。尋遷開府儀同三司。十六年，出爲東夏州刺史。魏廢帝元年，進爵方城郡公，增邑并前四千一百户。六官建，授稍伯中大夫。孝閔帝踐阼，拜大將軍。後以疾卒。

田弘

田弘字廣略，高平人也。少慷慨，志立功名，膂力過人，敢勇有謀略。魏永安中，陷於万俟醜奴。爾朱天光入關，弘自原州歸順，授都督。

及太祖初統衆，弘求謁見，乃論世事，深被引納，即處以爪牙之任。又以迎魏孝武功，封鶉陰縣子，邑五百户。太祖常以所著鐵甲賜弘云："天下若定，還將此甲示孤也。"大統三年，轉帥都督，進爵爲公。從太祖復弘農，戰沙苑，解洛陽圍，破河橋陣，弘功居多，累蒙殊賞，賜姓紇干氏。尋授原州刺史。以弘勛望兼至，故以衣錦榮之。太祖在同州，文武并集，乃謂之曰："人人如弘盡心，天下豈不早定！"即授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魏廢帝元年，加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平蜀之後，梁信州刺史蕭韶等各據所部，未從朝化，詔弘討平之。又討西平叛羌及鳳州叛氐等，并破之。弘每臨陣，摧鋒直前，身被一百餘箭，破骨者九，馬被十矟，朝廷壯之。信州群蠻反，又詔弘與賀若敦等平之。孝閔帝踐阼，進爵雁門郡公，邑通前二千七百户。

保定元年，出爲岷州刺史。弘雖武將，而動遵法式，百姓頗安之。三年，從隨公楊忠伐齊，拜大將軍。

清，厙狄昌功勞最大，朝廷增加他的食邑三百户，任命他爲儀同三司。不久升任開府儀同三司。十六年，厙狄昌出任東夏州刺史。魏廢帝元年，晋爵方城郡公，食邑增至四千一百户。六官建立，厙狄昌被授任稍伯中大夫。孝閔帝即位，厙狄昌被任命爲大將軍。後來因病去世。

田弘字廣略，是高平人。少年慷慨，有志建立功名，膂力過人，勇敢而有謀略。魏永安年間，田弘陷身在万俟醜奴軍中。爾朱天光入關，田弘自原州歸順天光，被任命爲都督。

等到太祖剛統領衆將不久，田弘請求拜見太祖，於是議論世事，多被太祖引用采納，太祖把他當作得力的助手加以任用。田弘又因迎接魏孝武帝有功，被封爲鶉陰縣子，食邑五百户。太祖曾把所穿的鐵甲賜給田弘説："天下如果平定，你還將這副鐵甲拿給我看。"大統三年，田弘改任帥都督，被晋升爲公爵。跟從太祖收復弘農，戰於沙苑，解除洛陽包圍，打敗河橋敵軍，田弘功勞居多，多次蒙受特殊賞賜，賜姓紇干氏。不久被任命爲原州刺史。因爲田弘功勛威望都很高，所以朝廷讓他顯貴使他榮耀。太祖在同州，文武官員齊集，太祖對衆人説："人人都像田弘那樣盡心，天下難道不早就平定了！"就授任田弘爲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魏廢帝元年，加授田弘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平定蜀地之後，梁信州刺史蕭韶等各自憑靠所統軍兵，不服從朝廷的統治，朝廷詔令田弘討平了他們。田弘又討伐西平叛亂的羌人及鳳州叛亂的氐人等，把他們都打敗了。田弘每次臨陣作戰，破敵深入勇往直前，身上被射過一百多箭，骨頭損傷九次，戰馬被長矛戳傷十次，朝廷認爲他很勇敢。信州衆蠻人造反，朝廷又詔令田弘與賀若敦等討平了他們。孝閔帝即位，田弘晋爵爲雁門郡公，食邑增至二千七百户。

保定元年，田弘出任岷州刺史。田弘雖然是武將，但行動遵循法度，百姓感到很安寧。三年，田弘跟從隨公楊忠討伐齊，被任命爲大將

明年，又從忠東伐。師還，乃旋所鎮。吐谷渾寇西邊，宕昌羌潜相應接，詔弘討之，獲其二十五王，拔其七十六栅，遂破平之。

軍。第二年，又跟從楊忠東伐。班師回朝後，田弘就很快回到所鎮守之地。吐谷渾入侵西部邊境，宕昌羌人暗中相接應，朝廷詔令田弘討伐他們，俘獲了敵方二十五王，拔除了七十六個寨栅，終於打敗討平了他們。

天和二年，陳湘州刺史華皎來附，弘從衛公直赴援。與陳人戰，不利，仍以弘爲江陵總管。及陳將吴明徹來寇，弘與梁主蕭巋退保紀南，令副總管高琳拒守，明徹退，乃還江陵。尋以弘爲仁壽城主，以逼宜陽。齊將段孝先、斛律明月出軍定隴以爲宜陽援，弘與陳公純破之，遂拔宜陽等九城。以功增邑五百户，進位柱國大將軍。

天和二年，陳湘州刺史華皎前來歸附，田弘跟隨衛公宇文直趕去支援。與陳人交戰，失利，朝廷仍然讓田弘擔任江陵總管。及至陳將領吴明徹來侵犯，田弘與梁主蕭巋退軍保衛紀南，命令副總管高琳拒守，吴明徹退兵，田弘纔回到江陵。不久朝廷讓田弘擔任仁壽城主，以便逼近宜陽。齊將段孝先、斛律明月從定隴出軍以便作爲宜陽的援軍，田弘與陳公宇文純打敗了他們，於是攻占了宜陽等九座城池。憑藉功勞田弘得以增加食邑五百户，晋爲柱國大將軍。

建德二年，拜大司空，遷少保。三年，出爲總管襄郢昌豐唐蔡六州諸軍事、襄州刺史。薨于州。

建德二年，田弘官拜大司空，升任少保。三年，出任總管襄郢昌豐唐蔡六州諸軍事、襄州刺史。在襄州去世。

子恭嗣。少有名譽，早歷顯位。大象末，位至柱國、小司馬。朝廷又追録弘勋，進恭爵觀國公。

他的兒子田恭繼承爵禄。年少時就有聲譽，很早就處在顯要的位置。大象末年，官至柱國、小司馬。朝廷又追録田弘的功勋，提升田恭的爵號爲觀國公。

梁椿

梁椿字千年，代人也。祖屈朱，魏昌平鎮將。父提，内三郎。

梁椿字千年，是代人。祖父梁屈朱，是魏昌平的鎮將。父親梁提，是内三郎。

椿初以統軍從爾朱榮入洛，復從榮破葛榮於滏口，以軍功進授都將。後從賀拔岳討平万俟醜奴、蕭寶夤等，遷中堅將軍、屯騎校尉、子都督。普泰初，拜征西將軍、金紫光禄大夫。二年，除高平郡守，封盧奴縣男，邑一百户。太昌元年，進授都督。從太祖平侯莫陳悦，拜衛將軍、右光禄大夫。大統初，進爵樂城縣伯，增邑五百户。出爲隴東郡守。尋進爵爲公，增邑五百户，遷梁州刺史。從復弘農，戰沙苑，與獨孤信入洛陽，從宇文貴破東魏將堯雄等，累有戰功。授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

梁椿起初以統軍的身份跟從爾朱榮進入洛地，又跟從爾朱榮在滏口打敗葛榮，憑藉軍功被提升爲都將。後來跟從賀拔岳討平万俟醜奴、蕭寶夤等，升任中堅將軍、屯騎校尉、子都督。普泰初年，升任征西將軍、金紫光禄大夫。二年，任高平郡守，被封爲盧奴縣男，食邑一百户。太昌元年，升任都督。梁椿跟從太祖平定侯莫陳悦，授任衛將軍、右光禄大夫。大統初年，晋爵爲樂城縣伯，增加食邑五百户。出任隴東郡守。不久，他又被晋爲公爵，增加食邑五百户，升任梁州刺史。跟從大軍收復弘農，戰於沙苑，與獨孤信一起進入洛陽，跟從宇文貴打敗東魏將領堯雄等，多次建有戰功。朝廷授任他爲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大都督。跟從大軍戰於河橋，被

大都督。從戰河橋，進爵東平郡公，增邑一千户。俄遷侍中、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七年，從于謹討稽胡劉平伏，椿擒其别帥劉持塞。又從獨孤信討岷州羌梁仚定，破之。除渭州刺史。在州雖無他政績，而夷夏安之。十三年，從李弼赴潁川援侯景。别攻閻韓鎮，斬其鎮城徐衛。城主卜貴洛率軍士千人降。以功增邑四百户。孝閔帝踐阼，除華州刺史，改封清陵郡公，增邑通前三千七百户。二年，入爲少保，轉少傅。保定元年，拜大將軍。卒於位。贈恒鄜延丹寧五州諸軍事，行恒州刺史，謚曰烈。

椿性果毅，善於撫納，所獲賞物，分賜麾下，故每踐敵場，咸得其死力。雅好儉素，不營貲產，時論以此稱焉。

子明，魏恭帝二年，以椿功襲爵豐陽縣公。尋授大都督，遷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散騎常侍，治小吏部，歷小御伯、御正下大夫。保定五年，詔襲椿爵，舊封回授弟朗。天和中，改封樂陵郡公，除上州刺史，增邑并前四千三百户。

晉爵爲東平郡公，增加食邑一千户。不久又升任侍中、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七年，梁椿跟從于謹討伐稽胡劉平伏，擒獲配合平伏作戰的將帥劉持塞。又跟從獨孤信討伐岷州羌人梁仚定，打敗了他。被任命爲渭州刺史。在渭州雖然没有其他政績，但夷人漢民都相安無事。十三年，梁椿跟從李弼趕赴潁川支援侯景。另外攻打閻韓鎮，斬除鎮城將領徐衛。城主卜貴洛率領軍士一千人投降。因功增加食邑四百户。孝閔帝即位，任命梁椿爲華州刺史，改封他爲清陵郡公，增加食邑與以前的相加共三千七百户。二年，梁椿入朝擔任少保，改任少傅。保定元年，官拜大將軍。死於他所在的職位上。朝廷追贈他爲恒鄜延丹寧五州諸軍事，兼任恒州刺史，謚號叫烈。

梁椿生性果敢剛毅，善於安撫接納他人，所獲得的賞賜物品，分開來賜給他的部下，所以每次上陣殺敵，都能得到部下的拼死效力。他很愛節儉樸素，不經營資產，當時輿論因此稱贊他。

他的兒子梁明，在魏恭帝二年，憑藉梁椿的功勛承襲爵位爲豐陽縣公。不久授任大都督，升任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散騎常侍，管理小吏部，歷任小御伯、御正下大夫。保定五年，朝廷下詔讓他承襲父親梁椿的爵號，將他以前的封爵回授給他的弟弟梁朗。天和年間，朝廷改封他爲樂陵郡公，任上州刺史，增加食邑與以前的相加共四千三百户。

梁臺

梁臺字洛都，長池人也。父去斤，魏獻文時爲隴西郡守。

臺少果敢，有志操。孝昌中，從爾朱天光討平關、隴，一歲之中，大小二十餘戰，以功授子都督，賜爵隴城鄉男。普泰初，進授都督。後隸侯莫陳悦討南秦州群盗，平之。悦表臺爲假節、衛將軍、左光禄大夫，進封隴城縣男，邑二百户。尋行天水郡事，轉行趙平郡事。頻治郡，頗有聲績。未幾，天光追臺還，引入帳内。

梁臺字洛都，是長池人。父親梁去斤，在魏獻文帝時擔任隴西郡守。

梁臺年少果敢，有志氣和操守。孝昌年間，跟從爾朱天光討平關、隴，一年當中，打了大小二十多仗，憑藉功勞被授任子都督，賜予爵號隴城鄉男。普泰初年，升任都督。後來隸屬侯莫陳悦討伐南秦州的衆多强盗，平定了那裏。侯莫陳悦上表使梁臺任假節、衛將軍、左光禄大夫，晋封爲隴城縣男，食邑二百户。不久，梁臺掌管天水郡事務，轉而掌管趙平郡事務。屢次治郡，很有聲譽政績。不多時，爾朱天光徵召梁臺回來，

及天光敗於寒陵，賀拔岳又引爲心膂。

引入軍帳聽用。等到爾朱天光在寒陵失敗，賀拔岳又引用他作爲心腹。

岳爲侯莫陳悦所害，臺與諸將議翊戴太祖。從討悦，破之。又拜天水郡守。大統初，復除趙平郡守。又與太僕石猛破兩山屠各，詔增邑一百户，轉平涼郡守。時莫折後熾結聚輕剽，寇掠居民。州刺史史寧討之，歷時不克。臺陳賊形勢，兼論攻取之策，寧善而從之，遂破賊徒。復與于謹破劉平伏。録前後勛，授潁州刺史，賜姓賀蘭氏。從援玉壁，戰邙山，授帥都督。大統十五年，拜南夏州刺史，加通直散騎常侍、本州大中正，增邑二百户。魏廢帝二年，遷使持節、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加侍中。

賀拔岳被侯莫陳悦殺害，梁臺與衆將議論擁戴太祖。跟從太祖討伐侯莫陳悦，打敗了他。又被任命爲天水郡守。大統初年，再任趙平郡守。梁臺又與太僕石猛打敗兩山屠各部落，朝廷下詔爲他增加食邑一百户，改任平涼郡守。當時莫折後熾聚集輕捷剽悍的兵卒，入侵搶掠居民。州刺史史寧討伐他們，多時不能取勝。梁臺陳述賊寇的軍事陣勢，同時論述攻取的策略，史寧認爲很好就聽從了，於是打敗了賊寇。梁臺又與于謹打敗了劉平伏。朝廷記録他的前後功勞，授任他爲潁州刺史，賜姓賀蘭氏。梁臺跟從大軍支援玉壁，戰於邙山，被授任爲帥都督。大統十五年，朝廷任命他爲南夏州刺史，加授通直散騎常侍、本州大中正，增添食邑二百户。魏廢帝二年，升任梁臺使持節、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晋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加授侍中。

孝閔帝踐阼，進爵中部縣公，增邑通前一千户。武成中，從賀蘭祥征洮陽，先登有功，别封綏安縣侯，邑一千户。詔聽轉授其子元慶。

孝閔帝即位，提升梁臺封號爲中部縣公，增加食邑與以前的相加共一千户。武成年間，梁臺跟從賀蘭祥征討洮陽，率先登城有功，另外受封綏安縣侯，食邑一千户。朝廷下詔聽任他將爵禄轉而授給他的兒子梁元慶。

保定四年，拜大將軍。時大軍圍洛陽，久而不拔。齊騎奄至，齊公憲率兵禦之。乃有數人爲敵所執，已去陣二百餘步，臺望見之，憤怒，單馬突入，射殺兩人，敵皆披靡，執者遂得還。齊公憲每嘆曰："梁臺果毅膽决，不可及也。"五年，拜鄜州刺史。

保定四年，梁臺官拜大將軍。當時大軍圍困洛陽，很久攻不下來。齊朝的騎兵忽然趕到，齊公宇文憲率兵抵禦。竟有數人被敵人捉去，已經離開陣地二百多步，梁臺望見之後，心中憤怒，獨自騎馬突入敵陣，射殺兩人，敵人都紛紛敗退，被捉去的人終於得以歸還。齊公宇文憲經常贊嘆説："梁臺果敢剛毅能决斷，别人趕不上他。"五年，梁臺被委任爲鄜州刺史。

臺性疏通，恕己待物。至於莅民處政，尤以仁愛爲心。不過識千餘字，口占書啓，辭意可觀。年過六十，猶能被甲跨馬，足不躡鐙。馳射弋獵，矢不虚發。後以疾卒。

梁臺性情通達，接人待物很寬厚。至於治理百姓處理政事，尤其把仁愛作爲本心。不過認識一千多字，口授書信，言辭意思都值得一看。年齡過了六十歲，還能身披鎧甲跨上戰馬，不用踩着馬鐙。騎馬奔馳射箭打獵，箭不虚發。後來因病去世。

宇文測

宇文測字澄鏡，太祖之族子也。

宇文測字澄鏡，是太祖的同族子孫。高祖宇

高祖中山、曾祖豆頹、祖騏驎、父永，仕魏，位并顯達。

文中山、曾祖宇文豆頹、祖父宇文騏驎、父親宇文永，在魏做官，地位都榮顯聞達。

測性沉密，少篤學，每旬月不窺户牖。起家奉朝請、殿中侍御史，累遷司徒右長史、安東將軍。尚宣武女陽平公主，拜駙馬都尉。及魏孝武疑齊神武有異圖，詔測詣太祖言，令密爲之備。太祖見之甚歡。使還，封廣川縣伯，邑五百户。尋從孝武西遷，進爵爲公。

宇文測性情深沉嚴謹，年少好學，常常十天半月不看窗外。從家中徵召出來，任奉朝請、殿中侍御史的職位，多次提升擔任司徒右長史、安東將軍。娶宣武帝的女兒陽平公主爲妻，官拜駙馬都尉。等到魏孝武帝疑心齊神武帝有謀叛的意圖，孝武帝便下詔派宇文測趕去報告太祖，命令太祖秘密作好準備。太祖見到宇文測非常高興。出使回來，宇文測被封爲廣川縣伯，食邑五百户。不久跟從孝武帝西入長安，晋爲公爵。

太祖爲丞相，以測爲右長史，軍國政事，多委任之。又令測詳定宗室昭穆遠近，附於屬籍。除通直散騎常侍、黄門侍郎。

太祖做丞相，用宇文測任右長史，軍隊國家的行政事務，多委任宇文測辦理。又命令宇文測詳細確定宗室的輩次排列親疏遠近，附録在家族的名册上。升任宇文測爲通直散騎常侍、黄門侍郎。

大統四年，拜侍中、長史。六年，坐事免。尋除使持節、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大都督、行汾州事。測政存簡惠，頗得民和。地接東魏，數相鈔竊，或有獲其爲寇者，多縛送之。測皆命解縛，置之賓館，然後引與相見，如客禮焉。仍設酒肴宴勞，放還其國，并給糧餼，衛送出境。自是東魏人大慚，乃不爲寇。汾、晋之間，各安其業。兩界之民，遂通慶吊，不復爲仇讎矣。時論稱之，方於羊叔子。或有告測與外境交通，懷貳心者。太祖怒曰："測爲我安邊，吾知其無貳志，何爲間我骨肉，生此貝錦！"乃命斬之。仍許測以便宜從事。

大統四年，宇文測任侍中、長史。六年，因爲犯事被免去官職。不久升任使持節、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大都督、代理汾州事務。宇文測施政簡略而存恩惠，很得百姓歡心。汾州與東魏接壤，東魏人屢次來抄掠盜竊，有時抓獲東魏來侵掠的人，多綁縛送給宇文測。宇文測都命令解開綁縛，安置他們在賓館裏，然後引來與己相見，像賓客一樣禮待他們。仍然設置酒宴菜肴慰勞他們，放他們回到自己國家去，并給糧食，護送他們出境。從這以後東魏人大爲羞慚，於是不再做賊寇。汾、晋之間，人們各自安居樂業。邊界兩旁的百姓，於是喜慶、吊喪相互往來，不再互爲仇敵了。當時輿論稱贊此事，把宇文測比作羊叔子。有人狀告宇文測與東魏勾結，懷有貳心。太祖發怒道："宇文測替我安撫邊境，我知道他没有貳心，爲什麽要離間我們骨肉，生出這種讒言！"於是下令把進讒的人斬了。仍然允許宇文測按照方便適宜的方式處理事務。

八年，加金紫光禄大夫，轉行綏州事。每歲河冰合後，突厥即來寇掠，先是常預遣居民入城堡以避之。測至，皆令安堵如舊。乃於要路數百處并多積柴，仍遠斥候，知其動静。

八年，朝廷加授宇文測爲金紫光禄大夫，讓他轉而執掌綏州事務。每年河水結冰合成一片後，突厥人就來入侵搶掠，此前官府常常預先讓居民進入城堡來躲避突厥人。宇文測到了，都令百姓像以往一樣安居。於是在幾百處緊要的道路

是年十二月，突厥從連谷入寇，去界數十里。測命積柴之處，一時縱火。突厥謂有大軍至，懼而遁走，自相蹂踐，委棄雜畜及輜重不可勝數。測徐率所部收之，分給百姓。自是突厥不敢復至。測因請置戍兵以備之。

上都多積柴草，頻繁在遠處設置哨兵，瞭解突厥人的動静。這一年十二月，突厥人從連谷入侵，距離邊界數十里。宇文測命令堆積柴草的地方，在同一時間放起大火。突厥人以爲有大軍到了，害怕逃跑，自相踐踏，丢棄的各種牲畜及軍用物資不可勝數。宇文測不慌不忙地率領部下收拾突厥棄下的財物，分給百姓。自此突厥人不敢再來入侵。宇文測於是請求朝廷設置守衛的士兵用以防備突厥人。

十年，徵拜太子少保。十二年十月，卒於位，時年五十八。太祖傷悼，親臨慟焉。仍令水池公護監護喪事。贈本官，謚曰靖。

十年，朝廷徵召宇文測回朝任用他爲太子少保。十二年十月，宇文測死於他所任的職位上，當時五十八歲。太祖悲傷哀悼，親臨現場表示悲慟。又令水池公宇文護監督護理喪事。追贈本來的官職，謚號叫靖。

測性仁恕，好施與，衣食之外，家無蓄積。在洛陽之日，曾被竊盗，所失物，即其妻陽平公主之衣服也。州縣擒盗，并物俱獲。測恐此盗坐之以死，乃不認焉。遂遇赦得免。盗既感恩，因請爲測左右。及測從魏孝武西遷，事極狼狽，此人亦從測入關，竟無異志。子該嗣。歷官内外，位至上開府儀同三司、臨淄縣公。測弟深。

宇文測性情仁愛寬容，好以財物周濟别人，衣物食品之外，家中没有蓄積。在洛陽的時候，他曾被人盗竊，所失去的物品，就是他妻子陽平公主的衣服。州縣擒拿盗賊，連同贓物一起抓獲。宇文測恐怕這個盗賊因罪被處死，竟然不認衣物。盗賊於是遇赦得以免禍。盗賊既然感恩，因而請求在宇文測左右效力。等到宇文測跟從魏孝武帝西遷，事情極其窘迫，此人也跟隨宇文測入關，竟然没有貳心。宇文測的兒子宇文該繼承爵禄。他先後在朝廷内外做官，官位達到上開府儀同三司、臨淄縣公。宇文測的弟弟是宇文深。

宇文深

深字奴干。性鯁正，有器局。年數歲，便累石爲營伍，并折草作旌旗，布置行列，皆有軍陣之勢。父永遇見之，乃大喜曰："汝自然知此，於後必爲名將。"

宇文深字奴干。性情耿直正派，有器量。年齡纔幾歲，便堆起石塊作爲陣營隊伍，并且折草當作旌旗，布置軍隊行列，都有行軍排陣的陣勢。父親宇文永見到後，於是大喜説："你生來就這樣，以後必定會成爲名將。"

至永安初，起家秘書郎。時群盗蜂起，深屢言時事，爾朱榮雅知重之。拜厲武將軍。尋除車騎府主簿。三年，授子都督，領宿衛兵卒。及齊神武舉兵入洛，孝武西遷。既事起倉卒，人多逃散，深撫循所部，并得入關。以功賜爵長樂縣伯。

到了永安初年，宇文深出任秘書郎。當時盗賊成群起來作亂，宇文深屢次談論時事，爾朱榮很賞識重視他。官拜厲武將軍。不久擔任車騎府主簿。三年，朝廷授任他爲子都督，統領在宫中值宿警衛的兵卒。及至齊神武帝率領軍隊攻入洛陽，孝武帝西遷長安。事已匆促，人多逃散，宇文深安撫部下，一起得以入關。因功被賜爵號爲長樂縣伯。

太祖以深有謀略，欲引致左右，圖議政事。大統元年，乃啓爲丞相府主簿，加朱衣直閤。尋轉尚書直事郎中。

太祖因爲宇文深有謀略，想把他召引到自己身邊，謀劃計議政事。大統元年，於是啓用宇文深做丞相府主簿，加授朱衣直閤。很快又改任尚書直事郎中。

及齊神武屯蒲坂，分遣其將竇泰趣潼關，高敖曹圍洛州。太祖將襲泰，諸將咸難之。太祖乃隱其事，陽若未有謀者，而獨問策於深。對曰："竇氏，歡之驍將也，頑凶而勇，戰亟勝而輕敵，歡每仗之，以爲禦侮。今者大軍若就蒲坂，則高歡拒守，竇泰必援之，内外受敵，取敗之道也。不如選輕鋭之卒，潛出小關。竇性躁急，必來決戰，高歡持重，未即救之，則竇可擒也。既虜竇氏，歡勢自沮。回師禦之，可以制勝。"太祖喜曰："是吾心也。"軍遂行，果獲泰而齊神武亦退。深又説太祖進取弘農，復克之。太祖大悦，謂深曰："君即吾家之陳平也。"

等到齊神武帝駐軍蒲坂，分别派遣他的將領竇泰趕往潼關，高敖曹圍攻洛州。太祖打算襲擊竇泰，衆將都認爲很難。太祖於是隱瞞這件事，表面上好像没有謀劃，却單獨向宇文深詢問計策。宇文深回答道："竇氏，是高歡的驍將，頑强凶猛而勇敢，作戰急於求勝而輕敵，高歡每每依仗他，用他來抵禦外侮。現在大軍如果開往蒲坂，那麽高歡拒守，竇泰必然支援，我軍内外受敵，這是自取失敗的路子。不如挑選輕裝精鋭的士卒，暗中從小關出擊。竇泰性情急躁，必然來決戰，高歡做事持重，不立即救援，那麽竇泰束手可擒了。既已俘虜了竇氏，高歡的氣勢自然頹喪。我們回兵抵擋他，可以取勝。"太祖歡喜地説："這正是我心中所想的。"軍隊於是出擊，果然擒獲竇泰而齊神武帝也退兵離去。宇文深又勸説太祖進兵奪取弘農，又攻取了。太祖非常高興，對宇文深説："你就是我家的陳平。"

是冬，齊神武又率大衆度河涉洛，至於沙苑。諸將皆有懼色，唯深獨賀。太祖詰之，曰："賊來充斥，何賀之有？"對曰："高歡之撫河北，甚得衆心，雖乏智謀，人皆用命，以此自守，未易可圖。今懸師度河，非衆所欲，唯歡耻失竇氏，愎諫而來。所謂忿兵，一戰可以擒也。此事昭然可見，不賀何爲。請假深一節，發王羆之兵，邀其走路，使無遺類矣。"太祖然之。尋而大破齊神武軍，如深所策。

這年冬天，齊神武帝又率領大軍渡過黄河涉過洛水，到達沙苑。衆將都面有懼色，衹有宇文深獨自祝賀。太祖詰問他，説："賊兵鋪天蓋地而來，有什麽值得祝賀的？"宇文深回答道："高歡安撫黄河以北，很得衆人之心，雖然缺乏智謀，衆人都爲他賣命，以此自家守衛，别人不容易謀取他。現在高歡率軍渡過黄河，不是衆人願意的，衹是高歡爲失去竇氏感到耻辱，不聽勸諫而來。這是所説的忿兵，一次戰鬥就可以擒住他。這件事明白可見，不祝賀幹什麽。請借給我宇文深一個符節，發派王羆的軍隊，攔截敵人的退路，使敵人無一可以逃脱。"太祖認爲他説得正確。不久大敗齊神武帝的軍隊，正如宇文深所策劃的那樣。

四年，從戰河橋。六年，别監李弼軍討白額稽胡，并有戰功。俄進爵爲侯，歷通直散騎常侍、東雍州别駕、使持節、大都督、東雍州刺史。

四年，宇文深跟從大軍戰於河橋。六年，另外監督李弼軍隊討伐白額稽胡，都建有戰功。不久，宇文深被提升爵位爲侯，歷任通直散騎常侍、東雍州别駕、使持節、大都督、東雍州刺

深爲政嚴明，示民以信，抑挫豪右，吏民懷之。十七年，入爲雍州别駕。魏恭帝二年，進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散騎常侍。六官建，拜小吏部下大夫。

孝閔帝受禪，進位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遷吏部中大夫。武成元年，除豳州刺史，改封安化縣公。二年，徵拜宗師大夫，轉軍司馬。保定初，除京兆尹。入爲司會中大夫。

深少喪父，事兄甚謹。性多奇譎，好讀兵書。既在近侍，每進籌策。及在選曹，頗獲時譽。性仁愛，情隆宗黨。從弟神舉、神慶幼孤，深撫訓之，義均同氣，世亦以此稱焉。天和三年，卒於位。贈使持節、少師、恒雲蔚三州刺史，謚曰成康。子孝伯，自有傳。

史。宇文深治理政事嚴明，對待百姓講信用，抑制挫折豪强大族，官吏百姓懷恩。十七年，召入任雍州别駕。魏恭帝二年，他被提升爲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散騎常侍。六官建立，他受封爲小吏部下大夫。

孝閔帝接受禪讓，提升宇文深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任吏部中大夫。武成元年，任命宇文深爲豳州刺史，改封他爲安化縣公。二年，朝廷徵召他爲宗師大夫，改任軍司馬。保定初年，任京兆尹。入朝擔任司會中大夫。

宇文深年少喪父，侍奉兄長非常勤謹。性情奇異而多變化，喜愛讀兵書，既在君相左右奉侍，每每進獻謀略計策。等到他在吏部供職，很受時人稱譽。他秉性仁愛，對待宗族黨人情義深厚。堂弟宇文神舉、宇文神慶年幼喪父，宇文深撫養教育他們，情義均如骨肉，世人也因此稱道他。天和三年，死於所任職位上。朝廷追贈他使持節、少師、恒雲蔚三州刺史，謚號叫成康。他的兒子叫宇文孝伯，自有傳記。

史臣曰：太祖屬禍亂之辰，以征伐定海内，大則連兵百萬，繫以存亡，小則轉戰邊亭，不閡旬月。是以人無少長，士無賢愚，莫不投筆要功，横戈請奮。若夫數將者，并攀翼雲漢，底績屯夷，雖運移年世，而名成終始，美矣哉！以赫連達之先識，而加之以仁恕；蔡祐之敢勇，而終之以不伐。斯豈企及所致乎？抑亦天性也。宇文測昆季，政績謀猷，咸有可述，其當時之良臣歟！

史臣曰：太祖適逢禍亂時期，憑藉征伐安定海内，大規模的征伐則連兵百萬，事關生死存亡，小規模的征伐則在邊境連續作戰，不下十天半月。因此人們不管年少年長，文士不管是賢是愚，没有誰不棄文求取功名，持戈請求奮戰。像這幾位將領，都是振翅高飛，在困厄之中建立功績，雖然經歷許多戰鬥歲月，但是功名有始有終，確實很美好啊！以赫連達的先見之明，却又兼有仁厚寬容；蔡祐的勇敢善戰，却又不因功自誇。這難道是主觀追求所能達到的嗎？抑或也是天性所致吧。宇文測兄弟，政績和謀略，都有可以稱道的，大概可算是當時的良臣了吧！

周書卷二十八

列傳第二十

史寧　陸騰　賀若敦　權景宣 郭賢

史寧　史遵

史寧字永和，建康表氏人也。曾祖豫，仕沮渠氏爲臨松令。魏平涼州，祖灌隨例遷於撫寧鎮，因家焉。父遵，初爲征虜府鎧曹參軍。屬杜洛周構逆，六鎮自相屠陷，遵遂率鄉里二千家奔恒州。其後恒州爲賊所敗，遵復歸洛陽。拜樓煩郡守。及寧著勳，追贈散騎常侍、征西大將軍、涼州刺史，謚曰貞。

寧少以軍功，拜別將。遷直閣將軍、都督，宿衛禁中。尋加持節、征東將軍、金紫光祿大夫。賀拔勝爲荆州刺史，寧以本官爲勝軍司，率步騎一千，隨勝之部。值荆蠻騷動，三鵶路絶，寧先驅平之。因撫慰蠻左，翕然降附，遂税得馬一千五百匹供軍。尋除南郢州刺史。及勝爲大行臺，表寧爲大都督。率步騎一萬攻梁下溠戍，破之，封武平縣伯，邑五百户。又攻拔梁齊興鎮等九城，獲户二萬而還。未及論功，屬魏孝武西遷，東魏遣侯景率衆寇荆州，寧隨勝奔梁。梁武帝引寧至香磴前，謂之曰："觀卿風表，終至富貴，我當使卿衣錦還鄉。"寧答曰："臣世荷魏恩，位爲列將，天長喪亂，本朝傾覆，不能北面逆賊，幸得息肩有道。儻如明詔，欣

史寧字永和，是建康表氏人。曾祖史豫，在匈奴沮渠氏部落作官，擔任臨松令。魏平定涼州，祖父史灌依照條例遷移到撫寧鎮，因而在那裏安家。父親史遵，起初任征虜府鎧曹參軍。遇上杜洛周叛亂，六鎮官兵自相殘殺攻陷，史遵於是率領鄉里二千人家奔往恒州。此後恒州被賊人攻破，史遵又回到洛陽。朝廷授任他爲樓煩郡守。等到史寧功勳顯著，朝廷追贈史遵爲散騎常侍、征西大將軍、涼州刺史，謚號叫貞。

史寧年少時憑藉軍功，官拜別將。升任直閣將軍、都督，值宿守衛宫廷。不久加授持節、征東將軍、金紫光禄大夫。賀拔勝做荆州刺史時，史寧以本官職銜任賀拔勝軍司，率領步軍騎兵一千人，跟隨賀拔勝到達衙署。碰上荆蠻騷亂，三鵶道路不通，史寧作爲先鋒予以掃平。於是撫慰蠻人，蠻人欣悦投降歸附，結果徵得一千五百匹馬以供軍用。不久史寧被任命爲南郢州刺史。等到賀拔勝做大行臺，表奏史寧爲大都督。史寧率領步軍騎兵一萬攻打梁下溠戍，攻破了它，被封爲武平縣伯，食邑五百户。又攻占了梁齊興鎮等九座城池，獲取民户二萬而還。没來得及評定功勞，適逢魏孝武帝向西遷移，東魏派侯景率軍入侵荆州，史寧跟隨賀拔勝奔往梁朝。梁武帝引着史寧到香磴跟前，對他説："觀看你的風度儀表，最終會獲得富貴，我當使你衣錦還鄉。"史寧回答道："臣世代蒙受魏的恩典，在位擔任列將，老天滋長喪亂，本朝遭到顛覆，我不能向

幸實多。”因涕泣横流，梁武爲之動容。在梁二年，勝乃與寧密圖歸計。寧曰：“朱异既爲梁主所信任，請往見之。”勝然其言。寧乃見异，申以投分之言，微托思歸之意，辭氣雅至。异亦嗟挹，謂寧曰：“桑梓之思，其可忘懷？當爲奏聞，必望遂所請耳。”未幾，梁主果許勝等歸。

北面迎擊賊人，幸而能有地方栖身。倘如您所説，我感到欣喜慶幸的實在太多。”於是傷心哭泣淚水横流，梁武帝爲之動容。在梁留了二年，賀拔勝於是與史寧秘密商量回歸的計策。史寧説：“朱异既然被梁主所信任，就請讓我去見見他。”賀拔勝認爲他説的對。史寧於是見到朱异，向他申説志趣相投的話語，微微寄托想要歸國的意圖，措辭語氣温文爾雅。朱异也嗟嘆憂傷，對史寧説：“對故土的思念，怎麽能够忘懷呢？我當爲你們上奏使梁主知道，希望一定能滿足你們的請求。”不久，梁主果然准許賀拔勝等歸去。

大統二年，寧自梁歸闕，進爵爲侯，增邑三百户。久之，遷車騎將軍、行涇州事。時賊帥莫折後熾寇掠居民，寧率州兵與行原州事李賢討破之。轉通直散騎常侍、東義州刺史。東魏亦以胡梨苟爲東義州刺史。寧僅得入州，梨苟亦至，寧迎擊，破之，斬其洛安郡守馮善道。州既鄰接疆埸，百姓流移，寧留心撫慰，咸來復業。

大統二年，史寧自梁歸朝，被晋爵爲侯，增加食邑三百户。過了很久，史寧升任車騎將軍，掌管涇州事務。當時賊帥莫折後熾入侵掠奪居民，史寧率領州兵與掌管原州事務的李賢討伐并打敗了莫折後熾。史寧轉升通直散騎常侍、東義州刺史。東魏也任命胡梨苟爲東義州刺史。史寧剛剛進入東義州，梨苟也到了，史寧迎擊，打敗了梨苟，斬了對方的洛安郡守馮善道。東義州因爲鄰近邊境，百姓流亡遷移，史寧留心撫慰，百姓都回來恢復舊業。

十二年，轉凉州刺史。寧未至而前刺史宇文仲和據州作亂。詔遣獨孤信率兵與寧討之，寧先至凉州，爲陳禍福，城中吏民皆相率降附。仲和仍據城不下，尋亦克之。加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大都督、凉西凉二州諸軍事、散騎常侍、凉州刺史。十五年，遷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加侍中，進爵爲公。

十二年，史寧改任凉州刺史。史寧未到而前刺史宇文仲和占據州城作亂。朝廷下詔派獨孤信率兵與史寧討伐仲和，史寧先到凉州，向吏民陳説禍福，城中吏民都相繼投降歸附。仲和仍然據守城池不降，不久也被攻克。朝廷加封史寧爲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大都督、凉西凉二州諸軍事、散騎常侍、凉州刺史。十五年，朝廷升任史寧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加授侍中，提升爵位爲公。

十六年，宕昌叛羌獠甘作亂，逐其王彌定而自立，并連結傍乞鐵忽及鄭五醜等，詔寧率軍與宇文貴、豆盧寧等討之。寧别擊獠甘，而山路險阻，纔通單騎，獠甘已分其黨立柵守險。寧進兵攻之，遂破其柵。獠甘率三萬人逆戰，寧復大破之，追奔至宕昌。獠甘將百騎走投生羌鞏廉玉。彌定遂得復位。寧以未獲獠甘，密欲

十六年，宕昌叛逆的羌人獠甘作亂，攆走他們的君王彌定自立爲王，并且聯合傍乞鐵忽及鄭五醜等人，朝廷下詔令史寧率軍與宇文貴、豆盧寧等討伐獠甘。史寧側擊獠甘，但山路險阻，衹能單騎通過，獠甘已經分派他的黨羽築立寨栅把守險要之地。史寧進兵攻打，打破了敵兵的寨栅。獠甘率領三萬人迎戰，史寧又將他打得大敗，追擊他直到宕昌。獠甘帶領百餘騎兵逃命投奔生羌鞏廉玉。彌定於是得以復位。史寧因爲

圖之，乃揚聲欲還。獠甘聞之，復招引叛羌，依山起柵，欲攻彌定。寧謂諸將曰："此羌入吾術中，當進兵擒之耳。"諸將思歸，咸曰："生羌聚散無常，依據山谷，今若追討，恐引日無成。且彌定還得守蕃，將軍功已立矣。獠甘勢弱，彌定足能制之。以此還師，策之上者。"寧曰："一日縱敵，數世之患，豈可捨將滅之寇，更煩再舉。人臣之禮，知無不爲。以此諸君不足與計事也。如更沮衆，寧豈不能斬諸君邪!"遂進軍，獠甘衆亦至，與戰，大破之，生獲獠甘，徇而斬之。并執鞏廉玉送闕。所得軍實，悉分賞將士，寧無私焉。師還，詔寧率所部鎮河陽。寧先在涼州，戎夷服其威惠，遷鎮之後，邊民并思慕之。

未能抓獲獠甘，暗地裏想圖謀他，就揚言説要班師。獠甘聽到後，又招引叛逆的羌人依傍山嶺建起寨柵，想攻打彌定。史寧對衆將説："這些羌人中了我的計策，應當進兵擒住他們。"衆將想着回去，都説："生羌聚散無常，依據山谷，現在如若追擊，恐怕耗費時日難以成功。況且彌定重新得以掌管宕昌，將軍的功勞已經立下了。獠甘勢力弱小，彌定完全能够控制他，因此班師回去，是上策。"史寧説："一日放縱敵人，留下數世的禍患，難道可以捨棄將要滅亡的賊寇，還要麻煩再次舉兵嗎？作爲臣子的禮節是，知道了没有不做的。因此諸位不足以一同計議大事。如果還要阻止衆人，我史寧難道不能斬掉你們嗎?"於是進軍，獠甘的部衆也趕到了，史寧與他們交戰，將他們打得大敗，生擒了獠甘，巡行示衆斬了他。同時抓住了鞏廉玉送往朝廷。所獲得的軍用財物，全都分賞給將士，史寧没有私取。軍隊回還，朝廷下詔讓史寧鎮守河陽。史寧起先在涼州，戎夷欽服他的威猛恩惠，他遷移鎮守他方之後，邊地百姓都思念追慕他。

魏廢帝元年，復除涼甘瓜三州諸軍事、涼州刺史。初茹茹與魏和親，後更離叛。尋爲突厥所破，殺其主阿那瓌。部落逃逸者，仍奉瓌之子孫，抄掠河右。寧率兵邀擊，獲瓌子孫二人，并其種落酋長。自是每戰破之，前後獲數萬人。進爵安政郡公。二年，吐谷渾通使於齊，寧擊獲之，就拜大將軍。寧後遣使詣太祖請事，太祖即以所服冠履衣被及弓箭甲矟等賜寧。謂其使人曰："爲我謝涼州，孤解衣以衣公，推心以委公，公其善始令終，無損功名也。"

魏廢帝元年，復任涼甘瓜三州諸軍事、涼州刺史。起初茹茹國與魏議和結爲姻親，後來又離心背叛。不久被突厥打敗，殺掉了茹茹君主阿那瓌。茹茹部落逃散的人，仍然擁奉阿那瓌的子孫，抄襲掠奪河西。史寧率兵阻截打擊，抓獲了阿那瓌的子孫二人，連同他們種族部落的酋長。自此每次交戰都打敗敵方，前後共俘獲數萬人。朝廷提升史寧的爵號爲安政郡公。二年，吐谷渾與齊互通使節，史寧攻擊抓獲了吐谷渾的使臣，隨即被封爲大將軍。史寧後來派使者謁見太祖請示事情，太祖就把自己所用的帽子鞋子衣服被褥及弓箭甲胄長矛等賜給史寧。對史寧的使者説："替我感謝史公，我解下衣服來給他穿，真心地委托他，他可要善始善終，不要損壞功名。"

時突厥木汗可汗假道涼州，將襲吐渾，太祖令寧率騎隨之。軍至番禾，吐渾已覺，奔於南山。木汗將分兵追之，令俱會於青海。寧謂木汗曰："樹敦、賀真二城，是吐渾巢穴。

當時突厥木汗可汗從涼州借路，將要襲擊吐渾，太祖命令史寧率領騎兵跟隨他們。軍隊到達番禾，吐渾已經發覺，奔向南山。木汗打算分兵追趕，下令在青海一齊會師。史寧對木汗説："樹敦、賀真二城，是吐渾的巢穴。現在如果攻

今若拔其本根，餘種自然離散，此上策也。”木汗從之，即分爲兩軍。木汗從北道向賀真，寧趣樹敦。渾娑周國王率衆逆戰，寧擊斬之。逾山履險，遂至樹敦。敦是渾之舊都，多諸珍藏。而渾主先已奔賀真，留其征南王及數千人固守。寧進兵攻之，退，渾人果開門逐之，因回兵奮擊，門未及闔，寧兵遂得入。生獲其征南王，俘虜男女、財寶，盡歸諸突厥。渾賀羅拔王依險爲栅，周回五十餘里，欲塞寧路。寧攻其栅，破之，俘斬萬計，獲雜畜數萬頭。木汗亦破賀真，虜渾主妻子，大獲珍物。寧還軍於青海，與木汗會。木汗握寧手，嘆其勇决，并遺所乘良馬，令寧於帳前乘之，木汗親自步送。突厥以寧所圖必破，皆畏憚之，咸曰：“此中國神智人也。”及將班師，木汗又遺寧奴婢一百口、馬五百匹、羊一萬口。寧乃還州。尋被徵入朝，屬太祖崩，寧悲慟不已，乃請赴陵所盡哀，并告行師克捷。

占他的老巢，其餘的吐渾人自然離散，這是上策。”木汗聽從了他的建議，就分爲兩支人馬。木汗從北路趕往賀真，史寧趕往樹敦。吐渾娑周國王率衆迎戰，史寧攻擊斬了他。翻越山嶺身處險地，終於到了樹敦。樹敦是吐渾的舊都城，藏有很多奇珍異寶。而吐渾君主事先已經奔往賀真，留下征南王及數千人固守。史寧進兵攻打，又退兵，吐渾人果然開門追趕，史寧回兵奮勇攻擊，城門没來得及關上，史寧的軍兵於是進入城中。生擒了吐渾征南王，俘虜的男女、財寶，全都送給了突厥。吐渾賀羅拔王依據險要地帶扎下寨栅，四周環繞五十多里，想堵塞史寧的道路。史寧攻打他的寨栅，攻破了，俘虜斬首數以萬計，獲取各種牲畜幾萬頭。木汗也攻破了賀真，俘虜了吐渾君主的妻子兒女，獲取大量珍珠寶物。史寧回軍到達青海，與木汗會師。木汗握住史寧的手，贊嘆他勇敢果决，并贈送自己所乘的良馬，讓史寧在帳前乘坐，木汗親自步行相送。突厥因史寧所圖謀的一定能攻克，都畏懼他，都説：“這是中原的神智之人。”等到史寧將要班師，木汗又贈送史寧奴婢一百人、馬五百匹、羊一萬隻。史寧於是回到凉州。不久，他被徵召入朝，遇上太祖駕崩，史寧悲慟不已，於是請求到太祖陵墓去竭盡哀思，并向太祖報告行軍克敵的捷訊。

孝閔帝踐阼，拜小司徒，出爲荆襄淅郢等五十二州及江陵鎮防諸軍事、荆州刺史。寧有識畫，諳兵權，臨敵指撝，皆如其策，甚得當時之譽。及在荆州，頗自奢縱貪濁，不修法度。嘗出，有人訴州佐曲法，寧還付被訟者治之。自是有事者不復敢言，聲名大損於西州。保定三年，卒於州。謚曰烈。子雄嗣。

孝閔帝即位，史寧官拜小司徒，出任荆、襄、淅、郢等五十二州及江陵鎮防諸軍事、荆州刺史。史寧有識見謀略，熟悉用兵權變，臨敵指揮，都像他策劃的那樣，很得當時人的稱譽。等到在荆州，史寧很是奢靡放縱貪婪昏濁，不修法度。曾經外出，有人狀告州佐歪曲法律，史寧還是把案子交付被告的州佐去處治。自此有事情的人不再敢説話，史寧的名聲在西州大大損壞。保定三年，史寧在荆州去世，謚號叫烈。他的兒子史雄繼承爵禄。

史雄

雄字世武。少勇敢，膂力過人，便弓馬，有算略。年十四，從寧於牽屯山奉迎太祖。仍從校獵，弓無虚

史雄字世武。年少勇敢，膂力過人，擅長騎馬射箭，有謀略。十四歲時，跟隨史寧在牽屯山奉迎太祖。接着跟從太祖打獵，箭無虚發。太祖

發。太祖嘆異之。尋尚太祖女永富公主。除使持節、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累遷駕部中大夫、大馭中大夫。從柱國、枹罕公辛威鎮金城，遂卒於軍，時年二十四。雄弟祥，以父勛賜爵武遂縣公。祥弟雲，亦以父勛賜爵武平縣公，歷位司織下大夫，儀同大將軍。雲弟威，亦以父勛賜爵武當縣公。

表示贊嘆驚異。不久娶太祖女兒永富公主爲妻。授任使持節、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屢次升遷爲駕部中大夫、大馭中大夫。史雄跟從柱國、枹罕公辛威鎮守金城，結果死在軍中，當時年齡二十四歲。史雄弟弟史祥，憑藉父親的功勛受賜爵號武遂縣公。史祥弟弟史雲，也憑藉父親功勛受賜爵號武平縣公，歷任司織下大夫，儀同大將軍。史雲弟弟史威，也憑藉父親功勛受賜爵號武當縣公。

陸騰　陸旭

陸騰字顯聖，代人也。高祖俟，魏征西大將軍、東平王。祖彌，夏州刺史。父旭，性雅澹，好《老》《易》緯候之學，撰《五星要訣》及《兩儀真圖》，頗得其指要。太和中，徵拜中書博士，稍遷散騎常侍。知天下將亂，遂隱於太行山。孝莊即位，屢徵不起。後贈并、汾、恒、肆四州刺史。

陸騰字顯聖，是代人。高祖陸俟，是魏征西大將軍、東平王。祖父陸彌，是夏州刺史。父親陸旭，性情雅淡，喜好《老子》、《易經》緯書的學説，撰有《五星要訣》及《兩儀真圖》，很能抓住《老子》、《易經》緯書學説的要義。太和年間，陸旭被徵召任命爲中書博士，逐漸升任散騎常侍。知道天下將要動亂，於是隱居在太行山。孝莊帝即位，陸旭屢次受到徵召不出山。後來被追贈爲并、汾、恒、肆四州刺史。

騰少慷慨有大節，解巾員外散騎侍郎、司徒府中兵參軍。爾朱榮入洛，以騰爲通直散騎侍郎、帳内都督。從平葛榮，以功賜爵清河縣伯。普泰初，遷朱衣直閤。尚安平主，即東萊王貴平女也。魏孝武幸貴平第，見騰，與語悦之，謂貴平曰："阿翁真得好婿。"即擢爲通直散騎常侍。及孝武西遷，騰時使青州，遂没於鄴。東魏興和初，徵拜征西將軍，領陽城郡守。

陸騰年少時慷慨有大節，出任員外散騎侍郎、司徒府中兵參軍。爾朱榮進入洛，用陸騰擔任通直散騎侍郎、帳内都督。跟從大軍平定葛榮，因功受賜爵號爲清河縣伯。普泰初年，陸騰升任朱衣直閤。娶安平公主，即是東萊王貴平的女兒。魏孝武帝來到貴平家中，看見陸騰，與他交談感到愉悦，對貴平説："阿翁真是得到了好女婿。"就提升陸騰爲通直散騎常侍。等到孝武帝西遷長安時，陸騰當時出使青州，結果陷没在鄴。東魏興和初年，朝廷徵召任命陸騰爲征西將軍，兼任陽城郡守。

大統九年，大軍東討，以騰所據衝要，遂先攻之。時兵威甚盛，長史麻休勸騰降，不許，拒守經月餘，城陷被執。太祖釋而禮之，問其東間消息，騰盛陳東州人物，又叙述時事，辭理抑揚。太祖笑曰："卿真不背本也。"即拜帳内大都督。未幾，除太子庶子，遷武衛將軍。既爲太祖所知，願立功效，不求内職，太祖嘉

大統九年，大軍東討，因爲陸騰所據守的是軍事要地，於是首先攻打他。當時軍隊的威勢相當强盛，長史麻休勸陸騰投降，陸騰不答應，拒守了一個多月，城池失陷被擒住了。太祖放了他并且禮待他，問他東魏的消息，陸騰贊美東州的人物，又叙述時事，言辭語意抑揚頓挫。太祖笑着説："你真是不忘本呀！"就任命他爲帳内大都督。不久，封他爲太子庶子，升任武衛將軍。陸騰既然受到太祖的知遇之恩，便願意立功效力，

之。十三年，拜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

魏廢帝元年，安康賊黃衆寶等作亂，連結漢中，衆數萬，攻圍東梁州。城中糧盡，詔騰率軍自子午谷以援之。騰乃星言就道，至便與戰，大破之。軍還，拜龍州刺史。太祖謂騰曰："今欲通江油路，直出南秦，卿宜善思經略。"騰曰："必望臨機制變，未敢預陳。"太祖曰："此是卿取柱國之日，卿其勉之。"即解所服金帶賜之。州民李廣嗣、李武等憑據岩險，以爲堡壁，招集不逞之徒，攻劫郡縣，歷政不能治。騰密令多造飛梯，身率麾下，夜往掩襲，未明，四面俱上，遂破之，執廣嗣等於鼓下。其黨有任公忻者，更聚徒衆，圍逼州城。乃語騰曰："但免廣嗣及武，即散兵請罪。"騰謂將士曰："吾若不殺廣嗣等，可謂隳軍實而長寇仇，事之不可者也。公忻竪子，乃敢要人！"即斬廣嗣及武，以首示之。賊徒沮氣，於是出兵奮擊，盡獲之。

魏恭帝三年，拜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轉江州刺史，爵上庸縣公，邑二千户。陵州木籠獠恃險粗獷，每行抄劫，詔騰討之。獠既因山爲城，攻之未可拔。騰遂於城下多設聲樂及諸雜伎，示無戰心。諸賊果棄其兵仗，或携妻子臨城觀樂。騰知其無備，密令衆軍俱上，諸賊惶懼，不知所爲。遂縱兵討擊，盡破之，斬首一萬級，俘獲五千人。

世宗初，陵、眉、戎、江、資、邛、新、遂八州夷夏及合州民張瑜兄弟并反，衆數萬人，攻破郡縣。騰率

不求在朝廷内任職，太祖表示贊許。十三年，陸騰官拜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

魏廢帝元年，安康賊人黃衆寶等作亂，聯合漢中，部衆數萬，攻打包圍東梁州。城中糧盡，朝廷下詔令陸騰率軍從子午谷出發去救援東梁州。陸騰於是星夜上路，到了便與賊人交戰，將賊打得大敗。軍隊班師，陸騰被任命爲龍州刺史。太祖對陸騰説："現今要通過江油路，直接走出南秦，你應好好思慮籌劃。"陸騰説："我一定會根據情況掌握時機靈活應付，不敢預先陳述己見。"太祖説："這是你獲取柱國封號的日子，你還是要勉力去做。"就解下所佩的金帶賜給陸騰。州民李廣嗣、李武等憑藉占據險要的山勢，作爲堡壘，招集不法分子，攻打劫掠郡縣，歷任政府官員不能治住他們。陸騰秘密命令多造飛梯，親自率領部下，趁夜去襲擊他們，天没亮，將士從四面爬上岩壁，終於打敗了賊衆，將李廣嗣等人拘捕到軍中行刑之處。廣嗣的黨羽有一個叫任公忻的，又聚集徒衆，包圍逼近州城。於是對陸騰説："衹要赦免廣嗣及李武等人，就解散士兵向你請罪。"陸騰對將士説："我如果不殺廣嗣等，可説是毁壞勝利果實，而增長敵人的氣焰，這事不可行。公忻小人，竟然敢索取人！"就斬了廣嗣及李武，以他們的首級示衆。賊徒沮喪氣餒，於是陸騰出兵奮擊，全部抓獲了他們。

魏恭帝三年，陸騰被封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改任江州刺史，爵號爲上庸縣公，食邑二千户。陵州木籠僚憑恃險地粗野放縱，經常抄略劫奪，朝廷詔令陸騰討伐木籠僚。木籠僚已經依山作爲城堡，攻打它不能拔除。陸騰就在城下多設聲樂及各種雜伎，表示没有作戰的意思。衆賊人果然丢下兵器，有的携着妻兒憑臨城墻觀聽聲樂。陸騰知道賊人没有防備，暗中下令衆軍一齊上城，衆賊人驚惶失措，不知怎麽辦。於是陸騰縱放士兵攻擊賊人，徹底打敗了賊人，斬首一萬級，俘獲五千人。

世宗初年，陵、眉、戎、江、資、邛、新、遂八州夷人漢人及合州的百姓張瑜兄弟一同造反，徒衆數萬人，攻破郡縣。陸騰率領軍隊討伐

兵討之。轉潼州刺史。武成元年，詔徵騰入朝，世宗面敕之曰："益州險遠，非親勿居，故令齊公作鎮。卿之武略，已著遐邇，兵馬鎮防，皆當委卿統攝。"於是徙隆州刺史，隨憲入蜀。及趙公招代憲，復請留之。

他們。轉任潼州刺史。武成元年，朝廷下詔召他入朝，世宗當面命令他說："益州險惡遥遠，不是親族不宜居住在那裏，故而命令齊公鎮守。你的軍事才略，已經遠近聞名，兵馬鎮守防衛，都要委托你來統轄。"於是調陸騰任隆州刺史，跟隨宇文憲進入蜀地。等到趙公宇文招代替宇文憲，又請求陸騰留駐在那裏。

保定元年，還隆州總管，領刺史。二年，資州槃石民反，殺郡守，據險自守，州軍不能制。騰率軍討擊，盡破斬之。而蠻、獠兵及所在蜂起，山路險阻，難得掩襲。騰遂量山川形勢，隨便開道。蠻獠畏威，承風請服。所開之路，多得古銘，并是諸葛亮、桓温舊道。是年，鐵山獠抄斷内江路，使驛不通。騰乃進軍討之。欲至鐵山，乃僞還師。賊不以爲虞，遂不守備。騰出其不意擊之，應時奔潰。一日下其三城，斬其魁帥，俘獲三千人，招納降附者三萬户。

保定元年，陸騰升任隆州總管，兼任刺史。二年，資州槃石百姓造反，殺掉郡守，占據險要之地自行固守，州中軍兵不能制伏他們。陸騰率軍討伐，徹底打敗斬除了他們。而蠻、僚賊兵及所在地區的賊兵成群起來造反，山路險惡而有阻礙，難以乘敵不備襲擊敵人。陸騰於是估量山川地勢，怎麽方便就怎麽開闢道路。蠻僚畏懼陸騰的威勢，接受勸化而降。陸騰所開闢的道路，多遇得古時的碑銘，都是諸葛亮、桓温舊時所走的道路。這一年，鐵山僚抄截、阻斷去往内江的路途，使驛路不能通行。陸騰於是進軍討伐。想趕到鐵山，却僞裝班師回去。賊人不感到憂慮，便不加防守戒備。陸騰出其不意襲擊賊人，一交戰賊便奔逃潰散。一日攻下賊人的三座城池，斬掉了賊人的統帥，俘獲三千人，招撫接納投降歸附的人有三萬户。

帝以騰母在齊，未令東討。適有其親屬自東還朝者，晋公護奏令僞告騰云："齊爲無道，已誅公家，母兄并從塗炭。"蓋欲發其怒也。騰乃發哀泣血，志在復仇。四年，齊公憲與晋公護東征，請騰爲副。趙公招時在蜀，復留之。晋公護與招書曰："今朝廷令齊公掃蕩河、洛，欲與此人同行。汝彼無事，且宜借吾也。"於是命騰馳傳入朝，副憲東討。五年，拜司憲中大夫。

皇帝因爲陸騰的母親在齊，没有令他東討齊朝。適逢陸騰有親屬從東邊回朝，晋公宇文護上奏命令他用假話告訴陸騰說："齊朝殘忍無道，已經誅戮了你家，你的母親兄長都被殺害了。"這是想激發陸騰的憤怒。陸騰於是悲痛哀悼淚盡血出，矢志要復仇。四年，齊公宇文憲與晋公宇文護東征，請陸騰作爲助手。趙公宇文招當時在蜀，又留住陸騰。晋公宇文護寫信給宇文招說："現在朝廷命令齊公掃蕩河、洛，齊公想和陸騰一同去。你那邊太平無事，姑且借給我一用。"於是趙公命令陸騰乘驛站車馬疾行入朝，輔助宇文憲東討。五年，朝廷授任陸騰爲司憲中大夫。

天和初，信州蠻、蜑據江峽反叛，連結二千餘里，自稱王侯，殺刺史守令等。又詔騰率軍討之。騰乃先

天和初年，信州蠻、蜑占據長江山峽反叛，連結二千多里範圍的徒衆，自稱王侯，殺掉刺史郡守縣令等。朝廷又下詔命令陸騰率軍討伐，陸

趣益州，進驍勇之士，兼具樓船，沿外江而下。軍至湯口，分道奮擊，所向摧破。乃築京觀以旌武功。語在《蠻傳》。涪陵郡守藺休祖又據楚、向、臨、容、開、信等州，地方二千餘里，阻兵爲亂。復詔騰討之。初與大戰，斬首二千餘級，俘獲千餘人。當時雖摧其鋒，而賊衆既多，自夏及秋，無日不戰，師老糧盡，遂停軍集市，更思方略。賊見騰不出，四面競前。騰乃激勵其衆，士皆争奮，復攻拔其魚令城，大獲糧儲，以充軍實。又破銅盤等七柵，前後斬獲四千人，并船艦等。又築臨州、集市二城，以鎮遏之。騰自在龍州，至是前後破平諸賊，凡賞得奴婢八百口，馬牛稱是。於是巴蜀悉定，詔令樹碑紀績焉。

騰於是先往益州，選用驍勇的士兵，兼備樓船，沿外江而下。軍隊到達湯口，分路奮勇進擊，所到之處都被摧毁擊破。於是收集敵人尸首，築成高冢，用以旌揚武功。此事記録在《蠻傳》裏。涪陵郡守藺休祖又占據楚、向、臨、容、開、信等州，區域有二千多里，擁兵叛亂。朝廷又下詔命令陸騰討伐。起初與休祖大戰，斬殺敵方二千多人，俘獲一千多人。當時雖然摧損敵人的鋒芒，但因爲賊衆很多，從夏到秋，没有一日不戰，軍隊疲勞軍糧用盡，於是停軍在集市，進一步思考軍事對策。賊人見陸騰不出戰，從四面争着向前。陸騰於是激勵手下衆兵，衆兵都争先奮戰，又攻占了賊人的魚令城，獲得大量糧食儲備，用來充當軍用物資。又打破銅盤等七個寨柵，前後殺死俘獲四千人，連同船隻等。又構築臨州、集市兩座城池，用來鎮守、遏制敵人。陸騰自己住在龍州，至此前後打敗平定衆賊，共獲得朝廷賞賜的奴婢八百人，馬牛數目與奴婢數目相當。於是巴蜀都得以平定，詔令樹立碑銘記録下陸騰的功績。

四年，遷江陵總管。陳遣其將章昭達率衆五萬、船艦二千圍江陵。衛王直聞有陳寇，遣大將軍趙誾、李遷哲等率步騎赴之，并受騰節度。時遷哲等守外城，陳將程文季、雷道勤夜來掩襲，遷哲等驚亂，不能抗禦。騰夜遣開門，出甲士奮擊，大破之。陳人奔潰，道勤中流矢而斃，虜獲二百餘人。陳人又决龍川寧邦堤，引水灌江陵城。騰親率將士戰於西堤，破之，斬首數千級，陳人乃遁。六年，進位柱國，進爵上庸郡公，增邑通前三千五百户。

四年，陸騰升任江陵總管。陳朝派遣其將領章昭達率領士兵五萬、船艦二千圍攻江陵。衛王宇文直聽説有陳人入侵，派遣大將軍趙誾、李遷哲等率領步軍騎兵赴援，都受陸騰節制調度。當時遷哲等防守外城，陳將程文季、雷道勤趁黑夜來偷襲，遷哲等驚慌混亂，不能抵禦。陸騰夜間派人打開城門，出兵奮擊，大敗敵軍。陳人奔逃潰散，道勤被亂飛的箭射中而死，陳人被俘虜了二百多人。陳人又挖開龍川寧邦堤，引水淹灌江陵城。陸騰親自率領將士在西堤與陳人交戰，打敗了陳人，殺死對方數千人，陳人方纔逃遁。六年，陸騰被提升爲柱國，晋爵爲上庸郡公，食邑增至三千五百户。

建德二年，徵拜大司空，尋出爲涇州總管。宣政元年冬，薨於京師。贈本官加并、汾等五州刺史，重贈大後丞。謚曰定。子玄嗣。

建德二年，陸騰受徵召入朝被封爲大司空，不久出任涇州總管。宣政元年冬天，在京師去世。朝廷追贈他本官追加并、汾等五州刺史，重贈他爲大後丞。謚號叫定。他的兒子陸玄繼承父禄。

陸玄

玄字士鑒，騰入關時，年始七歲。仕齊爲奉朝請，歷成平縣令。齊平，高祖見玄，特加勞勉，即拜地官府都上士。大象末，爲隋文相府内兵參軍。玄弟融，字士傾，最知名，少歷顯職。大象中，位至大將軍、定陵縣公。

陸玄字士鑒，陸騰入關時，年齡纔七歲。在齊朝做官擔任奉朝請，歷任成平縣縣令。齊被平定後，高祖見到陸玄，特意加以慰勞勸勉，就任命他爲地官府都上士。大象末年，任隋文相府内兵參軍。陸玄弟弟陸融，字士傾，最爲知名，年少時就歷任顯要的官職。大象年中，官至大將軍、定陵縣公。

賀若敦　賀若統

賀若敦，代人也。父統，爲東魏潁州長史。大統三年，執刺史田迅以州降。至長安，魏文帝謂統曰："卿自潁川從我，何日能忘。"即拜右衛將軍、散騎常侍、兗州刺史，賜爵當亭縣公。尋除北雍州刺史。卒，贈侍中、燕朔恒三州刺史、司空公，謚曰哀。

賀若敦，是代人。其父賀若統，任東魏潁州長史。大統三年，拘捕刺史田迅率領州人歸降。到達長安，魏文帝對賀若統説："你從潁川來歸順我，我什麽時候能忘記呢?"就任命他爲右衛將軍、散騎常侍、兗州刺史，賜爵爲當亭縣公。不久任命他爲北雍州刺史。去世後，朝廷追贈他爲侍中、燕朔恒三州刺史、司空公，謚號叫哀。

敦少有氣幹，善騎射。統之謀執迅也，慮事不果，又以累弱既多，難以自拔，沉吟者久之。敦時年十七，乃進策曰："大人往事葛榮，已爲將帥；後入爾朱，禮遇猶重。韓陵之役，屈節高歡，既非故人，又無功效，今日委任，無異於前者，正以天下未定，方藉英雄之力。一旦清平，豈有相容之理。以敦愚計，恐將來有危亡之憂。願思全身遠害，不得有所顧念也。"統乃流涕從之，遂定謀歸太祖。時群盜蜂起，各據山谷。大龜山賊張世顯潛來襲統，敦挺身赴戰，手斬七八人，賊乃退走。統大悦，謂左右僚屬曰："我少從軍旅，戰陣非一，如此兒年時膽略者，未見其人。非唯成我門户，亦當爲國名將。"

賀若敦年少即有氣魄才幹，擅長騎馬射箭。賀若統謀劃拘捕田迅，擔心事情没有結果，又因積久衰弱嚴重，難以掙脱困境，沉吟了很久。當時賀若敦年齡十七，就進獻策略説："父親大人以往侍奉葛榮，已做將帥；後來跟隨爾朱氏，受到的禮遇更重。韓陵一仗，投降高歡，既不是舊友，又没有功效，今日委任，與以前受封没有差異，正因天下没有平定，方纔借重英雄的力量。一旦天下清平，難道有容納你的道理嗎?按照我的愚蠢想法，恐怕將來有危亡的擔憂。希望考慮保全自身遠離禍害，不能有什麽顧慮了。"賀若統於是流淚聽從了他的建議，終於定了計謀歸順太祖。當時賊盜蜂起，各自占據山谷。大龜山賊人張世顯秘密地趕來襲擊賀若統，賀若敦挺身而出去與賊人交戰，親手斬掉七八個賊人，賊人纔退走。賀若統大爲高興，對左右的官吏説："我年少從軍打仗，經過的戰陣不止一次了，像這個孩兒有膽有略的，還没有見到過。不僅能光耀我的門户，也應當會成爲國家的名將。"

明年，從河内公獨孤信於洛陽，被圍。敦彎弓三石，箭不虚發。信大奇之，乃言於太祖。太祖異之，引置

次年，賀若敦跟從河内公獨孤信在洛陽被圍。賀若敦使用三石硬弓，箭無虚發。獨孤信大爲驚奇，就告訴太祖。太祖感到非同一般，調他

麾下，授都督，封安陵縣伯，邑四百户。嘗從太祖校獵於甘泉宫，時圍人不齊，獸多逃逸，太祖大怒，人皆股戰。圍内唯有一鹿，俄亦突圍而走。敦躍馬馳之，鹿上東山，敦棄馬步逐至山半，便掣之而下。太祖大悦，諸將因得免責。累遷太子庶子、撫軍將軍、通直散騎常侍、大都督、車騎大將軍、散騎常侍、儀同三司，進爵廣鄉縣侯。敦既有武藝，太祖恒欲以將帥任之。魏廢帝二年，拜右衛將軍，俄加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進爵爲公。

到自己部下，任命他爲都督，封爲安陵縣伯，食邑四百户。賀若敦曾經跟隨太祖在甘泉宫射獵，當時包圍野獸的人不齊，野獸多逃跑了，太祖大怒，衆人都兩腿戰栗。圍圈内僅有一隻鹿，很快也突破包圍逃去。賀若敦策馬追趕，鹿跑上東山，賀若敦丢下戰馬徒步追逐到半山腰，便捉住它走下山來。太祖非常高興，衆將因而得以免受責罰。屢經升遷爲太子庶子、撫軍將軍、通直散騎常侍、大都督、車騎大將軍、散騎常侍、儀同三司，晋爵爲廣鄉縣侯。賀若敦既然有武藝，太祖便常想用他來擔任將帥。魏廢帝二年，任命他爲右衛將軍，不久加封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晋爲公爵。

時岷蜀初開，民情尚梗。巴西人譙淹據南梁州，與梁西江州刺史王開業共爲表裏，扇動群蠻。太祖令敦率軍討之。山路艱險，人迹罕至。敦身先將士，攀木緣崖，倍道兼行，乘其不意。又遣儀同扶猛破其别帥向鎮侯於白帝。淹乃與開業并其黨泉玉成、侯造等率衆七千，口累三萬，自墊江而下，就梁王琳。敦邀擊，破之。淹復依山立栅，南引蠻帥向白彪爲援。敦設反間，離其黨與，因其懈怠，復破之。斬淹，盡俘其衆。進爵武都公，增邑通前一千七百户，拜典祀中大夫。

當時岷蜀剛剛開闢，民情尚且强硬。巴西人譙淹占據南梁州，與梁西江州刺史王開業共相呼應，煽動衆蠻民。太祖命令賀若敦率領軍隊討伐譙淹。山路艱險，人迹罕至。賀若敦身先士卒，攀住樹木爬上懸崖，一日行兩日的路程，乘譙淹不注意。又派遣儀同扶猛在白帝打敗譙淹的分支部隊將帥向鎮侯。譙淹於是與王開業及其黨徒泉玉成、侯造等率領衆兵七千，百姓三萬，從墊江順流而下，投靠梁王琳。賀若敦攔截打擊，擊敗了他們。譙淹又依傍山嶺建立營栅，向南引蠻帥向白彪作爲救援部隊。賀若敦設下反間計，離間譙淹的黨徒，趁着敵人懈怠，又打敗了敵人。殺了譙淹，全部俘獲了敵衆。朝廷提升賀若敦爲武都公，食邑增至一千七百户，授任典祀中大夫。

尋出爲金州都督、七州諸軍事、金州刺史。向白彪又與蠻帥向五子等聚衆爲寇，圍逼信州。詔敦與開府田弘赴救，未至而城已陷。進與白彪等戰，破之，俘斬二千人。仍進軍追討，遂平信州。是歲，荆州蠻帥文子榮自號仁州刺史，擁逼土人，據沮漳爲逆。復令敦與開府潘招討之，擒子榮，并虜其衆。

不久賀若敦出任金州都督、七州諸軍事、金州刺史。向白彪又與蠻帥向五子等聚衆爲寇，圍逼信州。朝廷詔令賀若敦與開府田弘趕去救援，未到達城池已經失陷。賀若敦進兵與白彪等交戰，擊敗了對方，俘獲斬殺二千人。接着進軍追擊，終於平定信州。這一年，荆州蠻帥文子榮自稱爲仁州刺史，脅迫土人，占據沮漳叛逆。朝廷又命令賀若敦與開府潘招討伐文子榮，擒住了子榮，并且俘虜了他手下的賊衆。

武成元年，入爲軍司馬。自江陵平後，巴、湘之地并内屬，每遣梁人

武成元年，賀若敦入朝擔任軍司馬。自從江陵被平定後，巴、湘之地都歸順朝廷，朝廷常派

守之。至是陳將侯瑱、侯安都等圍逼湘州，遏絶糧援。乃令敦率步騎六千，度江赴救。瑱等以敦孤軍深入，規欲取之。敦每設奇伏，連戰破瑱，乘勝徑進，遂次湘州。因此輕敵，不以爲虞。俄而霖雨不已，秋水泛溢，陳人濟師，江路遂斷。糧援既絶，人懷危懼。敦於是分兵抄掠，以充資費。恐瑱等知其糧少，乃於營内多爲土聚，覆之以米，集諸營軍士，人各持囊，遣官司部分，若欲給糧者。因召側近村民，陽有所訪問，令於營外遥見，隨即遣之。瑱等聞之，良以爲實。乃據守要險，欲曠日以老敦師。敦又增修營壘，造廬舍，示以持久。湘、羅之間，遂廢農業。瑱等無如之何。

梁人守衛。到了這時陳將侯瑱、侯安都等圍逼湘州，阻止斷絶了糧食救援。朝廷於是命令賀若敦率領步兵騎兵六千人，渡過長江去救援。侯瑱等因爲賀若敦孤軍深入，謀劃想要攻取賀若敦。賀若敦每每設立奇兵伏擊，接連戰敗侯瑱，乘勝徑直前進，最後駐扎在湘州。因此輕視敵人，不把敵人放在心上。不久大雨連下不止，秋水泛溢，陳人軍隊過江，江路於是被阻斷。糧草既已斷絶，將士便心懷恐懼。賀若敦於是分兵抄掠，用來充當軍隊的物資費用。害怕侯瑱等知道他糧少，就在軍營内多設置土堆，在上面蓋上白米，集中各營軍士，每人拿着布袋，派官吏分糧，好像是要給士兵糧食似的。於是招來附近村民，表面上要問村民什麽，使村民在營外遠處見到分糧，隨即就把村民打發走了。侯瑱等聽到消息後，果然認爲是實情。就據守在險要之處，想拖延日子來使賀若敦的軍隊疲弱。賀若敦又增修軍營堡壘，建造房舍，向敵人顯示要持久下去。湘、羅之間，於是農業遭到荒廢。侯瑱等無可奈何。

初，土人亟乘輕船，載米粟及籠鷄鴨以餉瑱軍。敦患之，乃僞爲土人，裝船伏甲士於中。瑱兵人望見，謂餉船之至，逆來争取。敦甲士出而擒之。敦軍數有叛人乘馬投瑱者，輒納之。敦又别取一馬，牽以趣船，令船中逆以鞭鞭之。如是者再三，馬便畏船不上。後伏兵於江岸，遣人以招瑱軍，詐稱投附。瑱便遣兵迎接，競來牽馬。馬既畏船不上，敦發伏掩之，盡殪。此後實有饋餉及亡命奔瑱者，猶謂敦之設詐，逆遣捍擊，并不敢受。

起初，土人屢次乘着輕快的船隻，載着米粟及用籠裝鷄鴨來款待侯瑱的軍隊。賀若敦對此擔憂，就僞裝成土人，裝載着士兵埋伏在船中。侯瑱的士兵望見了，認爲是送糧餉的船到了，迎上來争着取糧。賀若敦的士兵從船中跳出擒住了敵兵。賀若敦軍中屢次有叛變的人乘馬投奔侯瑱，侯瑱就接納他們。賀若敦又另取一匹馬，牽着它往船上趕去，命令船中人迎上來用馬鞭抽打它。像這樣試了多次，馬便害怕船不敢上了。後來埋伏士兵在江岸邊，派人去招侯瑱的軍隊，假稱要投降歸附。侯瑱便派兵迎接，争着來牽馬。馬已害怕船不上去，賀若敦發起伏兵襲擊敵人，全部殺死了敵人。這以後確實有贈送糧餉及逃亡投奔侯瑱的人，侯瑱還以爲是賀若敦設下的奸計，都予以拒絶或抗擊，并不敢接受。

相持歲餘，瑱等不能制，求借船送敦度江。敦慮其或詐，拒而弗許。瑱復遣使謂敦曰："驃騎在此既久，今欲給船相送，何爲不去？"敦報云：

相持一年多，侯瑱等不能制伏賀若敦，請求借船送賀若敦渡江。賀若敦擔心他們或許欺詐，拒絶不答應。侯瑱又派使者對賀若敦説："驃騎將軍在這已很久了，現在給船送你，爲什麽不離

"湘州是我國家之地，爲爾侵逼。敦來之日，欲相平殄。既未得一決，所以不去。"瑱後日復遣使來，敦謂使者云："必須我還，可舍我百里，當爲汝去。"瑱等留船於江，將兵去津路百里。敦覘知非詐，徐理舟楫，勒衆而還。在軍病死者十五六。晉公護以敦失地無功，除名爲民。

去呢?"賀若敦回答説："湘州是我國家的領地，被你們侵略逼迫。我來的時候，想要平定消滅你們。因爲未能一决勝負，所以不離去。"侯瑱第三天又派使者來，賀若敦對使者説："一定要我回去，可以離開我百里，我當爲你們離去。"侯瑱等把船留在江裏，率兵離開渡口百里。賀若敦窺視他們并不是欺詐，徐徐地整理船隻，率領衆人班師。在軍中病死的人有十分之五六。晉公宇文護因爲賀若敦失地無功，將他削除官職爲民。

保定二年，拜工部中大夫。尋出爲金州總管、七州諸軍事、金州刺史。三年，從柱國楊忠引突厥破齊長城，至并州而還，以敦爲殿。别封一子順義縣公，邑一千户。五年，除中州刺史，鎮函谷。

保定二年，賀若敦被任命爲工部中大夫。不久出任金州總管、七州諸軍事、金州刺史。三年，跟從柱國楊忠引領突厥人攻破齊的長城，到達并州回軍，用賀若敦殿後。朝廷另封賀若敦的一子爲順義縣公，食邑一千户。五年，賀若敦任中州刺史，鎮守函谷。

敦恃功負氣，顧其流輩皆爲大將軍，敦獨未得，兼以湘州之役，全軍而反，不蒙旌賞，翻被除名，每懷怨怒。屬有臺使至，乃出怨言。晉公護怒，遂徵敦還，逼令自殺。時年四十九。建德初，追贈大將軍。謚曰烈。

賀若敦依恃軍功意氣用事，看到他的同輩都做了大將軍，惟獨自己未能得到大將軍的職位，加上因湘州戰役，保住軍隊返回，没有蒙受旌揚賞賜，反而被除去名籍，心中常懷着怨氣和憤怒。適逢有朝廷使者到來，賀若敦於是口出怨言。晉公宇文護惱怒，就徵召賀若敦還朝，逼其自殺。這一年他四十九歲。建德初年，朝廷追贈他爲大將軍。謚號叫烈。

子弼，有文武材略。大象末，位至開府儀同大將軍、揚州刺史、襄邑縣公。敦弟誼，亦知名。官至柱國、海陵縣公。

他的兒子賀若弼，有文才武略。大象末年，官位達到開府儀同大將軍、揚州刺史、襄邑縣公。賀若敦的弟弟賀若誼，也有名。官位達到柱國、海陵縣公。

權景宣

權景宣字暉遠，天水顯親人也。父曇騰，魏隴西郡守。贈秦州刺史。景宣少聰悟，有氣俠，宗黨皆嘆異之。年十七，魏行臺蕭寶夤見而奇之，表爲輕車將軍。及寶夤敗，景宣歸鄉里。太祖平隴右，擢爲行臺郎中。魏孝武西遷，授鎮遠將軍、步兵校尉，加平西將軍、秦州大中正。大統初，轉祠部郎中。

權景宣字暉遠，是天水顯親人。父親權曇騰，是魏隴西郡守。贈封秦州刺史。景宣年少聰明穎悟，有俠義氣概，宗族中人都贊嘆他不同尋常。十七歲時，魏行臺蕭寶夤見到他後很器重他，表奏他爲輕車將軍。及至寶夤失敗，景宣回到鄉里。太祖平定隴西，提升景宣爲行臺郎中。魏孝武帝西遷長安，授任景宣爲鎮遠將軍、步兵校尉，加封平西將軍、秦州大中正。大統初年，景宣轉任祠部郎中。

景宣曉兵權，有智略。從太祖拔

景宣通曉用兵的權謀，有智慧才略。跟從太

弘農，破沙苑，皆先登陷陣。轉外兵郎中。從開府于謹援洛陽，景宣督課糧儲，軍以周濟。時初復洛陽，將修繕宮室，景宣率徒三千，先出采運。會東魏兵至，司州牧元季海等以衆少拔還，屬城悉叛，道路擁塞。景宣將二十騎，且戰且走。從騎略盡，景宣輕馬突圍，手斬數級，馳而獲免，因投民家自匿。景宣以久藏非計，乃僞作太祖書，招募得五百餘人，保據宜陽，聲言大軍續至。東魏將段琛等率衆至九曲，憚景宣，不敢進。景宣恐琛審其虛實，乃將腹心自隨，詐云迎軍，因得西遁。與儀同李延孫相會，攻孔城。洛陽以南，尋亦來附。太祖即留景宣守張白塢，節度東南義軍。東魏將王元軌入洛，景宣與延孫等擊走之，以功授大行臺右丞。進屯宜陽，攻襄城，拔之，獲郡守王洪顯，俘斬五百餘人。太祖嘉之，徵入朝。録前後功，封顯親縣男，邑三百户。除南陽郡守。郡鄰敵境，舊制，發民守防三十五處，多廢農桑，而奸宄猶作。景宣至，并除之，唯修起城樓，多備器械，寇盜斂迹，民得肆業。百姓稱之，立碑頌德。太祖特賞粟帛，以旌其能。遷廣州刺史。

祖攻取弘農，擊破沙苑，都衝鋒陷陣。轉任外兵郎中。跟隨開府于謹支援洛陽，景宣督責考核軍糧儲備，軍隊因此得到濟助。當時剛剛收復洛陽，將要修理宮室，景宣率領三千人，先出去采辦運輸物料。適逢東魏軍隊趕到，司州牧元季海等因兵少撤退回去，碰上城中人都叛變了，道路擁擠堵塞。景宣率領二十騎兵，邊戰邊跑。跟隨的騎兵差不多都死了，景宣輕裝騎馬突破包圍，親手斬了數人，奔馳獲免於難，於是投奔到百姓家中躲藏。景宣認爲長時間躲藏不是計策，就僞造了太祖的一封書信，招募得到五百多人，保衛據守宜陽，聲稱大軍隨後就到。東魏將領段琛等率軍趕到九曲，害怕景宣，不敢進兵。景宣怕段琛探察到他的虛實，就帶領自己的心腹之人，假說去迎接大軍，因而得以向西逃遁。與儀同李延孫相會，攻打孔城。洛陽以南，不久也來歸附。太祖就留景宣守衛張白塢，節制調度東南義軍。東魏將領王元軌進入洛地，景宣與李延孫等將他打跑，因功被授任大行臺右丞。進而屯駐在宜陽，攻打襄城，占領了它，擒獲郡守王洪顯，俘虜殺死五百多人。太祖嘉獎他，徵召他入朝。記録前後功勞，封他爲顯親縣男，食邑三百户。任命他爲南陽郡守。南陽郡鄰近敵人邊境，舊有的制度是，發動百姓把守防護三十五個地方，多荒廢了農業，而爲非作歹的人仍然作亂。景宣到後，全都廢除了舊制，衹修築起城樓，多預備器械，寇盜收斂了行迹，百姓得以從事農業生産。百姓稱贊他，立碑歌頌他的恩德。太祖特意賞賜他糧米布帛，用來旌揚他的才幹。升任他爲廣州刺史。

侯景舉河南來附，景宣從僕射王思政經略應接。既而侯景南叛，恐東魏復有其地，以景宣爲大都督、豫州刺史，鎮樂口。東魏亦遣張伯德爲刺史。伯德令其將劉貴平率其戍卒及山蠻，屢來攻逼。景宣兵不滿千人，隨機奮擊，前後擒斬三千餘級，貴平乃退走。進授使持節、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潁川陷後，太祖以樂口等諸

侯景率黄河以南兵衆來歸附，景宣跟從僕射王思政籌劃接應。不久侯景叛變投梁，朝廷擔心東魏重新擁有河南土地，用景宣任大都督、豫州刺史，鎮守樂口。東魏也派張伯德任刺史。伯德命令他的將領劉貴平率領手下戍守的士兵及山蠻，屢次來進攻逼迫。景宣兵士不滿一千，他根據時機的變化靈活地奮勇殺敵，前後擒獲殺死敵方三千多人，貴平纔退走。朝廷晋升他爲使持節、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潁川失陷後，太祖

城道路阻絶，悉令拔還。襄州刺史杞秀以狼狽得罪。景宣號令嚴明，戎旅整肅，所部全濟，獨被優賞。仍留鎮荆州，委以鵶南之事。

認爲樂口等衆城池道路險阻隔絶，命令守軍全部撤退回來。襄州刺史杞秀因處境窘迫難爲而獲罪。景宣號令嚴明，軍隊整齊嚴肅，所率軍兵全部渡過黄河，獨自被優待獎賞。仍然留他鎮守荆州，把鵶南的事務委托給他。

初，梁岳陽王蕭詧將以襄陽歸朝，仍勒兵攻梁元帝於江陵。詧叛將杜岸乘虚襲之。景宣乃率騎三千，助詧破岸。詧因是乃送其妻王氏及子嶚入質。景宣又與開府楊忠取梁將柳仲禮，拔安陸、隨郡。久之，隨州城民吴士英等殺刺史黄道玉，因聚爲寇。景宣以英等小賊，可以計取之，若聲其罪，恐同惡者衆。乃與英書，僞稱道玉凶暴，歸功英等。英果信之，遂相率而至。景宣執而戮之，散其黨與。進攻應城，拔之，獲夏侯珍洽。於是應、禮、安、隨并平。朝議以景宣威行南服，乃授并安肆郢新應六州諸軍事、并州刺史。尋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加侍中，兼督江北司二州諸軍事，進爵爲伯，邑五百户。唐州蠻田魯嘉自號豫州伯，引致齊兵，大爲民患。景宣又破之，獲魯嘉，以其地爲郡。轉安州刺史。梁定州刺史李洪遠初款後叛，景宣惡其懷貳，密襲破之，虜其家口及部衆。洪遠脱身走免。自是酋帥懾服，無敢叛者。

起初，梁岳陽王蕭詧打算拿襄陽歸順朝廷，仍舊率兵在江陵攻打梁元帝。蕭詧的叛將杜岸乘機襲擊蕭詧。景宣於是率領三千騎兵，幫助蕭詧打敗杜岸。蕭詧因此就送他的妻子王氏及兒子蕭嶚過來作爲人質。景宣又與開府楊忠攻取梁將柳仲禮，占領安陸、隨郡。過了很久，隨州城民吴士英等殺了刺史黄道玉，於是聚衆做賊寇。景宣認爲士英等是小賊，可以設計擒住，如果聲討他的罪過，恐怕狼狽爲奸的人很多。就寫信給士英，假稱黄道玉凶暴，把功勞歸於士英等。士英果然相信了，就率領賊衆趕來。景宣拘捕并殺了他，解散了他的同夥。進攻應城，占領該城，俘獲夏侯珍洽。於是應、禮、安、隨都被平定。朝廷議論認爲景宣聲威遠播南人順服，於是授任他爲并安肆郢新應六州諸軍事、并州刺史。不久進升他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加授侍中，兼督察江北司二州諸軍事，提升封號爲伯，食邑五百户。唐州蠻人田魯嘉自封爲豫州伯，引來齊兵，成爲百姓很大的禍患。景宣又打敗了他們，抓獲魯嘉，用他的土地作爲郡。轉任安州刺史。梁定州刺史李洪遠起初順服後來背叛，景宣厭恨他懷有貳心，秘密襲擊打敗了他，俘虜了他的家人及部衆。洪遠脱身逃跑免難。自此酋帥膽懾順服，没有誰敢叛變了。

燕公于謹征江陵，景宣别破梁司徒陸法和司馬羊亮於溳水。又遣别帥攻拔魯山。多造舟艦，益張旗幟，臨江欲度，以懼梁人。梁將王琳在湘州，景宣遺之書，諭以禍福。琳遂遣長史席壑因景宣請舉州款附。孝閔帝踐阼，徵爲司憲中大夫，尋除基鄀硤平四州五防諸軍事、江陵防主，加大將軍。

燕公于謹征討江陵，景宣在溳水另外打敗梁司徒陸法和司馬羊亮。又派另一支軍隊的將帥攻取魯山。多造船艦，增設旗幟，臨近長江欲要横渡，以便讓梁人害怕。梁將王琳在湘州，景宣贈書信給他，用禍福曉諭他。王琳於是派長史席壑通過景宣的請求全州歸附。孝閔帝即位，徵召景宣擔任司憲中大夫，不久升任他爲基鄀硤平四州五防諸軍事、江陵防主，加授大將軍。

保定四年，晉公護東討，景宣

保定四年，晉公宇文護東討齊國，景宣另

别討河南。齊豫州刺史王士良、永州刺史蕭世怡并以城降。景宣以開府謝徹守永州，開府郭彦守豫州，以士良、世怡及降卒一千人歸諸京師。尋而洛陽不守，乃棄二州，拔其將士而還。至昌州而羅陽蠻反，景宣回軍破之，斬首千級，獲生口二千、雜畜千頭，送闕。還次灞上，晋公護親迎勞之。

外討伐河南。齊豫州刺史王士良、永州刺史蕭世怡都開城投降。景宣讓開府謝徹守衛永州，開府郭彦守衛豫州，讓士良、世怡及投降士兵一千人歸於京師。不久洛陽失守，於是棄下永州、豫州，撤出將士班師。到達昌州，羅陽蠻人反叛，景宣回軍打敗了叛賊，殺死一千人，俘獲二千人、各種牲畜上千頭，送往朝廷。軍隊回還駐扎在灞上，晋公宇文護親自去迎接慰勞。

天和初，授荆州總管、十七州諸軍事、荆州刺史，進爵千金郡公。陳湘州刺史華皎舉州款附，表請援兵。敕景宣統水軍與皎俱下。景宣到夏口，陳人已至。而景宣以任遇隆重，遂驕傲恣縱，多自矜伐，兼納賄貨，指麾節度，朝出夕改。將士憤怒，莫肯用命。及水軍始交，一時奔北，船艦器仗，略無孑遺。時衛公直總督諸軍，以景宣負敗，欲繩以軍法。朝廷不忍加罪，遣使就軍赦之。尋遇疾卒。贈河渭鄀三州刺史，謚曰恭。

天和初年，朝廷授任景宣爲荆州總管、十七州諸軍事、荆州刺史，晋爵爲千金郡公。陳湘州刺史華皎舉州歸附，上表請求援兵。朝廷令景宣統領水軍與華皎一起順江而下。景宣到達夏口，陳人已經到了。而景宣因爲受到的任用禮遇隆重，於是驕横傲慢恣意放縱，多居功自誇，兼收納賄賂的財貨，指揮節制調度，早晨作出决定晚上就改了。將士都感到憤怒，没有誰肯爲他效命。等到水軍開始交戰，一時間將士都奔逃敗北，船艦器械兵仗，丢棄得一點兒也不剩。當時衛公宇文直總督各路軍馬，因景宣失敗，想按軍法處治他。朝廷不忍對他加罪，派使臣到軍中赦免了他。不久景宣得病而死。朝廷贈封他爲河、渭、鄀三州刺史，謚號叫恭。

子如璋嗣。位至開府、膠州刺史。如璋弟如玖，儀同大將軍、廣川縣侯。景宣之去樂口，南荆州刺史郭賢據魯陽以拒東魏。

他的兒子權如璋繼承父禄。官位達到開府、膠州刺史。如璋的弟弟如玖，官拜儀同大將軍、廣川縣侯。景宣離開樂口時，南荆州刺史郭賢占據魯陽來抗拒東魏。

郭賢

賢字道因，趙興陽周人也。父雲，凉州司馬。賢性强記，學涉經史。魏正光末，賊帥宿勤明達圍逼豳州，刺史畢暉補賢統軍，與之拒守。後爲州主簿，行北地郡事。以征討有功，授都督。

郭賢字道因，是趙興陽周人。父親郭雲，任凉州司馬。郭賢生性善於記憶，所學涉及經書史籍。魏正光末年，賊帥宿勤明達包圍逼近豳州，刺史畢暉補任郭賢統領軍隊，與自己一同拒守。後來郭賢擔任州主簿，掌管北地郡事務。因征討有功，被授任爲都督。

大統二年，齊神武襲陷夏州。太祖慮其南下，與朝臣議之。賢進曰："高歡兵士雖衆，智勇已竭，策其舉措，必不敢遠來。昔賀拔公初薨，關中振駭，而歡不能因利乘便，進取雍

大統二年，齊神武帝襲擊攻陷夏州。太祖憂慮他南下，與朝中大臣商議此事。郭賢進獻策略説："高歡兵士雖然衆多，智謀武勇已經竭盡，探測他的舉動，一定不敢遠來。當初賀拔公剛死，關中震驚害怕，而高歡不能乘着便利的時

州，是其無智。及鑾駕西遷，六軍寡弱，毛鴻賓喪敗，關門不守，又不能乘此危機，以要一戰，是其無勇。今上下同心，士民戮力，歡志沮喪，寧敢送死。且豳夏荒阻，千里無烟，縱欲南侵，資糧莫繼。以此而言，不來必矣。"齊神武後果退，如賢所策。

尋加伏波將軍，從王思政鎮弘農。授使持節、行義州事、當州都督。轉行弘農郡事。賢質直有算略，思政甚重之，禦邊之謀，多與賢參决。十二年，除輔國將軍、南荊州刺史。

及侯景來附，思政遣賢先出三鵶，鎮於魯陽。加大都督，封安武縣子，邑四百户。尋進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加散騎常侍。及潁川被圍，東魏遣蠻酋魯和扇動群蠻，規斷鵶路。和乃遣其從弟與和爲漢廣郡守，率其部曲，侵擾州境。賢密簡士馬，輕往掩襲，大破之，遂擒魯和。既而潁川陷，權景宣等并拔軍西還，自魯陽以東，皆附東魏。東魏將彭樂因之，遂來攻逼。賢撫循將士，咸爲盡其力用，樂不能克，乃引軍退。而東魏又以土民韋默兒爲義州刺史，鎮父城以逼賢。賢又率軍攻默兒，擒之。轉廣州刺史。

後從尉遲迥伐蜀，行安州事。魏恭帝元年，行寧蜀郡事，兼益州長史。以平蜀勳，進爵爲伯，增邑五百户。轉行始州事。孝閔帝踐阼，進位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進爵爲侯，增邑通前一千四百户。世宗初，除匠師中大夫。尋出爲動州刺史，鎮玉壁。武成二年，遷安應等十二州諸軍事、安州刺史，進爵樂昌縣公。

機，進攻奪取雍州，這是他沒有智略。等到魏孝武帝車駕西遷，軍兵既少又弱，毛鴻賓喪亡敗北，關門不能把守，高歡又不能乘着這一危機，以求打一仗，這是他沒有武勇。現在我們上下一條心，將士百姓齊出力，高歡灰心失望，怎麼敢來送死。況且豳州夏州荒蕪阻塞，千里沒有人烟，縱使他想南侵，物資糧草也不能接繼。由此說來，高歡不來是肯定的了。"齊神武後來果然退兵，如郭賢計議的那樣。

不久郭賢加授伏波將軍，跟從王思政鎮守弘農。被授任使持節、掌管義州事務、擔任州都督。轉而執掌弘農郡政事。郭賢正直有謀略，王思政很器重他，防禦邊境的計謀，多與郭賢商討決定。十二年，郭賢升任輔國將軍、南荊州刺史。

等到侯景來歸附，王思政派郭賢先從三鵶出發，鎮守在魯陽。朝廷加授郭賢爲大都督，封他爲安武縣子，食邑四百户。不久晉升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兼任散騎常侍。及至潁川被包圍，東魏派蠻人酋長魯和煽動衆蠻人，謀劃切斷通往三鵶的道路。魯和於是派他的堂弟魯與和做漢廣郡守，率領手下士卒，侵擾州境。郭賢秘密挑選士兵，輕裝趕去偷襲，大敗敵軍，終於擒住了魯和。不久潁川失陷，權景宣等都撤軍向西退回，從魯陽以東的地區，都歸附東魏。東魏將領彭樂承接這些地區，於是來攻打進逼。郭賢安撫將士，將士都爲他竭盡力量，彭樂不能攻克，就引軍退去。而東魏又讓土民韋默兒擔任義州刺史，鎮守父城來逼迫郭賢。郭賢又率軍攻打韋默兒，擒獲了他。轉任廣州刺史。

後來郭賢跟從尉遲迥討伐蜀地，執掌安州事務。魏恭帝元年，執掌寧蜀郡事務，兼任益州長史。憑着平蜀功勛，晉升爵位爲伯，增加食邑五百户。轉而執掌始州事務。孝閔帝即位，晉升郭賢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晉爲侯爵，食邑增至一千四百户。世宗初年，升任郭賢爲匠師中大夫。不久郭賢出任動州刺史，鎮守玉壁。武成二年，郭賢被提升爲安應等十二州諸軍事、安州刺史，晉爵爲樂昌縣公。郭賢任職一方雖然

賢在官雖無明察之譽，以廉平待物，去後頗亦見思。保定三年，轉陜州刺史。天和元年，卒於位。贈少保、寧蔚朔三州刺史，謚曰節。

没有明察的聲譽，但是以廉正公平對待事物，離任後也很被士民思念。保定三年，郭賢轉任陜州刺史。天和元年，死於任所。朝廷贈他爲少保、寧蔚朔三州刺史，謚號叫節。

賢衣服飲食雖以儉約自處，而居家豐麗，室有餘貲。時論譏其詐云。子正嗣。

郭賢衣服飲食雖然以勤儉節約安頓自身，但是住宅富麗，家裏有富餘財物。當時輿論譏諷他的虛僞。他的兒子郭正繼承父禄。

史臣曰：昔耿恭抗勁虜於疏勒，馬敦拒群兵於汧城，雖以生易死，終賴王師之助，其嘉聲峻節，亦見稱於良史焉。賀若敦志節慷慨，深入敵境，勍敵絶其糧道，長江阻其歸塗，勢危而策出無方，事迫而雄心彌厲。故能使士卒感其義，敵人畏其威，利涉死地，全師而返。非夫忘生以徇國者，其孰能若此者乎。俯窺元定之傳，曾糞土之不若也。誠宜裂地以賞之，分職以授之；而茂勛莫紀，嚴刑已及。嗟乎！政之紕繆，一至於此！天下是以知宇文護不能終其位焉。

史臣曰：昔日耿恭在疏勒抗擊强勁的敵軍，馬敦在汧城抵抗成群的賊兵，雖然用生來换取死，但最終有賴朝廷軍隊的援助，他們美好的聲譽高尚的節操，也被良史所稱道。賀若敦志氣品節慷慨大度，深入敵方境内，强敵切斷他的糧道，長江阻擋他的歸途，形勢危急但他作出的計策靈活多變，事情窘迫但他的雄心更加振奮。故而能讓士卒感佩他的義氣，敵人畏懼他的威風，身處死地而獲便利，保全軍隊得以班師。如果不是忘却生命來獻身祖國，那麽誰能像這樣呢？俯視元定的傳記，竟連糞土也不如。確實應該分割土地來封賞賀若敦，分出官職來授任賀若敦；但是顯赫的功勛没有記録，嚴酷的刑罰已加到他的身上。唉！朝政錯謬，竟然到了這種地步！天下人因此預知宇文護不能保住爵位而善終了。

史寧、權景宣并以將帥之才，受内外之寵。總戎薄伐，著剋敵之功；布政莅民，垂稱職之譽。若此者，豈非有國之良翰歟。然而史在末年，貨財虧其雅志。權亦晚節矜驕，喪其威聲。傳曰"終之實難"，其斯之謂矣。

史寧、權景宣都憑藉將帥的才能，在朝廷内外受到恩寵。總領軍兵征討敵人，著有克敵制勝的功勛；施行政教統治百姓，留傳稱職的美譽。像這樣的人，難道不是國家的賢才嗎？然而史寧在晚年，貪圖財貨虧損了他自己的美好志向。權景宣也因晚年自誇驕縱，喪失了自己的威名聲譽。傳上說"保持到底確實很難"，説的就是這種情况啊！

陸騰志氣懍然，雅仗名節。及授戎律，建藩麾，席卷巴梁，則功著銘典；雲撤江漢，則聲流帝籍。身名俱劭，其最優乎。

陸騰志氣令人敬畏，很仗恃名聲和節操。等到被授予兵權，在一方建立旗幟，攻取巴梁，功名被記載在碑銘典籍上；占領江漢，聲譽流布在皇室譜録中。身世名聲都很美好，這不是幾人當中最優秀的嗎？

周書卷二十九

列傳第二十一

王傑　王勇　宇文虬　宇文盛(弟)丘　耿豪
高琳　李和　伊婁穆　楊紹　王雅
達奚寔　劉雄　侯植

王傑

王傑，金城直城人也，本名文達。高祖萬國，魏伏波將軍、燕州刺史。父巢，龍驤將軍、榆中鎮將。

傑少有壯志，每以功名自許。善騎射，有膂力。魏孝武初，起家子都督。後從西遷，賜爵都昌縣子。太祖奇其才，擢授揚烈將軍、羽林監，尋加都督。太祖嘗謂諸將曰："王文達萬人敵也，但恐勇决太過耳。"復潼關，破沙苑，爭河橋，戰邙山，皆以勇敢聞。親待日隆，賞賜加於倫等。於是賜姓宇文氏。除岐州刺史，加撫軍將軍、銀青光禄大夫，進爵爲公，邑八百户。累遷大都督、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侍中、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魏恭帝元年，從于謹圍江陵。時柵内有人善用長矟，戰士將登者，多爲所斃。謹令傑射之，應弦而倒。登者乃得入，餘衆繼進，遂拔之。謹喜曰："濟我大事者，在公此箭也。"

孝閔帝踐阼，進爵張掖郡公，增邑一千户，出爲河州刺史。朝廷以傑勳望俱重，故授以本州。保定三年，

王傑，是金城直城人，原名文達。高祖王萬國，爲北魏伏波將軍、燕州刺史。父親王巢，爲龍驤將軍、榆中鎮將。

王傑少有壯志，常自信功名可得。他善於騎馬射箭，身强力壯。魏孝武帝初年，從家中被徵召出來，授任子都督。後來從駕西遷，賜爵都昌縣子。太祖賞識他的才能，提拔爲揚烈將軍、羽林監，不久又擔任都督。太祖曾對諸將説："王文達有萬夫不擋之勇，衹是擔心他勇敢果斷太過分了。"收復潼關，攻破沙苑，爭奪河橋，大戰邙山，他都以勇敢而聞名。朝廷親近優待一天天隆厚，賞賜多於同輩人。於是賜姓宇文氏。授任岐州刺史，加授撫軍將軍、銀青光禄大夫，晋爵爲公，封邑八百户。又連升大都督、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侍中、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魏恭帝元年，隨從于謹圍攻江陵。當時營寨内有人善用長矟，戰士快登柵頂的，多被矟刺死。于謹令王傑射敵，敵人應弦而倒。先登的戰士纔進了城，後續的接着進城，江陵就打下了。于謹歡喜道："我的大事得以成功，取决於你這一箭。"

孝閔帝嗣位，王傑晋爵爲張掖郡公，增加食邑一千户，出任河州刺史。朝廷因爲他功高望重，所以授以本州之任。保定三年，被提升爲大

進位大將軍。其年，詔傑與隨公楊忠自漠北伐齊，至并州而還。天和三年，除宜州刺史，增邑通前三千六百户。六年，從齊公憲東禦齊將斛律明月，進位柱國。建德初，除涇州總管。

將軍。這一年，詔令王傑與隨公楊忠自漠北伐齊，至并州而回。天和三年，授任宜州刺史，增加食邑累計達三千六百户。六年，跟從齊公宇文憲向東抵禦齊將斛律明月，晋升爲柱國。建德初年，授任涇州總管。

傑少從軍旅，雖不習吏事，所歷州府，咸以忠恕爲心，以是頗爲百姓所慕。宣帝即位，拜上柱國。大象元年，薨，時年六十五。贈河鄯鄧延洮宕翼七州諸軍事、河州刺史，追封鄂國公。謚曰威。子孝僊，大象末，位至開府儀同大將軍。

王傑年輕時就從軍參戰，雖不熟悉政事，但所經州府，都以忠恕之道謀政，因此很受百姓愛戴。宣帝即位，他官拜上柱國。大象元年逝世，時年六十五歲。榮贈河鄯鄧延洮宕翼七州諸軍事、河州刺史，追封鄂國公。謚號威。子孝僊，大象末年，位至開府儀同大將軍。

王勇

王勇，代武川人也，本名胡仁。少雄健，有膽决，便弓馬，膂力過人。魏永安中，万俟醜奴等寇亂關隴，勇占募隨軍討之，以功授寧朔將軍、奉車都尉。又數從侯莫陳悦、賀拔岳征討，功每居多，拜别將。

王勇，代州武川人，本名胡仁。年少時英雄壯健，有膽略能决斷，弓馬嫻熟，氣力超人。北魏永安年間，万俟醜奴等侵擾關隴，王勇招募士兵隨軍討伐，因功授任寧朔將軍、奉車都尉。又數度跟從侯莫陳悦、賀拔岳征討，功勛卓著，官拜别將。

及太祖爲丞相，引爲帳内直盪都督，加後將軍、太中大夫，封包信縣子，邑三百户。大統初，增邑四百户，進爵爲侯。從擒竇泰，復弘農，戰沙苑，氣蓋衆軍，所當必破。太祖嘆其勇敢，賞賜特隆。進爵爲公，邑一千五百户，拜鎮南將軍，授帥都督。從討趙青雀，平之，論功居最，除衛大將軍、殷州刺史，加通直散騎常侍，兼太子武衛率。

等到太祖做丞相，薦舉他擔任帳内直盪都督，加授後將軍、太中大夫，封包信縣子，食邑三百户。大統初年，增加食邑四百户，晋升爲侯爵。跟隨大軍擒獲竇泰，收復弘農，苦戰沙苑，氣勢壓倒衆軍士，抵擋他的必定被打敗。太祖贊嘆其勇敢，賞賜特厚。晋爵爲公，食邑一千五百户，官拜鎮南將軍，授任帥都督。從征討伐趙青雀，平定了他，評功居首，授任衛大將軍、殷州刺史，加授通直散騎常侍，兼太子武衛率。

邙山之戰，勇率敢死之士三百人，并執短兵，大呼直進，出入衝擊，殺傷甚多，敵人無敢當者。是役也，大軍不利，唯勇及王文達、耿令貴三人力戰，皆有殊功。太祖於是賞帛二千匹，令自分之。軍還，皆拜上州刺史。以雍州、岐州、北雍州擬授勇等，然州頗有優劣，又令探籌取之。勇遂得雍州，文達得岐州，令貴

邙山大戰，王勇率領敢死隊三百人，都拿着短兵器，大呼直進，出入衝擊，殺傷甚多，敵人没有敢抵擋的。這場戰役，大軍失利，衹有王勇及王文達、耿令貴三人力戰，都有特殊的功勞。太祖於是賞布帛二千匹，令三人自己去分。回師，都拜官上州刺史。擬議以雍、岐、北雍三州授王勇等人，然而三州的優劣差别很大，於是就令他們抽簽定選。結果王勇得雍州，文達得岐州，令貴得北雍州。并賜王勇名爲勇，令貴名爲

得北雍州。仍賜勇名爲勇，令貴名豪，文達名傑，以彰其功。

十三年，授大都督，還使持節、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十五年，進侍中、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魏恭帝元年，從柱國趙貴征茹茹，破之。勇追擊，獲雜畜數千頭。進爵新陽郡公，增邑通前二千户，仍賜姓庫汗氏。六官建，拜稍伯中大夫。又論討茹茹功，別封永固縣伯，邑五百户。時有別封者，例聽回授次子，勇獨請封兄子元興，時人義之。尋進位大將軍。世宗初，岷山羌豪鞏廉俱和叛，勇帥師討平之。

勇性雄猛，爲當時驍將。然矜功伐善，好揚人之惡，時論亦以此鄙之。柱國侯莫陳崇，勳高望重，與諸將同謁晉公護，聞勇數論人之短，乃於衆中折辱之。勇遂慚恚，因疽發背而卒。子昌嗣，官至大將軍。

宇文虬

宇文虬字樂仁，代武川人也。性驍悍，有膽略。少從軍征討，累有戰功。魏永安中，除征虜將軍、中散大夫，加都督。魏孝武初，從獨孤信在荆州，破梁人於下溠，遂平歐陽、酇城。虬俘獲甚多。又攻南陽、廣平二城，擒郡守一人。以功加安西將軍、銀青光禄大夫、員外、直閤將軍、閤内都督，封南安縣侯，邑九百户。及孝武西遷，以獨孤信爲行臺，信引虬爲帳内都督。破田八能及擒東魏荆州刺史辛纂，虬功居多。尋隨信奔梁。

大統三年，歸闕。朝廷論前後功，增邑四百户，進爵爲公。擒竇泰，復弘農，及沙苑、河橋之戰，皆有功。增邑八百户，進車騎將軍、左光禄大夫。七年，除漢陽郡守，又從

豪，文達名爲傑，以表彰他們的功勞。

十三年，授任大都督，升任使持節、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十五年，晉升爲侍中、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魏恭帝元年，跟隨柱國趙貴征討茹茹族人，打敗他們。王勇追擊，獲雜畜數千頭。晉爵爲新陽郡公，增加食邑累計二千户，并賜姓庫汗氏。六官建立時，拜稍伯中大夫。又評賞征討茹茹的戰功，另加封永固縣伯，食邑五百户。當時凡另封的人，照例允許轉封次子，王勇却請封兄長的兒子元興，時人贊其高義。不久晉升爲大將軍。世宗初年，岷山羌人豪强鞏廉俱和叛亂，王勇帶兵平息了他。

王勇生性剛猛，是當時的驍將。然而喜歡誇耀自己的功勞和長處，愛播揚別人的短處，輿論也以此鄙視他。柱國侯莫陳崇，功高望重，曾與諸將同去拜見晉公宇文護，聽説王勇愛數説別人的短處，便當衆羞辱他。王勇於是愧憤交加，毒瘡發背而死。子王昌嗣，官至大將軍。

宇文虬字樂仁，是代州武川人氏。生性驍勇强悍，有膽略。年輕時從軍征討，屢立戰功。魏永安年間，授職征虜將軍、中散大夫，兼任都督。魏孝武帝初年，跟從獨孤信在荆州，在下溠打敗梁人，終於平定了歐陽、酇城。宇文虬俘獲很多。又攻南陽、廣平二城，擒獲郡守一人。因功加官安西將軍、銀青光禄大夫、員外、直閤將軍、閤内都督，封爲南安縣侯，食邑九百户。等到孝武帝西遷，任命獨孤信爲行臺，獨孤信引薦宇文虬爲帳内都督。打敗田八能及擒獲東魏荆州刺史辛纂，宇文虬功勞居多。不久跟隨獨孤信投奔梁人。

大統三年，回歸西魏。朝廷評定他的前後功，增加食邑四百户，晉爵爲公。擒獲竇泰，收復弘農，以及沙苑、河橋兩大戰役，他都有功。增加食邑八百户，晉升爲車騎將軍、左光禄大夫。七年，授任漢陽郡守，又跟從獨孤信討伐梁

獨孤信討梁企定，破之。十一年，出爲南秦州刺史，加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追論斬辛纂功，增邑一千户。十七年，與大將軍王雄征上津、魏興等，并平之。又於白馬與武陵王蕭紀將楊乾運戰，破之。虯每經行陣，必身先卒伍，故上下同心，戰無不克。尋而魏興復叛，虯又與王雄討平之。俄除金州刺史，進位大將軍。後以疾卒。

企定，打敗了他。十一年，調外任南秦州刺史，兼任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晋升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追評斬除辛纂的功勞，增加食邑一千户。十七年，與大將軍王雄一起征討上津、魏興，都平定了他們。又在白馬城與武陵王蕭紀屬將楊乾運交戰，打敗了他。宇文虯每次上陣，必定身先士卒，所以能上下同心，戰無不勝。不久魏興又反叛，宇文虯又與王雄討伐平定了它。很快就授任金州刺史，晋升爲大將軍。後因病去世。

宇文盛

宇文盛字保興，代人也。曾祖伊與敦、祖長壽、父文孤，并爲沃野鎮軍主。

宇文盛，字保興，是代州人。曾祖伊與敦、祖父長壽、父親文孤，都當過沃野鎮軍主。

盛志力驍雄。初爲太祖帳内，從破侯莫陳悦，授威烈將軍，封漁陽縣子，邑三百户。大統三年，兼都督。從擒竇泰，復弘農，破沙苑，授都督、平遠將軍、步兵校尉，進爵爲公，增邑八百户。除馮翊郡守，加帥都督、西安州大中正、通直散騎常侍、撫軍將軍，增邑三百户。累遷大都督、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鹽州刺史。及楚公趙貴謀爲亂，盛密赴京告之。貴誅，授大將軍，進爵忠城郡公，除涇州都督，賜甲一領、奴婢二百口、馬五百匹，牛羊及莊田、什物等稱是。仍從賀蘭祥平洮陽、洪和二城，别封一子甘棠縣公。轉延州總管，進位柱國。

宇文盛力壯心雄。初爲太祖侍衛，從征打敗侯莫陳悦，授威烈將軍，封漁陽縣子，食邑三百户。大統三年，兼任都督。從征擒獲竇泰，收復弘農，攻破沙苑，授任都督、平遠將軍、步兵校尉，晋爵爲公，增加食邑八百户。授任馮翊郡守，兼任帥都督、西安州大中正、通直散騎常侍、撫軍將軍，增加食邑三百户。屢次升任爲大都督、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鹽州刺史。等到楚公趙貴陰謀叛亂，宇文盛秘密赴京告發。趙貴伏誅，授任宇文盛爲大將軍，進爵忠城郡公，官拜涇州都督，賜鎧甲一副、奴婢二百人、馬五百匹，牛羊及莊田、雜物等與此相當。隨後從賀蘭祥軍平定洮陽、洪和二城，另封其一子爲甘棠縣公。轉任延州總管，進位柱國。

天和五年，入爲大宗伯。六年，與柱國王傑從齊公憲東討。時汾州被圍日久，憲遣盛運粟以給之。仍赴姚襄城，受憲節度。齊將段孝先率兵大至，盛力戰拒之。孝先退，乃築大寧城而還。建德二年，授少師。五年，從高祖東伐，率步騎一萬，守汾

天和五年，入朝擔任大宗伯。六年，與柱國王傑跟從齊公宇文憲東討。當時汾州被圍日久，宇文憲派宇文盛運糧去接濟。然後趕赴姚襄城，聽宇文憲調遣。北齊將軍段孝先率大兵掩至，宇文盛奮力作戰抵拒他。段孝先撤退，宇文盛於是構築大寧城而還。建德二年，授任少師。五年，跟從高祖東伐，率步兵騎兵一萬人，把守汾水

水關。宣帝即位，拜上柱國，增邑通前四千六百户。大象中，薨。子述嗣。大象末，上柱國、濮陽公。

關。宣帝即位時，官拜上柱國，增加食邑累計四千六百户。大象年間去世。他的兒子宇文述嗣位。大象末年，授任上柱國、濮陽公。

宇文丘

盛弟丘。丘字胡奴，起家襄威將軍、奉朝請、都督，賜爵臨邑縣子。稍遷輔國將軍、大都督。預告趙貴謀，拜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進爵安義縣侯，邑一千户。加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進爵爲公，除咸陽郡守。遷汾州刺史。入爲左宫伯，進位大將軍。出爲延綏丹三州三防諸軍事、延州刺史。轉凉甘瓜三州諸軍事、凉州刺史，加柱國大將軍。建德元年薨，時年六十。贈柱國、宜鄜等州刺史。子隴嗣。

宇文盛弟宇文丘，字胡奴，從家中被徵召出來擔任襄威將軍、奉朝請、都督，賜爵臨邑縣子。逐步升遷任輔國將軍、大都督。參預告發趙貴叛亂陰謀，拜官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進爵安義縣侯，食邑一千户。加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晋升爲公爵，授任咸陽郡守。升任汾州刺史。入朝任左宫伯，晋升爲大將軍。出任延綏丹三州三防諸軍事、延州刺史。改調凉甘瓜三州諸軍事、凉州刺史，加授柱國大將軍。建德元年去世，時年六十歲。贈封柱國及宜鄜等州刺史。他的兒子宇文隴嗣位。

耿豪

耿豪，鉅鹿人也。本名令貴。其先避劉、石之亂，居遼東，因仕於燕。曾祖超，率衆歸魏，遂家於神武川。

耿豪，是鉅鹿人。本名令貴。祖上躲避劉淵、石勒暴亂，隱居遼東，於是出仕燕國。曾祖耿超，率領部衆投奔魏國，就安家在神武川。

豪少粗獷，有武藝，好以氣凌人。賀拔岳西征，引爲帳内。岳被害，歸太祖，以武勇見知。豪亦自謂所事得主。從討侯莫陳悦及迎魏孝武，録前後功，封平原縣子，邑三百户，除寧朔將軍、奉車都尉。遷征虜將軍，加通直散騎常侍，進爵爲侯，增邑七百户。從擒竇泰，復弘農，豪先鋒陷陣，加前將軍、中散大夫。沙苑之戰，豪殺傷甚多，血染甲裳盡赤。太祖見之，嘆曰："令貴武猛，所向無前，觀其甲裳，足以爲驗，不須更論級數也。"於是進爵爲公，增邑通前一千五百户。除鎮北將軍、金紫光禄大夫、南郢州刺史。

耿豪年少時粗悍，有武藝，好盛氣凌人。賀拔岳西征，用爲近佐。賀拔岳被害，耿豪歸附太祖，憑藉武勇受到賞識。耿豪也自認爲所事得主。從征侯莫陳悦及迎接魏孝武帝，記前後功，封平原縣子，食邑三百户，授任寧朔將軍、奉車都尉。升任征虜將軍，加授通直散騎常侍，晋升爲侯爵，增加食邑七百户。從征擒獲竇泰，收復弘農，耿豪衝鋒陷陣，加授前將軍、中散大夫。沙苑之戰，耿豪殺傷敵人甚多，鮮血把鎧甲、衣裳都染紅了。太祖見到後，贊嘆道："令貴武猛，所向披靡，觀看他的鎧甲衣裳，足以作爲驗證，不用計算砍多少頭了。"於是晋升爲公爵，增加食邑累計一千五百户。授任鎮北將軍、金紫光禄大夫、南郢州刺史。

九年，從太祖戰於邙山，豪謂所部曰："大丈夫見賊，須右手拔刀，左手把矟，直刺直斫，慎莫皺眉畏

九年，跟隨太祖大戰邙山，耿豪對部下説："大丈夫遇敵，要右手拔刀，左手把矟，直刺直砍，切莫皺眉怕死。"説罷大叫着獨衝敵陣，敵

死。”遂大呼獨入，敵人鋒刃亂下，當時咸謂豪殁。俄然奮刀而還。戰數合，當豪前者，死傷相繼。又謂左右曰：“吾豈樂殺人，但壯士除賊，不得不爾。若不能殺賊，又不爲人所傷，何異逐坐人也。”太祖嘉之，拜北雍州刺史。十三年，論前後戰功，進授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增邑通前一千八百户。十五年，賜姓和稽氏，進位侍中、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人鋒刃交加，當時都以爲耿豪死了。不久却見他奮力揮刀殺了回來。這樣連戰數合，他面前的敵人死傷相繼。他又對旁邊的人説：“我哪裏樂意殺人，祇是壯士殲敵，不得不如此。如果不能殺敵，又不被敵人所傷，那麽與驅逐座上之人又有何不同呢？”太祖嘉許他，授任他爲北雍州刺史。十三年，總評前後戰功，升任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增加食邑累計一千八百户。十五年，賜姓和稽氏，晋升爲侍中、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豪性凶悍，言多不遜。太祖惜其驍勇，每優容之。豪亦自謂意氣冠群，終無所屈。李穆、蔡祐初與豪同時開府，後并居豪之右。豪意不平，謂太祖曰：“外聞物議，謂豪勝李穆、蔡祐。”太祖曰：“何以言之？”豪曰：“世言李穆、蔡祐，丞相臂膊；耿豪、王勇，丞相咽項。以咽項在上，故爲勝也。”豪之粗猛，皆此類。十六年，卒，時年四十五。太祖痛惜之，贈以本官，加朔州刺史。子雄嗣，位至大將軍。

耿豪性情凶悍，言多不遜。太祖愛惜他的驍勇，常寬容他。耿豪也自以爲意氣超群，一貫不爲人所屈。李穆、蔡祐先前與耿豪同時被授任開府，後來官位都比耿豪高。耿豪心中不平，對太祖説：“我在外面聽到人們的議論，説我比李穆、蔡祐强。”太祖説：“爲什麽這樣説？”耿豪説：“世人説李穆、蔡祐，是丞相臂膊；耿豪、王勇，是丞相咽項。因爲咽項在上，所以勝過他們。”耿豪之粗莽，都如這般。十六年，去世，時年四十五歲。太祖痛惜他，賜贈本官，加授朔州刺史。他的兒子耿雄嗣位，位至大將軍。

高琳

高琳字季珉，其先高句麗人也。六世祖欽，爲質於慕容廆，遂仕於燕。五世祖宗，率衆歸魏，拜第一領民酋長，賜姓羽真氏。祖明、父遷仕魏，咸亦顯達。琳母嘗祓禊泗濱，遇見一石，光彩朗潤，遂持以歸。是夜夢見一人，衣冠有若仙者，謂其母曰：“夫人向所將來之石，是浮磬之精。若能寶持，必生令子。”其母驚寤，便舉身流汗，俄而有娠。及生，因名琳字季珉焉。

高琳字季珉，祖先是高句麗人。六世祖高欽，作爲人質留在慕容廆那裏，於是出仕燕國。五世祖高宗，帶部衆投歸魏國，官拜第一領民酋長，賜姓羽真氏。祖父高明、父親高遷出仕魏國，也都顯達。高琳的母親曾到泗水祭神，見一美石，光彩朗潤，便帶回家。當夜夢見一人，衣着打扮如同仙人，對他的母親説：“夫人日間拿回之石，是浮磬之精。若能珍重保存，必生貴子。”其母驚醒，渾身流汗，不久便懷孕。生子，因而取名高琳，字季珉。

魏正光初，起家衛府都督。從元天穆討邢杲，破梁將陳慶之，以功轉統軍。又從爾朱天光破万俟醜奴，論功爲最，除寧朔將軍、奉車都尉。

魏正光初年，從家中徵召出來任衛府都督。跟從元天穆征討邢杲，打敗梁將陳慶之，因功調任統軍。又跟從爾朱天光打敗万俟醜奴，評功最大，授任寧朔將軍、奉車都尉。後隨天光出戰，

後隨天光敗於韓陵山，琳因留洛陽。

魏孝武西遷，從入關。至溱水，爲齊神武所追，拒戰有功，封鉅野縣子，邑三百户。大統初，進爵爲侯，增邑四百户，轉龍驤將軍。頃之，授直閣將軍，遷平西將軍，加通直散騎常侍。三年，從太祖破齊神武於沙苑，轉安西將軍，進爵爲公，增邑八百户。累遷衛將軍、銀青光禄大夫、右光禄大夫。四年，從擒莫多婁貸文。仍戰河橋，琳先驅奮擊，勇冠諸軍。太祖嘉之，謂之曰："公即我之韓、白也。"拜太子左庶子。尋以本官鎮玉壁。復從太祖戰邙山，除正平郡守，加大都督，增邑三百户。齊將東方老來寇，琳率衆禦之。老恃其勇健，直前趣琳。短兵接，琳擊之，老中數瘡而退，謂其左右曰："吾經陣多矣，未見如此健兒。"後乃密使人勸琳東歸，琳斬其使以聞。進使持節、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散騎常侍。除鄜州刺史，加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侍中。

敗於韓陵山，高琳因而留在洛陽。

魏孝武帝西遷，高琳隨從入關。至溱水，被齊神武帝追擊，拒戰有功，封鉅野縣子，食邑三百户。大統初年，進爵爲侯，增加食邑四百户，調升龍驤將軍。不久，授任直閣將軍，升任平西將軍，加授通直散騎常侍。三年，跟從太祖在沙苑戰敗齊神武帝，升任安西將軍，進爵爲公，增加食邑八百户。接連升任衛將軍、銀青光禄大夫、右光禄大夫。四年，從征擒獲莫多婁貸文。隨後戰於河橋，高琳前行開路奮勇出擊，勇冠諸軍。太祖大加贊賞，對他説："公即我之韓、白也。"授任太子左庶子。不久，又以本官職坐鎮玉壁。又跟從太祖戰於邙山，授任正平郡守，加授大都督，增加食邑三百户。齊將東方老來犯，高琳率衆抵禦。東方老自恃勇健，一直向前逼近高琳。用短兵器接戰，高琳攻擊他，東方老身中數創而退，對他左右的人説："我經歷的戰陣很多了，未見如此健兒。"後來就秘密派人勸高琳東歸齊，高琳斬他的來使上奏。晉升爲使持節、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散騎常侍。任鄜州刺史，加授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侍中。

孝閔帝踐阼，進爵犍爲郡公，邑一千户。武成初，從賀蘭祥征吐谷渾，以勛别封一子許昌縣公，邑一千户，除延州刺史。又從柱國豆盧寧討稽胡郝阿保、劉桑德等，破之。二年，文州氐酋反，詔琳率兵討平之。師還，帝宴群公卿士，仍命賦詩言志。琳詩末章云："寄言竇車騎，爲謝霍將軍，何以報天子？沙漠静妖氛。"帝大悦曰："獯獫陸梁，未時款塞，卿言有驗，國之福也。"

孝閔帝繼位，高琳晉爵犍爲郡公，食邑一千户。武成初年，跟從賀蘭祥征討吐谷渾，憑藉功勞另封一子爲許昌縣公，食邑一千户，授任延州刺史。又跟從柱國豆盧寧征討稽胡郝阿保、劉桑德等，打敗他們。二年，文州氐族酋長造反，詔令高琳率兵討平了他們。班師回來，帝宴會群公卿士，并命賦詩言志。高琳詩的末章説："寄言竇車騎，爲謝霍將軍，何以報天子？沙漠静妖氛。"帝非常高興地説："獯獫横行，不按時來通好，你説的話若靈驗，是國家的福氣。"

保定初，授梁州總管、十州諸軍事。天和二年，徙丹州刺史。三年，遷江陵副總管。時陳將吴明徹來寇，總管田弘與梁主蕭巋出保紀南城，唯琳與梁僕射王操固守江陵三城以抗

保定初年，任梁州總管、十州諸軍事。天和二年，調任丹州刺史。三年，升任江陵副總管。這時陳將吴明徹來犯，總管田弘與梁主蕭巋出保紀南城，惟高琳與梁僕射王操固守江陵三城以抵抗。晝夜拒戰，共經十旬，明徹退去。蕭巋上

之。晝夜拒戰，凡經十旬，明徹退去。翳表言其狀，帝乃優詔追琳入朝，親加勞問。進授大將軍，仍副衛公直鎮襄州。六年，進位柱國。建德元年，薨，時年七十六。贈本官，加冀定齊滄州五州諸軍事、冀州刺史，謚曰襄。

表述説戰鬥情狀，皇帝於是下詔優待請高琳入朝，親自加以勞問。晉升他爲大將軍，仍然輔佐衛公宇文直坐鎮襄州。六年，晉升他爲柱國。建德元年去世，時年七十六歲。贈封本官，加冀定齊滄等五州諸軍事、冀州刺史，謚號曰襄。

子儒，少以父勛賜爵許昌縣公，拜左侍上士。後襲爵犍爲郡公，位至儀同大將軍。

子高儒，年少時憑藉父功賜爵許昌縣公，官拜左侍上士。後襲爵犍爲郡公，位至儀同大將軍。

李和

李和本名慶和，其先隴西狄道人也。後徙居朔方。父僧養，以累世雄豪，善於統御，爲夏州酋長。

李和本名慶和，祖先是隴西狄道人。後來移居朔方。父親李僧養，因爲累代雄豪，又善於治民，擔任了夏州酋長。

和少敢勇，有識度，狀貌魁偉，爲州里所推。賀拔岳作鎮關中，乃引和爲帳内都督。以破諸賊功，稍遷征北將軍、金紫光禄大夫，賜爵思陽公。尋除漢陽郡守。治存寬簡，百姓稱之。

李和少年勇敢，有見識氣度，狀貌魁偉，爲州裏所推重。賀拔岳任關中鎮守時，舉薦他爲帳内都督。因討平諸賊有功，漸升征北將軍、金紫光禄大夫，賜爵思陽公。不久升爲漢陽郡守。爲政寬簡，百姓稱揚。

至大統初，加車騎將軍、左光禄大夫、都督，累遷使持節、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散騎常侍、侍中、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夏州刺史，賜姓宇文氏。太祖嘗謂諸將曰："宇文慶和，智略明贍，立身恭謹，累經委任，每稱吾意。"遂賜名意焉。改封永豐縣公，邑一千户。保定二年，除司憲中大夫，進爵義城郡公。尋又改封德廣郡公，出爲洛州刺史。和前在夏州，頗留遺惠，及有此授，商洛父老，莫不想望德音。和至州，以仁恕訓物，獄訟爲之簡静。天和三年，進位大將軍，拜延綏丹三州武安伏夷安民三防諸軍事、延州刺史。六年，進柱國大將軍。建德元年，改授延綏銀三州文安伏夷安民周昌梁和五防諸軍事。以罪免。尋復柱國。

到大統初年，加授車騎將軍、左光禄大夫、都督，連升使持節、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散騎常侍、侍中、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夏州刺史，賜姓宇文氏。太祖曾對諸將説："宇文慶和才智謀略異常高明，立身恭謹，屢經委任，總讓我稱心如意。"於是賜名爲意。改封永豐縣公，食邑一千户。保定二年，授任司憲中大夫，進爵義城郡公。不久又改封德廣郡公，出任洛州刺史。李和以前治理夏州，留給百姓不少恩惠，等到有此任命，商洛父老，無不對他的美好的聲譽充滿想望。李和到了洛州，以愛心與寬容教民，訴訟案件大減。天和三年，晉升爲大將軍，授任延綏丹三州武安伏夷安民三防諸軍事、延州刺史。六年，晉升爲柱國大將軍。建德元年，改授延綏銀三州文安伏夷安民周昌梁和五防諸軍事。因罪罷官。不久復授柱國官銜。

隋開皇元年，遷上柱國。和立

隋開皇元年，升任上柱國。李和立身堅强

身剛簡，老而逾勵，諸子趨事，若奉嚴君。以意是太祖賜名，市朝已革，慶和則父之所命，義不可違。至是，遂以和爲名。二年，薨，贈本官，加司徒公、徐兗邳沂海泗六州刺史。謚曰肅。子徹嗣。

伊婁穆　伊婁靈

伊婁穆字奴干，代人也。父靈，善騎射，爲太祖所知。太祖嘗謂之曰："昔伊尹保衡於殷，致主堯舜。卿既姓伊，庶卿不替前緒。"於是賜名尹焉。歷金紫光禄大夫、衛將軍、隆州刺史，賜爵盧奴縣公。

穆弱冠爲太祖内親信，以機辯見知，授奉朝請，常侍左右。邙山之役，力戰有功，拜子都督、丞相府參軍事，轉外兵參軍。累遷帥都督、平東將軍、中散大夫，歷中書舍人、尚書駕部郎中、撫軍將軍、大都督、通直散騎常侍。嘗入白事，太祖望見悦之，字之曰："奴干作儀同面見我矣。"於是拜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賜封安陽縣伯，邑五百户。轉大丞相府掾，遷從事中郎，除給事黄門侍郎。

魏廢帝二年，穆使於蜀。屬伍城郡人趙雄傑與梓潼郡人王令公、鄧朏等構逆，衆三萬餘人，阻涪水立栅，進逼潼州。穆遂與刺史叱羅協率兵破之。增邑五百户。

孝閔帝踐阼，拜兵部中大夫，治御正，進爵爲侯，增邑五百户。尋進位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保定初，授軍司馬，進爵爲公。四年，除金州總管、八州諸軍事、金州刺史。天和二年，增邑二千一百户。又爲民部中大夫。

衛公直出鎮襄州，以穆爲長史。郢州城民王道胥反，襲據州城。直遣

樸直，老而更加剛烈，兒輩有事請示，如奉嚴君。因爲意是太祖所賜之名，帝朝都已經改换，而慶和則爲父之所命，義不可違。到此便以和爲名。二年，逝世，贈本官榮銜，加授司徒公、徐兗邳沂海泗六州刺史。謚號肅。子李徹繼承爵禄。

伊婁穆，字奴干，代國人。父伊婁靈，善騎射，爲太祖賞識。太祖曾對他説："古時伊尹輔佐殷商，使國君像堯、舜一樣聖賢。你既姓伊，想必不辱先人之宏業吧。"於是賜名也叫尹。歷任金紫光禄大夫、衛將軍、隆州刺史，賜爵盧奴縣公。

伊婁穆二十歲爲太祖内廷親信，以機智善辯受重用，授任奉朝請，常侍左右。邙山戰役，力戰有功，拜官子都督、丞相府參軍事，改任外兵參軍。接連升任帥都督、平東將軍、中散大夫，歷任中書舍人、尚書駕部郎中、撫軍將軍、大都督、通直散騎常侍。曾入宫稟告事情，太祖望見他很高興，直呼他的小名説："奴干作儀同面見我了。"於是官拜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賜封安陽縣伯，食邑五百户。改任大丞相府掾，晋升從事中郎，改任給事黄門侍郎。

魏廢帝二年，伊婁穆出使入蜀。恰值伍城郡人趙雄傑與梓潼郡人王令公、鄧朏等聯謀叛逆，組軍三萬餘人，封鎖涪水，修建寨栅，進逼潼州。於是伊婁穆與刺史叱羅協率兵平息了叛亂。增加食邑五百户。

孝閔帝繼位，官拜兵部中大夫，治御正，晋升爲侯爵，增加食邑五百户。不久晋升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保定初年，授衛軍司馬，晋升爲公爵。四年，授任金州總管、八州諸軍事、金州刺史。天和二年，增加食邑二千一百户。又爲民部中大夫。

衛公宇文直出鎮襄州，以伊婁穆爲長史。郢州城民王道胥造反，襲據州城。宇文直派伊婁

穆率百餘騎馳往援之。穆至城下，頻破胥衆。會大將軍高琳率衆軍繼進，胥等乃降。唐州山蠻恃險逆命，穆率軍討之。蠻酋等保據石窟一十四處，穆分軍進討，旬有四日，并破之，虜獲六千五百人。六年，進位大將軍。建德初，授荆州，復以穆爲總管府長史。穆頻貳戚藩，甚得匡贊之譽。

入爲小司馬。從柱國李穆平軹關等城，賞布帛三百匹、粟三百石、田三十頃。五年，從皇太子討吐谷渾。還，穆殿，爲渾人圍。會劉雄救至，乃得解。後以疾卒。

穆率領一百多騎兵趕去救援。伊婁穆到城下，連連挫敗王道胥兵。恰巧大將軍高琳率大軍接應，王道胥等纔投降。唐州山蠻憑藉地形險峻，違抗朝廷命令，伊婁穆率軍討伐。蠻酋保據石窟十四處，伊婁穆分兵進討，十四日全部攻破，俘虜六千五百人。六年，晋升爲大將軍。建德初年，授任荆州，又以伊婁穆爲總管府長史。伊婁穆多次輔佐近親藩王，甚得好助手的名聲。

召入朝中任小司馬。隨柱國李穆平定軹關等城，受賞布帛三百匹、粟三百石、田三十頃。五年，隨皇太子討伐吐谷渾。班師回朝，伊婁穆任後衛，被吐谷渾人包圍。正好劉雄的救兵趕到，纔解了圍。後來因病去世。

楊紹

楊紹字子安，弘農華陰人也。祖興，魏新平郡守。父國，中散大夫。

楊紹字子安，是弘農華陰人。祖父楊興，是魏新平郡守。父楊國，任中散大夫。

紹少慷慨有志略，屢從征伐，力戰有功。魏永安中，授廣武將軍、屯騎校尉、直蕩別將。普泰初，封平鄉男，邑一百户，加征西將軍，金紫光禄大夫。

楊紹少年時性格豪爽，有志向、謀略，多次隨軍征伐，奮力作戰，立有戰功。魏永安年間，授銜廣武將軍、屯騎校尉、直蕩别將。普泰初年，封平鄉男，食邑一百户，加授征西將軍，金紫光禄大夫。

魏孝武初，遷衛將軍、右光禄大夫，進爵冠軍縣伯，邑百户。大統元年，進爵爲公，增邑六百户。累遷車騎將軍、通直散騎常侍、驍衛將軍、左光禄大夫。四年，出爲鄜城郡守。紹性恕直，兼有威惠，百姓安之。稽胡恃衆與險，屢爲抄竊。紹率郡兵從侯莫陳崇討之，匹馬先登，破之於默泉之上。加帥都督、散騎常侍、朔州大中正。十三年，録前後功，增邑通前二千二百户，除燕州刺史。累遷大都督、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

魏孝武帝初年，升任衛將軍、右光禄大夫，晋爵冠軍縣伯，食邑百户。大統元年，晋升爲公爵，增加食邑六百户。連升車騎將軍、通直散騎常侍、驍衛將軍、左光禄大夫。四年，出任鄜城郡守。楊紹性情寬容直率，威惠并濟，百姓安寧。稽胡恃衆據險，頻頻抄掠。楊紹領兵隨侯莫陳崇討伐，匹馬前衝，破敵於默泉之上。加授帥都督、散騎常侍、朔州大中正。十三年，總計前後功，增加食邑累計二千二百户，授任燕州刺史。連升大都督、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

復從大將軍達奚武征漢中。時梁宜豐侯蕭循固守梁州。紹以爲懸軍敵境，圍守堅城，曠日持久，糧餉不繼，城中若致死於我，懼不能歸，請爲計以誘之。乃頻至城下挑戰，設伏

又跟從大將軍達奚武征伐漢中。當時梁宜豐侯蕭循固守梁州。楊紹認爲孤軍深入敵境，圍守堅城，曠日持久，會糧食不繼，被敵拖死，擔心不能回師，便請設計誘敵開城出戰。於是常至城下挑戰，設下埋伏等待敵人。蕭循起初不肯

待之。循初不肯出。紹又遣人駡辱之，循怒，果出兵，紹率衆僞退。城降。以功授輔國將軍、中散大夫，聽回授一子。

出來。楊紹屢次派人辱駡他，蕭循惱怒，果然出兵，楊紹率軍僞退。最終梁州城敗降。楊紹因功授衔輔國將軍、中散大夫，聽憑他轉授一子。

又從柱國、燕國公于謹圍江陵。紹鬥於枇杷門，流矢中股而力戰不衰。事平，賞奴婢一百口，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除衡州刺史，賜姓叱利氏。孝閔帝踐阼，進位大將軍。保定二年，卒，贈成文等八州刺史。謚曰信。子雄嗣，大象末，上柱國、邽國公。

又從柱國、燕國公于謹包圍江陵。楊紹在枇杷門戰鬥時，流矢中股而力戰不衰。事平，賞奴婢一百人，晋升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授任衡州刺史，賜姓叱利氏。孝閔帝繼位，晋升爲大將軍。保定二年去世，追贈成文等八州刺史。謚曰信。子楊雄嗣，大象末年，爲上柱國、邽國公。

王雅

王雅字度容，闡熙新囶人也。少而沈毅，木訥寡言，有膽勇，善騎射。太祖聞其名，召入軍，累有戰功。除都督，賜爵居庸縣子。

王雅字度容，是闡熙新囶人。年少沉着堅毅，爲人質樸，不善辭令，少言寡語，有膽量勇力，善於騎射。太祖聽説他的名字，召入軍中，多次立有戰功。授任都督，賜爵居庸縣子。

東魏將竇泰入寇，雅從太祖擒之於潼關。沙苑之戰，雅謂所部曰："彼軍殆有百萬，今我不滿萬人，以常理論之，實難與敵。但相公神武命世，股肱王室，以順討逆，豈計衆寡。丈夫若不以此時破賊，何用生爲！"乃擐甲步戰，所向披靡，太祖壯之。又從戰邙山。時大軍不利，爲敵所乘，諸將皆引退，雅獨迴騎拒之。敵人見其無繼，步騎競進。雅左右奮擊，頻斬九級，敵衆稍却，雅乃還軍。太祖嘆曰："王雅舉身悉是膽也。"録前後功，進爵爲伯，除帥都督、鄜城郡守。政尚簡易，吏人安之。遷大都督、延州刺史，轉夏州刺史，加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東魏將領竇泰入侵，王雅跟從太祖在潼關擒獲了他。沙苑大戰時，王雅對部下説："敵軍約近百萬，我軍不滿萬人，以常理比量，實難與之對抗。但相公以神異武勇聞名於世，鼎力王室，以順討逆，難道需要計算衆寡？大丈夫不趁此時破賊，活着何用！"説罷披甲步戰，所向無敵，太祖嘆其英勇。又從戰邙山。當時大軍失利，爲敵掩襲，諸將皆引退，王雅獨回騎拒敵。敵人見他没有跟上大部隊，就以步兵騎兵競相進擊。王雅左右奮擊，連砍九個首級，敵兵漸退，王雅纔回軍。太祖嘆道："王雅渾身都是膽啊！"總計前後功勞，晋升爲伯爵，授任帥都督、鄜城郡守。他治理政事崇尚簡易，吏民都很安寧。升任大都督、延州刺史，轉任夏州刺史，加授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進位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世宗初，除汾州刺史。勵精爲治，人庶悦而附之，自遠至者七百餘家。保定初，復爲夏州刺史，卒于州。

世宗初年，授任汾州刺史。勵精圖治，民衆都感到欣悦而依附他，從遠方投附而來的有七百餘家。保定初年，復任夏州刺史，死於任所。

子世積嗣。少倜儻有文武幹略。

子王世積承襲爵禄。風神朗練，才兼文武。

大象末，上大將軍、宜陽郡公。

大象末年，官至上大將軍、宜陽郡公。

達奚寔

達奚寔字什伏代，河南洛陽人也。高祖涼州，魏征西將軍、山陽公。父顯相，武衛將軍。

達奚寔字什伏代，是河南洛陽人。高祖達奚涼州，是魏征西將軍、山陽公。父達奚顯相，是武衛將軍。

寔少修立，有幹局。起家給事中，加冠軍將軍。魏孝武初，授都督，鎮弘農。後從西遷，封臨汾縣伯，邑六百户。遷大行臺郎中，仍與行臺郎神鎮潼關。及潼關失守，即與大都督陽山武戰於關，東魏人甚憚之。從太祖擒竇泰，復弘農，破沙苑，皆力戰有功，增邑三百户，加車騎將軍、左光禄大夫。十三年，又授大行臺郎中、相府掾，轉從事中郎。寔性嚴重，太祖深器之。累遷大都督、持節、通直散騎常侍。魏廢帝二年，除中外府司馬。

達奚寔年少便知奮發，胸有大器。從家中被徵召出來任給事中，加授冠軍將軍。魏孝武帝初年，授任都督，坐鎮弘農。後來隨駕西遷，封臨汾縣伯，食邑六百户。升任大行臺郎中，隨後與行臺郎神鎮守潼關。等到潼關失守時，就與大都督陽山武在潼關拒敵作戰，東魏人很怕他。隨從太祖擒獲竇泰，收復弘農，攻下沙苑，都力戰有功，增加食邑三百户，加授車騎將軍、左光禄大夫。十三年，又授任大行臺郎中、相府掾，轉任從事中郎。達奚寔稟性認真持重，太祖十分賞識他。連升大都督、持節、通直散騎常侍。魏廢帝二年，授任中外府司馬。

大軍伐蜀，以寔行南岐州事，兼都軍糧。先是，山氐生獷，不供賦役，歷世羈縻，莫能制御。寔導之以政，氐人感悦，并從賦税。於是大軍糧餼，咸取給焉。尋徵還，仍爲司馬。六官建，拜蕃部中大夫，加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進爵平陽縣公。武成二年，授御正中大夫，治民部，兼晋公護司馬。

大軍伐蜀，命達奚寔掌管南岐州事務，兼籌糧餉。原先山氐蠻横不馴，不供賦役，累世籠絡，没有誰能控制。達奚寔以適當的政策引導，氐人悦服，賦税齊納，軍糧足備。不久調回，仍爲司馬。朝廷設置六官時，官拜蕃部中大夫，加授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晋爵平陽縣公。武成二年，授任御正中大夫，掌管民部，兼任晋公宇文護司馬。

保定元年，出爲文州刺史，卒於州，時年四十九。贈文康二州刺史。謚曰恭。子豐嗣。

保定元年，出任文州刺史，死於任所，時年四十九歲。追贈文康二州刺史。謚曰恭。子達奚豐承襲爵禄。

劉雄

劉雄字猛雀，臨洮子城人也。少機辯，慷慨有大志。大統中，起家爲太祖親信。尋授統軍、宣威將軍、給事中，除子城令，加都督、輔國將軍、中散大夫，兼中書舍人，賜姓宇文氏。孝閔帝踐阼，加大都督，歷司市下大夫，齊右下大夫，治小駕部，進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保定四

劉雄字猛雀，是臨洮子城人。年輕時機敏善辯，慷慨有大志。大統年間，從家中被徵召出來成爲太祖親信。不久授任統軍、宣威將軍、給事中，擔任子城令，加授都督、輔國將軍、中散大夫，兼中書舍人，賜姓宇文氏。孝閔帝登位，加銜大都督，歷任司市下大夫，齊右下大夫，掌管小駕部，進位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保定四年，掌管中外府屬，從征洛陽。

年，治中外府屬，從征洛陽。

天和二年，遷駕部中大夫。四年，兼齊公憲府掾，從憲出宜陽，築安義等城。五年，齊相斛律明月率衆築通關城以援宜陽。先是，國家與齊通好，約言各保境息民，不相侵擾。至是，憲以齊人失信，令雄使於明月，責其背約。雄辭義辯直，齊人憚焉。使還，兼中外府掾。尋加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封周昌縣伯，邑六百户。齊人又於姚襄築伏龍等五城，以處戍卒。雄從齊公憲攻之，五城皆拔。憲復遣雄與柱國宇文盛於齊長城已西，連營防禦。齊將段孝先等率衆圍盛。營外先有長塹，大將軍韓歡與孝先交戰不利，雄身負排，率所部二十餘人，據塹力戰，孝先等乃止。軍還，遷軍司馬，進爵爲侯，邑一千四百户。

天和二年，升任駕部中大夫。四年，兼任齊公宇文憲府掾，跟從宇文憲出征宜陽，築安義等城。五年，齊丞相斛律明月率軍築通關城來救援宜陽。先前，北周與高齊修好，相約各自保境安民，不相侵擾。到此時，宇文憲認爲齊國人失信，便派劉雄出使到斛律明月軍中，譴責他背約。劉雄辭義勁直，齊人膽怯。出使回來，兼任中外府掾。不久又加授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封周昌縣伯，食邑六百户。齊人又在姚襄築伏龍等五城，以安頓守境士卒。劉雄隨齊公宇文憲攻打他們，攻陷他們五城。宇文憲又派遣劉雄與柱國宇文盛在齊長城以西連營防禦。齊將段孝先等領兵包圍宇文盛。營外先前有長長的壕溝，大將軍韓歡與孝先交戰不利，劉雄親自背上排梯，率領部下二十餘人，憑依壕溝奮力作戰，段孝先等纔停止進犯。回軍後，升任軍司馬，晋升爲侯爵，食邑一千四百户。

建德初，授納言，轉軍正，復爲納言。二年，轉内史中大夫，除候正。高祖嘗從容謂雄曰："古人云：'富貴不歸故鄉，猶衣錦夜游。'今以卿爲本州，何如？"雄稽首拜謝。於是詔以雄爲河州刺史。雄先已爲本縣令，復有此授，鄉里榮之。四年，從柱國李穆出軹關，攻邵州等城，拔之。以功獲賞。

建德初年，授任納言，轉任軍正，復任納言。二年，轉任内史中大夫，任候正。高祖曾從容對劉雄説："古人云：'富貴不回故鄉，猶如穿着錦衣夜游。'我想派你回本州當官，怎麽樣？"劉雄叩頭拜謝。於是下詔以劉雄爲河州刺史。劉雄先已爲本縣令，今復有此授，鄉里以此爲榮耀。四年，隨柱國李穆出軹關，攻邵州等城，攻占了它們。因功獲賞。

五年，皇太子西征吐谷渾，雄自涼州從滕王逌率軍先入渾境，去伏俟城二百餘里，逌遣雄先至城東舉火，與大軍相應。渾洮王率七百餘騎逆戰。雄時所部數百人先并分遣斥候，在左右者二十許人。雄即率與交戰，斬首七十餘級，雄亦亡其三騎。自是從逌連戰之，雄功居多，賞物甚厚。及軍還，伊婁穆殿，爲賊所圍。皇太子命雄救之。雄率騎一千解穆圍。增邑三百户，加上開府儀同三

五年，皇太子西征吐谷渾，劉雄自涼州隨滕王宇文逌率軍先入吐谷渾境，離伏俟城二百餘里，宇文逌派劉雄先到城東縱火，響應大軍。吐谷渾洮王率七百餘騎迎戰。當時劉雄所部數百人先已分派偵察布哨，身邊祇留二十來人。劉雄就率領他們與敵人交戰，斬首七十餘級，劉雄也喪失三個騎兵。此後從宇文逌連戰吐谷渾人，劉雄功勞居多，賞物甚厚。收軍時，伊婁穆壓後，被敵人包圍。皇太子命劉雄救他。劉雄率千騎馳援，於是解除伊婁穆的包圍。增加食邑三百户，加授上開府儀同三司。

司。

其年，大軍東討，雄從齊王憲拔洪洞，下永安。軍還，仍與憲迴援晉州。未至，齊後主已率大兵親自攻圍，晉州垂陷。憲遣雄先往察其軍勢。雄乃率步騎千人，鳴鼓角，遥報城中。尋而高祖兵至，齊主遁走。從平并州，拜上大將軍，進爵趙郡公，邑二千户，舊封迴授一子。明年，從平鄴城，進柱國。其年，從齊王憲總北討稽胡。軍還，出鎮幽州。

宣政元年四月，突厥寇幽州，擁略居民。雄出戰，爲突厥所圍，臨陣戰殁。贈亳州總管、七州諸軍事、亳州刺史。子昇嗣。以雄死王事，大象末，授儀同大將軍。

侯植

侯植字仁幹，上谷人也。燕散騎常侍龕之八世孫。高祖恕，魏北地郡守。子孫因家于北地之三水，遂爲州郡冠族。父欣，泰州刺史、奉義縣公。

植少倜儻，有大節，容貌奇偉，武藝絶倫。正光中，起家奉朝請。尋而天下喪亂，群盗蜂起，植乃散家財，率募勇敢討賊。以功拜統軍，遷清河郡守。後從賀拔岳討万俟醜奴等，每有戰功，除義州刺史。在州甚有政績，爲夷夏所懷。

及齊神武逼洛陽，植從魏孝武西遷。大統元年，授驃騎將軍、都督，賜姓侯伏侯氏。從太祖破沙苑，戰河橋，進大都督，加左光禄大夫。凉州刺史宇文仲和據州作逆，植從開府獨孤信討擒之，拜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封肥城縣公，邑一千户。又賜姓賀屯。魏恭帝元年，從于謹平江陵，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賜奴婢一百口，别封一子汧源縣伯。六官

這一年，大軍東討高齊，劉雄從齊王宇文憲奪取洪洞，攻占永安。回軍時，又與宇文憲繞道支援晉州。未至，齊後主已率大兵親自攻圍，晉州快陷落了。宇文憲派劉雄前往察看敵人的軍勢。劉雄於是率領步兵騎兵千人，鳴鼓吹角，令城中得聞。不久高祖兵到，齊主退走。從征平定并州，官拜上大將軍，晉爵趙郡公，食邑二千户，舊封轉授一子。次年，從征平定鄴城，晉升柱國。那年又隨齊王宇文憲率兵北討稽胡。軍回，出鎮幽州。

宣政元年四月，突厥入侵幽州，抓人搶物。劉雄出戰，被突厥包圍，臨陣戰死。贈銜亳州總管、七州諸軍事、亳州刺史。子劉昇承襲爵禄。因劉雄爲國捐軀，大象末年，劉昇蔭授儀同大將軍。

侯植字仁幹，是上谷人。他是燕國散騎常侍侯龕的八世孫。高祖侯恕，爲魏北地郡守。因而子孫在北地的三水安家，於是成爲州郡豪門世族。父侯欣，是泰州刺史、奉義縣公。

侯植自少灑脱不羈，有大節，容貌奇偉，武藝絶倫。正光年間，從家中被徵召出來任奉朝請。不久天下喪亂，盜賊蜂起，侯植於是散發家財，率募勇士討賊。因功官拜統軍，升任清河郡守。後隨賀拔岳征討万俟醜奴等，常有戰功，授任義州刺史。在州甚有政績，爲夷夏百姓所擁戴。

及齊神武帝兵逼洛陽，侯植跟從魏孝武帝西遷。大統元年，授任驃騎將軍、都督，賜姓侯伏侯氏。跟從太祖破沙苑，戰河橋，晉升爲大都督，加左光禄大夫。凉州刺史宇文仲和據州作亂，侯植跟從開府獨孤信討伐并擒獲了他，授任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封肥城縣公，食邑一千户，又賜姓賀屯。魏恭帝元年，跟從于謹平定江陵，晉升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賜奴婢一百人，另封一子汧源縣伯。朝廷建置六官時，授司倉下大夫。孝閔帝登位時，晉爵郡公，增加

建，拜司倉下大夫。孝閔帝踐阼，進爵郡公，增邑通前二千户。

食邑累計達二千户。

時帝幼冲，晉公護執政，植從兄龍恩爲護所親任。及護誅趙貴，而諸宿將等多不自安。植謂龍恩曰："今主上春秋既富，安危繫於數公。共爲唇齒，尚憂不濟，况以纖介之間，自相夷滅！植恐天下之人，因此解體。兄既受人任使，安得知而不言。"龍恩竟不能用。植又乘間言於護曰："君臣之分，情均父子，理須同其休戚，期之始終。明公以骨肉之親，當社稷之寄，與存與亡，在於兹日。願公推誠王室，擬迹伊、周，使國有泰山之安，家傳世禄之盛，則率土之濱，莫不幸甚。"護曰："我蒙太祖厚恩，且屬當猶子，誓將以身報國，賢兄應見此心。卿今有是言，豈謂吾有他志耶。"又聞其先與龍恩言，乃陰忌之。植懼不免禍，遂以憂卒。贈大將軍、平揚光三州諸軍事、平州刺史，謚曰節。子定嗣。

當時皇帝年幼，晉公宇文護執政，侯植堂兄龍恩爲宇文護所親信。及宇文護誅趙貴，諸老將多不自安。侯植對龍恩説："今主上年紀尚輕，國之安危全靠諸公。休戚相依，尚憂不濟，何必以細微隔閡，自相殘殺！我擔心天下人因此解體。吾兄既蒙重用，怎可知危不告？"龍恩没有采納忠言。侯植又乘機對晉公宇文護説："君臣之分，情同父子，理當休戚與共，貫徹始終。明公以骨肉之親，受社稷重托，存亡與共，在於今日。願公推誠王室，學習伊尹、周公，使國運安如泰山，永保世禄之盛，則四方臣民，莫不幸甚。"宇文護説："我蒙太祖厚恩，况且又是侄輩，誓將以身報國，賢兄當知我心。您如今説這話，莫非疑我有異志啊！"又得知他先前對龍恩講的話，於是暗暗猜忌侯植。侯植怕大禍臨頭，竟愁苦而死。追贈大將軍、平揚光三州諸軍事、平州刺史。謚曰節。子侯定承襲爵禄。

及護伏誅，龍恩與其弟大將軍、武平公萬壽并預其禍。高祖治護事，知植忠於朝廷，乃特免其子孫。定後位至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

等到宇文護被誅殺，龍恩與其弟大將軍、武平公萬壽全都牽連上禍殃。高祖審理宇文護案，知侯植忠於朝廷，於是特意赦免了他的子孫。侯定後位至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

史臣曰：王傑、王勇、宇文虬之徒，咸以果毅之姿，效節於擾攘之際，終能屠堅覆鋭，立禦侮之功，裂膏壤，據勢位，固其宜也。仲尼稱"無求備於一人"，信矣。夫文士懷温恭之操，其弊也懦弱；武夫稟剛烈之質，其失也敢悍。故有使酒不遜之禍，拔劍争功之尤。大則莫全其生，小則僅而獲免。耿豪、王勇，不其然乎。

史臣曰：王傑、王勇、宇文虬這些人，都憑藉果敢剛毅的資質，在混亂的時節竭盡忠誠，最終能够攻破堅城傾覆勁旅，建立抗禦侵侮的功勛，被分封土地，占據顯赫的官位，本來就是應當的。孔子説"不要對一個人苟求完備"，確實如此。文士懷有温良恭敬的情操，他們的缺陷是懦弱；武夫稟受剛烈的氣質，他們的錯失是粗悍。所以有藉酒使性、傲慢無禮、拔劍争功的過失。情况嚴重的不能保全性命，情况較輕的僥幸得以免罪。耿豪、王勇，不就是這樣嗎？



周書卷三十

列傳第二十二

竇熾（兄子）毅　于翼　李穆

竇熾

竇熾字光成，扶風平陵人也。漢大鴻臚章十一世孫。章子統，靈帝時，爲雁門太守，避竇武之難，亡奔匈奴，遂爲部落大人。後魏南徙，子孫因家於代，賜姓紇豆陵氏。累世仕魏，皆至大官。父略，平遠將軍。以熾著勳，贈少保、柱國大將軍、建昌公。

竇熾字光成，是扶風平陵人。東漢大鴻臚竇章的十一世孫。竇章的兒子竇統，漢靈帝時擔任雁門太守，因爲躲避竇武的禍患，逃亡投奔到匈奴，就成爲部落的首領。後魏南徙，子孫於是在代安家，被賜姓紇豆陵氏。世代在魏做官，都做到很大的官職。父親竇略，擔任平遠將軍。因爲竇熾功勛顯著，被贈爲少保、柱國大將軍、建昌公。

熾性嚴明，有謀略，美鬚髯，身長八尺二寸。少從范陽祁忻受《毛詩》、《左氏春秋》，略通大義。善騎射，膂力過人。魏正光末，北鎮擾亂，熾乃隨略避地定州，因没於葛榮。榮欲官略，略不受。榮疑其有異志，遂留略於冀州，將熾及熾兄善隨軍。

竇熾性格嚴肅而公正，很有計謀和策略，鬍鬚長得很漂亮，身高八尺二寸。青年時跟隨范陽祁忻學習《毛詩》、《左氏春秋》，粗通大義。善於騎馬射箭，體力超人。魏正光末年，北方動蕩混亂，竇熾就跟隨竇略到定州避亂，因而淪没在葛榮手中。葛榮想讓竇略做官，竇略不肯接受。葛榮懷疑他有二心，就留下竇略在冀州，帶着竇熾及他的哥哥竇善一起隨軍。

魏永安元年，爾朱榮破葛榮，熾乃將家隨榮於并州。時葛榮别帥韓婁、郝長衆數萬人據薊城不下，以熾爲都督，從驃騎將軍侯深討之。熾手斬婁，以功拜揚烈將軍。三年，除員外散騎侍郎，遷給事中。建明元年，加武厲將軍。

魏永安元年，爾朱榮打敗了葛榮，竇熾就帶着家人跟隨爾朱榮到了并州。當時葛榮的别帥韓婁、郝長部下幾萬人占據薊城不能攻下，於是以竇熾爲都督，跟隨驃騎將軍侯深征討他們。竇熾親手斬殺了韓婁，憑着功勞擔任了揚烈將軍。永安三年，任員外散騎侍郎，升給事中。建明元年，加授爲武厲將軍。

魏孝武即位，茹茹等諸番并遣使朝貢，帝臨軒宴之。有鴟飛鳴於殿前，帝素知熾善射，因欲示遠人，乃給熾御箭兩隻，命射之。鴟乃應弦而

魏孝武帝即位，茹茹等諸番國一起派遣使者前來朝貢，孝武帝在殿堂前檐下的平臺上宴請他們。有鴟鳥在殿前飛翔鳴叫，孝武帝一向知道竇熾善於射箭，就想演示給遠道來的人看看，於是

落，諸番人咸嘆異焉。帝大悦，賜帛五十匹。尋率兵隨東南道行臺樊子鵠追爾朱仲遠，仲遠奔梁。時梁主又遣元樹入寇，攻陷譙城，遂據之。子鵠令熾率騎兵擊破之，封行唐縣子，邑五百户。尋拜直閤將軍、銀青光禄大夫，領華騮令，進爵上洛縣伯，邑一千户。

時帝與齊神武構隙，以熾有威重，堪處爪牙之任，拜閤内大都督，遷撫軍將軍、朱衣直閤，遂從帝西遷。仍與其兄善重至城下，與武衛將軍高金龍戰於千秋門，敗之。因入宫城，取御馬四十匹并鞍勒，進之行所。帝大悦，賜熾及善駿馬各二匹、駑馬十匹。

大統元年，以從駕功，别封真定縣公，除東豫州刺史，加衛將軍。從擒竇泰，復弘農，破沙苑，皆有功，增邑八百户。河橋之戰，諸將退走。熾時獨從兩騎爲敵人所追，至邙山，熾乃下馬背山抗之。俄而敵衆漸多，三面攻圍，矢下如雨。熾騎士所執弓，并爲敵人所射破，熾乃總收其箭以射之，所中人馬皆應弦而倒。敵以殺傷既多，乃相謂曰："得此人未足爲功。"乃稍引退。熾因其怠，遂突圍得出。又從太保李弼討白額稽胡，破之，除車騎將軍。

高仲密以北豫州來附，熾率兵從太祖援之。至洛陽，會東魏人據邙山爲陣，太祖命留輜重於瀍曲，率輕騎奮擊，中軍與右軍大破之，悉虜其步卒。熾獨追至石濟而還。遷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散騎常侍，增邑一千户。十三年，進使持節、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加侍中，增邑通

賜給竇熾御箭兩枝，下令射擊。鴟鳥隨着拉弦射箭而落下，諸番國的人都對此贊嘆驚異。孝武帝非常高興，賜帛五十匹。不久帶兵跟隨東南道行臺樊子鵠追擊爾朱仲遠，仲遠逃奔梁朝。當時梁朝君主又派遣元樹入侵，攻陷并占據譙城。子鵠命令竇熾帶領騎兵攻破譙城，封竇熾爲行唐縣子，食邑五百户。不久授任爲直閤將軍、銀青光禄大夫，兼華騮令，升任爵位爲上洛縣伯，食邑一千户。

當時魏孝武帝與齊神武帝結怨，因爲竇熾威嚴莊重，能够擔當輔佐的重任，魏孝武帝就任命他爲閤内大都督，升爲撫軍將軍、朱衣直閤，就跟隨皇上西遷。竇熾與他的哥哥竇善又來到城下，和武衛將軍高金龍在千秋門交戰，打敗了他。於是進入宫城，取走御馬四十匹和馬鞍、馬銜，送到皇上的住所。皇上非常高興，賞賜竇熾和竇善每人駿馬二匹、劣馬十匹。

大統元年，因爲跟隨皇上有功，另封爲真定縣公，授職東豫州刺史，加授衛將軍。參戰活捉了竇泰，收復了弘農，攻下了沙苑，都立下戰功，增加食邑八百户。在河橋之戰中，諸將退走。竇熾當時獨自帶領兩名騎兵被敵人追趕，來到邙山，竇熾就下馬背山抵抗敵人。不久敵人逐漸增多，從三面進攻包圍，箭下如雨一般密集。竇熾的騎士所持的弓，都被敵人射破，竇熾就全部收集他們的箭用來射向敵軍，射中的人馬都隨着開弓拉弦而倒下。敵軍因爲殺傷已經很多，就互相告訴説："抓到這些人不算有功。"於是逐漸引兵退却。竇熾趁着敵軍的懈怠，就突圍而出。又跟隨太保李弼討伐白額稽胡，打敗了他們，授職車騎將軍。

高仲密以北豫州前來歸附，竇熾帶兵跟隨太祖增援他。到了洛陽，適逢東魏人占據邙山作爲陣地，太祖命令留下軍用器械、糧草在瀍曲，率領輕騎奮勇進擊，中軍與右軍都攻破了，全部俘虜了那裏的步兵。竇熾獨自追到石濟纔回來。加升爲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散騎常侍，增加食邑一千户。十三年，升任使持節、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加授侍中，增加食邑通前三千九

前三千九百户。出爲涇州刺史，莅職數年，政號清净。改封安武縣公，進授大將軍。

百户。出任涇州刺史，任職數年，政務號稱簡明不煩。改封安武縣公，進授大將軍。

魏廢帝元年，除大都督、原州刺史。熾抑挫豪右，申理幽滯，每親巡壟畝，勸民耕桑。在州十載，甚有政績。州城之北，有泉水焉，熾屢經游踐，嘗與僚吏宴於泉側，因酌水自飲曰："吾在此州，唯當飲水而已。"及去職之後，人吏感其遺惠，每至此泉者，莫不懷之。

魏廢帝元年，授任大都督、原州刺史。竇熾約束控制豪族，爲隱淪不被擢用之士昭雪，往往親自巡視農田，鼓勵老百姓耕作種桑。在原州十年，政績顯著。原州城的北面，有股泉水，竇熾多次前往游覽，曾經在泉水旁邊和同僚設下宴席，酌水自飲，説："我在這個州，衹應當飲水罷了。"等他離職之後，當地百姓、官吏感謝他留下的恩惠，每一個來到這股泉水處的人，没有人不懷念他的。

魏恭帝元年，進爵廣武郡公。屬茹茹寇廣武，熾率兵與柱國趙貴分路討之。茹茹聞軍至，引退。熾度河至麴伏川追及，與戰，大破之，斬其酋帥郁久閭是發，獲生口數千，及雜畜數萬頭。孝閔帝踐阼，增邑二千户。武成二年，拜柱國大將軍。世宗以熾前朝忠勛，望實兼重，欲獨爲造第。熾辭以天下未定，干戈未偃，不宜輒發徒役，世宗不許。尋而帝崩，事方得寢。

魏恭帝元年，升爵爲廣武郡公。適逢茹茹入侵廣武，竇熾帶兵和柱國趙貴分路討伐。茹茹聽到大軍來到，引兵退却。竇熾渡過黄河到麴伏川追上了敵軍，和他們交戰，打敗了他們，斬殺了他們的首領郁久閭是發，俘獲數千人，以及各種牲畜數萬頭。孝閔帝登上皇位，增加食邑二千户。武成二年，授任柱國大將軍。世宗認爲竇熾在前朝盡忠而有勛績，名望實功都很高，想單獨爲他營造府第。竇熾以天下尚未平定，戰争没有停息，不宜動輒徵發徒衆服役，而加以推辭，世宗未准許。不久皇帝去世，事情纔得以停止。

保定元年，進封鄧國公，邑一萬户，别食資陽縣一千户，收其租賦。四年，授大宗伯，隨晋公護東征。天和五年，出爲宜州刺史。先是，太祖田於渭北，令熾與晋公護分射走兔，熾一日獲十七頭，護獲十一頭。護耻其不及，因以爲嫌。至是，熾又以高祖年長，有勸護歸政之議，護惡之，故左遷焉。及護誅，徵太傅。

保定元年，進封爲鄧國公，食邑一萬户，另外食邑資陽縣一千户，收取他們的租賦。四年，任大宗伯，跟隨晋公宇文護東征。天和五年，出任爲宜州刺史。在此之前，太祖在渭水北岸打獵，下令竇熾和晋公宇文護分别射獵奔跑的兔子，竇熾一日獵獲十七頭，宇文護衹獵獲十一頭。宇文護以比不上竇熾爲羞耻，因此結下了怨恨。到了天和五年，竇熾又因爲高祖年紀大了，有勸宇文護歸還政務給高祖的提議，宇文護厭惡他，所以把他降職。等到宇文護被誅殺，竇熾被徵爲太傅。

熾既朝之元老，名位素隆，至於軍國大謀，常與參議。嘗有疾，高祖至其第而問之，因賜金石之藥。其見禮如此。帝於大德殿將謀伐齊，熾時年已衰老，乃扼腕曰："臣雖朽邁，

竇熾已是朝廷元老，名望地位向來很高，對於軍隊、國家的大計，經常參與議論。有次他患病，高祖親自來到他的府第慰問，賜給金石之藥。他受到這樣的禮遇。皇帝在大德殿商議討伐齊，竇熾當時已經年老力衰，却激動地説："我

請執干櫓，首啓戎行。得一睹誅翦鯨鯢，廓清寰宇，省方觀俗，登岳告成，然後歸魂泉壤，無復餘恨。”高祖壯其志節，遂以熾第二子武當公恭爲左二軍總管。齊平之後，帝乃召熾歷觀相州宫殿。熾拜賀曰：“陛下真不負先帝矣。”帝大悦，賜奴婢三十人，及雜繒帛千匹，進位上柱國。

雖然年紀老邁，請允許我手持兵器，帶頭出發。能够看到消滅敵人，平定天下，察看地方，觀察風俗，登上山岳，祭告成功，然後魂歸黄泉，也就不再有遺憾。”皇帝贊許他的志向氣節，就以他的次子武當公竇恭爲左二軍總管。齊平定之後，皇帝就召竇熾遍觀相州宫殿。竇熾拜賀説：“陛下真是没有辜負先帝了。”皇帝非常高興，賜給他奴婢三十人，以及雜色絲帛一千匹，升位爲上柱國。

宣政元年，兼雍州牧。及宣帝營建東京，以熾爲京洛營作大監。宫苑制度，皆取决焉。大象初，改食樂陵縣，邑户如舊。隋文帝輔政，停洛陽宫作，熾請入朝。屬尉遲迥舉兵，熾乃移入金墉城，簡練關中軍士得數百人，與洛州刺史、平凉公元亨同心固守，仍權行洛州鎮事。相州平，熾方入朝。屬隋文帝初爲相國，百官皆勸進。熾自以累代受恩，遂不肯署箋。時人高其節。

宣政元年，兼任雍州刺史。到宣帝經營修建東京，以竇熾爲京洛營作大監。皇宫花園的體制法度，都由他决定。大象初年，改食樂陵縣，食邑的户數照舊。隋文帝輔佐政務，停止洛陽宫的興造，竇熾請求入朝。適逢尉遲迥起兵，竇熾於是移入金墉城，挑選關中軍士得到數百人，與洛州刺史、平凉公元亨同心固守，仍代理洛州鎮政事。相州平定，竇熾纔入朝。適逢隋文帝剛任相國，文武百官都勸説他做皇帝。竇熾自己認爲世代蒙受皇恩，就不肯在勸進表上署名。當時人們認爲他氣節高尚。

隋文帝踐極，拜太傅，加殊禮，贊拜不名。開皇四年八月，薨，時年七十八。贈本官、冀滄瀛趙衛貝魏洛八州諸軍事、冀州刺史。謚曰恭。

隋文帝登上皇位，任竇熾爲太傅，加以特殊的禮遇，朝拜皇帝時，贊禮的人不稱他的名字。開皇四年八月去世，終年七十八歲。追贈本官、冀滄瀛趙衛貝魏洛八州諸軍事、冀州刺史。謚號爲恭。

熾事親孝，奉諸兄以悌順聞。及其位望隆重，而子孫皆處列位，遂爲當時盛族。

竇熾事奉雙親很孝敬，對各位兄長以悌順聞名。到他位高望重，子孫都處高位，就成爲當時的豪門望族。

子茂嗣。茂有弟十三人，恭、威最知名。恭位至大將軍。從高祖平齊，封贊國公，除西兖州總管，以罪賜死。

兒子竇茂繼嗣。竇茂有弟弟十三人，其中竇恭、竇威最知名。竇恭官位到大將軍。跟隨高祖平定齊，封爲贊國公，任西兖州總管，後來因爲犯罪被賜死。

竇善

熾兄善，以中軍大都督、南城公從魏孝武西遷。後仕至太僕、衛尉卿、汾北華瀛三州刺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永富縣公。謚曰忠。子榮定嗣。起家魏文帝千牛備身。稍遷平東將軍、大都督，進驃騎

竇熾的哥哥竇善，以中軍大都督、南城公的身份跟隨魏孝武帝西遷。後來官做到太僕、衛尉卿、汾北華瀛三州刺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永富縣公。謚號爲忠。兒子榮定繼嗣。從家中徵召出來擔任魏文帝千牛備身。逐漸升爲平東將軍、大都督，又升爲驃騎大將軍、儀同三

大將軍、儀同三司。歷佽飛中大夫、右司衛上大夫。大象中，位至大將軍。熾兄子毅。

司。歷任佽飛中大夫、右司衛上大夫。大象年間，位居大將軍。竇熾的侄子叫竇毅。

竇毅

毅字天武。父岳，早卒。及毅著勳，追贈大將軍、冀州刺史。毅深沉有器度，事親以孝聞。魏孝武初，起家爲員外散騎侍郎。時齊神武擅朝，毅慨然有殉主之志。

竇毅字天武。父親竇岳，很早就去世了。等到竇毅功勳顯著，追贈竇岳爲大將軍、冀州刺史。竇毅爲人沉着持重，很有器量風度，事奉父母以孝聞名。魏孝武帝初年，從家中徵召出來任員外散騎侍郎。當時齊神武帝獨攬朝政，竇毅憤激地有爲君主而死的志向。

及孝武西遷，遂從入關，封奉高縣子，邑六百户，除符璽郎。從擒竇泰，復弘農，戰沙苑，皆有功。拜右將軍、太中大夫，進爵爲侯，增邑一千户。累遷持節、撫軍將軍、通直散騎常侍。魏廢帝二年，授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大都督，進爵安武縣公，增邑一千四百户。魏恭帝元年，進授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大都督，改封永安縣公，出爲幽州刺史。孝閔帝踐阼，進爵神武郡公，增邑通前五千户。保定三年，徵還朝，治左宫伯，轉小宗伯，尋拜大將軍。

到孝武帝西遷，就跟隨入關，封爲奉高縣子，食邑六百户，授符璽郎。跟隨孝武帝活捉竇泰，收復弘農，在沙苑作戰，都立有戰功。授右將軍、太中大夫，進封爵位爲侯，增加食邑一千户。多次升遷任持節、撫軍將軍、通直散騎常侍。魏廢帝二年，授任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大都督，進封爵位爲安武縣公，增加食邑一千四百户。魏恭帝元年，升任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大都督，改封爲永安縣公，出任爲幽州刺史。孝閔帝登上皇位，進封爵位爲神武郡公，增加食邑通前五千户。保定三年，徵調還朝，管理左宫伯，改任小宗伯，不久任大將軍。

時與齊人争衡，戎車歲動，并交結突厥，以爲外援。在太祖之時，突厥已許納女於我，齊人亦甘言重幣，遣使求婚。狄固貪婪，便欲有悔。朝廷乃令楊荐等累使結之，往反十餘，方復前好。至是，雖期往逆，猶懼改圖。以毅地兼勳戚，素有威重，乃命爲使。及毅之至，齊使亦在焉。突厥君臣，猶有貳志。毅抗言正色，以大義責之，累旬乃定，卒以皇后歸。朝議嘉之，别封成都縣公，邑一千户，進位柱國。出爲同州刺史，遷蒲州總管，徙金州總管，加授上柱國，入爲大司馬。隋開皇初，拜定州總管。累居藩鎮，咸得民和。二年，薨於州，年六十四。贈襄郢等六州刺史，

當時周與齊争强鬥勝，戰争每年都發生，兩國都和突厥結交，作爲外援。在太祖的時候，突厥已答應嫁女給周，齊人也用甜言蜜語和貴重的禮品，派遣使者向突厥求婚。狄人本來貪婪無厭，就想悔婚。朝廷就命令楊荐等人多次出使以結交突厥，往返十多次，纔恢復以前的友好關係。到此時，雖然期望前往迎娶，還是害怕對方另作打算。因爲竇毅地位是兼有功勳的皇族親戚，一向威嚴莊重，就任命他爲使節。竇毅到了突厥，齊的使者也在那裏。突厥的君臣，還是有叛逆之心。竇毅高聲而言，表情端莊嚴肅，用大義責備他們，經過數十日纔得以決定，終於迎奉皇后回到朝廷。朝廷評議嘉獎他，另封成都縣公，食邑一千户，升位柱國。出任同州刺史，升蒲州總管，調金州總管，加授上柱國，召入爲大司馬。隋開皇初年，任定州總管，多次居官藩

謚曰肅。毅性温和，每以謹慎自守，又尚太祖第五女襄陽公主，特爲朝廷所委信。雖任兼出入，未嘗有矜惰之容，時人以此稱焉。子賢嗣。

鎮，都能使百姓和睦。二年，在州去世，終年六十四歲。追贈襄、郢等六州刺史，謚號爲肅。竇毅性格温和，經常謹慎從事自守節操，又娶太祖第五女襄陽公主爲妻，特别被朝廷所委任信賴。雖然任職兼有朝廷内外，但是未曾有驕矜懈怠的神色，當時的人因此稱贊他。兒子竇賢繼嗣。

賢字託賢，志業通敏，少知名。天和二年，策拜神武國世子。宣政元年，授使持節儀同大將軍。隋開皇中，襲爵神武公，除遷州刺史。

竇賢字託賢，志向和學業通達聰敏，年輕時就很知名。天和二年，策拜爲神武國世子。宣政元年，授使持節儀同大將軍。隋開皇年間，襲爵神武公，任遷州刺史。

毅第二女即唐太穆皇后。武德元年，詔贈司空、總管荆郢硤夔復沔岳沅澧鄂十州諸軍事、荆州刺史，封杞國公。并追贈賢金遷房直均五州諸軍事、金州刺史，襲杞國公。又追贈賢子紹宣秦州刺史，并襲賢爵。紹宣無子，仍以紹宣兄孝宣子德藏爲嗣。

竇毅第二女即唐太穆皇后。武德元年，下詔贈司空、總管荆郢硤夔復沔岳沅澧鄂十州諸軍事、荆州刺史，封杞國公。并追贈竇賢金遷房直均五州諸軍事、金州刺史，襲杞國公。又追贈竇賢的兒子竇紹宣爲秦州刺史，并繼承竇賢的爵位。紹宣没有兒子，就以紹宣兄長孝宣的兒子德藏作爲繼嗣。

于翼

于翼字文若，太師、燕公謹之子。美風儀，有識度。年十一，尚太祖女平原公主，拜員外散騎常侍，封安平縣公，邑一千户。大統十六年，進爵郡公，加大都督，領太祖帳下左右，禁中宿衛。遷鎮南將軍、金紫光禄大夫、散騎常侍、武衛將軍。謹平江陵，所贈得軍實，分給諸子。翼一無所取，唯簡賞口内名望子弟有士風者，别待遇之。太祖聞之，特賜奴婢二百口，翼固辭不受。尋授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加侍中、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六官建，除左宫伯。

于翼字文若，是太師、燕公于謹的兒子。風度和儀容很美好，有見識和器度。十一歲，娶太祖女兒平原公主爲妻，任員外散騎常侍，封安平縣公，食邑一千户。大統十六年，進封爵位爲郡公，加授大都督，統領太祖身邊的人，在宫中值宿，擔任警衛。遷任鎮南將軍、金紫光禄大夫、散騎常侍、武衛將軍。于謹平定江陵，把作戰中的俘獲分給各位兒子。于翼一件也不要，祇挑選賞給的人當中名望子弟有士人風度的，另外接待他們。太祖聽到這個消息，特地賞賜奴婢二百人，于翼堅決推辭不肯接受。不久任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加侍中、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六卿之官設立，任左宫伯。

孝閔帝踐阼，出爲渭州刺史。翼兄寔先莅此州，頗有惠政。翼又推誠布信，事存寬簡，夷夏感悦，比之大小馮君焉。時吐谷渾入寇河右，凉鄯河三州咸被攻圍，使來告急。秦州都督遣翼赴援，不從。寮屬咸以爲

孝閔帝登上皇位，出任渭州刺史。于翼的哥哥于寔先前曾任職此州，施政頗爲仁惠。于翼又以誠意相待，展示信用，政事注重寬容簡便，夷夏都很感動喜悦，將他兄弟倆比作大小馮君。當時吐谷渾進犯黄河右岸，凉鄯河三州都被圍攻，使者前來告急。秦州都督派遣于翼前往增援，于

言。翼曰：“攻取之術，非夷俗所長。此寇之來，不過抄掠邊牧耳。安能頓兵城下，久事攻圍！掠而無獲，勢將自走。勞師以往，亦無所及。翼揣之已了，幸勿復言。”居數日問至，果如翼所策。賀蘭祥討吐谷渾，翼率州兵先鋒深入。以功增邑一千二百户。尋徵拜右宫伯。

世宗雅愛文史，立麟趾學，在朝有藝業者，不限貴賤，皆預聽焉。乃至蕭撝、王褒等與卑鄙之徒同爲學士。翼言於帝曰：“蕭撝，梁之宗子；王褒，梁之公卿。今與趨走同儕，恐非尚賢貴爵之義。”帝納之，詔翼定其班次，於是有等差矣。

世宗崩，翼與晉公護同受遺詔，立高祖。保定元年，徙軍司馬。三年，改封常山郡公，邑二千九百户。天和初，遷司會中大夫，增邑通前三千七百户。三年，皇后阿史那氏至自突厥，高祖行親迎之禮，命翼總司儀制。狄人雖蹲踞無節，然咸憚翼之禮法，莫敢違犯。遭父憂去職，居喪過禮，爲時輩所稱。尋有詔，起令視事。高祖又以翼有人倫之鑒，皇太子及諸王等相傅以下，并委翼選置。其所擢用，皆民譽也，時論僉謂得人。遷大將軍，總中外宿衛兵事。

晉公護以帝委翼腹心，内懷猜忌。轉爲小司徒，加拜柱國。雖外示崇重，實疏斥之。及誅護，帝召翼，遣往河東取護子中山公訓，仍代鎮蒲州。翼曰：“冢宰無君陵上，自取誅夷。元惡既除，餘孽宜殄。然皆陛下骨肉，猶謂疏不間親。陛下不使諸王而使臣異姓，非直物有横議，愚臣

翼不聽從。同僚們都爲此議論紛紛。于翼説：“進攻取城的方法，不是夷人的特長。這次入侵，不過搶掠邊界的牲畜罷了。哪能屯兵於城下，長期從事進攻包圍呢！搶掠而没有收獲，勢必自己撤走。我軍興師動衆前往，也不能趕上。我猜想已經了結此事，請不必再説。”過了數日音信傳到，果然像于翼所預料的那樣。賀蘭祥討伐吐谷渾，于翼帶領州兵作先鋒深入敵軍。以功增加食邑一千二百户。不久召入任右宫伯。

世宗非常喜愛文史，設立麟趾學，在朝廷中有技藝學業的人，不論尊貴卑賤，都參與聽講。以至蕭撝、王褒等人和地位低下、見識淺陋的一班人同爲學士。于翼向皇帝上奏説：“蕭撝，是梁的貴族子弟；王褒，是梁的高級官員。現在他們與奔走執役者混同一類，恐怕不合尊賢、貴爵的道理。”皇帝采納了他的建議，下詔由于翼排定生員的等級次序，從此就有等級次第了。

世宗駕崩，于翼與晉公宇文護共同接受遺詔，擁立高祖。保定元年，調任軍司馬。三年，改封常山郡公，食邑二千九百户。天和初年，升司會中大夫，增加食邑通前三千七百户。三年，皇后阿史那氏從突厥來到，高祖行親迎之禮儀，命令于翼總理司儀的禮制。狄人雖然蹲坐没有禮節，但是都害怕于翼的禮法，没有人敢違犯。于翼遇父親去世守喪離職，居喪超過禮節，受到當時人們的稱贊。不久皇上下詔，起用他就職治事。高祖又因爲于翼善於鑒别人才，皇太子及諸王等人的相、傅以下官員，都委托于翼挑選設置。他提拔任用的人，都是百姓贊譽的，當時都認爲選任了稱職的人才。升大將軍，總理宫廷内外值宿警衛的事務。

晉公宇文護因爲皇帝視于翼爲親信，内心懷有猜疑忌妒。改任小司徒，加授柱國。雖然表面上顯示推崇重用，實際上是疏遠排斥他。到了誅殺宇文護，皇帝召回于翼，派遣他前往河東捉拿宇文護的兒子中山公宇文訓，并代理鎮守蒲州。于翼説：“冢宰目無君主淩駕於君主之上，自取滅亡。元凶已經剪除，餘孽也應滅絶。但是都是陛下骨肉，還是要講究關係疏遠者不參與關

亦所未安。”帝然之，乃遣越王盛代翼。

係親近者之間的事。陛下不派遣諸王而派異姓臣子爲使者，不單是衆人有非議，連我也覺得不安。”皇帝認爲他説得對，於是改派越王宇文盛代替于翼。

先是，與齊陳二境，各修邊防，雖通聘好，而每歲交兵。然一彼一此，不能有所克獲。高祖既親萬機，將圖東討，詔邊城鎮，并益儲偫，加戍卒。二國聞之，亦增修守禦。翼諫曰：“宇文護專制之日，興兵至洛，不戰而敗，所喪實多。數十年委積，一朝糜散。雖爲護無制勝之策，亦由敵人之有備故也。且疆埸相侵，互有勝敗，徒損兵儲，非策之上者。不若解邊嚴，減戎防，繼好息民，敬待來者。彼必喜於通和，懈而少備，然後出其不意，一舉而山東可圖。若猶習前踪，恐非蕩定之計。”帝納之。

在此之前，與齊、陳兩國邊境，各修邊防，雖然通聘交好，但是每年都交戰。然而一時攻那邊，一時攻這邊，不能獲勝。高祖親自執政，將要計劃向東征討，下詔邊防城鎮，都要增多儲備器物，增加守邊的士兵。齊、陳兩國聽到這個消息，也增强守衛防禦。于翼勸諫説：“宇文護專權的時候，興兵到洛，没有交戰就失敗了，損失實在很多。數十年的積蓄，一朝散盡。雖然因爲宇文護没有制勝的計策，也是由於敵人有防備的緣故。况且侵犯國界，互有勝敗，白白損失軍中儲備，不是上策。不如解除邊防的戒嚴，減少戍防的人數，繼續交好，使百姓休養生息，友好地接待來者。對方必然對於通好講和感到高興，懈怠而減少防備，然後我們出其不意，舉兵一次就可以謀取山東。如果還蹈前迹，恐怕不是平定的計策。”皇帝采納了他的意見。

建德二年，出爲安隨等六州五防諸軍事、安州總管。時屬大旱，涢水絶流。舊俗，每逢亢陽，禱白兆山祈雨。高祖先禁群祀，山廟已除。翼遣主簿祭之，即日澍雨沾洽，歲遂有年。民庶感之，聚會歌舞，頌翼之德。

建德二年，出任安隨等六州五防諸軍事、安州總管。當時適逢大旱，涢水斷流。舊時風俗，每逢久旱不雨，就到白兆山禱告求雨。高祖原先禁止祭祀，山廟已經拆除。于翼派遣主簿祭祀白兆山，當日便下足了及時雨，一年的農事就有了收成。百姓都很感謝，聚會一起載歌載舞，頌揚于翼的恩德。

四年，高祖將東伐，朝臣未有知者，遣納言盧韞等前後乘驛，三詣翼問策焉。翼贊成之。及軍出，詔翼率荆、楚兵二萬，自宛、葉趣襄城，大將軍張光洛、鄭恪等并隸焉。旬日下齊一十九城。所部都督，輒入民村，即斬以徇。由是百姓欣悦，赴者如歸。屬高祖有疾，班師，翼亦旋鎮。

四年，高祖將向東征伐，朝廷臣子未有知情的人，派遣納言盧韞等先後乘坐驛馬，三次到于翼那裏向他詢問計策。于翼贊同并助成高祖的計劃。到了大軍出發，下詔于翼率領荆、楚士兵二萬，從宛、葉直趨襄城，大將軍張光洛、鄭恪等都歸他管轄。十日攻下齊十九座城池。所轄各部都督，擅入民村，立即斬首示衆。因此百姓歡欣喜悦，投奔的人如同歸家一般。適逢高祖有病，班師回朝，于翼也回到所在的方鎮。

五年，轉陝熊等七州十六防諸軍事、宜陽總管。翼以宜陽地非襟帶，請移鎮於陝。詔從之，仍除陝州

五年，改任陝熊等七州十六防諸軍事、宜陽總管。于翼認爲宜陽不是險要之地，請求調任到陝。下詔聽從他，仍任陝州刺史，總管如舊。

刺史，總管如舊。其年，大軍復東討，翼自陝入九曲，攻拔造澗等諸城，徑到洛陽。齊洛州刺史獨孤永業開門出降，河南九州三十鎮，一時俱下。襄城民庶等喜復見翼，并壺漿塞道。尋即除洛懷等九州諸軍事、河陽總管。

尋徙豫州總管，給兵五千人、馬千匹以之鎮，并配開府及儀同等二十人。仍敕河陽、襄州、安州、荆州四州總管內有武幹者，任翼徵牒，不限多少。儀同以下官爵，承制先授後聞。陳將魯天念久圍光州，聞翼到汝南，望風退散。霍州蠻首田元顯，負險不賓，於是，送質請附。陳將任蠻奴悉衆攻顯，顯立栅拒戰，莫有異心。及翼還朝，元顯便叛。其得殊俗物情，皆此類也。

大象初，徵拜大司徒。詔翼巡長城，立亭鄣。西自雁門，東至碣石，創新改舊，咸得其要害云。仍除幽定七州六鎮諸軍事、幽州總管。先是，突厥屢爲寇掠，居民失業。翼素有威武，兼明斥候，自是不敢犯塞，百姓安之。

及尉遲迥據相州舉兵，以書招翼。翼執其使，并書送之。于時隋文帝執政，賜翼雜繒一千五百段、粟麥一千五百石，并珍寶服玩等，進位上柱國，封任國公，增邑通前五千户，別食任城縣一千户，收其租賦。翼又遣子讓通表勸進，并請入朝。隋文帝許之。

開皇初，拜太尉。或有告翼，云往在幽州欲同尉遲迥者，隋文召致清室，遣理官按驗。尋以無實見原，仍復本位。三年五月，薨。贈本官、加蒲晋懷絳邵汾六州諸軍事、蒲州刺

這一年，大軍又向東征討，于翼從陝進入九曲，攻下造澗等多座城池，一直到了洛陽。齊國洛州刺史獨孤永業打開城門，出城投降，河南九州三十鎮，一時都被攻下。襄城百姓爲又見到了于翼而高興，一起犒勞軍隊塞滿了道路。不久就任洛懷等九州諸軍事、河陽總管。

不久調任豫州總管，供給士兵五千人、馬一千匹到任所，并配給開府及儀同等二十人。仍下詔河陽、襄州、安州、荆州四州總管內有軍事公務的，任憑于翼簽發徵用公文，不限多少。儀同以下官爵，秉承皇帝旨意先授後奏。陳國將領魯天念包圍光州很久，聽説于翼到了汝南，望風退兵逃散。霍州蠻族首領田元顯，原仗恃天險不歸順，到這個時候，送上人質請求歸附。陳國將領任蠻奴調集全部兵馬進攻田元顯，田元顯修建營栅，抵禦抗擊，没有人敢有二心。等到于翼回到朝廷，田元顯便叛變了。他懂得異域的習俗和風土人情，都像這類情况。

大象初年，徵入任大司徒。下詔于翼巡視長城，設立供防守用的堡壘。西邊從雁門起，向東直到碣石，創新改舊，都能抓住關鍵。仍任幽定七州六鎮諸軍事、幽州總管。在此之前，突厥多次入侵搶掠，居民失去謀生的常業。于翼素來威風勇武，加上通曉偵察，突厥從此不敢侵犯邊塞，百姓得以安居。

到尉遲迥占據相州起兵，傳送書信招降于翼。于翼逮捕來使，連同書信送往朝廷。當時隋文帝執政，賜給于翼雜色絲綢一千五百段、粟麥一千五百石，以及珍寶服用玩賞的物品等，升位上柱國，封任國公，增加食邑通前五千户，另外給俸禄任城縣一千户，收取他們的租税。于翼又派遣兒子于讓上表勸登皇位，并請求入朝。隋文帝答應了他。

開皇初年，任太尉。有人告發于翼，説他往昔在幽州想夥同尉遲迥謀反，隋文帝召來他關押在囚禁有罪官吏的牢獄，派遣法官審查證實。不久因爲没有實據被赦罪，仍恢復本來的官位。三年五月去世。追贈本官、加蒲晋懷絳邵汾六州

史，謚曰穆。

翼性恭儉，與物無競，常以滿盈自戒，故能以功名終。

子璽，官至上大將軍、軍司馬、黎陽郡公。璽弟詮，上儀同三司、吏部下大夫、常山公。詮弟讓，儀同三司。

諸軍事、蒲州刺史，謚號爲穆。

于翼性格恭謹謙遜，與人無争，經常以"滿則溢"告誡自己，所以能以功成名就終其生。

兒子于璽，官至上大將軍、軍司馬、黎陽郡公。于璽的弟弟于詮，上儀同三司、吏部下大夫、常山公。于詮的弟弟于讓，儀同三司。

李穆

尉遲迥之舉兵也，河西公李賢弟穆爲并州總管，亦執迥子送之。

李穆字顯慶，少明敏，有度量。太祖入關，便給事左右，深被親遇。穆亦小心謹肅，未嘗懈怠。太祖嘉之，遂處以腹心之任，出入卧内，當時莫與爲比。及侯莫陳悦害賀拔岳，太祖自夏州赴難，而悦黨史歸據原州，猶爲悦守。太祖令侯莫陳崇輕騎襲之。穆先在城中，與兄賢、遠等據城門應崇，遂擒歸。以功授都督。從迎魏孝武，封永平縣子，邑三百户。擒竇泰，復弘農，并有戰功。沙苑之捷，穆又言於太祖曰："高歡今日已喪膽矣，請速逐之，則歡可擒也。"太祖不聽。論前後功，進爵爲公。

尉遲迥舉兵的時候，河西公李賢的弟弟李穆任并州總管，也逮捕尉遲迥的兒子送往朝廷。

李穆字顯慶，年輕時很聰明敏捷，有風度器量。太祖入關，便在身邊供職，深受信任厚待。李穆也小心謹慎恭肅，未曾懈怠。太祖嘉獎他，就安排他以心腹的重任，出入卧室，當時没有人能與他相比。到侯莫陳悦殺害賀拔岳時，太祖從夏州趨救國難，而侯莫陳悦的同黨史歸占據原州，還替侯莫陳悦防守。太祖命令侯莫陳崇率領輕騎襲擊史歸。李穆先在城中，與兄長李賢、李遠等占據城門接應侯莫陳崇，就活捉了史歸。以功任都督。跟隨迎立魏孝武帝，封永平縣子，食邑三百户。活捉竇泰，收復弘農，都有戰功。沙苑打勝仗的時候，李穆又對太祖説："高歡今日已恐懼到極點了，請趕快追他，那麽高歡可以活捉了。"太祖不聽從。評定他的前後功勛，進封爵位爲公。

河橋之戰，太祖所乘馬中流矢驚逸，太祖墜於地，軍中大擾。敵人追及之，左右皆奔散，穆乃以策抶太祖，因大駡曰："爾曹主何在？爾獨住此！"敵人不疑是貴人也，遂捨之而過。穆以馬授太祖，遂得俱免。是日微穆，太祖已不濟矣。自是恩盼更隆。擢授武衛將軍，加大都督、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進爵安武郡公，增邑一千七百户。前後賞賜，不可勝計。久之，太祖美其志節，乃嘆曰："人之所貴，唯身命耳，李穆遂能輕身命之重，濟孤於難。雖復加之以爵位，賞之以玉帛，未足爲報也。"乃

河橋的戰役中，太祖的坐騎中流箭驚慌逃走，太祖跌落在地，軍中大亂。敵人追了上來，太祖身邊的人都奔走逃散，李穆就用馬鞭笞打太祖，接着大聲責駡説："你們這班人的主人在哪裏？你却獨自停留在這裏！"敵人没有疑心這是尊貴的人，就捨棄他而走過去了。李穆把馬送給太祖，就得以一起幸免於難。當日不是李穆相救，太祖已經無救了。從此恩賜禮遇更加優厚。升任武衛將軍，加大都督、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進爵安武郡公，增加食邑一千七百户。前後賞賜之物，不可勝數。過了很久，太祖贊美他的志向氣節，就感嘆説："人所珍貴的東西，衹是自身的性命罷了，李穆能以自身性命爲輕，救我於危難之中。即使再把爵位加給他，把玉帛賞給

特賜鐵券，恕以十死。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侍中。初，穆授太祖以驄馬，其後中厩有此色馬者，悉以賜之。又賜穆世子惇安樂郡公，姊一人爲郡君，餘姊妹并爲縣君，兄弟子侄及緦麻以上親并舅氏，皆沾厚賜。其見褒崇如此。

他，也不足報答。"於是特地賞賜鐵券，寬恕他十次死罪。升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侍中。當初，李穆送給太祖青白色的馬，後來國君的養馬舍中有這種顔色的馬，都把它們賞賜給李穆。又賞賜李穆世子李惇爲安樂郡公，姊一人爲郡君，其餘姐妹都爲縣君，兄弟子侄及緦麻喪服以上親屬和舅氏，都分得豐厚的賞賜。他受嘉獎推崇到如此地步。

從解玉壁圍，拜安定國中尉。尋授同州刺史，入爲太僕卿。征江陵功，封一子長城縣侯，邑千户。尋進位大將軍，賜姓拓拔氏。俄除原州刺史，又以賢子爲平高郡守，遠子爲平高縣令，并加鼓吹。穆自以叔侄一家三人，皆牧宰鄉里，恩遇過隆，固辭不拜。太祖不許。後轉雍州刺史，入爲小冢宰。孝閔帝踐阼，增邑通前三千七百户，又别封一子爲縣伯。穆請迴封賢子孝軌，許之。

跟隨太祖解除了玉壁的包圍，任安定國中尉。不久任同州刺史，入朝任太僕卿。征討江陵有功，封一個兒子爲長城縣侯，食邑一千户。不久升位大將軍，賜姓拓拔氏。不久任原州刺史，又以李賢的兒子爲平高郡太守，李遠的兒子爲平高縣縣令，一起加賞鼓吹樂隊。李穆自己認爲叔侄一家三人，都在家鄉擔任太守縣令，恩澤禮遇過於優厚，堅決推辭不肯擔任。太祖不准許。後來調任雍州刺史，入朝爲小冢宰。孝閔帝登上皇位，增加食邑通前三千七百户，又另封一個兒子爲縣伯。李穆請求轉封李賢的兒子李孝軌，皇帝答應了。

及遠子植謀害晉公護，植誅死，穆亦坐除名。時植弟基任淅州刺史，例合從坐。穆頻詣護，請以子惇、怡等代基死，辭理酸切，聞者莫不動容。護矜之，遂特免基死。

李遠的兒子李植圖謀殺害晉公宇文護，李植被誅殺，李穆也受牽連坐罪被除名。當時李植的弟弟李基任淅州刺史，照例應該因爲親人犯罪而牽連受處分。李穆頻繁地到宇文護那裏去，請求用自己的兒子李惇、李怡等代替李基而死，辭情凄切，聽者無不爲之動容。宇文護憐憫他，就特地免除李基的死罪。

世宗即位，拜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大都督、安武郡公、直州刺史。武成二年，拜少保。保定二年，進位大將軍。三年，從隨公楊忠東伐。還，拜小司徒，遷柱國大將軍，别封一子郡公，邑二千户。五年，遷大司空。天和二年，進封申國公，邑五千户，舊爵迴授一子。建德元年，遷太保。尋出爲原州總管。四年，高祖東征，令穆率兵三萬，别攻軹關及河北諸縣，并破之。後以帝疾班師，棄而不守。六年，進位上柱

世宗即位，任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大都督、安武郡公、直州刺史。武成二年，授少保。保定二年，升位大將軍。三年，跟隨隨公楊忠向東討伐。還朝，任小司徒，升柱國大將軍，另封一個兒子爲郡公，食邑二千户。五年，升大司空。天和二年，進封申國公，食邑五千户，舊爵轉授一個兒子。建德元年，升太保。不久出任原州總管。四年，高祖東征，命令李穆帶兵三萬，另攻軹關及河北各縣，都攻了下來。後來因爲皇帝患病班師回朝，攻取的地方捨棄而不防守。六年，升位上柱國，任并州總管。當時東夏再次平定，人心世情還很混亂，李穆以安靜無

國，除并州總管。時東夏再平，人情尚擾，穆鎮之以静，百姓懷之。大象元年，遷大左輔，總管如舊。二年，加太傅，仍總管。

爲不施刑罰來安撫他們，百姓懷念他。大象元年，升大左輔，總管如舊。二年，加太傅，照様任總管。

及尉遲迥舉兵，穆子榮欲應之。穆弗聽曰："周德既衰，愚智共悉。天時若此，吾豈能違天?"乃遣使謁隋文帝，并上十三環金帶，蓋天子之服也，以微申其意。時迥子誼爲朔州刺史，亦執送京師。迥令其所署行臺韓長業攻陷潞州，執刺史趙威，署城民郭子勝爲刺史。穆遣兵討之，獲子勝。隋文帝嘉之，以穆勞效同破鄴城第一勛，加三轉，聽分授其二子榮、才及兄賢子孝軌。榮及才并儀同大將軍，孝軌進開府儀同大將軍。又别封子雄爲密國公，邑三千户。

到尉遲迥興兵，李穆的兒子李榮想響應他。李穆不聽從，説："周的德行已經衰落了，愚蠢和明智的人都知道。天時像這樣，我怎麽能違背天意?"就派遣使者拜謁隋文帝，呈上十三環金帶，這是天子的服飾，用以委婉地申明他的心意。當時尉遲迥的兒子尉遲誼任朔州刺史，也被逮捕送往京師。尉遲迥命令他所任用的行臺韓長業攻下潞州，逮捕刺史趙威，任用城中居民郭子勝爲刺史。李穆派兵討伐，活捉了郭子勝。隋文帝嘉奬他，以他的勞績同破鄴城第一勛，加勛級三轉級，聽任分授給他的兩個兒子李榮、李才及兄長李賢的兒子李孝軌。李榮及李才都任儀同大將軍，李孝軌升開府儀同大將軍。又另封兒子李雄爲密國公，食邑三千户。

李惇

穆長子惇，字士宇。大統四年，以穆功賜爵安平縣侯，尋授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大都督，進爵爲公。太祖令功臣世子并與略陽公游處，惇於時輩之中，特被引接。每有遐方服玩，異域珍奇，無不班錫。俄授小武伯，進爵安樂郡公。天和三年，遷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鳳州刺史。卒於位。贈大將軍、原靈豳三州刺史。

李穆的長子李惇，字士宇。大統四年，因爲李穆的功勛而賜爵安平縣侯，不久任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大都督，進爵爲公。太祖下令功臣世子一起與略陽公相處，李惇在當時一輩人當中，特地被引見接待。每次有遠方服飾和玩賞之物，異地珍貴奇異的物品，没有不頒賜的。不久授任小武伯，進爵安樂郡公。天和三年，升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鳳州刺史。在職位上去世。追贈大將軍、原靈豳三州刺史。

史臣曰：竇熾儀表魁梧，器識雄遠。入參朝政，則嘉謀以陳；出總蕃條，則惠政斯洽。竇毅忠肅奉上，温恭接下，茂實彰於本朝，義聲揚於殊俗。并以國華民望，論道當官，榮映一時，慶流來葉。及熾遲疑勸進，有送故之心，雖王公恨恨，何以加此。

史臣曰：竇熾儀表雄壯高大，器量見識宏大深遠。入朝參與朝政，就能提出好的計謀；出外總理繁多事項，就能使仁政和洽。竇毅忠心謹肅事奉君上，温和謙恭接待部下，盛美的業績在本朝顯揚，仁義的聲望在遠方傳播。兩人一起以國家的精華和人民的榜様，議論正道擔當官職，榮耀映照於一時，福澤流傳於後世。竇熾遲疑勸登皇位，仍懷有隨舊君遷轉的心意，即使王祥在晋受禪時眷戀故主，也比不上竇熾這様。

語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然則效忠之迹或殊，處臣之理斯一，權言指要，其維致命乎！是以典午擅朝，葛公休爲之投袂；新都篡盜，翟仲文所以稱兵。及東郡誅夷，竟速漢朝之禍；淮南覆敗，無救魏室之亡。而烈士貞臣，赴蹈不已，豈忠義所感，視死如歸者歟。于、李之送往事居，有曲於此。翼既功臣之子，地即姻親；穆乃早著勛庸，深寄肺腑。并兼文武之任，荷累世之恩，理宜與存與亡，同休同戚。加以受捍城之托，總戎馬之權，勢力足以勤王，智能足以衛難。乃宴安寵禄，曾無釋位之心；報使獻誠，但務隨時之義。弘名節以高貴，豈所望於二公。若捨彼天時，徵諸人事，顯慶起晋陽之甲，文若發幽薊之兵，叶契岷峨，約從漳滏，北控沙漠，西指崤函，則成敗之數，未可量也。

古語説："君主用禮節任使臣子，臣子用忠心事奉君主。"既然如此，那麽效忠的業績或許不同，而對待臣子的道理是一致的，權言要旨，大概在於捐軀吧！因此典午把持朝政，葛公休爲之拂動衣袖，奮然而起；新都侯王莽篡漢，翟仲文爲之興兵討伐。等到東郡誅殺平定，最後加速了漢朝的禍患；淮南覆敗，無法挽救魏室的滅亡。但是有志建功立業之士和忠貞之臣，赴湯蹈火不停止，也許是爲忠義所感奮，而視死如歸吧。于、李的禮葬死者，奉事生者，在這方面是有曲衷的。于翼是功臣的子弟，地位親近至姻親；李穆很早就功勛顯著，被皇帝視爲心腹。一起兼有文武的重任，受世代的君恩，按理應該與皇帝共存亡，同喜憂。加上接受保衛疆土的重托，總管兵馬的大權，權勢力量足以起兵救援王朝，才智能力足以防衛危難。却逸樂安於尊崇的俸禄，竟没有贊輔朝政的心思；回報使者獻上誠意，衹致力於順應時勢。弘揚名望氣節以清高尊貴，難道可以寄希望於于、李兩位。如果捨棄天時，徵求人事，顯慶起用晋陽之軍，文若出動幽薊之兵，協契於岷峨，約從於漳滏，向北控制沙漠，往西指向崤函，那麽成功或失敗的氣數，是不能估量的。

周書卷三十一

列傳第二十三

韋孝寬　韋敻　梁士彦

韋孝寬　韋旭

韋叔裕字孝寬，京兆杜陵人也，少以字行。世爲三輔著姓。祖直善，魏馮翊、扶風二郡守。父旭，武威郡守。建義初，爲大行臺右丞，加輔國將軍、雍州大中正。永安二年，拜右將軍、南豳州刺史。時氐賊數爲抄竊，旭隨機招撫，并即歸附。尋卒官。贈司空、冀州刺史，謚曰文惠。

孝寬沉敏和正，涉獵經史。弱冠，屬蕭寶夤作亂關右，乃詣闕，請爲軍前驅。朝廷嘉之，即拜統軍。隨馮翊公長孫承業西征，每戰有功。拜國子博士，行華山郡事。屬侍中楊侃爲大都督，出鎮潼關，引孝寬爲司馬。侃奇其才，以女妻之。永安中，授宣威將軍、給事中，尋賜爵山北縣男。普泰中，以都督從荆州刺史源子恭鎮襄城，以功除析陽郡守。時獨孤信爲新野郡守，同荆州，與孝寬情好款密，政術俱美，荆部吏人，號爲"聯璧"。孝武初，以都督鎮城。

韋叔裕字孝寬，是京兆杜陵人，年輕時以字行於世。世代是三輔大姓。祖父直善，是魏馮翊、扶風二郡太守。父親韋旭，是武威郡太守。建義初年，任大行臺右丞，加授輔國將軍、雍州大中正。永安二年，任右將軍、南豳州刺史。當時氐人賊軍多次搶掠偷盜，韋旭隨機招降安撫，氐人一起隨即歸附。不久死於任上。追贈司空、冀州刺史，謚號爲文惠。

孝寬爲人沉静聰慧，和順端正，泛覽經史。二十歲時，適逢蕭寶夤在關右作亂，就到朝廷去，請求做軍隊的先鋒。朝廷嘉奬他，立即任他爲統軍。跟隨馮翊公長孫承業西征，每次作戰都有功勞。任國子博士，兼代理華山郡政事。適逢侍中楊侃爲大都督，出鎮潼關，引薦孝寬爲司馬。楊侃贊賞他的才能，把女兒嫁給他。永安年間，授任宣威將軍、給事中，不久賜爵山北縣男。普泰年間，以都督身份跟隨荆州刺史源子恭鎮守襄城，以功任析陽郡太守。當時獨孤信任新野郡太守，同隸荆州，與孝寬感情友好交往密切，政事和方法都很好，荆部的官吏和人民，稱他倆爲"聯璧"。孝武帝初年，以都督身份鎮守城池。

文帝自原州赴雍州，命孝寬隨軍。及剋潼關，即授弘農郡守。從擒竇泰，兼左丞，節度宜陽兵馬事。仍與獨孤信入洛陽城守。復與宇文貴、怡峰應接潁州義徒，破東魏將任祥、

文帝從原州奔赴雍州，命令孝寬隨軍。等到攻克潼關，立即授任孝寬爲弘農郡太守。跟隨文帝活捉竇泰，兼任左丞，節制調度宜陽兵馬事務。隨後與獨孤信入洛陽城防守。又與宇文貴、怡峰接應潁州義徒，在潁川打敗東魏將領任祥、

堯雄於潁川。孝寬又進平樂口，下豫州，獲刺史馮邕。又從戰於河橋。時大軍不利，邊境騷然，乃令孝寬以大將軍行宜陽郡事。尋遷南兗州刺史。

堯雄。孝寬又進軍平定樂口，攻下豫州，俘獲刺史馮邕。又跟隨在河橋作戰。當時大軍形勢不利，邊境騷動，就命令孝寬以大將軍身份兼攝宜陽郡事務。不久升南兗州刺史。

是歲，東魏將段琛、堯傑復據宜陽，遣其陽州刺史牛道恒扇誘邊民。孝寬深患之，乃遣諜人訪獲道恒手迹，令善學書者僞作道恒與孝寬書，論歸款意，又爲落燼燒迹，若火下書者，還令諜人送於琛營。琛得書，果疑道恒，其所欲經略，皆不見用。孝寬知其離阻，日出奇兵掩襲，擒道恒及琛等，崤、澠遂清。

這一年，東魏將領段琛、堯傑又占據宜陽，派遣他們的陽州刺史牛道恒煽動引誘邊塞的居民。孝寬對此深表擔憂，就派遣間諜探訪獲取道恒的手迹，命令善於學習書法的人僞造道恒給孝寬的書信，談論歸順的誠意，又製造落下灰燼燃燒的痕迹，好像火下書寫一般，命令間諜送回段琛的軍營。段琛得到書信，果然懷疑道恒，道恒想策劃的事情，都不被采用。孝寬知道他們之間離心阻隔，每日派出奇兵襲擊，活捉了道恒及段琛等人，崤、澠就平定了。

大統五年，進爵爲侯。八年，轉晋州刺史，尋移鎮玉壁，兼攝南汾州事。先是山胡負險，屢爲劫盜，孝寬示以威信，州境肅然。進授大都督。

大統五年，進爵爲侯。八年，改任晋州刺史，不久調往鎮守玉壁，兼理南汾州政事。在此之前，山胡倚仗險阻，多次搶劫偷盜，孝寬用威嚴信用顯示給他們看，全州境内安定。升任大都督。

十二年，齊神武傾山東之衆，志圖西入，以玉壁衝要，先命攻之。連營數十里，至於城下，乃於城南起土山，欲乘之以入。當其山處，城上先有兩高樓。孝寬更縛木接之，命極高峻，多積戰具以禦之。齊神武使謂城中曰："縱爾縛樓至天，我會穿城取爾。"遂於城南鑿地道。又於城北起土山，攻具，晝夜不息。孝寬復掘長塹，要其地道，仍飭戰士屯塹。城外每穿至塹，戰士即擒殺之。又於塹外積柴貯火，敵人有伏地道内者，便下柴火，以皮鞴吹之。吹氣一衝，咸即灼爛。城外又造攻車，車之所及，莫不摧毁。雖有排楯，莫之能抗。孝寬乃縫布爲縵，隨其所向則張設之。布既懸於空中，其車竟不能壞。城外又縛松於竿，灌油加火，規以燒布，并欲焚樓。孝寬復長作鐵鈎，利其鋒刃，火竿來，以鈎遥割之，松麻俱

十二年，齊神武帝調集山東全部兵力，志在向西進攻，因爲玉壁地處要衝，首先下令攻打。神武帝的軍隊連營數十里，直到玉壁城下，就在城南修起土山，想登山而入。在對着山的地方，城上先前有兩座高樓。孝寬又縛扎樹木接高它們，使它們更加高峻到極點，儲備很多戰具來防禦。齊神武帝派使者告訴城中人説："縱使你們縛高戰樓到天，我會鑿穿城池攻取下來的。"就在城南開鑿地道。又在城北築起土山，儲積戰具，晝夜不停。孝寬又挖長壕溝，中途攔截對方的地道，仍下令戰士駐守在壕溝上。城外每逢挖鑿到了壕溝，戰士就捉住殺死他們。又在壕溝外積貯柴火，敵人有埋伏在地道裏面的，便丢下點燃的木柴，用皮做的鼓風吹火器吹火。吹氣一衝，兵士都被灼爛。城外又造攻車，攻車所到的地方，没有什麽東西不被摧毁的。即使有成排的横木，也不能抗拒。孝寬就縫布做幔，跟隨戰車所向之處就張開設置。布幔懸在空中，戰車也不能損壞它。城外又在竹竿上縛扎松枝，灌油加火，謀劃用來燒布，并想用來焚樓。孝寬又製造

落。外又於城四面穿地，作二十一道，分爲四路，於其中各施梁柱，作訖，以油灌柱，放火燒之，柱折，城并崩壞。孝寬又隨崩處竪木柵以捍之，敵不得入。城外盡其攻擊之術，孝寬咸拒破之。

長鐵鉤，磨利它的鋒刃，火竿燒來，用鉤遠遠地割斷它，松枝麻繩一起掉下。城外又在城四面鑿地，修二十一條地道，分爲四路，在那裏各自設置横梁木柱，做好之後，用油灌注在木柱之上，放火燒它，木柱折斷，城一起崩塌。孝寬又跟着在崩塌之處竪立木柵來護衛，敵人不能攻入。城外用盡他們各種攻擊的方法，孝寬都抵禦打敗了他們。

神武無如之何，乃遣倉曹參軍祖孝徵謂曰："未聞救兵，何不降也?"孝寬報云："我城池嚴固，兵食有餘，攻者自勞，守者常逸。豈有旬朔之間，已須救援。適憂爾衆有不反之危。孝寬關西男子，必不爲降將軍也。"俄而孝徵復謂城中人曰："韋城主受彼榮祿，或復可爾，自外軍士，何事相隨入湯火中耶。"乃射募格於城中云："能斬城主降者，拜太尉，封開國郡公，邑萬户，賞帛萬匹。"孝寬手題書背，反射城外云："若有斬高歡者，一依此賞。"孝寬弟子遷，先在山東，又鎖至城下，臨以白刃，云若不早降，便行大戮。孝寬慷慨激揚，略無顧意。士卒莫不感勵，人有死難之心。

神武帝對孝寬無可奈何，就派遣倉曹參軍祖孝徵告訴他說："没有聽到有救兵來，爲何不投降呢?"孝寬回答說："我城池嚴密堅固，兵士糧食充足，進攻的人自感疲勞，守城的人常感安逸。哪裏有十天或一個月的時間，就需要救援呢？我恰恰擔憂你們有不能返回的危險。孝寬是關西男子，一定不做投降將軍。"不久孝徵又告訴城中人說："韋城主受他的榮耀俸禄，也許可以如此，其餘軍中兵士，何故跟着他赴湯蹈火呢?"於是向城中射出招募人才的賞格，上面寫道："能够殺死城主來投降的，授太尉，封開國郡公，食邑萬户，賞帛萬匹。"韋孝寬親手在賞格背面題字，反射到城外，題字寫道："如果能够斬殺高歡的，同樣依照這樣的賞賜。"孝寬弟弟的兒子韋遷，先在山東，又被鎖到城下，用刀刃威脅，聲言如果不及早投降，就要殺頭。孝寬慷慨激昂，毫無眷顧之意。士兵們没有人不受感動鼓勵的，人人都有殉難之心。

神武苦戰六旬，傷及病死者十四五，智力俱困，因而發疾。其夜遁去。後因此忿恚，遂殂。魏文帝嘉孝寬功，令殿中尚書長孫紹遠、左丞王悦至玉壁勞問，授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進爵建忠郡公。

神武帝苦戰六十天，受傷、生病及戰死的人達十分之四五，才智氣力都很困乏，因此發病。連夜逃走。後來因爲此戰而忿怒怨恨，就去世了。魏文帝嘉獎孝寬的戰功，命令殿中尚書長孫紹遠、左丞王悦到玉壁犒勞慰問，授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升爵建忠郡公。

廢帝二年，爲雍州刺史。先是，路側一里置一土候，經雨頹毁，每須修之。自孝寬臨州，乃勒部内當候處植槐樹代之。既免修復，行旅又得庇蔭。周文後見，怪問知之，曰："豈得一州獨爾，當令天下同之。"於是令諸州夾道一里種一樹，十里種三

廢帝二年，任雍州刺史。在此之前，道路旁邊一里設置一個記里程的土堆，經過颳風下雨，容易倒塌，常常需要修復。自從孝寬到職之後，就下令部屬在記里程的地方種植槐樹來代替。既可免除修復之苦，行人又能得到庇護遮蔭。周文帝後來見到槐樹代替土堆，感到很奇怪，經過詢問瞭解到緣故，說："難道衹有一個州能够獨自

樹，百里種五樹焉。

恭帝元年，以大將軍與燕國公于謹伐江陵，平之，以功封穰縣公。還，拜尚書右僕射，賜姓宇文氏。三年，周文北巡，命孝寬還鎮玉壁。周孝閔帝踐阼，拜小司徒。明帝初，參麟趾殿學士，考校圖籍。

保定初，以孝寬立勛玉壁，遂於玉壁置勳州，仍授勳州刺史。齊人遣使至玉壁，求通互市。晉公護以其相持日久，絶無使命，一日忽來求交易，疑别有故。又以皇姑、皇世母先没在彼，因其請和之際，或可致之。遂令司門下大夫尹公正至玉壁，共孝寬詳議。孝寬乃於郊盛設供帳，令公正接對使人，兼論皇家親屬在東之意。使者辭色甚悦。時又有汾州胡抄得關東人，孝寬復放東還，并致書一牘，具陳朝廷欲敦鄰好。遂以禮送皇姑及護母等。

孝寬善於撫御，能得人心。所遣間諜入齊者，皆爲盡力。亦有齊人得孝寬金貨，遥通書疏。故齊動静，朝廷皆先知。時有主帥許盆，孝寬托以心膂，令守一戍。盆乃以城東入。孝寬怒，遣諜取之，俄而斬首而還。其能致物情如此。

汾州之北，離石以南，悉是生胡，抄掠居人，阻斷河路。孝寬深患之。而地入於齊，無方誅翦。欲當其要處，置一大城。乃於河西徵役徒十萬，甲士百人，遣開府姚岳監築之。岳色懼，以兵少爲難。孝寬曰："計成此城，十日即畢。既去晉州四百餘里，一日創手，二日僞境始知；設令

如此嗎？應當讓全天下都和這裏一樣。"於是下令各州夾道一里種植一棵樹，十里種植三棵樹，百里種植五棵樹。

恭帝元年，以大將軍身份與燕國公于謹討伐江陵，平定了它，以功封穰縣公。回到朝廷，授任尚書右僕射，賜姓宇文氏。三年，周文北巡，命令孝寬返回鎮守玉壁。周孝閔帝登上皇位，任小司徒。明帝初年，參加麟趾殿學士，考證校對圖書典籍。

保定初年，因爲孝寬在玉壁立下功勛，就在玉壁設置勳州，仍授任勳州刺史。齊人派遣使者到玉壁，要求通商貿易。晉公宇文護因爲雙方相持時間很久，互相毫無使者往來，一日忽然前來要求交易，懷疑另外有緣故。又因爲皇姑、皇世母早先淪没在對方那兒，趁他們請求和解的機會，也許可以把她們要回來。就下令司門下大夫尹公正到玉壁，和孝寬共同詳細商議。孝寬就在城郊盛設供宴會用的帷帳、用具、飲食，命令公正接待對方的使者，同時談論皇家親屬仍留在東部的意見。使者言辭神色表現得非常高興。當時又有汾州胡人搶掠到關東人，孝寬又釋放他們回到東部，并送出一封書函，陳述朝廷想與鄰國親厚友好的心意。對方就以禮節送回皇姑和宇文護的母親等人。

孝寬善於安撫治理，能得人心。所派遣進入齊做間諜的人，都替他盡力。也有齊人得到孝寬金錢財物，從遠處暗通書信。所以齊的動静，朝廷都預先知道。當時有主帥許盆，孝寬視爲心腹，命令他防守一處邊塞城堡，許盆却從城東進入。孝寬大怒，派遣間諜捉拿他，不久將他斬首而還。他能得到人心歸向就像這樣。

汾州的北面，離石的南面，都是胡人生活的地方，他們搶掠居民，阻斷河路。孝寬對此深爲擔憂。然而地域歸入齊，無法消除此患。孝寬想在他們來往的險要之處，修置一座大城。就從河西徵集役徒十萬，帶甲的兵士一百人，派遣開府姚岳監督修築。姚岳臉色上流露出憂慮的神色，認爲兵士太少很難辦。孝寬說："估計修好這座城，十日就可完工。築城工地距離晉州四百多

晋州徵兵，二日方集；謀議之間，自稽三日；計其軍行，二日不到。我之城隍，足得辦矣。”乃令築之。齊人果至南首，疑有大軍，乃停留不進。其夜，又令汾水以南，傍介山、稷山諸村，所在縱火。齊人謂是軍營，遂收兵自固。版築克就，卒如其言。

里，一日開始動手，二日對方境内纔能知道；假設晋州徵兵，二日纔能集中；謀劃商議之間，自然稽留三日；估計他們的軍隊出發，二日不能走到。我們的護城河，足以辦好了。”就下令修築。齊人果然來到南端，懷疑有大軍，就停留不敢前進。當天夜裏，又下令汾水以南，靠介山、稷山各村，各處縱火。齊人認爲是軍營，就收兵固守。築城成功，最終如他所説那樣。

四年，進位柱國。時晋公護將東討，孝寬遣長史辛道憲啓陳不可，護不納。既而大軍果不利。後孔城遂陷，宜陽被圍。孝寬乃謂其將帥曰：“宜陽一城之地，未能損益。然兩國争之，勞師數載。彼多君子，寧乏謀猷。若棄崤東，來圖汾北，我之疆界，必見侵擾。今宜於華谷及長秋速築城，以杜賊志。脱其先我，圖之實難。”於是畫地形，具陳其狀。晋公護令長史叱羅協謂使人曰：“韋公子孫雖多，數不滿百。汾北築城，遣誰固守?”事遂不行。天和五年，進爵鄖國公，增邑通前一萬户。

四年，升位柱國。當時晋公宇文護將要向東征討，孝寬派遣長史辛道憲陳述此事不可行，宇文護不采納。不久大軍果然出師不利。後來孔城被攻陷，宜陽被圍困。孝寬就告訴他的將帥説：“宜陽一城之地，勝負對全局不會有所損益。然而兩國争奪它，使軍隊疲勞數年。對方很多君子，難道缺乏謀略。如果捨棄崤東，來圖謀汾北，我們的疆界，必然被侵略騷擾。現今應該在華谷及長秋迅速築城，以杜絶賊人的志向。如果對方比我們先動手，我們要圖謀他們實在困難。”於是畫出地形，陳述情狀。晋公宇文護命令長史叱羅協告訴使者説：“韋公子孫雖然很多，但是數量不滿百人。汾北築城，派誰固守?”事情就未能實行。天和五年，升爵鄖國公，增加食邑通前一萬户。

是歲，齊人果解宜陽之圍，經略汾北，遂築城守之。其丞相斛律明月至汾東，請與孝寬相見。明月云：“宜陽小城，久勞戰争。今既入彼，欲於汾北取償，幸勿怪也。”孝寬答曰：“宜陽彼之要衝，汾北我之所棄。我棄彼圖，取償安在? 且君輔翼幼主，位重望隆，理宜調陰陽，撫百姓，焉用極武窮兵，構怨連禍！且滄、瀛大水，千里無烟，復欲使汾、晋之間，横尸暴骨? 苟貪尋常之地，塗炭疲弊之人，竊爲君不取。”

這一年，齊人果然解除了對宜陽的包圍，謀取汾北，韋孝寬於是築城防守。齊丞相斛律明月來到汾東，請求與孝寬相見。明月説：“宜陽小城，因戰争而長久疲勞。現今已經進入你們的版圖，想在汾北取得補償，請不要怪我。”孝寬回答説：“宜陽是你們的要衝，汾北是我所棄之地。我捨棄，你謀取，取得補償在哪兒呢? 況且你輔佐幼主，位重望隆，按理應該調理陰陽，安撫百姓，哪裏用得着窮兵黷武，結仇連禍！況且滄、瀛發大水，千里没有人烟，難道又想使汾、晋之間，横尸暴骨? 如果貪圖尋常之地，而使疲敝的人民陷於苦難之中，我私下認爲你的想法是不可取的。”

孝寬參軍曲巖頗知卜筮，謂孝寬曰：“來年，東朝必大相殺戮。”孝寬因令巖作謡歌曰：“百升飛上天，明

孝寬的參軍曲巖很懂得占卜，告訴孝寬説：“明年，東朝必然大相殺戮。”孝寬就命令曲巖創作歌謡説：“百升飛上天，明月照長安。”百升，

月照長安。”百升，斛也。又言：“高山不摧自崩，槲樹不扶自竪。”令諜人多齎此文，遺之於鄴。祖孝徵既聞，更潤色之，明月竟以此誅。

建德之後，武帝志在平齊。孝寬乃上疏陳三策。其第一策曰：

臣在邊積年，頗見間隙，不因際會，難以成功。是以往歲出軍，徒有勞費，功績不立，由失機會。何者？長淮之南，舊爲沃土，陳氏以破亡餘燼，猶能一舉平之。齊人歷年赴救，喪敗而反，内離外叛，計盡力窮。《傳》不云乎：“仇有釁焉，不可失也。”今大軍若出軹關，方軌而進，兼與陳氏共爲掎角；并令廣州義旅，出自三鵶；又募山南驍鋭，沿河而下；復遣北山稽胡絶其并、晋之路。凡此諸軍，仍令各募關、河之外勁勇之士，厚其爵賞，使爲前驅。岳動川移，雷駭電激，百道俱進，并趨虜庭。必當望旗奔潰，所向摧殄。一戎大定，實在此機。

其第二策曰：

若國家更爲後圖，未即大舉，宜與陳人分其兵勢。三鵶以北，萬春以南，廣事屯田，預爲貯積。募其驍悍，立爲部伍。彼既東南有敵，戎馬相持，我出奇兵，破其疆埸。彼若興師赴援，我則堅壁清野，待其去遠，還復出師。常以邊外之軍，引其腹心之衆。我無宿舂之費，彼有奔命之勞。一二年中，必自離叛。且齊氏昏暴，政出多門，鬻獄賣官，唯利是視，荒淫酒色，忌害忠良。闔境熬然，不勝其弊。以此而觀，

説的就是“斛”字。又説：“高山不摧自崩，槲樹不扶自竪。”下令間諜多携帶這些文字，送到鄴。祖孝徵聽到了，又加以文采修飾，明月最後因此被殺。

建德之後，武帝志在平定齊。孝寬就上奏疏陳述三策。他的第一策説：

我在邊防多年，多次見到可乘之機，不利用機遇，難以成功。因此往年出兵，白白地疲勞耗費，功績不能建立，緣由在於喪失機會。爲什麽呢？長淮的南面，舊時是肥沃的土地，陳氏以破亡餘燼之力，尚且能够一舉平定。齊人多年奔赴援救，喪師失敗而回，内部離心，外部叛變，計謀用盡，力量困窘。《傳》不是説過嗎：“仇人有暇釁，機會不可喪失。”現今大軍如果直出軹關，兩軍并行而進，加上與陳氏共同夾擊；并下令廣州義師，從三鵶出發；又招募山南驍勇精鋭士卒，沿黄河而下；再派遣北山稽胡阻斷其并、晋通路。凡此各路軍隊，都命令他們各自招募關、河之外剛勁勇敢的兵士，給他們優厚的爵位獎賞，讓他們充當先鋒。山動水移，雷霆萬鈞，分路并進，共趨敵巢。敵人必將望旗奔逃潰散，我軍所向無敵。一戰天下大定，實在這次機會。

他的第二策説：

如果國家另爲日後謀劃，暫不立即大舉起兵，應該與陳人分散他們軍隊的勢力。三鵶以北，萬春以南，廣泛從事屯田，預先做好貯備積蓄。招募那些勇猛强悍的人，編爲軍隊。對方東南有敵手，兵馬相持。我們派出奇兵，進攻他們的國界。他們如果興師奔赴援救，我們就堅壁清野，等他們遠離了，回頭又出師。經常用邊境外的軍隊，牽動他們親信的徒衆。我們没有隔夜舂糧的耗費，他們有疲於奔命的勞累。一二年中，必然自身離心背叛。况且齊氏昏庸殘暴，政出多門，因訟得賄，出賣官爵，唯利是圖，荒淫貪杯好色，妒忌殘害忠良之士。全境如同熬煎一般，禁不起這

覆亡可待。然後乘間電掃，事等摧枯。

些弊病。由此看來，傾覆滅亡指日可待。然後乘機會以雷電之勢橫掃，那麼破敵就如同摧枯拉朽一般。

其第三策曰：

竊以大周土宇，跨據關、河，蓄席卷之威，持建瓴之勢。太祖受天明命，與物更新，是以二紀之中，大功克舉。南清江、漢，西龕巴、蜀，塞表無虞，河右底定。唯彼趙、魏，獨爲榛梗者，正以有事三方，未遑東略。遂使漳、滏游魂，更存餘晷。昔勾踐亡吳，尚期十載；武王取亂，猶煩再舉。今若更存遵養，且復相時，臣謂宜還崇鄰好，申其盟約。安人和衆，通商惠工，蓄鋭養威，觀釁而動。斯則長策遠馭，坐自兼并也。

他的第三策說：

我私下認爲大周的國土，横跨占據關、河，積蓄席捲天下的威力，持有高屋建瓴的形勢。太祖秉受天命，與物更新，因此二紀之中，大功能够建立。往南使江、漢清平，向西平定巴、蜀，塞外没有憂患，河右得以平定。衹有那趙、魏之地，獨爲阻塞不通，究其原因，正是由於在三個方向有戰争，來不及向東策劃。就使得漳、滏游散之魂，還存有剩餘的時光。往昔勾踐滅亡吳國，尚且期待十年；周武王收取亂世，還需再次出兵。現今如果有意順應時勢而積蓄力量，再等時機，我認爲應該修復睦鄰友好，申明盟約。安定人民，團結民衆，互通商貿，優惠百工，養威蓄鋭，觀察時機然後行動。這樣就是長鞭駕馭遠方，端坐而可兼并别國。

書奏，武帝遣小司寇淮南公元偉、開府伊婁謙等重幣聘齊。爾後遂大舉，再駕而定山東，卒如孝寬之策。

孝寬的書策啓奏上去，武帝派遣小司寇淮南公元偉、開府伊婁謙等用貴重禮品到齊訪問。此後就大舉出兵，兩次親征就平定了山東，最終如同孝寬陳述的那樣。

孝寬每以年迫懸車，屢請致仕。帝以海内未平，優詔弗許。至是復稱疾乞骸骨。帝曰："往已面申本懷，何煩重請也。"

孝寬經常因爲年近七十，多次請求辭去官職。皇帝因爲天下没有平定，下詔嘉獎而不准許。到這時候又聲稱有疾請求退職還鄉，皇帝説："往日已經當面申述你的心意，何必煩勞再次請求呢。"

五年，帝東伐，過幸玉壁。觀禦敵之所，深嘆羡之，移時乃去。孝寬自以習練齊人虚實，請爲先驅。帝以玉壁要衝，非孝寬無以鎮之，乃不許。及趙王招率兵出稽胡，與大軍掎角，乃敕孝寬爲行軍總管，圍守華谷以應接之。孝寬克其四城。武帝平晋州，復令孝寬還舊鎮。

五年，皇帝向東征伐，途中親臨玉壁。視察禦敵的處所，深深感嘆羡慕，過了一段時間纔離去。孝寬自己認爲熟悉齊人虚實，請求做先鋒。皇帝認爲玉壁地處要衝，除了孝寬没有人能够鎮守，就不答應孝寬的請求。到趙王宇文招帶兵出稽胡，與大軍夾擊敵人，就下令孝寬任行軍總管，圍守華谷來接應他。孝寬攻克四座城池。武帝平定晋州，又下令孝寬還歸舊鎮。

及帝凱還，復幸玉壁。從容謂孝寬曰："世稱老人多智，善爲軍謀。

到皇帝凱旋，又親臨玉壁，從容地告訴孝寬説："世上稱贊老人多智謀，善於爲軍事策劃。

然朕唯共少年，一舉平賊。公以爲何如?”孝寬對曰：“臣今衰耄，唯有誠心而已。然昔在少壯，亦曾輪力先朝，以定關右。”帝大笑曰：“實如公言。”乃詔孝寬隨駕還京。拜大司空，出爲延州總管，進位上柱國。

然而我衹同青年們一起，舉兵一次就平定了叛賊。你認爲怎麽樣呢?”孝寬回答説：“我現今年老力衰了，衹有誠心罷了。然而往昔在少壯之年，我也曾經爲先朝貢獻力量，平定關右。”皇帝大笑説：“實在如同你所説的那樣。”於是下詔孝寬隨駕回京。任大司空，出任延州總管，升位上柱國。

大象元年，除徐兖等十一州十五鎮諸軍事、徐州總管。又爲行軍元帥，徇地淮南。乃分遣杞公宇文亮攻黄城，郕公梁士彦攻廣陵，孝寬率衆攻壽陽，并拔之。初孝寬到淮南，所在皆密送誠款。然彼五門，尤爲險要，陳人若開塘放水，即津濟路絶。孝寬遽令分兵據守之。陳刺史吴文育果遣决堰，已無及。於是陳人退走，江北悉平。

大象元年，任徐兖等十一州十五鎮諸軍事、徐州總管。又任行軍元帥，奪取淮南之地。於是分派杞公宇文亮進攻黄城，郕公梁士彦進攻廣陵，孝寬帶兵進攻壽陽，都攻占下來。起初，孝寬到淮南，所在之處都秘密地真誠交好。然而對方的五門，特别險要，陳人如果開塘放水，立即渡口路絶，孝寬急忙下令分兵據守。陳刺史吴文育果然派人挖决堤壩，但已經來不及了。於是陳人衹好退走，江北完全平定。

軍還，至豫州，宇文亮舉兵反，潜以數百騎襲孝寬營。時亮圉官茹寬密白其狀，孝寬有備。亮不得入，遁走，孝寬追獲之。詔以平淮南之功，别封一子滑國公。

大軍回朝，到了豫州，宇文亮帶兵謀反，暗中用數百名騎兵偷襲孝寬軍營。當時宇文亮的養馬官茹寬秘密地告發他的情况，孝寬有了防備。宇文亮不能進入，衹好逃走，孝寬追趕捕獲了他。皇帝下詔以平定淮南的功勛，另封孝寬的一個兒子爲滑國公。

及宣帝崩，隋文帝輔政，時尉遲迥先爲相州總管，詔孝寬代之。又以小司徒叱列長乂爲相州刺史，先令赴鄴。孝寬續進，至朝歌，迥遣大都督賀蘭貴齎書候孝寬。孝寬留貴與語以察之，疑其有變，遂稱疾徐行。又使人至相州求醫藥，密以伺之。既到湯陰，逢長乂奔還。孝寬兄子魏郡守藝又棄郡南走。孝寬審訐其狀，乃馳還。所經橋道，皆令毁撤，驛馬悉擁以自隨。又勒驛將曰：“蜀公將至，可多備肴酒及芻粟以待之。”迥果遣儀同梁子康將數百騎追孝寬，驛司供設豐厚，所經之處，皆輒停留，由是不及。

到宣帝駕崩，隋文帝輔佐政事，當時尉遲迥先任相州總管，下詔由孝寬代替他。又以小司徒叱列長乂爲相州刺史，先下令要他到鄴去。孝寬接着進發，到朝歌，尉遲迥派遣大都督賀蘭貴携帶書信等候孝寬。孝寬留下賀蘭貴與他交談以觀察他，懷疑有變故，就聲稱有病緩慢地行動。又派人到相州尋求醫藥，秘密地偵察。已經到了湯陰，適逢長乂奔走回來。孝寬兄長的兒子魏郡太守韋藝又棄郡往南逃走。孝寬詳細詢問那裏的情况，就迅速返回。沿途所經過的橋梁道路，都下令拆毁撤除，驛站的馬匹全部收集起來跟隨自己。又下令驛站的將領説：“蜀公將要來到，可多準備美酒佳肴和糧草來接待他。”尉遲迥果然派遣儀同梁子康帶領數百名騎兵追趕孝寬，驛站供給招待非常豐厚，所經過的地方，都要停留，因此追趕不上。

時或勸孝寬，以爲洛京虛弱，素無守備，河陽鎮防，悉是關東鮮卑，迥若先往據之，則爲禍不小。乃入保河陽。河陽城内舊有鮮卑八百人，家并在鄴，見孝寬輕來，謀欲應迥。孝寬知之，遂密造東京官司，詐稱遣行，分人詣洛陽受賜。既至洛陽，并留不遣。因此離解，其謀不成。

當時有人勸告孝寬，認爲洛京虛弱，一向没有守備，河陽的鎮守防禦，都是關東鮮卑人，尉遲迥如果搶先前往占據了它，就爲禍不小。於是入保河陽。河陽城内舊有鮮卑八百人，家都在鄴，看到孝寬輕騎來到，商議想響應尉遲迥。孝寬知道了這個消息，就秘密造訪東京官府，假裝聲稱派遣出發，分人到洛陽接受賞賜。已經到了洛陽，全部扣留不遣返。藉此離散瓦解，使他們的計謀不能成功。

六月，詔發關中兵，以孝寬爲元帥東伐。七月，軍次河陽。迥所署儀同薛公禮等圍逼懷州，孝寬遣兵擊破之。進次懷縣永橋城之東南。其城既在要衝，雉堞牢固，迥已遣兵據之。諸將士以此城當路，請先攻取。孝寬曰："城小而固，若攻而不拔，損我兵威。今破其大軍，此亦何能爲也。"於是引軍次于武陟，大破迥子惇，惇輕騎奔鄴。軍次於鄴西門豹祠之南。迥自出戰，又破之。迥窮迫自殺。兵士在小城中者，盡坑於遊豫園。諸有未服，皆隨機討之，關東悉平。十月，凱還京師。十一月薨，時年七十二。贈太傅、十二州諸軍事、雍州牧。謚曰襄。

六月，下詔徵發關中兵馬，以孝寬爲元帥向東討伐。七月，軍隊駐扎在河陽。尉遲迥所委派的儀同薛公禮等人圍攻進逼懷州，孝寬派兵打敗了他。軍隊進駐懷縣永橋城的東南。這座城池地處要衝，城墻牢固，尉遲迥已派兵占據了它。各將士認爲這座城池擋住道路，請求首先攻取。孝寬説："城小但很牢固，如果進攻而不能拔取，損害了我軍的威風。現今打敗他的大軍，這座城又有什麽用呢。"於是領軍駐扎在武陟，大敗尉遲迥的兒子尉遲惇，尉遲惇輕騎奔往鄴。軍隊駐扎在鄴西門豹祠的南面。尉遲迥親自出來迎戰，又打敗了他。尉遲迥走投無路被迫自殺。在小城中的兵士，全部被活埋在遊豫園。凡是有未曾歸服的，都隨機討伐他們。關東全部平定。十月，凱旋回京。十一月去世，終年七十二歲。追贈太傅、十二州諸軍事、雍州刺史。謚號爲襄。

孝寬在邊多載，屢抗强敵。所有經略，布置之初，人莫之解；見其成事，方乃驚服。雖在軍中，篤意文史，政事之餘，每自披閲。末年患眼，猶令學士讀而聽之。又早喪父母，事兄嫂甚謹。所得俸禄，不入私房。親族有孤遺者，必加振贍。朝野以此稱焉。長子諶年已十歲，魏文帝欲以女妻之。孝寬辭以兄子世康年長。帝嘉之，遂以妻世康。孝寬有六子，總、壽、霽、津知名。

孝寬在邊防多年，多次抗禦强敵。他所策劃的事，布置的開頭，没有人能够理解，見到他成功，纔驚嘆佩服。雖然身在軍中，却專意於文史，政事的餘閑時間，經常親自翻閲。晚年患眼病，還讓學士讀給他聽。又早年喪亡父母，事奉兄嫂非常恭謹。所得到的俸禄，不放入私房。親族中有孤兒遺留的，一定加以救濟供養。朝野因此稱贊他。長子韋諶年已十歲，魏文帝想把女兒嫁給他。孝寬以兄長的兒子世康年長而推辭。皇帝嘉奬他，就把女兒嫁給世康。孝寬有六個兒子，其中總、壽、霽、津四人知名。

韋夐

韋夐字敬遠。志尚夷簡，澹於榮利。弱冠，被召拜雍州中從事，非其

韋夐字敬遠。志向崇尚平易質樸，對名利很淡泊。二十歲，被召入任雍州中從事，這不是他

好也，遂謝疾去職。前後十見徵辟，皆不應命。屬太祖經綸王業，側席求賢，聞敻養高不仕，虛心敬悅，遣使辟之，備加禮命。雖情諭甚至，而竟不能屈。彌以重之，亦弗之奪也。所居之宅，枕帶林泉，敻對玩琴書，蕭然自樂。時人號爲居士焉。至有慕其閑素者，或載酒從之，敻亦爲之盡歡，接對忘倦。

的愛好，就托病離職。前後十次被徵辟，都不接受任命。適逢太祖立志治理大業，傾心求賢，聽說韋敻修養高潔，不求仕宦，太祖虛心敬悅，派遣使者徵召，周到地加以禮聘與任命。雖然至誠告諭，但最後不能屈就。更加看重他，也不能奪其志向。所居住的宅所，以林泉爲枕帶，韋敻面對林泉玩琴看書，悠然自得其樂。當時的人稱他爲居士。甚至有人羨慕他的清閑樸素，載酒跟隨他。他也與人盡歡而散，接待應對忘記了疲倦。

明帝即位，禮敬逾厚。乃爲詩以貽之曰：“六爻貞遁世，三辰光少微。潁陽讓逾遠，滄州去不歸。香動秋蘭佩，風飄蓮葉衣。坐石窺仙洞，乘槎下釣磯。嶺松千仞直，岩泉百丈飛。聊登平樂觀，遠望首陽薇。詎能同四隱，來參余萬機。”敻答帝詩，願時朝謁。帝大悅，敕有司日給河東酒一斗，號之曰逍遥公。

明帝即位，禮遇尊敬更加優厚。就寫詩贈給他。詩曰：“六爻占卜避世，日月星少光明。潁陽推讓超越遠古，滄州一去不再回來。清香由搖動的秋蘭佩飾傳來，清風飄起了蓮葉做成的衣服。坐在石上窺探仙洞，乘坐小筏在水邊岩石上下釣。嶺上的青松直立千尺，岩上的清泉百丈高飛。姑且登上平樂觀，遠望首陽山上的薇菜。怎麽能够等同四位隱士，請來參與我日理萬機。”韋敻回答皇帝的詩，願意按時入朝拜謁。皇帝非常高興，下令官府每日供應河東酒一斗，稱他爲逍遥公。

時晉公護執政，廣營第宅。嘗召敻至宅，訪以政事。敻仰視其堂，徐而嘆曰：“酣酒嗜音，峻宇雕墻，有一於此，未或弗亡。”護不悅。有識者以爲知言。

當時晉公宇文護執政，大興土木營造府第住宅。曾經召韋敻來到住宅，向他咨詢政事。韋敻抬頭仰望廳堂，緩慢地嘆息道：“沉湎於酒，嗜好音樂，高大的屋宇，雕花的墻壁，此中有一件，没有不滅亡的。”宇文護很不高興。有見識的人認爲這是很有遠見的話。

陳遣其尚書周弘正來聘，素聞敻名，請與相見。朝廷許之。弘正乃造敻，談讌盈日，恨相遇之晚。後請敻至賓館，敻不時赴。弘正仍贈詩曰：“德星猶未動，真車詎肯來。”其爲時所欽挹如此。

陳派遣尚書周弘正前來訪問，一向聽說韋敻的名聲，請求與他相見。朝廷答應了。弘正就造訪韋敻，兩人談笑終日，遺憾相遇太晚了。後來請韋敻來到賓館，韋敻不按時前往。弘正乃贈詩說：“德星還没有出動，真車怎麽肯來。”他被當時的人所佩服到這樣的地步。

武帝嘗與敻夜宴，大賜之縑帛，令侍臣數人負以送出。敻唯取一匹，示承恩旨而已。帝以此益重之。孝寬爲延州總管，敻至州與孝寬相見。將還，孝寬以所乘馬及鞶勒與敻。敻以其華飾，心弗欲之。笑謂孝寬曰：“昔人不棄遺簪墜屨者，惡與之同出，

武帝曾經與韋敻在夜晚宴飲，大量賞賜細絹絲綢給他，令數名侍臣肩負着送出。韋敻衹拿取一匹，表示接受皇恩心意而已。皇帝因此更加尊重他。孝寬任延州總管，韋敻來到州城與孝寬相見。將要回去，孝寬把自己乘坐的馬及馬繮、銜勒給韋敻。韋敻認爲裝飾華麗，心裏不想要它。笑着告訴孝寬說：“往昔有人不捨棄遺失的頭簪

不與同歸。吾雖不逮前烈，然捨舊録新，亦非吾志也。”於是乃乘舊馬以歸。

和掉下的鞋子，究其原因，是討厭與它們一同出來，而不能與之一同歸去。我雖然趕不上前代賢人，然而捨舊用新，也不是我的心願。”於是就乘坐舊馬回歸。

武帝又以佛、道、儒三教不同，詔夐辨其優劣。夐以三教雖殊，同歸於善，其迹似有深淺，其致理殆無等級。乃著《三教序》奏之。帝覽而稱善。時宣帝在東宫，亦遺夐書，并令以帝所乘馬迎之，問以立身之道。夐對曰：“《傳》不云乎，儉爲德之恭，侈爲惡之大。欲不可縱，志不可滿。并聖人之訓也，願殿下察之。”

武帝又認爲佛、道、儒三教不同，下詔讓韋夐分辨它們的優劣。韋夐認爲三教雖然不同，但是一同歸於善道，三教的踪迹似有深淺之分，但是使國家安定清平幾乎没有等級之分。於是著《三教序》向皇帝上奏。皇帝看了稱道寫得好。當時宣帝任太子，也贈送書函給韋夐，并下令用皇帝所乘坐的馬來迎接他，問他立身處世的道理。韋夐回答説：“《傳》不是説過嗎，節儉是有德者的共性，奢侈是罪惡的大者。欲望不可放縱，心志不可驕傲自滿。這些都是聖人的教誨，希望殿下審察。”

夐子瓘行隨州刺史，因疾物故，孝寬子總復於并州戰殁。一日之中，凶問俱至。家人相對悲慟，而夐神色自若。謂之曰：“死生命也，去來常事，亦何足悲。”援琴撫之如舊。

韋夐的兒子韋瓘兼攝隨州刺史，因爲生病去世，孝寬的兒子韋總又在并州戰死。一日之内，凶訊一起來到。家人相對悲哀痛哭，但是韋夐神色自若。告訴家人説：“死和生，都有天命，死去生來都是平常的事，哪裏值得悲痛呢。”取琴撫奏如同舊日一樣。

夐又雅好名義，虚襟善誘。雖耕夫牧豎有一介可稱者，皆接引之。特與族人處玄及安定梁曠爲放逸之友。少愛文史，留情著述，手自抄録數十萬言。晚年虚静，唯以體道會真爲務。舊所製述，咸削其稿，故文筆多并不存。

韋夐又非常愛好名聲和道義，虚懷若谷，善於誘導。即使農夫牧童有一處可以稱道的，都接待引導他。特别與族人處玄及安定梁曠爲放任自由的朋友。年輕時喜愛文史，留心著述，親手抄録數十萬字。晚年虚心沉静，衹以體察道德彙合真諦作爲要事。舊時所創作著述的文字，都删削其草稿，因此文字很多都未留存下來。

建德中，夐以年老，預戒其子等曰：“昔士安以蘧蒢束體，王孫以布囊繞尸，二賢高達，非庸才能繼。吾死之日，可斂舊衣，勿更新造。使棺足周尸，牛車載柩，墳高四尺，壙深一丈。其餘煩雜，悉無用也。朝晡奠食，於事彌煩，吾不能頓絶汝輩之情，可朔望一奠而已。仍薦素蔬，勿設牲牢。親友欲以物吊祭者，并不得爲受。吾常恐臨終恍惚，故以此言預戒汝輩。瞑目之日，勿違吾志也。”

建德年間，韋夐因爲年老，預先告誡他的兒子等人説：“往昔士安用葦或竹編的粗席裹束遺體，王孫用布袋圍繞尸骸，二位賢人清高曠達，不是一般的人所能繼承的。我死的時候，可用舊衣收殮，不要另外新做。衹要使棺材足以裝下尸體，用牛車載着靈柩，墳高四尺，壙深一丈。其餘繁雜之物，完全没有用處。清晨和午後祭奠食物，對事情更加煩勞，我不能立即斷絶你們後輩的感情，可以在朔望兩天祭奠一下就算了。照舊獻上素食蔬菜，不要擺設猪牛羊。親友想用物品來吊唁祭奠的，都不要接受。我經常擔心臨終精

宣政元年二月，卒於家，時年七十七。武帝遣使祭，賻賵有加。其喪制葬禮，諸子等并遵其遺戒。子世康。

梁士彥

梁士彥字相如，安定烏氏人也。少任俠，好讀兵書，頗涉經史。周武帝將平東夏，聞其勇决，自扶風郡守除爲九曲鎮將，進位上開府，封建威縣公。齊人甚憚之。

後以熊州刺史從武帝拔晉州，進位大將軍，除晉州刺史。及帝還，齊後主親攻圍之，樓堞皆盡，短兵相接。士彥慷慨自若，謂將士曰："死在今日，吾爲爾先。"於是勇猛齊奮，號聲動天，無不一當百。齊兵少却，乃令妻及軍人子女晝夜修城，三日而就。武帝大軍亦至，齊師圍解。士彥見帝，持帝鬚泣，帝亦爲之流涕。時帝欲班師，士彥叩馬諫，帝從之。執其手曰："朕有晉州，爲平齊之基，宜善守之。"及齊平，封郕國公，位上柱國、雍州總管。宣帝即位，除徐州總管。與烏丸軌禽陳將吴明徹、裴忌於吕梁，略定淮南地。

隋文帝作相，轉亳州總管。尉遲迥反，爲行軍總管，及韋孝寬擊之。令家僮梁默等爲前鋒，士彥繼之，所當皆破。

及迥平，除相州刺史。深見忌，乃代還京師。閑居無事，恃功懷怨，與宇文忻、劉昉等謀反。將率僮僕，候上享廟之際以發機。復欲於蒲州起事，略取河北，捉黎陽關，塞河陽路，劫調布爲牟甲，募盗賊爲戰士。其甥裴通知而奏之。帝未發其事，授晉州刺史，欲觀其志。士彥欣然謂昉

神恍惚，因此用這些話預先告誡你們這班人。我瞑目之日，你們不要違背我的心志。"

宣政元年二月，在家中去世，終年七十七歲。武帝派遣使者祭奠，贈送助葬的財物、車馬很多。他的治喪制度和葬禮，各位兒子等人都遵照他的遺誡。兒子名叫世康。

梁士彥字相如，是安定烏氏人。年輕時負氣仗義，愛讀兵書，頗爲涉獵經書史籍。周武帝將要平定東夏，聽説他勇敢决斷，由扶風郡太守任爲九曲鎮將，升任上開府，封建威縣公。齊人非常害怕他。

後來以熊州刺史的身份跟隨武帝攻下晉州，升任爲大將軍，任晉州刺史。到皇帝還朝，齊後主親自圍攻晉陽，城樓矮墻盡毁，兩軍短兵相接。士彥慷慨自若，告訴將士説："死在今日，我爲你們領先。"於是勇猛齊奮，號聲震天動地，人人無不以一當百。齊軍稍微退却，就下令妻子及軍人子女日夜修城，三日成功，武帝大軍也來到，齊軍的圍攻被解除了。士彥拜見皇帝，撫摸着皇帝的鬍鬚哭泣，皇帝也爲之流淚。當時皇帝想班師，士彥扣住繮繩勸諫，皇帝聽從他。拉着他的手説："我有晉州，是平定齊國的根基，應該好好守衛它。"到了齊國被平定，封郕國公，位上柱國、雍州總管。宣帝即位，任徐州總管。與烏丸軌在吕梁活捉陳將吴明徹、裴忌，攻克平定淮南之地。

隋文帝任相國，調梁士彥任亳州總管。尉遲迥謀反，梁士彥任行軍總管，與韋孝寬攻擊他。下令家僮梁默等人爲前鋒，士彥接着出發，所向之處都被攻下。

到尉遲迥被平定，任相州刺史。被深深地猜忌，就又回朝任職返回京師。閑居無事，倚仗有功，心懷怨恨，與宇文忻、劉昉等人謀反。準備率領僮僕，等候皇帝祭祀宗廟的時候發動。又想在蒲州起事，攻取河北，控制黎陽關，堵塞河陽路，搶劫徵調的布匹來做帽子衣服，招募盗賊來做戰士。他的外甥裴通知道這個消息就上奏朝廷。皇帝没有揭發他謀反的事，任他爲晉州刺

等曰："天也！"又請儀同薛摩兒爲長史，帝從之。後與公卿朝謁，帝令執士彥、忻、昉等於行間。詰之狀，猶不伏，捕薛摩兒至，對之。摩兒具論始末，云第二子剛垂泣苦諫，第三子叔諧曰"作猛獸須成班"。士彥失色，顧曰："汝殺我！"於是伏誅。年七十二。

史，想觀察他的志向。士彥高興地告訴劉昉等人說："這是天意啊！"又請求儀同薛摩兒任長史，皇帝聽從了他。後來與公卿入朝謁見，皇帝下令逮捕士彥、宇文忻、劉昉等人於行列之間。查問他們的情況，還是不服罪，又逮捕薛摩兒來到，進行對質。摩兒說出了全部底細，說他次子梁剛垂淚苦苦勸諫，第三子梁叔諧說"作猛獸須成班"。士彥大驚失色，回頭說："是你殺了我！"於是伏罪被殺。終年七十二歲。

有子五人。操字孟德，位上開府、義鄉縣公，早卒。剛字永固，位大將軍、通政縣公、涇州刺史。以諫父獲免，徙瓜州。叔諧坐士彥誅。

有兒子五人。梁操字孟德，官位上開府、義鄉縣公，早年死去。梁剛字永固，官位大將軍、通政縣公、涇州刺史。因爲勸諫父親不要謀反而獲免死罪，徙移到瓜州。梁叔諧因受牽連而被殺。

梁默

梁默者，士彥之蒼頭也，驍武絶人。士彥每從征伐，常與默陷陣。仕周，位開府。開皇末，以行軍總管從楊素征突厥，進位大將軍。又從平楊諒，授柱國。大業五年，從煬帝征吐谷渾，力戰死之。贈光祿大夫。

梁默是士彥的家奴，勇猛過人。士彥每次跟隨征伐，經常與梁默衝鋒陷陣。在周做官，官位爲開府。開皇末年，以行軍總管的身份跟隨楊素征討突厥，升位大將軍。又跟隨平定楊諒，任柱國。大業五年，跟隨煬帝征討吐谷渾，盡力作戰而死。追贈光祿大夫。

周書卷三十二

列傳第二十四

申徽　陸通（弟）逞　柳敏（子）昂　盧柔　唐瑾

申徽

申徽字世儀，魏郡人也。六世祖鍾，爲後趙司徒。冉閔末，中原喪亂，鍾子邃避地江左。曾祖爽仕宋，位雍州刺史。祖隆道，宋北兗州刺史。父明仁，郡功曹，早卒。

徽少與母居，盡心孝養。及長，好經史。性審慎，不妄交游。遭母憂，喪畢，乃歸於魏。元顥入洛，以元邃爲東徐州刺史，邃引徽爲主簿。顥敗，邃被檻車送洛陽，故吏賓客并委去，唯徽送之。及邃得免，乃廣集賓友，嘆徽有古人風。尋除太尉府行參軍。

孝武初，徽以洛陽兵難未已，遂間行入關見文帝。文帝與語，奇之，薦之於賀拔岳。岳亦雅相敬待，引爲賓客。文帝臨夏州，以徽爲記室參軍，兼府主簿。文帝察徽沉密有度量，每事信委之。乃爲大行臺郎中。時軍國草創，幕府務殷，四方書檄，皆徽之辭也。以迎孝武功，封博平縣子，本州大中正。大統初，進爵爲侯。四年，拜中書舍人，修起居注。河橋之役，大軍不利，近侍之官，分散者衆，徽獨不離左右。魏帝稱嘆之。十年，遷給事黄門侍郎。

申徽字世儀，是魏郡人。六世祖申鍾，任後趙司徒。冉閔末年，中原局勢動亂，申鍾的兒子申邃到江南避難。曾祖申爽在南朝宋做官，任雍州刺史。祖父隆道，任宋北兗州刺史。父親明仁，任郡功曹，早年去世。

申徽年少時與母親住在一起，盡心孝敬供養。到長大後，喜好經書史籍。性格謹慎，不隨便與人結交來往。後來遇上母親去世，守喪完畢，就回到魏。元顥進入洛，以元邃爲東徐州刺史，元邃推薦申徽爲主簿。元顥失敗，元邃被檻車送往洛陽，舊日的官吏賓客都丢下他離去了，衹有申徽送行。到了元邃得以免罪，就廣泛地聚集賓客朋友，贊嘆申徽有古人的風度。不久任太尉府行參軍。

孝武帝初年，申徽因爲洛陽戰事不停，就走小路進關謁見文帝。文帝與他交談，認爲他很奇特，就向賀拔岳推薦。賀拔岳也非常尊敬地接待他，招引爲賓客。文帝駕臨夏州，以申徽爲記室參軍，兼任府主簿。文帝審察申徽爲人深沉周密，很有風度器量，每件事情都信任委托他。就任大行臺郎中。當時軍務與國政剛剛開始創立，幕府事務衆多，四方的文書，都是出自申徽的言辭。因爲迎立孝武帝有功，封爲博平縣子，本州大中正。大統初年，晋爵爲侯。四年，任中書舍人，修撰起居注。河橋之戰，大軍失利，皇帝身邊侍衛的官員，很多都分散了，惟有申徽不離皇帝身邊。魏帝稱贊他。十年，升給事黄門侍郎。

先是，東陽王元榮爲瓜州刺史，其女婿劉彦隨焉。及榮死，瓜州首望表榮子康爲刺史，彦遂殺康而取其位。屬四方多難，朝廷不遑問罪，因授彦刺史。頻徵不奉詔，又南通吐谷渾，將圖叛逆。文帝難於動衆，欲以權略致之。乃以徽爲河西大使，密令圖彦。徽輕以五十騎行，既至，止於賓館。彦見徽單使，不以爲疑。徽乃遣一人微勸彦歸朝，以揣其意。彦不從。徽又使贊成其住計，彦便從之，遂來至館。徽先與瓜州豪右密謀執彦，遂叱而縛之。彦辭無罪。徽數之曰："君無尺寸之功，濫居方岳之重。恃遠背誕，不恭貢職，戮辱使人，輕忽詔命。計君之咎，實不容誅。但授詔之日，本令相送歸闕，所恨不得申明罰以謝邊遠耳。"於是宣詔慰勞吏人及彦所部，復云大軍續至，城内無敢動者。使還，遷都官尚書。

在此之前，東陽王元榮任瓜州刺史，他的女婿劉彦跟隨他。等到元榮去世，瓜州的頭等望族上表授任元榮的兒子元康爲刺史，劉彦就殺死元康取代他的地位。適逢四方多難，朝廷没有閑暇問罪，於是授劉彦任刺史。朝廷多次徵召，他都不接受詔令，又與南方的吐谷渾相勾結，將要策劃叛變。文帝難於興師動衆，想用計謀招致他。就以申徽爲河西大使，秘密地下令設法對付劉彦。申徽以五十名騎兵輕裝出發，已經到了瓜州，在賓館歇息。劉彦見到申徽單身出使，不作懷疑。申徽就派遣一個人暗中勸説劉彦歸順朝廷，用以揣度他的心意。劉彦不聽從。申徽又派人贊成他長駐的計劃，劉彦便聽從了，來到賓館。申徽預先與瓜州的豪門大族秘密商議逮捕劉彦，等劉彦一到賓館，就大聲呵叱并且捆綁了他。劉彦以没有罪過作爲托辭。申徽列舉他的罪狀説："你没有半點功勞，名不副實地占據刺史的高位。恃仗地處邊遠，違命放縱，不奉行進貢的職責，羞戮使者，輕視詔命。統計你的罪過，確實應該殺頭。衹是皇帝下詔的那天，本來命令押送你回到朝廷，我感到遺憾的是不能申明罰罪來向邊遠地區道歉。"於是宣布詔令，慰問犒勞官吏以及劉彦的部下，又説大軍將陸續來到，城内没有膽敢騷動的人。出使回到朝廷，升爲都官尚書。

十二年，瓜州刺史成慶爲城人張保所殺，都督令狐延等起義逐保，啓請刺史。以徽信洽西土，拜假節、瓜州刺史。徽在州五稔，儉約率下，邊人樂而安之。十六年，徵兼尚書右僕射，加侍中、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廢帝二年，進爵爲公，正右僕射，賜姓宇文氏。

十二年，瓜州刺史成慶被城中人張保殺死，都督令狐延等人仗義起兵驅逐張保，啓奏請派刺史。皇帝因爲申徽誠信廣泛流布於西邊的疆土，授他臨時持節出巡，任瓜州刺史。申徽在瓜州五年，節儉約束部下，邊地人民安居樂業。十六年，徵入兼任尚書右僕射，加授侍中、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廢帝二年，晋爲公爵，任正右僕射，賜姓宇文氏。

徽性勤敏，凡所居官，案牘無大小，皆親自省覽。以是事無稽滯，吏不得爲奸。後雖歷公卿，此志不懈。出爲襄州刺史。時南方初附，舊俗，官人皆通餉遺。徽性廉慎，乃畫楊震像於寢室以自戒。及代還，人吏送者

申徽性格勤勉機敏，凡是所任的官職，官府的文書無論大小，都親自閲覽。因此事情没有拖延滯留，官吏不能爲非作歹。後來雖然登上公卿的高位，這種志向不曾懈怠。出任爲襄州刺史。當時南方剛剛歸附，舊時習俗，官員都通行饋贈。申徽性格清廉謹慎，就畫了一幅楊震的像挂

數十里不絕。徽自以無德於人，慨然懷愧，因賦詩題於清水亭。長幼聞之，競來就讀。遞相謂曰："此是申使君手迹。"并寫誦之。

在寢室用以自戒。到徽調回朝任職，百姓和官吏送行的人數十里不斷。申徽自以爲對人民没有德行，感慨有愧於懷，於是寫詩題在清水亭上。老少聽到這個消息，争着前來閲讀。互相傳告説："這是申使君的手迹。"一起抄寫朗誦。

明帝以御正任總絲綸，更崇其秩爲上大夫，員四人，號大御正，又以徽爲之。歷小司空、少保，出爲荆州刺史，入爲小司徒、小宗伯。天和六年，上疏乞骸骨，詔許之。薨，贈泗州刺史，謚曰章。

明帝以御正任總絲綸，又提高他的官位爲上大夫，官員四人，號稱大御正，任命申徽做這個官。歷任小司空、少保，出任爲荆州刺史，召入爲小司徒、小宗伯。天和六年，上奏疏請求退休，下詔答應他。後來去世，追贈爲泗州刺史，謚號爲章。

子康嗣。位瀘州刺史，司織下大夫、上開府。康弟敦，汝南郡守。敦弟静，齊安郡守。静弟處，上開府、同昌縣侯。卒。

兒子申康繼嗣。官居瀘州刺史，司織下大夫、上開府。申康的弟弟申敦，任汝南郡太守。申敦的弟弟申静，任齊安郡太守。申静的弟弟申處，任上開府、同昌縣侯。後來去世。

陸通　陸政

陸通字仲明，吴郡人也。曾祖載，從宋武帝平關中，軍還，留載隨其子義真鎮長安，遂没赫連氏。魏太武平赫連氏，載仕魏任中山郡守。父政，性至孝。其母吴人，好食魚，北土魚少，政求之常苦難。後宅側忽有泉出而有魚，遂得以供膳。時人以爲孝感所致，因謂其泉爲孝魚泉。初從爾朱天光討伐，及天光敗，歸文帝。文帝爲行臺，以政爲行臺左丞、原州長史，賜爵中都縣伯。大統中，卒。

陸通字仲明，是吴郡人。曾祖陸載，跟隨宋武帝平定關中，大軍回朝，留下陸載跟隨他的兒子劉義真鎮守長安，就淪没在赫連氏手中。魏太武帝平定赫連氏，陸載在魏做官，任中山郡太守。父親陸政，性格極其孝順。他的母親是吴地人，喜好吃魚，北方魚少，陸政找魚經常很困難。後來住宅旁邊忽然有泉水涌出，并且有魚，就得以供給膳食。當時的人們認爲是孝順感動天地所招致的，因此稱這股泉水爲孝魚泉。起初跟隨爾朱天光討伐，等到天光失敗，歸附文帝。文帝任行臺，任命陸政爲行臺左丞、原州長史，賜爵中都縣伯。大統年間去世。

通少敦敏好學，有志節。幼從在河西，遂逢寇難，與政相失。通乃自拔東歸，從爾朱榮。榮死，又從爾朱兆。及爾朱氏滅，乃入關。文帝時在夏州，引爲帳内督。頃之，賀拔岳爲侯莫陳悦所害，時有傳岳軍府已亡散者，文帝憂之，通以爲不然。居數日，問至，果如所策。自是愈見親禮，遂晝夜陪侍，家人罕見其面。通雖處機密，愈自恭謹，文帝以此重之。後以迎孝武功，封都昌縣伯。大

陸通年少時敦厚敏捷，愛好學習，富有志氣節操。幼年時跟隨父親陸政在河西，因爲碰上强寇作亂，與陸政走失。陸通於是自己設法脱身向東歸去，跟隨爾朱榮。爾朱榮死後，又跟隨爾朱兆。等到爾朱氏敗滅，就入關。文帝當時在夏州，引舉爲帳内督。不久，賀拔岳被侯莫陳悦殺害，當時有傳説賀拔岳的軍府已經逃散，文帝擔憂這件事，陸通認爲不會如此。過了數日，音信傳來，果然如同陸通所料想的那樣。從此更加被親近禮待，就日夜陪同侍候，家人很少見到他。陸通雖然位處機密，但是自己更加恭敬謹慎，文

統元年，進爵爲侯。從禽竇泰，復弘農。沙苑之役，力戰有功。

帝因此看重他。後來因爲迎立孝武帝有功，封都昌縣伯。大統元年，晋爲侯爵。跟隨活捉竇泰，收復弘農。沙苑的戰役中，奮力作戰，立有戰功。

又從解洛陽圍。軍還，屬趙青雀反於長安，文帝將討之，以人馬疲弊，不可速行。又謂青雀等一時陸梁，不足爲慮。乃云："我到長安，但輕騎臨之，必當面縛。"通進曰："青雀等既以大軍不利，謂朝廷傾危，同惡相求，遂成反亂。然其逆謀久定，必無遷善之心。且其詐言大軍敗績，東寇將至，若以輕騎往，百姓謂爲信然，更沮兆庶之望。大兵雖疲弊，精鋭猶多。以明公之威，率思歸之衆，以順討逆，何慮不平？"文帝深納之，因從平青雀。録前後功，進爵爲公，徐州刺史。以寇難未平，留不之部。與于謹討劉平伏，加大都督。從文帝援玉壁，進儀同三司。

又跟隨解除洛陽之圍。大軍回朝，適逢趙青雀在長安謀反，文帝將要討伐他，因爲人馬疲勞，不能迅速行動。又認爲趙青雀等人衹是一時跋扈，不值得憂慮。就説："我到長安，衹須輕騎到達，必將反綁反寇。"陸通進奏説："趙青雀等人已經因爲大軍不利，認爲朝廷快要傾覆，共同的邪惡湊到一起，就構成叛亂。然而他們叛逆的計謀早已决定，必然没有改惡從善的心思。况且他們造謡説大軍打了敗仗，東方的强寇即將來到，如果以輕騎前往，老百姓認爲真的是這樣，就更加使百姓沮喪。我們大軍雖然疲勞，但是精鋭的兵士還有很多。憑着您的威望，率領思歸的部下，以遵循天道來討伐叛逆，擔心什麽不能平定呢？"文帝深表贊同并采納他的建議，於是跟隨平定了趙青雀的叛亂。記録他的前後功勞，晋爲公爵，任徐州刺史。因爲强寇的禍難没有平定，留下没到官署去。與于謹討伐劉平伏，加授大都督。跟隨文帝支援玉壁，升爲儀同三司。

九年，高仲密以地來附，通從若干惠戰於邙山，衆軍皆退，唯惠與通率所部力戰。至夜中乃陰引還，敵亦不敢逼。進授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太僕卿，賜姓步六孤氏，進爵綏德郡公。周孝閔踐阼，拜小司空。保定五年，累遷大司寇。

九年，高仲密以土地來歸附，陸通跟隨若干惠在邙山作戰，衆多的軍隊都退却了，衹有若干惠與陸通率領所屬的部下奮力作戰。到了半夜就暗中退兵返回，敵人也不敢逼近。升任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太僕卿，賜姓步六孤氏，晋爵爲綏德郡公。周孝閔帝登位，任小司空。保定五年，屢經升遷爲大司寇。

通性柔謹，雖久處列位，常清慎自守。所得禄賜，盡與親故共之，家無餘財。常曰："凡人患貧而不貴，不患貴而貧也。"建德元年，轉大司馬。其年薨。通弟逞。

陸通性格柔順謹慎，雖然長期處於列侯之位，但經常清廉慎重以自守。所得到的俸禄賞賜，全部與親屬故舊共同享有，家中没有剩餘的財物。經常説："凡是人都以貧困而不尊貴作爲憂患，不以尊貴而貧困作爲憂患。"建德元年，改任大司馬。當年去世。陸通的弟弟是陸逞。

陸逞

逞字季明。初名彦，字世雄。魏文帝常從容謂之曰："爾既温裕，何因乃字世雄？且爲世之雄，非所宜

陸逞字季明。起初名彦，字世雄。魏文帝曾經與他閑談説："你既然温和寬容，爲何却以世雄爲字？况且作爲世間的英雄，不是適宜的。對

也。於爾兄弟，又復不類。”遂改焉。逞少謹密，早有名譽。兄通先以軍功别受茅土，乃讓父爵中都縣伯，令逞襲之。起家羽林監、文帝内親信。時輩皆以驍勇自達，唯逞獨兼文雅。文帝由此加禮遇焉。大統十四年，參大丞相府軍事，尋兼記室。保定初，累遷吏部中大夫，歷蕃部、御伯中大夫，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徙授司宗中大夫，轉軍司馬。逞幹識詳明，歷任三府，所在著績。朝廷嘉之，進爵爲公。

天和三年，齊遣侍中斛斯文略、中書侍郎劉逖來聘。初修鄰好，盛選行人。詔逞爲使主，尹公正爲副以報之。逞美容止，善辭令，敏而有禮，齊人稱焉。還屆近畿，詔令路車儀服，郊迎而入。時人榮之。四年，除京兆尹。都界有豕生數子，經旬而死。其家又有豶，遂乳養之，諸豚賴之以活。時論以逞仁政所致。俄遷司會中大夫，出爲河州刺史。

晉公護雅重其才，表爲中外府司馬，頗委任之。尋復爲司會，兼納言，遷小司馬。及護誅，坐免官。頃之，起爲納言。又以疾不堪劇任，乃除宜州刺史。故事，刺史奉辭，例備鹵簿。逞以時屬農要，奏請停之。武帝深嘉焉，詔遂其所請，以彰雅操。逞在州有惠政，吏人稱之。東宫初建，授太子太保。卒，贈大將軍。子操嗣。

於你的兄弟，也不相似。”就改了。陸逞年少時謹慎周密，很早就有名望聲譽。哥哥陸通早先因軍功另受分封，就讓出父親的爵位中都縣伯，使陸逞繼承。由羽林監起家出任官職，成爲文帝的親信。當時一班人都以勇猛而顯達，惟有陸逞兼有文雅。文帝因此對他更加禮遇。大統十四年，參預大丞相府軍事，不久兼任記室。保定初年，屢經升遷爲吏部中大夫，歷任蕃部、御伯中大夫，晋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轉授司宗中大夫，改任軍司馬。陸逞才幹見識審慎明察，歷任三府，所在之處都有功績。朝廷嘉獎他，晋爲公爵。

天和三年，齊派遣侍中斛斯文略、中書侍郎劉逖前來訪問。初次修復睦鄰交好，盛大地挑選使者。下詔陸逞爲使主，尹公正爲副以作回報。陸逞的儀容舉止很美好，善於辭令，敏捷而有禮節，齊人稱贊他。返回接近京城管轄的地區，下詔以輅車儀服的禮遇，在郊外迎接進入。當時人們都以此爲榮。四年，任京兆尹。京都邊界有母猪生下數隻小猪，十多日後母猪死去。這户人家又有閹割過的猪，用來哺養小猪，小猪賴此而成活。當時的議論認爲是陸逞的仁政所招致的。不久升司會中大夫，調出任河州刺史。

晋公宇文護非常看重他的才能，上表任爲中外府司馬，非常信任他。不久又任司會，兼任納言，升小司馬。到宇文護被殺，受牽連被免除官職。不久，起用任納言。又因爲有病不能支持繁重的事務，就授任宜州刺史。按照舊例，刺史接受使命，照例備有出外時的儀仗隊。陸逞認爲當時適逢農忙時節，就上奏請求停用。武帝對此深爲嘉獎，下詔順應他的請求，用來表彰他的美好的節操。陸逞在宜州施行仁政，官吏人民都稱贊他。太子初立，任太子太保。後來去世，追贈大將軍。兒子陸操繼嗣。

柳敏

柳敏字白澤，河東解縣人，晉太常純之七世孫也。父懿，魏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汾州刺史。

敏九歲而孤，事母以孝聞。性好

柳敏字白澤，是河東解縣人，晋太常柳純的七世孫。父親柳懿，任魏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汾州刺史。

柳敏九歲時父親去世，侍奉母親以孝順聞

學，涉獵經史，陰陽卜筮之術，靡不習焉。年未弱冠，起家員外散騎侍郎。累遷河東郡丞。朝議以敏之本邑，故有此授。敏雖統御鄉里，而處物平允，甚得時譽。

及文帝剋復河東，見而器異之，乃謂之曰："今日不喜得河東，喜得卿也。"即拜丞相府參軍事。俄轉户曹參軍，兼記室。每有四方賓客，恒令接之，爰及吉凶禮儀，亦令監綜。又與蘇綽等修撰新制，爲朝廷政典。遷禮部郎中，封武城縣子，加帥都督，領本鄉兵。俄進大都督。遭母憂，居喪旬日之間，鬢髮半白。尋起爲吏部郎中。毁瘠過禮，杖而後起。文帝見而嘆異之，特加廪賜。及尉遲迥伐蜀，以敏爲行軍司馬。軍中籌略，并以委之。益州平，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加侍中，遷尚書，賜姓宇文氏。六官建，拜禮部中大夫。

孝閔帝踐阼，進爵爲公，又除河東郡守，尋復徵拜禮部。出爲郢州刺史，甚得物情。及將還朝，夷夏士人感其惠政，并齎酒肴及土産候之於路。敏乃從他道而還。復拜禮部。後改禮部爲司宗，仍以敏爲之。

敏操履方正，性又恭勤，每日將朝，必夙興待旦。又久處臺閣，明練故事，近儀或乖先典者，皆按據舊章，刊正取中。遷小宗伯，監修國史。轉小司馬，又監修律令。進位大將軍，出爲鄜州刺史，以疾不之部。武帝平齊，進爵武德郡公。敏自建德以後，寢疾積年，武帝及宣帝并親幸其第問疾焉。

開皇元年，進位上大將軍、太子太保。其年卒。贈五州諸軍事、晋州

名。性格愛好學習，涉獵經書史籍，陰陽卜筮的道術，没有不學習的。年紀未到二十歲，由員外散騎侍郎起家出任官職。屢經升遷爲河東郡丞。朝廷議論認爲這是柳敏的家鄉，所以有這樣的任命。柳敏雖然治理家鄉，但是他處理事情公平得當，非常被當時人稱譽。

到文帝用武力收復河東時，見到柳敏後，很器重他，對他説："今日不以得到河東作爲喜事，而以得到您作爲喜事。"立即授任丞相府參軍事。不久調任户曹參軍，兼任記室。每逢有四方賓客來到，經常命令他負責接待，連及吉凶禮儀，也命令他督察治理。又與蘇綽等人修撰新制，作爲朝廷政典。升禮部郎中，封武城縣子，加授帥都督，率領本鄉士兵。不久升大都督。碰上母親去世，守喪十日之間，鬢髮一半變白。不久起用爲吏部郎中。因哀傷過度而消瘦超過了禮節，需要扶着拐杖方能起來。文帝見到後爲之驚嘆，特地加以官府糧米的賞賜。到尉遲迥討伐蜀地，以柳敏爲行軍司馬。軍中策劃謀略，都交給他處理。益州平定，升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加授侍中，升爲尚書，賜姓宇文氏。六官建立，任禮部中大夫。

孝閔帝登位，晋爲公爵，又任河東郡太守，不久又徵用在禮部任職。出任爲郢州刺史，甚得民心。到他將要回到朝廷，當地各族士人感激他的仁政，一起送上美酒佳肴及土產在路上等候。柳敏却從另外的道路回朝。又授禮部官職。後來改禮部爲司宗，仍以柳敏擔任官職。

柳敏操行公正平直，性格又很恭順勤謹，每日將要上朝，必然早起等待天亮。又久處尚書之位，明瞭熟悉舊例，新近禮儀有違背先朝典章的，都按照舊時規章，改正選取適中。升小宗伯，監督修撰國史。調任小司馬，又監督修撰律令。晋爲大將軍，出任鄜州刺史，因爲有病不到所管轄的地區去。武帝平定齊，晋爵爲武德郡公。柳敏從建德年間以後，患病多年，武帝及宣帝都親自到他的府第慰問病情。

開皇元年，晋爲上大將軍、太子太保。當年去世。追贈五州諸軍事、晋州刺史。臨終告誡他

刺史。臨終誡其子等，喪事所須，務從簡約。其子等并涕泣奉行。少子昂。

的兒子等人，喪事所需，務必簡單節約。他的兒子等人都流淚遵照實行。小兒子叫柳昂。

柳昂

昂字千里，幼聰穎有器識，幹局過人。武帝時，爲内史中大夫、開府儀同三司，賜爵文城郡公。當途用事，百寮皆出其下。昂竭誠獻替，知無不爲，謙虛自處，未嘗驕物。時論以此重之。武帝崩，受遺輔政。稍被宣帝疏，然不離本職。隋文帝爲丞相，深自結納。文帝以爲大宗伯。拜日，遂得偏風，不能視事。文帝受禪，疾愈，加上開府，拜潞州刺史。昂見天下無事，上表請勸學行禮。上覽而善之，優詔答昂。自是天下州縣皆置博士習禮焉。昂在州甚有惠政。卒官。子調嗣。

柳昂字千里，年幼時聰明有器量見識，才幹器局超過一般的人。武帝時，任内史中大夫、開府儀同三司，賜爵文城郡公。當權執政，百官都出自他的任命之下。柳昂竭盡誠心，勸善規過，議興議革，知道的事没有不做的，謙虛自處，未嘗以驕傲待人接物。當時的議論因此看重他。武帝駕崩，受遺詔輔佐政務。逐漸被宣帝疏遠，但不離本職。隋文帝任丞相，與他結交很深。文帝任他爲大宗伯。授任之日，就得了中風病，不能就職治事。文帝承受禪讓的帝位，他的病痊愈了，加授上開府，官拜潞州刺史。柳昂見到天下太平無事，上表章請求鼓勵學習推行禮儀。皇帝看了認爲很好，以優詔回答他。從此天下州縣都設置博士學習禮儀。柳昂在潞州很有仁政。在任上去世。兒子柳調繼承。

盧柔

盧柔字子剛。少孤，爲叔母所養，撫視甚於其子。柔盡心温凊，亦同己親。宗族嘆重之。性聰敏，好學，未弱冠，解屬文，但口吃不能持論。頗使酒誕節，爲世所譏。司徒、臨淮王彧見而器之，以女妻焉。

盧柔字子剛。年少喪父，被叔母收養，叔母撫養看待他比親生兒子還好。盧柔盡心孝順叔母，也同自己的母親一樣。宗族的人都感嘆看重他。性格聰明機敏，喜愛學習，未到二十歲，懂得撰著文辭，衹是口吃不能發表議論。頗爲因酒使性，放縱禮節，被世人所譏笑。司徒、臨淮王元彧見到而器重他，把女兒嫁給他。

及魏孝武與齊神武有隙，詔賀拔勝出牧荆州，柔謂因此可著功績，遂從勝之荆州。以柔爲大行臺郎中，掌書記。軍中機務，柔多預之。及勝爲太保，以柔爲掾，加冠軍將軍。孝武後召勝引兵赴洛，勝以問柔。曰："高歡托晋陽之甲，意實難知。公宜席卷赴都，與决勝負，存没以之，此忠之上策也。若北阻魯陽，南并舊楚，東連兖、豫，西接關中，帶甲十萬，觀釁而動，亦中策也。舉三荆之地，通款梁國，可以身免，功名去

到魏孝武帝與齊神武帝感情上有裂痕，下詔賀拔勝出任荆州刺史，盧柔認爲因此可建立功績，於是跟隨賀拔勝到荆州去。以盧柔爲大行臺郎中，掌書記。軍中機密事務，盧柔很多都參預了。等到賀拔勝任太保，以盧柔爲屬官，加授冠軍將軍。孝武帝後來召賀拔勝領兵赴洛，賀拔勝詢問盧柔的意見。盧柔説："高歡依托晋陽的軍隊，心意實在難以知道。你應該席捲軍力，奔赴京都，與他决一勝負，不顧存亡，這是忠的上策。如果北面阻擋魯陽，向南并吞舊時楚地，東面連接兖、豫，西面連接關中，領兵十萬，伺機而動，也是中策。拿三荆的土地，與梁國通好，

矣。策之下者。”勝輕柔年少，笑而不應。

可以自身免於禍難，但是功名就不存在了。這是下策。”賀拔勝輕視盧柔年輕，笑着不回答他。

及孝武西遷，東魏遣侯景襲穰，勝敗，遂南奔梁。柔亦從之。勝頻表梁求歸，武帝覽表，嘉其辭彩。既知柔所製，因遣舍人勞問，并遺縑錦。後與勝俱還，行至襄陽，齊神武懼勝西入，遣侯景以輕騎邀之。勝及柔懼，乃棄船山行，贏糧冒險，經數百里。時屬秋霖，徒侶凍餒，死者太半。至豐陽界，柔迷失道，獨宿僵木之下，寒雨衣濕，殆至於死。

到了孝武帝往西遷移，東魏派遣侯景襲擊穰城，賀拔勝被打敗了，就往南投奔梁。盧柔也跟隨他。賀拔勝多次上表請求回去，梁武帝看了奏表，嘉獎他的言辭文采。後來知道是盧柔所撰寫，就派遣舍人慰勞存問，并送給絲綢錦緞。後來與賀拔勝一起返回，走到襄陽，齊神武帝懼怕賀拔勝從西進入，派遣侯景率領輕騎攔截他。賀拔勝及盧柔很恐懼，就捨棄船隻，爬山而走，帶着乾糧，冒着危險，行經數百里。當時適逢秋雨連綿，同行之人又凍又餓，死了一大半。到豐陽地界，盧柔迷失道路，獨自在枯樹之下過夜，寒雨打濕了衣服，幾乎要凍死。

大統二年，至長安。封容城縣男，邑二百户。太祖重其才，引爲行臺郎中，加平東將軍，除從事中郎，與蘇綽對掌機密。時沙苑之後，大軍屢捷，汝、潁之間，多舉義來附。書翰往反，日百餘牒。柔隨機報答，皆合事宜。進爵爲子，增邑三百户，除中書舍人。遷司農少卿，轉郎，兼著作，撰起居注。後拜黄門侍郎。文帝知其貧，解衣賜之。魏廢帝元年，加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散騎常侍、中書監。

大統二年，到了長安。封爲容城縣男，食邑二百户。太祖重視他的才能，推舉爲行臺郎中，加授平東將軍，任從事中郎，與蘇綽一起掌管機密事務。當時沙苑之戰後，大軍屢傳捷報，汝、潁之間，很多人起義來歸附。文書往返，每日一百餘件。盧柔根據情况回報答覆，都符合事宜。晋爲子爵，增加食邑三百户，授任中書舍人。升司農少卿，轉爲郎，兼任著作，修撰起居注。後任黄門侍郎。文帝知道他很貧困，脱下外衣賞賜給他。魏廢帝元年，加授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散騎常侍、中書監。

孝閔帝踐阼，拜小内史，遷内史大夫，進位開府。卒於位。所作詩頌碑銘檄表啓行於世者數十篇。子愷嗣。

孝閔帝登位，任小内史，升内史大夫，晋位開府。在官位上去世。所作詩頌碑銘檄表啓在世間流傳的有數十篇。兒子盧愷繼嗣。

愷字長仁。涉獵經史，有當世幹能。起家齊王記室。歷吏部、内史上士，禮部下大夫。尋爲聘陳副使。大象初，拜東京吏部下大夫。

盧愷字長仁。涉獵經籍史書，有治世之才。由齊王記室起家做官。歷任吏部、内史上士，禮部下大夫。不久任訪問陳國的副使。大象初年，任東京吏部下大夫。

唐瑾

唐瑾字附璘。父永。性温恭，有器量，博涉經史，雅好屬文。身長八尺二寸，容貌甚偉。年十七，周文聞其名，乃貽永書曰：“聞公有二子：

唐瑾字附璘。父親名永。唐瑾性格温和恭順，很有度量，廣泛地涉獵經籍史書，平素喜好撰寫文章。身高八尺二寸，容貌非常壯美。十七歲時，周文聽到他的名聲，就贈送唐永一封書信

曰陵，從横多武略；瑾，雍容富文雅。可并遣入朝，孤欲委以文武之任。”因召拜尚書員外郎、相府記室參軍事。軍書羽檄，瑾多掌之。從破沙苑，戰河橋，并有功，封姑臧縣子。累遷尚書右丞、吏部郎中。于時魏室播遷，庶務草創，朝章國典，瑾并參之。遷户部尚書，進位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賜姓宇文氏。

說：“聽説你有兩個兒子：一個叫唐陵，性格奔放富有軍事才能；一個叫唐瑾，儀態大方通曉藝文禮樂。可以一起派遣進入朝廷，我想將文武的重任交給他們。”於是召入任尚書員外郎、相府記室參軍事。軍事文書，多由唐瑾掌管。跟隨攻破沙苑，在河橋作戰，都有功勞，封爲姑臧縣子。屢經升遷爲尚書右丞、吏部郎中。當時魏室流離遷徙，各種事務剛剛創立，朝廷章程，國家典則，唐瑾都參預制訂。升户部尚書，晉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賜姓宇文氏。

時燕公于謹勛高望重，朝野所屬。白文帝，言瑾學行兼修，願與之同姓，結爲兄弟，庶子孫承其餘論，有益義方。文帝嘆異者久之，更賜瑾姓万紐于氏。瑾乃深相結納，敦長幼之序；謹亦庭羅子孫，行弟侄之敬。其爲朝望所宗如此。進爵臨淄縣伯，轉吏部尚書。銓綜衡流，雅有人倫之鑒。以父憂去職，尋起令視事。時六尚書皆一時之秀，周文自謂得人，號爲六俊。然瑾尤見器重。

當時燕公于謹功高望重，爲朝野所矚目。他禀告文帝，説唐瑾學問品行修養都好，願意與他同姓，結拜爲兄弟，希望子孫繼承他的宏論，有益於做人之道。文帝久久感嘆認爲奇異，又賜唐瑾姓万紐于氏。唐瑾與他深深結交，注重長幼的次序；于謹也在廳堂羅列子孫，行弟侄的禮儀。他被朝廷有威望的大臣如此尊崇。晉爵爲臨淄縣伯，調任吏部尚書。量才授官，很有鑒别各類人的能力。他因爲父親去世離職，不久起用命令他治理政事。當時六部尚書都是一時的俊秀，周文自稱得到人才，號爲“六俊”。然而唐瑾尤其被器重。

于謹南伐江陵，以瑾爲元帥府長史。軍中謀略，多出瑾焉。江陵既平，衣冠仕伍，并没爲僕隸。瑾察其才行，有片善者，輒議免之，賴瑾獲濟者甚衆。時論多焉。及軍還，諸將多因虜掠，大獲財物。瑾一無所取，唯得書兩車，載之以歸。或白文帝曰：“唐瑾大有輜重，悉是梁朝珍玩。”文帝初不信之，然欲明其虚實，密遣使檢閱之，唯見墳籍而已。乃嘆曰：“孤知此人來二十許年，明其不以利干義。向若不令檢視，恐常人有投杼之疑，所以益明之耳。凡受人委任，當如此也。”論平江陵功，進爵爲公。

于謹向南討伐江陵，以唐瑾爲元帥府長史。軍隊中的謀劃策略，很多都出自唐瑾。江陵已經平定，世族、士人、兵士，一起淪没爲僕人奴隸。唐瑾細察他們的才能品行，有一點可取的，就商議赦免他們，依賴唐瑾獲得救助的人很多。當時的議論都贊許他。到大軍歸還，諸位將領多乘機搶劫，得到大量財物。唐瑾對錢財一無所取，衹得到兩車書，載着歸還。有人禀告文帝説：“唐瑾有很多包裹箱籠，全是梁朝珍寶和玩賞的物品。”文帝本不相信，但是想瞭解他的實際情况，秘密派出使者檢查察看，衹見到古書罷了。就嘆息道：“我知道這個人來到已有二十多年，明白他不會以私利干犯道義。如果不派人查看，恐怕普通人受謡言蠱惑而猜疑，這就是使他更加清白的方法了。凡是被人任用的人，應當這樣。”評論他平定江陵的功勞，晉爲公爵。

六官建，授禮部中大夫，出爲蔡

六官建立，授任禮部中大夫，出任爲蔡州刺

州刺史。歷拓州、硤州，所在皆有德化，人吏稱之。轉荆州總管府長史。入爲吏部中大夫，歷御正、納言中大夫。曾未十旬，遂遷四職，搢紳以爲榮。久之，除司宗中大夫，兼内史。尋卒于位。贈小宗伯，謚曰方。

瑾性方重，有風格。退朝休假，恒著衣冠以對妻子。遇迅雷風烈，雖閑夜宴寢，必起，冠帶端笏危坐。又好施與，家無餘財，所得禄賜，常散之宗族。其尤貧者，又割膏腴田宅以賑之。所留遺子孫者，并墝埆之地。朝野以此稱之。撰《新儀》十篇。所著賦頌碑誄二十餘萬言。孫大智嗣。

史。歷任拓州、硤州，所在之處都有德政感化，百姓官吏都稱贊他。調任荆州總管府長史。召入任吏部中大夫，歷任御正、納言中大夫。未到百日，連升四職，士大夫以之爲榮耀。過了很久，任司宗中大夫，兼任内史。不久在任上去世。追贈小宗伯，謚號爲方。

唐瑾性格端方持重，很有風度品格。退朝休假，經常穿朝服戴官帽來面對妻子兒女。遇上急雷烈風，即使在寂静的夜晚安逸地睡覺之時，也必定起床，戴好官帽繫上官帶端正笏板正襟危坐。又喜好施捨給與，家中没有多餘的財産，所得到的俸禄賞賜，經常散發給宗族之人。對那些特别貧困的人，又割讓肥沃的田地來救濟他們。他遺留給子孫的，都是貧瘠的田地。朝野都因此而稱許他。撰著《新儀》十篇。所著賦頌碑誄共二十多萬字。孫子唐大智繼嗣。

唐令則

瑾次子令則，性好篇章，兼解音律，文多輕艷，爲時人所傳。天和中，以齊馭下大夫使於陳。大象中，官至樂部下大夫。仕隋，位太子左庶子。皇太子勇廢，被誅。

唐瑾次子唐令則，性格喜好文字著作，兼曉音樂，文章多有纖柔艷麗之辭，被當時的人傳誦。天和年間，以齊馭下大夫身份出使到陳。大象年間，官職做到樂部下大夫。在隋朝做官，任太子左庶子。皇太子楊勇被廢，他也被殺。

周書卷三十三

列傳第二十五

庫狄峙　楊荐　趙剛　王慶　趙昶　王悦　趙文表

庫狄峙

庫狄峙，其先遼東人，本姓段氏，匹磾之後也，因避難改焉。後徙居代，世爲豪右。祖淩，武威郡守。父貞，上洛郡守。

庫狄峙，祖先是遼東人，本來姓段，是段匹磾的後代，因爲躲避禍難而改姓。後來遷徙居住代地，世代成爲豪門大族。祖父庫狄淩，任武威郡太守。父親庫狄貞，任上洛郡太守。

峙少以弘厚知名，善騎射，有謀略。仕魏，位高陽郡守。爲政仁恕，百姓頗悦之。孝武西遷，峙乃棄官從入關。大統元年，拜中書舍人，參掌機密，以恭謹見稱。遷黄門侍郎。

庫狄峙年少時以寬厚知名，擅長騎馬射箭，富有計謀策略。在魏做官，任高陽郡太守。施政仁愛寬厚，百姓很喜歡他。孝武帝向西遷徙，庫狄峙就捨棄官職跟隨入關。大統元年，任中書舍人，參與掌管機密事務，以恭敬謹慎被稱許。升任黄門侍郎。

時與東魏爭衡，戎馬不息，蠕蠕乘虚，屢爲邊患。朝議欲結和親，乃使峙往。峙狀貌魁梧，善於辭令。蠕蠕主雅信重之，自是不復爲寇。太祖謂峙曰："昔魏絳和戎，見稱前史。以君方之，彼有愧色。"封高邑縣公，邑八百户。遷驃騎將軍、岐州刺史，加散騎常侍，增邑二百户，開府儀同三司。恭帝元年，徵拜侍中。

當時與東魏争强鬥勝，戰争不停，蠕蠕族乘虚而入，屢次成爲邊防的憂患。朝廷商議想與之和睦相親，就派遣庫狄峙前往。庫狄峙容貌魁梧，善於説話。蠕蠕族君主非常信任看重他，從此不再犯邊。太祖告訴庫狄峙説："往昔魏絳與戎講和，被前代歷史稱許。用你比擬他，他應有慚愧的神色。"封爲高邑縣公，食邑八百户。升驃騎將軍、岐州刺史，加授散騎常侍，增加食邑二百户，開府儀同三司。恭帝元年，徵召授任爲侍中。

蠕蠕滅後，突厥强盛，雖與文帝通好，而外連齊氏。太祖又令峙銜命喻之。突厥感悟，即執齊使，歸諸京師。録前後功，拜大將軍、安豐郡公，邑通前二千户。尋除小司空。

蠕蠕族滅亡之後，突厥强盛，雖然與文帝往來交好，但是另外又與齊連結。太祖又命令庫狄峙奉命前往曉諭。突厥受到感動而醒悟，立即逮捕了齊的使者，將他送歸京師。記録前後的功勞，授任大將軍、安豐郡公，食邑通前二千户。不久任小司空。

孝閔踐阼，轉小司寇。世宗初，

孝閔帝登位，調任小司寇。世宗初年，任都

爲都督益潼等三十一州諸軍事、益州刺史。峙性寬和，尚清静，甚爲夷獠所安。保定四年，除宜州刺史。天和三年，入爲少師。峙以年老，表乞骸骨，手詔許之。五年，卒。贈同州刺史。謚曰定。

子嶷嗣。少知名，起家吏部上士。歷小内史、小納言，授開府階，遷職方中大夫，爲蔡州刺史。卒於官。子授嗣。

督益潼等三十一州諸軍事、益州刺史。厙狄峙性格寬厚温和，崇尚清静，蠻夷都感到非常安定。保定四年，授任宜州刺史。天和三年，召入爲少師。厙狄峙因爲年老，上表請求退休，皇帝親手下詔答應他。五年，去世。追贈同州刺史。謚號爲定。

兒子厙狄嶷繼承。年少知名，由吏部上士起家做官。歷任小内史、小納言，授開府階，升職方中大夫，任蔡州刺史。在官任上去世。兒子厙狄授繼嗣。

楊荐

楊荐字承略，秦郡寧夷人也。父寶，昌平郡守。荐幼孤，早有名譽。性廉謹，喜怒不形於色。魏永安中，隨爾朱天光入關討群賊，封高邑縣男。文帝臨夏州，補帳内都督。及平侯莫陳悦，使荐入洛陽請事。魏孝武帝授文帝關西大行臺，仍除荐直閤將軍。時馮翊長公主嫠居，孝武意欲歸諸文帝，乃令武衛元毘喻旨。荐歸白，文帝又遣荐入洛陽請之。孝武即許焉。孝武欲向關中，荐贊成其計。孝武曰："卿歸語行臺迎我。"文帝又遣荐與長史宇文測出關候接。孝武至長安，進爵清水縣子。

魏大統元年，蠕蠕請和親。文帝遣荐與楊寬使，并結婚而還。進爵爲侯。又使荐納幣於蠕蠕。魏文帝郁久閭后崩，文帝遣僕射趙善使蠕蠕更請婚。善至夏州，聞蠕蠕貳於東魏，欲執使者。善懼，乃還。文帝乃使荐往，賜黄金十斤、雜綵三百匹。荐至蠕蠕，責其背惠食言，并論結婚之意。蠕蠕感悟，乃遣使隨荐報命焉。

及侯景來附，文帝令荐與鎮遏。荐知景翻覆，遂求還，具陳事實。文帝乃遣使密追助景之兵。尋而景叛。

楊荐字承略，是秦郡寧夷人。父親楊寶，任昌平郡太守。楊荐年幼喪父，很早就有名聲贊譽。性格廉潔謹慎，喜怒不在臉上表現出來。魏永安年間，跟隨爾朱天光入關討伐群賊，封爲高邑縣男。文帝駕臨夏州，補爲帳内都督。到平定侯莫陳悦，派遣楊荐進入洛陽請示。魏孝武帝授任文帝爲關西大行臺，仍授楊荐爲直閤將軍。當時馮翊長公主寡居，孝武帝想將她嫁給文帝，就下令武衛元毘宣諭旨意。楊荐返歸稟告，文帝又派遣楊荐進入洛陽請求。孝武帝立即答應。孝武帝想向關中進兵，楊荐贊成他的計劃。孝武帝説："你回去告訴行臺迎接我。"文帝又派遣楊荐與長史宇文測出關等候迎接。孝武帝到了長安，晋爵爲清水縣子。

魏大統元年，蠕蠕族請求和親。文帝派遣楊荐與楊寬爲使者，與蠕蠕族結爲婚姻而返回。晋爲侯爵。又派遣楊荐到蠕蠕族交納禮品。魏文帝郁久閭后駕崩，文帝派遣僕射趙善出使蠕蠕族請求再結婚姻。趙善到了夏州，聽説蠕蠕族對東魏懷有貳心，想逮捕使者。趙善很害怕，就逃回來了。文帝又派遣楊荐前往，賞賜黄金十斤、雜色絲綢三百匹。楊荐到了蠕蠕族，責備他們忘恩失信，并談論結爲婚姻的意向。蠕蠕族受到感動而醒悟，就派遣使者跟隨楊荐回去覆命。

到侯景前來歸附，文帝命令楊荐參與鎮守遏制。楊荐知道侯景爲人翻覆，就請求回來，全部陳述事情的實際情況。文帝就派遣使者秘密追擊幫助侯景的軍隊。不久侯景背叛了。

十六年，大軍東討。文帝恐蠕蠕乘虛寇掠，乃遣荐往更論和好，以安慰之。進使持節、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加侍中。

十六年，大軍往東征討。文帝恐怕蠕蠕族乘虛進攻搶掠，就派遣楊荐前往再論和睦交好，以便安慰他們。進使持節、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加授侍中。

孝閔帝踐阼，除御伯大夫，進爵姚谷縣公。仍使突厥結婚。突厥可汗弟地頭可汗阿史那庫頭居東面，與齊通和，說其兄欲背先約。計謀已定，將以荐等送齊。荐知其意，乃正色責之，辭氣慷慨，涕泗横流。可汗慘然良久曰："幸無所疑，當共平東賊，然後發遣我女。"乃令荐先報命，仍請東討。以奉使稱旨，遷大將軍。保定四年，又納幣於突厥。還，行小司馬，又行大司徒。從陳公純等逆女於突厥，進爵南安郡公。天和三年，遷總管、梁州刺史。後以疾卒。

孝閔帝登位，任御伯大夫，晋爵爲姚谷縣公。又出使突厥結爲婚姻。突厥可汗的弟弟地頭可汗阿史那庫頭居住在東面，與齊通和，勸説他的兄長想背棄以前的盟約。計謀已定，將要把楊荐等人送往齊。楊荐知道他的心意，就嚴正地責備他，言辭意氣慷慨激昂，淚流滿面。可汗心情凄慘了很久，説："好在没有什麽可疑慮的，應當共同平定東方的賊寇，然後嫁出我的女兒。"就下令楊荐先回去覆命，再請求向東征討。因爲奉命出使符合皇帝意旨，升爲大將軍。保定四年，又到突厥交納禮品。返回之後，代理小司馬，又代理大司徒。跟隨陳公宇文純等人到突厥迎接公主，晋爵爲南安郡公。天和三年，升總管、梁州刺史。後來因病去世。

趙剛 趙和

趙剛字僧慶，河南洛陽人也。曾祖蔚，魏并州刺史。祖寧，高平太守。父和，太平中，陵江將軍，南討度淮，聞父喪，輒還。所司將致之於法，和曰："罔極之恩，終天莫報。若許安厝，禮畢而即罪戮，死且無恨。"言訖號慟，悲感傍人。主司以聞，遂宥之。喪畢，除寧遠將軍。大統初，追贈右將軍、膠州刺史。

趙剛字僧慶，是河南洛陽人。曾祖趙蔚，任魏并州刺史。祖父趙寧，任高平太守。父親趙和，太平年間，任陵江將軍，往南征討，渡過淮河，聽到父親的死訊，就回來了。主管官員將要按法治罪，趙和説："父母的恩情，如天之久遠無法報答。如果允許安葬，喪禮完畢，就判罪殺頭，我死也没有遺憾。"説完號哭悲傷，悲痛感動旁邊的人。主管官員把這些情况上報，就原諒了他。喪禮完畢，任寧遠將軍。大統初年，追贈右將軍、膠州刺史。

剛少機辯，有幹能。起家奉朝請。累遷鎮東將軍、銀青光禄大夫，歷大行臺郎中、征東將軍，加金紫階，領司徒府從事中郎，加閤内都督。及魏孝武與齊神武構隙，剛密奉旨召東荆州刺史馮景昭率兵赴闕。未及發，而神武已逼洛陽，孝武西遷。景昭集府僚文武，議其去就。司馬馮道和請據州待北方處分。剛曰："公宜勒兵赴行在所。"久之更無言者。

趙剛年少時機敏善辯，很有才幹能力。由奉朝請起家做官。屢經升遷爲鎮東將軍、銀青光禄大夫，歷任大行臺郎中、征東將軍，加授金紫階，兼領司徒府從事中郎，加授閤内都督。到魏孝武帝與齊神武帝感情上有了裂痕，趙剛秘密奉旨召東荆州刺史馮景昭帶兵奔赴京師。尚未來得及出發，神武帝已逼近洛陽，孝武帝衹好向西遷徙。馮景昭召集同僚文武官員，商議去向。司馬馮道和提議占據東荆州等待北方吩咐。趙剛説："你應該帶兵奔赴天子所在的地方。"過了很久再

剛抽刀投地曰："公若爲忠臣，可斬道和；如欲從賊，可見殺。"景昭感悟，遂率衆赴關右。屬侯景逼穰城，東荆州人楊祖歡等起兵應景，以其衆邀景昭於路。景昭戰敗，剛遂没於蠻。後自贖免。乃見東魏東荆州刺史李魔憐，勸令歸關西。魔憐納之，使剛至并州密觀事勢。神武引剛内宴，因令剛齎書申敕荆州。剛還報魔憐，仍説魔憐斬祖歡等，以州歸西。魔憐乃使剛入朝。

没有發言的人。趙剛抽出刀丢在地上説："您如果做忠臣，可以殺死馮道和；如果想跟隨賊寇，可以殺我。"馮景昭受到感動有所醒悟，就帶領部衆奔赴關右。適逢侯景逼近穰城，東荆州人楊祖歡等人起兵接應侯景，用他的徒衆在路上攔截馮景昭。馮景昭戰敗，趙剛就淪没在蠻。後來自己贖身免罪。就拜見東魏東荆州刺史李魔憐，規勸他歸附關西。李魔憐采納了他的意見，派遣趙剛到并州秘密觀察事情的形勢。神武帝帶領趙剛參加宫内宴會，於是下令趙剛送書信告誡荆州。趙剛返回報告李魔憐，又勸説李魔憐斬殺楊祖歡等人，以東荆州歸附關西。李魔憐就派遣趙剛入朝。

大統初，剛於霸上見太祖，具陳關東情實。太祖嘉之，封陽邑縣子，邑三百户，除車騎將軍、左光禄大夫。論復東荆州功，進爵臨汝縣伯，邑五百户。

大統初年，趙剛在霸上拜見太祖，具體陳述關東的實際情況。太祖嘉獎他，封爲陽邑縣子，食邑三百户，授車騎將軍、左光禄大夫。評定收復東荆州的功勞，升爵爲臨汝縣伯，食邑五百户。

初，賀拔勝、獨孤信以孝武西遷之後，并流寓江左。至是剛言於魏文帝，請追而復之。乃以剛爲兼給事黄門侍郎，使梁魏興，齎移書與其梁州刺史杜懷寶等論鄰好，并致請勝等移書。寶即與剛盟歃，受移赴建康，仍遣行人隨剛報命。是年，又詔剛使三荆，聽在所便宜從事。使還，稱旨，進爵武城縣侯，除大丞相府帳内都督。復使魏興，重申前命。尋而梁人禮送賀拔勝、獨孤信等。

起初，賀拔勝、獨孤信在孝武帝往西遷徙之後，一起在江左寄寓他鄉。到這個時候，趙剛向魏文帝進言，請求追回他們，恢復他們的官職。就任命趙剛爲兼給事黄門侍郎，出使梁國魏興，送上官方文書給梁州刺史杜懷寶等人商議睦鄰友好，并傳達請求賀拔勝等人北歸的官方文書。杜懷寶立即與趙剛歃血結盟，接受官方文書送往建康，仍派遣使者跟隨趙剛覆命。這一年，又下詔趙剛出使三荆，聽任所到之處不待上奏，自行决斷處置。出使返回，符合皇帝的意旨，升爵爲武城縣侯，授大丞相府帳内都督。又出使魏興，重新申明前次的命令。不久梁人以禮節送回賀拔勝、獨孤信等人。

頃之，御史中尉董紹進策，請圖梁漢。以紹爲行臺、梁州刺史，率士馬向漢中。剛以爲不可，而朝議已决，遂出軍。紹竟無功而還，免爲庶人。除剛潁川郡守，加通直散騎常侍、衛大將軍。

不久，御史中尉董紹進奏策言，請求圖謀梁漢。任命董紹爲行臺、梁州刺史，帶領人馬奔向漢中。趙剛認爲不能這樣做，但朝廷的商議已經决定，就出師了。董紹終於没有成果而返回，被免爲平民。授趙剛爲潁川郡太守，加授通直散騎常侍、衛大將軍。

從復弘農。進拜大都督、東道軍司，節度開府李延孫等七軍，攻復陽

跟隨收復了弘農。升任大都督、東道軍司，節制調度開府李延孫等七軍，進攻收復了陽城，

城，擒太守王智納。轉陳留郡守。東魏行臺吉寧率衆三萬攻陷郡城，剛突出，還保潁川，重行郡事。復爲侯景所破，乃率餘衆赴洛陽。大行臺元海遣剛還郡徵糧。時景衆已入潁川，剛於西界招復陽翟二萬户，轉輸送洛。明年，洛陽不守。剛遠隔敵中，連戰破東魏廣州刺史李仲偘。時侯景别帥陸太、潁川郡守高冲等衆八千人，寇襄城等五郡。剛簡步騎五百，大破冲等。開府李延孫爲長史楊伯簡所害，剛擊斬之。又攻拔廣州，進軍陽翟。侯景自鄴入魯陽，與剛接戰。旬有三日，旋軍宜陽。時河南城邑，一彼一此。剛復出軍伊、洛，侯景亦度河築城。剛前後下景三郡，獲郡守一人，別破其行臺梅遷，斬首千餘級。除尚書金部郎中。高仲密以北豫州來附，兼大行臺左丞，持節赴潁川節度義軍。師還，剛別破侯景前驅於南陸，復獲其郡守二人。

活捉太守王智納。調任陳留郡太守。東魏行臺吉寧帶兵三萬人攻陷郡城，趙剛突圍而出，退保潁川，重新代行郡中事務。又被侯景攻破，就帶領剩下的兵衆奔赴洛陽。大行臺元海派遣趙剛回郡徵收糧食。當時侯景的部隊已經進入潁川，趙剛在西部的邊界上招集收復陽翟兩萬户，轉送到洛。第二年，洛陽失守。趙剛遠隔在敵人之中，連續作戰打敗東魏廣州刺史李仲偘。當時侯景的别帥陸太、潁川郡太守高冲等部衆八千人，侵犯襄城等五郡。趙剛挑選步兵騎兵五百人，大敗高冲等人。開府李延孫被長史楊伯簡殺害，趙剛攻擊殺死了楊伯簡。又攻下廣州，進軍陽翟。侯景從鄴進入魯陽，與趙剛交戰。相持十三日，接着駐扎在宜陽。當時河南的城邑，一時歸這個人，一時歸那個人。趙剛又出師到伊、洛，侯景也渡河築城。趙剛先後攻下侯景三郡，俘獲郡守一人，另外打敗他的行臺梅遷，斬首一千多級。授任尚書金部郎中。高仲密以北豫州來歸附，兼任大行臺左丞，持節杖奔赴潁川節制調度義軍。軍隊回還，趙剛另外在南陸打敗侯景的前鋒，又俘獲他的郡守兩人。

時有流言傳剛東叛，齊神武因設反間，聲遣迎接。剛乃率騎襲其下塢，拔之，露板言狀。太祖知剛無貳，乃加賞賚焉。除營州刺史，進爵爲公，增邑二百户，加大都督、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散騎常侍。

當時有流言傳説趙剛向東背叛，齊神武帝趁機設下反間計，聲稱派人迎接。趙剛就帶領騎兵襲擊齊國的下塢，攻下了它，用不封緘的文書説明情况。太祖知道趙剛没有貳心，就加以賞賜。授任營州刺史，晋爲公爵，增加食邑二百户，加授爲大都督、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散騎常侍。

渭州民鄭五醜構逆，與叛羌傍乞鐵忽相應，令剛往鎮之。將發，魏文帝引見内寢，舉觴屬剛曰："昔侯景在東，爲卿所困。黠羌小竪，豈足勞卿謀慮也。"時五醜已剋定夷鎮，所在立柵。剛至，并攻破之，散其黨與。五醜於是西奔鐵忽。剛又進破鐵忽僞廣寧郡。屬宇文貴等西討，詔以剛行渭州事，資給糧餼。鐵忽平，所獲羌卒千人，配剛軍中，教以戎旅，皆盡其力用。加驃騎大將軍、開府儀

渭州人鄭五醜造反，與叛逆羌傍乞鐵忽互相呼應，下令趙剛前往鎮壓。將要出發，魏文帝在内室召見趙剛，舉起酒杯囑咐趙剛説："往昔侯景在東面，被您圍困。狡猾的羌人小子，哪裏值得煩勞您謀慮呢！"當時鄭五醜已攻克定夷鎮，所到之處樹立柵欄。趙剛到達，一起攻破了他們，解散他的黨徒。鄭五醜於是往西投奔鐵忽。趙剛又進軍攻破鐵忽的僞廣寧郡。適逢宇文貴等人向西征討，下詔任命趙剛代理渭州事務，資助供給糧食。鐵忽被平定，俘獲羌人士兵一千人，分配到趙剛的軍隊中，用軍事教育他們，都盡他

同三司，入爲光禄卿。六官建，拜膳部中大夫。

們的力量加以使用。升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召入任光禄卿。六官建立，授任膳部中大夫。

孝閔帝踐阼，進爵浮陽郡公。出爲利州總管、利沙方渠四州諸軍事。沙州氐恃險逆命，剛再討服之。方州生獠，自此始從賦役。剛以僞信州濱江負阻，遠連殊俗，蠻左强獷，歷世不賓，乃表請討之。詔剛率利沙等十四州兵，兼督儀同十人、馬步一萬往經略焉。仍加授渠州刺史。剛初至，渠帥憚其軍威，相次降款。後以剛師出逾年，士卒疲弊，尋復亡叛。後遂以無功而還。又與所部儀同尹才失和，被徵赴闕。遇疾，卒於路。年五十七。贈中淅涿三州刺史。謚曰成。子元卿嗣。

孝閔帝登位，晋爵爲浮陽郡公。出任利州總管、利沙方渠四州諸軍事。沙州氐人倚仗險阻違背命令，趙剛兩次征討使他們歸服。方州的獠人，從此開始交賦服役。趙剛認爲僞信州瀕臨長江，背負險阻，遠連不同的習俗，蠻夷强横粗獷，經歷多世也不服從，就上表請求討伐他們。下詔趙剛率領利沙等十四州的軍隊，另督促儀同十人、騎兵步兵一萬人前往策劃治理。於是任命其爲渠州刺史。趙剛初到，部落酋長害怕他的軍威，一個接一個地投降順服。後來因爲趙剛出師超過了一年，兵士疲勞困苦，不久又逃亡叛變。後來終於没有成果而回。又與所管轄的儀同尹才不和，被徵召回朝。遇上疾病，在路上去世。終年五十七歲。追贈中淅涿三州刺史。謚號爲成。兒子趙元卿繼嗣。

王慶

王慶字興慶，太原祁人也。父因，魏靈州刺史、懷德縣公。

王慶字興慶，是太原祁人。父親王因，任魏靈州刺史、懷德縣公。

慶少開悟，有才略。初從文帝征伐，復弘農，破沙苑，并有戰功，每獲殊賞。大統十年，授殿中將軍。孝閔帝踐阼，晋公護引爲典籤。慶樞機明辨，漸見親待。授大都督。武成元年，以前後功，賜爵始安縣男。二年，行小賓部。保定二年，使吐谷渾，與共分疆，仍論和好之事。渾主悦服，遣所親隨慶貢獻。

王慶年少時很有悟性，很有才幹和謀略。起初跟隨文帝征伐，收復弘農，攻破沙苑，都有戰功，常常獲得特殊的獎賞。大統十年，授任殿中將軍。孝閔帝登位，晋公宇文護引薦爲典籤。王慶明辨事物的關鍵，逐漸被作爲親信看待。授任大都督。武成元年，憑藉前後功勞，賜爵爲始安縣男。二年，代理小賓部。保定二年，出使吐谷渾，與他一起劃分疆土，仍商議和睦交好的事宜。吐谷渾的君主心悦誠服，派遣他的親信跟隨王慶進貢。

初，突厥與周和親，許納女爲后。而齊人知之，懼成合從之勢，亦遣使求婚，財饋甚厚。突厥貪其重賂，便許之。朝議以魏氏昔與蠕蠕結婚，遂爲齊人離貳。今者復恐改變，欲遣使結之。遂授慶左武伯，副楊荐爲使。是歲，遂興入并之役。慶乃引突厥騎，與隨公楊忠至太原而還。

起初，突厥與周聯姻，答應送女兒作爲皇后。但齊人知道這件事後，害怕形成聯合之勢，也派遣使者前來求婚，贈送的財物很豐厚。突厥貪圖齊的衆多禮物，就答應了齊。朝廷議論認爲魏氏往昔與蠕蠕結爲婚姻，就被齊人離間産生貳心。現今又恐怕有改變，想派遣使者交結突厥。就授王慶爲左武伯，佐助楊荐作爲使者。這一年，就發動了進入并的戰役。王慶就帶領突厥的

以齊人許送皇姑及世母，朝廷遂與通和。突厥聞之，復致疑阻，於是又遣慶往喻之。可汗感悦，結好如初。五年，復與宇文貴使突厥逆女。自此，以慶信著北蕃，頻歲出使。

騎兵，與隨公楊忠到太原而回。因爲齊人答應送回皇姑及伯母，朝廷就與其來往交好。突厥聽到這個消息，又産生了疑慮阻隔，於是又派遣王慶前往開導他。可汗感動喜悦，交結友好如同當初一般。五年，又與宇文貴出使突厥迎接公主。從此，因爲王慶在北番信用卓著，多年出使。

後更至突厥，屬其可汗暴殂，突厥謂慶曰："前後使來，逢我國喪者，皆剺面表哀。况今二國和親，豈得不行此事。"慶抗辭不從。突厥見其守正，卒不敢逼。武帝聞而嘉之。録慶前後使功，遷開府儀同三司、兵部大夫，進爵爲公。

後來又到突厥，適逢其可汗突然死亡，突厥對王慶説："前後使者來到，遇上我們國喪的，都割面流血，表示哀痛。况且現今兩國聯姻，難道能不實行這種做法嗎?"王慶嚴辭拒絶。突厥看見他堅守正道，終於不敢相逼。武帝聽到這件事，就嘉獎他。記録王慶前後出使的功勞，升爲開府儀同三司、兵部大夫，晋爲公爵。

歷丹、中二州刺史。爲政嚴肅，吏不敢欺。大象元年，授小司徒，加上大將軍、總管汾石二州五鎮諸軍事、汾州刺史。又除延州總管，進位柱國。開皇元年，進爵平昌郡公。卒于鎮。贈上柱國，謚曰莊。子淹嗣。

歷任丹、中兩州刺史。施政嚴謹而有法度，官吏不敢相欺。大象元年，授小司徒，加授上大將軍、總管汾石二州五鎮諸軍事、汾州刺史。又授任延州總管，晋爲柱國。開皇元年，晋爵爲平昌郡公。在節鎮上去世。追贈上柱國，謚號爲莊。兒子王淹繼嗣。

趙昶

趙昶字長舒，天水南安人也。曾祖襄，仕魏至中山郡守，因家於代。祖泓，廣武令。父琛，上洛郡守。

趙昶字長舒，是天水南安人。曾祖趙襄，在魏做官到中山郡太守，於是在代安家。祖父趙泓，任廣武令。父親趙琛，任上洛郡太守。

昶少聰敏，有志節。弱冠，以材力聞。孝昌中，起家拜都督，鎮小平津。魏北中郎將高千甚敬重之。千牧兖州，以昶行臨涣、北梁二郡事。大統初，千還鎮陝，又以昶爲長史、中軍都督。太祖平弘農，擢爲相府典籤。

趙昶年少時聰明機敏，很有志向氣節。二十歲，以勇力聞名。孝昌年間，由都督起家做官，鎮守小平津。魏北中郎將高千非常敬重他。高千任兖州刺史，任命趙昶代理臨涣、北梁兩郡的政事。大統初年，高千返回鎮守陝，又任命趙昶爲長史、中軍都督。太祖平定弘農，升爲相府典籤。

大統九年，大軍失律於邙山，清水氐酋李鼠仁自軍逃還，憑險作亂。隴右大都督獨孤信頻遣軍擊之，不克。太祖將討之，欲先遣觀其勢。顧問誰可爲。左右莫對。昶曰："此小竪爾，以公威，孰不聽命。"太祖壯之，遂令昶使焉。昶見鼠仁，喻以禍福。群凶聚議，或從或否。其逆命

大統九年，大軍在邙山失利，清水氐人酋長李鼠仁從軍隊中逃跑回來，憑藉險阻作亂。隴右大都督獨孤信多次派遣軍隊攻擊他，没有取勝。太祖將要討伐他，想先派人觀察他的形勢。顧視詢問誰可以出使。左右的人没有人回答。趙昶説："這不過是小子而已，憑藉您的神威，誰敢不聽從命令。"太祖認爲他的話很雄壯，就下令趙昶出使。趙昶見到李鼠仁，用禍福的道理開

者，復將加刃於昶。而昶神色自若，志氣彌厲。鼠仁感悟，遂相率降。氐梁道顯叛，攻南由。太祖復遣昶慰諭之，道顯等皆即款附。東秦州刺史魏光因徙其豪帥四十餘人并部落於華州，太祖即以昶爲都督領之。

導他。群凶聚集商議，有的聽從，有的不聽從。那些違抗命令的人，又想用刀劍殺害趙昶。但趙昶神色不變，志氣更加振奮。李鼠仁受到感動而醒悟，就帶領兵士投降。氐人梁道顯叛亂，進攻南由。太祖又派遣趙昶慰問開導他，梁道顯等人都立即誠心歸附。東秦州刺史魏光趁此遷徙他的豪帥四十多人并部落到華州，太祖立即任命趙昶爲都督統率他們。

先是，汾州胡叛，再遣昶慰勞之，皆知其虛實。及大軍往討，昶爲先驅，遂破之。以功封章武縣伯，邑五百户。

在此之前，汾州胡人叛亂，又派遣趙昶慰問犒勞他們，都知道了他們的虛實。到大軍前往征討，趙昶爲先鋒，就打敗了他們。憑藉功勞封爲章武縣伯，食邑五百户。

十五年，拜安夷郡守，帶長蛇鎮將。氐族荒獷，世號難治，昶威懷以禮，莫不悦服。期歲之後，樂從軍者千餘人。加授帥都督。時屬軍機，科發切急，氐情難之，復相率謀叛。昶又潛遣誘説，離間其情，因其携貳，遂輕往臨之。群氐不知所爲，咸來見昶。乃收其首逆者二十餘人斬之，餘衆遂定。朝廷嘉之，除大都督，行南秦州事。時氐帥蓋闇等反，昶復討擒之。進撫軍將軍，加通直散騎常侍。又與史寧破宕昌羌、獠二十餘萬。拜武州刺史、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諸州軍事。

十五年，任安夷郡太守，兼長蛇鎮將。氐族荒遠猛悍，世人號稱難以治理，趙昶按照禮節威德并用，没有人不心悦誠服。一年之後，樂於參加軍隊的有一千多人。升任帥都督。當時適逢軍中有機要之事，攤派徵發很迫切緊急，氐人情理上很難做到，又相繼謀劃叛亂。趙昶又暗中派人誘導勸説，離間他們的感情，趁他們漸生離心，就輕裝前往到達他們那兒。衆多的氐人不知怎麼辦，都來拜見趙昶。就逮捕那些帶頭謀反的二十多人殺死他們，其餘的人就安定了。朝廷嘉獎他，授任大都督，代理南秦州政事。當時氐帥蓋闇等人謀反，趙昶又討伐活捉了他。升撫軍將軍，加授通直散騎常侍。又與史寧打敗宕昌羌、獠二十多萬人。授武州刺史、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諸州軍事。

魏恭帝初，加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潭水羌叛，殺武陵、潭水二郡守。昶率儀同駱天乂等騎步五千討平之。

魏恭帝初年，加授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潭水羌人叛亂，殺害武陵、潭水二郡太守。趙昶率領儀同駱天乂等騎兵步兵五千人討伐平定他們。

世宗初，鳳州人仇周貢、魏興等反，自號周公，有衆八千人。破廣化郡，攻没諸縣，分兵西入，圍廣業、修城二郡。廣業郡守薛爽、修城郡守杜杲等請昶爲援。昶遣使報杲，爲周貢黨樊伏興等所獲。興等知昶將至，解修城圍，據泥功嶺，設六伏以待昶。昶至，遂遇其伏，合戰，破之。

世宗初年，鳳州人仇周貢、魏興等人謀反，自稱周公，有徒衆八千人。攻破廣化郡，攻陷各縣，分兵向西進攻，包圍廣業、修城二郡。廣業郡太守薛爽、修城郡太守杜杲等人請求趙昶援救。趙昶派遣使者回覆杜杲，被仇周貢的黨羽樊伏興等俘獲。樊伏興等人知道趙昶將要來到，就解除修城的包圍，占據泥功嶺，設下六處伏兵來等待趙昶。趙昶來到，就遇上伏兵，雙方交戰，

廣業之圍亦解。昶追之至泥陽川而還。興州人段吒及氐酋姜多復反，攻没郡縣，昶討斬之。語在《氐傳》。

打敗了他們。廣業的包圍也解除了。趙昶追擊到泥陽川就返回了。興州人段吒及氐酋姜多又謀反，攻陷郡縣，趙昶征討殺了他們。記録的文字在《氐傳》。

昶自以被拔擢居將帥之任，傾心下士。虜獲氐、羌，撫而使之，皆爲昶盡力。太祖常曰："不煩國家士馬而能威服氐、羌者，趙昶有之矣。"至是，世宗録前後功，進爵長道郡公，賜姓宇文氏，賞勞甚厚。二年，徵拜賓部中大夫，行吏部。尋以疾卒。

趙昶自己認爲被提拔充當將帥的重任，全心謙恭地對待賢士。俘獲氐、羌百姓，安撫并使用他們，他們都爲趙昶盡力。太祖經常説："不煩勞國家人馬而能以威力使氐、羌歸附的，趙昶有這樣的功勞。"到此，世宗記録前後功勞，晋爵爲長道郡公，賜姓宇文氏，賞賜犒勞非常豐厚。二年，召入拜授賓部中大夫，代理吏部。不久因病去世。

王悦

王悦字衆喜，京兆藍田人也。少有氣幹，爲州里所稱。魏永安中，爾朱天光西討，引悦爲其府騎兵參軍，除石安令。

王悦字衆喜，是京兆藍田人。年少時有才幹，被家鄉的人所稱道。魏永安年間，爾朱天光向西征討，引薦王悦爲其官府的騎兵參軍，授任石安縣令。

太祖初定關、隴，悦率募鄉里從軍，屢有戰功。大統元年，除平東將軍、相府刑獄參軍，封藍田縣伯，邑六百户。四年，東魏將侯景攻圍洛陽，太祖赴援。悦又率鄉里千餘人，從軍至洛陽。將戰之夕，悦罄其行資，市牛饗戰士。及戰，悦所部盡力，斬獲居多。六年，加通直散騎常侍，遷大行臺右丞。十年，轉左丞。久居管轄，頗獲時譽。十二年，齊神武親率諸軍圍玉壁，大都督韋孝寬拒守累旬，敵方引退。朝廷以寬勛重，遣尚書長孫紹遠爲大使，悦爲副使，勞問寬等，并校定勛人。

太祖剛平定關、隴，王悦率領招募的家鄉人參軍，屢次立有戰功。大統元年，任平東將軍、相府刑獄參軍，封爲藍田縣伯，食邑六百户。四年，東魏將領侯景進攻包圍洛陽，太祖前往救援。王悦又率領家鄉一千多人，從軍到洛陽。將要交戰的前夕，王悦用盡他出門所帶錢財，買牛款待戰士。到了交戰的時候，王悦的部隊竭盡全力，斬首俘獲居多。六年，加授通直散騎常侍，升大行臺右丞。十年，改任左丞。長期處於機要的地位，頗能獲得當時的稱譽。十二年，齊神武帝親自率領各軍包圍玉壁，大都督韋孝寬拒敵防守幾十日，敵軍纔退兵。朝廷認爲韋孝寬功勛高，派遣尚書長孫紹遠爲大使，王悦爲副使，犒勞慰問韋孝寬等人，并考核審定立功的人。

十三年，侯景據河南來附，仍請兵爲援。太祖先遣韋法保、賀蘭願德等帥衆助之。悦言於太祖曰："侯景之於高歡，始則篤鄉黨之情，末乃定君臣之契，位居上將，職重台司，論其分義，有同魚水。今歡始死，景便離貳。豈不知君臣之道有虧，忠義之禮不足？蓋其所圖既大，不恤小嫌。

十三年，侯景占據河南前來歸附，仍請派軍隊作爲援助。太祖先派遣韋法保、賀蘭願德等人率領部隊援助他。王悦向太祖進言説："侯景對於高歡，開始時就有深厚的同鄉之情，最後又確定了君臣之間的意氣相合，官位居於上將，職位重在臺司，評論他們之間的情分義氣，有着如同魚水一般的關係。現今高歡剛死，侯景就離心懷有異志。他難道不知道有虧於忠臣之道、不足於

然尚能背德於高氏，豈肯盡節於朝廷。今若益之以勢，援之以兵，非唯侯景不爲池中之物，亦恐朝廷貽笑將來也。”太祖納之，乃遣行臺郎中趙士憲追法保等，而景尋叛。

忠義之禮嗎？大概是他謀劃的目標很大，所以不顧慮小的嫌疑。但他尚且能對高氏背叛恩德，難道肯對朝廷盡節嗎？現今如果用勢力加强他，用軍隊支援他，不祇是侯景不會成爲池中之物受到控制，也恐怕朝廷給將來留下笑柄。”太祖采納了他的意見，就派遣行臺郎中趙士憲追回韋法保等人，果然侯景不久就叛亂了。

十四年，授雍州大中正、帥都督，加衛將軍、右光禄大夫、都督。率所部兵從大將軍楊忠征隨郡、安陸，并平之。時懸兵深入，悦支度路程，勒其部伍，節減糧食。及至竟陵，諸軍多有匱乏，悦出禀米六百石分給之。太祖聞而嘉焉。尋拜京兆郡守，加使持節、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散騎常侍，遷大行臺尚書。

十四年，授任雍州大中正、帥都督，加授衛將軍、右光禄大夫、都督。率領部下跟隨大將軍楊忠征討隨郡、安陸，一起平定了兩地。當時孤軍深入敵境，王悦計算路程，約束他的部下，節省減少糧食。等到了竟陵，各軍多缺乏糧食，王悦拿出儲藏的米六百石分給他們。太祖聽説這件事就嘉獎他。不久授任京兆郡太守，加授使持節、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散騎常侍，升大行臺尚書。

又領所部兵從達奚武征梁漢。軍出，武令悦説其城主楊賢。悦乃貽之書曰：“夫惟德是輔，天道之常也；見機而作，人事之會也。梁主内虧刑政，外闕藩籬。匹夫攘袂，舉國傾覆。非直下民離心，抑亦上玄所棄。我相公膺千齡之運，創三分之業，道洽區中，威振方外。聲教所被，風行草偃；兵車所指，雲除霧廓。斯固天下所共聞，無俟二談也。大將軍高陽公，韞韜略之秘，總熊羆之旅，受脤廟堂，威懷巴漢。先附者必賞，後服者必誅。君兵糧既寡，救援路絶。欲守，則城池無縈帶之險；欲戰，則士卒有土崩之勢。以此求安，未見其可。昔韓信背項，前典以爲美談；黄權歸魏，良史稱其盛烈。事有變通，今其則也。”賢於是遂降。

又率領部下士兵跟隨達奚武征討梁漢。大軍出發，達奚武下令王悦勸説城主楊賢。王悦就送書信給楊賢説：“輔佐有德之人，是天道的規律；看見時機再行動，是人事的機會。梁主國内虧缺刑罰和政令，外面缺乏守衛。平民奮起，全國傾覆。不祇是下民離心，也是上天所拋棄。我相公秉承千年的時運，創立天下三分的基業，道行在區域内和洽，威震遠方。聲威和教化所到達的地方，風行草偃；兵車所指向的地方，雲消霧散。這本來是天下人所共同聽到的，不必等待談論兩次。大將軍高陽公，藴藏用兵謀略的秘密，統率壯如熊羆的軍隊，在朝廷上接受祭肉，在巴漢威德并用。先歸附的人必有獎賞，後降服的人必有責罰。您軍糧已經很少，救援的道路已經斷絶。想防守，但城池没有垣環水抱的險阻；想交戰，但士兵有土崩瓦解的形勢。憑藉這些求得安全，不見得是可行的。往昔韓信背棄項羽，以前的典籍認爲是人們樂於稱道的好事；黄權歸附魏國，優秀的史官稱道他的盛大功業。事情有隨宜變更，現今是效法的時候了。”楊賢於是就投降了。

悦白武云：“白馬要衝，是必争之地。今城守寡弱，易可圖也。若蜀

王悦禀告達奚武説：“白馬處於交通緊要之處，是兵家必争之地。現今城池的防守兵少力

兵更至，攻之實難。”武然之，令悦率輕騎七百，徑趣白馬。悦先示其禍福，其將梁深遂以城降。梁武陵王紀果遣其將任奇率步騎六千，欲先據白馬。行次闕城，聞已降，乃還。及梁州平，太祖即以悦行刺史事。招携初附，民吏安之。

弱，容易圖謀。如果蜀兵又來到，攻打他們實在困難。”達奚武認爲說得對，下令王悦率領輕騎七百人，直奔白馬。王悦先向他們指出災禍和幸福的關係，守城的將領梁深就獻城投降。梁武陵王蕭紀果然派遣他的將領任奇率領步兵騎兵六千人，想搶先占據白馬。行軍到闕城，聽到梁深已經投降，於是回去了。到了梁州平定，太祖立即任命王悦代理刺史之事。安撫剛剛歸附的人，百姓官員都很安定。

魏廢帝二年，徵還本任。屬改行臺爲中外府，尚書員廢，以儀同領兵還鄉里。悦既久居顯職，及此之還，私懷怏怏。猶陵駕鄉里，失宗黨之情。其長子康，恃舊望，遂自驕縱。所部軍人，將有婚禮，康乃非理凌辱。軍人訴之。悦及康并坐除名，仍配流遠防。及于謹伐江陵，平，悦從軍展效，因留鎮之。

魏廢帝二年，徵入返就本任。適逢改行臺爲中外府，尚書員被廢，以儀同的身份帶兵返回家鄉。王悦已經長期居於顯貴的官職，到這時回鄉，私下懷有不服氣。他還凌駕於鄉里之上，失去了宗族的情誼。他的長子王康，依仗其世家望族，就自己驕横放縱。部下軍人，將有婚禮，王康却無理欺凌侮辱。軍人投訴他。王悦及王康一起連坐除名，并發配流放到遠方的邊防。等于謹討伐江陵，平定了，王悦參軍效力，於是留下他鎮守。

孝閔踐阼，依例復官。授郢州。尋拜使持節、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大都督、司水中大夫，進爵藍田縣侯。遷司憲中大夫，賜姓宇文氏，又進爵河北縣公。悦性儉約，不營生業，雖出入榮顯，家徒四壁而已。世宗手敕勞勉之，賜粟六百石。保定元年，卒於位。康嗣。官至司邑下大夫。

孝閔帝登位，依照慣例恢復官職。授任郢州刺史。不久拜使持節、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大都督、司水中大夫，晋爵爲藍田縣侯。升爲司憲中大夫，賜姓宇文氏，又晋爵爲河北縣公。王悦性格儉省節約，不經營謀生之業，雖然出入爲官榮華顯貴，但家中貧乏。世宗親手下詔慰勞勉勵他，賜粟六百石。保定元年，在官位上去世。兒子王康繼嗣。官做到司邑下大夫。

趙文表 趙江

趙文表，其先天水西人也，後徙居南鄭。累世爲二千石。父江，性方嚴，有度量。歷官東巴州刺史、計部中大夫、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御伯中大夫，封昌國縣伯。贈虞、絳二州刺史，謚曰貞。

趙文表，他的祖先是天水西人，後來遷居南鄭。世代爲俸禄二千石的大官。父親趙江，性格方正嚴肅，很有氣度器量。歷任東巴州刺史、計部中大夫、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御伯中大夫，封爲昌國縣伯。追贈虞、絳二州刺史，謚號爲貞。

文表少而修謹，志存忠節。便弓馬，能左右馳射。好讀《左氏春秋》，略舉大義。起家爲太祖親信。魏恭帝元年，從開府田弘征山南，以功授都

趙文表年少時修身嚴謹，志向存有忠心氣節。擅長騎射，能够左右奔馳射箭。喜好閱讀《左氏春秋》，能粗略地說明大義。由太祖親信起家做官。魏恭帝元年，跟隨開府田弘征討山南，

督。復從平南巴州及信州，遷帥都督。又從許國公宇文貴鎮蜀，行昌城郡事。加中軍將軍、左金紫光禄大夫。保定元年，除許國公府司馬，轉大都督。五年，授畿伯下大夫。又爲許國公府長史。尋拜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

以功任都督。又跟隨平定南巴州及信州，升爲帥都督。又跟隨許國公宇文貴鎮守蜀地，代理昌城郡政事。加授中軍將軍、左金紫光禄大夫。保定元年，授任許國公府司馬，改任大都督。五年，授任畿伯下大夫。又任許國公府長史。不久拜爲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

仍從宇文貴使突厥，迎皇后，進止儀注，皆令文表典之。文表斟酌而行，皆合禮度。及皇后將入境，突厥托以馬瘦，行徐。文表慮其爲變，遂説突厥使羅莫緣曰："后自發彼藩，已淹時序，途經沙漠，人馬疲勞。且東寇每伺間隙，吐谷渾亦能爲變。今君以可汗之愛女，結姻上國，曾無防慮，豈人臣之體乎。"莫緣然之，遂倍道兼行，數日至甘州。以迎后功，別封伯陽縣伯，邑六百户。

仍跟隨宇文貴出使突厥，迎接皇后，舉止的禮法制度，都下令趙文表掌管。趙文表商討考慮，以定取捨，然後行動，都符合禮節制度。到皇后將進入國境，突厥以馬瘦作爲托辭，行動緩慢。趙文表擔心有變，就勸説突厥使者羅莫緣説："皇后從突厥出發，已經很長時間了，途中經過沙漠，人馬疲勞。況且東部的强寇經常窺伺間隙，吐谷渾也能製造變亂。現今您以可汗的愛女，與上國結爲婚姻，竟然毫無預防的考慮，難道是人臣的體統嗎?"羅莫緣認爲他説得對，就兼程而行，數日到了甘州。因爲迎接皇后有功，另封爲伯陽縣伯，食邑六百户。

天和三年，除梁州總管府長史。所管地名恒陵者，方數百里，并生獠所居，恃其險固，常懷不軌。文表率衆討平之。遷蓬州刺史，政尚仁恕，夷獠懷之。加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又進位大將軍，爵爲公。

天和三年，任梁州總管府長史。所管之地有名叫恒陵的，方圓數百里，都是生僚居住的地方，依仗那裏的險阻牢固，經常懷有不遵守法度之心。趙文表率兵討伐平定了他們。升蓬州刺史，爲政崇尚仁愛寬容，夷僚歸向他。升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又升位爲大將軍，爵位爲公。

大象中，拜吴州總管。時開府于顗爲吴州刺史。及隋文帝執政，尉遲迥等舉兵，遠近騷然，人懷異望。顗自以族大，且爲國家肺腑，懼文表圖己，謀欲先之。乃稱疾不出。文表往問之，顗遂手刃文表。因令吏人告云"文表謀反"，仍馳啓其狀。隋文以諸方未定，恐顗爲變，遂授顗吴州總管以安之。後知文表無異志，雖不罪顗，而聽其子仁海襲爵。

大象年間，任吴州總管。當時開府于顗爲吴州刺史。到隋文帝執掌政權，尉遲迥等人興兵，遠近之地都不安静，人們懷有反叛的心願。于顗自以爲是大族，并且是國家的重臣，恐怕趙文表謀害自己，策劃想先動手殺他。就聲稱有病不出來議事。趙文表前往問候他，于顗就親手殺死了趙文表。趁此下令官吏告發"趙文表謀反"，於是迅速地上奏陳述相關情况。隋文帝因爲各方没有平定，恐怕于顗作亂，就授于顗以吴州總管之職，用來安撫他。後來知道趙文表没有反叛的意圖，雖然不給于顗治罪，但聽任趙文表的兒子趙仁海繼承爵位。

周書卷三十四

列傳第二十六

趙善　元定　楊㯹 韓盛　裴寬（弟）漢 尼鴻　楊敷

趙善

趙善字僧慶，太傅、楚國公貴之從祖兄也。祖國，魏龍驤將軍、洛州刺史。父更，安樂太守。

善少好學，涉獵經史，美容儀，沉毅有遠量。永安初，爾朱天光爲肆州刺史，辟爲主簿，深器重之。天光討邢杲及万俟醜奴，以善爲長史。軍中謀議，每參預之。天光爲關右行臺，表善爲行臺左丞，加都督、征虜將軍。普泰初，賞平關、隴之功，拜驃騎將軍、大行臺、散騎常侍，封山北縣伯，邑五百户。俄除持節、東雍州諸軍事、雍州刺史。天光東拒齊神武於韓陵，善又以長史從。及天光敗見殺，善請收葬其尸，齊神武義而許之。

賀拔岳總關中兵，乃遣迎善，復以爲長史。岳爲侯莫陳悦所害，善共諸將翊戴太祖，仍從平悦。

魏孝武西遷，除都官尚書，改封襄城縣伯，增邑五百户。頃之，爲北道行臺，與儀同李虎等討曹泥，克之。遷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尚書右僕射，進爵爲公，增邑并前一千五百户。

大統三年，轉左僕射，兼侍中，監著作，領太子詹事。善性温恭，有

趙善字僧慶，是太傅、楚國公趙貴的同曾祖的堂兄。祖父趙國，任魏龍驤將軍、洛州刺史。父親趙更，任安樂太守。

趙善年少時愛好學習，涉獵經書史籍，容貌和儀表很漂亮，性格深沉而剛毅，有遠大的器量。永安初年，爾朱天光任肆州刺史，徵召爲主簿，對他深爲器重。爾朱天光征討邢杲及万俟醜奴，任趙善爲長史。軍中的謀劃商議，他都經常參預。爾朱天光任關右行臺，上表任趙善爲行臺左丞，加授都督、征虜將軍。普泰初年，獎賞平定關、隴的功勞，授任驃騎將軍、大行臺、散騎常侍，封爲山北縣伯，食邑五百户。不久授持節、東雍州諸軍事、雍州刺史。爾朱天光在韓陵向東抗拒齊神武帝，趙善又以長史的身份跟隨。到爾朱天光失敗被殺，趙善請求收殮埋葬他的尸體，齊神武帝認爲他有義氣而答應了他。

賀拔岳統率關中軍隊，就派人迎回趙善，又任他爲長史。賀拔岳被侯莫陳悦殺害，趙善與各將領擁戴太祖，并跟隨平定侯莫陳悦。

魏孝武帝向西遷徙，授任都官尚書，改封爲襄城縣伯，增加食邑五百户。不久，任北道行臺，與儀同李虎等人討伐曹泥，打敗了他。升爲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尚書右僕射，晋爲公爵，食邑增至一千五百户。

大統三年，改任左僕射，兼侍中，監著作，領太子詹事。趙善性格温和恭謹，有器量，雖然

器局，雖位居端右，而逾自謙退。其職務克舉，則曰某官之力；若有罪責，則曰善之咎也。時人稱其公輔之量。太祖亦雅敬重焉。

九年，從戰邙山，屬大軍不利，善爲敵所獲，遂卒於東魏。建德初，朝廷與齊通好，齊人乃歸其柩。其子絢表請贈謚。詔贈大將軍、大都督、岐宜寧豳四州諸軍事、岐州刺史。謚曰敬。

子度，字幼濟，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度弟絢，字會績，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淅資二州刺史。

元定

元定字願安，河南洛陽人也。祖比頹，魏安西將軍、務州刺史。父道龍，征虜將軍、鉅鹿郡守。

定惇厚少言，内沉審而外剛毅。永安初，從爾朱天光討關隴群賊，并破之。除襄威將軍。及賀拔岳被害，定從太祖討侯莫陳悦，以功拜平遠將軍、步兵校尉。魏孝武西遷，封高邑縣男，邑二百户。從擊潼關，拔回洛城，進爵爲伯，增邑三百户，加前將軍、太中大夫。從擒竇泰，復弘農，破沙苑，戰河橋，定皆先鋒，當其前者，無不披靡。以前後功，累遷都督、征東將軍、金紫光禄大夫、帥都督，增邑三百户。邙山之役，敵人如堵，定奮矟衝之，殺傷甚衆，無敢當者。太祖親觀之，論功爲最，賞物甚厚。十三年，授河北郡守，加大都督、通直散騎常侍，增邑通前一千户。定有勇略，每戰必陷陣，然未嘗自言其功。太祖深重之，諸將亦稱其長者。十五年，遷使持節、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進爵爲公。魏廢帝二年，以宗室，進封建城郡王。三年，行《周禮》，爵隨例改，封長湖

職位居於尚書省長官，但自己更加謙虚退讓。如果有政績，他就説是某位官員之力；如果有罪責，他就説是自己的過錯。當時人們稱贊他有三公和輔相的器量。太祖也非常敬重他。

九年，跟隨到邙山作戰，適逢大軍失利，趙善被敵軍俘獲，就在東魏去世。建德初年，朝廷與齊來往交好，齊人就歸還他的靈柩。他的兒子趙絢上表請求贈謚。下詔追贈大將軍、大都督、岐宜寧豳四州諸軍事、岐州刺史。謚號爲敬。

兒子趙度，字幼濟，任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趙度的弟弟趙絢，字會績，任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淅資二州刺史。

元定字願安，是河南洛陽人。祖父元比頹，任魏安西將軍、務州刺史。父親元道龍，任征虜將軍、鉅鹿郡太守。

元定敦厚寡言，内心深沉慎重而外表堅强剛毅。永安初年，跟隨爾朱天光征討關隴群賊，都打敗了他們。授任襄威將軍。到賀拔岳被害時，元定跟隨太祖討伐侯莫陳悦，憑功任平遠將軍、步兵校尉。魏孝武帝向西遷移，封爲高邑縣男，食邑二百户。跟隨攻打潼關，攻下回洛城，晋爵爲伯，增加食邑三百户，加授前將軍、太中大夫。跟隨活捉竇泰，收復弘農，攻破沙苑，戰於河橋，元定都是先鋒，在他面前的敵人，没有不望風披靡的。憑着前後功勞，屢經升遷爲都督、征東將軍、金紫光禄大夫、帥都督，增加食邑三百户。邙山戰役中，敵人密集，元定以長矛奮勇衝擊，殺傷很多敵人，没有人敢抵擋。太祖親臨觀看，評論功勞爲最大，賞賜物品非常豐厚。十三年，任河北郡太守，加授大都督、通直散騎常侍，食邑增至一千户。元定勇猛而有謀略，每次作戰必定衝鋒陷陣，但是未曾自表其功。太祖對他深爲重視，各將領也稱他爲長者。十五年，升任使持節、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晋爵爲公。魏廢帝二年，以宗室的資格，晋封建城郡王。三年，按照《周禮》，爵位隨例更改，封長湖郡公。世宗初年，任岷州刺史。威嚴和恩惠并

郡公。世宗初，拜岷州刺史。威恩兼濟，甚得羌豪之情。先時生羌據險不賓者，至是并出山谷，從征賦焉。及定代還，羌豪等感戀之。保定中，授左宫伯中大夫。久之，轉左武伯中大夫，進位大將軍。

天和二年，陳湘州刺史華皎舉州歸梁，梁主欲因其隙，更圖攻取，乃遣使請兵。詔定從衛公直率衆赴之。梁人與華皎皆爲水軍，定爲陸軍，直總督之，俱至夏口。而陳郢州堅守不下。直令定率步騎數千圍之。陳遣其將淳于量、徐度、吴明徹等水陸來拒。量等以定已度江，勢分，遂先與水軍交戰。而華皎所統之兵，更懷疑貳，遂爲陳人所敗。皎得脱身歸梁。定既孤軍懸隔，進退路絶，陳人乘勝，水陸逼之。定乃率所部斫竹開路，且行且戰，欲趣湘州，而湘州已陷。徐度等知定窮迫，遣使僞與定通和，重爲盟誓，許放還國。定疑其詭詐，欲力戰死之。而定長史長孫隆及諸將等多勸定和，定乃許之。於是與度等刑牲歃血，解仗就船。遂爲度等所執，所部衆軍亦被囚虜，送詣丹陽。居數月，憂憤發病卒。子樂嗣。

用，很能得到羌人豪强的歡心。以前生羌占據險阻不服從的人，到這時都走出山谷，跟着交納賦税。到元定重新被調回朝廷任職時，羌人豪强等人都很感念留戀他。保定年間，任左宫伯中大夫。過了很久，調任左武伯中大夫，晋爲大將軍。

天和二年，陳湘州刺史華皎舉州歸附梁，梁主想趁這個機會，再圖謀攻取，就派遣使者請求派兵。詔令元定跟隨衛公宇文直率兵前往。梁人與華皎都是水軍，元定是陸軍，宇文直總管監督他們，一起到夏口。陳郢州堅持守禦不能攻下。宇文直下令元定帶領步兵騎兵數千人包圍他們。陳派遣將領淳于量、徐度、吴明徹等從水陸兩方面來抗拒。淳于量等人認爲元定已經渡江，勢力分散，就先與水軍交戰。華皎所統率的軍隊，又懷着疑慮異心，於是被陳人打敗。華皎得以脱身回梁。元定已經孤軍深入相隔很遠，進退的道路斷絶，陳人乘勝從水陸兩方面來進逼他。元定就帶領部下砍竹開路，一邊走路一邊作戰，想趕往湘州，但湘州已經失陷。徐度等人知道元定走投無路，派遣使者假裝與元定講和，鄭重進行盟誓，答應放他回國。元定懷疑其中有詐，想拼力作戰而死。但元定長史長孫隆及各將領多勸元定講和，元定纔答應了他們。於是與徐度等人殺牲歃血爲盟，解除兵器上船。就被徐度等人逮捕，部下軍士也被囚禁俘虜，押送到丹陽。過了數月，憂愁憤恨發病而死。兒子元樂繼嗣。

楊㯹

楊㯹字顯進，正平高凉人也。祖貴、父猛，并爲縣令。

㯹少豪俠有志氣。魏孝昌中，爾朱榮殺害朝士，大司馬、城陽王元徽逃難投㯹，㯹藏而免之。孝莊帝立，徽乃出，復爲司州牧。由是㯹以義烈聞。擢拜伏波將軍、給事中。元顥入洛，孝莊欲往晋陽就爾朱榮，詔㯹率其宗人收船馬渚。㯹未至，帝已北度太行，㯹遂匿所收船，不以資敵。及爾朱榮奉帝南討，至馬渚，㯹乃具船

楊㯹字顯進，是正平高凉人。祖父楊貴、父親楊猛，都任縣令。

楊㯹年少時豪爽俠義，很有志向和氣概。魏孝昌年間，爾朱榮殺害朝中官吏，大司馬、城陽王元徽逃難投奔楊㯹，楊㯹把他隱藏起來使他免於禍難。孝莊帝即位，元徽纔出來，又任司州牧。從此楊㯹以仗義正直而聞名。提拔任伏波將軍、給事中。元顥入洛，孝莊帝想前往晋陽投靠爾朱榮，下詔楊㯹帶領他的同族人到馬渚收集船隻。楊㯹未到，皇帝已經向北越過太行，楊㯹就藏匿他所收集到的船隻，不使其資助敵人。到爾

以濟王師。顥平，封肥如縣伯，五百户，加鎮遠將軍、步兵校尉，行濟北郡事。進都督、平東將軍、太中大夫。

朱榮奉帝往南征討，來到馬渚，楊摽就安排船隻來渡帝王的軍隊過河。元顥被平定，封肥如縣伯，食邑五百户，加授鎮遠將軍、步兵校尉，代理濟北郡政事。晋爲都督、平東將軍、太中大夫。

從魏孝武入關，進爵爲侯，增邑八百户，加撫軍、銀青光禄大夫。時東魏遷鄴，太祖欲知其所爲，乃遣摽間行詣鄴以觀察之。使還，稱旨，授通直散騎常侍、車騎將軍。稽胡恃險不賓，屢行抄竊，以摽兼黄門侍郎，往慰撫之。摽頗有權略，能得邊情，誘化酋渠，多來款附，乃有隨摽入朝者。

跟隨魏孝武帝入關，晋爲侯爵，增加食邑八百户，加授撫軍、銀青光禄大夫。當時東魏遷都到鄴，太祖想知道其遷都所做的事情，就派遣楊摽從小路到鄴以觀察他們。出使回來，符合皇帝的意旨，任通直散騎常侍、車騎將軍。稽胡倚仗險阻不肯歸順，屢次搶劫偷盗，任楊摽兼黄門侍郎，前往慰問安撫他們。楊摽很有權變的策略，能懂得邊防的情况，誘導感化酋長首領，使他們大多來誠心歸附，甚至有人跟隨楊摽入朝。

時弘農爲東魏守，摽從太祖攻拔之。然自河以北，猶附東魏。摽父猛先爲邵郡白水令，摽與其豪右相知，請微行詣邵郡，舉兵以應朝廷。太祖許之。摽遂行，與土豪王覆憐等陰謀舉事，密相應會者三千人，内外俱發，遂拔邵郡。擒郡守程保及令四人，并斬之。衆議推摽行郡事，摽以因覆憐成事，遂表覆憐爲邵郡守。以功授大行臺左丞，率義徒更爲經略。於是遣諜人誘説東魏城堡，旬月之間，正平、河北、南汾、二絳、建州、太寧等城，并有請爲内應者，大軍因攻而拔之。以摽行正平郡事，左丞如故。齊神武敗於沙苑，其將韓軌、潘洛、可朱渾元等爲殿，摽分兵要截，殺傷甚衆。東雍州刺史馬恭懼摽威聲，棄城遁走。摽遂移據東雍州。

當時弘農被東魏把守，楊摽跟隨太祖攻下了它。但是從黄河以北，還是歸附東魏。楊摽父親楊猛先前任邵郡白水縣令，楊摽與那些豪强大族是知己摯友，請求走小路到邵郡，組織軍隊來接應朝廷。太祖答應了他。楊摽就出發了，與當地的豪强王覆憐等人暗中商議起事，秘密接應聚會的有三千人，内外一起發動，就攻下了邵郡。活捉郡守程保及令四人，都殺死了他們。衆人商議推選楊摽代理郡中事務，楊摽認爲因王覆憐而使事情成功，就上表王覆憐爲邵郡太守。以功任大行臺左丞，率領義軍再進行策劃。於是派遣間諜引誘游説東魏的城堡，一個月之間，正平、河北、南汾、二絳、建州、太寧等城，都有請求作爲内應的人，大軍趁此進攻，攻下了它們。任命楊摽代行正平郡政事，左丞照舊。齊神武帝在沙苑戰敗，他的將領韓軌、潘洛、可朱渾元等人走在最後面，楊摽分兵攔截，殺傷很多。東雍州刺史馬恭害怕楊摽的威名，棄城逃走。楊摽就轉移占據東雍州。

太祖以摽有謀略，堪委邊任，乃表行建州事。時建州遠在敵境三百餘里，然摽威恩夙著，所經之處，多并贏糧附之。比至建州，衆已一萬。東魏刺史車折于洛出兵逆戰，摽擊敗之。又破其行臺斛律俱步騎二萬於州

太祖認爲楊摽多計謀策略，可委以邊防重任，就上表任命他代理建州的政事。當時建州遠距敵境三百多里，但是楊摽威名恩惠早已著名，所經過的地方，很多人一起帶着糧食歸附他。到了建州，部下已有一萬人。東魏刺史車折于洛出兵迎戰，楊摽打敗了他。又在州西打敗東魏行臺

西，大獲甲仗及軍資，以給義士。由是威名大振。東魏遣太保侯景攻陷正平，復遣行臺薛循義率兵與斛律俱相會，於是敵衆漸盛。㯉以孤軍無援，且腹背受敵，謀欲拔還。恐義徒背叛，遂僞爲太祖書，遣人若從外送來者，云已遣軍四道赴援。因令人漏泄，使所在知之。又分土人義首，令領所部四出抄掠，擬供軍費。㯉分遣訖，遂於夜中拔還邵郡。朝廷嘉其權以全軍，即授建州刺史。

斛律俱步兵騎兵二萬人，繳獲大量的兵器和軍用物資，用來供給忠義之士。因此威名大振。東魏派遣太保侯景攻陷正平，又派遣行臺薛循義帶兵與斛律俱相會，於是敵軍逐漸强盛。楊㯉因爲孤單無援，况且腹背受敵，謀劃想班師回去。恐怕義軍背叛，就僞造太祖書信，派人好像從外面送來似的，説已派遣軍隊四路奔赴支援。於是讓人泄露消息，使所在之地的人知道。他又分派當地的人和義軍的首領，下令帶領部下四出搶掠，打算供給軍費。楊㯉分派完畢，就在半夜撤軍回到邵郡。朝廷嘉獎他用權謀保全了軍隊，立即任爲建州刺史。

時東魏以正平爲東雍州，遣薛榮祖鎮之。㯉將謀取之，乃先遣奇兵，急攻汾橋。榮祖果盡出城中戰士，於汾橋拒守。其夜，㯉率步騎二千，從他道濟，遂襲克之。進驃騎將軍。既而邵郡民以郡東叛，郡守郭武安脱身走免。㯉又率兵攻而復之。轉正平郡守。又擊破東魏南絳郡，虜其郡守屈僧珍。録前後功，别封郃陽縣伯，邑五百户。

當時東魏以正平爲東雍州，派遣薛榮祖鎮守。楊㯉想謀劃攻取，就先派遣奇兵，急攻汾橋。薛榮祖果然調出城中全部戰士，到汾橋抗拒防守。那天夜晚，楊㯉率領步兵騎兵二千人，從别的道路渡河，就偷襲攻克了該城。升驃騎將軍。不久邵郡百姓在郡東叛亂，郡守郭武安脱身逃走免於難。楊㯉又帶兵進攻收復了邵郡。調任正平郡太守。又攻下東魏南絳郡，俘虜了郡守屈僧珍。記録前後功勞，另封郃陽縣伯，食邑五百户。

邙山之戰，㯉攻拔柏谷塢，因即鎮之。及大軍不利，㯉亦拔還。而東魏將侯景率騎追㯉，㯉與儀同韋法保同心抗禦，且前經十數里，景乃引退。太祖嘉之，賜帛三百匹。復授建州刺史，鎮車箱。㯉久從軍役，未及葬父，至是表請還葬。詔贈其父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晋州刺史，贈其母夏陽縣君，并給儀衛。州里榮之。

邙山戰役中，楊㯉攻下柏谷塢，就立即鎮守。到大軍失利，楊㯉也移師返回。東魏將領侯景率領騎兵追擊楊㯉，楊㯉與儀同韋法保同心抵抗防禦，一邊作戰，一邊前進，經過十多里，侯景就引兵退却了。太祖嘉獎他，賞賜帛三百匹。又任建州刺史，鎮守車箱。楊㯉長期從軍服役，没來得及埋葬父親，到這時就上表請求回鄉葬父。下詔追贈他的父親爲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晋州刺史，贈他的母親爲夏陽縣君，一起供給儀仗侍衛。家鄉以此爲榮。

及齊神武圍玉壁，别令侯景趣齊子嶺。㯉恐入寇邵郡，率騎禦之。景聞㯉至，斫木斷路者六十餘里，猶驚而不安，遂退還河陽，其見憚如此。十二年，進授大都督，加晋、建二州諸軍事。又攻破蓼塢，獲東魏將李顯，進儀同三司。尋遷開府，復除建

到齊神武帝包圍玉壁，另外下令侯景急赴齊子嶺。楊㯉恐怕他進犯邵郡，率領騎兵防禦他。侯景聽説楊㯉到了，砍樹斷路六十多里，還是驚慌不能安定，就退回洛陽，他害怕楊㯉到如此地步。十二年，升任大都督，加授晋、建二州諸軍事。又攻下蓼塢，俘獲東魏將領李顯，晋爲儀同三司。不久升開府，又授任建州邵郡河内汲郡

州邵郡河內汲郡黎陽等諸軍事，領邵郡。十六年，大軍東討，授大行臺尚書，率義衆先驅敵境，攻其四戍，拔之。時以齊軍不出，乃追摽還。并肥如、郤陽二邑，合一千八百户，改封華陽縣侯。又於邵郡置邵州，以摽爲刺史，率所部兵鎮之。

保定四年，遷少師。其年，大軍圍洛陽，詔摽率義兵萬餘人出軹關。然摽自鎮東境二十餘年，數與齊人戰，每常克獲，以此遂有輕敵之心。時洛陽未下，而摽深入敵境，又不設備。齊人奄至，大破摽軍。摽以衆敗，遂降於齊。摽之立勳也，有慷慨壯烈之志，及軍敗，遂就虜以求苟免。時論以此鄙之。朝廷猶録其功，不以爲罪，令其子襲爵。

摽之敗也，新平郡守韓盛亦於洛陽戰没。

韓盛

盛字文熾，南陽堵陽人也。五世祖遠，爲鄭縣令，因徙居京兆之渭南焉。曾祖良，舉秀才，奉朝請、姑臧令。祖興，魏儻城郡守，贈直州刺史。父先藻，安夷鄜城二郡守，贈鎮遠將軍、義州刺史。

盛幼有操行，涉獵經史，兼善騎射，膂力過人。魏大統初，起家開府行參軍。轉參軍事。從李遠積年征討，每有戰功。累遷至都督、輔國將軍、中散大夫、帥都督、持節、平東將軍、太中大夫、銀青光禄大夫、大都督。明帝二年，封臨湍縣子，邑三百户。保定四年，授使持節、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虞部下大夫，出爲新平郡守。居官清静，嚴而不殘，矜恤孤貧，抑挫豪右，賊盜止息，郡治肅然。尋以本官從晉公護東討，於洛

黎陽等諸軍事，領邵郡。十六年，大軍向東征討，任大行臺尚書，帶領義兵搶先趕到敵境，攻打他們四方營壘，攻下了。當時因爲齊軍不出戰，就追回了楊摽。合并肥如、郤陽二邑，共一千八百户，改封爲華陽縣侯。又在邵郡設置邵州，任命楊摽爲刺史，率領部下的軍隊鎮守。

保定四年，升爲少師。這年，大軍包圍洛陽，詔令楊摽帶領義兵一萬多人出軹關。但是楊摽自從鎮守東部邊境二十多年，多次與齊人交戰，經常取勝，因此就有輕視敵人的心意。當時洛陽没有攻下，而楊摽深入敵境，又不加防備。齊人突然來到，大敗楊摽的軍隊。楊摽因爲部衆失敗，就向齊投降。楊摽立功的時候，有慷慨壯烈的志氣，到軍隊失敗，就投降作俘虜以求苟且偷生。當時的輿論因此鄙視他。朝廷還是記録他的功勞，不把他作爲罪人，下令讓他的兒子因襲爵位。

楊摽失敗的時候，新平郡太守韓盛也在洛陽戰死。

韓盛字文熾，是南陽堵陽人。五世祖韓遠，任鄭縣縣令，於是遷居到京兆的渭南。曾祖韓良，推舉爲秀才，任奉朝請、姑臧令。祖父韓興，任魏儻城郡太守，追贈直州刺史。父親韓先藻，任安夷鄜城二郡太守，追贈鎮遠將軍、義州刺史。

韓盛幼年時有操守品行，涉獵經籍史書，又擅長騎馬射箭，膂力過人。魏大統初年，由開府行參軍起家做官。轉爲參軍事。跟隨李遠多年征討，常有戰功。屢經升遷爲都督、輔國將軍、中散大夫、帥都督、持節、平東將軍、太中大夫、銀青光禄大夫、大都督。明帝二年，封爲臨湍縣子，食邑三百户。保定四年，任使持節、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虞部下大夫，出任新平郡太守。爲官清静，嚴格而不殘酷，同情體恤孤貧，抑制豪强大族，賊盜平息，郡治肅然。不久以本官的身份跟隨晉公宇文護向東征討，在洛陽戰死。追贈淅洛義三州刺史，謚號爲壯。兒子韓謙

陽戰没。贈淅洛義三州刺史，謚曰壯。子謙嗣。官至大都督。

繼嗣。官至大都督。

盛二兄，德輿、仲恭。德輿姿貌魁傑，有異常人。歷官持節、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通洛慈澗防主、邵州刺史、任城縣男。仲恭美容儀，澹於榮利。郡累辟爲功曹、中正。仲恭答曰："第五之號，豈減驃騎乎?"後歷廣原、靈原、新豐三縣令，所在皆有聲績。有八子，并有志操。少子紉約，後最知名。

韓盛有兩個哥哥，叫做韓德輿、韓仲恭。韓德輿姿態容貌高大壯美，與普通人不同。歷任持節、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通洛慈澗防主、邵州刺史、任城縣男。韓仲恭容貌儀表漂亮，對榮華名利很淡泊。郡多次徵召其爲功曹、中正。韓仲恭回答説："第五的名號，難道比驃騎減低嗎?"後來歷任廣原、靈原、新豐三縣縣令，所到之處都有名聲和政績。有八個兒子，都有志氣節操。小兒子韓紉約，後來最知名。

裴寬

裴寬字長寬，河東聞喜人也。祖德歡，魏中書郎、河内郡守。父静慮，銀青光禄大夫，贈汾州刺史。

裴寬字長寬，是河東聞喜人。祖父裴德歡，任魏中書郎、河内郡太守。父親裴静慮，任銀青光禄大夫，追贈汾州刺史。

寬儀貌瑰偉，博涉群書，弱冠爲州里所稱。與二弟漢、尼是和知名。親殁，撫弟以篤友聞。滎陽鄭孝穆常謂從弟文直曰："裴長寬兄弟，天倫篤睦，人之師表。吾愛之重之。汝可與之游處。"年十三，以選爲魏孝明帝挽郎，釋褐員外散騎侍郎。魏孝武末，除廣陵王府直兵參軍，加寧朔將軍、員外散騎常侍。及孝武西遷，寬謂其諸弟曰："權臣擅命，乘輿播越，戰爭方始，當何所依?"諸弟咸不能對。寬曰："君臣逆順，大義昭然。今天子西幸，理無東面，以虧臣節。"乃將家屬避難於大石巖。獨孤信鎮洛陽，始出見焉。

裴寬儀表容貌氣概非凡，廣泛涉獵各種書籍，二十歲時被家鄉人所稱道。與兩個弟弟裴漢、裴尼一起知名。父母去世，撫養弟弟以深厚的友愛而聞名。滎陽鄭孝穆經常對堂弟鄭文直説："裴長寬兄弟之間，天倫深厚和睦，是人的表率。我喜歡他，重視他。你可以與他們交游相處。"十三歲，推選爲魏孝明帝挽郎，出仕爲員外散騎侍郎。魏孝武帝末年，任廣陵王府直兵參軍，加授寧朔將軍、員外散騎常侍。到孝武帝向西遷徙，裴寬對他的弟弟們説："有權勢的臣子擅自發號施令，皇帝流離失所，戰爭剛剛開始，將要依附誰呢?"弟弟們都不能回答。裴寬説："君臣之間的叛逆歸順，大道理清清楚楚。現今天子往西去，按道理没有向東的，以免使臣子氣節受損。"就帶領家屬到大石巖避難。獨孤信鎮守洛陽，纔出來相見。

時汾州刺史韋子粲降於東魏，子粲兄弟在關中者，咸已從坐。其季弟子爽先在洛，窘急，乃投寬。寬開懷納之。遇有大赦，或傳子爽合免，因爾遂出。子爽卒以伏法。獨孤信召而責之。寬曰："窮來見歸，義無執送。今日獲罪，是所甘心。"以經赦宥，遂得不坐。

當時汾州刺史韋子粲向東魏投降，韋子粲的兄弟在關中的，都已經受牽連坐罪。他的小弟弟韋子爽先在洛，走投無路，就投奔裴寬。裴寬敞開心懷接納了他。遇上大赦，有人傳説韋子爽應該免罪，因而就出來。韋子爽最終伏法。獨孤信召見裴寬責備他。裴寬説："走投無路纔來歸附我，按道理不能逮捕送官。今日有罪，這是我甘心情願的。"因已赦免寬恕，得以不受牽連治罪。

大統五年，授都督、同軌防長史，加征虜將軍。十三年，從防主韋法保向潁川，解侯景圍。景密圖南叛，軍中頗有知者。以其事計未成，外示無貳，往來諸軍間，侍從寡少。軍中名將，必躬自造，至於法保，尤被親附。寬謂法保曰："侯景狡猾，必不肯入關。雖托款於公，恐未可信。若仗兵以斬之，亦一時之計也。如曰不然，便須深加嚴警，不得信其誑誘，自貽後悔。"法保納之，然不能圖景，但自固而已。

十四年，與東魏將彭樂、樂恂戰於新城，因傷被擒。至河陰，見齊文襄。寬舉止詳雅，善於占對，文襄甚賞異之。謂寬曰："卿三河冠蓋，材識如此，我必使卿富貴。關中貧狹，何足可依，勿懷異圖也。"因解鏁付館，厚加其禮。寬乃裁卧氈，夜縋而出，因得遁還，見於太祖。太祖顧謂諸公曰："被堅執鋭，或有其人，疾風勁草，歲寒方驗。裴長寬爲高澄如此厚遇，乃能冒死歸我。雖古之竹帛所載，何以加之！"乃手書署寬名下，授持節、帥都督，封夏陽縣男，邑三百户，并賜馬一匹、衣一襲，即除孔城城主。

十六年，遷河南郡守，仍鎮孔城。尋加撫軍、大都督、通直散騎常侍。魏廢帝元年，進使持節、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散騎常侍。孝閔帝踐阼，進爵爲子。寬在孔城十三年，與齊洛州刺史獨孤永業相對。永業有計謀，多譎詐，或聲言春發，秋乃出兵，掩蔽消息，倏忽而至。寬每揣知其情，用兵邀擊，無不克之。永業常戒其所部曰："但好慎孔城，自外無足慮。"其見憚如此。齊伊川郡守梁

大統五年，任都督、同軌防長史，加授征虜將軍。十三年，跟隨防主韋法保奔向潁川，解除侯景的圍困。侯景密謀向南叛逃，軍中有很多人知道。因爲他的事情計劃未能成功，對外表示没有異心，往來各軍之間，侍從很少。對軍中名將，必定親身造訪，至於韋法保，尤其親近。裴寬告訴韋法保説："侯景爲人狡猾，必定不肯入關。雖然對您寄托誠心，但恐怕不可相信。如果憑藉兵力來殺掉他，也是一時的計策。如果不這樣，就必須加强嚴防警戒，不能相信他的欺騙引誘，自己留下後悔。"韋法保采納了他的意見，但是不能謀取侯景，衹是鞏固自己而已。

十四年，與東魏將領彭樂、樂恂在新城交戰，因爲受傷被俘。到了河陰，見到齊文襄。裴寬舉止安詳文雅，善於隨口應答，齊文襄非常賞識他。告訴裴寬説："您是三河的貴官，有這樣的才能和見識，我必定使您享盡富貴。關中貧困狹小，哪裏值得依附呢，不要懷有别的意圖了。"於是解除鎖枷，交付賓館，優厚地加以禮遇。裴寬就裁開睡氈，在夜裏繫成繩子縋下城逃出，因此得以逃回，見到太祖。太祖顧視各位官員説："披着堅固的鎧甲，拿着鋭利的兵器，也許有人做得到，疾風識勁草，天氣寒冷纔能檢驗出來。裴長寬被高澄如此優厚禮遇，却能冒着生命危險回到我身邊。雖然在古代史書有記載，怎麽可以超過他呢！"就親手書寫署在裴寬名下，任持節、帥都督，封爲夏陽縣男，食邑三百户，并賞賜馬一匹、衣服一套，立即任孔城城主。

十六年，升河南郡太守，仍鎮守孔城。不久加授撫軍、大都督、通直散騎常侍。魏廢帝元年，晋爲使持節、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散騎常侍。孝閔帝登位，晋爲子爵。裴寬在孔城十三年，與齊洛州刺史獨孤永業相對峙。獨孤永業有計謀，多詭詐，有時聲稱春天出發，直到秋天纔出兵，封閉消息，轉眼間就到了。裴寬每次都能揣測到他的實情，帶兵攔截打擊，没有不取勝的。獨孤永業經常告誡他的部下説："衹要好好地慎對孔城，此外不值得憂慮。"他害怕裴寬到如此地步。齊伊川郡太守梁鮓，經常在邊境搶

鮓，常在境首抄掠。太祖患之，命寬經略焉。鮓行過妻家，椎牛宴飲，既醉之後，不復自防。寬密知之，遣兵往襲，遂斬之。太祖嘉焉，賜奴婢、金帶、粟帛等。武成二年，徵拜司土中大夫。

保定元年，出爲沔州刺史。尋轉魯山防主。四年，加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天和二年，行復州事。三年，除温州刺史。初陳氏與國通和，每修聘好。自華皎附後，乃圖寇掠。沔州既接敵境，事資守備，於是復以寬爲沔州刺史。而州城埤狹，器械又少，寬知其難守，深以爲憂。又恐秋水暴長，陳人得乘其便。即白襄州總管，請戍兵，并請移城於羊蹄山，權以避水。總管府許增兵守禦，不許遷移城。寬乃量度年常水至之處，豎大木於岸，以備船行。襄州所遣兵未至，陳將程靈洗已率衆至於城下。遂分布戰艦，四面攻之。水勢猶小，靈洗未得近城。寬每簡募驍兵，令夜掩擊，頻挫其鋭。相持旬日，靈洗無如之何。俄而雨水暴長，所豎木上，皆通船過。靈洗乃以大艦臨逼，拍干打樓，應即摧碎，弓弩大石，晝夜攻之。苦戰三十餘日，死傷過半。女垣崩盡，陳人遂得上城。短兵相拒，猶經二日。外無繼援，力屈。城陷之後，水便退縮。陳人乃執寬至揚州，尋被送嶺外。經數載，後還建業，遂卒於江左。時年六十七。子義宣後從御正杜杲使於陳，始得將寬柩還。開皇元年，隋文帝詔贈襄郢二州刺史。

義宣起家譙王儉府記室，轉司金二命士，合江令。寬弟漢。

裴漢

漢字仲霄，操尚弘雅，聰敏好

掠，太祖擔憂這件事，下令裴寬策劃處理。梁鮓出行經過妻子的家，殺牛設宴飲酒，醉倒之後，不再防備。裴寬秘密知道這個消息，派兵前往偷襲，就殺了他。太祖對此嘉獎，賞賜奴婢、金帶、粟帛等。武成二年，徵入任司土中大夫。

保定元年，出任沔州刺史。不久調任魯山防主。四年，加授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天和二年，代理復州政事。三年，任温州刺史。起初陳與周交往和好，經常訪問修好。自從華皎歸附之後，就圖謀侵犯搶掠。沔州連接敵境，事關把守防備，於是又以裴寬爲沔州刺史。但州城低窪狹窄，器物用具又少，裴寬知道難守，深爲憂慮。又恐怕秋水突然上漲，陳人得以乘其便利。就稟告襄州總管，請求增加防守的兵士，并請移城到羊蹄山，姑且避開水患。總管府答應增兵守禦，但不許遷移州城。裴寬就丈量每年大水所到之處，在岸上豎起大木，以防備船隻行走。襄州所派的兵未到，而陳將程靈洗已經率兵到達城下。就分别布置戰船，四面進攻。水勢尚小，程靈洗未能靠近州城。裴寬經常挑選招募勇猛的兵士，下令在夜晚乘敵不備進行偷襲，多次挫傷對方的鋭氣。相持十日，程靈洗對此無可奈何。不久雨水突然上漲，所豎立的大木上面，都能通過船隻。程靈洗就用大船臨近進逼，拍干打樓，應手立即摧毁破碎，弓弩大石，日夜攻打。苦戰三十多日，死傷超過一半。城墻上面呈凹凸形的小墻全部崩坍，陳人就得以上城。短兵相接，還經過了兩日。外面没有增援，兵力屈竭。城被攻陷之後，水便退縮。陳人就逮捕裴寬到揚州，不久被送到嶺外。經過數年，後來回到建業，就在江左去世。終年六十七歲。兒子裴義宣後來跟隨御正杜杲出使到陳，纔得以將裴寬的靈柩運回。開皇元年，隋文帝下詔追贈襄郢二州刺史。

裴義宣由譙王宇文儉府記室起家做官，改任司金二命士，合江縣令。裴寬的弟弟叫裴漢。

裴漢字仲霄，品德理想宏大文雅，爲人聰明

學。嘗見人作百字詩，一覽便誦。魏孝武初，解褐員外散騎侍郎。大統五年，除大丞相府士曹行參軍，補墨曹參軍。漢善尺牘，尤便簿領，理識明贍，决斷如流。相府爲之語曰："日下粲爛有裴漢。"十一年，李遠出鎮弘農，啓漢爲司馬。遠特相器遇。尋加安東將軍、銀青光禄大夫、成都上士。尋轉司車路下大夫。與工部郭彦、太府高賓等參議格令，每較量時事，必有條理，彦等咸敬異之。加帥都督。天和中，復與司宗孫恕、典祀薛慎同爲八使，巡察風俗。五年，加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

漢少有宿疾，恒帶虚羸，劇職煩官，非其好也。時晋公護擅權，搢紳等多諂附之，以圖仕進。唯漢直道固守，八年不徙職。性不飲酒，而雅好賓游。每良辰美景，必招引時彦，宴賞留連，間以篇什。當時人物，以此重之。自寬没後，遂斷絶游從，不聽琴瑟，歲時伏臘，哀慟而已。撫養兄弟子，情甚篤至。借人異書，必躬自録本。至于疹疾彌年，亦未嘗釋卷。建德元年卒，時年五十九。贈晋州刺史。

子鏡民，少聰敏，涉獵經史。爲大將軍、譚公會記室參軍。後歷宋王寔侍讀，轉記室，遷司録。宣政初，吏部上士。大象末，春官府都上士。漢弟尼。

裴尼

尼字景尼，性弘雅，有器局。起家奉朝請。除梁王東閤祭酒，遷從事中郎，加通直散騎常侍。隴西李際、范陽盧誕并有高名於世，與尼結忘年之交。魏恭帝元年，以本官從于謹平江陵，大獲軍實，謹恣諸將校取之。餘人皆競取珍玩，尼唯取梁元帝素琴

敏捷，愛好學習。曾經見到有人作百字詩，他閱覽一次就能背誦。魏孝武帝初年，出仕爲員外散騎侍郎。大統五年，任大丞相府士曹行參軍，補墨曹參軍。裴漢擅長書信寫作，尤其熟習登記的文簿，爲政見解異常高明，處理事情果斷迅速。相府爲他下評語説："太陽之下光彩鮮明的有裴漢。"十一年，李遠出鎮弘農，啓奏裴漢爲司馬。李遠特别器重禮遇他。不久加授安東將軍、銀青光禄大夫、成都上士。不久改任司車路下大夫。與工部郭彦、太府高賓等人參與商議法令，經常比較衡量當時的事情，必定有條有理，郭彦等人都敬重他。加授帥都督。天和年間，又與司宗孫恕、典祀薛慎一起充當八使，巡視觀察風俗。五年，加授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

裴漢年少時有舊病，經常虚弱消瘦，繁重的事務和官職，不是他所愛好的。當時晋公宇文護專權，官員們多數諂媚依附他，以圖謀仕途進取。祇有裴漢固守正直之道，八年不調職。性不飲酒，但很愛好與客人游玩。每逢良辰美景，必定招引當時的賢士，設宴玩賞，留戀不肯離開，用詩篇參與其事。當時的人物，因此敬重他。自從裴寬死後，就斷絶交游來往，不聽音樂，一年中的節日，哀傷慟哭而已。撫養兄弟之子，感情非常深厚。借人新奇之書，必定親自抄録。直到卧病滿整年，也未曾放下書卷。建德元年去世，終年五十九歲。追贈晋州刺史。

兒子裴鏡民，年少時聰明敏捷，廣泛涉獵經書史籍。任大將軍、譚公宇文會記室參軍。後來歷任宋王宇文寔侍讀，改任記室，升司録。宣政初年，任吏部上士。大象末年，任春官府都上士。裴漢的弟弟叫裴尼。

裴尼字景尼，性格高雅，有器量和才幹。由奉朝請起家做官。任梁王東閤祭酒，升從事中郎，加授通直散騎常侍。隴西李際、范陽盧誕在當世都有很高的名望，與裴尼結爲忘年之交。魏恭帝元年，以本官身份跟隨于謹平定江陵，繳獲大量軍用器械物資，于謹聽任各將領取用。其餘的人都争着取走珍寶玩好，裴尼祇取了梁元帝素

一張而已。謹深嘆美之。六官建，拜御正下大夫。尋以疾卒。贈輔國將軍、隨州刺史。

琴一張而已。于謹對他深爲感嘆贊美。六官建立，任御正下大夫。不久因病去世。追贈輔國將軍、隨州刺史。

子之隱，趙王招府記室參軍。之隱弟師民，好學有識度，見稱於時。起家秦王贇府記室參軍，仍兼侍讀。寬族弟鴻。

兒子裴之隱，任趙王宇文招府記室參軍。裴之隱的弟弟裴師民，愛好學習，有見識和度量，被當時人所稱道。初仕爲秦王宇文贇府記室參軍，兼侍讀。裴寬的族弟叫裴鴻。

裴鴻

鴻少恭謹，有幹略，歷官内外。孝閔帝踐阼，拜輔城公司馬，加儀同三司。爲晋公護雍州治中，累遷御正中大夫，進位開府儀同三司，轉民部中大夫。保定末，出爲中州刺史、九曲城主。鎮守邊鄙，甚有捍禦之能。衛公直出鎮襄州，以鴻爲襄州司馬。天和初，拜郢州刺史，轉襄州總管府長史，賜爵高邑縣侯。從直南征，軍敗，遂没。尋卒於陳。朝廷哀之，贈豐資遂三州刺史。

裴鴻年少時恭順嚴謹，有才幹和策略，在京城内外歷任官職。孝閔帝登位，任輔城公司馬，加授儀同三司。任晋公宇文護雍州治中，屢經升遷爲御正中大夫，晋爲開府儀同三司，改民部中大夫。保定末年，出任中州刺史、九曲城主。鎮守邊境，很有抵禦的才能。衛公宇文直出鎮襄州，以裴鴻爲襄州司馬。天和初年，任郢州刺史，改襄州總管府長史，賜爵高邑縣侯。跟隨宇文直向南征討，大軍失敗，就被淪没。不久在陳去世。朝廷哀悼他，追贈豐資遂三州刺史。

楊敷

楊敷字文衍，華山公寬之兄子也。父暄，字景和。性朗悟，有識學。弱冠拜奉朝請，歷員外散騎侍郎、華州别駕、尚書右中兵郎中、輔國將軍、諫議大夫。以别將從魏廣陽王深征葛榮，爲榮所害。贈殿中尚書、華夏二州諸軍事、鎮西將軍、華州刺史。

楊敷字文衍，是華山公楊寬哥哥的兒子。父親楊暄，字景和。性格聰敏，有見識和學問。二十歲拜奉朝請，歷任員外散騎侍郎、華州别駕、尚書右中兵郎中、輔國將軍、諫議大夫。以别將身份跟隨魏廣陽王元淵深征討葛榮，被葛榮殺害。追贈殿中尚書、華夏二州諸軍事、鎮西將軍、華州刺史。

敷少有志操，重然諾。每覽書傳，見忠臣烈士之事，常慨然景慕之。魏建義初，襲祖鈞爵臨貞縣伯，邑四百户。除員外羽林監。大統元年，拜奉車都尉。歷尚書左士郎中、祠部郎中、大丞相府墨曹參軍、帥都督、平東將軍、太中大夫，加撫軍將軍、通直散騎常侍。魏恭帝二年，遷廷尉少卿。所斷之獄，號稱平允。

楊敷年少時有志氣和節操，重視承諾。每次閲覽書傳，見到忠臣烈士的事迹，經常慷慨仰慕他們。魏建義初年，因襲祖父楊鈞的爵位臨貞縣伯，食邑四百户。任員外羽林監。大統元年，任奉車都尉。歷任尚書左士郎中、祠部郎中、大丞相府墨曹參軍、帥都督、平東將軍、太中大夫，加授撫軍將軍、通直散騎常侍。魏恭帝二年，升廷尉少卿。所判定的案件，號稱公平允當。

孝閔帝踐阼，進爵爲侯，增邑并前八百户。除小載師下大夫，使北豫

孝閔帝登位，晋爵爲侯，食邑增至八百户。授小載師下大夫，出使北豫州迎接司馬消難，回

州迎司馬消難，還，授使持節、蒙州諸軍事、蒙州刺史。先是蠻左等多受齊假署，數爲亂逆。敷推誠布信，隨方慰撫，蠻左等感之，相率歸附。敷乃送其首四十餘人赴闕，請因齊所假而授之。諸蠻等愈更感悦，州境獲寧。特降璽書勞問，加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保定中，徵爲司水中大夫。夷夏吏民，及荆州總管長孫儉并表請留之。時議欲東討，將委敷以舟艦轉輸之事，故弗許焉。陳公純鎮陝州，以敷爲總管長史。五年，轉司木中大夫、軍器副監。敷明習吏事，所在以勤察著名，每歲奏課居最，累獲優賞。進位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天和六年，出爲汾州諸軍事、汾州刺史，進爵爲公，增邑一千五百户。齊將段孝先率衆五萬來寇，梯衝地道，晝夜攻城。敷親當矢石，隨事捍禦，拒守累旬。孝先攻之愈急。時城中兵不滿二千，戰死者已十四五，糧儲又盡，公私窮蹙。齊公憲總兵赴救，憚孝先，不敢進軍。敷知必陷没，乃召其衆謂之曰："吾與卿等，俱在邊鎮，實願同心戮力，破賊全城。但强寇四面攻圍日久，吾等糧食已盡，救援斷絶。守死窮城，非丈夫也。今勝兵之士，猶數百人，欲突圍出戰，死生一决。儻或得免，猶冀生還，受罪闕庭，孰與死於寇乎？吾計决矣，於諸君意何如？"衆咸涕泣從命。敷乃率見兵夜出，擊殺齊軍數十人，齊軍衆稍却。俄而孝先率諸軍盡鋭圍之，敷殊死戰，矢盡，爲孝先所擒。齊人方欲任用之，敷不爲之屈，遂以憂憤卒於鄴。高祖平齊，贈使持節、大將軍、淮廣復三州諸軍事、三州刺史，謚曰忠壯。葬於華陰舊塋。

來，授使持節、蒙州諸軍事、蒙州刺史。在此之前，蠻夷等多接受齊的僞職，屢次叛亂。楊敷以誠意相待，展示信用，根據情况加以慰問安撫，蠻夷等受到感動，相繼歸附。楊敷就送他們的首領四十多人到京師，請求按齊所授的職務給他們授官。各處蠻人更加感動喜悦，州内全境獲得安寧。特意降下皇帝的詔書慰勞問候，加授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保定年間，徵入任司水中大夫。各族的官員百姓，以及荆州總管長孫儉一起上表請求挽留他。當時商議想向東征討，將委托楊敷負責船隻運輸的事務，所以不答應。陳公宇文純鎮守陝州，以楊敷爲總管長史。天和五年，改任司木中大夫、軍器副監。楊敷明白熟習官吏的事務，所在之處以勤勞明察而著名，每年奏課居第一，多次獲得豐厚的獎賞。晋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天和六年，出任汾州諸軍事、汾州刺史，晋爵爲公，增加食邑一千五百户。齊將段孝先帶兵五萬人來犯，駕雲梯和衝車，挖掘地道，日夜攻城。楊敷親自面對飛箭大石，隨時抵禦，拒守數十日。段孝先攻城更加急迫。當時城中兵士不滿二千，戰死的已有十分之四五，糧食儲蓄也用完了，公私都走投無路。齊公宇文憲統兵赴救，害怕段孝先，不敢進軍。楊敷知道州城必然陷没，就召集他的部下告訴他們説："我和你們都在邊鎮，確實願意同心合力，打敗賊軍，保全州城。衹是强寇四面圍攻時間已經很久，我們糧食已經用盡，救援已經斷絶。爲守窮城而死，不是大丈夫。現今勝任打仗的兵士，尚有數百人，想突圍出戰，死生在此一决。如果得以免死，還希望活着回去，在朝廷上接受罪責，比起死在敵人手裏哪個好呢？我的主意已經决定了，各位的意見怎麽樣呢？"部下都痛哭流涕服從命令。楊敷就率領現存的兵士連夜出戰，殺死齊軍數十人，齊軍兵士稍作退却。不久段孝先率領各軍全部包圍他們，楊敷拼死作戰，箭用完了，被段孝先活捉。齊人正想任用他，楊敷不爲之屈服，於是因爲憂愁憤慨而在鄴去世。高祖平定齊，追贈使持節、大將軍、淮廣復三州諸軍事、三州刺史，謚

號爲忠壯。埋葬在華陰舊時墓地。

子素，有文武材略。大象末，上柱國、清河郡公。

兒子楊素，有文武才能。大象末年，任上柱國，封爲清河郡公。

史臣曰：自三方鼎峙，群雄競逐，俊能馳騖，各吠非主。争奮厲其智勇，思赴蹈於仁義。臨危不顧，前哲所難。趙善等或行彰於孝友，或誠顯於忠概，咸躬志力，俱徇功名。兵凶戰危，城孤援絶。楊敷、趙善，類龐德之勢窮；元定、裴寬，同黄權之無路。王旅不振，非其罪也。敷少而慷慨，終能立節，仁而有勇，其最優乎。楊摽屢有奇功，狃於數勝，輕敵無備，兵破身囚，未能遠謀，良可嗟矣。《易》曰："師出以律，否臧凶。"《傳》曰："不備不虞，不可以師。"其楊摽之謂也?

史臣曰：自從三方鼎立對峙，群雄競争奔逐，俊士能人都在奔走，各自爲了自己的主人。争着振奮磨礪他們的才智勇氣，考慮赴湯蹈火到仁義中去。面臨危險也不顧及，這是前代賢哲難以做到的。趙善等人有的在孝友方面行爲昭彰，有的在忠貞方面誠心明顯，都親自獻出心志力量，一起爲功名獻身。戰事凶險戰争危難，城池孤守，救援斷絶。楊敷、趙善，類似龐德的勢力困窘；元定、裴寬，如同黄權的走投無路。皇家的軍隊不振作，不是他們的罪過。楊敷年少時爲人慷慨，最終能够樹立節操，仁愛而勇敢，大概是最優秀的吧。楊摽屢次立有奇功，習慣於多次取勝，輕視敵人，毫無戒備，以致兵敗身囚，未能作長遠的考慮，真是值得嗟嘆了。《易經》上説："如果失律出師，那麽無論其成敗，都有凶險。"《傳》説："不戒備不預料，不能出師。"這大概是説楊摽吧?

周書卷三十五

列傳第二十七

鄭孝穆（子）譯　崔謙（弟）説　崔猷　裴俠
薛端（子）胄（弟）裕　薛善（弟）慎 敬珍 敬祥

鄭孝穆

鄭孝穆字道和，滎陽開封人，魏將作大匠渾之十一世孫。祖敬叔，魏潁川、濮陽郡守，本邑中正。父瓊，范陽郡守，贈安東將軍、青州刺史。

鄭孝穆字道和，是滎陽開封人，魏將作大匠鄭渾的第十一代孫。祖父鄭敬叔，擔任魏潁川、濮陽郡守和本邑中正。父親鄭瓊，擔任范陽郡守，獲贈安東將軍、青州刺史榮銜。

孝穆幼而謹厚，以清約自居。年未弱冠，涉獵經史。父叔四人并早歿，昆季之中，孝穆居長。撫訓諸弟，有如同生，閨庭之中，怡怡如也。魏孝昌初，解褐太尉行參軍，轉司徒主簿。屬盜賊蜂起，除假節、龍驤將軍、别將，屢有戰功。永安中，遷冠軍將軍、持節、都督。從元天穆討平邢杲，進驃騎將軍、左光禄大夫、太師咸陽王長史。及魏孝武西遷，從入關，除司徒左長史，領臨洮王友，賜爵永寧縣侯。

孝穆在幼年時便嚴謹厚重，以清静自守自居。少年時期，開始學習經書和史籍。父親和叔父共四人都很早去世，在四家兄弟之中，孝穆爲長兄。對於四家弟弟們加以撫養教育，如同嫡親同生，大家庭内外，都和悦愉快。魏孝昌初年，進入仕途擔任太尉行參軍，後轉任司徒主簿。正在此時盜賊如蜂群一般紛紛而起，被任命爲假節、龍驤將軍、别將，多次立下戰功。永安年間，改任冠軍將軍、持節、都督。隨從元天穆討平邢杲，升任驃騎將軍、左光禄大夫、太師咸陽王長史。當魏孝武帝西遷時，隨從入關中，被任命爲司徒左長史，領臨洮王友，賜爵永寧縣侯。

大統五年，行武功郡事，遷使持節、本將軍，行岐州刺史、當州都督。在任未幾，有能名。就加通直散騎常侍。王羆時爲雍州刺史，欽其善政，遣使貽書，盛相稱述。先是，所部百姓，久遭離亂，饑饉相仍，逃散殆盡。孝穆下車之日，户止三千。留情綏撫，遠近咸至，數年之内，有四萬家。每歲考績，爲天下最。太祖嘉

大統五年，兼攝武功郡事，改任使持節、本將軍，兼攝岐州刺史、當州都督。在任没有多長時間，便有了能幹的名聲。以其本官另加通直散騎常侍。王羆此時擔任雍州刺史，對孝穆的善政很欽佩，派遣使者送去書信，極力加以稱贊。在這之前，這個地方的百姓，長期遭受戰亂流離失所，饑饉連續不斷，幾乎全都逃散了。孝穆到任的時候，衹有三千户人。他努力加以綏撫，遠近的百姓都被吸引過來，數年的時間，户口增至四

之，賜書曰：“知卿莅職近畿，留心治術。凋弊之俗，禮教興行；厭亂之民，襁負而至。昔郭伋政成并部，賈琮譽重冀方，以古方今，彼有慚德。”於是徵拜京兆尹。

萬家。每一年考核官員政績，都是全國第一。太祖給予嘉獎，賜給他的書信中說：“知卿任職於京城附近，留心於治理政務之術。革除凋敝風俗，使禮教興起而盛行；害怕了離亂的百姓，紛紛扶老携幼來歸附。歷史上郭伋在并州行使善政，賈琮在冀州受到極大的稱譽，以他們與你相比，他們還要覺得慚愧。”於是徵召孝穆擔任京兆尹。

十五年，梁雍州刺史、岳陽王蕭詧稱藩來附，時議欲遣使，盛選行人。太祖歷觀内外，無逾孝穆者。十六年，乃假孝穆散騎常侍，持節策拜詧爲梁王。使還稱旨，進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加散騎常侍。是年，太祖總戎東討，除大丞相府右長史，封金鄉縣男，邑二百户。軍次潼關，命孝穆與左長史長孫儉、司馬楊寬、尚書蘇亮、諮議劉孟良等分掌衆務。仍令孝穆引接關東歸附人士，并品藻才行而任用之。孝穆撫納銓叙，咸得其宜。大將軍達奚武率衆經略漢中，以孝穆爲梁州刺史，以疾不之部。拜中書令，賜姓宇文氏。尋以疾免。

十五年，梁雍州刺史、岳陽王蕭詧自稱藩屬來歸附，當時討論要派遣使者去，在大範圍内選擇人。太祖對内外大臣一一察看，没有誰可以超過孝穆。十六年，以孝穆代理散騎常侍，持節策封蕭詧爲梁王。出使回來符合旨意，晋升爲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加散騎常侍。該年，太祖親自爲主帥率領大軍向東討伐，任命孝穆爲大丞相府右長史，封金鄉縣男爵位，食邑二百户。大軍到達潼關，孝穆受命和左長史長孫儉、司馬楊寬、尚書蘇亮、諮議劉孟良等人分工掌管各方面的事務。并且令孝穆負責接待關東前來歸附的人士，并鑒定其才智和德行分别加以任用。孝穆接待安撫安置任職，做得都很得當。大將軍達奚武率領軍隊經營治理漢中地區，孝穆被任命爲梁州刺史，因爲生病而没有到任。授任中書令，賜姓宇文氏。不久因爲有病而免去中書令。

孝閔帝踐阼，加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進爵爲子，增邑通一千户。晋公護爲雍州牧，辟爲别駕，又以疾固辭。武成二年，徵拜御伯中大夫，徙授御正。保定三年，出爲宜州刺史，轉華州刺史。五年，除虞州刺史，轉陜州刺史。頻歷數州，皆有政績。復以疾篤，屢乞骸骨。入爲少司空。卒於位，時年六十。贈本官，加鄭梁北豫三州刺史。謚曰貞。

孝閔帝登基，加授孝穆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進爵位爲子，增封邑總計一千户。晋公宇文護擔任雍州牧，徵召孝穆爲别駕，又以有病爲理由堅決推辭。武成二年，徵拜御伯中大夫，轉而授爲御正。保定三年，出京城擔任宜州刺史，轉調爲華州刺史。五年，任命爲虞州刺史，轉調爲陜州刺史。頻繁地在數州擔任刺史，一直都保持良好的政績。由於病情加重，多次申請辭官。調入京城擔任少司空。在少司空的官位上逝世，終年六十歲。贈予本官，加贈鄭梁北豫三州刺史。謚號稱爲貞。

子詡嗣。歷位納言，爲聘陳使。後至開府儀同三司、大將軍、邵州刺史。

兒子鄭詡繼嗣孝穆爵位，官位至納言，出使陳朝。此後官至開府儀同三司、大將軍、邵州刺史。

鄭譯

詡弟譯，於隋文帝有翊贊功，開皇初，又追贈孝穆大將軍、徐兗等六州刺史，改謚曰文。

鄭詡弟弟鄭譯，擁立輔佐隋文帝有功，隋朝開皇初年，又追贈孝穆大將軍、徐兗等六州刺史，改謚號爲文。

譯幼聰敏，涉獵群書，尤善音樂，有名於時。世宗詔令事輔城公。及高祖即位，除都督，稍遷御正下大夫，頗被顧待。東宮建，以譯爲宮尹下大夫，特被太子親愛。建德二年，爲聘齊使副。及太子西征，多有失德，王軌、宇文孝伯等以聞，高祖大怒，宮臣親幸者，咸被譴責，譯坐除名。後例復官，仍拜吏部下大夫。宣帝嗣位，授開府儀同大將軍、内史中大夫，封歸昌縣公，邑千户。既以恩舊，任遇甚重，朝政機密，并得參詳。尋遷内史上大夫，進爵沛國公。上大夫之官，自譯始也。及宣帝大漸，御正下大夫劉昉乃與譯謀，以隨公受遺輔少主。隋文帝執政，拜柱國、大丞相府長史，内史如故。尋進位上柱國。

鄭譯從小聰慧，廣泛閱讀了大量書籍，特别擅長於音樂，當時名氣很大。世宗下詔書令他爲輔城公的屬官。當高祖登基時，被任命爲都督，很快遷任御正下大夫，經常受到照顧優待。立太子，以鄭譯爲宮尹下大夫，太子對他特别親近和寵愛。建德二年，擔任出使齊朝的副大使。當太子率軍西征時，犯了不少錯誤，王軌、宇文孝伯等人向上彙報，高祖大怒，東宮受太子親近寵信的臣子，全都受到譴責，鄭譯也因此解除職務。不久按照慣例恢復官位，於是任命爲吏部下大夫。宣帝繼承皇位，授予鄭譯開府儀同大將軍、内史中大夫，封歸昌縣公，食邑一千户。由於原來就是東宮的親近之人，所以非常重用，朝廷軍國機密大事，都得以參與討論决定。不久遷升爲内史上大夫，進爵位爲沛國公。上大夫的官位，就是從鄭譯開始設立的。當宣帝病危之時，御正下大夫劉昉與鄭譯秘密商議，决定由隨公接受遺命輔助年幼的皇帝。隋文帝執掌朝政，鄭譯被任命爲柱國、大丞相府長史，内史一職依然不變。不久進位上柱國。

崔謙

崔謙字士遜，博陵安平人也。祖辯，魏平遠將軍、武邑郡守。父楷，散騎常侍、光禄大夫、殷州刺史，贈侍中、都督冀定相三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冀州刺史。

崔謙字士遜，是博陵安平人。祖父崔辯，擔任魏平遠將軍、武邑郡守。父親崔楷，擔任散騎常侍、光禄大夫、殷州刺史，逝世後獲贈侍中、都督冀定相三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冀州刺史。

謙幼聰敏，神彩嶷然。及長，深沉有識量。歷觀經史，不持章句，志在博聞而已。每覽經國緯民之事，心常好之，未嘗不撫卷嘆息。孝昌中，解褐著作佐郎。從太宰元天穆討邢杲，破之，以功授輔國將軍、太中大夫，遷平東將軍、尚書殿中郎。

崔謙從小聰慧，神采莊重。成人之後，深沉而有膽識肚量。博覽經史書籍，但是不拘泥於章句之學，目的衹在於增加見聞。每當看到書中所記載治理國家人民之事，心中總是很喜愛，未曾不撫摸書籍而嘆息。孝昌年間，開始入仕爲著作佐郎。隨從太宰元天穆征討邢杲，將其打敗，以功被授爲輔國將軍、太中大夫，後改任平東將軍、尚書殿中郎。

賀拔勝出鎮荆州，以謙爲行臺左丞。勝雖居方岳之任，至於安輯夷夏，綱紀衆務，皆委謙焉。謙亦盡其智能，以相匡弼。勝有聲南州，謙之力也。及魏孝武將備齊神武之逼，乃詔勝引兵赴洛。軍至廣州，帝已西遷。勝乃遲疑，將旋所鎮。謙謂勝曰："昔周室不造，諸侯釋位；漢道中微，列藩盡節。今皇家多故，主上蒙塵，實忠臣枕戈之時，義士立功之日也。公受方面之重，總宛、葉之衆，若杖義而動，首唱勤王，天下聞風，孰不感激。誠宜順義勇之志，副遐邇之心，倍道兼行，謁帝關右。然後與宇文行臺，同心協力，電討不庭。則桓、文之勛，復興於兹日矣。捨此不爲，中道而退，便恐人皆解體，士各有心。一失事機，後悔何及。"勝不能用，而人情果大騷動。還未至州，州民鄧誕引侯景軍奄至，勝與戰，敗績，遂將麾下數百騎南奔於梁。謙亦與勝俱行。及至梁，每乞師赴援。梁武帝雖不爲出軍，而嘉勝等志節，并許其還國。乃分謙先還，且通鄰好。魏文帝見謙甚悦，謂之曰："卿出萬死之中，投身江外，今得生還本朝，豈非忠貞之報也。"太祖素聞謙名，甚禮之。乃授征西將軍、金紫光禄大夫，賜爵千乘縣男。及勝至，拜太師，以謙有毗輔之功，又授太師長史。

賀拔勝出任荆州刺史，委任崔謙爲行臺左丞。賀拔勝雖然位居州郡重任，但是安輯少數民族和普通百姓，管理各種事務，全都委托給崔謙。崔謙也能够竭盡自己的智慧和才能，加以匡正輔佐。賀拔勝出鎮南方獲得名聲，崔謙出力最大。此時魏孝武帝準備預防齊神武的進逼，於是下詔令賀拔勝率部回洛陽。軍隊到達廣州時，孝武帝已經西遷。賀拔勝拿不定主意，想返回原來所鎮守的荆州。崔謙對賀拔勝説："歷史上周室走下坡路，諸侯自動提出退位；漢朝中期式微，各位藩王爲朝廷盡節。現在皇室多災多難，皇上被逼遷徙，正是忠臣決心殺敵報國之時，義士立功之日。公被委以一方重任，統理宛、葉地區的大軍，如果仗義而發動，首倡起兵援救王朝，天下聽説之後，又有誰不感動而奮發。所以還是應該遵循義勇之志，迎合遠近的人心，倍道兼行，到關右拜見皇帝。然後和宇文行臺同心協力，迅速討伐反叛者。這樣齊桓公、晋文公的功勛，又會在今天重現。不願意這樣去做，中途退却，就怕人心涣散，各有自己的想法。一旦失去了機遇，後悔就來不及了。"賀拔勝不接受他的意見，果然造成將士人心騷動。撤退的軍隊尚未回到荆州，州民鄧誕勾引侯景的軍隊突然來到，賀拔勝率部與侯景交戰，軍隊潰敗，衹好率領數百騎親近部下南奔到梁。崔謙跟隨賀拔勝一塊逃奔梁朝。到了梁朝後，經常請求派軍援助。梁武帝雖然没有派軍，但對賀拔勝等人的志節十分欣賞，同意他們回國。於是讓崔謙先回國，并且表達兩國友好往來的意願。魏文帝見到崔謙十分高興，對他説："你出生入死，投身長江以南，現在能活着回到本朝，這就是忠貞所得到的回報。"太祖早就聽説過崔謙的聲名，對他十分禮待。於是授予他征西將軍、金紫光禄大夫，賜予千乘縣男爵位。賀拔勝回來後，被任命爲太師，因爲崔謙有輔助的功勞，所以又委任崔謙爲太師長史。

大統三年，從太祖擒竇泰，戰沙苑，并有功。進爵爲子，遷車騎大將軍、右光禄大夫，拜尚書右丞。謙明練時事，及居樞轄，時論以爲得人。

大統三年，隨從太祖擒獲竇泰，參加沙苑戰役，都立下了功勞。進爵位爲子爵，升遷車騎大將軍、右光禄大夫，任命爲尚書右丞。崔謙十分熟悉當時的政事，身居樞紐重要職位，時人都認

四年，從太祖解洛陽圍，仍經河橋戰，加定州大中正、瀛州刺史。十五年，授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又破柳仲禮於隨郡，討平李遷哲於魏興，并有功。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直州刺史，賜姓宇文氏。

爲相當適合。四年，隨從太祖解救洛陽之圍，又參加河橋戰役，因而加定州大中正、瀛州刺史。十五年，授予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接着在隨郡擊破柳仲禮，在魏興討平李遷哲，都立下功勞。晋升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直州刺史，賜姓宇文氏。

魏恭帝初，轉利州刺史。謙性明悟，深曉政術，又勤於理務，民訟雖繁，未嘗有懈倦之色。吏民以是敬而愛之。時有蜀人賈晃遷舉兵作亂，率其黨圍逼州城。謙倉卒分部，纔得千許人，便率拒戰。會梁州援兵至，遂擒晃遷，餘人乃散。謙誅其渠帥，餘并原之。旬日之間，遂得安輯。世宗初，進爵作唐縣公。保定二年，遷安州總管、隨應等十一州甑山上明魯山三鎮諸軍事、安州刺史。四年，加大將軍，進爵武康郡公。

魏恭帝初年，改任利州刺史。崔謙聰慧，非常通曉治政方略，又勤於處理政務，民間訴訟案件雖然繁多，從來没有疲倦懈怠的表情。官吏和百姓都因此尊敬和愛戴他。當時有一蜀地人賈晃遷聚衆造反，率領其黨徒包圍攻打州城。崔謙倉促部署分派軍隊，衹有一千多人，就率領這支軍隊迎戰。恰逢梁州的援兵來到，因此活捉了賈晃遷，其他反叛者四處逃散。崔謙誅殺了反叛者的頭目，其他脅從者加以寬免。十天之間，地方上就得以安定。世宗初年，進爵位爲作唐縣公。保定二年，升遷安州總管、隨應等十一州甑山上明魯山三鎮諸軍事、安州刺史。四年，加大將軍名號，進爵爲武康郡公。

天和元年，授江陵總管。三年，遷荆州總管、荆淅等十四州南陽平陽等八防諸軍事、荆州刺史。州既統攝遐長，俗兼夷夏，又南接陳境，東鄰齊寇。謙外禦强敵，内撫軍民，風化大行，號稱良牧。每年考績，常爲天下最，屢有詔褒美焉。謙隨賀拔勝之在荆州也，雖被親遇，而名位未顯。及踐其位，朝野以爲榮。四年，卒於州。闔境痛惜之，乃共立祠堂，四時祭饗。子曠嗣。

天和元年，被授予江陵總管。三年，調任荆州總管、荆淅等十四州南陽平陽等八防諸軍事、荆州刺史。荆州管轄的區域很大，所管轄的民衆有漢族又有少數民族，加上南接陳朝邊境，東邊與齊朝接鄰。崔謙對外抗禦强敵，對内安撫軍民，風教大行，被稱作爲優秀的行政長官。每年考核政績時，經常排在第一，經常有詔書加以褒獎贊美。崔謙跟隨賀拔勝在荆州時，雖然受到重用親近，但名聲和官位并未顯達。到擔任現在的官職，朝野都認爲是其榮耀。四年，在荆州去世。全州都痛惜崔謙的去世，共同爲其建立了祠堂，一年四季都陳列祭品舉行祭祀。子崔曠嗣其爵位。

謙性至孝，少喪父，殆將滅性。與弟説特相友愛，雖復年事并高，名位各重，所有資産，皆無私焉。其居家嚴肅，動遵禮度。曠與説子弘度等，并奉其遺訓云。

崔謙生性特别孝順，年少時父親去世，極度悲傷到差點喪生。與弟弟崔説十分友愛，雖然到了老年，兩人名聲和官位都很高，但是家中的所有資産，都不曾私相占有。在家中很嚴肅，言行舉止都遵循禮度。兒子崔曠和崔説的兒子崔弘度等，都奉守崔謙的遺訓。

曠少温雅，仁而泛愛。釋褐中外

崔曠從小温文爾雅，仁德而對所有人和物都

府記室。大象末，位至開府儀同大將軍，淅州刺史。

加以愛護。開始擔任官職爲中外府記室。大象末年，位至開府儀同大將軍，淅州刺史。

崔説

説本名士約，少鯁直，有節概，膂力過人，尤工騎射。釋褐領軍府録事，轉諮議參軍。及賀拔勝出牧荆州，以説爲假節、冠軍將軍、防城都督。又隨勝奔梁，復自梁歸國。授衛將軍、都督，封安昌縣子，邑三百户。從太祖復弘農，戰沙苑，皆有功。進爵爲侯，增邑八百户，除京兆郡守。累遷帥都督、撫軍將軍、通直散騎常侍、大都督、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都官尚書、定州大中正，改封安國縣侯，增邑三百户，賜姓宇文氏，并賜名説焉。進爵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加侍中，進爵萬年縣公，增邑通前二千四百户。除隴州刺史，遷總管涼甘瓜三州諸軍事、涼州刺史。説莅政强毅，百姓畏之。齊王憲東征，以説爲行軍長史。軍還，除使持節、崇德安義等十三防熊和中等三州諸軍事，崇德防主，加授大將軍，改封安平縣公。建德四年卒，時年六十四。贈鄜延丹綏長五州刺史，謚曰壯。子弘度，猛毅有父風。大象末，上柱國、武鄉郡公。

崔説本名士約，從小性格鯁直，有志節氣概，膂力過人，特别是擅長騎馬射箭。開始擔任官職爲領軍府録事，轉任諮議參軍。當賀拔勝到荆州任職時，以崔説爲假節、冠軍將軍、防城都督。接着跟隨賀拔勝逃奔梁朝，不久自梁歸國。被授予衛將軍、都督，封安昌縣子，食邑三百户。隨從太祖收復弘農，參加沙苑戰役，都立下了功勛。進封侯爵，食邑增加到八百户，任命爲京兆郡守。屢經升遷爲帥都督、撫軍將軍、通直散騎常侍、大都督、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都官尚書、定州大中正，改封安國縣侯，增加食邑三百户，賜姓宇文氏，同時賜名爲説。升遷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加侍中，爵位進封爲萬年縣公，增加食邑户數加上原食户數總計二千四百户。任命爲隴州刺史，調任總管涼甘瓜三州諸軍事、涼州刺史。崔説治理政務嚴格果斷，百姓因此畏懼。齊王宇文憲率軍東征時，任命崔説爲行軍長史。大軍回師，被任命爲使持節、崇德安義等十三防熊和中等三州諸軍事，崇德防主，加授大將軍名號，改封安平縣公。建德四年去世，終年六十四歲。獲贈鄜延丹綏長五州刺史榮銜，謚號爲壯。其子崔弘度，像他父親一樣勇猛剛毅。大象末年，爲上柱國、武鄉郡公。

崔猷

崔猷字宣猷，博陵安平人，漢尚書寔之十二世孫也。祖挺，魏光州刺史、泰昌縣子，贈輔國將軍、幽州刺史，謚曰景。父孝芬，左光禄大夫、儀同三司，兼吏部尚書，爲齊神武所害。

崔猷字宣猷，是博陵安平人，漢朝尚書崔寔的第十二代孫。他祖父崔挺，魏光州刺史、泰昌縣子，獲贈輔國將軍、幽州刺史榮銜，謚號爲景。他父親崔孝芬，任職左光禄大夫、儀同三司，兼吏部尚書，被齊神武殺害。

猷少好學，風度閑雅，性鯁正，有軍國籌略。釋褐員外散騎侍郎，領大行臺郎中。尋爲吏部尚書李神儁所薦，拜通直散騎侍郎，攝尚書駕部郎中。普泰初，除征虜將軍、司徒從事

崔猷從小好學，風度嫻静優雅，性格鯁直剛正，有統軍治國的謀略。開始擔任官職爲員外散騎侍郎，領大行臺郎中。不久得到吏部尚書李神儁的推薦，被授予通直散騎侍郎，攝尚書駕部郎中。普泰初年，任命爲征虜將軍、司徒從事中

中郎。既遭家難，遂間行入關。及謁魏孝武，哀動左右，帝爲之改容。既退，帝目送之曰："忠孝之道，萃此一門。"即以本官奏門下事。

郎。由於家族遭受大難，因此秘密奔向關内。當他去拜見魏孝武帝時，悲哀之情使在場的人都感動萬分，孝武帝也爲之動容。當他退下時，孝武帝目送他説："忠孝之道，都集中在這一家之中。"當即以本官授職奏門下事。

大統初，兼給事黄門侍郎，封平原縣伯，邑八百户。二年，正除黄門，加中軍將軍。擒竇泰，復弘農，破沙苑，猷常以本官從軍典文翰。五年，除司徒左長史，加驃騎將軍。時太廟初成，四時祭祀，猶設俳優角抵之戲，其郊廟祭官，多有假兼。猷屢上疏諫，書奏，并納焉。遷京兆尹。時婚姻禮廢，嫁娶之辰，多舉音樂。又廛里富室，衣服奢淫，乃有織成文綉者。猷又請禁斷，事亦施行。與盧辯等創修六官。十二年，除大都督、驃騎將軍、淅州刺史，加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

大統初年，兼給事黄門侍郎，封爲平原縣伯，食邑八百户。二年，正式任爲黄門侍郎，加中軍將軍。在擒獲竇泰、克復弘農、參戰沙苑等戰役中，崔猷都以本官官職從軍主持文書文件。五年，被任爲司徒左長史，加驃騎將軍。當時太廟剛剛建成，四時的祭祀儀式，還安排有俳優角抵等表演，而主持郊廟祭祀的祭官很多是兼任的。崔猷多次上疏勸諫，諫書上奏，都被采納了。調任京兆尹。當時婚姻大事的禮儀不健全，嫁女娶妻的時候，都要彈奏音樂。而城市中的富有人家，服裝奢侈過度，還有的將衣服織綉出各種圖案。崔猷又奏請加以禁止，得到批准而加以實施。與盧辯等人一起撰修六官典籍。十二年，被任命爲大都督、驃騎將軍、淅州刺史，加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

十四年，侯景據河南歸款，遣行臺王思政赴之。太祖與思政書曰："崔宣猷智略明贍，有應變之才，若有所疑，宜與量其可不。"思政初頓兵襄城，後欲於潁川爲行臺治所，遣使人魏仲奉啓陳之。并致書於猷論將移之意。猷復書曰："夫兵者，務在先聲後實，故能百戰百勝，以弱爲强也。但襄城控帶京洛，實當今之要地，如有動静，易相應接。潁川既鄰寇境，又無山川之固，賊若充斥，徑至城下。輒以愚情，權其利害，莫若頓兵襄城，爲行臺治所，潁川置州，遣郭賢鎮守。則表裏膠固，人心易安，縱有不虞，豈能爲患。"仲見太祖，具以啓聞。太祖即遣仲還，令依猷之策。思政重啓，求與朝廷立約：賊若水攻，乞一周爲斷；陸攻，請三歲爲期。限内有事，不煩赴援。過此

十四年，侯景用其控制的河南區域前來投附，派遣行臺王思政前往主持。太祖給王思政寫信説："崔宣猷才智謀略異常高明，有應變的才能，如果有什麽猶豫不決的事，可以與他商定可否。"王思政初到時將軍隊駐扎在襄城，後來想用潁川作爲行臺治所，派遣信使魏仲前往禀報。同時送書信給崔猷説明要遷移的意思。崔猷回信説："以軍事而論，一定要先聲後實，這樣纔能百戰百勝，變弱爲强。襄城連接京洛，實爲當今軍事要地，一旦有什麽情况變化，容易相互接應。潁川既與敵寇邊境相近，又没有山川險要可守，賊寇若蜂擁來攻，可直到城下。以我的想法，權衡利害，不如將軍隊駐扎在襄城，作爲行臺治所，在潁川設置州治，派遣郭賢鎮守。如此便表裏似膠粘般牢固，容易安定人心，縱使有意想不到的情况，豈能爲患。"魏仲見到太祖，禀告了詳細情况。太祖馬上遣魏仲返回，令按照崔猷之策辦理。王思政又加禀告，要求與朝廷立約：賊寇如果從水路來攻，乞請以堅守一周爲

以往，惟朝廷所裁。太祖以思政既親其事，兼復固請，遂許之。及潁川没後，太祖深追悔焉。十六年，以疾去職。屬大軍東征，太祖賜以馬輿，命隨軍，與之籌議。十七年，進侍中、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本州大中正，賜姓宇文氏。

期；如果從陸路來攻，以堅守三年爲期。在這期限之内，不用朝廷派遣援軍。超過時限，由朝廷作出裁決。太祖因爲王思政親自處理此事，加上反復堅決地來要求，所以同意了王思政的做法。等到潁川陷落之後，太祖十分後悔。十六年，崔猷因有病而去職。正好大軍東征，太祖賜給崔猷馬匹和車輛，令他隨從大軍，以便與他商討征戰之事。十七年，晋升爲侍中、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本州大中正，賜姓宇文氏。

魏恭帝元年，太祖欲開梁漢舊路，乃命猷督儀同劉道通、陸騰等五人，率衆開通車路，鑿山堙谷五百餘里，至于梁州。即以猷爲都督梁利等十二州白馬儻城二防諸軍事、梁州刺史。及太祖崩，始利沙興等諸州，阻兵爲逆，信合開楚四州亦叛，唯梁州境内，民無貳心。利州刺史崔謙請援，猷遣兵六千赴之。信州糧盡，猷又送米四千斛。二鎮獲全，猷之力也。進爵固安縣公，邑二千户。猷深爲晋公護所重，護乃養猷第三女爲己女，封富平公主。

魏恭帝元年，太祖計劃整修梁漢舊路，命崔猷督統儀同劉道通、陸騰等五人，率衆開通車路，開山填谷五百餘里，一直到達梁州。路修好後便任命崔猷爲都督梁利等十二州白馬儻城二防諸軍事、梁州刺史。當太祖逝世時，始利沙興等諸州，仗恃軍隊謀反，信合開楚四州也参加反叛，衹有梁州境内，百姓没有貳心。利州刺史崔謙向崔猷請求援軍，崔猷派出六千軍兵前往。信州糧盡，崔猷又送上四千斛米。二鎮得以保全，是崔猷的功勞。進爵位爲固安縣公，食邑二千户。崔猷受到晋公宇文護的特别器重，宇文護還將崔猷的第三位女兒養爲自己的女兒，封爲富平公主。

世宗即位，徵拜御正中大夫。時依《周禮》稱天王，又不建年號，猷以爲世有澆淳，運有治亂，故帝王以之沿革，聖哲因時制宜。今天子稱王，不足以威天下，請遵秦漢稱皇帝，建年號。朝議從之。武成二年，除司會中大夫，御正如故。

世宗登基，崔猷被徵拜爲御正中大夫。當時根據《周禮》稱天王，又不建立年號，崔猷認爲世風有厚薄，時運有治亂，所以帝王因此而有沿革，聖哲也因時制宜。現今天子稱王，名勢不足以威震天下，請求依照秦漢朝廷稱皇帝，建立年號。經朝議采納他的意見。武成二年，任命爲司會中大夫，依然擔任御正。

世宗崩，遺詔立高祖。晋公護謂猷曰："魯國公禀性寬仁，太祖諸子之中，年又居長。今奉遵遺旨，翊戴爲主，君以爲何如？"猷對曰："殷道尊尊，周道親親，今朝廷既遵《周禮》，無容輒違此義。"護曰："天下事大，但恐畢公冲幼耳。"猷曰："昔周公輔成王以朝諸侯，况明公親賢莫二，若行周公之事，方爲不負顧托。"事雖不行，當時稱其守正。保定元

世宗逝世，遺詔立高祖。晋公宇文護對崔猷説："魯國公禀性寬厚仁義，太祖的諸位兒子中，年齡又居長。現在遵奉遺旨，擁戴爲皇帝，不知你的意見如何？"崔猷回答説："殷代尊奉位尊者，周代親重血緣之親者，現在朝廷既然遵循《周禮》，當然不能違背這一原則。"宇文護説："天下事大，衹擔心畢公年齡太小了。"崔猷説："歷史上周公輔助周成王在朝廷接見諸侯，何况明公你於親於賢都排在首位，如果像周公那樣辦事，纔不會辜負顧命托孤。"這件事雖然没有實

年，重授總管梁利開等十四州白馬儻城二防諸軍事、梁州刺史。尋復爲司會。

天和二年，陳將華皎來附，晋公護議欲南伐，公卿莫敢正言。猷獨進曰："前歲東征，死傷過半，比雖加撫循，而瘡痍未復。近者長星爲災，乃上玄所以垂鑒誡也。誠宜修德以禳天變，豈可窮兵極武而重其譴負哉？今陳氏保境息民，共敦鄰好。無容違盟約之重，納其叛臣，興無名之師，利其土地。詳觀前載，非所聞也。"護不從。其後水軍果敗，而裨將元定等遂没江南。

建德四年，出爲同州司會。六年，徵拜小司徒，加上開府儀同大將軍。隋文帝踐極，以猷前代舊齒，授大將軍，進爵汲郡公，增邑通前三千户。開皇四年卒，謚曰明。

子仲方，字不齊，早知名，機神穎悟，文學優敏。大象末，儀同大將軍、司玉下大夫。

裴俠

裴俠字嵩和，河東解人也。祖思齊，舉秀才，拜議郎。父欣，博涉經史，魏昌樂王府司馬、西河郡守，贈晋州刺史。

俠幼而聰慧，有異常童。年十三，遭父憂，哀毁有若成人。州辟主簿，舉秀才。魏正光中，解巾奉朝請。稍遷員外散騎侍郎、義陽郡守。元顥入洛，俠執其使人，焚其赦書。魏孝莊嘉之，授輕車將軍、東郡太守，帶防城别將。及魏孝武與齊神武有隙，徵河南兵以備之，俠率所部赴洛陽。授建威將軍，左中郎將。俄而孝武西遷，俠將行而妻子猶在東郡。滎陽鄭偉謂俠曰："天下方亂，未知

行，但是當時的人都稱贊他能堅守正道。保定元年，重又委任爲總管梁利開等十四州白馬儻城二防諸軍事、梁州刺史。不久復任司會。

天和二年，陳朝將領華皎前來投附，晋公宇文護廷議準備南伐，朝廷公卿大臣都不敢説話反對。衹有崔猷進言："前一年東征，將士死傷過半，近來雖然加以撫恤，還是没有恢復過來。最近長星出現成爲災難，這是上天對我們表示的警戒。現在確實應當修德來禳除天變，怎麽能够窮兵極武更爲加重譴責負累呢？當今陳朝保境息民，并與我們友好往來。所以不能違反盟約，收納其反叛之臣，興無名之師，占奪其土地。認真瞭解前代之事，從來没有這種例子。"宇文護不接受這一意見。後來水軍果然戰敗，裨將元定等人落難於江南。

建德四年，出京城擔任同州司會。六年，徵召回朝廷擔任小司徒，加上開府儀同大將軍名號。隋文帝登帝位，因爲崔猷是前朝舊臣，授予大將軍，進爵位爲汲郡公，增封食邑加上原來的食邑共三千户。開皇四年去世，謚號稱爲明。

崔猷子崔仲方，字不齊，很早便有名氣，機靈聰穎，才學博洽通達。大象末年，任儀同大將軍、司玉下大夫。

裴俠字嵩和，是河東解人。祖父裴思齊，舉秀才，被任爲議郎。父親裴欣，對於經史學習研究十分廣博，任魏昌樂王府司馬、西河郡守，獲贈晋州刺史。

裴俠幼年時便很聰明，與普通兒童不一樣。十三歲時，遭遇父親喪事，居喪哀痛以至損傷身體如同成年人。州府徵召他任主簿，舉薦爲秀才。魏正光年中，出任奉朝請。逐漸升任員外散騎侍郎、義陽郡守。元顥攻入洛陽，裴俠拘押元顥的使者，將赦書燒毁。魏孝莊帝給予嘉獎，授予輕車將軍、東郡太守，兼任防城别將。魏孝武帝與齊神武産生仇隙，調集黄河以南的軍隊加以防備，裴俠率所部奔赴洛陽。被授予建威將軍，左中郎將。不久孝武帝西遷，裴俠準備隨行但妻子兒女還在東郡。滎陽鄭偉對裴俠説："天

烏之所集。何如東就妻子，徐擇木焉。”俠曰：“忠義之道，庸可忽乎！吾既食人之禄，寧以妻子易圖也。”遂從入關。賜爵清河縣伯，除丞相府士曹參軍。

下開始大亂，飛鳥不知投向何處，你不如回去和妻兒一起，然後再擇良木而栖。”裴俠說：“忠義之道，豈能怠慢！我既然食人之禄，難道爲了妻兒而改變意圖。”於是跟隨孝武帝入關。賜給清河縣伯爵位，委任丞相府士曹參軍。

大統三年，領鄉兵從戰沙苑，先鋒陷陣。俠本名協，至是，太祖嘉其勇决，乃曰“仁者必有勇”，因命改焉。以功進爵爲侯，邑八百户，拜行臺郎中。王思政鎮玉壁，以俠爲長史。未幾爲齊神武所攻。神武以書招思政，思政令俠草報，辭甚壯烈。太祖善之，曰：“雖魯連無以加也。”

大統三年，率領鄉兵參加沙苑戰役，衝鋒陷陣。裴俠本名裴協，這時，太祖稱贊他英勇果敢，說道“仁者必有勇”，於是給他改名爲裴俠。以戰功進爵位爲侯爵，食邑八百户，任命爲行臺郎中。王思政鎮守玉壁，委任裴俠爲長史。不久齊神武攻打玉壁。神武致書勸王思政歸降，王思政令裴俠草擬回信，信中言辭十分壯烈。太祖很贊賞，說道：“即使是魯連也不能超過裴俠。”

除河北郡守。俠躬履儉素，愛民如子，所食唯菽麥鹽菜而已。吏民莫不懷之。此郡舊制，有漁獵夫三十人以供郡守。俠曰：“以口腹役人，吾所不爲也。”乃悉罷之。又有丁三十人，供郡守役使。俠亦不以入私，并收庸直，爲官市馬。歲月既積，馬遂成群。去職之日，一無所取。民歌之曰：“肥鮮不食，丁庸不取，裴公貞惠，爲世規矩。”俠嘗與諸牧守俱謁太祖。太祖命俠别立，謂諸牧守曰：“裴俠清慎奉公，爲天下之最，今衆中有如俠者，可與之俱立。”衆皆默然，無敢應者。太祖乃厚賜俠。朝野嘆服，號爲獨立君。

任命爲河北郡守。裴俠潔身自好節儉樸素，愛民如子，所食衹是菽麥鹽菜等粗茶淡飯。官吏和百姓都懷念他。河北郡原來的規定，有三十名漁獵夫供應郡守的肉食。裴俠說：“爲了自己的口腹之欲而役使人，我不願意這樣做。”於是全都免除。另外又有三十名丁夫，給郡府做雜役。裴俠也不私自役使，而是收取一定的錢帛，替官府購馬。過了一段時間，馬已成群。當他離開河北郡守位置時，一點財物也没有要。老百姓編了一首歌：“肥鮮不食，丁庸不取，裴公貞惠，爲世規矩。”裴俠曾經和各地州郡長官一齊參見太祖。太祖叫裴俠單獨立於一邊，對其他人說：“裴俠清白謹慎奉公廉潔，爲天下第一，你們之中如果有能與裴俠相比的，可以與裴俠站在一處。”所有人都默然而立，没人敢應答。太祖於是厚賜裴俠。朝野都對裴俠贊嘆欽佩，稱他爲獨立君。

俠又撰九世伯祖貞侯潛傳，以爲裴氏清公，自此始也，欲使後生奉而行之，宗室中知名者，咸付一通。從弟伯鳳、世彦，時并爲丞相府佐，笑曰：“人生仕進，須身名并裕。清苦若此，竟欲何爲？”俠曰：“夫清者莅職之本，儉者持身之基。况我大宗，世濟其美，故能：存，見稱於朝廷；没，流芳於典策。今吾幸以凡

裴俠又撰編了九世伯祖貞侯裴潛的傳記，說道裴氏清廉奉公，從裴潛開始，要求裴氏後代子孫都要奉行，家族宗室中有些名氣的，全都送上一本。裴俠堂弟裴伯鳳、裴世彦，當時都擔任丞相府佐，對此嘲笑說：“人生在仕途中進取，要求自身富裕，同時名譽優隆。如果是這樣清苦，那是爲了什麼呢？”裴俠說：“清廉是做官的本分，勤儉是做人的根本。何况我們裴氏家族是個大宗，世代都有美名，所以能够：活着，便有

庸，濫蒙殊遇，固其窮困，非慕名也。志在自修，懼辱先也。翻被嗤笑，知復何言。”伯鳳等慚而退。

聲譽於朝廷；死去，還可以青史留名。現今我有幸以平庸之才，蒙受特殊的恩遇，固然窮困，也未嘗慕名。我的志向是修身而立，擔心的是有辱於先輩。現反而被你們譏嘲，又怎麽説呢。”裴伯鳳等人慚愧而離去。

九年，入爲大行臺郎中。居數載，出爲郢州刺史，加儀同三司，尋轉拓州刺史，徵拜雍州别駕。孝閔帝踐阼，除司邑下大夫，加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進爵爲公，增邑通前一千六百户。遷民部中大夫。時有奸吏，主守倉儲，積年隱没至千萬者，及俠在官，勵精發擿，數旬之内，奸盗略盡。轉工部中大夫。有大司空掌錢物典李貴乃於府中悲泣。或問其故。對曰：“所掌官物，多有費用，裴公清嚴有名，懼遭罪責，所以泣耳。”俠聞之，許其自首。貴言隱費錢五百萬。俠之肅遏奸伏，皆此類也。

九年，入朝擔任大行臺郎中。數年後，出京城擔任郢州刺史，加儀同三司，不久轉任拓州刺史，徵拜雍州别駕。孝閔帝登基，授予司邑下大夫，加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進爲公爵，增封食邑包括原先所封總計一千六百户。調任民部中大夫。當時有一奸吏，主持倉儲事務，多年來貪污至千萬之多，裴俠任職後，認真查處，不過數旬的時間，基本清除了這些奸盗。改任工部中大夫。大司空掌管錢物的李貴曾在府中悲哀哭泣。有人問他原因。李貴回答説：“我所掌管的錢物，不少都非法耗用掉了，裴公是出了名的執法嚴明的大臣，我懼怕罪責，所以哭泣。”裴俠聽説後，允許他自首。李貴坦白隱瞞了五百萬錢非法耗用。裴俠肅清貪官污吏，都是如此。

初，俠嘗遇疾沉頓，大司空許國公宇文貴、小司空北海公申徽并來候俠。俠所居茅屋，不免風霜，貴等還，言之於帝。帝矜其貧苦，乃爲起宅，并賜良田十頃，奴隸、耕牛、糧粟，莫不備足。搢紳咸以爲榮。武成元年，卒於位。贈太子少師、蒲州刺史，謚曰貞。河北郡前功曹張回及吏民等，感俠遺愛，乃作頌紀其清德焉。

當初，裴俠曾經因病在家休養，大司空許國公宇文貴、小司空北海公申徽都來看望他。裴俠所居住的房子，難避風霜。二人回到朝廷，告訴皇帝。皇帝可憐他貧苦，爲他起了一座住宅，并賜給十頃良田，奴隸、耕牛和糧食，全部都備配齊全。官宦都認爲裴俠十分榮耀。武成元年，在其官位上去世。獲贈太子少師、蒲州刺史，謚號稱爲貞。河北郡前功曹張回和郡中的官吏百姓，感激裴俠任職時的恩愛，作頌來紀念他的清德。

子祥，性忠謹，有治劇才。少爲成都令，清不及俠，斷决過之。後除長安令，爲權貴所憚。遷司倉下大夫。俠之終也，遂以毁卒。祥弟肅，貞亮有才藝。天和中，舉秀才，拜給事中士。稍遷御正大夫，賜爵胡原縣子。

裴俠子裴祥，性情忠厚謹慎，有處理繁重難辦事務的才能。年輕時擔任成都令，清廉方面不如裴俠，處理事務的果斷則比裴俠要强。後來委任爲長安令，權貴都懼怕他。調任司倉下大夫。裴俠去世，裴祥哀傷而亡。裴祥弟弟裴肅，忠貞誠信而有才能。天和年間，舉秀才，任官給事中士。後調任御正大夫，賜胡原縣子爵位。

薛端　薛胄

薛端字仁直，河東汾陰人也，

薛端字仁直，是河東汾陰人，本名沙陁。

本名沙陁。魏雍州刺史、汾陰侯辨之六世孫。代爲河東著姓。高祖謹，泰州刺史、内都坐大官、涪陵公。曾祖洪隆，河東太守。以隆兄洪阼尚魏文成帝女西河公主，有賜田在馮翊，洪隆子麟駒徙居之，遂家於馮翊之夏陽焉。麟駒舉秀才，拜中書博士，兼主客郎中，贈河東太守。父英集，通直散騎常侍。

他是魏雍州刺史、汾陰侯薛辨第六代孫。家族世代是河東的名門大姓。他的高祖薛謹，爲泰州刺史、内都坐大官、涪陵公。他的曾祖薛洪隆，爲河東太守。因爲洪隆的兄長洪阼娶魏文成帝女兒西河公主爲妻，被賜予馮翊的田地，洪隆之子麟駒遷徙到此處居住，所以便在馮翊的夏陽安家。麟駒舉秀才，被任爲中書博士，兼主客郎中，進贈河東太守。他父親薛英集，任通直散騎常侍。

端少有志操。遭父憂，居喪合禮。與弟裕，勵精篤學，不交人事。年十七，司空高乾辟爲參軍，賜爵汾陰縣男。端以天下擾亂，遂弃官歸鄉里。

薛端少年時志向和操守都很高。遭遇父親喪事，居喪符合禮制。他與弟弟薛裕，勤奮學習，不與外人交往。十七歲時，司空高乾舉薦他爲參軍，賜予汾陰縣男爵位。薛端以天下騷亂，放棄官職而回歸鄉里。

魏孝武西遷，太祖令大都督薛崇禮據龍門，引端同行。崇禮尋失守，遂降東魏。東魏遣行臺薛循義、都督乙干貴率衆數千西度，據楊氏壁。端與宗親及家僮等先在壁中，循義乃令其兵逼端等東度。方欲濟河，會日暮，端密與宗室及家僮等叛之。循義遣騎追，端且戰且馳，遂入石城栅，得免。栅中先有百家，端與并力固守。貴等數來慰喻，知端無降意，遂拔還河東。東魏又遣其將賀蘭懿、南汾州刺史薛琰達守楊氏壁。端率其屬，并招喻村民等，多設奇以臨之。懿等疑有大軍，便即東遁，争船溺死者數千人。端收其器械，復還楊氏壁。太祖遣南汾州刺史蘇景恕鎮之。降書勞問，徵端赴闕，以爲大丞相府户曹參軍。

魏孝武帝西遷時，太祖命令大都督薛崇禮據守龍門，帶領薛端一齊前往。薛崇禮不久失守，歸降東魏。東魏派遣行臺薛循義、都督乙干貴率數千軍隊往西而來，占據楊氏壁。薛端和宗親家僮等人原來在軍壘中，薛循義派兵逼令他們往東渡過黄河。正要渡河時，正好天已黄昏，薛端秘密與宗室和家僮等叛逃。薛循義派遣騎兵追捕，薛端且戰且退，進入石城栅，這纔幸免於難。栅中原先有百家人口，薛端與他們共同合力防守。乙干貴等數次來寬慰勸諭，知道薛端無意投降，因而將軍隊撤回黄河以東。東魏又派遣將領賀蘭懿、南汾州刺史薛琰達據守楊氏壁。薛端率領部屬，并以皇帝的名義招撫村民，設置奇兵來守衛。賀蘭懿等人以爲有大軍在此，因此向東撤退，渡河時争奪船隻落水溺死者數千人。薛端將其軍械收繳，復歸楊氏壁。太祖派遣南汾州刺史蘇景恕鎮守此地。寫信去慰問，徵召薛端到朝廷，委任爲大丞相府户曹參軍。

從擒竇泰，復弘農，戰沙苑，并有功。加冠軍將軍、中散大夫，進爵爲伯。轉丞相東閤祭酒，加本州大中正，遷兵部郎中，改封文城縣伯，加使持節、平東將軍、吏部郎中。端性强直，每有奏請，不避權貴。太祖嘉之，故賜名端，欲令名質相副。自居

隨從擒獲竇泰，克復弘農，參加沙苑戰役，都立下了戰功。加冠軍將軍、中散大夫，進爵位爲伯。調任丞相東閤祭酒，加本州大中正，遷任兵部郎中，改封爲文城縣伯，加使持節、平東將軍、吏部郎中。薛端性格鯁直，每次奏請，都不迴避權貴。太祖加以嘉獎，所以賜名爲端，想使他名實相符。擔任了選拔官吏的職務之後，先選

選曹，先盡賢能，雖貴游子弟，才劣行薄者，未嘗升擢之。每啓太祖云："設官分職，本康時務，苟非其人，不如曠職。"太祖深然之。大統十六年，大軍東討。柱國李弼爲别道元帥，妙簡首僚，數日不定。太祖謂弼曰："爲公思得一長史，無過薛端。"弼對曰："真其才也。"乃遣之。加授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轉尚書左丞，仍掌選事。進授吏部尚書，賜姓宇文氏。端久處選曹，雅有人倫之鑒，其所擢用，咸得其才。六官建，拜軍司馬，加侍中、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進爵爲侯。

賢能人才，即使高貴家族的子弟，但才能低下，品行不端者，也不加任用。多次向太祖説："設立官位分别職守，就是爲了治理當世大事，如果所用非人，不如空着職位。"太祖認爲很有道理。大統十六年，大軍東討。柱國李弼任别道元帥，精心挑選臣僚，過了數日也未確定。太祖對李弼説："我給你考慮到了一位長史，没有人能超過薛端。"李弼回答説："確實是位人才。"於是擔任此職。加授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調任尚書左丞，還是典掌選舉事務。進授吏部尚書，賜姓宇文氏。薛端長期擔任選拔官吏的大臣，名聲很好，選用的官員，都是稱職的人才。改制建立六官時，委任爲軍司馬，加侍中、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進爵爲侯。

孝閔帝踐阼，除工部中大夫，轉民部中大夫，進爵爲公，增邑通前一千八百户。晋公護將廢帝，召群官議之，端頗有同異。護不悦，出爲蔡州刺史。爲政寬惠，民吏愛之。尋轉基州刺史。基州地接梁、陳，事藉鎮撫，總管史寧遣司馬梁榮催令赴任。蔡州父老詣榮，請留端者千餘人。至基州，未幾卒，時年四十三。遺誡薄葬，府州贈遺，勿有所受。贈本官，加大將軍，追封文城郡公。謚曰質。

孝閔帝登基，任工部中大夫，調任民部中大夫，進爵爲公，食邑總計增至一千八百户。晋公宇文護準備廢帝，召集衆大臣討論，薛端有不同意見。宇文護不高興，將其派出爲蔡州刺史。施政寬容仁惠，百姓僚吏都敬愛他。不久轉任基州刺史。基州地區與梁、陳交界，要加以鎮守安撫，總管史寧派司馬梁榮催促薛端赴任。蔡州父老向梁榮請求留下薛端，往求者有一千多人。到基州後，不久去世，終年四十三歲。留下遺言告誡喪葬從簡，府州所送禮物，不要接受。獲贈本官，加大將軍，追封文城郡公。謚號稱爲質。

子胄，字紹玄。幼聰敏，涉獵群書，雅達政事。起家帥都督。累遷上儀同，歷司金中大夫、徐州總管府長史、合州刺史。大象中，位至開府儀同大將軍。

薛端子薛胄，字紹玄。從小聰明，博覽群書，很通達政治事務。從家中徵召出來任帥都督。多次升遷爲上儀同，歷任司金中大夫、徐州總管府長史、合州刺史。大象年間，位至開府儀同大將軍。

薛裕

端弟裕，字仁友。少以孝悌聞於州里。初爲太學生，時黌中多是貴游，好學者少，唯裕躭玩不倦。弱冠，辟丞相參軍事。是時京兆韋敻志安放逸，不干世務。裕慕其恬静，數載酒肴候之，談宴終日。敻遂以從孫女妻之。裕嘗謂親友曰："大丈夫當聖明之運，而無灼然文武之用，爲

薛端弟薛裕，字仁友。青少年時便以孝悌聞名於家鄉一帶。開始時爲太學生，當時太學中大多是顯貴子弟，願意學習的很少，衹有薛裕勤奮鑽研而不知疲倦。二十歲時，被舉薦爲丞相參軍事。此時京兆韋敻志求安適，放縱逸樂，不關心世間事務。薛裕對他的恬静很欽佩，多次帶着酒菜拜見，交談宴飲終日。韋敻於是將從孫女許配給薛裕爲妻。薛裕曾經對親友説："大丈夫在

世所知，雖復栖栖遑遑，徒爲勞苦耳。至如韋居士，退不丘壑，進不市朝，怡然守道，榮辱不及，何其樂也。”尋遇疾而卒，時年四十一。文章之士誄之者數人。太祖傷惜之，贈洛州刺史。

這聖明的時代，却不能表現出突出的文武才幹，讓世人所知道，雖然整天忙忙碌碌，也衹是勞苦而已。如韋居士則不同，退不入山野，進不趨市朝，怡然守道，不識榮辱，多麼快樂。”不久得病去世，終年四十一歲。好幾個有名氣的文人寫誄文悼念。太祖爲之痛惜，贈予洛州刺史。

薛善

薛善字仲良，河東汾陰人也。祖瑚，魏河東郡守。父和，南青州刺史。

薛善字仲良，是河東汾陰人。他祖父薛瑚，魏河東郡守。他父親薛和，南青州刺史。

善少爲司空府參軍事，遷儻城郡守，轉鹽池都將。魏孝武西遷，東魏改河東爲泰州，以善爲別駕。善家素富，僮僕數百人。兄元信，仗氣豪侈，每食方丈，坐客恒滿，弦歌不絶。而善獨供己率素，愛樂閑静。

薛善年輕時擔任司空府參軍事，調任儻城郡守，轉調鹽池都將。魏孝武帝西遷之後，東魏將河東郡改爲泰州，任命薛善爲別駕。薛善家向來富有，僮僕便有數百人。其兄薛元信，仗着財勢十分奢侈，每次宴請肴饌都極爲豐盛，客人滿座，音樂舞蹈接連不斷。但是薛善却獨能恭謹律己，生活簡樸，喜歡安静。

大統三年，齊神武敗於沙苑，留善族兄崇禮守河東。太祖遣李弼圍之，崇禮固守不下。善密謂崇禮曰："高氏戎車犯順，致令主上播越。與兄忝是衣冠緒餘，荷國榮寵。今大軍已臨，而兄尚欲爲高氏盡力。若城陷之日，送首長安，云逆賊某甲之首，死而有靈，豈不歿有餘愧！不如早歸誠款，雖未足以表奇節，庶獲全首領。"而崇禮猶持疑不决。會善從弟馥妹夫高子信爲防城都督，守城南面。遣馥來詣善云："意欲應接西軍，但恐力所不制。"善即令弟濟將門生數十人，與信、馥等斬關引弼軍入。時預謀者并賞五等爵，善以背逆歸順，臣子常情，豈容闔門大小，俱叨封邑，遂與弟慎并固辭不受。太祖嘉之，以善爲汾陰令。善幹用强明，一郡稱最。太守王羆美之，令善兼督六縣事。

大統三年，齊神武在沙苑被打敗，留薛善族兄薛崇禮防守河東。太祖派遣李弼圍攻，薛崇禮固守而無法攻克。薛善秘密對薛崇禮説："高氏以武力犯上，致使君主流離。我與兄是縉紳子孫，蒙受國家的榮寵。現在大軍來圍攻，而兄還想替高氏盡力。假設城陷之日，腦袋送到長安，説是某某逆賊之首，死後有靈，難道不死有餘愧！不如早些歸附投誠，雖然不足以表現卓異的節操，庶幾可以保全性命。"但是薛崇禮猶豫不决。正好薛善堂弟薛馥的妹夫高子信擔任防城都督，負責城南的防務。讓薛馥來見薛善説："想接應西軍，但是擔心力量不足。"薛善馬上令其弟薛濟率領數十名門生，與高子信、薛馥等人强行打開城門將李弼軍隊接引進城。當時參與這一事件的人都賞給五等爵位，薛善認爲背逆歸順，是做臣子應做之事，哪裹容許全家人都承受賜爵封邑，於是與弟薛慎堅决拒絶接受封賞。太祖加以嘉奬，任命薛善爲汾陰縣令。薛善才幹突出洞察政務，全郡縣令中稱爲第一。太守王羆加以稱贊，令薛善管理六個縣的政務。

尋徵爲行臺郎中。時欲廣置屯田以供軍費，乃除司農少卿，領同州

不久徵入朝廷爲行臺郎中。當時計劃廣置屯田以便供應軍費，於是任命他爲司農少卿，領同

夏陽縣二十屯監。又於夏陽諸山置鐵冶，復令善爲冶監，每月役八千人，營造軍器。善親自督課，兼加慰撫，甲兵精利，而皆忘其勞苦焉。加通直散騎常侍，遷大丞相府從事中郎。追論屯田功，賜爵龍門縣子，遷黄門侍郎，加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除河東郡守，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賜姓宇文氏。六官建，拜工部中大夫，進爵博平縣公。尋除御正中大夫，轉民部中大夫。

時晋公護執政，儀同齊軌語善云："兵馬萬機，須歸天子，何因猶在權門。"善白之。護乃殺軌，以善忠於己，引爲中外府司馬。遷司會中大夫，副總六府事。加授京兆尹，仍治司會。出爲隆州刺史，兼治益州總管府長史。徵拜少傅。卒於位，時年六十七。贈蒲虞勳三州刺史。高祖以善告齊軌事，謚曰繆公。子裒嗣。官至高陽守。善弟慎。

州夏陽縣二十屯監。又在夏陽各個山區設置鐵冶，再任命薛善爲冶監，每個月役使八千人，製造軍器。薛善親自管理指揮，還經常加以安慰撫恤，盔甲兵器打造得精良鋒利，從役之人也没有勞苦的感覺。加通直散騎常侍，調任大丞相府從事中郎。追叙管理屯田的功勞，賜予龍門縣子爵位，晋升黄門侍郎，加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任命爲河東郡守，晋升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賜姓宇文氏。設置六官，委任爲工部中大夫，爵位進爲博平縣公。不久任御正中大夫，轉任民部中大夫。

當時晋公宇文護執政，儀同齊軌對薛善説："軍國各種大事，應該歸天子處理，怎麽能够由權臣控制。"薛善將這話告訴宇文護。齊軌被殺，宇文護以薛善對自己忠誠，授予中外府司馬官職。調任司會中大夫，輔助總管六府事務。加授京兆尹，依然擔任司會。出京城擔任隆州刺史，兼治益州總管府長史。徵回朝廷授予少傅之職。在少傅官位上去世，終年六十七歲。獲贈蒲虞勳三州刺史。高祖因爲薛善告發齊軌之事，謚號稱爲繆公。兒子薛裒嗣爵。官至高陽守。薛善弟弟薛慎。

薛慎

慎字佛護，好學，能屬文，善草書。少與同郡裴叔逸、裴諏之、柳虯、范陽盧柔、隴西李璨并相友善。起家丞相府墨曹參軍。太祖於行臺省置學，取丞郎及府佐德行明敏者充生。悉令旦理公務，晚就講習，先《六經》，後子史。又於諸生中簡德行淳懿者，侍太祖讀書。慎與李璨及隴西李伯良、辛韶，武功蘇衡，譙郡夏侯裕，安定梁曠、梁禮，河南長孫璋，河東裴舉、薛同，滎陽鄭朝等十二人，并應其選。又以慎爲學師，以知諸生課業。太祖雅好談論，并簡名僧深識玄宗者一百人，於第内講説。又命慎等十二人兼學佛義，使内外俱通。由是四方競爲大乘之學。

薛慎字佛護，喜愛學習，會寫文章，擅長草書。年輕時與同郡裴叔逸、裴諏之、柳虯、范陽盧柔、隴西李璨友善。開始任官職爲丞相府墨曹參軍。太祖在行臺省設置學校，選取有德行和聰明機敏的丞郎和府佐作爲學生。全部都要求白天處理公務，晚上參加學習，先學《六經》，然後學習子部和史部書籍。又在諸生中選取德行淳懿者，陪伴太祖讀書。薛慎與李璨及隴西的李伯良、辛韶，武功的蘇衡，譙郡的夏侯裕，安定的梁曠、梁禮，河南的長孫璋，河東的裴舉、薛同，滎陽的鄭朝等十二人，都被選中。又任命薛慎爲學師，管理各位學生的學習和功課。太祖喜歡交談，挑選了一百名深刻瞭解佛教深奥旨意的名僧，在住宅之内講經説法。於是又讓薛慎等十二人兼學佛經之義，要求内外各學都能掌握。因此各地競相學習佛教大乘之學。

數年，復以慎爲宜都公侍讀。轉丞相府記室。魏東宫建，除太子舍人。遷庶子，仍領舍人。加通直散騎常侍，兼中書舍人，轉禮部郎中。六官建，拜膳部下大夫。慎兄善又任工部。并居清顯，時人榮之。孝閔帝踐阼，除御正下大夫，進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封淮南縣子，邑八百户。歷師氏、御伯中大夫。

數年後，又讓薛慎爲宜都公的侍讀。轉任丞相府記室。魏太子東宫建立，任命爲太子舍人。調任庶子，依然兼任太子舍人。加通直散騎常侍，兼中書舍人，轉任禮部郎中。設置六官時，委任爲膳部下大夫。薛慎兄薛善又在工部任職。兄弟都位居清要顯達的官職，當時人都認爲很榮耀。孝閔帝登基，任命爲御正下大夫，晋升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封爲淮南縣子，食邑八百户。歷任師氏、御伯中大夫。

保定初，出爲湖州刺史。州界既雜蠻左，恒以劫掠爲務。慎乃集諸豪帥，具宣朝旨，仍令首領每月一參，或須言事者，不限時節。慎每引見，必殷勤勸誡，及賜酒食。一年之間，翕然從化。諸蠻乃相謂曰："今日始知刺史真民父母也。"莫不欣悦。自是襁負而至者，千有餘户。蠻俗，婚娶之後，父母雖在，即與别居。慎謂守令曰："牧守令長是化民者也，豈有其子娶妻，便與父母離析。非唯氓俗之失，亦是牧守之罪。"慎乃親自誘導，示以孝慈，并遣守令各喻所部。有數户蠻，别居數年，遂還侍養，及行得果膳，歸奉父母。慎感其從善之速，具以狀聞。有詔蠲其賦役。於是風化大行，有同華俗。

保定初年，出朝任湖州刺史。州界雜居不少蠻夷，長期以搶劫爲業。薛慎於是召集各位蠻夷豪帥，宣告朝廷旨意，并令各首領每月來州府參見一次，如果有事需要禀告，則不限時節。薛慎每次引見，都要諄諄勸誡，設酒宴款待。一年的時間，蠻夷高高興興歸化。蠻族人相互之間説："現在纔知道刺史是百姓的父母官。"大家都十分喜悦。從此携兒帶女前來歸附的人，有一千多户。蠻族風俗，婚娶之後，父母雖然健在，也即時分開居住。薛慎對守令説："牧守令長的責任是教化百姓，怎麽能兒子娶妻，便與父母分居。這不僅僅是當地百姓習俗的問題，也是任官職者的過錯。"薛慎親自教導，倡導孝順慈愛，并令各郡縣守令曉諭所管轄的地區。有數户蠻族，分居已經數年，也回歸父母家加以侍養，當出外得到果品膳食，必拿回家中奉給父母。薛慎因其從善迅速而感動，將情况全部呈報給朝廷。詔書下令免去這數户蠻族的賦税徭役。因此風化盛行，與華人風俗相同。

尋入爲蕃部中大夫。以疾去職，卒於家。有文集，頗爲世所傳。

不久調入朝廷任蕃部中大夫。因病離職，在家中去世。著有文集，世上廣爲流傳。

薛善之以河東應李弼也，敬珍、敬祥亦率屬縣歸附。

薛善以河東響應李弼時，敬珍、敬祥也率所管轄的各縣歸附。

敬珍 敬祥

敬珍字國寶，河東蒲坂人也，漢楊州刺史韶之十世孫。父伯樂，州主簿，安邑令。珍偉容儀，有氣俠，學業騎射，俱爲當時所稱。祥即珍從祖兄也，亦慷慨有大志，唯以交結英豪爲務。珍與之深相友愛，每同

敬珍字國寶，是河東蒲坂人，漢朝楊州刺史敬韶的第十代孫。其父伯樂，任州主簿，安邑令。敬珍魁梧英偉，膽氣豪俠，讀書學習騎馬射箭，都爲大家所稱贊。敬祥是敬珍從祖兄長，也是慷慨有大志，一心一意結交各路英豪。敬珍與敬祥十分友愛，經常一起游憩。

游處。

及齊神武趨沙苑，珍謂祥曰："高歡迫逐乘輿，播遷關右，有識之士，孰不欲推刃於其腹中？但力未能制耳。今復稱兵內侮，將逞凶逆，此誠志士效命之日，當與兄圖之。"祥聞其言甚悅，曰："計將安出？"珍曰："宇文丞相寬仁大度，有霸王之略，挾天子而令諸侯，已數年矣。觀其政刑備舉，將士用命，歡雖有衆，固非其儔。況逆順理殊，將不戰而自潰矣。我若招集義勇，斷其歸路，殲馘凶徒，使隻輪不反，非直雪朝廷之耻，亦壯士封侯之業。"祥深然之，遂與同郡豪右張小白、樊昭賢、王玄略等舉兵，數日之中，衆至萬餘。將襲歡後軍，兵未進而齊神武已敗。珍與祥邀之，多所尅獲。及李弼軍至河東，珍與小白等率猗氏、南解、北解、安邑、溫泉、虞鄉等六縣户十餘萬歸附。太祖嘉之，即拜珍平陽太守，領永寧防主；祥龍驤將軍、行臺郎中，領相里防主。并賜鼓吹以寵異之。太祖仍執珍手曰："國家有河東之地者，卿兄弟之力。還以此地付卿，我無東顧之憂矣。"

當齊神武率軍奔赴沙苑時，敬珍對敬祥說："高歡將君主逼迫而遷，走向關右，有識之士，誰不想一刀刺死他？衹不過是没有這種能力罷了。現在又興兵在家國內部欺侮他人，想逞其凶逆，這正是有志之士效命之日，我想與兄長共同圖之。"敬祥聞其言十分高興，說道："怎麼計謀呢？"敬珍說："宇文丞相寬仁大度，有霸王之略，挾持天子而控制諸侯，已經數年了。我看他行政法律都相當完備，將士服從指揮，高歡雖然軍隊數量多，還是不能與他相比的。再說逆與順於理爲殊途，逆賊不交戰就會潰敗。我們要是招集義勇，切斷高歡的退路，殲滅凶徒，使其連一輛車都回不去，不但是洗雪朝廷之耻，而且也是壯士封侯的功業。"敬祥十分同意，便與同郡豪族張小白、樊昭賢、王玄略等舉兵，不過數日，軍隊已達萬餘人。計劃攻擊高歡的後軍，還未出發齊神武已經失敗。敬珍和敬祥途中襲擊，俘獲人員物資很多。當李弼率軍到河東時，敬珍與張小白等率領猗氏、南解、北解、安邑、溫泉、虞鄉等六縣十多萬户百姓歸附。太祖給予嘉獎，當即任命敬珍爲平陽太守，領永寧防主；敬祥爲龍驤將軍、行臺郎中，領相里防主。兩人都賜給鼓吹以表示特別的恩寵。太祖與敬珍握手說："國家之所以有河東之地，是你們兄弟的功勞。我將這片土地托付給你們，這樣我就不必擔心東面的入侵了。"

久之，遷絳州刺史。以疾免，卒於家。子元約，性貞正，有識學。位至布憲中大夫。

一段時間之後，調任絳州刺史。因病免職，在家中去世。其子元約，性格忠貞正直，有學識。位至布憲中大夫。

小白等既與珍歸闕，太祖嘉其立效，并任用之。後咸至郡守、刺史。

張小白等人與敬珍歸順，太祖對於他們的功勞加以嘉獎，全都委任官職。後來全都做到郡守、刺史。

史臣曰：鄭孝穆撫寧離散，豳岐多襁負之人；崔謙鎮禦邊垂，江漢流載清之咏。崔説居家理治，以嚴肅見稱，莅職當官，以猛毅爲政；崔猷立朝贊務，則嘉謀屢陳，出撫宣

史臣曰：鄭孝穆安撫安置流離失散者，所以豳岐地方有很多人携子帶女前來歸附；崔謙鎮守邊境之地，江漢地區廣爲傳揚着對他清廉的贊頌。崔説處理家務，以嚴肅而獲得名聲，擔任各種官職，以威嚴凶猛治政；崔猷在朝廷協助軍

條，則威恩具舉。裴俠忠勤奉上，廉約治身，吏不能欺，民懷其惠。薛端歷居顯要，以强直知名。薛善任惟繁劇，以弘益流譽。并當時之良將也。而善陷齊諂護以要權寵，易名爲繆，斯不謬乎。

國大事，經常提出良好的建議，擔任地方大員，宣化治政，則恩威并舉。裴俠忠心奉上而勤於政事，修身廉潔儉約，官吏無從欺詐，百姓感戴他的恩惠。薛端歷任顯要的職務，由於剛强正直而出名。薛善任職事務繁劇，却以寬弘和才能受人贊譽。這些都是當時的良將。但是薛善陷害齊軌而獻媚於宇文護來邀取權力和寵幸，給予謚號繆，這是不錯的。

周書卷三十六

列傳第二十八

鄭偉（族人）頂　楊纂　段永　王士良　崔彥穆
令狐整（子）熙（弟）休　司馬裔（子）侃　裴果 劉志

鄭偉　鄭先護

鄭偉字子直，滎陽開封人也，小名闍提，魏將作大匠渾之十一世孫。祖思明，少勇悍，仕魏至直閣將軍，贈濟州刺史。父先護，亦以武勇聞。起家員外散騎侍郎。魏孝莊帝在藩，先護早自結托。及即位，歷通直散騎常侍、平南將軍、廣州刺史，賜爵平昌縣侯。元顥入洛，以禦捍之功，累遷都督二豫郢雍四州諸軍、征東將軍、豫州刺史，兼尚書右僕射，進爵郡公。尋入爲車騎將軍、左衛將軍。及爾朱榮死，徐州刺史爾朱仲遠擁兵將入洛，詔先護以本官假驃騎將軍、大都督，率所部與行臺楊昱及都督賀拔勝同討之。勝於陣降仲遠，又聞京師不守，衆遂潰。先護奔梁。尋自梁歸，爲仲遠所害。魏孝武初，贈使持節、都督、青齊兗豫四州刺史。

偉少倜儻有大志，每以功名自許，善騎射，膽力過人。爾朱氏滅後，自梁歸魏。起家通直散騎侍郎。及孝武西遷，偉亦歸鄉里，不求仕進。大統三年，河内公獨孤信既復洛陽，偉乃謂其親族曰："今嗣主中興鼎業，據有崤、函。河内公親董衆軍，克復瀍、洛，率土之内，孰不延

鄭偉字子直，是滎陽開封人，小名叫作闍提，魏將作大匠鄭渾的第十一代孫。他祖父鄭思明，年輕時勇猛强悍，在魏任官至直閣將軍，死後贈濟州刺史。他父親先護，也以武勇聞名。初仕任員外散騎侍郎。魏孝莊帝還是藩王時，先護早就自行結交依托。到孝莊帝登上皇位，先護先後擔任通直散騎常侍、平南將軍、廣州刺史，賜予平昌縣侯。元顥攻進洛陽，先護以防禦有功，多次晋升而爲都督二豫郢雍四州諸軍事、征東將軍、豫州刺史，兼任尚書右僕射，爵位進爲郡公。不久進入朝廷任車騎將軍、左衛將軍。當爾朱榮死的時候，徐州刺史爾朱仲遠擁兵準備進入洛陽，詔令先護以本官代理驃騎將軍、大都督，率領所部軍隊與行臺楊昱和都督賀拔勝合兵討伐爾朱仲遠。賀拔勝在交戰中向爾朱仲遠投降，又聽説京城被攻破，全軍潰散。先護逃跑到梁。不久從梁回來，被爾朱仲遠殺害。魏孝武帝初年，追贈使持節、都督、青齊兗豫四州刺史。

鄭偉少年時便倜儻而有大志，總是以功名自許，擅長騎馬射箭，膽量和氣力都超過平常人。爾朱氏被滅之後，鄭偉從梁回歸魏朝。初仕任通直散騎侍郎。孝武帝西遷，鄭偉回到家鄉，不追求官位。大統三年，河内公獨孤信收復了洛陽，鄭偉於是對他的家族親戚説："現在繼位的皇上中興朝廷大業，控制了崤、函。河内公親自指揮各路軍隊，收復了瀍、洛地區，天下之人，誰不

首望風。況吾等世荷朝恩，家傳忠義，誠宜以此時效臣子之節，成富貴之資。豈可碌碌爲懦夫之事也!”於是與宗人榮業，糾合州里，建義於陳留。信宿間，衆有萬餘人。遂攻拔梁州，擒東魏刺史鹿永吉及鎮城令狐德，并獲陳留郡守趙季和。乃率衆來附。因是梁、陳之間，相次降款。偉馳入朝，太祖與語嘆美之。拜龍驤將軍、北徐州刺史，封武陽縣伯，邑六百户。

是伸着脖子盼望。何況我們家族世世代代都受到朝廷的恩典，有着忠義傳統，現在正應當效臣子之節，用以成就家族富貴的資本。我們怎麽能碌碌無爲而做懦夫呢!”於是和同宗人鄭榮業一起，召集家鄉一帶的人們，在陳留舉義。短時間之内，隊伍便達到了一萬多人。鄭偉率軍攻克了梁州，活捉東魏刺史鹿永吉和鎮城令狐德，還捉到了陳留郡守趙季和。於是率領隊伍歸附孝武帝。因此梁、陳一帶，相繼都歸附了。鄭偉快速入京朝見，太祖與其談話而深深地稱贊他。任命爲龍驤將軍、北徐州刺史，被封爲武陽縣伯，食邑六百户。

從戰河橋及解玉壁圍，偉常先鋒陷陣。侯景歸款，太祖命偉率所部應接之。及景後叛，偉亦全軍而還。録前後功，除中軍將軍、滎陽郡守，加散騎常侍、大都督，進爵襄城郡公，邑二千户，加車騎大將軍，遷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參加河橋戰役和解除玉壁之圍，鄭偉經常是率先衝鋒陷陣。侯景來歸附時，太祖命鄭偉率領所部軍隊前往接應。後來當侯景反叛之時，鄭偉能够全軍退還。根據前後所立功勛，任爲中軍將軍、滎陽郡守，加散騎常侍、大都督，進爵襄城郡公，食邑二千户，加車騎大將軍，遷任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魏恭帝二年，進位大將軍，除江陵防主、都督十五州諸軍事。偉性粗獷，不遵法度，睚眦之間，便行殺戮。朝廷以其有立義之效，每優容之。及在江陵，乃專戮副防主杞賓王，坐除名。保定元年，詔復官爵，仍除宜州刺史。天和六年，轉華州刺史。偉前後莅職，皆以威猛爲治，吏民莫敢犯禁，盗賊亦爲之休止。雖無仁政，然頗以此見稱。其年卒於州，時年五十七。贈本官，加少傅、都督司豫洛相冀五州諸軍事、司州刺史。謚曰肅。

魏恭帝二年，進位大將軍，任命爲江陵防主、都督十五州諸軍事。鄭偉生性粗獷，不遵守法紀，一點小小的怨怒，就隨便殺人。朝廷因爲他有舉義的功勛，多次加以寬容。當他在江陵防主位上時，居然專權殺死副防主杞賓王，因此獲罪被免官。保定元年，詔書下令恢復官爵，任命爲宜州刺史。天和六年，轉任華州刺史。鄭偉前後擔任官職，治理時都以威猛爲政，官吏和百姓都不敢觸犯禁令，盗賊也都不敢胡作非爲。雖然在職没有仁政，但是因爲這些政績也頗爲當時人稱贊。這一年在華州去世，終年五十七歲。贈本官，加少傅、都督司豫洛相冀五州諸軍事、司州刺史。謚號爲肅。

偉性吃，少時嘗逐鹿於野，失之，遇牧豎而問焉。牧豎答之，其言亦吃。偉怒，謂其效己，遂射殺之。其忍暴如此。子大士嗣。

鄭偉天生口吃，年輕時曾經在野外追獵奔鹿，鹿不見了，遇上放牧的兒童而詢問。牧童回答時，説話也是結結巴巴。鄭偉大怒，認爲是學自己説話，竟將牧童射殺。他的殘忍暴虐可以此爲例。其子大士嗣位。

鄭頂 鄭常

偉族人頂字寧伯，少有幹用。起

鄭偉族人鄭頂字寧伯，年輕時就有能力才

家員外散騎侍郎，稍遷行臺左丞、陽城陳留二郡守。與偉同謀立義。後隨偉入朝，賜爵魏昌縣伯，除太府少卿。出爲扶風郡守，復爲太府少卿，轉衛尉少卿。歷職内外，并有恪勤之稱。尋卒官。贈儀同三司、豫州刺史。

幹。開始擔任官職是員外散騎侍郎，逐漸升任行臺左丞、陽城陳留二郡守。他與鄭偉共同謀劃建立義軍。此後跟隨鄭偉入朝廷，被賜魏昌縣伯爵位，任命爲太府少卿。派出京城擔任扶風郡守，又回朝任太府少卿，轉任衛尉少卿。所擔任的内外各官職，都得到恪守職任勤勉政務的稱譽。不久在其職位上去世。獲贈儀同三司、豫州刺史。

子常，字子元。頗涉學，有當官譽。歷撫軍將軍、通直散騎常侍、司皮下大夫，遷信東徐南兖三州刺史。以立義及累戰功，授上開府、儀同大將軍，賜爵饒陽侯。卒，贈本官，加郢鄀陜三州諸軍事、郢州刺史。子神符。

鄭頂子鄭常，字子元。讀了不少書，人們贊譽他有擔任官職的能力。先後擔任撫軍將軍、通直散騎常侍、司皮下大夫，調任信東徐南兖三州刺史。由於舉義和多次立有戰功，授予上開府、儀同大將軍，賜予饒陽侯爵位。去世，獲贈本官，加郢鄀陜三州諸軍事、郢州刺史。其子鄭神符。

楊纂

楊纂，廣寧人也。父安仁，魏北道都督、朔州鎮將。

楊纂，是廣寧人。他父親楊安仁，任魏北道都督、朔州鎮將。

纂少習軍旅，慷慨有志略，尤工騎射，勇力兼人。年二十，從齊神武起兵於信都，以軍功稍遷安西將軍、武州刺史。自以功高賞薄，志懷怨憤，每嘆曰："大丈夫富貴何必故鄉。若以妻子撓懷，豈不沮人雄志！"大統初，乃間行歸款。太祖執纂手曰："人所貴者忠義也，所懼者危亡也，其能不憚危亡蹈兹忠義者，今方見之於卿耳。"即授征南將軍、大都督，封永興縣侯，邑八百户，加通直散騎常侍。

楊纂從小學習軍事，爲人慷慨志向很高，特别擅長騎馬射箭，勇力超群。二十歲時，隨從齊神武帝在信都起兵，以軍功逐漸升遷爲安西將軍、武州刺史。他自己認爲功高而所得賞賜太少，心中怨憤，經常嘆息道："大丈夫求富貴何必在故鄉。如果留戀於妻子兒女，豈不是喪失了雄心大志！"大統初年，秘密來歸附。太祖握住楊纂的手説："世人所珍視的是忠義，所害怕的是危亡，而能够不懼怕危亡奔赴忠義的人，今日所見到的就是你。"當即授予征南將軍、大都督，封爲永興縣侯，食邑八百户，加通直散騎常侍。

從太祖解洛陽圍，經河橋、邙山之戰，纂每先登，軍中咸推其敢勇。累遷使持節、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散騎常侍，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加侍中，進爵爲公，增邑通前一千户。賜姓莫胡盧氏。俄授岐州刺史。孝閔帝踐阼，進爵宋熙郡公。保定元年，進位大將軍，改封隴東郡公，除隴州刺史。三年，從隨公楊忠東伐，至并州而還。天和六年，進授

隨從太祖解救洛陽之圍，參加河橋、邙山戰役，楊纂每次衝鋒在前，軍中將士都推贊他果敢英勇。多次升遷爲使持節、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散騎常侍，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加侍中，進爵爲公，食邑增至一千户。賜姓莫胡盧氏。不久授任岐州刺史。孝閔帝登基，進爵爲宋熙郡公。保定元年，進位大將軍，改封爵位爲隴東郡公，任爲隴州刺史。三年，隨從隨公楊忠東伐，到并州而還。天和六年，進授柱國大將軍，轉任華州刺史。

柱國大將軍，轉華州刺史。

纂性質樸，又不識文字，前後莅職，但推誠信而已。吏以其忠恕，頗亦懷之。尋卒於州，時年六十七。子睿嗣。位至上柱國、漁陽郡公。

楊纂性情質樸，又不認識文字，先後任職都被推爲真誠守信。僚吏因爲他忠恕，都頗爲懷念。不久在州去世，終年六十七歲。其子楊睿嗣爵。位至上柱國、漁陽郡公。

段永

段永字永賓，其先遼西石城人，晋幽州刺史匹磾之後也。曾祖愢，仕魏，黄龍鎮將，因徙高陸之河陽焉。

段永字永賓，原籍是遼西石城，是晋幽州刺史段匹磾的後代。他曾祖父段愢，在魏任官，爲黄龍鎮將，因此遷徙定居高陸的河陽。

永幼有志操，閭里稱之。魏正光末，六鎮擾亂，遂携老幼，避地中山。後赴洛陽。拜殿中將軍，稍遷平東將軍，封沃陽縣伯，邑五百户。青州人崔社客舉兵反，永討平之。進爵爲侯，除左光禄大夫。時有賊魁元伯生，率數百騎，西自崤、潼，東至鞏、洛，屠陷塢壁，所在爲患。魏孝武遣京畿大都督匹婁昭討之，昭請以五千人行。永進曰："此賊既無城柵，唯以寇抄爲資，安則蟻聚，窮則鳥散，取之在速，不在衆也。若星馳電發，出其不虞，精騎五百，自足平殄。若徵兵而後往，彼必遠竄，雖有大衆，無所用之。"帝然其計，於是命永代昭，以五百騎討之。永覘知所在，倍道兼進，遂破平之。

段永從小有志向操守，被鄉親們所稱贊。魏正光末年，六鎮動亂，於是携帶老幼，往中山避難。後來到洛陽。任爲殿中將軍，逐漸升爲平東將軍，封沃陽縣伯，食邑五百户。青州人崔社客舉兵反叛，段永討伐平定。進爵爲侯，委任左光禄大夫。當時有盜賊魁首元伯生，率領數百騎兵，西自崤、潼地區，東至鞏、洛地區，攻陷塢壁加以屠殺，成爲該地區的禍患。魏孝武帝派遣京畿大都督匹婁昭討伐，匹婁昭請求率五千軍隊前往。段永進言説："此賊没有城池營柵，衹靠搶劫財物供給，安定時便如螞蟻聚集，窘急時便作驚鳥飛散，攻取在於迅速，不在於人多。如果星馳電發，出其不備，出動五百精騎，就可殄滅。如果徵集軍隊再去，他們必然遠遠逃竄，雖然有大隊兵馬，也没有用處。"孝武帝贊同他的計策，於是命段永代替匹婁昭，率五百騎兵討伐。段永偵察到賊所在之處，倍道兼進，將其擊破平定。

帝西遷，永時不及從。大統初，乃結宗人，潛謀歸款。密與都督趙業等襲斬西中郎將慕容顯和，傳首京師。以功别封昌平縣子，邑三百户，除北徐州刺史。從擒竇泰，復弘農，破沙苑，并有戰功。進爵爲公。河橋之役，永力戰先登，授南汾州刺史。累遷大都督、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散騎常侍、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賜姓爾綿氏。魏廢帝元年，授恒州刺史。于時朝貴多其部人，謁永之日，冠蓋盈路。當時榮之。孝閔

帝西遷，段永當時未來得及相從。大統初年，聯絡宗族中人，暗中謀劃歸附。秘密與都督趙業等襲擊斬殺西中郎將慕容顯和，將其首級送往京師。以功别封昌平縣子，食邑三百户，任爲北徐州刺史。參與擒獲竇泰，收復弘農，攻破沙苑，都立有戰功。進爵爲公。河橋戰役，段永力戰先登，授予南汾州刺史。多次升遷爲大都督、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散騎常侍、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賜姓爾綿氏。魏廢帝元年，授任恒州刺史。當時朝中權貴很多是其部下，謁見段永之日，冠蓋塞滿道路。當時人都認爲段永榮耀。孝閔帝登基，進爵爲廣城郡公，轉任文州

帝踐阼，進爵廣城郡公，轉文州刺史。入爲工部中大夫，遷軍司馬。保定四年，拜大將軍。

刺史。入朝擔任工部中大夫，調任軍司馬。保定四年，升任大將軍。

永歷任内外，所在頗有聲稱。輕財好士，朝野以此重焉。前後累增凡三千九百户。天和四年，授小司寇。尋爲右二軍總管，率兵北道講武。遇疾，卒於賀葛城，年六十八。喪還，高祖親臨。贈使持節、柱國大將軍、同華等五州刺史，謚曰基。子岌嗣，官至儀同三司、領兵部大夫。

段永歷任内外各職，所任職都得到稱譽。不看重財物而與賢能之人交好，朝野爲此而敬重他。前後多次增封食邑總計三千九百户。天和四年，授任小司寇。不久任右二軍總管，率領軍隊出北路訓練。患病，在賀葛城去世，終年六十八歲。棺柩運回之時，高祖親自臨吊。獲贈使持節、柱國大將軍、同華等五州刺史，謚號爲基。其子段岌嗣爵，官至儀同三司、領兵部大夫。

王士良

王士良字君明，其先太原晋陽人也。後因晋亂，避地凉州。魏太武平沮渠氏，曾祖景仁歸魏，爲燉煌鎮將。祖公禮，平城鎮司馬，因家於代。父延，蘭陵郡守。

王士良字君明，原籍是太原晋陽。後來因爲晋亂，避難於凉州。魏太武帝平定沮渠氏，他曾祖父王景仁歸附魏，任爲燉煌鎮將。他祖父王公禮，任平城鎮司馬，於是定居於代。他父親王延，任蘭陵郡守。

士良少修謹，不妄交游。魏建明初，爾朱仲遠啓爲府參軍事。歷大行臺郎中、諫議大夫，封石門縣男，邑二百户。後與紇豆陵步藩交戰，軍敗，爲步藩所擒，遂居河右。僞行臺紇豆陵伊利欽其才，擢授右丞，妻以孫女。士良既爲姻好，便得盡言，遂曉以禍福，伊利等并即歸附。朝廷嘉之。太昌初，進爵晋陽縣子，邑四百户。尋進爵琅邪縣侯，授太中大夫、右將軍，出爲殷州車騎府司馬。

王士良自小修身謹慎，不隨便結交朋友。魏建明初年，爾朱仲遠奏請任爲府參軍事。歷任大行臺郎中、諫議大夫，封石門縣男，食邑二百户。後來與紇豆陵步藩交戰，兵敗，被步藩擒獲，因而在河右居住。僞行臺紇豆陵伊利欽佩他的才能，提拔委任爲右丞，將孫女嫁給他爲妻。王士良既然成了其婚姻親好，便可以盡心而進言，於是分析禍福前程，伊利等人都很快歸附。朝廷對此加以嘉獎。太昌初年，進爵爲晋陽縣子，食邑四百户。不久進爵爲琅邪縣侯，授予太中大夫、右將軍，出京城擔任殷州車騎府司馬。

東魏徙鄴之後，置京畿府，專典兵馬。時齊文襄爲大都督，以士良爲司馬，領外兵參軍。尋遷長史，加安西將軍，徙封符壘縣侯，增邑七百户。武定初，除行臺左中兵郎中，又轉大將軍府屬、從事中郎，仍攝外兵事。王思政鎮潁川，齊文襄率衆攻之。授士良大行臺右丞，加鎮西將軍，增邑一千户，進爵爲公，令輔其弟演於并州居守。

東魏遷都鄴之後，設立京畿府，專門管理軍隊。當時齊文襄爲大都督，任命王士良爲司馬，領外兵參軍。不久遷任長史，加安西將軍，改封符壘縣侯爵位，增加食邑七百户。武定初年，任爲行臺左中兵郎中，又轉任大將軍府屬、從事中郎，依然攝外兵事。王思政鎮守潁川，齊文襄率軍攻打。授予王士良大行臺右丞，加鎮西將軍，增加食邑一千户，進爵爲公，令他輔助其弟弟高演居守并州。

齊文宣即位，入爲給事黄門侍

齊文宣帝即位，入朝爲給事黄門侍郎，領中

郎，領中書舍人，仍總知并州兵馬事，加征西將軍，別封新豐縣子，邑三百户。俄除驃騎將軍、尚書吏部郎中。齊文宣自晋陽赴鄴宫，復士良爲尚書左丞，統留後事。仍遷御史中丞，轉七兵尚書。未幾，入爲侍中，轉殿中尚書。頃之，復爲侍中，除吏部尚書。士良頓首固讓，文宣不許。久之，還爲侍中，又攝度支、五兵二曹尚書。士良少孤，事繼母梁氏以孝聞。及卒，居喪合禮。文宣尋起令視事，士良屢表陳誠，再三不許，方應命。文宣見其毁瘠，乃許之。因此卧疾歷年，文宣每自臨視。疾愈，除滄州刺史。乾明初，徵還鄴，授儀同三司。孝昭即位，遣三道使搜揚人物。士良與尚書令趙郡王高叡、太常卿崔昂分行郡國，但有一介之善者，無不以聞。齊武成初，除太子少傅、少師，復除侍中，轉太常卿，尋加開府儀同三司，出爲豫州道行臺，豫州刺史。

書舍人，依然總知并州兵馬事務，加征西將軍號，别封新豐縣子，食邑三百户。不久任爲驃騎將軍、尚書吏部郎中。齊文宣帝自晋陽赴鄴宫，復任王士良爲尚書左丞，總管留後事務。隨後遷任御史中丞，轉任七兵尚書。不久，調入爲侍中，轉任殿中尚書。很快，再任爲侍中，又任爲吏部尚書。王士良頓首堅持辭讓，文宣帝不准許。一段時間後，還爲侍中，又領攝度支、五兵二曹尚書。王士良年少時成爲孤兒，侍奉繼母梁氏以孝順聞名。梁氏去世，居喪符合禮節。文宣帝不久令他復職管理事務，王士良多次上表陳述誠意，再三不允許，方應命。文宣帝見他因居喪過哀身體極度瘦弱，這纔同意。因此卧病多年，文宣帝經常親自探視。疾病痊愈，任爲滄州刺史。乾明初年，徵回鄴都，授予儀同三司。孝昭帝即位，派遣三路使者檢視褒揚人物。王士良與尚書令趙郡王高叡、太常卿崔昂分别巡視郡國，衹要有一些善行的人，無不呈報朝廷。齊武成初年，任爲太子少傅、少師，復任爲侍中，轉任太常卿，不久加開府儀同三司，出京城爲豫州道行臺，豫州刺史。

保定四年，晋公護東伐，權景宣以山南兵圍豫州，士良舉城降。授大將軍、小司徒，賜爵廣昌郡公。尋除荆州總管，行荆州刺史。復入爲小司徒。俄除鄜州刺史，轉金州總管、七州諸軍事、金州刺史。建德六年，授并州刺史。士良去鄉既久，忽臨本州，耆舊故人，猶有存者。遠近咸以爲榮。加授上大將軍。以老疾乞骸骨，優詔許之。隋開皇元年卒，時年八十二。子德衡，大象末，儀同大將軍。

保定四年，晋公宇文護率軍東伐，權景宣以山南的兵馬圍攻豫州，王士良舉城歸降。授任大將軍、小司徒，賜封廣昌郡公爵位。不久委任爲荆州總管，行荆州刺史職務。又入朝爲小司徒。不久委任爲鄜州刺史，轉任金州總管、七州諸軍事、金州刺史。建德六年，委任并州刺史。王士良離鄉已經很長時間，忽然回家鄉任職，高齡故舊，尚有不少人在世。遠近的人都以之爲榮。加授上大將軍號。因爲年老有病自請退職，皇帝下詔褒美嘉奬予以批准。隋朝開皇元年去世，終年八十二歲。其子王德衡，大象末年，任儀同大將軍。

崔彦穆

崔彦穆字彦穆，清河東武城人也，魏司空、安陽侯林之九世孫。曾祖顗，魏平東府諮議。祖蔚，遭從兄司徒浩之難，南奔江左。仕宋爲給事

崔彦穆字彦穆，是清河東武城人，爲魏司空、安陽侯崔林的第九代孫。他曾祖父崔顗，任魏平東府諮議。他祖父崔蔚，受堂兄司徒崔浩大案牽連，向南逃奔到長江東。在宋任給事黄門侍

黄門侍郎，汝南、義陽二郡守。延興初，復歸於魏，拜潁川郡守，因家焉。後終於郢州刺史。父稚，篤志經史，不以世事嬰心。起家秘書郎，稍遷永昌郡守。隋開皇初，以獻后外曽祖，追贈上開府儀同三司、新州刺史。

郎，汝南、義陽二郡守。延興初年，回歸於魏，委任爲潁川郡守，於是在此定居。後來在郢州刺史任上去世。他父親崔稚，專心致志於經史典籍，不關心世事。開始擔任官職爲秘書郎，逐漸遷任永昌郡守。隋朝開皇初年，因爲是獻后的外曾祖，追贈上開府儀同三司、新州刺史。

彦穆幼明悟，神彩卓然。年十五，與河間邢子才、京兆韋孝寬俱入中書學，偏相友愛。伏膺儒業，爲時輩所稱。魏吏部尚書隴西李神儁有知人之鑒，見而嘆曰："王佐才也。"永安末，除司徒府參軍事，轉記室，遷大司馬從事中郎。

崔彦穆自幼聰慧，神采卓爾不凡。十五歲時，與河間邢子才、京兆韋孝寬一起進入中書學習，相互很友好。傾心於儒學，爲當時人所稱贊。魏吏部尚書隴西李神儁善於鑒别人才，見到崔彦穆而贊嘆説："是輔佐帝王的人才。"永安末年，任爲司徒府參軍事，改任記室，遷任大司馬從事中郎。

魏孝武西遷，彦穆時不得從。大統三年，乃與兄彦珍於成皋舉義，因攻拔滎陽，擒東魏郡守蘇淑。仍與鄉郡王元洪威攻潁川，斬其刺史李景遺。孝武嘉之，拜鎮東將軍、金紫光禄大夫、滎陽郡守。四年，兼行右民郎中、潁川邑中正，賜爵千乘縣侯。十四年，加使持節、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散騎常侍、司農卿。時軍國草創，衆務殷繁，太祖乃詔彦穆入幕府，兼掌文翰。及于謹伐江陵，彦穆以本官從平之。

魏孝武帝西遷時，崔彦穆來不及隨從。大統三年，與其兄崔彦珍在成皋舉義，攻占了滎陽，擒獲東魏郡守蘇淑。於是與鄉郡王元洪威攻打潁川，斬殺其刺史李景遺。孝武帝給予嘉獎，授任鎮東將軍、金紫光禄大夫、滎陽郡守。四年，兼任右民郎中、潁川邑中正，賜給千乘縣侯爵位。十四年，加使持節、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散騎常侍、司農卿。當時軍國初創，各種事務繁多復雜，太祖於是徵調崔彦穆入幕府任職，兼管文件信札。于謹征伐江陵，崔彦穆以本身官職的身份隨從參加平定江陵之戰。

世宗初，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俄拜安州總管、十一州諸軍事、安州刺史。入爲御正中大夫。陳氏請敦鄰好，詔彦穆使焉。彦穆風韵閑曠，器度方雅，善玄言，解談謔，甚爲江表所稱。轉民部中大夫，進爵爲公。天和三年，復爲使主，聘於齊。使還，除金州總管、七州諸軍事、金州刺史，進位大將軍。尋徵拜小司徒。

世宗初年，升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不久任爲安州總管、十一州諸軍事、安州刺史。召入朝廷任御正中大夫。陳朝要求結爲友好鄰邦，詔令崔彦穆爲使臣。崔彦穆風韵悠閑放達，氣度文雅方正，善於玄言，能够談笑戲謔，甚爲江南人士所誇贊。轉任民部中大夫，進爵爲公。天和三年，又擔任正使，出使齊朝。出使歸來，委任爲金州總管、七州諸軍事、金州刺史，升爲大將軍。不久徵入朝廷任小司徒。

大象二年，宣帝崩，隋文帝輔政，三方兵起。以彦穆爲行軍總管，率兵與襄州總管王誼討司馬消難。軍

大象二年，宣帝逝世，隋文帝輔助朝政，三處地方起兵。任命崔彦穆爲行軍總管，率領軍隊與襄州總管王誼征討司馬消難。軍隊到達荆州，

次荆州，彦穆疑荆州總管獨孤永業有異志，遂收而戮之。及事平，隋文帝徵王誼入朝，即以彦穆爲襄州總管、六州諸軍事、襄州刺史，加授上大將軍，進爵東郡公，邑二千户。頃之，永業家自理得雪，彦穆坐除名。尋復官爵。隋開皇元年，卒。子君綽嗣。

崔彦穆懷疑荆州總管獨孤永業有反叛之心，於是捕獲誅殺。叛亂平定後，隋文帝徵召王誼入朝，隨即任命崔彦穆爲襄州總管、六州諸軍事、襄州刺史，加授上大將軍，進爵爲東郡公，食邑二千户。不久，獨孤永業家人申訴而得昭雪，崔彦穆因此獲罪被免職。不久恢復官職爵位。隋朝開皇元年，去世。其子崔君綽繼嗣。

君綽性夷簡，博覽經史，有父風。大象末，丞相府賓曹參軍。君綽弟君肅，解巾爲道王侍讀。大象末，潁川郡守。

崔君綽性情平易質樸，博覽經史典籍，有其父的風範。大象末年，任丞相府賓曹參軍。崔君綽弟弟崔君肅，開始任職爲道王侍讀。大象末年，任潁川郡守。

令狐整　令狐虬

令狐整字延保，燉煌人也，本名延，世爲西土冠冕。曾祖嗣、祖詔安，并官至郡守，咸爲良二千石。父虬，早以名德著聞，仕歷瓜州司馬、燉煌郡守、郢州刺史，封長城縣子。大統末，卒於家。太祖傷悼之，遣使者監護喪事，又敕鄉人爲營墳壟。贈龍驤將軍、瓜州刺史。

令狐整字延保，是燉煌人，本名延，世代爲西北地區的大姓望族。他曾祖父令狐嗣、祖父令狐詔安，都官至郡守，都是優秀的郡守。他父親令狐虬，很早便以名德而著稱，做官歷任瓜州司馬、燉煌郡守、郢州刺史，封爲長城縣子爵位。大統末年，在家中去世。太祖爲之傷感哀悼，派遣使者監管喪事，又下令其家鄉爲他營造墳墓。獲贈龍驤將軍、瓜州刺史。

整幼聰敏，沉深有識量。學藝騎射，并爲河右所推。刺史魏東陽王元榮辟整爲主簿，加蕩寇將軍。整進趨詳雅，對揚辯暢，謁見之際，州府傾目。榮器整德望，嘗謂僚屬曰："令狐延保西州令望，方城重器，豈州郡之職所可縶維。但一日千里，必基武步，寡人當委以庶務，書諾而已。"

令狐整自幼聰敏，深沉而有見識氣量。學習騎射等技藝，都爲黄河以西的人所推贊。刺史魏東陽王元榮徵召令狐整爲主簿，加蕩寇將軍。令狐整舉動安詳温雅，對辯時語言流暢，每當謁見，州府中官吏都注目於他。元榮器重令狐整的品德名望，曾經對僚屬説："令狐延保是西州具有美好名聲的人物，能任大事的地方長官，豈是州郡職務的人才。不過一日千里，也必從半步起始，我將委托其各種政務，書寫同意便行了。"

頃之，魏孝武西遷，河右擾亂，榮仗整防捍，州境獲寧。及鄧彦竊瓜州，拒不受代，整與開府張穆等密應使者申徽，執彦送京師。太祖嘉其忠節，表爲都督。尋而城民張保又殺刺史成慶，與涼州刺史宇文仲和構逆，規據河西。晋昌人吕興等復害郡守郭肆，以郡應保。初，保等將圖爲亂，慮整守義不從，既殺成慶，因欲及整。以整人之望也，復恐其下叛之，

不久，魏孝武帝西遷，黄河以西地區動亂，元榮依靠令狐整加以防禦，州境獲得安寧。鄧彦竊居瓜州，拒不接受取代，令狐整與開府張穆等人秘密接應使者申徽，擒獲鄧彦押送京師。太祖嘉奬他的忠心氣節，委任其爲都督。不久城民張保又刺殺刺史成慶，與涼州刺史宇文仲和反叛，企圖占據河西地區。晋昌人吕興等又害死郡守郭肆，據郡響應張保。當初，張保等人陰謀爲亂，擔心令狐整守義不從，殺了成慶之後，又想殺令狐整。因爲令狐整爲人所敬重，又擔心其部下不

遂不敢害。雖外加禮敬，内甚忌整。整亦僞若親附，而密欲圖之。陰令所親説保曰："君與仲和結爲唇齒，今東軍漸逼凉州，彼勢孤危，恐不能敵。若或摧衂，則禍及此土。宜分遣鋭師，星言救援。二州合勢，則東軍可圖。然後保境息人，計之上者。"保然之，而未知所任。整又令説保曰："歷觀成敗，在於任使。所擇不善，旋致傾危。令狐延保兼資文武，才堪統御，若使爲將，蔑不濟矣。"保納其計，具以整父兄等并在城中，弗之疑也，遂令整行。整至玉門郡，召集豪傑，説保罪逆，馳還襲之。先定晋昌，斬吕興。進軍擊保。州人素服整威名，并棄保來附。保遂奔吐谷渾。

服而反叛，所以不敢加害。雖然表面上禮敬，心中却十分忌恨令狐整。令狐整也假裝與其親近，暗中則謀劃將其除去。私下令親信勸張保説："您與宇文仲和結爲唇齒之盟，而現在東軍逐漸逼近凉州，他的形勢孤危，恐怕無力抵擋。如若他失敗，就必禍及此地。應該派遣精鋭軍隊，快速救援。二州合爲一勢，就有可能阻擋東軍。然後保境息民，是最好的計策。"張保認爲有道理，但不知由誰來擔任此重職。令狐整又令此人勸張保説："看一看歷來的成敗，都在於用人。所選擇的人若無能，頃刻就會失敗。令狐延保文武全才，有統帥能力，如若任命他爲將，没有不成功的道理。"張保采納了這一建議，認爲令狐整父兄等親人都在城内，不懷疑他有陰謀，於是令令狐整率軍出征。令狐整軍至玉門郡，召集豪傑，告知張保的罪逆，還軍奔襲。先攻占晋昌，殺死吕興。進軍攻擊張保。該州人們向來欽服令狐整的威名，都背棄張保而歸附令狐整。張保於是逃奔吐谷渾。

衆議推整爲刺史。整曰："本以張保肆逆，毒害無辜，闔州之人，俱陷不義。今者同心戮力，務在除凶，若其自相推薦，復恐效尤致禍。"於是乃推波斯使主張道義行州事。具以狀聞。詔以申徽爲刺史。徵整赴闕，授壽昌郡守，封襄武縣男，邑二百户。太祖謂整曰："卿少懷英略，早建殊勋，今者官位，未足酬賞。方當與卿共平天下，同取富貴。"遂立爲瓜州義首。仍除持節、撫軍將軍、通直散騎常侍、大都督。

大家議論推舉令狐整爲刺史。令狐整説："本意是因爲張保倒行逆施，毒害無辜，使全州的人都陷於不義之中。現在大家同心合力，目的是要除去凶頑，如若自相推薦，恐怕又要如原來一樣致禍。"於是推舉波斯使主張道義主持州務。將這些情况都向朝廷禀報。詔書令申徽爲刺史。徵召令狐整入京城，授予壽昌郡守，封爵位爲襄武縣男，食邑二百户。太祖對令狐整説："卿年輕而心有英略，這麽早就建立了特殊的功勋，現在的官位，不足以作爲酬賞。我想與卿共同平定天下，共取富貴。"於是立之爲瓜州義首。并委任爲持節、撫軍將軍、通直散騎常侍、大都督。

整以國難未寧，常願舉宗效力。遂率鄉親二千餘人入朝，隨軍征討。整善於撫馭，躬同豐約，是以人衆并忘羈旅，盡其力用。遷使持節、車騎將軍、儀同三司、散騎常侍。太祖常從容謂整曰："卿遠祖立忠而去，卿今立忠而來，可謂積善餘慶，世濟其美者也。"整遠祖漢建威將軍邁，不

令狐整以國家有難未得安寧，經常表示願意舉宗效力。於是率領鄉親二千餘人入朝，隨從軍隊征討。令狐整善於安撫和管理，與衆人同甘共苦，所以大家都不顧及征戰勞苦，全力以赴。遷任使持節、車騎將軍、儀同三司、散騎常侍。太祖經常親切地對令狐整説："卿遠祖立忠義而去，卿現在也立忠義而來，可以説是積善餘慶，世代成就其美德。"令狐整遠祖漢代建威將軍令狐邁，

爲王莽屈，其子稱避地河右。故太祖稱之云。尋除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加侍中。太祖又謂整曰："卿勛同婁、項，義等骨肉，立身敦雅，可以範人。"遂賜姓宇文氏，并賜名整焉。宗人二百餘户，并列屬籍。

孝閔帝踐阼，拜司憲中大夫。處法平允，爲當時所稱。進爵彭陽縣公，增邑一千户。

初，梁興州刺史席固以州來附，太祖以固爲豐州刺史。固莅職既久，猶習梁法，凡所施爲，多虧治典。朝議密欲代之，而難其選。遂令整權鎮豐州，委以代固之略。整廣布威恩，傾身撫接，數月之間，化洽州府。於是除整豐州刺史，以固爲湖州。豐州舊治，不居民中，賦役參集，勞逸不均。整請移治武當，詔可其奏。獎勵撫導，遷者如歸，旬月之間，城府周備。固之遷也，其部曲多願留爲整左右，整諭以朝制，弗之許也，流涕而去。及整秩滿代至，民吏戀之，老幼送整，遠近畢集，數日停留，方得出界。其得人心如此。拜御正中大夫，出爲中華郡守，轉同州司會，遷始州刺史。整雅識情僞，尤明政術，恭謹廉慎，常懼盈滿，故歷居内外，所在見稱。天和六年，進位大將軍，增邑通前二千一百户。

晋公護之初執政也，欲委整以腹心。整辭不敢當，頗迕其意，護以此疏之。及護誅，附會者咸伏法，而整獨保全。時人稱其先覺。建德二年卒，時年六十一。贈本官，加鄜宜豳鹽四州諸軍事、鄜州刺史，謚曰襄。子熙嗣。

不願意向王莽屈服，其子令狐稱遂至河西地區避難。所以太祖如此説。不久任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加侍中。太祖又對令狐整説："卿的功勞可比婁、項，義節等同骨肉，立身敦雅，可成爲他人的模範。"於是賜姓宇文氏，并賜名爲整。宗族二百多户，全都列入户籍。

孝閔帝登基，任爲司憲中大夫。處理法律事務公平公正，爲當時人所稱贊。進爵爲彭陽縣公，增封食邑一千户。

當初，梁朝興州刺史席固以該州歸附，太祖委任席固爲豐州刺史。席固到州任職很長時間，還是習用梁朝法令，所有的措施，很多都不符合治典。朝廷慎密商議要將其替换，但很難找到合適的人選。於是令令狐整暫時鎮守豐州，委托其策謀取代席固。令狐整廣布威恩，傾力安撫接納，數月時間，教化普沾州府。於是委任令狐整爲豐州刺史，委任席固爲湖州刺史。豐州原來的治所，比較偏僻，不是地方中心，賦税勞役參差，勞逸不均。令狐整請求將州治所遷往武當，得到詔書批准。鼓勵安撫訓導民衆，遷者如歸，很短的時間，新州城已經完備。席固遷走時，他的部下很多都願意留在令狐整身邊，令狐整向他們告知朝廷制度，不同意留下，都流涕離去。當令狐整任期滿而繼任刺史到來時，民衆和州吏依依不捨，扶老携幼相送，遠近之人都集中而來，數日停留，方能走出州境。他就是如此得人心。授任御正中大夫，出朝任中華郡守，轉任同州司會，改任始州刺史。令狐整善於分辨真僞，特别擅長行政之術，勤於政務廉潔謹慎，時刻注意不要過分，所以多次任内外官職，都留下好名聲。天和六年，晋升大將軍，食邑增加至二千一百户。

晋公宇文護剛開始掌握大權時，想以令狐整爲親信。令狐整表示承當不起而加以推辭，非常不順其心意，宇文護因此而疏遠他。宇文護被治罪誅殺，附會者都被治罪，而令狐整却得以保全。當時人都稱贊他有先見之明。建德二年去世，終年六十一歲。獲贈本官，加鄜宜豳鹽四州諸軍事、鄜州刺史，謚號爲襄。其子令狐熙繼

嗣。

令狐熙

熙字長熙。性方雅，有度量，雖在私室，容止儼然。非一時賢俊，未嘗與之游處。善騎射，解音律，涉群書，尤明《三禮》。累遷居職任，并有能名。大象中，位至吏部中大夫、儀同大將軍。

令狐熙字長熙。性情雅正，有度量，就是在家中，容貌舉止也很莊重。如若不是當時才德出衆的人，未曾與之來往。善於騎馬射箭，懂得音樂，博覽群書，對《三禮》特别精通。多次擔任各種官職，都以才能出名。大象年間，任職至吏部中大夫、儀同大將軍。

令狐休

整弟休，幼聰敏，有文武材。起家太學生。後與整同起兵逐張保，授都督。累遷大都督、樂安郡守。入爲中外府樂曹參軍。時諸功臣多爲本州刺史，晉公護謂整曰："以公勛望，應得本州，但朝廷藉公委任，無容遠出。然公門之内，須有衣錦之榮。"乃以休爲燉煌郡守。在郡十餘年，甚有政績。進位儀同三司，遷合州刺史。尋卒官。

令狐整弟弟令狐休，自幼聰敏，文武才能兼備。開始爲太學生。其後與令狐整共同起兵趕走張保，授予都督。數次遷升爲大都督、樂安郡守。入朝任中外府樂曹參軍。當時的功臣多任本州刺史，晉公宇文護對令狐整説："以公的功勛名望，應該任本州刺史，但是朝廷要依藉公的才幹，不容遠出。不過公的家族中，要有人獲衣錦還鄉的榮光。"於是任命令狐休爲燉煌郡守。令狐休任郡守十餘年，政績很好。進位儀同三司，調任合州刺史。不久在任上去世。

司馬裔

司馬裔字遵胤，河内温人也，晉宣帝弟太常馗之後。曾祖楚之，屬宋武帝誅晉氏戚屬，避難歸魏。位至使持節、侍中、鎮西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朔州刺史，封琅邪王。

司馬裔字遵胤，是河内温人，晉宣帝的弟弟太常司馬馗的後代。他曾祖父司馬楚之，適逢宋武帝誅殺晉朝皇族親戚，避難歸附魏朝。官至使持節、侍中、鎮西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朔州刺史，封爲琅邪王。

裔少孤，有志操，州郡辟召，并不應命。起家司徒府參軍事。後以軍功，授中堅將軍、員外散騎常侍。及魏孝武西遷，裔時在鄴，潛歸鄉里，志在立功。

司馬裔年少便成孤兒，有志向節操，州郡徵召他任職，都没有接受。開始擔任官職爲司徒府參軍事。後來以軍功，被授予中堅將軍、員外散騎常侍。魏孝武帝西遷之時，司馬裔正在鄴，秘密回歸鄉里，志在立功。

大統三年，大軍復弘農，乃於温城起義，遣使送款。與東魏將高永洛、王陵等晝夜交戰。衆寡不敵，義徒死傷過半。及大軍東征，裔率所部從戰河橋，又别攻懷縣，獲其將吴輔叔。自此頻與東魏交戰，每有克獲。六年，授河内郡守。尋加持節、平東將軍、北徐州刺史。八年，率其義衆入朝。太祖嘉之，特蒙賞勞。頃之，

大統三年，大軍收復弘農，司馬裔於是在温城起義，派遣使者來聯係歸附。與東魏將領高永洛、王陵等日夜交戰。衆寡不敵，隨從起義的徒衆死傷過半。當大軍東征時，司馬裔率領所部參加河橋戰役，又另外攻打懷縣，擒獲其將吴輔叔。自此之後常與東魏交戰，每次都能取勝并有所擄獲。六年，被授予河内郡守。不久加持節、平東將軍、北徐州刺史。八年，率領所部義衆入朝。太祖嘉獎他，受到特殊的獎賞和犒勞。不

河内有四千餘家歸附，并裔之鄉舊，乃授前將軍、太中大夫，領河内郡守，令安集流民。十三年，攻拔東魏平齊、柳泉、蓼塢三城，獲其鎮將李熙之。加授都督。

久，河内有四千餘家前來歸附，都是司馬裔的同鄉和故舊，於是授予司馬裔前將軍、太中大夫，領河内郡守，令他安集流民。十三年，攻占東魏的平齊、柳泉、蓼塢三座城池，擒獲其鎮將李熙之。加授都督。

十五年，太祖令山東立義諸將等能率衆入關者，并加重賞。裔領户千室先至，太祖欲以封裔。裔固辭曰："立義之士，辭鄉里，捐親戚，遠歸皇化者，皆是誠心内發，豈裔能率之乎。今以封裔，便是賣義士以求榮，非所願也。"太祖善而從之。授帥都督，拜其妻元爲襄城郡公主。十六年，大軍東伐，裔請爲前鋒。遂入建州，破東魏將劉雅興，拔其五城。

十五年，太祖下令山東起義的各位將領能够率衆入關的，全都加以重賞。司馬裔率領一千户先到，太祖準備以此封賞司馬裔。司馬裔堅决推辭説："立義之士，告别鄉里，離開親戚，遠道前來歸附皇上的德政和教化，都是誠心誠意的，豈是我有能力率領他們。如若將他們封給我，就是出賣義士而求榮，違背了我的原本心意。"太祖認爲很對而贊成。授予帥都督，其妻元賜封爲襄城郡公主。十六年，大軍東伐，司馬裔請求擔任前鋒。於是進入建州，打敗東魏將領劉雅興，攻占了其五座城池。

魏廢帝元年，徵裔，令以本兵鎮漢中。除白馬城主，帶華陽郡守，加授撫軍將軍、大都督、通直散騎常侍。二年，轉鎮宋熙郡。尋率所部兵從尉遲迥伐蜀，與叱羅協破叛兵趙雄傑於槐林，平鄧朏於梓潼。以功賜爵龍門縣子，行蒲州刺史。尋行新城郡事。魏恭帝元年，授使持節、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散騎常侍、本郡中正。

魏廢帝元年，徵召司馬裔，令其率所部鎮守漢中。委任爲白馬城主，帶華陽郡守，加撫軍將軍、大都督、通直散騎常侍。二年，轉任鎮守宋熙郡。不久率所部軍隊隨從尉遲迥征伐蜀地，與叱羅協攻破叛兵趙雄傑於槐林，在梓潼平定鄧朏。以功勛賜封龍門縣子爵位，兼攝蒲州刺史。不久兼攝新城郡政務。魏恭帝元年，授使持節、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散騎常侍、本郡中正。

孝閔帝踐阼，除巴州刺史，進使持節、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進爵琅邪縣伯，邑五百户。保定二年，入爲御伯中大夫，增邑通前一千五百户。四年，轉御正中大夫，進爵爲公。大軍東討，裔率義兵與少師楊擦守軹關，即授懷州刺史、東道慰勞大使。五年，轉始州刺史。

孝閔帝登基，任爲巴州刺史，晋升使持節、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進爵爲琅邪縣伯，食邑五百户。保定二年，入朝擔任御伯中大夫，食邑增加至一千五百户。四年，轉任御正中大夫，進爵爲公。大軍東討，司馬裔率領義兵與少師楊擦防守軹關，當即授予懷州刺史、東道慰勞大使。五年，轉任始州刺史。

天和初，信州蠻酋冉令賢等反，連結二千餘里。裔隨上庸公陸騰討之。裔自開州道入，先遣使宣示禍福。蠻酋冉三公等三十餘城皆來降附。進次雙城，蠻酋向寶勝等率其種

天和初年，信州蠻族酋長冉令賢等人反叛，連結二千餘里。司馬裔隨從上庸公陸騰征討。司馬裔從開州道進軍，先派遣使者宣示禍福。蠻族酋長冉三公等三十餘城前來投降歸附。軍隊前進到雙城，蠻族酋長向寶勝等率領其部落族人，據

落，據險自固。向天王之徒，爲其外援。裔晝夜攻圍，腹背受敵。自春至秋，五十餘戰。寶勝糧仗俱竭，力屈乃降。時尚有籠東一城未下，尋亦拔之。又獲賊帥冉西梨、向天王等。出師再期，群蠻率服。拜信州刺史。五年，遷潼州刺史。六年，徵拜大將軍，除西寧州刺史。未及之部，卒於京師。

險固守。向天王等人，爲其外援。司馬裔日以繼夜攻打，腹背受敵。從春季到秋季，進行了五十餘次戰鬥。向寶勝糧食兵器都已耗盡，無力再戰而投降。此時還有籠東一城没有攻下，不久也攻占了。又擒獲賊帥冉西梨、向天王等。出師二年，蠻族都屈服於司馬裔。任爲信州刺史。五年，改任潼州刺史。六年，徵召任爲大將軍，委任爲西寧州刺史。未來得及到任，在京城去世。

裔性清約，不事生業，所得俸禄，并散之親戚，身死之日，家無餘財。宅宇卑陋，喪庭無所，有詔爲起祠堂焉。贈大將軍，加懷邵汾晋四州刺史。謚曰定。子侃嗣。

司馬裔性情清廉儉樸，不謀求財物，所得的俸禄，都送給了親戚，去世的時候，家中没有什麽財産。所居住的房舍低矮簡陋，靈堂都無處安置，詔令爲之建立祠堂。獲贈大將軍，加懷邵汾晋四州刺史。謚號爲定。其子司馬侃繼嗣。

司馬侃

侃字道遷，少敢勇，未弱冠，便從戎旅。保定四年，隨少師楊㯹東征。與齊人交戰，㯹爲敵所擒，侃力戰得免。天和二年，授右侍上士，加都督，進大都督。從大軍攻晋州，以功授使持節、車騎將軍、儀同三司。又從平并、鄴，除樂安郡守。後更論晋州及平齊勛，加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遷兗州刺史。未之部而卒。贈本官，加豫州刺史，謚曰惠。子運嗣。

司馬侃字道遷，自小果敢有勇氣，未成年，便參與軍隊生涯。保定四年，隨從少師楊㯹東征。在與齊人作戰時，楊㯹被俘，司馬侃力戰而脱身。天和二年，授予右侍上士，加都督，進爲大都督。隨從大軍攻打晋州，以功勞而被授予使持節、車騎將軍、儀同三司。又參加平定并、鄴的戰役，委任爲樂安郡守。後來再評定攻取晋州和平齊的功勛，加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遷任兗州刺史。未到任而去世。獲贈本官，加豫州刺史。謚號爲惠。其子司馬運繼嗣。

裴果

裴果字戎昭，河東聞喜人也。祖思賢，魏青州刺史。父遵，齊州刺史。

裴果字戎昭，是河東聞喜人。他祖父裴思賢，任魏青州刺史。他父親裴遵，任齊州刺史。

果少慷慨，有志略。魏太昌初，起家前將軍、乾河軍主，除陽平郡丞。太祖曾使并州，與果相遇。果知非常人，密托附焉。永安末，盗賊蜂起。果從軍征討，乘黄驄馬，衣青袍，每先登陷陣，時人號爲“黄驄年少”。永熙中，授河北郡守。

裴果年輕時性情慷慨，有志向謀略。魏太昌初年，入仕爲前將軍、乾河軍主，被委任爲陽平郡丞。太祖曾經出使并州，與裴果相遇。裴果知太祖不是平常人，暗地向其投附。永安末年，盗賊蜂起。裴果隨從軍隊征討，騎的是黄驄馬，穿的是青衣袍，經常衝鋒在前，當時人稱他爲“黄驄年少”。永熙年間，授予河北郡守。

及齊神武敗於沙苑，果乃率其宗黨歸闕。太祖嘉之，賜田宅、奴婢、

當齊神武在沙苑戰敗時，裴果就率領其族人歸附朝廷。太祖對他加以嘉獎，賞賜給田宅、奴

牛馬、衣服、什物等。從戰河橋，解玉壁圍，并摧鋒奮擊，所向披靡。大統九年，又從戰邙山，於太祖前挺身陷陣，生擒東魏都督賀婁烏蘭。勇冠當時，人莫不嘆服。以此太祖愈親待之，補帳内都督，遷平東將軍。後從開府楊忠平隨郡、安陸，以功加大都督，除正平郡守。正平，果本郡也。

以威猛爲政，百姓畏之，盗賊亦爲之屏息。遷使持節、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散騎常侍、司農卿。又從大將軍尉遲迥伐蜀。果率所部爲前軍，開劍閣，破李慶保，降楊乾運，皆有功。魏廢帝三年，授龍州刺史，封冠軍縣侯，邑五百户。俄而州民張道、李祐驅率百姓，圍逼州城。時糧仗皆闕，兵士又寡，果設方略以拒之，賊便退走。於是出兵追擊，累戰破之。旬月之間，州境清晏。轉陵州刺史。

孝閔帝踐阼，除隆州刺史。加使持節、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進爵爲公，增邑一千户。武成末，轉眉州刺史。保定五年，授復州刺史。果性嚴猛，能斷决，每抑挫豪右，申理屈滯，歷牧數州，號爲稱職。天和二年，卒於位。贈本官，加絳晋建三州刺史。謚曰質。子孝仁嗣。

孝仁幼聰敏，涉獵經史，有譽於時。起家舍人上士。累遷大都督、儀同三司。出爲長寧鎮將。捍禦齊人，甚有威邊之略。建德末，遷建州刺史，轉譙州刺史。大象末，又遷亳州刺史。

鄭偉等之以梁州歸款，時劉志亦以廣州來附。

劉志

志，弘農華陰人，本名思，漢太尉寬之十世孫也。高祖隆，宋武帝平

婢、牛馬、衣服、什物等。隨從參加河橋戰役，解救玉壁之圍，都是破敵奮擊，所向披靡。大統九年，又隨從參加邙山戰役，在太祖身前挺身陷陣，生擒東魏都督賀婁烏蘭。勇冠當時，人人嘆服。因此太祖對他愈加親近善待，補帳内都督，遷任平東將軍。後來隨從開府楊忠平定隨郡、安陸，以功勞加大都督，任爲正平郡守。正平，是裴果的家鄉。

裴果施政威猛，百姓有所畏懼，盗賊也因此屏息。升任使持節、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散騎常侍、司農卿。又隨從大將軍尉遲迥征伐蜀地。裴果率領所部軍隊爲前鋒，攻破劍閣，擊敗李慶保，收降楊乾運，都立下功勞。魏廢帝三年，授予龍州刺史，封爲冠軍縣侯，食邑五百户。不久州民張道、李祐率領百姓，圍攻州城。當時糧食和兵器都很缺乏，士兵又少，裴果設定計謀進行抗擊，賊寇退走。於是率軍追擊，多次接戰打敗賊寇。旬月之間，州境之内得以太平。轉任陵州刺史。

孝閔帝登基，委任爲隆州刺史。加使持節、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進爵爲公，增封食邑一千户。武成末年，轉任眉州刺史。保定五年，授任復州刺史。裴果性情威嚴猛烈，處理事情很果斷，經常抑制挫折世家大户，爲人洗冤申屈，做過數州刺史，都很稱職。天和二年，在職任上去世。獲贈本官，加絳晋建三州刺史。謚號爲質。其子裴孝仁繼嗣。

裴孝仁自幼聰敏，廣泛閱讀經史，當時聲譽很好。初任舍人上士。多次遷升爲大都督、儀同三司。出朝任長寧鎮將。防禦齊人，很有威服邊境的謀略。建德末年，調任建州刺史，轉任譙州刺史。大象末年，又遷任亳州刺史。

鄭偉等人以梁州歸附，此時劉志亦以廣州歸附。

劉志，是弘農華陰人，本名思，漢太尉劉寬第十代孫。他高祖父劉隆，宋武帝平定姚泓，因

姚泓，以宗室首望，召拜馮翊郡守。後屬赫連氏入寇，避地河洛，因家于汝潁。祖善，魏天安中，舉秀才，拜中書博士。後至弘農郡守、北雍州刺史。父瓌，汝南郡守，贈徐州刺史。

志少好學，博涉群書，植性方重，兼有武略。魏正光中，以明經徵拜國子助教，除行臺郎中。永安初，加宣威將軍、給事中。二年，轉東中郎府司馬、征虜將軍。永熙二年，除安北將軍、銀青光禄大夫、廣州别駕。三年，齊神武舉兵入洛，魏孝武西遷。志據城不從東魏，潛遣間使，奉表長安。魏孝武嘉之，授廣州長史、襄城郡守。後齊神武遣兵攻圍，志力屈城陷，潛遁得免。

大統三年，太祖遣領軍將軍獨孤信復洛陽。志糾合義徒，舉廣州歸國。拜大丞相府墨曹參軍，封華陰縣男，邑二百户。加大都督、撫軍將軍，轉中外府屬，遷國子祭酒。世宗出牧宜州，太祖以志爲幕府司録。世宗雅愛儒學，特欽重之，事無大小，咸委於志。志亦忠恕謹慎，甚得匡贊之體。太祖嘉之，嘗謂之曰："卿之所爲，每會吾志。"於是遂賜名志焉。仍於宜州賜田宅，令徙居之。世宗遷莅岐州，又令志以本官翊從。及世宗即位，除右金紫光禄大夫、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進爵武鄉縣公，增邑通前一千户，仍賜姓宇文氏。高祖時爲魯公，詔又以志爲其府司馬。

高祖嗣位，進授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拜刑部中大夫。志執法平允，甚得時譽。蓮芍界内，數有群盜攻劫行旅，郡縣不能制。乃以志爲延壽郡守以督之。志示以恩信，群盜相率請罪。志表陳其狀，詔并免之。自是郡界肅清，寇盜屏息。遷使持

劉隆是宗室首望，召任爲馮翊郡守。後來遭逢赫連氏入侵，避難於河洛地方，所以定居於汝潁。他祖父劉善，魏天安年間，舉秀才，任爲中書博士。後來官至弘農郡守、北雍州刺史。他父親劉瓌，任汝南郡守，獲贈徐州刺史。

劉志從小喜好學習，博覽群書，生性端方持重，兼有軍事謀略。魏正光年間，以明經徵召任爲國子助教，委任爲行臺郎中。永安初年，加宣威將軍、給事中。二年，轉任東中郎府司馬、征虜將軍。永熙二年，任爲安北將軍、銀青光禄大夫、廣州别駕。三年，齊神武起兵進入洛陽，魏孝武帝西遷。劉志占據州城不歸附東魏，秘密派遣使者，歸附長安政權。魏孝武帝很贊賞他，授予廣州長史、襄城郡守。後來齊神武帝派遣軍隊圍攻，劉志力竭城池陷落，他秘密逃脱得免於難。

大統三年，太祖派遣領軍將軍獨孤信收復洛陽。劉志集合義徒，以廣州歸附國家。任爲大丞相府墨曹參軍，封爲華陰縣男，食邑二百户。加大都督、撫軍將軍，轉任中外府屬，遷任國子祭酒。世宗到宜州任職，太祖以劉志爲幕府司録。世宗喜好儒學，對劉志十分欽重，大小事情，都委任劉志處理。劉志亦忠恕謹慎，匡正輔助世宗很得體。太祖對他加以嘉獎，曾經對他説："卿所做的事，都很合我的心意。"於是賜名爲志。并在宜州賜給田宅，令其徙居於此。世宗調任岐州，又令劉志以本官身份護衛隨從到任。世宗即位，委任爲右金紫光禄大夫、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進爵爲武鄉縣公，食邑增加至一千户，并賜姓宇文氏。高祖當時爲魯公，詔書令劉志爲魯公府司馬。

高祖登基，進授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任爲刑部中大夫。劉志執法公正平允，得到當時人的贊譽。在蓮芍境内，經常有强盜打劫來往行人，郡縣無力禁絶。於是任劉志爲延壽郡守以督察。劉志示以恩信，群盜相繼請罪。劉志上表呈報此事，頒詔全都免罪。從此郡界安寧，不再出現寇盜。遷任使持節、成州諸軍事、成州刺

節、成州諸軍事、成州刺史。政存寬恕，民吏愛之。天和五年卒。贈大將軍、揚州刺史，謚曰文。子子明嗣。

子明弘雅有父風。歷官右侍上士、大都督、絳州別駕。隋文帝踐極，除行臺郎中、順陽郡守。子明弟子陵，司右中士、帥都督、涼州別駕。隋開皇初，拜姑臧郡守。尋加儀同三司。歷衛州蔚州長史、幽州總管府司馬、朔州總管府長史。

史。爲政寬恕，百姓州吏敬愛他。天和五年去世。追贈大將軍、揚州刺史，謚號爲文。其子劉子明繼嗣。

劉子明高雅有其父之風範。歷任右侍上士、大都督、絳州別駕。隋文帝登基，任爲行臺郎中、順陽郡守。劉子明弟弟劉子陵，任司右中士、帥都督、涼州別駕。隋朝開皇初年，委任爲姑臧郡守。不久加儀同三司。歷任衛州蔚州長史、幽州總管府司馬、朔州總管府長史。

史臣曰：昔陽貨外叛，庶其竊邑，而《春秋》譏之；韓信背項，陳平歸漢，而史遷美之。蓋以運屬既安，君道已著，則徇利忘德者，罪也；時逢擾攘，臣禮未備，則轉禍爲福者，可也。鄭偉、崔彦穆等之在山東，并以不羈之才，邅回於燕雀，終能翻然豹變，自致龜組，其知機之士歟。王士良之仕于齊，班職上卿，出爲牧伯，而臨危苟免，失忠與義，其背叛之徒歟。令狐整器幹確然，雅望重於河右，處州里則勛著方隅，升朝廷則績宣中外。而畏避權寵，克保終吉。不如是，亦何以立踶名、取高位乎。

史臣曰：以前陽貨外叛，庶其竊據城邑，《春秋》加以譏諷；韓信背叛項羽，陳平歸附漢朝，而司馬遷加以贊美。大凡時運的歸屬已經安穩，爲君之道已經明示，那麽不惜身家以求權益而忘掉德義者，就有罪於世；時世遭逢動蕩，而爲臣之禮不完備，那麽能轉禍爲福者，就可以被認可。鄭偉、崔彦穆等人在山東，都以其不可拘限的高遠才行，周旋於燕雀之間，終於能如豹文那樣發生顯著變化，自致龜綬以任高職，是有預見之士。王士良在齊朝，任職上卿，外任爲牧伯高官，但是面臨危險却苟且保命，失去忠誠和義節，實是背叛之徒。令狐整度量才幹讓人信服，在河右地區甚有名望，在家鄉其功勛昭著各方，在朝廷其功績名揚中外。他能避開權勢之人，終於能够自保。如若不是這樣，又怎麽能樹立名望、取得高位呢。

周書卷三十七

列傳第二十九

寇儁　韓褒　趙肅 徐招　張軌　李彦　郭彦　裴文舉 高賓 龕允

寇儁

寇儁字祖儁，上谷昌平人也。祖讚，魏南雍州刺史。父臻，安遠將軍、郢州刺史。

儁性寬雅，幼有識量，好學强記。兄祖訓、祖禮及儁，并有志行。閨門雍睦，白首同居。父亡雖久，而猶於平生所處堂宇，備設帷帳几杖，以時節列拜，垂涕陳薦，若宗廟焉。吉凶之事，必先啓告，遠行往返，亦如之。性又廉恕，不以財利爲心。家人曾賣物與人，而剩得絹五匹。儁於後知之，乃曰："惡木之陰，不可暫息；盗泉之水，無容誤飲。得財失行，吾所不取。"遂訪主還之。其雅志如此。

寇儁字祖儁，是上谷昌平人。祖父寇讚，魏南雍州刺史。父親寇臻，安遠將軍、郢州刺史。

寇儁性情寬厚文雅，從小懂事有氣量，喜歡學習記憶力好。兄長寇祖訓、寇祖禮和寇儁，都有志行。整個家庭都友好和睦，祖孫同居。其父去世雖然時間很久，但是還是在他平生所居住的房屋内，設置布帷帳簾几杖等物，按時節依次祭拜，流着淚陳獻犧牲，如同祭祀宗廟。好事壞事，肯定要先加以禀報，離家遠行往返，也都要禀報。性情又廉潔寬厚，不謀求財利。家人曾經賣物給他人，獲利五匹絹。寇儁後來知道了，説道："不好的樹木下的陰凉，暫時休息也不行；盗泉的水，不能隨便喝。獲得錢財却喪失德行，我是不願意這樣做的。"於是尋找到買主歸還給他。寇儁平時的意願就是如此。

以選爲魏孝文帝挽郎，除奉朝請。大乘賊起，燕趙擾亂，儁參護軍事東討，以功授員外散騎侍郎，遷尚書左民郎中。以母憂不拜。正光三年，拜輕車將軍，遷揚烈將軍、司空府功曹參軍，轉主簿。時靈太后臨朝，减食禄官十分之一，造永寧佛寺，令儁典之。資費巨萬，主吏不能欺隱。寺成，又極壯麗。靈太后嘉之，除左軍將軍。孝昌中，朝議以國用不足，乃置鹽池都將，秩比上郡。

以選爲魏孝文帝挽郎，任命爲奉朝請。大乘賊反叛，燕趙動亂不安，寇儁參與監督軍事東討，以功而授予員外散騎侍郎，升遷尚書左民郎中。因爲居母喪而没有赴任。正光三年，授予輕車將軍，調任揚烈將軍、司空府功曹參軍，轉任主簿。當時靈太后攝政，减去十分之一享受俸禄的官吏，建造永寧佛寺，令寇儁掌管此事。建造費用極多，掌管的官吏却不能欺瞞。寺廟建成後，十分壯麗。靈太后給予嘉獎，授予左軍將軍。孝昌年間，朝廷商議認爲國用不足，於是設置鹽池都將，官位與上郡相等。先後任此職務

前後居職者，多有侵隱。乃以儁爲之。加龍驤將軍，仍主簿。

者，多有侵占隱没。於是任命寇儁任此職。加龍驤將軍，依然任主簿。

永安初，華州民史底與司徒楊椿訟田。長史以下，以椿勢貴，皆言椿直，欲以田給椿。儁曰："史底窮民，楊公横奪其地。若欲損不足以給有餘，見使雷同，未敢聞命。"遂以地還史底。孝莊帝後知之，嘉儁守正不撓，即拜司馬，賜帛百匹。其附椿者，咸譴責焉。

永安初年，華州百姓史底與司徒楊椿争田産而打官司。長史官員以下，以楊椿爲權貴，因此都説楊椿有理，要將田地給楊椿。寇儁説："史底是窮困百姓，楊公强行奪其土地。如果要損不足而給有餘，大家都如此認爲，我不敢聽命。"於是將地還給史底。孝莊帝後來知道了這件事，嘉獎寇儁守正不撓，馬上委任爲司馬，賜給一百匹帛。那些替楊椿説話的，都受到了譴責。

二年，出爲左將軍、梁州刺史。民俗荒獷，多爲盗賊。儁乃令郡縣立庠序，勸其耕桑，敦以禮讓，數年之中，風俗頓革。梁遣其將曹琰之鎮魏興，繼日版築。琰之屢擾疆埸，邊人患之。儁遣長史杜休道率兵攻克其城，并擒琰之。琰之即梁大將景宗之季弟也。於是梁人憚焉。屬魏室多故，州又僻遠，梁人知無外援，遂遣大兵頓魏興，志圖攻取。儁撫勵將士，人思效命。梁人知其得衆心也，弗之敢逼。儁在州清苦，不治産業。秩滿，其子等并徒步而還。吏人送儁，留連於道，久之乃得出界。

二年，出京城任左將軍、梁州刺史。當地風俗野蠻，很多人成爲盗賊。寇儁下令郡縣建立學校，勸導百姓從事農業生産，勉勵禮讓，數年之中，民情風俗得以全面改革。梁朝派遣將領曹琰之鎮守魏興，天天構築工事。曹琰之經常派遣軍隊侵擾邊境，邊境之人都很擔心。寇儁派遣長史杜休道率兵攻克魏興城，活捉曹琰之。曹琰之是梁朝大將曹景宗最小的弟弟。從此梁朝人都害怕了。適逢魏朝發生了很多事件，梁州又處在僻遠之處，梁朝知道梁州没有外援，於是派遣大軍駐扎在魏興，目的是攻取梁州。寇儁安撫激勵將士，大家都願捨命報效。梁人得知其受到衆人忠心擁戴，不敢來攻。寇儁任州刺史儉樸清苦，不置辦産業。任職期滿離任時，其兒子等人都是步行回去。州吏和百姓送行，一路上留戀不捨，經歷多時纔出了州境。

大統二年，東魏授儁洛州刺史，儁因此乃謀歸闕。五年，將家及親屬四百餘口入關，拜秘書監。時軍國草創，墳典散逸，儁始選置令史，抄集經籍，四部群書，稍得周備。加鎮東將軍，封西安縣男，邑二百户。十七年，除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加散騎常侍。儁以年老乞骸骨，太祖弗許。遂稱疾篤，不復朝覲。魏恭帝三年，賜姓若口引氏。

大統二年，東魏委任寇儁爲洛州刺史，寇儁因此密謀來歸。五年，率領全家和親屬共四百餘人入關，授任秘書監。當時統軍治國各種事務都開始興辦，經史典籍散逸，寇儁選置令史，抄寫收集經典書籍，四部群書逐漸得以完備。加鎮東將軍，封西安縣男，食邑二百户。十七年，任命爲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加散騎常侍。寇儁因爲年老請求辭職，太祖没有同意。於是自稱疾病嚴重，不再入朝。魏恭帝三年，賜姓若口引氏。

孝閔帝踐阼，進爵爲子，增邑五百户。武成元年，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增邑并前二千户。儁年

孝閔帝登基，進爵位爲子爵，食邑增加五百户。武成元年，進位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增封食邑合前所封共二千户。寇儁雖然年

齒雖邁，而志識未衰，教授子孫，必先禮典。世宗尚儒重道，特欽賞之，數加恩錫，思與相見。儁不得已，乃入朝。世宗與同席而坐，因顧訪洛陽故事。儁身長八尺，鬚鬢皓然，容止端詳，音韵清朗。帝與之談論，不覺屢爲前膝。及儁辭還，帝親執其手曰："公年德俱尊，朕所欽尚，乞言之事，所望於公。宜數相見，以慰虛想。"以御輿令於帝前乘出。顧謂左右曰："如此之事，唯積善者可以致之。何止見重於今，亦將傳之萬古。"時人咸以爲榮。保定三年卒，時年八十。高祖嘆惜之，贈本官，加冀定瀛三州諸軍事、冀州刺史，謚曰元。

邁，但是志向和見識未衰減，教授子孫，必先教禮法。世宗尊儒重道，特别欽賞寇儁，多次加以嘉奬恩賞，想與其相見。寇儁無從推却，衹好入朝晋見。世宗與他同席而坐，乘便請教洛陽舊事。寇儁身高八尺，鬍鬚鬢角雪白，容貌舉止端莊安詳，説話聲音洪亮。帝與他交談，不自覺地多次往前移動。當寇儁告辭時，帝親自握住他的手説："公年齡和德望都很高，朕爲之欽尚，所談之事，寄希望於公。最好能够多見面，以慰撫我懸念之心。"安排皇帝的坐駕令在帝面前乘坐馳出。帝望着左右的人説："這樣的事，祇有積善的人可以得到。不僅僅是見重當世，而且也會傳之萬古。"當時人都認爲是一大榮耀。保定三年去世，終年八十歲。高祖嘆惜他的去世，獲贈本官，加冀定瀛三州諸軍事、冀州刺史，謚號稱爲元。

儁篤於仁義，期功之有孤者，衣食豐約，俱與之同。少爲司徒崔光所知，光命其子勵與儁結友。儁每造光，常清言移日。小宗伯盧辯以儁業行俱崇，待以師友之禮。每有閑暇，輒詣儁讌語彌日。恒謂人曰："不見西安君，煩憂不遣。"其爲通人所敬重如此。

寇儁篤守仁義，五服之内宗親中的孤兒，衣食好壞，與之相共。年少時爲司徒崔光賞識，崔光令兒子崔勵與寇儁結爲朋友。寇儁每次拜訪崔光，經常都是交談整天。小宗伯盧辯以寇儁功業和操行都很好，待以老師和友人的禮儀。每當有了空閑的時候，就拜訪寇儁親切交談整天。經常對人説："見不到西安君，心中的煩惱無法驅除。"寇儁得到學識淵博通達人士的敬重都如此例。

子奉，位至儀同三司、大將軍、順陽郡守、洵州刺史、昌國縣公。奉弟顒，少好學，最知名。居喪哀毁。歷官儀同大將軍，掌朝、布憲、典祀下大夫，小納言，瀍澤郡公。

寇儁子寇奉，官爵至儀同三司、大將軍、順陽郡守、洵州刺史、昌國縣公。寇奉弟弟寇顒，從小喜好學習，最有名氣。居喪過分哀傷以致身體受損傷。官職歷任儀同大將軍，掌朝、布憲、典祀下大夫，小納言，爵位瀍澤郡公。

韓褒

韓褒字弘業，其先潁川潁陽人也。徙居昌黎。祖瓌，魏鎮西將軍、平凉郡守，安定郡公。父演，征虜將軍、中散大夫、恒州刺史。

韓褒字弘業，原籍是潁川潁陽人。徙居昌黎。他祖父韓瓌，任魏鎮西將軍、平凉郡守，爵位安定郡公。他父親韓演，任征虜將軍、中散大夫、恒州刺史。

褒少有志尚，好學而不守章句。其師怪而問之。對曰："文字之間，常奉訓誘。至於商較異同，請從所好。"師因此大奇之。及長，涉獵經

韓褒從小便有志向，喜歡學習却不拘泥於章句。他的老師覺得奇怪而問他。回答説："文字之間，常常受到教誨誘導。但是争論比較異同，請老師任憑我自己的喜好。"老師因此非常看重

史，深沉有遠略。魏建明中，起家奉朝請。加强弩將軍，遷太中大夫。

他。成人後，學習經史典籍，深沉有遠略。魏建明年間，開始擔任的官職爲奉朝請。加封强弩將軍，調任太中大夫。

屬魏室喪亂，褒避地於夏州。時太祖爲刺史，素聞其名，待以客禮。及賀拔岳爲侯莫陳悦所害，諸將遣使迎太祖。太祖問以去留之計。褒曰："方今王室凌遲，海内鼎沸。使君天資英武，恩結士心。賀拔公奄及於難，物情危駭。寇洛自知庸懦，委身而托使君。若總兵權，據有關中之地，此天授也，何疑乎！且侯莫陳悦亂常速禍，乃不乘勝進取平凉，反自遁逃，屯營洛水。斯乃井中蛙耳，使君往必擒之。不世之勳，在斯一舉。時者，難得而易失，誠願使君圖之。"太祖納焉。

適逢魏室喪亂，韓褒至夏州避難。這時太祖任當地刺史，向來聽聞其名，待之以客禮。賀拔岳被侯莫陳悦殺害，各將領派使者迎接太祖。太祖向他詢問如何確定去留。韓褒説："現在王室衰落，天下混亂。使君你天資英武，用恩惠團結了將士人心。賀拔公突然遇難，人心惶恐驚駭。寇洛自知庸下懦弱，委身而寄托於使君。如果控制兵權，占據關中之地，這是上天所授，還疑慮什麽！而且侯莫陳悦作亂而迅速自取其禍，他不是乘勝進取平凉，反而自行逃跑，將軍隊帶至洛水扎營。眼光見識如同井底之蛙，使君前往必定可以擒獲。非凡的功勛，就在此一舉。時機難以得到却容易失去，誠心希望使君認真考慮。"太祖接受了此建議。

太祖爲丞相，引褒爲録事參軍，賜姓侯吕陵氏。大統初，遷行臺左丞，賜爵三水縣伯。尋轉丞相府屬，加中軍將軍、銀青光禄大夫。二年，梁人北寇商洛，東魏復侵樊鄧，於是以褒爲鎮南將軍、丞相府從事中郎，出鎮淅酈。居二年，徵拜丞相府司馬，進爵爲侯。

太祖任丞相，薦舉韓褒爲録事參軍，賜姓侯吕陵氏。大統初年，升遷行臺左丞，賜予三水縣伯。不久轉任丞相府屬，加中軍將軍、銀青光禄大夫。二年，梁朝軍隊往北侵犯商洛地區，東魏又攻打樊鄧，於是任命韓褒爲鎮南將軍、丞相府從事中郎，出鎮淅酈。過了二年，徵回朝廷任爲丞相府司馬，進爵爲侯。

出爲北雍州刺史，加衛大將軍。州帶北山，多有盗賊。褒密訪之，并豪右所爲也，而陽不之知，厚加禮遇。謂之曰："刺史起自書生，安知督盗，所賴卿等共分其憂耳。"乃悉詔桀黠少年素爲鄉里患者，署爲主帥，分其地界。有盗發而不獲者，以故縱論。於是諸被署者，莫不惶懼。皆首伏曰："前盗發者，并某等爲之。"所有徒侣，皆列其姓名。或亡命隱匿者，亦悉言其所在。褒乃取盗名簿藏之。因大榜州門曰："自知行盗者，可急來首，即除其罪。盡今月不首者，顯戮其身，籍没妻子，以賞

出京爲北雍州刺史，加衛大將軍。該州北面爲山區，有不少盗賊。韓褒秘密偵訪，都是豪族所爲，於是假裝不知道，對他們十分客氣禮貌。對他們説："我這位刺史是一介書生，怎麽會知道如何剿除盗賊，衹好依賴你們大家共同與我分憂。"於是將所有爲患於鄉里的凶狠狡黠的年輕人召集起來，任爲主帥，分管各地界。假如發生盗賊之事而没有擒獲，當事人便處以故意放縱之罪。於是被署爲主帥的各人，没有誰不惶恐害怕。這些人叩頭承認："以前那些盗賊之事，都是我們做的。"所有同夥，都列出姓名。有些逃亡隱匿的，也全告知其所在之處。韓褒將盗賊名單收藏好。隨後在州門上張貼巨大榜文："認識到自己所犯盗賊之事的，迅速前來自首，可以免

前首者。"旬日之間，諸盜咸悉首盡。褒取名簿勘之，一無差異。并原其罪，許以自新。由是群盜屏息。入爲給事黄門侍郎。九年，遷侍中。

罪。在本月之内不自首的，公開行刑，陳尸於衆，妻子兒女没入官府爲奴，用以獎賞先自首的人。"旬日之間，全部盜賊都自首完畢。韓褒對照名單，没有一點差異。全部都免去其罪，讓其自新。從此盜賊絶迹。調入朝廷爲給事黄門侍郎。九年，調任侍中。

十二年，除都督、西凉州刺史。羌胡之俗，輕貧弱，尚豪富。豪富之家，侵漁小民，同於僕隸。故貧者日削，豪者益富。褒乃悉募貧人，以充兵士，優復其家，蠲免徭賦。又調富人財物以振給之。每西域商貨至，又先盡貧者市之。於是貧富漸均，户口殷實。十六年，加大都督、凉州諸軍事。魏廢帝元年，轉會州刺史。二年，進位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尋加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進爵爲公。武成三年，徵拜御伯中大夫。

十二年，授予都督、西凉州刺史。羌胡民族風俗，輕視貧困弱小者，推崇豪富之家。豪富之家，欺凌剥奪小民，將之視爲奴僕。所以貧困者越來越窮，富豪者越來越富。韓褒於是招募窮人，充任戰士，優待其家庭，免除徭役賦税。又調富人財物救濟貧困者。每當西域的貨物和商人來到，先讓貧困者進行交易。於是貧富逐漸均衡，户口增加很多。十六年，加大都督、凉州諸軍事。魏廢帝元年，轉任會州刺史。二年，晋升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不久加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進爵爲公。武成三年，徵入朝廷爲御伯中大夫。

保定二年，轉司會。三年，出爲汾州刺史。州界北接太原，當千里徑。先是齊寇數入，民廢耕桑，前後刺史，莫能防捍。褒至，適會寇來，褒乃不下屬縣。人既不及設備，以故多被抄掠。齊人喜相謂曰："汾州不覺吾至，先未集兵。今者之還，必莫能追躡我矣。"由是益懈，不爲營壘。褒已先勒精鋭，伏北山中，分據險阻，邀其歸路。乘其衆怠，縱伏擊之，盡獲其衆。故事，獲生口者，并囚送京師。褒因是奏曰："所獲賊衆，不足爲多。俘而辱之，但益其忿耳。請一切放還，以德報怨。"有詔許焉。自此抄兵頗息。四年，遷河洮封三州諸軍事、河州總管。天和三年，轉鳳州刺史。尋以年老請致仕，詔許之。五年，拜少保。

保定二年，轉任司會。三年，出京城爲汾州刺史。該州北面與太原相連接，正對千里徑。以前齊寇經常入侵，造成百姓農業荒廢，前後刺史，都無法防禦。韓褒來到後，正遇寇至，韓褒於是不下所屬各縣。各地人由於没有來得及防備，所以很多人遭到搶掠。齊人高興而相互説："汾州不知道我們前來，事先没有調集軍隊。現在我們回去，肯定是無法追擊我們。"因此放鬆警惕，不設立營壘。韓褒預先準備好精鋭將士，埋伏在北山中，分兵占據險要，邀截其回歸之路。乘其鬆懈，伏兵進攻，全部加以擒獲。以前的慣例，擒獲的俘虜，都囚送京城。韓褒爲此而上奏説："擒獲的賊衆數量不多。俘獲後再加以侮辱，衹會增加他們的忿恨。請求全都放回，以德報怨。"詔書同意。從此以後來犯的軍隊越來越少。四年，升遷河洮封三州諸軍事、河州總管。天和三年，調任鳳州刺史。不久因爲年老而申請離職，詔書同意。五年，委任爲少保。

褒歷事三帝，以忠厚見知。高祖深相敬重，常以師道處之。每入朝見，必有詔令坐，然後始與論政事。

韓褒先後在三位皇帝手下任職，以忠厚而被賞識。高祖對他很尊敬和器重，常常以老師之禮相待。每當朝見，都詔令賜給座位，然後開始討

七年，卒。贈涇岐燕三州刺史。謚曰貞。子繼伯嗣。

論政事。七年，去世。獲贈涇岐燕三州刺史。謚號稱爲貞。其子韓繼伯繼嗣。

趙肅

趙肅字慶雍，河南洛陽人也。世居河西。及沮渠氏滅，曾祖武始歸於魏，賜爵金城侯。祖興，中書博士。父申侯，舉秀才，後軍府主簿。

趙肅字慶雍，是河南洛陽人。世代在河西居住。當沮渠氏被滅時，他曾祖父趙武纔歸附於魏，被賜予金城侯爵位。他祖父趙興，爲中書博士。他父親趙申侯，舉秀才，任後軍府主簿。

肅早有操行，知名於時。魏正光五年，酈元爲河南尹，辟肅爲主簿。孝昌中，起家殿中侍御史，加威烈將軍、奉朝請、員外散騎侍郎。尋除直後，轉直寢。永安初，授廷尉平，二年，轉監。後以母憂去職，起爲廷尉正。以疾免。久之，授征虜將軍、中散大夫，遷左將軍、太中大夫。東魏天平初，除新安郡守。秩滿，還洛。

趙肅的操守品行早就很突出，在當時很有名氣。魏正光五年，酈元爲河南尹，薦舉他爲主簿。孝昌年間，開始擔任的官職爲殿中侍御史，加威烈將軍、奉朝請、員外散騎侍郎。不久委任爲直後，調任直寢。永安初年，授任廷尉平，二年，轉任廷尉監。其後因居母喪去職，起任爲廷尉正。由於生病免職。過了一段時間，授予征虜將軍、中散大夫，調任左將軍、太中大夫。東魏天平初年，委任爲新安郡守。任期滿後，回到洛陽。

大統三年，獨孤信東討，肅率宗人爲鄉導。授司州治中，轉別駕。監督糧儲，軍用不匱。太祖聞之，謂人曰："趙肅可謂洛陽主人也。"七年，加鎮南將軍、金紫光祿大夫、都督，仍別駕。領所部義徒，據守大塢。又兼行臺左丞，東道慰勞。九年，行華山郡事。

大統三年，獨孤信率軍東討，趙肅率領宗族做其嚮導。授予司州治中，轉任別駕。監督糧食儲備，保證了軍隊供應。太祖聽説後，對人説："趙肅可以稱作洛陽主人。"七年，加鎮南將軍、金紫光祿大夫、都督，依然爲別駕。率領所部義徒，據守大塢。又授予兼行臺左丞，東道慰勞。九年，兼攝華山郡守職務。

十三年，除廷尉少卿。明年元日，當行朝禮，非有封爵者，不得預焉。肅時未有茅土。左僕射長孫儉白太祖請之。太祖乃召肅謂曰："歲初行禮，豈得使卿不預，然何爲不早言也？"於是令肅自選封名。肅曰："河清乃太平之應，竊所願也。"於是封清河縣子，邑三百户。十六年，除廷尉卿，加征東將軍。肅久在理官，執心平允。凡所處斷，咸得其情。廉慎自居，不營產業。時人以此稱之。十七年，進位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散騎常侍，賜姓乙弗氏。

十三年，委任爲廷尉少卿。第二年元日，將舉行朝禮，没有封爵者，不能參加。趙肅當時未封爵位。左僕射長孫儉禀報太祖爲之請求。太祖於是召見趙肅説："年初行禮，卿怎麼能不參預呢，但爲什麼不早説呢？"於是令趙肅自己選封號。趙肅説："河清是天下太平的兆應，願以此爲名號。"於是封爲清河縣子，食邑三百户。十六年，授予廷尉卿，加征東將軍。趙肅長期擔任司法官，執法公正。凡是判決處理之事，都合情合理。奉行廉潔謹慎，不經營產業。當時人因此而稱贊他。十七年，晉升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散騎常侍，賜姓乙弗氏。

先是，太祖命肅撰定法律。肅積

先前，太祖令趙肅修定法律。趙肅花費多年

思累年，遂感心疾。去職，卒於家。子正禮，齊王憲府屬、大都督、新安郡守。

時間認真鑽研，因此患上重病。去職，在家去世。其子趙正禮，任齊王宇文憲府屬、大都督、新安郡守。

徐招

時有高平徐招少好法律。發言措筆，常欲辨析秋毫。歷職內外，有當官之譽。從魏孝武入關，爲給事黄門侍郎、尚書右丞。時朝廷播遷，典章有闕，至於臺閣軌儀，多招所參定。論者稱之。尋遷侍中、度支尚書。大統初，卒。

當時有位高平人徐招從小喜好法律。説話寫文章，經常要非常細微地加以辨析。擔任過内外各種官職，都獲得稱職聲譽。隨從魏孝武帝入關，任給事黄門侍郎、尚書右丞。當時朝廷有難遷徙，典章制度不完善，以及臺閣各朝廷機構的必要制度規定，很多是徐招參酌商定的。談論者均加以稱贊。不久升遷侍中、度支尚書。大統初年，去世。

張軌

張軌字元軌，濟北臨邑人也。父崇，高平令。

張軌字元軌，是濟北臨邑人。他父親張崇，任高平縣令。

軌少好學，志識開朗。初在洛陽，家貧，與樂安孫樹仁爲莫逆之友，每易衣而出。以此見稱。永安中，隨爾朱榮擊元顥，除討寇將軍、奉朝請。軌常謂所親曰："秦雍之間，必有王者。"爾朱氏敗後，遂杖策入關。賀拔岳以軌爲記室參軍，典機務。尋轉倉曹，加鎮遠將軍。時穀糴涌貴，或有請貸官倉者。軌曰："以私害公，非吾宿志。濟人之難，詎得相違。"乃賣所服衣物，糴粟以賑其乏。

張軌年輕時喜好學習，志向見識開闊明晰。最初在洛陽，家境貧困，與樂安孫樹仁爲特别要好的朋友，經常换衣服而出。這事爲人稱贊。永安年間，隨從爾朱榮攻打元顥，授予討寇將軍、奉朝請。張軌常對親近的人説："在秦雍地區，肯定會出王者。"爾朱氏失敗後，於是策馬入關。賀拔岳任命張軌爲記室參軍，掌管機要事務。不久轉任倉曹，加鎮遠將軍。當時糧價昂貴，有人想從官府糧倉貸糧。張軌説："因私利而損公益，我從來没有如此念頭。救濟有難者，怎麽可以不管。"於是賣掉自己的衣服物品，買糧食而救其難。

及岳被害，太祖以軌爲都督，從征侯莫陳悦。悦平，使於洛陽。見領軍斛斯椿，椿曰："高歡逆謀，已傳行路。人情西望，以日爲年。未知宇文何如賀拔也?"軌曰："宇文公文足經國，武可定亂。至於高識遠度，非愚管所測。"椿曰："誠如卿言，真可恃也。"太祖爲行臺，授軌郎中。魏孝武西遷，除中書舍人，封壽張縣子，邑三百户，加左將軍、濟州大中正，兼著作佐郎，修起居注。遷給事黄門侍郎，兼吏部郎中。六年，出爲

賀拔岳被害之後，太祖任用張軌爲都督，從征侯莫陳悦。討平侯莫陳悦，出使洛陽。見領軍斛斯椿，斛斯椿説："高歡叛逆密謀，路人皆知。大家都西望關中，度日如年。不知道宇文泰與賀拔岳相比較如何呢?"張軌説："宇文公文可以治理國家，武可以平定禍亂。至於高識遠度，就不是我所能够測定的了。"斛斯椿説："真如您所説的，那就可仰仗他了。"太祖擔任行臺，任命張軌爲郎中。魏孝武帝西遷，授予張軌中書舍人，封壽張縣子，食邑三百户，加左將軍、濟州大中正，兼著作佐郎，修起居注。調任給事黄門侍郎，兼任吏部郎中。六年，出京城擔任河北郡

河北郡守。在郡三年，聲績甚著。臨人治術，有循吏之美。大統間，宰人者多推尚之。入爲丞相府從事中郎，行武功郡事。章武公導出鎮秦州，以軌爲長史。加撫軍將軍、大都督、通直散騎常侍。魏廢帝元年，進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散騎常侍。二年，賜姓宇文氏，行南秦州事。魏恭帝二年，徵拜度支尚書，復除隴右府長史。卒於位，時年五十五。謚曰質。軌性清素，臨終之日，家無餘財，唯有素書數百卷。

子肅，世宗初，爲宣納上士，轉中外府記室參軍、中山公訓侍讀。早有才名，性頗輕猾，時人比之魏諷。卒以罪考竟終。

守。在郡守職務上三年，名聲政績很出色。管理民衆治理政務，有奉法循理的官吏的美稱。大統年間，各地長官對他都加以推崇。調入朝廷擔任丞相府從事中郎，兼攝武功郡守職務。章武公宇文導出京鎮守秦州，委任張軌爲長史。加撫軍將軍、大都督、通直散騎常侍。魏廢帝元年，晋升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散騎常侍。二年，賜姓宇文氏，兼攝南秦州政務。魏恭帝二年，徵拜度支尚書，又授予隴右府長史。在其職位上去世，終年五十五歲。謚號稱爲質。張軌性情清雅樸素，臨終時，家中没有其他財産，僅有數百卷書籍。

張軌子張肅，世宗初年，任宣納上士，轉任中外府記室參軍、中山公宇文訓侍讀。很早便有才氣名聲，性情很輕浮狡猾，當時人認爲與魏諷相類似。最終因犯罪拷問而死。

李彥

李彥字彥士，梁郡下邑人也。祖先之，魏淮南郡守。父静，南青州刺史。

彥少有節操，好學慕古，爲鄉間之所敬憚。孝昌中，解褐奉朝請，加輕車將軍。從魏孝武入關，兼著作佐郎，修起居注。加寧朔將軍，進號冠軍將軍、中散大夫，遷平東將軍、太中大夫。大統初，除通直散騎侍郎。三年，拜安東將軍、銀青光禄大夫、太保轉太傅長史、儀曹郎中、左民郎中。十二年，省三十六曹爲十二部，改授民部郎中，封平陽縣子，邑三百户。十五年，進號中軍將軍，兼尚書左丞，領選部。大軍東討，加持節、大都督、通直散騎常侍，掌留臺事。魏廢帝初，拜尚書右丞，轉左丞。

彥在尚書十有五載，屬軍國草創，庶務殷繁，留心省閲，未嘗懈怠。斷决如流，略無疑滯。臺閣莫不嘆其公勤，服其明察。遷給事黄門侍郎，仍左丞。尋進車騎大將軍、儀同

李彥字彥士，是梁郡下邑人。他祖父李先之，任魏淮南郡守。他父親李静，爲南青州刺史。

李彥青少年時便有志節操守，喜歡學習欽慕古人，爲家鄉人敬重和折服。孝昌年間，開始擔任的官職爲奉朝請，加輕車將軍。隨從魏孝武帝入關，兼著作佐郎，撰修起居注。加寧朔將軍，進號冠軍將軍、中散大夫，遷爲平東將軍、太中大夫。大統初年，任爲通直散騎侍郎。三年，任爲安東將軍、銀青光禄大夫、太保轉太傅長史、儀曹郎中、左民郎中。十二年，裁減三十六曹改爲十二部，改授民部郎中，封平陽縣子，食邑三百户。十五年，進號中軍將軍，兼任尚書左丞，領選部。大軍東討，加持節、大都督、通直散騎常侍，掌管留臺事務。魏廢帝初年，任爲尚書右丞，轉任爲左丞。

李彥在尚書任職十五年，當時政權初創，各種事務相當繁雜，他認真審視，未曾懈怠。處理事務果斷快速，没有什麼猶豫拖拉。臺閣機構官員都對其公正勤懇贊嘆，欽佩他能洞察政事。遷任給事黄門侍郎，依然任尚書左丞。不久晋升車

三司，賜姓宇文氏。出爲鄜州刺史。彦以東夏未平，固辭州任，詔許之。拜兵部尚書，加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仍兼著作。六官建，改授軍司馬，進爵爲伯。

騎大將軍、儀同三司，賜姓宇文氏。出京城擔任鄜州刺史。李彦以東部没有平復，决心推辭州刺史職任，詔令同意。授予兵部尚書，加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依然兼任著作郎。建立六官時，改授軍司馬，進爵爲伯爵。

彦性謙恭，有禮節。雖居顯要，於親黨之間，恂恂如也。輕財重義，好施愛士。時論以此稱之。然素多疾而勤於莅職，雖沉頓枕席，猶理務不輟，遂至於卒。時年四十六。謚曰敬。

李彦性情謙遜恭敬，注重禮節。雖然官位顯要，但是在親族家人之中，態度恭恭敬敬。輕財重義，救濟他人招引人才。當時人爲此而加以稱贊。但是他一直多病而又任職勤奮，就是躺在床上，還是不停地處理政務，因此而去世。終年四十六歲。謚號稱爲敬。

彦臨終遺誡其子等曰："昔人以窾木爲櫝，葛虆爲緘，下不亂泉，上不泄臭。此實吾平生之志也。但事既矯枉，恐爲世士所譏。今可斂以時服，葬於墝埆之地，勿用明器、芻塗及儀衛等。爾其念之。"朝廷嘉焉，不奪其志。

李彦臨終遺言告誡兒子們："以前的人用窾木做匣子，用葛虆封好，對下不會影響泉水，對上不會泄出臭氣。這實在是我一生的意願。不過此事過分了一點，恐怕會爲當世人譏諷。現世可殮以時服，在瘠薄之地安葬，不用芻靈塗車等冥器和儀式。你們一定要記住。"朝廷表示稱贊，不違背他的意願。

子昇明嗣。少歷顯職。大象末，太府中大夫、儀同大將軍。

李彦兒子李昇明嗣位。李昇明年輕時便歷任顯要官職。大象末年，爲太府中大夫、儀同大將軍。

郭彦

郭彦，太原陽曲人也。其先從宦關右，遂居馮翊。父胤，郡功曹、靈武令。

郭彦，是太原陽曲人。其先人在關右做官，便在馮翊定居。他父親郭胤，任郡功曹、靈武令。

彦少知名，太祖臨雍州，辟爲西曹書佐。尋除開府儀同主簿，轉司空記室、太尉府屬，遷虞部郎中。大統十二年，初選當州首望，統領鄉兵，除帥都督、持節、平東將軍。以居郎官著稱，封龍門縣子，邑三百户，進大都督，遷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司農卿。是時，岷州羌酋傍乞鐵忽與鄭五醜等寇擾西服。彦從大將軍宇文貴討平之。魏恭帝元年，除兵部尚書。仍以本兵從柱國于謹南伐江陵。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增邑五百户，進爵爲伯。六官建，拜民部中大夫。

郭彦年輕時已知名，太祖到雍州，徵召他爲西曹書佐。不久授予開府儀同主簿，轉任司空記室、太尉府屬，調任虞部郎中。大統十二年，選爲本州的首望，統領鄉兵，授予帥都督、持節、平東將軍。因爲任郎官著稱，封龍門縣子，食邑三百户，升大都督，遷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司農卿。當時，岷州羌族首領傍乞鐵忽與鄭五醜等侵擾西部地區。郭彦隨從大將軍宇文貴征討平定。魏恭帝元年，授任兵部尚書。於是以所部軍隊隨從柱國于謹南伐江陵。晋升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食邑增加五百户，進爵爲伯。建立六官時，委任爲民部中大夫。

孝閔帝踐祚，出爲澧州刺史。蠻左生梗，未遵朝憲。至於賦税，違命者多。聚散無恒，不管農業。彥勸以耕稼，禁共游獵，民皆務本，家有餘糧。亡命之徒，咸從賦役。先是以澧州糧儲乏少，每令荆州遞送。自彥莅職，倉庾充實，無復轉輸之勞。

孝閔帝登基，出京城擔任澧州刺史。蠻人鬧事，不遵守朝廷法令。至於賦税，很多都抗繳。聚散没有規律，不進行農業生産。郭彥勸導他們從事農業，禁止結夥游獵，百姓都參加農業生産，家中有餘糧。亡命之徒，也都交賦税服勞役。原來因爲澧州儲備糧食過少，經常令荆州運送。自從郭彥擔任該職，倉庫充實，不必再轉運糧食。

齊南安城主馮顯密遣使歸降，其衆未之知也。柱國宇文貴令彥率兵應接。齊人先令顯率所部送糧南下，彥懼其衆不從命，乃於路邀之。顯因得自拔。其衆果拒戰，彥縱兵奮擊，并虜獲之。以南安無備，即引軍掩襲。顯外兵參軍鄒紹既爲彥所獲，因請爲鄉導。彥遂夜至城下，令紹詐稱顯歸。門者開門待之，彥引兵而入，遂有其城。俘獲三千餘人。晋公護嘉之，進爵懷德縣公，邑一千户。以南安懸遠，尋令班師。及秩滿還朝，民吏號泣送彥二百餘里。尋爲東道大使，觀省風俗。除蒲州總管府長史，入爲工部中大夫。

齊南安城主馮顯秘密遣使者來歸降，但部衆不知道。柱國宇文貴令郭彥率軍去接應。齊人先令馮顯率領所部軍隊運糧南下，郭彥擔心馮顯部下不聽從號令，便在中途攔截。馮顯因此而得救。其部下果然拒戰，郭彥指揮軍隊攻擊，全都將之擒獲。考慮到南安没有防備，因而率部突襲。馮顯外兵參軍鄒紹已爲郭彥所俘獲，申請做嚮導。郭彥軍隊晚上到了城下，令鄒紹假裝説馮顯回來。守門者打開門，郭彥率軍而入，因而占有該城。俘虜三千多人。晋公宇文護給予嘉獎，進爵爲懷德縣公，食邑一千户。因爲南安太遠，不久令其班師。當任滿回朝時，百姓僚吏哭哭啼啼送郭彥走了二百多里。不久爲東道大使，視察民情風俗。委任爲蒲州總管府長史，調入朝廷爲工部中大夫。

保定四年，護東討。彥從尉遲迥攻洛陽。迥復令彥與權景宣南出汝潁。及軍次豫州，彥請攻之。景宣以城守既嚴，卒難攻取，將欲南轅，更圖經略。彥以奉命出師，須與大軍相接。若向江畔立功，更非朝廷本意。固執不從，兼畫攻取之計。會其刺史王士良妻弟董遠秀密遣送款，景宣乃從。於是引軍圍之，士良遂出降。仍以彥鎮豫州，增邑六百户。尋以洛陽班師，亦棄而不守。屬純州刺史樊舍卒，其地既東接陳境，俗兼蠻左，初喪州將，境内騷然。朝議以彥威信著於東南，便令鎮撫。彥至，吏人畏而愛之。

保定四年，宇文護東討。郭彥隨從尉遲迥攻打洛陽。尉遲迥又令郭彥與權景宣南出汝潁。軍隊行至豫州，郭彥建議攻城。權景宣認爲城守已很嚴密，終難攻取，想要往南進軍，以求發展。郭彥認爲奉命出師，必須與大軍相接應。如果南下江畔求取戰功，不是朝廷的本意。郭彥堅决不同意，另外計劃攻取謀略。正好豫州刺史王士良妻弟董遠秀秘密遣使投誠，權景宣也就同意了。於是指揮軍隊包圍州城，王士良因而出城投降。便以郭彥鎮守豫州，食邑增加六百户。不久由於洛陽的軍隊班師回朝，所以放棄了豫州。適逢純州刺史樊舍去世，而純州東面與陳朝相接，州内有不少蠻族，刺史去世，州中不太安定。朝廷認爲郭彥在東南地區有威信，所以令其前往鎮撫。郭彥到後，僚吏百姓對他既敬畏而又愛戴。

天和元年，除益州總管府長史，

天和元年，委任益州總管府長史，轉任隴右

轉隴右總管府長史。四年，卒於位。贈小司空、宜鄜丹三州刺史。

總管府長史。四年，在此職位上去世。獲贈小司空、宜鄜丹三州刺史。

裴文舉　裴邃

裴文舉字道裕，河東聞喜人也。祖秀業，魏中散大夫、天水郡守，贈平州刺史。

裴文舉字道裕，是河東聞喜人。他祖父裴秀業，任魏中散大夫、天水郡守，獲贈平州刺史。

父邃，性方嚴，爲州里所推挹。解褐散騎常侍、奉車都尉，累遷諫議大夫、司空從事中郎。大統三年，東魏來寇，邃乃糾合鄉人，分據險要以自固。時東魏以正平爲東雍州，遣其將司馬恭鎮之。每遣間人，扇動百姓。邃密遣都督韓僧明入城，喻其將士，即有五百餘人，許爲內應。期日未至，恭知之，乃棄城夜走。因是東雍遂內屬。及李弼略地東境，邃爲之鄉導，多所降下。太祖嘉之，特賞衣物，封澄城縣子，邑三百户，進安東將軍、銀青光禄大夫，加散騎常侍、太尉府司馬，除正平郡守。尋卒官。贈儀同三司、定州刺史。

他父親裴邃，性情方正嚴肅，家鄉人都很敬重他。裴邃開始擔任官職爲散騎常侍、奉車都尉，不斷升遷而任諫議大夫、司空從事中郎。大統三年，東魏入侵，裴邃集合鄉親，在各處險要地方防守自固。當時東魏以正平設爲東雍州，派遣將領司馬恭鎮守。司馬恭經常派遣間諜，煽動百姓。裴邃秘密派遣都督韓僧明進入城内，曉諭司馬恭部下將士，便有五百多人答應做內應。約定時間未到，司馬恭知道此事，於是棄城連夜逃走。東雍州得以歸屬朝廷。李弼要侵占東部土地，裴邃爲他做嚮導，不少地方歸降。太祖嘉獎，特意賞賜衣物，封澄城縣子，食邑三百户，進安東將軍、銀青光禄大夫，加散騎常侍、太尉府司馬，委任爲正平郡守。不久在職位上去世。獲贈儀同三司、定州刺史。

文舉少忠謹，涉獵經史。大統十年，起家奉朝請，遷丞相府墨曹參軍。時太祖諸子年幼，盛簡賓友。文舉以選與諸公子游，雅相欽敬，未嘗戲狎。遷威烈將軍、著作郎、中外府參軍事。魏恭帝二年，賜姓賀蘭氏。孝閔帝踐阼，襲爵澄城縣子。

裴文舉從小忠實謹慎，學習經史典籍。大統十年，開始擔任官職爲奉朝請，遷任丞相府墨曹參軍。當時太祖各位兒子年幼，廣泛挑選賓友。裴文舉被選中而與諸公子相處，對之欽佩敬重，未曾嬉戲。遷任威烈將軍、著作郎、中外府參軍事。魏恭帝二年，賜姓賀蘭氏。孝閔帝登基，承嗣澄城縣子爵位。

齊公憲初開幕府，以文舉爲司録。世宗初，累遷帥都督、寧遠將軍、大都督。及憲出鎮劍南，復以文舉爲益州總管府中郎。武成二年，就加使持節、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蜀土沃饒，商販百倍。或有勸文舉以利者，文舉答之曰："利之爲貴，莫若安身。身安則道隆，非貨之謂。是以不爲，非惡財也。"憲矜其貧窶，每欲資給之。文舉恒自謙遜，辭多受少。

齊公宇文憲剛建立幕府時，委任裴文舉爲司録。世宗初年，多次升遷爲帥都督、寧遠將軍、大都督。宇文憲鎮守劍南，又委任裴文舉爲益州總管府中郎。武成二年，以此加使持節、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蜀地富饒，經商販賣利潤百倍。有人勸裴文舉以此獲利，裴文舉回答説："財利雖然珍貴，但是不如潔身自好。身安則道隆，不能以貨相比。不想爲求利去做，并不是討厭錢財。"宇文憲憐憫他貧困，多次給予資助。裴文舉常常謙遜，大多推辭祇接受少量資助。

保定三年，還絳州刺史。邃之往正平也，以廉約自守，每行春省俗，單車而已。及文舉臨州，一遵其法。百姓美而化之。總管韋孝寬特相欽重，每與談論，不覺膝前於席。天和初，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尋爲孝寬柱國府司馬。六年，入爲司憲中大夫，進爵爲公，增邑通前一千户。俄轉軍司馬。建德二年，又增邑七百户。

保定三年，調任絳州刺史。裴邃前往正平上任，堅持奉守廉潔節約，每當春日出巡考察民俗，也就是一輛車而已。到裴文舉至州任職，還是遵循其法。百姓稱贊而得到教化。總管韋孝寬對他特别敬重，每當與他一起交談，往往不自覺地向前移動。天和初年，晉升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不久任韋孝寬柱國府司馬。六年，調入朝廷爲司憲中大夫，進爵爲公，增加食邑合前所封總計一千户。很快轉任軍司馬。建德二年，又增加食邑七百户。

文舉少喪父，其兄又在山東，唯與弟璣幼相訓養，友愛甚篤。璣又早亡，文舉撫視遺孤，逾於己子。時人以此稱之。初，文舉叔父季和爲曲沃令，卒於聞喜川，而叔母韋氏卒於正平縣。屬東西分隔，韋氏墳壠在齊境。及文舉在本州，每加賞募。齊人感其孝義，潜相要結，以韋氏柩西歸，竟得合葬。

裴文舉少年喪父，兄長又在山東，惟有與弟弟裴璣幼年共同生活學習，感情很深。裴璣很早去世，裴文舉撫養他的子女，比自己的子女還要好。當時人因此加以稱贊。當初，文舉叔父裴季和擔任曲沃縣令，在聞喜川去世，而叔母韋氏在正平縣去世。當時東西分隔，韋氏的墳墓在齊境内。裴文舉任職本州，多次懸賞募求。齊人受其孝義的感動，秘密合夥，將韋氏靈柩送歸，終得以與叔父合葬。

六年，除南青州刺史。宣政元年，卒於位。子胄嗣。官至大都督，早卒。

六年，委任爲南青州刺史。宣政元年，在其職位上去世。其子裴胄嗣位。官至大都督，早逝。

高賓

時有高賓者，歷官内外，亦以幹用見稱。

當時有一位名爲高賓的，擔任内外各種官職，也是以才幹能力見稱。

賓，渤海修人也。其先因官北邊，遂没於遼左。祖暠，以魏太和初，自遼東歸魏。官至安定郡守、衛尉卿。父季安，撫軍將軍、兖州刺史。

高賓，是渤海修人。其祖上因爲在北邊任職，所以留居遼左。他祖父高暠，在魏太和初年，自遼東歸附魏朝。官至安定郡守、衛尉卿。他父親高季安，任撫軍將軍、兖州刺史。

賓少聰穎，有文武幹用。仕東魏，歷官至龍驤將軍、諫議大夫、立義都督。同列有忌其能者，譖之於齊神武。賓懼及於難，大統六年，乃棄家屬，間行歸闕。太祖嘉之，授安東將軍、銀青光禄大夫。稍遷通直散騎常侍、撫軍將軍、大都督。世宗初，除咸陽郡守。政存簡惠，甚得民和。世宗聞其能，賜田園於郡境。賓既羈

高賓年輕時便聰明機敏，具備文武才能。在東魏任職，一直做到龍驤將軍、諫議大夫、立義都督。同事中有人妒忌他的才能，向齊神武説他的壞話。高賓擔心會有災難，大統六年，不帶家屬，潛行歸附朝廷。太祖嘉獎他，授予安東將軍、銀青光禄大夫。後來遷任通直散騎常侍、撫軍將軍、大都督。世宗初年，任命爲咸陽郡守。處理政務簡要而施予恩惠，很得民心。世宗得知他的政績，賜給他郡内田園。高賓寄居異鄉歸附

旅歸國，親屬在齊，常慮見疑，無以取信。乃於所賜田内，多蒔竹木，盛構堂宇，并鑿池沼以環之，有終焉之志。朝廷以此知無貳焉。加使持節、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散騎常侍，賜姓獨孤氏。

朝廷後，親屬仍在齊國，經常擔憂受懷疑，無從取得信任。於是在所賜給的田内，多種竹木，建造許多房屋，周圍建以池沼，有心在此終老。朝廷因此知道他没有反叛之意。加使持節、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散騎常侍，賜姓獨孤氏。

武成元年，除御正下大夫，兼小載師，出爲益州總管府長史。保定初，徵拜計部中大夫，治中外府從事中郎，賜爵武陽縣伯。賓敏於從政，果敢决斷，案牘雖繁，綽有餘裕。轉太府中大夫、齊公憲府長史。天和二年，除鄀州諸軍事、鄀州刺史，進位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治襄州總管府司録。六年，卒於州。時年六十八。子熲，爲隋文帝佐命。開皇中，贈賓禮部尚書、武陽公。謚曰簡。

武成元年，任職御正下大夫，兼任小載師，出京城擔任益州總管府長史。保定初年，徵召爲計部中大夫，治中外府從事中郎，賜封武陽縣伯。高賓善於處理政務，果敢决斷，文案雖然繁多，却從容處理綽有餘暇。轉任太府中大夫、齊公宇文憲府長史。天和二年，擔任鄀州諸軍事、鄀州刺史，晋升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治襄州總管府司録。六年，在州職位上去世。終年六十八歲。其子高熲，是輔佐隋文帝創業的功臣。開皇年間，追贈高賓禮部尚書、武陽公。謚號稱爲簡。

豈允

又有安定豈允，本姓牛氏，亦有器幹，知名於時。歷官侍中、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工部尚書、臨涇縣公，賜姓宇文氏。失其事，故不爲傳。允子弘，博學洽聞。宣政中，内史下大夫、儀同大將軍。大象末，復姓牛氏。

又有一位安定人豈允，本姓牛，也有才幹，知名於時。歷任侍中、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工部尚書、臨涇縣公，賜姓宇文氏。因爲他的事已失傳，所以不立傳。豈允兒子豈弘，博學多聞。宣政年間，任内史下大夫、儀同大將軍。大象末年，恢復姓牛。

史臣曰：寇儁委質兩朝，以儒素見重。韓褒奉事三帝，以忠厚知名。趙肅平允當官。張軌循良播美。李彦譽流省閣。郭彦信著蠻陬。歷官外内，并當時之選也。文舉之在絳州，世載清德。辭多受少，有廉讓之風焉。

史臣曰：寇儁任職於兩朝，以儒素而見重。韓褒任職於三位皇帝朝中，以忠厚而知名。趙肅做官公正稱職。張軌奉公守法而被傳頌美名。李彦在朝廷機構名聲很好。郭彦在蠻族人中獲得信譽。都在朝廷内外任職，都是當時選出的人才。裴文舉在絳州任職，當世稱贊高潔美德。辭多受少，具有清廉謙讓之風。



周書卷三十八

列傳第三十

蘇亮（弟）湛（湛弟）景恕　柳虬　吕思禮
薛憕　薛寘　李昶 檀翥　元偉

蘇亮

蘇亮字景順，武功人也。祖權，魏中書侍郎、玉門郡守。父祐，泰山郡守。

蘇亮字景順，是武功人。祖父蘇權，任魏中書侍郎、玉門郡守。他父親蘇祐，任泰山郡守。

亮少通敏，博學，好屬文，善章奏。初舉秀才，至洛陽，遇河内常景。景深器之，退而謂人曰："秦中才學可以抗山東者，將此人乎。"魏齊王蕭寶夤引爲參軍。後寶夤開府，復爲其府主簿。從寶夤西征，轉記室參軍。寶夤遷大將軍，仍爲之掾。寶夤雅知重亮，凡有文檄謀議，皆以委之。尋行武功郡事，甚著聲績。寶夤作亂，以亮爲黄門侍郎。亮善處人間，與物無忤。及寶夤敗，從之者遇禍，唯亮獲全。及長孫稚、爾朱天光等西討，并以亮爲郎中，專典文翰。累遷鎮軍將軍、光禄大夫、散騎常侍、岐州大中正。賀拔岳爲關西行臺，引亮爲左丞，典機密。

蘇亮少年時便通達聰慧，博學，能寫文章，善寫章奏。開始舉爲秀才，至洛陽，與河内常景相遇。常景對他十分器重，退下來對人說："秦地之中才學可以與山東人士相抗衡的，也就是此人了。"魏齊王蕭寶夤舉薦他爲參軍。後來蕭寶夤開府，又任之爲其府主簿。隨從蕭寶夤西征，轉任記室參軍。蕭寶夤遷任大將軍，委任其爲掾。蕭寶夤很器重蘇亮，文書檄文和謀議，都委任給他。不久兼攝武功郡政務，政績出色。蕭寶夤反叛，任蘇亮爲黄門侍郎。蘇亮善於處理人際關係，不冒犯人。蕭寶夤失敗後，隨從者都遇禍，惟有蘇亮得以保全。到長孫稚、爾朱天光等率軍西討，都委任蘇亮爲郎中，專門管理文件書札。多次升遷任鎮軍將軍、光禄大夫、散騎常侍、岐州大中正。賀拔岳爲關西行臺，舉薦蘇亮爲左丞，典掌機密。

魏孝武西遷，除吏部郎中，加衛將軍、右光禄大夫。大統二年，拜給事黄門侍郎，領中書舍人。魏文帝子宜都王式爲秦州刺史，以亮爲司馬。帝謂亮曰："黄門侍郎豈可爲秦州司馬，直以朕愛子出蕃，故以心腹相委，勿以爲恨。"臨辭，賜以御馬。

魏孝武帝西遷，任爲吏部郎中，加封衛將軍、右光禄大夫。大統二年，任給事黄門侍郎，領中書舍人。魏文帝之子宜都王元式爲秦州刺史，任蘇亮爲司馬。帝對蘇亮說："黄門侍郎豈能做秦州司馬，衹是朕的愛子出任藩鎮，所以委任爲心腹，不要因此不滿。"將告别時，賜給御馬。七年，復爲黄門郎，加驃騎將軍。八年，遷

七年，復爲黄門郎，加驃騎將軍。八年，遷都官尚書、使持節、行北華州刺史，封臨涇縣子，邑三百户。除中書監，領著作，修國史。亮有機辯，善談笑。太祖甚重之。有所籌議，率多會旨。記人之善，忘人之過。薦達後進，常如弗及。故當世敬慕焉。十四年，除秘書監、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尋拜大行臺尚書，出爲岐州刺史。朝廷以其作牧本州，特給路車、鼓吹，先還其宅，并給騎士三千。列羽儀，游鄉黨，經過故人，歡飲旬日，然後入州。世以爲榮。十七年，徵拜侍中。卒於位。贈本官。

亮少與從弟綽俱知名。然綽文章少不逮亮，至於經畫進趣，亮又減之。故世稱二蘇焉。亮自大統以來，無歲不轉官，一年或至三遷。僉曰才至，不怪其速也。所著文筆數十篇，頗行於世。子師嗣。以亮名重於時，起家爲黄門侍郎。

蘇湛

亮弟湛，字景儁。少有志行，與亮俱著名西土。年二十餘，舉秀才，除奉朝請，領侍御史，加員外散騎侍郎。蕭寶夤西討，以湛爲行臺郎中，深見委任。及寶夤將謀叛逆，湛時卧疾於家。寶夤乃令湛從母弟天水姜儉謂湛曰："吾不能坐受死亡，今便爲身計，不復作魏臣也。與卿死生榮辱，方當共之，故以相報。"湛聞之，舉聲大哭。儉遽止之曰："何得便爾?"湛曰："闔門百口，即時屠滅，云何不哭。"哭數十聲，徐謂儉曰："爲我白齊王，王本以窮而歸人，賴朝廷假王羽翼，遂得榮寵至此。既屬國步多虞，不能竭誠報德，豈可乘人間隙，便有問鼎之心乎。今魏德雖衰，天命未改。王之恩義，未洽於

任都官尚書、使持節、兼攝北華州刺史，封臨涇縣子，食邑三百户。委任中書監，領著作，撰修國史。蘇亮機敏善辯，談笑風生。太祖很器重他。籌劃謀議，大多符合意旨。記人之善，忘人之過。推薦後起之秀，常常如若不及。所以當時人都敬重愛慕他。十四年，任爲秘書監、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不久委任爲大行臺尚書，出朝任岐州刺史。朝廷因爲他回家鄉任州牧，特意給路車、鼓吹，先還其住宅，另給三千名騎士。排列儀仗隊，周游家鄉，途中拜訪故舊，歡飲十數日，然後纔入州城就職。當時人都認爲十分榮光。十七年，徵召入朝任侍中。在職位上去世。贈給本官。

蘇亮少年時與堂弟蘇綽都有名氣。不過蘇綽文章不如蘇亮，但是經營籌劃付諸行動，蘇亮則差一些。所以當時號稱二蘇。蘇亮自大統以來，每年晋升，甚至有時一年晋升三級，都認爲是他的才能所致，没有人奇怪他升職速度太快。著作有數十篇，在社會上廣爲流傳。其子蘇師繼嗣。因爲蘇亮名重於時，開始任職便爲黄門侍郎。

蘇亮弟弟蘇湛，字景儁。自小有志行，與蘇亮都在西北地區有名聲。二十餘歲，舉秀才，任爲奉朝請，領侍御史，加員外散騎侍郎。蕭寶夤西討時，以蘇湛任行臺郎中，極其器重。蕭寶夤準備謀叛，蘇湛當時有病在家中休養。蕭寶夤令蘇湛表弟天水姜儉對他説："我不能坐而待死，爲我自己着想，不再做魏臣。與卿爲生死榮辱之交，正應當共同進退，所以告知於您。"蘇湛聽後，放聲大哭。姜儉趕緊制止他説："怎麽能够如此?"蘇湛説："全家百口人，馬上就要被誅殺，怎麽能不哭。"哭了數十聲，緩緩對姜儉説："替我對齊王説，王本來走投無路而來歸附，依靠朝廷授爲假王作爲輔佐，纔有今時的榮寵。現在遭逢國家危難，不能够竭誠報德，怎麽能乘人間隙，便有自立爲王之心。現在魏朝雖然衰弱，天命未改。王的恩義，没有給予民衆，失敗的日子，很快到來。蘇湛不會以世代忠貞所立之基，

民，破亡之期，必不旋踵。蘇湛終不能以積世忠貞之基，一旦爲王族滅也。”寶夤復令儉謂湛曰：“此是救命之計，不得不爾。”湛復曰：“凡舉大事，當得天下奇士。今但共長安博徒小兒輩爲此計，豈有辦哉。湛不忍見荆棘生王户庭也。願賜骸骨還舊里，庶歸全地下，無愧先人。”寶夤素重之，知必不爲己用，遂聽還武功。寶夤後果敗。

一下之間爲了王而被滅族。”蕭寶夤又令姜儉對蘇湛說：“這是救命之計，不得不這樣做。”蘇湛回答說：“凡是要舉大事，要得到天下的奇士。現在衹與長安市井賭徒小兒一類人商議，怎麽能成功。蘇湛不忍心見到王家破人亡。我希望自請退職回到家鄉，到時全身而死，也就無愧於先人。”蕭寶夤一貫器重他，知道肯定不願爲己效力，於是同意他回武功。蕭寶夤後來果然敗亡。

孝莊帝即位，徵拜尚書郎。帝嘗謂之曰：“聞卿答蕭寶夤，甚有美辭，可爲我説之也。”湛頓首謝曰：“臣自惟言辭不如伍被遠矣，然始終不易，竊謂過之。但臣與寶夤周旋契闊，言得盡心，而不能令其守節，此臣之罪也。”孝莊大悦，加授散騎侍郎。尋遷中書侍郎。

孝莊帝登基，徵召委任尚書郎。帝曾經對他説：“聽説卿答蕭寶夤的話，説得很好，爲我説一説。”蘇湛頓首謝説：“臣下自認爲説話遠遠不如伍被，衹是始終如一，自認爲超過他。衹是臣下與蕭寶夤交往應酬之間，得以盡心而言，然而不能使他堅守節操，是臣下之罪。”孝莊帝很高興，加授散騎侍郎。不久遷任中書侍郎。

孝武初，以疾還鄉里，終於家。贈散騎常侍、鎮西將軍、雍州刺史。

孝武帝初年，蘇湛因生病回家鄉，在家去世。獲贈散騎常侍、鎮西將軍、雍州刺史。

蘇讓

湛弟讓，字景恕。幼聰敏，好學，頗有人倫鑒識。初爲本州主簿，稍遷别駕、武都郡守、鎮遠將軍、金紫光禄大夫。及太祖爲丞相，引爲府屬，甚見親待。出爲衛將軍、南汾州刺史。治有善政。尋卒官。贈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涇州刺史。

蘇湛弟弟蘇讓，字景恕。自幼聰敏，愛好學習，頗有審察辨識人才的能力。最初任本州主簿，漸升任爲别駕、武都郡守、鎮遠將軍、金紫光禄大夫。當太祖爲丞相時，任爲府屬，待他很是親善。出朝任衛將軍、南汾州刺史。治理政務有良好成績。不久在職任上去世。獲贈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涇州刺史。

柳虯

柳虯字仲蟠，司會慶之兄也。年十三，便專精好學。時貴游子弟就學者，并車服華盛，唯虯不事容飾。遍受《五經》，略通大義，兼博涉子史，雅好屬文。孝昌中，揚州刺史李憲舉虯秀才，兖州刺史馮儁引虯爲府主簿。既而樊子鵠爲吏部尚書，其兄義爲揚州刺史，乃以虯爲揚州治中，加鎮遠將軍，非其好也，遂棄官還洛陽。屬天下喪亂，乃退耕於陽城，有

柳虯字仲蟠，司會柳慶的兄長。十三歲時，便專精好學。當時貴族子弟上學的人，都車馬衣服華盛，惟有柳虯不加修飾。學完了《五經》，能理解其大義，同時博覽子史等書籍，喜歡寫文章。孝昌年間，揚州刺史李憲推舉柳虯爲秀才，兖州刺史馮儁舉薦柳虯爲府主簿。不久樊子鵠爲吏部尚書，其兄樊義爲揚州刺史，以柳虯爲揚州治中，加鎮遠將軍，他不喜歡，於是棄官回歸洛陽。此時天下動亂，歸耕於陽城，想終老於此。

終焉之志。

大統三年，馮翊王元季海、領軍獨孤信鎮洛陽。于時舊京荒廢，人物罕極，唯有虬在陽城，裴諏在潁川。信等乃俱徵之，以虬爲行臺郎中，諏爲都督府屬，并掌文翰。時人爲之語曰："北府裴諏，南省柳虬。"時軍旅務殷，虬勵精從事，或通夜不寢。季海嘗云："柳郎中判事，我不復重看。"四年，入朝，太祖欲官之，虬辭母老，乞侍醫藥。太祖許焉。久之爲獨孤信開府從事中郎。信出鎮隴右，因爲秦州刺史，以虬爲二府司馬。雖處元僚，不綜府事，唯在信左右談論而已。因使見太祖，被留爲丞相府記室。追論歸朝功，封美陽縣男，邑二百户。

大統三年，馮翊王元季海、領軍獨孤信鎮守洛陽。當時洛陽荒廢，没有什麼人才，惟有柳虬在陽城，裴諏在潁川。獨孤信等將他們徵召來，任柳虬爲行臺郎中，裴諏爲都督府屬，都典掌文書。當時人説："北府裴諏，南省柳虬。"當時軍務繁多，柳虬勤勉處理，有時通宵不睡。元季海曾經説："柳郎中判定的事務，我不必再看。"四年，入朝，太祖將授予官職，柳虬以母親老邁而推辭，請求回去侍候醫藥。太祖批准他。很長時間之後任爲獨孤信開府從事中郎。獨孤信鎮守隴右，任秦州刺史，因而委任柳虬爲二府司馬。雖然是最高的僚吏，但不管府中之事，衹在獨孤信身邊參加議論而已。因爲出使而見到太祖，被留下任爲丞相府記室。追論歸附朝廷的功勞，封爲美陽縣男，食邑二百户。

虬以史官密書善惡，未足懲勸。乃上疏曰：

古者人君立史官，非但記事而已，蓋所以爲監誡也。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彰善癉惡，以樹風聲。故南史抗節，表崔杼之罪；董狐書法，明趙盾之愆。是知直筆於朝，其來久矣。而漢魏已還，密爲記注，徒聞後世，無益當時，非所謂將順其美，匡救其惡者也。且著述之人，密書其事，縱能直筆，人莫之知。何止物生横議，亦自異端互起。故班固致受金之名，陳壽有求米之論。著漢魏者，非一氏；造晉史者，至數家。後代紛紜，莫知准的。

伏惟陛下則天稽古，勞心庶政。開誹謗之路，納忠讜之言。諸史官記事者，請皆當朝顯言其狀，然後付之史閣。庶令是非明著，得失無隱。使聞善者日修，

柳虬認爲史官秘密書寫善惡，起不到懲勸作用。於是上疏稱：

古時人君設立史官，不僅僅是記事而已，也是用來作爲鑒戒。行爲舉止由左史記録，言論由右史記録，表揚善行批評惡行，以樹立風聲。所以南史抗節，書表崔杼的罪行；董狐書法，載明趙盾之愆。由此得知直筆書史，由來已久。但是漢魏以來，却秘密記注，衹是後世得知，却對當世無用，不是所謂贊揚其美，匡救其惡。而且著述之人，秘密撰述其事，就是可以直筆，别人也不知道。何止人們恣意議論，也自起異端。因此有人説班固受金，陳壽求米。著作漢魏歷史的，不是一家；著作晉代歷史的，也有數家。後代紛紜，没有人知道什麼是正確的。

陛下以天爲法，治理天下，考察古事，勤勞政務。可以廣開進諫之路，接受忠直之言。各史官記事，都是當朝明言其實情，然後交給史閣。這樣纔使是非一目瞭然，得失無隱。使聞知善言善行者日日修養，有過失

有過者知懼。敢以愚管，輕冒上聞。乞以瞽言，訪之衆議。

者心中懼怕。大膽以淺陋的見解，輕率地衝犯，向皇上呈報。請求將此不明事理之言，咨詢衆議。

事遂施行。

此事便依柳虯建議施行。

十四年，除秘書丞。秘書雖領著作，不參史事，自虯爲丞，始令監掌焉。十六年，遷中書侍郎，修起居注，仍領丞事。時人論文體者，有古今之異。虯又以爲時有今古，非文有今古，乃爲《文質論》。文多不載。魏廢帝初，遷秘書監，加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

十四年，委任爲秘書丞。秘書雖然管轄著作，但是不參與撰寫史事，而從柳虯任此職，開始監掌撰寫史事。十六年，遷任中書侍郎，撰修起居注，依然兼管秘書丞事務。當時人討論文章體裁，有古今文體不同的意見。柳虯認爲時代有古今之别，文章没有古今之分，因此著文《文質論》。文章太長而不載。魏廢帝初年，遷任秘書監，加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

虯脱略人間，不事小節，弊衣疏食，未嘗改操。人或譏之。虯曰："衣不過適體，食不過充饑。孜孜營求，徒勞思慮耳。"魏恭帝元年冬，卒，時年五十四。贈兗州刺史。謚曰孝。有文章數十篇行於世。子鴻漸嗣。

柳虯爲人輕慢不拘，不事小節，穿破舊的衣服，吃粗淡的茶飯，未曾改變操守。有人譏笑他。柳虯説："穿衣不過是合體，吃飯不過是充飢。刻意追求，徒勞費神。"魏恭帝元年冬天，去世，終年五十四歲。獲贈兗州刺史。謚爲孝。有文章數十篇流傳於世。其子柳鴻漸繼嗣。

吕思禮

吕思禮，東平壽張人也。性温潤，不雜交游。年十四，受學於徐遵明。長於論難。諸生爲之語曰："講《書》論《易》，其鋒難敵。"十九，舉秀才，對策高第。除相州功曹參軍。葛榮圍鄴，思禮有守禦勳，賜爵平陸縣伯，除欒城令。普泰中，僕射司馬子如薦爲尚書二千石郎中。尋以地寒被出，兼國子博士。乃求爲關西大行臺郎中，與姚幼瑜、茹文就俱入關，爲行臺賀拔岳所重。專掌機密，甚得時譽。

吕思禮，是東平壽張人。性情温和，不隨便結交人。十四歲時，師從徐遵明學習。擅長於辯論詰難。諸生評論他説："講《尚書》論《易經》，其鋒難敵。"十九歲，舉爲秀才，對策得到高等名次。任爲相州功曹參軍。葛榮圍攻鄴城，吕思禮立下防守功勛，賜封平陸縣伯，委任爲欒城令。普泰年間，僕射司馬子如推薦爲尚書二千石郎中。不久因爲出身微賤而被調出尚書省，兼任國子博士。於是請求爲關西大行臺郎中，與姚幼瑜、茹文就一同入關，爲行臺賀拔岳所器重。專門掌管機密，爲當時人稱譽。

岳爲侯莫陳悦所害，趙貴等議遣赫連達迎太祖，思禮預其謀。及太祖爲關西大都督，以思禮爲府長史，尋除行臺右丞。以迎魏孝武功，封汝陽縣子，邑四百户，加冠軍將軍，拜黄門侍郎。魏文帝即位，領著作郎，除安東將軍、都官尚書，兼七兵、殿中

賀拔岳爲侯莫陳悦所害，趙貴等人商議派遣赫連達迎接太祖，吕思禮參與謀略。當太祖爲關西大都督時，任吕思禮爲府長史，不久任爲行臺右丞。以迎接魏孝武帝的功勞，封爲汝陽縣子，食邑四百户，加冠軍將軍，任爲黄門侍郎。魏文帝登基，領著作郎，任安東將軍、都官尚書，兼任七兵、殿中二曹事。隨從擒獲竇泰，進爵爲

二曹事。從擒竇泰，進爵爲侯，邑八百户。大統四年，以謗訕朝政，賜死。

侯，食邑八百户。大統四年，因爲誹謗朝政，賜死。

思禮好學，有文才。雖務兼軍國，而手不釋卷。晝理政事，夜則讀書。令蒼頭執燭，燭燼夜有數升。沙苑之捷，命爲露布，食頃便成。太祖嘆其工而且速。所爲碑誄表頌，并傳於世。七年，追贈車騎大將軍、定州刺史。子亶嗣。大象末，位至駕部下大夫。

吕思禮好學，有文章寫作才能。雖然身兼軍務政務，還是手不釋卷。白天處理政務，晚上讀書學習。命令奴僕手執蠟燭，一夜燭燼多至數升。沙苑戰役獲勝，令其書寫公告，一頓飯的工夫便書寫完畢。太祖嘆服他寫得又快又好。所寫的碑誄表頌，都在社會上流傳。七年，追贈車騎大將軍、定州刺史。其子吕亶繼嗣。大象末年，位至駕部下大夫。

時有博陵崔騰、新蔡董紹并早有名譽，歷職清顯。騰爲丞相府長史，紹爲御史中丞。俱以投書謗議，賜死。

此時有博陵崔騰、新蔡董紹都很早便有名聲，歷任清要顯達的官職。崔騰位至丞相府長史，董紹位至御史中丞。都因爲投書謗議，賜死。

薛憕

薛憕字景猷，河東汾陰人也。曾祖弘敞，值赫連之亂，率宗人避地襄陽。

薛憕字景猷，是河東汾陰人。他曾祖父薛弘敞，遇上赫連之亂，率領族人避難於襄陽。

憕早喪父，家貧，躬耕以養祖母，有暇則覽文籍。時人未之奇也。江表取人，多以世族。憕既羇旅，不被擢用。然負才使氣，未嘗趣世禄之門。左中郎將京兆韋潜度謂憕曰："君門地非下，身材不劣，何不㩦裾數參吏部？"憕曰："'世胄躡高位，英俊沉下僚'，古人以爲嘆息。竊所未能也。"潜度告人曰："此年少極慷慨，但不遭時耳。"

薛憕很早就失去父親，家境貧困，親自耕作以養祖母，有了空暇便讀書學習。當時人不覺得他很出色。江南政權選人時，多以世族入選。薛憕既然流亡於此，就不被擢用。但他仗恃才能恣逞意氣，未曾趨附世禄之門。左中郎將京兆韋潜度對薛憕説："您的門第地位并不微賤低下，自身的才能又不低劣，爲什麽不攬衣撣拂恭恭敬敬地多去參見吏部？"薛憕回答："'世胄躡高位，英俊沉下僚'，古人都因此而嘆息。我不會如此去做。"韋潜度對人説："這位年輕人慷慨有志氣，衹是生不逢世而已。"

孝昌中，杖策還洛陽。先是，憕從祖真度與族祖安都擁徐、兖歸魏，其子懷儁見憕，甚相親善。屬爾朱榮廢立，遂還河東，止懷儁家。不交人物，終日讀書，手自抄略，將二百卷。唯郡守元襄，時相要屈，與之抗禮。懷儁每曰："汝還鄉里，不營産業，不肯取妻，豈復欲南乎？"憕亦恬然自處，不改其舊。普泰中，拜給

孝昌年間，策馬回歸洛陽。原先，薛憕的從祖父薛真度與其族祖薛安都以徐、兖之地歸附於魏，其子懷儁見到薛憕，對他十分親善。正當爾朱榮廢立皇帝，薛憕於是回到河東，在薛懷儁家中居住。不與外人交往，終日讀書，親手抄寫，將近二百卷。惟有郡守元襄，時時邀請他屈駕光臨，以平等的禮節相待。薛懷儁常説："你回到鄉里，不經營産業，又不肯娶妻，莫非還要去南方？"薛憕自行其樂，不改自己的志向。普泰年

事中，加伏波將軍。

及齊神武起兵，憕乃東游陳、梁間，謂族人孝通曰："高歡阻兵陵上，喪亂方始。關中形勝之地，必有霸王居之。"乃與孝通俱游長安。侯莫陳悦聞之，召爲行臺郎中，除鎮遠將軍、步兵校尉。及悦害賀拔岳，軍人咸相慶慰。憕獨謂所親曰："悦才略本寡，輒害良將，敗亡之事，其則不遠。吾屬今即爲人所虜，何慶慰之有乎！"聞者以憕言爲然，乃有憂色。尋而太祖平悦，引憕爲記室參軍。魏孝武西遷，授征虜將軍、中散大夫，封夏陽縣男，邑二百户。魏文帝即位，拜中書侍郎，加安東將軍，增邑百户，進爵爲伯。

大統四年，宣光、清徽殿初成，憕爲之頌。魏文帝又造二欹器。一爲二仙人共持一鉢，同處一盤，鉢蓋有山，山有香氣，一仙人又持金瓶以臨器上，以水灌山，則出於瓶而注乎器，烟氣通發山中，謂之仙人欹器。一爲二荷同處一盤，相去盈尺，中有蓮下垂器上，以水注荷，則出於蓮而盈乎器，爲鳧雁蟾蜍以飾之，謂之水芝欹器。二盤各處一床，鉢圓而床方，中有人，言三才之象也。皆置清徽殿前。器形似觥而方，滿則平，溢則傾。憕各爲作頌。

大統初，儀制多闕。太祖令憕與盧辯、檀翥等參定之。自以流離世故，不聽音樂。雖幽室獨處，嘗有戚容。後坐事死。子舒嗣，官至禮部下大夫、儀同大將軍、聘陳使副。

薛寘

薛寘，河東汾陰人也。祖遵彦，魏平遠將軍、河東郡守、安邑侯。父乂，尚書吏部郎、清河廣平二郡守。

寘幼覽篇籍，好屬文。年未弱

間，任爲給事中，加伏波將軍。

當齊神武起兵時，薛憕往東游於陳、梁之間，對族人薛孝通説："高歡起兵犯上，喪亂纔開始。關中是形勝之地，肯定會出霸主。"於是與薛孝通一起到長安。侯莫陳悦聽説後，徵召委任爲行臺郎中，任鎮遠將軍、步兵校尉。侯莫陳悦害死賀拔岳，軍人都相互慶賀，祇有薛憕對親近的人説："侯莫陳悦本來就没有什麽才略，又害死良將，失敗的結果，很快就會到來。我們將要被人所俘虜，有什麽可慶賀的！"聞者都認爲很對，十分擔心。不久太祖平定侯莫陳悦，舉薦薛憕爲記室參軍。魏孝武帝西遷，授予薛憕征虜將軍、中散大夫，封爲夏陽縣男，食邑二百户。魏文帝登基，授予中書侍郎，加安東將軍，增加百户食邑，進爵爲伯。

大統四年，宣光、清徽殿剛建成，薛憕爲之作頌。魏文帝又造二件欹器，一件是二仙人共持一鉢，在一個盤内，鉢蓋有山，山有香氣，一仙人又持金瓶站立器上，以水灌山，水出於瓶而注入器，烟氣從山中發出，稱爲仙人欹器。另一件是二荷花在一個盤内，相隔盈尺，中間有蓮下垂於器上，用水注荷，從蓮而出灌於器中，裝飾以鳧雁蟾蜍，稱爲水芝欹器。二盤各放置於一床，鉢圓而床方，中間有人，稱爲是三才之象。都放置於清徽殿前。器形像觥但呈方形，水滿則平，水溢則傾倒。薛憕均爲之作頌。

大統初年，禮儀制度不完備。太祖令薛憕與盧辯、檀翥等人參酌修定。自認爲身遭變亂，流離在外，所以不聽音樂。雖然獨處在幽室中，也有悲戚之容。後來因事獲罪而死。其子薛舒繼嗣，官至禮部下大夫、儀同大將軍、聘陳副使。

薛寘，是河東汾陰人。他祖父薛遵彦，任魏平遠將軍、河東郡守、安邑侯。他父親薛乂，任尚書吏部郎、清河廣平二郡守。

薛寘自幼博覽群書，喜好作文。尚未成年，

冠，爲州主簿、郡功曹。起家奉朝請。稍遷左將軍、太中大夫。從魏孝武西遷，封郃陽縣子，邑四百户，進號中軍將軍。魏廢帝元年，領著作佐郎，修國史。尋拜中書侍郎，修起居注。遷中書令、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燕公于謹征江陵，以寘爲司録。軍中謀略，寘并參之。江陵平，進爵爲伯，增邑五百户。朝廷方改物創制，欲行《周禮》，乃令寘與小宗伯盧辯斟酌古今，共詳定之。六官建，授内史下大夫。

任爲州主簿、郡功曹。從家中徵召出來任奉朝請。不久遷任左將軍、太中大夫。隨從魏孝武帝西遷，封爲郃陽縣子，食邑四百户，進號中軍將軍。魏廢帝元年，領著作佐郎，修國史。不久任中書侍郎，編修起居注。遷任中書令、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燕公于謹征伐江陵，任薛寘爲司録。軍中謀略，薛寘都參與商討決策。江陵平定，進爵爲伯，增加五百户食邑。朝廷準備修改制度，依照《周禮》定制，令薛寘與小宗伯盧辯斟酌古今制度，考察修定。六官建，授予内史下大夫。

孝閔帝踐阼，進爵爲侯，增邑五百户，轉御正中大夫。時前中書監盧柔，學業優深，文藻華贍，而寘與之方駕，故世號曰盧、薛焉。久之，進位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出爲淅州刺史。卒於位。吏民哀惜之。贈虞州刺史，謚曰理。所著文筆二十餘卷，行於世。又撰《西京記》三卷，引據該洽，世稱其博聞焉。

孝閔帝登基，進爵爲侯，增加五百户食邑，轉任御正中大夫。當時前中書監盧柔，學術水平很高深，文辭華麗富贍，而薛寘可與之并駕齊驅，所以當世稱爲盧、薛。一段時間後，進位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出朝任淅州刺史。在職位上去世。僚吏百姓爲之哀傷嘆惜。獲贈虞州刺史，謚號稱爲理。所著作的文章二十多卷，流行於世。又撰作《西京記》三卷，引經據典廣博，當世稱贊其博聞多識。

寘性至孝，雖年齒已衰，職務繁廣，至於温凊之禮，朝夕無違。當時以此稱之。子明嗣。大象末，儀同大將軍、清水郡守。

薛寘特别孝順，雖然已經年老，職務繁忙，但是對於盡孝冬温夏凊侍奉父母之禮，早晚不會有違。當時人以此而加以稱贊。其子薛明繼嗣。大象末年，任儀同大將軍、清水郡守。

李昶

李昶，頓丘臨黄人也，小名那。祖彪，名重魏朝，爲御史中尉。父遊，亦有才行，爲當世所稱。遊兄志，爲南荆州刺史，遊隨從至州。屬爾朱之亂，與志俱奔江左。

李昶，是頓丘臨黄人，小名那。他祖父李彪，名重魏朝，任御史中尉。他父親李遊，亦有才能德行，爲當世所稱贊。李遊兄李志，任南荆州刺史，李遊隨從他到南荆州。此時發生爾朱氏之亂，李遊與李志都逃奔江東。

昶性峻急，不雜交游。幼年已解屬文，有聲洛下。時洛陽創置明堂，昶年十數歲，爲《明堂賦》。雖優洽未足，而才制可觀。見者咸曰"有家風矣"。初謁太祖，太祖深奇之，厚加資給，令入太學。太祖每見學生，必問才行於昶。昶神情清悟，應對明辨，太祖每稱嘆之。綏德公陸通盛選

李昶性格嚴正急躁，不喜好交游。幼年已會寫作，在洛陽有名聲。當時洛陽設置明堂，李昶十幾歲，作《明堂賦》。雖然不够卓異廣博，但是表現出的才力和體制很值得一看。看了文章的人都説"有家風矣"。初次謁見太祖，太祖很看重他，大力資助，令其入太學學習。太祖每次接見學生，都要向李昶問及才智德行。李昶神情明慧，應對明辯，太祖總是加以誇贊。綏德公陸

僚采，請以昶爲司馬，太祖許之。昶雖年少，通特加接待，公私之事，咸取决焉。又兼二千石郎中，典儀注。累遷都官郎中、相州大中正、丞相府東閤祭酒、中軍將軍、銀青光禄大夫。昶雖處郎官，太祖恒欲以書記委之。於是以昶爲丞相府記室參軍、著作郎，修國史。轉大行臺郎中、中書侍郎。頃之，轉黄門侍郎，封臨黄縣伯，邑五百户。

太祖嘗謂昶曰："卿祖昔在中朝，爲御史中尉。卿操尚貞固，理應不墜家風。但孤以中尉彈劾之官，愛憎所在，故未即授卿耳。然此職久曠，無以易卿。"乃奏昶爲御史中尉。歲餘，加使持節、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賜姓宇文氏。六官建，拜内史下大夫，進爵爲侯，增邑五百户，遷内史中大夫。世宗初，行御伯中大夫。武成元年，除中外府司録。保定初，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二年，轉御正中大夫。時以近侍清要，盛選國華，乃以昶及安昌公元則、中都公陸逞、臨淄公唐瑾等并爲納言。尋進爵爲公，增邑通前一千三百户。五年，出爲昌州刺史。在州遇疾，啓求入朝，詔許之。還未至京，卒於路。時年五十。贈相瀛二州刺史。

昶於太祖世已當樞要，兵馬處分，專以委之，詔册文筆，皆昶所作也。及晋公護執政，委任如舊。昶常曰："文章之事，不足流於後世，經邦致治，庶及古人。"故所作文筆，了無稿草。唯留心政事而已。又以父在江南，身寓關右，自少及終，不飲酒聽樂。時論以此稱焉。子丹嗣。

通廣爲招選僚吏，要求以李昶任司馬，太祖同意。李昶雖然年輕，陸通却特加接待，公務私事，都由他决定。又兼二千石郎中，典掌儀注。數次升遷而任都官郎中、相州大中正、丞相府東閤祭酒、中軍將軍、銀青光禄大夫。李昶雖然任郎官，太祖常以書記委任。於是任李昶爲丞相府記室參軍、著作郎，撰修國史。轉任大行臺郎中、中書侍郎。不久，轉任黄門侍郎，封爲臨黄縣伯，食邑五百户。

太祖曾經對李昶説："卿祖父當年在中朝，任御史中尉。卿節操貞尚，理當不敗壞家風。不過我以中尉是執法彈劾的官職，愛憎所在，所以一直没有授任予卿。但是此職位很久無人擔任，看來没有人比您更合適。"於是任李昶爲御史中尉。一年後，加使持節、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賜姓宇文氏。建立六官，任爲内史下大夫，進爵爲侯，增加五百户食邑，遷升内史中大夫。世宗初年，兼攝御伯中大夫。武成元年，任中外府司録。保定初年，進位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二年，轉任御正中大夫。當時因爲近侍重要而清正，盛選國家精華，於是以李昶和安昌公元則、中都公陸逞、臨淄公唐瑾等都任納言。不久進爵爲公，食邑增至一千三百户。五年，出朝任昌州刺史。在州任上有病，啓奏請求回朝，得到批准。尚未回到京城，在路上去世。終年五十歲。獲贈相瀛二州刺史。

李昶在太祖之時已位據樞要，兵馬調度，專門委任給他，詔册文筆，都是李昶所作。當晋公宇文護執政時，委任依然如故。李昶常説："文章之事，不足於流傳後世，治理國家達到政治清明，社會安定，也許可以趕得上古人。"所以他的文章，没有留下草稿。他祇留心於政務。當時其父親在江南，自己在關中，從年輕到去世，不飲酒聽音樂。時人爲此而稱贊他。其子李丹繼嗣。

檀翥

時有高平檀翥，字鳳翔。好讀

當時有高平人檀翥，字鳳翔。好讀書，善於

書，善屬文，能鼓瑟。早爲琅邪王誦所知。年十九，爲魏孝明帝挽郎。其後司州牧、城陽王元徽以翥爲從事，非其好也。尋謝病，客游三輔。時毛遐爲行臺，鎮北雍州，表翥爲行臺郎中。會爾朱天光東拒齊神武，翥隨赴洛。除西兖州録事參軍，歷司空田曹參軍，加鎮遠將軍，兼殿中侍御史。臺中表奏，皆翥爲之。尋副毛鴻賓鎮潼關，加前將軍、太中大夫。魏孝武西遷，賜爵高唐縣子，兼中書舍人，修國史，加鎮軍將軍。後坐談論輕躁，爲黄門侍郎徐招所駁，死於廷尉獄。

寫文章，能鼓瑟。早年爲琅邪王誦看重。十九歲時，爲魏孝明帝挽郎。後來司州牧、城陽王元徽任檀翥爲從事，他不樂意。不久稱病去職，客游三輔。此時毛遐任行臺，鎮守北雍州，上表任檀翥爲行臺郎中。正逢爾朱天光東拒齊神武，檀翥隨從進入洛陽。任爲西兖州録事參軍，歷任司空田曹參軍，加鎮遠將軍，兼任殿中侍御史。臺中的文書奏章，都是他所寫。不久爲毛鴻賓的副手鎮守潼關，加前將軍、太中大夫。魏孝武帝西遷，賜封高唐縣子，兼任中書舍人，撰修國史，加鎮軍將軍。後來因爲言論輕躁，被黄門侍郎徐招駁斥，死於廷尉監獄中。

元偉

元偉字猷道，河南洛陽人也。魏昭成之後。曾祖忠，尚書左僕射，城陽王。祖盛，通直散騎常侍，城陽公。父順，以左衛將軍從魏孝武西遷，拜中書監、雍州刺史、開府儀同三司，封濮陽王。

元偉字猷道，是河南洛陽人。魏昭成帝的後代。曾祖父元忠，任尚書左僕射，封城陽王。祖父元盛，任通直散騎常侍，封城陽公。父親元順，以左衛將軍隨從魏孝武帝西遷，任爲中書監、雍州刺史、開府儀同三司，封濮陽王。

偉少好學，有文雅。弱冠，授員外散騎侍郎。以侍從之勞，賜爵高陽縣伯。大統初，拜伏波將軍、度支郎中，領太子舍人。十一年，遷太子庶子，領兵部郎中。尋拜東南道行臺右丞。十六年，進位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以魏氏宗室，進爵南安郡王，邑五百户。十七年，除幽州都督府長史。及尉遲迥伐蜀，以偉爲司録。書檄文記，皆偉之所爲。蜀平，以功增邑五百户。六官建，拜師氏下大夫，爵隨例降，改封淮南縣公。

元偉自小喜好學習，文才很好。成年，授予員外散騎侍郎。因爲侍從的功勞，封爲高陽縣伯。大統初年，任爲伏波將軍、度支郎中，領太子舍人。十一年，遷任太子庶子，領兵部郎中。不久任爲東南道行臺右丞。十六年，進位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以其爲魏氏宗室，進封爵位爲南安郡王，食邑五百户。十七年，任爲幽州都督府長史。尉遲迥伐蜀，任元偉爲司録。書檄文記，都是元偉撰寫。平定蜀地，以功而增加五百户食邑。建立六官時，任爲師氏下大夫，爵位隨規定而降，改封爲淮南縣公。

孝閔帝踐祚，除晉公護府司録。世宗初，拜師氏中大夫。受詔於麟趾殿刊正經籍。尋除隴右總管府長史，加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保定二年，遷成州刺史。偉政尚清静，百姓悦附，流民復業者三千餘口。天和

孝閔帝登基，任爲晉公宇文護府司録。世宗初年，任爲師氏中大夫。詔書令他在麟趾殿刊正經籍。不久委任爲隴右總管府長史，加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保定二年，遷任成州刺史。元偉行政崇尚清静，百姓樂意歸附，三千餘流民復業。天和元年，入朝爲匠師中大夫，轉任

元年，入爲匠師中大夫，轉司宗中大夫。六年，出爲隨州刺史。偉辭以母老，不拜。還爲司宗。尋以母憂去職。建德二年，復爲司宗，轉司會中大夫，兼民部中大夫，遷小司寇。四年，以偉爲使主，報聘于齊。是秋，高祖親戎東討，偉遂爲齊人所執。六年，齊平，偉方見釋。高祖以其久被幽縶，加授上開府。大象二年，除襄州刺史，進位大將軍。

偉性温柔，好虚静。居家不治生業。篤學愛文，政事之暇，未嘗棄書。謹慎小心，與物無忤。時人以此稱之。初自鄴還也，庾信贈其詩曰："號亡垂棘反，齊平寶鼎歸。"其爲辭人所重如此。後以疾卒。

太祖天縱寬仁，性罕猜忌。元氏戚屬，并保全之，内外任使，布於列職。孝閔踐祚，無替前緒。明、武纘業，亦遵先志。雖天厭魏德，鼎命已遷，枝葉榮茂，足以逾於前代矣。然簡牘散亡，事多湮没。今録其名位可知者，附於此云。

柱國大將軍、太傅、大司徒、廣陵王元欣，

柱國大將軍、特進、尚書令、少師、義陽王元子孝，

尚書僕射、馮翊王元季海，

七兵尚書、陳郡王元玄，

大將軍、淮安王元育，

大將軍、梁王元儉，

大將軍、尚書令、少保、小司徒、廣平郡公元贊，

大將軍、納言、小司空、荆州總管、安昌郡公元則，

侍中、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少師、韓國公元羅，

侍中、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吏部尚書、魯郡公元正，

司宗中大夫。六年，出朝任隨州刺史。元偉以母親老邁推辭，不到任。改任司宗。不久因爲母親喪事去職。建德二年，又任司宗，轉任司會中大夫，兼任民部中大夫，遷任小司寇。四年，任元偉爲主使，回訪齊朝。當年秋天，高祖親自率軍東討，元偉被齊人扣押。六年，平定齊朝，元偉纔被釋放。高祖因爲他被扣押了很長時間，加授上開府。大象二年，任襄州刺史，進位大將軍。

元偉性情温柔，喜歡清静。居家不置辦産業。篤志學習，愛好文史，政事之暇，未曾放棄讀書。爲人謹慎小心，與人無争。當時人因此而加以稱贊。當初從鄴而來，庾信贈詩："號亡垂棘反，齊平寶鼎歸。"他得到文學之士的敬重就如此例。後因病去世。

太祖天性寬容仁厚，不猜忌他人。元氏族人，都得以保全，朝廷内外所任，分布在各種職務。孝閔帝登基，没有改動。明、武繼位，也遵照先人的遺志。雖然上天已棄魏朝，國鼎已遷改，但是枝葉榮盛繁茂，足以超過前代。不過簡牘散亡，事情多半湮没。現録其姓名和身份可知者，附在此處。

柱國大將軍、太傅、大司徒、廣陵王元欣，

柱國大將軍、特進、尚書令、少師、義陽王元子孝，

尚書僕射、馮翊王元季海，

七兵尚書、陳郡王元玄，

大將軍、淮安王元育，

大將軍、梁王元儉，

大將軍、尚書令、少保、小司徒、廣平郡公元贊，

大將軍、納言、小司空、荆州總管、安昌郡公元則，

侍中、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少師、韓國公元羅，

侍中、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吏部尚書、魯郡公元正，

侍中、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中書監、洵州刺史、宜都郡公元顏子，

侍中、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鄀州刺史、安樂縣公元壽，

侍中、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武衛將軍、遂州刺史、房陵縣公元審。

侍中、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中書監、洵州刺史、宜都郡公元顏子，

侍中、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鄀州刺史、安樂縣公元壽，

侍中、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武衛將軍、遂州刺史、房陵縣公元審。

史臣曰：太祖除暴寧亂，創業開基，昃食求賢，共康庶政。既焚林而訪阮，亦榜道以求孫，可謂野無遺才，朝多君子。蘇亮等并學稱該博，文擅雕龍，或揮翰鳳池，或著書麟閣，咸居祿位，各逞琳琅。擬彼陳、徐，慚後生之可畏；論其任遇，實當時之良選也。魏文帝有言："古今文人，類不護細行。"其吕思禮、薛憕之謂也？

史臣曰：太祖除暴平亂，創立基業，勤於政事，求取賢良之才，共同治理各種政務。以焚林來訪阮，以樹榜在道而求孫，可以説野無遺才，朝中多是君子。蘇亮等人都學識淵博，作文擅長修飾文辭，或揮翰鳳池，或著書麟閣，都居於高職，各施展其才能。比擬於陳、徐，後生確實可畏；論其任遇，都是當時良選。魏文帝曾經説："古今文人，類不護細行。"説的就是吕思禮、薛憕之輩了。

周書卷三十九

列傳第三十一

韋瑱　梁昕（弟）榮　皇甫璠
辛慶之（族子）昂（族人）仲景　王子直　杜杲

韋瑱

韋瑱字世珍，京兆杜陵人也。世爲三輔著姓。曾祖惠度，姚泓尚書郎。隨劉義真過江，仕宋爲鎮西府司馬、順陽太守，行南雍州事。後於襄陽歸魏，拜中書侍郎，贈安西將軍、洛州刺史。祖千雄，略陽郡守。父英，代郡守，贈兗州刺史。

韋瑱字世珍，是京兆杜陵人。世代爲三輔大姓。曾祖父韋惠度，姚泓時任尚書郎。跟隨劉義真過江，在宋朝任鎮西府司馬、順陽太守，兼攝南雍州政務。後來在襄陽歸附魏朝，授任中書侍郎，贈安西將軍、洛州刺史。祖父韋千雄，任略陽郡守。父親韋英，任代郡守，獲贈兗州刺史。

瑱幼聰敏，有夙成之量，閭里咸敬異之。篤志好學，兼善騎射。魏孝昌三年，起家太尉府法曹參軍。稍遷直後，除明威將軍、雍州治中，假鎮遠將軍、防城州將。累遷諫議大夫、冠軍將軍。

韋瑱自幼聰敏，早熟有器量，家鄉人都敬重他。立志不變，愛好學習，又善於騎馬射箭。魏孝昌三年，初仕任太尉府法曹參軍。逐漸遷任直後，爲明威將軍、雍州治中，代爲鎮遠將軍、防城州將。數次升遷爲諫議大夫、冠軍將軍。

太祖爲丞相，加前將軍、太中大夫，封長安縣男，食邑三百户。轉行臺左丞，加撫軍將軍、銀青光禄大夫，遷使持節、都督南郢州諸軍事、南郢州刺史。復入爲行臺左丞。瑱明察有幹局，再居左轄，時論榮之。從復弘農，戰沙苑，加衛大將軍、左光禄大夫。又從戰河橋，進爵爲子，增邑二百户。大統八年，齊神武侵汾、絳，瑱從太祖禦之。軍還，令瑱以本官鎮蒲津關，帶中潬城主。尋除蒲州總管府長史。頃之，徵拜鴻臚卿。以望族，兼領鄉兵，加帥都督。遷大都

太祖任丞相，加韋瑱前將軍、太中大夫，封爲長安縣男，食邑三百户。轉任行臺左丞，加撫軍將軍、銀青光禄大夫，遷任使持節、都督南郢州諸軍事、南郢州刺史。又入朝任行臺左丞。韋瑱明察有才幹器局，再次擔任左丞，當時人認爲光榮。隨從克復弘農，參加沙苑戰役，加衛大將軍、左光禄大夫。又隨從參加河橋戰役，爵位進爲子，增加二百户食邑。大統八年，齊神武侵犯汾、絳，韋瑱隨從太祖抗擊。回軍後，令韋瑱以本身官職鎮守蒲津關，帶中潬城主。不久任爲蒲州總管府長史。接着，徵召爲鴻臚卿。因爲其出身望族，兼領鄉兵，加帥都督。遷任大都督、通直散騎常侍，兼攝京兆郡政務，進位車騎大將

督、通直散騎常侍，行京兆郡事，進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散騎常侍。

魏恭帝二年，賜姓宇文氏。三年，除瓜州諸軍事、瓜州刺史。州通西域，蕃夷往來，前後刺史，多受賂遺。胡寇犯邊，又莫能禦。瑱雅性清儉，兼有武略。蕃夷贈遺，一無所受。胡人畏威，不敢爲寇。公私安静，夷夏懷之。

孝閔帝踐阼，進爵平齊縣伯，增邑五百户。秩滿還京，吏民戀慕，老幼追送，留連十數日，方得出境。世宗嘉之，進授侍中、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武成三年，卒，時年六十一。贈岐宜二州刺史。謚曰惠。天和二年，又追封爲公，增邑通前三千户。仍詔其子峻襲。

峻後位至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峻弟師，起家中外府記室，歷兵部小府下大夫。建德末，蒲州總管府中郎，行河東郡事。

梁昕

梁昕字元明，安定烏氏人也。世爲關中著姓。其先因官，徙居京兆之盩厔焉。祖重耳，漳縣令。父勸儒，州主簿、冠軍將軍、中散大夫，贈涇州刺史。

昕少温恭，見稱州里。正光五年，秦隴構亂，蕭寶夤爲大都督，統兵出討，以昕爲行臺參軍。孝昌初，拜蕩寇將軍，稍遷驤威將軍、給事中。仍從寶夤征万俟醜奴。相持二年，前後數十戰，以功進征西將軍。爾朱天光入關，復引爲外兵參軍。從天光征討，拜右將軍、太中大夫。

太祖迎魏孝武，軍次雍州。昕以三輔望族上謁。太祖見昕容貌瑰偉，深賞異之。即授右府長流參軍。大統初，加鎮南將軍、金紫光禄大夫，轉

軍、儀同三司、散騎常侍。

魏恭帝二年，賜姓宇文氏。三年，任爲瓜州諸軍事、瓜州刺史。該州與西域相通，番夷來來往往，前後任刺史的，大多接受賄賂。胡寇來侵犯，又無力防守。韋瑱向來性情清廉節儉，又有軍事謀略。番夷所送財物，一無所受。胡人畏懼他的威嚴，不敢爲寇。官府百姓都得以安寧，夷人漢人都懷念他。

孝閔帝登基，進爵位爲平齊縣伯，增加五百户食邑。任期滿回京城，州吏百姓留戀愛慕，老幼一路相送，拖延十幾天，纔得以出州境。世宗對他嘉奬，晋升爲侍中、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武成三年，去世，終年六十一歲。贈岐宜二州刺史。謚號爲惠。天和二年，又追封爲公爵，食邑總計爲三千户。下詔令其子韋峻襲爵。

韋峻後來位至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韋峻弟弟韋師，始任中外府記室，歷任兵部小府下大夫。建德末年，任蒲州總管府中郎，兼攝河東郡政務。

梁昕字元明，是安定烏氏人。世代是關中著姓。他的祖先因爲任官，徙居於京兆的盩厔。祖父梁重耳，任漳縣令。父親梁勸儒，任州主簿、冠軍將軍、中散大夫，贈涇州刺史。

梁昕自小温良謙恭，在家鄉受人稱贊。正光五年，秦隴地區騷亂，蕭寶夤任大都督，率軍征討，任梁昕爲行臺參軍。孝昌初年，任蕩寇將軍，逐漸遷任驤威將軍、給事中。又隨從蕭寶夤征討万俟醜奴。相持二年，前後交戰數十次，以軍功進位爲征西將軍。爾朱天光進入關中時，又任他爲外兵參軍。隨從爾朱天光征戰，任右將軍、太中大夫。

太祖迎接魏孝武帝，軍隊駐扎在雍州。梁昕以三輔望族名義來謁見。太祖見梁昕魁偉有風度，十分贊賞。當時便授予右府長流參軍。大統初年，加鎮南將軍、金紫光禄大夫，轉任丞相府

丞相府户曹參軍。從復弘農，戰沙苑，皆有功。除車騎將軍、丞相府主簿。出爲洛安郡守，徵拜大將軍行臺兵部郎中，加帥都督。十二年，除河南郡守，鎮大塢。尋又移鎮閻韓。式遏邊壘，甚著誠信。遷東荆州刺史。昕撫以仁惠，蠻夷悦之，流民歸附者，相繼而至。封安定縣子，邑三百户。累遷大都督、車騎大將軍、散騎常侍、儀同三司。

户曹參軍。隨從克復弘農，參加沙苑戰役，都立下軍功。任爲車騎將軍、丞相府主簿。出朝任洛安郡守，徵召任大將軍行臺兵部郎中，加帥都督。十二年，委任爲河南郡守，鎮守大塢。不久又移鎮閻韓。防衛邊境，誠信非常。遷任東荆州刺史。梁昕以仁惠安撫，蠻夷喜悦，流民前來歸附的，相繼而至。封爲安定縣子，食邑三百户。多次升遷至大都督、車騎大將軍、散騎常侍、儀同三司。

孝閔帝踐阼，進位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世宗初，進爵胡城縣伯，邑五百户。三年，除九曲城主。保定元年，遷中州刺史，增邑八百户，轉邵州刺史。二年，以母喪去職。尋起復本任。天和初，徵拜工部中大夫。出爲陜州總管府長史。昕性温裕，有幹能。歷官内外，咸著聲稱。尋卒於位。贈大將軍，謚曰貞。

孝閔帝登基，進位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世宗初年，進爵位爲胡城縣伯，食邑五百户。三年，任九曲城主。保定元年，遷任中州刺史，增加食邑八百户，轉任邵州刺史。二年，因爲母親喪事去職。不久又徵召復任原職。天和初年，徵召入朝任工部中大夫。出任陜州總管府長史。梁昕性情平和寬宏，有才幹。歷任内外官職，名聲都很好。不久在職位上去世。贈大將軍，謚號爲貞。

梁榮

昕弟榮，歷位匠師下大夫，中外府中郎，蕃部、郡伯、司倉、計部下大夫，開府儀同三司，朝那縣伯，贈涇寧豳三州刺史，謚曰静。

梁昕弟弟梁榮，歷任匠師下大夫，中外府中郎，蕃部、郡伯、司倉、計部下大夫，開府儀同三司，封朝那縣伯，贈涇寧豳三州刺史，謚號爲静。

皇甫璠

皇甫璠字景瑜，安定三水人也。世爲西州著姓，後徙居京兆焉。父和，本州治中。大統末，追贈散騎常侍、儀同三司、涇州刺史。

皇甫璠字景瑜，是安定三水人。世代爲西北地區著姓，後來遷徙定居於京兆。他父親皇甫和，任本州治中。大統末年，追贈散騎常侍、儀同三司、涇州刺史。

璠少忠謹，有幹略。永安中，辟州都督。太祖爲牧，補主簿。以勤事被知，每蒙褒賞。大統四年，引爲丞相府行參軍。尋轉田曹參軍、東閤祭酒，加散騎侍郎。稍遷兼太常少卿、都水使者，歷蕃部、兵部、虞部、民部、吏部等諸曹郎中。六官建，拜計部下大夫。

皇甫璠自小忠厚嚴謹，有才能謀略。永安年間，被舉薦任州都督。太祖爲州牧，補爲主簿。因爲辦事勤勞而受到賞識，經常受到褒獎。大統四年，舉薦爲丞相府行參軍。不久轉任田曹參軍、東閤祭酒，加散騎侍郎。逐漸遷爲兼太常少卿、都水使者，歷任蕃部、兵部、虞部、民部、吏部等諸曹郎中。建立六官時，任爲計部下大夫。

孝閔帝踐阼，轉守廟下大夫。以選爲東道大使，撫巡州防。尋加車騎

孝閔帝登基，轉任守廟下大夫。選任爲東道大使，巡視安撫州防。不久加車騎大將軍、儀同

大將軍、儀同三司，封長樂縣子，邑五百户。出爲玉壁總管府長史。保定中，遷鴻州刺史，入爲小納言。俄除隴右總管府司馬，轉陝州總管府長史。徵拜蕃部中大夫，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復出爲隴右總管府長史。璠性平和，小心奉法，安分守志，恒以清白自處。當時號爲善人。

建德元年，除民部中大夫。三年，授隨州刺史。政存簡惠，百姓安之。其年，增邑并前二千户。六年，卒於位。贈交渭二州刺史。謚曰恭。子諒，少知名。大象中，位至吏部下大夫。

辛慶之

辛慶之字慶之，隴西狄道人也。世爲隴右著姓。父顯崇，馮翊郡守，贈雍州刺史。

慶之少以文學徵詣洛陽，對策第一，除秘書郎。屬爾朱氏作亂，魏孝莊帝令司空楊津爲北道行臺，節度山東諸軍以討之。津啓慶之爲行臺左丞，典參謀議。至鄴，聞孝莊帝暴崩，遂出兖、冀間，謀結義徒，以赴國難。尋而節閔帝立，乃還洛陽。普泰二年，遷平北將軍、太中大夫。及賀拔岳爲行臺，復啓慶之爲行臺吏部郎中、開府掾。尋除雍州别駕。

大統初，加車騎將軍，俄遷衛大將軍、左光禄大夫。從太祖東討，爲行臺左丞。時初復河東，以本官兼鹽池都將。四年，東魏攻正平郡，陷之，遂欲經略鹽池，慶之守禦有備，乃引軍退。河橋之役，大軍不利，河北守令棄城走，慶之獨因鹽池，抗拒强敵。時論稱其仁勇。六年，行河東郡事。九年，入爲丞相府右長史，兼給事黄門侍郎，除度支尚書。復行河

三司，封爲長樂縣子，食邑五百户。出朝任玉壁總管府長史。保定年間，遷任鴻州刺史，入朝爲小納言。不久任爲隴右總管府司馬，轉任陝州總管府長史。徵入朝廷任蕃部中大夫，進位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又出任隴右總管府長史。皇甫璠性情平和，謹慎奉法，安分守志，清白做人。當時人稱他爲善人。

建德元年，任民部中大夫。三年，授隨州刺史。爲政簡惠，百姓安定。當年，增加食邑至二千户。六年，在職任上去世。贈交渭二州刺史。謚號爲恭。其子皇甫諒，自小有名氣。大象年間，位至吏部下大夫。

辛慶之字慶之，是隴西狄道人。世代爲隴右著姓。他父親辛顯崇，任馮翊郡守，贈雍州刺史。

辛慶之少年時以才學被徵召至洛陽，對策考試爲第一名，授任秘書郎。當時爾朱氏叛亂，魏孝莊帝令司空楊津任北道行臺，指揮山東各支軍隊征討。楊津啓請任辛慶之爲行臺左丞，參與謀議決策。到鄴城，聽説孝莊帝突然死亡，於是到兖、冀地區，謀求邀結義徒，拯救國難。不久節閔帝登基，於是回歸洛陽。普泰二年，遷任平北將軍、太中大夫。到賀拔岳任行臺時，又啓請任辛慶之爲行臺吏部郎中、開府掾。不久任雍州别駕。

大統初年，加車騎將軍，不久遷任衛大將軍、左光禄大夫。隨從太祖東討，任行臺左丞。當時剛克復河東，以本官兼鹽池都將。四年，東魏攻打正平郡，將其攻占，準備攻奪鹽池，辛慶之防守嚴密，東魏軍退走。河橋戰役，大軍不利，河北的守令棄城逃亡，辛慶之獨自憑藉鹽池，抵抗强敵。當時人稱贊他仁義英勇。六年，兼攝河東郡政務。九年，入朝任丞相府右長史，兼任給事黄門侍郎，任度支尚書。又兼攝河東郡政務。遷任通直散騎常侍、南荆州刺史，加儀同

東郡事。遷通直散騎常侍、南荆州刺史，加儀同三司。

慶之位遇雖隆，而率性儉素，車馬衣服，亦不尚華侈。志量淹和，有儒者風度。特爲當時所重。又以其經明行修，令與盧誕等教授諸王。魏廢帝二年，拜秘書監。尋卒於位。子加陵，主寢上士。慶之族子昂。

辛昂

昂字進君。年數歲，便有成人志行。有善相人者，謂其父仲略曰："公家雖世載冠冕，然名德富貴，莫有及此兒者。"仲略亦重昂志氣，深以爲然。年十八，侯景辟爲行臺郎中，加鎮遠將軍。景後來附，昂遂入朝。除丞相府行參軍。大統十四年，追論歸朝之勛，封襄城縣男，邑二百户，轉丞相府田曹參軍。

及尉遲迥伐蜀，昂占募從軍。蜀平，以功授輔國將軍、都督。迥仍表昂爲龍州長史，領龍安郡事。州帶山谷，舊俗生梗。昂威惠洽著，吏民畏而愛之。成都一方之會，風俗舛雜。迥以昂達於從政，復表昂行成都令。昂到縣，即與諸生祭文翁學堂，因共歡宴。謂諸生曰："子孝臣忠，師嚴友信，立身之要，如斯而已。若不事斯語，何以成名。各宜自勉，克成令譽。"昂言切理至，諸生等并深感悟，歸而告其父老曰："辛君教誡如此，不可違之。"於是井邑肅然，咸從其化。遷梓潼郡守，進位帥都督，加通直散騎常侍。六官建，入爲司隸上士，襲爵繁昌縣公。

世宗初，授天官府上士，加大都督。武成二年，授小職方下大夫，治小兵部。保定二年，進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轉小吏部。四年，大軍東討，昂與大將軍權景宣下豫州，以功

三司。

辛慶之官職恩遇雖然隆厚，但是生性節儉樸素，車馬衣服，不追求豪華奢侈。爲人寬和，有儒者風度。所以當時人特别敬重他。又因他有學識且品行端正，令他與盧誕等人給諸王子授課。魏廢帝二年，任爲秘書監。不久在職任上去世。其子辛加陵，任主寢上士。辛慶之族子辛昂。

辛昂字進君。幾歲時，便有成人一樣的志行。曾有善於看相的人，對他父親辛仲略説："公家族雖然世代任高官，但是名德富貴，没有人能超過此兒。"辛仲略亦看重辛昂的志氣，認爲説得很對。十八歲時，侯景任他爲行臺郎中，加鎮遠將軍。後來侯景歸附，辛昂因此入朝。任爲丞相府行參軍。大統十四年，追論歸附朝廷的功勛，封爲襄城縣男，食邑二百户，轉任丞相府田曹參軍。

尉遲迥伐蜀時，辛昂應招募從軍。蜀地平定，以功授輔國將軍、都督。尉遲迥上表任辛昂爲龍州長史，領龍安郡事。該州山谷環繞，舊時百姓桀驁不馴。辛昂的威嚴仁惠遠近聞名，州吏百姓既畏懼又敬重他。成都爲一方都會，風俗錯雜。尉遲迥認爲辛昂善於爲政，又上表任辛昂代理成都令。辛昂到縣，馬上與諸生祭祀文翁學堂，一起歡宴。對諸生説："爲人子要孝順，做人臣要忠誠，做老師要嚴格，做朋友要講信用，做人的原則，應該如此。如若不是這樣去做，怎麽可以成名。各位應自勉，能够成就美譽。"辛昂言辭深切，道理精到，諸生都深爲感動而明悟，回去後告訴父老鄉親説："辛君如此教誡，不可違背。"於是市井之間安然，都服從其教化。遷任梓潼郡守，進位帥都督，加通直散騎常侍。建立六官時，入朝任司隸上士，襲爵繁昌縣公。

世宗初年，授天官府上士，加大都督。武成二年，授任小職方下大夫，治小兵部。保定二年，進位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轉任小吏部。四年，大軍東討，辛昂與大將軍權景宣攻下豫州，因功勞賞賜二百匹布帛。

賞布帛二百匹。

時益州殷阜，軍國所資。經塗艱險，每苦劫盜。詔昂使於梁、益，軍民之務，皆委決焉。昂撫導荒梗，安置城鎮，數年之中，頗得寧靜。天和初，陸騰討信州群蠻，歷時未克。高祖詔昂使於通、渠等諸州運糧饋之。時臨、信、楚、合等諸州民庶，亦多從逆。昂諭以禍福，赴者如歸。乃令老弱負糧，壯夫拒戰，咸願爲用，莫有怨者。使還，屬巴州萬榮郡民反叛，攻圍郡城，遏絶山路。昂謂其同侣曰："凶奴狂悖，一至於此！若待上聞，或淹旬月，孤城無援，必淪寇黨。欲救近溺，寧暇遠求越人。苟利百姓，專之可也。"於是遂募開、通二州，得三千人，倍道兼行，出其不意。又令其衆皆作中國歌，直趣賊壘。賊既不以爲虞，謂有大軍赴救，於是望風瓦解，郡境獲寧。朝廷嘉其權以濟事，詔梁州總管、杞國公亮即於軍中賞昂奴婢二十口、繒綵四百匹。亮又以昂威信布於宕渠，遂表爲渠州刺史。俄轉通州刺史。昂推誠布信，甚得夷獠歡心。秩滿還京，首領皆隨昂詣闕朝覲。以昂化洽夷華，進位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當時益州富庶，是國家的財政來源。沿途艱險，經常被劫盜所困擾。詔令辛昂出使梁、益，行政和軍務，都委托他決定。辛昂安撫訓導荒凉閉塞地區的百姓，安置城鎮，幾年內，治安好轉。天和初年，陸騰征討信州蠻族，很長時間未能攻克。高祖詔令辛昂從通、渠等州運輸糧草供給。當時臨、信、楚、合等各州的民衆，很多人參與叛逆。辛昂以利害關係進行勸説，歸附者很多。於是讓老弱運輸糧食，壯夫參加戰鬥，都願意爲其效力，没有怨恨的。出使歸來，正好巴州萬榮郡民衆反叛，攻打圍困郡城，阻絶山路。辛昂對他同伴説："叛徒凶惡，暴亂到了這種地步！如若往上報告，或拖延十天一個月，一座孤城没有救援，必定爲寇黨攻陷。要救身旁溺水之人，怎麽能遠至越地求人。如果對於百姓有利，可以專斷。"於是在開、通二州招募，得三千人，倍道兼行，出其不意。又下令其徒衆高唱中原歌，一直向賊壘前進。賊人没有想到有軍隊來攻，認爲是大軍趕來救援，於是望風瓦解，該郡得以安定。朝廷對他隨機應變解救萬榮郡之圍加以獎勵，詔令梁州總管、杞國公宇文亮當即在軍中賞賜辛昂二十名奴婢、四百匹繒綵。宇文亮又因爲辛昂威信布於宕渠，於是上表任他爲渠州刺史。不久轉任通州刺史。辛昂推誠布信，夷僚對他十分愛敬。任期滿回京城，夷僚首領跟隨他到京朝拜。因爲辛昂普施教化於夷華，進位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時晋公護執政，昂稍被護親待，高祖以是頗銜之。及護誅，加之捶楚，因此遂卒。

當時晋公宇文護執政，辛昂漸受親近，高祖因此頗爲怨恨。宇文護伏誅，對辛昂加以杖擊，因此而死。

辛仲景

昂族人仲景，好學，有雅量。其高祖欽，後趙吏部尚書、雍州刺史，子孫因家焉。父歡，魏隴州刺史、宋陽公。仲景年十八，舉文學，對策高第。拜司空府主簿，遷員外散騎侍郎。建德中，位至内史下大夫、開府儀同三司。卒於官。子衡。

辛昂族人辛仲景，好學，氣度宏大。高祖父辛欽，任後趙吏部尚書、雍州刺史，子孫因此定居該地。父親辛歡，任魏隴州刺史，封宋陽公。辛仲景十八歲時，舉文學，對策考試名列前茅。授任司空府主簿，遷任員外散騎侍郎。建德年間，位至内史下大夫、開府儀同三司。在職位上去世。其子辛衡。

王子直

王子直字孝正，京兆杜陵人也。世爲郡右族。父琳，州主簿、東雍州長史。

王子直字孝正，是京兆杜陵人。世代爲郡中豪門大族。他父親王琳，任州主簿、東雍州長史。

子直性節儉，有幹能。魏正光中，州辟主簿，起家奉朝請。除太尉府水曹行參軍，加明威將軍。時梁人圍壽春，臨淮王元彧率軍赴援，子直以本官參彧軍事。與梁人戰，斬其軍主夏侯景超，梁人乃退。淮南民庶因兵寇之後，猶聚爲盜。彧令子直招撫之，旬日之間，咸來復業，自合肥以北，安堵如舊。永安初，拜員外散騎常侍、鴻臚少卿。普泰初，進後軍將軍、太中大夫。賀拔岳入關，以子直爲開府主簿，遷行臺郎中。魏孝武西遷，封山北縣男，邑二百户。

王子直性情節儉，有才幹。魏正光年間，州徵召爲主簿，出仕奉朝請。授任太尉府水曹行參軍，加明威將軍。當時梁人圍攻壽春，臨淮王元彧率軍前往救援，王子直以本官身份參預元彧軍務。與梁人作戰，斬其軍主夏侯景超，梁人於是撤軍。淮南民庶因爲兵寇之亂，戰後仍相聚爲盜。元彧令王子直加以招撫，十幾天時間，都來復業，從合肥往北的地區，安然如往日一樣。永安初年，任員外散騎常侍、鴻臚少卿。普泰初年，進爲後軍將軍、太中大夫。賀拔岳入關，任王子直爲開府主簿，遷任行臺郎中。魏孝武帝西遷，封山北縣男爵位，食邑二百户。

大統初，漢熾屠各阻兵於南山，與隴東屠各共爲唇齒。太祖令子直率涇州步騎五千討破之，南山平。太祖嘉之，賜書勞問。除尚書左外兵郎中。三年，進車騎將軍，兼中書舍人。四年，從太祖解洛陽圍，經河橋戰，兼尚書左丞，出爲秦州總管府司馬。時涼州刺史宇文仲和據州逆命，子直從隴右大都督獨孤信討平之。復入爲大行臺郎中，兼丞相府記室。吐谷渾寇西平，以子直兼尚書兵部郎中，出隴右經略之，大破渾衆於長寧川，渾賊遁走。十五年，進車騎將軍、左光禄大夫，除太子中庶子，領齊王友。尋行馮翊郡事。十六年，魏齊王廓出牧秦隴，復以子直爲秦州别駕，仍領王友。隨、陸初平，授安州長史，領别駕，加帥都督。轉并州長史。

大統初年，漢熾屠各依仗軍隊在南山謀反，與隴東屠各相呼應。太祖令王子直率領涇州的步兵騎兵五千人討破之，南山平定。太祖嘉獎他，賜給書信問候。任尚書左外兵郎中。三年，進位車騎將軍，兼中書舍人。四年，隨從太祖解救洛陽之圍，參加河橋戰役，兼任尚書左丞，出朝任秦州總管府司馬。當時涼州刺史宇文仲和占據州境反叛，王子直隨從隴右大都督獨孤信討平他。又入朝任大行臺郎中，兼任丞相府記室。吐谷渾寇犯西平，朝廷委任王子直兼任尚書兵部郎中，出隴右加以謀劃，大破吐谷渾之衆於長寧川，吐谷渾賊寇逃走。十五年，進位車騎將軍、左光禄大夫，任太子中庶子，領齊王友。不久兼攝馮翊郡政務。十六年，魏齊王元廓任職秦隴，又以王子直爲秦州别駕，依然領王友。隨、陸初平定時，授安州長史，領别駕，加帥都督。轉任并州長史。

魏廢帝元年，拜使持節、大都督，行瓜州事。子直性清静，務以德政化民，西土悦附。魏恭帝初，徵拜

魏廢帝元年，任使持節、大都督，兼攝瓜州政務。王子直性情清静，努力以德政感化百姓，西土悦附。魏恭帝初年，徵召任黄門侍郎。在職

黄門侍郎。卒於位。子宣禮，柱國府參軍事。

位上去世。其子王宣禮，任柱國府參軍事。

杜杲

杜杲字子暉，京兆杜陵人也。祖建，魏輔國將軍，贈豫州刺史。父皎，儀同三司、武都郡守。

杲學涉經史，有當世幹略。其族父瓚，清貞有識鑒，深器重之。常曰："吾家千里駒也。"瓚時仕魏爲黄門侍郎，兼度支尚書、衛大將軍、西道行臺，尚孝武妹新豐公主，因薦之於朝廷。永熙三年，起家奉朝請，累遷輔國將軍、成州長史、漢陽郡守。世宗初，轉脩城郡守。屬鳳州人仇周貢等構亂，攻逼脩城，杲信洽於民，部内遂無叛者。尋而開府趙昶諸軍進討，杲率郡兵與昶合勢，遂破平之。入爲司會上士。

初，陳文帝弟安成王頊爲質於梁，及江陵平，頊隨例遷長安。陳人請之，太祖許而未遣。至是，帝欲歸之，命杲使焉。陳文帝大悦，即遣使報聘，并賂黔中數州之地。仍請畫野分疆，永敦鄰好。以杲奉使稱旨，進授都督，治小御伯，更往分界焉。陳人於是以魯山歸我。帝乃拜頊柱國大將軍，詔杲送之還國。陳文帝謂杲曰："家弟今蒙禮遣，實是周朝之惠。然不還彼魯山，亦恐未能及此。"杲答曰："安成之在關中，乃咸陽一布衣耳。然是陳之介弟，其價豈止一城。本朝親睦九族，恕己及物，上遵太祖遺旨，下思繼好之義。所以發德音者，蓋爲此也。若知止侔魯山，固當不貪一鎮。况魯山梁之舊地，梁即本朝蕃臣，若以始末言之，魯山自合歸國。云以尋常之土，易己骨肉之親，使臣猶謂不可，何以聞諸朝廷。"陳文帝慚恧久之，乃曰："前言戲之

杜杲字子暉，是京兆杜陵人。祖父杜建，任魏輔國將軍，贈豫州刺史。父親杜皎，任儀同三司、武都郡守。

杜杲所學涉及經史，有治世的才幹謀略。他族父杜瓚，清貞善鑒識人才，對他很器重。經常説："這是我家的千里駒。"杜瓚當時在魏任職爲黄門侍郎，兼任度支尚書、衛大將軍、西道行臺，娶孝武帝妹新豐公主爲妻，藉此向朝廷推薦杜杲。永熙三年，出仕奉朝請，多次遷升爲輔國將軍、成州長史、漢陽郡守。世宗初年，轉任脩城郡守。正當鳳州人仇周貢等叛亂，攻逼脩城，杜杲在百姓中廣布誠信，州境内没有反叛的人。不久開府趙昶諸軍前來征討叛逆，杜杲率領郡中軍隊與趙昶共同作戰，於是平定叛亂。入朝任司會上士。

當初，陳文帝弟安成王陳頊在梁朝做人質，等平定江陵，陳頊依照慣例被遷到長安。陳人請求放他回陳朝，太祖同意了但没有遣回。此時，帝準備讓其歸陳朝，命杜杲出使陳朝。陳文帝十分高興，馬上派遣使者回訪，并獻上黔中數州之地。并要求劃定疆土界綫，永遠爲友好鄰邦。因爲杜杲奉使能符合旨意，進授都督，治小御伯，前去劃分界限。陳人於是歸還魯山。帝於是拜任陳頊爲柱國大將軍，詔令杜杲護送陳頊還國。陳文帝對杜杲説："家弟現在得蒙以禮送回，實在是周朝的恩惠。不過若不歸還魯山，可能不會是如此結果。"杜杲回答説："安成王在關中，不過是咸陽的一名布衣。但他是陳朝皇帝的弟弟，其價何止一城。本朝九族都得到親近和睦，擴充自己的仁愛之心而推及他人，往上是遵太祖的遺旨，在下考慮的是繼承和好之義。所以能以仁德相對，爲的就是這一意思。如若知道交換條件衹是魯山，本來是不應貪圖一鎮小利。何况魯山是梁朝舊地，梁是本朝藩臣，如若説起始末，魯山自然應該歸國。説什麽用普通的土地，交换自己的親骨肉，使臣還認爲不可去做，怎麽能在朝廷

耳。”自是接遇有加常禮。及杲還，命引升殿，親降御座，執手以别。朝廷嘉之，授大都督、小載師下大夫，治小納言，復聘於陳。中山公訓爲蒲州總管，以杲爲府司馬、州治中，兼知州府事。加使持節、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

及華皎來附，詔令衛公直督元定等援之。與陳人交戰，我師不利，元定等并没。自是，連兵不息，東南騷動。高祖患之，乃授杲御正中大夫，使於陳，論保境息民之意。陳宣帝遣其黄門侍郎徐陵謂杲曰：“兩國通好，本欲救患分災，彼朝受我叛人，何也?”杲答曰：“陳主昔在本朝，非慕義而至，上授以柱國，位極人臣，子女玉帛，備禮將送，遂主社稷，孰謂非恩。郝烈之徒，邊民狂狡，曾未報德，而先納之。今受華氏，正是相報。過自彼始，豈在本朝。”陵曰：“彼納華皎，志圖吞噬。此受郝烈，容之而已。且華皎方州列將，竊邑叛亡。郝烈一百許户，脱身逃竄。大小有異，豈得同年而語乎?”杲曰：“大小雖殊，受降一也。若論先後，本朝無失。”陵曰：“周朝送主上還國，既以爲恩；衛公共元定渡江，孰云非怨。計恩之與怨，亦足相埒。”杲曰：“元定等兵敗身囚，其怨已滅。陳主負扆馮玉，其恩猶在。且怨繇彼國，恩起本朝，以怨酬恩，未之聞也。”陵乃笑而不答。杲因謂之曰：“今三方鼎立，各圖進取，苟有釁隙，實啓敵心。本朝與陳，日敦鄰睦，輶軒往返，積有歲年。比爲疆埸之事，遂爲仇敵，構怨連兵，略無寧歲，鷸蚌狗兔，勢不俱全。若使齊寇乘之，則彼此危矣。孰與心忿悔禍，還慮改圖，陳國息争桑之心，本朝弘灌瓜之義，

上談。”陳文帝羞愧許久，方説：“前面説的是戲言。”從此接待規格高出常禮。當杜杲回歸時，陳文帝命有司引導他上殿，親自走下御座，握手作别。朝廷嘉獎他，授大都督、小載師下大夫，治小納言，又一次出使陳朝。中山公宇文訓擔任蒲州總管，委任杜杲爲府司馬、州治中，兼知州府事。加使持節、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

華皎前來歸附時，詔令衛公宇文直督元定等救援。與陳人交戰，我軍戰敗，元定等人都陷没於陣。從此，戰争不息，東南地區難以安寧。高祖爲此憂心，於是授杜杲御正中大夫，出使陳朝，表達保境息民的願望。陳宣帝派遣黄門侍郎徐陵對杜杲説：“兩國通好，本來是想救患分災，但你朝接受我朝反叛的人，爲什麽?”杜杲回答説：“陳主當初在本朝，不是因爲慕義而來的，我朝授予柱國，官居人臣的最高職位，子女玉帛，禮儀周備護送回國，隨後主掌社稷，誰説不是恩德。郝烈之徒，凶狂狡黠的邊境之人，未曾有德相報，却先收納。現在容納華皎，正好以相報答。不對的地方從你們開始，哪裏在本朝。”徐陵説：“你們接納華皎，意圖是吞噬。我們受納郝烈，衹是給一個容身之處。况且華皎是鎮守一方的將領，竊據管轄地區叛逃。郝烈纔一百多户，脱身逃竄。大小不同，怎麽能同日而語呢?”杜杲説：“大小雖然不同，受降的事實是一樣的。如若論起先後，本朝没有失理。”徐陵説：“周朝送主上還國，既然認爲是恩德；衛公率領元定渡江，怎麽能説不是怨恨。恩怨相比較，已經相互抵消。”杜杲説：“元定等人兵敗而被俘虜，這怨恨已消除。陳主還國後臨朝聽政，稱帝封王，這恩德還在。而且怨是你們引起的，恩是我們先給的，以怨報恩，從來没有聽説過。”徐陵笑而不答。杜杲對他説：“現在三國鼎立，都有意進取，如果有了矛盾，其實啓動了敵對之心。本朝與陳朝，一直爲友好鄰邦，相互交往，很長時間。最近由於邊境之事，成爲仇敵，相互怨恨戰争不斷，没有安寧的時候，就如同鷸蚌狗兔相争，勢不俱全。如果讓齊寇乘機而入，那麽雙方都很危險。不如考慮對禍害有所後悔，改變圖謀，陳國

張旃拭玉，修好如初，共爲掎角，以取齊氏。非唯兩主之慶，實亦兆庶賴之。”陵具以聞，陳宣帝許之。遂遣使來聘。

停止爭土地之心，本朝弘揚以德報怨之義，互通使節，如當初一樣和好，相互支援，攻取齊氏。不僅僅是兩國之主的福慶，也是天下民衆的願望。”徐陵將具體情況上報朝廷，陳宣帝同意。於是派使者來訪問。

武帝建德初，爲司城中大夫，使於陳。陳宣帝謂杲曰：“長湖公軍人等雖築館處之，然恐不能無北風之戀。王褒、庾信之徒既羈旅關中，亦當有南枝之思耳。”杲揣陳宣意，欲以元定軍將士易王褒等。乃答之曰：“長湖總戎失律，臨難苟免，既不死節，安用此爲。且猶牛之一毛，何能損益。本朝之議，初未及此。”陳宣帝乃止，杲還至石頭，又遣謂之曰：“若欲合從，共圖齊氏，能以樊、鄧見與，方可表信。”杲答曰：“合從圖齊，豈唯弊邑之利。必須城鎮，宜待之於齊。先索漢南，使者不敢聞命。”還，除司倉中大夫。

武帝建德初年，爲司城中大夫，出使陳朝。陳宣帝對杜杲說：“長湖公軍人等雖然修築館舍給他居住，但是不見得就不思戀北方的家鄉。王褒、庾信等人被羈留於關中，可能也會思戀南方。”杜杲猜測陳宣帝意思，想用元定軍將士交換王褒等人。於是回答說：“長湖公統率軍隊不按紀律行事，有難時又苟且逃命，既然不能死節，還用他有何作爲。就如牛身上一根毛，又能有什麽損益。本朝所論之事，没有涉及到此。”陳宣帝不再說話，杜杲回到石頭，陳宣帝又讓人對他說：“如若合作，一起對付齊氏，能將樊、鄧給我，方能表示信用。”杜杲回答說：“合作圖齊，哪裏僅是我朝的利益。一定想要城鎮，應等待將來從齊人手中索要。先索要漢南，做使者的我不敢聽從。”歸朝，委任爲司倉中大夫。

後四年，遷温州刺史，賜爵義興縣伯。大象元年，徵拜御正中大夫，復使於陳。二年，除申州刺史，加開府儀同大將軍，進爵爲侯，邑一千三百户。除同州司會。隋開皇元年，以杲爲同州總監，進爵爲公。俄遷工部尚書。二年，除西南道行臺兵部尚書。尋以疾卒。子運，大象末，宣納上士。杲兄長暉，位至儀同三司。

過了四年，遷任温州刺史，賜封義興縣伯。大象元年，徵召入朝任御正中大夫，又出使陳朝。二年，任申州刺史，加開府儀同大將軍，進爵爲侯，食邑一千三百户。任同州司會。隋朝開皇元年，任杜杲爲同州總監，進爵爲公。不久遷工部尚書。二年，任西南道行臺兵部尚書。不久因病去世。其子杜運，大象末年，任宣納上士。杜杲兄杜長暉，官至儀同三司。

史臣曰：韋、辛、皇甫之徒，并關右之舊族也。或紆組登朝，獲當官之譽；或張旃出境，有專對之才。既茂國猷，克隆家業。美矣夫！

史臣曰：韋、辛、皇甫等人，都是關右原來著名的家族。或者身居官位登朝議事，獲得居官稱職的聲譽；或者是出使於外，有獨自隨機應答之才。既使國道昌盛，又使家族興隆。美妙啊！

周書卷四十

列傳第三十二

尉遲運　王軌　宇文神舉　宇文孝伯　顔之儀 樂運

尉遲運

尉遲運，大司空、吴國公綱之子也。少强濟，志在立功。魏大統十六年，以父勛封安喜縣侯，邑一千户。孝閔帝踐阼，授使持節、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俄而帝廢，朝議欲尊立世宗，乃令運奉迎於岐州。以預定策勛，進爵周城縣公，增邑五百户。保定元年，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三年，從楊忠攻齊之并州，以功別封第二子端保城縣侯，邑一千户。四年，出爲隴州刺史。地帶汧、渭，民俗難治。運垂情撫納，甚得時譽。天和五年，入爲小右武伯。六年，遷左武伯中大夫。尋加軍司馬，武伯如故。運既職兼文武，甚見委任。齊將斛律明月寇汾北，運從齊公憲禦之，攻拔其伏龍城。進爵廣業郡公，增邑八百户。

尉遲運，大司空、吴國公尉遲綱之子。年少即精明幹練，立志要立下功勞。魏大統十六年，因爲其父的功勛封爲安喜縣侯，食邑一千户。孝閔帝登基，授任使持節、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不久皇帝被廢，朝廷商議尊立世宗爲帝，於是令尉遲運到岐州奉迎世宗回朝。以參預策立世宗的功勛，爵位進爲周城縣公，增加五百户食邑。保定元年，進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三年，隨從楊忠攻打齊國的并州，以功別封第二子尉遲端爲保城縣侯，食邑一千户。四年，出朝任隴州刺史。該州連接汧、渭，百姓難以治理。尉遲運親自安撫接納，當時人十分稱頌。天和五年，入朝任小右武伯。六年，遷任左武伯中大夫。不久加軍司馬，依然任武伯。尉遲運任職兼文武之官，很受器重。齊國將領斛律明月侵犯汾北，尉遲運隨從齊公宇文憲率軍抗禦，攻拔其伏龍城。進爵位爲廣業郡公，增加八百户食邑。

建德元年，授右侍伯，轉右司衛。時宣帝在東宫，親狎諂佞，數有罪失。高祖於朝臣内選忠諒鯁正者以匡弼之。於是以運爲右宫正。三年，帝幸雲陽宫，又令運以本官兼司武，與長孫覽輔皇太子居守。俄而衛剌王直作亂，率其黨襲肅章門。覽懼，走行在所。運時偶在門中，直兵奄至，不暇命左右，乃手自闔門。直黨與運

建德元年，授任右侍伯，轉任右司衛。當時宣帝爲東宫太子，親近一些小人，多次有罪過。高祖於朝臣内選擇忠諒鯁正的大臣輔導匡正太子。於是委任尉遲運爲右宫正。三年，帝前往雲陽宫，又下令尉遲運以本官身份兼任司武，與長孫覽輔助皇太子留守京都。不久衛剌王宇文直作亂，率領黨徒攻打肅章門。長孫覽害怕，逃往行在所。尉遲運正好在門内，宇文直率兵突然來到，來不及對左右人下令，自己親手闔門。宇文

爭門，斫傷運手指，僅而得閉。直既不得入，乃縱火燒門。運懼火盡，直黨得進，乃取宮中材木及床等以益火，更以膏油灌之，火勢轉熾。久之，直不得進，乃退。運率留守兵，因其退以擊之，直大敗而走。是日微運，宮中已不守矣。高祖嘉之，授大將軍，賜以直田宅、妓樂、金帛、車馬及什物等，不可勝數。

直部衆與尉遲運爭門，砍傷尉遲運手指，終於將門閉上。宇文直進不了門，便縱火燒門。尉遲運害怕火滅後，宇文直等能進門，下令將宮中木材和床等可以燒的都投入火中加大火勢，又以膏油灌入火中，火勢很猛。很長時間，宇文直不能入門，於是退走。尉遲運率領留守的軍隊，乘宇文直退走而追擊，宇文直大敗而逃。當時若不是尉遲運，皇宮可能失守。高祖加以嘉獎，授任大將軍，賜給他宇文直的土地住宅、妓樂、金帛、車馬和其他東西等，不可勝數。

四年，出爲同州、蒲津、潼關等六防諸軍事、同州刺史。高祖將伐齊，召運參議。東夏底定，頗有力焉。五年，拜柱國，進爵盧國公，邑五千户。宣政元年，轉司武上大夫，總宿衛軍事。高祖崩於雲陽宮，秘未發喪，運總侍衛兵還京師。

四年，出朝任同州、蒲津、潼關等六防諸軍事、同州刺史。高祖準備征伐齊國，召見尉遲運商議。平定齊國，他出了大力。五年，任爲柱國，進爵盧國公，食邑五千户。宣政元年，轉任司武上大夫，總管宿衛軍事。高祖在雲陽宮去世，保密不發喪，尉遲運指揮衛兵回到京師。

宣帝即位，授上柱國。運之爲宮正也，數進諫於帝。帝不能納，反疏忌之。時運又與王軌、宇文孝伯等皆爲高祖所親待，軌屢言帝失於高祖。帝謂運預其事，愈更銜之。及軌被誅，運懼及於禍，問計於宇文孝伯。語在《孝伯傳》。尋而得出爲秦州總管，秦渭等六州諸軍事、秦州刺史。然運至州，猶懼不免。大象元年二月，遂以憂薨於州，時年四十一。贈大後丞、秦渭河鄯成洮文等七州諸軍事、秦州刺史。謚曰中。子靖嗣。大象末，儀同大將軍。

宣帝即位，授任上柱國。尉遲運任宮正時，常對宣帝加以勸諫。宣帝不能接納，反而疏遠猜忌他。當時尉遲運又與王軌、宇文孝伯等人都受到高祖的親近，王軌常將宣帝的過失告知高祖。宣帝認爲尉遲運參與此事，更爲懷恨。王軌被誅死，尉遲運害怕遭災禍，請教宇文孝伯如何處理。此事記載在《宇文孝伯傳》中。不久獲准出朝任秦州總管，秦渭等六州諸軍事、秦州刺史。不過尉遲運雖然到州任職，還是十分擔心不免於難。大象元年二月，由於擔憂而在州刺史任上死去，當時四十一歲。贈大後丞、秦渭河鄯成洮文等七州諸軍事、秦州刺史。謚號稱爲中。其子尉遲靖繼嗣。大象末年，任儀同大將軍。

王軌

王軌，太原祁人也，小名沙門，漢司徒允之後。世爲州郡冠族。累葉仕魏，賜姓烏丸氏。父光，少雄武，有將帥才略。每從征討，頻有戰功。太祖知其勇决，遇之甚厚。位至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平原縣公。

軌性質直，慷慨有遠量。臨事强正，人不敢干。起家事輔城公。及高

王軌，是太原祁人，小名沙門，爲漢司徒王允的後代。其家世代爲州郡冠族。幾代人在魏任職，賜姓烏丸氏。父親王光，自少雄武，具有將帥的才能謀略。每次隨從征討，經常立有戰功。太祖知道他英勇能决斷，十分器重。任職位至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平原縣公。

王軌性格質樸直率，慷慨而有遠大的器量。臨事剛正不阿，没人敢侵犯。開始擔任職位是在

祖即位，授前侍下士。俄轉左侍上士，頗被識顧。累遷内史上士、内史下大夫，加授儀同三司。自此親遇彌重，遂處腹心之任。時晋公護專政，高祖密欲圖之。以軌沉毅有識度，堪屬以大事，遂問以可否。軌贊成之。

輔城公府。高祖即位，授職前侍下士。不久轉任爲左侍上士，很受器重。多次升遷任内史上士、内史下大夫，加授儀同三司。自此以後更受親近重用，委以心腹之任。當晋公宇文護專政之時，高祖秘密計劃將其除去。因爲王軌沉毅有見識氣度，可以委以大事，因而詢問可否進行。王軌贊同并助成此事。

建德初，轉内史中大夫，加授開府儀同三司，又拜上開府儀同大將軍，封上黄縣公，邑一千户，軍國之政，皆參預焉。五年，高祖總戎東伐，六軍圍晋州。刺史崔景嵩守城北面，夜中密遣送款。詔令軌率衆應之，未明，士皆登城鼓噪。齊人駭懼，因即退走。遂克晋州，擒其城主特進、海昌王尉相貴，俘甲士八千人。於是遂從平并、鄴。以功進位上大將軍，進爵郯國公，邑三千户。

建德初年，轉任内史中大夫，加授開府儀同三司，又拜上開府儀同大將軍，封爲上黄縣公，食邑一千户，軍國之政，皆參預。五年，高祖親自指揮東伐，六軍圍攻晋州。刺史崔景嵩守衛城北面，夜晚秘密遣人來申明願意歸附。詔令王軌率軍隊接應，天尚未亮，戰士登上城呼叫。齊人受驚，因此退逃。於是攻占晋州，擒獲其城主特進、海昌王尉相貴，俘虜八千甲士。因此而平定并、鄴之地。以功而進位上大將軍，進爵郯國公，食邑三千户。

及陳將吴明徹入寇吕梁，徐州總管梁士彦頻與戰不利，乃退保州城，不敢復出。明徹遂堰清水以灌之，列船艦於城下，以圖攻取。詔以軌爲行軍總管，率諸軍赴救。軌潜於清水入淮口，多竪大木，以鐵鎖貫車輪，横截水流，以斷其船路。方欲密决其堰以斃之，明徹知之，懼，乃破堰遽退，冀乘决水之勢，以得入淮。比至清口，川流已闊，水勢亦衰，船艦并礙於車輪，不復得過。軌因率兵圍而蹙之。唯有騎將蕭摩訶以二千騎先走，得免。明徹及將士三萬餘人，并器械輜重，并就俘獲。陳之鋭卒，於是殲焉。高祖嘉之，進位柱國，仍拜徐州總管、七州十五鎮諸軍事。軌性嚴重，多謀略，兼有吕梁之捷，威振敵境。陳人甚憚之。

陳將吴明徹入侵吕梁，徐州總管梁士彦多次交戰均失利，衹能退保州城，不敢出城再戰。吴明徹於是築堰堵塞清水灌城，排列船艦在城下，圖謀攻取該城。詔書令王軌任行軍總管，率領諸軍前往援救。王軌秘密從清水入淮口，設置了許多大木，用鐵鎖穿連車輪，横向截住水流，用以阻斷其船路。正想秘密决其河堰而消滅陳軍，吴明徹知道後，心中害怕，於是决破堤堰迅速退走，希望乘决水之勢，退入淮水。當到清口之處，河流開闊，水勢衰退，船艦被車輪所阻，無法過去。王軌趁勢率軍將其包圍。衹有騎將蕭摩訶率二千騎兵先行逃跑，免於此難。吴明徹與將士三萬餘人，以及武器糧食器械等，全被俘獲。陳國的精鋭部隊，因此被殲滅。高祖嘉獎，進位柱國，并委任爲徐州總管、七州十五鎮諸軍事。王軌性情莊重嚴肅，善於謀略，加上吕梁之捷，威震陳國。陳國人對他十分害怕。

宣帝之征吐谷渾也，高祖令軌與宇文孝伯并從，軍中進取，皆委軌等，帝仰成而已。時宫尹鄭譯、王端

宣帝征討吐谷渾，高祖令王軌與宇文孝伯隨從共往，軍中指揮，全委任王軌等人，宣帝衹是依賴别人取得成功而已。當時宫尹鄭譯、王端等

等并得幸帝。帝在軍中，頗有失德，譯等皆預焉。軍還，軌等言之於高祖。高祖大怒，乃撻帝，除譯等名，仍加捶楚。帝因此大銜之。軌又嘗與小内史賀若弼言及此事，且言皇太子必不克負荷。弼深以爲然，勸軌陳之。軌後因侍坐，乃謂高祖曰："皇太子仁孝無聞，復多凉德，恐不了陛下家事。愚臣短暗，不足以論是非。陛下恒以賀若弼有文武奇才，識度宏遠，而弼比每對臣，深以此事爲慮。"高祖召弼問之。弼乃詭對曰："皇太子養德春宫，未聞有過。未審陛下，何從得聞此言?"既退，軌誚弼曰："平生言論，無所不道，今者對揚，何得乃爾翻覆?"弼曰："此公之過也。皇太子，國之儲副，豈易攸言。事有蹉跌，便至滅門之禍。本謂公密陳臧否，何得遂至昌言。"軌默然久之，乃曰："吾專心國家，遂不存私計。向者對衆，良實非宜。"後軌因内宴上壽，又捋高祖鬚曰："可愛好老公，但恨後嗣弱耳。"高祖深以爲然。但漢王次長，又不才，此外諸子并幼，故不能用其説。

及宣帝即位，追鄭譯等復爲近侍。軌自知必及於禍，謂所親曰："吾昔在先朝，實申社稷至計。今日之事，斷可知矣。此州控帶淮南，鄰接强寇，欲爲身計，易同反掌。但忠義之節，不可虧違。况荷先帝厚恩，每思以死自效，豈以獲罪於嗣主，便欲背德於先朝。止可於此待死，義不爲他計。冀千載之後，知吾此心。"

大象元年，帝令内史杜虔信就徐州殺軌。御正中大夫顔之儀切諫，帝不納，遂誅之。軌立朝忠恕，兼有大功，忽以無罪被戮，天下知與不知，無不傷惜。

人都爲宣帝寵幸。宣帝在軍中，常有喪失禮德的行爲，鄭譯等人也都參預其中。軍隊回歸後，王軌等人向高祖彙報。高祖大怒，下令鞭撻宣帝，免除鄭譯等人官職，并加以捶楚懲罰。宣帝因此十分仇恨。王軌又曾經與小内史賀若弼説到了此事，而且説皇太子承擔不了這一責任。賀若弼很贊同，勸王軌上報。王軌後乘侍坐之機，對高祖説道："没有聽到皇太子有什麽仁孝，又多薄德，恐怕難興陛下家事。愚臣智識不高，不足以議論是非。陛下經常認爲賀若弼有文武奇才，識度宏遠，而賀若弼每次見臣，都以此事深深憂慮。"高祖召賀若弼詢問。賀若弼説假話："皇太子養德春宫，没有聽説有過失。不知陛下從什麽地方聽聞此言?"退出後，王軌誚刺賀若弼説："平生言論，無所不説，今日對上，怎麽能如此翻覆無常?"賀若弼説："這是你的過錯。皇太子，是國家的儲君，豈能胡説。事情一有蹉跌，便召來滅門之禍。本想請公秘密陳奏好歹，怎麽就至於直言不諱。"王軌良久無言，乃説道："吾專心關懷國家，終不存私計。上次於衆人中説出，確實不合適。"此後王軌乘宫内宴會上壽，摸着高祖的長鬚説："你是可愛的好人，衹是遺憾没有好後嗣。"高祖十分贊同。但是次子漢王，亦不才，此外各子年幼，所以不能用其説。

到宣帝即帝位，追回鄭譯等復爲内中近侍。王軌自知必定遭禍，對所親者説："吾昔日在先朝，確實是爲了社稷着想。今日之事，已經很明白。此州控帶淮南，鄰接强寇，要是爲了身家性命，易同反掌。但是忠義之節，不可虧違。况且自己蒙受先帝厚恩，經常思想以死自效，豈可因獲罪於嗣主，便欲背德於先朝。衹能在此等死，理應不再作别的打算。希望千載之後，能明白我的心。"

大象元年，宣帝命令内史杜虔信到徐州殺死王軌。御正中大夫顔之儀切諫，宣帝不聽，王軌於是被殺。王軌在朝中忠恕，又立有大功，突然無罪被殺死，天下的人不論知與不知，都爲他傷惜。

宇文神舉　宇文顯和

宇文神舉，太祖之族子也。高祖晋陵、曾祖求男，仕魏，位并顯達。祖金殿，魏鎮遠將軍、兗州刺史、安吉縣侯。

宇文神舉，太祖的族子。他高祖宇文晋陵、曾祖宇文求男，仕任魏朝，職位顯達。其祖宇文金殿，魏鎮遠將軍、兗州刺史、安吉縣侯。

父顯和，少而襲爵，性矜嚴，頗涉經史，膂力絶人，彎弓數百斤，能左右馳射。魏孝武之在藩也，顯和早蒙眷遇。時屬多難，嘗問計於顯和。顯和具陳宜杜門晦迹，相時而動。孝武深納焉。及即位，擢授冠軍將軍、閤内都督，封城陽縣公，邑五百户。孝武以顯和藩邸之舊，遇之甚厚。時顯和所居宅隘陋，乃撤殿省，賜爲寢室。其見重如此。

其父宇文顯和，年少襲爵，性格矜持嚴肅，頗涉經史，膂力絶人，彎弓强度數百斤，能够馳馬左右射箭。魏孝武帝還是藩王時，顯和便得到其恩待。當時多難，曾經向顯和問計。顯和陳説宜深居簡出，等待時機再行動。孝武認真接受。到孝武即帝位，超升授予冠軍將軍、閤内都督，封給城陽縣公爵位，食邑五百户。孝武因爲顯和是在藩時舊人，恩遇十分優厚。當時顯和的住宅狹小簡陋，於是撤銷殿省，賜給他作爲宅第。他被器重到如此程度。

及齊神武專政，帝每不自安。謂顯和曰："天下洶洶，將若之何?"對曰："當今之計，莫若擇善而從之。"因誦詩云："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帝曰："是吾心也。"遂定入關之策。帝以顯和母老，家累又多，令預爲計。對曰："今日之事，忠孝不可并立。然臣不密則失身，安敢預爲私計。"帝愴然改容曰："卿即我之王陵也。"遷朱衣直閤、閤内大都督，改封長廣縣公，邑一千五百户。

齊神武專政，帝經常心中不安。對顯和説："天下洶洶，怎麽辦呢?"回答説："當今之計，不如擇善而從之。"接着誦詩："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帝説："這是吾的心思。"於是確定了入關的決策。帝以顯和母親年老，家累又多，令他早些準備。回答説："今日之事，忠孝不可兩全。如果臣處事不密便失身，怎麽敢預先爲私人打算。"帝悲傷動情説："卿就是我的王陵。"遷任朱衣直閤、閤内大都督，改封長廣縣公，食邑一千五百户。

從帝入關。至溱水，太祖素聞其善射而未之見也。俄而水傍有一小鳥，顯和射而中之。太祖笑曰："我知卿工矣。"其後，引爲帳内大都督。俄出爲持節、衛將軍、東夏州刺史。以疾去職，深爲吏民所懷。尋進位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加散騎常侍。魏恭帝元年，卒，時年五十七。太祖親臨之，哀動左右。建德二年，追贈使持節、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延丹綏三州諸軍事、延州刺史。

隨從帝入關。到達溱水，太祖素聞他善射但未見過。不久水旁有一小鳥，顯和射中了。太祖笑着説："我知卿武功高强了。"其後，任之爲帳内大都督。不久出任爲持節、衛將軍、東夏州刺史。因爲疾病而去職，吏民都十分懷念他。不久進位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加散騎常侍。魏恭帝元年，去世，時年五十七。太祖親自臨吊，哀動左右。建德二年，追贈使持節、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延丹綏三州諸軍事、延州刺史。

神舉早歲而孤，有夙成之量。族兄安化公深器異之。及長，神情倜

神舉很早成爲孤兒，有成人氣量。族兄安化公宇文深十分器重他。長大後，神情倜儻，志

儻，志略英瞻，眉目疏朗，儀貌魁梧。有識欽之，莫不許以遠大。世宗初，起家中侍上士。世宗留意翰林，而神舉雅好篇什。帝每有游幸，神舉恒得侍從。保定元年，襲爵長廣縣公，邑二千三百户。尋授帥都督，遷大都督、使持節、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拜右大夫。四年，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治小宫伯。天和元年，遷右宫伯中大夫，進爵清河郡公，增邑一千户。高祖將誅晉公護也，神舉得預其謀。建德元年，遷京兆尹。三年，出爲熊州刺史。神舉威名素重，齊人甚憚之。五年，攻拔齊陸渾等五城。

及高祖東伐，詔神舉從軍。并州平，即授并州刺史，加上開府儀同大將軍。州既齊氏别都，控帶要重。平定甫爾，民俗澆詭，豪右之家，多爲奸猾。神舉勵精爲治，示以威恩，旬月之間，遠邇悦服。尋加上大將軍，改封武德郡公，增邑二千户。俄進柱國大將軍，改封東平郡公，增邑通前六千九百户。所部東壽陽縣土人，相聚爲盗，率其黨五千人，來襲州城。神舉以州兵討平之。

宣政元年，轉司武上大夫。高祖親戎北伐，令神舉與原國公姬願等率兵五道俱入。高祖至雲陽，疾甚，乃班師。幽州人盧昌期、祖英伯等聚衆據范陽反，詔神舉率兵擒之。齊黄門侍郎盧思道亦在反中，賊平見獲，解衣將伏法。神舉素欽其才名，乃釋而禮之，即令草露布。其待士禮賢如此。屬稽胡反叛，入寇西河。神舉又率衆與越王盛討平。時突厥與稽胡連和，遣騎赴救。神舉以奇兵擊之，突厥敗走，稽胡於是款服。即授并潞肆石等四州十二鎮諸軍事、并州總

氣膽略過人，眉目疏朗，儀貌魁梧。有遠見者欽佩他，都贊許他前途遠大。世宗初年，入仕而爲中侍上士。世宗關注文苑，神舉雅好文章。帝每次出游，神舉都要侍從。保定元年，襲封長廣縣公，食邑二千三百户。不久授予帥都督，遷任大都督、使持節、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授職右大夫。四年，進位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治小宫伯。天和元年，升遷右宫伯中大夫，進爵清河郡公，增加一千户食邑。高祖謀誅晉公宇文護，神舉參與其謀。建德元年，遷任京兆尹。三年，出朝任熊州刺史。神舉素來威名很大，齊人十分忌憚。五年，攻占齊朝陸渾等五座城池。

高祖東伐，詔令神舉隨從大軍。平定并州，即授其爲并州刺史，加上開府儀同大將軍。該州是齊氏的别都，戰略位置很重要。剛剛平定，民俗澆薄詐僞，豪右之家，多半奸猾。神舉勵精圖治，威恩并施，旬月之間，遠近都喜悦欽服。不久加授上大將軍，改封武德郡公，增加二千户食邑。不久進位柱國大將軍，改封東平郡公，增加食邑連原來所有共六千九百户。所部東壽陽縣土人，相聚爲盗，率領五千人衆，來攻打州城。神舉以州兵討伐平定了盗賊。

宣政元年，轉任司武上大夫。高祖親自率軍北伐，令神舉和原國公姬願等率兵分五路進軍。高祖到雲陽，病重，下令班師。幽州人盧昌期、祖英伯等人在范陽造反，詔令神舉率兵擒拿他們。齊朝黄門侍郎盧思道亦在反賊之中，叛賊平定被捉獲，解衣將要加以正法。神舉素來欽佩他的才名，於是將之釋放以禮相待，即令其起草露布。其待士禮賢都是如此。此時稽胡反叛，侵犯西河。神舉又率衆與越王宇文盛討伐平定。當時突厥與稽胡聯合，派遣騎兵奔赴援救。神舉埋伏奇兵攔擊，突厥敗走，稽胡於是降服。即授予并潞肆石等四州十二鎮諸軍事、并州總管。

管。

初，神舉見待於高祖，遂處心腹之任。王軌、宇文孝伯等屢言皇太子之短，神舉亦頗與焉。及宣帝即位，荒淫無度，神舉懼及於禍，懷不自安。初定范陽之後，威聲甚振。帝亦忌其名望，兼以宿憾，遂使人賫鴆酒賜之，薨於馬邑。時年四十八。

神舉偉風儀，善辭令，博涉經史，性愛篇章，尤工騎射。臨戎對寇，勇而有謀。莅職當官，每著聲績。兼好施愛士，以雄豪自居。故得任兼文武，聲彰中外。百僚無不仰其風則，先輩舊齒至于今而稱之。子同嗣。位至儀同大將軍。

神舉弟神慶，少有壯志，武藝絶倫。大象末，位至柱國、汝南郡公。

當初，神舉爲高祖信任，遂居心腹重任。王軌、宇文孝伯等人屢言皇太子的缺點，神舉也參與了。宣帝即位後，荒淫無度，神舉害怕得禍，心中十分不安。初定范陽之後，威望名聲更加顯揚。帝嫉妒他的名望，加上過去的憾恨，於是令人將毒酒賜給他，在馬邑逝世。當時年四十八歲。

神舉風度儀容卓異，善於辭令，博覽經史，喜愛文學，尤工騎射。臨陣對敵，勇而有謀。居官稱職，聲譽政績常爲人稱道。兼好施愛士，以雄豪自居。因此得以身兼文武之職，聲譽彰於中外。百官都敬慕他的風範，前輩老臣到今日還在稱贊他。其子宇文同嗣位。位至儀同大將軍。

神舉弟神慶，少年時有壯志，武藝絶倫。大象末年，位至柱國、汝南郡公。

宇文孝伯

宇文孝伯字胡三，吏部安化公深之子也。其生與高祖同日，太祖甚愛之，養於第内。及長，又與高祖同學。武成元年，拜宗師上士。時年十六。孝伯性沉正謇諤，好直言。高祖即位，欲引置左右。時政在冢臣，不得專制，乃托言少與孝伯同業受經，思相啓發。由是晋公護弗之猜也，得入爲右侍上士，恒侍讀書。

天和元年，遷小宗師，領右侍儀同。及遭父憂，詔令於服中襲爵。高祖嘗從容謂之曰："公之於我，猶漢高之與盧綰也。"乃賜以十三環金帶。自是恒侍左右，出入卧内，朝之機務，皆得預焉。孝伯亦竭心盡力，無所迴避。至於時政得失，及外間細事，皆以奏聞。高祖深委信之，當時莫與爲比。及高祖將誅晋公護，密與衛王直圖之。唯孝伯及王軌、宇文神舉等頗得參預。護誅，授開府儀同三司，歷司會中大夫、左右小宫伯、

宇文孝伯字胡三，是吏部安化公宇文深之子。他的生日和高祖同日，太祖十分喜愛他，在自己家中養育。長大後，又與高祖同學。武成元年，任爲宗師上士。這年纔十六歲。孝伯性格穩重正直而敢言，喜好直言。高祖即位，想用爲左右手。當時政權爲朝廷重臣控制，不能專制，於是托言從小與孝伯共同學習經典，想互有啓發。因此晋公宇文護没有猜疑，得以入爲右侍上士，常常侍伴讀書。

天和元年，遷任小宗師，領右侍儀同。遭逢父親喪事，詔令服喪期中襲爵。高祖曾從容對他説："公之於我，就如同漢高祖與盧綰一樣。"於是賜給十三環金帶。從此經常隨侍左右，出入卧室内房，朝中的機要事務，都得以參預。孝伯也盡心盡力，無所迴避。對於時政得失，以及宫外小事，都加以奏聞。高祖深加委信，當時無人可比。高祖準備誅殺晋公宇文護，秘密與衛王宇文直謀劃。衹有孝伯和王軌、宇文神舉等人參預。宇文護被誅殺，授職開府儀同三司，歷任司會中大夫、左右小宫伯、東宫左宫正。

東宮左宮正。

建德之後，皇太子稍長，既無令德，唯昵近小人。孝伯白高祖曰：“皇太子四海所屬，而德聲未聞。臣忝宮官，實當其責。且春秋尚少，志業未成，請妙選正人，爲其師友，調護聖質，猶望日就月將。如或不然，悔無及矣。”帝斂容曰：“卿世載鯁直，竭誠所事。觀卿此言，有家風矣。”孝伯拜謝曰：“非言之難，受之難也。深願陛下思之。”帝曰：“正人豈復過君。”於是以尉遲運爲右宮正，孝伯仍爲左宮正。尋拜宗師中大夫。及吐谷渾入寇，詔皇太子征之。軍中之事，多决於孝伯。俄授京兆尹，入爲左宮伯，轉右宮伯。嘗因侍坐，帝問之曰：“我兒比來漸長進不?”答曰：“皇太子比懼天威，更無罪失。”及王軌因内宴捋帝鬚，言太子之不善，帝罷酒，責孝伯曰：“公常語我，云太子無過。今軌有此言，公爲誑矣。”孝伯再拜曰：“臣聞父子之際，人所難言。臣知陛下不能割情忍愛，遂爾結舌。”帝知其意，默然久之，乃曰：“朕已委公矣，公其勉之。”

五年，大軍東討，拜内史下大夫，令掌留臺事。軍還，帝曰：“居守之重，無忝戰功。”於是加授大將軍，進爵廣陵郡公，邑三千户，并賜金帛及女妓等。六年，復爲宗師。每車駕巡幸，常令居守。其後高祖北討，至雲陽宮，遂寢疾。驛召孝伯赴行在所。帝執其手曰：“吾自量必無濟理，以後事付君。”是夜，授司衛上大夫，總宿衛兵馬事。又令馳驛入京鎮守，以備非常。

宣帝即位，授小冢宰。帝忌齊王憲，意欲除之。謂孝伯曰：“公能爲朕圖齊王，當以其官位相授。”孝伯

建德之後，皇太子漸漸長大，既無美德，又祇親近一些小人。孝伯對高祖說：“皇太子是四海之内的希望，但未有德望。臣身任宮官，負有責任。太子年紀不大，志業未成，請選擇更好的人，爲他的師友，調教護理他神聖的秉性，希望很快有成效。如果不然，後悔就來不及了。”帝神情嚴肅地說：“卿世代鯁直，對待所事奉的人竭盡誠心。品察卿之言語，確爲家風。”孝伯拜謝說：“說起來并不難，習學起來却難。很希望陛下思之。”帝說：“正直的人哪裏再有超過你的。”於是任命尉遲運爲右宮正，孝伯仍爲左宮正。不久授任宗師中大夫。當吐谷渾入侵時，詔令皇太子征討。軍中的事，多由孝伯决定。不久授任京兆尹，又入爲左宮伯，轉任右宮伯。曾經侍坐，帝問他：“我兒近來有没有長進?”回答說：“皇太子近來懼怕天威，没有罪失。”當王軌在内宴中冒險向高祖進言，，說太子的過失，帝罷酒，責備孝伯說：“公常對我說，太子無過失。如今王軌有此言，公誑騙我了。”孝伯再拜說：“臣聞父子之間的事，别人很難說。臣知道陛下不能割情忍愛，因此也就不說了。”帝知道他的意思，沉默很久，纔說：“朕已委托於公，公其勉之。”

五年，大軍東討，授職内史下大夫，令掌管留守事項。大軍歸還，帝說：“留守責任重大，不亞於戰功。”於是加授大將軍，進封廣陵郡公，食邑三千户，并賜給金帛和女妓等。六年，復爲宗師。每當帝出巡，常令其居守。其後高祖北討，至雲陽宮時，患重病卧床。派驛使召孝伯趕赴行在所。帝握着他的手說：“我自己想已經好不了，以後事托付於君。”當日夜晚，授予司衛上大夫，總管宿衛兵馬事項。又令其急速入京鎮守，以防備突然事變。

宣帝即位，授任小冢宰。宣帝忌恨齊王宇文憲，想將其除去。對孝伯說：“公能爲朕除去齊王，就以他的官位授給你。”孝伯叩頭說：“先

叩頭曰：“先帝遺詔，不許濫誅骨肉。齊王，陛下之叔父，戚近功高，社稷重臣，棟梁所寄。陛下若妄加刑戮，微臣又順旨曲從，則臣爲不忠之臣，陛下爲不孝之子也。”帝不懌，因漸疏之。乃與于智、王端、鄭譯等密圖其事。後令智告憲謀逆，遣孝伯召憲入，遂誅之。

帝之西征也，在軍有過行，鄭譯時亦預焉。軍還，孝伯及王軌盡以白，高祖怒，撻帝數十，仍除譯名。至是，譯又被帝親昵。帝既追憾被杖，乃問譯曰：“我脚上杖痕，誰所爲也?”譯答曰：“事由宇文孝伯及王軌。”譯又因説王軌捋鬚事。帝乃誅軌。尉遲運懼，私謂孝伯曰：“吾徒必不免禍，爲之奈何?”孝伯對曰：“今堂上有老母，地下有武帝，爲臣爲子，知欲何之。且委質事人，本徇名義，諫而不入，將焉逃死。足下若爲身計，宜且遠之。”於是各行其志。運尋出爲秦州總管。然帝荒淫日甚，誅戮無度，朝章弛紊，無復綱紀。孝伯又頻切諫，皆不見從。由是益疏斥之。後稽胡反，令孝伯爲行軍總管，從越王盛討平之。及軍還，帝將殺之，乃托以齊王之事，誚之曰：“公知齊王謀反，何以不言?”孝伯對曰：“臣知齊王忠於社稷，爲群小媒孽，加之以罪。臣以言必不用，所以不言。且先帝付囑微臣，唯令輔導陛下，今諫而不從，實負顧托。以此爲罪，是所甘心。”帝大慚，俯首不語。乃命將出，賜死于家。時年三十六。

及隋文帝踐極，以孝伯及王軌忠而獲罪，并令收葬，復其官爵。又嘗謂高熲曰：“宇文孝伯實有周之良臣，若使此人在朝，我輩無措手處也。”子歆嗣。

帝遺詔，不許濫誅骨肉。齊王，是陛下的叔父，是近親又功勞很高，爲國家的重臣，是如棟梁之對房屋般的可依托的人。陛下若是妄加處刑殺戮，微臣順從帝旨，則臣爲不忠之臣，陛下則是不孝之子。”帝不高興，因此漸漸疏遠他。乃與于智、王端、鄭譯等人秘密圖謀此事。此後令于智上告齊王宇文憲謀逆，遣孝伯將他召入，就此殺害。

帝西征時，在軍中有過失行爲，鄭譯也時常參預。軍還，孝伯及王軌盡數報知高祖，高祖大怒，鞭撻帝數十，革除鄭譯職名。此時，鄭譯又被皇上親近重用。帝記恨被鞭杖，乃問鄭譯説：“我脚上的杖痕，是誰造成的?”鄭譯回答説：“此事起因於宇文孝伯及王軌。”鄭譯又趁機説了王軌在高祖面前進言“挑撥”的事。帝因此誅殺王軌。尉遲運害怕，私下對孝伯説：“我們必定不能免禍，怎麽辦纔好?”孝伯回答：“現在堂上有老母親，地下有武帝，爲臣爲子，知道要到哪裹。而且委質事人，本應爲名和義而獻身，勸諫不入，將到哪裹逃死。你若爲身家性命着想，就要遠遠避開。”從此各行其志。尉遲運不久出任秦州總管。但是帝越來越荒淫，誅戮無度，朝廷混亂，已無綱紀。孝伯又多次深切勸諫，都没有聽從。因此更被疏遠排斥。此後稽胡造反，令孝伯爲行軍總管，隨從越王宇文盛征討平定。當還軍後，帝想殺他，於是提出齊王之事，諷刺説：“公知道齊王謀反，爲何不説?”孝伯回答説：“臣知齊王忠於國家，被一些小人陷害，加之以罪。臣説的話都不會采納，所以不説。且先帝付囑微臣，衹讓輔助引導陛下，現在進諫而不從，實在是有負顧托。因此而治罪，我心甘情願。”帝十分慚愧，低頭不説話。於是下令押出去，賜死於家中。終年三十六歲。

到隋文帝做了皇帝，以孝伯及王軌忠心而獲罪，下令都加以收葬，恢復其官爵。又曾經對高熲説：“宇文孝伯實在是周朝的良臣，若是他在朝廷中，我們便不可能取代朝政了。”其子宇文歆繼嗣。

顔之儀

顔之儀字子升，琅邪臨沂人也，晋侍中含九世孫。祖見遠，齊御史治書。正色立朝，有當官之稱。及梁武帝執政，遂以疾辭。尋而齊和帝暴崩，見遠慟哭而絶。梁武帝深恨之，謂朝臣曰："我自應天從人，何預天下人事，而顔見遠乃至於此。"當時嘉其忠烈，咸稱嘆之。父協，以見遠蹈義忤時，遂不仕進。梁元帝爲湘東王，引協爲其府記室參軍。協不得已，乃應命。梁元帝後著《懷舊志》及詩，并稱贊其美。

顔之儀字子升，是琅邪臨沂人，晋侍中顔含第九代孫。祖父見遠，任齊御史治書。在朝中神情莊重態度嚴肅，居官稱職，爲人稱揚。當梁武帝執政時，以疾病爲由辭官。不久齊和帝突然而死，見遠大哭而致氣絶。梁武帝深感遺憾，對朝臣説："我自從順應天命和順從人心臨政以來，何預天下人事，而顔見遠竟至於如此。"當時稱贊他忠烈，都爲他感嘆。父親顔協，以見遠蹈義觸犯時政權要，因而不任官職。梁元帝爲湘東王，引顔協任其府記室參軍。顔協不得已，衹好赴任。梁元帝後來著《懷舊志》及詩，都稱贊其美。

之儀幼穎悟，三歲能讀《孝經》。及長，博涉群書，好爲詞賦。嘗獻《神州頌》，辭致雅贍。梁元帝手敕報曰："枚乘二葉，俱得游梁；應貞兩世，并稱文學。我求才子，鯁慰良深。"

之儀幼年穎悟，三歲時能够讀《孝經》。長大後，博覽群書，喜好寫詞賦。曾經進獻《神州頌》，文辭典雅富麗。梁元帝親手回書説："枚乘二葉，俱得游梁；應貞兩世，并稱文學。我求才子，鯁慰良深。"

江陵平，之儀隨例遷長安。世宗以爲麟趾學士，稍遷司書上士。高祖初建儲宫，盛選師傅，以之儀爲侍讀。太子後征吐谷渾，在軍有過行，鄭譯等并以不能匡弼坐譴，唯之儀以累諫獲賞。即拜小宫尹，封平陽縣男，邑二百户。宣帝即位，遷上儀同大將軍、御正中大夫，進爵爲公，增邑一千户。帝後刑政乖僻，昏縱日甚，之儀犯顔驟諫，雖不見納，終亦不止。深爲帝所忌。然以恩舊，每優容之。及帝殺王軌，之儀固諫。帝怒，欲并致之於法。後以其諒直無私，乃舍之。

江陵平定後，之儀按規定遷到長安。世宗任其爲麟趾學士，不久遷升爲司書上士。高祖剛設立儲宫，認真選擇師傅，選之儀爲侍讀。太子後來征討吐谷渾，在軍中有不軌行爲，鄭譯等人都因不能匡弼而受譴罰，衹有之儀屢次勸諫而獲賞。因而授任小宫尹，封平陽縣男，食邑二百户。宣帝即位，晋位上儀同大將軍、御正中大夫，進爵爲公，增加食邑一千户。宣帝其後刑法政治乖僻，越來越昏縱，之儀屢次犯顔相諫，雖然未被采納，始終未停止上諫言。宣帝十分忌恨他。由於有舊恩，也一直加以優容。當宣帝殺王軌，之儀堅持進諫。宣帝大怒，想將他也處死。後來以他誠實正直而無私心，没有執行。

宣帝崩，劉昉、鄭譯等矯遺詔，以隋文帝爲丞相，輔少主。之儀知非帝旨，拒而弗從。昉等草詔署記，逼之儀連署。之儀厲聲謂昉等曰："主上升遐，嗣子冲幼，阿衡之任，宜在宗英。方今賢戚之内，趙王最長，以

宣帝去世，劉昉、鄭譯等人僞造遺詔，以隋文帝爲丞相，輔助少主。之儀知道不是宣帝的旨意，拒絶相從。劉昉等人草詔而署名之後，逼之儀連署。之儀厲聲對劉昉等人説："主上去世，繼嗣之子年幼，朝廷大權，應該由才能傑出的宗族掌握。現在皇親之中，趙王年齡最大，以親以

親以德，合膺重寄。公等備受朝恩，當思盡忠報國，奈何一旦欲以神器假人！之儀有死而已，不能誣罔先帝。”於是昉等知不可屈，乃代之儀署而行之。隋文帝後索符璽，之儀又正色曰：“此天子之物，自有主者，宰相何故索之?”於是隋文帝大怒，命引出，將戮之，然以其民之望也，乃止。出爲西疆郡守。

隋文帝踐極，詔徵還京師，進爵新野郡公。開皇五年，拜集州刺史。在州清静，夷夏悦之。明年代還，遂優游不仕。十年正月，之儀隨例入朝。隋文帝望而識之，命引至御坐，謂之曰：“見危授命，臨大節而不可奪，古人所難，何以加卿。”乃賜錢十萬、米一百石。十一年冬，卒，年六十九。有文集十卷行於世。

德來説，都合宜寄以重任。你們備受朝恩，應一心盡忠報國，怎麽能一下子就將朝廷大權交給別人！之儀就是死，也不能誣罔先帝。”因此劉昉等人知道不能使他屈服，於是代之儀署名而公布。隋文帝後來又索要符璽，之儀又正色説：“這是天子的信物，自有主人，做宰相的爲什麽要?”隋文帝因此大怒，下令帶出去，想殺掉他，但是因爲他在民衆中聲望很高，纔放掉了他。出朝做西疆郡守。

隋文帝做皇帝，將他徵回京師，進爵爲新野郡公。開皇五年，任爲集州刺史。在任期間州内清平安寧，各民族百姓都喜歡。第二年代還，因此悠閑自得不再任職。十年正月，之儀按例去朝見。隋文帝見到後就認出了他，命帶他到御座前，對他説：“危難時刻授命，你守大節而不可奪，古人也難做到，用什麽來嘉獎你。”於是賜錢十萬、米一百石。十一年冬，去世，終年六十九歲。有文集十卷行於世。

樂運

時京兆郡丞樂運亦以直言數諫於帝。

當時京兆郡丞樂運亦多次直言勸諫宣帝。

運字承業，南陽淯陽人，晋尚書令廣之八世孫。祖文素，齊南郡守。父均，梁義陽郡守。

樂運字承業，是南陽淯陽人，晋朝尚書令樂廣的八世孫。祖父文素，任齊朝南郡守。父親樂均，任梁朝義陽郡守。

運少好學，涉獵經史，而不持章句。年十五而江陵滅，運隨例遷長安。其親屬等多被籍，而運積年爲人傭保，皆贖免之。又事母及寡嫂甚謹。由是以孝義聞。梁故都官郎琅邪王澄美之，爲次其行事，爲《孝義傳》。性方直，未嘗求媚於人。

樂運少小好學，閱讀經史著作，但不拘泥於章句。十五歲時江陵覆滅，樂運隨常例遷往長安。其親屬等多被籍没，樂運多年做僕傭，將他們都贖免。對母親和寡嫂侍候極爲恭謹。由是盛傳他的孝義之名。梁朝故都官郎琅邪王澄贊美他，爲他叙述事迹，作《孝義傳》。性格方直，從未求媚於他人。

天和初，起家夏州總管府倉曹參軍，轉柱國府記室參軍。尋而臨淄公唐瑾薦爲露門學士。前後犯顔屢諫高祖，多被納用。建德二年，除萬年縣丞。抑挫豪右，號稱强直。高祖嘉之，特許通籍，事有不便於時者，令巨細奏聞。高祖嘗幸同州，召運赴行在所。既至，高祖謂運曰：“卿來日

天和初年，入仕任夏州總管府倉曹參軍，轉任柱國府記室參軍。不久臨淄公唐瑾推薦他爲露門學士。前後多次犯顔上諫高祖，大多被納用。建德二年，任爲萬年縣丞。打擊豪强，號稱剛强正直。高祖嘉獎他，破例許可通籍，有不便於時的事情，令大事小事都奏聞。高祖曾經至同州，徵召樂運赴行在所。到了後，高祖對樂運説：“卿這段時間是否見到太子?”樂運説：“臣來日

見太子不?”運曰：“臣來日奉辭。”高祖曰：“卿言太子何如人?”運曰：“中人也。”時齊王憲以下，并在帝側。高祖顧謂憲等曰：“百官佞我，皆云太子聰明睿知，唯運獨云中人，方驗運之忠直耳。”於是因問運中人之狀。運對曰：“班固以齊桓公爲中人，管仲相之則霸，豎貂輔之則亂。謂可與爲善，亦可與爲惡也。”高祖曰：“我知之矣。”遂妙選宫官，以匡弼之。仍超拜運京兆郡丞。太子聞之，意甚不悦。

及高祖崩，宣帝嗣位。葬訖，詔天下公除。帝及六宫，便議即吉。運上疏曰：“三年之喪，自天子達于庶人。先王制禮，安可誣人。禮，天子七月而葬，以俟天下畢至。今葬期既促，事訖便除，文軌之内，奔赴未盡；鄰境遠聞，使猶未至。若以喪服受吊，不可既吉更凶；如以玄冠對使，未知此出何禮。進退無據，愚臣竊所未安。”書奏，帝不納。

自是德政不修，數行赦宥。運又上疏曰：“臣謹案《周官》曰：‘國君之過市，刑人赦。’此謂市者交利之所，君子無故不游觀焉。若游觀，則施惠以悦之也。《尚書》曰：‘眚災肆赦。’此謂過誤爲害，罪雖大，當緩赦之。《吕刑》云：‘五刑之疑，有赦。’此謂刑疑從罰，罰疑從免。《論語》曰：‘赦小過，舉賢才。’謹尋經典，未有罪無輕重，溥天大赦之文。逮兹末葉，不師古始，無益於治，未可則之。故管仲曰：‘有赦者，奔馬之委轡。不赦者，痤疽之礪石。’又曰：‘惠者，民之仇讎。法者，民之父母。’吴漢遺言，猶云‘唯願無赦’。王符著論，亦云‘赦者非明世之所宜’。豈可數施非常之惠，以肆

曾向太子告别。”高祖説：“卿認爲太子人如何?”樂運説：“中等人才。”此時齊王宇文憲以下，都在高祖身旁。高祖望着宇文憲等人説：“百官都騙我，都説太子聰明有知識，衹有樂運一人説是中等人才，這纔證明樂運的忠心和正直。”於是向樂運問中等人才是如何的人。樂運回答説：“班固以齊桓公爲中等人才，以管仲爲宰相就可稱霸，豎貂輔佐就國中大亂。説的是可以爲善，亦可以爲惡。”高祖説：“我知道了。”於是精心選擇宫官，匡弼太子。爲此越級任樂運爲京兆郡丞。太子聽説後，心中十分不高興。

高祖去世，宣帝嗣位。高祖安葬後，下詔天下全都除喪。宣帝及六宫，便議定居喪期滿。樂運上疏説：“守三年喪，天子和庶人都一樣。先王制定的禮儀，怎麽可以歪曲。禮，天子七個月安葬，爲的是等天下的人都能來到。如今葬期已經很短，葬後就除喪，疆域之内，奔喪的人尚未完；鄰境知此事的，使者尚未到來。如果以喪服讓人憑吊，不能除喪之後再另辦喪事；如果以玄冠接見來使，不知出於何禮。進退無所依據，愚臣心中十分不安。”書奏上去，帝不采納。

從此不修德政，多次實行赦宥。樂運又上疏説：“臣謹案《周官》所説：‘國君之過市，刑人赦。’這是説市場是交易的地方，君子無故不可去游觀。如果游觀，就要施惠使之喜悦。《尚書》上説：‘眚災肆赦。’所説是過誤造成災害，罪行雖然大，當緩行赦罪。《吕刑》所説：‘五刑之疑，有赦。’這説的是處刑有疑問則從罰，如果處罰有疑問便從免。《論語》説：‘赦小過，舉賢才。’查找經典，没有不論罪行輕重，溥天下大赦的文字。到此末葉，不師從古人之言，對治理國家無益，不能作爲原則。所以管仲説：‘有赦者，奔馬之委轡。不赦者，痤疽之礪石。’又説：‘惠者，民之仇讎。法者，民之父母。’吴漢遺言，也説：‘惟願無赦。’王符著論，亦説‘赦者非明世之所宜’。豈可多次施行非常的恩惠，使奸徒肆惡。”帝也不采納，更加昏暴。

奸宄之惡乎。”帝亦不納，而昏暴滋甚。

運乃輿櫬詣朝堂，陳帝八失。

樂運於是抬着棺材到朝堂，陳説帝有八大錯失。

一曰：内史御正，職在弼諧，皆須參議，共治天下。大尊比來小大之事，多獨斷之。堯舜至聖，尚資輔弼，比大尊未爲聖主，而可専恣己心？凡諸刑罰爵賞，爰及軍國大事，請參諸宰輔，與衆共之。

第一是：内史御正，職責在於輔佐協調，都必須參議，共同治理天下。帝近來大事小事，大多獨斷專行。堯舜至聖，尚且要輔弼相助，比較起來帝尚未成爲聖主，却可以專恣自己心意？凡是各件刑罰爵賞，以致有關軍國大事，請參諸宰輔，與衆臣共議。

二曰：内作色荒，古人重誡。大尊初臨四海，德惠未洽，先搜天下美女，用實後宫；又詔儀同以上女，不許輒嫁。貴賤同怨，聲溢朝野。請姬媵非幸御者，放還本族。欲嫁之女，勿更禁之。

第二是：在内沉迷於女色，這是古人深加告誡的。帝初登基，尚無普施德惠，却先搜集天下美女，用以充實後宫；又詔令儀同以上官員女兒，不許擅自出嫁。貴人庶民都怨恨，怨聲遍朝野。請不是與帝相宿的姬媵，放還本族。要出嫁的女子，不要再禁止。

三曰：天子未明求衣，日旰忘食，猶恐萬機不理，天下擁滯。大尊比來一入後宫，數日不出。所須聞奏，多附内豎。傳言失實，是非可懼。事由宦者，亡國之徵。請准高祖，居外聽政。

第三是：天子天不亮就起來，日旰尚未吃飯，還擔心萬機不理，天下事擁滯。帝近來一進入後宫，數日不出來。須奏聞的事，都通過宦官。傳言失實，是非不明而可怕。事情經宦官，是亡國的徵兆。請如高祖一樣，居外聽政。

四曰：變故易常，乃爲政之大忌；嚴刑酷罰，非致治之弘規。若罰無定刑，則天下皆懼；政無常法，則民無適從。豈有削嚴刑之詔未及半祀，便即追改，更嚴前制？政令不定，乃至於是。今宿衛之官，有一人夜不直者，罪至削除；因而逃亡者，遂便籍没。此則大逆之罪，與十杖同科。雖爲法愈嚴，恐人情愈散。一人心散，尚或可止，若天下皆散，將如之何。秦網密而國亡，漢章疏而祚永。請遵輕典，并依大律。則億兆之民，手足有所措矣。

第四是：隨意變故，是爲政的大忌；嚴刑酷罰，不是治國的弘規。如果罰無定刑，則天下皆懼怕；政無常法，則人民無所適從。豈有下詔削去嚴刑不到半年，便加以更定，比原來更嚴的？政令不定，達到這樣的程度。現在的宿衛官員，有一人夜晚不值守，便獲削除之罪；因而逃亡者，就被籍没。如此便如大逆之罪，與十杖同科。雖然法越來越嚴，衹怕人情愈散。一個人心散，或者尚可以止住，如果天下人皆心散，將怎麽辦。秦朝法網很密却亡國，漢朝法律寬疏却福運永長。請遵守輕典，并依照大律。則億兆人民，便有所遵循了。

五曰：高祖斫雕爲朴，本欲傳之萬世。大尊朝夕趨庭，親承聖旨。豈有崩未逾年，而遽窮奢麗，成父之志，義豈然乎。請興造之制，務從卑儉。雕文刻鏤，一切勿營。

第五是：高祖去除雕飾，崇尚質樸，本想萬世相傳。帝朝夕隨從，親承聖旨。豈有高祖逝世不到一年，就窮奢極麗，完成父親的遺志，難道理應如此嗎。請興造的規制，務從儉樸。雕文刻鏤，全都不要做。

六曰：都下之民，徭賦稍重。必是軍國之要，不敢憚勞。豈容朝夕徵求，唯供魚龍爛漫，士民從役，祇爲俳優角抵。紛紛不已，財力俱竭，業業相顧，無復聊生。凡此無益之事，請并停罷。

第六是：都城附近的百姓，徭役賦稅稍重。必是軍國之要，不敢懼怕勞苦。豈容朝夕徵求，祇是供歡樂，士民從役，祇是爲娛樂。紛紛不已，財和力都竭盡了，業業相顧，不知如何生活。凡是這些無益的事，請都停止。

七曰：近見有詔，上書字誤者，即治其罪。假有忠讜之人，欲陳時事，尺有所短，文字非工，不密失身，義無假手，脱有舛謬，便陷嚴科。嬰徑尺之鱗，其事非易，下不諱之詔，猶懼未來，更加刑戮，能無鉗口！大尊縱不能采誹謗之言，無宜杜獻書之路。請停此詔，則天下幸甚。

第七是：近來見到詔令，上書有錯字，即治其罪。假如有忠讜的人，想陳述世事，尺有所短，文字不工，不密則失身，理應不假他人之手，如若有錯誤，就陷於嚴刑。觸犯徑尺之鱗，其事不容易，下達不諱詔書，猶懼未來，更加以刑戮，人們能不閉口不言！帝就算不能采納誹謗的言論，也不要杜絶上書之路。請停用這一詔令，則天下幸甚。

八曰：昔桑穀生朝，殷王因之獲福。今玄象垂誡，此亦興周之祥。大尊雖減膳撤懸，未盡銷譴之理。誠願諮諏善道，修布德政，解兆民之愠，引萬方之罪，則天變可除，鼎業方固。大尊若不革兹八事，臣見周廟不血食矣。

第八是：過去桑穀生於朝中，殷王因此獲福。如今玄象垂誡，這亦是興周的祥兆。帝雖然減省御膳撤除懸樂，未盡銷譴之理。誠心希望徵詢善道，廣施德政，解除兆民的愠怒，引萬方之罪於己身，則天之災變可除，國家纔能鞏固。帝若不革除這八件事，恐怕臣將要看到周朝亡國宗廟絶祠了。

帝大怒，將戮之。内史元巖給帝曰："樂運知書奏必死，所以不顧身命者，欲取後世之名。陛下若殺之，乃成其名也。"帝然之，因而獲免。翌日，帝頗感悟。召運謂之曰："朕昨夜思卿所奏，實是忠臣。先皇明聖，卿數有規諫。朕既昏暗，卿復能如此。"乃賜御食以賞之。朝之公卿，初見帝盛怒，莫不爲運寒心。後見獲

帝大怒，要殺他。内史元巖欺騙皇帝説："樂運知道奏書後必然要死，所以不顧生死的原因，是想取得後世之名。陛下若殺掉他，正好使他成名。"帝認爲是如此，樂運因此獲免。第二天，帝頗感悟。召見樂運説："朕昨夜思考卿所奏，確實是忠臣。先皇明聖，卿多次勸諫。朕既昏暗，卿還是能如此。"於是賜給御食爲獎賞。朝中的公卿，開始見到帝盛怒，都爲樂運寒心。後來見他獲免，都互相祝賀免於虎口。

宥，皆相賀以爲幸免虎口。

内史鄭譯嘗以私事請托運而弗之許，因此銜之。及隋文帝爲丞相，譯爲長史，遂左遷運爲廣州溠陽令。開皇五年，轉毛州高唐令。頻歷二縣，并有聲績。運常願處一諫官，從容諷議。而性訐直，爲人所排抵，遂不被任用。乃發憤，録夏殷以來諫諍事，集而部之，凡六百三十九條，合四十一卷，名曰《諫苑》。奏上之。隋文帝覽而嘉焉。

内史鄭譯曾經以私事請托樂運而他没有答應，因此記恨。隋文帝爲丞相，鄭譯爲長史，因此將樂運貶爲廣州溠陽令。開皇五年，轉任毛州高唐令。在二縣任職，都有聲績。樂運常常希望做諫官，以便容易諷議。但是性格直率，被人排抵，因而没有被任用。於是發憤，將夏殷以來諫諍的史事，集録爲書，共六百三十九條，合爲四十一卷，書名《諫苑》。將書奏上。隋文帝閲後加以稱贊。

史臣曰：士有不因學藝而重，不待爵禄而貴者何？亦云忠孝而已。若乃竭力以奉其親者，人子之行也；致身以事其君者，人臣之節也。斯固彌綸三極，囊括百代。當宣帝之在東朝，凶德方兆，王軌、宇文孝伯、神舉志惟無隱，盡言於父子之間。淫刑既逞，相繼夷滅。隋文之將登庸，人懷去就。顔之儀風烈懍然，正辭以明節，崎嶇雷電之下，僅而獲濟。斯數子者，豈非社稷之臣歟。或人以爲不忠，則天下莫之信也。自古以外戚而居重任，多藉一時之恩，至若尉遲運者，可謂位以才升，爵由功進。美矣哉。

史臣曰：士有不憑藉學藝而被重用，不待爵禄而顯貴者是什麽原因？應該説衹是由於忠孝而已。若竭力奉事親者，是做人子的行爲；致身以奉事君主，是做人臣的節操。這本來就統攝天、地、人，囊括百代。當宣帝爲東宫太子時，顯出了凶德，王軌、宇文孝伯、神舉不加隱瞞，都告知高祖。宣帝得逞而施淫刑，都被殺害。隋文帝將要登基，人人都考慮去就。顔之儀風烈懍然，正辭以明節，在艱難的情況下，僅得獲免。這幾個人，豈非社稷之臣。或者有人以爲不忠，則天下都不會相信。自古以外戚而居重任，多是憑藉一時之恩，而尉遲運，可説是以才升位，以功勞進爵。美矣哉。

周書卷四十一

列傳第三十三

王褒　庾信

王褒

王褒字子淵，琅邪臨沂人也。曾祖儉，齊侍中、太尉、南昌文憲公。祖騫，梁侍中、金紫光祿大夫、南昌安侯。父規，梁侍中、左民尚書、南昌章侯。并有重名於江左。

王褒字子淵，是琅邪臨沂人。曾祖父王儉，任齊侍中、太尉、南昌文憲公。祖父王騫，任梁侍中、金紫光祿大夫、南昌安侯。父親王規，任梁侍中、左民尚書、南昌章侯。在江左都有很大名氣。

褒識量淵通，志懷沉靜。美風儀，善談笑，博覽史傳，尤工屬文。梁國子祭酒蕭子雲，褒之姑夫也，特善草隸。褒少以姻戚，去來其家，遂相模範。俄而名亞子雲，并見重於世。梁武帝喜其才藝，遂以弟鄱陽王恢之女妻之。起家秘書郎，轉太子舍人，襲爵南昌縣侯。稍遷秘書丞。宣成王大器，簡文帝之冢嫡，即褒之姑子也。于時盛選僚佐，乃以褒爲文學。尋遷安成内史。及侯景渡江，建業擾亂，褒輯寧所部，見稱於時。

王褒知識淵博氣量宏通，性情沉穩嫻靜。風度儀表很美，善於談笑，博覽史册，特别擅長寫文章。梁朝國子祭酒蕭子雲，是王褒的姑夫，特别善於草隸書法。王褒年少時由於與他是姻戚，經常去其家探訪，因而臨摹學習其書法。不久王褒書法之名可與子雲名聲相當，都爲當世所看重。梁武帝喜愛王褒的才能和技藝，遂將其弟鄱陽王蕭恢的女兒嫁給他爲妻子。初入仕爲秘書郎，改任太子舍人，襲嗣南昌縣侯爵位。不久遷升秘書丞。宣成王蕭大器，是簡文帝的嫡親，即是王褒的姑姑之子。當時廣泛選任僚佐，將王褒任爲文學之職。不久遷任安成内史。當侯景渡江，建業混亂，王褒極力安撫本地區，爲當時人所稱贊。

梁元帝承制，轉智武將軍、南平内史。及嗣位於江陵，欲待褒以不次之位。褒時猶在郡，敕王僧辯以禮發遣。褒乃將家西上。元帝與褒有舊，相得甚歡。拜侍中，累遷吏部尚書、左僕射。褒既世冑名家，文學優贍，當時咸相推挹，故旬月之間，位升端右。寵遇日隆，而褒愈自謙虚，不以

梁元帝掌權，改任王褒爲智武將軍、南平内史。待到在江陵登基爲帝，準備破格擢升王褒職位。王褒此時猶在郡中，帝下敕令王僧辯以禮送出。王褒便帶着家室沿江西上。梁元帝與王褒有舊交情，相處得非常融洽。任爲侍中，多次遷升而爲吏部尚書、左僕射。王褒既是世族名家，才學淵博豐富，當時都加以推舉，所以旬月之間，就高升朝中重要職任。寵遇越來越重，而王褒則

位地矜人，時論稱之。

越來越謙虛，不以自己的世家出身和豪貴官職而對人無禮，爲當時人所稱贊。

初，元帝平侯景及擒武陵王紀之後，以建業凋殘，方須修復；江陵殷盛，便欲安之。又其故府臣寮，皆楚人也，并願即都荆郢。嘗召群臣議之。領軍將軍胡僧祐、吏部尚書宗懍、太府卿黄羅漢、御史中丞劉瑴等曰："建業雖是舊都，王氣已盡。且與北寇鄰接，止隔一江。若有不虞，悔無及矣。臣等又嘗聞之，荆南之地，有天子氣。今陛下龍飛纘業，其應斯乎。天時人事，徵祥如此。臣等所見，遷徙非宜。"元帝深以爲然。時褒及尚書周弘正咸侍座。乃顧謂褒等曰："卿意以爲何如？"褒性謹慎，知元帝多猜忌，弗敢公言其非。當時唯唯而已。後因清閑密諫，言辭甚切。元帝頗納之。然其意好荆、楚，已從僧祐等策。明日，乃於衆中謂褒曰："卿昨日勸還建業，不爲無理。"褒以宣室之言，豈宜顯之於衆。知其計之不用也，於是止不復言。

當初，梁元帝平定侯景及擒得武陵王蕭紀之後，因爲建業遭戰火破壞凋殘，必須等其修復；江陵則殷實繁盛，故準備在此定都。加上其故府臣僚，都是楚地之人，都願意在荆郢建都。曾經召集群臣商議此事。領軍將軍胡僧祐、吏部尚書宗懍、太府卿黄羅漢、御史中丞劉瑴等説道："建業雖然是舊都，但是王氣已盡。而且又與北寇相接鄰，僅是隔了一條江。如果有難以預料之事，後悔就來不及了。我們又曾經聽説，荆南地區，有天子之氣。現在陛下登位承嗣帝業，大概就是應驗於此吧。天時人事，都有這樣的吉祥徵兆。臣等認爲，從江陵遷往建業并不合適。"梁元帝十分贊同。當時王褒及尚書周弘正都侍坐在一側。梁元帝於是看着王褒等人問道："卿的意見如何？"王褒性情很謹慎，知道梁元帝常常有猜忌之心，不敢公開説這事不妥。當時衹是唯唯喏喏搪塞過去。過後趁空閑時秘密進諫，説得懇切而有理。梁元帝也多能接受。但是他喜愛荆、楚地區，采納了胡僧祐等人的建議。第二天，在大庭廣衆中對王褒説："卿昨日勸我還建業，也不是没有道理的。"王褒認爲在王室中私下交談的話，不宜公布於衆。因此知道自己的意見不被納用，於是不再説話。

及大軍征江陵，元帝授褒都督城西諸軍事。褒本以文雅見知，一旦委以總戎，深自勉勵，盡忠勤之節。被圍之後，上下猜懼，元帝唯於褒深相委信。朱買臣率衆出宣陽之西門，與王師戰，買臣大敗。褒督進不能禁，乃貶爲護軍將軍。王師攻其外栅，城陷，褒從元帝入子城，猶欲固守。俄而元帝出降，褒遂與衆俱出。見柱國于謹，謹甚禮之。褒曾作《燕歌行》，妙盡關塞寒苦之狀，元帝及諸文士并和之，而競爲凄切之詞，至此方驗焉。

北周大軍征討江陵時，梁元帝授予王褒都督城西諸軍事。王褒以文雅知名於世，如今委以統管軍事的重任，自己十分努力，盡忠誠勤勞之節。江陵被包圍之後，上下相互猜疑懼怕，梁元帝惟獨特别信任王褒。朱買臣率領軍隊出宣陽西門與王師作戰，買臣大敗。王褒督促前進而不能阻止其敗，乃貶爲護軍將軍。王師進攻其外層營栅，城池陷落，王褒隨從梁元帝退入子城，準備固守。不久元帝出城投降，王褒與衆人一起出城。見到柱國于謹，于謹接待十分禮貌。王褒曾經寫了一首《燕歌行》的詩，叙述關塞寒苦情狀惟妙惟肖，元帝和各位文學之士都加以唱和，競相作凄凉詞句，到此時得以應驗。

褒與王克、劉瑴、宗懍、殷不害

王褒與王克、劉瑴、宗懍、殷不害等數十

等數十人，俱至長安。太祖喜曰："昔平吴之利，二陸而已。今定楚之功，群賢畢至。可謂過之矣。"又謂褒及王克曰："吾即王氏甥也，卿等并吾之舅氏。當以親戚爲情，勿以去鄉介意。"於是授褒及克、殷不害等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常從容上席，資餼甚厚。褒等亦并荷恩眄，忘其羈旅焉。

人，一塊兒到達長安。太祖十分高興地說："當初平定吴國，所得衹是二陸。這次平定楚地，一大批賢俊之士全都到來，勝過平吴之役。"又對王褒和王克說："我是王氏之甥，你們是我的舅氏。以親戚相待，不要介意離開了自己的故鄉。"於是授予王褒、王克、殷不害等人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赴宴經常從容居於尊貴席位，食物非常豐厚。王褒等人都蒙受恩顧，忘記了自己羈旅他鄉。

孝閔帝踐阼，封石泉縣子，邑三百户。世宗即位，篤好文學。時褒與庾信才名最高，特加親待。帝每游宴，命褒等賦詩談論，常在左右。尋加開府儀同三司。保定中，除内史中大夫。高祖作《象經》，令褒注之。引據該洽，甚見稱賞。褒有器局，雅識治體。既累世在江東爲宰輔，高祖亦以此重之。建德以後，頗參朝議。凡大詔册，皆令褒具草。東宫既建，授太子少保，遷小司空，仍掌綸誥。乘輿行幸，褒常侍從。

孝閔帝登基，封王褒爲石泉縣子，食邑三百户。世宗即位，十分喜愛文學。此時文學名聲最高的是王褒和庾信，得到世宗的破格親待。世宗每次游樂宴飲，都要王褒等人賦詩談論，經常跟隨在身邊。不久加授爲開府儀同三司。保定年間，授予内史中大夫。高祖撰《象經》，下令王褒爲其作注。他的注引經據典廣博，很受稱贊。王褒心胸寬闊，很熟悉治國的綱領、要旨。累世都在江東擔任宰輔高官，高祖因此對他十分器重。建德年後，常參預朝廷大事。衹要是重要的詔書和典册，都令王褒起草。確立東宫太子時，任其爲太子少保，遷任小司空，依然執掌皇帝的詔令文告。帝王出巡，王褒常常跟隨在一旁。

初，褒與梁處士汝南周弘讓相善。及弘讓兄弘正自陳來聘，高祖許褒等通親知音問。褒贈弘讓詩，并致書曰：

當初，王褒與梁處士汝南周弘讓關係很好。當弘讓之兄弘正從陳朝出使於周，高祖允許王褒等人與親友互通音信。王褒贈給周弘讓詩詞，并給其一封書信：

> 嗣宗窮途，楊朱歧路。征蓬長逝，流水不歸。舒慘殊方，炎涼異節，木皮春厚，桂樹冬榮。想攝衛惟宜，動静多豫。賢兄入關，敬承款曲。猶依杜陵之水，尚保池陽之田，鏟迹幽蹊，銷聲穹谷。何期愉樂，幸甚！幸甚！

> 嗣宗於窮途，楊朱在歧路。飄泊的旅人長此逝去，流去的水不再歸來。在他鄉歷盡苦樂，炎涼節令迥然不同，春天樹木生長，冬天桂花盛開。猜想保養身體適當，起居作息都很安樂。賢兄入關，敬承他轉達對你誠摯殷勤的心意。還是依身杜陵水，保有池陽的田地，隱居於幽徑，銷聲於深谷。豈料如此歡樂，十分榮幸！十分榮幸！

> 弟昔因多疾，亟覽九仙之方；晚涉世途，常懷五岳之舉。同夫關令，物色異人；譬彼客卿，服膺高士。上經説道，屢聽玄牝之談；中藥養神，每禀

> 弟往年多病，各處尋覽九類仙人的方藥；晚年涉足於仕途，但常常所想的是遍游五岳名山。同夫關令，有心物色異人；如同客卿，衷心信奉高士。談經説道之時，常聽道家有關孳生萬物的本源的談論；平

丹沙之説。頃年事道盡，容髮衰謝，芸其黄矣，零落無時。還念生涯，繁憂總集。視陰愒日，猶趙孟之徂年；負杖行吟，同劉琨之積慘。河陽北臨，空思鞏縣；霸陵南望，還見長安。所冀書生之魂，來依舊壤；射聲之鬼，無恨他鄉。白雲在天，長離别矣，會見之期，邈無日矣。援筆攬紙，龍鍾横集。

弘讓復書曰：

甚矣悲哉！此之爲别也。雲飛泥沉，金鑠蘭滅，玉音不嗣，瑶華莫因。家兄至自鎬京，致書於穹谷。故人之迹，有如對面，開題申紙，流臉沾膝。江南燠熱，橘柚冬青；渭北沍寒，楊榆晚葉。土風氣候，各集所安，餐衛適時，寢興多福。甚善！甚善！

與弟分袂西陝，言反東區，雖保周陵，還依蔣徑，三姜離析，二仲不歸。麋鹿爲曹，更多悲緒。丹經在握，貧病莫諧；芝术可求，恒爲采掇。昔吾壯日，及弟富年，俱值邕熙，并歡衡泌。南風雅操，清商妙曲，弦琴促坐，無乏夕晨。玉瀝金華，冀獲難老。不虞一旦，翻覆波瀾。吾已愒陰，弟非茂齒。禽、尚之契，各在天涯，永念生平，難爲胸臆。且當視陰數箭，排愁破涕。人生樂耳，憂戚何爲。豈能遽悲次房，游魂不反。遠傷金彦，骸柩無托。但願愛玉體，珍金相，保期頤，享黄髮。猶冀蒼雁頳鯉，時傳尺素，清風朗月，俱寄相思。

和的藥物可以養神，有關丹藥的談論聽説就很多了。這些年來事情較多，面容和頭髮都已衰謝，花草已經枯黄，凋謝也没多久了。追憶生涯，重重憂慮匯集一處。光陰易逝，如同趙孟那樣珍視時光；拄着拐杖一路吟詩，也就如同劉琨鬱集着憂愁。北臨河陽，心中思念鞏縣；南面望見霸陵，回首看見長安。所希望的是書生的魂魄，依歸故土；射聲之鬼，無恨他鄉。白雲在天，大家長期離别，相會的日子，邈遠而無準期。執筆攬紙，涕淚縱横交集。

周弘讓給王褒回了一封書信説：

實在是傷悲！由此離别。白雲飛散泥水沉積，黄金銷鑠蘭花香滅，美好的音樂不再繼續，珍美的詩文無人承襲。家兄從鎬京到來，將書信送達穹谷。故人踪迹，如同當面所見，閲讀書信，淚流滿面沾濕雙膝。江南天氣炎熱，橘柚冬天也是青的；渭北寒冷，楊樹榆樹已老葉凋零。不同的風土氣候，各自安居，願飲食調養適時，起居多福。幸善！幸善！

與弟由陝分别，説回到東南地區，還是要保周室，隨依蔣徑，但兄弟情篤却仍然離散，廉潔隱退之士不歸。與麋鹿爲伴，更增加了諸多愁緒。雖然掌握了丹經，然而貧病未得調理；靈芝之術可求，要經常多多采取服用。當初我正是壯年時，兄弟你也是年富力强，都正當和洽興盛，隱居衡門泌水，其樂融融。南風雅樂，清商妙曲，彈奏琴弦促膝而坐，也不顧及晨夕。仙室中服食玉膏，希求獲得長壽。没料到突然之間，波瀾翻覆，我已老了，弟也不年輕了。禽、尚情投意合，如今，各在天涯，永遠懷念生平，却難以安慰心胸。權且當作光陰易逝，排遣愁苦破涕爲笑。人生應該快樂，不必憂傷悲戚。又怎能悲痛次房，游魂不返。往前感念金彦，骸骨靈柩無所托付。衹希望珍愛玉體，保持金相，延年長壽。還希望蒼雁紅鯉傳遞書信，清風朗月，寄托相思之情。子

子淵，子淵，長爲别矣！握管操觚，聲淚俱咽。

尋出爲宜州刺史。卒於位，時年六十四。子鼒嗣。

淵，子淵，從此長别離了！握管操觚，咽泣吞聲。

不久出朝任宜州刺史。在此職位上去世，時年六十四歲。其子王鼒繼嗣。

庾信

庾信字子山，南陽新野人也。祖易，齊徵士。父肩吾，梁散騎常侍、中書令。

庾信字子山，是南陽新野人。其祖父庾易，齊朝徵士。其父親庾肩吾，梁朝散騎常侍、中書令。

信幼而俊邁，聰敏絶倫。博覽群書，尤善《春秋左氏傳》。身長八尺，腰帶十圍，容止頽然，有過人者。起家湘東國常侍，轉安南府參軍。時肩吾爲梁太子中庶子，掌管記。東海徐摛爲左衛率。摛子陵及信，并爲抄撰學士。父子在東宫，出入禁闥，恩禮莫與比隆。既有盛才，文并綺艷，故世號爲徐、庾體焉。當時後進，競相模範。每有一文，京都莫不傳誦。累遷尚書度支郎中、通直正員郎。出爲郢州别駕。尋兼通直散騎常侍，聘于東魏。文章辭令，盛爲鄴下所稱。還爲東宫學士，領建康令。

庾信幼年便超群出衆，聰明絶倫。他博覽群書，特别精通《春秋左氏傳》。身高八尺，腰帶十圍，儀容舉止和順，超過常人。出仕任湘東國常侍，轉任安南府參軍。此時庾肩吾爲梁太子中庶子，職掌管記。東海徐摛爲左衛率。徐摛之子徐陵和庾信，都爲抄撰學士。父子在東宫，出入於禁苑之中，所享受的恩禮無人可比。文才極高而有盛名，所作文章十分綺艷，當時號稱爲徐、庾體。世上的後學，争相模仿。每次出來一篇文章，京城之内都會傳誦。數次遷升任尚書度支郎中、通直正員郎。出朝任郢州别駕。不久兼任通直散騎常侍，出使東魏。文章和談吐，都得到魏都鄴城之人的大力稱贊。回朝後任東宫學士，領建康令。

侯景作亂，梁簡文帝命信率宫中文武千餘人，營於朱雀航。及景至，信以衆先退。臺城陷後，信奔于江陵。梁元帝承制，除御史中丞。及即位，轉右衛將軍，封武康縣侯，加散騎常侍，來聘于我。屬大軍南討，遂留長安。江陵平，拜使持節、撫軍將軍、右金紫光禄大夫、大都督，尋進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

侯景叛亂時，梁簡文帝命庾信率領宫中千餘文武，在朱雀航設立兵營。侯景來攻，庾信率衆先退。臺城陷落後，庾信逃奔到江陵。梁元帝承制，授任其爲御史中丞。梁元帝即位，其轉任右衛將軍，封武康縣侯，加散騎常侍，出使北周。正好大軍南討，於是留居長安。江陵平定，拜任使持節、撫軍將軍、右金紫光禄大夫、大都督，不久進位爲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

孝閔帝踐阼，封臨清縣子，邑五百户，除司水下大夫。出爲弘農郡守，遷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司憲中大夫，進爵義城縣侯。俄拜洛州刺史。信多識舊章，爲政簡静，吏民安之。時陳氏與朝廷通好，南北流寓之士，各許還其舊國。陳氏乃請王褒及信等十數人。高祖唯放王克、殷

孝閔帝登基，封臨清縣子，食邑五百户，授任司水下大夫。出朝任爲弘農郡守，升遷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司憲中大夫，進爵爲義城縣侯。不久任爲洛州刺史。庾信熟知昔日的典章，行政簡要清静，吏民安定。當時陳朝與北周朝廷通好，南北方流寓他鄉的人，都允許回歸故土。陳朝請求要王褒和庾信等十數人回南方。高祖衹放王克、殷不害等人，不放王褒和庾信。不

不害等，信及褒并留而不遣。尋徵爲司宗中大夫。

久授任爲司宗中大夫。

世宗、高祖并雅好文學，信特蒙恩禮。至於趙、滕諸王，周旋款至，有若布衣之交。群公碑誌，多相請托。唯王褒頗與信相埒，自餘文人，莫有逮者。

世宗、高祖都喜好文學，庾信因而受到特别的恩遇禮待。至於趙、滕諸王，與之交往，真誠懇切，有如普通百姓之交。公卿碑志，大多請托於庾信。惟有王褒大致可與庾信相比，其他文人都無人企及。

信雖位望通顯，常有鄉關之思。乃作《哀江南賦》以致其意云。其辭曰：

庾信雖然地位高名聲大，却經常思念故鄉。因此作《哀江南賦》來表達自己的心志。其賦如後：

> 粤以戊辰之年，建亥之月，大盗移國，金陵瓦解。余乃竄身荒谷，公私塗炭。華陽奔命，有去無歸，中興道消，窮於甲戌。三日哭於都亭，三年囚於别館。天道周星，物極不反。傅燮之但悲身世，無所求生；袁安之每念王室，自然流涕。昔桓君山之志事，杜元凱之生平，并有著書，咸能自序。潘岳之文彩，始述家風；陸機之詞賦，多陳世德。信年始二毛，即逢喪亂，藐是流離，至于暮齒。《燕歌》遠别，悲不自勝；楚老相逢，泣將何及。畏南山之雨，忽踐秦庭；讓東海之濱，遂飡周粟。下亭漂泊，皋橋羈旅，楚歌非取樂之方，魯酒無忘憂之用。追爲此賦，聊以記言，不無危苦之辭，唯以悲哀爲主。

> 自戊辰之年，建亥之月，大盜篡奪了國家政權，首都金陵瓦解。我藏身於荒谷之中，公私都遭受毒害。逃命於華陽，再無回歸的日子，朝廷中興之業已没有希望，窮於甲戌之年。在都亭哭了三天，在别館被囚禁了三年。天象周轉，物極不反。傅燮悲其身世，無所求生；袁安一想起王室，便會哭泣流淚。往昔桓君山之志事，杜元凱的生平，都著作成書，可以自我作序介紹。潘岳有文采，談及家風；陸機詞賦很好，多説歷代之德。庾信已經老了，又遇上喪亂，流離他鄉，至於晚年。《燕謌》遠别，悲痛難以自勝；楚老相逢，哭泣將怎麽來得及。害怕南山之雨，却又踏進秦庭；想避讓至東海之濱，終究還是吃了周粟。已是漂泊之人，羈旅之客，楚歌不能取樂，魯酒也無法使人忘憂。追爲此賦，將言語記下來，不無危苦之辭，而以悲哀爲主。

> 日暮途遠，人間何世。將軍一去，大樹飄零；壯士不還，寒風蕭瑟。荆璧睨柱，受連城而見欺；載書横階，捧珠盤而不定。鍾儀君子，入就南冠之囚；季孫行人，留守西河之館。申包胥之頓地，碎之以首；蔡威公之淚盡，加之以血。釣臺移柳，非玉

> 太陽西沉而前途甚遠，在人間又是如何。將軍一去，大樹飄零；壯士不還，寒風蕭瑟。捧着玉璧横視殿柱，被欺騙説給予連城；載書横於階梯，捧着珠盤而不定。鍾儀是位君子，到了南方成爲囚犯；季孫是位使者，被扣押在西河的别館内。申包胥頓地而哀，碎之以首；蔡威公哭盡了眼淚，加之以血。釣臺移柳，并非玉關可以

關之可望；華亭唳鶴，豈河橋之可聞。

孫策以天下爲三分，衆裁一旅；項羽用江東之子弟，人唯八千。遂乃分裂山河，宰割天下。豈有百萬義師，一朝卷甲，芟夷斬伐，如草木焉。江、淮無涯岸之阻，亭壁無藩籬之固。頭會箕斂者，合從締交；鋤耰棘矜者，因利乘便。將非江表王氣，應終三百年乎？是知并吞六合，不免軹道之災；混一車書，無救平陽之禍。嗚呼！山岳崩頹，既履危亡之運；春秋迭代，必有去故之悲。天意人事，可以淒愴傷心者矣。況復舟楫路窮，星漢非乘槎可上；風飆道阻，蓬萊無可到之期。窮者欲達其言，勞者須歌其事。陸士衡聞而撫掌，是所甘心；張平子見而陋之，固其宜矣。

我之掌庾承周，以世功而爲族；經邦佐漢，用論道而當官。禀嵩、華之玉石，潤河、洛之波瀾。居負洛而重世，邑臨河而晏安。逮永嘉之艱虞，始中原之乏主。民枕倚於墻壁，路交橫於豺虎。值五馬之南奔，逢三星之東聚。被江漢而立國，此播遷於吾祖。分南陽而賜田，裂東嶽而胙土。誅茅宋玉之宅，穿徑臨江之府。水木交運，山川崩竭。家有直道，人多全節。訓子見於純深，事君彰於義烈。新野有生祠之廟，河南有胡書之碣。況乃少微真人，天山逸民。階庭空谷，門巷蒲輪。移談講樹，就簡書筠。降生世德，載誕貞臣。文詞高於甲觀，模楷盛於漳濱。嗟有

相望；華亭唳鶴，豈是河橋能够聽聞。

孫策能三分天下，衹有一旅兵衆；項羽帶領江東子弟稱霸，也僅是八千人。却可以分裂山河，宰割天下。又怎會百萬義師，一下便大敗，被砍被殺，如同草木一樣。長江、淮河没有涯岸的阻礙，亭壁没有堅固的藩籬。頭會箕斂者，合縱締交；鋤耰棘矜者，乘機而得到。是否江東的王氣，要在三百年時終結？可見要想占有天下，還是免不了軹道災難；統一車軌文書，也救不了平陽之禍。嗚呼！山岳崩頹，已經受危亡命運；春秋迭代，必定存有去故的悲傷。天意人事，不少令人淒愴傷心的事。何況水路陸路都已窮盡，銀河星漢不能乘木筏上去；風大而道路阻隔，要到蓬萊是遥遥無期。窮者要説出心中的話，勞者用歌曲來表達。陸士衡聽了會拍手稱好，是他的願望；張平子見到會不屑一顧，是他的意志。

我家掌庾繼承自周代，以世代功勞而立爲家族；輔助漢代經邦濟世，以才能和道行而當官。禀受嵩山、華山玉石靈氣，哺潤黄河、洛水波瀾洗禮。居住背負洛水而重世，鄉邑面臨黄河而晏安。當永嘉年間大亂，中原無主，百姓倚於墻壁間，道路上豺虎横行。正好五馬南奔，三星東聚。在江、漢之畔重建國家，我祖上於此遷居江南。受賜南陽的耕地，在東嶽之地封有爵位。在宋玉的故鄉建住宅，在臨江府定居。水木交運，山川崩竭。家中有直道，家人都得尊重禮節。教訓子侄以純深爲主，供事君主彰之以義烈。新野建有生祠廟堂，河南立有胡書碑碣。何況乃是少微真人，天山逸民。階庭空谷，門巷蒲輪。相談而共處，書信簡要。生之於世代道德之家，載荷誕年而爲貞臣。文詞之好高於甲觀，模楷之美盛於漳濱。可惜而嗟的是有道而無鳳凰，哀嘆而悲的是非時

道而無鳳，嘆非時而有麟。既奸回之鼂匿，終不悦於仁人。

王子洛濱之歲，蘭成射策之年，始含香於建禮，仍矯翼於崇賢。游洊雷之講肆，齒明離之胄筵。既傾蠡而酌海，遂測管以窺天。方塘水白，釣渚池圓。侍戎韜於武帳，聽雅曲於文弦。乃解懸而通籍，遂崇文而會武。居笠轂而掌兵，出蘭池而典午。論兵於江漢之君，拭圭於西河之主。

于時朝野歡娱，池臺鐘鼓。里爲冠蓋，門成鄒魯。連茂苑於海陵，跨横塘於江浦。東門則鞭石成橋，南極則鑄銅爲柱。橘則園植萬株，竹則家封千户。西賨浮玉，南琛没羽。吴歈越吟，荆艷楚舞。草木之藉春陽，魚龍之得風雨。五十年中，江表無事。王歙爲和親之侯，班超爲定遠之使。馬武無預於兵甲，馮唐不論於將帥。豈知山岳暗然，江湖潜沸。漁陽有閭左戍卒，離石有將兵都尉。

天子方删詩書，定禮樂。設重雲之講，開士林之學。談劫燼之灰飛，辯常星之夜落。地平魚齒，城危獸角。卧刁斗於滎陽，絆龍媒於平樂。宰衡以干戈爲兒戲，縉紳以清談爲廟略。乘潰水而膠船，馭奔駒以朽索。小人則將及水火，君子則方成猿鶴。弊箄不能救鹽池之鹹，阿膠不能止黄河之濁。既而魴魚赬尾，四郊多壘。殿狎江鷗，宫鳴野雉。湛盧去國，艅艎失水。見被髮於伊川，知其時爲戎矣。

彼奸逆之熾盛，久游魂而放

却有麒麟。既奸回之鼂匿，終久不會歡悦於仁人。

王子在洛水之濱的時候，是蘭成射策之年，始含香於建禮，仍矯翼於崇賢。游走於講肆之中，談笑於胄筵之上。既然能傾蠡湖與海洋同酌，於是可以測管而窺探上天。四方的魚塘水很清，垂釣的池子則很圓。在武帳之内縱横文韜武略，在嫻雅之處聆聽歌弦美曲。乃解懸而通籍，遂崇文而會武。居之笠轂便可以掌兵，出了蘭池就能够典午。與江漢之君談論軍事，向西河之主執禮稱臣。

此時朝野歡娱，池臺都是鐘鼓之聲。里爲冠蓋，門成鄒魯。茂苑連至海陵，跨越横塘而達於江浦。東門鞭石而成橋，南極鑄銅柱立疆界。家中園林植橘萬株，種竹千畝而稱爲富户。西賨浮玉，南琛没羽。吴越歌吟，荆楚舞蹈。草木憑藉春天的陽光，魚龍得到了呼風和喚雨。五十年之間，江表無事。王歙任和親之侯，班超爲定遠之使。馬武不參預兵甲，馮唐不論於將帥。却又怎麽知道山岳暗然，江湖翻騰鼎沸。漁陽駐扎了軍隊，離石派遣了將士。

天子正删定詩書，確定禮樂。從而設立重雲之講學處，開置士林之學。談論劫難的後果，辯解天文星象。地平魚齒，城危獸角。卧刁斗於滎陽，絆龍媒於平樂。執政者將戰争視作兒戲，士大夫將清談看成謀略。激流之中乘的是膠粘之船，騎馬狂奔用的是朽索。普通人將陷入水火之中，上層君子也不能幸免。破的箄子救不了鹽池的鹹害，阿膠無法止住黄河的濁流。不久魴魚赬尾，四郊很多壁壘。殿堂上江鷗群飛，宫庭内野雉鳴叫。湛盧去國，巨舟艅艎失水。見到伊川披頭散髮，就知道已成了戎狄世界。

奸逆越來越熾盛，很久的游魂得以放

命。大則有鯨有鯢，小則爲梟爲獍。負其牛羊之力，凶其水草之性。非玉燭之能調，豈璇璣之可正。值天下之無爲，尚有欲於羈縻。飲其琉璃之酒，賞其虎豹之皮。見胡桐於大夏，識鳥卵於條支。豺牙密厲，虺毒潛吹。輕九鼎而欲問，聞三川而遂窺。

命。大的奸逆如鯨如鯢，小的奸逆如梟如獍。仗着有些牛羊般的力氣，逞凶作惡而現出殘忍之性。玉燭無法將之調和，璇璣不能將其矯正。正是天下無所爲時，尚要想加以羈縻。飲着美酒，觀賞虎豹皮毛。見胡桐於大夏，識鳥卵於條支。豺狼凶狠，毒蛇惡劣。將九鼎天下看得很輕，聞三川而想獨據天下。

始則王子召戎，奸臣介胄。既官政而離逷，遂師言而泄漏。望廷尉之逋囚，反淮南之窮寇。飛狄泉之蒼鳥，起橫江之困獸。地則石鼓鳴山，天則金精動宿。北闕龍吟，東陵麟鬥。爾乃桀黠構扇，憑陵畿甸。擁狼望於黃圖，填盧山於赤縣。青袍如草，白馬如練。天子履端廢朝，單于長圍高宴。兩觀當戟，千門受箭。白虹貫日，蒼鷹擊殿。競遭夏臺之禍，遂視堯城之變。官守無奔問之人，干戚非平戎之戰。陶侃則空裝米船，顧榮則虛摇羽扇。將軍死綏，路絕重圍。烽隨星落，書逐鳶飛。遂乃韓分趙裂，鼓卧旗折。失群班馬，迷輪亂轍。猛士嬰城，謀臣卷舌。昆陽之戰象走林，常山之陣蛇奔穴。五郡則兄弟相悲，三州則父子離别。

起始爲王子召集兵戎，奸臣從中作梗。既而官政混亂，泄漏機密。廷尉之内的囚犯，淮南的窮寇，紛紛如狄泉的蒼鳥，橫江的困獸。大地上則如石鼓鳴山，上天則現金精動宿。北闕龍吟，東陵麒麟争鬥。不久桀黠構扇，憑陵畿甸。擁狼望於天下大地，填盧山於神州赤縣。青袍色如草，白馬色如練。天子爲之廢朝，單于長圍高宴。兩觀戈戟以當，千門受於箭矢。白虹貫日，蒼鷹來擊宫殿。竟然遭到夏臺的禍難，於是視看堯城的變化。官守没有奔問的人，干戚不是平定兵戎之戰。陶侃不過空裝米船，顧榮不過虛摇羽扇。將軍死綏，路絶重圍。烽火隨星星而落，書信追逐紙鳶而飛。於是如韓、趙一樣分裂，息鼓折旗。失群的馬四奔，車輪車轍混亂。猛士祇守城，謀臣不説話。昆陽戰役大象走入山林，常山戰役長蛇奔入洞穴。五郡則兄弟相悲，三州則父子離别。

護軍慷慨，忠能死節。三世爲將，終於此滅。濟陽忠壯，身參末將。兄弟三人，義聲俱唱。主辱臣死，名存身喪。狄人歸元，三軍凄愴。尚書多算，守備是長。雲梯可拒，地道能防。有齊將之閉壁，無燕師之卧墻。大事去矣，人之云亡。申子奮發，勇氣咆勃。實總元戎，身先士卒。胄落魚門，兵填馬窟。屢犯

護軍慷慨，忠能死節。三世都爲將軍，至此而消亡。濟陽忠壯，被任末將。兄弟三人，都慷慨就義。主辱臣死，名存身喪。狄人歸元，三軍凄愴。尚書有很多方法，以守備爲好。可以抵擋雲梯，防禦地道。有齊將之閉壁，無燕師之卧墻。大事已經去了，人人都説亡矣。申子奮發，勇氣驚人。統率軍隊，身先士卒。可惜在魚門失敗，兵填馬窟。多次觸犯權勢，遭遇如同刮骨。功業没有了，身名也埋没了。或者有以隼來作勢，

通中，頻遭刮骨。功業夭枉，身名埋没。或以隼翼鷃披，虎威狐假。沾漬鋒鏑，脂膏原野。兵弱虜强，城孤氣寡。聞鶴唳而虚驚，聽胡笳而淚下。據神亭而亡戟，臨横江而棄馬。崩於鉅鹿之沙，碎於長平之瓦。於是桂林顛覆，長洲麋鹿。潰潰沸騰，茫茫慘黷。天地離阻，人神怨酷。晋鄭靡依，魯衛不睦。競動天關，争回地軸。探雀鷇而未飽，待熊蹯而詎熟。乃有車側郭門，筋懸廟屋。鬼同曹社之謀，人有秦庭之哭。

狐假虎威。沾漬鋒鏑，脂膏原野。兵力弱而虜强，孤城氣勢寡弱。聽到鶴聲也是一陣虚驚，聽到胡笳便紛紛落淚。據神亭而亡戟，臨横江而棄馬。如同是崩沙於鉅鹿，碎瓦於長平。於是桂林顛覆，長洲麋鹿。四處沸騰，各地凄慘。天地離阻，人和神都怨言不已。晋和鄭不和，魯與衛不睦。天關被觸動，相争地軸。探雀鷇而未飽，熊掌也不是一時就熟。乃有車側郭門，筋懸廟屋。鬼同曹社之謀，人有秦庭之哭。

余乃假刻璽於關塞，稱使者之酬對。逢鄂坂之譏嫌，值彭門之征税。乘白馬而不前，策青騾而轉礙。吹落葉之扁舟，飄長帆於上游。彼鋸牙而勾爪，又巡江而習流。排青龍之戰艦，鬥飛燕之船樓。張遼臨於赤壁，王濬下於巴丘。乍風驚而射火，或箭重而回舟。未辨聲於黄蓋，已先沈於杜侯。落帆黄鶴之浦，藏船鸚鵡之洲。路已分於湘漢，星猶看於斗牛。若乃陰陵失路，釣臺斜趣。望赤岸而沾衣，艤烏江而不度。雷池栅浦，鵲陵焚戍。旅舍無烟，巢禽失樹。謂荆、衡之杞梓，庶江、漢之可恃。淮海維揚，三千餘里。過漂渚而寄食，托蘆中而度水。届于七澤，濱于十死。嗟天保之未定，見殷憂之方始。本不達於危行，又無情於禄仕。謬掌衛於中軍，濫尸丞於御史。

我於是假刻璽印於關塞，稱使者與之酬答。遇上鄂坂之譏嫌，又值彭門之徵税。乘坐白馬不能前進，鞭策青騾同樣如此。吹落葉之扁舟，飄長帆於上游。彼武裝極强，而且巡江習流。排開青龍戰艦，布列飛燕船樓。張遼臨於赤壁，王濬下於巴丘。起風而射火，箭多了船重而回航。未辨聲於黄蓋，已先沉於杜侯。在黄鶴之浦落帆，在鸚鵡之洲藏船。道路已經分爲湘和漢，星星還是斗牛。如若陰陵失路，釣臺斜趣。望赤岸而沾衣，艤烏江而不渡。雷池栅浦，鵲陵焚戍。旅店館舍没有烟火，飛鳥失去了築巢的樹木。謂荆、衡之杞梓，庶江、漢之可恃。淮海至揚，三千餘里地。路途寄食，蘆中渡水。届於七個湖澤，十次瀕臨死亡。嘆惜天保未定，看到殷憂方始。本來不想走上危路，但又被利禄仕宦所迫。在中軍任職，在御史位上做官。

信生世等於龍門，辭親同於河洛。奉立身之遺訓，受成書之顧托。昔三世而無慚，今七葉

我生世等於龍門，辭别親人同於河洛。遵奉立身的遺訓，接受成書的顧托。過去三世没有慚愧，現在七葉而零落。泣風雨於

而始落。泣風雨於《梁山》，惟枯魚之銜索。入欹斜之小徑，掩蓬藋之荒扉。就汀洲之杜若，待蘆葦之單衣。

《梁山》，衹有枯魚銜索。入欹斜的小路上，遮掩蓬藋的荒扉。就汀洲之杜若，待蘆葦之單衣。

于時西楚霸王，劍及繁陽。鏖兵金匱，校戰玉堂。蒼鷹赤雀，鐵舳牙檣。沈白馬而誓衆，負黃龍而度湘。海潮迎艦，江萍送王。戎車屯于石城，戈船掩乎淮、泗。諸侯則鄭伯前驅，盟主則荀罃暮至。剖巢熏穴，奔魑走魅。埋長狄於駒門，斬蚩尤於中冀。然腹爲燈，飲頭爲器。直虹貫壘，長星屬地。昔之虎據龍盤，加以黃旗紫氣，莫不隨狐兔而窟穴，與風塵而殄瘁。

當時西楚霸王，攻及繁陽。鏖兵金匱，校戰玉堂。蒼鷹赤雀，雄偉的艦船。沉白馬誓師，負黃龍渡湘。海潮迎接船艦，江萍爲王送行。軍隊駐扎在石城，戈船布於淮水、泗水流域。諸侯以鄭伯爲前驅，荀罃則爲盟主。剖巢熏穴，奔魑走魅。埋長狄於駒門，斬蚩尤於中冀。燃燒腹脂作爲燈，砍下頭作爲飲酒之器。直虹貫壘，長星屬地。昔日虎據龍盤，又是黃旗紫氣，全都隨從狐兔成爲窟穴，與風塵而殄瘁。

西瞻博望，北臨玄圃。月榭風臺，池平樹古。倚弓於玉女窗扉，繫馬於鳳凰樓柱。仁壽之鏡徒懸，茂陵之書空聚。若夫立德立言，謨明會亮。聲超於繫表，道高於河上。既不遇於浮丘，遂無言於師曠。指愛子而托人，知西陵而誰望。非無北闕之兵，猶有雲臺之仗。司徒之表裏經綸，狐偃之惟王實勤。橫雕戈而對霸主，執金鼓而問賊臣。平吳之功，壯於杜元凱；王室是賴，深於温太真。始則地名全節，終以山稱枉人。南陽校書，去之已遠。上蔡逐獵，知之何晚。鎮北之負譽矜前，風飆懍然。水神遭箭，山靈見鞭。是以蟄熊傷馬，浮蛟没船。才子并命，俱非百年。

西面看見博望，北面臨近玄圃。月榭風臺，池平樹古。弓箭倚放於玉女窗扉，乘馬繫牢於鳳凰樓柱。仁壽之鏡徒懸，茂陵之書空聚。若要立德立言，謨明會亮。聲超於詞外，道高於河上。既然不遇於浮丘，也就不能與師曠相言。指愛子而托人，知西陵而誰望。并非無北闕之兵，還有雲臺之仗。司徒表文談論經綸，狐偃忠實於王。橫戈面對霸主，執鼓喝問賊臣。平定東吳，功歸於杜元凱；王室安定，深賴於温太真。始則地名全節，終以山稱枉人。在南陽校書，時間已很遠。在上蔡打獵，所知又太晚。鎮北負聲譽而矜前，很是威風。水神被箭射，山靈受鞭打。是以蟄熊傷馬，浮蛟没船。才子并命，俱非百年。

中宗之夷凶靜亂，大雪冤耻。去代邸而承基，遷唐郊而纂祀。反舊章於司隸，歸餘風

中宗除滅凶徒平定叛亂，大雪冤耻。去代京繼承基業，遷都到了唐之郊域。舊章重由司隸掌管，文化上回歸正始風氣。心中謀

於正始。況猜則方逞其欲，藏疾則自矜於己。天下之事沒焉，諸侯之心搖矣。既而齊交北絶，秦患西起。況背關而懷楚，異端委而開吴。驅綠林之散卒，拒驪山之叛徒。營軍梁溠，蒐乘巴渝。問諸淫昏之鬼，求諸厭劾之巫。荆門遭廪延之戮，夏首濫逵泉之誅。蔑因親於教愛，忍和樂於彎弧。慨無謀於肉食，非所望於《論都》。未深思於五難，先自擅於二端。登陽城而避險，卧底柱而求安。既言多於忌刻，實志勇於刑殘。但坐觀於時變，本無情於急難。地爲黑子，城猶彈丸。其怨則黷，其盟則寒。豈冤禽之能塞海，非愚叟之可移山。況以沴氣朝浮，妖精夜殞。赤鳥則三朝夾日，蒼雲則七重圍軫。亡吴之歲既窮，入郢之年斯盡。

略得以施行，有什麽過錯便自己承當。天下之事没了，諸侯的心思動摇了。接着齊國絶交，秦患在西方而起。而且背關又面對於楚，異端趁機會而開吴。驅逐綠林的散卒，抵禦驪山的叛徒。在梁溠扎營行軍，進入到巴渝。詢問各個淫昏鬼怪，求助諸位有道巫師。荆門曾遭廪延的屠戮，夏首有逵泉的誅殺。衹因親於教愛，所以求取和樂。肉食者無謀略，不可指望於《論都》。没有深思所難，而持首尾兩端。登陽城避開危險，住在底柱求取平安。所説的話多於忌刻，刑殘則苛刻。本來坐觀時變，没有心情關心急難。地如同黑子，城市就像彈丸。其怨則黷，其盟則寒。并非冤禽精衛鳥可以填塞大海，也非愚公真能移山。何況以沴氣朝浮，妖精夜晚殞亡。赤鳥是三朝夾日，蒼雲則七日圍軫。亡吴没有希望，入郢也無希望。

周含鄭怒，楚結秦冤。有南風之不競，值西鄰之責言。俄而梯衝亂舞，冀馬雲屯。棧秦車於暢轂，沓漢鼓於雷門。下陳倉而連弩，度臨晋而横船。雖復楚有七澤，人稱三户。箭不麗於六麋，雷無驚於九虎。辭洞庭兮落木，去涔陽兮極浦。熾火兮焚旗，貞風兮害蠱。乃使玉軸揚灰，龍文斫柱。下江餘城，長林故營。徒思箝馬之秣，未見燒牛之兵。章曼支以轂走，宫之奇以族行。河無冰而馬度，關未曉而鷄鳴。忠臣解骨，君子吞聲。章華望祭之所，雲夢僞游之地。荒谷縊於莫敖，冶父囚乎群帥。硎穽摺拉，鷹鸇批攢。冤霜夏零，憤泉秋沸。城崩杞婦之哭，竹染

周懷着鄭的怨怒，楚結了秦的冤恨。有南風不能競，正值西鄰有責言。不久爆發戰争，軍隊大量屯集。棧秦兵車於暢轂，沓漢軍鼓於雷門。下陳倉而連弩，度臨晋而横船。雖然復楚有七澤，而人們稱爲三户。箭不麗於六麋，雷無驚於九虎。辭别洞庭而落木，别去涔陽而極浦。大火燒了大旗，貞風害蠱惑。因此使玉軸揚灰，龍文斫柱。下江剩餘的城，長林故昔的兵營。徒然想箝馬的糧秣，未能見到燒牛之兵。章曼支坐車走了，宫之奇整個家族也離去。黄河没有冰就以馬渡過，天未亮響起鷄鳴逃出關。忠臣解骨，君子吞聲。章華宫爲望祭場所，雲夢僞游的地方。荒谷莫敖被縊，冶父爲群帥囚禁。硎穽摺拉，鷹鸇批攢。冤霜夏天而降，憤泉秋季沸騰。杞婦的哭使城崩，湘妃的眼淚染上竹。

湘妃之淚。

水毒秦涇，山高趙陘。十里五里，長亭短亭。饑隨蟄燕，暗逐流螢。秦中水黑，關上泥青。于時瓦解冰泮，風飛電散。渾然千里，淄、澠一亂。雪暗如沙，冰橫似岸。逢赴洛之陸機，見離家之王粲。莫不聞隴水而掩泣，向關山而長嘆。況復君在交河，妾在清波。石望夫而逾遠，山望子而逾多。才人之憶代郡，公主之去清河。栩陽亭有離別之賦，臨江王有愁思之歌。別有飄飖武威，羈旅金微。班超生而望反，温序死而思歸。李陵之雙鳧永去，蘇武之一雁空飛。

水毒秦的涇水，山高趙的陘谷。十里五里，長亭短亭。飢隨蟄燕，暗逐流螢。秦中水黑，關上泥青。於時如冰泮瓦解，風飛電散。千里之内，淄、澠一亂。雪如沙一樣暗，冰横排好似河岸。逢到赴洛陽的陸機，見到離家的王粲。都聽到隴水聲而掩面哭泣，向關山而長嘆。何況君在交河，妾在清波。石望夫越望越遠，山望子越望越多。才人回憶代郡，公主別去清河。栩陽亭有離別之賦，臨江王有愁思之歌。別有飄摇在武威，羈旅在金微。班超生前望能返回家鄉，温序死後還要歸來。李陵之雙鳧永去，蘇武之一雁空飛。

昔江陵之中否，乃金陵之禍始。雖借人之外力，實蕭墻之内起。撥亂之主忽焉，中興之宗不祀。伯兮叔兮，同見戮於猶子。荆山鵲飛而玉碎，隨岸蛇生而珠死。鬼火亂於平林，殤魂驚於新市。梁故豐徙，楚實秦亡。不有所廢，其何以昌。有嬀之後，遂育于姜。輸我神器，居爲讓王。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用無賴之子孫，舉江東而全棄。惜天下之一家，遭東南之反氣。以鶉首而賜秦，天何爲而此醉！

昔年江陵中否，禍害始於金陵。雖然藉的是外人之力，實則起於親人之内。撥亂之主忽焉，中興之宗不祀。伯和叔，共同被戮於猶子。荆山鵲飛而玉碎，隨岸蛇生而珠死。鬼火亂於平林，殤魂驚於新市。梁故豐徙，楚實秦亡。不加廢除，何以昌興。有嬀氏後人，遂育於姜氏。輸我神器，居爲讓王。天地的大德是生，聖人的大寶是位。使用無賴子孫，江東全都被棄。可惜天下一家，遭到東南的反氣。以鶉首奉給秦，天何爲而此醉！

且夫天道回旋，民生預焉。余烈祖於西晋，始流播於東川。洎余身而七葉，又遭時而北遷。提挈老幼，關河累年。死生契闊，不可問天。況復零落將盡，靈光巍然。日窮于紀，歲將復始。逼切危慮，端憂暮齒。踐長樂之神皋，望宣平之貴里。渭水貫於天門，驪山回於地市。

且夫天道迴旋，民生預焉。我祖上在西晋時，始徙至東川。到我已七代，又遭時勢遷回北方。扶老帶幼，關河累年。死生契闊，不可問天。何況又零落將盡，靈光巍然。時間日期一紀過去了，第二年又開始了。逼切危慮，端憂年暮時。踐長樂之神皋，望宣平之貴里。渭水貫於天門，驪山回於地市。幕府大將軍之愛客，丞相平津侯之待士。見鐘鼎於金氏家、張氏家，聞弦歌於

幕府大將軍之愛客，丞相平津侯之待士。見鐘鼎於金、張，聞弦歌於許、史。豈知灞陵夜獵，猶是故時將軍；咸陽布衣，非獨思歸王子。

許氏家、史氏家。哪知道在灞陵夜獵者，却是故時將軍；咸陽布衣，非獨思歸王子。

大象初，以疾去職，卒。隋文帝深悼之，贈本官，加荆淮二州刺史。子立嗣。

大象初年，因病去職，去世。隋文帝深深悼念，贈本官，加荆淮二州刺史榮銜。其子庾立繼嗣。

史臣曰：兩儀定位，日月揚暉，天文彰矣；八卦以陳，書契有作，人文詳矣。若乃墳索所紀，莫得而云，典謨以降，遺風可述。是以曲阜多才多藝，鑒二代以正其本；闕里性與天道，修《六經》以維其末。故能範圍天地，綱紀人倫。窮神知化，稱首於千古；經邦緯俗，藏用於百代。至矣哉！斯固聖人之述作也。

史臣曰：天地定位，日月生輝，天文便彰明；八卦以陳，文字有作，人文便詳雅。至於古代典籍所記，不得而云，從典謨之篇的記載以來，遺風可以叙述。因此孔子多才多藝，鑒二代以正其本；孔子以性與天道，編修《六經》以維其末。所以能範圍天地，綱紀人倫。窮神知化，稱首於千古；經邦緯俗，藏用於百代。至矣哉！這正是聖人的述作。

逮乎兩周道喪，七十義乖。淹中、稷下，八儒三墨，辯博之論蜂起；漆園、黍谷，名法兵農，宏放之詞霧集。雖雅誥奧義，或未盡善，考其所長，蓋賢達之源流也。

到了兩周道喪，七十義乖。淹中、稷下之學，八儒三墨，辯博之論蜂起；漆園、黍谷，名法兵農各家，宏放之詞霧集。雖然雅誥奥義，或許未能盡善，考其所長，是賢達的源流。

其後逐臣屈平，作《離騷》以叙志，宏才艷發，有惻隱之美。宋玉，南國詞人，追逸轡而亞其迹。大儒荀况，賦禮智以陳其情，含章鬱起，有諷論之義。賈生，洛陽才子，繼清景而奮其暉。并陶鑄性靈，組織風雅，詞賦之作，實爲其冠。

其後屈原被放逐，作《離騷》以叙志，宏才艷發，有惻隱之美。宋玉，南國詞人，追求這文風有成排在第二。大儒荀况，賦禮智以陳其情，所著文章，有諷諭之義。賈生，洛陽才子，繼清景而奮其暉。都是陶鑄性靈，組織風雅，詞賦之作，實爲其冠。

自是著述滋繁，體制匪一。孝武之後，雅尚斯文，揚葩振藻者如林，而二馬、王、楊爲之傑；東京之朝，兹道愈扇，咀徵含商者成市，而班、傅、張、蔡爲之雄。當塗受命，尤好蟲篆；金行勃興，無替前烈。曹、王、陳、阮，負宏衍之思，挺棟幹於鄧林；潘、陸、張、左，擅侈麗之才，飾羽儀於鳳穴。斯并高視當世，

自此以後著述滋生繁多，體制不一。孝武帝之後，雅尚斯文，致力於詞賦的人如樹林之多，而二馬、王、楊爲之傑；東京之朝，這方面更多，咀徵含商者成市，班、傅、張、蔡爲之雄。當塗受命，特别喜好蟲篆；金行勃興，無替前烈。曹、王、陳、阮，負宏衍之思，挺棟幹於鄧林；潘、陸、張、左，擅侈麗之才，飾羽儀於鳳穴。這些人都高視當世，連衡孔門。雖然時運推移，質和文多次有變化，譬如六代并湊，易俗之

連衡孔門。雖時運推移，質文屢變，譬猶六代并凑，易俗之用無爽；九流競逐，一致之理同歸。歷選前英，於兹爲盛。

用無爽；九流競逐，一致之理同歸。歷選前英，於這時爲興盛。

既而中州版蕩，戎狄交侵，僭僞相屬，士民塗炭，故文章黜焉。其潛思於戰争之間，揮翰於鋒鏑之下，亦往往而間出矣。若乃魯徽、杜廣、徐光、尹弼之疇，知名於二趙；宋諺、封奕、朱彤、梁讜之屬，見重於燕、秦。然皆迫於倉卒，牽於戰争。競奏符檄，則粲然可觀；體物緣情，則寂寥於世。非其才有優劣，時運然也。至朔漠之地，蕞爾夷俗，胡義周之頌國都，足稱宏麗；區區河右，而學者埒於中原，劉延明之銘酒泉，可謂清典。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豈徒言哉。

此後中原戰亂，戎狄交侵，僭僞政權不斷交替，士民塗炭，所以文章受黜。精思在於戰争之間，文翰在於鋒鏑之下，也往往間而出現。如魯徽、杜廣、徐光、尹弼之輩，知名於二趙；宋諺、封奕、朱彤、梁讜之輩，見重於燕、秦。但都迫於倉促，受累於戰事。章奏符檄，則粲然可觀；體物緣情，則寂寥於世。不是其才能有優劣，而是時運造成的。至於朔漠地方，小小夷俗，胡義周贊頌國都，文足稱宏麗；區區河右之地，學者與中原相當，劉延明的酒泉銘，可謂清典。孔子説"十室之邑，必有忠信"，確實如此。

洎乎有魏，定鼎沙朔，南包河、淮，西吞關、隴。當時之士，有許謙、崔宏、崔浩、高允、高閭、游雅等，先後之間，聲實俱茂，詞義典正，有永嘉之遺烈焉。及太和之辰，雖復崇尚文雅，方驂并路，多乖往轍，涉海登山，罕值良寶。其後袁翻才稱淡雅，常景思摽沉鬱，彬彬焉，蓋一時之俊秀也。

到了有魏，定鼎於沙朔，往南包納到河、淮，往西吞并了關、隴。當時人士，有許謙、崔宏、崔浩、高允、高閭、游雅等，先後之間，聲名和實際俱茂，詞義典正，有永嘉的遺風。到太和年間，雖復崇尚文雅，方驂并路，多數乖於往昔，數量多，很少有有價值的良品。其後袁翻才稱淡雅，常景思摽沉鬱，文質彬彬，是一時的俊秀。

周氏創業，運屬陵夷。纂遺文於既喪，聘奇士如弗及。是以蘇亮、蘇綽、盧柔、唐瑾、元偉、李昶之徒，咸奮鱗翼，自致青紫。然綽建言務存質朴，遂糠秕魏、晋，憲章虞、夏。雖屬詞有師古之美，矯枉非適時之用，故莫能常行焉。

周氏創業，時運陵夷。纂遺文於既喪，求選奇士迫不及待。因此蘇亮、蘇綽、盧柔、唐瑾、元偉、李昶等人，都應聘，自致入朝廷。但是蘇綽立言講求質樸，因此批評魏、晋，取虞、夏爲準則。雖然文詞有師古之美，矯枉過正不適合當時使用，因此不能經常爲人所用。

既而革車電邁，渚宫雲撤。爾其荆、衡杞梓，東南竹箭，備器用於廟堂者衆矣。唯王褒、庾信奇才秀出，牢籠於一代。是時，世宗雅詞雲委，滕、趙二王雕章間發。咸築宫虚館，

接着出軍車征戰，渚宫雲撤。其原占地荆、衡杞梓，東南竹箭，在廟堂備器用的很多。惟有王褒、庾信奇才秀出，盛行於一代。是時，世宗雅詞雲委，滕、趙二王雕章間發。都築宫虚館以待，有如布衣之交。由是朝廷之人、民間之士，

有如布衣之交。由是朝廷之人，閭閻之士，莫不忘味於遺韵，眩精於末光。猶丘陵之仰嵩、岱，川流之宗溟渤也。

無不忘味於遺韵，眩精於末光。就如丘陵敬仰嵩、岱，川流歸宗溟渤。

然則子山之文，發源於宋末，盛行於梁季。其體以淫放爲本，其詞以輕險爲宗。故能誇目侈於紅紫，蕩心逾於鄭、衛。昔楊子雲有言："詩人之賦，麗以則；詞人之賦，麗以淫。"若以庾氏方之，斯又詞賦之罪人也。

然而子山之文，發源於宋末，盛行於梁朝末期。其體以淫放爲本，其詞以輕險爲宗。所以能誇目侈於紅紫，蕩心超過鄭、衛。昔時楊子雲曾說："詩人之賦，麗以則；詞人之賦，麗以淫。"如果以庾氏來相比，則他又成爲詞賦的罪人。

原夫文章之作，本乎情性。覃思則變化無方，形言則條流遂廣。雖詩賦與奏議異軫，銘誄與書論殊塗，而撮其指要，舉其大抵，莫若以氣爲主，以文傳意。考其殿最，定其區域，摭《六經》百氏之英華，探屈、宋、卿、雲之秘奥。其調也尚遠，其旨也在深，其理也貴當，其辭也欲巧。然後瑩金璧，播芝蘭，文質因其宜，繁約適其變，權衡輕重，斟酌古今，和而能壯，麗而能典，焕乎若五色之成章，紛乎猶八音之繁會。夫然，則魏文所謂通才足以備體矣，士衡所謂難能足以逮意矣。

本來文章創作，本源是作者的情性。覃思則變化無方，形言則條流遂廣。雖然詩賦與奏議不同，銘誄與書論不同，但是看其指要，舉其大抵，無非都是以氣爲主，以文傳意。考查其高低，定下其區域，摭拾《六經》百氏的英華，探求屈、宋、卿、雲的奥秘。風格追求長遠，旨意要求深刻，述理在於合適，文辭要精妙奇巧。這樣便可流暢，妙筆生花，文詞内質根據需要而確定，繁簡適應來變化，權衡輕重的區别，斟酌古代和當今的不同，平和也能壯觀，亮麗也能是典籍。焕發如五彩繽紛成文章，紛紛而至如八音繁復相會。能這樣，就是魏文所説的通才足以成就體裁，士衡所説的有難度却可以表達其意思。

周書卷四十二

列傳第三十四

蕭撝(子)濟　蕭世怡　蕭圓肅　蕭大圜
宗懍　劉璠(子)祥　柳霞(子)靖 莊

蕭撝

蕭撝字智遐，蘭陵人也。梁武帝弟安成王秀之子也。性温裕，有儀表。年十二，入國學，博觀經史，雅好屬文。在梁，封永豐縣侯，邑一千户。初爲給事中，歷太子洗馬、中舍人。東魏遣李諧、盧元明使於梁，梁武帝以撝辭令可觀，令兼中書侍郎，受幣於賓館。尋遷黄門侍郎。出爲寧遠將軍、宋寧宋興二郡守，轉輕車將軍、巴西梓潼二郡守。

蕭撝字智遐，是蘭陵人。梁武帝弟弟安成王蕭秀的兒子。性情平和寬宏，儀表堂堂。十二歲，入國學，博觀經書史籍，喜好作文章。在梁朝，封永豐縣侯，食邑一千户。初入仕任給事中，歷任太子洗馬、中舍人。東魏派遣李諧、盧元明出使梁朝，梁武帝以蕭撝善於辭令，令兼中書侍郎，到賓館接受禮物。不久調任黄門侍郎。出外任寧遠將軍、宋寧宋興二郡守，轉任輕車將軍、巴西梓潼二郡守。

及侯景作亂，武陵王紀承制授撝使持節、忠武將軍。又遷平北將軍、散騎常侍，領益州刺史軍防事。紀稱尊號於成都，除侍中、中書令，封秦郡王，邑三千户，給鼓吹一部。紀率衆東下，以撝爲尚書令、征西大將軍、都督益梁秦潼安瀘青戎寧華信渠萬江新巴楚義十八州諸軍事、益州刺史，守成都。又令梁州刺史楊乾運守潼州。

當侯景叛亂時，武陵王蕭紀承制授蕭撝使持節、忠武將軍。又調任平北將軍、散騎常侍，領益州刺史軍防事務。蕭紀在成都稱尊號，任之爲侍中、中書令，封爲秦郡王，食邑三千户，給鼓吹一部。蕭紀率衆東下，以蕭撝爲尚書令、征西大將軍、都督益梁秦潼安瀘青戎寧華信渠萬江新巴楚義十八州諸軍事、益州刺史，守成都。又令梁州刺史楊乾運鎮守潼州。

太祖知蜀兵寡弱，遣大將軍尉遲迥總衆討之。及迥入劍閣，乾運以州降。蜀中因是大駭，無復抗拒之志。迥長驅至成都，撝見兵不滿萬人，而倉庫空竭，軍無所資，遂爲城守之計。迥圍之五旬，撝屢遣其將出城挑

太祖知道蜀軍勢單力孤，派遣大將軍尉遲迥統率大軍征討。尉遲迥軍進入劍閣，乾運以州投降。蜀中因此十分害怕，再也無心抵抗。尉遲迥長驅至成都，蕭撝見己方現有兵力不滿萬人，而且倉庫空竭，無從資供軍隊，於是采用守城的計策。尉遲迥圍城五旬，蕭撝多次遣將出城挑戰，

戰，多被殺傷。外援雖至，又爲迥所破。語在《迥傳》。撝遂請降，迥許之。撝於是率文武於益州城北，共迥升壇，歃血立盟，以城歸國。

魏恭帝元年，授侍中、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封歸善縣公，邑一千户。孝閔帝踐阼，進爵黄臺郡公，增邑一千户。武成中，世宗令諸文儒於麟趾殿校定經史，仍撰《世譜》，撝亦預焉。尋以母老，兼有疾疹，五日番上，便隔晨昏，請在外著書。有詔許焉。保定元年，授禮部中大夫。又以撝有歸款之功，别賜食多陵縣五百户，收其租賦。

三年，出爲上州刺史。爲政仁恕，以禮讓爲本。嘗至元日，獄中所有囚繫，悉放歸家，聽三日，然後赴獄。主者固執不可。撝曰："昔王長、虞延見稱前史，吾雖寡德，竊懷景行。導民以信，方自此始。以之獲罪，彌所甘心，幸勿慮也。"諸囚荷恩，并依限而至。吏民稱其惠化。秩滿當還，部民李漆等三百餘人上表，乞更留兩載。詔雖弗許，甚嘉美之。

及撝入朝，屬置露門學。高祖以撝與唐瑾、元偉、王褒等四人俱爲文學博士。撝以母老，表請歸養私門，曰："臣聞出忠入孝，理深人紀；昏定晨省，事切天經。伏惟陛下握鎮臨朝，垂衣御宇，孝治天下，仁覃草木。是以微臣冒陳至願。臣母妾褚年過養禮，乞解今職，侍奉私庭。伏願天慈，特垂矜許。臣披款歸朝，十有六載，恩深海岳，報淺涓埃。肆師掌禮，竟無稱職；淅隈督察，空妨能官。方辭違闕庭，屏迹閭里，低徊係慕，戀悚兼深。"高祖未許，詔曰："開府梁之宗英，今則任等三事。所謂楚雖有材，周實用之。方藉謀猷，

多被殺傷。外援雖然到了，又爲尉遲迥所敗。此事記載在《尉遲迥傳》。蕭撝因此請求投降，尉遲迥接受了。蕭撝於是率文武於益州城北，和尉遲迥共同升壇，歃血訂立盟約，以城歸國。

魏恭帝元年，授予侍中、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封歸善縣公，食邑一千户。孝閔帝登基，爵位進爲黄臺郡公，增邑一千户。武成年間，世宗下令諸文儒於麟趾殿校定經典史籍，因而撰定《世譜》，蕭撝亦參預其事。不久以母親年老，加上有病，五日上番值，早起晚歸，請求在外著書。有詔批准。保定元年，授予禮部中大夫。又以蕭撝歸國的功勞，另外賜食多陵縣五百户，收取其租賦。

三年，出京城任上州刺史。爲政寬容仁愛，以禮讓爲原則。曾經到了元日，獄中所有囚犯，全放回家，可在家三天，然後回獄。主管者堅持不可如此。蕭撝説："往昔王長、虞延爲前史所稱贊，我雖然寡德，心懷景仰。導民要以信，便以此事開始。因此獲罪，心甘情願，你不必憂慮。"諸囚犯荷恩，全都依時回來。吏民稱其惠化。任期滿當還朝，部民李漆等三百餘人上表，乞求留任兩年。雖然詔令不允許，却十分嘉美。

等到蕭撝回了朝廷，安置於露門學。高祖以蕭撝和唐瑾、元偉、王褒四人都爲文學博士。蕭撝以母親年老，上表請求回家奉養母親，表中説："臣聽聞作官要忠心回家要孝順，其道理深刻，是做人的原則；晚上安置好早晨問安，此事是天經地義的。現在陛下掌握朝廷大權，無爲而治，以孝治理天下，仁德遍及草木。因此微臣冒犯陳述自己最大的心願。臣的母妾褚氏年事已高，乞求解除現任官職，回家以便侍奉。心願陛下天大的慈悲，特别惠顧允許。臣以所轄歸附朝廷，已有十六年，恩深如大海山岳，我所報答的淺得如小溪塵埃。曾經掌管禮儀，却難以稱職；在淅水之畔擔任上州刺史，稱不上是一個有才能的官吏。現在申請辭去朝廷之職，回歸街巷坊里，過正常的生活，留戀和擔心都一樣這麼深

匡朕不逮。然進思盡忠，退安侍養者，義在公私兼濟。豈容全欲徇己，虧此至公，乖所望也。”尋以母憂去職。

天和六年，授少保。建德元年，轉少傅。後改封蔡陽郡公，增邑通前三千四百户。二年卒，時年五十九。高祖舉哀於正武殿，賜穀麥三百石、布帛三百匹，贈使持節、大將軍、大都督、少傅、益新始信四州諸軍事、益州刺史，謚曰襄。

撝善草隸，名亞於王褒。算數醫方，咸亦留意。所著詩賦雜文數萬言，頗行于世。子濟嗣。

蕭濟

濟字德成，少仁厚，頗好屬文。蕭紀承制，授貞威將軍、蜀郡太守，遷東中郎將。從紀東下。至巴東，聞迥圍成都，紀命濟率所部赴援。比至，撝已降。仍從撝入朝。孝閔帝踐阼，除中外府記室參軍。後至蒲陽郡守、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

蕭世怡

蕭世怡，梁武帝弟鄱陽王恢之子也。以名犯太祖諱，故稱字焉。幼而聰慧，頗涉經史。梁大同元年，封豐城縣侯，邑五百户。除給事中，轉太子洗馬。尋入直殿省，轉太子中舍人。出爲持節、仁威將軍、譙州刺史。及侯景爲亂，路由城下，襲而陷之，世怡遂被執。尋遁逃得免，至于江陵。

梁元帝承制授侍中。及平侯景，以世怡爲兼太宰、太常卿，與中衛長史樂子雲拜謁山陵。承聖二年，授使持節、平西將軍、臨川内史。既以陸

情。”高祖没有同意，詔書説：“開府是梁朝宗族的英才，現在任等三事。所説的是楚地雖有人才，而實際上是被周朝所用。正要依靠你的謀略，以匡正我想不到的方面。因而進要想到盡忠，退安於侍養的人，意義在於公私兼顧。怎麽能完成欲望衹顧個人，不顧及公事，違背期望。”不久因母親去世守喪而去職。

天和六年，授予少保。建德元年，轉任少傅。後改封蔡陽郡公，食邑增至三千四百户。二年去世，時年五十九歲。高祖於正武殿舉行哀悼，賜三百石穀麥、三百匹布帛，追授使持節、大將軍、大都督、少傅、益新始信四州諸軍事、益州刺史，謚號稱襄。

蕭撝善草隸，其名聲與王褒相當。算數醫方，都加以留意。所著詩賦雜文數萬言，在世上頗爲流傳。其子蕭濟繼嗣。

蕭濟字德成，年少仁厚，頗喜好作文章。蕭紀承制，授貞威將軍、蜀郡太守，遷爲東中郎將。隨從蕭紀東下。至巴東，聞知尉遲迥圍攻成都，蕭紀命蕭濟率所部赴援。等到達，蕭撝已降。因而隨從蕭撝入朝。孝閔帝登基，任中外府記室參軍。後官至蒲陽郡守、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

蕭世怡，是梁武帝弟弟鄱陽王蕭恢的兒子。以名犯了太祖之諱，所以稱其字。年紀幼小時便聰明有智慧，博覽經史典籍。梁朝大同元年，封爲豐城縣侯，食邑五百户。授任給事中，轉任太子洗馬。不久入直殿省，轉任太子中舍人。出京城任持節、仁威將軍、譙州刺史。當侯景叛亂時，行軍路綫經過其城下，襲擊攻破了城池，世怡因此被執拿。不久暗中逃出得以免難，到達江陵。

梁元帝承制授予侍中。到平定了侯景，以世怡兼爲太宰、太常卿，與中衛長史樂子雲拜謁山陵。承聖二年，授予使持節、平西將軍、臨川内史。由於陸納占據湘川，道路不通，改授爲平南

納據湘川，道路擁塞，改授平南將軍、桂陽内史。未至郡，屬于謹平江陵，遂隨兄修在郢州。及修卒，即以世怡爲刺史。湘州刺史王琳率舟師襲世怡，世怡以州輸琳。時陳武帝執政，徵爲侍中。世怡疑而不就，乃奔于齊。除車騎大將軍、散騎常侍。尋出爲永州刺史。

將軍、桂陽内史。未至郡，正逢于謹平定江陵，因此跟隨兄蕭修居於郢州。當蕭修去世，即以世怡爲刺史。湘州刺史王琳率舟師襲擊世怡，世怡將州給予王琳。此時陳武帝執掌朝政，徵召爲侍中。世怡心疑不就職，於是逃到齊朝。任爲車騎大將軍、散騎常侍。不久出朝任永州刺史。

保定四年，晋公護東伐，大將軍權景宣略地河南。世怡聞豫州刺史王士良已降，遂來歸款。五年，拜使持節、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封義興郡公，邑一千三百户。天和二年，授蔡州刺史。政存簡惠，不尚苛察，深爲吏民所安。三年，卒於州。贈本官、加并洛永三州刺史。子子寶嗣。

保定四年，晋公宇文護東伐，大將軍權景宣攻打河南。世怡聞知豫州刺史王士良已投降，因此前來歸降。五年，任爲使持節、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封義興郡公，食邑一千三百户。天和二年，授蔡州刺史。施政寬大仁惠，不使用苛察的方式，使吏民十分安定。三年，在州去世。贈本官、追加并洛永三州刺史。其子子寶繼嗣。

子寶美風儀，善談笑，年未弱冠，名重一時。隋文帝輔政，引爲丞相府典籤，深被識遇。開皇中，官至吏部侍郎。後坐事被誅。

子寶風度翩翩，善於談笑，尚未成人行弱冠禮，已經有了重大名聲。隋文帝執朝政，引爲丞相府典籤，很受重用。開皇年間，官至吏部侍郎。後因事獲罪被殺。

蕭圓肅

蕭圓肅字明恭，梁武帝之孫，武陵王紀之子也。風度淹雅，敏而好學。紀稱尊號，封宜都郡王，邑二千户，除侍中、寧遠將軍。紀率兵下峽，令蕭撝守成都，以圓肅爲之副。及尉遲迥至，圓肅與撝俱降。授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侍中，封安化縣公，邑一千户。

蕭圓肅字明恭，梁武帝之孫，武陵王蕭紀之子。風度高雅，敏而好學。蕭紀稱帝，封宜都郡王，食邑二千户，授侍中、寧遠將軍。蕭紀率兵下長江三峽，令蕭撝守成都，圓肅則爲副。當尉遲迥軍來到，圓肅與蕭撝共同投降。授予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侍中，封安化縣公，食邑一千户。

世宗初，進封棘城郡公，增邑一千户。以圓肅有歸款之勳，别賜食思君縣五百户，收其租賦。保定三年，除畿伯中大夫。五年，拜咸陽郡守。圓肅寬猛相濟，甚有政績。天和四年，遷陵州刺史，尋詔令隨衛國公直鎮襄陽，遂不之部。

世宗初年，進封棘城郡公，增加食邑一千户。以圓肅歸附有功，另賜食思君縣五百户，收取其租賦。保定三年，授畿伯中大夫。五年，拜咸陽郡守。圓肅寬猛相濟，政績顯著。天和四年，調任陵州刺史，不久詔令隨從衛國公宇文直鎮守襄陽，因而不去陵州。

建德三年，授太子少傅，增邑九百户。圓肅以任當師傅，調護是職。

建德三年，授太子少傅，增加食邑九百户。圓肅以所任爲師傅，職責是調護。於是作《少傅

乃作《少傅箴》曰：

惟王建國，辨方正位。左史記言，右史記事。莫不援立太子，爲皇之貳。是以《易》稱明兩，《禮》云上嗣。東序養德，震方主器。束髮就學，《宵雅》更肄。朝讀百篇，乙夜乃寐。愛日惜力，寸陰無棄。視膳再飯，寢門三至。小心翼翼，大孝蒸蒸。謀謨計慮，問對疑丞。安樂必敬，無忘戰兢。夫天道益謙，人道惡盈。漢嗣不絶乎馳道，魏儲回環於鄴城。前史攸載，後世揚名。三善既備，萬國以貞。姬周長久，實賴元良。嬴秦短祚，誠由少陽。雖卜年七百，有德過歷而昌；數世一萬，無德不及而亡。敬之敬之，天惟顯思。光副皇極，永固洪基。觀德審諭，授告職司。

太子見而悦之，致書勞問。

六年，授豐州刺史，增邑通前三千七百户。尋進位上開府儀同大將軍。宣政元年，入爲司宗中大夫，俄授洛州刺史。大象末，進位大將軍。隋開皇初，授貝州刺史。以母老請歸就養，隋文帝許之。四年，卒，時年四十六。有文集十卷，又撰時人詩筆爲《文海》四十卷，《廣堪》十卷，《淮海亂離志》四卷，行於世。

箴》説道：

在王建國時，就要辨定原則確定位置。史官中左史記録言語，右史記載事情經過。都要册立太子，作爲皇上的儲君副貳。因此《易經》稱爲明兩，《禮》説是皇上嗣君。東宫學校培養道德，這樣纔能掌管治理。從幼年開始學習，《宵雅》更爲熟悉。每天早上起來讀一百篇，深夜纔睡。珍惜時間精力，不放棄每一寸光陰。膳食進兩次，寢室至三次。小心又小心，大孝要牢牢記住。有事要考慮决定，徵求各丞吏意見。安樂時一定要謙敬，不要忘記小心惶恐。天道越是謙讓，人道即會惡果滿盈。漢代嗣子在馳道上來往不絶，魏朝儲君在鄴城來回巡視。前史加以記載，後世揚名。三善既然都有了，萬國都可安定。姬周國運長久，實質上是依賴良士才人。嬴秦很快亡國，原因就是不能體恤天下。周雖然占卜國運是七百年，有德過了年限依然興盛；秦欲世代萬年稱帝，無德無從做到而亡國。恭敬又恭敬，上天當會賜以吉兆。好好輔助皇極，永遠鞏固洪厚基業。觀察德行審閲教諭，授告有關部門。

太子見了很高興，給予書信加以問候。

六年，授豐州刺史，食邑增至三千七百户。不久進位上開府儀同大將軍。宣政元年，入朝任爲司宗中大夫，很快授洛州刺史。大象末年，進位大將軍。隋開皇初年，授貝州刺史。以母老請求還鄉奉養，隋文帝允許了。四年，去世，時年四十六歲。有文集十卷，又撰有當時人詩作集成《文海》四十卷，《廣堪》十卷，《淮海亂離志》四卷，流行於世。

蕭大圜

蕭大圜字仁顯，梁簡文帝之子也。幼而聰敏，神情俊悟。年四歲，能誦《三都賦》及《孝經》、《論語》。七歲居母喪，便有成人之性。梁大寶元年，封樂梁郡王，邑二千户，除宣惠將軍、丹陽尹。屬侯景肆虐，簡

蕭大圜字仁顯，是梁簡文帝之子。年幼聰敏，神情俊逸有悟性。四歲時，能誦《三都賦》及《孝經》、《論語》。七歲居母喪，就如同成人一樣。梁大寶元年，封樂梁郡王，食邑二千户，授宣惠將軍、丹陽尹。正逢侯景叛亂，簡文帝被弑，大圜秘密出逃幸免於難。第二年，平定侯

文見弑，大圜潛遁獲免。明年，景平，大圜歸建康。時既喪亂之後，無所依托，乃寓居善覺佛寺。人有以告王僧辯者。僧辯乃給船餼，得往江陵。梁元帝見之甚悦，賜以越衫胡帶等。改封晋熙郡王，邑二千户，除寧遠將軍、琅邪彭城二郡太守。

景，大圜回到建康。時值喪亂之後，無所依靠，就在善覺佛寺寓居。有人以此告知王僧辯。僧辯贈其船隻食物，於是得以前往江陵。梁元帝見後，十分喜悦，賜以越衫胡帶等。改封晋熙郡王，食邑二千户，授寧遠將軍、琅邪彭城二郡太守。

時梁元帝既有克復之功，而大圜兄汝南王大封等猶未通謁。梁元帝性既忌刻，甚恨望之。乃謂大圜曰："汝兩兄久不出，汝可以意召之。"大圜即日曉諭兩兄，相繼出謁，元帝乃安之。大圜以世多故，恐讒訴生焉，乃屏絶人事。門客左右不過三兩人，不妄游狎。兄姊之間，止箋疏而已。恒以讀《詩》、《禮》、《書》、《易》為事。元帝嘗自問《五經》要事數十條，大圜辭約指明，應答無滯。元帝甚嘆美之。因曰："昔河間好學，爾既有之，臨淄好文，爾亦兼之。然有東平為善，彌高前載，吾重之愛之，爾當效焉。"及于謹軍至，元帝乃令大封充使請和，大圜副焉，其實質也。出至軍所，信宿，元帝降。

此時梁元帝既有克復的功勞，而大圜兄汝南王大封等尚未通報請求謁見。梁元帝生性忌刻，恨至極點。於是對大圜説："你兩位兄長久不出，你可以此意召他們辦。"大圜即日對兩兄説明梁元帝之意，二人相繼前來拜見，元帝乃心安。大圜以當時多變亂，恐滋生讒言誹謗，於是屏絶人事來往。門客左右不過兩三人，不隨便與人親密交往。兄姊之間，衹通書信而已。平常以讀《詩經》、《禮記》、《尚書》、《易經》爲事。元帝曾經親自問其《五經》要事數十條，大圜辭約指明，應答如流。元帝十分贊賞。因而説："往日河間好學，你已有之，臨淄好文，你亦兼之。但是有東平爲善，前世著名，我十分喜愛和尊重，你當效仿。"當于謹軍攻至，元帝令大封充任請和使者，以大圜爲副使，其實是人質。出至軍所，兩三天後，元帝降。

魏恭帝二年，客長安，太祖以客禮待之。保定二年，詔曰："梁汝南王蕭大封、晋熙王蕭大圜等，梁國子孫，宜存優禮，式遺茅土，實允舊章。大封可封晋陵縣公，大圜封始寧縣公，邑各一千户。"尋加大圜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并賜田宅、奴婢、牛馬、粟帛等。俄而開麟趾殿，招集學士。大圜預焉。《梁武帝集》四十卷，《簡文集》九十卷，各止一本，江陵平後，并藏秘閣。大圜既入麟趾，方得見之。乃手寫二集，一年并畢。識者稱嘆之。

魏恭帝二年，客居長安，太祖以賓客之禮相待。保定二年，下詔令："梁汝南王蕭大封、晋熙王蕭大圜等，是梁國子孫，應該給予優禮，賜給封地，實是符合舊章禮儀。大封可封晋陵縣公，大圜封始寧縣公，食邑各一千户。"不久加大圜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并賜田宅、奴婢、牛馬、粟帛等。不久開麟趾殿，招集學士。大圜也在其中。《梁武帝集》四十卷，《簡文集》九十卷，各衹一本，江陵平定後，都收藏於秘閣。大圜既入麟趾，方得以見到。於是抄録二集，一年都抄完了。有識之士爲之贊嘆。

大圜深信因果，心安閑放。嘗言之曰：

大圜非常相信因果之説，心境安静閑情放逸。曾經説：

拂衣褰裳，無吞舟之漏網；挂冠懸節，慮我志之未從。儻獲展禽之免，有美慈明之進。如蒙北叟之放，實勝濟南之徵。其故何哉？夫閭閻者有優游之美，朝廷者有簪佩之累，蓋由來久矣。留侯追踪於松子，陶朱成術於辛文，良有以焉。況乎智不逸群，行不高物，而欲辛苦一生，何其僻也。

拂動衣袖，提起下裙，没有吞舟大魚能漏網；挂起官帽懸挂符節，就怕我的志向不能順從。倘如獲得展禽之免，比慈明之進更美好。如果得到似北叟一樣受同意而放，實際上勝過了濟南的徵召。這是什麼原因呢？就在於民間生活在街巷的人有自由自在的快樂，在朝廷任官有不少累贅的事務，一直以來都是如此。留侯追踪松子成仙，陶朱向辛文學習致富，是成功的事例。何況智慧不能超群出衆，言行不突出，而想辛辛苦苦一生，是多麼地愚笨。

豈如知足知止，蕭然無累。北山之北，棄絶人間，南山之南，超逾世網。面修原而帶流水，倚郊甸而枕平皋，築蝸舍於叢林，構環堵於幽薄。近瞻烟霧，遠睇風雲。藉纖草以蔭長松，結幽蘭而援芳桂。仰翔禽於百仞，俯泳鱗於千尋。果園在後，開窗以臨花卉；蔬圃居前，坐檐而看灌畎。二頃以供饘粥，十畝以給絲麻。侍兒五三，可充紝織；家僮數四，足代耕耘。沽酪牧羊，協潘生之志；畜鷄種黍，應莊叟之言。穫菽尋氾氏之書，露葵徵尹君之録。烹羔豚而介春酒，迎伏臘而候歲時。披良書，探至賾，歌纂纂，唱烏烏，可以娱神，可以散慮。有朋自遠，揚搉古今。田畯相過，劇談稼穡。斯亦足矣，樂不可支。永保性命，何畏憂責。豈若蹙足入絆，申脰就羈，游帝王之門，趨宰衡之勢。不知飄塵之少選，寧覺年祀之斯須。萬物營營，靡存其意，天道昧昧，安可問哉。

不如知足便知道就此而止，灑脱没有負累。北山的北面，與人世間相隔，南山的南面，遠離塵俗構成的世網。面對有平地和流水，依着在郊外的地方枕着水邊的平坦高地，在叢林中建造簡單的居屋，構築圍墻於幽静偏僻之處。近處可觀看烟霧，遠處可看到風雲。憑藉小草以大松樹爲蔭凉，集結幽蘭和芳香的桂花來襯托。仰首看見在百仞高處飛翔的禽鳥，俯身觀看千尋深處的游魚。果園在房後面，開窗便見到花卉；菜園是在房的前面，坐在屋檐下可觀看往地邊水溝裏灌水。二頃地用以供給食糧，十畝地用以供給絲麻。三五個侍兒，可以負擔縫紉織布家務；三四個家僮，足以負擔耕耘。放牧羊群製作奶酪，相同於潘生的志向；畜養鷄群種植糧食，正應了莊子的言語。種植收穫莊稼用氾氏的書作指導，收穫葵子參用尹君之録。烹調羊羔小猪加上春酒，迎接伏臘等候歲時除夕。看有益的書籍，探求深意，開心而歌，想唱便不停，可以歡娱神情，可以驅除煩愁憂慮。有朋自遠方來，在一起暢談古今。農官來造訪，大談農業生産。這就滿足了，非常快樂。一直保住性命，怎會憂愁責罰。爲何要將脚伸入絆索中，將脖子伸出去受羈縻，去帝王處有所求，向執政高官趨附巴結。不知道飄飄風塵多少被選，寧可覺得就這樣生活更好。萬物都在忙碌，没有

存下其真意，天道廣博玄虛，無從去詢問。

嗟乎！人生若浮雲朝露，寧俟長繩繫景，實不願之。執燭夜游，驚其迅邁。百年何幾，擎跽曲拳，四時如流，俯眉躡足。出處無成，語默奚當。非直丘明所耻，抑亦宣尼耻之。

值得嘆息！人的一生如同天上飄浮的雲早晨的露水，怎麽能等着長繩來束縛，實在是不願意。手執蠟燭夜晚出游，驚嘆很快就没有了。百年時間有什麽，托起長跪曲拳，四時如水一樣流去，展開眉目躡足參預其中。出處没有可成功的，少説話更適合一些。不是單單左丘明不屑一顧，就是孔子也不屑一顧。

建德四年，除滕王逌友。逌嘗問大圜曰：“吾聞湘東王作《梁史》，有之乎？餘傳乃可抑揚，帝紀奚若？隱則非實，記則攘羊。”對曰：“言者之妄也。如使有之，亦不足怪。昔漢明爲《世祖紀》，章帝爲《顯宗紀》，殷鑒不遠，足爲成例。且君子之過，如日月之蝕，彰於四海，安得而隱之？如有不彰，亦安得而不隱？蓋子爲父隱，直在其中；諱國之惡，抑又禮也。”逌乃大笑。

建德四年，授滕王宇文逌友。宇文逌曾經問大圜説：“我聽説湘東王作《梁史》，有此事嗎？其他傳記可以褒貶，帝紀如何？隱就不是事實，記則有子揚父過之嫌。”回答説：“流言而已。若有此事，亦不足怪。往昔漢明帝作《世祖紀》，章帝作《顯宗紀》，殷鑒不遠，足以爲成例。而且君子之過錯，如日食月食，彰於四海，怎麽能隱瞞？如有不暴露的事，又怎麽能不加隱瞞？子爲父隱，其中有理；爲國諱惡，符合禮儀。”宇文逌乃大笑。

其後大軍東討，攻拔晋州。或問大圜曰：“齊遂克不？”對曰：“高歡昔以晋州肇基僞迹，今本既拔矣，能無亡乎。所謂以此始者必以此終也。”居數月，齊氏果滅。聞者以爲知言。宣政元年，增邑通前二千二百户。隋開皇初，拜内史侍郎，出爲西河郡守。尋卒。

其後大軍往東討伐，攻占晋州。有人曾問大圜説：“能克定齊朝嗎？”回答説：“高歡過去以晋州爲根據地成其僞迹，今根本被攻拔，怎能不亡。説的就是以此始者必以此終。”過數月，齊氏果然滅亡。聽到他的話的人都認爲他有見識。宣政元年，食邑增至二千二百户。隋開皇初年，授内史侍郎，外任西河郡守。不久去世。

大圜性好學，務於著述。撰《梁舊事》三十卷、《寓記》三卷、《喪服儀注》五卷、《要訣》兩卷，并文集二十卷。大封位至開府儀同三司。大象末，爲陳州刺史。

大圜生性好學，致力於著述。撰有《梁舊事》三十卷、《寓記》三卷、《喪服儀注》五卷、《要訣》兩卷，還有二十卷文集。大封位至開府儀同三司。大象末年，任爲陳州刺史。

宗懔

宗懔字元懔，南陽涅陽人也。八世祖承，永嘉之亂，討陳敏有功，封柴桑縣侯，除宜都郡守。尋卒官，子孫因居江陵。父高之，梁山陰令。

宗懔字元懔，是南陽涅陽人。八世祖宗承，永嘉年間動亂，征討陳敏有功，封柴桑縣侯，任宜都郡守。不久在職位上去世，子孫因此留居江陵。父親高之，梁朝山陰令。

懔少聰敏，好讀書，晝夜不倦。

宗懔少年聰敏，喜好讀書，日以繼夜而不知

語輒引古事，鄉里呼爲小兒學士。梁普通六年，舉秀才，以不及二宫元會，例不對策。及梁元帝鎮荆州，謂長史劉之遴曰："貴鄉多士，爲舉一有意少年。"之遴以懍應命。即日引見，令兼記室。嘗夕被召宿省，使制《龍川廟碑》，一夜便就，詰朝呈上。梁元帝嘆美之。及移鎮江州，以懍爲刑獄參軍，兼掌書記。歷臨汝、建成、廣晋三縣令。遭母憂去職。哭輒嘔血，兩旬之内，絶而復蘇者三。每有群烏數千，集於廬舍，候哭而來，哭止而去。時論稱之，以爲孝感所致。

疲倦。説話動輒引經據典，鄉里稱之爲小兒學士。梁朝普通六年，舉秀才，因不到二宫元會時間，照例不對策。到梁元帝鎮荆州，對長史劉之遴説："貴鄉多士，爲舉一有志少年。"之遴以宗懍應命。即日引見，令兼任記室。曾經晚上被召入宿省值班，使其作《龍川廟碑》碑文，一夜而就，次日早晨呈上。梁元帝贊美其文。到移鎮江州，以宗懍爲刑獄參軍，兼掌書記。歷任臨汝、建成、廣晋三縣令。遭遇母喪去職。哭輒嘔血，兩旬之内，多次哭得死去活來。常有數千烏雀，群集於廬舍，所來是爲了等候宗懍的哭聲，哭完便飛去。時人稱道，以爲是孝心感動所致。

梁元帝重牧荆州，以懍爲别駕、江陵令。及帝即位，擢爲尚書侍郎。又手詔曰："昔扶柳開國，止曰故人，西鄉胙土，本由賓客。况事涉勛庸，而無爵賞？尚書侍郎宗懍，亟有帷幄之謀，誠深股肱之寄。從我于邁，多歷歲時。可封信安縣侯，邑一千户。"累遷吏部郎中、五兵尚書、吏部尚書。初侯景平後，梁元帝議還建業，唯懍勸都渚宫，以其鄉里在荆州故也。

梁元帝重新爲荆州刺史，以宗懍爲别駕、江陵令。到帝即位，提升爲尚書侍郎。又手書詔書説："往昔扶柳開建國家政權時，所用的都是故朋好友，西鄉立國，憑藉賓客。何况事情涉及有功勞之臣，怎麽能不封賞爵位呢？尚書侍郎宗懍，在各種謀略確定中都很有能力，深深地寄托爲股肱助手。跟隨我經歷多年，時間很長。可以封爵信安縣侯，食邑一千户。"多次升任吏部郎中、五兵尚書、吏部尚書。當初侯景平定後，梁元帝討論返回建業，惟有宗懍勸設都於渚宫，以其鄉里在荆州的原因。

及江陵平，與王褒等入關。太祖以懍名重南土，甚禮之。孝閔帝踐阼，拜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世宗即位，又與王褒等在麟趾殿刊定群書。數蒙宴賜。保定中卒，年六十四。有集二十卷，行於世。

到江陵被平定，與王褒等入關。太祖以宗懍在江南名聲顯赫，十分禮待。孝閔帝登基，授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世宗即位，又與王褒等人在麟趾殿刊定群書。多次得到宴賜。保定年間去世，終年六十四歲。有集二十卷，流傳於世。

劉璠

劉璠字寶義，沛國沛人也。六世祖敏，以永嘉喪亂，徙居廣陵。父臧，性方正，篤志好學，居家以孝聞。梁天監初，爲著作郎。

劉璠字寶義，是沛國沛人。六世祖劉敏，因永嘉喪亂，遷到廣陵居住。父親劉臧，性格方正，有志向喜歡學習，因在家中孝順而聞名。梁天監初年，爲著作郎。

璠九歲而孤，居喪合禮。少好讀書，兼善文筆。年十七，爲上黄侯蕭曄所器重。范陽張綰，梁之外戚，才高口辯，見推於世。以曄之懿貴，

劉璠九歲喪父，守喪合於禮儀。年少喜好讀書，同時文筆很好。年十七，爲上黄侯蕭曄所器重。范陽人張綰，梁朝外戚，才高能辯，爲世人所推崇。以蕭曄貴爲皇室，亦要有所藉助。劉

亦假借之。璠年少未仕，而負才使氣，不爲之屈。綰嘗於新渝侯坐，因酒後詬京兆杜騫曰：“寒士不遜。”璠厲色曰：“此坐誰非寒士？”璠本意在綰，而曄以爲屬己，辭色不平。璠曰：“何王之門不可曳長裾也！”遂拂衣而去。曄辭謝之，乃止。後隨曄在淮南，璠母在建康遘疾，璠弗之知。嘗忽一日舉身楚痛，尋而家信至，云其母病。璠即號泣戒道，絶而又蘇。當身痛之辰，即母死之日也。居喪毁瘠，遂感風氣。服闋後一年，猶杖而後起，及曄終於毗陵，故吏多分散，璠獨奉曄喪還都，墳成乃退。梁簡文時在東宫，遇曄素重，諸不送者皆被劾責，唯璠獨被優賞。解褐王國常侍，非其好也。

璠少慷慨，好功名，志欲立事邊城，不樂隨牒平進。會宜豐侯蕭循出爲北徐州刺史，即請爲其輕車府主簿，兼記室參軍，又領刑獄。循爲梁州，除信武府記室參軍，領南鄭令。又板爲中記室，補華陽太守。屬侯景度江，梁室大亂，循以璠有才略，甚親委之。時寇難繁興，未有所定。璠乃喟然賦詩以見志。其末章曰：“隨會平王室，夷吾匡霸功。虚薄無時用，徒然慕昔風。”循開府，置佐史，以璠爲諮議參軍，仍領記室。梁元帝承制，授樹功將軍、鎮西府諮議參軍。賜書曰：“鄧禹文學，尚或執戈；葛洪書生，且云破賊。前修無遠，屬望良深。”梁元帝尋又以循紹鄱陽之封，且爲雍州刺史，復以璠爲循平北府司馬。

及武陵王紀稱制於蜀，以璠爲中書侍郎，屢遣召璠，使者八返，乃至蜀。又以爲黄門侍郎，令長史劉孝勝深布腹心。使工畫《陳平度河歸漢

璠年少未任官職，而負才使性，不向其屈服。張綰曾經坐於新渝侯處，酒後辱駡京兆杜騫説：“寒士不謙遜禮貌。”劉璠厲色喝道：“在座的人誰非寒士？”劉璠本意是對張綰説的，而蕭曄以爲是對自己，辭色有失公允。劉璠説：“何王之門不會接受普通人！”於是拂袖而去。蕭曄爲之謝罪，方纔作罷。後隨從蕭曄在淮南，劉璠母在建康大病，劉璠不知消息。曾有一天忽然全身疼痛，接着收到家信，説其母生病。劉璠當即號泣登程，氣絶蘇醒多次。當身痛的時候，就是母親死亡之日。居喪過哀人形毁損，因此感受了風寒。服喪期滿除服一年後，尚要依靠拐杖纔能站起，到蕭曄在毗陵去世，故吏多分散，衹有劉璠奉蕭曄喪柩還都，墳建好後方離去。梁簡文帝當時爲太子，平素禮遇蕭曄，諸不送喪者都被彈劾責罰，惟有劉璠受到優賞。出仕王國常侍，但他不喜歡。

劉璠少年慷慨，喜好功名，立志於立功邊城，不樂於按部就班晋升。正好宜豐侯蕭循出任爲北徐州刺史，即請劉璠爲其輕車府主簿，兼任記室參軍，又領刑獄。蕭循爲梁州刺史，任劉璠爲信武府記室參軍，領南鄭令。又任爲中記室，補爲華陽太守。正值侯景渡江，梁室大亂，蕭循以劉璠有才略，極爲信任倚重。當時寇難繁興，不知何以平定。劉璠喟然賦詩明志。詩的末章是：“隨會平王室，夷吾匡霸功。虚薄無時用，徒然慕昔風。”蕭循開府，置佐史，以劉璠爲諮議參軍，仍然領記室。梁元帝承制之時，授予樹功將軍、鎮西府諮議參軍。賜書對他説：“鄧禹文學之士，尚或手執干戈；葛洪一介書生，且云擊破寇賊。前修不太遠，對你的希望良深。”梁元帝不久又以蕭循承繼鄱陽王封爵，任爲雍州刺史，復以劉璠爲蕭循平北府司馬。

到武陵王蕭紀在蜀稱制，以劉璠爲中書侍郎，屢屢派遣使者召劉璠入蜀，先後八位使者傳令，方纔至蜀。又任爲黄門侍郎，令長史劉孝勝深布腹心。使畫匠畫《陳平度河歸漢圖》送給劉

圖》以遺之。璠苦求還。中記室韋登私曰："殿下忍而蓄憾，足下不留，將致大禍。脫使盜遮於葭萌，則卿殆矣。孰若共構大厦，使身名俱美哉。"璠正色曰："卿欲緩頰於我耶？我與府侯，分義已定。豈以寵辱夷險，易其心乎？丈夫立志，當死生以之耳。殿下方布大義於天下，終不逞志於一人。"紀知必不爲己用，乃厚其贈而遣之。臨别，紀又解其佩刀贈璠曰："想見物思人。"璠對曰："敢不奉揚威靈，剋翦奸宄。"紀於是遣使就拜循爲益州刺史，封隨郡王，以璠爲循府長史，加蜀郡太守。

還至白馬西，屬達奚武軍已至南鄭，璠不得入城，遂降於武。太祖素聞其名，先誡武曰："勿使劉璠死也。"故武先令璠赴闕。璠至，太祖見之如舊。謂僕射申徽曰："劉璠佳士，古人何以過之。"徽曰："昔晋主滅吴，利在二陸。明公今平梁漢，得一劉璠也。"時南鄭尚拒守未下，達奚武請屠之，太祖將許焉，唯令全璠一家而已。璠乃請之於朝，太祖怒而不許。璠泣而固請，移時不退。柳仲禮侍側曰："此烈士也。"太祖曰："事人當如此。"遂許之。城竟獲全，璠之力也。

太祖既納蕭循之降，又許其反國。循至長安累月，未之遣也。璠因侍宴，太祖曰："我於古誰比？"對曰："常以公命世英主，湯、武莫逮；今日所見，曾齊桓、晋文之不若。"太祖曰："我不得比湯、武，望與伊、周爲匹，何桓、文之不若乎？"對曰："齊桓存三亡國，晋文不失信於伐原。"語未終，太祖撫掌曰："我解爾意，欲激我耳。"於是即命遣循。循請與璠俱還，太祖不許。以璠爲中外

璠。劉璠苦苦哀求回還。中記室韋登私下對他説："殿下已經够忍耐的了，足下不留下來，將致大禍。假設使盜賊在葭萌遮伏，則卿就危險了。不如共同構造國家大厦，使身名俱美。"劉璠正色説："卿欲對我使緩行之計？我與府侯，名分已定。豈能以恩寵屈辱平安危險，改易其心？丈夫立志，當生死不顧。殿下方行大義於天下，終不會對一人忌恨逞志。"蕭紀知他必不會爲自己所用，於是贈給厚禮而放劉璠走。臨别，蕭紀又解下自己的佩刀贈送給劉璠説："希望見物思人。"劉璠回答説："怎敢不奉揚威靈，消滅奸宄。"蕭紀於是派遣使者拜蕭循爲益州刺史，封隨郡王，以劉璠爲蕭循王府長史，另加授蜀郡太守。

還至白馬西，正值達奚武軍隊已至南鄭，劉璠不能入城，因此向達奚武投降。太祖素來聞知劉璠的名氣，事先告誡達奚武説："不要使劉璠有死亡危險。"所以達奚武先令劉璠赴朝廷。劉璠到了之時，太祖相見時如同舊交。太祖對僕射申徽説："劉璠佳士，就是古人也難以超出。"申徽説："往昔晋主滅亡吴國，其利在於得到陸機、陸雲。明公如今平定梁漢，得到一位劉璠。"當時南鄭尚拒守未能攻下，達奚武請求下令大屠殺，太祖準備允許，衹令保全劉璠一家人而已。劉璠乃請之於朝，太祖怒而不許。劉璠涕泣固請，很長時間不退下。柳仲禮在一側相侍説道："此烈士也。"太祖説："事人當如此。"因而允許不屠城。城得以獲全，是劉璠之力所致。

太祖接受了蕭循的歸降，又允許他回國。蕭循到長安一連數月，没有放行。劉璠侍宴時，太祖説："我於古代的人可與誰相比？"回答説："日常認爲公是命世英主，連湯、武都不如；今日所見，大約齊桓公、晋文公尚不如。"太祖説："我不能與湯、武相比，希望與伊、周相匹，何以連桓、文都比不上？"回答説："齊桓公存三亡國，晋文公伐原不失去信用。"話未説完，太祖撫掌説："我理解你的意思，欲激我。"於是即刻下令放蕭循。蕭循請求與劉璠一起返回，太祖不許。以劉璠爲中外府記室，不久遷任黄門侍郎、

府記室，尋還黄門侍郎、儀同三司。

嘗卧疾居家，對雪興感，乃作《雪賦》以遂志云。其詞曰：

天地否閉，凝而成雪。應乎玄冬之辰，在於沍寒之節。蒼雲暮同，嚴風曉别。散亂徘徊，雰霏皎潔。違朝陽之暄煦，就陵陰之慘烈。

若乃雪山峙於流沙之右，雪宫建於碣石之東。混二儀而并色，覆萬有而皆空。埋没河山之上，籠罩寰宇之中。日馭潛於濛汜，地險失於華、嵩。既奪朱而成素，實矯異而爲同。

始飄颻而稍落，遂紛糅而無窮。縈回兮瑣散，暠皓兮溟濛。綏綏兮颯颯，瀌瀌兮渢渢。因高兮累仞，藉少兮成豐。曉分光而映净，夜合影而通朧。似北荒之明月，若西崑之閬風。

爾乃憑集異區，遭隨所適。遇物淪形，觸途湮迹。何净穢之可分，豈高卑之能擇。體不常消，質無定白。深谷夏凝，小山春積。偶仙宫而爲絳，值河濱而成赤。廣則彌綸而交四海，小則淅瀝而緣間隙。淺則不過二寸，大則平地一尺。乃爲五穀之精，實長衆川之魄。大壑所以朝宗，洪波資其消釋。家有趙王之璧，人聚漢帝之金。既藏牛而没馬，又冰木而凋林。已墮白登之指，實愴黄竹之心。楚客埋魂於樹裏，漢使還飢於海陰。斃雲中之狡獸，落海上之驚禽。庚辰有七尺之厚，甲子有一丈之深。無復垂霙與雲合，唯有變白作泥沉。

儀同三司。

曾經因爲在家養病，對雪産生感慨，因而作《雪賦》以表明志向。其詞爲：

天地否閉，遂凝聚成雪。應於玄冬的季節，在於沍寒的時辰。蒼雲傍晚相同，嚴風早晨有别。散飛飄泊徘徊，雰霏皎潔。没有朝陽的暄煦，衹有陵陰的慘烈。

就如同雪山峙立於流沙之右，雪宫建立於碣石之東。混二儀天地同色，覆萬有物物皆空。埋没河山之上，籠罩寰宇之中。太陽潛藏於濛汜，大地險失於華、嵩。既將紅色變成了白色，實際上又將相異之物矯成同一形象。

始飄颻而稍稍下落，遂紛糅而無窮無盡。縈回啊瑣散，暠皓啊溟濛。綏綏啊颯颯，瀌瀌啊渢渢。因高而累積成仞，藉少而集合成豐。白天分光映得乾乾净净，夜晚合影顯得朦朦朧朧。好像是北荒之明月，又好像是西崑的閬風。

其後或聚集在不同地區，遭遇隨所在處而能適應。遇到物體成爲同一形狀，觸及到路途會消失痕迹。没有潔净污穢的分别，怎麽能選擇高貴卑賤。形體不是很快消失，顔色不是一定爲白色。在深谷中夏天可凝結，在小山上春天有堆積。與仙宫相伴成爲大紅色，在河濱是紅色。廣闊可籠蓋大地交匯四海，量小時散落在溝壑附於間隙中。淺的不超過二寸，大雪時則平地有一尺厚。是五穀生長的重要來源，是各條江河溪流漲的來源。大的溪流所以能集聚到江河，洪波憑藉這來消去釋除。家中有趙王的玉璧，人人集聚了漢帝的金子。藏了牛而失去馬，樹木結冰森林凋謝。在白登手指被凍掉，悲嘆黄竹的心情。楚客將魂埋於樹裏面，漢使在海陰忍飢挨餓。擊斃在雲中的狡獸，海上的驚禽殞落。庚辰有七尺的厚度，甲子有一丈的深度。雪花六出不能再與天上的雲相合，衹能落地後沉入泥中。

本爲白雪唱，翻作《白頭吟》。吟曰：昔從天山來，忽與狂風閲。溯河陰而散漫，望衡陽而委絶。朝朝自消盡，夜夜空凝結。徒云雪之可賦，竟何賦之能雪。

本意是唱誦白雪的，現在又翻過來作《白頭吟》。所吟是：原先從天山而來，忽然與狂風相交接。沿着河陰到處飄灑，到了衡陽而就没有了。一個個朝陽升起的時候獨自消融而盡，一個個夜晚枉自凝聚相結。徒然説白雪可作賦來誦吟，又有什麽賦可以成爲雪。

初，蕭循在漢中與蕭紀箋及答國家書、移襄陽文，皆璠之辭也。

當初，蕭循在漢中時與蕭紀的箋以及答國家書、移襄陽文，都是劉璠的文辭。

世宗初，授内史中大夫，掌綸誥。尋封平陽縣子，邑九百户。在職清白簡亮，不合於時，左遷同和郡守。璠善於撫御，莅職未期，生羌降附者五百餘家。前後郡守多經營以致貲産，唯璠秋毫無所取，妻子并隨羌俗，食麥衣皮，始終不改。洮陽、洪和二郡羌民，常越境詣璠訟理焉。其德化爲他界所歸仰如此。蔡公廣時鎮隴右，嘉璠善政。及遷鎮陜州，欲取璠自隨，羌人樂從者七百人。聞者莫不嘆異。陳公純作鎮隴右，引爲總管府司録，甚禮敬之。天和三年卒，時年五十九。著《梁典》三十卷，有集二十卷，行於世。子祥嗣。

世宗初年，授内史中大夫，掌綸誥。不久封平陽縣子，食邑九百户。在職清白簡亮，不合當時風氣，降職爲同和郡守。劉璠善安撫控御，任職不到一年，生羌降附者五百多家。前後郡守多經營生意獲取財産，惟有劉璠秋毫無所取，妻子兒女都隨從羌人風俗，食麥穿皮衣，始終不改。洮陽、洪和二郡羌民，常越境來請劉璠判定案子是非屈直。其德化已廣爲他界所歸仰。蔡公宇文廣當時鎮守隴右，嘉獎劉璠的善政。當遷爲陜州鎮將時，想帶劉璠同去，羌人樂意隨從者七百人。聞者無不爲之贊嘆稱奇。陳公宇文純鎮守隴右，引爲總管府司録，對他非常禮敬。天和三年去世，時年五十九歲。著有《梁典》三十卷，文集二十卷，流傳於世。子劉祥繼嗣。

劉祥

祥字休徵。幼而聰慧，占對俊辯，賓客見者，皆號神童。事嫡母以至孝聞。其伯父黄門郎璆有名江左，在嶺南，聞而奇之，乃令名祥字休徵。後以字行於世。年十歲能屬文，十二通《五經》。解褐梁宜豐侯主簿，遷記室參軍。

劉祥字休徵。年幼時聰慧，占辯對答如流，見過他的賓客，都稱其爲神童。服侍生母以至孝聞名。其伯父黄門郎劉璆在江左名氣很大，時在嶺南，聞而奇之，因而令名爲祥字爲休徵。後來以字行於世。十歲時便會寫文章，十二歲時通曉《五經》。出仕爲梁朝宜豐侯主簿，遷任記室參軍。

江陵平，隨例入國。齊公憲以其善於詞令，召爲記室。府中書記，皆令掌之。尋授都督，封漢安縣子，食邑七百户，轉從事中郎。憲進爵爲王，以休徵爲王友。俄除内史上士。高祖東征，休徵陪侍帷幄。平齊露布，即休徵之文也。累遷車騎大將

江陵平定後，隨例入國。齊公宇文憲以其善於詞令，召爲記室。公府中文書檔案，都由劉祥掌管。不久授都督，封漢安縣子，食邑七百户，轉任從事中郎。宇文憲爵位進爲王，以休徵爲王友。接着授内史上士。高祖東征，休徵於帷幄内陪侍。平定齊國的文書，即出於休徵的手筆。多次遷升至車騎大將軍、儀同大將軍。不久

軍、儀同大將軍。尋以去官，領萬年令，未期月，轉長安令。頻宰二縣，頗獲時譽。大象二年，卒於官，時年四十七。

去官，領萬年令，不到一個月，轉任長安令。連任二縣之長，頗獲當時稱譽。大象二年，在官職上去世，時年四十七歲。

初，璠所撰《梁典》始就，未及刊定而卒。臨終謂休徵曰："能成我志，其在此書乎。"休徵治定繕寫，勒成一家，行於世。

當初，劉璠所撰的《梁典》纔完成，來不及刊定而去世。臨終時對休徵說："能成我志，應該在於這部書。"休徵修訂謄寫，成一家之言，流行於世。

柳霞

柳霞字子昇，河東解人也。曾祖卓，晉汝南太守，始自本郡徙居襄陽。祖叔珍，宋員外散騎常侍、義陽內史。父季遠，梁臨川王諮議參軍、宜都太守。

柳霞字子昇，是河東解人。曾祖柳卓，晉汝南太守，始自本郡遷居襄陽。祖叔珍，宋員外散騎常侍、義陽內史。父季遠，梁臨川王諮議參軍、宜都太守。

霞幼而爽邁，神彩嶷然，髫歲便有成人之量。篤好文學，動合規矩。其世父慶遠特器異之。謂霞曰："吾昔逮事伯父太尉公，嘗語吾云：'我昨夢汝登一樓，樓甚峻麗，吾以坐席與汝。汝後名宦必達，恨吾不及見耳。'吾向聊復晝寢，又夢將昔時座席還以賜汝。汝之官位，當復及吾。特宜勉勵，以應嘉祥也。"

柳霞幼年便爽朗豪邁，神采嶷然，少年時便有成人氣量。篤好文學，言行舉止合乎規矩。其伯父慶遠特別器重他。對柳霞說："以前我事奉伯父太尉公，他曾經對我說：'我昨夢見你登一座樓，樓十分峻麗，我將坐席給你。你以後必定官運亨通，可惜我見不到了。'我剛纔睡午覺，又夢到將昔時座席還賜給你。你的官位，當不亞於我。應特別勉勵，以應嘉祥。"

梁西昌侯深藻鎮雍州，霞時年十二，以民禮修謁，風儀端肅，進止詳雅。深藻美之，試遣左右踐霞衣裾，欲觀其舉措。霞徐步稍前，曾不顧眄。廬陵王續為雍州刺史，辟霞為主簿。起家平西邵陵王綸府法曹參軍，仍轉外兵，除尚書工部郎。謝舉時為僕射，引霞與語，甚嘉之。顧謂人曰："江漢英靈，見於此矣。"

梁朝西昌侯深藻鎮守雍州，柳霞時年十二歲，用民禮拜見深藻，風儀端莊，進止祥雅。深藻稱好，試遣左右踩柳霞的衣服下擺，想看看他如何反應。柳霞徐徐邁步向前，不往後看。廬陵王蕭續爲雍州刺史，徵用柳霞爲主簿。初入仕任平西邵陵王蕭綸府法曹參軍，轉爲外兵，授尚書工部郎。謝舉此時爲僕射，與柳霞交談，十分誇贊。對人說："江漢英靈，現見於此。"

岳陽王蕭詧莅雍州，選為治中，尋遷別駕。及詧於襄陽承制，授霞吏部郎、員外散騎常侍。俄遷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大都督，賜爵聞喜縣公。尋進位持節、侍中、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及蕭詧踐帝位於江陵，以襄陽歸于我。霞乃辭詧曰：

岳陽王蕭詧到雍州任職，選爲治中，不久遷任別駕。到蕭詧於襄陽承制，授柳霞爲吏部郎、員外散騎常侍。不久遷爲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大都督，賜爵位聞喜縣公。接着進位持節、侍中、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到蕭詧於江陵稱帝，以襄陽歸於周朝。柳霞因而辭別蕭詧說："陛下中興鼎運，龍飛原來楚地。臣往年

"陛下中興鼎運，龍飛舊楚。臣昔因幸會，早奉名節，理當以身許國，期之始終。自晋氏南遷，臣宗族蓋寡。從祖太尉、世父儀同、從父司空，并以位望隆重，遂家于金陵。唯留先臣，獨守墳柏。常誡臣等，使不違此志。今襄陽既入北朝，臣若陪隨鑾蹕，進則無益塵露，退則有虧先旨。伏願曲垂照鑒，亮臣此心。"詧重違其志，遂許之。因留鄉里，以經籍自娱。

幸會，早奉名節，論理應當以身許國，以期有始有終。自從晋氏南遷，臣宗族寡弱。從祖太尉、世父儀同、從父司空，并以地位名望隆重，因此於金陵安家。惟一留下先臣，獨守祖墳。經常告誡臣等，不要違背這個旨意。今襄陽既入北朝，臣如果陪隨鑾蹕，進則無益塵露，退則有虧先旨。願求曲垂照鑒，亮臣此心。"蕭詧難以違背其心，因而允許。因此留在家鄉，以研習經籍爲娱樂。

太祖、世宗頻有徵命，霞固辭以疾。及詧殂，霞舉哀，行舊君之服。保定中又徵之，霞始入朝。授使持節、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霍州諸軍事、霍州刺史。霞導民務先以德，再三不用命者，乃微加貶異，示之耻而已。其下感而化之，不復爲過。咸曰："我君仁惠如此，其可欺乎！"天和中，卒，時年七十二。宣政初，贈金、安二州刺史。

太祖、世宗屢次徵召，柳霞都以病固辭。當蕭詧去世，柳霞舉哀，行君臣服裝禮節。保定年間再次徵召，柳霞方纔入朝。授使持節、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霍州諸軍事、霍州刺史。柳霞管理人民務先以仁德，再三不用命者，纔微加懲罰，以示其耻而已。其下都感動而歸化，不再犯過失。都說："我君如此仁惠，怎可有所欺！"天和年間，去世，時年七十二歲。宣政初年，追贈金、安二州刺史。

霞有志行。初爲州主簿，其父卒於揚州，霞自襄陽奔赴，六日而至。哀感行路，毁瘁殆不可識。後奉喪溯江西歸，中流風起，舟中之人，相顧失色。霞抱棺號慟，訴天求哀，俄頃之間，風浪止息。其母嘗乳間發疽，醫云："此病無可救之理，唯得人吮膿，或望微止其痛。"霞應聲即吮，旬日遂瘳。咸以爲孝感所致。性又温裕，略無喜愠之容。弘獎名教，未嘗論人之短。尤好施與，家無餘財。臨終遺誡薄葬，其子等并奉行之。有十子，靖、莊最知名。

柳霞有志行。當初爲州主簿，其父在揚州去世，柳霞自襄陽奔喪，六天就趕到了。一路哀感，身體毁損憔悴以至不可相識。後奉喪溯江西歸，江中起風，舟中之人相顧失色。柳霞抱棺號慟，向上天乞憐，頃刻之間，風平浪静。其母曾乳房生疽，醫生說："此病無可救之理，衹有讓人吮出膿來，或許可望稍微止痛。"柳霞應聲便吮，旬日得以痊愈。都認爲是孝感所致。性情平和寬厚，很少有喜愠表情。弘獎名教，從不議論人的短處。特别喜好施與，家無餘財。臨終遺囑薄葬，其子等都奉行遺誡。有十子，柳靖、柳莊最有名。

柳靖

靖字思休。少方雅，博覽墳籍。梁大同末，釋褐武陵王國左常侍，轉法曹行參軍。大定初，除尚書度支郎，遷正員郎。隨霞入朝，授大都

柳靖字思休。年少雅正，博覽群書。梁大同末年，出仕任武陵王國左常侍，轉任法曹行參軍。大定初年，授尚書度支郎，遷升正員郎。隨柳霞入朝，授大都督，歷任河南、德廣二郡守。

督，歷河南、德廣二郡守。靖雅達政事，所居皆有治術，吏民畏而愛之。然性愛閑素，其於名利澹如也。及秩滿還，便有終焉之志。

柳靖通曉政事，治理有方，屬下及百姓都敬畏他。但其生性喜歡安閑清靜，於名利很淡泊。任期屆滿返回後，便有了結仕途之志。

隋文帝踐極，特詔徵之，靖遂以疾固辭。優游不仕，閉門自守，所對惟琴書而已。足不歷園庭，殆將十載。子弟等奉之，若嚴君焉。其有過者，靖必下帷自責，於是長幼相率拜謝於庭，靖然後見之，勖以禮法。鄉里亦慕而化之。或有不善者，皆曰："唯恐柳德廣知也。"時論方之王烈。前後總管到官，皆親至靖家問疾，遂以爲故事。秦王俊臨州，賚以几杖，并致衣物。靖唯受几杖，餘并固辭。其爲當時所重如此。開皇中，以壽終。

隋文帝登基，特詔徵召，柳靖以疾病固辭。優游不仕，閉門自守，所對衹是琴書。不出園子庭院，將近十年。子弟侍奉他，如同嚴君。其有過失者，柳靖必定閉門自責，於是長幼相率跪拜於庭院中謝罪，柳靖方纔出來，曉以禮法。鄉里亦慕而化之。如有不善者，都說："就怕給柳德廣知道。"時論將他比爲王烈。前後總管到官，都親自至柳靖家問候，成爲慣例。秦王楊俊到州時，贈送几杖，送給衣物。柳靖衹接受几杖，其他全都謝絶了。他當時就是如此爲人所敬重。開皇年間，以壽終。

柳莊

莊字思敬。器量貞固，有經世之才。初仕梁，歷中書舍人、尚書右丞、給事黄門侍郎、尚書吏部郎中、鴻臚太府卿。入隋，位至開府儀同三司、給事黄門侍郎、饒州刺史。

柳莊字思敬。器量貞固，有經世才能。最初在梁朝做官，歷任中書舍人、尚書右丞、給事黄門侍郎、尚書吏部郎中、鴻臚太府卿。入隋，位至開府儀同三司、給事黄門侍郎、饒州刺史。

史臣曰：蕭撝、世怡、圓肅、大圜并有梁之令望也。雖羈旅異國，而終享榮名。非有兹基，夙懷文質，亦何能至於此乎。方武陵擁衆東下，任撝以蕭何之事，君臣之道既篤，家國之情亦隆。金石不足比其心，河山不足盟其誓。及魏安之至城下，旬日而智力俱竭。委金湯而不守，舉庸蜀而來王。若乃見機而作，誠有之矣。守節没齒，則未可焉。

史臣曰：蕭撝、世怡、圓肅、大圜都是有梁聲望美好的人。雖然羈旅異國，而終能享得美名。如果没有根基，身負文化氣質，又何能至於此。當武陵率大軍東下，任蕭撝以蕭何之事，君臣團結協力，家國之情盛隆。金石不足比其心，河山不足盟其誓。到魏安來到城下，旬日間智和力都竭盡了。不固守金湯般城池，以庸蜀之地歸降。如果見機而作，誠有之矣。守節没齒，則没有必要。

宗懔幹局才辭見稱於梁元之世。逮乎俘囚楚甸，播越秦中，屬太祖思治之辰，遇世宗好士之日，在朝不預政事，就列纔忝戎章。豈懷道圖全，優游卒歲，將用與不用，留滯當年

宗懔的才能見稱於梁元帝時期。到了俘囚於楚甸，被送至秦中，正是太祖思慮治國之時，遇上世宗招徠人才之日，在朝不預政事，就列纔忝戎章。豈是懷道圖全，優游生活，將用與不用，留滯於當時乎？

乎？

梁氏據有江東，五十餘載。挾策紀事，勒成不朽者，非一家焉。劉璠學思通博，有著述之譽，雖傳疑傳信，頗有詳略，而屬辭比事，足爲清典。蓋近代之佳史歟。

柳霞立身之道，進退有節。觀其眷戀墳隴，其孝可移於朝廷；盡禮舊主，其忠可事於新君。夫能推此類以求賢，則知人幾於易矣。

梁氏占據江東地區，五十多年。根據檔案記述史事，成爲不朽著作的，不僅僅衹是一家。劉璠學識思路通達廣博，有著書敘述的聲譽，雖然所傳有可疑的有可信的，都區別詳細簡略，而以文字來敘述事情，應稱爲清典。是近代的佳史。

柳霞做人的原則，進退遵守禮節。觀察他對前輩墳墓的情意，這種孝心可以移到朝廷上去；對舊主傾盡禮節，這片忠心可以事奉新君主。要是能够以此爲榜樣來求取賢才，那麼就很容易知道人才了。

周書卷四十三

列傳第三十五

李延孫　韋祐　韓雄　陳忻　魏玄

李延孫

李延孫，伊川人也。祖伯扶，魏太和末，從征懸瓠有功，爲汝南郡守。父長壽，性雄豪，有武藝。少與蠻酋結托，屢相招引，侵滅關南。孝昌中，朝議恐其爲亂，乃以長壽爲防蠻都督，給其鼓節，以慰其意。長壽冀因此遂得任用，亦盡其智力，防遏群蠻。伊川左右，寇盗爲之稍息。永安之後，盗賊蜂起，長壽乃招集叛亡，徒侶日盛。魏帝藉其力用，因而撫之。乃授持節、大都督，轉鎮張白塢。後爲河北郡守，轉河内郡守。所歷之處，咸以猛烈聞。討捕諸賊，頻有功。授衛大將軍、北華州刺史，賜爵清河郡公。及魏孝武西遷，長壽率勵義士拒東魏。孝武嘉之，復授潁川郡守，遷廣州刺史。東魏遣行臺侯景率兵攻之，長壽衆少，城陷，遂遇害。大統元年，追贈太尉、使持節、侍中、驃騎大將軍、冀定等十二州諸軍事、定州刺史。

李延孫是伊川人。祖父李伯扶，魏太和末年，從征懸瓠立下功勞，任汝南郡守。父長壽，性情豪放，武藝高强。年少時與蠻族酋長交往，多次相互招引，侵入吞滅關南。孝昌年間，朝議恐怕其叛亂，於是以長壽爲防蠻都督，給其鼓節，作爲撫慰之意。長壽希望因此得以重用，亦盡心盡力，防遏群蠻。伊川附近，寇盗稍爲平息。永安之後，盗賊蜂起，長壽於是招集叛亡之衆，部衆日見興盛。魏帝要藉其力量以用，於是加以安撫。因而授予持節、大都督，轉鎮守張白塢。後來爲河北郡守，轉任河内郡守。所任職的地方，都以勇猛聞名。討捕諸賊，立功頗多。授予衛大將軍、北華州刺史，賜給清河郡公爵位。當魏孝武帝西遷時，長壽率義士抵禦東魏。孝武給予嘉獎，又授予潁川郡守，遷任廣州刺史。東魏派遣行臺侯景率兵來攻，長壽兵少，城池被攻陷，因而遇害。大統元年，追贈太尉、使持節、侍中、驃騎大將軍、冀定等十二州諸軍事、定州刺史。

延孫亦雄武，有將帥才略。少從長壽征討，以勇敢聞。初爲直閤將軍。賀拔勝爲荆州刺史，表延孫爲都督。肅清鵶路，頗有功力焉。及長壽被害，延孫乃還，收集其父之衆。

延孫也很雄武，有將帥的才能謀略。從小跟隨長壽征討，勇敢在軍中聞名。最初爲直閤將軍。賀拔勝爲荆州刺史，上表以延孫爲都督。肅清鵶路，所出功力頗大。當長壽被害，延孫纔回還，收集其父的部下。

自魏孝武西遷之後，朝士流亡。

自從魏孝武帝西遷之後，朝廷之士四處流

廣陵王欣、録尚書長孫稚、潁川王斌之、安昌王子均及建寧、江夏、隴東諸王并百官等携持妻子來投延孫者，延孫即率衆衛送，并贈以珍玩，咸達關中。齊神武深患之，遣行臺慕容紹宗等數道攻之。延孫獎勵所部出戰，遂大破之，臨陣斬其揚州刺史薛喜。於是義軍更振。乃授延孫京南行臺、節度河南諸軍事、廣州刺史。尋進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大都督，賜爵華山郡公。延孫既荷重委，每以剋清伊、洛爲己任。頻以少擊衆，威振敵境。

亡。廣陵王元欣、録尚書長孫稚、潁川王斌之、安昌王子均及建寧、江夏、隴東諸王及百官等携持妻兒來投靠延孫，延孫即率衆護送，并贈送珍玩禮品，都到達關中。齊神武爲此十分憂慮，派遣行臺慕容紹宗等數道攻之。延孫奬勵部衆英勇出戰，大破紹宗等，臨陣斬其揚州刺史薛喜。於是義軍聲威更振。於是授予延孫爲京南行臺、節度河南諸軍事、廣州刺史。不久進爲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大都督，賜華山郡公爵位。延孫所負責任重大，常常以平定伊、洛爲己任。頻頻以少勝多，威震敵境。

大統四年，爲其長史楊伯蘭所害。後贈司空、冀定等六州刺史。子人傑，有祖、父風。官至開府儀同三司、和州刺史，改封潁川郡公。延孫弟義孫，亦官至開府儀同三司。

大統四年，被其長史楊伯蘭所殺害。追贈司空、冀定等六州刺史。其子人傑，有祖、父的風範。官至開府儀同三司、和州刺史，改封潁川郡公爵位。延孫弟義孫，也官至開府儀同三司。

韋祐

韋祐字法保，京兆山北人也。少以字行於世。世爲州郡著姓。祖駢，雍州主簿。舉秀才，拜中書博士。父義，前將軍、上洛郡守。魏大統時，以法保著勛，追贈秦州刺史。

韋祐字法保，是京兆山北人。少年時以字行於世。世代爲州郡世族大姓。祖父韋駢，雍州主簿。舉秀才，任中書博士。父親韋義，爲前將軍、上洛郡守。魏大統年間，以法保突出的功勛，追贈秦州刺史。

法保少好游俠，而質直少言。所與交游，皆輕猾亡命。人有急難投之者，多保存之。雖屢被追捕，終不改其操。父没，事母兄以孝敬聞。慕李長壽之爲人，遂娶長壽女，因寓居關南。正光末，四方雲擾。王公被難者或依之，多得全濟，以此爲貴游所德。乃拜員外散騎侍郎，加輕車將軍。及魏孝武西遷，法保從山南赴行在所。除右將軍、太中大夫，封固安縣男，邑二百户。

法保少年俠義，但是質直少言。來往交游的人，都是輕猾亡命之徒。有人急難時投奔他，多予以保護。雖然經常被追捕，始終不改這種操行。父親亡故，服侍母親兄長以孝敬出名。羨慕李長壽的爲人，所以娶長壽的女兒，因而寓居關南。正光末年，天下大亂。遭難的王公有依附他的，多得以保全，王公顯貴爲此感恩戴德。授員外散騎侍郎，加輕車將軍。到魏孝武帝西遷，法保從山南赴皇帝所在之地。任右將軍、太中大夫，封固安縣男爵位，食邑二百户。

及長壽被害，其子延孫收長壽餘衆，守禦東境。朝廷恐延孫兵少不能自固，乃除法保東洛州刺史，配兵數百人，以援延孫。法保至潼關，弘農

當長壽被害，其子延孫收集其餘部，守禦東境。朝廷恐延孫兵少難以自保，於是任法保爲東洛州刺史，配給數百士兵，以支援延孫。法保到達潼關，弘農郡守韋孝寬對法保説：“祇怕你此

郡守韋孝寬謂法保曰："恐子此役，難以吉還也。"法保曰："古人稱不入虎穴，不得虎子。安危之事，未可預量。縱爲國殞身，亦非所恨。"遂倍道兼行。東魏陝州刺史劉貴以步騎千餘邀之。法保命所部爲圓陣，且戰且前。數日，得與延孫兵接，乃并勢置柵於伏流。未幾，太祖追法保與延孫率衆還朝，賞勞甚厚。乃授法保大都督。四年，除河南尹。及延孫被害，法保乃率所部，據延孫舊柵。頻與敵人交兵，每身先士卒，單馬陷陣，是以戰必被傷。嘗至關南，與東魏人戰，流矢中頸，從口中出，當時氣絶。輿至營，久之乃蘇。九年，拜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鎮九曲城。

及侯景以豫州來附，法保率兵赴景。景欲留之，法保疑其有貳心，乃固辭還所鎮。十五年，加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尋進爵爲公。會東魏遣軍送糧饋宜陽，法保潛邀之。轉戰數十里，兵少不敵，爲流矢所中，卒於陣。謚曰莊。子初嗣。建德末，位至開府儀同大將軍、閤韓防主。

役，難以平安返回。"法保說："古人稱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安危之事，未可預測。即使爲國捐軀，也毫無遺憾。"因而加速行軍前進。東魏陝州刺史劉貴以一千多步兵騎兵截擊。法保命所部布成圓陣，且戰且進。數日，得與延孫會師，於是兵合一處在伏流置柵設軍營。不久，太祖令法保、延孫率部還朝，賞賜犒勞很豐厚。授法保爲大都督。四年，任河南尹。當延孫被害，其部爲法保統率，居於延孫舊軍營。頻繁與敵人交戰，每次都身先士卒，單馬陷陣，所以每次交戰必受傷。曾經到關南，與東魏人作戰，流矢射中頸部，箭從口中而出，當時昏迷。抬回營中，許久纔蘇醒。九年，授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鎮守九曲城。

當侯景以豫州來歸附，法保率兵赴侯景處。侯景欲將其留下，法保懷疑侯景有貳心，因此堅決不留返回所鎮守之處。十五年，加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不久爵位晋升爲公爵。正值東魏遣軍往宜陽送軍糧，法保伏擊。轉戰數十里，寡不敵衆，被流矢射中，死於戰場。謚號爲莊。其子韋初繼嗣。建德末年，位至開府儀同大將軍、閤韓防主。

韓雄

韓雄字木蘭，河南東垣人也。祖景，魏孝文時爲赭陽郡守。

雄少敢勇，膂力絶人，工騎射，有將率材略。及魏孝武西遷，雄便慷慨有立功之志。大統初，遂與其屬六十餘人於洛西舉兵，數日間，衆至千人。與河南行臺楊琚共爲掎角。每抄掠東魏，所向剋獲。徒衆日盛，州縣不能禦之。東魏洛州刺史韓賢以狀聞，鄴乃遣其軍司慕容紹宗率兵與賢合勢討雄。戰數十合，雄兵略盡，兄及妻子皆爲賢所獲，將以爲戮。乃遣人告雄曰："若雄至，皆免之。"雄與

韓雄字木蘭，是河南東垣人。祖父韓景，魏孝文帝時爲赭陽郡守。

韓雄少年時便果敢英勇，膂力過人，騎射很熟練，有將帥之才。當魏孝武帝西遷時，韓雄便有立功的慷慨志向。大統初年，率領手下六十餘人於洛西舉兵，數日間，聚衆至千人。與河南行臺楊琚成掎角之勢。經常抄掠東魏，所到之處肆意擄掠。徒衆日盛，州縣無力抗禦。東魏洛州刺史韓賢將情况報上，鄴朝廷派遣軍司慕容紹宗率兵與韓賢合勢征討韓雄。交戰數十合，韓雄兵越戰越少，其兄和妻子兒女都被韓賢捕獲，準備殺掉。乃遣人對韓雄說："如果韓雄來，全部赦免。"韓雄與親信計謀說："奮不顧身以立功名，

其所親謀曰："奮不顧身以立功名者，本望上申忠義，下榮親戚。今若忍而不赴，人謂我何。既免之後，更思其計，未爲晚也。"於是，遂詣賢軍，即隨賢還洛。乃潛引賢黨，謀欲襲之。事泄，遁免。

本來希望上申忠義，下榮親戚。如今如果忍心不赴，人們將會怎麼説我。先免眼前之急，然後再想辦法，未爲晚也。"於是，赴韓賢軍，便隨韓賢還洛陽。他秘密接觸韓賢的部下，謀欲襲之。事情泄露，遁逃得免。

時太祖在弘農，雄至上謁。太祖嘉之，封武陽縣侯，邑八百户。遣雄還鄉里，更圖進取。雄乃招集義衆，進逼洛州。東魏洛州刺史元湛委州奔河陽，其長史孟彦舉城款附。俄而領軍獨孤信大軍繼至，雄遂從信入洛陽。時東魏將侯景等圍蓼塢，雄擊走之。又從太祖戰於河橋。軍還，仍鎮洛西。拜假平東將軍、東郡守，遷北中郎將。邙山之役，太祖命雄率衆邀齊神武於隘道。神武怒，命三軍并力取雄。雄突圍得免。除東徐州刺史。太祖以雄劬勞積年，乃徵入朝，屢加賞勞。復遣還州。

當時太祖在弘農，韓雄到達後上謁。太祖嘉獎他，封武陽縣侯爵位，食邑八百户。派遣韓雄回鄉里，圖謀進取。韓雄於是自募鄉兵，進逼洛州。東魏洛州刺史元湛棄州逃奔到河陽，其長史孟彦舉城投降。不久領軍獨孤信大軍到來，韓雄遂隨從獨孤信進入洛陽。此時東魏將侯景等圍攻蓼塢，韓雄擊退了他們。又隨從太祖參加河橋之戰。回師後，依然鎮守洛西。任代理平東將軍、東郡守，調任北中郎將。邙山戰役，太祖命韓雄率衆在隘道伏擊齊神武。神武大怒，命三軍合力破韓雄。韓雄突圍得免。授東徐州刺史。太祖以韓雄多年奔波勞累，徵召入朝，屢加獎賞犒勞。然後遣還州中。

東魏東雍州刺史郭叔略與雄接境，頗爲邊患。雄密圖之，乃輕將十騎，夜入其境，伏於道側。遣都督韓仕於略城東，服東魏人衣服，詐若自河陽叛投關西者。略出馳之，雄自後射之，再發咸中，遂斬略首。除河南尹，進爵爲公，加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大都督、散騎常侍。尋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侍中、河南邑中正。孝閔帝踐阼，進爵新義郡公，增邑通前三千八百户，賜姓宇文氏。世宗二年，除使持節、都督、中徐虞洛四州諸軍事、中州刺史。

東魏東雍州刺史郭叔略與韓雄接境，頗爲邊患。韓雄密謀除掉他，乃率領十騎人馬，夜晚進入其境内，埋伏在道路之側。遣都督韓仕於郭叔略城東，穿上東魏人衣服，詐稱是從河陽叛投關西的。郭叔略出城追趕，韓雄自後面射箭，連發連中，遂斬下郭叔略的首級。授河南尹，爵位進封爲公，加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大都督、散騎常侍。不久晋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侍中、河南邑中正。孝閔帝登基，進爵新義郡公，食邑增至三千八百户，賜姓宇文氏。世宗二年，授使持節、都督、中徐虞洛四州諸軍事、中州刺史。

雄久在邊，具知敵人虚實。每率衆深入，不避艱難。前後經四十五戰，雖時有勝負，而雄志氣益壯。東魏深憚之。天和三年，卒于鎮。贈大將軍、中華宜義和五州諸軍事、中州刺史。謚曰威。子禽嗣。

韓雄在邊防時間長，詳知敵人的虚實。每每率衆深入敵後，不避艱難。前後經歷了四十五戰，雖然時有勝負，而韓雄志氣益壯。東魏相當害怕他。天和三年，在鎮去世。贈大將軍、中華宜義和五州諸軍事、中州刺史。謚號爲威。其子韓禽繼嗣。

陳忻

陳忻字永怡，宜陽人也。少驍勇，有氣俠，姿貌魁岸，同類咸敬憚之。魏孝武西遷之後，忻乃於辟惡山招集勇敢少年數十人，寇掠東魏，仍密遣使歸附。大統元年，授持節、伏波將軍、羽林監、立義大都督，賜爵霸城縣男。三年，太祖復弘農，東魏揚州刺史段琛拔城遁走。忻率義徒於九曲道邀之，殺傷甚衆，擒其新安令張祇。太祖嘉其忠款，使行新安縣事。及獨孤信入洛，忻與李延孫爲前鋒，仍從信守金墉城。及河橋戰不利，隨軍西還，復行新安縣事。東魏遣土人牛道恒爲陽州刺史，忻率兵擊破之，進爵爲子。常隨崤東諸將鎮遏伊、洛間，每有功效。九年，與李遠迎高仲密，仍從戰邙山。及大軍西還，復與韓雄等依山合勢，破東魏三城，斬其金門郡守方臺洛。增邑六百户。尋行宜陽郡事。東魏復遣劉盆生爲金門郡守，忻又斬之。除鎮遠將軍、魏郡守。俄授使持節、平東將軍、顯州刺史。太祖以忻威著敵境，仍留静邊，弗令之任。十年，侯景築九曲城，忻率衆邀之，擒其宜陽郡守趙嵩、金門郡守樂敬賓。十三年，從李遠平九曲城，授帥都督。東魏將爾朱渾願率精騎三千來向宜陽，忻與諸將輕兵邀之，願遂退走。十五年，除宜陽郡守，加大都督、撫軍將軍。十六年，進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散騎常侍。與齊將東方老戰於石泉，破之，俘獲甚衆。時東魏每歲遣兵送米餽宜陽，忻輒與諸軍邀擊之，每多剋獲。

陳忻字永怡，是宜陽人。少年驍勇，有俠義之氣，體貌偉岸，同類都敬畏他。魏孝武帝西遷之後，陳忻在辟惡山招集數十名勇敢少年，寇掠東魏，同時秘密遣使歸附。大統元年，授予持節、伏波將軍、羽林監、立義大都督，賜霸城縣男爵位。三年，太祖收復弘農，東魏揚州刺史段琛棄城逃走。陳忻率義兵於九曲道攔截，殺傷甚衆，捕獲其新安令張祇。太祖贊賞其忠誠，令其行新安縣事。到獨孤信入洛，陳忻薦舉李延孫爲前鋒，仍隨從獨孤信守護金墉城。當河橋戰役失利時，隨軍西還，又行新安縣事。東魏派遣土人牛道恒爲陽州刺史，陳忻率兵將其擊破，晋爲子爵。常隨崤東諸將領平定伊、洛一帶，常常立功。九年，與李遠迎接高仲密，隨從於邙山作戰。當大軍西還，又與韓雄等依山合勢，攻破東魏三座城池，斬其金門郡守方臺洛。增加六百户食邑。不久代理宜陽郡事。東魏又遣劉盆生爲金門郡守，陳忻又斬了他。授鎮遠將軍、魏郡守。接着授使持節、平東將軍、顯州刺史。太祖以陳忻威名著稱敵境，留他駐守邊境，不必到任所就職。十年，侯景修築九曲城，陳忻率衆挑戰，擒獲其宜陽郡守趙嵩、金門郡守樂敬賓。十三年，隨從李遠平定九曲城，授予帥都督。東魏將爾朱渾願率精騎三千往宜陽而來，陳忻與諸將率輕兵迎戰，爾朱渾願遂退走。十五年，授宜陽郡守，加大都督、撫軍將軍。十六年，晋爲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散騎常侍。與齊將東方老於石泉大戰，將其打敗，俘獲甚衆。其時東魏每年遣兵給宜陽送軍糧，陳忻常與諸軍襲擊，多有所獲。

魏恭帝元年，又與開府斛斯璉等，共齊將段孝先戰于九曲，大破之。二年，進位驃騎大將軍、開府儀

魏恭帝元年，又與開府斛斯璉等，於九曲大戰齊將段孝先，大破敵軍。二年，晋升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加侍中。其年，授宜陽邑

同三司，加侍中。其年，授宜陽邑大中正，賜姓尉遲氏。太祖以忻著績累載，贈其祖昆及父興孫俱爲儀同三司，昆齊州刺史，興孫徐州刺史。東魏洛州刺史獨孤永業號有智謀，往來境上，倚伏難測。忻與韓雄等恒令間諜覘其動静，齊兵每至，輒擊破之。故永業深憚忻等，不敢爲寇。

孝閔帝踐阼，徵忻入朝，進爵爲伯，尋又進爵許昌縣公，增邑一千户。武成元年，除熊州刺史，增邑通前二千六百户。又與開府敕勒慶破齊將王鷩嵩。仍從柱國陸通復石泉城。天和元年，卒於位。

忻與韓雄里閈姻婭，少相親昵。俱總兵境上三十餘載，每有禦捍，二人相赴，常若影響。故得數對勍敵，而常保功名。雖并有武力，至於挽强射中，忻不如雄；散財施惠，得士衆心，則雄不如忻。身死之日，將吏荷其恩德，莫不感慟焉。子萬敵嗣。朝廷以忻雅得士心，還令萬敵領其部曲。

大中正，賜姓尉遲氏。太祖以陳忻多年來戰績顯著，贈其祖父陳昆及父興孫俱爲儀同三司，陳昆齊州刺史，興孫徐州刺史。東魏洛州刺史獨孤永業號稱頗有智謀，率部來往於邊境，很難測定他的行踪。陳忻與韓雄等人多派間諜偵察其動静，齊兵一來，便擊破之。所以永業害怕陳忻等人，不敢犯邊。

孝閔帝登基，徵陳忻入朝，晋爲伯爵，不久又晋爲許昌縣公，增邑一千户。武成元年，授熊州刺史，食邑增至二千六百户。又與開府敕勒慶打敗齊將王鷩嵩。又隨從柱國陸通收復石泉城。天和元年，在職位上去世。

陳忻與韓雄爲鄉里姻親，從小友好。都率兵防守邊境三十餘年，每當有戰事，二人相赴，如影響應。所以多次遇强敵，常常能保住功名。雖然都有武力，但是挽弓射箭，陳忻不如韓雄；而散財施惠，能够得到士衆之心，則韓雄不如陳忻。陳忻去世時，將吏感其恩德，無不傷心悲痛。其子萬敵繼嗣。朝廷以陳忻素來能得士心，令萬敵率領其部衆。

魏玄

魏玄字僧智，任城人也。六世祖休，仕晋爲魯郡守。永嘉南遷，遂居江左。父承祖，魏景明中，自齊歸魏，家於新安。

玄少慷慨，有膽略。普泰中，除奉朝請。頻從軍與梁人交戰。永安初，以功授征虜將軍、中散大夫。及魏孝武西遷，東魏北徙，人情騷動，各懷去就。玄遂率募鄉曲，立義於關南，即從韋法保與東魏司徒高敖曹戰於關口。及獨孤信入洛陽，隸行臺楊琚防馬渚。復與高敖曹接戰。自是每率鄉兵，抗拒東魏。前後十餘戰，皆有功。

邙山之役，大軍不利，宜陽、洛

魏玄字僧智，是任城人。六世祖魏休，仕晋爲魯郡守。永嘉南遷，遂居住於江南。父承祖，魏景明中，自齊朝歸附魏朝，於新安安家。

魏玄少年慷慨，有膽略。普泰年間，授奉朝請。多次從軍與梁人交戰。永安初年，以功授征虜將軍、中散大夫。當魏孝武帝西遷時，東魏北徙，人情騷動，各懷去就。魏玄於是募集鄉曲，於關南起義，隨從韋法保於關口與東魏司徒高敖曹交戰。當獨孤信入洛陽，隸屬行臺楊琚統率防守馬渚。復與高敖曹接戰。從此經常率領鄉兵，抗拒東魏。前後十餘戰，皆有功勞。

邙山之役，大軍不利，宜陽、洛州皆爲東魏

州皆爲東魏守。崤東立義者，咸懷異望。而玄母及弟并在宜陽。玄以爲忠孝不兩立，乃率義徒還關南鎮撫。太祖手書勞之，除洛陽令，封廣宗縣子，邑四百户。十三年，與開府李義孫攻拔伏流城，又剋孔城，即與義孫鎮之。尋移鎮伏流。十四年，授帥都督、東平郡守，轉河南郡守，加大都督。十六年，洛安民雍方儁據郡外叛，率步騎一千，自號行臺，攻破郡縣，囚執守令。玄率弘農、九曲、孔城、伏流四城士馬討平之。魏恭帝二年，拜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

守城。崤東立義者，都在觀望。魏玄的母親和弟弟都在宜陽。魏玄以爲忠孝不兩立，因而率義徒還關南鎮守撫慰。太祖手書予以慰勉，授洛陽令，封廣宗縣子爵，食邑四百户。十三年，與開府李義孫攻取伏流城，又攻克孔城，便和義孫鎮守。不久移鎮伏流。十四年，授帥都督、東平郡守，轉任河南郡守，加大都督。十六年，洛安民雍方儁據郡反叛，率領一千步兵騎兵，自號行臺，攻破郡縣，囚執守令。魏玄率領弘農、九曲、孔城、伏流四城的兵馬予以平定。魏恭帝二年，拜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

孝閔帝踐阼，進爵爲伯，增邑通前九百户。保定元年，移鎮鑾谷。四年，進位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徙鎮閻韓。仍從尉遲迥圍洛陽。天和元年，陝州總管尉遲綱遣玄率儀同宇文能、趙乾等步騎五百於鹿盧交南，邀擊東魏洛州刺史獨孤永業。永業有衆二萬餘人，玄輕將五騎行前覘之，卒與之遇，便即交戰，殺傷數十人，獲馬并甲矟等，永業遂退。二年，進爵爲侯。除白超防主。三年，遷熊州刺史。政存簡惠，百姓悦之。四年，轉和州刺史、伏流防主，進爵爲公。五年，齊將斛律明月率衆向宜陽，兵威甚盛，玄率兵禦之，每戰輒剋。後以疾卒於位。

孝閔帝登基，魏玄晋升爲伯爵，食邑增至九百户。保定元年，移鎮鑾谷。四年，晋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徙鎮閻韓。隨從尉遲迥圍攻洛陽。天和元年，陝州總管尉遲綱遣魏玄率領儀同宇文能、趙乾等步兵騎兵五百於鹿盧交南，阻擊東魏洛州刺史獨孤永業。永業擁有二萬餘人，魏玄衹率五騎往前觀察，突然相遇，隨即交戰，殺傷數十人，繳獲馬匹兵器等，永業退兵。二年，晋爲侯爵。授白超防主。三年，調任熊州刺史，施政寬大仁惠，百姓喜悦。四年，轉任和州刺史、伏流防主，晋爲公爵。五年，齊將斛律明月進攻宜陽，兵威甚盛，魏玄率兵抵抗，每戰必勝。後在職任上生病去世。

史臣曰：二國争强，四郊多壘，鎮守要害，義屬武臣。李延孫等以勇略之姿，受捍城之寄。灌瓜贈藥，雖有愧於昔賢；禦侮折衝，足方駕於前烈。用能觀兵伊、洛，保據崤、函，齊人沮西略之謀，周朝緩東顧之慮，皆數將之力也。

史臣曰：二國争强，四處都是堡壘，鎮守要地，靠的就是武臣。李延孫等人以其勇略，受捍城之重托。灌瓜贈藥，雖有愧於先賢；抗擊敵寇，足媲美於前烈。能在伊、洛一帶陳兵，以保崤、函，齊人絶了往西的謀略，周朝緩解了東顧之慮，都是這數位將領的功勞。

周書卷四十四

列傳第三十六

泉企 (子)元禮 仲遵　李遷哲　楊乾運
扶猛　陽雄　席固 (子)世雅　任果

泉企

泉企字思道，上洛豐陽人也。世雄商洛。曾祖景言，魏建節將軍，假宜陽郡守，世襲本縣令，封丹水侯。父安志，復爲建節將軍、宜陽郡守，領本縣令，降爵爲伯。

企九歲喪父，哀毀類於成人。服闋襲爵。年十二，鄉人皇平、陳合等三百餘人詣州請企爲縣令。州爲申上，時吏部尚書郭祚以企年少，未堪宰民，請別選遣，終此一限，令企代之。魏宣武帝詔曰："企向成立，且爲本鄉所樂，何爲捨此世襲，更求一限。"遂依所請。企雖童幼，而好學恬靜，百姓安之。尋以母憂去職。縣中父老復表請殷勤，詔許之。起復本任，加討寇將軍。

泉企字思道，是上洛豐陽人。世代稱雄於商洛地區。曾祖父泉景言，在魏朝爲建節將軍，代理宜陽郡守，世代襲任本縣縣令，封爵位丹水侯。父親泉安志，復爲建節將軍、宜陽郡守，領本縣令，爵位降爲伯爵。

泉企九歲父親去世，悲哀毀形如同成人。服喪期滿繼嗣爵位。十二歲時，家鄉人皇平、陳合等三百多人到州中請求任命泉企爲縣令。州府申報到朝廷，當時的吏部尚書郭祚認爲泉企年紀小，沒有治理民衆的能力，要求另外選派，祗任一任，然後由泉企接替任縣令。魏宣武帝下詔說："泉企向來如同成人，而且爲鄉人擁戴，爲何要捨去世襲的人，另外任一任縣令。"於是同意所請以泉企爲縣令。泉企雖然年紀幼小，却喜好學習且性情平和寧靜，百姓生活安定。不久由於母親的喪事去職。縣中父老又呈上表章申請泉企連任，詔令允許。喪期未滿便恢復原職，加討寇將軍。

孝昌初，又加龍驤將軍、假節、防洛州別將，尋除上洛郡守。及蕭寶夤反，遣其黨郭子恢襲據潼關。企率鄉兵三千人拒之，連戰數日，子弟死者二十許人，遂大破子恢。以功拜征虜將軍。寶夤又遣兵萬人趣青泥，誘動巴人，圖取上洛。上洛豪族泉、杜二姓密應之。企與刺史董紹宗潛兵掩

孝昌初年，又加龍驤將軍、假節、防洛州別將，不久任上洛郡守。當蕭寶夤反叛時，派遣他的部衆郭子恢襲取潼關。泉企率領鄉兵三千人拒敵，一連交戰數天，有二十多名子弟戰死，終於將子恢打得大敗。由於功勞拜授征虜將軍。寶夤又派遣軍隊萬人前往青泥，引誘煽動巴人，企圖取得上洛。上洛地方豪族泉、杜二姓秘密接應。泉企與刺史董紹宗秘密進行大規模襲擊，二姓潰

襲，二姓散走，寶夤軍亦退。遷左將軍、淅州刺史，別封涇陽縣伯，邑五百户。

散逃走，寶夤軍因此亦退軍。遷升左將軍、淅州刺史，另外封涇陽縣伯，食邑五百户。

永安中，梁將王玄真入寇荆州。加企持節、都督，率衆援之。遇玄真於順陽，與戰，大破之。除撫軍將軍、使持節，假鎮南將軍、東雍州刺史，進爵爲侯。部民楊羊皮，太保椿之從弟，恃托椿勢，侵害百姓。守宰多被其凌侮，皆畏而不敢言。企收而治之，將加極法，於是楊氏慚懼，宗族詣閣請恩。自此豪右屏迹，無敢犯者。性又清約，纖毫不擾於民。在州五年，每於鄉里運米以自給。梁魏興郡與洛州接壤，表請與屬。詔企爲行臺尚書以撫納之。大行臺賀拔岳以企昔莅東雍，爲吏民所懷，乃表企復爲刺史，詔許之。蜀民張國儁聚黨剽劫，州郡不能制，企命收而戮之，闔境清肅。魏孝武初，加車騎將軍、左光禄大夫。

永安年間，梁將王玄真前來侵略荆州。加泉企持節、都督，率衆前往支援。於順陽遭遇玄真，與之交戰，大破之。授撫軍將軍、使持節，代理鎮南將軍、東雍州刺史，爵位進爲侯爵。部民楊羊皮，太保楊椿的堂弟，依仗楊椿權勢，侵害百姓。守宰多受其欺凌侮辱，都不敢申訴。泉企將楊羊皮拘捕歸案，準備處以重刑，於是楊氏害怕，宗族到朝廷官署請恩謝罪。此後豪强大户屏迹，不敢犯法。其性情清約，從不擾民。在州五年，所食糧食多從家鄉運來。梁朝魏興郡與洛州交界，上表請轄屬。詔令泉企爲行臺尚書對其安撫招納。大行臺賀拔岳以泉企往昔任職東雍，吏民歡迎他，於是上表復任泉企爲刺史，詔令准許。蜀民張國儁聚衆劫掠，州郡不能控制，泉企下令捕獲處死，全境清平寧静。魏孝武初年，加車騎將軍、左光禄大夫。

及齊神武專政，魏帝有西顧之心，欲委企以山南之事，乃除洛州刺史、當州都督。未幾，帝西遷，齊神武率衆至潼關，企遣其子元禮督鄉里五千人，北出大谷以禦之。齊神武不敢進。上洛人都督泉岳、其弟猛略與拒陽人杜窋等謀翻洛州，以應東軍。企知之，殺岳及猛略等，傳首詣闕，而窋亡投東魏。録前後勳，授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大統初，加開府儀同三司，兼尚書右僕射，進爵上洛郡公，增邑通前千户。企志尚廉慎，每除一官，憂見顏色。至是頻讓，魏帝手詔不許。

當齊神武專政時，魏帝想奔於西方，欲委托泉企以山南之事，便授其爲洛州刺史、當州都督。不久，帝西遷，齊神武率衆至潼關，泉企遣其子元禮督率五千鄉民，北出大谷抵抗。齊神武不敢進兵。上洛人都督泉岳、其弟猛略和拒陽人杜窋等在洛州謀反，以響應東軍。泉企知道後，殺泉岳及猛略等人，將首級送至朝廷，而杜窋逃亡投奔東魏。以其前後功勛，授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大統初年，加開府儀同三司，兼尚書右僕射，晋爵爲上洛郡公，食邑增至千户。泉企志尚清廉謹慎，每次授官，都面有憂容。至此屢次推辭，魏帝手詔不許可。

三年，高敖曹率衆圍逼州城，杜窋爲其鄉導。企拒守旬餘，矢盡援絶，城乃陷焉。企謂敖曹曰："泉企力屈，志不服也。"及竇泰被擒，敖

三年，高敖曹率領衆軍包圍攻打州城，杜窋爲他做嚮導。泉企堅守十餘日，因爲箭矢和糧食用完没有援兵，城池被攻陷。泉企對敖曹説："我泉企是因爲力量武器耗盡不能防守而城破，

曹退走，遂執企而東，以窋爲刺史。企臨發，密誡子元禮、仲遵曰："吾生平志願，不過令長耳。幸逢聖運，位亞台司。今爵禄既隆，年齒又暮，前途夷險，抑亦可知。汝等志業方强，堪立功效。且忠孝之道，不可兩全，宜各爲身計，勿相隨寇手。但得汝等致力本朝，吾無餘恨。不得以我在東，遂虧臣節也。爾其勉之！"乃揮涕而訣，餘無所言，聞者莫不憤嘆。尋卒於鄴。

心志不會服氣。"當竇泰被擒時，敖曹退軍離開，於是執住泉企東去，以杜窋任刺史。泉企臨走的時候，秘密告誡兒子元禮、仲遵説："我平生的志願，不過是做個縣令長。有幸遇到聖世國運，官位到了台司。現在爵位官位都很高，年紀又老了，前途的平安危險，基本上可以知道。你們前程遠大，可以建功立業。且忠孝不可能兩全，要考慮自身，不要共同陷於賊寇之手。衹要你們致力於本朝，我也就没有遺恨了。我不得已往東去，有損於臣節。你們要勉勵自己！"於是流着眼淚告别，其他的没有説什麽。聞知的人都憤憤嘆息。不久在鄴去世。

泉元禮

元禮少有志氣，好弓馬，頗閑草隸，有士君子之風。釋褐奉朝請、本州别駕。累遷員外散騎侍郎、洛州大中正、員外散騎常侍、安東將軍、持節、都督，賜爵臨洮縣伯，進征東將軍、金紫光禄大夫，加散騎常侍。及洛州陷，與企俱被執而東。元禮於路逃歸。時杜窋雖爲刺史，然巴人素輕杜而重泉。及元禮至，與仲遵相見，感父臨别之言，潛與豪右結托。信宿之間，遂率鄉人襲州城，斬窋，傳首長安。朝廷嘉之，拜衛將軍、車騎大將軍，世襲洛州刺史。從太祖戰於沙苑，爲流矢所中，遂卒。子貞嗣，官至儀同三司。

元禮少年時便有志氣，喜好騎射，草隸書法都很好，有士人君子風度。出仕任奉朝請、本州别駕。多次升遷任員外散騎侍郎、洛州大中正、員外散騎常侍、安東將軍、持節、都督，賜臨洮縣伯爵位，晋爲征東將軍、金紫光禄大夫，加散騎常侍。到洛州陷落後，與泉企俱被捕押往東方。元禮在路上逃回。當時杜窋雖然爲刺史，但是巴人素來輕杜重泉。當元禮來到，與仲遵相見，感於父親臨别之言，秘密聯合世族大户。兩三日内，遂集合鄉人襲擊州城，斬杜窋，將首級傳送長安。朝廷嘉獎，授衛將軍、車騎大將軍，世襲洛州刺史。隨從太祖參加沙苑戰役，爲流矢所中，因此去世。其子泉貞繼嗣，官至儀同三司。

泉仲遵

仲遵少謹實，涉獵經史。年十三，州辟主簿。十四，爲本縣令。及長，有武藝。遭世離亂，每從父兄征討，以勇决聞。高敖曹攻洛州，企令仲遵率五百人出戰。時以衆寡不敵，乃退入城，復與企力戰拒守。矢盡，以杖棒捍之，遂爲流矢中目，不堪復戰。及城陷，士卒嘆曰："若二郎不傷，豈至於此。"企之東也，仲遵以被傷不行。後與元禮斬窋，以功封豐

仲遵年少便謹慎忠實，涉獵經史。十三歲時，州徵爲主簿。十四歲，任爲本縣令。長大後，武功很好。世道離亂，經常隨從父兄征討，以勇敢果斷聞名。高敖曹攻打洛州，泉企令仲遵率五百人出戰。當時因寡不敵衆，乃退入城中，與泉企力戰守城。箭射完了，便以木棒禦敵，因而被流矢射中眼睛，不能再戰。城陷落後，士卒嘆息説："如果二郎不受傷，豈至於如此。"泉企被迫往東，仲遵因傷而没有隨行。後與元禮斬杜窋，以功封豐陽縣伯爵位，食邑五百户。加授征

陽縣伯，邑五百户。加授征東將軍、豫州刺史。及元禮於沙苑戰没，復以仲遵爲洛州刺史。仲遵宿稱幹略，爲鄉里所歸。及爲本州，頗得嘉譽。

東將軍、豫州刺史。當元禮戰死於沙苑，復以仲遵爲洛州刺史。仲遵向來以才幹謀略著稱，爲鄉里所稱贊。及爲本州刺史，頗得到嘉譽。

東魏北豫州刺史高仲密舉成皋入附，太祖率軍應之，别遣仲遵隨于謹攻栢谷塢。仲遵力戰先登，擒其將王顯明。栢谷既拔，復會大軍戰於邙山。十三年，王思政改鎮潁川，以仲遵行荆州刺史事。十五年，加授大都督，俄進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

東魏北豫州刺史高仲密以成皋來歸附，太祖率軍接應，别遣仲遵隨從于謹攻打栢谷塢。仲遵力戰先登，擒獲其將王顯明。攻克栢谷後，又會同大軍參加邙山戰役。十三年，王思政改至潁川鎮守，以仲遵代理荆州刺史事務。十五年，加授大都督，不久晋爲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

梁司州刺史柳仲禮每爲邊寇，太祖令仲遵率鄉兵從開府楊忠討之。梁隨郡守桓和拒守不降。忠謂諸將曰："本圖仲禮，不在隨郡。如即攻守，恐引日勞師。今若先取仲禮，則桓和可不攻自服。諸君以爲何如?"仲遵對曰："蜂蠆有毒，何可輕也。若棄和深入，遂擒仲禮，和之降不，尚未可知。如仲禮未獲，和爲之援，首尾受敵，此危道也。若先攻和，指麾可剋。剋和而進，更無反顧之憂。"忠從之。仲遵以計由己出，乃率先登城，遂擒和。仍從忠擊仲禮，又獲之。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領本州大中正，復爲三荆二廣南雍平信江隨二郢淅等十三州諸軍事，行荆州刺史。尋遭母憂，請終喪制，不許。

梁朝司州刺史柳仲禮經常侵犯邊地，太祖令仲遵率領鄉兵隨開府楊忠征討。梁朝隨郡守桓和拒守不降。楊忠對諸將説："本意是圖謀仲禮，無意於隨郡。如果攻打，恐怕費時勞師。今若先取仲禮，則桓和可以不攻就會降服。諸君以爲怎樣?"仲遵對答説："蜂蠆有毒，不可輕視。如果不理會桓和而深入，就是擒獲仲禮，桓和降還是不降，尚未可知。如果未能捕獲仲禮，桓和爲其援，首尾受敵，這是危險之道。如果先攻桓和，指揮可定。攻克桓和再進軍，更無反顧之憂。"楊忠從之。仲遵因爲此計是自己所出，所以率先登城，擒獲桓和。隨後從楊忠攻擊仲禮，又獲之。晋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領本州大中正，復爲三荆二廣南雍平信江隨二郢淅等十三州諸軍事，代理荆州刺史。不久因母喪，請求終服喪制，没有允許。

大將軍王雄南征上津、魏興，仲遵率所部兵從雄討平之。遂於上津置南洛州，以仲遵爲刺史。仲遵留情撫接，百姓安之，流民歸附者，相繼而至。初，蠻帥杜清和自稱巴州刺史，以州入附。朝廷因其所據授之，仍隸東梁州都督。清和以仲遵善於撫御，請隸仲遵。朝議以山川非便，弗之許也。清和遂結安康酋帥黄衆寶等，舉兵共圍東梁州。復遣王雄討平之。改

大將軍王雄南征上津、魏興，仲遵率領所部兵隨從王雄征討平定。於是在上津置南洛州，以仲遵爲刺史。仲遵留心安撫，人民安定，歸附的流民，相繼而至。當初，蠻帥杜清和自稱巴州刺史，以州歸附。朝廷以其所占據的地方授任他爲刺史，仍隸屬於東梁州都督。清和以仲遵善於撫御，請求隸屬仲遵。朝議認爲山川阻隔不便，没有允許。清和因而交結安康酋帥黄衆寶等人，舉兵圍攻東梁州。又派遣王雄討平之。改巴州爲洵州，隸屬於仲遵。原先，東梁州刺史劉孟良在職

巴州爲洵州，隸於仲遵。先是，東梁州刺史劉孟良在職貪婪，民多背叛。仲遵以廉簡處之，群蠻率服。

時十分貪婪，民多背叛。仲遵爲政清廉簡約，群蠻相率而順服。

仲遵雖出自巴夷，而有方雅之操，歷官之處，皆以清白見稱。朝廷又以其父臨危抗節，乃令襲爵上洛郡公，舊封聽回授一子。魏恭帝初，徵拜左衛將軍。尋出爲都督金興等六州諸軍事、金州刺史。武成初，卒官，時年四十五。贈大將軍、華洛等三州刺史。謚曰莊。

仲遵雖然是巴地夷人，但操行雅正，任官所歷之處，皆以清白名聲被人稱贊。朝廷又以其父臨危抗節，因此令其襲封上洛郡公爵位，原來封爵轉封一子。魏恭帝初年，徵召拜爲左衛將軍。不久出任都督金興等六州諸軍事、金州刺史。武成初年，在官職上去世，時年四十五歲。追贈大將軍、華洛等三州刺史。謚號爲莊。

子晅嗣。起家本縣令，入爲左侍上士。保定中，授帥都督，累遷儀同三司，出爲純州防主。建德末，位至開府儀同大將軍。

其子泉晅繼嗣。初仕任本縣縣令，入朝爲左侍上士。保定年間，授帥都督，多次升遷至儀同三司，出外任純州防主。建德末年，位至開府儀同大將軍。

李遷哲

李遷哲字孝彦，安康人也。世爲山南豪族，仕於江左。祖方達，齊末，爲本州治中。父元真，仕梁，歷東宫左衛率、東梁衡二州刺史、散騎常侍、沌陽侯。

李遷哲字孝彦，是安康人。世代爲山南豪族，在江左爲官。祖父方達，齊朝末年，爲本州治中。父元真，在梁朝做官，歷任東宫左衛率、東梁衡二州刺史、散騎常侍、沌陽侯。

遷哲少修立，有識度，慷慨善謀畫。起家文德主帥，轉直閤將軍、武賁中郎將。及其父爲衡州，留遷哲本鄉，監統部曲事。時年二十，撫馭群下，甚得其情。大同二年，除安康郡守。三年，加超武將軍。太清二年，移鎮魏興郡，都督魏興、上庸等八郡諸軍事，襲爵沌陽侯，邑一千五百户。四年，遷持節、信武將軍、散騎常侍、都督東梁洵興等七州諸軍事、東梁州刺史。及侯景篡逆，諸王爭帝，遷哲外禦邊寇，自守而已。

遷哲年少修身而有所成就，有見識氣度，爲人慷慨足智多謀。初仕任文德主帥，轉任直閤將軍、武賁中郎將。其父任職衡州，留遷哲在本鄉，管理部曲。時年二十歲，管理群下，甚得其情。大同二年，任安康郡守。三年，加超武將軍。太清二年，移至魏興郡鎮守，都督魏興、上庸等八郡諸軍事，襲爵沌陽侯，食邑一千五百户。四年，遷任持節、信武將軍、散騎常侍、都督東梁洵興等七州諸軍事、東梁州刺史。當侯景篡逆時，諸王爭相稱帝，遷哲抗禦外寇，自守而已。

大統十七年，太祖遣達奚武、王雄等略地山南，遷哲率其所部拒戰，軍敗，遂降於武。然猶意氣自若。武乃執送京師。太祖謂之曰："何不早歸國家，乃勞師旅。今爲俘虜，不亦愧乎？"答曰："世荷梁恩，未有報

大統十七年，太祖派遣達奚武、王雄等人至山南略地，遷哲率部拒戰，軍隊戰敗，因而向達奚武投降。但仍然意氣自若。達奚武因此將他解送京師。太祖對他説："爲何不早些回歸國家，以至於勞動軍隊。如今成爲俘虜，不也羞愧嗎？"回答説："世代受梁朝恩典，未曾報效，又不能

效，又不能死節，實以此爲愧耳。”太祖深嘉之，即拜使持節、車騎大將軍、散騎常侍，封沌陽縣伯，邑千户。

爲保全氣節而死，實在爲此羞愧。”太祖十分贊賞，當即拜爲使持節、車騎大將軍、散騎常侍，封沌陽縣伯爵位，食邑千户。

魏恭帝初，直州人樂熾、洋州人田越、金州人黄國等連結爲亂。太祖遣雁門公田弘出梁漢，開府賀若敦趣直谷。熾聞官軍至，乃燒絶棧道，據守直谷，敦衆不得前。太祖以遷哲信著山南，乃令與敦同往經略。熾等或降或獲，尋并平蕩。仍與賀若敦南出徇地。遷哲先至巴州，入其郛郭。梁巴州刺史牟安民惶懼，開門請降。安民子宗徹等猶據琵琶城，招諭不下。遷哲攻而剋之，斬獲九百餘人。軍次鹿城，城主遣使請降。遷哲謂其衆曰：“納降如受敵，吾觀其使視瞻猶高，得無詐也?”遂不許之。梁人果於道左設伏以邀遷哲，遷哲進擊，破之，遂屠其城，虜獲千餘口。自此巴、濮之民，降款相繼。軍還，太祖嘉之，以所服紫袍玉帶及所乘馬以賜之，并賜奴婢三十口。加授侍中、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除直州刺史，即本州也。仍給軍儀鼓節。令與田弘同討信州。

魏恭帝初年，直州人樂熾、洋州人田越、金州人黄國等結黨造反。太祖遣雁門公田弘出梁漢，開府賀若敦直插直谷。樂熾聞知官軍到來，將棧道全部燒掉，據守直谷，賀若敦的軍隊無法前進。太祖以遷哲在山南地區信譽卓著，令他與賀若敦共同謀劃。樂熾等或投降或俘獲，不久便平定了。於是與賀若敦往南占地。遷哲先到了巴州，攻入外城。梁朝巴州刺史牟安民害怕，開城門投降。安民子宗徹等人據守琵琶城，招諭不肯投降。遷哲攻而克之，斬獲九百餘人。軍隊到達鹿城，城主遣使請降。遷哲對其衆説：“納降如受敵，我看其使者神色高傲，莫非是詐降?”於是不予受降。梁人果然於道旁設下埋伏襲擊遷哲，遷哲進擊，破之，遂屠其城，虜獲一千多人。此後巴、濮之民，相繼歸降。回師，太祖給予嘉獎，將自己的紫袍玉帶和馬賜給他，并賜三十名奴婢。加授侍中、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授任直州刺史，也就是本州。給予軍儀鼓節。令其與田弘共同征討信州。

魏恭帝三年正月，軍次并州。梁并州刺史杜滿各望風送款。進圍疊州，剋之，獲刺史冉助國等。遷哲每率驍勇爲前鋒，所在攻戰，無不身先士卒，凡下十八州，拓地三千餘里。時信州爲蠻酋向五子王等所圍，弘又遣遷哲赴援。比至，信州已陷。五子王等聞遷哲至，狼狽遁走。遷哲入據白帝。賀若敦等復至，遂共追擊五子王等，破之。及田弘旋軍，太祖令遷哲留鎮白帝，更配兵千人、馬三百匹。信州先無倉儲，軍糧匱乏。遷哲乃收葛根造粉，兼米以給之。遷哲亦

魏恭帝三年正月，軍隊到達并州。梁朝并州刺史杜滿各望風歸附。進圍疊州，將之攻克，擒獲刺史冉助國等人。遷哲每次率領驍勇之士爲前鋒，攻戰之時，必定身先士卒，攻下十八州，拓地三千餘里。當時信州爲蠻酋向五子王等人圍攻，田弘又派遷哲前去增援。等他到達時，信州已陷落。五子王等人聞知遷哲來到，狼狽逃竄。遷哲進駐白帝城。賀若敦等人又至，於是共同追擊五子王等人，破之。到田弘回師，太祖令遷哲留下來鎮守白帝，又配給一千士兵、三百匹馬。信州原先没有糧食儲蓄，軍糧匱乏。遷哲收取葛根造粉，與米搭配作爲軍糧。遷哲自己也食用此食。如果有美食，即分賜給兵士。患有疾病的，

自取供食。時有異膳，即分賜兵士。有疾患者，又親加醫藥。以此軍中感之，人思效命。黔陽蠻田烏度、田都唐等每抄掠江中，爲百姓患。遷哲隨機出討，殺獲甚多。由是諸蠻畏威，各送糧餼。又遣子弟入質者，千有餘家。遷哲乃於白帝城外築城以處之。并置四鎮，以静峽路。自此寇抄頗息，軍糧贍給焉。

親自服侍醫藥。因此軍士感激，人人都願意效命。黔陽蠻田烏度、田都唐等人經常在江中劫掠，成爲百姓禍患。遷哲抓住時機征討，殺獲甚多。從此諸蠻畏威，各送軍糧。又遣送子弟爲人質，有一千餘家。遷哲於白帝城外築城安置他們居住。并置四鎮，以保證通路安全。此後劫掠很少出現，軍糧得以接濟。

世宗初，授都督信臨等七州諸軍事、信州刺史。時蠻酋蒲微爲鄰州刺史，舉兵反。遷哲將討之，諸將以途路阻遠，并不欲行。遷哲怒曰："蒲微蕞爾之賊，勢何能爲。擒獲之略，已在吾度中矣。諸君見此小寇，便有憚心，後遇大敵，將何以戰!"遂率兵七千人進擊之，拔其五城，虜獲二千餘口。二年，進爵西城縣公，增邑通前二千五百户。武成元年，朝于京師。世宗甚禮之，賜甲第一區及莊田等。保定中，授平州刺史。

世宗初年，授都督信臨等七州諸軍事、信州刺史。其時蠻族酋長蒲微爲鄰州刺史，舉兵反叛。遷哲將討之，諸將都以路途險阻遥遠，不想前去。遷哲發怒説："蒲微不過是一個小賊，憑何能爲之。擒賊之策，我已成竹在胸。你們見此小寇，就有害怕之心，日後遇到大敵，將何以戰!"遂率兵七千進擊，攻拔五城，虜獲二千多人。二年，爵位進爲西城縣公，食邑增至二千五百户。武成元年，至京師朝見。世宗禮遇很高，賜給一座甲第和莊田等。保定年間，授平州刺史。

天和三年，進位大將軍。四年，詔遷哲率金、上等諸州兵鎮襄陽。五年，陳將章昭達攻逼江陵。梁主蕭巋告急於襄州，衛公直令遷哲往救焉。遷哲率其所部守江陵外城，與陳將程文季交戰，兵稍却，遷哲乃親自陷陣，手殺數人。會江陵總管陸騰出助之，陳人乃退。陳人又因水泛長，壞龍川寧朔隄，引水灌城。城中驚擾。遷哲乃先塞北堤以止水，又募驍勇出擊之，頻有斬獲，衆心稍定。俄而敵入郭内，焚燒民家。遷哲自率騎出南門，又令步兵自北門出，兩軍合勢，首尾邀之，陳人復敗，多投水而死。是夜，陳人又竊於城西堞以梯登城，登者已數百人。遷哲又率驍勇捍之，陳人復潰。俄而大風暴起，遷哲乘暗出兵擊其營，陳人大亂，殺傷甚衆。

天和三年，進位大將軍。四年，詔令遷哲率金、上等諸州兵鎮守襄陽。五年，陳朝將領章昭達攻逼江陵。梁主蕭巋急告於襄州，衛公宇文直令遷哲前去救援。遷哲率領所部駐守江陵外城，與陳將程文季交戰，兵稍退，遷哲乃親自衝鋒陷陣，手殺數人。正好江陵總管陸騰出兵相助，陳人乃退兵。陳人又因水位上漲，毁壞龍川寧朔隄，引水灌城。城中驚慌騷亂。遷哲先堵住北堤止住河水，又招募驍勇之士出擊，斬獲頗多，衆心稍爲安定。接着敵人進入外城内，焚燒民房。遷哲率騎兵出南門，又令步兵從北門出擊，兩軍合勢，首尾相攻，陳人復敗，很多都投水而死。當天夜晚，陳人又悄悄於城西以梯登城，登者已有數百人。遷哲又率驍勇之士抵抗，陳人再次潰敗。不久突然起了大風，遷哲乘夜出兵攻擊其兵營，陳人混亂不堪，死傷甚衆。陸騰又在西堤擊敗陳軍，陳人於是逃走。建德二年，爵位進爲安康郡公。三年，於襄州去世，時年六

陸騰復破之於西堤，陳人乃遁。建德二年，進爵安康郡公。三年，卒於襄州，時年六十四。贈金州總管。謚曰壯武。

十四歲。追贈金州總管。謚號爲壯武。

遷哲累世雄豪，爲鄉里所率服。性復華侈，能厚自奉養。妾媵至有百數，男女六十九人。緣漢千餘里間，第宅相次。姬人之有子者，分處其中，各有僮僕、侍婢、奄閽守之。遷哲每鳴笳導從，往來其間。縱酒飲宴，盡生平之樂。子孫參見，或忘其年名者，披簿以審之。

遷哲世代爲雄豪，爲鄉里所歸附信服。喜歡奢華，厚自奉養。妻妾多至一百多人，子女六十九人。沿漢水一千多里内，宅第相連。妻妾生有兒子者，分別安頓其中，各有僮僕、侍婢、閹閽侍候。遷哲經常鳴笳開路，來往於這些住宅中。縱酒歡樂，盡平生快樂。子孫參見，往往忘記其姓名年齡，要閱簿册來審定。

長子敬仁，先遷哲卒。第六子敬猷嗣，還統父兵，起家大都督。建德六年，從譙王討稽胡有功，進位儀同大將軍。遷哲弟顯，位至上儀同大將軍。

長子敬仁，在遷哲之前去世。第六子敬猷繼嗣，統領父親之兵，初入仕任大都督。建德六年，隨從譙王征討稽胡有功，晋爲儀同大將軍。遷哲弟李顯，位至上儀同大將軍。

楊乾運　楊略

楊乾運字玄邈，儻城興勢人也。爲方隅豪族。父天興，齊安康郡守。

楊乾運字玄邈，是儻城興勢人。爲一方豪族。父天興，齊朝安康郡守。

乾運少雄武，爲鄉閭所信服。弱冠，州辟主簿。孝昌初，除宣威將軍、奉朝請，尋爲本州治中，轉別駕，除安康郡守。大統初，梁州民皇甫圓、姜晏聚衆南叛，梁將蘭欽率兵應接之。以是漢中遂陷，乾運亦入梁。梁大同元年，除飆武將軍、西益潼刺史，尋轉信武將軍、黎州刺史。太清末，還潼南梁二州刺史，加鼓吹一部。

乾運年少雄武，爲鄉里所信服。剛成年，州徵召爲主簿。孝昌初年，授宣威將軍、奉朝請，不久任本州治中，轉任別駕，授予安康郡守。大統初年，梁州民皇甫圓、姜晏聚衆叛投南方政權，梁將蘭欽率兵接應。因此漢中陷落，乾運亦入梁朝。梁大同元年，授飆武將軍、西益潼刺史，不久轉任信武將軍、黎州刺史。太清末年，遷任潼南梁二州刺史，加一部鼓吹。

及達奚武圍南鄭，武陵王蕭紀遣乾運率兵援之，爲武所敗。紀時已稱尊號，以乾運威服巴、渝，欲委方面之任，乃拜車騎將軍、十三州諸軍事、梁州刺史，鎮潼州，封萬春縣公，邑四千户。

當達奚武圍攻南鄭，武陵王蕭紀遣乾運率兵增援，爲達奚武所敗。蕭紀此時已稱尊號，因乾運在巴、渝有威名，欲委以方面重任，因而任爲車騎將軍、十三州諸軍事、梁州刺史，鎮守潼州，封爲萬春縣公爵位，食邑四千户。

時紀與其兄湘東王繹爭帝，遂連兵不息。乾運兄子略説乾運曰："自侯景逆亂，江左沸騰。今大賊初

當時蕭紀與其兄湘東王蕭繹爭帝位，於是接連交戰。乾運兄子楊略對乾運説："自從侯景叛逆，江左動蕩。如今大賊初平，民衆離散，理

平，生民離散，理宜同心戮力，保國寧民。今乃兄弟親尋，取敗之道也。可謂朽木不雕，世衰難佐。古人有言'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又云'見機而作，不俟終日'，今若適彼樂土，送款關中，必當功名兩全，貽慶於後。"乾運深然之，乃令略將二千人鎮劍閣。又遣其婿樂廣鎮安州。仍誡略等曰："吾欲歸附關中，但未有由耳。若有使來，即宜盡禮迎接。"會太祖令乾運孫法洛及使人牛伯友等至，略即夜送之。乾運乃令使人李若等入關送款。太祖乃密賜乾運鐵券，授使持節、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侍中、梁州刺史、安康郡公。及尉遲迥令開府侯吕陵始爲前軍，至劍閣，略即退就樂廣，謀欲翻城。恐其軍將任電等不同，先執之，然後出城見始。始乃入據安州，令廣、略等往報乾運。乾運遂降迥。迥因此進軍成都，數旬剋之。

應同心協力，保國安民。現在兄弟相争，是取敗之道。可以説是朽木不可雕，世衰難以輔助。古人有言'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又説'見機而作，不俟終日'，現在如果歸附樂土，歸於關中，必當功名兩全，對後世也是可慶賀之事。"乾運認爲很對，令楊略率領二千人鎮守劍閣。又派遣女婿樂廣鎮守安州。告誡楊略等人説："我準備歸附關中，但是没有理由。如果有使者來，以最好的禮儀迎接。"正好太祖令乾運之孫法洛和使臣牛伯友等到來，楊略當夜送至。乾運令使人李若等入關中歸附。太祖秘密賜給乾運鐵券，授使持節、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侍中、梁州刺史、安康郡公。當尉遲迥令開府侯吕陵始率領前軍，到達劍閣時，楊略隨即退兵投靠樂廣，打算獻城。恐怕其軍將任電等人不同意，先將其逮捕，然後出城與侯吕陵始相見。侯吕陵始進駐安州，令樂廣、楊略等人往報乾運。乾運於是降於尉遲迥。尉遲迥因此進軍成都，數旬便平定了。

魏廢帝三年，乾運至京師。太祖嘉其忠款，禮遇隆渥。尋卒於長安，贈本官，加直巴集三州刺史、尚書右僕射。

魏廢帝三年，乾運至京師。太祖嘉獎他忠誠款附，禮待優厚。不久於長安去世，追贈本官，加直巴集三州刺史、尚書右僕射。

子端嗣。朝廷以乾運歸附之功，即拜端梁州刺史、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

其子楊端繼嗣。朝廷以乾運有歸附的功勞，即任楊端爲梁州刺史、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

略亦以歸附功，拜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頻從征討。建德末，位至開府儀同大將軍，封上庸縣伯。樂廣亦授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安州刺史，封安康縣公，邑一千户。

楊略亦以歸附之功，授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多次參加征討。建德末年，位至開府儀同大將軍，封爲上庸縣伯。樂廣亦授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安州刺史，封爲安康縣公，食邑一千户。

扶猛

扶猛字宗略，上甲黄土人也。其種落號白虎蠻，世爲渠帥。猛，梁大同中以直後出爲持節、厲鋒將軍、青州刺史，轉上庸新城二郡守、南洛北司二州刺史，封宕渠縣男。及

扶猛字宗略，是上甲黄土人。其種落號稱爲白虎蠻，世代任渠帥。扶猛，在梁朝大同年間以直後出爲持節、厲鋒將軍、青州刺史，轉任上庸新城二郡守、南洛北司二州刺史，封宕渠縣男爵位。當侯景作亂時，扶猛擁衆自守不從，因

侯景作亂，猛乃擁衆自守，未有所從。

而獨立不再依附他人。

魏大統十七年，大將軍王雄拓定魏興，猛率其衆據險爲堡，時遣使微通餉饋而已。魏廢帝元年，魏興叛，雄擊破之，猛遂以衆降。太祖以其世據本鄉，乃厚加撫納，授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加散騎常侍，復爵宕渠縣男。割二郡爲羅州，以猛爲刺史。令率所部千人，從開府賀若敦南討信州。敦令猛别道直趣白帝。所由之路，人迹不通。猛乃梯山捫葛，備歷艱阻。雪深七尺，糧運不繼，猛獎勵士卒，兼夜而行，遂至白帝城。刺史向鎮侯列陣拒猛。猛與戰，破之，乘勝而進，遂入白帝城。撫慰民夷，莫不悦附。譙淹與官軍戰敗，率舟師浮江東下，欲歸於梁。猛與敦等邀擊，破之。語在《敦傳》。師還，以功進開府儀同三司。俄而信州蠻反，猛復從賀若敦討平之。又率水軍破蠻帥文子榮於汶陽。進爵臨江縣公，增邑一千户。

魏大統十七年，大將軍王雄平定魏興，扶猛率其衆據險設立碉堡。當時衹是相互送些食物。魏廢帝元年，魏興叛亂，被王雄擊破，扶猛便率衆歸降。太祖因爲他世代據其鄉，所以厚加撫納，授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加散騎常侍，爵位復爲宕渠縣男。割出二郡爲羅州，以扶猛爲刺史。令其率領所部千人，隨從開府賀若敦南討信州。賀若敦令扶猛另道直攻白帝城。所經的道路，没有人烟。扶猛就攀着葛藤爬山，歷盡險阻。雪深七尺，無法運輸糧食，扶猛奬勵士卒，兼夜行軍，遂至白帝城。刺史向鎮侯布下軍陣抗拒扶猛。扶猛與其戰，破之，乘勝前進，攻入白帝城。撫慰民夷，都樂於歸附。譙淹與官軍戰敗，率領水師順江東下，欲歸奔梁朝。扶猛與賀若敦等伏擊，將其擊破。此事在《賀若敦傳》有記載。班師而還，以功進位開府儀同三司。接着信州蠻造反，扶猛又隨從賀若敦征討平定。又率水軍攻破蠻帥文子榮於汶陽。晋爵爲臨江縣公，增加食邑一千户。

武成中，陳將侯瑱等逼湘州，又從賀若敦赴救，除武州刺史。後隨敦自拔還，復爲羅州刺史。保定三年，轉綏州刺史，從衛公直援陳將華皎。時大軍不利，唯猛所部獨全。又從田弘破漢南諸蠻，前後十餘戰，每有功。進位大將軍。後以疾卒。

武成年間，陳將侯瑱等進逼湘州，又隨從賀若敦去救援，任武州刺史。後來隨賀若敦返回，再任羅州刺史。保定三年，轉任綏州刺史，隨從衛公宇文直支援陳將華皎。當時大軍不利，衹有扶猛所部獨全。又隨從田弘攻破漢南諸蠻，前後十餘戰，都立下功勞。晋爲大將軍。後因病去世。

陽雄

陽雄字元略，上洛邑陽人也。世爲豪族。祖斌，上庸太守。父猛，魏正光中，万俟醜奴作亂關右，朝廷以猛商洛首望，乃擢爲襄威將軍、大谷鎮將，帶胡城令，以禦醜奴。及元顥入洛，魏孝莊帝度河，范陽王誨脱身投猛，猛保藏之。及孝莊反正，由是知名。俄而廣陵王恭僞喑

陽雄字元略，是上洛邑陽人。世代爲豪族。祖父陽斌，任上庸太守。父親陽猛，魏正光年間，万俟醜奴於關右作亂，朝廷以陽猛爲商洛地區的首望，擢升爲襄威將軍、大谷鎮將，帶胡城令，以抗禦醜奴。當元顥入洛時，魏孝莊帝渡河，范陽王元誨投奔陽猛，陽猛加以保護。當孝莊帝反正，因此知名。接着廣陵王元恭假裝喑疾，來歸附陽猛，陽猛亦深相保護。魏孝武帝

疾，復來歸猛，猛亦深相保護。魏孝武即位，甚嘉之，授征虜將軍，行河北郡守，尋轉安西將軍、華山郡守。頻典二郡，頗有聲績。

及孝武西遷，猛率所領，移鎮潼關。封郃陽縣伯，邑七百户。俄而潼關不守，猛於善渚谷立柵，收集義徒。授征東將軍、揚州刺史、大都督、武衛將軍，仍鎮善渚。大統三年，爲竇泰所襲，猛脱身得免。太祖以衆寡不敵，弗之責也。仍配兵千人，守牛尾堡。尋而太祖擒竇泰，猛亦别獲東魏弘農郡守淳于業。後以疾卒。贈華、洛、揚三州刺史。

雄起家奉朝請，累遷至都督、直後、明威將軍、積射將軍。從于謹攻盤豆柵，復從李遠經沙苑陣，并力戰有功。封安平縣侯，邑八百户，加冠軍將軍、中散大夫，賞賜甚厚。後入洛陽，戰河橋，解玉壁圍，迎高仲密，援侯景，并預有戰功。前後增邑四百五十户，世襲邑陽郡守。從大將軍宇文虬攻剋上津，遷通直散騎常侍、大都督，進儀同三司。陳將侯方兒、潘純陁寇江陵，雄從豆盧寧擊走之。除洵州刺史。俗雜賨、渝，民多輕猾。雄威惠相濟，夷夏安之。蠻帥文子榮竊據荆州之汶陽郡，又侵陷南郡之當陽、臨沮等數縣。詔遣開府賀若敦、潘招等討平之。即以其地置平州，以雄爲刺史。進爵玉城縣公，增邑通前一千六百户，加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時寇亂之後，户多逃散，雄在所慰撫，民并安輯。徵爲載師中大夫，遷西寧州總管，以疾不拜。除通洛防主。

雄處疆埸，務在保境息民，接待敵人，必推誠仗信。齊洛州刺史獨孤永業深相欽尚，移書稱美之。入爲

即位，大爲嘉獎，授征虜將軍，代理河北郡守，不久轉任安西將軍、華山郡守。多次在二郡任職，頗有聲績。

當孝武帝西遷時，陽猛率所部，移鎮潼關。封爲郃陽縣伯爵，食邑七百户。不久潼關失守，陽猛於善渚谷設立兵營，收集義徒。授征東將軍、揚州刺史、大都督、武衛將軍，鎮守善渚。大統三年，被竇泰襲擊，陽猛脱身得免。太祖以寡不敵衆，未加責罰。仍配給一千兵員，鎮守牛尾堡。不久太祖擒獲竇泰，陽猛亦擒獲東魏弘農郡守淳于業。後因病去世。追贈華、洛、揚三州刺史。

陽雄出仕任奉朝請，多次升遷爲都督、直後、明威將軍、積射將軍。隨從于謹攻打盤豆柵，又隨從李遠參預沙苑之戰，都立下戰功。封爲安平縣侯，食邑八百户，加冠軍將軍、中散大夫，給予豐厚的賞賜。後來進入洛陽，戰於河橋，解救玉壁之圍，迎接高仲密，支援侯景，都立下了戰功。前後增邑四百五十户，世襲邑陽郡守。隨從大將軍宇文虬攻克上津，遷升通直散騎常侍、大都督，進位儀同三司。陳將侯方兒、潘純陁侵犯江陵，陽雄隨從豆盧寧將其擊走。授洵州刺史。當地風俗賨、渝相雜，民多輕猾。陽雄恩威并濟，夷夏安之。蠻帥文子榮竊據荆州的汶陽郡，又侵陷南郡的當陽、臨沮等數縣。詔令開府賀若敦、潘招等人討平。以其地設平州，以陽雄爲刺史。晋爵爲玉城縣公，食邑增至一千六百户，加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當時正於寇亂之後，民户大多逃散，陽雄在當地多加撫慰，民衆安定。徵爲載師中大夫，調任西寧州總管，因病未接受任命。授通洛防主。

陽雄身處邊地，一心保境安民，接待敵人，必定是推誠仗信。齊朝洛州刺史獨孤永業十分欽佩，致書大加稱美。徵入爲京兆尹，不久任爲民

京兆尹，尋拜民部中大夫，進位大將軍，俄轉中外府長史。遷江陵總管、四州五防諸軍事，改封魯陽縣公。宣政元年，卒於鎮。大象初，追封魯陽郡公，邑三千五百户，贈陳曹莒汴四州刺史。謚曰懷。雄善附會，能自謀身，故得任兼出納，保全爵禄。子長寬嗣。官至儀同大將軍。

部中大夫，晋升大將軍，接着轉任中外府長史。遷任江陵總管、四州五防諸軍事，改封爲魯陽縣公。宣政元年，在鎮去世。大象初年，追封魯陽郡公，食邑三千五百户，追贈陳曹莒汴四州刺史。謚號爲懷。陽雄善於附和應酬，能爲自身着想，所以在京師内外任職，都能保全爵禄。其子長寬繼嗣。官至儀同大將軍。

席固

席固字子堅，其先安定人也。高祖衡，因後秦之亂，寓居於襄陽。仕晋，爲建威將軍，遂爲襄陽著姓。

席固字子堅，祖先是安定人。高祖席衡，因爲後秦戰亂，寓居於襄陽。在晋朝爲官，任建威將軍，從而成爲襄陽世族大姓。

固少有遠志，内明敏而外質朴。梁大同中，爲齊興郡守。屬侯景渡江，梁室大亂，固久居郡職，士多附之，遂有親兵千餘人。

席固少年時志存高遠，内明敏而外質樸。梁朝大同年間，爲齊興郡守。當侯景渡江，梁室大亂，席固在郡任職時間很長，歸附的士人很多，於是有千餘親兵。

梁元帝嗣位江陵，遷興州刺史。於是軍民慕從者，至五千餘人。固遂欲自據一州，以觀時變。後懼王師進討，方圖内屬。密謂其腹心曰："今梁氏失政，揚都覆没，湘東不能復仇雪耻，而骨肉相殘。宇文丞相創啓霸基，招携以禮。吾欲决意歸之，與卿等共圖富貴。"左右聞固言，未有應者。固更諭以禍福，諸人然後同之。

梁元帝於江陵嗣位，遷任興州刺史。軍民慕名附從者，多達五千多人。席固因而欲自據一州，以觀時變。後來懼怕王師進討，方纔圖謀歸附。秘密對其心腹説："今梁氏失政，揚都覆没，湘東不能爲之雪耻，却骨肉相殘。宇文丞相建樹霸業，禮招人才。我已决定歸附，與卿等共同圖謀富貴。"左右聞知此言，一時未有應者。席固又諭以禍福，諸人然後同意。

魏大統十六年，以地來附。是時太祖方欲南取江陵，西定蜀、漢，聞固之至，甚禮遇之。乃遣使就拜使持節、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大都督、侍中、豐州刺史，封新豐縣公，邑二千户。後轉湖州刺史。固以未經朝謁，遂蒙榮授，心不自安，啓求入覲。太祖許之。及固至，太祖與之歡宴，賞賜甚厚。進爵静安郡公，增邑并前三千三百户。尋拜昌歸憲三州諸軍事、昌州刺史。固居家孝友，爲州里所稱，莅官之處，頗有聲績。保定四年，卒於州，時年六十一。贈大將軍、襄唐豐郢復五州刺

魏大統十六年，以地來歸附。當時太祖正欲南取江陵，西定蜀、漢，聞知席固歸附，對他禮遇有加。派遣使者任命爲使持節、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大都督、侍中、豐州刺史，封新豐縣公，食邑二千户。此後轉任湖州刺史。席固以未經上朝謁見，便得到這樣的榮授，内心不安，請求入京朝覲。太祖允許他入京。當席固到京時，太祖與他歡宴，賞賜相當豐厚。晋爵爲静安郡公，食邑增加至三千三百户。不久拜昌歸憲三州諸軍事、昌州刺史。席固在家中孝順友悌，爲鄉里所稱贊，任官職之處，頗有名聲政績。保定四年，在州任上去世，時年六十一歲。追贈大將軍、襄唐豐郢復五州刺史，謚號爲肅。敕令襄州賜其墓地。其子世雅繼嗣。

史，謚曰肅。仍敕襄州賜其墓田。子世雅嗣。

席世雅

世雅字彦文。性方正，少以孝聞。初以固功，授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除贊城郡守。累遷開府儀同三司、順直二州刺史。大象末，位至大將軍。世雅弟世英，亦以固功授儀同三司。後至上開府儀同大將軍。

世雅字彦文。性情方正，從少年時起便以孝順聞名。最初以席固之功，授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任贊城郡守。數次升遷任開府儀同三司、順直二州刺史。大象末年，位至大將軍。世雅弟世英，亦以席固之功授儀同三司。後位至上開府儀同大將軍。

任果

任果字静鸞，南安人也。世爲方隅豪族，仕於江左。祖安東，梁益州别駕、新巴郡守、閬中伯。父褒，龍驤將軍、新巴南安廣漢三郡守、沙州刺史、新巴縣公。

任果字静鸞，是南安人。世代爲地方豪族，於江左任官。祖父安東，梁朝益州别駕、新巴郡守、閬中伯。父任褒，龍驤將軍、新巴南安廣漢三郡守、沙州刺史、新巴縣公。

果性勇决，志在立功。魏廢帝元年，率所部來附。太祖嘉其遠至，待以優禮。果因面陳取蜀之策，太祖深納之。乃授使持節、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大都督、散騎常侍、沙州刺史、南安縣公，邑一千户。

任果性格勇敢有决斷，志在立功。魏廢帝元年，率領所部前來歸附。太祖嘉奬他自遠方而至，以優厚禮節接待。任果因而面陳攻取蜀地的策略，太祖深納之。授使持節、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大都督、散騎常侍、沙州刺史、南安縣公，食邑一千户。

及尉遲迥伐蜀，果時在京師，乃遣其弟岱及子悛從軍。太祖以益州未下，復令果乘傳歸南安，率鄉兵二千人，從迥征蜀。尋進授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蕭紀遣趙拔扈等率衆三萬來援成都，果從大軍擊破之。及成都平，除始州刺史。在任未久，果請入朝，太祖許之。以其方隅首望，早立忠節，乃進爵安樂郡公，賜以鐵券，聽世相傳襲。并賜路車、駟馬及儀衛等以光寵之。尋爲刺客所害，時年五十六。

尉遲迥征伐蜀地，任果當時在京城，派遣其弟任岱和其子任悛從軍。太祖因益州未能攻下，復令任果從驛道乘傳車歸南安，率領二千鄉兵，隨從尉遲迥征蜀。不久進位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蕭紀派遣趙拔扈等人率衆三萬支援成都，任果隨從大軍將其擊破。成都平定後，任始州刺史。在任不久，任果請求入朝，太祖允許他入朝。以其是地方上的頭等望族，很早便立下忠節，於是晋爵爲安樂郡公，賜給赦罪免死鐵券，可以世世代代相傳襲。并賜給路車、駟馬及儀衛等以示榮耀恩寵。不久爲刺客所害，時年五十六歲。

史臣曰：古人稱仁義豈有常，蹈之則爲君子，背之則爲小人，信矣。泉企長自山谷，素無月旦之譽，而臨難慷慨，有人臣之節，豈非蹈仁義歟。元禮、仲遵聿遵其志，卒成功

史臣曰：古人稱仁義并不是確定的，能够履行仁義則爲君子，背道而行則是小人，此話可信。泉企在山谷中長大，素無名士的稱譽，但是臨難志氣慷慨，有人臣之節，其所遵循的便是仁義之道。元禮、仲遵能遵循其父之志，最終能成

業，庶乎克負荷矣。李遷哲、楊乾運、席固之徒，屬方隅擾攘，咸翻然而委質，遂享爵位，以保終始。觀遷哲之對太祖，有尚義之辭；乾運受任武陵，乖事人之道。若乃校長短，比優劣，故不可同年而語矣。陽雄任兼文武，聲著中外，抑亦志能之士乎。	立功業，也是能够承擔負荷。李遷哲、楊乾運、席固等人，擾攘一方，都能翻然歸附，因而得享爵位，以保終始。觀遷哲對太祖，有尚義的言論；乾運受任於武陵，有乖事人之道。如果計較長短，比定優劣，實是不可同年而語。陽雄任兼文武，聲名著稱朝野，也是一位志能之士。

周書卷四十五

列傳第三十七

儒　林

盧誕　盧光　沈重　樊深　熊安生　樂遜

自書契之興，先哲可得而紀者，莫不備乎經傳。若乃選君德於列辟，觀遺烈於風聲，帝莫高於堯、舜，王莫顯於文、武。是以聖人祖述其道，垂文於六學；憲章其教，作範於百王。自茲以降，三微驟遷，五紀遞襲，損益異術，治亂殊塗。秦承累世之基，任刑法而殄滅；漢無尺土之業，崇經術而長久。雕蟲是貴，魏道所以陵夷；玄風既興，晉綱於焉大壞。考九流之殿最，校四代之興衰，正君臣，明貴賤，美教化，移風俗，莫尚於儒。故皇王以之致刑措而反淳朴，賢達以之鏤金石而雕竹素。儒之時義大矣哉！

自從文章興盛以來，過去的賢哲可以記述的人，没有不是記載在經傳中的。如果選君德於歷代君主之内，觀察遺烈事迹於傳説之中，帝君没有高出堯、舜的，君王没有超出文、武的。所以聖人闡述理論，作出文章爲六經的學説；規範倫理行爲，用百王的模範。從那時一直往後，三代迅速變遷，日月時光不停地流失接替，損益各有不同的方式，治亂之道各不相同。秦朝承嗣累世基礎，刑法太酷而亡國；漢朝本來没有尺土之業，崇尚經術而得以長久。雕蟲小技被看得尊貴，魏朝政道所以衰落喪失；談玄風氣興起，晉朝綱紀因此大壞。查考各種學術流派的高低，比較四代的興盛衰落，正君臣名分，明確貴賤區别，崇美教化，改易風俗，没有超出儒學的。所以皇王用以做到不必刑律而返回到淳樸，賢達用以刻鏤金石而雕清素的竹木。儒學的社會意義實在是大啊！

自有魏道消，海内版蕩，彝倫攸斁，戎馬生郊。先王之舊章，往聖之遺訓，掃地盡矣。

自從有魏政道消弱，海内混戰，學術不盛，兵荒馬亂。先王所用的舊典章經籍，以往聖人遺留下的訓誡，掃地一般都没有了。

及太祖受命，雅好經術。求闕文於三古，得至理於千載，黜魏、晉之制度，復姬旦之茂典。盧景宣學通群藝，修五禮之缺；長孫紹遠才稱洽聞，正六樂之壞。由是朝章漸備，學者向風。世宗纂曆，敦尚學藝。内有

當太祖承命執朝綱，喜好儒學經術。尋求上古佚失之文，求得千載的至理，廢除魏、晉的制度，恢復姬旦的完善典章。盧景宣學識通各門學問，將五禮所缺部分修補齊全；長孫紹遠才氣堪稱博聞，訂正六樂所受的損壞。因此朝廷典章制度漸漸齊備，學者相從如風。世宗繼承尊位，崇

崇文之觀，外重成均之職。握素懷鉛重席解頤之士，間出於朝廷；圓冠方領執經負笈之生，著録於京邑。濟濟焉足以逾於向時矣。洎高祖保定三年，乃下詔尊太傅燕公爲三老。帝於是服衮冕，乘碧輅，陳文物，備禮容，清蹕而臨太學。袒割以食之，奉觴以酳之。斯固一世之盛事也。其後命輶軒以致玉帛，徵沈重於南荊。及定山東，降至尊而勞萬乘，待熊生以殊禮。是以天下慕嚮，文教遠覃。衣儒者之服，挾先王之道，開黌舍延學徒者比肩；勵從師之志，守專門之業，辭親戚甘勤苦者成市。雖遺風盛業，不逮魏、晉之辰，而風移俗變，抑亦近代之美也。

尚學術禮儀。在内設有崇文觀，在外看重經學教化職任。才學廣博可資詢問解愁排難之士，常出入於朝廷；着圓冠方領裝束攻讀經術典籍的儒生，於京城著録記載。人才濟濟足以超出往昔。到高祖保定三年，於是下詔書尊奉太傅燕公爲三老。帝爲此穿上皇服戴上皇冠，乘坐碧車，陳列禮文器物，備好禮儀，清道禁行而駕臨太學。袒衣割牲以食相供，捧着酒杯共同相飲。這成了一世的盛事。其後備下重禮，將沈重從南荊徵召入京。平定山東後，放下至尊的身份而以萬乘之主親身親爲，以特殊之禮相接熊生。因此天下歸慕向往，文教興盛。穿儒者衣服，掌握先王之道，開學校招延學徒者多至比肩；立志從師學習，得以有專門學業，告别親戚甘心情願勤苦者多如市場中一樣。雖然所遺風氣興盛之業，不能與魏、晉時期相比，而移風易俗，也是近代的美事。

其儒者自有别傳及終於隋之中年者，則不兼録。自餘撰於此篇云。

其中有些儒者另有傳記或終於隋之中年者，則不再撰録。其餘在此篇中撰述。

盧誕

盧誕，范陽涿人也，本名恭祖。曾祖晏，博學善隸書，有名於世。仕燕爲給事黄門侍郎、營丘成周二郡守。祖壽，太子洗馬。燕滅入魏，爲魯郡守。父叔仁，年十八，州辟主簿。舉秀才，除員外郎。以親老，乃辭歸就養。父母既歿，哀毁六年，躬營墳壟，遂有終焉之志。魏景明中，被徵入洛，授威遠將軍、武賁中郎將，非其好也。尋除鎮遠將軍、通直散騎常侍，并稱疾不朝。乃出爲幽州司馬，又辭歸鄉里。當時咸稱其高尚焉。

盧誕，是范陽涿人，本名恭祖。曾祖盧晏，博學擅長隸書，有名於世。仕官於燕爲給事黄門侍郎、營丘成周二郡守。祖父盧壽，任太子洗馬。燕滅亡後入魏，爲魯郡守。父叔仁，十八歲時，州徵召爲主簿。舉秀才，授員外郎。由於父母年老，就辭職歸家奉養。父母去世，哀毁守喪六年，親身營建墳墓，有從此不再爲官的想法。魏景明年間，徵召入洛陽，授威遠將軍、武賁中郎將，但他并不喜好。不久授鎮遠將軍、通直散騎常侍，都稱病不到職。於是出任幽州司馬，又辭歸鄉里。當時都稱其氣節高尚。

誕幼而通亮，博學有詞彩。郡辟功曹，州舉秀才，不行。起家侍御史，累遷輔國將軍、太中大夫、幽州别駕、北豫州都督府長史。時刺史高仲密以州歸朝，朝廷遣大將軍李遠率軍赴援，誕與文武二千餘人奉候大

盧誕幼年時便通達聰敏，博學有文采。郡徵召爲功曹，州舉之爲秀才，均未赴任。出仕爲侍御史，屢經升遷爲輔國將軍、太中大夫、幽州别駕、北豫州都督府長史。當時刺史高仲密以州歸附朝廷，朝廷遣大將軍李遠率軍赴援，盧誕與文武二千多人奉迎大軍。以功授鎮東將軍、金紫光

軍。以功授鎮東將軍、金紫光禄大夫，封固安縣伯，邑五百户。尋加散騎侍郎，拜給事黄門侍郎。魏帝詔曰："經師易求，人師難得。朕諸兒稍長，欲令卿爲師。"於是親幸晋王第，敕晋王以下，皆拜之於帝前。因賜名曰誕。加征東將軍、散騎常侍。太祖又以誕儒宗學府，爲當世所推，乃拜國子祭酒。進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魏恭帝二年，除秘書監。後以疾卒。

禄大夫，封固安縣伯，食邑五百户。不久加散騎侍郎，任給事黄門侍郎。魏帝下詔稱："經師易求，人師難得。朕諸兒漸漸長大，欲令卿爲其老師。"於是親臨晋王府第，敕令晋王以下，皆在帝面前拜其爲師。因此賜名爲誕。加征東將軍、散騎常侍。太祖又因爲盧誕是儒學宗師，學問淵博，爲當世所推崇，就任他爲國子祭酒。晋爲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魏恭帝二年，授秘書監。後因病去世。

盧光

盧光字景仁，小字伯，范陽公辯之弟也。性温謹，博覽群書，精於《三禮》，善陰陽，解鐘律，又好玄言。孝昌初，釋褐司空府參軍事，稍遷明威將軍、員外侍郎。及魏孝武西遷，光於山東立義，遥授大都督、晋州刺史、安西將軍、銀青光禄大夫。

盧光字景仁，小名伯，是范陽公盧辯的弟弟。性情温和謹慎，博覽群書，精通《三禮》，善解陰陽，懂得音樂，喜好談論玄言。孝昌初年，出仕任司空府參軍事，逐漸遷升明威將軍、員外侍郎。當魏孝武帝西遷時，盧光於山東舉義，遥授大都督、晋州刺史、安西將軍、銀青光禄大夫。

大統六年，携家西入。太祖深禮之，除丞相府記室參軍，賜爵范陽縣伯。俄拜行臺郎中，專掌書記。十年，改封安息縣伯，邑五百户。遷行臺右丞，出爲華州長史，尋徵拜將作大匠。魏廢帝元年，加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除京兆郡守，遷侍中。六官建，授小匠師下大夫，進授開府儀同三司、匠師中大夫，進爵爲侯，增邑五百户，轉工部中大夫。大司馬賀蘭祥討吐谷渾，以光爲長史，進爵燕郡公。武成二年，詔光監營宗廟，既成，增邑四百户。出爲虞州刺史，尋治陝州總管府長史。重論討渾之功，增邑并前一千九百户。天和二年卒，時年六十二。高祖少時，嘗受業於光，故贈賻有加恒典。贈少傅。謚曰簡。

大統六年，全家遷入關西。太祖十分禮遇他，授丞相府記室參軍，賜爵范陽縣伯。不久拜行臺郎中，專掌書記。十年，改封安息縣伯，食邑五百户。升爲行臺右丞，出朝任華州長史，不久徵召授任將作大匠。魏廢帝元年，加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授京兆郡守，遷爲侍中。建立六官時，授小匠師下大夫，晋爲開府儀同三司、匠師中大夫，晋爵爲侯，增加食邑五百户，轉工部中大夫。大司馬賀蘭祥征討吐谷渾時，任命盧光爲長史，晋爵爲燕郡公。武成二年，詔令盧光監營宗廟，事成之後，增加食邑四百户。外任虞州刺史，不久任陝州總管府長史。再次討論征討吐谷渾的功勞，食邑增至一千九百户。天和二年去世，時年六十二歲。高祖年輕時曾受業於盧光，因而所贈治喪的財物超過常規。追贈少傅。謚號爲簡。

光性崇佛道，至誠信敬。嘗從太祖狩於檀臺山。時獵圍既合，太祖遥

盧光崇敬佛教，非常誠信。曾經隨從太祖於檀臺山狩獵。當時已經合圍，太祖遥指山上對群

指山上謂群公等曰："公等有所見不?"咸曰："無所見。"光獨曰："見一桑門。"太祖曰："是也。"即解圍而還。令光於桑門立處造浮圖，掘基一丈，得瓦鉢、錫杖各一。太祖稱嘆，因立寺焉。及爲京兆，而郡舍先是數有妖怪，前後郡將無敢居者。光曰："吉凶由人，妖不妄作。"遂入居之。未幾，光所乘馬忽升廳事，登床南首而立；又食器無故自破。光并不以介懷。其精誠守正如此。撰《道德經章句》，行於世。子賁嗣。大象中，開府儀同大將軍。

公說："公等看到什麼嗎?"都回答說："没看到什麽。"祇有盧光說："看到一名僧人。"太祖說："是。"即刻解圍而還。令盧光於僧人所立處建造佛塔，掘基一丈深，獲得瓦鉢、錫杖各一件。太祖稱嘆，因此在此處建立寺院。當他任京兆郡守時，郡舍此前多次有妖怪出現的傳說，前後郡守無人敢在此居住。盧光說："是否吉凶原因在於人，妖怪異象不會隨便出現。"於是入住此宅。没過多久，盧光所乘的馬突然走上大廳，登床南首而立；食器又無故自破。盧光并不介意。他精誠守正皆如此類。所撰《道德經章句》，流行於世。其子盧賁繼嗣。大象年間，任開府儀同大將軍。

沈重

沈重字德厚，吴興武康人也。性聰悟，有異常童。弱歲而孤，居喪合禮。及長，專心儒學，從師不遠千里，遂博覽群書，尤明《詩》、《禮》及《左氏春秋》。梁大通三年，起家王國常侍。梁武帝欲高置學官，以崇儒教。中大通四年，乃革選，以重補國子助教。大同二年，除《五經》博士。梁元帝之在藩也，甚嘆異之。及即位，乃遣主書何武迎重西上。及江陵平，重乃留事梁主蕭詧，除中書侍郎，兼中書舍人。累遷員外散騎侍郎、廷尉卿，領江陵令。還拜通直散騎常侍、都官尚書，領羽林監。詧又令重於合歡殿講《周禮》。

沈重字德厚，是吴興武康人。生性聰明有悟性，有異於平常兒童。少年喪父，居喪合於禮儀。長大後，專心於儒學，不遠千里尋求老師，因此能博覽群書，尤其精通《詩經》、《禮記》、《左氏春秋》。梁朝大通三年，出仕爲王國常侍。梁武帝欲提高學官地位，用以崇敬儒教。中大通四年，於是認真選擇，以沈重補國子助教。大同二年，授《五經》博士。梁元帝在藩時，對其贊嘆稱奇。即位後，就派遣主書何武迎接沈重西上。當江陵平定，沈重留下任事梁主蕭詧，授中書侍郎，兼中書舍人。屢經升遷爲員外散騎侍郎、廷尉卿，領江陵令。又任通直散騎常侍、都官尚書，領羽林監。蕭詧又令沈重於合歡殿講授《周禮》。

高祖以重經明行修，乃遣宣納上士柳裘至梁徵之。仍致書曰：

皇帝問梁都官尚書沈重。觀夫八聖六君，七情十義，殊方所以會軌，異代於是率由。莫不趣大順之遥塗，履中和之盛致。及青緗起焰，素篆從風，文逐世疏，義隨運舛，大禮存於玉帛之間，至樂形於鐘鼓之外。雖分蛇、聚緯，郁郁之辭蓋闕；當

高祖以沈重明經修行有道，於是派遣宣納上士柳裘至梁朝徵召。并致以一封書信：

皇帝問候梁朝都官尚書沈重。觀察八位聖人六位君主，喜怒等七情忠孝等十義，各地方所以能合於相同道路，不同時代因此都能相從。没有不奔往大順的遥遠地方，行使中和的安定鼎盛。到淺黄色綢做書衣的書捲起火焰盛行，潔素的文章隨從輕風流行，文辭追逐不同時代而變化，文義隨時運而不同，大禮在玉帛之中保存，最好的聲樂在鐘

塗、典午，抑抑之旨無聞。有周開基，爰踪聖哲，拯蒼生之已淪，補文物之將墜。天爵具修，人紀咸理。

鼓樂器之外表現。雖然分蛇、聚緯時時更替，美好的文辭已經有所闕失；夏禹娶塗山民當塗聚集諸侯、司馬氏建立晉朝，没有聽聞其宗旨。有周建立政權，上溯承嗣聖人賢哲，將淪陷的蒼生加以拯救，將快要失去的文物加以補充。天道都得以完備，人間政道綱紀都得到治理。

朕寅奉神器，恭惟寶圖。常思復禮殷周之年，遷化唐虞之世。懼三千尚乖於治俗，九變未叶於移風。欲定畫一之文，思杜二家之説。知卿學冠儒宗，行標士則。卞寶復潤於荆陰，隨照更明於漢浦。是用寤寐增勞，瞻望軫念。爰致束帛之聘，命翹車之招。所望鳳舉鴻翻，俄而萃止。明斯隱滯，合彼異同。上庠弗墜於微言，中經罔闕於逸義。近取無獨善之譏，遠應有兼濟之美。可不盛歟。

朕在朝廷做皇帝，掌管天下海内。常常想恢復殷、周禮儀，移風化俗成爲唐虞之世。懼怕的是三千措施還是有違於治理，九次變化不能真正成功。想確定統一的言論思想文章，想杜絶二家的學説言論。知道卿的學術居於儒家宗師之首，言行舉止爲士人的榜樣。卞和寶玉又出現在荆江水畔，隨侯珠再次照亮漢水河浦。所以日夜在思慮，遠遠瞻望心中思念。現在以微薄之禮前去聘請，命令使者前往用車相接。所希望的是如鳳凰高飛鴻雁來臨，很快便可實現。將不清楚的事解答明白，將有矛盾異同的學識整理清晰。在學中不忽視片言隻語，講求經義不會遺漏忘記佚失的部分。現在可做到没有獨善的譏諷，長遠而看各方面都顧及成爲一件美事。這可就相當好啊！

昔申培鮐背，方辭東國；公孫黄髮，始造西京。遂使道爲藝基，功參治本。今者一徵，諒兼其二。若居形聲而去影響，尚迷邦而忘觀國，非所謂也。

往昔著名詩人申培年老時，方纔告别家鄉魯地入朝廷；儒師公孫頭髮都因年歲大而黄了，纔到達西京長安。因而使道成爲學術文章言論思想的根基，有了基礎就可溯及本源。現在一次徵召你入朝，想必上述二者都兼有了。如果衹有外形的聲氣而失去出現的響應，衹是沉迷於家鄉之邦却忘記國家，是不可取的。

又敕襄州總管、衛公直敦喻遣之，在途供給，務從優厚。保定末，重至于京師。詔令討論《五經》，并校定鐘律。天和中，復於紫極殿講三教義。朝士、儒生、桑門、道士至者二千餘人。重辭義優洽，樞機明辯，凡所解釋，咸爲諸儒所推。六年，授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露門博

又敕令襄州總管、衛公宇文直敦諭遣送上路，途中的供給，務必優厚。保定末年，沈重到達京師。詔令討論《五經》，校定音律。天和年間，又於紫極殿講授三教義。朝士、儒生、僧人、道士有二千多人聽講。沈重言辭理義優洽，樞機明辯，所有的解釋，都爲各位儒生所推許。六年，授予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露門博士。於是於露門館爲皇太子講學。

士。仍於露門館爲皇太子講論。

建德末，重自以入朝既久，且年過時制，表請還梁。高祖優詔答之曰："開府漢南杞梓，每軫虛衿；江東竹箭，亟疲延首。故束帛聘申，蒲輪徵伏。加以梁朝舊齒，結綬三世，沐浴榮光，祇承寵渥，不忘戀本，深足嘉尚。而楚材晉用，豈無先哲。方事求賢，義乖來肅。"重固請，乃許焉。遣小司門上士楊汪送之。梁主蕭巋拜重散騎常侍、太常卿。大象二年，來朝京師。開皇三年，卒，年八十四。隋文帝遣舍人蕭子寶祭以少牢，贈使持節、上開府儀同三司、許州刺史。

建德末年，沈重認爲自己入朝已經很長時間了，而且年紀已超過了當時的制度，上表請求回梁朝。高祖優詔回答說："開府是漢南的良材，故常在車的橫木上虛設青衿；江東的竹箭，伸脖子眺望已很疲倦。所以備禮物聘請申生，用安稱的車子徵召伏生。加以本是梁朝的舊臣，前後三世在朝任官，沐浴榮崇光耀，受到寵信重用，沒有忘記懷念根本，確實是要加以嘉獎崇尚的。但是楚地之材爲晉所利用，豈會沒有先例。現在朕正謀求賢才，於義不要來要求走。"沈重堅决請求，纔允許。派遣小司門上士楊汪送沈重回梁朝。梁主蕭巋拜沈重爲散騎常侍、太常卿。大象二年，來朝京師。開皇三年，去世，時年八十四歲。隋文帝遣舍人蕭子寶祭以少牢，追贈使持節、上開府儀同三司、許州刺史。

重學業該博，爲當世儒宗。至於陰陽圖緯，道經釋典，靡不畢綜。又多所撰述，咸得其指要。其行於世者，《周禮義》三十一卷、《儀禮義》三十五卷、《禮記義》三十卷、《毛詩義》二十八卷、《喪服經義》五卷、《周禮音》一卷、《儀禮音》一卷、《禮記音》二卷、《毛詩音》二卷。

沈重學業廣博，爲當世儒學宗師。有關陰陽圖緯、道教佛教的經典掌故，全都熟悉。撰述很多，都能得其指要。流行於世的著作，爲《周禮義》三十一卷、《儀禮義》三十五卷、《禮記義》三十卷、《毛詩義》二十八卷、《喪服經義》五卷、《周禮音》一卷、《儀禮音》一卷、《禮記音》二卷、《毛詩音》二卷。

樊深

樊深字文深，河東猗氏人也。早喪母，事繼母甚謹。弱冠好學，負書從師於三河，講習《五經》，晝夜不倦。魏永安中，隨軍征討，以功除蕩寇將軍，累遷伏波、征虜將軍，中散大夫。嘗讀書見吾丘子，遂歸侍養。

樊深字文深，是河東猗氏人。早年喪母，侍候繼母十分孝順謹慎。弱冠之年喜好學習，背負書籍從師於三河，講議研習《五經》，日日夜夜不知疲倦。魏永安年間，隨軍征討，以功任蕩寇將軍，數次升遷爲伏波、征虜將軍，中散大夫。曾經於讀書時讀到吾丘子，因而歸家侍候奉養父母。

魏孝武西遷，樊、王二姓舉義，爲東魏所誅。深父保周、叔父歡周并被害。深因避難，墜崖傷足，絶食再宿。於後遇得一簞餅，欲食之；然念繼母年老患痹，或免虜掠，乃弗食。夜中匍匐尋母，偶得相見，因以饋母。還復遁去，改易姓名，游學於

魏孝武帝西遷，樊、王二姓舉義，被東魏誅殺。樊深父保周、叔父歡周都被殺害。樊深因爲避難，墜落山崖跌傷脚，兩天没吃飯。後得到一簞餅，本想食之；但想到繼母年老身患痹症，可能没有遇難，因而不吃。夜晚匍匐尋找繼母，得以相見，將食物給繼母。然後悄悄離開家鄉，改易姓名，於汾、晉地區游學，學習天文及數學曆

汾、晋之間，習天文及算曆之術。後爲人所告，囚送河東。屬魏將韓軌長史張曜重其儒學，延深至家，因是更得逃隱。

法之術。後來被人所告，囚送至河東。正好魏將韓軌長史張曜器重他儒學有成，將樊深帶回家中，得以免去禍害。

太祖平河東，贈保周南郢州刺史，歡周儀同三司。深歸葬其父，負土成墳。尋而于謹引爲其府參軍，令在館教授子孫。除撫軍將軍、銀青光禄大夫，遷開府屬，轉從事中郎。謹拜司空，以深爲諮議。大統十五年，行下邽縣事。

太祖平定河東，追贈保周南郢州刺史，歡周儀同三司。樊深歸家安葬其父，親身背着泥土建成墳墓。不久于謹任其爲府參軍，令其在館中教授子孫。授撫軍將軍、銀青光禄大夫，遷任開府屬，轉任從事中郎。于謹被任爲司空，以樊深爲諮議。大統十五年，代理下邽縣事。

太祖置學東館，教諸將子弟，以深爲博士。深經學通贍，每解書，嘗多引漢、魏以來諸家義而説之。故後生聽其言者，不能曉悟。皆背而譏之曰："樊生講書多門户，不可解。"然儒者推其博物。性好學，老而不怠。朝暮還往，常據鞍讀書，至馬驚墜地，損折支體，終亦不改。後除國子博士，賜姓万紐于氏。六官建，拜太學助教，遷博士，加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天和二年，遷縣伯中大夫，加開府儀同三司。建德元年，表乞骸骨，詔許之。朝廷有疑議，常召問焉。後以疾卒。

太祖置東館設學校，教授諸將子弟，任樊深爲博士。樊深精通經學，講解經書時，經常引用漢、魏以來各家學説。所以聽講的學生，不能理解。背後都譏諷他："樊生講書所引門户太多，不可理解。"但是儒生都推許他學識淵博。其性情喜好學習，到老也不懈怠。早晚來往，騎在馬上也讀書不停，以至於馬驚而墜地，手脚都摔折了，但最終還是没有改變這種習性。後來授國子博士，賜姓万紐于氏。建立六官，拜任太學助教，遷任博士，加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天和二年，遷任縣伯中大夫，加開府儀同三司。建德元年，上表請求退休，詔書允許。朝廷有疑問的事情，經常召他來詢問。後來因病去世。

深既專經，又讀諸史及《蒼》《雅》、篆籀、陰陽、卜筮之書。學雖博贍，訥於辭辯，故不爲當時所稱。撰《孝經》、《喪服問疑》各一卷，撰《七經異同説》三卷、《義綱略論》并《目録》三十一卷，并行於世。

樊深既專於經書，又熟悉諸史及《蒼》《雅》、篆籀、陰陽、卜筮之書。所學雖然廣博，但言辭辯解較差，所以當時人不加以稱贊。撰有《孝經》、《喪服問疑》各一卷，另撰《七經異同説》三卷、《義綱略論》并《目録》三十一卷，都流行於世。

熊安生

熊安生字植之，長樂阜城人也。少好學，勵精不倦。初從陳達受《三傳》，又從房虬受《周禮》，并通大義。後事徐遵明，服膺歷年。東魏天平中，受《禮》於李寶鼎。遂博通《五經》。然專以《三禮》教授。弟子自遠方至者，千餘人。乃討論圖緯，

熊安生字植之，是長樂阜城人。年少好學，勤奮不知疲倦。最初隨從陳達學習《三傳》，後又跟從房虬學習《周禮》，都能通曉其大義。此後師事徐遵明，經歷多年。東魏天平年間，跟隨李寶鼎學《禮記》。於是博通《五經》。但是專以《三禮》教授學生。從遠方來的弟子，有一千多人。討論圖緯，采集異聞，前代儒師未解悟出

捃摭異聞，先儒所未悟者，皆發明之。齊河清中，陽休之特奏爲國子博士。

來的，皆一一解釋明白。齊朝河清年間，陽休之特意奏請爲國子博士。

時朝廷既行《周禮》，公卿以下多習其業，有宿疑礩滯者數十條，皆莫能詳辨。天和三年，齊請通好，兵部尹公正使焉。與齊人語及《周禮》，齊人不能對。乃令安生至賓館與公正言。公正有口辯，安生語所未至者，便撮機要而驟問之。安生曰："禮義弘深，自有條貫。必欲升堂睹奧，寧可汩其先後。但能留意，當爲次第陳之。"公正於是具問所疑，安生皆爲一一演説，咸究其根本。公正深所嗟服，還，具言之於高祖。高祖大欽重之。

當時朝廷實行《周禮》，公卿以下都習練此一門學問，有數十條疑問，都得不到詳細的辯解。天和三年，齊朝請求通好，周派遣兵部尹公正爲使臣。與齊人談論到《周禮》，齊人無從作答。乃令安生至賓館與公正相對。公正辯才很好，安生語所未至，他便挑出核心問題而追問。安生説："禮義弘深，自有條理。如果一定要探深奥所在，就不必以其先後。如果你有心有意的話，當一一爲你陳述。"公正於是提出各種疑問，安生一一爲他解説，全都尋根究底。公正深深嗟服，返回之後全都告知高祖。高祖十分欽佩敬重。

及高祖入鄴，安生遽令掃門。家人怪而問之，安生曰："周帝重道尊儒，必將見我矣。"俄而高祖幸其第，詔不聽拜，親執其手，引與同坐。謂之曰："朕未能去兵，以此爲愧。"安生曰："黄帝尚有阪泉之戰，况陛下龔行天罰乎。"高祖又曰："齊氏賦役繁興，竭民財力。朕救焚拯溺，思革其弊。欲以府庫及三臺雜物散之百姓，公以爲何如?"安生曰："昔武王克商，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陛下此詔，異代同美。"高祖又曰："朕何如武王?"安生曰："武王伐紂，縣首白旗；陛下平齊，兵不血刃。愚謂聖略爲優。"高祖大悦，賜帛三百匹、米三百石、宅一區，并賜象笏及九環金帶，自餘什物稱是。又詔所司給安車駟馬，隨駕入朝，并敕所在供給。至京，敕令於大乘佛寺參議五禮。宣政元年，拜露門學博士、下大夫，其時年已八十餘。尋致仕，卒於家。

當高祖入鄴時，安生立即令人清掃門庭。家人覺得奇怪而問他，安生説："周帝重道尊儒，肯定要和我相見的。"很快高祖便臨幸其宅第，下詔不必拜見，親自握住其手，共同相坐。對他説："朕未能消除戰争，以此而慚愧。"安生説："黄帝尚且有阪泉之戰，何况陛下所行的是天罰。"高祖又説："齊氏賦税勞役苛重，民衆竭盡財力。朕救民於水火，想革除其弊端。欲以府庫及三臺雜物散發給百姓，公以爲這樣做好嗎?"安生説："往昔武王平定商朝，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陛下這一詔書，不同時代却同爲美事。"高祖又問他説："朕和武王相比怎樣評價?"安生説："武王征伐紂王，懸首白旗；陛下平定齊朝，兵不血刃。愚下認爲聖上策略爲優。"高祖十分高興，賜給三百匹帛、三百石米、一座宅院，另賜象笏及九環金帶，其他物品與之相稱。又詔令主管部門給予安車駟馬，隨駕入朝，敕令所到的地方好好招待。到達京城，敕令於大乘佛寺參議五禮。宣政元年，任爲露門學博士、下大夫，其時已經八十餘歲。不久離職退休，在家去世。

安生既學爲儒宗，當時受其業擅名於後者，有馬榮伯、張黑奴、竇士

安生爲儒學宗師，當時從其受業而後世有名者，有馬榮伯、張黑奴、竇士榮、孔籠、劉焯、

榮、孔籠、劉焯、劉炫等，皆其門人焉。所撰《周禮義疏》二十卷、《禮記義疏》四十卷、《孝經義疏》一卷，并行於世。

劉炫等人，都是其門人弟子。所撰《周禮義疏》二十卷、《禮記義疏》四十卷、《孝經義疏》一卷，都流行於世。

樂遜

樂遜字遵賢，河東猗氏人也。年在幼童，便有成人之操。弱冠，爲郡主簿。魏正光中，聞碩儒徐遵明領徒趙、魏，乃就學《孝經》、《喪服》、《論語》、《詩》、《書》、《禮》、《易》、《左氏春秋》大義。尋而山東寇亂，學者散逸，遜於擾攘之中，猶志道不倦。

樂遜字遵賢，是河東猗氏人。幼童之時，已有成人的操守。剛成年，任郡主簿。魏正光年間，聞知著名儒學大師徐遵明於趙、魏領徒，因而從之學《孝經》、《喪服》、《論語》、《詩經》、《尚書》、《禮記》、《易經》、《左氏春秋》大義。不久山東出現動亂，學者散逸，樂遜在動亂之中，却不失其志，不倦於其道。

永安中，釋褐安西府長流參軍。大統七年，除子都督。九年，太尉李弼請遜教授諸子。既而太祖盛選賢良，授以守令。相府户曹柳敏、行臺郎中盧光、河東郡丞辛粲相繼舉遜，稱有牧民之才。弼請留不遣。十六年，加授建忠將軍、左中郎將，遷輔國將軍、中散大夫、都督，歷弼府西閤祭酒、功曹諮議參軍。

永安年間，出仕任安西府長流參軍。大統七年，授子都督。九年，太尉李弼請樂遜教授諸子。不久太祖選定賢良，授任爲守令。相府户曹柳敏、行臺郎中盧光、河東郡丞辛粲相繼推舉樂遜，稱其有治理社會民衆的行政之才。李弼請求留用而不遣回。十六年，加授建忠將軍、左中郎將，遷任輔國將軍、中散大夫、都督，歷任李弼府西閤祭酒、功曹諮議參軍。

魏廢帝二年，太祖召遜教授諸子。在館六年，與諸儒分授經業。遜講《孝經》、《論語》、《毛詩》及服虔所注《春秋左氏傳》。魏恭帝二年，授太學助教。孝閔帝踐阼，以遜有理務材，除秋官府上士。其年，治太學博士，轉治小師氏下大夫。自譙王儉以下，并束脩行弟子之禮。遜以經術教授，甚有訓導之方。及衛公直鎮蒲州，以遜爲直府主簿，加車騎將軍、左光禄大夫。

魏廢帝二年，太祖徵召樂遜教授諸子。在館六年，與諸儒分别講授經學。樂遜講授《孝經》、《論語》、《毛詩》及服虔所注《春秋左氏傳》。魏恭帝二年，授太學助教。孝閔帝登基，以樂遜有處理政務之才，授秋官府上士。其年，任爲太學博士，轉任爲小師氏下大夫。自譙王宇文儉以下，全都以束脩敬師行弟子之禮。樂遜教授以經術，訓導十分有方。當衛公宇文直鎮守蒲州時，以樂遜爲宇文直府主簿，加車騎將軍、左光禄大夫。

武成元年六月，以霖雨經時，詔百官上封事。遜陳時宜一十四條，其五條切於政要。

武成元年六月，因爲大雨連綿經久不停，下詔百官上書議事。樂遜陳述與時政有關的意見十四條，其中五條與重要政策密切相關。

其一，崇治方，曰：

竊惟今之在官者，多求清身克濟，不至惠民愛物。何者？比

其一，看重治理的方式，説道：

我看現在任官的人，大多衹求自身清廉有所成就，不去想給人民恩惠愛護百姓。爲

來守令年期既促，歲責有成。蓋謂猛濟爲賢，未甚優養。此政既代，後者復然。夫政之於民，過急則刻薄，傷緩則弛慢。是以周失舒緩，秦敗急酷。民非赤子，當以赤子遇之。宜在舒疾得衷，不使勞擾。頃承魏之衰政，人習逋違。先王朝憲備行，民咸識法。但可宣風正俗，納民軌訓而已。自非軍旅之中，何用過爲迫切。至於興邦致治，事由德教，漸以成之，非在倉卒。竊謂姬周盛德，治興文、武，政穆成、康。自斯厥後，不能無事。昔申侯將奔，楚子誨之曰“無適小國”。言以政狹法峻，將不汝容。敬仲入齊，稱曰“幸若獲宥，及於寬政”。然關東諸州，淪陷日久，人在塗炭，當慕息肩。若不布政優優，聞諸境外，將何以使彼勞民，歸就樂土。

何如此？近年來守令任職期短促，每年都要督責他們做出業績。以剛猛治政的是好官吏，對百姓則不講寬容養護。這一任官員既然如此，後來者也是一樣。行政對於民衆來說，過急就是苛刻，放任自由就會無從管理。因此周朝的失誤是舒緩，秦朝的敗亡因急酷。百姓不是剛生下的嬰兒，還是應當作爲赤子來對待。適宜的是寬鬆和緊急適中，不使百姓過於勞苦煩擾。如今承受魏朝的衰政，人們習慣了不遵守政令。先王朝政法規都齊備，民衆都識知法規。衹要宣行風氣矯正民俗，將人民納入正軌訓導就可以了。又不是軍旅時期，何必使用太過分迫切的政令。至於振興邦國達到治理良好，這事應從道德教化入手，逐漸形成，不是倉促間可成的。私下想到姬周的盛德，文、武時治理良好而國家興盛，成、康時爲政溫和而社會安寧。自此以後，不會不出現事件。往昔申侯準備奔逃，楚子教誨他說“不要去小國”。此言是說小國治政急迫法制酷峻，難以相容。敬仲進入齊國，稱贊說“幸好獲得寬宥，得處於寬政之下”。然而關東各個州，淪陷時間太長，人民生活艱辛，想求得休息生養。如果不頒布好政策行使仁政，使境外知聞，怎麼能够使這些勞苦人民，回歸快樂的家園。

其二，省造作，曰：

頃者魏都洛陽，一時殷盛，貴勢之家，各營第宅，車服器玩，皆尚奢靡。世逐浮競，人習澆薄，終使禍亂交興，天下喪敗。比來朝貴，器服稍華，百工造作，務盡奇巧。臣誠恐物逐好移，有損政俗。如此等事，頗宜禁省。《記》言“無作淫巧，以蕩上心”。《傳》稱“宮室崇侈，民力凋弊”。漢景有云：“黃金珠玉，饑不可食，寒不可衣。”“雕文刻鏤，傷農

其二，減少各種建造，說道：

一段時期魏朝首都洛陽，一時繁榮興盛，權豪貴勢之家，紛紛營造第宅，車輛服裝用器擺設，都追求奢侈豪華。世間都講究和攀比奢侈，人情浮薄，終於使得禍亂不斷發生，因而喪失天下社會衰敗。近來朝廷權貴，器物服飾漸爲華麗，百工製作則極盡奇異巧妙。臣恐怕物品隨着人們的喜好變得越來越奢華，會損害政治民俗。像這樣的事情，應該禁止。《禮記》說道“不要作淫侈奇巧器物，使主上放蕩心思”。《傳》說道“宮殿崇尚奢華，便使民力大大減損”。漢景帝曾經說：“黃金珠玉，飢餓

事者也。錦綉纂組，害女功者也。”以二者爲饑寒之本源矣。然國家非爲軍戎器用、時事要須而造者，皆徒費功力，損國害民。未如廣勸農桑，以衣食爲務，使國儲豐積，大功易舉。

時不能做食品，寒冷時不能做衣裳。”“費工費時雕鏤出來的器物，傷害了農業生産。精心製作的錦綉，傷害了紡織。”認爲這二者是飢寒的根本原因。所以國家除了軍戎器械、時事所須物品要加以製作，别的都是白白地浪費功力，對國家和人民都是損害。不如廣泛地推進農桑生産，以衣食爲根本，使國家有豐富儲蓄，要得到大功也很容易。

其三，明選舉，曰：

選曹賞録勛賢，補擬官爵，必宜與衆共之，有明揚之授。使人得盡心，如睹白日。其材有升降，其功有厚薄，禄秩所加，無容不審。即如州郡選置，猶集鄉閭，况天下選曹，不取物望。若方州列郡，自可内除。此外付曹銓者，既非機事，何足可密。人生處世，以榮禄爲重，修身履行，以纂身爲名。然逢時既難，失時爲易。其選置之日，宜令衆心明白，然後呈奏。使功勤見知，品物稱悦。

其三，公開職官選舉，説道：

選取官吏的部門獎勵賢能，確定授予官爵，必須與大家一同論定，公開明白地授予。從而使人得以全部知道，如同睹視白天的太陽一樣清楚。被選的人材質能力有高有低，功勞有大有小，任以官職給予俸禄，不能够不加以審定。就是州郡選取安置吏員，也要集合鄉閭人士議論，何况朝廷選官，不能衹選取知名的人士。如果是地方上的州郡，當然可以自行任命。此外交付朝廷選官部門的，也不是什麼機密，不必保守秘密。人生處在世上，所看重的是地位身份等榮耀，注意自己的言行舉止符合規範，是爲了名聲。但是遭逢時運很難，失去時運却容易。在選拔任用的時候，應讓大家心中都明白，然後呈報上去。以便使功勞苦勞才能都能知道，所作評定得到贊同。

其四，重戰伐，曰：

魏祚告終，天眷在德。而高洋稱僭，先迷未敗，擁逼山東，事切肘腋。譬猶棋劫相持，争行先後。若一行非當，或成彼利。誠應捨小營大，先保封域，不宜貪利在邊，輕爲興動。捷則勞兵分守，敗則所損已多。國家雖强，洋不受弱。《詩》云：“德則不競，何憚於病！”唯德可以庇民，非恃强也。夫力均勢敵，則進德者勝。君子道長，則小人道

其四，認真對待戰爭征伐，説道：

魏朝國運已經終止，上天所喜愛的在於仁德。但是高洋僭稱帝位，先迷失却未敗亡，占據山東地區，此事如同肘腋之患。就如同下棋劫打雙方相持，都争着誰先誰後。如果一下失先，可能就成了對方的利益。確實應該捨小而着眼大處，先保住疆域，不要貪求邊境小利，輕舉妄動。勝利就要勞煩軍隊分别駐守，失敗則損失很大。國家雖然强大，高洋也不示弱。《詩經》裏面説：“有德就不必去相争，不用害怕有損失！”惟有德行可以庇護民衆，不是恃以强力。如果勢均

消。故昔之善戰者，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彼行暴戾，我則寬仁。彼爲刻薄，我必惠化。使德澤旁流，人思有道。然後觀釁而作，可以集事。

其五，禁奢侈，曰：

按禮，人有貴賤，物有等差，使用之有節，品類之有度。馬后爲天下母，而身服大練，所以率下也。季孫相三君矣，家無衣帛之妾，所以勵俗也。比來富貴之家，爲意稍廣，無不資裝婢隸，作車後容儀，服飾華美，眩曜街衢。仍使行者輟足，路人傾蓋。論其輸力公家，未若介胄之士；然其坐受優賞，自逾攻戰之人。縱令不惜功費，豈不有虧厥德。必有儲蓄之餘，孰與務恤軍士。魯莊公有云："衣食所安，不敢愛也，必以分人。"《詩》言："豈曰無衣，與子同袍。"皆所以取人力也。

又陳事上議之徒，亦應不少，當有上徹天聽者。未聞是非。陛下雖念存物議，欲盡天下之情，而天下之情猶爲未盡。何者？取人受言，貴在顯用。若納而不顯，是而不用，則言之者或寡矣。

保定二年，以訓導有方，頻加賞賜。遷遂伯中大夫，授驃騎將軍、大都督。四年，進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五年，詔魯公贇、畢公賢等，俱以束脩之禮，同受業焉。天和元

力敵的話，則行仁德者可以獲勝。君子之道盛行，則小人之道消滅。所以往昔善於作戰者，先想到的不是肯定要勝，而是等待可以勝敵的機會。他們行使暴戾行爲，我們則行使寬厚仁義。他們行政刻薄，我們實行恩惠教化。使仁德恩澤布於各處，人人都想到有道興盛。然後觀望到機會而行動。可以成功。

其五，要禁止奢侈，說道：

按照禮儀，人有貴賤的分別，事物有不同的等級差别，使用物品要有節制，所有品類要控制尺度。馬后作爲皇后是天下之母，穿的衣服是布帛製成的，爲的是對下人作出表率。季孫任過三位君主的丞相，家中的妾氏没有穿絲綢衣服的，用以激勵民俗。近來富貴的人家，越來越講排場，奴婢都衣裝鮮亮，作爲隨從車輛的儀容，服飾華麗，在大街小巷眩曜。以致行者都停下脚步觀看，路旁的人成堆。論他們對公家的貢獻，還不如一個普通的士兵；但是他們却坐受豐厚的待遇，超出攻戰的將士。就是不可惜費用，難道不有損德義。有了儲蓄的餘額，不如用作撫恤軍士。魯莊公曾經説："有了衣服食物，不敢自己占有，一定要分給他人。"《詩經》中説："怎麽會説没有衣裳，我和你共同穿衣。"這些都是取自人力。

又陳述事物往上議論的人，數量應該是不少的，應當有帝君所知道的。但是不知道是非，陛下雖然注重這些議論，想解决天下各種事情，然而天下的事情并没有全部解决。爲什麽如此呢？取人的言論，所貴在於明確使用，如果采納了却不突出，等於没有采用，則上言的人就少了。

保定二年，因訓導有方，頻頻加以賞賜。遷任遂伯中大夫，授驃騎將軍、大都督。四年，晋爲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五年，詔令魯公宇文贇、畢公宇文賢等人，俱以束脩之禮，受業爲弟子。天和元年，岐州刺史、陳公宇文純舉

年，岐州刺史、陳公純舉遜爲賢良。五年，遜以年在懸車，上表致仕，優詔不許。於是賜以粟帛及錢等，授湖州刺史，封安邑縣子，邑四百户。民多蠻左，未習儒風。遜勸勵生徒，加以課試，數年之間，化洽州境。蠻俗生子，長大多與父母别居。遜每加勸導，多革前弊。在任數載，頻被褒錫。秩滿還朝，拜皇太子諫議，復在露門教授皇子，增邑一百户。宣政元年，進位上儀同大將軍。大象初，進爵崇業郡公，增邑通前二千户，又爲露門博士。二年，進位開府儀同大將軍，出爲汾陰郡守。遜以老病固辭，詔許之。乃改授東揚州刺史，仍賜安車、衣服及奴婢等。又於本郡賜田十頃。儒者以爲榮。隋開皇元年，卒於家，年八十二。贈本官，加蒲、陝二州刺史。

樂遜爲賢良。五年，樂遜年紀已老，上表請求退休，優詔不允許。於是賜以粟帛和錢財等，授湖州刺史，封安邑縣子爵位，食邑四百户。當地民以蠻族爲多，未曾習沐儒風。樂遜勸勵經學生徒，課試確定高下，數年之間，全州得以化洽。蠻族風俗生子，長大後多與父母别居。樂遜經常加以勸導，革除這些弊端。任職數年，屢受嘉獎。任期届滿還朝，拜皇太子諫議，又在露門教授皇子，增加一百户食邑。宣政元年，晋爲上儀同大將軍。大象初年，晋爵爲崇業郡公，食邑增至二千户，又任露門博士。二年，晋爲開府儀同大將軍，出朝任汾陰郡守。樂遜以年老有病固辭，詔令允許。改授東揚州刺史，賜給安車、衣服及奴婢等。又於本郡賜田十頃。儒者都以他爲榮。隋代開皇元年，在家去世，終年八十二歲。追贈本官，加蒲、陝二州刺史。

遜性柔謹，寡於交游。立身以忠信爲本，不自矜尚。每在衆中，言論未嘗爲人之先。學者以此稱之。所著《孝經》、《論語》、《毛詩》、《左氏春秋序論》十餘篇。又著《春秋序義》，通賈、服説，發杜氏微，辭理并可觀。

樂遜性情温和恭謹，不善於交際。立身以忠信爲本，從不驕矜自大。在衆人之中，不願意在他人之先談論。學者因此十分稱贊。著作有《孝經》、《論語》、《毛詩》、《左氏春秋序論》十餘篇。又著《春秋序義》，通賈、服學説，發杜氏微義，辭理都有一定水平。

史臣曰：前世通六藝之士，莫不兼達政術，故云拾青紫如地芥。近代守一經之儒，多暗於時務，故有貧且賤之耻。雖通塞有命，而大抵皆然。

史臣曰：前代精通六藝學術的士人，都兼而懂得從政之術，所以稱爲任官任職如同在地上撿拾芥菜那麽容易。近代儒生所學衹守住一經，對時務不太熟悉，所以有貧困和低賤的耻辱。雖然通達或堵塞各由命運，而大體上基本是如此。

嘗論之曰：夫金之質也至剛，鑄之可以成器；水之性也柔弱，壅之可以壞山。况乎肖天地之貌，含五常之德，朱藍易染，薰蕕可變，固以隨鄒俗而好長纓，化齊風而貴紫服。若乃進趣矜尚，中庸之常情；高秩厚禮，上智之所欲。是以兩漢之朝，重經術

曾經有評論説：金的質地十分剛硬，加以鑄造可以成爲器皿；水的性質是很柔弱的，壅塞之後可以毁壞大山。何况似同天地形貌，含帶五常仁德，紅色藍色容易染，善惡香臭可以改變，所以追隨鄒地風俗而喜好教化出仕，習染齊地風俗而看重學業仕途。如果上進追求矜持謙讓，是中庸之道的常情；任職高官受到尊重禮敬，是有上

而輕律令。其聰明特達者，咸勵精於專門。以通賢之質，挾黼藻之美，大則必至公卿，小則不失守令。近代之政，先法令而後經術。其沉默孤微者，亦篤志於章句，以先王之道，飾腐儒之姿，達則不過侍講訓胄，窮則終於弊衣簞食。由斯言之，非兩漢棟梁之所育，近代薪樗之所產哉，蓋好尚之道殊，遭遇之時異也。

等智力的人所追求的。因此兩漢朝廷，看重經術而輕視法律。其中聰明突出的人，都勤奮精練專門學術。以通達賢良的才質，取得出仕任官的美名，官職高的必做到公卿，官小的也做到郡守縣令。近代的行政治理，先是法律條令而後纔是經術。其中沉默無聞孤微無從上進的人，也就一片心志放在章句之學上面，利用先王的道義，掩飾無能儒生的迂腐姿態，處境好一些的衹不過是侍候講書加一些訓導，處境困窘的則一生穿破衣吃普通飯菜。以此而論，不是兩漢以棟梁之材所哺育的，近代以柴草臭椿所產出的，也是喜好選擇的原則不同，不同時代遭遇也就不同。

史臣每聞故老，稱沈重所學，非止《六經》而已。至於天官、律曆、陰陽、緯候，流略所載，釋老之典，靡不博綜，窮其幽賾。故能馳聲海內，爲一代儒宗。雖前世徐廣、何承天之儔，不足過也。

史臣經常聞知故老，稱贊沈重所學，不僅僅是《六經》。至於天官、律曆、陰陽、緯候，流略所載，佛教道教典籍，都十分熟悉，深入瞭解其中的深奥意義。所以能够馳聲於海内，成爲一代儒學宗師。雖前世的徐廣、何承天等人，也超不過他。

周書卷四十六

列傳第三十八

孝　義

李棠　柳檜　杜叔毗　荆可　秦族　皇甫遐　張元

夫塞天地而横四海者，其唯孝乎；奉大功而立顯名者，其唯義乎。何則？孝始事親，惟后資於致治；義在合宜，惟人賴以成德。上智稟自然之性，中庸有企及之美。其大也，則隆家光國，盛烈與河海争流；授命滅親，峻節與竹柏俱茂。其小也，則温枕扇席，無替於晨昏；損己利物，有助於名教。是以堯舜湯武居帝王之位，垂至德以敦其風；孔墨荀孟稟聖賢之資，弘正道以勵其俗。觀其所由，在此而已矣。

在天地四海之中最爲重要的，惟一就是孝了；立下大功勞名聲顯於世間的，惟一就是義了。爲什麽呢？孝起始就是事奉親人，而後以此使天下得以治理；義在於人際間相互親密講求合適相宜，是人依靠這來成全仁德的。比較突出的智能之士稟承的是自然之性，一般的人也有這種美好的希望。如果是做大事業的，就可以使家和國都興盛光隆，名聲功績可以如同江河大海一樣奔流長存；接受使命不能顧及親人，峻烈氣節像竹柏一樣共同茂盛。比較小的事，也可以温暖扇風於枕席之間，不必計較日日夜夜早晨黄昏；自己損失而能對事物有利，就是對名教的幫助。所以帝堯帝舜商湯周武作爲帝王，行使最好的仁德來促進良好的風氣；孔子墨子荀子孟子稟承了聖賢的資質，弘揚正義之道激勵民俗。觀察一下這些，都在於這個方面了。

然而淳源既往，澆風愈扇。禮義不樹，廉讓莫修。若乃綰銀黄，列鐘鼎，立於朝廷之間，非一族也，其出忠入孝，輕生蹈節者，則蓋寡焉。積龜貝，實倉廩，居於閭巷之内，非一家也，其悦禮敦詩，守死善道者，則又鮮焉。斯固仁人君子所以興嘆，哲后賢宰所宜屬心。如令明教化以救其弊，優爵賞以勸其善，布懇誠以誘其進，積歲月以求其終，則今之所謂少

但是淳樸風氣已是往昔的事了，浮薄的風氣越來越盛。禮義不能樹立，廉讓不能修成。如同披銀挂金，宴席鐘鳴鼎食的，在朝廷任官，不衹是一族，其中在職忠心回家孝順的，漠視生死信守節操的，却很少。積聚錢財，聚斂大批財物糧食，在街坊中居住宅第的，不衹是一家人，但是講求禮儀認真學習，一生一世追求道義的人，却是很難見到。這也就是仁人君子所以感嘆的原因，賢哲人士有眼光的大臣所應注意的事情。如果下令宣明教化以拯救弊端，提高爵位和俸禄待

者可以爲多矣，古之所謂爲難者可以爲易矣。故博采異聞，網羅遺逸，録其可以垂範方來者，爲孝義篇云。

遇來鼓勵人從善，廣布誠懇心意使人上進，累積歲月時間以取得結果，則如今認爲稀少的人可以多起來，古代認爲難以做到的可以變得容易做到。所以廣泛地采納異聞，收集遺失的往事，著録能成爲當世和後人模範的人物事迹，作爲孝義篇。

李棠

李棠字長卿，勃海蓨人也。祖伯貴，魏宣武時官至魯郡守。有孝行，居父喪，哀戚過禮，遂以毁卒。宣武嘉之，贈勃海相。父元冑，員外散騎侍郎。

李棠字長卿，是勃海蓨人。祖伯貴，魏宣武帝時官至魯郡守。有孝行，爲父守喪，過分哀戚，因而損傷身體而去世。宣武帝稱贊他，追贈勃海相。父元冑，員外散騎侍郎。

棠幼孤，好學，有志操。年十七，屬爾朱之亂，與司空高乾兄弟，舉兵信都。魏中興初，辟衛軍府功曹參軍。太昌中，以軍功除征虜將軍，行東萊郡事。魏孝武西遷，棠時在凹北，遂仕東魏。

李棠幼年喪父，喜好學習，有志向節操。十七歲時，正值爾朱氏作亂，遂與司空高乾兄弟於信都舉兵。魏中興初年，徵召爲衛軍府功曹參軍。太昌年間，以軍功授征虜將軍，代理東萊郡事。魏孝武帝西遷時，李棠當時在凹北，於是在東魏做官。

及高仲密爲北豫州刺史，請棠爲掾。先是，仲密與吏部郎中崔暹有隙。暹時被齊文襄委任，仲密恐其構己，每不自安，將圖來附。時東魏又遣鎮城奚壽興典兵事，仲密但知民務而已。既至州，遂與棠謀執壽興以成其計。仲密乃置酒延壽興，陰伏壯士，欲因此執之。壽興辭而不赴。棠遂往見之曰："君與高公，義符昆季。今日之席，以公爲首。豈有賓客總萃，而公無事不行？將恐遠近聞之，竊有疑怪。"壽興遂與俱赴，便發伏執之。乃帥其士衆據城，遣棠詣闕歸款。太祖嘉之，拜棠衛將軍、右光禄大夫，封廣宗縣公，邑一千户。棠固辭曰："臣世荷朝恩，義當奉國。而往者見拘逆命，不獲陪駕西巡。今日之來，免罪爲幸，何敢以此微庸，冒受天爵。"如此者再三，優詔不許。俄遷給事黄門侍郎，加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散騎常侍。

當高仲密任北豫州刺史時，請李棠任爲掾。原先，仲密與吏部郎中崔暹有矛盾。崔暹此時受到齊文襄帝的委任，仲密害怕其陷害自己，一直不安心，圖謀來歸附。此時東魏又委任鎮城奚壽興典掌兵事，仲密衹是管理民務。到了州中，遂與李棠密謀執獲壽興以成全其計謀。仲密設置宴席宴請壽興，秘密布置壯士，欲因此擒獲。壽興推辭不來。李棠因而前去見他説："君與高公，義如兄弟。今日的酒席，以公爲首。豈有賓客全都到了，而公無事却不到？恐怕遠近聽聞，或有其他想法。"壽興便同他去赴宴，隨即突發伏兵將其擒獲。因而率領士衆占據城池，派遣李棠到朝廷表示歸附。太祖稱贊他，拜李棠爲衛將軍、右光禄大夫，封廣宗縣公爵位，食邑一千户。李棠固辭説："臣世代荷受國恩，義當奉國。前些時間見拘逆命，無法陪駕西巡。今日方纔來到，免罪已屬萬幸，怎敢以此微功，冒受天爵。"如此者再三，優詔不許。不久遷任給事黄門侍郎，加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散騎常侍。

魏廢帝二年，從魏安公尉遲迥伐蜀。蜀人未即降，棠乃應募，先使諭之。既入成都，蕭撝問迥軍中委曲，棠不對。撝乃苦答辱之，冀獲其實。棠曰："爾亡國餘燼，不識安危。奉命諭爾，反見躓頓。我王者忠臣，有死而已，義不爲爾移志也。"撝不能得其要指，遂害之。子敞嗣。

魏廢帝二年，隨從魏安公尉遲迥征伐蜀地。蜀人未立即投降，李棠應募，前往曉諭。進入成都，蕭撝問尉遲迥軍中情況，李棠不予回答。蕭撝因而百般鞭笞侮辱，想獲得實情。李棠說："你已是亡國的餘燼，尚不知安危。我奉命勸諭你，反而受此危難。我是王者的忠臣，有死而已，義不會爲你而移志。"蕭撝達不到目的，因此將他殺害。其子李敞繼嗣。

柳檜

柳檜字季華，秘書監虬之次弟也。性剛簡任氣，少文，善騎射，果於斷决。年十八，起家奉朝請。居父喪，毀瘠骨立。服闋，除陽城郡丞、防城都督。大統四年，從太祖戰於河橋，先登有功。授都督，鎮鄯州。八年，拜湟河郡守，仍典軍事。尋加平東將軍、太中大夫。吐谷渾入寇郡境，時檜兵少，人懷憂懼。檜撫而勉之，衆心乃安。因率數十人先擊之，潰亂，餘衆乘之，遂大敗而走。以功封萬年縣子，邑三百户。時吐谷渾强盛，數侵疆埸。自檜鎮鄯州，屢戰必破之。數年之後，不敢爲寇。十四年，遷河州別駕，轉帥都督。俄拜使持節、撫軍將軍、大都督。居三載，徵還京師。

柳檜字季華，是秘書監柳虬的次弟。性格剛烈任氣，讀書不多，善於騎射，果於决斷。十八歲時，出仕任爲奉朝請。居父喪，過哀而形銷骨立。服喪結束後，被拜爲陽城郡丞、防城都督。大統四年，隨從太祖參加河橋戰役，先登有功。授都督，鎮守鄯州。八年，拜湟河郡守，并典掌軍事。不久加平東將軍、太中大夫。吐谷渾侵犯郡境，當時柳檜兵太少，人人都十分憂懼。柳檜撫勉他們，衆心乃安。因而率領數十人先擊之，敵人潰亂，衆人趁機進攻，吐谷渾大敗而走。以此功封爲萬年縣子爵位，食邑三百户。當時吐谷渾力量强盛，經常侵犯邊境。自從柳檜鎮守鄯州，每次進犯都被擊敗。數年之後，不敢侵犯。十四年，遷任河州別駕，轉任帥都督。不久拜使持節、撫軍將軍、大都督。三年之後，徵還京師。

時檜兄虬爲秘書丞，弟慶爲尚書左丞。檜嘗謂兄弟曰："兄則職典簡牘，褒貶人倫；弟則管轄群司，股肱朝廷。可謂榮寵矣。然而四方未静，車書不一，檜唯當蒙矢石，履危難，以報國恩耳。"頃之，太祖謂檜曰："卿昔在鄯州，忠勇顯著。今西境肅清，無勞經略。九曲，國之東鄙，當勞君守之。"遂令檜鎮九曲。

當時柳檜兄柳虬任秘書丞，弟柳慶任尚書左丞。柳檜曾經對兄弟們說："兄則職典簡牘，評論褒貶人物；弟則管轄群司，爲朝廷的股肱。可以説够榮寵了。但是四方尚未安静，天下還没統一，我柳檜衹能冒矢石，履危難，用以報答國恩。"不久，太祖對柳檜説："卿往昔在鄯州，忠勇顯著。如今西境已經肅清，不用再過分考慮。九曲，是國家東方邊境，當勞君去鎮守。"於是令柳檜鎮守九曲。

尋從大將軍王雄討上津、魏興，平之，即除魏興、華陽二郡守。安康人黄衆寶謀反，連結黨與，攻圍州城。乃相謂曰："嘗聞柳府君勇悍，

不久隨從大將軍王雄征討上津、魏興，將其平定，即任命爲魏興、華陽二郡守。安康人黄衆寶謀反，聯合同黨，攻打州城。相互之間說道："聽説柳府君十分勇悍，其鋒不可當。如今既然

其鋒不可當。今既在外，方爲吾徒腹心之疾也，不如先擊之。”遂圍檜郡。郡城卑下，士衆寡弱，又無守禦之備。連戰積十餘日，士卒僅有存者，於是力屈城陷，身被十數創，遂爲賊所獲。既而衆寶等進圍東梁州，乃縛檜置城下，欲令檜誘説城中。檜乃大呼曰：“群賊烏合，糧食已罄，行即退散，各宜勉之！”衆寶大怒，乃臨檜以兵曰：“速更汝辭！不爾，便就戮矣。”檜守節不變。遂害之，棄尸水中。城中人皆爲之流涕。衆寶解圍之後，檜兄子止戈方收檜尸還長安。贈東梁州刺史。子斌嗣。

斌字伯達。年十七，齊公憲召爲記室。早卒。

柳雄亮

斌弟雄亮，字信誠。幼有志節，好學不倦。年十二，遭父艱，幾至滅性。終喪之後，志在復仇。柱國、蔡國公廣欽其名行，引爲記室參軍。年始弱冠，府中文筆，頗亦委之。後竟手刃衆寶於京城。朝野咸重其志節，高祖特恕之。由是知名。大象末，位至賓部下大夫。

杜叔毗

杜叔毗字子弼。其先，京兆杜陵人也，徙居襄陽。祖乾光，齊司徒右長史。父漸，梁邊城太守。

叔毗早歲而孤，事母以孝聞。性慷慨有志節。勵精好學，尤善《左氏春秋》。仕梁，爲宜豐侯蕭循府中直兵參軍。大統十七年，太祖令大將軍達奚武經略漢州。明年，武圍循於南鄭。循令叔毗詣闕請和。太祖見而禮之。使未反，而循中直兵參軍曹策、參軍劉曉謀以城降武。時叔毗兄君錫爲循中記室參軍，從子映録事參軍，映弟晰中直兵參軍，并有文武材略，

在外，是我們的心腹之患，不如先攻打他。”因而圍攻柳檜任守的郡。郡城地勢低下，士衆少而弱，又没有防守的準備。連續戰鬥十餘日，士卒死傷殆盡，於是力竭而城池陷落，全身受傷十餘處，因而被賊擒獲。接着衆寶等人進圍東梁州，將柳檜縛於城下，欲令柳檜向城中勸降。柳檜乃大聲呼叫説：“群賊是烏合之衆，已經没有糧食，很快就會敗散，你們要戰鬥到底！”衆寶大怒，以兵刃對着柳檜説：“馬上改變你的言辭！不然，馬上殺掉你。”柳檜守節不變。因而被害，將尸體拋棄於水中。城中人都爲他落淚。衆寶解圍之後，柳檜兄子止戈方纔收柳檜的尸體還長安。追贈東梁州刺史。其子柳斌繼嗣。

柳斌字伯達。十七歲時，齊公宇文憲徵召爲記室。早年去世。

柳斌弟雄亮，字信誠。自幼便有志向氣節，勤奮學習。十二歲時父親去世，因過度悲哀幾乎喪命。喪期結束之後，志在復仇。柱國、蔡國公宇文廣欽佩他的名聲品行，徵爲記室參軍。方纔成年，府中的文書，往往交付他完成。後來於京城親手刺殺衆寶。朝野都欽服他的志節，高祖特意赦免他。因此而知名。大象末年，位至賓部下大夫。

杜叔毗字子弼。其原籍是京兆杜陵，後來徙居襄陽。祖乾光，齊朝時任司徒右長史。父杜漸，梁朝邊城太守。

叔毗早年喪父，服侍母親以孝順聞名。性格慷慨而有志節。勤奮學習，特別精通《左氏春秋》。在梁朝爲官，任宜豐侯蕭循府中直兵參軍。大統十七年，太祖令大將軍達奚武掠奪漢州。第二年，達奚武於南鄭圍攻蕭循。蕭循令叔毗至朝廷請和。太祖接見時十分禮待。出使未回，而蕭循的中直兵參軍曹策、參軍劉曉密謀以城降於達奚武。此時叔毗兄君錫任蕭循的中記室參軍，侄子杜映任録事參軍，杜映弟杜晰任中直兵參軍，都有文武才略，各自領有數百軍隊。曹策等人忌

各領部曲數百人。策等忌之，懼不同己，遂誣以謀叛，擅加害焉。循尋討策等，擒之，斬曉而免策。及循降，策至長安。叔毗朝夕號泣，具申冤狀。朝議以事在歸附之前，不可追罪。叔毗内懷憤惋，志在復仇。然恐違朝憲，坐及其母，遂沉吟積時。母知其意，謂叔毗曰："汝兄横罹禍酷，痛切骨髓。若曹策朝死，吾以夕殁，亦所甘心。汝何疑焉。"叔毗拜受母言，愈更感勵。後遂白日手刃策於京城，斷首刳腹，解其肢體。然後面縛，請就戮焉。太祖嘉其志氣，特命赦之。

怕，恐怕他們不與自己同謀，因而誣告他們謀反，將其殺害。不久蕭循討伐曹策等人，將其擒獲，將劉曉斬首而免去了曹策的死罪。到蕭循歸降時，曹策來到長安。叔毗朝夕號泣，申訴冤狀。朝議認爲是在歸附之前出的事，没有理由追加其罪過。叔毗内心十分憤怨，志在復仇。但又恐怕違反朝廷法制，累及其母，於是很長時間没有什麽行動。其母知道他的意思，對叔毗説："你兄長横罹禍酷，使人痛心徹骨。如果曹策朝死，我就是夕亡，也心甘情願。你不必猶豫。"叔毗拜受母親之言，愈爲激勵。此後於白日親手將曹策殺死於京城之中，斷首刳腹，解其肢體。然後反綁雙手，請求伏誅。太祖稱贊他的志氣，特别下令赦免。

尋拜都督、輔國將軍、中散大夫。遭母憂，哀毁骨立，殆不勝喪。服闋，晋公護辟爲中外府樂曹參軍，加授大都督，遷使持節、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行義歸郡守。自君錫及宗室等爲曹策所害，猶殯梁州，至是表請迎喪歸葬。高祖許之，葬事所須，詔令官給。在梁舊田宅經外配者，并追還之，仍賜田二百頃。尋除陜州刺史。

不久拜爲都督、輔國將軍、中散大夫。遭母喪，由於過度悲傷而形銷骨立，幾乎不能完成喪事。服喪完了之後，晋公宇文護徵召他爲中外府樂曹參軍，加授大都督，遷任爲使持節、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代理義歸郡守。自從君錫及宗室爲曹策所害，殯葬於梁州，至此時上表請求迎喪歸葬。高祖允許，葬事所需，詔令由有關官衙付給。在梁朝的舊有田宅被外配給他人的，全都追回，另賜田二百頃。不久授陜州刺史。

天和二年，從衛國公直南討，軍敗，爲陳人所擒。陳人將降之，叔毗辭色不撓，遂被害。子廉卿。

天和二年，隨從衛國公宇文直南討，軍隊失敗，爲陳人擒獲。陳人勸其歸降，叔毗堅決不從，因而被殺害。其子是廉卿。

荆可

荆可，河東猗氏人也。性質朴，容止有異於人。能苦身勤力，供養其母，隨時甘旨，終無匱乏。及母喪，水漿不入口三日。悲號擗踊，絶而復蘇者數四。葬母之後，遂廬於墓側，晝夜悲哭，負土成墳。蓬髮不櫛沐，菜食飲水而已。然可家舊墓，塋域極大，榛蕪至深，去家十餘里。而可獨宿其中，與禽獸雜處。哀感遠近，邑里稱之。

荆可，是河東猗氏人。性情質樸，容貌舉止都異於他人。能够苦身勤力，供養其母親，各時各節的甘旨，從不缺乏。當其母去世時，三天未曾飲食。悲號不止捶胸頓足，多次昏死過去。葬母之後，就在墳墓旁建一草廬，日夜悲哭，負土成墳。蓬頭垢面而不梳洗，飲食衹是喝水吃菜。但是荆可家中的舊墓，墓地極大，野草叢生，離家十餘里。荆可自己一人居住其中，與禽獸爲伍。哀感遠近，邑里都加以稱贊。

大統中，鄉人以可孝行之至，足

大統年間，鄉里衆人以荆可孝行至極，足可

以勸勵風俗，乃上言焉。太祖令州縣表異之。及服終之後，猶若居喪。大冢宰、晋公護聞可孝行，特引見焉。與可言論，時有會於護意。而護亦至孝，其母閻氏没於敵境，不測存亡。每見可，自傷久乖膝下。重可至性。及可卒之後，護猶思其純孝，收可妻子於京城，恒給其衣食。

以勸勵風俗，因此上言。太祖下令州縣表彰。至服喪期滿之後，還是如服喪時一樣。大冢宰、晋公宇文護聞知荆可的孝行，特意接見。與荆可談論，荆可常常能使宇文護滿意。宇文護也是十分孝順之人，其母閻氏淪陷於敵境，不知生死。每次見到荆可，自己哀傷未能服侍母親。看重荆可的品性。當荆可去世之後，宇文護猶思慮其純孝，將荆可妻子兒女接到京城，一直供給衣食。

秦族 秦榮先

秦族，上郡洛川人也。祖白、父雚，并有至性，聞於閭里。魏太和中，板白潁州刺史。大統中，板雚鄜城郡守。

秦族，是上郡洛川人。祖秦白、父秦雚，都有至性，在閭里有名氣。魏太和年間，授任秦白爲潁州刺史。大統年間，授任秦雚爲鄜城郡守。

族性至孝，事親竭力，爲鄉里所稱。及其父喪，哀毁過禮，每一痛哭，酸感行路。既以母在，恒抑割哀情，以慰其母意。四時珍羞，未嘗匱乏。與弟榮先，復相友愛，閨門之中，怡怡如也。尋而其母又没，哭泣無時，唯飲水食菜而已。終喪之後，猶蔬食，不入房室二十許年。鄉里咸嘆異之。其邑人王元達等七十餘人上其狀，有詔表其門閭。

秦族性情特别孝順，服侍雙親十分盡力，爲鄉里所稱贊。爲父服喪之時，哀毁過禮，每次痛哭，都感動路人。以母親尚在，所以常抑制自己的哀情，以安慰其母心意。四時的珍饈，從來没有匱乏。與弟弟榮先，非常友愛，在家中相敬相愛。不久其母又去世，一直哭泣，僅僅飲水食菜而已。服喪完結，還是蔬食，二十多年不入房室。鄉里都嘆服驚異。其邑人王元達等七十餘人將他的行狀上告，詔書下令表彰其門閭。

榮先亦至孝。遭母喪，哀慕不已，遂以毁卒。邑里化其孝行。世宗嘉之，乃下詔曰："孝爲政本，德乃化先，既表天經，又明地義。榮先居喪致疾，至感過人，窮號不反，迄乎滅性。行標當世，理鏡幽明。此而不顯，道將何述。可贈滄州刺史，以旌厥異。"

榮先亦十分孝順。母親喪亡之後，哀傷思念不已，爲此而去世。鄉里都認爲他孝行過人。世宗給予表彰，下詔書説："孝爲政之本，德爲化之先，既能表明天經，又可明顯地義。榮先居喪而得疾病，確實感人，痛哭不已，以至於喪生。行標當世，理鏡幽明。如此而不能顯揚，將如何闡述道。可追贈滄州刺史，以旌表異行人士。"

皇甫遐

皇甫遐字永覽，河東汾陰人也。累世寒微，而鄉里稱其和睦。遐性純至，少喪父，事母以孝聞。保定末，又遭母喪，乃廬於墓側，負土爲墳。後於墓南作一禪窟，陰雨則穿窟，晴霽則營墓，曉夕勤力，未嘗暫停。積以歲年，墳高數丈，周回五十餘步。

皇甫遐字永覽，是河東汾陰人。世代寒微，而鄉里稱贊其和睦。皇甫遐性情純真，少年喪父，服事母親以孝聞名。保定末年，其母又去世，在墓側結廬居住，負土爲墳。後來在墓南營造一個禪窟，陰雨天則建窟，晴天則建墓，朝夕勤奮努力，從未停止。數年之後，墳高達數丈，周圍五十多步之大。禪窟重臺兩匝，共有十二

禪窟重臺兩匝，總成十有二室，中間行道，可容百人。遐食粥枕塊，櫛風沐雨，形容枯悴，家人不識。當其營墓之初，乃有鴟烏各一，徘徊悲鳴，不離墓側，若助遐者，經月餘日乃去。遠近聞其至孝，競以米麵遺之。遐皆受而不食，悉以營佛齋焉。郡縣表上其狀，有詔旌異之。

室，中間行道，可以容納百人。皇甫遐食粥枕土塊，櫛風沐雨，形容枯槁，以至於家人都不認識他。當他開始營造墳墓時，有鴟烏各一隻，徘徊悲鳴，不離墓側，像是幫助皇甫遐一樣，經過一月多方纔離去。遠近的人聞其至孝，都爭相送給他米麵。皇甫遐接受之後却不食，全都用以禮佛供齋。郡縣將他的行狀表上，詔令予以旌表。

張元

張元字孝始，河北芮城人也。祖成，假平陽郡守。父延儁，仕州郡，累爲功曹、主簿。并以純至，爲鄉里所推。

張元字孝始，是河北芮城人。祖張成，代理平陽郡守。父延儁，在州郡爲官，歷任功曹、主簿。都以純真爲鄉里所稱贊。

元性謙謹，有孝行。微涉經史，然精修釋典。年六歲，其祖以夏中熱甚，欲將元就井浴。元固不肯從。祖謂其貪戲，乃以杖擊其頭曰："汝何爲不肯洗浴?"元對曰："衣以蓋形，爲覆其褻。元不能褻露其體於白日之下。"祖異而捨之。南鄰有二杏樹，杏熟，多落元園中。諸小兒競取而食之；元所得者，送還其主。村陌有狗子爲人所棄者，元見，即收而養之。其叔父怒曰："何用此爲?"將欲更棄之。元對曰："有生之類，莫不重其性命。若天生天殺，自然之理。今爲人所棄而死，非其道也。若見而不收養，無仁心也。是以收而養之。"叔父感其言，遂許焉。未幾，乃有狗母銜一死兔，置元前而去。

張元性情謙虛謹慎，有孝行。微涉經史著作，却精通佛教典籍。六歲的時候，其祖父以夏天太熱，想帶張元到井邊沐浴。張元怎麽也不肯去。其祖父認爲他貪玩，以杖打他的頭說："你爲什麽不肯洗澡?"張元回答說："衣服用來蓋住形體，遮覆其褻。張元不能在光天化日之下暴露形體。"其祖認爲他與衆不同而不再勉强他。南鄰有二棵杏樹，杏子熟後，很多都掉落於張元家的庭院之中。各位小兒争相取食；張元所得到的，都送還其主人。村邊有被人拋棄的小狗，張元見到後，將之收養起來。其叔父發怒說："要它何用?"準備將其拋棄。張元回答說："生靈之類，都重其性命。如果是天生天殺，是自然之理。如今此小狗被人拋棄而死，就不合其道。如果見到而不收養，便無仁心。所以要收養它。"叔父被他的話所感動，於是允許他收養。不久，有一母狗銜來一隻死兔，置於張元面前而去。

及元年十六，其祖喪明三年，元恒憂泣，晝夜讀佛經，禮拜以祈福祐。後讀《藥師經》，見盲者得視之言，遂請七僧，然七燈，七日七夜，轉《藥師經》行道。每言："天人師乎！元爲孫不孝，使祖喪明。今以燈光普施法界，願祖目見明，元求代暗。"如此經七日。其夜，夢見一老公，以金鎞治其祖目。謂元曰："勿

當張元十六歲時，其祖父失明三年，張元一直哭泣，日日夜夜誦讀佛經，禮拜而祈求福祐。後來讀《藥師經》，看到盲者得視之言，因而請來七位僧人，點燃了七盞燈，七日七夜，轉《藥師經》行道。經常說："天人師乎！張元爲孫不孝，致使祖父失明。今天以燈光普施法界，希望祖父恢復光明，張元請求替祖父失明。"如此經過了七天。在夜中，夢見一位老公公，以金鈚替其祖父治眼。對張元說："不必悲傷，三天之後，

憂悲也，三日之後，汝祖目必差。”元於夢中喜躍，遂即驚覺，乃遍告家人。居三日，祖果目明。

其後祖臥疾再周，元恒隨祖所食多少，衣冠不解，旦夕扶侍。及祖歿，號踴，絶而復蘇。復喪其父，水漿不入口三日。鄉里咸嘆異之。縣博士楊軌等二百餘人上其狀，有詔表其門閭。

史臣曰：李棠、柳檜并臨危不撓，視死如歸，其壯志貞情可與青松白玉比質也。然檜恩隆加等，棠禮闕飾終，有周之政，於是乎偏矣。雄亮銜戴天之痛，叔毗切同氣之悲，援白刃而不顧，雪家冤於輦轂。觀其志節，處死固爲易也。荆可、秦族之徒，生自隴畝，曾無師資之訓，因心而成孝友，乘理而蹈禮節。如使舉世若兹，則羲、農何遠之有。若乃誠感天地，孝通神明，見之於張元矣。

你祖父的眼就會好了。”張元在夢中特别高興，因而驚醒，於是遍告家人。過了三天，其祖父眼病果然好了。

其後祖父再次卧病，張元總是細心照料其飲食，不解衣冠，日夜服侍。當其祖父去世，號哭頓足，昏暈過去。接着父親去世，三日三夜連水漿都没有入口。鄉里都十分嘆服。縣博士楊軌等二百多人聯名申報他的孝行，詔令表彰其門閭。

史臣曰：李棠、柳檜都是臨危不撓，視死如歸，這樣的壯志貞情可以與青松白玉的質地相比較。不過柳檜恩隆加等，李棠却有所不及，似乎有周之政，不是那麽全面。雄亮身銜不共戴天之仇，叔毗切於同氣的悲痛，持利刃而不顧，報家仇於京師。觀其志節，面對死亡本爲易事。荆可、秦族等人，在鄉村長大，所受老師教訓亦有限，因心而成孝友，順理而蹈禮節。若舉世都如此，則羲、農又有多遠呢。至於誠感天地，孝通神明，觀看張元的事迹就可以了。

周書卷四十七

列傳第三十九

藝術

冀儁　蔣昇　姚僧垣(子)最　黎景熙　趙文深　褚該 强練 衛元嵩

太祖受命之始，屬天下分崩，于時戎馬交馳，而學術之士蓋寡，故曲藝末技，咸見引納。至若冀儁、蔣昇、趙文深之徒，雖才愧昔人，而名著當世。及剋定鄢、郢，俊異畢集。樂茂雅、蕭吉以陰陽顯，庾季才以天官稱，史元華相術擅奇，許奭、姚僧垣方藥特妙，斯皆一時之美也。茂雅、元華、許奭，史失其傳。季才、蕭吉，官成於隋。自餘紀於此篇，以備遺闕云爾。

太祖開始受命的時候，正是天下分崩之時，戰爭頻繁，學術之士很少，所以曲藝末技，都被搜羅接納。例如冀儁、蔣昇、趙文深等人，雖然才能不如古人，但是名著當世。當平定了鄢、郢之後，人才齊集。樂茂雅、蕭吉在陰陽學説方面很突出，庾季才在天文學方面著稱於世，史元華擅長相術，許奭、姚僧垣精於方藥，都是一時的著名人物。茂雅、元華、許奭，史書没有記載。季才、蕭吉，在隋朝任官。其餘記於此篇，以備拾遺補闕。

冀儁

冀儁字僧儁，太原陽邑人也。性沉謹，善隸書，特工模寫。魏太昌初，爲賀拔岳墨曹參軍。及岳被害，太祖引爲記室。時侯莫陳悦阻兵隴右，太祖志在平之。乃令儁僞爲魏帝敕書與費也頭，令將兵助太祖討悦。儁依舊敕模寫，及代舍人、主書等署，與真無異。太祖大悦。費也頭已曾得魏帝敕書，及見此敕，不以爲疑。遂遣步騎一千，受太祖節度。

冀儁字僧儁，是太原陽邑人。性情深沉謹慎，擅長隸書，尤其工於臨摹。魏太昌初年，擔任賀拔岳的墨曹參軍。賀拔岳被害之後，太祖任用爲記室。當時侯莫陳悦擁兵隴右，太祖决心平定他。於是令冀儁僞造魏帝給費也頭的敕書，命令他率兵助太祖征討侯莫陳悦。冀儁依照舊敕加以摹寫，及代舍人、主書等署名，與真敕没有分别。太祖十分高興。費也頭原先已得過魏帝的敕書，見到這一敕書，没有懷疑。因而派遣一千步騎兵，接受太祖的指揮。

大統初，除丞相府城局參軍，封長安縣男，邑二百户。從復弘農，戰沙苑，進爵爲子，出爲華州中正。十三年，遷襄樂郡守。尋徵教世宗及宋

大統初年，任丞相府城局參軍，封長安縣男爵位，食邑二百户。隨從收復弘農，在沙苑作戰，晋爲子爵，外任華州中正。十三年，調任襄樂郡守。不久被徵召教授世宗和宋獻公等人隸

獻公等隸書。時俗入書學者，亦行束脩之禮，謂之謝章。儁以書字所興，起自蒼頡，若同常俗，未爲合禮。遂啓太祖，釋奠蒼頡及先聖、先師。除黄門侍郎、本州大中正。累遷撫軍將軍、右金紫光禄大夫、都督、通直散騎常侍、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

書。當時一般人學書法，亦行束脩之禮，稱爲謝章。冀儁以爲書字的興創，源於蒼頡，如果和常俗一樣，不合禮儀。因而啓稟太祖，設酒食祭奠蒼頡和先聖、先師。授黄門侍郎、本州大中正。屢經升遷爲撫軍將軍、右金紫光禄大夫、都督、通直散騎常侍、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

世宗二年，以本官爲大使，巡歷州郡，察風俗，理冤滯。還，拜小御正。尋出爲湖州刺史。性退静，每以清約自處，前後所歷，頗有聲稱。尋加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改封昌樂縣伯。又進爵爲侯，增邑并前一千六百户。後以疾卒。

世宗二年，以本官任爲大使，到各州巡行，觀察風俗，處理冤情滯案。回朝後，拜爲小御正。不久外任湖州刺史。性情淡泊，處身以清約爲原則，前後所任各官，聲譽都很好。不久加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改封爲昌樂縣伯爵位。又進爵爲侯，食邑增至一千六百户。後因病去世。

蔣昇

蔣昇字鳳起，楚國平河人也。父儁，魏南平王府從事中郎、趙興郡守。

蔣昇字鳳起，是楚國平河人。父蔣儁，任魏南平王府從事中郎、趙興郡守。

昇性恬静，少好天文玄象之學。太祖雅信待之，常侍左右，以備顧問。大統三年，東魏將竇泰入寇，濟自風陵，頓軍潼關。太祖出師馬牧澤。時西南有黄紫氣抱日，從未至酉。太祖謂昇曰："此何祥也？"昇曰："西南未地，主土。土王四季，秦之分也。今大軍既出，喜氣下臨，必有大慶。"於是進軍與竇泰戰，擒之。自後遂降河東，剋弘農，破沙苑。由此愈被親禮。

蔣昇天性恬静，從小喜好天文天象之學。太祖很信任他，常侍於左右，以備咨詢。大統三年，東魏將領竇泰入侵，從風陵渡河，駐扎在潼關。太祖率兵從馬牧澤出發。當時西南方有黄紫氣環抱太陽，從未時至酉時。太祖對蔣昇説："這是什麽徵兆？"蔣昇回答説："西南未地，所主爲土。土王四季，爲秦的分地。如今大軍既然出動，喜氣下臨，必定有極大的喜慶。"於是進軍攻打竇泰，將其擒獲。接着降河東，克弘農，破沙苑。由此愈加受到親信禮遇。

九年，高仲密以北豫州來附。太祖欲遣兵援之，又以問昇。昇對曰："春王在東，熒惑又在井、鬼之分，行軍非便。"太祖不從，軍遂東行。至邙山，不利而還。太師賀拔勝怒，白太祖曰："蔣昇罪合萬死。"太祖曰："蔣昇固諫，云出師不利。此敗也，孤自取之，非昇過也。"

九年，高仲密以北豫州來歸附。太祖想派兵支援，又以此事問蔣昇。蔣昇回答説："春王在東，火星又在井、鬼的分界，不便於行軍。"太祖不聽，率軍東行。到達邙山，不利而還。太師賀拔勝大怒，對太祖説："蔣昇罪該萬死。"太祖説："蔣昇執意勸諫，認爲出師不利。這次失敗，是我自己所取，不是蔣昇的過錯。"

魏恭帝元年，以前後功，授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封高城縣子，邑

魏恭帝元年，以前後功勞，授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封爲高城縣子爵位，食邑五百户。保

五百户。保定二年，增邑三百户，除河東郡守。尋入爲太史中大夫。以老請致仕，詔許之。加定州刺史。卒於家。

定二年，增加食邑三百户，任爲河東郡守。不久入朝任太史中大夫。由於年老請求退休，詔令允許。加定州刺史榮銜。於家中去世。

姚僧垣　姚最

姚僧垣字法衛，吴興武康人，吴太常信之八世孫也。曾祖郢，宋員外散騎常侍、五城侯。父菩提，梁高平令。嘗嬰疾歷年，乃留心醫藥。梁武帝性又好之，每召菩提討論方術，言多會意，由是頗禮之。

姚僧垣字法衛，是吴興武康人，爲吴太常姚信的八世孫。曾祖姚郢，爲宋員外散騎常侍、五城侯。父菩提，梁朝時任高平令。因爲多年患病，所以留心於醫藥。梁武帝也喜好醫藥，經常召見菩提討論方術，所言多能會意，因此頗爲禮遇他。

僧垣幼通洽，居喪盡禮。年二十四，即傳家業。梁武帝召入禁中，面加討試。僧垣酬對無滯。梁武帝甚奇之。大通六年，解褐臨川嗣王國左常侍。大同五年，除驃騎廬陵王府田曹參軍。九年，還領殿中醫師。時武陵王所生葛修華，宿患積時，方術莫效。梁武帝乃令僧垣視之。還，具說其狀，并記增損時候。梁武帝嘆曰："卿用意綿密，乃至於此，以此候疾，何疾可逃。朕常以前代名人，多好此術，是以每恒留情，頗識治體。今聞卿說，益開人意。"十一年，轉領太醫正，加文德主帥、直閤將軍。梁武帝嘗因發熱，欲服大黄。僧垣曰："大黄乃是快藥。然至尊年高，不宜輕用。"帝弗從，遂至危篤。梁簡文帝在東宫，甚禮之。四時伏臘，每有賞賜。太清元年，轉鎮西湘東王府中記室參軍。僧垣少好文史，不留意於章句。時商略今古，則爲學者所稱。

僧垣幼年通達，居喪盡禮。二十四歲時，已經傳承家業。梁武帝召入禁中，當面加以考查。僧垣對答如流。梁武帝認爲他不同尋常。大通六年，出仕任臨川嗣王國左常侍。大同五年，任驃騎廬陵王府田曹參軍。九年，回朝領殿中醫師。當時武陵王生母葛修華，積疾多時，方術無效。梁武帝就令僧垣診視。回來後，細說她的情狀，并且記下了增減變化的時間。梁武帝嘆服地說："你用心精細，竟達到這樣的程度，這樣來診治疾病，什麽病治不好。我常以爲前代的名人，多喜好此術，因此經常留意，也頗識此道。如今聽你一說，越發開通心竅了。"十一年，轉領太醫正，加文德主帥、直閤將軍。梁武帝曾因發熱，想服用大黄。僧垣說道："大黄是快藥。不過至尊年事已高，不宜輕用。"帝不聽從，以致病情危重。梁簡文帝此時在東宫，對他相當禮遇。四時伏臘，都有賞賜。太清元年，轉任鎮西湘東王府中記室參軍。僧垣年輕時喜好文學歷史，不大留意章句之學。有時評論今古，爲學者所稱贊。

及侯景圍建業，僧垣乃棄妻子赴難。梁武帝嘉之，授戎昭將軍、湘東王府記室參軍。及宫城陷，百官逃散。僧垣假道歸，至吴興，謁郡守張嵊。嵊見僧垣流涕曰："吾過荷朝恩，今報之以死。君是此邦大族，又朝廷舊臣。今日得君，吾事辦矣。"俄而

當侯景圍攻建業的時候，僧垣拋妻捨子去救危難。梁武帝嘉獎他，授戎昭將軍、湘東王府記室參軍。當宫城陷落時，百官逃散。僧垣另外尋道回歸，到達吴興，謁見郡守張嵊。張嵊見到僧垣哭着說："我所負朝恩很重，今日衹有以死相報。你是此邦的大族，又是朝廷的舊臣。今日見到你，我的事都可辦了。"不久侯景大兵到來，

景兵大至，攻戰累日，郡城遂陷。僧垣竄避久之，乃被拘執。景將侯子鑒素聞其名，深相器遇，因此獲免。及梁簡文嗣位，僧垣還建業，以本官兼中書舍人。子鑒尋鎮廣陵，僧垣又隨至江北。

連日攻戰，郡城陷落。僧垣逃避很久，還是被拘獲。侯景將領侯子鑒素聞其名，對他很器重，所以獲免。當梁簡文帝嗣位之時，僧垣回到建業，以本官兼中書舍人。子鑒不久鎮守廣陵，僧垣跟隨他到了江北。

梁元帝平侯景，召僧垣赴荆州，改授晉安王府諮議。其時雖剋平大亂，而任用非才，朝政混淆，無復綱紀。僧垣每深憂之。謂故人曰："吾觀此形勢，禍敗不久。今時上策，莫若近關。"聞者皆掩口竊笑。梁元帝嘗有心腹疾，乃召諸醫議治療之方。咸謂至尊至貴，不可輕脱，宜用平藥，可漸宣通。僧垣曰："脉洪而實，此有宿食。非用大黄，必無差理。"梁元帝從之，進湯訖，果下宿食，因而疾愈。梁元帝大喜。時初鑄錢，一當十，乃賜錢十萬，實百萬也。

梁元帝平定侯景，召僧垣赴荆州，改任爲晉安王府諮議。當時雖然平定了大亂，但是任用的都非人才，朝政混亂，没有法度。僧垣深爲憂慮。對故人説："我看這樣的形勢，不久就會禍敗。現在的上策，莫若出走避難。"聞者都掩口偷偷地笑。梁元帝曾經患有心腹疾病，於是徵召各位醫生討論治療的方藥。都認爲是至尊貴體，不可輕率，宜使用平和的藥物，可逐漸疏通。僧垣説："脉洪而實，是有宿食。不用大黄，病不能愈。"梁元帝從之，進完湯藥，果然打下宿食，疾病也就好了。梁元帝十分高興。當時鑄造新錢，以一當十，賜給他十萬錢，實際上是一百萬錢。

及大軍剋荆州，僧垣猶侍梁元帝，不離左右。爲軍人所止，方泣涕而去。尋而中山公護使人求僧垣。僧垣至其營。復爲燕公于謹所召，大相禮接。太祖又遣使馳驛徵僧垣，謹固留不遣。謂使人曰："吾年時衰暮，疹疾嬰沉。今得此人，望與之偕老。"太祖以謹勛德隆重，乃止焉。明年，隨謹至長安。武成元年，授小畿伯下大夫。

當大軍平定荆州時，僧垣還是侍候梁元帝，不離左右。被軍人所阻止，方纔哭泣而去。不久中山公宇文護派人來找僧垣。僧垣到達其軍營之中。又被燕公于謹召見，極爲禮遇。太祖又遣使臣乘驛馬疾馳徵召僧垣，于謹不願放他走。對使臣説："我已是垂暮之年，疾病纏身。現在得到此人，希望與他偕老。"太祖因爲于謹勛德隆重，因此不再徵召。第二年，跟隨于謹到長安。武成元年，授小畿伯下大夫。

金州刺史伊婁穆以疾還京，請僧垣省疾。乃云："自腰至臍，似有三縛，兩脚緩縱，不復自持。"僧垣爲診脉，處湯三劑。穆初服一劑，上縛即解；次服一劑，中縛復解；又服一劑，三縛悉除。而兩脚疼痺，猶自攣弱。更爲合散一劑，稍得屈申。僧垣曰："終待霜降，此患當愈。"及至九月，遂能起行。

金州刺史伊婁穆因爲生病回京，請僧垣診視。説道："從腰至臍，似乎捆着三道繩子，兩脚鬆弛乏力，不聽使唤。"僧垣爲他診脉，開了三劑湯藥。伊婁穆剛服了一劑，上繩便解除了；又服一劑，中繩也解除了；再服一劑，三繩全無。但兩脚還是疼痛麻木，蜷曲無力。又給他配了一服散劑，雙脚逐漸可以伸屈。僧垣説："要等到霜降，這病就可以痊愈。"到了九月，就可以行走了。

大將軍、襄樂公賀蘭隆先有氣

大將軍、襄樂公賀蘭隆原先有氣疾，加上又

疾，加以水腫，喘息奔急，坐卧不安。或有勸其服决命大散者，其家疑未能决，乃問僧垣。僧垣曰："意謂此患不與大散相當。若欲自服，不煩賜問。"因而委去。其子殷勤拜請曰："多時抑屈，今日始來。竟不可治，意實未盡。"僧垣知其可差，即爲處方，勸使急服。便即氣通，更服一劑，諸患悉愈。

天和元年，加授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大將軍、樂平公竇集暴感風疾，精神瞀亂，無所覺知。諸醫先視者，皆云已不可救。僧垣後至，曰："困則困矣，終當不死。若專以見付，相爲治之。"其家忻然，請受方術。僧垣爲合湯散，所患即瘳。大將軍、永世公叱伏列椿苦利積時，而不廢朝謁。燕公謹嘗問僧垣曰："樂平、永世俱有痼疾，若如僕意，永世差輕。"對曰："夫患有深淺，時有剋殺。樂平雖困，終當保全。永世雖輕，必不免死。"謹曰："君言必死，當在何時？"對曰："不出四月。"果如其言。謹嘆異之。六年，遷遂伯中大夫。

建德三年，文宣太后寢疾，醫巫雜説，各有異同。高祖御内殿，引僧垣同坐，曰："太后患勢不輕，諸醫并云無慮。朕人子之情，可以意得。君臣之義，言在無隱。公爲何如？"對曰："臣無聽聲視色之妙，特以經事已多，准之常人，竊以憂懼。"帝泣曰："公既决之矣，知復何言！"尋而太后崩。其後復因召見，帝問僧垣曰："姚公爲儀同幾年？"對曰："臣忝荷朝恩，於兹九載。"帝曰："勤勞有日，朝命宜隆。"乃授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又敕曰："公年過縣車，可停朝謁。若非別敕，不勞入見。"

有水腫，喘息急促，坐卧不安。有人勸他服用决命大散，其家人疑慮而未能决定，因而問僧垣。僧垣説："我想這種病服大散不合適。如果自己想服用，也就不必問我。"因此而離去。其子殷勤拜請説："已經委屈多時了，今日纔來。如果不加治療，意實未盡。"僧垣知道此病可以治愈，隨即爲他開了處方，勸他急速服用。其氣便能通暢了，又服了一劑，各種症狀都消失了。

天和元年，加授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大將軍、樂平公竇集突然感受風疾，精神錯亂，没有什麽知覺。先往治療的醫生，都認爲不可救治了。僧垣後來，説道："雖然被困，終當不死。如果專門委托我，我可以爲他治療。"其家人同意，請求方術。僧垣爲他配製湯散，藥到病除。大將軍、永世公叱伏列椿腹瀉多時，却不停止上朝謁拜。燕公于謹曾經問僧垣説："樂平、永世都有痼疾，照我的看法，永世要輕一些。"回答説："病有深有淺，時有剋有殺。樂平雖然困於疾病，終當保全。永世雖然略輕，必不免死。"于謹説："君言必死，當在何時？"回答説："不出四月。"結果正如他所説。于謹十分嘆服。六年，遷任遂伯中大夫。

建德三年，文宣太后卧病，醫巫所説非常雜亂，各有異同。高祖御於内殿，召僧垣同坐，説道："太后的病情不輕，諸醫都説不必憂慮。朕人子之情，可以理解。君臣之義，説話不必隱瞞。你認爲如何？"回答説："臣没有聽聲觀色的妙技，衹因經歷的事很多，如果是常人，確實值得憂懼。"帝哭泣説："公既然已確定，知復何言！"接着太后去世。其後又召見，帝問僧垣説："姚公任儀同多少年了？"回答説："臣愧受朝恩，已經九年了。"帝説道："這麽長時間的辛勞，朝命宜隆重。"於是授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又下敕令："公年事已高，可停請謁。如果没有專門敕令，不勞入見。"

四年，高祖親戎東討，至河陰遇疾。口不能言；瞼垂覆目，不復瞻視；一足短縮，又不得行。僧垣以爲諸藏俱病，不可并治。軍中之要，莫先於語。乃處方進藥，帝遂得言。次又治目，目疾便愈。末乃治足，足疾亦瘳。比至華州，帝已痊復。即除華州刺史，仍詔隨入京，不令在鎮。宣政元年，表請致仕，優詔許之。是歲，高祖行幸雲陽，遂寢疾。乃詔僧垣赴行在所。内史柳昂私問曰："至尊貶膳日久，脉候何如?"對曰："天子上應天心，或當非愚所及。若凡庶如此，萬無一全。"尋而帝崩。

宣帝初在東宫，常苦心痛。乃令僧垣治之，其疾即愈。帝甚悦。及即位，恩禮彌隆。常從容謂僧垣曰："常聞先帝呼公爲姚公，有之乎?"對曰："臣曲荷殊私，實如聖旨。"帝曰："此是尚齒之辭，非爲貴爵之號。朕當爲公建國開家，爲子孫永業。"乃封長壽縣公，邑一千户。册命之日，又賜以金帶及衣服等。

大象二年，除太醫下大夫。帝尋有疾，至于大漸。僧垣宿直侍。帝謂隨公曰："今日性命，唯委此人。"僧垣知帝診候危殆，必不全濟。乃對曰："臣荷恩既重，思在效力。但恐庸短不逮，敢不盡心。"帝頷之。及静帝嗣位，遷上開府儀同大將軍。隋開皇初，進爵北絳郡公。三年卒，時年八十五。遺誡衣白帢入棺，朝服勿斂。靈上唯置香奩，每日設清水而已。贈本官，加荆、湖二州刺史。

僧垣醫術高妙，爲當世所推。前後效驗，不可勝記。聲譽既盛，遠聞邊服。至於諸蕃外域，咸請托之。僧垣乃搜采奇異，參校徵效者，爲《集驗方》十二卷，又撰《行記》三卷，

四年，高祖親自率軍東討，至河陰而患疾病。無法説話；眼瞼下垂遮住眼睛，看不見東西；一隻脚短縮，無法行走。僧垣認爲各臟都有病，不能并治。軍隊中的機要，莫先於語言。於是處方進藥，帝就可以説話了。接着治療眼睛，目疾痊愈。然後治療足疾，亦得以痊愈。等到了華州，帝已康復。當即被任命爲華州刺史，詔令隨之入京，不必上任。宣政元年，上表請求退休，優詔允許。當年，高祖行幸雲陽，卧病。於是詔令僧垣赴行在所。内史柳昂私下問道："至尊貶膳日久，脉候何如?"回答説："天子上應天心，并非我所能料及的。如若是凡庶之人如此，萬無一全。"不久帝駕崩。

宣帝當初做太子的時候，經常心痛。令僧垣治療，手到病除。帝十分高興。及至即位，禮遇更加隆重。曾經隨口對僧垣説："常常聞知先帝稱呼你爲姚公，是嗎?"回答説："臣曲荷殊恩，實是聖旨所贈。"帝説："這衹是口頭上的贊譽，非爲貴爵之號。朕當爲公建國開家，作爲子孫的永業。"於是封爲長壽縣公，食邑一千户。册封之日，又賜以金帶和衣服等。

大象二年，授太醫下大夫。帝不久患病，病勢很重。僧垣值夜侍候。帝對隨公説："今日的性命，惟有委托此人了。"僧垣知道帝診候危殆，不可能活命。因而説道："臣既蒙重恩，志在效命。衹恐才疏學淺，怎敢不盡心盡力。"帝點了點頭。到静帝嗣位的時候，調任上開府儀同大將軍。隋開皇初年，晋爵爲北絳郡公。三年去世，時年八十五歲。遺誡以白衣入棺，不要以朝服入殮。靈位上衹置香奩，每日衹設清水而已。追贈本官，加荆、湖二州刺史榮銜。

僧垣醫術高妙，爲當時所推崇。前後的應驗效果，不可勝記。聲譽既然很盛，遠處聞知邊地欽服，連諸番外域，也經常加以請托。僧垣便搜集各種奇異醫方，相互參照，編爲《集驗方》十二卷，又撰《行記》三卷，流行於世。長子姚察

行於世。長子察在江南。

次子最，字士會，幼而聰敏，及長，博通經史，尤好著述。年十九，隨僧垣入關。世宗盛聚學徒，校書於麟趾殿，最亦預爲學士。俄授齊王憲府水曹參軍，掌記室事。特爲憲所禮接，賞賜隆厚。宣帝嗣位，憲以嫌疑被誅。隋文帝作相，追復官爵。最以陪游積歲，恩顧過隆，乃録憲功績爲傳，送上史局。

最幼在江左，迄于入關，未習醫術。天和中，齊王憲奏高祖，遣最習之。憲又謂最曰："爾博學高才，何如王褒、庾信。王、庾名重兩國，吾視之蔑如。接待資給，非爾家比也。爾宜深識此意，勿不存心。且天子有敕，彌須勉勵。"最於是始受家業。十許年中，略盡其妙。每有人造請，效驗甚多。隋文帝踐極，除太子門大夫。以父憂去官，哀毀骨立。既免喪，襲爵北絳郡公，復爲太子門大夫。

俄轉蜀王秀友。秀鎮益州，遷秀府司馬。及平陳，察至。最自以非嫡，讓封於察，隋文帝許之。秀後陰有異謀，隋文帝令公卿窮治其事。開府慶整、郝偉等并推過於秀。最獨曰："凡有不法，皆最所爲，王實不知也。"搒訊數百，卒無異辭。最竟坐誅。時年六十七。論者義之。撰《梁後略》十卷，行於世。

在江南。

次子姚最，字士會，年幼聰敏，長大以後，博通經史，尤其喜好著述。十九歲時，隨從僧垣入關。世宗廣聚學徒，於麟趾殿校書，姚最亦預爲學士。不久授齊王宇文憲府水曹參軍，掌記室事。宇文憲對他十分禮遇，賞賜豐厚。宣帝嗣位，宇文憲受到嫌疑而被誅殺。隋文帝做丞相，追復其官爵。姚最因陪伴了多年，恩遇又很隆盛，就將宇文憲的功績記録爲傳，送上編纂史書的史局。

姚最幼年生活在江左，到入關之時還未學習醫術。天和年間，齊王宇文憲上奏高祖，遣姚最學習醫術。宇文憲又對姚最說："你博學多才，與王褒、庾信相比如何。王、庾名重兩國，我視之很渺小。待遇和給予的錢財物品，你家就比不上了。你要深刻地認識此中的意義，不要不用心去想。而且天子有敕令，更要自勉。"姚最於是開始接受家學。十多年中，基本掌握了其中奥妙。常常有人求醫問藥，療效顯著。隋文帝登基，授太子門大夫。由於父親喪事去官，悲傷過度以致形銷骨立。免喪之後，襲爵北絳郡公，復爲太子門大夫。

不久轉任蜀王楊秀友。楊秀鎮守益州，升任爲楊秀府司馬。及至平定陳朝，姚察到來。姚最自己認爲不是嫡生之子，請求將爵封讓給姚察，隋文帝允許。楊秀後來有陰謀，隋文帝令公卿徹底清查。開府慶整、郝偉等人都將過錯推給楊秀。衹有姚最說："凡有不法之事，都是我做的，王實在不知情。"刑訊拷問數百次，没有其他的話。姚最終於獲罪被殺。時年六十七歲。評論者認爲他講義氣。撰有《梁後略》十卷，流行於世。

黎景熙

黎景熙字季明，河間鄚人也，少以字行於世。曾祖嶷，魏太武時，從破平凉，有功，賜爵容城縣男，加鷹揚將軍。後爲燕郡守。祖鎮，襲爵，爲員外散騎侍郎。父瓊，太和中，襲爵，歷員外郎、魏縣令，後至鄜城郡

黎景熙字季明，是河間鄚人，年輕時以字行於世。曾祖父黎嶷，魏太武時，從征攻破平凉，有功，賜封容城縣男爵位，加授鷹揚將軍。後來任燕郡守。祖父黎鎮，繼承爵位，任員外散騎侍郎。父親黎瓊，太和年間，繼承爵位，歷任員外郎、魏縣縣令，後來官至鄜城郡守。

守。

季明少好讀書，性强記默識，而無應對之能。其從祖廣，太武時爲尚書郎，善古學。嘗從吏部尚書清河崔玄伯受字義，又從司徒崔浩學楷篆，自是家傳其法。季明亦傳習之，頗與許氏有異。又好占玄象，頗知術數。而落魄不事生業。有書千餘卷。雖窮居獨處，不以飢寒易操。與范陽盧道源爲莫逆之友。

永安中，道源勸令入仕，始爲威烈將軍。魏孝武初，遷鎮遠將軍，尋除步兵校尉。及孝武西遷，季明乃寓居伊、洛。侯景徇地河外，召季明從軍。尋授銀青光禄大夫，加中軍將軍，拜行臺郎中，除黎陽郡守。季明從至懸瓠，察景終不足恃，遂去之。客於潁川，以世路未清，欲優游卒歲。時王思政鎮潁川，累使召。季明不得已，出與相見。留於内館月餘。太祖又徵之，遂入關。乃令季明正定古今文字於東閣。

大統末，除安西將軍，尋拜著作佐郎。於時倫輩，皆位兼常伯，車服華盛。唯季明獨以貧素居之，而無愧色。又勤於所職，著述不怠。然性尤專固，不合於時。是以一爲史官，遂十年不調。魏恭帝元年，進號平南將軍、右銀青光禄大夫。六官建，爲外史上士。孝閔帝踐阼，加征南將軍、右金紫光禄大夫。時大司馬賀蘭祥討吐谷渾，詔季明從軍。還，除驃騎將軍、右光禄大夫。武成末，遷外史下大夫。

保定三年，盛營宫室。春夏大旱，詔公卿百寮，極言得失。季明上書曰：

臣聞成湯遭旱，以六事自陳。宣王太甚，而珪璧斯竭。豈

季明年少喜好讀書，記憶力很强，但是没有應對的能力。他的堂房祖父黎廣，太武時爲尚書郎，擅長古學。曾經師從吏部尚書清河崔玄伯學習字義，又師從司徒崔浩學習楷篆書法，此後家傳其法。季明亦學習到了，與許氏頗有不同。又喜好占玄象，頗知術數。但是落魄不從事生業。有一千多卷書。雖然隱居獨處，却不以飢寒而改變操守。與范陽盧道源爲莫逆之友。

永安年間，道源勸他進入仕途，開始任威烈將軍。魏孝武帝初年，調任鎮遠將軍，不久授步兵校尉。到孝武帝西遷的時候，季明就在伊、洛地區寓居。侯景在河外擴展勢力，召季明從軍。不久授銀青光禄大夫，加授中軍將軍，拜爲行臺郎中，授黎陽郡守。季明隨從到懸瓠，覺察到侯景最終不足以依靠，因此離去。旅居潁川，因世道混亂，想悠閑自得聊以度日。此時王思政鎮守潁川，多次派人召請。季明没有辦法，出來與其相見。在内館留住一個多月。太祖又徵召他，於是入關。乃令季明在東閣校訂古今文字。

大統末年，授安西將軍，不久拜爲著作佐郎。當時同朝爲官者，都位兼常伯，車輛服飾很華麗。惟有季明甘居貧窮樸素，面無愧色。又勤於職守，著述不知疲倦。不過性格特别固執，不合於時。所以一旦做了史官，十年都不得調任。魏恭帝元年，進號爲平南將軍、右銀青光禄大夫。建立六官時，任外史上士。孝閔帝登基，加授征南將軍、右金紫光禄大夫。此時大司馬賀蘭祥征討吐谷渾，詔令季明從軍。回來後，拜爲驃騎將軍、右光禄大夫。武成末年，調任外史下大夫。

保定三年，大量建造宫室。春夏兩季都大旱，下詔公卿百官，極言得失。季明上書説：

臣聞知成湯時由於大旱災，以六事自我謝罪。宣王過分祈禱下雨，用盡了玉珪玉

非遠慮元元，俯哀兆庶。方今農要之月，時雨猶愆，率土之心，有懷渴仰。陛下垂情萬類，子愛群生，覲禮百神，猶未豐洽者，豈或作事不節，有違時令，舉措失中，儻邀斯旱。

《春秋》，君舉必書，動爲典禮，水旱陰陽，莫不應行而至。孔子曰："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地，可不慎乎。"《春秋》莊公三十一年冬，不雨。《五行傳》以爲是歲一年而三築臺，奢侈不恤民也。僖公二十一年夏，大旱。《五行傳》以爲時作南門，勞民興役。漢惠帝二年夏，大旱。五年夏，大旱，江河水少，谿澗水絶。《五行傳》以爲先是發民十四萬六千人城長安。漢武帝元狩三年夏，大旱。《五行傳》以爲是歲發天下故吏穿昆明池。然則土木之功，動民興役，天輒應之以異。典籍作誡，儻或可思。上天譴告，改之則善。今若息民省役，以答天譴，庶靈澤時降，嘉穀有成，則年登可覬，子來非晚。《詩》云："民亦勞止，迄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或恐極陽生陰，秋多雨水，年復不登，民將無覬。如又荐飢，爲慮更甚。

時豪富之家，競爲奢麗。季明又上書曰：

臣聞寬大所以兼覆，慈愛所以懷衆。故天地稱其高厚者，萬物得其容養焉。四時著其寒暑者，庶類資其忠信焉。是以帝王者，寬大象天地，忠信則四時。招搖東指，天下識其春。人君布

璧。這不正是遠慮大衆，俯哀百姓。現在是農耕最重要的時候，却未能有及時雨，全國人民心中，都滿懷着渴望。陛下對萬物都有情意，愛民如子，向百神加以祭祀，猶未能得到風調雨順的原因，這或許是做事没有節度，舉措失去分寸，所以引致如此大旱。

《春秋》之義，君主的舉止必定要加以記載，所作所爲成爲典範禮儀，水澇乾旱陰陽交替，無不是順此而成。孔子説："言論行爲，君子用來與天地相呼應，怎麽可以不謹慎呢。"《春秋》莊公三十一年冬季，不下雨。《五行傳》認爲是一年之中三次建築高臺，奢侈而不體恤百姓的結果。僖公二十一年夏季，出了大旱災。《五行傳》認爲是當時建造南門，勞役人民大衆的原因。漢惠帝二年夏季，大旱災。五年夏季，大旱災，江河水量都減少，溪澗斷流。《五行傳》認爲是先前徵發十四萬六千人修建長安城的結果。漢武帝元狩三年夏季，大旱災。《五行傳》認爲是這一年徵發天下故吏挖掘昆明池所致。所以興建土木工程，對民衆的勞役負擔很重，上天便會有異常現象相應。典籍所作的告誡，應該值得考慮。上天譴責告誡，改過來就是從善。現在如果使民衆休息減少勞役，以回答上天的譴責，可以希望霖雨按時而降，良好的穀物長成了，就有望得到大豐收，現在做并不晚。《詩》中有説："民衆停止勞役，求得小康。對中國有恩惠，來安定四方。"怕的是極陽會轉化爲陰，秋季雨水太多，又不能成爲豐年，人民又無希望。如果連續災荒，憂慮就更是巨大了。

當時豪富的人家，競相追逐奢侈華麗。季明又上書説：

臣聽説寬大所以恩澤廣覆，慈愛可以使百姓歸化。天地之所以稱爲高厚，是萬物得其容納養育。四時所分别的寒暑，等於就是考驗忠信的程度。因此作爲帝王的人，寬懷大量要同天地一樣，忠信要合於四時。北斗指向東方，天下知道已是春天。人們的君主

德，率土懷其惠。伏惟陛下資乾御宇，品物咸亨，時乘六龍，自强不息，好問受規，天下幸甚。

布下仁德，天下都享有恩惠。願陛下擁有帝位統治天下，萬物亨通，依時乘駕六爻之陽氣以御天，自强不息，勤於請教接受規勸，那麽天下就很幸運了。

自古至治之君，亦皆廣延博訪，詢采蒭蕘，置鼓樹木，以求其過。頃年亢旱逾時，人懷望歲。陛下爰發明詔，廣求人瘼。同禹、湯之罪己，高宋景之守正，澍雨應時，年穀斯稔。剋己節用，慕質惡華，此則尚矣。然而朱紫仍耀於衢路，綺縠猶侈於豪家；裋褐未充於細民，糟糠未厭於編户。此則勸導之理有所未周故也。今雖導之以政，齊之以刑，風俗固難以一矣。昔文帝集上書之囊，以作帷帳；惜十家之産，不造露臺；後宮所幸，衣不曳地，方之今日富室之飾，曾不如婢隸之服。然而以身率下，國富刑清，廟稱太宗，良有以也。臣聞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今承魏氏喪亂之後，貞信未興。宜先“遵五美，屏四惡”，革浮華之俗，抑流競之風，察鴻都之小藝，焚雉頭之異服，無益之貨勿重於時，虧德之器勿陳於側，則民知德矣。

自古治理有方的君主，都是廣泛延請人才多方訪問，聽取割草采薪者的意見，設置進諫的鼓植下提意見的樹，尋求自己的過錯。近年來大旱時間很長，人人都盼望有好的收成。陛下於是發出明詔，廣求民間疾苦。如同禹、湯的引咎自責，高於宋景的恪守自身之正。風調雨順如時而至，五穀豐登。約束自己節省費用，向往樸素不喜歡奢侈華麗，則蔚然成風。但是身穿朱衣紫衫的人還是炫耀於街道上，穿戴綾羅綢緞的人還是揮霍於豪富家中；平民百姓衣不遮體，貧困的人糟糠都吃不飽。如此説明勸諭和引導都做得不完全。現在雖然以政令來加以引導，以刑法加以整治，但是風氣習俗很難統一起來。過去文帝將上書的袋子收集起來，用作帷幕帳子；愛惜價值十家産業的財物，不建造露臺；後宮受寵幸的嬪妃，所穿的衣裳不會長到拖在地上，與今日富豪家相比，簡直不如奴婢的服裝。應該親身爲臣下作出表率，國家富强刑罰公正清明，廟號稱爲太宗，確實有其道理。臣知道聖人長久施行仁道，天下治理教化得以成功。現在承擔了魏氏時期的喪敗禍亂，正直誠實尚未興盛。應該“遵五美，屏四惡”，革除過於浮華的習俗，禁止争相追逐名聲的風氣，督察鴻都的雕蟲小技，焚毁雉頭等奇裝異服，没有用處的貨物不要在世上受到重視，損害仁德的器物不要陳設在身邊，那麽民衆就知道仁德了。

臣又聞之，爲治之要，在於選舉。若差之毫厘，則有千里之失。後來居上，則致積薪之譏。是以古之善爲治者，貫魚以次，任必以能。爵人於朝，不以私愛。簡材以授其官，量能以任其

臣又聽説，行政治國的要點，在於選拔舉用人才。如果有毫厘的差錯，就會失之千里。選用人才如果後來居上，就會招致堆積薪柴的批評。因此古代善於爲政的人，晉升按照順序，所任用的人依照才能確定。選取賢才授給官職，根據才能高低加以任用。官

用。官得其材，用當其器，六轡既調，坐致千里。虞、舜選衆，不仁者遠。則庶事康哉，民知其化矣。

帝覽而嘉之。

時外史廨宇屢移，未有定所。季明又上言曰："外史之職，漢之東觀，儀等石渠，司同天禄。是乃廣内秘府，藏言之奥。帝王所寶，此焉攸在。自魏及周，公館不立。臣雖愚瞽，猶知其非，是以去年十一月中，敢冒陳奏。特降中旨，即遣修營。荏苒一周，未加功力。臣職思其憂，敢不重請。"帝納焉。於是廨宇方立。

天和三年，進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後以疾卒。

趙文深

趙文深字德本，南陽宛人也。父遐，以醫術進，仕魏爲尚藥典御。

文深少學楷隸，年十一，獻書於魏帝。立義歸朝，除大丞相府法曹參軍。文深雅有鍾、王之則，筆勢可觀。當時碑榜，唯文深及冀儁而已。大統十年，追論立義功，封白石縣男，邑二百户。太祖以隸書紕繆，命文深與黎季明、沈遐等依《説文》及《字林》刊定六體，成一萬餘言，行於世。

及平江陵之後，王褒入關，貴游等翕然并學褒書。文深之書，遂被遐棄。文深慚恨，形於言色。後知好尚難反，亦攻習褒書，然竟無所成，轉被譏議，謂之學步邯鄲焉。至於碑榜，餘人猶莫之逮。王褒亦每推先之。宫殿樓閣，皆其迹也。遷縣伯下大夫，加儀同三司。世宗令至江陵書景福寺碑，漢南人士，亦以爲工。梁主蕭詧觀而美之，賞遺甚厚。天和元年，露寢等初成，文深以題榜之功，

府得到人才，使用他們的能力，就如同馬車調好了六轡所有繮繩，可以安全到達千里之外。虞、舜選人的原則，對不仁的人加以疏遠。這樣就萬事安康，人民知道教化。

帝看後十分贊賞。

此時外史官舍多次遷址，没有固定的地方。季明又上言説："外史的職務，漢代有東觀，儀等同於石渠，職任如同天禄。因爲是廣内秘府，實在是藏言之奥。帝王的實況，亦在於此。自魏至周，没有設立公館。臣雖然愚昧，猶知其非。因此去年十一月中，冒昧而陳奏。降下旨意，立即修繕。已經這麽長時間了，未加功力。臣考慮到此，因而重新再請。"帝接納了。於是官舍方立。

天和三年，晋爲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後因病去世。

趙文深字德本，是南陽宛人。父親趙遐，以醫術爲官，任魏尚藥典御。

文深從小學習楷隸，十一歲時，將所書呈給魏帝。立義歸朝，授大丞相府法曹參軍。文深有鍾、王的筆法，十分可觀。當時的碑碣牌匾，衹出於文深和冀儁而已。大統十年，追論立義功，封爵位白石縣男，食邑二百户。太祖認爲隸書有謬誤，命文深與黎季明、沈遐等依照《説文》及《字林》刊定六體，成一萬餘言，流行於世。

平定江陵之後，王褒入關，王公貴族等人都學習王褒的書法。文深的書法被人抛棄。文深羞愧遺憾，形於言色。後來知道好尚難違，亦攻習王褒書法，但是最終無所成就，反而被人譏諷，説是邯鄲學步。至於碑碣牌匾，其他人還是比不上他。王褒亦每次推先他。宫殿樓閣的題字，都是他的筆迹。遷任爲縣伯下大夫，加授儀同三司。世宗令他去江陵爲景福寺書碑，漢南人士，都以爲書法很好。梁主蕭詧觀看後認爲很美，給了豐厚的賞賜。天和元年，建好露寢等，文深以題寫匾額的功勞，增加二百户食邑，授趙興郡

增邑二百户，除趙興郡守。文深雖外任，每須題榜，輒復追之。後以疾卒。

守。文深雖然在外任職，但每次題寫匾額，都要招他回來。後因病去世。

褚該

褚該字孝通，河南陽翟人也。晋末，遷居江左。祖長樂，齊竟陵王録事參軍。父義邑，梁鄱陽王中記室。

該幼而謹厚，有譽鄉曲。尤善醫術，見稱於時。仕梁，歷武陵王府參軍。隨府西上。後與蕭撝同歸國，授平東將軍、左銀青光禄大夫，轉驃騎將軍、右光禄大夫。武成元年，除醫正上士。自許奭死後，該稍爲時人所重，賓客迎候，亞於姚僧垣。天和初，遷縣伯下大夫。五年，進授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該性淹和，不自矜尚，但有請之者，皆爲盡其藝術。時論稱其長者焉。後以疾卒。子士則，亦傳其家業。

褚該字孝通，是河南陽翟人。晋朝末年，遷居於江左。祖父長樂，爲齊朝竟陵王録事參軍。父親義邑，爲梁朝鄱陽王中記室。

褚該幼年便謹厚，在家鄉有聲譽。尤其擅長醫術，在當時很有口碑。仕宦於梁朝，歷任武陵王府參軍。隨府西上。後來與蕭撝一同歸國，授平東將軍、左銀青光禄大夫，轉任驃騎將軍、右光禄大夫。武成元年，任醫正上士。自許奭死後，褚該逐漸被時人所重視，來往的賓客，僅僅少於姚僧垣。天和初年，遷任縣伯下大夫。五年，晋升爲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褚該性格和緩，不自高自大，凡是有所請求的人，都盡力而爲。當時的評論都稱他是位長者。後來因病去世。子士則，亦傳其家業。

强練

時有强練，不知何許人，亦不知其名字。魏時有李順興者，語默不恒，好言未然之事，當時號爲李練。世人以强類練，故亦呼爲練焉。容貌長壯，有異於人。神精懒恍，莫之能測。意欲有所論説，逢人輒言。若值其不欲言，縱苦加祈請，亦不相酬答。初聞其言，略不可解。事過之後，往往有驗。恒寄住諸佛寺，好游行民家，兼歷造王公邸第。所至之處，人皆敬而信之。

當時有一人名强練，不知是何許人，亦不知真正的名字。魏朝有一位李順興，常常不説話，説話便是未然之事，當時人號稱爲李練。世間的人因爲强與練相似，所以也稱呼爲練。容貌高大强壯，有異於人。神情恍惚，無人能測。如果有想評論的，逢人就説。如果他不想説，如何問他，也不回答。初聞其言，不可理解。事過之後，却常常應驗。經常在各佛寺中居住，喜好在民間來往，兼而造訪王公的府邸。所到的地方，人們都崇敬信服他。

晋公護未誅之前，曾手持一大瓠，到護第門外，抵而破之。乃大言曰："瓠破子苦。"時柱國、平高公侯伏侯龍恩早依隨護，深被任委。强練至龍恩宅，呼其妻元氏及其妾媵并婢僕等，并令連席而坐。諸人以逼夫人，苦辭不肯。强練曰："汝等一例人耳，何有貴賤。"遂逼就坐。未幾

晋公宇文護被誅殺之前，他手持一大瓠，到了宇文護的大宅門口，將其打破。乃大聲説道："瓠破子苦。"此時柱國、平高公侯伏侯龍恩早就依附宇文護，得到重用。强練來到龍恩住宅，呼叫其妻元氏及其妾媵婢女僕人等，令她們連席而坐。諸人因爲靠近夫人，不肯同坐。强練説："你們都是一樣的人，没有貴賤分别。"於是挨在一起就坐。不久宇文護被誅殺，諸子并死。龍恩

而護誅，諸子并死。龍恩亦伏法，仍籍没其家。

也被誅殺，其家被查抄。

建德中，每夜上街衢邊樹，大哭釋迦牟尼佛，或至申旦，如此者累日，聲甚哀怜。俄而廢佛、道二教。

建德年間，經常夜上路旁之樹，大哭釋迦牟尼佛，有時通宵達旦，連日如此哭聲哀憐。不久佛、道二教被廢除。

大象末，又以一無底囊，歷長安市肆告乞，市人争以米麥遺之。强練張囊投之，隨即漏之於地。人或問之曰："汝何爲也?"强練曰："此亦無餘，但欲使諸人見盛空耳。"至隋開皇初，果移都於龍首山，長安城遂空廢。後亦莫知其所終。

大象末年，又以一無底皮袋，在長安各店鋪告乞，市人争相以米麥給他。强練用皮袋來接，隨後都漏在地上。有人問他："你這是爲何?"强練説："這没有别的，衹是想使諸位見到'盛空'罷了。"至隋開皇初年，果然移都城於龍首山，長安城便空廢了。後來亦不知他的下落如何。

衛元嵩

又有蜀郡衛元嵩者，亦好言將來之事，蓋江左寶誌之流。天和中，著詩預論周、隋廢興及皇家受命，并有徵驗。性尤不信釋教，嘗上疏極論之。史失其事，故不爲傳。

又有蜀郡的衛元嵩，亦喜好説將來之事，大概屬於江左寶誌之流。天和年間，著詩預測評論周、隋的廢興及皇家受命，都有應驗。性情尤其不信佛教，曾經上疏極力評論。史書失載其事，所以不爲之立傳。

史臣曰：仁義之於教，大矣，術藝之於用，博矣。徇於是者，不能無非，厚於利者，必有其害。《詩》、《書》、《禮》、《樂》所失也淺，故先王重其德。方術技巧，所失也深，故往哲輕其藝。夫能通方術而不詭於俗，習技巧而必蹈於禮者，豈非大雅君子乎。姚僧垣診候精審，名冠於一代，其所全濟，固亦多焉。而弘兹義方，皆爲令器，故能享眉壽，縻好爵。老聃云"天道無親，常與善人"，於是信矣。

史臣曰：仁義於教化，作用很大，術藝在使用中，很廣博。對此認真的，不能無非，厚於利者，必有其害。《詩》、《書》、《禮》、《樂》所失亦淺，所以先王重其德。方術技巧，所失亦深，所以早先的賢哲看輕其藝。如果能够通於方術而不詭於俗氣，能習其技巧又合乎禮的人，不就是大雅君子了嗎。姚僧垣診候精審，名冠一代，其所救治的人，確是很多。同時以兹義方，皆爲令器，所以可以長壽，獲得好爵位。老子説"天道無親，常與善人"，於是可以相信。



周書卷四十八

列傳第四十

蕭　詧

蕭詧

蕭詧字理孫，蘭陵人也，梁武帝之孫，昭明太子統之第三子。幼而好學，善屬文，尤長佛義。特爲梁武帝所嘉賞。梁普通六年，封曲江縣公。中大通三年，進封岳陽郡王。歷官宣惠將軍，知石頭戍事，琅邪、彭城二郡太守，東揚州刺史。初，昭明卒，梁武帝舍詧兄弟而立簡文，內常愧之，寵亞諸子，以會稽人物殷阜，一都之會，故有此授，以慰其心。詧既以其昆弟不得爲嗣，常懷不平。又以梁武帝衰老，朝多秕政，有敗亡之漸，遂蓄聚貨財，交通賓客，招募輕俠，折節下之。其勇敢者多歸附，左右遂至數千人，皆厚加資給。

蕭詧字理孫，是蘭陵人，梁武帝的孫子，昭明太子蕭統的第三子。自幼好學，善於撰寫文章，尤其擅長於佛義。梁武帝對他特別贊賞。梁普通六年，封爲曲江縣公。中大通三年，晋封爲岳陽郡王。歷任宣惠將軍，知石頭戍事，琅邪、彭城二郡太守，東揚州刺史。當初，昭明去世，梁武帝不立蕭詧兄弟而立簡文帝，心中常常有愧，寵幸亞於諸子，因爲會稽人物殷阜，是一都會，所以授任，以安慰其心情。蕭詧認爲兄弟都不能繼嗣，經常心懷不平。加上梁武帝衰老，朝政多有紕漏，有敗亡的徵兆，於是蓄積貨財，結交賓客，招募俠客武士，十分禮待。很多勇敢者都歸附於他，左右多至數千人，都予以豐厚待遇。

中大同元年，除持節，都督雍梁東益南北秦五州、郢州之竟陵、司州之隨郡諸軍事，西中郎將，領寧蠻校尉，雍州刺史。詧以襄陽形勝之地，又是梁武創基之所，時平足以樹根本，世亂可以圖霸功，遂克己勵節，樹恩於百姓，務修刑政，志存綏養。乃下教曰：

> 昔之善爲政者，不獨師所見。藉聽衆賢，則所聞自遠；資鑒外物，故在矚致明。是以龐參恤民，蓋訪言於高逸；馬

中大同元年，授予持節，都督雍梁東益南北秦五州、郢州的竟陵、司州的隨郡諸軍事，西中郎將，領寧蠻校尉，雍州刺史。蕭詧以襄陽地理位置重要，又是梁武帝創建基業的地方，和平時期足以樹立根本，戰亂時期可以圖霸業，因而克己勵節，樹恩於百姓，整修刑政，綏養民衆。乃下教說：

> 往昔善爲政者，不衹是師法所見。聽從衆賢之言，所聞知自然會遠；借鑒外物，察知必然會明。是以龐參體恤民衆，訪言於高隱之人；馬援行政，每每向掾史求取成法；

援居政，每責成於掾史；王沉爰加厚賞；吕虔功有所由。故能顯美政於當年，流芳塵於後代。

王沉爰加厚賞；吕虔功有所由。所以能够在當年顯示其美政，可以流芳於後代。

吾以陋識，來牧盛藩。每慮德不被民，政道或紊。中宵拊枕，對案忘饑，思納良謨，以匡弗逮。雍州部内有不便於民，不利於政，長吏貪殘，戍將懦弱，關市恣其裒刻，豪猾多所苞藏，并密以名聞，當加厘正。若刺史治道之要，弛張未允，循酷乖理，任用違才，或愛狎邪佞，或斥廢忠謇，彌思啓告，用祛未悟。鹽梅舟楫，允屬良規，苦口惡石，想勿余隱。并廣示鄉閭，知其款意。

於是境内稱治。

我知識能力有限，來管理這一盛藩。常常憂慮不能給民衆德惠，政道或者紊亂。半夜未睡，對案忘記飢渴，思納良謀，以便匡定未做到的事。雍州部内有於民不便的事，行政上的失利，有貪殘的官吏，貪生怕死的將領，關市亂徵税收，豪强猾民多所包藏，全都秘密報上來，加以更正整治。如果刺史治道之要，不合於張弛之術，行政嚴酷不講情理，所用的是無用之才，或者愛狎邪佞，或者將忠貞者斥廢，都可啓告，以提醒所未醒悟的事。鹽梅舟楫，允屬良規，苦口惡石，想勿餘隱。以此廣示鄉閭大衆，知道我的誠心誠意。

於是其境内治理得很好。

太清二年，梁武帝以詧兄河東王譽爲湘州刺史，徙湘州刺史張纘爲雍州以代詧。纘恃其才望，志氣矜驕，輕譽少年，州府迎候有闕。譽深銜之。及至鎮，遂托疾不與纘相見。後聞侯景作亂，頗凌蹙纘。纘懼爲所擒，乃輕舟夜遁，將之雍部，復慮詧拒之。梁元帝時鎮江陵，與纘有舊，纘將因之以斃詧兄弟。會梁元帝與譽及信州刺史、桂陽王慥各率所領，入援金陵。慥下峽至江津，譽次江口，梁元帝屆郢州之武成。屬侯景已請和，梁武帝詔罷援軍。譽自江口將旋湘鎮，慥欲待梁元帝至，謁督府，方還州。纘時在江陵，乃貽梁元帝書曰："河東戴檣上水，欲襲江陵。岳陽在雍，共謀不逞。"江陵游軍主朱榮又遣使報云："桂陽住此，欲應譽、詧。"梁元帝信之，乃鑿船沉米，斬纜而歸。至江陵，收慥殺之。令其子方等、王僧辯等相繼攻譽於湘州。譽

太清二年，梁武帝任命蕭詧兄河東王蕭譽爲湘州刺史，改任湘州刺史張纘代替蕭詧爲雍州刺史。張纘恃其才能和名望，十分驕横，認爲蕭譽是位少年，所以迎接禮儀很簡便。蕭譽對此十分記恨。到鎮之後，托病不與張纘見面。後來聞知侯景作亂，對張纘態度很不好。張纘怕被他擒獲，夜晚乘輕舟遁逃，想去雍州，又怕蕭詧拒絶。梁元帝此時鎮守江陵，和張纘有交情，張纘想依靠他而害蕭詧兄弟。正好梁元帝與蕭譽及信州刺史、桂陽王蕭慥各率所部，入援金陵。蕭慥到達江津，蕭譽到達江口，梁元帝到達郢州的武成。此時侯景已經請和，梁武帝詔令撤回援軍。蕭譽自江口想回湘鎮，蕭慥則想等待梁元帝到來後，謁見督府，然後還州。張纘此時在江陵，就上書梁元帝説："河東王的舟船已逆流而上，想襲擊江陵。岳陽王在雍州，共謀叛亂。"江陵游軍主朱榮又遣使上報説："桂陽王在此居住，是想響應蕭譽、蕭詧。"梁元帝相信了，鑿沉了船，沉掉了米，斬斷纜繩而回歸。至江陵，收殺蕭慥。令其子方等、王僧辯等相繼於湘州攻打蕭譽。蕭譽向蕭詧告急。蕭詧聞知而大怒。

又告急於詧。詧聞之大怒。

初，梁元帝將援建業，令所督諸州，并發兵下赴國難。詧遣府司馬劉方貴領兵爲前軍，出漢口。及將發，元帝又使諮議參軍劉縠喻詧，令自行。詧辭頗不順，元帝又怒。而方貴先與詧不協，潛與元帝相知，剋期襲詧。未及發，會詧以他事召方貴，方貴疑謀泄，遂據樊城拒命。詧遣使魏益德、杜岸等衆軍攻之。方貴窘急，令其子遷超乞師於江陵。元帝乃厚資遣纘，若將述職，而密援方貴。纘次大隄，樊城已陷。詧擒方貴兄弟及黨與，并斬之。

當初，梁元帝救援建業時，下令所督諸州，都出兵下赴國難。蕭詧派遣府司馬劉方貴領兵爲前軍，出漢口。將要出發時，元帝又使諮議參軍劉縠告知蕭詧，令他自己出行。蕭詧所回答的話不太恭順，元帝又怒。而方貴原先與蕭詧便有矛盾，暗中與元帝相知，定好時候襲擊蕭詧。尚未發動，正好蕭詧因其他事召見方貴，方貴懷疑是陰謀泄露，於是占據樊城抗命。蕭詧遣使魏益德、杜岸等率軍攻打。方貴危急，令其子遷超到江陵求救。元帝乃厚資遣張纘，説是前往述職，暗中却是救援方貴。張纘到達大隄時，樊城已經陷落。蕭詧擒獲方貴兄弟和黨徒，全都斬殺。

纘因進至州。詧遷延不受代，乃以西城居之，待之以禮。軍民之政，猶歸於詧。詧以構其兄弟，事始於纘，將密圖之。纘懼，請元帝召之。元帝乃徵纘於詧，詧留不遣。杜岸兄弟紿纘曰："民觀岳陽殿下，勢不仰容。不如且往西山，以避此禍。使君既得物情，遠近必當歸集，以此義舉，事無不濟。"纘深以爲然，因與岸等結盟誓。纘又要雍州人席引等於西山聚衆。纘乃服婦人衣，乘青布輿，與親信十餘人出奔。引等與杜岸馳告詧。詧令中兵參軍尹正共岸等率兵追討，并擒之。纘懼不免，因請爲沙門。

張纘因而進至州。蕭詧不交代軍政事務，以西城居之，待之以禮。軍民之政，還是由蕭詧掌握。蕭詧以兄弟的事情，都是張纘所引起的，密謀圖之。張纘害怕，請元帝召自己。元帝因此向蕭詧徵召張纘，蕭詧不遣送。杜岸兄弟騙張纘説："民觀岳陽殿下，勢不仰容。不如先往西山，避開此禍。使君既得民心，遠近必來歸附，因此而舉義，没有不可成的事情。"張纘十分同意，因而與杜岸等人結下盟誓。張纘又邀雍州人席引等人於西山聚衆。張纘因而穿婦女服裝化妝爲女子，乘坐蒙有青布的車輛，與十餘名親信奔逃。席引等人和杜岸急速告知蕭詧。蕭詧令中兵參軍尹正和杜岸等人率兵追討，全都擒獲。張纘害怕不免一死，因此請求出家做和尚。

詧時以譽危急，乃留諮議參軍蔡大寶守襄陽，率衆二萬、騎千匹伐江陵以救之。于時江陵立柵，周繞郭邑，而北面未就。詧因攻之。元帝大懼，乃遣參軍庾奐謂詧曰："正德肆亂，天下崩離。汝復效尤，將欲何謂？吾蒙先宫愛顧，以汝兄弟見屬。今以侄伐叔，逆順安在？"詧謂奐曰："家兄無罪，累被攻圍。同氣之情，豈可坐觀成敗。七父若顧先恩，豈應

蕭詧此時因爲蕭譽危急，乃留諮議參軍蔡大寶防守襄陽，自己率衆二萬、騎千匹征伐江陵以相救。當時江陵樹立栅欄，環繞城郭，衹有北面尚未立好。蕭詧因此從此進攻。元帝非常害怕，乃遣參軍庾奐對蕭詧説："正德肆亂，天下崩離。你亦仿效此事，將欲何謂？我蒙先宫你父昭明太子的愛顧，以你們兄弟相托付。如今以侄子征伐叔父，逆順安在？"蕭詧對庾奐説："家兄無罪，多次被攻圍。同氣之情，豈可以坐觀成敗而不理。七父如果顧及先父之恩，豈應這樣做。如果

若是。如能退兵湘水，吾便旋旆襄陽。”

撤退湘水之兵，我便回師襄陽。”

詧既攻栅不剋，退而築城。又盡鋭攻之。會大雨暴至，平地水四尺，詧軍中沾漬，衆頗離心。其將杜岸、岸弟幼安及其兄子龕，懼詧不振，以其屬降於江陵。詧衆大駭，其夜遁歸襄陽，器械輜重，多没於湕水。初，詧囚張纘於軍，至是，先殺纘而後退焉。

蕭詧未能攻破栅欄，退後修築城圍。又盡鋭進攻。此時大雨暴至，平地水深四尺，蕭詧軍中都被淹了，人心涣散。其將領杜岸、杜岸弟幼安及其兄子杜龕，害怕蕭詧會失敗，率部降於江陵。蕭詧部衆十分驚駭，其夜逃回襄陽，器械輜重，大多沉没於湕水中。當初，蕭詧將張纘囚禁在軍中，到了此時，先殺張纘而後退兵。

杜岸之降也，請以五百騎襲襄陽。去城三十里，城中覺之。蔡大寶乃輔詧母保林龔氏，登陴閉門拒戰。會詧夜至，龔氏不知其敗，謂爲賊也，至曉見詧，乃納之。岸等以詧至，遂奔其兄巘於廣平。詧遣將尹正、薛暉等攻拔之，獲巘、岸等，并其母妻子女，并於襄陽北門殺之。盡誅諸杜宗族親者，其幼稚疏屬下蠶室。又發掘其墳墓，燒其骸骨，灰而揚之。

杜岸投降後，請求以五百騎襲擊襄陽。距城三十里，城中已經察覺。蔡大寶乃輔助蕭詧母保林龔氏，上城墻閉城門拒戰。正好蕭詧夜晚回來，龔氏不知道他失敗，以爲是賊，到天明見到蕭詧，方纔放入城中。杜岸等因爲蕭詧來到，於是奔於廣平其兄杜巘之處。蕭詧派遣將領尹正、薛暉等攻拔之，擒獲杜巘、杜岸等人，及其母親妻子兒女，全都於襄陽北門殺死。杜氏宗族全部被誅殺，年幼的遠親處以宫刑。又將其家墳墓挖掘，將骸骨燒掉，將骨灰揚棄。

詧既與江陵構隙，恐不能自固，大統十五年，乃遣使稱藩，請爲附庸。太祖令丞相府東閤祭酒榮權使焉。詧大悦。是歲，梁元帝令柳仲禮率衆進圖襄陽。詧懼，乃遣其妻王氏及世子嶚爲質以請救。太祖又令榮權報命，仍遣開府楊忠率兵援之。十六年，楊忠擒仲禮，平漢東，詧乃獲安。時朝議欲令詧發喪嗣位，詧以未有璽命，辭不敢當。榮權時在詧所，乃馳還，具言其狀。太祖遂令假散騎常侍鄭穆及榮權持節策命詧爲梁王。詧乃於襄陽置百官，承制封拜。十七年，詧留蔡大寶居守，乃自襄陽來朝。太祖謂詧曰："王之來此，頗由榮權，王欲見之乎?"詧曰："幸甚。"太祖乃召權與詧相見。仍謂之曰："榮權，吉士也，寡人與之從事，未

蕭詧與江陵矛盾太大，擔心不能確保自己的地位，大統十五年，乃遣使者稱藩，請求作爲附庸。太祖下令丞相府東閤祭酒榮權爲使者。蕭詧十分喜悦。當年，梁元帝令柳仲禮率衆進攻襄陽。蕭詧懼怕，因而送妻子王氏和世子蕭嶚作爲人質而求救。太祖又令榮權回報，派遣開府楊忠率兵救援。十六年，楊忠擒獲仲禮，平定漢東，蕭詧纔得到安全。當時朝廷議論想令蕭詧發喪嗣位，蕭詧以未有璽命的原因，不敢如此。榮權當時在蕭詧所在地，乃急速歸還，詳細上告。太祖因此令假散騎常侍鄭穆及榮權持節策命蕭詧爲梁王。蕭詧乃於襄陽設置百官，承制封拜各官。十七年，蕭詧留蔡大寶居守，從襄陽前來朝見。太祖對蕭詧説："王來到此處，與榮權有很大關係，王想見他嗎?"蕭詧回答説："很好。"太祖乃召榮權與蕭詧相見。説道："榮權，是位吉士，寡人與他從事多年，没有見他失信。"蕭詧回答説："榮常侍通二國之言無私，所以蕭詧如今得以歸

嘗見其失信。”詧曰：“榮常侍通二國之言無私，故詧今者得歸誠魏闕耳。”

順魏朝。”

魏恭帝元年，太祖令柱國于謹伐江陵，詧以兵會之。及江陵平，太祖立詧爲梁主，居江陵東城，資以江陵一州之地。其襄陽所統，盡歸於我。詧乃稱皇帝於其國，年號大定。追尊其父統爲昭明皇帝，廟號高宗，統妃蔡氏爲昭德皇后。又尊其所生母龔氏爲皇太后，立妻王氏爲皇后，子巋爲皇太子。其慶賞刑威，官方制度，并同王者。唯上疏則稱臣，奉朝廷正朔。至於爵命其下，亦依梁氏之舊。其戎章勛級，則又兼用柱國等官。又追贈叔父邵陵王綸太宰，謚曰壯武。贈兄河東王譽丞相，謚曰武桓。太祖乃置江陵防主，統兵居於西城，名曰助防。外示助詧備禦，内實兼防詧也。

魏恭帝元年，太祖下令柱國于謹征伐江陵，蕭詧率兵相助。平定江陵之後，太祖立蕭詧爲梁主，居住於江陵東城，資以江陵一州之地。襄陽所統轄之地，全歸於朝廷。蕭詧在其國中稱皇帝，年號大定。追尊其父蕭統爲昭明皇帝，廟號高宗，蕭統妃蔡氏爲昭德皇后。又對其生母龔氏尊稱爲皇太后，立妻子王氏爲皇后，其子蕭巋立爲皇太子。其慶賞刑威，官方制度，都同於王者。惟有上疏則稱爲臣，奉行朝廷的正朔。至於封賞爵命，依照梁氏之法。但是戎章勛級，則又兼用柱國等官。又追贈叔父邵陵王蕭綸爲太宰，謚號爲壯武。追贈兄河東王蕭譽爲丞相，謚號爲武桓。太祖因而設置江陵防主，統兵居於西城，名義上稱爲助防。在外表示助蕭詧防禦，在内實際上亦防備蕭詧。

初，江陵滅，梁元帝將王琳據湘州，志圖匡復。及詧立，琳乃遣其將潘純陁、侯方兒來寇。詧出師禦之，純陁等退歸夏口。詧之四年，詧遣其大將軍王操率兵略取王琳之長沙、武陵、南平等郡。五年，王琳又遣其將雷又柔襲陷監利郡，太守蔡大有死之。尋而琳與陳人相持，稱藩乞師於詧。詧許之。師未出而琳軍敗，附於齊。是歲，其太子巋來朝京師。詧之六年夏，震，其前殿崩，壓殺二百餘人。

當初，江陵滅亡時，梁元帝將領王琳占據湘州，其志圖謀匡復。及蕭詧立後，王琳派遣其部將潘純陁、侯方兒來侵犯。蕭詧出師防禦，純陁等人退歸夏口。蕭詧在位的第四年，派遣其大將軍王操率兵攻取王琳的長沙、武陵、南平等郡。五年，王琳又派遣將領雷又柔襲取監利郡，太守蔡大有因此而死。不久王琳與陳人相持，向蕭詧稱藩請求援助。蕭詧答應了。軍隊尚未出發而王琳已經失敗，歸附於齊朝。這一年，其太子蕭巋來京師朝見。蕭詧在位的第六年夏季，地震，其前殿倒塌，壓死了二百餘人。

初，江陵平，詧將尹德毅説詧曰：“臣聞人主之行，與匹夫不同。匹夫者，飾小行，競小廉，以取名譽。人主者，定天下，安社稷，以成大功。今魏虜貪婪，罔顧吊民伐罪之義，必欲肆其殘忍，多所誅夷，俘囚士庶，并爲軍實。然此等戚屬，咸在江東，念其充餌豺狼，見拘異域，痛

當初，江陵平定時，蕭詧部將尹德毅對蕭詧説：“臣聞人主之行，與匹夫不同。匹夫，是粉飾小節，計較小事上的廉潔，以取得聲譽。人主，是定天下，安社稷，以成就大功。如今魏虜貪婪，不顧及人民的安危，而要肆其殘忍，誅殺過多，囚禁士庶，都作爲軍實。然而他們的親戚，都在江東，想到成爲豺狼的餌食，被拘押在異境，痛心疾首，何日能忘！殿下正在清定宇

心疾首，何日能忘！殿下方清宇宙，紹茲鴻緒。悠悠之人，不可門到户説。其塗炭至此，咸謂殿下爲之。殿下既殺人父兄，孤人子弟，人盡仇也，誰與爲國。但魏之精鋭，盡萃於此。犒師之禮，非無故事。若殿下爲設享會，因請于謹等爲歡。彼無我虞，當相率而至，預伏武士，因而斃之。分命果毅，掩其營壘，斬馘逋醜，俾無遺噍。江陵百姓，撫而安之，文武官寮，隨即詮授。既荷更生之惠，孰不忻戴聖明。魏人懾息，未敢送死。王僧辯之徒，折簡可致。然後朝服濟江，入踐皇極，纘堯復禹，萬世一時。晷刻之間，大功可立。古人云：'天與不取，反受其咎，時至不行，反受其殃。'願殿下恢弘遠略，勿懷匹夫之行。"詧不從，謂德毅曰："卿之此策，非不善也。然魏人待我甚厚，未可背德。若遽爲卿計，則鄧祁侯所謂人將不食吾餘也。"

宙，紹續鴻緒。悠悠之人，不可能一一説到。人們塗炭之患，都認爲是殿下所爲。殿下既然殺了别人的父兄，使其子弟成爲孤兒，人人都仇恨你，有誰能與您一齊建國。現在魏國的精鋭，都集中在此。犒師之禮，以前就有。如果殿下設立一個盛大宴會，因而請于謹等人來歡樂一番。他們不會防備，都會來到，預先伏下武士，因此而殺掉。另外分别命令將領，攻其營壘，斬殺逃寇，將不會有遺漏。江陵百姓，加以安撫，文武官僚，馬上宣布任職。既蒙新生之惠，誰不欣喜感戴聖明。魏人懾息，不敢來送死。王僧辯之徒，給一書簡就可以招來。然後穿上朝服渡江，登基爲皇帝，繼承堯、禹的事業，萬世一時。一刻之間，大功可以告成。古人説道：'天與不取，反受其害，時至不行，反受其殃。'希望殿下恢弘遠略，不要學習匹夫的行爲。"蕭詧不聽從，對德毅説："卿這一計策，不是不好。但是魏人待我很好，不能背德。如果馬上用卿之計，則鄧祁侯所謂人將不食吾餘也。"

既而闔城長幼，被虜入關，又失襄陽之地。詧乃追悔曰："恨不用尹德毅之言，以至於是。"又見邑居殘毁，干戈日用，耻其威略不振，常懷憂憤。乃著《愍時賦》以見意。其詞曰：

接着城中的長幼，被擄入關内，襄陽之地也失去了。蕭詧這纔後悔地説："可惜没有聽尹德毅的建議，以至於如此。"又見城市殘毁，戰争頻繁，對威略不振覺得耻辱，常懷憂憤。因而著作《愍時賦》來表達心意。其詞説：

嗟余命之舛薄，實賦運之逢屯。既殷憂而彌歲，復坎壈以相鄰。晝營營而至晚，夜耿耿而通晨。望否極而云泰，何杳杳而無津。悲晋璽之遷趙，痛漢鼎之移新。無田、范之明略，愧夷、齊之得仁。遂胡顔而苟免，謂小屈而或申。豈妖沴之無已，何國步之長淪。

嘆惜命運不好，實際上運氣不佳。既然整年都憂慮，加上又坎壈以相鄰。從白天到晚上，從晚上至清晨。希望惡運去了而來好運，却等待不到。悲傷晋璽遷入趙國，痛惜漢鼎移給新朝。無田、范之明略，愧夷、齊之得仁。因此何顔苟免，所以申屈如此。豈是妖沴之無已，奈何國步之長淪。

恨少生而輕弱，本無志於爪牙。謝兩章之雄勇，恧二東之英華。豈三石於杜鄠，異五馬於

可恨的是生來便輕弱，本來没有爪牙之志。感謝兩章的雄勇，恧於二東的英華。豈是三石於杜鄠，相異五馬於琅邪。性情生

瑯邪。直受性而好善，類蓬生之在麻。冀無咎而沾慶，將保靜而蠲邪。何昊穹之弗惠，值上帝之紆奢。神州鞠爲茂草，赤縣繞於長蛇。徒仰天而太息，空撫衿而咨嗟。

惟古人之有懷，尚或感於知己。況托萼於霄極，寵渥流於無已。或小善而必褒，時片言而見美。昔待罪於禹川，歷三考而無紀。獲免戾於明時，遂超隆於宗子。始解印於稽山，即驅傳於湘水。彼南陽之舊國，實天漢之嘉祉。既川岳之形勝，復龍躍之基趾。皆首賞之謬及，謂維城之足恃。值諸侯之携貳，遂留滯於樊川。等勾踐之絶望，同重耳之終焉。望南枝而灑泣，或東顧而潺湲。歸歟之情何極，首丘之思邈然。

忽值魏師入討，于彼南荆。既車徒之赩赫，遂一鼓而陵城。同寤生之舍許，等小白之全邢。伊社稷之不泯，實有感於恩靈。矧吾人之固陋，迥飄薄於流萍。忽沉滯於茲土，復期月而無成。昔方千而畿甸，今七里而磐縈。寡田邑而可賦，闕丘井而求兵。無河内之資待，同滎陽之未平。夜騷騷而擊柝，晝孑孑而揚旌。烽凌雲而迥照，馬伏櫪而悲鳴。既有懷於斯日，亦焉得而云寧。

彼雲夢之舊都，乃標奇於昔者。驗往記而瞻今，何名高而實寡。寂寥井邑，荒凉原野。徒揄揚於宋玉，空稱嗟於司馬。南方卑而嘆屈，長沙濕而悲賈。余家國之一匡，庶興周而祀夏。忽縈憂而北屈，豈年華之天假。

而好善，相似於蓬生在麻中。希望没有毛病而沾慶，將保静而蠲邪。何蒼天不加恩惠，正值上帝之紆奢。神州鞠爲茂草，赤縣繞於長蛇。徒有仰天嘆息，衹能撫衿哀嗟。

衹有古人的胸懷，或者尚有感於知己。何況托萼於霄極，寵渥流於無已。或者小小善事必定加以褒獎，一時片言便得到美稱。往日於禹川待罪，經歷多時而無紀。獲免戾於明時，遂超隆於宗子。於稽山解印，於湘水驅傳。南陽是一古國，實在是天漢的嘉祉。既是川岳的形勝，又是龍躍的基址。此首賞之謬及，謂維城之足恃。正當諸侯都有矛盾，因此於樊川滯留。等待勾踐的絶望，與重耳之終相同。望着南枝哭泣，往東看亦傷心。歸歟之情何極，首丘之思邈然。

突然魏師來討伐，在於南荆。既車徒赩赫，所以一下就攻下城池。相同於寤生捨去許城，等同於小白保全邢城。社稷未泯，要感謝恩靈。雖然吾人陋鄙，迥飄薄於流萍。忽然在兹土滯留，這麽長時間却没有成功的地方。往昔畿甸方圓千里，如今衹在七里範圍内活動。寡田邑而可賦，没有地方去徵發兵役。無河内之資待，同滎陽之未平。夜晚不安寧，白天心情亦不好。烽凌雲而迥照，馬伏在馬房裏悲鳴。既然想到當日，實在是不能説安寧。

作爲雲夢的舊都，乃標奇過於往昔。應驗往昔的記載來看今日，爲何名高而實寡。寂寥井邑，荒凉原野。徒然對宋玉加之揄揚，亦没有必要對司馬稱嗟。南方卑而嘆服屈原，長沙濕而悲感賈生。余家國一匡，本來興祀周夏的。忽然被迫爲北方所屈服，豈不是年華之天假。

加以狗盜鼠竊，蜂蠆狐狸。群圉隸而爲寇，聚臧獲而成師。窺覦津渚，跋扈江湄。屢征肇於殷歲，頻戰起於軒時。有扈興於《夏典》，《採芑》著於《周詩》。方叔振於蠻貊，伯禽捷於淮夷。在逋穢其能幾，會斬馘而搴旗。彼積惡之必稔，豈天靈之我欺。交川路之云擁，理惆悵而未怡。

加以狗盜鼠竊，各種災害。寇賊衆多，成群結黨。窺覦津渚，在江岸一帶跋扈囂張。屢次征戰有如殷代時，頻頻出擊如同軒轅時。有扈興於《夏典》，《採芑》著於《周詩》。方叔於蠻貊振發，伯禽於淮夷獲捷。在逋穢其能幾，會斬馘而搴旗。彼積惡之必稔，豈天靈之我欺。交川路上雲擁，理惆悵而未怡。

詧在位八載，年四十四，保定二年二月，薨。其群臣等葬之於平陵，謚曰宣皇帝，廟號中宗。

蕭詧在位八年，四十四歲時，於保定二年二月逝世。其群臣將他葬於平陵，謚號稱爲宣皇帝，廟號中宗。

詧少有大志，不拘小節。雖多猜忌，而知人善任使，撫將士有恩，能得其死力。性不飲酒，安於儉素，事其母以孝聞。又不好聲色，尤惡見婦人，雖相去數步，遥聞其臭。經御婦人之衣，不復更着。又惡見人髮，白事者必方便以避之。其在東揚州頗放誕，省覽簿領，好爲戲論之言，以此獲譏於世。篤好文義，所著文集十五卷，内典《華嚴》、《般若》、《法華》、《金光明義疏》四十六卷，并行於世。詧疆土既狹，居常怏怏。每誦“老馬伏櫪，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壯心不已”，未嘗不盱衡扼腕，嘆咤者久之。遂以憂憤發背而殂。高祖又命其太子巋嗣位，年號天保。

蕭詧年少時便有大志，不拘泥於小節。雖然性情猜忌，而知人善任，安撫將士有恩，能使他們效命。生性不喜歡飲酒，喜歡節儉樸素，侍奉母親以孝順聞名。又不喜好聲色，尤其討厭婦女，雖然相距多步，還是認爲聞到臭味。婦女接觸過的衣服，不再使用。又不喜歡見人的頭髮，呈報事情的人都儘量避免。他在東揚州頗爲放誕，審閱簿册文書，喜好爲戲論之言，以此爲世人所譏諷。喜好文辭，著有十五卷文集，内典《華嚴》、《般若》、《法華》、《金光明義疏》四十六卷，都流行於世。蕭詧的疆土狹小，心中經常不高興。每當誦念“老馬伏櫪，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壯心不已”，總是盱衡扼腕，長時間嘆息。終因憂憤背上發瘡而去世。高祖命其太子蕭巋嗣位，年號天保。

蕭巋

巋字仁遠，詧之第三子也。機辯有文學。善於撫御，能得其下歡心。嗣位之元年，尊其祖母龔太后曰太皇太后，嫡母王皇后曰皇太后，所生曹貴嬪曰皇太妃。其年五月，其太皇太后薨，謚曰元太后。九月，其太妃又薨，謚曰孝皇太妃。二年，皇太后薨，謚曰宣静皇后。

蕭巋字仁遠，蕭詧的第三個兒子。能言善辯有文學才能。善於安撫控御部衆，能够得到其下的歡心。嗣位元年，尊稱其祖母龔太后爲太皇太后，嫡母王皇后爲皇太后，生母曹貴嬪爲皇太妃。這年的五月，太皇太后逝世，謚號稱爲元太后。九月，太妃又逝世，謚號稱爲孝皇太妃。二年，皇太后逝世，謚號稱爲宣静皇后。

五年，陳湘州刺史華皎、巴州

五年，陳朝湘州刺史華皎、巴州刺史戴僧

刺史戴僧朔并來附。皎送其子玄響爲質於巋，仍請兵伐陳。巋上言其狀。高祖詔衛公直督荆州總管權景宣、大將軍元定等赴之。巋亦遣其柱國王操率水軍二萬，會皎於巴陵。既而與陳將吴明徹等戰於沌口，直軍不利，元定遂没。巋大將軍李廣等亦爲陳人所虜，長沙、巴陵并陷於陳。衛公直乃歸罪於巋之柱國殷亮。巋雖以退敗不獨在亮，然不敢違命，遂誅之。吴明徹乘勝攻剋巋河東郡，獲其守將許孝敬。明年，明徹進寇江陵，引江水灌城。巋出頓紀南以避其鋭。江陵副總管高琳與其尚書僕射王操拒守。巋馬軍主馬武、吉徹等擊明徹，敗之。明徹退保公安。巋乃還江陵。

巋之八年，陳又遣其司空章昭達來寇。江陵總管陸騰及巋之將士擊走之。昭達又寇章陵之青泥。巋令其大將軍許世武赴援，大爲昭達所破。

初，華皎、戴僧朔從衛公直與陳人戰敗，率其麾下數百人歸於巋。巋以皎爲司空，封江夏郡公。以僧朔爲車騎將軍，封吴興縣侯。巋之十年，皎來朝。至襄陽，請衛公直曰："梁主既失江南諸郡，民少國貧。朝廷興亡繼絶，理宜資贍，豈使齊桓、楚莊獨擅救衛復陳之美。望借數州，以裨梁國。"直然之，乃遣使言狀高祖。高祖許之，詔以基、平、鄀三州歸之於巋。

及高祖平齊，巋朝於鄴。高祖雖以禮接之，然未之重也。巋知之，後因宴承間，乃陳其父荷太祖拯救之恩，并叙二國艱虞，脣齒掎角之事。詞理辯暢，因涕泗交流。高祖亦爲之歔欷。自是大加賞異，禮遇日隆。後高祖復與之宴，齊氏故臣吒列長乂亦預焉。高祖指謂巋曰："是登陴罵朕

朔都來歸附。華皎送其子玄響作爲人質至蕭巋處，請求援兵征伐陳朝。蕭巋上言其狀。高祖下詔衛公宇文直督率荆州總管權景宣、大將軍元定等前往救援。蕭巋亦派遣其柱國王操率領二萬水軍，與華皎在巴陵會合。接着與陳將吴明徹等人於沌口大戰，宇文直軍不利，元定遂没。蕭巋的大將軍李廣等人亦被陳人俘虜，長沙、巴陵都失陷於陳。衛公宇文直將此次失敗歸罪於蕭巋的柱國殷亮。蕭巋雖然認爲敗退不祇是殷亮一人，然而不敢違命，因此將他誅殺。吴明徹乘勝攻取了蕭巋的河東郡，擒獲其守將許孝敬。第二年，明徹進攻江陵，引江水灌城。蕭巋出至紀南以避開他的鋭氣。江陵副總管高琳與其尚書僕射王操防守。蕭巋馬軍主馬武、吉徹襲擊明徹，將其打敗。明徹退兵於公安。蕭巋於是返回江陵。

蕭巋的第八年，陳朝又派遣其司空章昭達來侵犯。江陵總管陸騰及蕭巋的將士將其擊走。昭達又侵犯章陵的青泥。蕭巋令其大將軍許世武赴援，被昭達大破。

當初，華皎、戴僧朔隨從衛公宇文直與陳人作戰而失敗，率領部衆數百人歸附於蕭巋。蕭巋任命華皎爲司空，封江夏郡公爵位。以僧朔爲車騎將軍，封吴興縣侯爵位。蕭巋的第十年，華皎入朝。至襄陽，請求衛公宇文直說："梁主失去了江南諸郡，民少國家貧困。朝廷興亡繼絶，理宜給予資助，豈使齊桓公、楚莊王獨自享有救衛復陳的美名。希望借給幾州，以資助梁國。"宇文直認爲有理，派遣使者將情況告知高祖。高祖允許了，詔令將基、平、鄀三州給予蕭巋。

當高祖平定齊朝，蕭巋於鄴朝見。高祖雖然以禮接待，但是不太重視。蕭巋知道，後來因爲宴會，於是陳述其父得到太祖拯救的恩情，并且叙述了二國艱難，脣齒掎角相依。言詞道理雄辯順暢，因而哭泣。高祖亦爲之感動。自此之後大加賞賜，所受待遇越來越隆重。後來高祖又和他宴會，齊氏原來的大臣叱列長乂亦在場。高祖指着他對蕭巋說："他是登上城墻咒罵朕的人。"蕭

者也。”巋曰：“長乂未能輔桀，翻敢吠堯。”高祖大笑。及酒酣，高祖又命琵琶自彈之。仍謂巋曰：“當爲梁主盡歡。”巋乃起，請舞。高祖曰：“梁主乃能爲朕舞乎?”巋曰：“陛下既親撫五弦，臣何敢不同百獸。”高祖大悦，賜雜繒萬段、良馬數十匹，并賜齊後主妓妾，及常所乘五百里駿馬以遺之。

巋說：“長乂未能輔助桀，反而敢吠堯。”高祖大笑。酒喝得酣暢之時，又見高祖自行彈起了琵琶。仍對蕭巋說：“應當爲梁主盡歡。”蕭巋乃站起來，請求跳舞。高祖說：“梁主肯爲朕跳舞?”蕭巋說：“陛下既然親自彈奏，臣下何敢不跳舞呢。”高祖十分高興，賜給雜繒萬段、良馬數十匹，并賜給齊後主的妓妾，以及常乘坐的五百里駿馬。

及隋文帝執政，尉遲迥、王謙、司馬消難等各起兵。時巋將帥皆密請興師，與迥等爲連衡之勢，進可以盡節於周氏，退可以席卷山南。巋固以爲不可。俄而消難奔陳，迥等相次破滅。

當隋文帝執政時，尉遲迥、王謙、司馬消難等人都各自起兵。此時蕭巋的將帥全都秘密請求起兵，與尉遲迥等人成爲連衡的形勢，進可以對周氏盡節，退可以席捲山南。蕭巋堅持認爲不可如此。不久消難失敗逃奔陳朝，尉遲迥等一一被擊破。

隋文帝既踐極，恩禮彌厚。遣使賜金三百兩、銀一千兩、布帛萬段、馬五百匹。開皇二年，隋文帝備禮納巋女爲晋王妃。又欲以其子瑒尚蘭陵公主。由是罷江陵總管，巋專制其國。四年，巋來朝長安，隋文帝甚敬待之。詔巋位在王公之上，賜縑萬匹，珍玩稱是。及還，親執其手謂之曰：“梁主久滯荆、楚，未復舊都，故鄉之念，良軫懷抱。朕當振旅長江，相送旋反耳。”

隋文帝登基後，對其更加禮遇。派遣使者賜給三百兩黄金、一千兩白銀、一萬段布帛、五百匹馬。開皇二年，隋文帝以禮納蕭巋的女兒爲晋王妃。又想以其子蕭瑒娶蘭陵公主。這時罷除江陵總管，蕭巋在其國中得以專權。四年，蕭巋到長安朝見，隋文帝十分尊敬接待很好。詔令蕭巋地位在王公之上，賜給一萬匹縑，其他珍玩亦如此。當他回去時，親自執着他的手說：“梁主長期滯留在荆、楚一帶，未能歸復舊都，懷念故鄉的感情，常懷心中。朕當整頓軍隊揮師過長江，届時送你回去。”

巋在位二十三載，年四十四，五年五月薨。其群臣葬之於顯陵，謚曰孝明皇帝，廟號世宗。

蕭巋在位二十三年，四十四歲時，五年五月逝世。其群臣將他安葬於顯陵，謚號稱爲孝明皇帝，廟號爲世宗。

巋孝悌慈仁，有君人之量。四時祭享，未嘗不悲慕流涕。性尤儉約，御下有方，境内稱治。所著文集及《孝經》、《周易義記》及《大小乘幽微》，并行於世。隋文帝又命其太子蕭琮嗣位，年號廣運。

蕭巋孝悌慈仁，有君主之量。四時祭祀供享禮品，都悲哀流淚。性格非常節儉，控御下屬很有辦法，境内治理很好。所著文集及《孝經》、《周易義記》及《大小乘幽微》，都在社會上流行。隋文帝又命其太子蕭琮嗣位，年號廣運。

蕭琮

琮字温文。性倜儻不羈，博學有文義，兼善弓馬。初封東陽王，尋立爲皇太子。及嗣位，隋文帝徵琮叔父

蕭琮字温文。性格倜儻不受約束，博學有文義，同時善於騎馬射箭。起初封爲東陽王，不久立爲皇太子。嗣位後，隋文帝徵召蕭琮的叔父蕭

岑入朝，因留不遣。復置江陵總管以監之。

琮之二年，隋文帝又徵琮入朝。琮率其臣下二百餘人朝於長安。隋文帝仍遣武鄉公崔弘度將兵戍江陵。軍至鄀州，琮叔父巖及弟瓛等懼弘度掩襲之，遂虜居民奔於陳。隋文帝於是廢梁國，曲赦江陵死罪，給民復十年。梁二主各給守墓十户。尋拜琮爲柱國，封莒國公。

岑入朝，留下不派遣。因而復置江陵總管加以監視。

蕭琮的第二年，隋文帝又徵召蕭琮入朝。蕭琮率領二百多臣僚到長安朝見。隋文帝派遣武鄉公崔弘度率軍在江陵戍守。軍隊至鄀州，蕭琮的叔父蕭巖及弟弟蕭瓛等人害怕弘度突然襲擊，因此逼迫居民逃往陳朝。隋文帝於是廢除梁國，赦免江陵犯有死罪的人，免民衆十年賦徭。梁朝二主各給十户守墓的人。不久任命蕭琮爲柱國，封莒國公爵位。

自詧初即位，歲在乙亥，至是，歲在丁未，凡三十有三歲矣。

詧子嶚，追謚孝惠太子；巖，封安平王；岌，東平王；岑，河間王，後改封吴郡王。巋子瓛，義興王；瑑，晋陵王；璟，臨海王；珣，南海王；瑒，義安王；瑀，新安王。

自從當初蕭詧即位，當時是乙亥年，到如今，是丁未年，前後共是三十三年。

蕭詧子蕭嶚，追謚爲孝惠太子；蕭巖，封爲安平王；蕭岌，封爲東平王；蕭岑，封爲河間王，後改封吴郡王。蕭巋子蕭瓛，封爲義興王；蕭瑑，封爲晋陵王；蕭璟，封爲臨海王；蕭珣，封爲南海王；蕭瑒，封爲義安王；蕭瑀，封爲新安王。

詧之在藩及居帝位，以蔡大寶爲股肱，王操爲腹心，魏益德、尹正、薛暉、許孝敬、薛宣爲爪牙，甄玄成、劉盈、岑善方、傅准、褚珪、蔡大業典衆務。張綰以舊齒處顯位，沈重以儒學蒙厚禮。自餘多所獎拔，咸盡其器能。及巋纂業，親賢并用，將相則華皎、殷亮、劉忠義，宗室則蕭欣、蕭巽，民望則蕭確、謝温、柳洋、王湜、徐岳，外戚則王凝、王誦、殷璉，文章則劉孝勝、范迪、沈君游、君公、柳信言，政事則袁敞、柳莊、蔡延壽、甄詡、皇甫兹。故能保其疆土，而和其民人焉。

蕭詧爲藩王和登基爲皇帝，都以蔡大寶爲股肱，王操爲心腹，魏益德、尹正、薛暉、許孝敬、薛宣爲爪牙，甄玄成、劉盈、岑善方、傅准、褚珪、蔡大業典掌各種事務。張綰以舊臣而處於顯要的位置上，沈重因爲儒學得到很大的禮敬。其他的人多所獎拔，都能够盡其才能。到蕭巋繼嗣時，親賢都得到重用，將相則有華皎、殷亮、劉忠義，宗室則有蕭欣、蕭巽，民望則有蕭確、謝温、柳洋、王湜、徐岳，外戚則有王凝、王誦、殷璉，文章則有劉孝勝、范迪、沈君游、君公、柳信言，政事則有袁敞、柳莊、蔡延壽、甄詡、皇甫兹。所以能够保住疆土，使百姓和順安定。

今載詧子嶚等及蔡大寶以下尤著者，附於左。其在梁、陳、隋已有傳，及巋諸子未任職者，則不兼録。

如今記載蕭詧子蕭嶚等人以及蔡大寶以下比較著名者，附録於下。凡是在梁、陳、隋已經有傳者，以及蕭巋未曾任職的諸子，便不記録。

蕭嶚

嶚字道遠，詧之長子也。母曰宣静皇后。幼聰敏，有成人之量。詧之

蕭嶚字道遠，是蕭詧的長子。其母親是宣静皇后。自幼聰敏，如同成年人一樣。蕭詧成爲梁

爲梁王，立爲世子。尋病卒。及詧稱帝，追謚焉。

王，立爲世子。不久因病去世。當蕭詧稱帝的時候，給予追謚。

蕭巖

巖字義遠，詧第五子也。性仁厚，善於撫接。歷侍中、荆州刺史、尚書令、太尉、太傅。入陳，授平東將軍、東揚州刺史。及陳亡，百姓推巖爲主，以禦隋師。爲總管宇文述所破，伏法於長安。

蕭巖字義遠，是蕭詧的第五子。性情仁厚，善於安撫接納。歷任侍中、荆州刺史、尚書令、太尉、太傅。進入陳朝，授予平東將軍、東揚州刺史。陳朝亡後，百姓推舉蕭巖爲首領，抗禦隋朝軍隊。爲總管宇文述所破，在長安伏法。

蕭岌

岌，詧第六子也。性淳和，幼而好學。位至侍中、中衛將軍。巋之五年，卒，贈侍中、司空。謚曰孝。

蕭岌，蕭詧的第六子。性情淳和，自幼而喜好學習。位至侍中、中衛將軍。在蕭巋的第五年，去世，追贈侍中、司空。謚號爲孝。

蕭岑

岑字智遠，詧第八子也。位至太尉。性簡貴，御下嚴整。及琮嗣位，自以望重屬尊，頗有不法，故隋文徵入朝。拜大將軍，封懷義郡公。

蕭岑字智遠，是蕭詧的第八子。位至太尉。性情簡貴，對部下要求嚴格。蕭琮嗣位後，自以爲名望和輩屬都很尊重，常常做些不法的事情，所以隋文帝徵召他入朝。拜大將軍，封懷義郡公爵位。

蕭瓛

瓛字欽文，巋第三子也。幼有令譽，能屬文，特爲巋所愛。位至荆州刺史。初，隋師至郡州，梁之百寮咸恐懼，計無所出。唯瓛建議南奔。入陳，授侍中、安東將軍、吴州刺史。及陳亡，吴人推爲主以禦隋師。戰而敗，與巖同時伏法。

蕭瓛字欽文，是蕭巋的第三子。自幼便有名聲，會寫文章，蕭巋特别喜愛他。位至荆州刺史。當初，隋朝軍隊至郡州時，梁朝的百官都十分恐懼，不知道如何是好。惟有蕭瓛建議往南逃奔。進入陳朝，授侍中、安東將軍、吴州刺史。當陳亡之時，吴人推舉他爲首領抗禦隋朝軍隊。接戰失敗，與蕭巖同時伏法。

蔡大寶

蔡大寶字敬位，濟陽考城人。祖履，齊尚書祠部郎。父點，梁尚書儀曹郎、南兖州别駕。

蔡大寶字敬位，是濟陽考城人。祖父蔡履，齊朝尚書祠部郎。父親蔡點，梁朝尚書儀曹郎、南兖州别駕。

大寶少孤，而篤學不倦，善屬文。初以明經對策第一，解褐武陵王國左常侍。嘗以書干僕射徐勉，大爲勉所賞異。乃令與其子游處，所有墳籍，盡以給之。遂博覽群書，學無不綜。

大寶少年喪父，但是篤學不倦，善寫文章。最初以明經對策第一，出仕爲武陵王國左常侍。曾經給僕射徐勉去信，徐勉大爲贊賞。乃令與其子交往，所有的經典著作，全都給他。因此博覽群書，所學十分廣博。

詧初出第，勉仍薦大寶爲侍讀，兼掌記室。尋除尚書儀曹郎。出鎮會

蕭詧初次外任鎮守，徐勉推薦大寶爲侍讀，兼掌記室。不久任爲尚書儀曹郎。鎮守會稽時，

稽，大寶爲記室，領長流。詧莅襄陽，遷諮議參軍。及梁元帝與河東王譽結隙，詧令大寶使江陵以觀之。梁元帝素知大寶，見之甚悦。乃示所制《玄覽賦》，令注解焉。三日而畢。元帝大嗟賞之，贈遺甚厚。大寶還白詧云："湘東必有異圖，禍亂將作，不可下援臺城。"詧納之。及爲梁王，除中書侍郎，兼吏部，掌大選事，領襄陽太守，遷員外散騎常侍、吏部郎，俄轉吏部尚書。軍國之事，咸委决焉。加授大將軍，遷尚書僕射，進號輔國將軍。又除使持節、宣惠將軍、雍州刺史。

大寶爲記室，領長流。蕭詧鎮守襄陽時，遷任諮議參軍。當梁元帝與河東王蕭譽發生矛盾時，蕭詧令大寶出使江陵以觀察情况。梁元帝素來知道大寶，見面之後很高興。將所作的《玄覽賦》給他看，令他加以注解。三天就完成了。元帝非常驚奇贊賞，送給他很多財物。大寶回去對蕭詧説："湘東必定有異圖，將要發生禍亂，不可下援臺城。"蕭詧采納了這一建議。成爲梁王時，任命爲中書侍郎，兼吏部，掌管大選事務，領襄陽太守，遷任員外散騎常侍、吏部郎，不久轉任吏部尚書。軍國之事，都由他决定。加授大將軍，遷任尚書僕射，進號輔國將軍。又任命爲使持節、宣惠將軍、雍州刺史。

詧於江陵稱帝，徵爲侍中、尚書令，參掌選事，又加雲麾將軍，荆州刺史。進位柱國、軍師將軍，領太子少傅，轉安前將軍，封安豐縣侯，邑一千户。從巋入朝，領太子少傅。巋嗣位，册授司空、中書監、中權大將軍，領吏部尚書。固讓司空，許之。加特進。巋之三年，卒。巋哭之慟，自卒及葬，三臨其喪。贈司徒，進爵爲公。謚曰文凱。配食詧廟。

蕭詧於江陵稱帝，徵召爲侍中、尚書令，參預掌管選拔舉士，又加雲麾將軍，荆州刺史。進位柱國、軍師將軍，領太子少傅，轉爲安前將軍，封安豐縣侯爵位，食邑一千户。隨從蕭巋入朝，領太子少傅。蕭巋嗣位，册授司空、中書監、中權大將軍，領吏部尚書。堅决辭讓司空一職，得到允許。加特進。蕭巋的第三年，去世。蕭巋慟哭不止，自去世到下葬，三次至其喪處。追贈爲司徒，晋爵爲公。謚號文凱。於蕭詧廟中加以配享。

大寶性嚴整，有智謀，雅達政事，文詞贍速。詧之章表書記教令詔册，并大寶專掌之。詧推心委任，以爲謀主。時人以詧之有大寶猶劉先主之有孔明焉。所著文集三十卷，及《尚書義疏》并行於世。有四子。

大寶性情嚴肅認真，有智謀，通曉政事，文思敏捷。蕭詧的章表書記教令詔册，都是大寶專門執掌。蕭詧推心委任，以其作爲主要謀士。當時人評論説蕭詧有大寶就如同劉先主有孔明一樣。所著文集三十卷，及《尚書義疏》都流行於世。有四子。

次子延壽，有器識，博涉經籍，尤善當世之務。尚詧女宣成公主。歷中書郎、尚書右丞、吏部郎、御史中丞。從琮入隋，授開府儀同三司，秘書丞。終於成州刺史。大寶弟大業。

次子延壽，有氣度見識，博涉經籍，尤其長於治世之道。娶蕭詧女宣成公主。歷任中書郎、尚書右丞、吏部郎、御史中丞。隨從蕭琮入隋朝，授開府儀同三司，秘書丞。在成州刺史任上去世。大寶弟弟大業。

蔡大業

大業字敬道。有至行，父没，居喪過禮。性寬恕，學涉經史，有將命材，屢充使詣闕。初以西中郎府參軍

大業字敬道。有卓越的品行，服父喪時，超出禮儀。性情寬恕，所學涉及經史，擁有將命的才能，多次作爲使者入朝。當初以西中郎府參軍

隨詧之鎮。詧稱帝，歷尚書左丞、開遠將軍、監利郡守、散騎常侍、衛尉卿。巋嗣位，遷都官尚書，除貞毅將軍、漳川太守。入爲左民尚書、太常卿。巋之七年，卒，贈金紫光禄大夫。謚曰簡。有五子，允恭最知名。起家著作佐郎、太子舍人。梁滅入陳，拜尚書庫部郎。陳亡入隋，授起居舍人。

隨從蕭詧至鎮。蕭詧稱皇帝後，歷任尚書左丞、開遠將軍、監利郡守、散騎常侍、衛尉卿。蕭巋嗣位，遷任都官尚書，授貞毅將軍、漳川太守。入爲左民尚書、太常卿。蕭巋的第七年，去世，追贈金紫光禄大夫。謚號簡。有五子，允恭最出名。入仕爲著作佐郎、太子舍人。梁國被滅進入陳朝，拜尚書庫部郎。陳朝亡國進入隋朝，授起居舍人。

王操

王操字子高。其先，太原晋陽人也。詧母龔氏之外弟也。祖靈慶，海鹽令。父景休，臨川内史。

操性敦厚，有籌略，博涉經史，在公恪勤。初爲詧外兵參軍，親任亞於蔡大寶。詧承制，除尚書左丞。及稱帝，遷五兵尚書、大將軍、郢州刺史。尋進位柱國，封新康縣侯。巋嗣位，授鎮右將軍、尚書僕射。

及吴明徹爲寇，巋出頓紀南，操撫循將士，莫不用命。明徹既退，江陵獲全，操之力也。遷侍中、中衛將軍、尚書令、開府儀同三司，參掌選事，領荆州刺史。操既位居朝右，每自挹損，深得當時之譽。巋之十四年，卒。巋舉哀於朝堂，流涕謂其群臣曰："天不使吾平蕩江表，何奪吾賢相之速也。"及葬，親祖於瓦官門。贈司空，進爵爲公。謚曰康節。有七子。次子衡最知名。有才學，起家秘書郎。歷太子洗馬、中書、黄門侍郎。

王操字子高。原籍是太原晋陽人。是蕭詧母龔氏的表弟。祖父靈慶，任海鹽令。父親景休，任臨川内史。

王操性情敦厚，很有謀略，博涉經史，勤勉奉公。最初任蕭詧外兵參軍，親任不如蔡大寶。蕭詧承制，授尚書左丞。及稱帝時，遷任五兵尚書、大將軍、郢州刺史。不久進位柱國，封新康縣侯爵位。蕭巋嗣位後，授鎮右將軍、尚書僕射。

當吴明徹侵犯時，蕭巋出頓於紀南，王操體恤安撫部下，將士都爲其效命。明徹退走，江陵得以保全，功勞在於王操。遷任侍中、中衛將軍、尚書令、開府儀同三司，參與掌管選拔舉士，領荆州刺史。王操任居高位，却非常謙遜，得到當時很高的贊譽。在蕭巋的第十四年，去世。蕭巋於朝堂舉哀，流着眼淚對群臣説："上天不想使我平蕩江表，爲什麽這麽快就奪去我的賢相。"下葬時，親自於瓦官門送行。追贈司空，晋爵爲公。謚號康節。有七子。次子王衡最出名。才學很高，入仕任秘書郎。歷任太子洗馬、中書、黄門侍郎。

魏益德

魏益德，襄陽人也。有才幹，膽勇過人。數從軍征討，以功累遷至郡守。詧莅襄陽，以益德爲其府司馬。詧承制，拜將軍。尋加大將軍。及詧稱帝，進位柱國，封上黄縣侯，邑千户，加車騎將軍。詧之二年，卒，贈

魏益德，是襄陽人。很有才幹，膽識勇氣過人。多次隨軍征討，以功多屢經升遷爲郡守。蕭詧來到襄陽，任命益德爲其府的司馬。蕭詧承制，拜爲將軍。不久加爲大將軍。及蕭詧稱帝，進位柱國，封上黄縣侯爵位，食邑千户，加車騎將軍。蕭詧的第二年，去世，追贈司空。謚號忠

司空。謚曰忠壯。進爵爲公。巋之五年，以益德配食詧廟。

壯。晋爵爲公。蕭巋的第五年，以益德配享蕭詧廟。

尹正

尹正，其先天水人。詧莅雍州，正爲其府中兵參軍。擒張纘，獲杜岸，皆正之力。詧承制，以爲將軍。尋拜大將軍。及稱帝，除護軍將軍，進位柱國，封新野縣侯，邑千户。詧之三年，卒，贈開府儀同三司。謚曰剛。巋之五年，以正配食詧廟。子德毅，多權略，位至大將軍。後以見疑賜死。

尹正，原籍是天水。蕭詧鎮守雍州時，尹正爲其府的中兵參軍。擒獲張纘、杜岸，都是尹正出力所爲。蕭詧承制，任命爲將軍。不久拜大將軍。到蕭詧稱帝的時候，授護軍將軍，進位柱國，封新野縣侯爵位，食邑千户。蕭詧的第三年，去世，追贈開府儀同三司。謚號剛。蕭巋的第五年，以尹正附祭於蕭詧廟。其子德毅，很有謀略，位至大將軍。後來因爲受懷疑被賜死。

薛暉

薛暉，河東人也。有才略。身長八尺，形貌甚偉。嘗督禁旅，爲詧爪牙，當禦侮之任。與尹正攻獲杜岸於南陽。詧承制，拜將軍。尋加大將軍，進位柱國，除領軍將軍。巋之二年，卒，贈開府儀同三司。有六子，子建、子尚知名。

薛暉，是河東人。很有才氣謀略。身高八尺，形貌很魁偉。曾經督管禁旅，作爲蕭詧的爪牙，承當爲蕭詧防禦的任務。與尹正於南陽攻打擒獲杜岸。蕭詧承制，拜爲將軍。不久加大將軍，進位柱國，授領軍將軍。蕭巋的第二年，去世，追贈開府儀同三司。有六子，知名的有子建、子尚。

許孝敬

許孝敬，吴人，小名嗣兒。勁勇過人，爲詧驍將。以大將軍守河東。既無救援，爲吴明徹所擒，遂戮於建康市。贈車騎大將軍。子世武嗣。少襲父大將軍，好勇不拘行檢。重賓客，施與不節。資産既盡，鬱鬱不得志，遂謀奔陳。事覺，伏誅。

許孝敬，是吴人，小名嗣兒。强悍勇猛超過常人，是蕭詧的驍將。以大將軍之職駐守河東。因爲没有救援，被吴明徹所擒獲，於建康市被殺。追贈車騎大將軍。其子世武承嗣。年少承襲父親大將軍之職，喜好勇力而行止不加拘束。看重賓客，無節制地施與。資産花完後，心情不好認爲不得志，便圖謀逃奔陳朝。事情被發覺，被誅殺。

李廣

又有大將軍李廣，會稽人。早事詧，以敢勇聞。沌口之役，先登力戰。及華皎軍敗，爲吴明徹所擒。將降之，廣辭色不屈，遂被害。贈太尉，追封建興縣公。謚曰忠武。

又有大將軍李廣，是會稽人。很早便事奉蕭詧，因爲勇敢而聞名。沌口之役，先登力戰。由於華皎戰敗，所以爲吴明徹所擒獲。想讓其歸降，李廣不屈服，因而被殺害。追贈太尉，追封建興縣公。謚號忠武。

甄玄成

甄玄成字敬平，中山人。博達經史，善屬文。少爲簡文所知。以録事參軍隨詧鎮襄陽。轉中記室參軍，掌

甄玄成字敬平，是中山人。博學通曉經史，善作文章。年少已爲簡文帝所知。以録事參軍職隨從蕭詧鎮守襄陽。轉任中記室參軍，掌書記，

書記，頗參政事。以江陵甲兵殷盛，遂懷貳心。密書與梁元帝，申其誠款。遂有得其書者，進之於詧。詧深信佛法，常願不殺誦《法華經》人。玄成素誦《法華經》，遂以此獲免。詧後見之，常曰："甄公好得《法華經》力。"歷位中書侍郎、御史中丞、祠部尚書、吏部尚書。詧之六年，卒，贈侍中、護軍將軍。有文集二十卷。子詡，少沈敏，閑習政事。歷中書舍人、尚書右丞。從琮入隋，授開府儀同三司，終於太府少卿。

常參與政事。由於江陵甲兵衆多强盛，因此有了反叛之心。秘密給梁元帝送信，申明願意投附。有人得到這信，進呈給蕭詧。蕭詧深信佛法，平常所願是不殺誦《法華經》的人。玄成平素誦《法華經》，因此得以免難。蕭詧後來見到他，常常説："甄公真是得到了《法華經》的助力。"歷任中書侍郎、御史中丞、祠部尚書、吏部尚書。蕭詧的第六年，去世，追贈侍中、護軍將軍。著有二十卷文集。其子甄詡，年少沉着聰慧，熟悉政事。歷任中書舍人、尚書右丞。隨從蕭琮入隋朝，授開府儀同三司，於太府少卿任上去世。

劉盈

劉盈，彭城人，以西中郎府録事參軍隨詧之鎮。有器度，勤於在公。詧之軍國經謀，頗得參預。歷黄門郎、中書監、雍州刺史、尚書僕射。巋之七年，卒，贈本官。第三子然，于時頗知名。隋鷹擊郎將。

劉盈，是彭城人，以西中郎府録事參軍之職隨從蕭詧來鎮。很有器量風度，勤勉奉公。蕭詧的軍國經營謀略，經常得以參預。歷任黄門郎、中書監、雍州刺史、尚書僕射。蕭巋的第七年，去世，贈本官。第三子劉然，於當時頗有名氣。在隋朝任鷹擊郎將。

岑善方

岑善方字思義，南陽棘陽人，漢征南大將軍彭之後也。祖惠甫，給事中。父昶，散騎侍郎。

岑善方字思義，是南陽棘陽人，漢代征南大將軍岑彭的後代。祖父惠甫，任給事中。父親岑昶，任散騎侍郎。

善方有器局，博綜經史，善於辭令。以刑獄參軍隨詧至襄陽。詧初請内附，以善方兼記室，充使詣闕。應對閑敏，深爲太祖所嘉。自此往來，凡數十反。魏恭帝二年，授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封長寧縣公。詧之承制也，授中書舍人，遷襄陽郡守。及稱帝，徵爲太舟卿，領中書舍人，轉太府，領舍人如故。尋遷散騎常侍、起部尚書。善方性清慎，有當世幹能，故詧委以機密。詧之七年，卒，贈太常卿。謚曰敬。所著文集十卷。

善方有器量，通曉經史，能言善辯。以刑獄參軍之職隨從蕭詧至襄陽。蕭詧最初請求内附時，任命善方爲兼記室，充當使者到朝廷。應答嫻雅敏捷，太祖大爲稱贊。自此往來，數十次來回往返。魏恭帝二年，授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封長寧縣公爵位。蕭詧承制時，授中書舍人，遷任襄陽郡守。稱帝時，徵召爲太舟卿，領中書舍人，轉任太府，仍舊領舍人。不久遷任散騎常侍、起部尚書。善方性情清廉謹慎，有治世之才，所以蕭詧將機密要務都委托給他。蕭詧的第七年，去世，追贈太常卿。謚號敬。著有文集十卷。

有七子，并有操行。之元、之利、之象最知名。之元，太子舍人，早卒。高祖録善方充使之功，追之

有七子，都有操行。其中最知名的是之元、之利、之象。之元，任太子舍人，很早去世。高祖録善方充任使者的功勞，徵召之利、之象入

利、之象入朝。授之利帥都督、代王記室參軍。後仕隋，歷安固令、郴義江三州司馬、零陵郡丞。之象掌式中士，隋文帝相府參軍事。後仕隋，歷尚書虞部員外郎、邵陵上宜渭南邯鄲四縣令。

朝。之利被授予帥都督、代王記室參軍。後來在隋朝爲官，歷任安固令、郴義江三州司馬、零陵郡丞。之象掌式中士，隋文帝相府參軍事。後來在隋朝爲官，歷任尚書虞部員外郎、邵陵上宜渭南邯鄲四縣令。

傅准

傅准，北地人。祖照，金紫光祿大夫。父諝，湘東王外兵參軍。准有文才，善詞賦。以西中郎參軍隨詧之鎮。官至度支尚書。巋之七年，卒，贈太常卿。謚曰敬康。所著文集二十卷。有二子，曰秉曰執，并材兼文史。秉，尚書右丞。執，中書舍人、尚書左丞。

傅准，是北地人。祖父傅照，爲金紫光祿大夫。父親傅諝，任湘東王外兵參軍。傅准文才很好，善於詞賦。以西中郎參軍之職隨從蕭詧到鎮。官至度支尚書。蕭巋的第七年，去世，追贈太常卿。謚號敬康。著有文集二十卷。有二子，一名叫傅秉，一名叫傅執，都兼有文史才能。傅秉，任尚書右丞。傅執，任中書舍人、尚書左丞。

宗如周

宗如周，南陽人。有才學，容止詳雅。以府僚隨詧，歷黄門、散騎、列卿，後至度支尚書。巋之九年，卒。如周面狹長，以《法華經》云"聞經隨喜，面不狹長"，嘗戲之曰："卿何爲謗經?"如周踧踖，自陳不謗。詧又謂之如初。如周懼，出告蔡大寶。大寶知其旨，笑謂之曰："君當不謗餘經，政應不信《法華》耳。"如周乃悟。又嘗有人訴事於如周，謂爲經作如州官也，乃曰："某有屈滯，故來訴如州官。"如周曰："爾何小人，敢呼我名!"其人慚謝曰："衹言如州官作如州，不知如州官名如周。早知如州官名如周，不敢喚如州官作如周。"如周乃笑曰："命卿自責，見侮反深。"衆咸服其寬雅。有七子。希顔、希華知名。希顔有文學，仕至中書舍人。希華博通經術，爲荆楚儒宗。

宗如周，是南陽人。才學很好，儀表舉止安詳文雅。以府僚之職隨從蕭詧，歷任黄門、散騎、列卿，後來官至度支尚書。蕭巋的第九年，去世。如周臉狹長，蕭詧以《法華經》説"聞經隨喜，面不狹長"，曾經戲笑他説："卿何以誹謗經書?"如周不知所措，自我陳述没有誹謗。蕭詧又如當初所説。如周害怕了，告知蔡大寶。大寶知道其旨意，笑着對他説："君不會誹謗其他經書，衹是不信《法華經》而已。"如周纔醒悟過來。曾經有人對如周叙事，所説已做州官，因此説："我有冤枉，所以來訴於州官。"如周説："你是什麽人，竟敢呼叫我的名字!"其人道歉説："衹是説如州官任爲如州，却不知道如州官名字爲如周。要是早知道如州官名爲如周，不敢稱呼如州官爲如周。"如周因而笑着説："本來命卿自責的，反而被侮更深。"衆人都欽服他的寬雅。有七子。有名氣的有希顔、希華。希顔有文才，官至中書舍人。希華通曉經術，成爲荆楚的儒宗。

蕭欣

蕭欣，梁武帝弟安成康王秀之孫，煬王機之子也。幼聰警，博綜

蕭欣，是梁武帝弟弟安成康王蕭秀的孫子，煬王蕭機的兒子。幼年便聰明機警，精通古代

墳籍，善屬文。詧踐位，以欣襲機封。歷侍中、中書令、尚書僕射、尚書令。巋之二十三年，卒，贈司空。欣與柳信言，當巋之世，俱爲一時文宗。有集三十卷。又著《梁史》百卷，遭亂失本。

典籍，善寫文章。蕭詧踐位後，以蕭欣承襲蕭機的封爵。歷任侍中、中書令、尚書僕射、尚書令。蕭巋的二十三年，去世，追贈司空。蕭欣與柳信言，在蕭巋的時候，都是當時的文宗。著有文集三十卷。又著有《梁史》一百卷，因遭逢亂世而失傳。

柳洋

柳洋，河東解人。祖惔，尚書左僕射。父昭，中書侍郎。洋少有文學，以禮度自拘，與王湜俱以風範方正爲當時所重。位至吏部尚書，出爲上黄郡守。梁國廢，以郡歸隋，授開府儀同三司。尋卒。

柳洋，是河東解人。祖父柳惔，任尚書左僕射。父親柳昭，任中書侍郎。柳洋年少就有文才，遵守禮度，與王湜都因爲風範方正而受到當時人的敬重。官至吏部尚書，外任上黄郡守。梁國被廢除後，以郡歸附隋朝，授開府儀同三司。不久去世。

徐岳

徐岳，東海人，尚書左僕射、開府儀同三司、簡肅公勉之少子也。少方正，博通經史。初爲東陽王琮師。琮爲皇太子，授詹事。及嗣位，除侍中、左民尚書，俄遷尚書僕射。從琮入隋，授上開府儀同三司。終於陳州刺史。子凱，秘書郎。岳兄矩，有文學，善吏事。頗黷於貨賄。位至度支尚書。子敬，鴻臚卿。

徐岳，是東海人，尚書左僕射、開府儀同三司、簡肅公徐勉的小兒子。年少方正，精通經史。最初任東陽王蕭琮師。蕭琮立爲皇太子，授詹事。及嗣位後，被任爲侍中、左民尚書，不久遷任尚書僕射。隨從蕭琮入隋朝，授上開府儀同三司。於陳州刺史任上去世。其子徐凱，任秘書郎。徐岳兄徐矩，有文學才能，善於行政事務。經常收受賄賂。官至度支尚書。其子徐敬，官至鴻臚卿。

王淀

王淀，琅邪臨沂人。祖琳，侍中、太府卿。父錫，侍中。淀少有令譽，尚詧妹廬陵長公主。歷秘書郎、太子舍人、宣成王友、廬陵内史。詧踐位，授侍中、吏部尚書。巋之四年，使詣闕，卒於賓館。贈侍中、右光禄大夫。子瓘，有文詞，黄門侍郎。淀弟湜，方雅有器識。位至都官尚書。巋之二十年，卒。子懷，秘書郎，隋沔陽令。

王淀，是琅邪臨沂人。祖父王琳，任侍中、太府卿。父親王錫，任侍中。王淀年少便有美好的名聲，娶蕭詧妹妹廬陵長公主爲妻。歷任秘書郎、太子舍人、宣成王友、廬陵内史。蕭詧踐位時，授侍中、吏部尚書。蕭巋的第四年，出使朝廷，在賓館中去世。追贈侍中、右光禄大夫。其子王瓘，有文學才能，任黄門侍郎。王淀弟弟王湜，風度優雅有器量見識。官至都官尚書。蕭巋的第二十年，去世。其子王懷，任秘書郎，在隋朝爲沔陽令。

范迪

范迪，順陽人。祖縝，尚書左丞。父胥，鄱陽内史。迪少機辯，善屬文。歷中書黄門侍郎、尚書右丞、散騎常侍。巋之十七年，卒。有文集

范迪，是順陽人。祖父范縝，任尚書左丞。父親范胥，任鄱陽内史。范迪年少機辯，善寫文章。歷任中書黄門侍郎、尚書右丞、散騎常侍。蕭巋的第十七年，去世。著有文集十卷。其子范

十卷。子裒。迪弟適，文采劣於迪，而經術過之。位至中衛、東平王長史。

裒。范迪弟弟范適，文采遜於范迪，經術方面則超過他。官至中衛、東平王長史。

沈君游　沈君公

沈君游，吴興人。祖僧昱，左民尚書。父巡，東陽太守。君游博學有詞采，位至散騎常侍。巋之十二年，卒。有文集十卷。

弟君公，有幹局，美風儀，文章典正，特爲巋所重。歷中書黄門侍郎、御史中丞。自都官尚書爲義興王瓛師。從瓛奔陳，授侍中、太子詹事。隋平陳，以瓛同謀度江，伏誅。

沈君游，是吴興人。祖父僧昱，任左民尚書。父親沈巡，任東陽太守。君游博學而有文學才能，官至散騎常侍。蕭巋的第十二年，去世。著有文集十卷。

弟弟君公，有能力，風度翩翩，文章雅正，蕭巋特别器重他。歷任中書黄門侍郎、御史中丞。自都官尚書任爲義興王蕭瓛師。隨從蕭瓛逃到陳朝，授侍中、太子詹事。隋朝平定陳朝，因爲同蕭瓛共謀渡江，而被處死。

袁敞

袁敞，陳郡人。祖昂，司空。父士俊，安成内史。敞少有器量，博涉文史。以吏部郎使詣闕。時主者以敞班在陳使之後，敞固不從命。主者詰之，敞對曰："昔陳之祖父乃梁諸侯之下吏也，棄忠與義，盗有江東。今大周朝宗萬國，招携以禮，若使梁之行人在陳人之後，便恐彝倫失序。豈使臣之所望焉。"主者不能屈，遂以狀奏。高祖善之，乃詔敞與陳使異日而進。還，以稱旨，遷侍中，轉左民尚書。從琮入隋，授開府儀同三司。終於譙州刺史。子謐、謙。

袁敞，是陳郡人。祖父袁昂，任司空。父親士俊，任安成内史。袁敞年少有器量，博涉文史。以吏部郎出使朝廷。當時主管人將袁敞排在陳朝使者之後，袁敞無論如何都不從命。主管人責問他，袁敞回答説："往昔陳朝的祖父是梁朝諸侯的下吏，背叛主人，盗據江東地區。如今大周朝爲天下所歸敬，招待以禮儀，如果使梁的使者排在陳的後面，恐怕有悖常禮。這不是使臣所希望的。"主管人無法使他屈服，因而將情况奏上。高祖加以贊揚，下詔袁敞和陳使不同日子進見。返回後，因爲符合旨意，遷任侍中，轉任爲左民尚書。隨從蕭琮入隋朝，授開府儀同三司。於譙州刺史任上去世。其子爲袁謐、袁謙。

史臣曰：梁主任術好謀，知賢養士，蓋有英雄之志，霸王之略焉。及淮海版蕩，骨肉猜貳，擁衆自固，稱藩内款，終能據有全楚，中興頹運。雖土宇殊於舊邦，而位號同於曩日。貽厥自遠，享國數世，可不謂賢哉？嗣子纂承舊業，增修遺構，賞罰得衷，舉厝有方。密邇寇仇，則威略具舉；朝宗上國，則聲猷遠振。豈非繼世之令主乎？

史臣曰：梁主善於謀略，禮賢下士，具有英雄之志，有霸王的謀略。當淮海動亂不安，骨肉相互猜疑，擁兵自固，稱藩而歸附，最終可以占據整個楚地，中興頹運。雖然疆土不同故國，但是位號和以前一樣。傳之久遠，享國數代，能不算作賢嗎？嗣子承其事業，增修舊典，賞罰適當，舉措有方。對待近敵，則威略并舉；朝見上國，則聲名遠揚。難道不是繼世的賢德君主嗎？

周書卷四十九

列傳第四十一

異域(上)

高麗　百濟　蠻　獠　宕昌　鄧至
白蘭　氐　稽胡　庫莫奚

蓋天地之所覆載，至大矣；日月之所臨照，至廣矣。然則萬物之内，民人寡而禽獸多；兩儀之間，中土局而庶俗曠。求之鄒説，詭怪之迹實繁；考之《山經》，奇譎之詞匪一。周、孔存而不論，是非紛而莫辯。秦皇鞭笞天下，黷武於遐方；漢武士馬强盛，肆志於遠略。匈奴既却，其國已虚；天馬既來，其民亦困。是知雁海龍堆，天所以絶夷夏也；炎方朔漠，地所以限内外也。况乎時非秦、漢，志甚嬴、劉，違天道以求其功，殫民力而從所欲，顛墜之釁，固不旋踵。是以先王設教，内諸夏而外夷狄；往哲垂範，美樹德而鄙廣地。雖禹迹之東漸西被，不過海及流沙；王制之自北徂南，裁稱穴居交趾。豈非道貫三古，義高百代者乎。

天地所覆蓋與承載的，是最大的了；日月所臨照的地方，是最廣闊的了。但是在萬物之中，人的數量少而禽獸多；天地之間，中原狹小而庶俗廣曠。尋求鄒衍的説法，詭怪的方面十分繁雜；考察《山海經》，奇譎之詞各不相同。周公、孔子，都是存而不評定，是非紛亂難以辨明。秦始皇鞭笞天下，在遠方濫用武力；漢武帝兵馬强盛，縱情開拓疆土。匈奴失敗後，國家實力已虚弱；天馬到來時，人民已經窮困。由此可知雁海龍堆，是上天用以隔絶夷夏的；南方炎炎之地與北方大漠，是地以此分隔内外的。何况時代并非秦、漢，志好又超過秦皇、漢武，違背天道以求取功勞，竭盡民力來實現欲望，覆滅的禍害，轉眼就到。所以先王實行教化，先重視諸夏而後夷狄；往昔的賢哲垂示典範，贊美樹立仁德而輕視拓廣土地。雖然禹的行迹東行西進，也没有越過海和流沙；王朝的制度從北到南，衹稱説於穴居交趾。這不就是道貫於三古，義高於百代嗎。

有周承喪亂之後，屬戰争之日，定四表以武功，安三邊以權道。趙、魏尚梗，則結姻於北狄；厩庫未實，則通好於西戎。由是德刑具舉，聲明遐洎。卉服氈裘，輻湊於屬國；商胡販客，填委於旗亭。雖東略漏三吴之地，南巡阻百越之境，而國威之所肅

有周承接動亂的局勢，一直處於戰争之中，用武功平定四方，用權道安撫邊境。趙、魏有梗阻，就與北狄結姻；國庫不充實，就與西戎通好。因而仁德和刑罰都得以推廣，聲名遠播。絺葛衣服、毛皮衣服，從各地屬國聚集而來；各國來的商賈，住滿了酒樓。雖然東部治理不包括三吴之地，南方巡視不能達於百越，但是國威遠

服，風化之所覃被，亦足爲弘矣。其四夷來朝聘者，今并紀之於後。至於道路遠近，物産風俗，詳諸前史，或有不同。斯皆録其當時所記，以備遺闕云爾。

揚，教化廣及，也算是很宏大的了。四方民族按期來朝見的，現在都記録於後。至於道路遠近，物産風俗，前史記載很詳細，可能有不同的地方。這都是抄録當時的記載，以防有所闕失。

高麗

高麗者，其先出於夫餘。自言始祖曰朱蒙，河伯女感日影所孕也。朱蒙長而有材略，夫餘人惡而逐之。土于紇斗骨城，自號曰高句麗，仍以高爲氏。其孫莫來漸盛，擊夫餘而臣之。莫來裔孫璉，始通使於後魏。

高麗，其先人出於夫餘。他們自稱始祖叫朱蒙，是河伯之女被日影觸動而懷孕生下來的。朱蒙長大後有才能謀略，夫餘人不喜歡他而將他驅逐。於紇斗骨城居住，自稱爲高句麗，因而以高爲姓。到其孫莫來時勢力逐漸强盛，擊敗夫餘并統治他們。莫來裔孫高璉，開始與後魏通使。

其地，東至新羅，西渡遼水二千里，南接百濟，北鄰靺鞨千餘里。治平壤城。其城，東西六里，南臨浿水。城内唯積倉儲器備，寇賊至日，方入固守。王則别爲宅於其側，不常居之。其外有國内城及漢城，亦别都也，復有遼東、玄菟等數十城，皆置官司，以相統攝。

其地，東邊到新羅，西渡遼水二千里，南邊與百濟相接，北鄰靺鞨千餘里。都城在平壤。其城，東西六里，南面是浿水。在城中衹是積儲糧食器械，寇賊來攻打時，方纔入城固守。其王則於城側另立住宅，不經常居住。其外有國内城及漢城，亦是别都，另有遼東、玄菟等數十城，都設置官署，加以統一管理。

大官有大對盧，次有太大兄、大兄、小兄、意俟奢、烏拙、太大使者、大使者、小使者、褥奢、翳屬、仙人并褥薩凡十三等，分掌内外事焉。其大對盧，則以强弱相陵，奪而自爲之，不由王之署置也。其刑法：謀反及叛者，先以火焚爇，然後斬首，籍没其家；盗者，十餘倍徵贓；若貧不能備，及負公私債者，皆聽評其子女爲奴婢以償之。

大官有大對盧，其次爲太大兄、大兄、小兄、意俟奢、烏拙、太大使者、大使者、小使者、褥奢、翳屬、仙人并褥薩共十三等，分别掌管内外事務。大對盧一職，是相互間以强凌弱，争奪自任的，不是由王所封立的。其刑法：謀反及反叛的人，先以火焚燒，然後斬首，其家被籍没；偷盗者，罰十餘倍的財物；如果貧困者不能繳納，及欠公私債務的，可以以其子女爲奴婢來抵償。

丈夫衣同袖衫、大口袴、白韋帶、黄革履。其冠曰骨蘇，多以紫羅爲之，雜以金銀爲飾。其有官品者，又插二鳥羽於其上，以顯異之。婦人服裙襦，裾袖皆爲襈。書籍有《五經》、《三史》、《三國志》、《晋陽秋》。兵器有甲弩弓箭戟矟矛鋋。賦税則絹布及粟，隨其所有，量貧富差等輸之。土田堉薄，居處節儉。然尚容

男子所穿爲同袖衫、大口褲、白韋帶、黄革履。所戴帽子稱爲骨蘇，大多以紫羅製成，加雜金銀爲裝飾。凡是有官品的，在帽上插二根鳥雀羽毛，以顯示與民不同。婦女穿裙襦，裙裾衣袖比較窄。書籍有《五經》、《三史》、《三國志》、《晋陽秋》。兵器有甲弩弓箭戟矟矛鋋。賦税收絹布及糧食，隨從其所有，根據貧富的差别來收取。土地貧瘠，生活節儉。但是講究儀容舉止。行爲多詐僞，説話粗魯，不論親疏，都在一條川

止。多詐僞，言辭鄙穢，不簡親疏，乃至同川而浴，共室而寢。風俗好淫，不以爲愧。有游女者，夫無常人。婚娶之禮，略無財幣，若受財者，謂之賣婢，俗甚耻之。父母及夫喪，其服制同於華夏。兄弟則限以三月。敬信佛法，尤好淫祀。又有神廟二所：一曰夫餘神，刻木作婦人之象；一曰登高神，云是其始祖夫餘神之子。并置官司，遣人守護。蓋河伯女與朱蒙云。

溪中洗浴，同一間房屋中睡覺。風俗淫亂，男女之事認爲很正常。有些游女，没有固定的丈夫。婚嫁娶親的禮物，財物不多，如果接受財物，就被稱爲是賣婢，風俗認爲是耻辱。父母及丈夫去世，服制禮儀同於華夏。兄弟之間限以三個月。對佛教信仰敬重，尤其喜好不合禮制的祭祀。又有二所神廟：一是夫餘神，用木雕刻爲婦人的形象；二是登高神，説是他們始祖夫餘神之子。都設置管理機構，派人守護。神是河伯女和朱蒙。

璉五世孫成，大統十二年，遣使獻其方物。成死，子湯立。建德六年，湯又遣使來貢。高祖拜湯爲上開府儀同大將軍、遼東郡開國公、遼東王。

高璉第五世孫高成，在大統十二年，派遣使者貢獻土産。高成死後，其子高湯嗣立。建德六年，高湯又派遣使者來朝貢。高祖授予高湯爲上開府儀同大將軍、遼東郡開國公、遼東王。

百濟

百濟者，其先蓋馬韓之屬國，夫餘之别種。有仇台者，始國於帶方。故其地界東極新羅，北接高句麗，西南俱限大海。東西四百五十里，南北九百餘里。治固麻城。其外更有五方：中方曰古沙城，東方曰得安城，南方曰久知下城，西方曰刀先城，北方曰熊津城。

百濟原來是馬韓的屬國，是夫餘的分支。有名爲仇台的，開始於帶方立國。所以其地界東面到新羅，北面接高句麗，西南面則是大海。東西有四百五十里寬，南北有九百餘里長。都城在固麻城。另外還有五方：中方稱爲古沙城，東方稱爲得安城，南方稱爲久知下城，西方稱爲刀先城，北方稱爲熊津城。

王姓夫餘氏，號於羅瑕，民呼爲鞬吉支，夏言并王也。妻號於陸，夏言妃也。官有十六品。左平五人，一品；達率三十人，二品；恩率三品；德率四品；扞率五品；柰率六品。六品已上，冠飾銀華。將德七品，紫帶；施德八品，皂帶；固德九品，赤帶；季德十品，青帶；對德十一品，文督十二品，皆黄帶；武督十三品，佐軍十四品，振武十五品，克虞十六品，皆白帶。自恩率以下，官無常員，各有部司，分掌衆務。内官有前内部、穀部、肉部、内掠部、外掠部、馬部、刀部、功德部、藥部、木

王族的姓氏是夫餘氏，號於羅瑕，民衆稱呼爲鞬吉支，都是華夏語言中王的意思。妻子稱於陸，即華夏語言中的妃子。設立的官有十六品。左平五人，一品；達率三十人，二品；恩率三品；德率四品；扞率五品；柰率六品。六品以上，冠帽飾以銀華。將德七品，紫帶；施德八品，皂帶；固德九品，赤帶；季德十品，青帶；對德十一品，文督十二品，都是黄帶；武督十三品，佐軍十四品，振武十五品，克虞十六品，都是白帶。自恩率往下，没有固定的員額，各自有官署，分别掌管各種事務。内官有前内部、穀部、肉部、内掠部、外掠部、馬部、刀部、功德部、藥部、木部、法部、後官部。外官有司軍部、司徒部、司空部、司寇部、點口部、客部、

部、法部、後官部。外官有司軍部、司徒部、司空部、司寇部、點口部、客部、外舍部、綢部、日官部、都市部。都下有萬家，分爲五部，曰上部、前部、中部、下部、後部，統兵五百人。五方各有方領一人，以達率爲之；郡將三人，以德率爲之。方統兵一千二百人以下，七百人以上。城之内外民庶及餘小城，咸分隸焉。

外舍部、綢部、日官部、都市部。都城有萬户居民，分爲五部，稱爲上部、前部、中部、下部、後部，每部統兵五百人。五方各有一名方領，以達率擔任；任命郡將三人，以德率任之。每方統兵爲一千二百人以下，七百人以上。城内外的人民和各小城，全都隸屬於這一編制中。

其衣服，男子略同於高麗。若朝拜祭祀，其冠兩廂加翅，戎事則不。拜謁之禮，以兩手據地爲敬。婦人衣似袍，而袖微大。在室者，編髮盤於首，後垂一道爲飾；出嫁者，乃分爲兩道焉。兵有弓箭刀矟。俗重騎射，兼愛墳史。其秀異者，頗解屬文。又解陰陽五行。用宋《元嘉曆》，以建寅月爲歲首。亦解醫藥卜筮占相之術。有投壺、樗蒲等雜戲，然尤尚奕棋。僧尼寺塔甚多，而無道士。賦税以布絹絲麻及米等，量歲豐儉，差等輸之。其刑罰：反叛、退軍及殺人者，斬；盜者，流，其贓兩倍徵之；婦人犯奸者，没入夫家爲婢。婚娶之禮，略同華俗。父母及夫死者，三年治服；餘親，則葬訖除之。土田下濕，氣候温暖。五穀雜果菜蔬及酒醴肴饌藥品之屬，多同於内地。唯無駝驢騾羊鵝鴨等。其王以四仲之月，祭天及五帝之神。又每歲四祠其始祖仇台之廟。

穿着的衣服，男子基本上與高麗相同。如果是朝拜祭祀，在帽子兩邊加翅，與軍事有關就不加。拜謁的禮儀，以兩手接觸地面爲敬。婦女衣服似袍子，衣袖略微大些。在家中的，將頭髮編起來盤在頭頂，後面垂下一道爲裝飾；出嫁的人，就分爲兩道。兵器有弓箭刀矟。風俗看重騎馬射箭，兼愛典籍史書。其中的優秀人物，頗懂得讀書撰文。又懂得陰陽五行。使用宋國的《元嘉曆》，以建寅月作爲每年的元月。亦懂得醫藥卜筮占相之術。雜戲有投壺、樗蒲等，但是崇尚下棋。有很多僧尼寺塔，而没有道士。賦税收取布絹絲麻及米等物，以年成豐儉程度，分等級收取。其刑罰是：反叛、臨陣脱逃及殺人者，斬首；偷盜者，流放，罰其贓物的兩倍；婦人犯有奸情的，籍没於夫家做婢女。婚娶禮儀，與中原風俗基本相同。父母及丈夫死去，服喪三年；其他親人去世，安葬後則不必服喪。土地低窪濕潤，氣候温暖。五穀雜果菜蔬及酒醴肴饌藥品之類，大都與内地相同。衹是没有駝驢騾羊鵝鴨等。其王以每季的仲月，祭祀天地及五帝之神。又每年四次拜祀其始祖仇台的廟宇。

自晋、宋、齊、梁據江左，後魏宅中原，并遣使稱藩，兼受封拜。齊氏擅東夏，其王隆亦通使焉。隆死，子昌立。建德六年，齊滅，昌始遣使獻方物。宣政元年，又遣使來獻。

自從晋、宋、齊、梁占據江左，後魏占據中原，百濟都派遣使臣稱藩，接受封拜。齊氏據有東夏，其王夫餘隆也派遣使臣前往。夫餘隆死後，其子夫餘昌立。建德六年，齊國滅亡，夫餘昌方派遣使者來獻方物。宣政元年，又遣使來獻方物。

蠻

蠻者，盤瓠之後。族類蕃衍，散

蠻，是盤瓠的後代。族類繁衍，散居於江、

處江、淮之間，汝、豫之郡。憑險作梗，世爲寇亂。逮魏人失馭，其暴滋甚。有冉氏、向氏、田氏者，陬落尤盛。餘則大者萬家，小者千户。更相崇樹，僭稱王侯，屯據三峽，斷遏水路，荆、蜀行人，至有假道者。太祖略定伊、瀍，聲教南被，諸蠻畏威，靡然向風矣。

淮之間，在汝、豫各郡。憑據險要地勢作梗，世代都成爲寇賊作亂。魏人無法控馭，更加猖狂。其中有冉氏、向氏、田氏，部族尤其興盛。其他大的有萬家，小的也有千户。相互推崇，自稱王侯，占據三峽，控制水路，荆、蜀的行人，往往從其他道路行走。太祖平定了伊、瀍，聲勢往南傳播，諸蠻害怕其威力，都表示歸附。

大統五年，蔡陽蠻王魯超明内屬，以爲南雍州刺史，仍世襲焉。十一年，蠻首梅勒特來貢其方物。尋而蠻帥田杜清及沔、漢諸蠻擾動，大將軍楊忠擊破之。其後蠻帥杜青和自稱巴州刺史，以州入附。朝廷因其所稱而授之。青和後遂反，攻圍東梁州。其唐州蠻田魯嘉亦叛，自號豫州伯。王雄、權景宣等前後討平之。語在泉仲遵及景宣傳。

大統五年，蔡陽蠻王魯超明歸屬，任爲南雍州刺史，并世代相襲。十一年，蠻族首領梅勒特前來貢獻方物。不久蠻族首領田杜清及沔、漢諸蠻擾動，大將軍楊忠將其擊破。其後蠻族首領杜青和自稱爲巴州刺史，以州歸附。朝廷便以其稱號授予他。青和後來反叛，攻圍東梁州。唐州蠻人田魯嘉亦反叛，自稱爲豫州伯。王雄、權景宣等人前後將他們討伐平定。事情記載在泉仲遵及景宣的傳中。

魏廢帝初，蠻酋樊舍舉落内附，以爲淮北三州諸軍事、淮州刺史、淮安郡公。于謹等平江陵，諸蠻騷動，詔豆盧寧、蔡祐等討破之。

魏廢帝初年，蠻族酋長樊舍率領部落歸附，任爲淮北三州諸軍事、淮州刺史、淮安郡公。于謹等人平定江陵，諸蠻騷動，詔令豆盧寧、蔡祐等人征討平定。

魏恭帝二年，蠻酋宜民王田興彦、北荆州刺史梅季昌等相繼款附。以興彦、季昌并爲開府儀同三司，加季昌洛州刺史，賜爵石臺縣公。其後巴西人譙淹扇動群蠻，以附於梁。蠻帥向鎮侯、向白彪等應之。向五子王又攻陷信州。田烏度、田都唐等抄斷江路。文子榮復據荆州之汶陽郡，自稱仁州刺史。并鄰州刺史蒲微亦舉兵逆命。詔田弘、賀若敦、潘招、李遷哲討破之。語在敦及遷哲、陽雄等傳。

魏恭帝二年，蠻族酋長宜民王田興彦、北荆州刺史梅季昌等人相繼歸附。興彦、季昌都任爲開府儀同三司，季昌加授洛州刺史，賜石臺縣公爵位。其後巴西人譙淹煽動群蠻，歸附於梁朝。蠻族首領向鎮侯、向白彪等人附和。向五子王又攻陷信州。田烏度、田都唐等人抄斷江路。文子榮又占據荆州的汶陽郡，自稱仁州刺史。同時鄰州刺史蒲微也舉兵反叛。詔令田弘、賀若敦、潘招、李遷哲征討平定。事情記載在賀若敦及李遷哲、陽雄等的傳記之中。

武成初，文州蠻叛，州選軍討定之。尋而冉令賢、向五子王等又攻陷白帝，殺開府楊長華，遂相率作亂。前後遣開府元契、趙剛等總兵出討，雖頗剪其族類，而元惡未除。

武成初年，文州蠻反叛，州選定軍隊征討平定。不久冉令賢、向五子王等又攻陷白帝，殺害開府楊長華，接着共同叛亂。前後派遣開府元契、趙剛等率軍征討，雖然剪除了其不少族類，但是未能除去其首惡。

天和元年，詔開府陸騰督王亮、司馬裔等討之。騰水陸俱進，次于湯口，先遣喻之。而令賢方增浚城池，嚴設捍禦。遣其長子西黎、次子南王領其支屬，於江南險要之地置立十城，遠結涔陽蠻爲其聲援。令賢率其精卒，固守水邏城。騰乃總集將帥，謀其進趣。咸欲先取水邏，然後經略江南。騰言於衆曰："令賢内恃水邏金湯之險，外托涔陽輔車之援，兼復資糧充實，器械精新。以我懸軍攻其嚴壘，脱一戰不剋，更成其氣。不如頓軍湯口，先取江南，剪其羽毛，然後進軍水邏。此制勝之計也。"衆皆然之。乃遣開府王亮率衆渡江，旬日攻拔其八城，凶黨奔散。獲賊帥冉承公并生口三千人，降其部衆一千户。遂簡募驍勇，數道入攻水邏。路經石壁城。此城峻嶮，四面壁立，故以名焉。唯有一小路，緣梯而上。蠻蜑以爲峭絶，非兵衆所行。騰被甲先登，衆軍繼進，備經危阻，累月乃得舊路。且騰先任隆州總管，雅知蠻帥冉伯犁、冉安西與令賢有隙。騰乃招誘伯犁等，結爲父子，又多遺其金帛。伯犁等悦，遂爲鄉導。水邏側又有石勝城者，亦是險要。令賢使兄子龍真據之。騰又密誘龍真云，若平水邏，使其代令賢處。龍真大悦，密遣其子詣騰。騰乃厚加禮接，賜以金帛。蠻貪利既深，仍請立效。乃謂騰曰："欲翻所據城，恐人力寡少。"騰許以三百兵助之。既而遣二千人銜枚夜進。龍真力不能禦，遂平石勝城。晨至水邏，蠻衆大潰，斬首萬餘級，虜獲一萬口。令賢遁走，追而獲之，并其子弟等皆斬之。司馬裔又别下其二十餘城，獲蠻帥冉三公等。騰乃積其骸骨於水邏城側，爲京觀。後蠻蜑望

天和元年，詔令開府陸騰督領王亮、司馬裔等征討。陸騰水陸一起行進，駐扎在湯口，先派遣使者告諭。但是令賢整修城池，嚴加防禦。派遣其長子西黎、次子南王率領其分支部衆，於江南險要地方置立十座城，遠遠聯合涔陽蠻作爲其聲援。令賢率領其精鋭士卒，固守水邏城。陸騰乃集合將帥討論，策劃進攻計策。都認爲先攻取水邏，然後謀取江南地區。陸騰對衆人説："令賢在内仰仗水邏的金湯之險，在外依靠涔陽的支援，加上物資糧食充實，兵器精良。以我們没有基地的軍隊攻打他們嚴守的堡壘，一旦失敗不能攻克，更加助長其氣勢。不如在湯口駐屯，先取江南，剪其羽毛，然後再進攻水邏。這是制勝的計策。"衆人都認爲很對。乃派遣開府王亮率衆渡江，十天之内便攻拔了八座城，凶黨都逃奔了。擒獲賊帥冉承公及俘虜三千人，其部衆一千户投降。因而選拔驍勇將士，從數路進攻水邏。經過石壁城。此城險峻，四面都如同墻壁，所以有這一名稱。祇有一條小路，順梯而上。蠻蜑認爲是絶壁，不是兵衆可以走過的。陸騰穿着甲衣率先攀登而上，衆軍繼進，經歷了很多危險阻礙，很長時間方纔找到舊路。陸騰原先任隆州總管，早知道蠻族酋長冉伯犁、冉安西與令賢有矛盾。陸騰因而招誘伯犁等人，結爲父子，又多送給他們金銀布帛。伯犁等人很高興，因此作爲嚮導。水邏側面又有石勝城，亦是險要之處。令賢派遣其兄之子龍真據守。陸騰又秘密招誘龍真説，如果平定了水邏，就以他代替令賢。龍真很高興，秘密派遣其子去見陸騰。陸騰接待禮儀很隆重，賜給金銀布帛。蠻人十分貪圖利益，因此請求報效立功。於是對陸騰説："想以所據守之城謀反，祇是恐怕人力不足。"陸騰答應給其三百兵爲援助。不久派遣二千人於夜晚不准出聲前往。龍真無力抵抗，石勝城被平定。早晨到達水邏，蠻衆潰敗，被殺一萬多人，擒獲一萬人。令賢逃跑，被追獲，與其子弟等全部被斬首。司馬裔也攻下二十餘座城，擒獲蠻族酋長冉三公等人。陸騰乃將其骸骨都堆積於水邏城的側面，作爲京觀。後來蠻蜑望見，都大聲號哭。自此以後

見，輒大號哭。自此狼戾之心輟矣。

時向五子王據石默城，令其子寶勝據雙城。水邏平後，頻遣喻之，而五子王猶不從命。騰又遣王亮屯牢坪，司馬裔屯雙城以圖之。騰慮雙城孤峭，攻未易拔。賊若委城奔散，又難追討。乃令諸軍周回立柵，遏其走路。賊乃大駭。於是縱兵擊破之，擒五子王於石默，獲寶勝於雙城，悉斬諸向首領，生擒萬餘口。信州舊治白帝。騰更於劉備故宮城南，八陣之北，臨江岸築城，移置信州。又以巫縣、信陵、秭歸并是硤中要險，於是築城置防，以爲襟帶焉。

天和六年，蠻渠冉祖喜、冉龍驤又反，詔大將軍趙誾討平之。自此群蠻慴息，不復爲寇矣。

僚

獠者，蓋南蠻之別種，自漢中達于邛、筰，川洞之間，在所皆有之。俗多不辨姓氏，又無名字，所生男女，唯以長幼次第呼之。其丈夫稱阿謨、阿段，婦人阿夷、阿等之類，皆其語之次第稱謂也。喜則群聚，怒則相殺，雖父子兄弟，亦手刃之。遞相掠賣，不避親戚。被賣者號叫不服，逃竄避之，乃將買人指撝捕逐，若追亡叛，獲便縛之。但經被縛者，即服爲賤隸，不敢更稱良矣。俗畏鬼神，尤尚淫祀巫祝，至有賣其昆季妻孥盡者，乃自賣以祭祀焉。往往推一酋帥爲王，亦不能遠相統攝。

自江左及中州遞有巴、蜀，多恃險不賓。太祖平梁、益之後，令所在撫慰。其與華民雜居者，亦頗從賦役。然天性暴亂，旋至擾動。每歲命隨近州鎮出兵討之，獲其口以充賤隸，謂之爲壓獠焉。後有商旅往來者，亦資以爲貨，公卿逮于民庶之

漸漸消除狼戾之心。

當時向五子王占據石默城，令其子寶勝據守雙城。水邏平定後，多次告諭，而五子王都不從命。陸騰又令王亮於牢坪屯守，司馬裔在雙城屯守以便圖之。陸騰考慮到雙城險要，進攻不容易拔取。賊如果放棄該城逃散，又難追討。因此令諸軍在城周圍都樹立栅欄，堵住其逃走之路。賊十分害怕。於是縱兵將其擊破，擒獲五子王於石默，於雙城擒獲寶勝，將向氏的首領都斬首，生擒了一萬多人。信州州城原來在白帝。陸騰又於劉備故宮城南，八陣之北，臨江岸修築城池，將信州治所移往此處。又以巫縣、信陵、秭歸都是峽中的險要之地，於是築城設置駐防軍隊，以山川爲屏障。

天和六年，蠻族渠帥冉祖喜、冉龍驤又反叛，詔令大將軍趙誾征討平定。自此群蠻安定，不復爲寇。

僚，是南蠻的分支，自漢中至邛、筰，平川與山洞之間，都有分布。風俗没有姓氏，也没有名字，所生的孩子，衹是以長幼而稱呼。男人稱爲阿謨、阿段，婦女稱爲阿夷、阿等之類，都是他們語言中次序的稱呼。高興的時候聚在一起，發怒的時候相互斬殺，就是父子兄弟，也親手殺害。相互間劫掠販賣人口，連親戚也不放過。被賣的人號叫不服，逃走之後，乃將買人者捕捉，像是追拿叛亡之人，擒獲後便縛住。凡是被縛之人，便順從爲賤隸，不敢再稱爲良民。風俗害怕鬼神，特别崇尚淫祀巫祝，以至於有人賣掉其兄弟妻子兒女，甚至於自賣而供祭祀。往往推舉一位酋帥爲王，但不能够統攝更遠的地區。

自江左及中州及巴、蜀，多依恃險要不歸順。太祖平定梁、益之後，下令所在地方加以安撫。其中與漢人雜居的，也要繳納賦税服徭役。然而僚人天性好暴亂，隨即侵擾暴動。每年都下令附近的州鎮出兵征討，所擒獲的人口充爲賤隸，稱之爲壓僚。以後商旅往來的人，亦以他們作爲貨物，從公卿到普通百姓家中，很多都有僚

家，有獠口者多矣。

魏恭帝三年，陵州木籠獠反，詔開府陸騰討破之，俘斬萬五千人。保定二年，鐵山獠又反，抄斷江路。陸騰復攻拔其三城，虜獲三千人，降其種三萬落。語在《騰傳》。

天和三年，梁州恒稜獠叛，總管長史趙文表討之。軍次巴州，文表欲率衆徑進。軍吏等曰："此獠旅拒日久，部衆甚强。討之者皆四面攻之，以分其勢。今若大軍直進，不遣奇兵，恐并力於我，未可制勝。"文表曰："往者既不能制之，今須别爲進趣。若四面遣兵，則獠降走路絶，理當相率以死拒戰。如從一道，則吾得示威恩，分遣使人以理曉諭。爲惡者討之，歸善者撫之。善惡既分，易爲經略。事有變通，奈何欲遵前轍也。"文表遂以此意遍令軍中。時有從軍熟獠，多與恒稜親識，即以實報之。恒稜獠相與聚議，猶豫之間，文表軍已至其界。獠中先有二路，一路稍平，一路極險。俄有生獠酋帥數人來見文表曰："我恐官軍不悉山川，請爲鄉導。"文表謂之曰："此路寬平，不須導引，卿但先去，好慰諭子弟也。"乃遣之。文表謂其衆曰："向者，獠帥語吾從寬路而行，必當設伏要我。若從險路，出其不虞，獠衆自離散矣。"於是勒兵從險道進，其有不通之處，隨即治之。乘高而望，果見其伏兵。獠既失計，争携妻子，退保險要。文表頓軍大蓬山下，示以禍福，遂相率來降。文表皆慰撫之，仍徵其税租，無敢動者。後除文表爲蓬州刺史，又大得獠和。

建德初，李暉爲梁州總管，諸獠亦并從附。然其種類滋蔓，保據岩壑，依林走險，若履平地，雖屢加

民奴婢。

魏恭帝三年，陵州木籠僚造反，詔令開府陸騰征討平定，俘虜斬殺共一萬五千人。保定二年，鐵山僚又反叛，抄斷江路。陸騰又攻拔了其三座城，擄獲了三千人，有三萬户投降。此事記載在《陸騰傳》中。

天和三年，梁州恒稜僚反叛，總管長史趙文表征討。軍隊到達巴州，文表想直接進軍。軍吏等人説："此時僚軍拒守時間長久，部族兵衆很强盛。征討便四面而攻，以此分散其勢力。現在如果大軍直進，不遣奇兵，恐怕與我們力戰，不一定能取勝。"文表説："以前未能制服，如今要另外進攻。如果四面遣兵，則僚投降逃跑都已無路，就會以死拒戰。如放其一條生路，我們就可以顯示恩威，分别遣人去曉之以理。爲惡的就討伐，歸善的就安撫。善惡分開後，就容易謀取了。凡事要有變通，爲什麽遵照前人所爲。"文表便以此意下令全軍。當時有從軍的歸順僚人，很多與恒稜僚認識親近，將實情相報。恒稜僚相互之間商議，正在猶豫的時候，文表軍隊已經來到。僚居住的地方有兩條路，一條路比較平坦，另一條路非常險要。不久有未定居的僚酋帥多人來見文表説："我們恐怕官軍不熟悉山川地勢，願意作爲嚮導。"文表説："此路很好走，不需要導引，你們先回去，好好地慰諭子弟。"將他們遣回。文表對他的部下説："以前，僚帥告訴我從寬路行軍，必定有埋伏截擊我軍。如果從險路行軍，出其不意，僚衆自然離散。"於是率兵由險道進軍，其中有不通的地方，馬上開通。在高處瞭望，果然有伏兵。僚的計策失敗，争相携帶妻子兒女，退到安全的地方。文表在大蓬山下駐軍，示以禍福，僚人都争相來歸降。文表全都加以撫慰，從而徵收其租税，無人敢反抗。此後任命文表爲蓬州刺史，又與僚人得以和平相處。

建德初年，李暉任梁州總管，諸僚都附從。然而其種類滋蔓，固據險要之地，在山林險要之地行走，如同走在平地一樣，雖然不停地出兵征

兵，弗可窮討。性又無知，殆同禽獸，諸夷之中，最難以道義招懷者也。

討，也不能完全討平。又沒有什麽知識，像禽獸一樣，在各少數民族之中，最難以道義來招降安撫。

宕昌

宕昌羌者，其先蓋三苗之胤。周時與庸、蜀、微、盧等八國從武王滅商。漢有先零、燒當等，世爲邊患。其地，東接中華，西通西域，南北數千里。姓别自爲部落，各立酋帥，皆有地分，不相統攝。宕昌即其一也，俗皆土著，居有棟宇。其屋織犛牛尾及羖羊毛覆之。國無法令，又無徭賦。唯征伐之時，乃相屯聚。不然，則各事生業，不相往來。皆衣裘褐，牧養犛牛羊豕，以供其食。父子伯叔兄弟死者，即以其繼母、世叔母、及嫂弟婦等爲妻。俗無文字，但候草木榮落，以記歲時。三年一相聚，殺牛羊以祭天。

宕昌羌，先族是三苗的後代。周代時與庸、蜀、微、盧等八國隨從武王滅亡商朝。漢朝時有先零、燒當等部落，世代都成爲邊境的禍患。其地方，東方與中原相接，西方與西域連通，南北有數千里。以姓氏分爲部落，各自立有酋帥，都有一定的地域，相互間不加統率。宕昌是其中的一個部落，世代常居於此，居住有房屋。其屋用牦牛尾和羊毛所織的氈覆蓋。國内沒有法令，也沒有徭役賦税。衹是在征伐的時候，方纔屯聚在一起。無戰事時，則各自從事自己的生産，相互間不來往。所穿衣服爲皮革粗布製成，放牧畜養牛、羊、豬，作爲食物。父子伯叔兄弟去世後，即以其繼母、世叔母、以及嫂及弟婦等作爲妻子。他們沒有文字，衹是以草木的繁榮和枯敗，來記住時間。三年相聚一次，宰殺牛羊祭祀上天。

有梁勤者，世爲酋帥，得羌豪心，乃自稱王焉。其界自仇池以西，東西千里，席水以南，南北八百里。地多山阜，部衆二萬餘落。勤孫彌忽，始通使於後魏。太武因其所稱而授之。

有叫梁勤的，世代都是酋帥，得到羌族豪傑的支持，乃自稱爲王。其境地界自仇池以西，東西千里，席水以南，南北八百里。其地多山丘，部衆有二萬餘落。梁勤的孫子彌忽，開始與後魏通使。太武帝因而就以其稱呼而授給他。

自彌忽至佡定九世，每修職貢不絶。後見兩魏分隔，遂懷背誕。永熙末，佡定乃引吐谷渾寇金城。大統初，又率其種人入寇。詔行臺趙貴督儀同侯莫陳順等擊破之。佡定懼，稱藩請罪。太祖捨之，拜撫軍將軍。四年，以佡定爲南洮州刺史、要安蕃王。後改洮州爲岷州，仍以佡定爲刺史。是歲，秦州濁水羌反，州軍討平之。七年，佡定又舉兵入寇。獨孤信時鎮隴右，詔信率衆便討之。軍未至而佡定爲其下所殺。信進兵破其餘黨。朝廷方欲招懷殊俗，乃更以其弟

自彌忽到佡定九世，一直都沒有停止朝貢。後來見兩魏分隔，因而心懷反叛。永熙末年，佡定乃引吐谷渾寇犯金城。大統初年，又率領部衆入侵。詔令行臺趙貴督率儀同侯莫陳順等人征討擊敗他們。佡定懼怕，自稱藩屬請罪。太祖放過了他，任爲撫軍將軍。四年，任命佡定爲南洮州刺史、要安蕃王。後來將洮州改爲岷州，仍以佡定爲刺史。這一年，秦州濁水羌人反叛，州軍征討平定。七年，佡定又舉兵寇犯。獨孤信此時鎮守隴右，詔令獨孤信率衆征討。軍隊未至而佡定被他的部下所殺。獨孤信進兵攻破其餘黨。朝廷正想招懷各方民族，乃將其弟彌定立爲宕昌王。

彌定爲宕昌王。

十六年，彌定宗人獠甘襲奪其位，彌定來奔。先是，羌酋傍乞鐵忽等因企定反叛之際，遂擁衆據渠林川，與渭州民鄭五醜扇動諸羌，阻兵逆命。至是詔大將軍宇文貴、豆盧寧、凉州刺史史寧等率兵討獠甘等，并擒斬之，納彌定而還。語在貴等傳。其後羌酋東念姐、鞏廉俱和等反，大將軍豆盧寧、王勇等前後討平之。

十六年，彌定同宗人獠甘襲擊奪其王位，彌定逃奔而來。原先，羌族酋長傍乞鐵忽等人在企定反叛時，率領部衆占據渠林川，與渭州民鄭五醜煽動諸羌民，依仗兵力不聽從朝命。到此時詔令大將軍宇文貴、豆盧寧、凉州刺史史寧等人率兵征討獠甘等人，全都擒獲斬首，彌定回復其位。事情記載在宇文貴等人傳中。其後羌族酋長東念姐、鞏廉俱和等人反叛，大將軍豆盧寧、王勇等人前後討伐平定。

保定初，彌定遣使獻方物。三年，又遣使獻生猛獸。四年，彌定寇洮州，總管李賢擊走之。是歲，彌定又引吐谷渾寇石門戍，賢復破之。高祖怒，詔大將軍田弘討滅之，以其地爲宕州。

保定初年，彌定遣使臣貢獻方物。三年，又遣使臣貢獻猛獸。四年，彌定寇犯洮州，總管李賢將其擊走。這一年，彌定又招引吐谷渾寇犯石門戍，又被李賢擊破。高祖大怒，詔令大將軍田弘征討消滅，以其地置爲宕州。

鄧至

鄧至羌者，羌之別種也。有像舒治者，世爲白水酋帥，自稱王焉。其地北與宕昌相接，風俗物產亦與宕昌略同。自舒治至檐桁十一世。魏恭帝元年，檐桁失國來奔，太祖令章武公導率兵送復之。

鄧至羌，是羌的分支。有一個叫像舒治的人，世代都做白水酋帥，自稱爲王。其居地北面與宕昌相接，風俗物産亦與宕昌基本相同。自舒治至檐桁共有十一世。魏恭帝元年，檐桁失去國家而逃奔來朝，太祖下令章武公宇文導率兵送他回去復位。

白蘭

白蘭者，羌之別種也。其地東北接吐谷渾，西北至利模徒，南界那鄂，風俗物產與宕昌略同。保定元年，遣使獻犀甲鐵鎧。

白蘭，是羌的分支。所據之地東北接於吐谷渾，西北至利模徒，南方與那鄂交界，風俗物産與宕昌基本相同。保定元年，派遣使者貢獻犀甲鐵鎧。

氐

氐者，西夷之別種。三代之際，蓋自有君長，而世一朝見。故《詩》稱"自彼氐、羌，莫敢不來王"也。漢武帝滅之，以其地爲武都郡。自汧、渭抵於巴、蜀，種類實繁。漢末，有氐帥楊駒，始據仇池百頃，最爲强族。其後漸盛，乃自稱王。至裔孫纂，爲苻堅所滅。堅敗，其族人定又自稱王。定爲乞伏乾歸所殺。定從

氐，是西夷的分支。三代的時候，有自己的君長，不經常朝見。所以《詩經》中稱"自彼氐、羌，莫敢不來王"。漢武帝滅之，將其地設置爲武都郡。自汧、渭至於巴、蜀，有很多他們的族類。在漢末，有氐帥楊駒，占據仇池百頃之地，是最强盛的氐族。其後更加强盛，因而自稱爲王。至裔孫楊纂的時候，被苻堅所滅。苻堅敗亡，其族人楊定又自稱爲王。楊定爲乞伏乾歸所殺。楊定的堂弟楊盛，接替國政爲國主。世代受

弟盛，代有其國。世受魏氏封拜，亦通使於江左。然其種落分散，叛服不恒，隴、漢之間，屢被其害。

盛之苗裔曰集始，魏封爲武興王。集始死，子紹先立，遂僭稱大號。魏將傅豎眼滅之，執紹先歸諸京師，以其地爲武興鎮。魏氏洛京未定，天下亂，紹先奔還武興，復自立爲王。太祖定秦、隴，紹先稱藩，送妻子爲質。大統元年，紹先請其妻女，太祖奏魏帝還之。紹先死，子辟邪立。四年，南岐州氐苻安壽反，攻陷武都，自號太白王。詔大都督侯莫陳順與渭州刺史長孫澄討破之。安壽以其衆降。九年，清水氐酋李鼠仁據險作亂，氐帥梁道顯叛攻南由，太祖遣典籤趙昶慰諭之，鼠仁等相繼歸附。語在《昶傳》。十一年，於武興置東益州，以辟邪爲刺史。十五年，安夷氐復叛，趙昶時爲郡守，收其首逆者二十餘人斬之，餘衆乃定。於是以昶行南秦州事。氐帥蓋鬧等相率作亂，鬧據北谷，其黨覃洛聚洮中，楊興德、苻雙圍平氐城，姜樊噲亂武階，西結宕昌羌獠甘，共推蓋鬧爲主。昶分道遣使宣示禍福，然後出兵討之，擒蓋鬧，散其餘黨。興州叛氐復侵逼南岐州，刺史叱羅協遣使告急，昶率兵赴救，又大破之。

先是，氐首楊法深據陰平自稱王，亦盛之苗裔也。魏孝昌中，擧衆內附。自是職貢不絶。廢帝元年，以法深爲黎州刺史。二年，楊辟邪據州反，群氐復與同逆。詔叱羅協與趙昶討平之。太祖乃以大將軍宇文貴爲大都督、六州諸軍事、興州刺史。貴威名先著，群氐頗畏服之。是歲，楊法深從尉遲迥平蜀，軍回，法深旋鎮。尋與其種人楊崇集、楊陳侳各擁其

魏氏的封賞任命，亦與江左通使。然而其種落分散，反叛和服從經常反覆，隴、漢之間，經常受害。

楊盛的後人稱爲集始，魏封爲武興王。集始死，其子紹先立，僭稱帝號。魏將傅豎眼將其攻滅，擒獲紹先至京師，將其地置立武興鎮。魏氏洛京不安定，天下混亂，紹先奔逃回到武興，又自立爲王。太祖平定秦、隴地區，紹先稱藩，送妻子兒女作爲人質。大統元年，紹先請求歸還妻子女兒，太祖奏請魏帝而放還。紹先死，其子辟邪立。四年，南岐州氐苻安壽反叛，攻陷武都，自稱太白王。詔令大都督侯莫陳順與渭州刺史長孫澄征討平定。安壽率衆投降。九年，清水氐酋長李鼠仁占據險地作亂，氐帥梁道顯反叛攻打南由，太祖派遣典籤趙昶安撫告諭，鼠仁等人相繼歸附。事情記載在《趙昶傳》。十一年，於武興置立東益州，任命辟邪爲刺史。十五年，安夷氐又反叛，趙昶此時爲郡守，擒獲斬殺二十餘名首逆，餘衆乃平定下來。於是以趙昶代理南秦州軍政事務。氐帥蓋鬧等人相率叛亂，蓋鬧占據北谷，其黨羽覃洛聚集於洮中，楊興德、苻雙包圍了平氐城，姜樊噲於武階作亂，向西聯合宕昌羌獠甘，共同推舉蓋鬧爲主。趙昶分道派遣使者宣示禍福，然後出兵征討，擒獲蓋鬧，餘黨都被遣散。興州反叛的氐人又逼攻南岐州，刺史叱羅協遣使告急，趙昶率兵救援，又大破氐人。

原先，氐人首領楊法深占據陰平自稱爲王，也是楊盛的後人。魏孝昌年中，率領部衆歸附。自此一直有貢奉。廢帝元年，以法深爲黎州刺史。二年，楊辟邪據州反叛，群氐都隨同叛逆。詔令叱羅協與趙昶征討平定。太祖乃任命大將軍宇文貴爲大都督、六州諸軍事、興州刺史。宇文貴很早就有威名，群氐都畏服他。這一年，楊法深隨從尉遲迥平定蜀地，回軍後，法深回鎮。不久與其同族的楊崇集、楊陳侳各自率領徒衆，相互攻討。趙昶此時任督成武沙三州諸軍事、成州

衆，遞相攻討。趙昶時督成武沙三州諸軍事、成州刺史，遣使和解之。法深等從命。乃分其部落，更置州郡以處之。

刺史，派遣使者去和解。法深等人服從。於是分其部落，另外設置州郡安置他們。

魏恭帝末，武興氐反，圍利州。鳳州固道氐魏天王等亦聚衆響應。大將軍豆盧寧等討平之。

魏恭帝末年，武興氐反叛，圍攻利州。鳳州固道氐魏天王等人也聚衆響應。大將軍豆盧寧等人征討平定。

世宗時，興州人段吒及下辯、栢樹二縣民反，相率破蘭皋戍。氐酋姜多復率厨中氐、蜀攻陷落叢郡以應之。趙昶率衆討平二縣，并斬段吒。而陰平、盧北二郡氐復往往屯聚，與厨中相應。昶乃簡擇精騎，出其不意，徑入厨中。至大竹坪，連破七栅，誅其渠率，二郡并降。及昶還，厨中主氐復爲寇掠。昶又遣儀同劉崇義、宇文琦率兵入厨中討之，大破氐衆，斬姜多及苻肆王等。於是群氐并平。及王謙舉兵，沙州氐帥開府楊永安又據州應謙，大將軍達奚儒討平之。

世宗時，興州人段吒及下辯、栢樹二縣民反叛，相率攻破蘭皋戍。氐族酋長姜多又率領厨中氐、蜀攻陷落叢郡以響應。趙昶率衆平定二縣，將段吒斬首。而陰平、盧北二郡的氐人又常常屯聚在一起，與厨中相應。趙昶於是選出精騎，出其不意，直接攻入厨中。至大竹坪，接連攻破七個寨，誅殺其首領，二郡都投降了。趙昶返回後，厨中氐人又行寇掠。趙昶又遣儀同劉崇義、宇文琦等人率兵進入厨中征討，大破氐衆，將姜多及苻肆王等人斬首。於是群氐都被平定了。直到王謙舉兵，沙州氐帥開府楊永安又以州響應王謙，大將軍達奚儒征討平定。

稽胡

稽胡一曰步落稽，蓋匈奴別種，劉元海五部之苗裔也。或云山戎赤狄之後。自離石以西，安定以東，方七八百里，居山谷間，種落繁熾。其俗土著，亦知種田。地少桑蠶，多麻布。其丈夫衣服及死亡殯葬，與中夏略同。婦人則多貫蜃貝以爲耳及頸飾。又與華民錯居，其渠帥頗識文字。然語類夷狄，因譯乃通。蹲踞無禮，貪而忍害。俗好淫穢，處女尤甚。將嫁之夕，方與淫者叙離，夫氏聞之，以多爲貴。既嫁之後，頗亦防閑，有犯奸者，隨事懲罰。又兄弟死，皆納其妻。雖分統郡縣，列於編户，然輕其徭賦，有異齊民。山谷阻深者，又未盡役屬。而凶悍恃險，數爲寇亂。

稽胡又稱爲步落稽，是匈奴的分支，劉元海五部的後人。又稱是山戎赤狄的後人。自離石以西，安定以東，方圓七八百里，居住於山谷之間，種族部落很多。世代定居於此，也知道農耕。其地很少蠶桑，麻布比較多。男子的服裝及死亡殯葬的禮儀，基本上與中原相同。婦女則用貝殼穿起來作爲耳飾及項飾。與漢人共同居住，其首領認識文字。然而語言類似於夷狄，要翻譯纔能相通。不講倫理禮儀，貪心殘忍。風俗淫亂，處女更加突出。將要出嫁的前夕，方與情人告別，夫家聽説妻子有情人，以多爲貴。出嫁之後，要特別防範，有犯奸情的，以事論以懲罰。兄弟死後，納其妻爲妻妾。雖然分別由郡縣統領，列於編入户籍之民，然而徭役賦税都比較輕，與一般齊民百姓不同。居住在深險的山谷中的人，很多未曾服役。而恃險要和性情凶悍，經常寇犯作亂。

魏孝昌中，有劉蠡升者，居雲陽谷，自稱天子，立年號，署百官。屬魏氏政亂，力不能討。蠡升遂分遣部衆，抄掠居民，汾、晋之間，略無寧歲。齊神武遷鄴後，始密圖之。僞許以女妻蠡升太子，蠡升信之，遂遣其子詣鄴。齊神武厚爲之禮，緩以婚期。蠡升既恃和親，不爲之備。大統元年三月，齊神武潛師襲之。蠡升率輕騎出外徵兵，爲其北部王所殺，斬首送於齊神武。其衆復立蠡升第三子南海王爲主，率兵拒戰。齊神武擊滅之，獲其僞主，及其弟西海王，并皇后夫人王公以下四百餘人，歸於鄴。

魏孝昌年中，有劉蠡升，在雲陽谷居住，自稱爲天子，建立年號，設置百官。此時魏氏政亂，没有能力征討。蠡升於是分别派遣部下兵士，抄掠居民，汾、晋地區，長期不得安寧。齊神武遷至鄴之後，開始秘密圖謀。假裝同意將女兒嫁給蠡升的太子，蠡升相信了，因而遣其子至鄴。齊神武接待禮儀很隆重，婚期則暫緩。蠡升自恃是和親，不加防備。大統元年三月，齊神武秘密派遣軍隊進攻。蠡升率領輕騎出外召集兵馬，被其北部王殺死，斬首送給齊神武。其部衆又立蠡升的第三子南海王爲主，率兵抵抗。齊神武將其擊滅，擒獲僞主，及其弟西海王，以及皇后夫人王公以下四百餘人，送歸於鄴。

居河西者，多恃險不賓。時方與齊神武争衡，未遑經略。太祖乃遣黄門郎楊㯹就安撫之。五年，黑水部衆先叛。七年，别帥夏州刺史劉平伏又據上郡反。自是北山諸部，連歲寇暴。太祖前後遣李遠、于謹、侯莫陳崇、李弼等相繼討平之。武成初，延州稽胡郝阿保、郝狼皮率其種人附於齊氏。阿保自署丞相，狼皮自署柱國，并與其别部劉桑德共爲影響。柱國豆盧寧督諸軍與延州刺史高琳擊破之。二年，狼皮等餘黨復叛，詔大將軍韓果討之，俘斬甚衆。

居住在河西的部族，大多依仗險要而不順服。當時正與齊神武抗争，未來得及治理。太祖就派遣黄門郎楊㯹去安撫。五年，黑水部衆率先反叛。七年，别帥夏州刺史劉平伏又占據上郡反叛。從此後北山各部，連年寇犯。太祖前後派遣李遠、于謹、侯莫陳崇、李弼等將領相繼征討平定。武成初年，延州稽胡郝阿保、郝狼皮率領族人歸附齊氏。阿保自稱丞相，狼皮自稱柱國，都與其分支劉桑德相呼應。柱國豆盧寧督率諸軍與延州刺史高琳將其擊破。二年，狼皮的餘黨又反叛，詔令大將軍韓果征討，俘虜斬殺很多反叛之人。

保定中，離石生胡數寇汾北，勳州刺史韋孝寬於險要築城，置兵糧，以遏其路。及楊忠與突厥伐齊，稽胡等復懷旅拒，不供糧餼。忠乃詐其酋帥，云與突厥欲回兵討之。酋帥等懼，乃相率供饋焉。語在《忠傳》。其後丹州、綏州、銀州等部内諸胡，與蒲川别帥郝三郎等又頻年逆命。復詔達奚震、辛威、于寔等前後窮討，散其種落。天和二年，延州總管宇文盛率衆城銀州，稽胡白郁久同、喬是羅等欲邀襲盛軍，盛并討斬之。又破

保定年間，離石未定居胡人多次寇犯汾北，勳州刺史韋孝寬於險要處建築城池，安置軍隊糧食，阻遏其道路。直到楊忠與突厥征伐齊朝，稽胡等又想反叛，不供給糧食。楊忠於是騙他們的酋帥，説與突厥準備回兵征討。酋帥等人懼怕，就相隨供應軍糧。此事記載在《楊忠傳》。其後丹州、綏州、銀州等地的胡人，與蒲川别帥郝三郎等人又連年反叛。又下詔令達奚震、辛威、于寔等人前後窮追猛打，打散他們各個部落。天和二年，延州總管宇文盛率衆修建銀州城，稽胡白郁久同、喬是羅等人想襲擊宇文盛的軍隊，被宇文盛都討平斬首。又攻破其别帥喬三勿同等人。

其别帥喬三勿同等。五年，開府劉雄出綏州，巡檢北邊川路，稽胡帥喬白郎、喬素勿同等度河逆戰，雄復破之。

五年，開府劉雄出綏州，巡檢北邊川路，稽胡酋帥喬白郎、喬素勿同等渡河迎戰，劉雄又將他們擊破。

建德五年，高祖敗齊師於晋州，乘勝逐北，齊人所棄甲仗，未暇收斂，稽胡乘閒竊出，并盗而有之。乃立蠡升孫没鐸爲主，號聖武皇帝，年曰石平。六年，高祖定東夏，將討之，議欲窮其巢穴。齊王憲以爲種類既多，又山谷阻絶，王師一舉，未可盡除。且當剪其魁首，餘加慰撫。高祖然之，乃以憲爲行軍元帥，督行軍總管趙王招、譙王儉、滕王逌等討之。憲軍次馬邑，乃分道俱進。没鐸遣其黨天柱守河東，又遣其大帥穆支據河西，規欲分守險要，掎角憲軍。憲命譙王儉攻天柱，滕王逌擊穆支，并破之，斬首萬餘級。趙王招又擒没鐸，餘衆盡降。

建德五年，高祖於晋州打敗齊國軍隊，乘勝追擊，齊人所棄的兵器，未來得及收撿，稽胡乘機出動，全都盗取而得。乃立蠡升孫子没鐸爲主，號稱爲聖武皇帝，年號稱爲石平。六年，高祖平定東夏，將要征討，議論要窮攻其巢穴。齊王宇文憲認爲部落太多，又山谷阻絶，出動王師，不能全都除滅。最好是剪除其魁首，其他的加以安撫。高祖認爲有理，乃以宇文憲爲行軍元帥，督率行軍總管趙王宇文招、譙王宇文儉、滕王宇文逌等人征討。宇文憲軍隊至於馬邑時，乃分道俱進。没鐸派遣其黨徒天柱據守河東，又派遣其大帥穆支據守河西，想分守險要之處，對宇文憲軍鉗擊。宇文憲命令譙王宇文儉攻打天柱，滕王宇文逌攻打穆支，都擊破了，斬首萬餘級。趙王宇文招又擒獲了没鐸，其他人都投降了。

宣政元年，汾州稽胡帥劉受羅千復反，越王盛督諸軍討擒之。自是寇盗頗息。

宣政元年，汾州稽胡酋帥劉受羅千又反叛，越王宇文盛督率諸軍征討擒獲。從此以後寇盜漸漸平息。

庫莫奚

庫莫奚，鮮卑之别種也。其先爲慕容晃所破，竄於松漠之間。後種類漸多，分爲五部：一曰辱紇主，二曰莫賀弗，三曰契箇，四曰木昆，五曰室得。每部置俟斤一人。有阿會氏者，最爲豪帥，五部皆受其節度。役屬於突厥，而數與契丹相攻。虜獲財畜，因而行賞。死者則以葦薄裹尸，懸之樹上。大統五年，遣使獻其方物。

庫莫奚，是鮮卑的分支。其先人爲慕容晃所破，逃竄於松漠之間。後來部落漸多，分爲五部：一稱爲辱紇主，二稱爲莫賀弗，三稱爲契箇，四稱爲木昆，五稱爲室得。每部設置一人爲俟斤。有阿會氏，十分豪强，五部都接受其指揮。爲突厥所控制，經常與契丹相互攻擊。所擄獲財物牲畜，用以賞賜。死者用葦席裹住尸首，懸挂在樹上。大統五年，派遣使者貢獻方物。

史臣曰：凡民肖形天地，稟靈陰陽，愚智本於自然，剛柔繫於水土。故雨露所會，風流所通，九川爲紀，五岳作鎮，此之謂諸夏。生其地者，

史臣曰：人類仿形天地，領受陰陽靈氣，愚笨與聰明是天生的，剛與柔在於水土。所以雨露相匯，風雲流動，九川爲紀，五岳爲群山之首，這就稱爲諸夏。在其地生活的士民，講求仁義。

則仁義出焉。昧谷、嵎夷、孤竹、北户，限以丹徼紫塞，隔以滄海交河，此之謂荒裔。感其氣者，則凶德成焉。若夫九夷八狄，種落繁熾；七戎六蠻，充牣邊鄙。雖風土殊俗，嗜欲不同，至於貪而無厭，狠而好亂，强則旅拒，弱則稽服，其揆一也。斯蓋天之所命，使其然乎。

昧谷、嵎夷、孤竹、北户，限制以丹徼紫塞，隔絕於滄海交河，這就是所説的邊遠地區。因感受其氣，所以就多有違背仁德之行。如同九夷八狄，種族部落很繁盛；七戎六蠻，邊疆地區很多。風俗不同，嗜好和欲望不同，以至於貪得無厭，性情惡狠喜好作亂，部族强大則抗拒，弱小則歸順，道理是一樣的。這也是上天確定的，使其命運如此。

周書卷五十

列傳第四十二

異域(下)

突厥　吐谷渾　高昌　鄯善　焉耆
龜茲　于闐　嚈噠　粟特　安息　波斯

突厥

突厥者，蓋匈奴之别種，姓阿史那氏。别爲部落。後爲鄰國所破，盡滅其族。有一兒，年且十歲，兵人見其小，不忍殺之，乃刖其足，棄草澤中。有牝狼以肉飼之，及長，與狼合，遂有孕焉。彼王聞此兒尚在，重遣殺之。使者見狼在側，并欲殺狼。狼遂逃于高昌國之北山。山有洞穴，穴内有平壤茂草，周回數百里，四面俱山。狼匿其中，遂生十男。十男長大，外托妻孕，其後各有一姓，阿史那即一也。子孫蕃育，漸至數百家。經數世，相與出穴，臣於茹茹。居金山之陽，爲茹茹鐵工。金山形似兜鍪，其俗謂兜鍪爲“突厥”，遂因以爲號焉。

突厥，是匈奴的分支，姓阿史那。另外成一個部落。後來被鄰國攻破，其族被滅絶。有一個孩子，將近十歲，兵士見他年齡小，不忍殺他，就將他的脚砍掉，抛棄在草澤之中。有一母狼用肉喂養他，長大後，與狼交配，由此有孕。鄰國國王聽説此兒未死，又派人去殺他。使者見他身旁有狼，想把狼一并殺死。狼逃奔到高昌國的北山。山上有洞穴，洞穴内部有平坦茂盛的草地，方圓數百里，四面全是山。狼在其中藏匿，生下十個男兒。十男長大後，在外娶妻生子，他們的後代各有一姓，阿史那就是其中之一。子孫繁殖生育，漸漸至數百家之多。經過數代，共同出穴，臣服於茹茹。居住在金山的南面，爲茹茹的鐵工。金山的形狀似頭盔，其風俗稱頭盔爲“突厥”，於是以此爲稱號。

或云突厥之先出於索國，在匈奴之北。其部落大人曰阿謗步，兄弟十七人。其一曰伊質泥師都，狼所生也。謗步等性并愚痴，國遂被滅。泥師都既别感異氣，能徵召風雨。娶二妻，云是夏神、冬神之女也。一孕而生四男。其一變爲白鴻；其一國於阿輔水、劍水之間，號爲契骨；其一國

有人説突厥先人出於索國，在匈奴的北面。其部落大人是阿謗步，有十七名兄弟。其中一名稱伊質泥師都，爲狼所生。謗步等人都很愚痴，國家因而被滅。泥師都另外有神異的氣質，能够呼風喚雨。娶了二位妻子，説是夏神、冬神之女。一胎生下四個兒子。其一變爲白鴻；其一於阿輔水、劍水之間立國，國號爲契骨；其一於處折水立國；其一居住於踐斯處折施山，是他的大

於處折水；其一居踐斯處折施山，即其大兒也。山上仍有阿謗步種類，并多寒露。大兒爲出火温養之，咸得全濟。遂共奉大兒爲主，號爲突厥，即訥都六設也。訥都六有十妻，所生子皆以母族爲姓，阿史那是其小妻之子也。訥都六死，十母子内欲擇立一人，乃相率於大樹下，共爲約曰，向樹跳躍，能最高者，即推立之。阿史那子年幼而跳最高者，諸子遂奉以爲主，號阿賢設。此説雖殊，然終狼種也。

兒子。山上仍有阿謗步的族類，大多數飢餐露宿。大兒生火給他們温暖并撫養他們，都得以生存。因而共同奉大兒爲主，稱號爲突厥，即是訥都六設。訥都六有十位妻子，所生子皆以母親家族爲姓，阿史那是其小妻之子。訥都六死後，要在十母所生各子中選擇一人繼位，於是集中在大樹下，共同約定説，向樹跳躍，誰跳得最高，便推立誰。阿史那年幼而跳得最高，諸子因而奉以爲主，稱號阿賢設。這一説法雖然不同，然而終究是狼的後代。

其後曰土門，部落稍盛，始至塞上市繒絮，願通中國。大統十一年，太祖遣酒泉胡安諾槃陁使焉。其國皆相慶曰："今大國使至，我國將興也。"十二年，土門遂遣使獻方物。時鐵勒將伐茹茹，土門率所部邀擊，破之，盡降其衆五萬餘落。恃其强盛，乃求婚於茹茹。茹茹主阿那瓌大怒，使人罵辱之曰："爾是我鍛奴，何敢發是言也？"土門亦怒，殺其使者。遂與之絶，而求婚於我。太祖許之。十七年六月，以魏長樂公主妻之。是歲，魏文帝崩，土門遣使來吊，贈馬二百匹。

其後代稱爲土門，部落逐漸强盛，開始到邊塞買賣繒帛絲棉，願意和中原交往。大統十一年，太祖派遣酒泉胡人安諾槃陁出使該部落。其國人皆慶賀説："如今大國的使者來到，我國將要興盛了。"十二年，土門派遣使者貢獻特産。當時鐵勒將要征伐茹茹，土門率領部衆半路狙擊，擊敗他們，使他們五萬多落全部投降。仗恃着力量强盛，於是向茹茹族求婚。茹茹的統領阿那瓌大怒，派人辱罵説："你是我的鍛奴，怎麽敢提出如此要求？"土門也大怒，將其使者殺死。因此與他絶交，另向本朝求婚。太祖同意。十七年六月，以魏長樂公主嫁給他爲妻。這一年，魏文帝去世，土門派使者來吊唁，贈送二百匹馬。

魏廢帝元年正月，土門發兵擊茹茹，大破之於懷荒北。阿那瓌自殺，其子菴羅辰奔齊，餘衆復立阿那瓌叔父鄧叔子爲主。土門遂自號伊利可汗，猶古之單于也。號其妻爲可賀敦，亦猶古之閼氏也。土門死，子科羅立。

魏廢帝元年正月，土門出兵進攻茹茹，於懷荒北面大破之。阿那瓌自殺，其子菴羅辰投奔到齊，剩下的族人又立阿那瓌叔父鄧叔子爲主。土門因而自稱伊利可汗，如同古代的單于。把他的妻稱爲可賀敦，如同古代的閼氏。土門死後，其子科羅即位。

科羅號乙息記可汗。又破叔子於沃野北木賴山。二年三月，科羅遣使獻馬五萬匹。科羅死，弟俟斤立，號木汗可汗。

科羅號稱乙息記可汗。又於沃野北面的木賴山擊敗叔子。二年三月，科羅派遣使者貢獻五萬匹馬。科羅死後，其弟俟斤即位，稱號爲木汗可汗。

俟斤一名燕都，狀貌多奇異，面廣尺餘，其色甚赤，眼若琉璃。性剛

俟斤又叫燕都，長相奇特，面有一尺多寬，面色赤紅，眼睛如同琉璃。性情剛烈暴躁，喜好

暴，務於征伐。乃率兵擊鄧叔子，滅之。叔子以其餘燼來奔。俟斤又西破嚈噠，東走契丹，北并契骨，威服塞外諸國。其地東自遼海以西，西至西海萬里，南自沙漠以北，北至北海五六千里，皆屬焉。

其俗被髮左衽，穹廬氈帳，隨水草遷徙，以畜牧射獵爲務。賤老貴壯，寡廉耻，無禮義，猶古之匈奴也。其主初立，近侍重臣等輿之以氈，隨日轉九回，每一回，臣下皆拜。拜訖，乃扶令乘馬，以帛絞其頸，使纔不至絶，然後釋而急問之曰："你能作幾年可汗?"其主既神情瞀亂，不能詳定多少。臣下等隨其所言，以驗修短之數。大官有葉護，次設，次特勤，次俟利發，次吐屯發，及餘小官凡二十八等，皆世爲之。兵器有弓矢鳴鏑甲矟刀劍，其佩飾則兼有伏突。旗纛之上，施金狼頭。侍衛之士，謂之附離，夏言亦狼也。蓋本狼生，志不忘舊。其徵發兵馬，科税雜畜，輒刻木爲數，并一金鏃箭，蠟封印之，以爲信契。其刑法：反叛、殺人及奸人之婦、盗馬絆者，皆死；奸人女者，重責財物，即以其女妻之；鬥傷人者，隨輕重輸物；盗馬及雜物者，各十餘倍徵之。死者，停尸於帳，子孫及諸親屬男女，各殺羊馬，陳於帳前，祭之。繞帳走馬七匝，一詣帳門，以刀剺面，且哭，血淚俱流，如此者七度，乃止。擇日，取亡者所乘馬及經服用之物，并尸俱焚之，收其餘灰，待時而葬。春夏死者，候草木黄落，秋冬死者，候華葉榮茂，然始坎而瘗之。葬之日，親屬設祭，及走馬剺面，如初死之儀。葬訖，於墓所立石建標。其石多少，依平生所殺人數。又以祭之羊馬頭，盡

征戰。率兵攻擊鄧叔子，將其消滅。叔子率領戰後餘民來投奔。俟斤又打敗西面的嚈噠，東方擊走契丹，北方吞并契骨，用威力懾服塞外諸國。他所占據的地方東方自遼海以西，西方至西海萬里，南方自沙漠以北，北方至北海五六千里，都隸屬於他。

其風俗頭髮披散不束，衣襟向左掩，居住帳篷，隨着水草遷徙，以放牧射獵爲生。輕視老人看重青壯年，不知廉耻，没有禮義，如同古代的匈奴。其主初立的時候，近侍重臣的車用氈子來裝飾，隨着太陽轉九回，每一回，臣下都下拜。拜完後，就扶他騎上馬，用束帛勒住他的脖子，不等到死的時候，將束帛打開而突然問他："你能作幾年可汗?"其主此時精神錯亂，不能詳定有多少年。臣下等人便以其隨口所言，以驗證長短時間。官制中大官有葉護，其次爲設，再次爲特勤，又次爲俟利發，更次一等的是吐屯發，其餘小官共二十八等，都是世代所爲的。兵器有弓矢鳴鏑甲矟刀劍，其佩飾則兼有短刀。大小旗幟上都加上金狼頭。侍衛將士，稱之爲附離，漢語就是狼。他們原本就是狼所生的，其志不忘本。徵召兵馬，徵收雜畜税賦，都將數量刻在木頭上，連同一枝金鏃箭，共同用蠟封印好，作爲憑證契約。其刑法有：反叛、殺人及强奸人家婦女、偷盗馬絆者，都處死刑；與人家女子通奸的，重罰其財物，就把這個女子嫁給他爲妻；相爭傷了人的，以傷勢輕重罰取財物；偷盗馬匹和雜物的，各以十餘倍加以懲罰。死了的人，於帳内停放尸體，子孫及諸親屬男女，分别殺馬羊，陳設在帳前，進行祭拜。圍繞其帳走馬七圈，一到帳門，以刀割面，并且哭泣，血淚俱流，如此七次，方纔停止。選擇好日子，取亡者所乘的馬及曾經使用過的物品，與尸體一起焚燒，收取骨灰，選擇時間再下葬。春夏時候死的人，等到草木枯黄時，秋冬時候死的，等到草木茂盛時，纔可掘坑埋葬。下葬的時候，親屬設立祭祀，依然騎馬割面，就如初死時的儀式。安葬之後，於墓上立石作爲標記。石標的多少，以生平所殺人數的多少來確定。又以羊馬的頭祭祀，都懸挂於石

懸挂於標上。是日也，男女咸盛服飾，會於葬所。男有悦愛於女者，歸即遣人娉問，其父母多不違也。父兄伯叔死者，子弟及侄等妻其後母、世叔母及嫂，唯尊者不得下淫。雖移徙無常，而各有地分。可汗恒處於都斤山，牙帳東開，蓋敬日之所出也。每歲率諸貴人，祭其先窟。又以五月中旬，集他人水，拜祭天神。於都斤西五百里，有高山迥出，上無草樹，謂其爲勃登凝黎，夏言地神也。其書字類胡，而不知年曆，唯以草青爲記。

標的上面。這一天，男女都穿戴漂亮的衣服和裝飾，在所葬之地會聚。男人有所喜愛的女人，回去就派人帶禮品去求婚，其父母一般不會拒絶。父兄伯叔死後，子弟及侄等可以將其後母、世叔母及嫂作爲妻子，衹是輩分高的人不能與小輩淫亂。雖然遷徙來去不固定，但各有一定的地域。可汗通常都在於都斤山居住，將帥的營帳門朝東，敬仰太陽所出的地方。每年率領諸貴人，祭祀其先祖的洞窟。又以五月中旬，集合他人的水，拜祭天神。於都斤西方五百里，有一突出的高山，山上没有草樹，稱其爲勃登凝黎，漢語就是地神。其文字類似於胡人，而不知道日曆，惟以草的青黄來紀年。

俟斤部衆既盛，乃遣使請誅鄧叔子等。太祖許之。收叔子以下三千人，付其使者，殺之於青門外。三年，俟斤襲擊吐谷渾，破之，語在《吐谷渾傳》。明帝二年，俟斤遣使來獻方物。保定元年，又三輩遣使貢其方物。

俟斤部族兵衆强盛後，就派遣使者請求誅殺鄧叔子等人。太祖同意。擒拿叔子及其部下三千人，交給其使者，於青門外處死。三年，俟斤襲擊吐谷渾，將其擊破，事情記載在《吐谷渾傳》中。明帝二年，俟斤派遣使者來貢獻特産。保定元年，又三次遣使貢獻特産。

時與齊人交争，戎車歲動，故每連結之，以爲外援。初，魏恭帝世，俟斤許進女於太祖，契未定而太祖崩。尋而俟斤又以他女許高祖，未及結納，齊人亦遣求婚，俟斤貪其幣厚，將悔之。至是，詔遣凉州刺史楊荐、武伯王慶等往結之。慶等至，諭以信義。俟斤遂絶齊使而定婚焉。仍請舉國東伐。語在荐等傳。

當時周與齊人争戰，每年都打仗，所以經常聯合俟斤，作爲外援。當初，魏恭帝的時候，俟斤同意把自己的女兒送給太祖，尚未訂立婚約而太祖去世。不久俟斤又以另一女兒許給高祖，尚未送去聘禮，齊人也派人求婚，俟斤貪求其財禮更多，準備悔約。到此時，高祖又令凉州刺史楊荐、武伯王慶等人前往結交。王慶等人到後，告訴他要講信義。俟斤於是謝絶齊使而定下與周的婚姻。仍請求舉國東伐。其事情記載在楊荐等人的傳中。

三年，詔隨公楊忠率衆一萬，與突厥伐齊。忠軍度陘嶺，俟斤率騎十萬來會。明年正月，攻齊主於晋陽，不剋。俟斤遂縱兵大掠而還。忠言於高祖曰："突厥甲兵惡，爵賞輕，首領多而無法令，何謂難制馭。正由比者使人妄道其强盛，欲令國家厚其使者，身往重取其報。朝廷受其虚言，將士望風畏懾。但虜態詐健，而實易

三年，高祖令隨公楊忠率領一萬兵士，與突厥一起征伐齊國。楊忠的軍隊越過陘嶺，俟斤率領十萬騎兵來會師。第二年正月，於晋陽進攻齊主，未能攻克。俟斤於是放縱其兵士大肆劫掠而歸。楊忠對高祖説："突厥兵士凶惡，爵禄和賞賜少，首領多却没有法令，何以説難以制服。衹是近來使者没有根據地説它强盛，想讓國家重視其使者，親自前往獲取豐厚的回贈。朝廷聽信了這種虚言，將士望風畏懼。雖然虜寇善於僞裝欺

與耳。今以臣觀之，前後使人皆可斬也。"高祖不納。是歲，俟斤復遣使來獻，更請東伐。詔楊忠率兵出沃野，晋公護趣洛陽以應之。會護戰不利，俟斤引還。五年，詔陳公純、大司徒宇文貴、神武公竇毅、南安公楊荐等往逆女。天和二年，俟斤又遣使來獻。陳公純等至，俟斤復貳於齊。會有風雷變，乃許純等以后歸。語在《皇后傳》。四年，俟斤又遣使獻馬。

詐，其實容易對付。如今以臣的觀察，前後使者都可斬首。"高祖没有采納此意見。這一年，俟斤又遣使來貢獻，又請求東伐。高祖令楊忠率兵出沃野，晋公宇文護率兵至洛陽接應。當宇文護接戰失利，俟斤退兵而回。五年，高祖令陳公宇文純、大司徒宇文貴、神武公竇毅、南安公楊荐等人前往迎娶俟斤女兒。天和二年，俟斤又遣使來貢獻。陳公宇文純等人到後，俟斤又勾結齊國。當時正值上天警示有天災人禍，於是允許宇文純等人和皇后歸還。其事記載在《皇后傳》中。四年，俟斤又遣使來進獻馬匹。

俟斤死，弟他鉢可汗立。自俟斤以來，其國富強，有凌轢中夏志。朝廷既與和親，歲給繒絮錦綵十萬段。突厥在京師者，又待以優禮，衣錦食肉者，常以千數。齊人懼其寇掠，亦傾府藏以給之。他鉢彌復驕傲，至乃率其徒屬曰："但使我在南兩個兒孝順，何憂無物邪。"建德二年，他鉢遣使獻馬。

俟斤死後，其弟他鉢可汗嗣立。自俟斤以來，其國富有强盛，便想侵犯華夏。朝廷與其和親，每年給予十萬段繒絮錦綵。在京師的突厥人，都待以優厚的禮儀，衣錦食肉的人，經常有千人之多。齊人懼怕其侵犯劫掠，所以傾盡倉庫給予財物。他鉢越來越驕傲，以致率領徒衆説："祇要我在南方的兩個兒子孝順，就不用擔心没有財物。"建德二年，他鉢派遣使者來獻馬。

及齊滅，齊定州刺史、范陽王高紹義自馬邑奔之。他鉢立紹義爲齊帝，召集所部，云爲之復仇。宣政元年四月，他鉢遂入寇幽州，殺略居民。柱國劉雄率兵拒戰，兵敗，死之。高祖親總六軍，將北伐，會帝崩，乃班師。是冬，他鉢復寇邊，圍酒泉，大掠而去。大象元年，他鉢復請和親。帝册趙王招女爲千金公主以嫁之，并遣執紹義送闕。他鉢不奉詔，仍寇并州。大象二年，始遣使奉獻，且逆公主，而紹義尚留不遣。帝又令賀若誼往諭之，始送紹義云。

及齊滅亡，齊定州刺史、范陽王高紹義自馬邑逃奔而至。他鉢立紹義爲齊帝，召集部下兵衆，説是爲高紹義復仇。宣政元年四月，他鉢因此侵犯幽州，殺害掠奪居民。柱國劉雄率兵抵抗，兵敗，戰死。高祖親自率領六軍，將要北伐，但是病逝，因而班師回朝。這年冬天，他鉢又侵犯邊境，圍攻酒泉，大肆劫掠而去。大象元年，他鉢又請求和親。帝册立趙王宇文招的女兒爲千金公主嫁給他，并讓他將紹義捉拿回朝廷。他鉢不服從皇帝的命令，仍侵犯并州。大象二年，又開始遣使奉獻，并且迎娶公主，但是留住紹義不加遣送。帝又令賀若誼前往告諭，這纔將紹義送來。

吐谷渾

吐谷渾，本遼東鮮卑慕容廆之庶兄也。初，吐谷渾馬與廆馬鬥而廆馬傷，廆遣讓之。吐谷渾怒，率其部落去之，止于枹罕，自爲君長。及孫葉延，頗視書傳。以古有王父字爲氏，

吐谷渾，本是遼東鮮卑慕容廆的庶兄。當初，吐谷渾的馬踢傷了慕容廆的馬，慕容廆加以責備。吐谷渾發怒，率領部落離去，於枹罕居住，自爲君長。至其孫葉延，讀過很多書。以古代有以祖父名字爲姓氏的，因而以吐谷渾爲姓

遂以吐谷渾爲氏焉。

自吐谷渾至伏連籌一十四世。伏連籌死，子夸吕立，始自號爲可汗。治伏俟城，在青海西十五里。雖有城郭，而不居之，恒處穹廬，隨水草畜牧。其地東西三千里，南北千餘里。官有王公、僕射、尚書及郎中、將軍之號。夸吕椎髻、毦、珠，以皂爲帽，坐金師子床。號其妻爲恪尊，衣織成裙，披錦大袍，辮髮於後，首戴金花。

其俗丈夫衣服略同於華夏，多以羃䍦爲冠，亦以繒爲帽。婦人皆貫珠束髮，以多爲貴。兵器有弓刀甲矟。國無常賦，須則税富室商人以充用焉。其刑罰，殺人及盗馬者死，餘則徵物，量事决杖。刑人必以氈蒙頭，持石從高擊殺之。父兄亡後，妻後母及嫂等，與突厥俗同。至于婚姻，貧不能備財物者，輒盗女將去。死者亦皆埋殯。其服制，葬訖則除之。性貪婪，忍於殺害。好射獵，以肉酪爲糧。亦知種田，然其北界，氣候多寒，唯得蕪菁、大麥。故其俗貧多富少。青海周回千餘里，海内有小山。每冬冰合後，以良牝馬置此山，至來冬收之，馬皆有孕，所生得駒，號爲龍種，必多駿異，世傳青海驄者也。土出犛牛，鳥多鸚鵡。

大統中，夸吕再遣使獻馬及羊牛等。然猶寇抄不止，緣邊多被其害。魏廢帝二年，太祖勒大兵至姑臧，夸吕震懼，遣使貢方物。是歲，夸吕又通使於齊氏。凉州刺史史寧覘知其還，率輕騎襲之於州西赤泉，獲其僕射乞伏觸扳、將軍翟潘密、商胡二百四十人，駝騾六百頭，雜綵絲絹以萬計。魏恭帝二年，史寧又與突厥木汗可汗襲擊夸吕，破之，虜其妻子，大

氏。

自吐谷渾至伏連籌共十四代。伏連籌死後，其子夸吕嗣立，開始自稱爲可汗。治理伏俟城，在青海西邊十五里。雖然有城郭，却不居住，通常居住帳篷，隨水草的豐茂游牧。其地東西三千里，南北千餘里。官職有王公、僕射、尚書及郎中、將軍等名號。夸吕梳椎形髮髻，用羽毛、珍珠裝飾，戴黑色帽子，坐金獅子床。其妻子稱號爲恪尊，穿編織的裙子，披錦緞大袍子，髮辮梳於腦後，頭上戴金花。

其風俗男子衣服基本上與華夏相同，大多以方巾爲帽子，也以絲綢做帽子。婦女都戴珍珠項鏈，把頭髮束成髻，以多爲尊貴。兵器有弓刀甲矟。國内没有正常的賦税，需要時則向富家商人收税以供使用。其刑罰有殺人及盗馬者處死，其他的罰財物，根據情况决定杖罰。被行刑的人必定以氈蒙住頭，用石頭從高處擊殺。父兄死亡後，以後母及嫂等爲妻，與突厥風俗相同。婚姻風俗方面，貧窮不能備齊財物的，就將其女盗搶而去。死者亦都埋葬。其喪服制度，安葬之後就可脱下喪服。性情貪婪，狠心於殺害。喜好射獵，食物以肉及乳酪爲主。亦知道種田，然而其地在北方，氣候寒冷，衹能種蔓菁、大麥。所以他們貧窮者多富裕者少。青海方圓千餘里，海内有小山。每當冬天結冰之後，以優良的母馬放置此山，至第二年冬天收回，馬皆有孕，所生下的馬駒，號稱爲龍種，必定有很多駿馬，世代相傳稱爲青海驄。當地出産牦牛，鳥類多爲鸚鵡。

大統年間，夸吕兩次派遣使者來獻馬及羊牛等。然而經常侵犯抄掠，邊境地區常受其侵害。魏廢帝二年，太祖率領大軍至姑臧，夸吕相當懼怕，派遣使者貢獻特産。這一年，夸吕又與齊氏交往。凉州刺史史寧暗中瞭解到夸吕回來，率領輕騎於州西邊的赤泉襲擊，擒獲其僕射乞伏觸扳、將軍翟潘密、經商的胡人二百四十人，駝騾六百頭，上萬匹各色絲綢等。魏恭帝二年，史寧又與突厥木汗可汗襲擊夸吕，大敗之，擒獲其妻子兒女，獲取大量珍貴物品及雜畜。事情記載在

獲珍物及雜畜。語在《史寧傳》。武成初，夸呂復寇凉州，刺史是云寶戰没。詔賀蘭祥、宇文貴率兵討之。夸呂遣其廣定王、鐘留王拒戰，祥等破之，廣定等遁走。又攻拔其洮陽、洪和二城，置洮州以還。保定中，夸呂前後三輩遣使獻方物。天和初，其龍涸王莫昌率衆降，以其地爲扶州。二年五月，復遣使來獻。

《史寧傳》中。武成初年，夸呂又侵犯涼州，刺史是云寶戰死。詔令賀蘭祥、宇文貴率兵征討。夸呂派遣其廣定王、鐘留王抵禦，賀蘭祥等人攻破之，廣定等逃走。又攻克其洮陽、洪和二城，設置洮州後班師。保定年間，夸呂前後派遣三批使者來貢獻特産。天和初年，其龍涸王莫昌率領部下兵衆歸降，以其地爲扶州。二年五月，再次派遣使者來貢獻。

建德五年，其國大亂。高祖詔皇太子征之，軍渡青海，至伏俟城。夸呂遁走，虜其餘衆而還。明年、又再遣奉獻。宣政初，其趙王他婁屯來降。自是朝獻遂絶。

建德五年，夸呂國中大亂。高祖詔令皇太子率軍征討，軍隊渡過青海，至伏俟城。夸呂逃走，俘虜其餘兵衆而還。第二年，夸呂又兩次派遣使者來奉獻。宣政初年，其趙王他婁屯來歸降，從此就不再朝見貢獻。

高昌

高昌者，車師前王之故地。東去長安四千九百里，漢西域長史及戊己校尉，并治於此。晋以其地爲高昌郡。張軌、吕光、沮渠蒙遜據河西，皆置太守以統之。其後有闞爽及沮渠無諱，并自署爲太守。無諱死，茹茹殺其弟安周，以闞伯周爲高昌王。高昌之稱王，自此始也。伯周之從子首歸，爲高車所滅。次有張孟明、馬儒相繼王之，并爲國人所害。乃更推立麴嘉爲王。嘉字靈鳳，金城榆中人，本爲儒右長史。魏太和末立。嘉死，子堅立。

高昌，其地爲車師先王的故地。往東至長安四千九百里，漢代西域長史及戊己校尉，治所都在此地。晋朝以其地設置高昌郡。張軌、吕光、沮渠蒙遜占據河西，都設置太守統領。後來的闞爽及沮渠無諱，都自稱爲太守。無諱死後，茹茹殺掉其弟安周，以闞伯周爲高昌王。高昌稱王，自此開始。伯周的侄子首歸，被高車所滅。其次有張孟明、馬儒相繼稱王，都被國人殺害。於是又推立麴嘉爲王。麴嘉字靈鳳，是金城榆中人，本來任馬儒的右長史。魏太和末年所立。麴嘉死後，其子麴堅嗣立。

其地東西三百里，南北五百里。國内總有城一十六。官有令尹一人，比中夏相國；次有公二人，皆其王子也，一爲交河公，一爲田地公；次有左右衛；次有八長史，曰吏部、祠部、庫部、倉部、主客、禮部、民部、兵部等長史也；次有建武、威遠、陵江、殿中、伏波等將軍；次有八司馬，長史之副也；次有侍郎、校書郎、主簿、從事，階位相次，分掌諸事；次有省事，專掌導引。其大事

他的領地東西三百里，南北五百里。國内共有十六座城。官職有令尹一人，相當於華夏的丞相；其次有公二人，都是其王子，一爲交河公，一爲田地公；其次有左右衛；再次有八長史，稱爲吏部、祠部、庫部、倉部、主客、禮部、民部、兵部等長史；其次有建武、威遠、陵江、殿中、伏波等將軍；再次有八司馬，是長史的副職；其次有侍郎、校書郎、主簿、從事，官階依次爲第，分掌諸事；其次有省事，專門掌管接待。大事由王來決定，小事則由太子及二公隨情況決定。文件檔案，事情處理完了就不要了。書

决之於王，小事則世子及二公隨狀斷决。平章録記，事訖即除。籍書之外，無久掌文案。官人雖有列位，并無曹府，唯每旦集於牙門評議衆事。諸城各有户曹、水曹、田曹。每城遣司馬、侍郎相監檢校，名爲城令。服飾，丈夫從胡法，婦人略同華夏。兵器有弓箭刀楯甲矟。文字亦同華夏，兼用胡書。有《毛詩》、《論語》、《孝經》，置學官弟子，以相教授。雖習讀之，而皆爲胡語。賦税則計輸銀錢，無者輸麻布。其刑法、風俗、婚姻、喪葬，與華夏小異而大同。地多石磧，氣候温暖，穀麥再熟，宜蠶，多五果。有草曰羊刺，其上生蜜焉。

籍之外，没有長期的檔案。職官雖然排列位置，却没有辦公的地方，惟有每天早晨集中於牙門評議衆事。諸城各設有户曹、水曹、田曹。每城派遣司馬、侍郎相互監督查核察看，名爲城令。服飾，男子依從胡人之俗，婦女基本上與華夏相同。兵器有弓箭刀盾甲矟。文字也基本上與華夏相同，同時兼用胡人的文字。有《毛詩》、《論語》、《孝經》，設置學校招收學生，加以教授。學習時，全都使用胡語。賦税交納用銀錢計算，没有銀錢的就交納麻布。其刑法、風俗、婚姻、喪葬，與華夏小有區别但大都相同。其地多爲沙石，氣候温暖，穀麥有兩季，宜於養蠶，水果較多。有種草稱爲羊刺，可以生産出蜜糖。

自嘉以來，世修蕃職於魏。大統十四年，詔以其世子玄喜爲王。恭帝二年，又以其田地公茂嗣位。武成元年，其王遣使獻方物。保定初，又遣使來貢。

自麴嘉以來，世代都爲魏朝盡藩國的職守。大統十四年，詔令以其太子麴玄喜爲王。恭帝二年，又以其田地公麴茂繼位。武成元年，其王派遣使者來貢獻特産。保定初年，又派遣使者來進貢。

自燉煌向其國，多沙磧，道里不可准記，唯以人畜骸骨及駝馬糞爲驗，又有魍魎怪異。故商旅來往，多取伊吾路云。

自燉煌到其國，路途多沙漠，道路不能記得準確，惟有以人畜的骸骨及駱駝馬糞來辨别，又有一些怪異之事。所以商旅來往，大多取道於伊吾。

鄯善

鄯善，古樓蘭國也。東去長安五千里。所治城方一里。地多沙鹵，少水草。北即白龍堆路。魏太武時，爲沮渠安周所攻，其王西奔且末。西北有流沙數百里，夏日有熱風，爲行旅之患。風之欲至，唯老駝知之，即鳴而聚立，埋其口鼻於沙中。人每以爲候，亦即將氈擁蔽鼻口。其風迅駛，斯須過盡。若不防者，必至危斃。

鄯善，是古樓蘭國。往東距長安五千里。治所之城方圓一里。地多爲沙性碱地，很少水草。北邊就是通往白龍堆的路。魏太武帝的時候，爲沮渠安周所攻，其王向西逃奔至且末。西北有數百里流沙，夏季有熱風，是旅行者所害怕的災難。當熱風將要到來的時候，衹有老駱駝知道，它們聚在一起鳴叫，并把口鼻埋於沙中。每當旅人觀察到這情况，也用氈子捂住鼻口。其風速度很快，片刻就過去了。如果不加以防備，必定會危殆死亡。

大統八年，其王兄鄯米率衆内附。

大統八年，其王兄鄯米率領部下兵衆歸附。

焉耆

焉耆國在白山之南七十里，東去

焉耆國在白山之南七十里，往東距長安五千

長安五千八百里。其王姓龍，即前涼張軌所討龍熙之胤。所治城方二里。部內凡有九城。國小民貧，無綱紀法令。兵有弓刀甲矟。婚姻略同華夏。死亡者皆焚而後葬，其服制滿七日則除之。丈夫并剪髮以爲首飾。文字與婆羅門同。俗事天神，并崇信佛法。尤重二月八日、四月八日。是日也，其國咸依釋教，齋戒行道焉。氣候寒，土田良沃。穀有稻粟菽麥。畜有駝馬牛羊。養蠶不以爲絲，唯充綿纊。俗尚蒲桃酒，兼愛音樂。南去海十餘里，有魚鹽蒲葦之饒。

保定四年，其王遣使獻名馬。

龜茲

龜茲國在白山之南一百七十里，東去長安六千七百里。其王姓白，即後涼呂光所立白震之後。所治城方五六里。其刑法，殺人者死，劫賊則斷其一臂，并刖一足。賦稅，准地徵租，無田者則稅銀錢。婚姻、喪葬、風俗、物產與焉耆略同。唯氣候少溫爲異。又出細氈、麖皮、氍毹、鐃沙、鹽綠、雌黃、胡粉及良馬、封牛等。東有輪臺，即漢貳師將軍李廣利所屠。其南三百里有大水東流，號計戌水，即黃河也。

保定元年，其王遣使來獻。

于闐

于闐國在葱嶺之北二百餘里，東去長安七千七百里。所治城方八九里。部內有大城五，小城數十。其刑法，殺人者死，餘罪各隨輕重懲罰之。自外風俗物產與龜茲略同。俗重佛法，寺塔僧尼甚衆。王尤信向，每設齋日，必親自洒掃饋食焉。城南五十里有贊摩寺，即昔羅漢比丘比盧旃爲其王造覆盆浮圖之所。石上有辟支佛趺處，雙迹猶存。自高昌以西，諸

八百里。其王姓龍，是前涼張軌所征討的龍熙的後人。治所之城方圓二里。部落內共有九城。國家小，民衆貧窮，沒有綱紀法令。兵器有弓刀甲矟。婚姻風俗基本上與華夏相同。死亡者都焚燒以後安葬，服喪滿了七日就除去喪服。男子都剪髮作爲裝飾。文字與婆羅門相同。習俗侍奉天神，都崇信佛教。尤其重視二月八日、四月八日。到了這兩日，全國的人都依照佛教，齋戒行道。氣候寒冷，土地肥沃。農作物有稻粟菽麥。畜產有駱駝馬牛羊。養蠶不製絲綫，衹是作爲絲綿絮。風俗喜好葡萄酒，喜好音樂。南邊距海十餘里，有豐富的魚鹽蒲葦。

保定四年，其王派遣使者來貢獻名馬。

龜茲國在白山之南一百七十里，東距長安六千七百里。其王姓白，即後涼呂光所册立的白震的後人。治所之城郭方圓五六里。其刑法爲，殺人者處死，劫賊則砍斷一隻胳臂，截斷一隻脚。徵收賦稅，根據田地收取租稅，沒有田地的則收取銀錢。婚姻、喪葬、風俗、物產與焉耆基本相同。惟有氣候較温暖而有所不同。又出產細氈、馬鹿皮、毛毯、鐃沙、緑鹽、雌黃、胡粉及良馬、封牛等物。東邊有輪臺，即是漢代貳師將軍李廣利分割建立的。其南面三百里有大河往東流，稱爲計戌水，也就是黃河。

保定元年，其王派遣使者來貢獻。

丁闐國在葱嶺之北二百餘里，往東距長安七千七百里。治所之城郭方圓八九里。國內有五座大城，數十座小城。其刑法有，殺人者處死，其他的罪行各自隨輕重加以懲罰。除此之外風俗物產基本上與龜茲相同。風俗尊崇佛教，有很多寺廟佛塔及僧人尼姑。其王特別崇信，每當向僧尼施食的日子，必定親自灑掃送食物給僧尼。城南五十里有贊摩寺，即是往昔羅漢比丘比盧旃爲其王建造覆盆狀佛塔的地方。石上有辟支佛赤脚之處，足迹依然存在。自高昌以西，各國的人大多

國人等多深目高鼻，唯此一國，貌不甚胡，頗類華夏。城東二十里有大水北流，號樹枝水，即黄河也。城西十五里亦有大水，名達利水，與樹枝俱北流，同會於計戍。

深目高鼻，衹有這一國，相貌不似胡人，接近於華夏人。城東二十里有大河往北流，稱爲樹枝水，也就是黄河。城西十五里也有大水，名稱是達利水，與樹枝都往北流，於計戍匯流。

建德三年，其王遣使獻名馬。

建德三年，其王派遣使者來貢獻名馬。

嚈噠

嚈噠國，大月氏之種類，在于闐之西，東去長安一萬百里。其王治拔底延城，蓋王舍城也。其城方十餘里。刑法、風俗，與突厥略同。其俗又兄弟共娶一妻。夫無兄弟者，其妻戴一角帽；若有兄弟者，依其多少之數，更加帽角焉。其人凶悍，能戰鬥。于闐、安息等大小二十餘國，皆役屬之。

嚈噠國，是大月氏的分支，在于闐之西，往東距長安有一萬零一百里。其王治所在拔底延城，即王舍城。其城方圓十餘里。刑法、風俗，與突厥基本相同。其風俗又允許兄弟共娶一個妻子。丈夫没有兄弟的，其妻子戴一個角的帽子；如果有兄弟，依照其數量的多少，確定帽角的多少。其人凶悍，勇於戰鬥。于闐、安息等大小二十多個國家，都隸屬於此國。

大統十二年，遣使獻其方物。魏廢帝二年，明帝二年，并遣使來獻。後爲突厥所破，部落分散，職貢遂絶。

大統十二年，派遣使者來貢獻特産。魏廢帝二年，明帝二年，都遣使來貢獻。後來被突厥攻破，部落分散，從此没有向朝廷納貢。

粟特

粟特國在葱嶺之西，蓋古之奄蔡，一名温那沙。治於大澤，在康居西北。

粟特國在葱嶺之西，是古代的奄蔡，又稱爲温那沙。治所在大澤，在康居西北面。

保定四年，其王遣使獻方物。

保定四年，其王派遣使者來貢獻特産。

安息

安息國在葱嶺之西，治蔚搜城。北與康居、西與波斯相接，東去長安一萬七百五十里。

安息國在葱嶺之西，治所爲蔚搜城。北與康居、西與波斯相連接，往東距長安一萬零七百五十里。

天和二年，其王遣使來獻。

天和二年，其王派遣使者來貢獻。

波斯

波斯國，大月氏之别種，治蘇利城，古條支國也。東去長安一萬五千三百里。城方十餘里，户十餘萬。王姓波斯氏。坐金羊床，戴金花冠，衣錦袍、織成帔，皆飾以珍珠寶物。其俗：丈夫剪髮，戴白皮帽，貫頭衫，兩厢近下開之，并有巾帔，緣以織成；婦女服大衫，披大帔，其髮前爲

波斯國，是大月氏的分支，其治所爲蘇利城，是古時的條支國。往東距長安一萬五千三百里。城市方圓十餘里，有十餘萬户人家。其王姓波斯氏。坐金羊床，戴金花冠，穿錦袍和彩帛織成的披肩，都裝飾以珍珠寶物。其風俗：男子剪髮，戴白皮帽，穿套頭衫，兩邊下襟開縫，并有頭巾披肩，編織而成；婦女衣服爲長衫，披大披肩，頭髮前面是髻，後面散披着，飾以華麗的金

髻，後被之，飾以金銀華，仍貫五色珠，絡之於膊。

銀，穿五色珠鏈，戴在手臂上。

王於其國內别有小牙十餘所，猶中國之離宫也，每年四月出游處之，十月乃還。王即位以後，擇諸子内賢者，密書其名，封之於庫，諸子及大臣皆莫之知也。王死，乃衆共發書視之，其封內有名者，即立以爲王，餘子各出就邊任。兄弟更不相見也。國人號王曰翳囋，妃曰防步率，王之諸子曰殺野。大官有摸胡壇，掌國内獄訟；泥忽汗，掌庫藏關禁；地卑勃，掌文書及衆務。次有遏羅訶地，掌王之内事；薩波勃，掌四方兵馬。其下皆有屬官，分統其事。兵器有甲矟圓排劍弩弓箭。戰并乘象，每象百人隨之。其刑法：重罪懸諸竿上，射而殺之；次則繫獄，新王立乃釋之；輕罪則劓、刖若髡，或翦半鬚，及繫排於項上，以爲耻辱；犯强盗者，禁之終身；奸貴人妻者，男子流，婦人割其耳鼻。賦税則准地輸銀錢。

波斯王於其國内有十餘所小牙，猶如中原的離宫，每年的四月巡游居住，十月纔回來。王即位以後，選擇諸子中德才兼備的人，秘密書寫其名字，封藏在庫中，諸子及大臣都不知道。王死後，衆人乃共同啓封看其書，其密封内有名字的，就立爲王，其餘的任爲邊境官員。兄弟不再相見。國人對王稱爲翳囋，妃子稱爲防步率，王的諸子稱爲殺野。大官有摸胡壇，執掌國内的法律；泥忽汗，執掌財務和關卡；地卑勃，執掌文書及各方面的事情。其次有遏羅訶地，執掌國王宫内的事；薩波勃，執掌四方兵馬軍事。其下都有屬官，分别統領各種事務。兵器有甲矟圓排劍弩弓箭。作戰時都乘象，每隻象有百人隨後。其刑法：重罪懸挂在竿上，將其射殺；輕罪則囚禁於牢獄之中，新王册立後就可以赦免他；輕罪有割鼻、砍足或剃去頭髮，或者剪去半邊鬚，以及在頸項上扣上刑具，以爲耻辱；犯盜竊罪的，終身囚禁；如果與貴人妻子通奸，男子流放，婦女割去其耳鼻。賦税是以地的多少交納銀錢。

俗事火祆神。婚合亦不擇尊卑，諸夷之中，最爲醜穢矣。民女年十歲以上有姿貌者，王收養之，有功勳人，即以分賜。死者多棄尸於山，一月治服。城外有人别居，唯知喪葬之事，號爲不净人。若入城市，摇鈴自别。以六月爲歲首，尤重七月七日、十二月一日。其日，民庶以上，各相命召，設會作樂，以極歡娱。又以每年正月二十日，各祭其先死者。

一般人侍奉火祆神。婚姻相合則不分尊卑，在各少數民族之中，風俗最差。十歲以上民女姿貌美麗的，被王收養，分别賜給有功勞的人員。死者大多棄尸體於山上，辦理一個月喪事。城外有人居住，祇知道喪葬之事，被稱爲不净的人。如果進入城中，摇鈴來加以區别。六月是每年的開始，尤其重視七月七日、十二月一日。到這兩日時，庶民百姓以上的人，互相招呼，設立娱樂聚會場所，盡情歡樂。又在每年正月二十日，各自祭祀死去的親人。

氣候暑熱，家自藏冰。地多沙磧，引水溉灌。其五穀及禽獸等，與中夏略同，唯無稻及黍秫。土出名馬及駝，富室至有數千頭者。又出白象、師子、大鳥卵、珍珠、離珠、頗黎、珊瑚、琥珀、琉璃、馬瑙、水晶、瑟瑟、金、銀、鍮石、金剛、火

天氣暑熱時，各家都窖藏冰磚。土地多爲沙漠碱地，要引水灌溉。其農作物和禽獸等，基本上與華夏相同，祇是没有稻及黍秫。當地出産名馬及駱駝，富有人家多達數千頭。又出産白象、獅子、大鳥卵、珍珠、離珠、頗黎、珊瑚、琥珀、琉璃、瑪瑙、水晶、瑟瑟、金、銀、鍮石、金剛、火齊、鑌鐵、銅、錫、朱沙、水銀、綾、

齊、鑌鐵、銅、錫、朱沙、水銀、綾、錦、白疊、毾、氍毹、毾㲪、赤獐皮，及薰六、鬱金、蘇合、青木等香，胡椒、蓽撥、石蜜、千年棗、香附子、訶梨勒、無食子、鹽綠、雌黃等物。

錦、白疊、毾、氍毹、毾㲪、赤獐皮，及薰六、鬱金、蘇合、青木等香，胡椒、蓽撥、石蜜、千年棗、香附子、訶梨勒、無食子、綠鹽、雌黃等物。

魏廢帝二年，其王遣使來獻方物。

魏廢帝二年，其王派遣使者來貢獻特產。

史臣曰：四夷之爲中國患也久矣，而北狄尤甚焉。昔嚴尤、班固咸以周及秦漢未有得其上策，雖通賢之宏議，而史臣嘗以爲疑。

夫步驟之來，綿自今古；澆淳之變，無隔華戎。是以反道德，棄仁義，凌替之風歲廣；至涇陽，入北地，充斥之釁日深。爰自金行，逮乎水運，戎夏離錯，風俗混并。夷裔之情僞，中國畢知之矣；中國之得失，夷裔備聞之矣。若乃不與約誓，不就攻伐，來而禦之，去而守之；夫然則敵有餘力，我無寧歲，將士疲於奔命，疆埸苦其交侵。欲使偃伯靈臺，毆世仁壽，其可得乎。是知秩宗之雅旨，護軍之誠説，實有會於當時，而未允於後代也。

然則《易》稱“見幾而作”，《傳》云“相時而動”。夫時者，得失之所繫；幾者，吉凶之所由。况乎諸夏之朝，治亂之運代有；戎狄之地，强弱之勢無恒。若使臣畜之與羈縻，和親之與征伐，因其時而制變，觀其幾而立權，則舉無遺策，謀多上算，獸心之虜，革面匪難，沙幕之北，雲撤何遠。安有周、秦、漢、魏優劣在其間哉。

史臣曰：東夷、西戎、南蠻、北狄對中原的患害已經很久了，而北狄尤其突出。往昔嚴尤、班固都認爲周代及秦漢的策略都不是上策，雖然是名士的議論，史臣却曾經有疑問。

不管歷史發展的快與慢，從古綿延至今；各種變化，都無法隔斷華夏與戎族。因此違反道德，摒棄仁義，不守本分的風氣不斷發展；至涇陽，進入北地，這種壞的風氣愈來愈盛行。爰自金行，逮乎水運，戎夏相互雜居，風俗混同。邊疆的少數民族的情况，中原都知道；中原的得失，邊疆的少數民族都知道。如果不與他們約定誓言，即使來攻伐，來了加以防禦，去了加以守衛；然則敵人有足够的實力，我方則没有安寧的時候，將士疲於奔命，邊疆苦於侵擾。如果想休戰，舉世盡享仁壽，衹怕不可得到。因此知道秩宗之雅正的意旨，護軍之真心的悦服，在當時是合適的，不一定對後世也合適。

然則《易》稱“事前明察事物細微的變化，抓住有利時機而有所動作”，《傳》説“觀察時機而采取行動”。時運，是得失的關鍵；機遇，是吉凶的由來。何况華夏各朝各代，各代有治有亂；戎狄之地，强弱勢力不是一定的。如果對待使臣容納或者牽制，和親或征伐，都因情況而不同，因爲情况而確定，則言行就不會失策，謀劃許多好的主意，有野心的虜寇，并非難以改造，沙漠北面，亦不是太遥遠。不應該有周、秦、漢、魏的優劣在其間。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二十四史全译　周书
作者=许嘉璐主编　孙雍长分史主编
页数=656
SS号=11405504
出版日期=2004年01月第1版

http://hn3.5read.com/300-36/diskebp/ebp66/01/000001.pdg

【作　者】许嘉璐主编　孙雍长分史主编
【丛书名】
【形态项】　656
【读秀号】000005765078
【出版项】　汉语大词典出版社　，　2004
【ISBN号】　7-5432-0883-0　/　K204.1/S972z
【原书定价】　135.00　网上购买
【主题词】中国　古代史　北周（557　581）　纪传体　周书　译文
【参考文献格式】许嘉璐主编　孙雍长分史主编．　二十四史全译　周书．　汉语大词典出版社，　2004．